

辯正論序

類川陳子良 撰

既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
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
探賈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
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无
治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
圓寂妙出有无至理凝玄迹泯真俗
體絕三相累盡七生无心即心非色
為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
為色故能色斯色矣騰馳於是併空
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
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
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
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
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官
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虞襄州隋
世入關從師請業玉邊荆岫皎潔之
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
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
載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
章婉麗理致道華郁郁間縟錦之文
飄飄聳凌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

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
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
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決之秘靈
寶度命之儀吞若曾中說猶指掌加
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
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
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
是四方雜還如歸長者之園七貴
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侍安遠
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
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
竝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
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犁爰
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
振彼詞峯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駿
爭騫莫不素隆柯摧雲銷霧卷狀
鴻爐之焚鐵羽猶炎景之鏤輕冰負
勝之傳於斯可見整歸慈定已破魔
軍聊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
暉法雲由其廣披然法師所作詩賦
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
等二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
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

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
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
陽春和寘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
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諭弟子
類川陳子良近申頂礼從而問津爛
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辟
寶珠之矚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
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為注解庶
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辯正論卷第一

唐沙門釋法琳 撰

三教治道篇第一

上下

十代奉佛篇第二

上下

佛道先後篇第三

卷第五

釋李師資篇第四

十喻篇第五

卷第六

九箴篇第六

氣為道本篇第七

信毀交報篇第八

卷第七

品藻眾書篇第九

出道偽謬篇第十

卷第八

歷世相承篇第十一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三教治道篇第一上

有上庠公子問於右學通人曰蓋聞

氣象變通莫過乎陰陽埏埴覆燾莫

過乎天地尋丈五運未形本元人物易

命決於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極

有太素有大極為五運也氣象未形謂之太易

之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

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轉變五氣

故稱五運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太易

之名有五種也今時空虛未有人物也

既立乃叙尊卑

別其理一也易緯通卦六

極是生兩儀言氣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以

人參之謂之三才易序卦六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

目定父子長幼夫婦之

禮尊卑上下之別也

自然之化已與无為

之風廣被

河圖稽此象云天地初立有天皇氏

德王元所施為自然而化開山闢土地皇興於熊

耳龍門之山以大德至命歷序古人皇駕六羽乘

雲車出谷口分九州長天下凡第九人依山川地

勢分為九域各居一州帝系譜云天皇治各一萬

八千歲地皇凡一百五十世治天下合五萬四千

歲次五龍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兄弟五人

並乘龍上下凡一百八十世治天下合九百二十

萬三千六百四年即盡歲仰等三神是也次有神

農氏駕六龍觀度四海夷善均以布人民通風雨

凡十世各治九百歲次有四姓次有不終一世次

有七十二姓次有三姓次有巢氏駕龍驤乘風虎

撫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禽獸之害次燧人氏教

民鑽燧出火變生為熟以避腥臊之屬鑄作金可

而火大統此凡六紀有九十三代一千二百八十九

世合一千一百一十萬一千八百四十年自天化下摠謂

也

三皇次則地軀牛首之聖

帝庖犧氏姓風

馳身人首有聖德能人理必兼皇生其世有五

十九姓義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水德王也制

寒暑之體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什合

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世姜人身牛

首有火瑞即以大德王

珠衡日角之皇

六藝

有七世合五百年也

辨正論卷第一

第四張

既

軒皇昭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曰帝之相

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為歲首生于二十五年

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受

帝鑄遂與天宗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於牧馬

小童拜廣成丈人於崆峒山帝王世紀始畫八

六三皇之世合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也

卦而重八純河圖括地象曰陰藏氏仰

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神設雲宮而陳

鳥紀六藝論云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

教政漁以濟俗作耒耜以資民六藝

定教氏為網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厨故

曰庖犧氏仲農種禾為耜和梓木為耒始教天

下種穀故号為神農鑄器服牛乘馬營

宮室毒衣裳為杵臼置舟楫捕獲鳥跡

以造文字因化通而裁禮樂此黃帝

藝教太黃帝佐官有七人著錄造書字大

造造甲子曆首造學樂容成造曆此伯造

醫方鬼中區造占候算計暨乎翼其善傳

造車作律曆與埤壇禮也

聖之君仁威聖明之后舉八元八凱

之職舜攝政舉高陽氏高辛氏才命羲

和羲仲之官羲氏和氏為堯掌種百穀以勸

農種百穀敷五教以軌物允恭克讓

庶績咸熙協和万邦平章百姓濟四

凶於四裔竄三苗於三危澤法詩托言奇

堯流之於四外有苗氏調律呂以暢八

風察璇璣以齊七政夏禹導九河代

治水平九州名山大山出受洪範九疇於河神獲

地璽於洞府九州貢銅鑄作九鼎以八家為隣

三隣為盟三乘四載德行乘車水行乘船任

刑為里也

韓正論卷第一

土作貢踈山奠川殷王伐罪弔民有黃

魚黑鳥集于澤化為黑王乃伐桀也平暴靜

亂解網剪髮拯溺救焚爰至赫赫隆

周濟濟多士開睢麟趾之德季歷如大任夢長人

成王而生文王王文王如大如生武王發建子之月為歲首色尚赤亦以王家為開繼內則有此間族黨州

鄉同公居攝罪人斯得秋有霜風之變懷永

振木解金勝之書遂迎周公卜宅於洛度土定

鼎制禮作樂死於野墓於畢開睢麟周南部

王后之德麟趾興仁人之族名也

南之風言周南國化列五行六正之儀金木水火土為五行預見來事進善舉賢恭勤不

監明察法律修禮讓賜君失刑諫是為六政

也布九因四井之法三等為九田四星為四井陳服

錫之禮叙五等之服制九錫之禮也廣草車之節

通十為城域出草車一乘為世指軌作物典暮遐逝闊

迥季移三古曠遠絲邈時經百王聖德

野靈神化所洽龍庭鳳穴候氣輸蹕

日域麟洲占風欵塞泉露呈其珍味草

木變其嘉形鸛頤魚身昭彰於羽族

狼蹄牛尾輝煥於毛羣惟德動天休徵

允集元首延明哉之美股肱肆良哉

之歌周卜永季殷禘齊業其為道也人

倫稟以利建庶物資以有生邦國賴

以無他君日藉以致治德教天下化

被華夷道貫五天恩加百姓立切立

如李老仙方意存羽化釋迦梵本期
自涅槃縱體於太清之中遊神於常
樂之境貴練形以不死求寂照於無
生播鵬鷄之寓言張過來之虛說何
異郢匠談天終歸眇莽虛立辯夢徒
騁華詞今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尚賢
尚齒貴德貴仁反正之化已弘還淳
之風廣扇理須捨繁就簡去偽歸真
愚謂佛道二派在政非急久欲聞奏請
試論之不揆所疑敢陳未喻夫子多
識前古深究學源獻替可否幸詳其
要於是右學通人綬容峻坐良久而
謂曰異乎吾所聞也論玄觀天之象
則見日月五星次度之分觀地之象
則知百川四瀆所歸之處觀古今之
跡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却覩將來未
萌之事秋毫不疑乃曰智也子既知
而故問余亦述而略說考周孔六書
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萌道
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為其
本事跡乃異理數不殊皆盡美盡善
可崇可慕也是以談衆妙以虛心開
善權以及引吾往嘗見遠遊先生頗

亦聞之說通方論具叙三教兼陳九
派先生遁逸巖阿莫知氏諱容儀閑
雅進退可觀言笑溫弘動止有則雖
語有品藻而志無褒貶餅餌松木靡
測其季棲寢煙霞孰詳其世至於三
古本末燮若鏡中百氏枝條明如掌
內窮周孔之令典究佛道之弘規察
其所懷在乎道還齊物觀其所尚歸
乎平等性空先生燕默之餘顧謂僕
曰世不達者多相是非以是其所是
而非其所不是不非其所非而非其
所不非此則是其所非而非彼所是
矣夫論儒之教也意在居家理治長
幼順序在上不驕為下不乱君子盡
其忠孝僕妾竭其歡心大則配天祀帝
尊親享祖欲使天地昭察鬼神効靈
災害不興禍亂不作小則就利乘時
謹身節用施政闡門之內流恩僕隸
之下咸奉其事各得其宜也道之教
也言万物之所以生至功之所以成
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然而无形无
名者万物之宗也叙道則為始為母
談教則有微有妙是以元始拱默於

金臺太上垂衣於紫殿遣二真以導俗命五老以披圖履幽而明抱一而貞寂魄乎大羅偃仰乎太清然後設无為之化行不言之教布黃庭紫府之文授金版銀繩之籙玄霜絳雪之妙玉液雲英之奇九雲明鏡之華八練神丹之采足以還童却老足以羽駕長生遊閭苑而忘歸沐咸池而不返乍披褐於閭闔或控鶴於蓬萊靜慮姑歟之阿思微崆峒之上與天地而遐久共陰陽而晦明佛之教也大矣哉牢籠華藏出九重圓蓋之表照灼雲臺吞八維方質之外非色妙色流光混元之前分身化身列影太虛之始故以磅礴而造陰陽鑪錘以成天地大象之象含育於四象剛材之材通運於五材玉衡轉眇眇乎不測其機合璧懸茫茫乎孰詳其化不暇不昧惟微惟彰統衆聖之靈府赴羣生之嘉會也於是出火宅而御三車入愛河而揮八棹現希有事豈獨菴羅樹園說不思議非但摩伽陀國種種方便一一慈悲破生死之樊籠濟涅槃

縣之彼岸莫不意珠騰曜智炬凝輝
惣納百川濬東溟之在地網維万象
逾北極之居天寧與高下相傾儒墨
交覓誠固推之於真際反之於玄源
玄源也者則境智俱亡真際也者則
權實斯泯大宣究竟之旨普運神通
之力尋其善巧謳和之致陶鈞負荷
之功造化无以方日用莫能擬足以
括囊四大超忽三景子當書紳以自
鏡也 公子曰美則美矣疑且疑焉
夫能匡社稷者莫過懷忠養至親者莫
過奉孝經天地者莫過修文定禍乱
者莫過講武安上下者莫過弘禮移
風俗者莫過習樂此固皇王之要訓
亦治道之大方維摩竭慈悲之談厲
鄉垂道德之論未為濟世之急猶涉木
鴈之詞非唯僕之未實抑亦賢之同去
通人曰訥言敏行君子所稱无以己
之寡聞取况於典論子不聞曾侯之誠
乎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害多事多患
若事親殉主則以忠孝為初遠害全身
則以道德居始利生救苦則以慈悲
統源奉孝懷忠可以全家國行道立

德可以播身名與慈運悲可以濟羣
品濟羣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止榮
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九合故忠孝
為訓俗之教道德為持身之術慈悲
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鼎有三
足各稱其德並著其功遵而奉之可
以致嘉祐也 公子曰前漢藝文志云
全身保國凡有九流一曰儒流謂順陰
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
也二曰道流謂守弱自卑陳堯舜捐
讓之德明商面為政之術奉易之謙
謙也三曰陰陽流謂順天歷象敬授
民時也四曰法流謂明賞勅法以助
禮制也五曰名流謂正名列位言順
事成也六曰墨流謂清廟宗祀養老
施惠也七曰縱橫流謂受命使乎專
對推事也八曰雜流謂兼儒墨之銓
含名法之訓知國大體事无不貫也
九曰農流謂勸勵耕耒備陳食貨也
遵其道可以安庶品行其事可以利
國家為政備矣於民足矣繼先生通
方之說右學盡善之詞恐類風牛不
相及也通人曰觀一可以知百觀此

足以明彼但佛教冲曠名義弘多摠
而言之具有玄錄今為吾子略舉大
猷自祥雨散空瑞蓮現海半滿之門
洞啓空有之策兼揚毗城有迴情入
法之譽靈山有攝未歸本之訓在用
如水分十月為體若鏡鑒万形斬壽
含識共蔭慈雲塵沙佛土咸霑甘露
及収光白氎韜影提河於是乎五百
應供搖為扇而聞持八万修多拂龍
牀而器瀉珠函寶印既溢王宮貝葉
梵文還盈海藏昇堂万計竟沐身田
負牆百億爭開心樹爰至摩騰入洛
僧會遊吳遠流法鼓之音俱傳慧風
之業以類相聚亦有九派顯其嘉名
稱為九錄一曰真詮二曰權旨三曰戒
品四曰禪門五日呪術六曰論部七
曰注解八曰章疏九曰傳記言真筌
者蓋方等之中心諸佛之要觀也事
无不統理无不窮其言巧妙其義深
遠包十仙之奧行惣八截之玄文緣
覺涉求迷同汎海聲聞在聽悅若闢
天此華嚴之引致也裂見網之宏宗
破邪軍之要術珠清濁水藥現深叢

迷乳之色既分迴天之醉俄醒樂民
剋滿常果仍圓斯涅槃之極旨也三
獸混迹一乘摠轡衣珠已現髣髴寶仍
傳十无上之冲規四安樂之妙行鑒
多寶之所為悟長者之本心迴法華
之會歸也布此十如實茲四絕即色
非色離名無名招招乎流六度之舟
瀟瀟焉登三空之岸謂般若之玄鋒
也理之包舉在此四焉

權旨者世雄方便之教也誘五濁之
衆逗三乘之機接疲侶而置化城引
窮子而持糞器如來歿後迦葉集經
所謂四種阿含八部譬喻本生本事
之旨貫華散華之談王宗之所分判
安散之所編錄為緣散說部表彌多
言戒品者代佛之為師訓僧之令軌
也亦出必由戶濟剋待舟蓋万善之
梯基五乘之脚足也或約時約處隨
事隨根致有七聚別名五篇殊旨開
遮之說既異輕重之相靡同天竺流
行乃分五部中華傳習今有四焉迦
葉創其綱維崛多分其條貫教訓正
俗既非礼不成滅惡生善亦非戒不

剋佛在在持爰因憍梵滅後傳授實
格波離寔三業之司辰乃六根之御
史也言禪門者三學修心之紀也能
為得聖之因家稱盡漏之要是以聲
聞繫想則水淨心池菩薩重修則華
開意樹禪能發慧佛有誠言四等六
通憩禪林而始就八除十入依定窟
而方成智度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
藥得神通已還化衆生况復置世界
於一毛凝海水為五味故曰緣法察境
唯寂乃照其斯之謂歟言呪術者衆
生滅罪之訓毒害消伏之方挫撓摧
兇救危起死如禪提逐鬼若先立勅神
六字之除灾七佛之護命反常合道
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言論
部者摧邪立正釋滯開矇之義府也
良以代移正像人變澆淳直路難登
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採藥爭取毒草
深水求珠覓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
傳燈菩薩折彼邪論申此正經鯨鯢
既剪五翳所以云亡霧霧廓清三光
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緇墨曰經
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丘明之作傳

也呵梨日經若有論義則易解旃延以深了實諦創軋度之文諸聖以富洽名理繼婆沙之說次則成實毗曇鋒穎精密考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法炬龍樹統其基源百論破外以簡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詣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棟幹也言注解者就六現義述而不作之儔也並立像以取形即事而出理若生肇之注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灑落抗意標奇昔仲尼既歿寄微言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山仰止實開矇滯者也言章疏者舉綱提經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所以脩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覽撫該柄至於憑敷大品愛亮涅槃集鏡毗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固亦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圖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尊俎矣言傳記者釋門記事之書也如班馬述作陳范修文王隱之序晉儀素宏之

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碩學之奇
才忠孝片善攝史目之芳翰况三達
易隱八戒難思卓朗擅其嘉聲法開
播其清辭帛祖既方諸嵇阮支遁亦
正彼王何高逸隱節之文邇世遊方
之錄十科導世之士五部利物之賢
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玉垂軌
為息苦輪既病有万殊故樂非一准
致使勝盈天府偁積龍宮香爲八億
負初分而莫勝羅漢五千閱散華而
靡遍况乎數塵寶軸墨點玄言十地
觀而未詳八恒觀而不測豈偏道名
法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

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實
者喪其實今見之矣縱釋氏銓旨禪
戒之談呪術傳記之典自是一家勸
已之譽未為五常經國之訓猶方孔
圓柄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書有
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懲傷不
殺曰仁防害不媼曰義持心禁酒曰
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
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
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

身用無暫替故太常也夫子向序佛教言緩而義遠非不愕然太為墮落矣五常也者在天為五緯在地為五嶽在處為五方在人為五藏在物為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其能有加焉於是通人听爾而笑沉吟久之徐而喻曰世去千金易傾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失言強復論其大較案沈氏均聖論云炎昊之初純庖之始人未粒食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聖德懇懇恩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棄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改火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也君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子奚有斯論乎所以爾者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推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而吾子未訪所聞今粗為陳其本何者佛初成道近接下凡爰開小教因尸利而說三歸因末伽而說五戒為迦王而說十善為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

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
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
教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貺
肅敬容儀則冥祇欣萃徵慶允洽者
矣一日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淫四不
妄語五不飲酒為五戒也戒者禁也
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
帶鎖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為良藥
大恐怖中戒為守護死闇冥中戒為
明燈三惡道中戒為橋梁生死海中
戒為大舩也夫不殺者如負天踏地
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空胎卵
濕化語其種類凡有四生二一生中
皆有八万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
乃殊貴賤云別至於顯顯怖死汲汲
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
此情一種斯理万均何有枉害忠貞
濫誅淳善所以良士殲其神被髮趙
同死大厲搏膺亡阜積惡魂之悲秦
坑肆无辜之酷乘舟之歌已作黃鳥
之詠徒哀次則列國蒲川從禽夢澤
張羅亘野布網連山火逐嶺以高伍
煙隨草而踈密奔雷之厲爭舉追風

之馬竟前獲覩箭以虛驚鴈看弓而
迫墜洞曾達腋之痛解胆陷腦之酸
奚獨喪蟬池空遂使亡狙林盡加以
垂然曲渚下釣深潭獲朱鯉於河湍
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五常俱含
四氣同霑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此
肉山樹茲炮烙挫鱗羽之命盡芻豢
之群臙染指之龜魚如朱之鼈供何
曾之盛饌脩婁護之珍羞美彼心肝
充其口腹歡他燕爾樂我嘉賓慶七
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寔乃傷大
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
長者睡感天花見金光明經救蟻沙彌冥延
促筭見賢愚經也爰致金剛之體終為長壽之
護法因緣得金剛體不救果報
因為長命因見涅槃金光明等經此則永斷宿
嫌其德一也言不盜者盜跖之行舉世
不容梁上之頑是人皆患囊裝無子
遺之貨肱篋有絕本之貧遂使布被
莫充葛袍奚擬長者慙寄口之累精
民著屠販之勞豈止犯菜偷魚竊芥
私棄兼以盜僧鬻物用常住財惡求
多求以利生利曾無媿色都不介懷
何獨帶累見前信亦殃咎後世

諸衆生衣食以自活若
索若劫取是名劫奪命

大聖慈愍制戒過之

其德二也言不邪婬者敗德滅身婬
辜為甚所以妹妃亡夏姐后喪邦褒
姒之仆隆周嬖姐之傾皇晉神仙遭
騎頸之辱天廟致焚軀之災故稱衆
罪之根是日搆殃之本近乖梵世遠
障菩提斷而不行其德三也言不飲
者酒為亂本亦稱狂藥遍興三毒之
僞脩造六根之豐裸露形體咆嘯言
聲貴賤悉欺親疎等罵既擣既杓或
夾或歌殺王牛飲而喪朝楚子虎酣
以敗德成都繁累月之醉中山困千

日之眠體瀕瀕其如泥心昏昏其似夜

三十五失過患並生

見智度論等

八万四千

塵勞俱起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
愚癡之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誠能
奉戒獲福無窮其德四也言不妄者
口是禍媒舌稱闢本能為伐身之斧
厭号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間繩
索居屑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
葉談芳節能令槁木舒華褒貶由其
一言生死出其三寸友于目之以水火
室家為此而乖離大害則滅族傾邦

小僇則危身致命招未來之重報結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乃十惡之林叢釋典述如皋之誠周廟書銅人之銘福无以加其德五也

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无異熱仁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仁義之教也終是眼目之異号頭首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戒

通人曰五教之職禁其現非五戒之

暮言防其來過五教事章為罪

言殺盜事露獲

賊狀者官始結正而成罪也

五戒口動成辜書曰息其

一刑經乃遮其三報

謂現報生報後報

息一刑

免一時之現罪遮三報斷三世之來殃亦如六宗七庙之儀三饗四郊之禮時月朔望之奠吉凶慶吊之審禮王制去廢人薦蕕以卵薦麦以魚薦黍以豚薦稻以鴈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犬豕祭天地以鴈栗饗宗廟角握皆謂有故而私殺也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宣教謂禮義政謂刑禁縱禮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取其肉抑亦漸漸之談

未為極慈之訓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者為政閑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煞不斷業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恐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者若出為人常當貧窮短命矣

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在而過不懲

書防目下經遠未來

立驗目前

此之謂也法句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万物盡生正月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羣品好生惡殺殺者無仁不邪日義義主肺金之位七月八月少陰用事外防嫉妬危身之害内存性命竭精之患禁私不媾媾者無義不飲酒日禮禮主心火之位

四月五月太陽用事天下太熱萬物
發狂飲酒致醉心亦發狂口為妄語
亂道之本身致危亡不盡天命故禁
以酒酒者無禮不盜日智智主腎水
之位十月十一月太陰用事万物收
藏盜者不順天以得物藏之故禁以
盜盜者無智不妄日信信主脾土之
位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中央用事
制御四域惡口傷人禍在口中言出
則殃至氣發則形傷危身速命故禁
以舌舌者無信辟喻經云安持淨戒
馬巧捉堅轡勒身被精進鎧乃脫魔
王賊百句辟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
毒龍過於醉為五根納受如海吞源
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
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仗守護六根
如視逆馬天地本起經云初初之時
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頻取五日之食
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
貪欲因制姦戒以姦欲故共相欺棄
因制無戒以求欲故妄語詭曲因制不
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
戒計五戒之興其來已久萌於天地

之始形於万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弥
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
牢籠三世含育羣有統御陰陽者也四
天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
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
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臨其命終往
生天上云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
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
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
魔化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
云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
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
三種合為十也智度論云無放口之
四害无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
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
一切殺盜婬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
不犯外色又亦不為殺等因緣及其
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屬
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不取又
亦未曾攀昧細色於四威儀恭謹
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斷除一切
妄言兩舌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
毀訾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觸於人

言必至誠柔軟忠信言常饒益教化
修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欲
瞋恚邪見常修軟心不作過罪信是
罪業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衆惡
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
思悔知恩報恩心无慳悋樂作福德
常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
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云云
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銖之綺服
質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天衆而優遊
步香園而容與坐閒一劫瞬頃千年
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旃檀之氣
育玉經云王令國中人民悉行十善
持五戒月六齋年三長齋牛馬犬猪
一切皆齋云云淨土經云當持九齋所
謂歲三月六九齋應九神除九惱滅
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三道制
三流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
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衰得六和
起六行成六德譬喻經云天主帝釋
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伺求
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善四
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

輪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廁填光明洞
達絕日月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
中自下八斛明珠光燄如日能除熱
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從空而降純
肉无骨具滿女姿腹圓不現耳軟而垂
容態閑美六十四變暖毛青緻髮澤
不乱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
水中涌出寶馬八万白爲六牙四大
天王捉七寶瓶香湯灌頂持天寶冠
爲王著之王若行時七寶導前四兵
從後云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璽二
具珠衣千領雖處王妃受天服御云
所謂珠光列後王女羅前風生霧縠
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奉戒持
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
不能燒水不能沒於一切瞋恚怒害
惡衆生中見者歡喜譬喻經云一日
持齋有六十万歲糧得五種福少病
身安少婦少睡生天淨土經云八王者
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文書一歲
八出故稱八王此日取急言歲終事
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臣四
鎮司命司録閻羅所司神明聽察

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齋六齋日
是一歲三覆即三長齋月也今人左
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
神踰善女神踰惡先前一日夜半上
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
駸不差如來大悲為拔彼苦勸修齋
戒令其得樂余今明以語子子當回
也無違勿為下士自取笑也宋曲云
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
靈運去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
則以佛經為指南文帝又去如其率
土之濱皆純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尚
之對曰臣聞自渡江已來王道周顯
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
郗超王謐等或号絕倫或稱獨步略
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乏於
時竊謂釋氏之化无所不可何者夫
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
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
傳此風訓已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
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
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
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也

凡人一日
受八戒則

一日不飲生而一日元無罪一日不偷而一日
元五罪一日故三寶則一日為善人一日事二親
一日為孝子一日不妄語則一日不失信一日
不飲則一日不失禮一日不偷則一日不
誑一日不惡罵則一日室家如一身一日苟獲此
功況一月至十月一年至十年自作教他徒禍相
續從一人以至百人從一郡以至百郡小等貝闍
闍士大夫善則卿相王公侯而官之足以立身輔
化立國保家若以此立身无身不亡以立身輔
立國不亡乃得重之遠圖豈輔治之洪範也 公

子曰周孔設教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
故有五刑之屬三千之罪民猶罕遵
法度多陷刑網若依佛語護戒捨刑
則日長奸盜若存公用罰又偏負大
慈進退兩楹幸聞厥中

通人曰趙書太石虎嘗問國師佛國澄
曰佛法既不許煞罰今為天下之主非
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煞生雖
復事佛詐獲福耶澄荅曰帝王事佛
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
不害无辜至於凶惡無賴非化所還
不能改惡且有罪不得不煞有惡不得
不刑但當煞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
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无解
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
教永隆帝祚方遠石雖不能盡行而
為益不少宋典云文帝之世外國沙
門求鄒跋摩導化之聲播於遐迹以

宋元嘉八年至于建康文帝勞問慙
懃又因言曰弟子常欲持戒不然以
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不遠万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對曰夫道
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
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
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
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言
則士女以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
刑不戾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
寒暖應節百穀滋繁衆庶贊茂如此
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然德以衆矣
寧在闕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方
為弘濟耶帝大喜焉嘗試論之可為
永鑒必能存至治之本者當坐朝問
道奉法無親寬猛相資威惠兼舉弘
通三寶憐愍四生則百姓畏而愛之
九有不嚴斯治周官無以陳其薄効
洪範不足比其玄功 公子問曰奉
佛能有益者何故三方雲繞四海鼎
沸行道轉經而無福耶
通人對曰趙書云晉軍出臨淮泗人
情危懼莫知所之石虎瞋曰吾之奉

佛供養而更致外殺佛無神也澄明
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對曰王過去
世為大商主至剎賓寺常供大眾會
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軀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
受鷄身後南晉地今得為王豈非福
耶壇場軍殺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
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悟而愧焉仁王
經云佛告波斯匿王一切國土安立万
姓快樂皆由般若波羅蜜是故付囑
諸國王不付囑四部衆何以故无王
力故此閻浮提有十六大國五百中
國十千小國其國土中有七種難一
切國王為是難故誦讀般若七難即
減七福即生万姓安樂帝王歡喜云
何為七難一者日月失度時節反逆
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
日蝕无光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重
輪現當變恠時讀誦此經二者二十
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
水星刀星風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
一切國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星
等各各變現亦讀此經三者大火燒

國万姓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火
人火木火賊火變恠亦讀此經四者
大水漂没百姓時節及逆冬雨夏雪
冬時雷電霹靂六月雨冰霜電雨赤
水黑水青水雨土山石雨沙礫石江
河逆流浮山流石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五者大風吹煞万姓國土山河樹
木一時滅没非時大風黑風赤風青
風天風地風火風如是變時亦讀此
經六者天地國土亢陽炎火洞然万
草亢旱五穀不登土地赫然万姓滅
盡如是變時亦讀此經七者四方賊
來侵國內外賊起火賊水賊風賊鬼
賊百姓荒乱刀兵劫起如是恠時亦
讀此經是名七難穰七難法當作九
色幡長九丈九色華高二丈千枝燈
高五丈九玉巾作七寶案七寶高座
置經案上於七寶帳中其國王等燒
香散華日日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
釋云若未來世國王護持三寶者我
使五大力菩薩往護其國一名金剛
吼菩薩手持千寶相輪二名龍王吼
菩薩手持金輪燈三名无畏十力吼

菩薩手持金剛杵四名雷電吼菩薩
手持千寶羅網五名無量力吼菩薩
手持五千劍輪并五千大神王等往
護彼國作大利益當立其形像而供
養之云云夫水積浮船風積運鳥護國
上者須憑五力天龍鬼神人為五力也匪唯世榮
獨恃六軍五力必幽顯同心故獲安
隱六軍或表裏殊計便致危亡所以
降伏修羅遠因般若招延豐樂近寄
寶冥但能依王論正論以字民出金光明仁王等經
奉日截月截而寧國務興七善增長三
氣則有五千大將各振劍輪四大夜
又俱領神眾敬順佛語守護人王大集經月
截分云佛以震旦國土付囑毗首羯磨天子
迦毗羅夜又大將須摩那龍王雙目大天女
等各將眷屬主領神兵共護震旦所有國諍
怨障忿竟言訟而障交戰飢饉疾病非時風
雨冰寒毒熱患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
顯三寶種不斷統改三種精氣得增長故云
云云若用心星辰流景而正行日月重
則无不果也星辰流景而正行日月重
光以合度陰陽和而无變雨水決以
應時有感斯通无靈不契至如業福
過現福說重輕但非定報皆可攘也
終不徒然枉為功德
辯正論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一

第二十三張 既

辯正論卷第二

唐沙門釋

法琳

撰

三教治道篇第二

下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日金錄上消天灾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太平天下二曰玉錄救度地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錄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未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灾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哀憂之本始末

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
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指則衣冠容
止濟濟錚錚朝揖敬拜儼然齋肅旋
行唱嘖真氣自然燒香散花神儀鬱
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諧自
符景福明真儀去安一長燈上安九
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符正月
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
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
一燈上燃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
娑羅藥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
本无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

通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庠塾備
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
魏不聞王者奉道為國家建三錄之
齋犧天災行十品之法若言其法早
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災威
鑠石六合洞然當余之時豈所不以
道齋往救眼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
而得者其文昌耀差武發疾瘵復應
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
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脩

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
錄皆置五岳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
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
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錄兵符杜
契皆言將軍吏兵之事又見上元金
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惣真中
元惣仙下元惣神常清朝向本命迴
心札二十三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
翔各九迴手摩額案兩肩後拭兩目
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錄用
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升薪五
束或用金人金鐶金龍金魚銀人銀
鐶銀筒銀槌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
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
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制
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
啓還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
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至天監
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
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
亡命叛入高齊又傾金玉贈諸貴遊
託以襟期興興道法文宣帝令墨顯
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

不言其徒今日並皆捨邪歸正求哀
出家未發心者勅令染刺具如別傳
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厭姓劉氏自稱
漢末黃巾之裔近承脩靜左道之餘
聞通人出脩靜教梁所由叙入齊被
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勵聲
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
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
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
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
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
印操持簡錄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
明時脩無為而崇上德進則動輿輪
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
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
其狀也

通人謂曰夫言尚浮華語非實錄猶
牝雞靡司晨之用陶犬无守夜之功
何者檢諸古史逖聽先儒不聞靈寶
之名未記天尊之說討其根起皆是
張陵偽經之所傳也其末學道士管
見儒源不測所之奉以為實亦未詳
道士之号從何而來若能問已懃行

當為子說通人之言未止儒生懷而
應曰余聞珠育於水銅生於石取者
委之傳者迷之若不委而傳竊為夫
子不取也三閭有言曰道可受而不
可傳其斯謂矣今對夫子略叙大宗
案道教衆經並云初應一氣号曰大
羅在三清之表置玄都玉京玉城金
闕天尊治在其中寶玄經云自然應
化有十種号一号自然二号无極三
号大道四号至真五号太上六号老
君七号高皇八号天尊九号玉帝十
号陛下統領一切立君目之道正一
經云上化三清以置仙真聖王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百
二十曹局千二百仙官各治官府天
曹普領星辰日月分文垂象令下界
天子則而像之故云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是先代聖君皆法
此為治又從一炁化生三氣以應三
君言三君者從三
氣生道者氣也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有
天寶君是大洞神靈寶君是洞玄神神
寶君是洞真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混洞太元高上玉皇

之氣九万九千九十九億万氣後至
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号高
上太有玉清宮靈寶丈人即靈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赤混太元無上玉靈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
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切至赤
明元年出書度人時号上清玄都玉
京七寶紫微宮神寶丈人即神寶君
之祖氣丈人是冥寂玄通无上玉靈
之氣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氣後至
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
皇元年出書時号三皇洞神太清太
極宮又言此三号雖年殊号異本同
一也仍分為玄元始三氣而治三寶即

三氣之尊神

自然恍惚儀容目等歸命東
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居今

仰謝東方九炁清天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極大
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帝君大帝君上皇老君二
十九真人七十二聖高玄真君九老仙都君
九氣丈人始清天真東華玉寶高展大司上
相青童君九老九玄主仙真人千二百官
君太清玉陛下青帝九氣玉門神仙四司
真人諸天至極上聖太神下謝東卿无極
世界五岳四瀆神仙正真九叩頭九傳類
也洞神經云有三三皇故曰九皇是初
三皇虚无空同之變化次三皇是
玄元始之應變後三皇是三元之變
以為三台化形接物此九皇者並是

大道妙用應化相生及五帝行化其次三王代代習真莫不法道又去三界二十八天之上次四民天從四民天到太清境從太清境到上清境從上清境到玉清境從玉清境方至無上大羅乃登極果應化宮臺難以言說為道中之道又是天尊之位處七映之宮居九華之殿坐金牀而悅性翬玉机以怡神玉女軒羅仙童侍衛分判善惡決斷死生凡是鬼神莫不崇仰為天中之主蓋聖者之尊惟鬼惟神可信可尚是以古之賢哲率其依行或隱迹於市朝或截形於林藪或門人隨從或弟子諮詢玉台之侶三千庾乘之衆非一無不二觀調心重玄滌想談空極妙扇大道以匡時修善立齋運玄功而佐國是以代代天子咸所遵崇世世英賢悉皆欽尚夏后鍾山之感漢文河上之微妙應蟬聯无時暫替義非虛說出自由來故稱道教難可名也

通人折曰子能誦文不知求理乎鄉之類誠難與言夫凝冰慘慄不能彫

數冬之花朱甌鑠石不能縻簞屨之
木舉燭燭入耀於日月之間非智也擁
觥甌於鴻鍾之側非慮也子所引文
今當立驗何者禮云太上貴德鄭注
謂古之王者老子云太上知集注
云太古之世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即
三皇時也天尊之号出自佛經陛下
之名肇於秦始其公卿大夫及乞士
曹局並用周官秦漢之制而改頭換
尾以偽為真所叙三皇並引帝系譜
等其三界品次諸天重數並依傍佛
經假立名字而增減出沒似異而同
若上古已來實有斯法庖犧著易未
見叙之往代皇王不聞奉事周秦已
後漸出訛言莊子天運篇云孔子行
年五十有一而不聞有道乃南從清
沛見老聃聃曰使道可獻人莫不獻其
君矣幸子思之無多言也而云三界
之外別有京闕都城者有識之徒咸
所嗤恠笑道論中脩詳其偽矣莊子
云王台癘疾之人庾杲抱患之士不
行章醮未出符書身著時俗之衣口
授先王之典弗為道士靡戴黃巾輒

引將來欲何所表縱夏禹開鍾山之
藏不道天尊漢文詢河上之遊絕无
蹤迹案潘岳閑中記嵇康皇甫謐高
士傳班固漢史文帝傳及訪父老
等无河上公結草為庵現神變處
事並虛謬焉可憑乎又言道稱教
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
无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
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
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
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
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
志討論今古墳典惣判凡有九派一
儒派二道派道無別教惣在九派之
內據此而言无別立教何以故无教
主故若言以老子為教主者老子非
是帝王若為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
尊為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
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
天上垂教布化為道家主並是三張
以下偽經妄說天尊上為道主既其
无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
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
儒者用三皇五帝為教主尚書云三

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
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去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為
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
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
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主三皇五
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
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
既周為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
詩去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
子不得有風既其无風去何布化無
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
有二教縱稱有道制入儒派又老子
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
皇之教化河上公去大道之世無為
養神无事安民謂无所施為无所造
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為大道无別
天尊住於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
之氣亦无形相也又葛仙公去吾師
姓波闍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
去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為宗虚无為本

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无為者道之極也虛无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无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為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為身生在何許名之為道通言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无生先於无先又靈寶自然經訣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无極大道无上至真玄居虛无無形自然極虛无之上上无復天下無復地故曰无上至真大道雖虚无而能生一為万物之本也

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无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從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
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

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為道本既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亦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為本道不得為本自然為常道不得為常若兩箇俱是常亦兩箇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无常若自然為本道為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為本天為迹天道俱无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元常亦可自然對道迹道无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然不法還是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无常可得無常非有常无无常異常何得今常異无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无常常法尚无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元常常法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為

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
鳥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
成仙耳故素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
家者派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為主
始善疾惡為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
內畜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
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
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
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
而避外患同其事以攝內生愚者見
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恭魯司
寢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
同張禹湯行章句苟求閭屋冀得養
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
茅山道士陶隱居撰衆醮儀凡十卷
從天地山川星辰岳瀆及安宅謝墓
呼召魂神所營醮法脩列弥奇廣班
綾絲多用葦魚鹿脯黃白蜜料清酒
雜果鹽豉油米等先奏章請喚將軍
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曰叩
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
家具造耶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惚

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即中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鉤陳之內為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天一神右有太一神為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丞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周礼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云周公有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圓丘南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醮祭大乖礼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礼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醮爰及梁陳盛行於世麤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偽盭莫過於此依周礼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醮者祭中一名盞爵曰醮三史九流亦無道士為國攘災奏章行醮也昔武王病篤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告請道神微嗟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殤吉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

敢不先之

尚書金縢篇大武王病魯周公立三壇即大王玉童文王讀命於天

言已多神多藝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親恐墮天寶命公歸乃內幣於金縢之匱王翌日乃瘳若道鬼神必尊人命所繫固公豈敢不先求諸子細推勘靈錄可知也

若言

有者書何不載孔子云獲罪於天不
可獲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
云令喜辟穀斷米為粥三日一食用
上金錢九千啖白馬血君子曰老既
慈仁不應煞馬為誓道稱无欲何乃
貪金說經其一曰汙汙府解道可道
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徼无欲妙同出
而異名衆妙之門淵兮似萬物之宗
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牝天地根
縣縣若存等道者謂汙汙君名者謂
脾母者謂丹田汙汙者天德也其神
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
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
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
曰金藤主常飲甘露食駉驢之脯其
神太白血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
封之青龍負之朱雀時之中有神一
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著脊
胎治下丸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
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汙汙其妙

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
其名有六一曰精二曰溺三曰汗四
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
玄者謂左右目衆妙門者謂人死无
氣氣絕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
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測者謂
口也口有華池味唾而咽之言津約
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
滿若測泉也似万物之宗者謂口飲
食万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
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
天地根者謂口鼻為門神氣於中出
入為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絛
絛為天牕用之不勤也凡八十一章
惣以三九甲子為第所明指趣大都
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
縮精之秘為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為
詭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為河漢
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為
罪本

黃庭去上有黃庭下有開元前自幽

開機有命門噓吸虛外出入丹曰密

能行之可以長生黃庭中人家朱衣開門北齋
開兩扉幽開夾之高巍巍丹四之中精氣微玉池
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棄中意有上服赤
衣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踵連閉之玄機氣
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上蒙衣堅
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雖蓋歲精神還歸

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无志呼
吸虛門以自償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
谷邑長生要助房中息常存玉房視明時念太
倉不飢渴閉子精路可長活五行紫臺同根節
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懷玉和子室仙人道士
非有神積精所致專和仁欲義相得開命也常
能行之可長生矣
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
書道家之言乃古傳說上為辰尾宿
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
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
陽而謂之尸逝極空其為虛妄甚矣
哉中興萬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
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
欲闔耳目可不褻竭乎時庭下有一
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无情欲可忍
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
乃言可不褻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
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
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
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問之何所施
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
不及事教臣鼓琴目不能導引不知
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
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
以內視无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

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
陷垂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
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
天地不能使蟄虫夏逝震雷冬發時
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
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至无乃
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
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
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
辟穀悉号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
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茲詭以欺衆
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
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
然始僻繁寔實頗切有恠言若遭秦
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矣
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
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
人者黨猱猿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
仙人乎夫雉入海為鵠鷺入海為雁
當其徘徊其翼老池其羽猶白誠也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
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
而願為疋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

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
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无一驗或歿於沙丘或肖
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
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
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
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謂矣子可詳
焉儒生悅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
若是乎豈若是乎邇聞道德二篇歷
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
玄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
之万遍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李老
无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
道而天下孝慈夫千學優見達辯若
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通人曰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
存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号惣持開
士現生五濁爰踵四依縱有鏤腹奇
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緘唇儒
綜五車釋談八截綽綽有裕彬彬可
觀綺藻蘭言票乎天骨神情機警
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源於
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

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
玉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徧所
詳究請為吾子函丈論之於是共造
祇園頂札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
開士運不請之心縱无尋之辯頽而
說曰尋太古无為其民朴素未崇仁
義不尚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
詐謂於五味自世運推草時節流動
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
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
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便隱頽
競聲色蕙好敗數遂感隱者容成為
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无為之治
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
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駉馳敗獵令人心發狂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
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无轍迹善
言者无瑕譴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
無關鍵善結無繩約去其甚去奢去泰
甚謂貪濁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言此三者須去之震中和行无為則天下
自化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
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物

情近為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
根尋黃帝之時垂衣裳營宮室尚聲
尚色以畋以斂人主驕奢下民勞役
咨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崆峒問
道詐曾脫躐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
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儒生曰夫五
千文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之太
和貴虛靜以守真執至言以崇本其
文恢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其
在於己而究万物之幽情存聖人之
風是以班固揚雄尚不此毀子長或
以先於六經冠於儒首叔皮君山或
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
知道之微可為百王不刊之誠矣而
開士抑為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
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峙器小者
蓬飛而萍浮吾聞為可為於可為之
世則天下同為是為可為也今尔子
以為明可為者可以不為矣夫五色
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
淨名去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
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靜无聲

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響等
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厭
生也豈非淨名云所食味不分別乎
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无
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
觀身不淨乎去煩乱令心虛愛精血
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彊氣散
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彊也
挫其銳黜思也解其紛不閤也但是
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
物嫌蓋為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
也和其光不乱人也同其塵不自別
也直是揚波涵泥以避患未能利益
同事以化生乃為有為事有事非无
為无事也以己而和不知物之所以
自和則和所不能和也盤跏形體之
間倏倏分別之境例可知矣

儒生曰顏光祿云道者流出於仙法
佛者本在於神教道也者必就深曠
友飛靈精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
老延華駐彩也佛也者必辭親偶閑
身性師淨覺信緣命及一无生克成
聖業智貌大明志挾恒切雖殊塗而

同歸亦何異而獨往哉向聞其異未
知所以為異請示其門異同歸也開
士喻曰顏氏知一不知其二夫道體无
名无為天地之始軋坤有質有為萬物
之母此則道不出於始無物而資於
今有便是本无今有已有還无拘限
有无之間生成始母之内矣請吾言之
真諦故無無為天地之始世諦故有
有為万物之母母能生也故為世諦
始為本也故為真諦世諦說有非无
而有真諦說无非有而无非无而有
不有有也非有而无不无無也非无
而有常見自消非有而无斷見便息
不有有者非有非不有也不无无者
非无非不无也言其有者言非是有
既非是有非謂非有是則執者失之
為者敗之者也予知異之為異未知
異之所以異異未之所異焉知同異之所
以異未知異同之所以異焉知異異
之所以異未知異異之所以異焉知
同同之所以異未知同同之所以異
焉知非同非異之所以異未知非同
非異之所以異焉知非非同非異之

所以異未知非非同非非異之所以
異焉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
異未知非非不同非非不異之所以
異焉知異同同異无異不異之所以
異哉是以如來說法常依二諦起慈
悲以救物行喜捨以濟人无念而成
就衆生不動而淨佛國土雖有所作
實無所為予其詳焉無自誤也儒生問
曰初列三教各陳其美後將道教判入
儒流弃太史之正言從班生之曲說君
子不黨何若是歟 關士喻曰小人黨
親君子黨理若理符而事順者亦何
愧於蒼蒼乎吾聞世間法者有字无
義出世間法者有字有義何者世法
淨偽喻如驢乳出世真實喻如牛乳
然而驢乳為酪不能出酥縱強搗之還
即成溺所以然者勢分絕也牛乳出酥
酪乃至醍醐轉搗轉淨唯香唯美五
種具足八味甘濃佛所說經引之為
喻考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漢書先六
經後黃老者其見乃異就理不殊各
隨所愛非盡言之論也且班固云易
有六十四卦道止當謙一卦藝文志

判九流道止入在一流孔安國去三
皇所行謂之大道五帝所行謂之常
道不言別更有道令人奉之今以勸
子不可隨其臆斷善自求其實也

辯正論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三

疏

唐沙門釋法琳

撰

十代奉佛上篇第三

儒生曰信心漸發邪執稍迴又問曰

漢地君王奉佛至信久而彌篤為福

有徵者可得聞乎開士喻曰自項日

降靈摩騰入洛歸心奉法不可殫言

今當為子略陳十代君王三公宰輔

通儒博識敬信佛者以告子也

晉世祖武皇帝

龍顏寺傳咸明草運大弘佛事廣樹伽藍

惠帝

歸心妙道興為玄宗仍於洛下造興聖寺供養百僧

晉敬帝

萬意更感遠降神機仍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

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

七百餘人

晉中宗元皇帝

文軌大同中興江左造瓦官龍宮二寺度并陽

晉肅宗明皇帝

取聖玄覽設齋興福造皇興道場二寺

晉顯宗成皇帝

至意宏大通聖德還感造中興

晉孝哀皇帝

延問侍臣延心妙理嘉賓

晉太宗簡文皇帝

仁起溫舍作聖欽明造像

晉烈宗孝武皇帝

塔起木浮屠壯麗殊偉

帝最遺沙門曇摩寂遠造玉像以表升情

義興僧造皇泰寺乃晉安皇帝為信興志

捨舊策為本起寺於青王塔並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合寺一千七百

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

十三部僧居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皇帝

啓聖建元還淳及外口

宋太宗明皇帝

昌口

賢聖德學十僧也報考造文八金像四軀跡不成臥於大門口即國

以呂名僧宋太祖文皇帝

奉齋不殺猶心

佛成爲宗坐致太平允如聖旨欽作宋

右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

譯經二十三入二百一十部名僧

智士鬱若稻麻寶剎金輪森如竹

筆釋教隆盛萬信倍多僧居三萬

六千人

齊太祖高皇帝

手寫法華口誦瓶差四日

日嘗寺送金像三百

齊世祖武皇帝

造招

名僧止步此正觀二寺

齊高宗明皇帝

僧三教格署四年孝教

造歸依寺

右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

一十六人七十二部僧居三萬二千

五百人

梁高祖武皇帝

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遊

時論輒四方等造光宅同泰等五寺集重雲梁

太宗簡文皇帝

天安高朗風神超邁委妙法徧覽五章造寶教報

思二寺別出自書般若十部太后諱日不食而梁

中宗孝元皇帝

聖多能入微靈悟造天官二寺召高名高行千僧

自講法花每解成實

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

譯經四十二人二百三十八部僧

尼八万二千七百餘人

梁孝宣皇帝

梁孝明皇帝

文明在政中興

大寶後梁社稷光祿生民於荆州造天皇陟此大明寶光四壁等寺

右後梁二帝治在江陵三十五年

寺有一百八所山寺有青溪鹿溪

覆船龍山韭山等並佛事嚴麗

堂宇雕竒觀即發心見便忘返

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皇帝

膺寶曆以君臨赴會昌而司牧身長

八尺鬚長三尺旋毛覆耳垂手過膝

以大願力康濟群生以大莊嚴戲剪

多難永言沛邑思報地恩願使譙都

同斯嘉慶永定二年於揚州造東安

寺復為家國爰逮羣生於揚都治下

造興皇天居等四寺皆繡拱雕楹文

搥粉壁三階肅而宛轉千柱赫以玲瓏長表列於康衢高門臨於馳道美音精舍未或可儔善德仁祠詐能為比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銅等身像一百万軀度僧及七千人修治故寺三十二所陳世祖文皇帝紹隆三寶弘化五乘盛澤比於慈雲大明方於慧日美譽形于四海仁心贊於三靈刀斗無虞干戈載戢修治故寺六十所寫一切經五十藏度僧及三千人陳高宗孝宣皇帝執玉版而導中麾乘金輪而指上國地居旦奭任揔機衡歲有豐年民惟大蓄域中无事天下咸康於揚州禁中里造太皇寺然以慎終追遠情切章陵為始興昭烈王孝太妃於太皇寺造七級木浮圖金盤將曜靈比色珠輪與合璧爭暉又以漢光禪位代邸承家式樹福田造崇皇寺太建二年重為始興昭烈王孝太妃爰逮蒼生奉建靈剎高一十五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飾瑩珍龕藏諸寶篋或光飛五色談起一尋神變不窮觀者改旦造金銅像等

二萬軀修理故像一百三十萬軀寫一
切經十二藏修補故寺五十所度僧
五萬人

右陳世五主合三十四年寺有一千
二百三十二所國家新寺一十七所
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
餘所輿地圖云都下舊有七百餘寺
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大統國
及細民脩皆修造連甍接棟櫛比皇
居表塔相望星羅沿下書經造像不
可紀言無遮大會供僧布施放生宥
罪弘宣十善汲引四民難得稱矣僧
居三萬二千入譯經三入十有一部
此五代君萬美玄宗廣弘佛事立寺
造像招集名僧晉世祖來蘇家給晉
中宗富有江表皇明丕承寶運孝武
光啓德風宋高祖躬憂稍移天步猶
阻二年塗餓四戰兵勞百慮暢於智
中万機惣於襟內不倦檀那之業常
持護法之心崇重大乘瞻仰螺髻諷
誦龍宮弘聖不疲清音無輟宋太祖運
茲日用布此天下太平每興解網之
仁思反結繩之政齊高祖洞真假之玄

妙盡儒墨之菁華聿脩上善光隆下
武梁高祖邁有德之前蹤躡淨名之
聖軌細地維之既裂振天綱之玄類
未明求衣坐以待旦自強不息敦緇
彝倫至於就驚峰奧典難圉密義三諦
五乘之旨三藏九部之文亦騷之所
未詳青目由來不釋並得文無重覽
義弗冉思鄙周孔之俗謨譏老莊之
名理能令先儒解體足使時彦伏膺
罕入戶庭孰窺牆隙獨開聖覽迥發
天情大智閑閑外齋八則小心翼翼
內緞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寄玄扈
以孚弘誓澤周有頂道被無垠靈應
嘉祥兆符先見寬仁德孝史脩後書
顯護之所不傳霸文之所未錄並編
之金簡藏諸寶印覆復以珠帳擎以玉
牀蓮花之臺妙於四柱師子之座起
于九級非直軟草之實書皮代紙亦
見衆香之客灑血淹塵梁記云武帝
在位四十九年每以庭陰早傾常懷
感恩恒加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以
得申同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
十方諸佛之母能除罪障善滌煩惱

故採衆經躬述注解法輪相繼齋講
不絕藉茲勝福望展孝心頻代二皇
捨身以祈冥祐每捨身時地為震動
於鍾山起愛敬寺青溪起智度寺捨
舊茅居為光宅寺至普通八年更造
同泰寺殿臺華綺房廊衆飾陵雲九
級麗魏永寧又於宮內立至敬殿景
陽臺起七廟室月中再設淨饌每及
宗廟莖嘗未曾不流咽涕泗預從左
右潛款交懷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
手披閱內外以夜達晨著通史書苑
及經律異相三教義類五典文言數
千餘卷至於派恩獄市多行慈悲其
有罪不可原者改容久之然後下筆
察奸聽訟明若通神自非享宴不許
音樂後宮侍御皆无羅綺內殿寢處
衣衾率素布被菟帝草履葛巾天
監年來口味備斷日唯一食食止菜
蔬蜀獻羊萐訝其香美似肉因復出
勅禁之自古帝王莫能爾者信不可思
義之君父
也晉齊王大猷雅度清簡晉秦王弘度品為
義和
晉安平王志節晉義陽王理思晉下
邳王紹緒晉高密王歸倫晉南平王

信而晉建平王正身此等諸王莫不翼

佐數業廣宗佛教左右部落咸使六

齊合第尊卑皆受五戒

宋臨川王義慶 宋彭城王義康

宋南譙王義宣 宋臨川嗣王道規

宋建安王休仁右宋世諸王並懷文藻

大習佛經每月六齋日持八戒薦習文

雅義慶最優冬輟不窮霞明日朗懸河

无竭雨散煙飛閣內夫娘並令修戒麾

下將士咸使誦經著宣驗記讚述三寶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傳覽六經遊

心七籍世稱筆海時号儒宗迴向奈

門遵崇釋典講成實論誦法華經著

淨住子二十餘卷國傳之寶悉管切

德冥感雅梵有類陳王躬說云若還

同帝釋金言暫啓已邁前心玉軸經

披先焦後繇襄帷東夏變遊說之風

擁瑞西河改隆中之俗

梁昭明太子 梁晉安殿下

昭明道契生知晉安德光天縱述述

禮樂之固馳騁仁義之場浴濱之譽

振古莫傳河曲之文於焉靡遠夏開

方而且魏姬誦擬以多慙景季八王

連枝十隼並學窮百氏文統九流絢
氣逸於風雲好詞光於日月尊重妙
法欽敬福門至如承華且啓肅成曉
闕名僧結侶通儒愬萃吐納辭理品
藻內外能令碩德折談先賢稱疾無
勞擁經入巷不假羊車詣門

陳鄴陽王 陳豫章王 陳衡陽王

陳桂陽王 陳義陽王 陳新蔡王

右六王並敷獵墳典遊戲篇章崇奉
釋門研精妙理書經造像受戒持齋
每事悲田相仍檀捨 晉彭城侯劉

遺民

撰五時教
著九想詩

晉預章太守雷次宗

精

兼法造

晉臨淮令周續之

服道
日新晉新蔡

侯畢頴之

心期
冲域

晉南陽長宗炳之

如事
繼古

右五賢謝職遺榮榮名神府從遠
跡遊愆意志隱淪等布一心俱履幽
極藉芙蓉於中流陰瓊柯以詠言飄
雲氣於八極汎香風於百年體忘安
以弥搜心超樂以自然

晉尚書令何充

爲素
簡誠

晉尚書左僕射

褚翌

志操
冰霜

晉尚書右僕射諸葛恢

恢
貞同

晉尚書馮懷

不避
辭色

晉尚書謝廣

抱誠
直諫方

自桓玄庾冰輔政之日共扇邪風熾僧

抗礼充等五賢與議官博士等建議云
尋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元或
暫替令沙門守戒之薦者每燒香呪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善出於自然礼儀之簡盖由守
法是以先皇御世因而弗革所謂因
其所利而惠之賢愚莫敢不用情上
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
宜遵先帝故事僉議為長眾莫不允
晉司徒公王謐謐見東掖寺門輒有
金光燭地因往掘之得一金像合光
七尺別起精舍終身供養又感瑞呈
真造東安寺

晉護軍將軍王默 晉後將軍劉卬
晉江州刺史庾悅 晉尋陽太守阮侃
古四賢皆立寺造像歸命釋門

晉輔國大將軍何無忌

崇信元終造報國寺

忌以安帝西還皇運凱奏道俗同慶
江表會昌勸帝興啓釋門修營功德
晉雍州刺史郗恢

弘隨山造金像寺

晉武昌太

守陶侃臨廣州日有漁人於海中
見神光經旬弥感恢以白侃侃就有乃

是阿育王像接歸武昌迭寒溪寺感動功德遠近發心倡之力也晉丹陽

尹高惺

奉福感靈寺造靈應寺

咸和中惺行至張侯橋望浦內有五
色光出水上高數尺惺往看之乃得
金像無有光趺靈顏希世工製殊常
惺大發心勸民功德晉清信士張繼
世繼世以捕魚為業見水上有光乃
是金像花趺上簡成帝送安惺像脅
同如一世遂發心棄其本業終日策
勤成帝迴向信佛威靈

晉清信士董宗之宗之本合浦漁

人每見水底光耀就取乃得佛光文

帝送安像背宛然符合因尔慙誠捨

惡歸善終身行道自寫大品月轉一

徧三十許年專意為業

晉太常卿朱鷹鷹在松江滬瀆口

感二石像水上浮來慙帝奉迎於通

玄寺供養鷹遂委命法橋以為自任

晉常侍戴安道

學藝優達造相隱寺手自刻五夾紵像並相好無比

恒政晉符璽郎李通

一心志

晉彭城侯

黃欣

純至信晉太僕卿王珣造石潤晉

豫章太守范甯

搜捨不憚結志慧持晉

太常殷仲堪至孝克終晉東海何承

天師覽內外晉吳郡張恭恭誠晉亮

州刺史王恭欽勝重德晉丞相王導

妙理諧晉瑯琊王珣直而晉太尉庾元

規不淹性晉廷尉桓茂有德及晉太常謝

幼輿顯仁晉陳郡謝混映俗晉光祿

周伯仁清風自扇晉中丞郗超欽賢

託意晉右衛將軍褚叔度風雅晉長

廣太守李嶷懷道晉尚書大原公王

濛仁厚晉陳郡殷融英俊晉尚書衛

玠敦雅晉尋陽刺史桓伊忘已濟物晉

侍中袁彥伯通雅晉東陽太守謝安

石神速晉尚書殷仲文風流儒雅晉會

稽內史王羲之文翰絕晉益州刺史毛

瓊鍾慕頂礼晉文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

孫綽等並一代名流千里駿驥學無

棄日洛市知其博文手不釋卷傍人

懼其為疾英聲跨俗逸氣超群至若

彥伯著後漢書嘉讚佛理玄關義府

崇慕道林宋尚書宗敬德至宋中

書令沈慶勳誠宋光祿卿戴顒巧思通

制治文六金像相宋新亭侯劉紹冥符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精誠宋中書范

泰博物宋御史王引清通宋侍中司空

昭公劉勳謀佐宋始興公王恢敬重

宋儀同蕭思活子弟合明宋尚書

謝莊特達齊御史袁敏孫奉戒齊吏部

謝朓綴信齊太尉文忠公徐孝嗣

齊大尉文憲公王儉

右二公文忠有柱石之材文憲懷伊

霍之量經綸備舉朝野具瞻篤信甚

於嘉賓識悟方之靈運佛法光顯寔

寄其人

齊特進張緒發心齊中書令周顒辟主

齊侍中左民尚書中書令太子中庶

子國子祭酒徵君何胤右素履忠密風

力閑贍抱玉燭之禎氣膺大賢之一期

學窮經史心苞玄奧和天變序之樂

后成曲臺之礼淹淳樸下之論歐陽

蕭子之書易剖京施詩分韓楚晉為

訓釋靡不必該請業質疑虛至實返

聚徒教授學治成群於般若寺立明

珠柱深向釋氏雅敦內教珠柱放光

七日七夜

梁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衛將軍特進右

光祿簡蕭子徐勉溫雅夙聞珪璋早

著明堂由臺之典左夏韓益之書風
飛疾豎之文淹中稷下之學龍宮半
珠之道驚山華水之卷莫不窮源盡
奧通為留心 梁侍中護軍將軍簡
子周舍右弼疑夙成珪璋幼發赤色
難無勞孟武之問寒暑敬勸不待季
康所疑事顯閭庭名傳邦邑九派百
氏之記六詩五禮之文皆博窮前古
為准當世兼以受持佛戒迴向釋門
絕彼羶腥甘茲蔬素究龍宮之金牒
殫鵲林之玉旨每以毗城勝集摩竭
微言折角解頤獨高時彦

梁尚書令沈約

天苑翰林獨推江表學為世範才蓋時英

梁尚

書僕射朱异

強詣帝道建立法橋

梁始興令陸咸

類鑑出群

梁侍中秦桀

桀履明直每樹法廷

梁國

子祭酒張充

顧亭鈞不為忘女道

梁太子侍讀王

曄

總世親偶

梁東宮太子梁子柳澄

澄書梁

中書令王僧孺

梁錄

梁著作蕭子顯

品藻

梁度支尚書蕭子恪

梁秘書

監何敬客

不勝

梁吏部尚書謝舉

面折

梁行軍主簿劉孝威

有安國之詳謹

梁黃門陳伯之

信而

梁中庶子孔休源

正身處正

梁中庶子平西安北戎昭將

軍襄陽令劉遵儀表溫潤風姿韶朗

超步生光久而可敬芝葉銀鈎之巧

堪懸帳中龜文鳥足之奇信安臺上

梁天官尚書劉孝綽聲名盛世梁襄州太

守柳津舊捨簪纓崇玄履道梁文學王元長雋氣無前

梁領軍將軍劉孝儀素履忠容遠崇出世梁左

丞張袞識真通理

梁寧蠻長史徐摘風雅閑澹清猗入神梁中書類

之推恭儉萬信梁侍中中庶子溫子王訓

神用韶朗夙儀閑勇出忠入孝勇義尚廉墳素必該派略斯從梁散騎常侍

章侯王規朝廷羽儀麻廬祀梓昂昂後進飛經石渠婉婉來儀挺衣金馬梁

東陽郡烏陽縣雙林寺傳大士常轉

法輪紹隆尊位分身世界濟度群生

或曾臆之間乍表金色拳握之內時

吐異香或現身身長丈餘臂過于膝脚

長二尺指長五寸兩目分明雙瞳照

耀顏貌端嚴有大人之相遣使賣書

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惠

大士自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

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

不著為宗忌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

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入

問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

梁武延之仍居鍾山之下定林寺坐
蔭高松卧依盤石四徹之中恒注甘
露六旬之內常雨天花梁武於華林
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與天
官對揚及玉輦升殿晏然箕坐憲司
譏問但云法地若動則一切不安且
知梁運將終救愍兵灾乃燃臂為燈
冀攘來禍至太建元年夏右脇而卧
奄然涅槃于時隆暑赫曦温暖無異
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
如恒觀者發心歎未曾有

陳尚書右僕射章侯徐陵

文章冠絕
信軍侍造像

萬教
經一藏

陳少保尚書左僕射素憲

忠節
軍筆

專信
寺造夾紅像十軀

陳尚書僕射江總

情

顯拔
尺寫一切經一藏二千七百五十二卷

陳吏部尚書廷尉卿毛嘉

忠節
高峻仁厚

學傳三
經深世子
莫不嚴加定也

陳東宮舍人

傅縡

學傳
王鄭
方綱
陸格
開三教

此等

所引並有錄者具在史籍不復委言
至如謝出謝覽捨生存義抑抑快
推功弗有江淹任昉終始宜哉劉杳
顧協著述盡美張弘策之慎密呂僧
珎之匪懈鄭紹叔忠誠王業蕭顥宵

首膺義舉咸為世寶抑又通家皆一代之大儒寔四海之名胃並臨經國之略俱稱君子之門社稷由其乃安上下賴其方穆有文有武匡世匡家入標九合之功並樹千秋之業莫不委其五體敬我三尊忍辱慈悲恕己推物視玄黃其者夢聽鍾鼓其如響賤尺璧而重片言投髮膚而祈半偈蒙筆屢盡不能記其所行蔡紙徒窮未易陳其為益茲例甚衆罕以究言屬陳隋世貴時英閭閻士女高門連閭闔崇基接太階戚里之皇親帝京之富室顥顥慕道各各橫經口誦金言手披玉軸其衆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遇也猶鱗介之沉長川至於白屋農夫無名野老薄知希向少發信心者不可稱計胡得紀言所以福祐於四生慶資於三世允仁允恕及子及孫其能行之德無不至也

元魏太祖道武皇帝諱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時覩戎馬之迹禮樂文章掃地將盡太祖以雄傑之深安包大君之雅量克平

朝野奄有中州大啓龍光潛被日用
天興元年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尚
矣於京邑建飾容軌修勅寺舍又於
虞虢之地造十五級浮圖起同泰定
國二寺寫一切經鑄千金像召三百
名僧每月法集

魏太宗明元皇帝

諱明

散寬雅非禮不

言愍念四生敬重三寶仍於鄴下大

度僧尼

魏世祖太武皇帝

諱

氣蓋

當時威振天下臣擯四海牢籠萬邦
迴向一乘歸依三寶復伽藍之勝地
剗招提之淨宮仍於鄴城造宗正寺
後因崔皓始淪正法

魏高祖文武皇帝

諱

聰達穎悟風格

異倫重興佛教修復寺宇釋門廣被
始自文成凡度僧尼三萬許人

魏顯祖獻文皇帝

諱

德配彼天道隣

極聖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皇帝

諱

神光照室和氣

充庭仁孝綽然岐嶷顯著聽覽政事

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濟益以太

后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

聲仍於鄴都造安養寺碩德高僧

四方雲集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
其精進誦經者並度出家事無大
小務於明給常謂史官無諱國惡手
不釋卷覽之便譌愛奇好士情如飢
渴善談莊老尤敷釋義才薄富贍文
章百篇悠然遠邁不以世務妨道而
幼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時以文明
攝事優遊拱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
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惣大
政一日万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欽
明稽古叶御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
度斟酌用捨煥乎文章然而盡聖窮
神繼天紹曆奉為先皇於大覺寺修
普堂宇觀施隆厚供給豐華影塔經
臺祭然備舉上標金剎下列銀楹鴈
翼臨雲龍首承日名僧繼踵法侶排
肩朝步蓮池暮栖香閣風流慧苑梵
響禪林占三百許僧六時不墜所度
僧足一万四千人

魏世宗宣武皇帝

諱於式

軋殿為諸

僧朝臣講維摩經喜怒不形雅愛經
史尤長釋義善風儀美容貞德裕陰
陽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禮樂

以旌俊達於三河六郡之地涇渭蒲
漣之區造普通大定等四寺供養三
學千僧

魏肅宗孝明皇帝

諱得一居貞體

二隣極惣三乘以馳騁臨四衢而閉
步仍於鄴下造大覺寺宏宏窅曲房
參差複殿風颺出其戶隔雲霞起於
簷楹見珍木之相繚視芳草其如積
頃達金地盡得相方迦蘭竹園猶難
比擬

魏敬宗孝莊皇帝

諱懿一風本諱假

神秀邁姿貞瓌偉素履忠貞夙稱民
望造五精舍刻万石像
西魏武皇帝

諱善窮數術兼閑武藝

慕登真之要旨欽出世之玄猷永熙
元年於長安造陟岵寺供養二百名
僧四時講誦略無弃日

魏文皇帝

諱實

立德立仁允文允武

常行信捨每運慈悲大統元年造般
若寺拯濟孤老供給病僧口誦法花
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為四禪室供

養无輟檀忍不窮

魏孝靖皇帝

諱善見

右魏摩膺王瑞遠叶冥符慶集壽丘
神照若水九國仁被四海威加繼三

皇之茂緒慕五帝之徽蹤高祖以藏
聖御天從京定鼎世宗以敬明承業
廓寧區夏紹累聖之基資則天之業
式觀軋象俯協人謀遠遵古式深知
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垂昌寶曆
剋樹洪基聖德重光暨於九葉而受
終文祖運鍾靖帝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
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又於北代恒安
治西旁名上下三十餘里鑿石置龕
徧羅佛像計非可盡莊嚴弘觀今見
存焉雖屢遭法滅斯龕不壞其王公
貴室五等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
姓造寺三萬餘所將度僧尼二百万
人譯經一十九人四十九部

高齊高祖文宣皇帝

諱

降就日之靈

垂望雲之慶河圖負字驗帝錄之禎
符海外占風知中國之有聖九牧來
貢百神咸秩貴道尚德歲用顯仁或
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故
大人之所鑒至如弘通象法莊嚴金
地機來深淺並赴泥洹之門上隨淨
穢皆等琉璃之色至於折伏憍慢殊

丹水之戰獸離經縛異昭華之禮所以斟酌能仁碎波旬之衆憲章覺者輕輪王之尊固是大權應物弘誓利生者也天保之始請稠禪師受菩薩戒於是又斷肉禁酒放捨鷹鷄去官漁網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勸民齋戒諸官園及六坊公私葷菜皆悉除之外有者不許入大起寺塔度僧尼滿於諸州又以昭玄大統法上為戒師常布髮於地令師踐之天保二年詔曰仰惟慈明緡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曾為報德寺所度僧尼八千餘人十年之中佛法大感

齊肅宗孝昭皇帝麟襲樞電之徵繼星虹之慶光被四表叶順三辰體道居尊顯仁作聖奉崇至教情寄玄門奈國法輪屢國廣說四諦八捷之音五乘十行之詮香山巨力且日難勝表裏皮書猶云未備隨世間之行業應群生之弘誓奉為先皇寫一切經一十二歲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青首

紫緇銀繩金縷覆以蓮花之帳擎以
師子之臺文與日月俱懸以將造化
同廣九度僧居三千許人

齊世祖武成皇帝

諱

廣濟羣生應遊

佛刹芳林園內更興花蓋之詞洛邑
城旁還紆墨書之頌層臺別觀並樹
伽藍璧玉珠璣咸充供具躬自頃礼
每事經行大寧元年創營寶塔脫珎
御服並入檀財轉大品經月盈穀遍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
十三所譯經六人一十四部

周孝愍皇帝

諱

明裕研機疎通弘遠

天縱神武民歸獄訟握金鏡以居尊

齊玉衡以建極時逢剝喪世距雲雷

地絡絕維曦輪掩曜迴迴九服震駭

百靈既而象緯重章宸樞垂紐維容

作聖知機日神周保元年大和像化

海內名德慕義歸仁廣開解脫之門

洞啓菩提之路欲使天窮有頂等被

慈雲地極無邊俱蒙慧日周孝明皇

帝

諱

君臨萬國平章百姓內親九族

外穆四門封介丘之瓊珎觀塗山之玉

帛乃至本枝維翰列辟庶官五向十

行俱識歸依之道外觀內覺同登解脫之門世界有邊弘誓無盡二年奉為先皇敬造盧舍那織成像一軀并二菩薩高二丈六尺等身檀像一十二軀各二菩薩及金剛師子等麗極天成妙同神製

周太祖文皇帝

諱

聰明叡智岐嶷繼

體四門允穆百揆時序上降休寶下叶禎祥於長安立追遠陟祀大業魏國安定中興等六寺度一千僧又造天保寺供養瑋法師及弟子七十餘人於安州造壽山梵雲二寺又造大福田寺供養國師實禪師又於實師墓所造福田寺又為大可汗大伊尼造突厥寺周高祖武皇帝諱膺期御辯控鏡乘軋登上格下之訓天經地義之則五緯殊方則御以天挈四維失紐則援之地軸移風易俗安上治民道被震門昭華陳賜舜之玉切開伊闕踈河降錫禹之珪山瀆効靈中外禋福武成二年為文皇帝造錦繡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周迴寶塔二百二十軀莫

不雲圖龍氣俄成組織之工水濯江
波非假操刀之製照淨土於神光開
化佛於圓影仍於京下造寧國會昌
永寧等三寺飛閣跨中天之臺重門
承列仙之觀雲甍藻梲繡柱文槐夏
戶秋牕蓮池柰苑處處精潔二妍
華見者忘歸覩之眩目凡度僧居二
千八百人所寫經論一千七百餘部
後遇張賓始為不善

周孝宣皇帝

諱

重隆佛日光後超前

造素像四龕一万餘區寫般若經三
千許部六齋不替八戒靡渝永夜清
辰經行誦念立四大願志三菩提

右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
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四人一十

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

諱

膺千齡之運當百

王之末玄德通於神明至功包於造化
捐讓之始未動戎衣樂推之辰咸熙
庶績於是握璿璣而運軋象履文昌
而齊斗極經天緯地之業重光紫微
仁威聖明之姿聯華日月至德被於
人鬼神化合於陰陽威振九圍澤霑

四海紹三皇之懋緒慕五帝之徽蹤
文景成湯莫能及也故有玄龜赤雀
瑞鹿祥龍惚萃於江灘俱遊於蘭圃
致駒虞於平樂降騏驎於富昌東鯨
西鷁紛綸上苑丹鳥翠鳳煥爛華林
殿闕產於靈芝柱礎成於美玉石闢
奇字山出嘉聲甘露垂醴泉涌景星
曜浪井浮朱草藂生嘉苗合秀寧者
能步瘖者能言慈洽九域澤潤八表
明籌以合變往幽計以知年來乃聖
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
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間思息訟比屋
可封弘護居心汲引興念棟梁三寶
荷負四生開皇三年詔曰朕欽崇聖
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廢之寺咸可
修復京地太守蘇威奉勅於京城之
內選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於是合京
城內無間寬狹有僧行處皆許立寺
並得公名昔者高祖以後魏大統七
年六月祭玉生於同州般若石寺神
足之房于時正氣冥符赤光滿室浮
輝溢戶紫焰燭天其內觀者莫不驚
異手相禁約不許外聞比至三日紫

氣充庭其人物在內皆成紫色四隣望之氣如迴壘或似高樓復有景風甘露合類連枝池發異花林生奇果毒蟲隱伏吉鳥翔鳴仍為神后護持保養及登大位爰憶舊居開皇四年奉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若故基造大興國寺焉般若寺往遭建德內外荒涼寸招尺掾掃地皆盡乃開拓規摹備加輪奐七重周二百拱相持龕室高竦欄宇連袤金盤捧雲表之露寶鐸搖天上之風又以太祖往任隋州亦造大興國寺京師造大興善寺大啓靈塔廣置天宮象設憑虛梅梁架迥壁璫曜彩玉題含暉畫拱承雲丹楹捧日風和寶鐸雨潤珠璣林闌七覺之花池淥八功之水占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許人四事供養開皇五年爰請大德經法師受菩薩戒因放獄囚仍下詔曰朕夙膺多祉嗣恭寶命方欲歸依種覺敦崇勝果以今月二十三日請經法師於大興善殿受菩薩戒然菩薩之教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為始

今園囿幽閑有慟于懷自流罪以下悉
可原放計天下輕囚預得放者二萬
四千九百餘人其死罪蒙降者三千
七百餘人含齒戴髮相起舞蹈門門
受福人人稱慶意欲草此蒙心明茲
慧日有生之類同知還善也其年
勅去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
受佛付囑自今以後託朕一世每月
常請二十七僧隨番上下經師四人大
德三人於大興善殿讀一切經雖目
覽万機而耳飡法味每夜行道皇后
及官人親聽讀經若有疑慮問三大
德又於亳州造天居寺并州造武德
寺前後各一十二院四周間舍一千餘
間供養三百許僧始龍潛之日所經
行處四十五州皆造大興國寺於仁
壽宮造三善寺為獻皇后造東禪定
寺又詔曰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
咸可昇勸詒訓垂軌山谷閑遠舍靈
輿異幽隱所好仙聖攸居學道之人
趣向者廣石泉拙息巖叢去來形骸
所待有須資給其五岳及諸州名山
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莊仁壽元

年文帝獻后及宮人等咸感舍利普
放光明硃提試之宛然無損於四十
州各造寶塔光曜顯發神變殊常具
如王初所紀自開皇之初終於仁壽
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萬人海內諸
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寫經論四
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
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
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小一十六萬
二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
萬八千九百四十許軀宮內常造刺
繡織成像及畫像五色珠幡五衆畫
幡等不可稱計二十四年營造功德
弘羊莫能紀餘首無以知

隋煬帝

諱

嗣膺下武丕承大業至德

光被於億地神化覃洽於黎元占風
候雨之鄉梯山請朝璫木流沙之地沉
海輸縣外洞九流內窮三藏究竟如
之妙理殫造化之幽源體物超前緣
情冠古每以鼎湖之駕邀矣寧追長
陵之寃悠然茲永乃聿興淨業標樹
福田大業元年為文皇帝造西禪定
寺並式規大壯備准宏摸起如意之

臺列神通之室仁祠切漢靈剎干霄
寶樹八行和鈴四角龍藏三層之格
懸自響之鍾布護千葉之蓮捧飛來
之座危吞瑯琊之殿陵跨魯恭之宮
盡世珍奇具諸文物又於高陽造隆
聖寺碑文秘書郎虞世南撰今乃儼
香閣以遠臨暖花臺之相踞金波夜
上徘徊壁璫之側五繩曉映的歷珠
網之間滌虛白於房帷生風雲於軒
牖靈龕禪室象設化域踊塔寶臺極
圖神變又於道場設無遮大會度清
信士女百二十人奉為文皇帝敬造
金銅釋迦坐像一軀通光趺七尺二
寸未及莊嚴而頂凝紺翠體耀紫金
放大光明照映堂宇既感通於嘉瑞
勅諸州郡各圖寫焉又於并州造弘善
寺傍龍山作彌陀坐像高一百三十
尺揚州造慧日道場京師造清禪寺
日嚴寺香臺寺又捨九宮為九寺於
秦陵莊陵二所並各造寺五陳之後
於揚州莊補故經并寫新本合六百
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
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

一十萬一千軀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所度僧尼一萬六千二百人右隋普六茹楊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三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二十六人八十二部然有隋建國佛教會昌文帝創啓靈儀禎瑞重沓煬帝嗣膺寶曆興建弥多自昔在蕃邸立四道場釋老雙標內外資給爰至登極更廣搜揚一藝惠於有生三微居於別館四事供養二千餘人年別諸諱普建大齋各度僧尼永充常式大業末歲叛寇勃生雖郊壘多虞干戈競接而隆敬盡一終始無虧毗贊佛理勒諸銘碣

辯正論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辯正論卷第四

既

唐沙門釋法琳撰

十代奉佛篇下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大唐今上皇帝

魏大丞相勃海王

魏侍中太保司徒公廣陽懿

烈王

廣陽忠武王

魏司徒廣陽王

廣陽文獻王

魏相國高王

汝南王

魏宜都王

魏上黨王穆

魏常山王懿

魏淮陽王尉

河東王荀

魏東陽王丕

淮南王他

魏秦王翰

魏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綽

魏彭城王勰

魏濟南王文若

魏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浟

魏瑯琊王誦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魏陳留王虔

魏齊獻武王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鉅鹿王闡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譙郡王亮

魏江夏王昇

臨洮王榮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

國珣

魏司徒祖瑩字元珣

魏司空李元為

魏太傅昌寧公李寔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魏司空高微曹

魏司徒高隆之

魏侍中尚書令元叉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魏吏部尚書邢巒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陸政

魏太常卿恭侯鄭瓊

魏雍州刺史韓仲詳

魏黃門崔陵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

魏沛郡太守趙元則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樂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魏衛尉卿許伯桃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

齊司徒瑯琊王儼

齊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齊大都督尚書廣平王

齊大司馬清河王亶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衍

齊侍中使持節尚書令錄事都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州都督并大中正長安公晉昌王唐邕

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齊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齊太常清河王高岳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千秋

齊侍中秦王高彥歸

齊侍中尚書令元羅

齊尚書令高肇

齊太尉彭樂

齊司徒潘相

齊司空司馬子如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牧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暹

齊右僕射崔季舒

齊左僕射燕子敬

齊僕射趙彥深

齊侍中斛律孝卿

齊侍中斛斯文若

齊侍中徐之才

齊侍中高正德

齊七兵尚書王元景

齊太常卿崔昂

齊散騎常侍劉逖

齊衛尉卿杜弼

齊殿中尚書邢子才

齊秘書監祖孝徵

齊尚書左丞封孝琰

齊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

金紫光祿大夫安康侯樊儒

周柱國襄州總管衛王

周柱國益州總管趙王

周柱國雍州刺史齊王

周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

國公宇文護

周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周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

國公竇熾

周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

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安豐公段時

周柱國雍州牧南兗八州諸軍事

兗州總管鄆國公竇恭

周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

寧莊公鄉瑯郡王拓拔勝

周使持節陝州都督行臺郎中通

直散騎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周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

周柱國大將軍隴西東公楊纂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

侍楊操

周司空貞侯鄭穆

周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

中大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

遲安

周大將軍南臺都監常山公抑

慶之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帝頤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潼州刺史徐國公若干鳳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

河公侯莫陳休

周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迥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

化公丘洪賓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哥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周大將軍和雞雄

周大將軍余綿永

周司金大夫破多羅紀

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勲仲慶

隋秦王雋

隋蜀王秀

隋漢王諒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

隋太保上柱國蔭國公長孫覽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

州刺史觀王楊雄

隋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

虞慶則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

高穎

隋上柱國右衛大將軍陳國公

竇抗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

莫陳芮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

洛州刺史詢陽公元孝矩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

楊素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

國公蘇武威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

東太守竇慶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

史崔鳳

隋上柱國何明王楊辟邪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岡公

段文振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劼

隋上柱國亳靈四州總管海陵

公賀若誼

隋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

涼州刺史趙國公獨孤羅

隋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將國襄

公梁睿

隋上柱國廣宗莊公李崇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

節涼州刺史宇文慶

隋上大將軍營州總管魏興公

韋世文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

世康

隋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期

命世叶一匡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發

自參墟克定京室予俗之規已布約

法之教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地

紉還正天維重張自東自西遠安迹

肅而義旗初指經彼華陰望祀靈壇

以求多祉其地乃萬國朝宗之路六

合交會之區可以瞻仰儀形拙遜禕

誦乃於神祠之右式建伽藍造靈仙

寺一所碑文李唐子百藥製藻黼交

映金碧相暉引曜朝夕之光煥爛虹

蜺之彩花臺窈窕近對蓮峯盡觀崑

嶢斜臨貝闕又造像書經脩修禔福

京師造會昌寺勝業寺慈悲寺證
果尼寺集仙尼寺又捨舊第為興聖
尼寺并州造義興寺並堂宇輪奐象
設嚴華複拱圖星重楣畫月高窓蕩
霧洞戶延風慧苑禪林莫不周脩武
德元年於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
道場設無遮大會繽紛羽客執板來
儀容與福田揚烟揔華步虛纔引
殆還行雲清楚徐迴堪留度鳥芬芳
妙供采五淨而擎來照灼名花麗三
山而捧至於是車馬偪側士女輶填
若湊峴山如爭楔飲假今日光通夢
唯傳白馬之徵菩薩應生徒聞赤鳥
之歲比之今日良有愧哉又為太祖
元皇帝元貞皇太后造拈檀等身像三
軀相好奇特莊嚴希有於慈悲寺供
養武德元年仲春之月于時韶景揚
暉青祇獻祉兩儀交泰万物咸亨應
多福之宜布惟新之澤命沙門道士
各六十九人於太極殿七日行道散
席之日設十僧齋法琳以釋老二教
同處弘宣真神功將三景連衡寶命
與二儀齊久乃課鄙詞上頌六介

緬尋曠古述聽尤皇因時作訓用智
垂芳祈恩望秩報德恭嘗唯崇小祀
焉聞大方未弘三教但諷九章膺期
撥亂粵我聖唐明達因果端拱文昌
化侔十号仁深百王律中仲月時登
少陽下憐蠢蠢上答蒼蒼式陳金闕
爰開道場日宮照曜星臺煥煌空懸
珠影焰動輪光雲披玉宇烟散名香
供疑飛下聲含鳳銜麒麟表瑞甘露呈
祥切隨劫遠德共天長恩霑有際澤
被無壇命同元始體類金剛鴻基永
永降福穰穰

大唐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
皇天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妣墟
構重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
顏鳳臆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
口之異豐上銳下之奇聰聖玄覽知
來藏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歟天
授其體自然龍潛之初德綸大下
屬隋氏世季寓內分崩火燎崑崙峯
水飛滄海王世充拔扈於鞏洛寶
建德趙趙於冀定唐弼降舉既殲聚
於三秦黑闥武周亦殲張於六郡皆

為逐鹿之意各開僭号之儀擁无賴
之子弟率烏合之徒衆繼牛羊之力
發水草之山河右以來龍蛇等斃中
原之地玉石俱焚遂使地表天垂競
有來蘇之歎上京要服人興抒軸之
悲我皇居帝子之親膺天策之命用
若勵之重救蹈冰之危以夕惕之深
赴倒懸之急脩行九伐搃統六軍上
臨之以日旗月旗下布之以天陣地
陣鼓聲振野氣動天門角響鳴山威
驚地戶於是帶流星而迥入秦奔雷
而前駐莫不瓦解冰銷風行草偃凱
歌獻捷無與論功自天皇九紀已來
五十二戰之後凡經一百二十五代一
千三百五十九世一千一十二萬二
千一百二十七年已來仗鉞臨戎麾
旌誓衆驅除氛穢夷剪撓擒拯橫流
之溺救燔原之禍平一區宇廓清天
步未有我皇之用兵也高祖凝神毓
聖馳想烟霞之表出宵入冥高蹈天
人之外徃以万方昏墊百神愆祀屈
頽陽之高風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
再造之德庶類荷裁成之恩不以黃

屋為心俯以蒼生為念脫躔之懷無
忘於靈府釋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
禘郊之可託忻宗祐之有主考時練
日傳大寶於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
貳春宮德覃內外仁被幽顯既而重光
挾彩照燭宇宙之間副武弘仁衍溢
風雲之際聿遵三善爰貞萬國及天
門重啓寶曆惟新臨赤縣而大誓在
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日
遍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滌舜雨寶
舟沉而更涌慈雲卷以還舒仙臺將
法苑共華玉鏡與金輪齊轉澤周有
頂道被無垠靈應休徵兆符先見
寬仁德孝史脩後書每以解網為心
結繩在念意欲永空囹圄長息烽
燧蠢蠢群生同歸仁壽茫茫率土共
奉真如貞觀元年獻肇夫鍾之月高
豎勝幢少陽沾洗之辰洞開慧殿京
城僧尼並於當寺七日行道齋供所
須有司准給散齋之日惣就大興善
寺貞觀二年下詔曰神道設教慈惠
為先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文
寶撫愛黎元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

用傍求冥貺幽贊明靈所冀九功惟
序五福斯應比嚴霜早降秋實不登
靜言索薄無忘慙惕今百穀滋茂萬
寶將成猶恐風雨失時字養无寄敢
藉聰明介茲多祉宜為溥天億地仰
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州寺觀
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轉經行道每
年正月七月例皆准此玄恩咫尺聖
力冥扶景風膏雨應時戒節嘉苗種
桂被野亘原國富九年之資家豐萬
箱之餼皇帝宿樹五恒曠資十善啓
興王之霸業赴億地之歡心但以建
義之初時逢世季親當矢石屢揔元
戎或東剪七雄西清八水縱神兵而
戡封豕乘天策以斬脩蛇既動赫斯
之威恐結冤冤之痛其年季春躬發
詔旨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
伐所向平殲黃鉞之下金鉞之端凡
所傷殪難用勝紀手所誅剪將近一
千竊以如來聖教深尚慈仁禁戒之
科煞害為重永言此理弥增悔懼爰
命有司京城諸寺皆為建齋行道七
日七夜竭誠禮懺所有衣服並用檀

捨棄三塗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
藉此弘濟滅忍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三年孟春降勅京城僧尼於當寺
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大雲等經
以為恒式登又奉勅波頗三藏等於
大興善寺翻寶星經琳為序曰寶星
經梵本三千餘偈如來初證覺道度
目連身子及降伏魔王護持國土說
此經也自像化東漸綿歷歲時三輪
八藏之文四樹五乘之旨顯神光於石
室流梵響於清臺雖鞞譯相尋尚多疑
闕我大唐皇帝廼聖廼神允文允武
乘機撫運拯溺救焚及上皇之風行
不言之信去秦去甚既掩頓於八紘無
事無為乃朝宗於万国濟海天山之地
盡入堤封龍庭鳳穴之鄉咸霑聲教仁
踰解網治踵結繩大德閑閑外齊八則
小心翼翼內整四儀臨赤縣而溢慈悲
寄玄扈而敷弘誓每以諸法非有物我
俱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有中天生國
三藏法師波頗唐言先智誓傳法化
不憚艱危遠涉葱河來遊震旦經塗
所亘四万餘里以貞觀元年庚戌泊

于京輦既登上席爰懋錦衣有詔所
司搜揚碩德兼開三教脩舉十科者
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寺請波頗三藏法
師相對翻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
玄纂等譯語沙門慧明法琳等執筆
承旨懋懃詳覆審名定義具意成文
起貞觀三年三月訖四年四月凡十
卷十三品用紙一百三十幅惣六万
三千八百八十二言其年仲冬勝光
寺主僧珍奉勅就宮迎像於勝光寺
供養四年獻肇諸寺大德四十九人
經三十七日慶像行道日滿設千僧會
王公並來行香琳又上皇帝繡像頌
曰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匿王懸仰
鑄蠟而瀉全身迦帝翹誠鎔金而圖
具相泊乎青精南度白馬東翻像
教鬱興靈儀遍跼於是儼神姿以登
秘井屈聖體而施明珠光烈張橋色
派瀄漬亦佩日於漢后感揮毫於晉
君或顧步而躡萬山乍徘徊而遊夢
渚植祥嘉瑞地自由來未有荆綬圖
貞拔空範狀我大唐皇帝曩植四知
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

成康仁動上玄力侔大道慶雲垂彩
金鏡含七曜之暉瑞鳥呈祥玉燭和
四時之氣素髮文身之長俱請命於
王庭寧曾僂目之首共獻縣於魏闕
加以留心入正篤意五乘廣運檀耶
聿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何追爰勅
上官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
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脩搗仙藻殫
諸神變六文雜沓五色相宣寫滿月
於雙針託修揚於素手妍踰蜀錦麗
越燕緹紛綸含七映之光布護列九
華之綵日輪吐焰藹周客之熙蓮目
凝輝發秦姬之綫揚侯百里之珠衛
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
蓋陸離看疑踊出雲衣搖曳望似飛
來何但思極迴腸抑亦巧窮玄妙以
今歲在庚寅月居太簇三元啓候之
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
伽藍設齋慶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
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食周穆金膏陳
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
善報世世莊嚴劫石礎而寶曆長存
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勝慶悅輕迺

頌六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
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禎符輝煥
美氣氤氲光宅天下攸序彝倫體道
廻向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
文含綺爛彩翫霞然花疑迴發蓋似
空懸方諸踊地邁彼騰天歲在提格
時旅青陽奉遵徽命爰崇道場十科
星聚八座霞張風廻雅梵殿鬱名香
鴻基盛業永永無疆

主上每以聽覽餘暇遊息藝林討孔
壁之墓披石經之訓規百王之往事
孝三教之指歸而謂語未涉於空空
事終淪於有有詳夫性靈真要可以
持心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矣眷
言法藥有意流通爰有中天竺國三
藏法師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名波
羅頗迦羅塞多羅唐言作明知識遠
聞唐國弘闡大乘故涉葱河來遊聖
世以貞觀元年大呂之月躬賣梵奉
達乎上京昔高宗治興傳巖入夢今
我皇道威德星現野法師識度通敏
器宇冲邃五百應供結集之文八万

修多所詮之理自法蘭赴漢僧會遊
吳傳譯相尋而有所未喻者法師皆
委其由末究其異同假令內部諸計
外人別執莫不吞若曾中說猶拍掌
至於承華論席肅成解義特蒙悅可
簡在帝心其年孟春有詔波頗三
藏等可就勝光伽藍翻譯般若燈大
莊嚴二論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邛國
公房玄齡散騎常侍左庶子詹事杜
正倫等奉勅銓定碩德一十九人右
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男蕭瑒為勅
使檢校百司供給四事豐厚琳又預
充執筆廼為序曰般若燈論梵本有
六千餘偈摩伽陁國種姓大士婆毗
薛迦菩薩唐言分別明之所作也始
夫万物非有一心如幻心如幻故雖
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无生是
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
物非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
心體寂達觀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
所寄於是分別戲論不待遣而自除
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蕩焉不
在不離無住無依者也佛滅度後七

百年間有出家菩薩厥名龍樹深達
實相得無生忍為報佛恩開演中論
付法藏云其人於像法中燃正法炬折
邪見幢外國傳云智慧日已頽斯人
今垂曜世昏寢已久斯人寤今覺中
論凡五師注釋分別明菩薩即一人
也此菩薩多聞摠持智深志固以本
願力不捨群生住修羅宮待見弥勒
屬以去聖時遠衆論紛然致令雪山
採藥多取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
誠恐一理不窮反增邪見一言不盡
翻起異端乃續述龍樹偈文為茲般
若燈論其為論也訶斥內外贊揚真
俗窮无生理究實相源照无不寂寄
名般若執無不破喻曰明燈盖方廣
之中心諸佛之行處矣嗟乎後之學
者便息百城之遊永无五失之謬論
凡二十七品為十五卷若内人立義
皆標人名无名者例稱自部若外人
立義亦標人名无名者例稱外人縛
解品已前慧贇執筆觀業品已後法
琳執筆於是起四年夏訖六年冬勘
定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然乃奏

聞勅令所司各寫十部散付諸寺任
共流通既踵輪王十善化世國內諸
市悉斷屠行普禁民間不許宰殺江
南之地立塞取魚三十餘州觸處皆
余必須破堰然乃取之所取者比鄧
林之一枝狂死者過恒沙之億數又
降慈造患廢除之又屬歲旱時和海
內豐稔又度僧尼三千人諸州散配
既而德動上玄感通至聖七難俱殛
七福備臻恩洽九垓之表威加八極
之外其年孟冬兗奴王頡利等並率
其呂子携其部落襁負爭趨前後
繼踵延望闕庭傾國而至謁天門而
請命就夷邳以食和不煩衛霍之師
自窮巢穴詐假軒轅之衆席卷通遼
漢南無雜虜之憂塞北罷強胡之寢
馬岸龍堆之城既沐唐風文河清海
之濱咸為聖土康哉康哉共歡於茲
日無為无事同慶於今辰統天立極
之功獨高前古奉佛崇善之業超諸往
賢主上曾經戰場白刃相拒至于登極
情深厭裘乃下勅凡所陣場並建寺
有司供給務令周備宇內凡置十所

嚴整可觀又昔因避暑躬幸南山卜此神居啓茲大壯其地也帶秦川之眇眇接隴岫之蒼蒼東觀浴日之波西臨懸月之浦鳳企窮奇之石蔚律鑽天龍盤謠詭之崖穹隆判漢豈獨巖松撥日抑亦澗竹捎雲實四皓養德之場蓋三秦作固之所為太武皇帝捨而為寺既增利見因曰龍田又送太武及主上等身夾紵像六軀永鎮供養大衆所資有司供給无勞買地不待布金逆風和氣之香氣氤滿院吉祥柔滑之草瀾湧垂階又為穆太后於慶善宮造慈德寺甄叔迦寶閻浮檀金種種莊嚴二華麗雖知所作希有猶言因極未申六年仲夏於臺城西真安坊內為穆太后又造弘福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鳬人開基締構甫移銀榜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則高墉負墉羅百雉而紆徐層城結隅峻九重而延袤於是廣闢寶坊脩諸輪煖瞻星測景置臬衡繩玉駟垂暉金鋪曜彩長廊中宿反宇千霄浮柱繡栢上

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塔儼
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罄丹青之矩
矱殫藻續之瓌奇妙極天仙思窮神
鬼金盤承露比玉樹於甘泉寶鐸和
風狀瓊林於安養疎鍾夜澈清梵朝
揚韻合魚山響符龍木靈異之所栖
宅定慧之所依憑了義息心於是
乎在

魏大丞相勃海王

神氣精靈天姿秀異德脩文武藝兼
禮樂珪璋社稷之氣廊廟柱石之才
實有王佐之風咸稱靜亂之託至於
歸心服道獨超名輩不怯象馬无愛
珠璣於定國寺興建寶塔

魏侍中大保司徒公廣陽懿烈王

魏廣陽忠武王

魏司徒廣陽王

魏廣陽文獻王

魏相國高王

魏汝南王

魏宜都王

右七王並敬信居懷敦崇為業或文
或武匡國匡家叶柱石之風有廊廟
之德知空雲之遽變識蜃氣之非常
同悟已身等歸磨滅乃迴心佛理共
遵聖化咸受八戒俱持六齋造寺度

僧設會崇善

魏上黨王穆

魏常山王鷲

右二王穆性和厚美形貞鷲容貞魁
傑帶帶十圍立性方雅少言清慎常
息省閨雖當炎暑不解衣冠官至侍
中大司馬

魏淮陽王尉

魏河東王荀

魏東陽王丕

魏淮南王他

尉荀丕他並容貞壯偉大耳秀肩四
十年中三長月六守齋持戒无替於
時誦維摩經造法王寺年耆望重負
杖來朝然丕又聲氣高朗博記國事
問无不知及享宴之際恒居端坐每
與王公學士大德名僧研味佛理抗
音大言謂衆人曰佛教冲洽非儒墨
者所知

魏秦王翰

閑當世之務盡成敗之理近事遠謀
造次脩舉重仁行義朝野具瞻

魏司徒北海王詳

司牧高陽王雍

或親自本枝或地居外戚總政本之
要當神州之重並感圓珠慕勸已心
式光朝政敷宣治道而虛襟佛理崇

信法橋造像書經興立塔寺寫一切經一十二藏

魏彭城王勰

罄盡心力保護世宗內外指撝至于登立法門大啓佛事廣興修造伽藍創建靈塔

魏濟南王文若

風流寬雅姿制閑裕吐發深美辞色淹和時人爲之頌曰三公楚楚盡琳瑯未若濟南脩貞方至於口誦金言心期淨土持齋菜食護法敬僧无以加也

魏安豐王延明 中山王熙

並以宗室博古學文俱立道場齋講相續以香汁和墨寫華嚴經一百部素書金字華嚴經一部皆五香厨四寶函盛靜夜良辰清齋行道每放五色神光照曜臺宇衆皆共覩倍更發心魏瑯琊王誦

義綽六經史該百氏衣冠儀貌朝野所推高論清風獨起時輦弱冠射梁武帝奇之與語終日梁武謂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所在成名何必本

土其見禮如此常與梁武啓必云魏
臨淮王誦梁武亦不責之頗以敬重
為意六齋之日恒設淨供獻佛飯僧
俸祿所資多入經像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喜愠不形沉敏好學仁厚至孝造次
不渝讀一切經凡得三遍造愛敬寺
以答二皇為衆經抄一十五卷歸心
委命志在法城

魏陳留王虔

姿氣魁異膂力絕倫自小出家虛心
慕道其後歸俗不廢習真雖干政
事頗敦勝業

魏齊獻武王

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
同夏日坦至心於万物被大道於八
方修心尅已迴向正法造大悲寺
普濟羣生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魏鉅鹿王闡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魏譙郡王亮 魏江夏王尋

魏臨洮王榮

並英毅挺拔風格超倫而信敬法
言迴向釋氏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文明皇太后之兄也奉佛至信於諸
州建浮屠精舍七十二所寫一十六
部一切經常與名僧講論佛義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國珍
靈太后父也唯事齋潔自強札拜書
經造像起正化寺供養百僧

魏司徒祖瑩字元珽

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虛閑志
識開悟口含碧鷄之辯手握犀龍之
文義府玄宗於是乎在

魏司空李無為

率性不群自然行己鈞深致遠懷文
抱質鴻鵠將飛便懷四海之志驥騄
方駟已有千里之心雖政事殷廣常
以金剛般若為業每月六齋終身
靡廢

魏大傅昌寧王李寔

立身雅正為人清儉慎終令始奉法
尊師無廢六齋恒持五戒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素抱伊霍之量夙懷柱石之材專征
授律知甲乙之孤虛當敵制權識風
雲之向背富而不驕貴而无傲敬信
崇重委命世雄造靈山法雲三寺供
養二百許僧

魏司徒高徽曹

勇氣絕群武略超世

魏司徒高隆之

逸氣超倫德風可挹

魏侍中尚書令元入

氣幹宏拔英華清煦羽儀朝野止贊

有聞於邳州起法音寺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聰鑒可稱禮賢斯篤

魏吏部尚書邢巖造普
齊寺

有清規美談笑閑莊老味詩騷敬重

大乘造像立寺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

陸政

平直無私守道索欲有長仁之操善
文雅之容口誦維摩以為論本時人
高尚莫敢抗談即陸載之第二子也
魏太常卿恭侯鄭瓊

萱蘭表德琬琰為心朝貴羽儀人倫
龜組起淨域寺建法華堂月別營齋
年常寫像

魏雍州刺史韓仲詳

造韓史君寺

簡略清通標舉雅俗深懷非我

魏黃門崔陵

造報恩寺

精心道藝託志詩書彫篆為文斧藻
成德承風虛想望美傾心獨步當朝
為物稱首而迴向三寶委質四弘於
鄴城中起報恩寺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

造通玄寺

珪璋內潤風飈外肅器度淹美神用
高明於幽州造通玄寺供養百僧
魏沛郡太守趙元則

稟精辰象資靈河岳幼譽擅美弱
冠馳名信敬之志不移檀忍之心无
竭寫經造像心未為勞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粲

造彌勒寺

羽儀文物冠蓋相堅守一抱貞志存
安養三長之月必自清齋二親諱日
達曙悲慘造彌勒寺供養百僧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載本吳人為宋咸陽王義真行軍大

都督長史後沒赫連因即仕魏有才調善談詭詭為魏朝貴公所見稱重而性愛虛靜常以佛法為意每讀衆經贊揚玄旨末年精到經字放光口誦法花時感舍利

魏衛尉卿許伯桃

有長仁之風弘莫逆之道崇奉正法無替於時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有太冲三都之筆美子雲百奏之才錦繡恒其文章金王慙其暉映崇重妙法愛樂大乘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造祇園寺

本漢中山靖王之胤涉漢已來肇有豐國因侯而氏遂稱陳焉造祇園等寺常營齋講及施悲田

已前並魏代時英一期尾考欽仰佛教者梗概條之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勲業崇美特達超倫齊太尉蘭陵王長恭聰敏絕群朝野敬憚齊司徒瑯琊王儼

翼贊皇家光隆朝政

齊尉尚書事長廣王湛

朕肱王室文武憲章

齊大都督錄尚書事竇平王

智思超倫操履溫直

齊大司馬清河王璽

業行優深風格邁遠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衍

識悟優遠貞幹令終

齊侍中尚書令錄事尚書使持節都

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州

都督并州太中正長安公晉昌王唐

邕造衆義莊嚴大寧國寺鑄彌勒金

像一軀星氣程符岳神効祉屬此昌

年挺茲上德光事五君寵加八命出

陪黃屋八履青蒲拾遺補闕獻可替

不軍制之經兵符之秘國之利寶不

可亦人心背攸歸尸掌切密重以刺

舉枯服督察全趙杖節中威下車

布惠豪右燕并望風霜而殺手單弱

擗墜沐雨露以息肩金口木舌提耳

拍掌衣食盈而知榮辱禮樂覃而識

忠孝旗亭絕奇表之貨園土有哀
矜之識刻比食魚清伴酌水參壇長
吏畏之若神明農墅梨民仰之如日
月加以良田居體真金在性遊戲衆
法調伏諸根聞必修行見便隨喜為
國及蒼生於堯之舊都建衆義莊嚴
寺擬大壯模乳象測圭表度几筵督
陰面陽啓寒舍燠月宮日殿晝夜齋
光奈苑蓮臺春秋異態名僧踵武淨
信連衡今月嘉辰申禱禮拜又於陽
平造太寧國寺寶刹上淨精廬遠秀
梁裁文杏柱用栴檀黼藻相暉朱綠
交映又鑄彌勒金像一軀合光七尺
白石丈八像二軀并一切經三千餘
卷修治拔像一万許軀

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

勇氣无前抱節弥勁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恪勤政事先副朝衣

齊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爲敏勤恪奉法自強

齊太常清河王高岳 爲幹清美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千秋

猛毅恭順

齊侍中秦王高彥歸 汎愛優美

齊侍中尚書令元羅

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等咸為賓客然為性儉素恂恂接物崇敬三寶欽尚四弘於法喜寺興建七層浮圖塼塔至於盡心以匡聖主修己以畜永安則上寧於君下保於己蓋人倫之水鏡天下之指摸

齊尚書令高肇

造開居尼寺

齊太尉彭樂

仁厚著美

齊司徒潘相

尚仁貴義

齊司空司馬子如

學業清美介節峻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識懷溫敏風儀邁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懽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揔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揚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介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牧

脩閑禮樂惣緇彞倫深達苦空尊
重正法學談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纖

才膺佐命寵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
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
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

物望清高羽儀當世

齊左僕射燕子敬

奉上接下守法自強

齊僕射趙彦深

仁厚清恪

齊侍中斛律孝卿

義勇蓋世

齊侍中斛斯文若

清儉峻恪

齊侍中徐之才

德風邁舉

齊侍中高正德

儉約不渝

齊七兵尚書王元景

清通夙著

齊太常卿崔昂

篤義尚仁朝望名族

齊散騎常侍劉逖

學該七略才顯四門

齊衛尉卿杜弼

志節可稱言行惟允

齊殿中尚書邢子才
絢彩流光奇文蓋世

齊秘書監祖孝徵

學業優贍才藻映俗

齊尚書左丞封孝琰

清飈峻遠時望所先

齊使持節平南將軍仁州刺史金紫

光祿大夫安康侯樊儒

造竹林拔苦等二寺

體調凝邃理識清明精誠壯志莫與

為儔於廬州造竹林寺在仁州造拔

苦寺造像書經年別不替

右齊世英賢北朝俊逸並學通今

古解貫玄儒而深信釋門洞明

因果手披玉軸口誦金言其衆

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覆也猶

鱗介之汎長川至於白屋農夫

无名老叟薄知希向少發信心

者不可稱紀胡得措言所以福

祐於四生慶流於三世允仁允恕

及子及孫其能行之德无不至也

周柱國襄州總管衛王

造鳳林寺

殖衆德本於襄州修造上鳳林寺憑

危跨谷接棟連雲香閣禪龕依巖架

品佛事嚴整殿宇光華月入秋牕風
生夏戶忘憂滿院長樂盈階竹簷茅
簷松橫石砌奇峯亘日迥樹參天寓
目開心自然忘返

周柱國益州總管趙王

造禁
眼寺

歸命仁祠在益州造慧眼寺重門跨
迥飛閣連雲鳥跂龍盤鳳翔鱗接牕
開神女之電梁映美人之虹簷四注
而傍臨階三休而直上金繩界道仍
圖切利之園露幔垂階即寫由軋之
地三春今月八節嘉辰士女信心都
鄙豪俠委質迴向頂礼歸依

周柱國雍州刺史齊王

造安
居寺

周太師大冢宰柱國大將軍晉國公

宇文讓

造會同
等寺

晉公地屬文昭名高主陝納四履之
苞茅專五侯之征伐周文作輔庶績
咸熙臯繇為壽天下無事社稷由其
建立朝廷賴其銓衡而篤信不群迴
向無比興隆像教創製仁祠凡造法
王弥勒陟岷會同等五寺湯沐徹俸
不費水衡之財郡國減租無勞沉舟
之役瀆陰寶鼎之地安邑紩殿之基

園開長者之金泉涌沙門之錫盡大秦之木難傾日南之火齊製窮歌正不因工王之圖巧極神功方待由余之對中天寶塔遙臨望氣之臺涌地靈龕還對益車之坂持戒四部安居二時恒轉法輪常凝禪室又供養崇華寺

周柱國尚書僕射楚國公豆盧寧

造

漢寺及會宗寺

燕文明皇帝慕容晃之後祖什文成皇帝直寢司隸大夫父蔣柱國大將軍洛陵公寧年始弱冠爰初筮仕月角稱奇星精表德在軍三十七年身經四十二戰胡兵不敢南牧趙人詭背東瀛人偷水鏡當世杞梓而汎愛居心迴向為業造羅漢會宗二寺鑄像寫經相續不斷

周太傅柱國大將軍太宗伯鄧國公

寶熾

造白馬梵雲二寺

五陵羽族三輔良家孟津稱同德之門咸陽乃先登之佐功參八柄位入六符熾即安曲豈華胄也昔專黃老今信大乘建白馬梵雲二寺種當來出

世之業

周侍中柱國大匠卿武衛將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安豐公陵千疇千木後胤撫軍幼子風流重世嘉聲踵武山澤通氣儀表純和時以茹如檀強跨有燕薊奉命專對示其逆從即請附降還敦好穆所獲口馬及金貝等並用寫經并施孤老

周柱國雍州牧南兗八州諸軍事兗州牧管鄆國公竇恭

龜鏡蟬聯衣璫烏弁令門奉法威韶嘉慶

周大將軍幽州刺史安定公宇文貴
太祖文皇之孫柱國齊王之子東膠西序敬業離經德重儒林名高太學事親盡孝奉佛惟恭擅忍在心老而益至

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洗馬雲寧莊公瑯琊郡王拓拔勝

侍中太保司州牧廣陽王嘉之孫父通捨其國嗣脫驪王家改碣石為香城變睢陽為奈苑棄冠冕而服田衣罷絃歌而遵雅梵莊公為父亦慕歸

依仍於私第常修淨業

周使持節陝州都督行臺郎中通直散騎常侍河東公宇文善

公字文善字仲良成童就學傳衣百氏弱冠登朝逸轡千里大統初於沙苑獻捷舉河東之地仗劍歸誠其宗從鄉人並得開國而大信正法畏懼將來造像書經一生興福

周開府儀同三司陽化公元昂

魏大丞相京地康王之孫太保錄尚書恒芝之子溫恭為節仁孝居心遊學儒林早習經史深敬釋氏捨宅為酬德寺

周柱國大將軍隴西東公楊纂

河南近臣華山貴冑祖丘以羽林三軍治兵於六鎮父安仁北道大都督朔州鎮將祖考已來並崇佛教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侍楊操西漢十人東京四世朱輪花蓋并蔡相承尚書忠公之孫汾州刺史之胤二楊同世皆崇佛法

周司空貞侯鄭穆

出忠入孝聲自彼天敬佛重僧久而

無倦

周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中大
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太僕卿靖之少子雅好博古家傳析
薪之業夙夜強學世續良弓之教三
兄景裕學冠玄儒四兄景辯博聞強
記俱能釐改憲章制度禮樂閔中号
於夫子河上疑於仲尼並稱佛教窮深
莊老虛薄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遲安

造褒義寺及
宣化尼寺

軒轅誕聖新鄭肇其洪源昌意降居
若水承其遺烈始祖魏氏之政封尉
遲國君官族表於世功命氏因于胙
邑蟬聯華緒彝鼎鏤其深功焉奕
崇基庸器紀其行業父柱國大將軍
長樂公夫人尚書昌樂大長穆公主
造褒義寺及宣化尼寺

周大將軍南陽都監常山公柳慶之

建善山寺

嵩高峻極大夏雲構器宇冲邈風度
凝整追王戎之簡要邁裴楷之清通
有德有才可師可尚於襄州造香山
寺剎飛雲表幡颺天垂日殿蓮臺珠

葉金地遠方祇樹若寫鷄園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席頤

造德王寺

器宇淹凝才略通濟銀章青綬明經
俯拾踈爵疇庸元功克舉令德彰於
國史策勲載于家譜基茲闕闕累葉
光華於鄧州造德王寺房宇精嚴殿
堂爽塏住居形勝見者發心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潼州

刺史徐國公若干鳳

造至聖寺

司空之孫武公之子建杜嗣齊執珪
續衛高峯掩日長翅垂雲造至聖寺
庶憑冥福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河公
侯莫陳休

文武兼施忠孝脩舉生而念善常行
慈恕於大乘寺受戒發心寫一切經
造丈六夾紵無量壽像俸祿所致咸
舉檀鄉

周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迥

造妙像寺

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
捐讓勲高効重所在難方崇善慕福
久而弥著造妙像寺四事无闕法輪
恒轉三學倍增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

造安政寺

昔杜史留滯周南消聲函谷因官命氏遂稱史焉祖遵涼州刺史父寧杜國安政烈公並深謀宏略匡時濟世而門崇三寶人奉八齋造安政寺冥薰祖考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化公

丘洪賓

造本起寺

世挺忠烈門承顯貴巷通長戟擬王藩之居門方駟馬同魏舒之宅弟廣化公並器均瑚璉質表珪璋難兄難弟同元季之德或將或侯齊烈丹之貴敬重釋氏研味法音捨其舊居為本起寺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弼

待詔金馬之門論偏石渠之學梁園作賦遇等枚鄧從梁沒周禮過申白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供養寫九寺

周大將軍和雞雄

造和雞寺

周大將軍介綿永

造介綿寺

周司金大夫破多羅紀

造破多羅寺

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懃仲慶

造意力懃寺

右周代

隋皇太子勇造像書經相繼不斷轉
誦行道無替於時

隋秦王劊 京師造延興寺濟度尼
寺并州造開化寺

隋蜀王秀 益州造

空慧寺法聚寺大建昌寺供養孝敬寺

隋蜀王秀妃長孫氏

造福成寺

隋益州長史昌平公元嚴

造福勝寺

隋漢王諒 京師造禪定寺并州造

內華寺法忍寺各度百僧供養

右三王並敬信居懷流通在意篤愛
仁孝秦王家優常持六齋每行十善
書經造像所在用心為襄州總管之
日綏撫化導大得物情俗詠來蘇時
稱至晚其延興堂宇濟度神宮悉是
王所卧居捨而為寺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

造修善寺

器度英舉風宇清曠奇功茂績兼
濟生民周道既衰三邊鼎沸肅寧方
面摧遏兇醜精誠丹款貫徹幽明志
慮沉深聲猷遐遠勲庸夙著名器早
隆威德至道坐鎮雅俗時宗人傑朝
庭羽儀爰用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建
興佛殿起立僧坊禪室鐘臺靡不精

麗講堂門至威志高華

隋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

造寶

降靈川岳稟和純粹山庭反宇冥

符佐旗之德龜文河日天挺命世之

姿孝表率由忠為令則溫恭寬裕之

性簡文達大之才治國隆家之道生

世濟時之略寥寥有周捨之氣肅肅

懷管仲之風十乱無以加三傑莫能

擬股肱良哉斯之謂也然而迴向法

本崇奉釋門捨其第居傾竭堂宇仍

充金地即構寶坊月殿金人蓮臺華

蓋種種嚴麗事事光新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州刺

史觀王楊雄

造麟
像寺

平暴靜難之才禦侮運籌之策爪牙

之用既顯鷹揚之力遂宣光國光家

可大可久股肱攸屬文獻具瞻至信

法言汲引無倦興福造寺恒建檀那

弁葉公侯傳家台鼎識空鑒有服道

知歸其望益高其心逾下

隋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竇毅

造雲
像寺

幼稱令譽長号通人家有賜書明標

衛戟供奉四帝終始一心義重龍文

財輕蟬翼折獄動哀矜之念臨下盡
寬和之仁而護持三寶體達五家造
寺建齋以為常業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魯國公虞慶

則

造冲
覺寺

弃業衣纓朝廷杞梓志識詳幹器宇
淹通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捨
羣倫之要偏知惟策之機而篤信居
懷片善必記興福建寺所在行檀大
起法堂廣羅佛殿於襄州造盧舍那
夾紵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異靈
應殊常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穎
造真寂寺及積善寺

器局和允識慮優長礼綜夏殷樂窮
韶武百官氏族之諱九州土地之宜
憲章經緯之圖訓世字民之術朝政
之事知无不為其位弥高其心弥下
皇隋建極實有殊功而善達世間早
知幻化存心出要篤志香城至於七
覺花臺三明寶殿琉璃梵宇馬碯禪
龕奈苑祇園竹林檀閣遊者忘返一
留人凡是名僧海內大德慧崇禪

師道耆法師等並感其敬信同起加
藍又延信行禪師別起禪院五衆雲
聚三學星羅道俗歸依莫斯盛也又
造積善居寺頗亦嚴華

隋上柱國左衛大將軍陳國公竇杭

造靜志寺

三輔良家五陵貴胄洪源後於姬水
層巘鬱于岐山世載軒冕之榮門承
羔鴈之禮扶風振其茂緒平陵播其
繁根雖在俗塵志存出要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

芮

造舍衛寺

卓犖不群骨梗无葦參謀王室首建

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

任居闡閭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頻移

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瞻

聲猷遐布一門昆季三人駙馬敬信

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脩修善事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

刺史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

造空樂寺

志識優遠風骨凌霜參務治基早知

禁衛用心匪懈奉法无親捨其第居

充斯淨域靡恡資產常建福田玉質

金相英聲遠振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

建定水寺

荊門勝地楚塞神鄉艦舳之所混并
水陸之所衝要唯仁是寄雖親弗居
布政宣條咸稱繁賴清風遠沐盛績
有聞人唱來晚之歌咸陳去思之詠
啓茲福地置此仁祠月殿流輝珠臺
曜彩花開粉壁荷發圓池至於鄭氏
維摩孫公安養皆為絕世妙盡丹青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

建光明寺

昨土開家俾侯建國少懷伊霍之志
長叶廣蘭之風唐舉知其相泰郭賀
稱其輔漢聰明神粹器局淹弘納比
吞流照同懸鏡英隽天挺類拔自然
至於推斥九流咀嚙三古挹衢蹲而不
竭運蒼海而無窮方朔虞延耻諸魁
岸曾匡朝錯懃斯智囊郁郁美其為
文桓桓壯其用武弼諧之力變理之
功無以加也而尊重正覺開辨法門
俸祿所資並營淨業揆赤霄而興象
殿陵倒景而起鍾臺七寶之堂九層
之塔高臨漢表上出雲端布蔭名花
綿壘吉鳥善能留目甚暢遊情播美
閑中傳名字內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

武威

造濟法寺

貞幹足以濟事和義足以利生確乎
不拔體乎其性隱弗違親良無絕俗
類八公之赴漢同四皓之入朝國政
天網從斯大脩頗閑百氏兼達三玄
放心於四德之場託質於五門之觀
書經造像礼佛燃燈脩彼莊嚴具
諸功德隋朝良宰蓋此吾人而心下
志高識幽見遠憲章文武敢縉尋倫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東太
守竇慶

文足字民武堪靜難沈愛仁厚來晚
去思汲引為心擅忍不倦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嵩

造律藏寺

武毅剛甚奉法無私猷離居家欽尚
解脫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崔

鳳

造經行寺

操履貞肅奉法憂對薦愛大乘迴向
正道

隋上柱國河間王楊辟邪

造大慈星寺

儀貌溫雅志操貞確常欽出世早猷

有為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段文

振

造靈
化寺

世襲通侯家傳寵命器_后和允識慮

優長武冠孫吳文高班馬待詔之策

屢顯應對之美日隆蓋朝庭之羽儀

皇家之棟幹崇敬三寶體達四衢造

寺供僧寫經鑄像慈惠仁厚檀捨不渝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詢

學窮經史才邁群英著齊志一部釋

老志一卷又撰仁壽舍利見瑞記一

部摠叙佛法由來去釋氏非管窺所

及率余妻言之昔春秋莊公七年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而意說者以為四月八日佛生時也

案周四月夏之二月且辛卯非八

日年紀云言曾知不及他國卒融去

漢明帝夢金人其名曰佛於是遣使

往求經書又案漢武帝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劉向列仙傳云七十四人

在佛經矣然則明帝已前已有佛之經

像魚豢云老子入西戎教為浮圖者

此言出自化胡經不足取也漢世曰

淨屠即佛陀也猶沙門與衆門語之
轉耳典略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者即天竺國也在佛神遊之所
隋柱國毫靈四州總管海陵公賀若誼
寔卿相之門稱冠蓋之里山庭儀表
月窟風猷薦信大乘崇奉正覺

隋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涼州
刺史趙國公獨孤羅景公之世子獻
后之長兄敬法重人尊師尚義

隋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將國襄公
梁睿導靈源於少昊分休帶於伯益
東漢良宰西晉鼎臣敬信有聞丕業
克著

隋上柱國廣安公李崇

挺生拔萃秀出罕儔唯昆與季師王
友帝誦習般若興建法輪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涼
州刺史宇文慶

包文武之幹略蹈仁義之規矩宣條
万里圖讚百城鑄像寫經為福无已
隋上大將軍營州總管魏興公韋世文
聞詩聞礼之風三義三君之德鍾慶
流澤卉葉不窮慕正法於當年習微

言於積歲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事世康
容狀魁岸風韻韶舉同玉樹之華滋
類壁山之朗潤善經略美銓衡歸心
慧門遊情法苑

隋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琰

鳳毛麟角標文才武家崇正法門奉
玄風暨五涼四燕三秦二趙高門連
於閭閻崇基接于太階感里之皇親
帝京之富室顯顯慕道各各橫經口
誦金言手披玉軸至于隋代王公咸
名帝宇並欽崇釋教俱敬福田或造
寺模經或行檀悲敬或誦味經典或
研覆玄義如是比屋可封老難具列
至如大唐朝任賢官成林蕭族以法
華為福基寶宗用塔寺為命代戴
尚書之晉敬泰將軍之濟生或府省
同欽或寺臺共奉爰逮要荒華夷今
長公諸漢縣等布一心各以佛理為
指南並修勝業為已任既形于耳目
故不即事而叙之豈以李老埋名故
由深鑒有託矣

辯正論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五

既

唐沙門釋法琳 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注

佛道先後篇第三

儒生久之更為議曰尋佛教東夏未
六百年晉宋已來其風始盛猶謂切
無與等世不能名况老教中華年代
綿遠經史具載略可而聞案道經元
皇曆云吾以清濁元年正月甲子下
師伏羲治國太平白曰昇天又云未
分元年八月甲辰下師神農太元元
年下師裕一本作松容凡經一十二
代變為一十七身始自玄老終乎方
翔隱真論云處天地之先不以為長
在萬古之下不以為久隨時應變與
物俱化勘其遊世輔國特節可知至
於誘引黎元正成io物安能紀乎略
計已經二百七十餘万年矣

海曰太
素之所

氣形始具清濁未判名之單沌二儀既而
不分三才眇而未見六紀亭命之外伏羲方
生四姓燧火之末神農始誕何得庖炎二皇
出清濁之世視密六甲生未分之前委巷之
言不足
承信也故云常道非可道之道無名非

可名之名既曰寂寥是稱恍惚託司
朝而為柱史居漢世而作大臣戲水

乘魚遊空駕鵲玉井含潤炙地下之
飛泉金竈生烟烈人間之焰火三宮
日珠之帳或餌甜芝九花青璫之階
恒食練髓玫瑰琥珀之樹不日舒光
瑠璃馬珎之枝無風自響羈體能語
曾假問於莊周白骨還生豈虛談於
徐甲西王玉文之棗聖女擎來東海
金色之梨仙人捧至形无定所見種
種之容情有異端各紛紛之迹超江
跨海詐藉舟航入市登山隨心自在
綿綿亘測眇眇難尋莫不利益天人
楷摸今古釋氏之化日月未濟焉得
與道而為比較開士讓曰吾子學无
稽古困在師心不能擇善返迷而守
株信度吾聞智无不周日聖化不可
測曰神遠近難尋始終莫究者其在
茲乎焉欲楷意於其間也子疑尚擁
當復言之何者

夫世界初成未有日月二大菩薩下

救蒼生爰列三先是興八卦伏羲皇

者應聲大士

春秋內事曰伏羲降列三光
建二八節以文應氣有二十

此消息禍福以制吉凶也是以羲氏和氏世
掌日月之官皆伏羲之後也故曰名羲和蓋
羲皇之女媧后者吉祥菩薩何以明

之尋此劫中千佛出世第四佛者即釋迦文自餘續興終乎劫盡尔乃劫

劫相次則佛佛无窮者也

立世觀曇云跋陁劫中凡

有千佛相續出世以法化不絕故号賢劫一賢劫中有成住壞空四大中劫也如從十歲至八萬歲復從八萬還至十歲如樹上下一經二十反為一小劫二十小劫為一成劫凡經八千万万億百千八百萬八萬歲為一小劫俱舍又六火一水灾七水一風灾七火灾已度然後風灾起經八八六十四大劫過四不可數始是一賢劫也往劫之中方有佛出相次一千釋迦如来位當第四餘有九百九十六在

世界是佛係報衆生是佛終目但有衆生即有佛也住廣弥像國山經及十一遊經並云成劫已過入住劫未經七小劫也光音天等下食地既諸天項復自替光明遠近相照因食地肥欲心漸發遂失光明人民呼嗟尔時西方阿弥陀佛告寶應聲寶吉祥等大菩薩汝可往彼與造日月開其眼目造作法度寶應聲者示為伏藏寶吉

山海經

郭朴注云則天生國

也信知三皇根起在彼奉佛使者故

不疑焉取例尋文可以意得帝系云

開闢之初人情昏鯁唯眠與食莫曉

逆從起乎太昊上皇因時作範比象

畫卦尊畀位焉始知敬以奉上慈

以育下微用心識漸開慧路自非无

涯大悲深妙解脫孰能俯質同愚

發蒙化世二聖來應信而有微其弘

道也塵劫所不窮其利物也巧曆所

不計過去倍於恒沙未來逾於上數

汝元皇之歲猶大地之始一塵開闢

之年比滄海之論一滴耳非所聯類也非所頡頏也夫食木之虫尚不知皮外之味豈知宇宙之廣哉案三史正文與五經典誥並云老子周末時人次則阮氏七錄王家四部華林遍略修文御覽陶隱居之文劉先生之記王隱魏叔之錄楊玠費節之書並編年紀咸為代曆莫不共遵正史曾無異談隋世有姚長謙者名恭齊為凌達將軍在隋為祭曆博士學該內外善窮筭術今太史承傳仁均受以春秋所紀不過七十餘國丘明為傳但叙二百餘年至如世系世本尤失根緒帝王世紀又甚荒蕪後生學者弥以多惑開皇五年乙巳之歲與國子祭酒開國公何妥等被旨修曆其所推勘三十餘人並是當世紀梓脩諸經籍者據三統曆編其年号上拒運開下終魏靜首統甲子傍陳諸國爰引九紀三九九頭五龍括提合雄連通序命脩飛因擬善通等謂之九紀天皇人帝五經十緯六藝五行開山圖括地象古史考元命苞援神契帝系譜鈎命決始學篇太史公律曆志典略之與世紀志林之

與長曆百王詔詰六代官儀地理書
攢衡記三五曆十二章方叔機陶弘
景等數十部書以次編之合四十卷名
為年曆帝紀頗有脩志文義可依從太
極上元庚戌之歲至開皇五年乙巳積
有一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年矣梁紀
云從開闢至梁太宗大寶二年凡二
百八十三代七十六萬一千四十五年
案諸部年紀莫見老氏為伏羲師考
此一虛則百事无實長謙紀云佛是
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
三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
六載與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及法
王本記與吳尚書令闡澤魏曇曇謨寂
法師等所記不差推老子以桓王六年
丁卯之歲仕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
之歲五月壬午乃西渡關至開皇五
年得一千
三十案葛仙公序云老子以上皇元
七載年太歲丁卯二月十二日丙午為周
師者即桓王丁卯之歲也又云无極
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
關者即是敬王癸丑之歲檢三皇以
下本記亦無建元至漢武世始有元

號彼稱上皇元極等並為妄說全无
依據又高麗王表問齊后諸佛生世
可得聞乎文宣帝召上統法師為文
具報于時引周穆傳蓋穆王別傳也以對使
人與姚長謙所引无異劉向列仙傳
曰騶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
實是知孔老二儒皆生周末老在佛
後隔十二王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
震岐山崩伯陽父云周將亡矣別有
老人非老子也案梁元帝解莊老去
老子以景王初終莊生以景王末卒
姚將軍言孔老相見問禮之時亦在
景王十年景寅之歲為尹說終亦於
景王之時此則佛先道後的可明矣
子玄清濁之年為國師者甚大河漢
不近人情原夫清濁始兆而陰陽未
分陰陽未分則兩儀尚渾兩儀尚渾
則三才莫形是以窈窕冥冥不可名
也甲子起於大撓年月定於堯典非
唯羲皇未出固是天地靡開驗知天
地構精男女化生義之與老其是人
耶必在二儀之內不越三才之中焉
得道聽途說以自欺乎又言方朔亦

躰之身弥不可也傳云東方朔者歲之
之精也何以明之尋曼倩在朝二十
餘載歲星不見亦二十餘年朔之去
亡大精始出通人所紀驗可知矣抱朴
子神仙傳云夫聖者不孤必應物以
成化豈可天下國師皆待李耳一人
乎異哉斯言良盡美矣若歷多世唯
一老躰為師亦經多朝皆一羲皇為
主既有多政必賴多君信可一師但

注一治耳

如其歷代立是躰身斯固之言出何承
蓋葛洪云並是元識道士假生神異

豈其然乎佛生問曰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

天竺國教胡王為浮屠此則老之與
佛一時人也何為浪談前後以矯俗乎
聞士喻曰尋夫至人玄寂有類谷神
應變無方事同山響不疾而速豈隔
華夷井坎之徒好師偏見朝三暮四
空生喜怒是以虛己應物者必有千
變之容狹情適事者豈知萬殊之妙
案西域傳云老子至劉賓國見浮屠
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
我生何以晚

新本改去佛
坐何以晚

佛出一何早

新本

敗亡淫
何早

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言不
觀

佛所以惑慕交懷魏略西域傳云臨猗國王无子
目孔淳焉其妃莫耶夢白焉而孕及大乎生亦從

右賜而出自代有賜隨地能行七步其形相以佛
以祀浮屠得兒名太子為浮屠也國有神人
名曰沙律年老貌白狀似老子常教民為浮屠近
世黃中見其頭白狀似沙律題此老軀曲能安隱
誑惑天下前漢哀帝時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
太子口授浮屠經還漢浮屠所載略與道經相
出入也皇甫之言未究其本化胡經云蜀賓國王
疑老子叛逃以火焚之安然不死王知神人舉國
悔過老子去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當免汝罪其國
奉教皆為沙門也佛若先无老病三喜豈知變身為
佛良以子實善來信佛者氏因排佛以化之非起
尹臍世有佛也隋僕射楊素神儒至竹林宮經過
觀見老嫗壁上畫作老子化胡賓國度人剃髮
出家之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為道
士何故乃為沙門時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士无
不能化却此是佛化胡何關道化胡于時道士无
言以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
對也

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
化胡經言喜與軀化胡作佛佛起於
此集子野馬僧傳云晉惠帝時沙門帛遠等注
此祖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甚公次共譚邪
正浮屢屈焉既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為化胡
經以證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徒有所歸致
患累纍纍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
祖為問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
錄械束相懷懷想不肯魏世姜斌道士妄
引開天經對魏明帝自云老子定王時
生破邪論中偁引斯證莊子云老聃
死秦矢予焉關中記云老子葬於槐
里今故扶風始平然漆園吏親學軀道雖
之南有槐里鄉可宋魯邦異出世時同所說之文足
堪依信靡徃天竺灼然不疑皇甫士
安斥其詭說明彼譌談叙老流沙皆
無實錄備在高士安傳豈可謂乎佛先

道後亦无感也

釋李師資篇第四

儒生問曰大唐運興蓋太上老君周師李膺之聖胤也開無為之化弘道德之篇考胄子以業六經命司徒以敷五教導德齊禮仁布九區懲惡勸善威加四海天成地平遠安近肅光宅寓內于茲八年於協洽之歲當庚鍾之月天子躬幸辟雍親臨釋奠沙門道士並預禮建奉口勅云道士潘誕奏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无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无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而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何得浪判先後及師資耶

開士讓曰吾聞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能讀夫夏重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論道者局於教也今當為子略明斯致夫妙色无形理融真際大音无說

體寂虛空不可測之於言象不可尋
之於視聽三際推而靡得二諦格而
莫知冲性弗遷孰能令有至功同墜
孰能令無然則內外湛於百非稱謂
淪於四句暨乎無形之形應周法界
無說之說化洽情源故能運大悲以
鼓之開大慈以攝之於是著弊垢衣
現生五濁隱真實智摧駕三車考夫
一米支身本為摧伏外道六年樹下
但欲斥破邪師如本行經若行品云諸外道
等或一日食或七日食或一日
一食或七日一食或食牛羊糞或食糞穢草枝或
常翹一腳或常帶兩脅或四枝拄地或五熱炙身自
餓自墜塚間棘上卧灰土中事諸天神以求解
脫善薩觀其邪求乃行可畏挂苦之行住寂靜
心一生不動如是六年日別正食一粒烏麻或
食糠米小豆大豆菜豆赤豆大小麥等日唯一粒
莫得支持以活於命身體羸瘦喘息甚弱全无
氣力手足不隨如八九十衰朽老公佛時說偈菩薩既
求道不真故欲行大苦化彼邪也既苦行之徒勞傷自
餓之無益慈念外道无益然後食九轉

乳經云云是時善生村主二女聞天所告即集千牛搗
取好乳發轉相飲至十五牛乳盡于一分淨好糲米
為於菩薩煮上乳糜當煮時想種種相或現万字
之相或現帝釋梵王之形其乳沸涌上至半多羅樹
一多羅樹已還下无有一滴離於彼器落餘
處者於二月二十三日晨朝之時受一半乳
一鉢乳糜食已身體平復證三菩提是時
如本受吉祥草坐菩提樹

也六師眷屬莫不頂歸周羅頂上胎
子

子魔王並共歸心降伏亦時欲界魔王
將其子及二

邪女鬼神兵衆八億或見齊中千眼頂後八
臂口中雷震手出電光交地踐左膝或龍繞

右陽種種神變來惱菩薩菩薩放大光明邪
現希有相魔王眷屬並發善心一時稽首

鋒颯焉落刃慧日赫以舒光其汲引

也如此其威神也如彼子所言道

五種為彼道耶問是九十五為異彼乎為非

也若同彼者即二天三仙之徒佛未出

醢首羅等知等二天也此罪優接迦勒沙

並為弟子教示餘者提婆等九十五種之裏

富蘭那等是汝之師彼師所隨汝亦

隨墮若異彼者即佛弟子何得謬云

求我道故方得成佛潘誕之言罪莫

大矣妄奏軒陞輕觸天威理合推繩

其罪一也眯目朝廷疑誤信心變正

為邪其罪二也以无上大師求域中

小道違彼經教其罪三也長未來之

謗黷黨見在之邪朋自誤誤人其罪

四也既負訶聖之誓必入無間之獄

塵劫受苦其罪五也且震旦之與天

竺猶環海之比麟洲舳舻乃周末始興

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三十許王

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

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

知也年紀云老子以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

敬王之世同出散關至開皇五年儒生請曰

靈寶等經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鬱
勃洞虛之中燁燁玉清之上是佛之
師能生於佛不言周時之老聃也為定
是耶願聞其說開士喻曰五帝之前
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耑名漢景帝
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
丹陽余致興撰明真論一十九篇以駁道云夫至明者非對暗之明也故不可言至靜者非對動之靜也故不可言道覆仰尋求道經之首唱道言者難此為誰復道阿誰言也道若無口即具五陰所成居在三才之內不免無常卒拘分段還為仙道所攝案六書七
籍三傳九流雖為經國典墓莫不師
宗於周易也易去五運相生漸分清
濁兩儀既開爻判陰陽禮運云太一合面為四時所以乾亢資始坤道資生三光
著象于天乾之道也万物稟形于地
坤之道也氣歷度士氣以象天坤以法地難舉去日月履於天百穀麗乎地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也者理也通也和也同也言陰陽
運通三才位矣上下交泰萬物生焉
有陰陽之道理能通生於人物天和
地同則羣萌而類動也禮月令云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鼓之雷霆陽動也潤之風雨
陰隨也故知不有天地道何從生不

有陰陽道何由靈豈得造化之前道已先出假令有道不出天地之與陰

陽

搜神記云聖不過天地神不過陰陽

夫天地者於事可明

陰陽者在生有驗理數然也不去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昔車胤解道德去在人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故謂之德由之而成故謂之道是以孝為德本成曰道功德彰自立之名道有兼濟之稱內因德而行就外由道而化成生之蓄之道之要也成之熟之德之至也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子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鬚垂素髮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耳

案山海經云天下名

山有五千三百七十所經五方四千五百里崑崙取高六其上有玄圃崑崙神仙所居有金城石瑯瑤枝五樹實養金枝日月三光列于其下雲卓羽旆鳳駕龍軒玉女仙童不可勝數次則海中山蓬萊方丈穆興公名山藏云涉海則有方壺蓬萊登峯則有四明天台亦雅釋山止論五岳五京既上是上名山又云天尊所治

子稱太上

為佛師者案往代先儒及梁承聖解
五千文久有明釋言太上有四其一
曰下知有之謂三皇至五龍是也其
二曰次親譽之謂伏羲與神農是也
三曰其次畏之謂軒轅及帝嚳是也
四曰其次侮之謂堯舜已下是也禮
記有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天
皇人帝為太上也無別道神統論其
教止是訓導君民汲引浮俗初未曾
聞修万行而趣涅槃運四流以超生
死案道經元皇曆云吾聞大道太上
正真出於自然是謂為佛无為之君
檢道經中嘆佛為大道為太上為自
然為正真為太極為无上者皆是佛
也又云天生國有古皇先生言佛是大古
元皇之先生
善入涅槃恒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遊化
天竺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有
不死不終綿綿常存吾今逝矣老君
知佛
泥江所以陳玄化緣事了於是告還門人未
知今頂白述云吾師者本在西方為此西吳
中其德慕在文指
的取證分明者也三洞經云佛是道父
西昇又云天下大術佛寧第一言神通
變化
窮化胡經云老子知佛欲入涅槃復
迴在世号曰迦葉於娑羅林為眾發

問轉神入定經云思念一切開令傳
云老子曰吾師号佛覺一切民也
菜食誦經稱無上正真之道承佛
威神号佛為世尊形與神遊受高
上大聖十方至真已得佛道檢道
經處處皆稱佛為師也吾今為子
釋茲在茲子當念茲在茲頂受而
奉行也佛也者蓋絕稱之大宗至妙
之幽宅不可以无取不可以有求果
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
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何者若本
之有境則大患永滅推之無鄉則大
悲不竭常理不可原自然之體也无
心以成化大道之宗也三五莫能始古
皇之先也不嚴以正俗無為之君也
混光不可測無名之主也綿綿其若
存衆妙之本也其降靈也則為大道
之師其開化也則為太上之父焉得
閉目以觀天地塞耳而聽雷霆所以
佛号法王世之調御下凡上聖靡不
歸依豈有稱五老之神佩三皇之籙
而能為釋氏之師乎

素山官儀云元上三
天由元始炁太上老
君太上丈人無上玄老朝夕札儀大大上玄元
五靈老君當日功曹使者左右解虎君驛龍騎吏

侍者五童侍者玉女玉帝直然老若長也尊也
言五老君居衆仙之尊萬神之長五靈五帝也即
靈威仰神三靈者天地人也頃頃始學篇云天地
初立有天皇十三頭在治一萬八千歲括地象云
天皇九翼飛以往來老子所事三皇五帝六甲
符圖皆皇靈所制老子佩之以防身也然三皇
符錄五老真文皆昇錄玉皇天文火字一佩之長
生不死已至神仙所教官屬將軍典兵與俗無異
顏光祿王斌等云道者練飛法在仙代佛者
持心教在空物論道所守三靈及與土龍也故混

朕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
諸佛亦常吾更為子重明斯義案佛
說空寂所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令
迦葉在彼為老子号无上道儒童在
彼号曰孔丘漸漸教化令其孝順須臾
經云吾後千歲法當東流王及人民
奉戒修善

古語云周惠三時已漸佛教一百
餘年之後老子方說五千文也聖
自序云吾指歲書能見佛
經當知佛化流此久矣也竊以三代將末

六國就興遊說之徒心存苟得未患
誇誕靡弊肉寧鼓舌而騁奇謀擢屑
而談唐利曹劇以之請戰屈完於是
如師威被髮之哭伊川痛窮車之填
濟水三河震竭四夷交侵天閭飛蜚
鎬遊舞兎彭生為豕帝之恠杜伯見
折脊之徵假令任慶阿衡身居台輔
莫不扇飄風凍雨之暴烈迴天轉日
之威是以褒姒獻王延烽火之寢楚
人問鼎漸滔天之逆日者天地叛蕩

禮樂崩壞名辱身殘曾無顧耻顛家
覆國安忍忘歸詎知世界之何辜因
念蒼生之塗炭所以佛遣三聖權化
一方布治國之儀叙修身之術庶令
其代刑用禮變薄還淳並是抑物本
情非出要之大道也若放心於三達
之境寂慮於四德之場功被生靈澤
均彼此者則他方大士動喻恒沙此
土發心亦如塵筭諒非文字之所稱
傳略舉六人以開幕仰文殊屈迹於
當世弥勒補處於未來觀音普現色
身惠覃遐劫地藏護持震旦化洽无
窮馬鳴兼三方於東夏猶朝陽之啓
晨暉而使六合俱照龍樹跨万里於
神州若明月之燭幽夜能令八表同
光自斯已外或者年而弘道或童孺
而宣法男女異形胡漢殊類莫不就
緣施化隨處誘凡玄功利於百王至
教流於九有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無以子夏竊仲尼之名蝸角擬岷
嶺之大也儒生肉袒叩頭矯手而舐
足曰余請罪矣余請罪矣

辯正論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六

阮

唐沙門釋法琳 撰

十喻篇第五

答傅道士十異

內九箴篇第六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
矜白鳥之翼望駭嵩華負燭火之光
爭暉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
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
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君子詳
茲致焉

外一異曰 注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

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出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戴詵聿處玄等集
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
類疏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
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
君上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

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撿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机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李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譌談也按仙人玉籙云仙人无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言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宋虞責實信矯妄者之言耳礼云退官无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礼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注老君垂訓開不生滅之長生釋迦設教示不滅生之永滅

内二喻曰 注李躡稟質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亦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貴大患莫若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注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注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

縣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炭經云慈河已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稱震旦一本云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其中州不生邊邑若生邊地地為之傾案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慧觀法師共爭邊中法師云西域之地立夏之日一本云夏至之日正中時豎木無影漢國影臺立夏之日一本云至期去表猶餘陰在依竿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震旦自可為東一本云本自居中心方別距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迦維末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注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為蜀賓之教主

內四喻曰

注伯陽職處小臣忝充歲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

牟居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歲年為閭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老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耨也自耨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耨出為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繼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偽文非國典所載也

外五異曰 注老君降迹周王之代

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

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注李氏三隱三顯既無
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
慙龜鵠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亦見微塵之容八十
年間開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老義例云為
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
世千室以疾病致威老君授百八十
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太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
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
駕小車鬚垂絲髮來漢即蕭鼓雲華
羽從空浮千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
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 注老君降世始自周文
之日訖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鉢之家當

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注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
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託孔丘
之時不生姬昌之世調御誕應
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
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出莊
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
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允與證出於
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
又檢周礼官儀文武成康之世然並
無柱史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
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 注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派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
子提曾群胡大叫

內七喻曰 注老子生於潁鄉葬於槐
里詳乎秦矢之吊責在遁天
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鵠
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
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予
焉三踊而出弟子恠問 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注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睛若青蓮頭生螺髻此西域佛

陀之相

內八喻曰 注李老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形蹈五把十未為聖人之相婆伽聚曰融金之色既蒙希有之徵萬字千幅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耨黃色廣頰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眯耳擗顴蒼梨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是豈比

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
七尺照諸幽冥頂有寶髻其髮紺青
耳覆垂墜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
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捲面
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
雷震八種音聲背上萬字足輪千縈
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
十種禪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
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注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 注老是俗人官居赤品衣冠
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
儀不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致與撰明真論一
十九篇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
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曰儒墨之所
服也在昔五帝盛巾許由皮冠並俗
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
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像一
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

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
又云若如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
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
得三百六十數耶孝堯舜周孔不為
此服尋皇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
降帝嘗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
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
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
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屨拜伏自奉
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
不似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
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注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

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內十喻曰 注老訓狂勃然二親為行

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軀軀曰
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
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
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舁前便成七
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况
軀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
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 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狹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答十異序

夫辨蘭鮑肆習文玩其先入陽文敦
洽窮愛緣其曲情故咸池玉英墨翟
有非聲之論淳皇齊后田巴有毀聖
之謔蓋其揆也况乃麟鳳異質魯俗
均其容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聊咸
之變賴至於此况悠悠者乎仲卿所
以陳釋老優劣余慙而傷之脩於後
論矣答一一條件上文如是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
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
開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
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老子之母則顯鄉平

昭夫人即羅衡王之王后釋迦因而降神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家鄉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廡頗右頗耻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右轉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礼云左道乱羣然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擬子及常子有疾耳徃問疾焉醵康云李耳從消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而生既無正出皆是謬辭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占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植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筭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

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
祥猶瑩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馳珠
並耀亦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
引凡不无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
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
功滅法易求詐勞稟學是知騰神駕
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來殂固當一
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老列抱一守惠遠此戒智始語於无為
釋教通圖傳果德備舉後言於妙覺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
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
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
不死不終繩繩无名老氏則復歸無
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
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
雌之文虚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
量嗟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局在域中
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夫大
覺開无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
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
氛氲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

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
異深尔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
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
陽又通主義主裁成陰論肅然二无
為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為言則仁深
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乾為陽為父莅在西北坤為
陰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
為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
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
准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為甲妻金剋木
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
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礼席若南
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
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逐陽盛
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
禹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
巳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
午巳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

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
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男女在
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
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
處立准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
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羗大禹所出
仁沆之德頻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
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
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指邪次夫
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
六道卓尔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
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
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
凡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礼何止
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閑吏稟學
故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擬子因
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對而亡舌
柔而存常子曰盡矣取名於藏史之
間乎尔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礼隔尊卑著自典信
邊正道垂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

為子豈可億萬之小正正我天王
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老為九張增虛化主說五千教章
釋為三凡遍知法王開八万妙哉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
以無名為務同襄出關二篇之教乃
作然同書典纂无老氏所製素二教
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
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史位非
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為有前折邪
後歎正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
道唯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教法雲於
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
崇岸峻壁之典龍居為負之文蓋盈
溢於茲矣雖引平潛計之術莫能紀
其纖芥郵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消適
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
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
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尔道之劣
四也

外稟生有天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无窮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

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
注彈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
縣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夭之異
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

老史記古同大史傳二百三十餘年釋注

華云受五百万億阿僧祇微塵數劫也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珎恠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天子焉老死信矣世人見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
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曰子傳豫
子太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
行子錫射子反色先生等並是老子
身者皆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正
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
之士何時蹙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
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
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
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說說
耳誠哉斯言可為永鑒矣夫妙樂資

三德乃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疑尔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批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經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值無大椿之久蟬蛸罕龜鵠之年尔道之劣五也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竟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鳥非関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送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

誠不虛也

前折邪
後嘆聖

夫俯迹應凡託質於

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
因修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
以故致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辟壽久
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辨方劫遠而
未窮豈如地穴求仙翻其天世覩纓
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鸚共鵬翼偶高
馳驚與驥足爭遠余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
迹之時固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
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
殞命於雙林燒栴焚屍還同胡法氣
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亦人有
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
老聃死秦矢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
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

前折邪
後歎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
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
之位法傳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

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播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工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威矣豈同鼎湖望返嶠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壑空樹注皇覽玄黃帝塚在嶠山老子塚扶風也尔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精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及我聖人用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喻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岷山之片玉非所類也

前釋疑後嘆正

夫法身等於如

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花目之麗万字千幅之相日輪月

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雜相具相之
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
注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
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
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
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
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
復加百倍始成一无見頂相功德復
加百倍始成梵蓋聲功德也仙人覩而
自悲嗟衰葉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
歎靈花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而標
奇蒙俱斷瞿以顯異

注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
形如新瞿也

豈陽文與黻黻比麗孟姬與僖廉覽
妍介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指讓玄
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
夏之古制也

注曰道士尤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
至周武世始有橫披刺二十四經以

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與據也

釋訓袞裳左鉉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奇支之服禿髻露頂猗踞孤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足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蕪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時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因狎其體勢覽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鶻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蹙氣而稱道哉豈木求魚去之弥遠挈舩待釣何其鄙夫介道之劣九也

外說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

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措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閻王煞父戮得无愆調達射兄無間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頻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環仁譏於疋婦大孝存乎不遺然對凶歌笑垂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

華俗之訓

原按母死時棺而哭孔子助祭弗

燕子妻死亦盆而歌也

故教之以孝所以勸天下

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為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作為父子怨親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親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策即道等舍氣於己親行善止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虛亦重恩愛法貴平等今爾怨親豈非惑也勢竟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

稗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
公道之劣十也

力九歲篇第六 答外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三寶无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
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
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
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
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
漏未聞天王詣彼慈嶺豈於中華之
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
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
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
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注曰汝无
見佛業有謗聖德何得怨神唯自
吝也

求心責實事殊言乖妄詭皎然足稱
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
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拍一

內歲曰夫溥曦麗天矇眊莫鑒其色

震霆駭地聳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人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殊也注庄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逐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前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遣馬圉者辟焉野人乃悅之也

故道合則万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况无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拔深有為業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

庄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也

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甘漸積之謂也故三皇統化

注須弥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為伏羲吉祥菩薩為女媧

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注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為老子儒童為孔子光淨為顏回

興已澆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咸
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
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為
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
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聵麾方而莫窮遠
迹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
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
猶矣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
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
池涌泛昭王歡於誕神雲霓四變穆
后欣於亡聖

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
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恠也豈
能越慈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
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各適欲窮其
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洗之性非介
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灰秋月
暈野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
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寂尊一念運
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竟造

塔廟不恠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獺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剖剝一拜一礼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以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即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誰感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鑄金而摸范蠡丁蘭克孝憑剖厠以代親顏在資仁采璧瑞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切利不還侵填以茲鑊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鑒或覩真遶座寫貌迴軀注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摸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璫閉高閣明且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

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注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
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趺出湘州
昭潭並放光明照耀崖岸武昌檀溪
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融金之質
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千寶搜神臨
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
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
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
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
迹萬山浮暉滄瀆清臺之下覩滿月
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
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
鑄而剋成宋皇四換而不就其例甚
衆不可具陳豈以余之無目而斥彼
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
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无不
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
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
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
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
千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

提之異乎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開
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
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
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夢也郭注
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
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
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
語道斷而心行處滅故忘言也法身乃
三點四德名言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
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
以推現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
云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
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興老並見佛
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夫子有言
曰夫易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
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派蓋遠夫
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
伐展季以清貞禁壘四民懷於十善
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彰
羅漢之德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
偷婆偷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

如來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
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
乃燭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
遍乎八國光螺蚌貝散體周於十方
乍五色凝輝旋空紫於漢世八彩分耀神
應顯於吳宮介其百鏡靈龜千花妙
塔掌承雲靈鐙韻高風軌柱紅梁選
淨空界翔鷗跂鳳遠接虛方盡壯麗
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
忘景行崇表峻閣標樹鴻猷而已哉
無以攔梵之辯譏滄海之廣狹榆枋
之智測崐閩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
盲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
身之行本末見目民失礼其國可存
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
令衣同相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
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无賴之徒因
斯勃造箕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門傲慢
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
于家無樂无恭復形于國

注曰礼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
所為處高可亦無礼无孝斯則門門

出梟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
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
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
備无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
豈在髡頭守真无勞毀貌世不能知
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
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
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
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
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
不行故汚染乃万質同歸緇衣為衆
緣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
田偏服未有執勞禮士執者袒也袂袂便於運役
論語云褻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
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
仰衆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
鬚鬚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
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
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祥
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

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
正顏下色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
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
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
而心不決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
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
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
飾道呈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
生常之業莫廢庸繇之役无耻狎世
則忠孝之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
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
譏蓋妖惑之儔矣余不自見其盲三也
注正法念經云辟如蝙蝠人捕鳥時
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
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
謂不毀髮膚王侯課調則謂出家亦
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
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
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埜之績故垂
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司衣以利百
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

迦垂法不織不耕經无絕粒之法田
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
維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
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
寒惣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
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
飢是以嵇溺務耕孔子辟諸禽獸樊
須學稼仲丘譏於小人稷下无位而
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
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爲吾
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談三世之洪
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
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
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
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
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
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寄
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
浪歿年壽也沒有轉練之方何因更
請田地又談織維之婦必知並畜妻
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懃織何爲莫

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
墮分貝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繡
地玄都鬼卒捨橫杖而偶耕既无絕
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饅
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
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
玄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
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
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
道路溺乳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
名又玄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次
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
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
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
也玄之又玄者謂臯與口也陵美此
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
乱生民若觀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
不恭世出豺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
烏鏡之兒明矣夫辦奇貨者採驪珠
不忍九淵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无憚
三襲之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戶
隔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倍於
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
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食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獠獫蜃蛤之論

汪曹植辨道論云仙人者黨獠獫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雉入海化為蛤鸞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其翼老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鱉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墾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糲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咸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焉得

涅槃既闢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
期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
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竟慕家安豈覺
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勾吻懼溺
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
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
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
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
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玄道高者尚
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
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
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為无後也予不
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无所不
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
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
戒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
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
化隆惡趣衰而災眚殍
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
阿修羅咸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有力

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
疾疫竟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老人
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
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
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
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猶屏
薪去草益重而難乾絕焰息煨續微
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
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淫欲為
妙訓妻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數
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
嫉梟鏡者惡其反噬尔則警夜代勞
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豐深於梟鏡
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
畏矣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
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
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
長羸政濫刑而祚短

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大
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
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
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
紂死牧野犬戎煞幽厲王不終周祚

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暮
誥在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延有
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
吾子自貽伊感良足歎矣昏若夜遊尔
音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恩豈曰能
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脩墳陵之禮今
佛垂訓必令棄骸骨捐茲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
茲典札孝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

注曰觀夫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
始於暨周宅宋之事故有藤緘楷積
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
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収而藏之始
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
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
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
封不樹唯款唯瘞俯同末世行於葬
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靈翻盡厭
裝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
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
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
鄉邦本異捨已殉他用為求福豈知

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忠孝無違指六

內箴曰導嘖聾者必俯仰而拍撫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无法非孝者无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礼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礼此礼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祀之礼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万釋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煞八万四千宮人夜聞宮外哭聲王悔為造八万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偷婆也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惣群生為已

任等舍氣於天屬拙違有漏之壤負
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
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涅槃而長歸乘
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
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寶牀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
脚至閻維處亦於後世一切衆生報
生養之恩也孝敬表儀茲亦脩矣教
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
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症
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本螻蟻
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為逆旅死
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
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
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絹蕙鳥
曳熊經金匱宰成玉華難覲凝髓化
骨空致斯談戴覲憑螭未覩其實或
捐骸地腴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
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廢物耶細
星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
同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愀然
不懼何患之甚悠悠未覺余冒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釋迦稱牟尼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也耨多羅言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无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穢亦又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覆蔽世俗惑乱物心然獸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郢郢有匍匐之賓溺喪有志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亡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內箴曰夫名无得物盖謂實賓豈以順世之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呂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弘夫子首摠於耳荀德不遠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号義含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
号耳又云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與
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
道義通玄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
書呪咀不可謂正薰猶混雜不可謂
真道士畏鬼符去左佩太極章右帶
昆吾鐵指日即停暉擬鬼千里血造
黃神越章煞鬼又造赤章法亦煞人
也守雌羨下非名為上老子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
鉗口膠目安得稱道庄子太惡離朱之目鉗楊墨之口
猶春鳥轉晴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
實秋垂蠹木或近於字至閑解字之
真名實斯濫盖此之謂也又疑菩薩
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鷦嶼
皆有重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取尊
然蝦蟇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
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
損南威之麗捧心敷疾未變西施之
妍當更為介陳其指掌釋如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
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明玉
柱之識陽父陰母之淫

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載
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
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捉也
号馬屎為靈薪呼口唾為玉液扣
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
老鼠為玉璞出上清經事鄙而怯
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觀
鼯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蚩
妍異矣冥焉不知今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縉紳此華
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荀令
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
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
周何謂天竺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
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生之胡神非中華
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
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法
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
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
室之弊褻賊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
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

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

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

功齊矣况變俗絀心毀形結志去簪

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

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

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

入謂死鼠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鷄鳳混質

人以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皇二十六

部淆乱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

衛世師主之姪

淫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

仙

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未伽闍夜之道

子謂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敬

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无報滯

識將冥山等闇邪心與昧谷同昏如

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靈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

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

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

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

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

深持戒漸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

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流識體輪迴
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
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設藥誡
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
患輕則寄方選授偏裨以翦翦鏡重
將而裁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
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
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絲膺絳纓
集湏弥而共色冲和子曰璇璣文者
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
我今日身命駐彩筵華儻至三五百
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
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
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
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
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
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何勞勤苦
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
又不專蓋是圈龍畫虎之儔耳何不
去虛中釋黃揭剝鬚髮染袈裟而
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
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經論
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

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撰法華及无量
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
望感言改坐禪之名為精思之号也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
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
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礼拜巖穴之
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琰璣抄文冲和
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
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朝耳聞
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
故致真應來儀正介整拂膝蒲採汲
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
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教僧曾無
異說余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
罪招極法今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
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
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
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尔已來漸

弘載藉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捐讓于
戈脩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
辭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傳
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梁門浮圖經老
子所作

注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
貺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
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灾
禱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
贖愆臨貺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
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
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
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
早行六十二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
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
士王浮陝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
稱老子渡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
佛方有佛興蓋詮訓之甚極也但蜀
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
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况
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間也縱使
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
顯聖德何名誕哉索宏漢後紀云老子

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
檢索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
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
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
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跪自翦
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
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施乞食以制
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
割毀形良亦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
絕其勃逆之種

注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
會聖仍為燕介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同宇之觀也既學長生洪恒對婦親
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
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
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号魏晉
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曰靜內養兒
愛婦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淫欲
狠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撒繆
可耻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剗腹洗腸
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

士君子夙慕道真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瓢盧成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主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法无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修靜之為此形也

無勞秃頂本遵至訓詐假髡頭可謂身無僇疵而樂著相械家无喪禍而愛居縗經昏顛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為佛澄道人矯世且凡下避侵之流竟為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子身非佛指九

內箴曰大厦為衆材所成羣主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万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雖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
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敗於
百王邈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无踐聖之理羣
朋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諧一同
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自皆
參商掩目盜衆信有斯謬夫真偽相
形猶未莠之相類善私者存未而去
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
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礼於摩騰如法本傳
吳王屈節於康會

吳錄云吳王問僧會曰佛法何以異俗
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
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誅
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
漸訓也

曩始延魏君之席

魏錄云拓拔燾用崔寢之說遂滅法
悉毀像燒經貶僧還俗始正且杖錫
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
三刀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

刀又如前斬之不傷乃內始於虎園
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
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
及延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晉主之牀秦
世道安榮叅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
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
僧傳云石虎号澄師為大和上衣以
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皆
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黃老
之術由來不競者貴才以稱勝殞躬
崔浩以邪誣喪質

魏書云崔浩殺謙之勸拓拔燾毀滅
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殺二人
姜斌以集詐徙質王浮以造偽誅身
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
敬也如此其疵謔也如彼夫顏閔遇
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
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
習之真偽也且賢倭相濫倭泄而賢
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牀與
華蕪類質達芳者辨其容鈎剗與素
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
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

漢明捕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
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集棄偽歸真
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
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
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謔号閻人善
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探髮
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手相鞭打
其法律也若失符錄則倒銜手板逆
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
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塢出道士孫
兵法儀也責
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渝伏比畜
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
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
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
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頽之推去神仙
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
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
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
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
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
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万行歸空千
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
傳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

歸心篇以誠子弟尔不能知其盲九也

氣為道本篇第七

有孝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其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无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十寶玄臺金牀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神明君取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課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无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為日已久衆邪竟叙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志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素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商賁已來方陳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屬於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素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獨事無為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官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偽為真良可著耻其

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入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
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无形而本无
氣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
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
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
子曰陰陽二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
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
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
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應
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
臨於命門要湏九過是為九丹上化
下凝以成於人不去別有道神能宰
万物使之生也

通入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
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
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
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
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去隨之不見
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

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於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清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為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藏於願歡諸孫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

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府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茲祖修之以得壽考按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至弼
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
自然无稱窮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
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
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
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
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
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
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
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
三合九陰陽相通以成萬物不閤別
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
三清下包三界居七映之房出九宮
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惑乱
陷墜人間耶按功則業殊比隆則事
異沙門桂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有
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測之玄猷洋洋
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
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辯正論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六第三十七段 既

辯正論卷第七

既

唐沙門釋法琳

撰

信毀交報篇第八

儒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貴益眼前何為念地藏而無徵爰觀音而不救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勢手莫從馮士幹有詰聖之文揚衡之致咎靈之論徒勞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誇談罕聞實錄非唯為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豈意釋門反成烏有開士喻曰夫幽捷難聞唯信能入玄波浩蕩唯智能度智為超聖之基信是越凡之本本因信而行立度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為功智以反源為術故曰有智者可以所聞會理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去兵食可忘信不可去今當為余論斯旨也夫感在精誠道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剋心不至感无以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日零霜李廣注心箭羽沒石將軍拜井踈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火滅若披肝露膽委

命投骸福福相資念念不倦者便可

還年轉障何但獲福受恩者歟外既

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神士幹

從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

如建安感夢而疾瘳

感應傳云齊建安王患瘳念觀音不

息夜見觀音手為拈藥明日瘳愈

文宣降靈而病愈

齊竟陵王

內傳云王得熱病夜中無死夢見金像手捧神湯因遂平復也

高王行刑而

刀折

齊世有囚罪當極法蒙見聖僧口授其經至心誦念數至千遍臨刑刀折因遂

免死今高王觀世音經是也

金尊代戮而項傷

感應傳云張逆

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其故答曰唯以札像為業其像

項上有二刀痕痕赤如血因而得免耳

謝氏通魂見亡子而

祈福

晉錄曰瑯琊王誕之夫人陳郡謝氏名韜元非其也清心玄旨委才秀達喪二

男痛甚六年不開作甚忽見二兒還錯錄大抵勸母自寬云罪無得脫為福德可免耳吳

叙諸吉母為祈福獲福祐也

孫君幽達觀殯息而營

齋

宣監記云孫君齊國沮陽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孫字法暉少聰慧奉法

年十八晉咸康元年於陽郭忠亡葬以仁武昌劉三年四月八日廣置法場請佛延

僧建齋行道見維在家中胡從像後往笑問之推跪拜具說興居便隨父母歸家人

先有疾推云元禍來劉五月雷蓋言辭表崇云作福可以拔魂免苦其事不虛

長

舒一唱而風迴少年四投而火滅

晉錄

記云晉世有生長奇者今天竺人專心誦觀世音經為業後居吳中于持已內遭火屋宇

連燒燒屋相結火至皆焚無能為救長舒家正在下風分意燒燬一心毀觀世音欲至舒

家風火滅竟家從免合夥驚異歎其有神時有兒童年少信其老相有可靈應人燒不

燒烈夜風息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少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无神力常以觀

世音為業每有僧洪在禁鑄像摩頭祥

事恒得免脫也記云晉世沙門僧洪仕京師元官寺當義興

十二年時官禁鑄像既毅心鑄丈六金像

圓滿我死无恨便即偷鑄鑄竟像猶在摸所

司致洪掌在禁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口无

誦百遍便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口无

慮其像曾前一尺許銅色極赤當禁口无

國家中馬不肯入相時以為怪句口无

為王並城洪因放免像即破樓自見

生胡音逸口冥祥記云王琬王琬其妻元

是一胡僧意其恍惚之僧曰我死當為君子少

時道人果亡三月間現妻有娠及生能語即

解西域十六國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

誕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奴前生時事有驗也

德祖一心雲迷虜騎宣驗記云榮陽人毛

道達虜騎所逼伏在道側蓬蒿之內草短露跡半

身猶露分意愛死合家嗟然余觀世音微然重起雨注遂

得免李儒嘿念賊馬群驚宣驗記云上隊主

難也為魏孝所圍危在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

並卧儒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遇賊虜趨一燒軍

賊即隨來儒便入草未及底伏群馬向草儒

大驚恐一心專念觀世音馬忽然自驚因此得

脫郭宣許鐵柱捨自解處茂違誓願

矢便中晉義熙十一年大原郡郭宣與

郭敬為友取敬以官人抄照宣與處茂同抄

枉想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三更夢一菩薩

慰諭之告以大命无憂亦覺而鐵柱自願反

廢還著如是數過此二人相慶發願若得免

罪各出錢十萬與上明兩寺作功德共立靈

誓少日俱免宣依願遂錢向寺處茂違誓不

還盧偈起兵茂在戎於查浦為源大所

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威聖母疾乃除何氏傳曰璠字重寶為

今名台左氏春秋略通入義孝性淳深事親

恭謹母疾平醫不藥車馬忽感威聖僧體質殊

異手執香鐺求求斷食而至无早晚疑

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

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然不見而
爐烟香氣一句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嗟歎因
捨別宅為張應捨邪妻病遂損靈鬼志
月愛寺也

郡縣張應先是魔家取佛家女為婦咸和
八年移居元胡妻病因為魔事家財略盡

不蓋妻曰我本佛家女七為我作佛事應
便往精舍中見生曇鏡曰佛菩薩衆生但

問君當一心哭持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
應暮夢見一人長丈五六正向南西趨

步入門曰此家家乃余不渴步中見鏡隨
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需未可一二責

之應先事巧賦覺便把大作高座及鬼子
母產鏡明食時往應高座之屬吳足已成

聞應說夢遂夫妻康阿得造塔放還幽
受玉戒病亦尋痊

歸曰康阿得死三日還蘇說初死時兩人扶
腋有白馬吏驅之不知行幾里見北向黑門

南入見東向黑門西入見南向黑門北入見
有十餘梁間瓦屋有人與服籠冠連布二十

餘吏甘言府君西指後有四五十吏阿得便
前拜府君府君問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品

塔寺供養道人府君曰卿大福慈問都錄使
若此人命盡耶見持一卷書伏地案之其字

甚細曰命算三十五年府君太怒曰小吏何
取頻奪人命使縛白馬吏著在籠冠一百並

出酒澤問得欲辭不得曰余府君曰今當還
卿歸欲便連卿案行地獄即給馬一疋及一

從人哀此出不知幾里見一城方數十里有滿
城上座因見家事時亡伯也母亡教教母皆

著袒城衣蒙破法身龍腹血復前行見一城其
中有野鐵林上者梵林正赤凡見上獄各有楚

毒鐵名赤沙黃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劍樹
持毒劍者於是便還復見七八十梁間瓦屋棟

道種魂衣名福舍諸佛弟子住中福多者上
生天福少者住此舍還見大殿二十餘梁有

一男子二婦人從殿上走下是得事佛後亡
他由母亡叔叔母須臾有一道人未問得識

我不得日不識曰汝何以不識我我共汝作
佛前主於是笑而憶之還至府君所即遣前

二人送婦忽便蘇活

石賢者飯僧家活

蘇縣縣曰石長和死四
日蘇說初死東南行見
二人沿道恒去和五十步長和亦行亦去道兩
邊棘刺皆如鷹爪見人大小群走棘中如被驅

逐身體破壞地有欹血報中人見長和獨行平
道嘆息曰佛弟子獨得行大道中前行見七八十
梁瓦屋中有閣十餘梁上有窓內有人面辟方
三尺著皂袍四縫腰懸向坐唯衣衿以上見長
和即向拜又曰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和
曰余意中便若憶此時也有過及孟承夫妻先
死閣上人曰賢者識承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
孟承生時不精進今恒為我掃地承妻精進晏
然與官家事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今在中
家中兒女大小名字平安不還時過此當叩一
封書祈頌見承閣西頭來一手捉掃帚糞箕一
手提把杓問家消息閣上一人曰問無不妄問
進為信念不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
口恒轉尊經教諸疾痛閣上人曰祈傳不妄問
上人問都錄主者石賢者命盡也枉奪其命也
主者錄錄四十年閣上人勸主者獨車一乘兩
辟車騎兩吏送石賢者須吏東向便有車騎人
從如所差之數長和拜縛上車而歸前所行道
邊兩在者亭傳吏民牀座飲食之具愜然竭家
前見父母坐其尸邊見尸大如牛聞尸臭不欲
入其中幾尸三匝長和嘆息當尸頭前見其亡
婦於後推之便落矣又鬼多慧能現恠而飽

食新鬼无知入佛家而轉磨

適略去有

飲食形瘦或頻忽遇故友死未積年形體肥健
便相問語諸示焉方文鬼答曰為人作極人
必大悔因致飲食余乃肥健也新鬼便入
事佛之家其家精進常修善業至西有磨
鬼往推之客去大喜勸子弟曰吾家至貧
善神助磨意聲與之至暮磨數十斛矣
既不得食疲頓乃去復到一家上確而春
其家正信相與喜曰昨日某甲家磨今復
來助我春益更聲殺使婢籛之至暮得五
十斛米如是磨獎又不得食中心忿怒不
自堪任夜見久鬼巫申怨責久鬼曰君
自不慮耳此二客奉佛正信其心難動
用心一至亦能感徹冥空我輩正當其
使令去可也門前有竹竿懸斷索磨口
者姓彼為怪新鬼用語語至一
有竹竿見一群女子窓前共食中庭
有一自狗鬼便令狗在空中行其家惶
怖競唱云生來未見此怪卜占去客鬼
索食可然狗羹餅果於庭中和之可得
無他便如師言鬼遂得食後恒飽清也

趙泰精思唯善是求

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三鄉黨稱名年三
痛而死心始五年身目三屈中停尸十日
氣從咽後知書聲眼開索飲便起說
初死時有二婦人乘車東行不知幾里
見大城如二重鐵門正數鬼從西城門
五府舍有三重黑門數鬼從西城門入
疏姓字在男第有別言莫將勳當入府
君奉名在下以復將商入黑門一府西
坐科出案第復呼名前問生時所行善
生大屋過行何功德等作何善行善事
各有不同主者言功德等作何善行善
錄使按人常在死有閻疏洪德等作何
相檢法持五成三惡道終生持作善事
奉佛法無為泰若一善惡心終生持作
舍安隱無使為泰若一善惡心終生持
科問都竟使為泰若一善惡心終生持
堆沙著岸上畫夜勤苦作善事亦不
不作善事今上畫夜勤苦作善事亦不
都督趣知諸獄事始言索後悔言生時
行復到現地獄男男女女五六千邊有
樹人著樹上然火其下十丈四邊有
上人著樹上然火其下十丈四邊有
銅上貴其身體云此其人下十丈四
財物毀傷良善人見其父母兄弟
獄中諸人家家事佛為人貴文書來勸
有三人家見事佛為人貴文書來勸
呪願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
然本願徑詣白壁門云此名開光入
重黑門寶皆白壁門云此名開光入
大殿珠寶輝目堂有之座見一伏身
一金珠寶輝目堂有之座見一伏身
長丈六丈六丈六丈六丈六丈六丈
沙門主侍甚眾金匱生項有真日光
山府君來作社泰問克人吏曰善薩
上天下度人又詣地獄聞佛云言令
度此惡道中又詣地獄聞佛云言令
時云有百萬中又詣地獄聞佛云言
空彼著百萬中又詣地獄聞佛云言
弟子常過福舍七日隨行此中皆奉
少子無者又見呼十人隨行此中皆
馬侍從迎之昇虛空而為史受變形
公繼寶二百億里名為史受變形

生時未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入此門見當有數千萬士屋有坊巷中夾有大瓦屋當廣五十餘步屋下有有五百餘吏對取人名作善惡者行狀受所變身形之路各從其所趣而去然生者云當作蜂蟻至朝生夕死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偷盜者作猪羊身屠肉賣人蟻蟻者作鴿鷺起身而舌者作鷄鵝鳩鵲惡聲人間皆呪令死拉債者為驢騾馬牛魚鱉之屬大屋下有地戶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戶入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中瓦屋安居快樂此生時不作惡行不見天道亦不受罪名為鬼城手成得出為人又見一城廣五千餘步名為地獄中罰誨者不堪苦痛還歸索一代家為解適皆在此城中男女五六十万皆裸形无服飢用相扶見泰叩頭啼哭泰問吏天通地獄道門相去幾里曰天道地獄道門相對案行匪還主者問地獄如法不罪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尔與地獄中人无異泰問人死何者為樂主者言唯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又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法其過得除不日皆除主者言都錄使者問趙文和何故死來使開瞻視年紀之籍有蘇某三十年積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父母及二弟懸

王坦懷疑昇死為驗

續按

神記云沙門竺法度者先與比中中郎村三坦之友善每共論生死罪福報應之事法度難明未嘗有無便共為要若先無常其神有知及罪福決定者當相報語三坦後在都忽見師來王便驚云上人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早日月命過罪福皆不虛事若影響擅越但當懃修道德以外濟神明耳五先與君要故未相語言訖而不見耳

級未就臨刑刃斷

為然陽高苟年已五十

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誦懺悔世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死何由可免同牢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簡這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佛畱捨身作奴供養眾僧旬月用心紺繅自解監司驚性誨高苟云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未下刀折刃斷奏得一我將

裁得夢形全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

信佛唯事軍然無先初為晉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鸚鵡甚愛辭之以為得性夜忍夢持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信過人後更富貴也

郭銓現身令興法

集

益州刺史郭銓亡已二十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示於女婢劉

疑之日僕雖事未了勢力為作四十僧會法集齋乃可得免忽然不見出宣驗記

俞文汎海不畏洪波

俞文載檀於南海值風嘿念觀音風

停渡靜於是獲

文和得蘇傾誠奉佛

惠字文和武昌人舊不信佛法世奉道法沙門乞者輒詰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

過莊老後因病死見閻羅王始知張達被佛亦可崇遂即奉佛出宣驗記

放至意修齋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市念觀音鏤械自

戒因遂獲免終身齋

吳興盡燒經堂

如故元嘉中吳興寺內常失火燒數百家

為神也出蒲城失火精舍不然

元嘉八年河東

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唯精舍大小儼然

宣驗記建康天廟鵝死還鳴

建康郡大巷有

四天王廟常朔望日鵝白牝祠祀人為朝

信後鵝白鵝三頭治罪鵝忽驚起哀鳴入

神座下廟祝夢神告曰我佛大成弟子本

不慈生行清淨戒何以然鵝見祭向死鵝

因免戮

吳郡市中刑

不息刀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

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世音像莫得免死臨

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

音慈力及看像頂上乃有三刀驗見因奏獲

驗記廟神奉絹即離繫身

累外兵

環塔寺記云沙門安世高者安息國王
之太子也陰持入經是其所出也往
至言亭湖廟神告世高曰吾昔在
家作道人好行布施不持戒今日
宮亭湖神恩賜我身指已之報若
能持戒
今得相見悲欣可言壽盡且夕而
醒形長
澤之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當度
山西
實使我過世得生善處深以相託
世高聞
此涕泣流涕便語神曰何不現形
面共言
對神曰敬戒之罪形甚醜惡見必
驚怖世
高曰但覺現身吾不懼也神從牀
後出頭
乃是天麒麟至世高膝邊淚如雨
下不知
其尾長短所在俄而於林後世高
於一時
取取進路神復出純身登于山頂
通望發
去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候忽之間
便達豫
章即於彼境以起東寺神即移度
山西過
命頭尾相去四十餘里今尋陽郡
施村是
也世高還都以前中餘物於瓦官
寺起塔
二層世高後夢神來報云索師作
福已辭
鱗身又見
宣驗記也

車母燃燈不期兒至

者車母遭

宋憲陸王青泥之辭為佛佛所
得在
賊營中其母先來索佛即燃七燈
於佛
前書夜精心央謝世音願子得脫
如是
經年其子忽得救還七日七夜行
獨自
朝走信天陰不知西東遙見有七
段火
光望火而定以村欲投察不可至
如是
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
伏地
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
是佛
力自後變到專行吏部孔瓊由放
生

而脫苦

吏部尚書孔瓊字元寶素不

及官寺共欲上懺悔死後數旬託
夢與
兄弟云吾本不信佛因與范泰放
生
一善力今得脫苦罪福報應決不
差
汝當勵心為福也善與善可以脫
苦也
出瓊刻
道士史瓊因灌像而能行
傳也
省學歲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
是下
神不尺事耳每見尊像恒輕誚之
後用

病時寧極種種祈福都無効驗其友人語文
曰經道福中權像福第一可誠這觀音像
像以病急如言灌像像成夢見陳範之妻
觀音遂差出宣驗冥祥等記

連光曜座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
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張

之母吐焰暉盤

張母王氏素篤信
月八日齋食感得舍利

流光出口輝映

食儀射鄭鮮感幽

續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无

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臾命也可六

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
福也鮮因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也

尚書劉式至念像歸

常供養一像

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臥夜思誓自責
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見本座
神光照室合家驚喜遺民精思懃焉

珠顏耀彩於眉間

劉遠民鼓城人少
為儒生喪親至孝

以聞家貧卜室靈山西林中多病不以
賣子為心經途往來積思禱業半年之
中見眉間相漸見佛一照及驗際二色
又見全身謂是面畫見一道人奉明瑛

因遂病差出

吳王圍寺執僧舍利淨

光於鉢上

孫時有王正辯之事言佛
法更誠中因不利胡神賄便

下語集諸沙門陳兵圍寺欲行誅廢之
事謂僧會法師曰佛若神也宜尊之若
其元靈黑髮一日同命僧或死或生

手外會乃清齋期七日現神變以銅鉢成
鉢望然有聲忽見舍利光明照耀宇
鮮上皓及大眾前看駭愕失指誰寧改

而進會曰陛下使孟貴之力擊以可
的之捉金封之質終不毀破皓如言請
生經與孔祥散花燒香高唱斤誠蓮

威神不湮夫也則法輪轉微於靈堂
二早北土輝挺生風觀者戰慄而氣
挺碎言來不損光明挺出輝彩充盤
結三論卷第七 第七渡 既

伏授誠懃營喬講此塔在建康大市北
後猶光瑞九嘉十九年秋寺剝夜放光
明鮮紅彩發有火光俠四層上從西繞南
又見一物如燐尾扇隨其進止不詳其名
觀者或值或不值二十許日都市中咸
見剝上有大紫光也出吳錄及宣驗記

零猖特射月面而伏誅宣驗記去相

大六真金立像一軀遂丁零單于至性兇勃

無有信公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

雖如瑩飾血痕猶在又還五百力士挽令仆

地消鑄為銅擬充器用像乃口發大聲嚮烈

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速問宛轉仰

不能起由此賊但心慙悔深歸信者來丁零

後時著疾赫連兇頑被像衣而震死

宣驗記六佛佛房破其州境內道俗咸被

熾教兇虐暴亂殘然無慈喪及關中死者

過半婦女嬰穉殺成山雖其害心以為

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當毀而坐令

拜便盡作佛像皆二佩之當毀而坐令

內沙門向背札像即為拜我後因出遊風

雨暴至四面暗塞不知所歸雷電震吼霹

靂而死脫葬之復就塚霹靂其棺烈士出

外題背為兇虐無道等字國人虔快其

死既少時為索頭主沙主所吞妻于被刑

戮見蕭子拓拔毀寺遍體膿流魏太

顯齊書

大夏三寶破壞寺塔後數年間通身變瘡

膿流遍體群目衆議佛神所為出宰

宇文廢僧道身瘡潰同武帝以

後於望苑宮發大慈藥謝晦破塔瘡病

經旬不差俄然致逝矣謝晦破塔瘡病

連年晉錄云尚書謝晦未發心之前為荆州

刺史謂寺塔不宜人間當移之鄉外乃

自中郎下至新寺門隊土八十人各持刀斧毀

壞浮屠尊像縱橫石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

塵勃起晦即怖走勝人驚散莫知去向晦等夜

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

悉文鋒雄姿甚偉厲聲瞋目君所行違違尋

當自見其後隊人吏皆身著瘡病經時而

死餘人也犯法就終謝晦連年瘡病

後因誅頗合冢被誅皆非命而本也孫皓

溺像陰疾累月宣驗記云吳主孫皓性

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

辨正論卷第七 吳主張既

乃婦女不計其死而忽得一軀金像形相明
發時令置像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馬你華頂

對諸婦女以為戲樂在後經時陰夢忽腫皮

痛壯執不可堪任自夜達晨告病求死名醫

上華治而轉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為新令

祈禱靈廟一禱一獻上下無計于宮有一妹

女先奉作法內有所知凡所紀事往往其中

奏主陛下求佛品米昭問佛六神耶女曰天

上天下為莫遲佛陛下前所得得在肩傍

請取供養履必立差賠以病急則具香湯

日沈傷置之殿上叩頭謝過一心求求當夜

痛止腫即隨消即於康僧會請朱恭然

受五戒起大佛寺供養眾僧出

尸而墮廟 寺有道人朱恭然以飲盜為

夜遠院而走不知出處遂墮露

廟而死背猶負物出投神錄

董禮劫僧

而殞牛 董禮常以盜僧為業得財於家

於坐觸禮戴角平業融像而眼盲

而死出眾後記

業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融銅為

業善銅以供酒內心無憾懼至年五十妻子

兄弟並亡來業一身忽病目障

寒並至致錢而死出眾後記也

鎮惡盜

鐘而舌縮 梁人道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

所遇輕慢佛法凡僧必明後以教學為業時

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鍾一口於其室內未

取之間鐘惡盜以滿錢後與法滿對誓經年

重病而舌拳口不得言既知及誓乃拾資

財歸鍾贖罪至死口不

得語出王氏家誠也

祖深獻書而著白

癡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帝一十八條事請廢

見善神理之迷著白癡

雖極不差出冤魂記也

元嵩上法而患熱

風 律元嵩諱法之後身

上客死而羊鳴

黃氏去下克為永嘉郡有人

姓羊集實欲

出而羊解解求授一客先跪

而羊便入衣

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

詩頃史宰為灸

先行至客一竊入口便下

皮內周行遍體

痛楚聲叫方復說

縣令醒而瘡發

人時有

之還作羊然而死

人為勝

辯正論卷第七

第十二張

既

今寄在寺住民將中酒昨令令僕以牛繫制
柱屏除佛像布設牀座於佛堂上接賓未熟
之頃主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
宰之飲飽醉便卧著下投醒即覺體痒細
捏隱軀因不成寐十部曲生男自然無手
年方死出顏氏家語也

朝請散豕如劍入身

楊思遠為西陽郡值
侯景亂時復舉儉民

盜田中豕思遠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
手臂凡截十餘人部曲復生一男自然無手齊
國有一奉朝請家甚素侈非手然牛則敗之
不美年三十許病篤便見牛來觸膚體如被
刀刺叫呼而死

梁人沐羨頂上雞聲

梁世
右人

出顏氏家語也
常以雞卵白和沐若使雞光每沐輒破二三十
枚雞子臨熟中但聞啾啾數千雞兒聲出顏
氏家

劉氏賣羹兒頭似鰓

江陵劉氏以賣
鰓羹為業後生

一兒頭真是鰓自頭已下
方為人身出顏氏家語

觀夫信毀之迹寔

由影之附形谷之傳響也耳聞之

與目驗可略而言勗哉吾子幸能自

免儒生曰察師誠言則善惡孱然信

毀交報竊見顏回德行反值殒年盜

跖凶狂翻招長命二王事佛而誅家

三張奉道而滅族行善得禍作惡無

愆交報之徵豈非詭說開士喻曰顏生

知十子夏起予示隅不反實耻也然一

世局談未能盡理三世備舉方可窮源

聖說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樂有

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見樂有

樂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愆

尚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

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有歸

報應無爽周孔之教皆同此說可以為善而偶逢禍至行惡而或值福來即謂丘說必虛且談不實耶亦由江南吳不信有千人帳河北漢不信有万石船無得以蓬艾之小心測扶搖之遠運也顏氏誡其子曰汝曹若顧存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者猶當兼行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夫有子孫者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為其勤苦積以產業憂其飢飽况於已之神爽而不自念頻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訓信凡人之臆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為詳之願聞厥趣聞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号膏腴門枕危峯簷臨碧澗忘憂長樂既霍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曲沼雲樓暫起照麗朝川霞錦繞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爭

列翠於中國葳蕤覆井之桐競垂陰
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掛懸蘿卧石似
牀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牕前松風
將鶴唳俱哀春鳥共鶯歌並韻實栖
心之福地勝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
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
月擔簦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
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
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其辭曰元淑世
位卑長卿官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
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挂月青山下中
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夫
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
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
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
無言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
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
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
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
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
臨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厨閱孔
壁之遺經觀汲塚之餘記尋東觀南
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寓目久之

因而問曰負道受身不利恒抱沉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餌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難其攀天萬卷百家杳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号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已何者最益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弥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言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古無言不詘豈應結古今粗揚礪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文來鳥行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採以成書而無書不要無智不覽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荅余曰本資識敏事無木鴈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網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曾無典則及離連紀号栗陸肇興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炙既降軒項遞興封建驟啓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賀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座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之秦

坑焚篇籍泯棄鴻漢聿脩尊儒重業
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
汲冢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尋火祚鳩
聚墳素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
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
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
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三十八
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
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爲
政之先援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
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而亦學成優
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
儀故桓榮拜封匪曰武力所以闕里
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李史藉轉殷
充車兼兩架歲屋溢董卓遷徙長安
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
時簡參綸素人又取爲滕幘比歸洛
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裏考
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諫尚
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別
于尊卑三傳詳乎七地戰國叙於權
正山經辯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蒼
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

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
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
著述而編軸弥盛或二馬兩班玄晏
抱朴蔡雍劉向孫盛王充逮防氏七
錄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
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
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脩內法多
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
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
通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
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
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
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
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
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
南賦云渚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
四万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
洪流復非膚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沈
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
急不可遍該但絃韋莫偶闡約不類
至若史書所述全閑倣儻春秋之言
弥在所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
遣蕩國語尚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

百氏莫非翰林體骨介雅離騷足爲
緣情根本源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
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
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
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孝
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吏任所奉
民胥是賴貫通神明釐導風俗縱五
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
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
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
經浩汗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
性辟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
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嘆孝
經一卷耶野老荅云三德之基人倫
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
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
至如訓子夏於色難示子游以知敬
先王奉法則軋象著明哲后尊親則
山川表瑞遂有青鷹合節白雉馴飛
墳栢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
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
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荼蓼

而纏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逾切足以俯迴上聖跂及下愚者矣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鈞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譽也究也畜也小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為義繼於奉親雜記云畜者為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是名為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非食畀官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義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為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日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愍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愍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叙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覆護壽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子生乎季周長於末

俗觀孝悌之去絕慨禮樂之已崩曾
參薦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為明孝
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鈞命決去百
王聿脩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
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挂揚言千金
更招深恠孝經德也川阜無貲孝感
神明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
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
虛空未足摟其令譽言約指弘盡美
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請試言之
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內將外反真與
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
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
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
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毗耶
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邃幽
簡義和之臧詐知微密希夷上林之
書不載尋夫真土應土皆沐慈風上
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塵野終彼鶴
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
說半字滿字之弘旨貫花散花之別
談滔滔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
生之露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辟八河

之歸海猶万象之趨空難解難入稱
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号至人權
化之典自雒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
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耨池之
八味郊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
莫不同悟已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
即是菩提假令踈通知遠之書玉洞
金章之字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
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
並挂八魔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
向談孰爲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智
耄又及之略聽法音悅焉如失敬聞
命矣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辯正論卷第八

唐沙門釋法琳

既撰

出道偽譌篇第十

靈文分散譌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譌

改佛經為道經譌

偷佛法四果十地譌

道經未出言出譌

道士合氣譌

叙天尊及化跡譌

諸子為道書譌

靈文分散譌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天蘭庭
鮑肆日久愛其先狎陽文敦洽寵積
緣其曲情是以庶馬殊形秦人一其
貌麟麇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儔
類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
矣案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
經云元始天尊告太上帝道君曰下
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
仙宮中舊有八百部自經龍漢舊文
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

今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為要用
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
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
君子曰靈文真錄出於自然天尊所
保之文衆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秘
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元
始極於無終何為涉龍漢而分散至
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為不實分散
即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棄辱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課

靈寶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稱天尊言
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欲界
之內雜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
佛說法華大小品經周遊上下十八
天中在色界之內至大劫交周天地
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
經真文金書玉字靈寶真經並出元
始處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
周時並還天上下大羅天中玉京之山
七寶玄臺灾所不及大羅天是五
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
也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與運同滅
能奉之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世

不絕靈寶真文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光以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衆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萬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狀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之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大上之号在玄都玉京以我信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真文既在玉京山中灾所不及而復說言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生滅之日豈非灾也又云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之日大上理不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法者此言為妄說耳又云玉京之山在衆山之灾所不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法悉皆无常形色之類无有存者玉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所成即為色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又云赤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号推可信乎

偷改佛經為道經謬

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虛項負圓光身生天光老子曰世世生王侯家是謂轉輪聖王家終入真仙之道也太上靈寶五練生尸妙經云天尊於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世音等前進左礼上白天尊

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軋闍婆及人非人等六牙白鳥四衆圍遶一百數匝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斯義衆生隨音類解天台山有神人名曰天尊三十六天提鍾鳴角作樂而去往天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幘項背圓光耳高於髮額有三軋手過於膝臍臍庶踞面首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姿又改十行十迴向十住為十仙十勝十住處節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具足示之金對其有十障及四道果又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彌頂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純以琉璃為地也三十二天

轉弼四邊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目問
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
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
煩惱改法華雖摩般若

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
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偷佛家大方等
經名也妙法彌多子取妙法蓮華經
彌多羅旦子名也

迴二乘之津塗宣一乘之正路純
一無雜問以何為一乘二乘何名純
一何名無雜案法華經有一乘二乘
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名為
七善云何數之

阿吒單國阿隸國及真國阿盤吒國
赤眉國阿對提國

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
其名仍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

當歸命三十六真人擬佛家三十五佛名歸命師

子吼真人取師子吼歸命寶勝真人取寶勝

時佛名各各手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

為一改三三合九種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

悔與家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頻

首稽首稽顙叩頭博頰等語書史之中尤無下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巾伏地亦無牙惡恙令迴向一切供

養

一切恭敬也

歸命無上天尊

歸命元上尊也

歸命方等真經

歸命菩薩若也

歸命四維上

下虛空法界得道聖衆

歸命尊真僧

教

化衆生盡得多羅果問云何名迴

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六

十四真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自然成真道身色如金山

端嚴其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元始真

聖尊在大衆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花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

端嚴其微妙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衆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為過去尊改佛道為真道

改真金像為元始真改深法義為化

迷強王得無漏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

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智慧思微

定志經言法師為度十戒五戒是佛家
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問若道
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子既世世為
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
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
一名恒河二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
無限佛借為喻備列衆經今稱恒沙
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又云
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真
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真人是並改金
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真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

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
應動聖放光天人雲集何為書衆不
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者其
為詐妄皆此類焉

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等五濁
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令度未安令
安未脫令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
念了達三世

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

趣五道六根六塵六識三途等語復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為其偽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條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為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玄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号元始或号老君或号太上或号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與帝釋問佛論經

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旋行於佛僧

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佛法

改去道法

十四願者當觀未來佛法普化元偏

改去道法

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佛道悉元

穢疵

改藥師經

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

又見賢者勇猛精進

改法花經

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

對色相具足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

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般獄攝

意奉戒

改花嚴百四十願

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
在道為道本在佛為佛先十方之佛
皆始於靈寶也東方香林剎土其佛
名入精進菩薩号敬首元陽又云赤
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
脩有華嚴善才童子來善知識入
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真經偈
云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筴遍滿十
方剎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而靈
寶唯改佛一字以為道字及其體狀
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採撮宋人
謝常侍為駁道論以問道士願歡歡
答言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
本非改法花為之乃是羅什姦妄與
弟子僧禪改我道家靈寶以為法華
非改法華為靈寶也准如此狀可以
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
改靈寶經為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
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源向西域
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遊此國其所
持經以樹茶抄寫今日又遣譯人對
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
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為道經此事誠

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
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已與誠
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
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
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
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
香林栴檀圍遶住持國界冥潤難量
以慈修身安人恕已慎行之美无辱
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
改道經為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
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
士既奉真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
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撰正經以
為邪典其義可曝衆共詳焉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
諸得道大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
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量無
數衆亦有一興而致一仙復有從凡
而得其住所以者何功高則一舉功
卑則十昇十昇者十住處階級而往
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現身金對
於是大王小王聞天尊說法即得四果

又案度身品云丘軋子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又云玄中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山中大度王民号曰沙門案文始傳云老子在蜀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飛天大衆一時俱至遣尹喜為師又云得道菩薩為老子作頌又靈寶智慧罪根品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如來此等妄說既多為謗亦甚所以然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或有吸氣以冲天或飲水而證道或聞法以飛空或餌草而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万六千或云八十一天或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帝或云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

八天或云九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
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
三元三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
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
極諸如此類略件其目未識此天為
同為別為重為橫為高為下為虛為
實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
得往生因緣次第未聞其孰然後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妄
之情見矣

道經末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
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
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
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
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
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
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
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
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
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
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
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

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人下降又
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
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命至而
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
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
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
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
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
可悲矣漢劉禹傳稱張魯祖父陵桓
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
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
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為繼師衡
傳子魯魯為嗣師号曰三師其來學
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聚合醜徒頻
為非據三人之妻号为三夫人陵為
鱗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
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案姚
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吸衆僧
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覆譙之
欺詐誑惑自号天師始偷道士之名
私易祭酒之稱案礼良弓之子必善
為箕良冶之家能為裘者以其事類
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

稟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

道士合氣課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礼法男女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德又案真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奸外交接失內養之礼不得好在前失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王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住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王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礼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

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礼律云玄
子曰不蕩度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
陰陽和合乘龍去赤松子曰木昇仙
開生門真人紫府開腸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
就諸道士先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
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口兩
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
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唯以禁秘
為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
灾厄皆除号为真人度世延年交夫
易婦唯色為先父兄立前不知羞耻
自稱中氣真術今民間道士常行此
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許

叙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
世是道民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
得成天尊右玄真人者過去時施比
丘財帛飲食今成真入者是亦不可
何者道有十号皆自然應化天尊先
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无父母不
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无極自
相矛盾偽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

為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
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口吐五色
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
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
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
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
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為
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為是神力所不
周為當夏民劣不堪化縱其劣也不
應劣彼邊夷邊夷既蒙聖力而垂容
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
此即是無靈但揣虛談還成詭論
以來南人行往蕃使經過共所未詳
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師
慢法愆誑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
取佛經妄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難真際蕭蕭避智
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千劫多超陵三
界外慈心出世羅
佛為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
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羣品汎愛本
來均
諸子為道書謬

檢玄都觀經自稱道家傳記符圖論
等摠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
四十卷見有本計湏紙四万五十四
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
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
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
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
本今並未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

彭祖
修撰

神仙傳一部十卷

抱朴子著
洪修撰

列仙傳一部十卷

劉向
修撰

夷夏論一部五卷

道士顧
歡修撰

莊子一部十七卷

莊子所出
葛洪修撰

抱朴子一部二十卷

葛洪撰

廣成子一部四卷

商洛公
修撰

尹文子一部二卷

劉歆
修撰

淮南子一部二十卷

漢淮南王
劉安撰

文子一部十一卷

文陽
所撰

列子一部八卷

列冠
所撰

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

葛洪
撰錄

崔文子經一部七卷

崔文
子撰

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

鬼谷先
生撰

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

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

玄女呈
入等說

治練五石一部八卷

惟異志一部十二卷

興利宅舍法一部五卷

太玄鏡經一卷

案摩經一卷

治病經一卷

說陰陽經一卷

日月明鏡經一卷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陶朱變化術經一卷

陶朱
公撰

彭祖記經一卷

養性經一卷

彭祖等
雜出

定心經一卷

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

師曠為西宮子授藥經一卷

九宮著龜序經一卷

導引圖一部一卷

河岳文一部九卷

何平天
等撰

芝草圖經一卷

芝草圖六卷

鄧陽子經一卷

江都王思聖一部二卷

道德玄義三十三卷

孟智周
修撰

必然論一卷

榮隱論一卷

遂通論一卷

歸根論一卷

明法論一卷

自然因緣論一卷

五符論一卷

三門論一卷 右八論陸修靜撰

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
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
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
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
千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
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論據如
此狀理有可恠何者指如韓子孟子
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
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
辟兵煞鬼之法及藥方呪厭並得為
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林太玄黃帝
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
十二葬書等亦得為道書乎案修靜
目中並無前色今輒集之彼將何據

笑道論云安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轉讀道經即如此狀道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為道書者民中諸子悉湏追入已不案陶朱者即是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日恙囚於吳堂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能變化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為柱史復是幽王之目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余者知幽王為大戎所煞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弊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玄都館經目錄云道經記符畱論凡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見行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无

正本何謬之甚也然修靜為目已是
大偽今玄都錄復是偽中之偽

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對密迹師子

釋老形服異

道家節日

鐘幡不同

器名不同

不合行城

依法朝拜

請立經目

玄都東華非觀

梁武捨道詔文

道家無金對密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
一日序致二日列名三日釋名四日
辯色五日氣數六日里數七日重數
八日異名九日出體十日多少十一
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龜細
十五三縛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
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岳二十一問
答總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曾託
無上大羅倫序諸天及道神等所住

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瓊枝祥禽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上本無金對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案道家玄妙內篇大真科九天生神章渾成面無上真人傳五岳神仙面清虛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章登真隱決太平真科衆經讚誦諸天內音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並無金對力士之神案三天正法經外國放品經玉緯經三道順行經洞玄經洞神經洞真經靈書經玄丹經觀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經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金闕玉京及清靈宮極真宮紫陽宮等並是道家尊神所坐之處但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鸛鸚鵡靈鵠赤烏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之內亦無金對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今道士改金對名天罡者案曹氏太一式經云黃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神女明陰陽開闔之節以達璇璣迴行之度通六甲屈申之微探鬼神盈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

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將立号下以日辰為名宿合之辰以為月神月建之氣以為辰名天罡者八月之神月建在酉言万物強固柯葉以定穩實堅對故曰天罡諸書並云天罡是月將名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對力士神呪經有密迹力士三万億者志是浪語

按九流百氏之書羽虫三百六十鳳為其上毛虫三百六十麟為其上甲虫三百六十龍為其上春秋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墳无所不述自漢已還唯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知若言道家先来有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對力士度人經有五色師子本相經有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門內有師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道士觀唯以瓠齋成經本无天尊形像及金對神今日作者志是修

靜張賓等偽經所說然金對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贊詠皆所不論史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即世通儒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垂師子不坐蓮花釋老形服異

如來有紅爪紺髮果胥花目万字千輞月面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花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彩

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脣踈齒脚踏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褻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无形但是元氣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為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道家節曰

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齊儀及洞

神自然等八齋之法唯有三元之節
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具序
鄉居戶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為上
元節七月五日為中元節十月五日
為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
天曹冀得遷達延年益年七月十
五日非道家節
道家鍾幡不同

依道家法尋常六時不合打鍾何者
案道士所尚備在三大齋法如金錄
黃錄等齋儀種種備設本不論鍾亦不
鳴鼓但言安施既訖尊界相次從外
壇入至自天門先叩齒進入中壇三
上香竟然後上啓玉京仙經步虛詞
云長齋會玄都鳴玉扣瓊鍾法鼓會
群神靈唱靡不同此言眾仙集會於
是設樂乃鳴鼓擊磬瓊鍾只是玉磬
歌唱以樂道君故諸天內音又云鳴
樓都之鼓長牙擊鍾言備九成之樂
朝宴玉京非如佛家六時打鍾集眾
行道請檢齋儀取分皂白又依道法
不合堅刹懸幡案金錄黃錄大齋儀
及玄都律諸天內音等種種羅列並

不道幡如步虛詞讚詠玉京但云煌
煌耀景迢迢寶臺金剎金姿龍駕款
來鳴鳳應節靈風扇華紫烟成宮天
樂相娛絕無幡事請依彼儀洞房內
經有十絕靈幡連書九尺素書命魔
置五方也隨方為色以白土書青繒
上作東方神名

以白粉作古字書東方神名

當方安

之以護命也若山居則書五色繒上
作符文九天風氣玄丘真書但有兩
脚都不雜色更无大幡其金錄等齋
文不列鍾幡亦无制罰之儀

明真科云拔贖死冤常以正月三月
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以月一日
八日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及以八節甲
子庚申為明真齋春九日九夜夏三
日三夜秋七日七夜冬五日五夜四
季之月十二日十二夜於中庭燃一長
燈高九尺啓請天仙地仙真人飛仙
日月九宮五帝五岳三河四瀆鬼神
晝燃香夜燃燈道士於中庭燈下遶燈
行道遍礼十方靈寶天尊皆脫巾叩頭
博頰或八或十一過或二百八十八

過若尼難用丹書真文五篇於中庭置
五案各置一方上安真文又用上金
五兩作五龍形以鎮五案又以五色紋
繒為信以鎮五帝之座又隨年以紫
紋為信受真文用金龍三枚投水府
靈山及住宅三處用金錢二萬四千
以資二十四氣六時懺謝中旋行事
並不懸幡打鍾科中不說其事

佛說太子瑞應經云佛初生時有五
百師子從雪山來侍列門側薩婆多
論云有石師子吼伏諸異道守護伽
藍出自西域今日獻者還從彼來以
今證昔事符目驗仁王經云幡長五
丈藥師經云四十九尺條皆五色雜
綵用以護國續命轉障消災挂在龍
鈎懸於鳳刹假令道家有之教宗既
殊幡製亦異不應色彩無別量數共同
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
獻盆供者能救七世父母之苦比見
諸州道士亦行斯法豈不濫哉
器名不同

僧祇等律云應法澡濯咽細腹應護
淨便易生善長道最為要用是以為

佛所歎制諸弟子並令畜之以見道士亦將此器若樂習佛家之瓶亦須受持僧用之鉢鉢既不肯用之其瓶理亦宜廢案內法齋上坐受食先呪願及唱等供茲法並出十誦等律比見道士亦皆呪願及唱等供道先无文何所憑據檀者西域之音此地往翻名之為施越者度也若能行檀當得越度生死故云檀越其優婆夷者清信女也比見道士亦呼俗人為檀越優婆夷據何典籍以為此叟請各依經別立名字若以道士愛斯佛法不肯改者亦請改彼道字名為菩提者以為是西音而不肯稱者其檀越優婆夷之名亦不得喚

不合行城

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四天王捧太子馬足踰城出家因此有行城之法為追太子馬跡表應聖之情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行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花供養道唯改佛字為別但道家既无此法明知虛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證

即以此為准諸事多附佛儀

依法朝拜

四分律及諸經皆云白衣礼僧僧不敬俗若依道家老子是師稱曰拜帝比見道士不拜君王雖順道士之情交違老氏之誥苟貪進已弗悟乖宗但欲達身寧期失旨若依本師之法即合道士稱曰女官云安元正冬至並皆持笏曳履朝拜主上斯則更易道士之澆風還敦老氏之本教

請立經目

案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經目具辯翻譯帝代并注疑偽別部恐惑亂黎民故也今道家先無翻譯仍立記目或依傍佛經或別頭假造而不記年月不詳世代裝潢帶軸與真經一種詐言空中自出或道谷裏飛來盛行於世疑誤下愚近如大業末年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出城門家內見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事發者既尔不發者有之請

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對宰輔朝俊
詳檢內外經史判定是非立目為記
以息邪偽令慕道之侶得依宗指學
永絕迷妄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

四見論云三界之外次四民天

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真行仁者生東華
宮行礼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行
信者生北真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
行者堪為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四天為下民
也釋名云都者觀也言華夏之地帝王
所居万邦歸湊處華物麗謂之陸海
有所觀觀故云都也纂文云京都皆
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所治故
稱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
侯所居曰第曰宅止客曰館集賢曰
觀如今鴻臚及弘文也是以張衡兩
京左思三都不言觀也今以都宮而
為觀者非其義也釋名云觀者於上
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十七觀
余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都為觀便
是降尊就卑以觀代宮復是退大作
小且四民天宮非是天尊所坐之處今
為道觀理不可也名既不正法亦是
邪何得以界觀之名廢仙宮之号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梁武皇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
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
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玄義理必須
詮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
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
門入無為之勝路標空察理測玄微
妙就義立談因用致顯故如來漏盡
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
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
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
含識而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論絕百非應迹婆
婆亦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
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此土根
情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
林亦是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
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无虧弟
子經邊迷荒就事老子塵染相承染
此邪法習因善發奔迷知反今捨舊
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
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入諸

地獄普濟群萌寧可在正法中長淪
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
乘心離一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
攝受蕭衍和南

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
菩提心于時黑白二萬人亦同發心
受持

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
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皆
是外道朕捨外道以事如來若有公
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
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為化
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
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捨
邪入正經教成實論說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
是無記不當善惡事佛心強老子心
少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
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邪
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善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

陳爽

尚書都功德主願

尚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邠陵王啓

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目綸啓目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架
于有頂微妙色身的的顯乎元際假
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波
若之利鑄取涅槃之實果況生死之
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
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
五時四諦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
威霧豁雲除熾火翳光塵熱自靜可
謂入俗化於勝底出世成此真如使
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
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乎迦
維德音感於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娘
徵滿月圓安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
德方兆華洛潛故覽扇高風資此三
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
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

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尋辯以
稷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羣生故能隨方
逗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
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
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
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
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
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
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
影破邪外道堅持政國伽藍精舍寶
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目昔未
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湏甘果而種
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
徂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
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
慈曲垂矜許謹啓

天監四年三月十七日侍中安前
將軍丹陽尹邵陵王巨蕭綸啓
勅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殖勝因宜
加勇猛也

天監四年三月十八日中書舍
人呂汪孝恭宣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
國公足下法琳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
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分
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
匪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
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味
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
林藪更入臨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
萍流八水茶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
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白
社而興嗟南巢之惡倍增北風之悲
愈切居生坎壈稟命迭遭空誅七哀
徒吟九歎撫躬予影運也如何加以
病在膏肓風纏腰理累年將息未覺
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
七略難甚緣山万卷百家香猶行海
前因傳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
今重修韓正頗為經書罕脩史籍靡
充雖罄短懷未知克就仰惟僕射公
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
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
爽朗識度含弘既握靈蛇之珠爰佩
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變理文昌

德鏡措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
世号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
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祭閤
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揚侯意
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
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
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
悚息何言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
寧无前以傳子調言略呈小論既蒙
上達復荷褒揚哉在中心但知慙德
昔三都賦未值張華无人見賞破邪不
逢君子誰肯為珍比者海內諸州四
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
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
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
將迴向耳請公為弘護擅越

辯正論卷第八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破邪論卷上

既

大唐濟法寺沙門釋

法琳

撰

襄陽法琳法師集序

虞秘書製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凝
邈豈縉準所知寔乃常道無言有崖
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窅冥者乎
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
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
以經緯闡其圖可以心力到其境者
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琳法師者俗
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群之後也自梁
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
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談衆典
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
清翰發植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
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
智周測海道亞弥天豈止操類山濤
神侔庾亮而已余其文情乃典而不
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
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
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
調高實釋種之梁棟蓋人倫之羽儀

者矣加以賤乏扶危先人後已重風
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霞
願力是融晦迹肥脰以隋開皇之末
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焉迥構巖崖
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
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神而寢息
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
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
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
所接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
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
行於世太史令傳亦學業庸淺識慮
非長乃寧鑒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
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
惑法師愍彼昆虫又撰破邪論一卷
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
馳見奇者千里終湏朱紫各色清濁
分流訶以凡測聖之置責以俗按真
之各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
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
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
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
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

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卷法師與余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宜風期是薦輒以騰緹聯彼珪璋編為次第其詞云介

上殿下破邪論啓

法琳啓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興龜圖鳥篆之文金版丹笥之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万卷之書莫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種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真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万有慈被百靈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為之府拔群生於見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化隔葱河千有餘載教流漢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車高座法師能陳八正淨畝和上巧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為利物此之謂歟有隋統運戎馬生郊灾

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
収賴我大唐上應軋心下協黎願補
天以麗三象細地以安五嶽生民蒙
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欣六
茲五帝四彼三皇及淳朴之風行无
為之化竊見傳弈所上誹毀之事在
司既不施行弈乃公然遠近流布人
間酒席竟為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
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
殿下往藉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
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
發滄雷之響則聲戶俱開啓明離之
暉則幽衢並鏡赫矣允矣難得名矣
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
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牆壘為心
伏願折邪見幢然正法炬像化攸寄
深幸茲乎不住憤懣慙焉之志謹上
破邪論二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齊法寺沙
門釋法琳啓大史令朝散大夫日傳
弈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
日弈言呂聞義農軒頊治合淳老之

風

彈日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剝上老子周為
守書咸吏如今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

今義虞上帝與之合治

虞夏湯桀政符周孔之教

彈曰

周公孔子並是國目上述虞夏之教下化唐虞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為教主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

必草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

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

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

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

彈曰既國並忠臣何得有難田

常六卿之徒不應起逆

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

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

恭之儔相來羽翊

彈曰三十九代止一曾泰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

之言无實羽翊之奏本重事太過也

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

求

彈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殺紂難事貪求也

寵辱若驚戰叅

朝位

彈曰滿崇拜沒朱青若嘗季氏陽貨亦居朝列也

荆山鼎上攀

附昇龍織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

母之使具礼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

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尊李

孔之教

彈曰黃帝界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老未出之前

孔丘无有之日不應反違老教却習孔書

而無胡佛故也

彈曰漢既稱无佛不

得有

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傳毅對

詔辯曰胡神

彈曰若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量已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

言佛法反稱无玉逆重殃自貽永劫

後漢中原未之有信

彈曰

虛詞魏晉夷虜信者一分

彈曰礼樂衣冠晉朝始備沒既

謗去虜夷中夏是誰

笮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

東呂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

時人

疾辭誘亡結聚呂光征還并主國破遂降斯居河右霸在涼州亦不由僧叛居西土

已後妖胡滋威太半雜華

歲曰慈悲所黨出于未劫

惡世有緣得度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

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

歲曰搢紳違忍辱之服儒

士貴金口之談曲類哇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

過者失香

彈曰發汝哇聲楊汝鮑臭聚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仰面嚙天

自受其辱斯言信矣

蕪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

歲

造生天之業種脫苦之因

勞役工匠獨坐泥胡

歲曰爭運身手儀像

華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偽衆

鳴百鍊之神鐘占三千之聖衆

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

之貨賄

歲曰威信心之耳目發貪庭之貨賄

女工羅綺翦作

嫵祀之幡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塚

歲曰女工羅綺造機命之塔精巧匠金銀起研身之塔粃梁麵米橫設

僧屋之會香油蠟燭挂照胡神之堂

歲曰粃梁麵米爭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照慈悲之堂

剝削民財割截

國貯朝廷責目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朝廷稽古捨俗既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伏惟陛下定天門之

開闔更新寶位通万物之屯否再育

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人民自化執

孔丘愛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且佛之

經教妄說罪福

歲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行善之路也軍

民逃倭剌覬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

惡

歲日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

歲月不除奸

偽踰甚目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

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

帝

彈曰負丘南郊不免祭牲之各豈如佛戒不祭為先救量是非見可知矣

官治

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

佛邪教退還天竺

歲日燔感具與事濟使凡息未往應物隱顯隨時

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

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禿小

長捐國家

彈曰昔蘇子度不拜天子趙九派長捐司空與籍籍其美也况沙門

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士欲令拜謂違損厥深理不可也

自足忠日宿

衛宗庶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

姓无事為犧皇之民

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犧皇之民鼓腹

而卧聖明在上豈信

日亦誠惶誠恐

彈曰事君盡忠言而

嘗時姜斌之詞者乎

謹上益國利

彈曰如汝所奏損國家終須伏劍豈惶恐哉了

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彈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武德四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

太史令呂傳奕上奏

上秦王啓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

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

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

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礪

黷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

馬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烽

燧時警羽檄覽馳閑塞多虞刀斗不

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
會箕歿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
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
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置法
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予俗之心
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
時道俗蒙賴華戎肯悅於是叶天地
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叙
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
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
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
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
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竊見傳弈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
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
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况
欲上千天聽但弈職居時要物望所
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
言淺漏事理不祥辱先王之典謨傷
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
事畢常則妻子背叛觀弈所上之

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因冒闕度
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弈此意本欲
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
人竟是惑聒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
握畣受錄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
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亂之功固以
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
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
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
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弈
陳此惡言躡踴痛心投骸無地然僧
且有罪甘受極刑恨亦輕辱聖人言
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
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
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
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
五眼六通神日不可思議法号心行
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汨汨其力也
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
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
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
道立之輩畣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
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

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
僧星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
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
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
酬昊天不報况佛是衆生出世慈父
又為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
之理不可也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
能測力苞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
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
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
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
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
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
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正聖亦非丘所知
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
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
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
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僭聖
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
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涅槃
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
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亦一

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
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
為前監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
欲放馬休牛軼閭封墓興皇王之風
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
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
政忤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
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
尋今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
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穩便事恐蕃國
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言之者欲
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弄出言
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
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
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類越器局含
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
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
既褰羅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
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
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
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
如方圓常用念傳弄下愚之甚媿凡

僧禿丁之可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
尊盧赫骨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
如弁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
謹錄弁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
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武德五年

正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

弁去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
事胡佛内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
服出君子之門入僧居之戶立謂王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
佛在西域言嫉路遠捨親逐財畏壯
悞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
耆年以幻惑而作執能以矯誑而為
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兼他族豈可催駭生漢供給死胡何期
大甚可謂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遠離嚴
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鄉
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
近人情且佛狡猾大言不及旃孟奢侈
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
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
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

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異其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面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居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

鵲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

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

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

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

禮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

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智慧觀

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

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

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

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昇玄經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丘來聽法者當隱

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

梅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礼定光又

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

迦文心中常懊惱舊本皆言我生何靈寶消

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

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

薩化遊震旦靈寶法輪經云葛仙

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

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

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

當遊仙道白曰昇天仙公自語子弟

云吾師姓波閼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

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

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等二

人各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

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恠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品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按量功德品去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 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倍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下云復有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經為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之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仙公請問經云高上老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純朴各懷道德虛心玄寂無為為事此風既散百覽烟起万流分排斯巧巧攻愚

智相陵鬼神執威衆聖並出制作教化唯令民修善自守是以有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嘆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洞玄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諸道士百姓子男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制身定志坐禪思微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人鑿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

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攘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恙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卮多曰是何徵也卮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棄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商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對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嘆佛文如前

正信對曰書云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然太上貴德其次立言德欲使人歸言欲使人信汝無德庇身出言損化輕侮大聖豈為人乎但孔老聖人尚自稱揚三寶令道士等敬讓僧

且汝既稟承孔老為師何以違背師教
誹毀聖尊 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
迦文子書牟子二卷盛論佛法

內典天地經曰佛遣三聖化彼東土迦
葉菩薩彼稱老子 清淨法行經云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
稱孔丘光淨菩薩彼云顏回摩訶迦
葉彼稱老子 案前漢孝武帝元狩

中霍去病討匈奴至臯蘭過居延山
獲昆耶休屠王等將其眾五万來降
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

武帝以為大神燒香礼拜及開西域
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身毒
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魏書云漢
武得金人不祭祀但燒香礼拜而已

此則佛經流通之漸也 漢哀帝元
壽元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屠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屠齋戒

至章帝時楚王英好為浮屠齋戒奏
黃綹白紉三十疋以贖愆詔報楚王
尚浮屠之仁祀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信也

桓帝時襄楷言佛施黃老以諫主上

欲令好生惡煞少嗜欲尚無為

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
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羣目通
人傳疑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
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
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
竺而面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
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
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
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
不煞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
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
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
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
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
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黃
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无所
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濟群生也
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苞羅精
蘊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
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
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
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懷然自失也

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畫寫像形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緘於蘭臺石室惜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來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其經百六十五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戒斷煞盜婬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離鬼畜諸苦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總謂之十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遠得菩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當周莊魯莊之世安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驗滅後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於諸鬼神造八

萬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有神異也漢法本內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與攝摩騰等將釋迦立像是優填王第四師所作還明帝問摩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曰迦毗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乎相命去至尊弃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因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无名无極无上靈元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德從生無上無為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

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宅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弃本逐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神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胡人令翻其語託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誠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未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榮使鬼神或有八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乱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偽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詔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外道士等共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太上玉决崆峒靈章并玄步虛太上左仙人請問自然五稱諸

天內音等經合一百三卷華岳道士
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智慧
上品戒仙人請問本行因緣明真科
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
十人將本業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
齋儀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
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
度命九天生神章太上說極太虛自
然滅度五練生尸度自然券儀合八
十五卷嵩岳道士呂慧通等一百四
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三九品誡太極
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服御五牙立
成朝夕朝禮儀九十五卷霍山天目
山五臺山白鹿山合十八山諸山觀
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
真人敷靈寶文太上洞玄靈寶天文及
五符經步虛文神仙藥法尸解品上
天符錄勅禁合八十四卷都合五百
六十九卷置之西壇茅成子許成子
列子黃子老子莊子惠子合二十七家
諸子經書摠有二百三十五卷置之中
壇饌食奠祀百神置之東壇明帝設
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明外道西置

佛舍利及經像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即以紫荻和梅檀沉水香積遶西壇經
教上啼泣啓告曰目等上啓太上無
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
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
臣等謹依三五步剛之法敢以置經
壇上以火取驗欲開曉未聞以辯真
偽便放火燒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
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怖先時昇
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
隱先時入火者不復能入先善禁呪
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无一
可驗諸道士等大生慙愧今時太傅
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所試无驗即是
虛妄宜就西域真法褚信不荅南岳
道士費玆才在衆自憾而死時佛舍
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
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
羅漢果以慈善力涌身高飛行卧空
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于
時天雨寶花在於佛殿及衆僧上又
聞天中諸樂之音感動人情大衆歡
悅嘆未曾有法蘭法師於大衆中
即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无巨海納
仁非嵩岳嶠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於時大衆圍遶蘭法師數百餘重法師
復出梵音嘆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
三寶讚述法僧或說人天地獄因緣
或說小乘阿毗曇或說大乘摩訶衍
或說懺悔滅罪或說出家功德時司
空陽城侯劉善峻官人民庶及婦女
等發心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五品已上九十
三人出家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
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下民
張子尚等二百七十人出家明帝後
宮陰夫人王嬬好等一百九十人出
家京都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
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文武數百人
與出家者剝髮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
種種伎樂以至三十日法衣瓶鉢悉
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内三
寺七寺安僧三寺安足漢之佛法從
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

明帝得夢
求上

第二卷

請法師立
寺功德品

第三卷

與諸道士比
校度牒品

第四卷

明帝大目
稱揚品

第五卷

廣通流
布品

案玄通記云後漢桓帝建和二年己丑之
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
國出家意存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
魏書云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
沙門曇摩迦羅至許都譯出戒律
侍中傅毅漢法王異記云

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

吳書曰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
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大丞相
之長子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
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
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答曰佛
晦靈迹出餘千載遺有舍利應現无
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經三
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
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
宮殿吳主嘆異信心乃發因造建初
寺度人出家吳主問尚書令都鄉侯
闕澤曰漢明帝已來凡有幾年闕澤
對曰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
一百七十五年吳主曰佛教入漢既久

何緣始至江東關澤對曰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揃力之時道士不
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
憾而死門徒子弟歸葬南岳不預出
家无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戈不
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吳主又曰孔
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關澤對曰
曰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
世号素王制作經典訓并周道教化
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
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
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大其
志學歸淡泊事飛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世治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
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勅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
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
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
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明矣吳主大喜用澤為太子太傅
魏明帝曾欲壞宮西淳畝外國沙門乃
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舍利投水乃
有五色光起帝加歎異乃於道東作

周問百問以為精舍元魏太祖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有勅於京邑建飾宮軌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囂堵閣嵒山及須弥山殿加以飾續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坐處莫不具焉檢史籍通儒並稱佛法盡善也盡美也邪見何緣自招逆罪魏世祖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舉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札敬沙門慧始甚有神異赫連昌破長安曰慧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色逾鮮白世号之白脚阿練若時主敬重大興佛法死十餘年儼然不變魏太武時崔皓為司徒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恒加非毀因蓋吳作亂關中皓便進說因廢佛法道士天師被譖之苦與皓諍皓不肯從譖之謂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於後太武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去崔皓邪佞毀

除佛像陛下所患必由此來。咥後果
伏誅。脩加五刑。豈非積惡受殃可愍
之甚然。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
十九年。唯七八年中。佛法淪廢。自餘
光顯不可具陳。興光元年。於五級大
寺。及大相。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
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萬斤。太和元
年。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
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朝
服。大赦天下。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
女官。在前殿設齋。齋訖。帝遣侍中
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
弟子疑網。今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
龔覺寺法師。曇謨叡。對論。帝問曰。佛
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
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
師問曰。何以得知。姜斌曰。案老子開
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
何王幾年而生。當周何王幾年而西入姜
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
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
十四日夜子時生。當周簡王即位四
年。丁丑之歲。事周為守藏史。當周簡

王即位十三年景戌之歲遷為大史
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
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閔令尹喜
西入化胡此足明矣法師報云佛當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八涅槃
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
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
此則年月懸殊所說不同无乃謬乎姜
斌曰若佛生當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漢法本
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
聖人當時於佛迦无文記法師對曰
仁者識同管闕覽不弘遠案孔子有
三脩卜經謂天地人佛之文言出在
中脩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
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法
師對曰唯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上首
達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
假卜觀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
藉著龜以通靈卦也明帝遣侍中尚
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玄姜斌論无

宗古問斌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
說即遣中書侍郎魏取尚書郎祖瑩等
就觀取經帝令官人議之太尉丹陽
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樛吏
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
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
五千文更無餘說目等所議姜斌罪
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
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焉邑自興光之
後京內及四方諸寺新舊有六千四
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
八人以薦師曹為報德寺考魏有天
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
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
卷略計僧尼二百万人寺有三万餘
所時世隆平人民豐樂僧尼甚衆曾
無逆人洎永嘉南遷迄于陳世三百
許年像教東興未之盛也出好名德
利益倍多光贊時君同有凶黨
并去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
強人衆 并去寺多僧衆損費為甚
但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无宅義士
三万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

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亦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
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鳥道人驢
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
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也

亦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

亦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
八年 亦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
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
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亦云未有佛法已前人民淳和世无暴逆
亦云佛來漢地有損无益 亦云趙
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及梁武時僧光
反况今僧居二十万衆早須廢省一
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
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
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
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
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
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
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

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真正
不犯大非者以此較量取捨難辨案
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
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
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
益國家諸有罪者依法繩治无過者
為國行道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
積世來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
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沒
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現
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造書
云成功不毀故鄭子產不毀伯子之廟
夫子謂之仁人况佛為三世良田四
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
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
興佛道即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
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
佛生西方嫉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
記歷帝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
云庖犧氏純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
頭女媧氏亦純身人頭秦仲衍鳥身

人面夏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簡狄吞鵲卵而生契伯禹剖母背背
而生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
夷狄然並應天明命出震乘時或南面
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
鄙麤而各御天威俱懷聖德老子亦託
牧母生自下凡可得以所出庸賤而无
聖者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
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
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釋迦祖
祢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
期地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
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
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生在老胡出
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
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
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已東三十
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而妄
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衆書等云黃帝時蚩
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

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顯項時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塚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堯又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羽楚詞云十日代出流金礫石繳大風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煞九嬰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相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畝斂龍逢囚成湯繼末嬉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爛石高宗伐鬼方三年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剗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大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乱成王之日三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採薇遣戍後去北有獫狁之難
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去宣王南征
信士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
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今時无
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
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
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
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破邪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破邪論卷上

第三十六張 既

破邪論卷下

既

唐濟法寺沙門釋法琳撰

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
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
而譜為多失第次年代難知故尚書
但以甲子為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
史闕不記也邪見乃云始於秦仲迄于
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徃似長出何
的證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
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雖漸霸但
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焉
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
孫秦仲宣王之子始受車馬為侍御之
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為
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
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
等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
之在諸侯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
胡亥史記但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
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
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
滅周國僭号称王諸史相承秦唯五

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珍史曰去秦
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
者蓋取始封秦号經六百餘年非霸
統中國經多年也邾見乃延秦短祚
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答帝王无
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爰
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目忠者對曰
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
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則仁
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
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
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
父頑母嚚並止一身不能及嗣今時
无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隱居
年紀去夏禹治九年舜纂十五年浞
篡十二年桀十一夏癸五十二年又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
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
能畀官非食皂帳緋衣而盡力於溝
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
何為天祚不永止治九年勘年紀去夏
后相及少康之世其目有窮羿寒浞
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

作乱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

佛篡逆由誰

殷湯治

年十三外丁治

仲王治

年四太甲治

年十沃丁治

年十三太戊治

年十外壬治

年三沃甲治

年四盤庚治

年九小辛治

年七武乙治

年四祖庚治

年七祖乙治

年十又

對曰湯仁不煞開三面之網放夏桀

於鳴條甚有仁德介時無佛何以天

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

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子

勝又立勝弟仲王又放太甲于桐宮

沒厥書云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

煞伊尹而用其子阮穉忠朴之世介

時无佛何為豐起蕭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

年十一懿王治

年三傳王治

年五傾

王治

年六匡王治

年六元王治

年八烈王治

靜王治

年六貞王治

年八悼王治

年一百哀王治

思王治

月五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

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乱曰武民

賴來蘇軾問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

平汝言无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

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一答佛未

出前世无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

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

百一日為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

王治三月弟思王外斂之恩王治五月

小弟孝王隗復斂之三王共治一年此

出楊玠史目陶公年紀 秦五世六

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 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載

孝文王武 年一 襄王楚 年三 始皇政 年二十

胡亥 年二 殤帝子嬰 年四 又對曰顯王五

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

竹書云自仲之前本无年世世紀陶

公並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

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

短為長指虛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

築偁胡偽斂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

聚作乱關東 漢時匈奴入塞烽火

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

漢高祖在位 年十二 惠帝 年七 文帝高祖

第四子 年非 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

子 年非 孝景時吳楚等七國皆反昭

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

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

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乃余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 年三 孝明 年十八 章帝 年十三 和帝 年十七

安帝

十九年

順帝

十九年

桓帝

二十一年

獻帝

三十一年

隱居去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
凡二百八十歲

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
余時佛來何故年久 對曰後漢書
云光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升平民
无百里之憂吏无出門之役麒麟入
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烏白鹿
嘉瑞脩臻北民胥悅垂泐磅礴之
恩布通天涌泉之澤八方欽化万
國欽風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
不慙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年長
亦云西域故且末國兵三百二十人
小苑國兵二百人戊廬國兵三百人渠
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
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
國兵三十五人孤湖國兵四十五人
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
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
伐屠戮人國况今大唐信尼二十万
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脩預
之哉 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且末小
苑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

計去長安不過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居在中謀反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奔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人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出俗高士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像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絳綈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基依漢東都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按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同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垂栴檀樓閣現白鳥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剎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歲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

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時太子生本
行經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
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蓋時無雲然
與佛經符合通儒以為佛生時也
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
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群品至周世
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
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
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
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
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取佛舍利
役使鬼兵散起八万四千寶塔遍閭浮
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建
塔之時當此同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
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
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隱
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竺
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
門釋利房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
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之等夜有金
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為怖稽
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
何為證請陳其決也荅曰前漢成帝時
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傳

觀史籍脩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
典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
吾搜檢歲書細尋太史創撰列仙圖
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
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
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
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
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
旦也尋道安所載七十二賢者亦在
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
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
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皈本土入
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檢地理
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
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
号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
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為驗矣雖遭秦
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扶風
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非
徒臆說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
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

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輝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獲之據此而推同齊時上統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今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為明矣又漢武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非巨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之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无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摠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大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源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梵本為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

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
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
安等並為紀錄摭其華戎道俗含有
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戒論大小乘
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
摭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
露於八魔之境源慧日於三有之中
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
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
破家破誰家破國破何國邪見豎子
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薑毒元絲
綫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而
弥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
尺鷃之笑大鵬并蛙不信滄海可謂
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
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
李老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積屍
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
不然砧槌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
矣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
旦諸聖孰與為儔乃欲毀而滅之事
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
民點汙朝廷實可嘆也

沙門安世高譯一百七十六部

沙門鳩摩羅什譯九十八部

沙門衛道安譯二十四部

沙門嚴佛調譯七部

沙門寶唱撰衆經目錄四卷譯一千四百三十三部

吳人支謙譯一百二十九部晉人聶承遠譯三部

晉人聶道真譯五十四部宋人謝靈運譯三十六卷涅槃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二十五部

元魏期城郡守楊街之譯一部

元魏李廓撰衆經目錄四百七十七部

魏人萬天懿譯一部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譯十七部

齊常侍庾綽譯一部梁人木道賢譯一部

梁武帝注大品經五十卷梁人索曇允撰論抄一部

梁簡文帝撰法集記二百卷梁記室虞孝敬內要一部

隋人洋川郡守曇法智譯一部

右古來翻經人

宋臨川康王義慶撰宣驗記一部又撰幽明錄一部

太原王琰撰真祥記一部

琅瑯王中撰僧史齊竟陵文宣王造三寶記一部

齊著作裴子野撰高僧傳淮南劉俊撰益部寺記

晉中書令郝景興撰東山僧傳

中書令陸明霞撰沙門傳治中張孝秀撰廬山僧傳

太原王延秀撰感應傳吳興朱君台撰機應傳

破邪論卷下第十一張既

晉中書侍郎干寶

撰神錄

彭澤令陶元亮

撰神錄

道士陶隱居作發菩提心礼佛文

道士陸修靜

作對沙門記

宋光祿顏延之

作庭誥文

齊隱士周顒

撰三宗一詩論

周儀同甄鸞

撰笑道論一部

隋成都費長房

撰三寶錄

右古來博通君子識量王公尊敬三寶撰沙門記傳者又對曰此等先賢並皆翻譯佛經為目錄記傳志學窮稽古精諳内外信道俗之白眉為群英之稱首咸遵敬三寶研味一乘弃世辭榮欽承勝軌邪見朋黨一口不論一人不說太劇苦克誹毀酷毒穢言自保瑩輝欲張致翼何殊朝菌之危晦朔總結之暗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洗耳安可信乎請付朝官博通君子檢内外典籍明邪見入謬妄之罪若言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案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達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相衛削迹陳蔡絕糧避桓魋之煞慙喪狗之呼雖應躬諸侯莫之能

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奸
札崩樂壞介時無佛何目逆亂滋甚
篡弑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患
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无取矣或發
匏瓜之言或興逝川之嘆然復遜辭於
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
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
徒三千刪詩定礼亦疾沒世而名不稱
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
丈人之譏按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无
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
其木石而不陳彈也 一谷寺多僧

衆叛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

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

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乱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

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

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昆

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亦

眉宇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閑釋子

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

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

後為益州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

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然漢中太

守蘇固斷絕斜谷然漢使者曾既得漢中又然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曾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公所破黃衣始滅尔時元一沙門獨饒道士何嘿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為嗣師魯為係師自号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然魯母及室家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為本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用金帛之物号為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說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

莫荆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
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号也大方万
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
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
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
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黃
褐或煞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
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
滅南鄭反漢而蜀亡事在魏書孫恩習仙
而敗晉事在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事在宋書
于吉行禁殆以危吳事在吳書公旗學仙
而誅家事在華陽志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陽秋
魏華叛夫事在魏書張陵弃婦事在子
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傳上古來道士
為逆乱者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
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嬖
妄談吉凶奸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
宋已來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
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
年王世充李密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
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
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偏理由黨惡
嫉賢為目不忠明矣 宋玄自開闢

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歲者對曰汝云庖犧氏凡三十世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二百一十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初開闢迄之武德四年頻有二百七十六萬餘歲耶勘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鷄子槃古在其中經九万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案齊秘書楊玠史目云伏犧元年甲寅至開皇九年辛丑有六萬一千六百八年總而言之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年按此而論太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脩短也檢正史所載伏羲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世年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

弈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皈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但欲攸序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

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
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及曾詐述解脫
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
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
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闕
里之文次日九派未云七略案前漢藝
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
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
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
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
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
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窠塊五常
之俗墓罪免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
六趣誼諱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
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絕出玄之
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類遣
万德俱融不喧不寂安能以境智求
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
而無內處大則大也無垠故能量法
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
穢土誕聖王宮亦金色之身吐玉毫
之相布慈雲於就鷲嶺則火宅災銷弱

慧風於鷄峯則幽塗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蓋承軀出則帝釋居前
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為功
右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儼
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
則地現六動說波若則天雨四花百
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
猶聚日之暎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
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
佛為法王也豈得與表周迦禁比德
爭衡末世儒童輒相連類者也是以
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
仰慈悲之澤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
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
也八万四千之歲稽其道也二諦十地
之基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
玉牒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
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
語實語不可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
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
十方實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啟處
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
化之徒如百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

勿業利益天人故無得而名也既滿
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
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胡漢殊
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
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
金人於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烏之
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
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
清臺之側或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
北翻詞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
跨江左而弘毅歷金行而轉威渭水
脩逍遙之苑廬岳惣般若之臺深文奧
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
武之世三教連衡隋文之初二乘並駕
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饗人
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派難拔躬以
七辯能持乃輕袈飾而御涂衣捨雕
輦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惠臺之業大
啓表塔之基

梁記云東臺西府相繼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

居誦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康世榮也遂令五都

豪族獸冠冕而投誠四海名家弃榮
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士聲教所
覃之域莫不頂礼迴向五體皈依利

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
京按十六國三十國春秋高僧名僧
牟子等記傳。始後漢明帝永平十年
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
其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
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
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五百
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
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
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
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
効四依，切脩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
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
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
之中，既足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山獸
於片石，比鄧林損於一枝耳。何可為
恠而使廢之。

譯經沙門第一

二十人

義解沙門第二

九十人

神異沙門第三

二十人

習禪沙門第四

三十人

明律沙門第五

十三人

遺身沙門第六

十一人

誦經沙門第七

二十人

興福沙門第八

十四人

經師沙門第九

十一人

唱導沙門第十

十人

此等沙門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

能委命而經亡形殉道或以神力救
世或以異迹發人或慧解開襟或通
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禁行
清高則冰霜弘潔樹興福善則冥衛
可祈諷誦法言則幽顯沾慶於是三
歲四會功用遂廣方等般若取信尤
多但神化所該無遠必屆慈河猶跬
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也
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号為西域
大神或稱為淨岳之主所以摩騰挾
策而來儀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
學鈎深神監奧遠及遊中土脩志方
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景
數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芬蘭
桂執筆承旨任得其人晉有道安擅
名當世資學曷登傳業惠遠門人曰
盛世不乏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
隽襄陽習郁屈我弥天自晉惠蒙塵
懷敏遷播羯胡縱毒殺蕩中州劉曜
篡逆於前石勒僭兇於後華夏分崩
人民塗炭聖師佛岳澄愍傷然之方
始痛刑害之未央遂設神化於葛陂
示懸記於襄鄴藉秘呪以濟將盡擬

香氣而拔臨危占鈴映掌坐定吉凶

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

澄傳云澄在漢地二

十五年所歷郡縣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年一百七歲亡當石氏凶殯虛宮無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乎百及白足臨

姓危亡得存性命者不可稱紀

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圖

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

乎莫不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

曰僧者紹隆聖種佛則冥衛國家福

蔭皇基必無退廢之理也應我大唐

之有天下也當四七之辰安九五之

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

兇撥亂之功逾漢魏而孤顯蕩蕩乎

巍巍乎難以揄揚者矣加以留情佛

法降意玄門造像書經度僧立寺種

種功德處處檀那利益華戎汲引黎

獻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幾茲

五帝跨彼三王治致太平永隆淳化

上來邪見所述穢言蓋是天地之所

不容人倫之所同弃恐塵黷聖覽不

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

育之惠乞審其逆順議以真虛涅脤

經玄佛滅度後法付國王陛下君臨

正當付囑伏願杜其邪說使像教興

行博雅君子正見道人聞之乃共扼腕
抵掌盱衡而作論云余孟子有言曰
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虛妄顯於
真實錄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
紫雜廁瓦玉參糅以情言之豈余心
所能忍也孔子又曰詩人疾之不能
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夫玉亂
於石人不能別是反為非虛轉為實
妄能不言乎考王者之降靈也或流
星貫月或長虹繞電或赤雀銜書或
素靈夜哭帶雲龍之氣會奇異之象
皆有天命非由人也或問曰何以周
過其曆秦不及期答曰夫冥理難知
人情易惑按其指輒略詳之矣何者
昔宋景修德守心便退丁蘭篤孝木
母舒顏但使專精嘉祥可致必能潔
己灾禍自亡信哉斯言也觀夫文武
成康之世治道隆平蓋積善所資福
鍾來業所以過曆也始皇在位焚書
坑儒酷毒天下逮于二世誅戮更甚
生民寒心手足無措上天降禍故不
及期也易曰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
此之謂矣故知興滅之理非關力能

咸稟先因頗由行業信為明證也近
如周武錯見毀寺廢僧旋踵之間後
嗣磨滅竊見隋文皇帝初生即有神
足撫養後為寶禪師觀見當為霸王
及其即位普興佛法大度僧居四部
說說三學濟濟安心行道以報國恩
登即漸息干戈日就豐樂嘉祥靈應
史不絕書四海无波六合同慶後封
禪岱嶽世致太平以至煬帝屏除寺
塔派擯僧尼繕造奢華万事過度天
降海外親自征行禍及无辜殃鍾身
世目前可驗何待將來 論曰論衡
去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淫前
而薄後不非古之虛美而責今之實
論信久遠之偽詞忽近今之實事不
知指馬之憂而覓儒墨之談膏肓之
病固難治矣大矣哉釋氏之為教也
包羅三世囊括四派方万象之列太
空辟八河之取滄海至于博尋子史
覽覽經誥六宗七儒之典五岳四望
之儀丹笥金版之文名山石室之記
玉檢芝泥之冊雲臺麟閣之書清分
濁判已來鳥暮虫跡之後赫胥栗陸

之曠天皇人帝之前斗杓之所指撫
輪烏之所臨照地輿迫闕天角遼長
補鼇折柱之靈刊山刻海之異立功
立德之道一陰一陽之言未忝藥石
之所基衣裳宮室之所肇參玄祀黃
之典制礼作樂之訓勛捐華讓之則
湯征武伐之威金勝零雨之翁泣麟
傷鳳之叟莫不事極寰中而理窮域
內者也豈知上界縈二死之患下方
抱三塗之憂苦海漂淪愛河綿遠是
以大悲出世導彼生盲開八正之關
闢五乘之路宣忍服戒珠之旨啓優
波木叉之規遂使體施飛禽軀投野
獸列國都城方之脫屣嬌娥矚驗弃
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息茲八苦永
斷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
形長辭毒器況千花寶殿近号天宮
六合弥積遠穽淨國八行玉樹四柱
金樓百味香飡三鉢軟服弈弈輕舉
無煩列子之風雍雍笑歌詐因蕭史
之吹故知綠輦瓊輪慙暉於紫府玄
霜絳雪忽采於玉京矣

夫釋迦者譯云能仁言德充道備堪

濟万物也然法身二義一日真實二謂
摧應真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
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威斯
應體常湛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億生
求果和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
修短為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摧形
雖謝法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
常見也 世說云曹人尚不貴東家丘
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夫
惑者問曰豈其然耶請喻斯言論者
對曰子不聞乎夫瞽者无以與乎文
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蓋
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万善枝條難
抽意樹良以凡夫顛倒渴愛所燒妄
想攀緣身心放逸激五欲浪漂二死
河常在黑闇崖下无明波底長夜睡眠
處於夢宅莫醒迴天之醉誰知迷乱
之色昏昏永劫役役偷生乃復隨逐
邪師親近惡友咆哮狂為放恣心猿
起六十二之見山沆九十八之使海魈
涵行廁戀著盡瓶扇八魔風吹三毒
火縱六入賊盜五陰城不憂二鼠之
危恒興四蛇之怒信其牛羊之眼發

其烏鏡之兒於是立我慢幢聲自大
鼓翻覆毀譽之口誇企儒墨之談反
表為裏顛裳為衣敗俗傷真間朋讎
友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祇呵
罵風雨與鬼神為讎隙與骨肉為怨
惜自矜自高不仁不孝恃其管見愚
謂指南何異蜚蛆之甘臭蟬鷄鳥之
嗜腐鼠以毒為美深可畏哉靡慮將
來之辜不憚地獄之報嗟乎肆一言
之禍招万劫之殃致使沉滯幽塗淪
歷惡道入銅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
熱之城鋸解磨磨爐燒鑊煮飡灰食
火噉雪吞冰處處焦然心心苦楚百
骸九竅撩亂刀鋒五藏四肢紛披劍
鏑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
間破和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
所致也况復捨身受身常嬰三界從
獄至獄不離三塗大聖觀已興悲至
仁為之源慟故知善惡之理如響應
聲報施之徵似形帶影可不慎歟可
不慎歟 詔云弃父母之孳髮去君
目之服章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
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 答法琳

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
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
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
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
路於是剝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
竺貴族厭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
子去袞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
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
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案
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云假使恩
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別難見是無
常須臾間是故我今求解脫於後慕
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已
而修善毀形以成其志故弃鬚髮美
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
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礼乖事主而
心戰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靈
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
為益下凡之類違聖教故為損懲惡
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
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
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

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即大唐帝業
慈被百靈聖種鴻基惠流千祀不敢
輒以愚意輕測天心謹課庸詞略申
管見塵黷御覽伏深戰越謹對

破邪論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破邪論卷下

第三十九張 訖

甄正論卷上

集

大白馬寺僧玄奘撰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
聾俗情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
昏於通理每逢迴於聞見踐歧路以
躊躇竟滯迷於言說仰夷塗而顛躓
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為指南坐祛
知北先生廼隱机而對曰余少聞詩
禮長好墳籍耽翫有年搜覽無倦簡
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
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辯紕謬久蓄靈
臺之鑒恨無起余者商子今質疑不
失言矣公子跪而進曰夫記事之書
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糟粕寔是先王之蘧
廬此廼泰俗之談焉足言議至如釋
迦貽範法王演化超九流而獨步歷
万劫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閭域愚智
莫窺其萌兆皎皎焉若十景之耀青
天滔滔焉若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
世之聖旨不俟僕之一二談也夫道
之為教其來尚矣爰自黃帝之書逮
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延齡保

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淡之德慈儉介剛之用挫銳解紛之能誠有益於凡情固無虧於時政自家刑國抑有由焉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以為教主據其經論所說天尊者迺道法之宗匠玄門之極位天人所奉故号天尊源乎造化之先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軋坤萬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先生學富蓬山藝薰石室道該儒史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鍾佇扣敢遡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先生廼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予焉進坐吾為子論之夫道之為教起自黃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諦聽之吾為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地之內耳目所洎者咸可究而詳焉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為子據史籍憑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鉤命決云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玄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為天氣之濁重者下凝成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沌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光以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迺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即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即生在三才之內不得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合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迺為陰陽天地之所生育豈能生天地哉請究斯

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公子
懼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
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懵以愚不了尚
有感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案道家
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
部秩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
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
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
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寥太之下
階級万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
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繁高聽希暫
釋疑 先生莞尔而笑曰子何惑
之滯乎重為夫子揚擢而論之子察
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
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
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為虛謬之
說纖細可驗軸素難誣教異外方跡
殊中寓考之史策同明鑑之臨形求
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自無懷以往
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
皇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
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

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尚書綿乎
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
耀洞紀楊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
祀顯著大無不錄細無不載禪讓戰
爭之帝純澆步驟之皇神祇變現之
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蛇之通感
魚鼈鸞鳳之精靈爰及樹石奇怪鬼
妖魘魅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
詳其事自天皇啓運帝業權輿逮自
人皇年代縣遠五姓為其宗本七十
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
紀九十六代一百八万二千七百六
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
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万七
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三紀七十二
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
一十八世合一千五百三十年文字
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史官立焉
歷然可觀備諸方策天尊之義闕亦
無聞以此推之足明虛妄昭然可驗
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
辭藻雪心靈清滌耳目自可韜聲屏

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
再覽高聽有媿廼心請更詳之與申
積晦案道家教跡義旨甚多法門名
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迺
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朱
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為子備
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
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鳥有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六部咸
是偽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
書為中生為銀函瑤格虛內構虛紫
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
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庸情撫實足
為虛妄且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
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主可說說經無
主自曉為端扶本靈源詎勞繁述子
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
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
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加為勝
以佛經有一十二部迺加二十四部
惣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
根深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

根開六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
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
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
豈能該密三十六部爲妄可知又三
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
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
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
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
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
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覈三洞經
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
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
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
及顧歡等爲造成無典實其洞神一
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
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
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
神之術道陵迺自爲造道經數百卷
經中叙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
多去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
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
陵所造爲經之中割制義疏以解釋
之因此更造爲經以增其數三洞爲

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
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諸天真人編
玉為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
諸天書名金書者鏤金為字今道士
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
為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道家明
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
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
據文明此狀益彰字為若玉字本是
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
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
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易以隸書
即彰玉字是文明所作改篆書體為
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
為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悲又云銀函
瑤格且函者是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
箴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
函秘之玉箴銀玉貴故用以緘經准
此虛詞全為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尚
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為天宮之珍人
間聲色可為天宮所重聲色為經說
妄銀玉何廼是真財色對境是同彼
此有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又

云紫筆朱韜此更虛爲但筆之起稱
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
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槧或謂之
札或謂之觚元無筆字豈有天尊以
稱爲筆况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
執繫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
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義題
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
書之号廼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
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
似是美名鞠理全成爲迹

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
措廼謂先生曰伏聞衆口爍金積毀
銷骨先生此議無廼是乎未解所疑
更希良釋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
烟輝霧液聚氣爲文芒垂八角字方
一丈靈寶具顯奚所惑哉

先生曰情弊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
悟夫子沉淪弱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
翻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旨
意久已曉之蓋叙真文偽道之源顯靈
實虛妄之跡既云天尊合一氣之端包
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群形說經

不託空聞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
偽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廼云
天尊感雲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
丈異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
絲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
悟凡俗湏示靈異之狀真文若在上
方天尊都化之所何湏廣大其文以
呈詭恠之跡徒陳海桑之論寧思蝸
角之虛此又偽也公子曰玉字之文
結空之氣既去虛誕誠如所言大羅
之天玄都之境王京仙宇金闕天宮
空青寶林寒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
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

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為子說
之子果見問今為子具陳其妄案靈
寶為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
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
二太明玉炁天第三清明何童天
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
第六上明太曜天第七虛无越衡天第
八太極蒙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
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
二竺落皇笏天十三虛明堂暉天十

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煖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十始黃考芒天二十一太黃翁重天二十二元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撲元樂天二十四元極曇誓天二十五浩庭霄度天二十六淵通元洞天二十七太文翰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九太虛無上天三十太輝騰勝天三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平育天謹案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号即明元無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此三十二天惣是偽立何以知者今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天名梵度天竊尋曇梵二字此王先無五篇說文字林字統竟无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與無見之流翻譯人造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在於此方先無此字後葛洪於佛經上錄梵字訓以為淨陸法言因而撰入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東流之前此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於佛法之後即是偷竊佛經近始偽

造進退無據爲跡自彰大羅之名寔此之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仙宮玉京靈岫案經所說玄都是玉京山上宮名金闕迺玄都宮之闕稱尋討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是以方之教天尊是此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蕃居止合於此地自從文字已來帝王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東不越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纔至象郡北尚阻鴈門此中闊狹可知遠近斯在又據十洲記四夷傳地理誌輿地誌括地誌汲冢書並無玉京玄都之域未審天尊何處施化若在諸天之上天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諒亦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尚好是事懸隔但天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藂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計執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迺以人間妄計金玉珍貴用標仙都山闕之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方域之言隨地改革万里之內音旨不通况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寶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

此地復須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錄門人降自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為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又空青之林寒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莫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弥增為跡轉益虛宗案靈寶三清天号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爲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祇有三十二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内三清大羅是其別

号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号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攝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无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爲也老子駢車西域竟無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繫風之說再三虛妄爲跡逾彰所言九仙者案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為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為劫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凡其爲狀即此之派

公子曰先生辯囿宏闊輝詞葩於舌杪言泉迥注瀉文瀨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冰類秋飈之拂危萊辯即辯矣疑尚疑焉案靈寶度人經六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无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撻排為爲

先生迺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恠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号將上清豈殊前以昌言今復致惑案三十三天天无始青之稱三清之位无浮黎之境置立叅差終始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壇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感彼果成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迺誕虛爲之狀叅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悞

甄正論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中

集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戲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斂霽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幹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簿蝕老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為吉應尚書史策以示將來況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先諸簡牘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且諸天

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為晝夜不如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薨病耳皆開縣二遍盲者目明三遍啗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祿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暗跛之疾亦無系墓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為無產生之生無死死之死今此經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曾臆造此

偽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
虛偽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偽也然則道
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
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
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
經首尾虛偽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
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
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
明六道之宗詐述業緣之義地獄天
堂了無辨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
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
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
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
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尚質醜俗未
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
子說經當襄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
於二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
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
狙詐俗變澆浮何曰天尊當淳朴之
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曰果三世六
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醜之代乃說

無為無事恬淡清虛雌柔寡欲逗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偽非謬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偽後之靜信復豈妄哉請少詳之無為孟浪案道經云樂靜信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偽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偽造元始下代因偽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其本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泝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為元始立天尊自知無據為佛經說釋迦并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偽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偽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智不悟立主虛偽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昭之掌樂之官因官命氏後為樂姓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躬之末代周之首年尚書周書何為不載史紀洞紀何故不書又鞠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

月竈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
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薜荔於長流
足驚視聽之說帶美葉於高木殊為
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穽
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
偽無一實存在於下愚不無二惑竊
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
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
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機不疲傍瞻
宇宙之間嘆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
之上恨知音之益稀向與子談未攄
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為真此則
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
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為
虛妄在於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
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偽乎案吳楚春
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
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俊
予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
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

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
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誠禹曰事
畢可秘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
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
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
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於
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群臣莫能
識之聞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
覽令使賁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閑
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
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
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
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
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
丘即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
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
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
果滅矣此則事迹分明書史具載謂
之虛也言何玷歟先生於是哈然而
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
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漆素之
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
寶經偽未嘗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

證經亦可指火為水况吳楚春秋近
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持為
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
有靈効驗可憑堪為寶重此表符之
功用非標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籙
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妄云老子
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為老子之符
冀成靈寶經實比類而說足可知之
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事述易修
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
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
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
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
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
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
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叅之前後咸
偽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其國此乃凶
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
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詐能掩
其灾禍飾詞崇偽若得驪珠討本究
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
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

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說備載元
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偽於靈寶矣且老子仕
周為柱下史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
關為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
文為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
國識剛守雌挫銳解紛行慈儉讓下
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為
喜談論言旨為西昇記其中後人更
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
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
養之理天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為經
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望虬有
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綿綿長
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
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
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
知有釋迦所以捨官西赴還平無名
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
中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
將就釋迦振衣學道故遙尊曰師
並是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己師
如何翻云化胡為佛若老子本擬往

天生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軋
有古先生善入無為化胡之義此其
虛也但其文合云軋竺軋者天也故
易三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軋者天
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軋字
之上故云竺軋又案西蕃葱嶺以西
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無竺
軋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
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
出塞記及文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
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奇懷妬忌
偽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
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偽案史
記及前漢書西夷傳諸蕃部落各殊
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
城居國号蕃名其數極衆月支踰勒
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
大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
東西南北及中分為五國國号天竺
人口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向有万里
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
化胡况釋迦本是中天竺國太子元
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

此經文再三皆妄艮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靜俗欲令敬奉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号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偽自分不待言談方辨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為胡王及群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辨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関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狂踈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歲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姬文拘姜明夷之義載敷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

非無表明修靜之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虛案前漢書武帝亢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万來降獲金人帝以為神列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傍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生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偽何為唐朝吳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盧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竺軋有古先生方將撒勒金河裹糧玉塞經履砂磧涉山川百舍忘疲

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終始參差良為搆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竺軋藉其輝迦盛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駢車以之西上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偽在目前詐煩言辯作偽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這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為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是妄說經之事一槩咸虛設令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即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衣宜從緇侶變素聲於穢嚮革狼顧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塗而跣足泛慾海以沉艱不復本以歸宗良為此經先偽公子曰此又云偽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遠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

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
或控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
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飛步此並
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咸
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偽余謂子
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反乃
捧螢光以比日榮蹇足以齊駿用茲
擬議何不量力者歟道之為教誠亦
多塗本自一氣派成万彙子云遂古
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
稟一道虛而能道辯之在人人外無
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
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灾橫順生而
壽焉違斯理必羅殃咎逆生而夭故
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
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
大患為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
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
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
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
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
陵人傲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

生益其生為物所患身受折辱嬰
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
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
屏聲色卑宮室薄賦斂省徭役勸農
桑君上垂拱而逸臣下鼓腹而樂上
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
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
奢侈恣情泰崇飾宮室耽愛聲色徭賦
繁重頭會箕歛勞苦生人法令滋章
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
於上臣擾於下盜賊交起宗社傾滅
此為有身繫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
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
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
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經云道可道
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
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為
則時邕俗泰人能體道無為則全生
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
百歲下壽八十歲所言不死者終其
三壽不為夭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即
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而觀同

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
尋識辯之心竟無的至此事冥昧不
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
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
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
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
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偽經無三
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
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此意慈者慈悲
愍念之理儉者廣恕不貪之義不敢
為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
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於行是俗中
仁恕廣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
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
之理道家每朝礼此三寶未知有何
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
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
虛通之理言此行之道正而不偏真
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
号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
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
也真假之狀人所目之在於理中何

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在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遭迴世諦之間妄号正真虛名大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偽安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冲天五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傳中豈關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朮之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薰修何關於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南王安坐犯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康夜被鍾會譖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即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无

風則止不能無待况乎龍鳳哉自非
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
此是在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
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網者靈寶
玉京山偽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網
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偽造
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
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誅而
行謂之步虛此是偽經前已破訖何
得引偽還證為耶

公子又云此偽敢不聞命據實經證
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之經老子所說不同靈
寶天尊之偽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
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
云動則經靜則自惟甚苦勤此則具
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
加增佛事雜糅其文業老子道德二
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即
有劫數之名又此出書史並無劫事
道家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

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
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
夏之前此上唯有劫教劫賊之事無
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
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
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
之說案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
之初万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
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
万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
則與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
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
生而言道生一以彼證此明是參糅
佛劫不惑至於靈寶為經亦具論劫
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數
此亦可知
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
說因果罪福修善攘灾不無其事至
於行道建齋威儀懃肅則有三錄
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
寶自然科儀嚴密不謝佛教欲以
為非詐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爲
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偽經修
靜文明潛爲盜竊前以具辯無事重
陳祇如三錄明真三元塗炭自然齋
法非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
明修靜等所造此事咸是爲修狀跡
先彰不煩垂釋但予仍惑須破積疑
案爲靈寶齋儀云三錄者一者玉錄
二者金錄三者黃錄玉錄者爲天子
修之金錄者爲王公修之黃錄者爲
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
氣象或拜五岳仙宮或拜四瀆水府
叩頭乞氣搏頰祈福多料紋絲情規
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在於油燭相欺
以妄行之于今而夫邪巫解禱有何
殊異行邪求福神豈嚮諸自然塗炭
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
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
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
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官校
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
天地水三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
官校等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架虛

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實道
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何得
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校筭人間行
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減其
罪此益虛也檢尋老莊之文本元此
事並出靈寶為經且真司之理嚴於
俗法至如世詩法中凡人犯罪曾未
發覺自首即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
若未三官校筭之日以前預建三元
札懺悔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
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款希免其坐
定不得原人間虛淺尚不免罪冥道
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
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
嚴急之科諒無雪愆之益

甄正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下

集

大白馬寺僧玄奘撰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思吻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勵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燭火之末光對曦景之層曜自可銷聲疊足喻氣斂眉沉疑未祛仍希妙釋但靈寶所詮咸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為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賁所不了義句令問河上公公荅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忠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手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訛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為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微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訛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爲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今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柞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以於五柞甘泉河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况河上公
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
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
此為盛烈弄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
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
又妄案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
田之法王畿千里出草車万乘天子
万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万乘之
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
十七年至赧王為秦昭襄王所滅摠
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
十年為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
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
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
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案老
經云如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合在成王之後
但經為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
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
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
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
益虛誣事跡既為感應豈實晦影之
說妄談返真之言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
窺致茲迷惑老莊之教其來以久道
士之号非祇于今觀字尊容肅設斯
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
揔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
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驚
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駢老教旨在於
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
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万四千
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
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
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遣執破境息
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
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
之為教應物追緣隨類分門因機啓
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
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麗文淳
闢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
予玄道士之号非祇于今者亦何謬
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宋元無戴斑
縠之冠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
靈寶之經稱為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
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
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
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
練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
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
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
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
請引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盤
觴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
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
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
籙修朝礼上香之文行道壇纂服之
式衣服冠屨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
其道者始斷簪娶禁薰辛又偽造靈
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
之号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
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
為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是究
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
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
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
于茅山之朱陽靜退無為不交時事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号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為鳥雀所汙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為觀行竟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為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為梁武所器尚頻徵令仕確乎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革識遷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此轉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莫不為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沉痾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旦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余為子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威

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一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官所受法籙一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為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惣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為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為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搃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籙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此籙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性多深愛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籙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官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為作其事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為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娶妻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姪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嘗娶者學僧為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禁婚娶之條道士等咸請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橋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地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為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无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為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詎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真偽根源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爲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秩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搆架因果叅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孟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秩爲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御製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
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
三皇善用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
孰者為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
者為聖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蕩
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與
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
土稱之為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
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
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
慙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仞愧環堵
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
之昏怠是知搏搖九万垂天之翼方
昇擊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
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
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
云儒道釋典三教是壹咸躋於善理
無有三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
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黃馬之辯
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
每思此說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
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
教群分九派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迥
殊非唯虛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
文似涉參乎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
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号觀鳥
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
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蕃泊乎
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
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
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
夫婦友于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
悌以資家蒞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
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庶讓以推行
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
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以緩神祇崇
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
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
截截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
薦饗之福貫冑達腋申馳騁之娛天
命剖肌忠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奸詐
起符璽著而矯偽生盜國竊器者害

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
悲之大患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
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
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
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質壽無遷變
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
人畜同之類於已情豈宜傷害故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
肉者以已之心體彼之命慈生之志
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于
定國之寬刑孫叔敖之陰德霸楚以
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
軍白起之坑趙平身死杜郵之下支
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
辱派於子孫身造受嗣同於見報父
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
其怨挽杜回以荅其恩申生命胡寃
以馭車劉約從亢海而陪乘此論幽
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
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監
觴老聃嗣其施紉究其本也保精養
氣韜光藏暉全生遠害無為寂泊恬

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
導就澆分鑣各驚孤一無之理立三
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
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
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代遺榮巖
棲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
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
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
一金丹昇鼎湖榮飛龍白日登天群
臣攀戀取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
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
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
墳塋安措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
之患皇帝取青龍以冲天躡紫雲而
遐上高謝万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
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
人尚蔽茅甘棠思德留樹况黃帝登
九五之位處万乘之尊馭龍駕以上
傳故勝寢疾而死者群臣攀慕情切即
合留奉衣冠豈容埋弃帝之遺服以
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昭左傳以
為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
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慾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具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為教脩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物也故易去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為絕矯性之聖智奔越分之聞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

之強梁損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去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万物以杜健美之路陳四支以去形骸之戀述木鴈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泯變化而夢胡蝶一天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夭齡害命辜累斁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以忘身非是為他祈福宜尼潔齋以變食豈開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
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
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
時有效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予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
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
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
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
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
中街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
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
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
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
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
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為佛法從
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尤非是
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
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
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
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
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恠焉

公子漢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
曰僕習慕甘辛居鮑忘臭沉淪弱喪

積有歲年今屬頽光西邁之晨方悟
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傳諸
將來使夫倒蹟之徒革心於昏昧之
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
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甄正論卷下

第十七張 集

十門辯惑論卷上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 撰

答大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權文學聲冠應徐地參園綺指紳嘉
其令望縉素挹其芳猷而頃著十疑
干我二諦公孫生之駁辯自昔難酬
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
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出名乎稱
之日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
幾乎一言而法作秘密述之敢忘乎
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
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贊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
十地之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
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

尊於理非順定亦佛與菩薩豈無等老
如有等老安能運佛如無等老何須成
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
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示下愚
也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正夫雖賤而
難棄順理而求万乘雖尊而可降山
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
必均其小大况惟諸佛有平等誓願
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
遠遙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
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啓權智以
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愬持之力
來自他方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
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
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
菩薩莫能造命弥勒居一生之地服
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入
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
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迴瞻於此
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
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
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
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遐觀見

半居於實相神足南運持妙喜於花
鬘而不能屈彼仁尊入茲國界豈唯
羅穀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

傳而有據者也

吉藏師云金粟事出思惟
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檢

諸經目錄無此經名竊謂
西國有經東方未譯者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
者佛道甚易何云懃苦無量方得成
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不實
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為若斯哉
且文殊乃燃燈之師釋迦又燃燈弟
子文殊既為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燃
燈之前况弥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
成道文殊之力今龍女成佛於前弥
勒成佛於後而文殊不成安能無惑
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何佛若未
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也如
文殊未成為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
以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
請為言之

辯惑曰至人無已為物有形高卑不
可以跡定隱顯不可以情測龍女雖
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

菩薩而實是如來何以明之按法花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才無尋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才無尋者善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劫畢十度因滿獻寶珠而轉女形坐蓮花而昇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惑者見龍女即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發心即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身子由其致詰蓬之心也何其曲哉又按首楞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來安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曰普見竊以文殊智包攝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劫已為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尚號法王之子或忤位北方久名寶積或受記來劫將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尋周行三際而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

而見身豈可以一相求未可以一名
定故遇燃燈而函丈逢釋迦而避席
慈氏造之以史疑龍女師之而進道
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
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
成方便實為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
不諒聖人之事異以行權同許車而
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既信彼之非妄
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
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花經之時五十小劫
但春秋夜明以為釋迦生也正法五百
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
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為食頃則
此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
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知合成煨
燼今既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
知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
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
小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萬
人哉持此相况不加明矣

沙門復禮曰
法花序品云

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踊出
品六五十一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并燼

引之事但取意而直通
不依文以及詰者矣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
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
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
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
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
能達觀故身子觀穢而迷淨空承日
月之談弥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
之喻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
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
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
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
乎非淨非穢方為妙土非久非近始
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
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
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
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
難近得無為謬法花壽量之品維摩
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惑曰
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
淨國耆閻穢國之靈鎮法花化身之
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
而明穢國其為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娑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凡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娑婆矣而淨得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娑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況乎法花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覈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

拍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花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涅槃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為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煞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其出家也閻王害父因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万里為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為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雞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為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為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二百度廣而覆下曰徑一千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業障者何異甕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万八千國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視若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

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實蓋毫光非有
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曾史直
書記祥暉於夕夜孔君多識推聖德
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豈寂寞而無朕
故知君子或默已昭章而感通中士
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凌
之伍懷愚混茫之流將撫掌而大噱
或絕膺而曾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
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
路問死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檢其
性盡道德粗明於微妙然後應真西
舉像教東來八万法門吞納九流而
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煖若
先霞而後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
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
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
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坐
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
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
化而況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禪矜
小切而背誕具行三逆知昨非而迴
向迴向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
滅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

福亡永劫而沉淪罪滅即身而解脫
故語曰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仁遠乎哉行之即是惜以明義誰
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弃人
常善救物故無弃物又曰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况大悲平等而有所弃哉
譬夫良工相木名醫瞻病可用而用
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
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
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何以療
之仁將此為是問乎為非問乎必以
為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
雖達多行衛頑之惡闇王有楚穆之
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興
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
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
進之路塞彼為乱之源俾有罪者自
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
方便其利博哉然闇王問道而反迷
自同於林放夫子知幾而仰聖可比
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
為獨闢請再思而可矣

顯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勸閻王害佛尚
為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
婆何為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
應輕今乃重者為如來輕者入地獄
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
者後應成佛有獠記乎無獠記乎如
有獠記請指言之也如無獠記安得
為化哉若以善星為真者何不同之昆
季昇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懼之忍
其入獄豈慈悲也但極樹提於烈火
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懼曠野之
鬼神伏閻王之醉象何為於善星也
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
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
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
迷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
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而
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而善星可
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
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况謗
害重輕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迷
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不成於迷

成進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殃壞見
斯斷善根迺受闍提之号所以訶罵
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
斷可知矣

又問善星為真為化者凡化之為理
必當以混真為妙真之為事自然以
似化為恒真化相涉魚魯難辯然則
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
美餽固其傍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
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
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為寂後之說
迦葉載請善星是斯下之人穢涓噉
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
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
言其為化豈無為化之理曾無是化
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
衆部守筌而詎得魚徧習諸禪為山
而已止簣同石甃之為技若飛鳥之
能言雖蓬門人還如伯繚空稱佛子
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
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逢鋪糟之
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
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

尚招螢火之譏智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徃照今俾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玉毫已翳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為解庸詎弃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者上智也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者下愚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難施之等者中人也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困而學之乃成羅漢誘因誘果人斯下矣能作聞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殺耳譬夫厭田上上詎可使焦種生芽有澆淒淒不能遺枯條布葉豈可聞然於時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泊乎力士之惕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聞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宮蟻子有罪殺聞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

先乘同荆棘之田寧忘後種知現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儔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之大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卒平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中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撰

反經贊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為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闇王必應自害何為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辯惑曰山非自高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草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為功則大同相草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徙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己之得失人之利矣己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己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毀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偏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可以正物順而正物

者文殊之等也逆而正物者調達之
流也惑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
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書紳希更指掌
釋曰起予者商也耶為子言之夫善
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
理不忒故聖人之用權道也惡既著
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内省善明
使物之恩齊思齊既可以勸善内省又
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
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
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
扣頭申敬謂達多為菩薩即扼腕不
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為受
化之人耳安知為化之理哉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善為師茲
理久著仲尼既稱善誘矣調達何用不
臧耶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惑人
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湏反經以
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湏反經以
止之今順而為化既足矣何用反而
為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

夏氣長羸隴麥以之憔悴秋風淒緊
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
華榮曜冬霜凜凜誰能遣松貞搖落
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
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
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公
淺及深乎又曰為惡可以化人者惡
人為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
用善人為化乎釋曰惡人為逆果或
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
今則斯須可觀物恐怖而能懷賒則
冥冥難知人僥倖而莫免故惡人不
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為化焉然調達
始終行事權實雙轉經云惡友猶是
權名論曰大賓方為賓稱故鷲山會
上天王記十號之尊奈國經中地獄
比三禪之樂至仁不遺應同類於小
惡無犯豈作藩崇固以父王定業不
移必遇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
殃實也未始勸人權也令人見勸
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
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怖殃怖殃而
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勸耳

令不勸故勸則勸為不勸乎權有勸
尚為不勸實無勸安得有勸哉此延
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
能反兼四子以為師非道可行駕一
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利曾何
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觀葉救捨門第七

稽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提
希之時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
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令
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痛特照神光將
入地獄遂延還壽於逆子何幸獨得
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但頻婆
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
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
來何以示人子顛而不扶焉用彼相
任子害父佛何為哉
辯惑曰夫葉之為理也大矣哉深焉
不測廣焉不極眇眇綿綿變化消息
夷兮無形希兮無聲無形無聲庶類
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
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遠方其
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

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
山川紀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為動
植殊途而布濩人咸見其然也而莫
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
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
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
或執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冥為
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成計體是微
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失其本而
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以異見
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為
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
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
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
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无終辟之
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
易其滋漫三界難以歸根然而業之
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
餘慶為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
所以階苦若影隨形而曲直雖離未
嘗縵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
雖師曠調輒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
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

嚮者詐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
職乘耒盈疇農夫失時次棘徧野借
使耕而鹵莽其事耘而滅裂其業欲
望不稂不莠如姪如京採薜荔於水
中寧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為福始
惡是罪源同影嚮之無違類耕耘之
有報教聞命矣何廼頻婆為善翻以
禍終阿闍積善仍蒙福未釋曰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之有報也未
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
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
而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
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此生未受後後
生方受也初猶禾薪之類也經時即
熟焉次猶秣藁之等也易歲乃登焉
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
勤今愼者野无秋實之望家有歲積
之盈昔愼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
有餘糧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
不足非始於惰乎見愼者有餘謂有
餘非始於勤乎莫以象而申意更借
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為隣築室
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

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伎伎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構聿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現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恠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弥如何不救頻婆今其遇害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无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為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

業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遙哉又曰
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
獨不延也

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毗富
羅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志無所得
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勅左右而令
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
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
毗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
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
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
憾況而延壽或餘殃未殛遭殺逆而
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詐是無辜延壽
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
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
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
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
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宇內自然
增進成阿耨含諸經論並云阿耨含
者名為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
云阿闍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无
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徧體生瘡又
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

向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則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同知迴向之路葉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則為益任之則為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草也行可草惡人遷善於盥觴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顛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在旃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摠括群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為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為優則涅槃為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為優則涅槃以大空為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

為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為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為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嚮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能以致嚮羣物絡繹无鏡何若而生像故知形聲為之感鏡谷為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和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覽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无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眼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

談四絕之理卽有以明空依空而起
行斯般若之為義也明七種譬喻辯
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迥小以從大
斯法花之為旨也和三點之奧闡四
德之妙異容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
乳斯涅槃之為致也此並大乘之秘
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
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
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去不依涅槃
恐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
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
王般若為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
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
矣來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
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公草不
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
會和扁隨病而施藥班倭任物而施
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况尋繹
成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
亦善金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
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
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
修行是經卽得具足十事功德夫以

分流設險海君為百谷之王列曜成文
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
醐藥中之最上三語僉善何句義而
非玄十事以成何切業而不徧其比
興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校
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道三万
震旦所譯繞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
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跡非一法
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
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
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
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
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
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
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楫為
之軍載馳廣陸車騎為之先燕處超
然宮觀為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
宜而万国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
地也故畫鷁芳撓周流而莫輟騰駒
繡輦馳騁而未已時鳳華居寢處而
寧廢斯則舟楫未嘗不為軍車騎未
嘗不為先宮觀未嘗不為長也其有
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

者與舟即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門辯惑論卷下

集

大慈恩寺沙門釋 復禮 撰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
歡食為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
此期聖家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
語則此滅非虛何為犢子梵志月餘
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
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
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竹承
高旨可得聞乎

少門復札曰涅槃云犢子梵志
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果於婆羅林

修行二法不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
般涅槃月餘之言異乎吾所聞也

辯惑曰原夫佛施以圓覺為義涅槃
以至寂為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
不照至寂者累無不遣功無不悉忘
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
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
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既至寂不可
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
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
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
之妙也恍乎惚乎若存若沒宵乎冥

兮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沒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子何適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相歟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則無尺丈無始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我問何其迂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金剛之身則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又云常法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尔壽命之中最為第一富

哉聖教畫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真常
奚更疑之以生滅惑曰聞真常之義
故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尚昧於朝
徹若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涅
槃耶釋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
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真如妙性為
之體大悲般若為之助般若故不住
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
雖證而不取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
著證而不取故有感所以即興在而
不著故無緣所以即謝斯則寂然不
動形遍十方澹尔無思智周万物應
現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常住豈
若聲聞離苦永入無餘緣覺獸身長
辟有患形同槁木遽已燒然心類死
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違博施
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住大
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
般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
也豈乖真常之義哉惑人又曰涅槃
之道若常者何有雙林之事耶釋曰
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
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為之體出纏

被了為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為之
性冥真照俗為之業化身以內依勝
智為之本外應羣情為之相法身猶
虛空之性雲蒸則翳霧斂則明其性本
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矣高昇朗
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
影止清則現流濁迺昏顯晦不恒往
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業肇而開
圖雙樹恬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
離經辯志晦明於幼學或納采問名
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顏
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凶邪草
面揚辯才而伏衆聖賢稽顙一一國
土處處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
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
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惑人又
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
廢是則真為寂靜化是摧遷鶴林之
事不無損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
真化之不一未明真化之不異夫化佛
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
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為
理智以善權為業所以因時降跡隨

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未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迺定化體之摧遷異真身之寂靜斯為未得矣斯為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即法也化身即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来不從内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謚執實者為妄知妄者了實曰何謂也曰若從外来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内出者水内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无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實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則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

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又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引而申
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
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下
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
現前而不滅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
法身蓮華色之爭前覷窺形相迷悟
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
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忌其質器俟
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
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
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
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脅
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花
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
之派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拄於高門
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為
想若言有為則是妄語又云寧以利
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
云不可竿數般涅槃時及不般涅槃
者也隨問而即對逐事而同執會經
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
韻而不聞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

矣非所敢言惑人率尔而興喟然而嘆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舌也嘗聞井蛙摟甃莫辯括地之深澤鶚搶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常妙並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斁故知同凡偃卧示跡弥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遣報之期存而不論置之莫答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縑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為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不肆觀東后風伯前駘寶馬共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競曜千乘萬騎

雜沓清漢之間振鼓鳴簫嘈噴丹霞
之表發號令撫惇釐恤飢寒理冤滯
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
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
萬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璽之仙
樽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
歟又豈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
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耆致昏墊之
憂鏹石流金成湯有剪髮之厄兩漢
之末八埏雲擾二晉之間万方鼎沸
而王遠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遙視東
方無巡撫之意為聖王者其若斯哉
遂使疑億地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
玉耶無玉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
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聞嘉旨
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
發煦羲和馭日未常於靜夜舒景故
若華照曜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
零霜而別候寒溫甫尔也昏旦頃焉
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
可以預覩况乎今昔之遼哉夫輪王
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
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

而利往千馬伏軾自穴表而飛來四龍
守藏從地中而踊出寶田氣色詎別
於寒暑珠柱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
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
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
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
兼於畏神用教雖巍巍矣蕩蕩矣聖
王之盛事矣蓋是劫增之日殊非壽
減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諸經論
三千四百五
同時而成成已往同時而壞壞已空成住壞空各二
十劫如是脂環終而復始於住劫之中從閻浮提人
壽无量歲乃至五八万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
故俱舍論輪王八万上難心論云劫增輪三出矣若乃
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乱常蚩尤
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
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逢寶馬之巡
狩大盜排肩莫遇神兵之戡剪唐虞
已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花
之時輪王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万
物觀諸佛興十方華是知四兵扈從
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
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万億國轉輪
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來論
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
獻豈見金輪東轉釋曰夫嵐籍之興

本乎書契書契之作源乎易象因三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及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則爲行於地前括像以爲文斯乃書契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羲文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謂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博採圖牒傍存子記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昆陵爲大帝所居華胥柱州依希得其地容成太上髣髴臻其道而文物並闡而不論聖政粗論而不脩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詰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乎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招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時而興替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者矣惑曰若輪王但生於八万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宇之辰百年已滅釋曰有化而爲瑞者有假以爲名者化而爲瑞不君於万國假以爲名莫徵於七寶故仙人相融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

如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

輪王之事未聞實錄矣

或曰佛記作輪王四分之一者謂金輪

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非一輪王乎但言作鐵輪王則曰又何故須言四分之一乎夫輪王者降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化何故始

惑人又曰皇王者

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王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之初八万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朴略而無覺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生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昇三灾不及非想天之窳靜四空為上苦滋猶其逼迫使法尚以駭馳况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為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寂此蓋醉於至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跡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跡淺而本深或言承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岐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則善矣檀越曩構淳因福履遐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藹君子之松栢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

強記何其美矣至若開遽鍵而探賾
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
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何
傷若謗以為睽載一車而可恆然敬
尋來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
訶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負道不涯
賤質濫竽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學慙瀉
器同秋瑩之未景業謝傳燈夫以聞
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畢矣非
有若之能對况一乘妙義三歲微言者
歟涉光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
大千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
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
法師侍者昔菩薩之問如來斷幾生
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
人於聖起謗但為理資索隱義在鉤
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
之德尚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
師利况以下愚之救披上聖之文千

門方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昏
矇謁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車之駕開
八正之塗續晨鳧之足鑿混茫之竅
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
長悟迷源莫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
請事斯語以卒餘年謹遣尺書敢謝
不敏弟子摧無二和南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一 并序

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
陶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
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湏弥峻
而藍風起實歲積而怨賊生昔如來
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搗忿六師
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
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
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
儒則非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
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
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鶡旦鳴夜
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
之勢然以闇乱明以小因大雖莫動
毫髮而有塵眩聽將令弱植之徒隨
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
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
者也粘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淨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棲餘暇
撰古今之明篇惣道俗之雅論其有
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棟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
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
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
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爰以
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
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辛子理惑

正證論

辛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辛子博傳

辛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

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

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

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甚安

北方異人或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

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辛子常以

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

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辛子將

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

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減

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

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

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辛子

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
會被州牧優文虞士辟之復稱疾不
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卒融
所煞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
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
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
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
屈之零陵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
子曰被絰服檻見遇日久列士忘身
期必駢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
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
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
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
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
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
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
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
道欲嘿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
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
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

我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焉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類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項光照万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捷陟跨之鬼神狀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至王及吏民莫不歡歡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尔時禱請神祇今既有尔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
十方王知其弥堅遂起而還太子徑
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
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
衣絺絰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
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
十二部合八億四千万卷其大卷万
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
度勝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
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行无為
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
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
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
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无異
終日竟夜誦道誦經不預世事老
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
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
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
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
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
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
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

不厚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
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
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无為牽之无
前引之無後舉之无上抑之無下視
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
外毫釐為細閒闕其内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
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
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
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或於
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謂
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
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
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
至者農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
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刪七經之本不
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
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
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
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
山鼻跛羊凌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
浴其捫騏驎不虞苑囿之中吞舟之
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
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鷄必
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
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
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
其纖不可入佛志弥綸其廣大之外
剖指其竊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
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
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
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
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
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
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
絺端暑舟與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
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
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七典雖異其實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君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札樂矣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鷲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之况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懷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貴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恠觀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叁漏周公

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曰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
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
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
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
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
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
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
不樹頽器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舡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摔
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獲夫
摔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
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
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
達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
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
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吞炭漆身聶政刺面自刑伯姬蹈火
高行截容君子以為勇而死義不聞
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
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
無後沙門弃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
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
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
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
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
書脩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
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快者所
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魋席見之走
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
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
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識其無後
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
反泝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
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

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
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
貧不擁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
沙門剃頭髮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
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
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飭
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允信而無
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
儔弃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
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脩世事
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
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澗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不溢其情不
滯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弃
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
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
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

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快怕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乱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

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死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任至道之要實貴寤寤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持如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君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聞道德之實窺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猶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亳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
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
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
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為
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
二親尚存然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
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
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
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礼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
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
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
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
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
以成大倫身士須躬請賢臣待徵呂
伊尹負鼎下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
致王齊以之霸礼男女不親授嫂溺
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
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
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
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
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

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脩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辟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林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礼林孫之論刺公之刻楮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

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
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
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
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
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竊以臺殮之惠
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
其不訾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
如白日况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魏
魏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
之以祚狀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福
而得麥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
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
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
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
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
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
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
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
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
牛尾鹿蹄馬背問者虛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辟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引天以北人也子夏曰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辟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者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曰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抑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拙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
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
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
俎豆於黽門建旂於朝堂衣狄裘
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
也乘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
入商鞅之門賈孟軻之說詣蘓張之
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
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
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
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
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傳問羣
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
坐有得道者号曰佛飛行虛空身有
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
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
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
章歲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
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

無万騎統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脩
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
時國豈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
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
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
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
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
之賊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
應寒蕤賓重裘倍豫雖早不免於愚
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
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
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
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
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子亦猶言也
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
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
餘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
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
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
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脩言論
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
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
道則卷而懷之寧武子國有道則智
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
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
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擔怕
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鋒說廓落
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
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
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
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
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
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
度者也韓非以管閼之見而讓堯舜
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
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
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
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聖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章之網
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舉者貴不
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
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辭富而
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
子之辯也辛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
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辛子曰由佛經
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
五經適以為華末成實矣既吾覩佛
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觀
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
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
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
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
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
為同乎辛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
飲飢者不必待穀倉而飽道為智者
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書為見
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
五色為箭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
彈無絃之琴狻猊雖熅不能熱無氣
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
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
蚋之聲振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蹠蹠
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
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脩
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
曷為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
反故可不思與牟子曰夫長於變者
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
審於辯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
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
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
脩閭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
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
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
乎杳兮如天濶兮如海不合闕牆之
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被見其門我
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
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

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疇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秦叔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觥欲滅江海躡耕耒欲損岷嶓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帟鄴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誠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

曰衆道兼殘凡有九十六種滄泊無
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間
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
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
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
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
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
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
有性猶礪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
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
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微故廢之耳觀
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
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
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
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濁邪不禁吾
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
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
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
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
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觀其無病也神農嘗百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疑疑誤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揚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置猗頰為之改色朱紫相棄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觀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覩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棄駒之曰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問曰僕嘗遊于墳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草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礪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况朋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

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
旬而不出可謂憚怕之至也僕以為
可尊而責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
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
不矇以鷄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
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蟾穴藏
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不聞尊蟬螾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
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
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
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曾
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
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
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
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
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
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
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
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封齊有首
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
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搃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
子路有殖醢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
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
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
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
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志備焉固非僕等
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暑三十七
條亦有法乎予子曰夫轉蓬漂而車
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罟
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
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
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
於是惑人聞之蹉然失色又手避席
逡巡俯伏曰鄙人昧瞽生於幽仄敢
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
雪請得草情洒心自勑願受五戒作
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
惑彼胡狄父子聚塵貪婪忍害昧
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
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今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煞
生斷其嗇如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
於此云云

正曰証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
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
神妙之理此真有无句心之語也夫
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
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生軋有古先生
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軋
者天生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
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
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
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
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
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
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
戈拯濟羣生行小煞以息大煞者也故
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
有豐必鳴鼓以彰其過撻義兵以臨
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
而撫之不苟濫刑極武勝則以喪礼
居之煞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
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辛錕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竟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煞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就戮其之弊也遂至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客賢而况万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手西菴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万方而理運不老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者盖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藹既流不蠲良泚縱火中原蘭蕕俱焚焚討之虐猶呼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譬適足

肆謗言眩愚豎豈九情合義有心之
難乎又證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
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
宮廣長二十四万里面開百門門廣
万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
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證
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
乱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
而容四百万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
足明其錯謬者多矣歲獲救豎猶將
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執露
其愚焉 又證云佛亦周遍

五道備犯衆過行內惡猶得佛此非
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
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今則開
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豈居十分之
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日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
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
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
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攝衆惡
之裁滅三毒之燼脩五戒之善書十
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
為之場耳計天下蜚蟲之數不可稱
計人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
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
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
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
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菑水為甘膳
以羈絡為非謫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恠之
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
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
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誥而虛妄自露
矣今具耶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
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
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
追譴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
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取伐之命
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
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
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淫厲之鬼何
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
以此為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

飭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志已備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玉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目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卑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勗躋故銘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珎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羨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又專證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
徒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
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步涉而行濟也
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
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
寒暑若開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
能強與之也夫和鵲之所以稱良鑒
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
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
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
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
爭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
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各聖人深恨良
鑒非徒東走其勢投奔矣

又證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
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
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
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
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
然莊固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
所元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
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
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

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
鹿有漂槽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
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靈吸
風露以代糗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
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
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
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
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
欲駟飭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
之奪黃也其餘嚙之音曾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吝之章

又證云漢末有牟融者合兵依徐州
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
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
云行人志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
攻見煞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
教率以慈仁不欺忠信不衛廉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迹者

凶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煞一也
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斬割
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
以酒為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
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辟猶吏人解
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
制之矣莽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
惡之獲殃耳

又證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
云云

荅曰石崇之為人余所志也驕盈耽
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惇獨論才
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
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
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
禁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證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
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
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
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虜上
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
嬰兒之言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

敗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狄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又詔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恒。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弔誓之義。雖人之喪。猶加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况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弘明集卷第二

集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明佛論

晉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
佛咸以我躬不閱遑恤于後万里之
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為然况復須弥
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
心作万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
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
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
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
不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
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
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礼義而闇於知人
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
之不臧猶興喪反之况精神我也得
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
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弈
形筭之淺而弈秋之心何嘗有得而
乃欲率井蛙之見晏抑大猷至獨陷
神於天奔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

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脩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奔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曰用無限之實親白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彛倫於太虛為狼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迤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

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
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
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
之中煥三千日月以照麗列萬二千
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歷
觸之域應求治之虞感且寧乏於一
生之內耳逸平生表者存而未論也
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
為終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
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
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
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
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
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
守救麋之闕文以書札為限斷聞窮
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
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增雲之下而不
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
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
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
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
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
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

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虛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瞍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虛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草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丑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曠之質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虛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万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廩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懷有腐敗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瞽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

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靈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穆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羸博之莖日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乱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識常舍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
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
所寬寧當復不稍減其惡漸脩其善
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堯之識必當
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
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
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蟬蛤應
分至啓閉而燕鷹龍蛇興焉出沒者
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
厭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
獨然而万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熟
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
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緣前遊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
一也置遊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恠
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恠乎
今以不滅之神舍知堯之識幽顯於
万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
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緣不虛已鑽
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徃劫之祭紂皆
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
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
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也今男女構精万物化生者皆精
由情構矣情構於己而則百衆神受
身大似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二
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焉昔緣
所會亦必脩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
万族矣况今以情貫神一身死情安
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
不滅之本稟曰損之學損之又損必
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映則無當
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
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
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
潛鳥颺反風起木絕粒絃歌亦皆由
窮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
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
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
之出書莫英無裁而敷玄珪不琢而
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三火
流玉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
欬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
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
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
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

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傳分身踊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晻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聲元無響則亦情元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眇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万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

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軋軋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攝既新故妙續則志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况自茲以降喪真弥遠雖復進超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課感遁天忘行弥非真有矣况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

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眊然弥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穢弥失而過譌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虛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沮洳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壑以空焉夫叢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况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諱多也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万有而與之為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荅曰今神妙形虛而相與為用以妙緣虛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万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

舟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
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卽尋
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舟求耳今神明
始創及羣生竄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
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
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卽六
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
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
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
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
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
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
明矣况過此弥徃渾沌冥茫豈復議
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
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未昔之所始
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
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
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
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
以為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資其
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
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
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丈所昧還疑

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
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
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
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
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
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
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
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
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津梁
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
是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
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至理哉明訓
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
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墮之
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扶要
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
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尤吉致使
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為實理之感
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剋
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
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

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
是妄疑而不歸純銀枉者方將長淪
惑固之灾豈有旦期背向一老昇墜
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
求生以害仁又煞身以成仁仁之至
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
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
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
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
實之疑安得不生荅曰教化之發各
指所應世蘄乎乱洙泗所引應治道
也純風弥周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
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
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
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
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盖公嚴
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礼教或
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
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
自斯之倫惑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
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
崖莫匪介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
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

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躋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荅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煨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亦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為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判疏通其智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几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太隗鴻崖巢許支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

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關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訓措紳難言唯採敘伏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勢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号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按若曉而昧又措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偃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

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礼老為言之関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没其言獨存於礼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礼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切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肅之世謂肅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肅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村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呵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霜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下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懸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藉坑六十万夫古今彛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恚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愁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虓違江而鱗避境猶皆心橫徹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万之命殊易夫納湏弥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帟一鵠矣而今想焉而不見告焉而不聞請之而無救寐寐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侵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類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

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万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將來浩蕩為欲何望况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拍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笑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雙應安私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攝此空法以脅累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荅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万化者固各隨因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辟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

固然堯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
降水流凶允若堯諧其德豈不大哉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
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
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况夫靈
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遙於
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
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
映多寶踊見鎧王入室豈佛之獨顯
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
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
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
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
乎况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札
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
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
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
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
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
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
乎然則庶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
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

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軋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彘犬羊之命皆軋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殊無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虛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羨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羨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曰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邨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然報交驗皆書于漢魏世所信觀夫活人而慶流子孫况精神為煞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煞活彼身必受報已身况通塞彼神而不禁悻於已神乎延年所煞皆凡等小人實嬰王陵宰牧之豪賢否殊貴賤異其致

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
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
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
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軌道矣觀
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廬所聽
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
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
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
天所感矣今春獨胎孕燔殖羔鵝亦
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
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損
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煞
以減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
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
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掌於置
鍾知王德之去煞矣先王撫庶救急故
雖深其仁不得損苦其禁如來窮神明
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煞為衆戒之
首蒹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黃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
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脩
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焉服矣及
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疊

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
見埃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
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
今雖有世羨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
報就迫理之當也佛垂理居當而救
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
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
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
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垂席避
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感即佛
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
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
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
堂故須弥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
今則虜鵠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
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
可動以命償煞融冶之寄安得長作
吹万之死咸其自已而疑佛哉夫志
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
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攸隔
傳巖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
潔想思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
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

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
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
負哉契閭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
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
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
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収不出盜跨
搆館拙神象泐然幽穆形從其微神
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
道孰為優乎頃棄其當年所以超升
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
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
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
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万命何理
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
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
而帝列地而君美聲茂實貝不可稱數
同在羿之殼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
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
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
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
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
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慙應皆
各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搆嗚呼神

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
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
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
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
何事哉而誰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
祝髮膚絕其胼合所遇苗裔數不可
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
空構何利而其毒大告知非聖賢之
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斃身罔
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
則不肯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
外增微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
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
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
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
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
賢支道林係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
道邃闕公則皆神暎中華中朝竺法
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
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遠允而所奉
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
向謂不肖者之託乎然則黃面夫子
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

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厭祖身立佛前累業親傳世托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譎事不實竒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頻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弥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礼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高日考終而莊周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今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劫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在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位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踟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感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冀并岳遐覽妙觀天宇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離人羣念念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脩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

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
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
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
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為
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
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
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
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
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
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
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
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
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
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
儔德豈非感哉則佛為万感之宗焉
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礼扶堅之義
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衰中者
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
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
寡順世者衆何常不相與准習世情
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
遐而多備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
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盖一總說

祇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泚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迫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魚之中。絜已懷遠。極行於今。以擬來素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効矣。此皆世之所鑒。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黜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宣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慮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逼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平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

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覺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迴想所及失得所閑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申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狀聖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幼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止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

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
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
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哉
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
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
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
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殫理
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
然之確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
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
於時事灾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
雲擁徒百万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
常家人煊煊婦子嬉嬉俄復淪為惚
恍人理曾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賒
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
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虫
豕万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
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
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迺將作佛佛
固言介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
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水受其
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

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
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
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
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
乘之君日昊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
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
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
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
來豈欺哉我非崇塔佛像容養濫吹
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
遠實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
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
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
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礼天
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
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
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慙五旬
高絜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
安法師靈德自奇徵遇比丘並含清
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
山是以神明之化遽于巖林驟與余
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
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

之指云介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
窮神與人之頌提縈一言而霸業用
遂寔刑永除事固有俄介微感而終
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驚其所感
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三

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
庶類殷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
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
臯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
自得於窞井者則恠遊溟之量翻翥
於穀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經束世教
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
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
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
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湯習
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
非譬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
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
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
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万物
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

精或夙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
復其殃放酒者羅刑濶為大罰盜者極
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
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
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
之地矣使奸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
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
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
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
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
之功錙銖之贖報應之期不可得而
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
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
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
兵凶戰危積煞之所致耶若夫魏顆
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
駘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
晉惠棄禮故有弊袴之困斯皆死者
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翳桑之飢
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
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
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
中而慶彰万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

之勢辟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
取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
教何不去煞而少正正刑二紇伏誅耶
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
也謂聖人有煞心乎曰無也荅曰子
誠知其無心於煞煞故百姓之心耳
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
然大和暨于唐虞札法始興爰逮三
代刑同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
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
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煞不可
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
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
救命云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
刑依秋冬所以順時煞春蒐夏苗所
以簡胎乳三驅之礼禽未則韜弓聞
聲覲生肉至不食鈞而不網弋不射
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
死眚灾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
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
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

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然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言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拯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軍揮戈剋黜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踈利剔鬚髮殘其天自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羣生斯何

異斬刈根本脩枝幹而言文類頌茂
未之間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
求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荅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惑倒見之為
大謬謬嗟而不能嘿已者也夫父子
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
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
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
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
光厥親若甫畀懷袖曰御三牲而不
能令万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
其榮近矣夫緣替以為經守柔以為
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
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
忠孝名不並立顏叔違君書稱純孝
石碣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
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逝
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孝首記注
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讀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
大順於彼矣且骸放遐裔而禹不告
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

感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向道恐不免維繫故擇其黷穢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脩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遠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擲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頰馳驚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嫵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感心去於累臂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澗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

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曜光遍日月聲暢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僂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之士被服弘訓思濟高軌皆由父母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脩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隣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匱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懇懇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隲之滴恠判海之量以證同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

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與宗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
事賢者志大豈以万劫為奢但恨短
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
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
主善殺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
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
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
佳悟何承天白

宗答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情致美但吾
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
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辯釋氏
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
為寂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若廓
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
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
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鹿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
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

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
辯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
之可也今人形至鹿人神實妙以形
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墮霜白
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鑒心作水
火冷暍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
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
寶之玉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拈毫空
樹無傷毒陰之茂堆村虛空無損輪
奘之美貝錦以繁彩發華和羹以監
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文不然矣佛經
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
垂蔭輪奘露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
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志
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万
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
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
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
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豫明於未
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
其有故齊侯攝奕鳩之餘爲而位戀
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處乎屢
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

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者又喻下縱不能
自清於至言以傾愛覽之惑亦何常
無騷騷於一毫豈當反以一大增塞
而更令變嗜好之欲乎乃玄明無常
增渴瘡之情陳苦偽薦覽辰之慮其
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
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謂
剖析此理更由拍掌之民夫舟壑潛
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矣誠能明之
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耶蓋悟之
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
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
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徃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稱無量之壽
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
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
誠信幽竒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
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
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
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
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
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
常故情無所慙委妻子而為施豈有

邀於百姓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恠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航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貪仰則航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問利竟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煞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捨煞而脩仁矣勵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曰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凌覓之志固黑螳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覲朝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礼

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
之旨示來生者殺溺於道釋不得已
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簡利還
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物之心
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
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
教使物無稟則還善之實豈不純乎
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視駭膚
絕其群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為害
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
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循利而
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捷隨勒夷
陀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
竺法行于道邃關公則佛圖澄尸梨
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上之
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
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
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
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藉其不信
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
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
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
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

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
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
宗炳白

釋均善難

何承天

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
及以為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
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
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
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
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
君子仁為己任心無億必且以形像
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麤損尚微
其所引益或者是以無而存之至于
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
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
者也知其言者嘗俟忘言之人若唯
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
抑情菲食盡勤禮拜虔幾廕寶稱之
蓋非弥燈之坐導于生所以大謬也
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
斷其不實如佛言含曰明有礼樂幽有
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
善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

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坎凡人為之駭懼聖者豈猶不仁哉又云人形至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昂氣禁之鑿令燭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玉何為不可哉

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昂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異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莫其能自陶鑄終不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成云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現在不住

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

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靈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竒故朕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荅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殺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万之說而恡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礼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恡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荅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覺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涅槃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食仰則

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吾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所以使貪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衆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煞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曰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衆近為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者，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鵠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聖就曰捐，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幾何？為誰以不滅歟？以佛理使燒視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吾曰：華戎自

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
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
性耐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之物性者
也懲累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歡
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
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
泰滔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乎周誥春
田不圖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
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牝魚嘉
礼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取塹
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
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
疑法之罰述蒲牢之問為勸化之本
演煮蒿之吞明來生之驗衽服盱衡
而矜斯說者其虔心亦悞矣論又稱
耆隄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
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
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
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靈
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
飾幻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
法護之胸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
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脩仁寺卒

之賙行謹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會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謹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本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垂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哉緣足下情薦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嘿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鼻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辯竅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義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擢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起於玄極之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闌文於焚燒之

後便欲以廢煩神化相助寒心也夫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
其所者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
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
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徒佛
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
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菴或
可聖賢及由余曰碑得來之類將生
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
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
道而云欲以矯枉過正以治外國罰
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
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耶
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
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
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冒妙行故
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
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
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讀八賢文
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
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
竺法護之剽達于法蘭之溥博吾不

閑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
道邃未達其師孫論云時以對勝流
云謂庾文康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
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
足下謂與文康等者自可不後道邃
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
僧貞天靈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
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論未可
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
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高周
之季民墜塗炭弒逆橫流舉世情而
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刑蓋
述山海所記中毒之民恨人而愛人郭
璞謂之天生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
然方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
推其恨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
之厭者雜有亂虐君臣不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
性於伊洛食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
非治道而不書卜尚以背儒述而不

編緹復或存於複辟之外與復為秦
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
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
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
乃從汲冢中出然則然之五經未可
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
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
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空者
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
稱空也則万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
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
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
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又無定有凡
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
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
然所以曠焉增沈汰之清也足下當
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
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
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
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
則如來雖一生向塵苟有識向万劫不

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螺螄負之
况在神明應實積之蓋升鎰王之座何
為無期又疑釋迦以善權救物豈獨
不愛數十百万之說而恡俄頃神光不
以曉邪見之徒

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
佛為衆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
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
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
觀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
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
之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
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
也管初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
閣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
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
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
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
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儀頂
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
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子
族賜滅其類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
飢引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殺以佛法
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
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引
若使外率札樂內循無生澄神於泥
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
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麀跡而
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
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崦嵫之山廣
都之埜軒轅所之之國氣不寒暑鳳
卵是食甘露是飲醴玕琪之樹欽朱泉
之水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
于羽列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
少矣皆可擢此之麀以信彼之精者
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歿者必不啻
作蒲城之死士可矣當由所聞者未
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
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
稟教戒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弥
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
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

余耶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

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脩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新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割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為善尋異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荅殊不容恣宗炳白

何重荅宗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以賊漢祖况弱士乎詮辟堅明文緯樹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運者不倖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摯黃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

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集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
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
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
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
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万物妙思
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
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淵清
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
莖秦陸產水育醎鹹百品脩其膳著
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
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庀物殖生
因不脩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
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
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
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
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軌以易
簡示人所以訓示慙慙若此之篤也
安得與夫飛沉蠕蠕並為衆生哉若

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
俟風暴收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
大夫不麝卯廢人不數罟行葦作歌
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逐
五犯是翼殺后改祝孔鈞不納所以
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弊神散
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授奚有於更受形
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
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
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
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
固不敏因知請事焉矣

釋何衡陽達性論類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
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
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
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
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
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
然搃庶類同号衆生亦含識之名豈
上括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
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乱倫若能兩藉方教俱

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使
倍言自和相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
以毀律且大德日生有万之所同同
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
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老則
後物以為養物則見後以養人雖始
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
禁生害繁慘天理薺滅皇聖哀其若
此而不能頻奪所滯故設後物之教
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
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
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
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榮變
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
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
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
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
反立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
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
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放
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
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
符何猜有望故遺患者無要存功者

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駢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訖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類延之白

荅顏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捌百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間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衆觀斗極復迷反廷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芥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直滋其萌孽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筭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

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
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
將伊顏下麗寧僞札上附企望不倦
以祛未了必令兩藉俱舉言和符合
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万之所
同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
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
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
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來告
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
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
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秦者聖人
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
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煞耶
今受教咸同耶若自己不煞取足市
鄆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
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
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
夫神魄忽悅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
于何否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
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
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
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

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不有誠哉斯言微暢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慙瓊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鋌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傳言止穀稼務盡耕收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慙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翰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允應斯弘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恐蕪容同并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賻恐理位難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

博愛之量耻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
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
之者衆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
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便極者為師不
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鑒
斧鑄刃利害寢端駮百代之民出信
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證
以不筭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
偏才之器衆生為号不可濫無生之
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藉俱舉
旨在於斯若徇札未能道一皇王豈
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
二塗之判易於躋指又知以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辟聖人雖
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
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
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
似蜀梁避畏卒不能避所謂佞物為
養見佞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筭
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矜
萌起終衰鬱滅豈與足下莖藁百品
共其指歸凡動而善流下民之性化

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坦防猶患踰
溢況乃同不脩設以充侈志方開所
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
薄夫同憂樂然意偏好生情博所云
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
遂蹈實莫夫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
適恩止廢外事法紳纈耶推此往也
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堦平庖厨且
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
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
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剗剗為
稟和之性爛瀹為翼善之具哉若以
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科不
咸慮周德先王儻能申以遠圖要之
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
木果已區別遊魂之咎亦精靈之說
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
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
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咎
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
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
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同講求
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

市將譚冒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
請復其具申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
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
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
及其積致千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
據為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
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
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
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追惡反
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今
慶周地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
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
勢猶影表不慮自来何言乎要惠悅
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云情遠猜德
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志賢遺存異義
公私殊意已倭前白老不重云想處
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
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
盡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重答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弥篤既言之難云
將堙腐方寸故願憑流颶以託鱗翻
厚意垂懷慈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

昭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
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
復進請益之間庶以研盡所滯來告
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
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
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
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
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
儀因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
宜應君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
恥惡盡枯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
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偽札
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
人其猶不及雖蹟之指高下無准故
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
圓首方足宵根匪殊惻隱恥惡悠悠
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
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
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
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持靈之神
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

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
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
亦將在例耶又云謹為垣防猶患踰溢
况乃同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俵物之
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
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剗剗
為稟和爛瀟為翼善夫裡廛重粟宗
社三牲曉鄉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
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俵
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頻去於世耳又
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願此惟疑宜
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
宜有質得無惑天生之書說鬼別為
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
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
人鬼咸格足下雅（肅）周礼近忽此義
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又云後身者或可不敬與慈護之人

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
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
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
多採譎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
水耶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
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来
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
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搜狩未根慘虐之性天
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
而淪陷曷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且阿保傳受慎及溷腴良庖
提刀情怵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
化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
教而緘局義唐之紀埋閉同孔之世
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
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茗秦曾無
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
宜簡捌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
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也
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
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
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

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
報之意別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
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
地慶周地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
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道行人言肆
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
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
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廢物又初結繩
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
犯違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
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
發華玉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万年
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
誠著明君澤被万物龍章表觀鳴玉
節超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
考槃阿澗以善其身然鷄為黍聊寄
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
屠羊鼓刀凌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
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
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懼徒疲役
而靡歸係風補景非中庸之美慕夷
眩媛連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
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

二於世人驛骨之辭非本義所繼故
不復具云

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
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岸所可採抽
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滕循鍛鑿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
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
鑒堅精難復疑問耶寫餘懷依荅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
至煩文過此以往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
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
厚載之目君子軋軋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因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
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參畫兼卦
終於六爻參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
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
出處明之故遯世軋軋潛藏偕行聖
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
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因託立人無
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

生若猶受之繫說不執師訓何獨得之複卦象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發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背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偽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蹇蹢之指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拯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恠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老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堯偽札理不允脩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扶姬議釋故兩解此意真以取了反致辭貴聖作君師賢為目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嘿

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責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答曰夫陰陽陶氣對柔賦性圓首方足宵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為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之實宵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踣跣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順其所假遂令惠人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絜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祥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湯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

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万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照荖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

下網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
躬為師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
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
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
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
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
中荅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
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荅云
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荅曰市庖之
外云云夫裡廩粟宗社三牲曉鄰
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
豈得唯陳草石取脩上藥而已所憂
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兼此事不
可頻去於世耳

釋曰神農定生周人脩教既唱粒食
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粢膳
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
御養者指舊剗淪之滯以明延性不
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脩草石然
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
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
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
想不頻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

類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類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言似不嫌有鬼當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僞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際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招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号比獲三論每來益衆万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

捐之聖言多採譎恠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恧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列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捐之德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余曰殫不生華壞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恠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狻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昌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微感報來意疑不必
作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
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
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
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
之飭有甚於順時之煞者無乃大負
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
崇居農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
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
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
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荅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
刀情怵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
開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
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擎
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
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蒿豢曾無拯
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
簡刑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
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羲周之世以
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

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失違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關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廷乎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噫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頻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愈篤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達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達哉是知不能頻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歡懷惛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莒秦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遇當子長愛奇太不類此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

情既少熟能遺賢利之言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儔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疚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按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挾姐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申彼釋此去慶罔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卑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道言肆或不在此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

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
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
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
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
弃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
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
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
所圖仙傳所記事閔世載已不可原
况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
不然皆當絕弃此又所不得安答曰
夫辯章幽明研精廢物云云

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
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
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
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
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答曰何必
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踞
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尊
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申信順之條
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衮大裘
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
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荅曰蜀梁二姝世人驛骨之璧非本
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
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想多恠
然二姝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
不荅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
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
佞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歟忘
其煩貪復志心

弘明集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墳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何鎮南難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无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總
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
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窮然則無窮之
變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
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
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万地懸定群生代謝
聖人作易已脩其極窮神知化窮理
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数是
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
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
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
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派

復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遠故其復弥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哉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所厝其意與己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仗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万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湏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是下未可孤以自慰

荅孫

獲書文略言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醑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乱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无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妄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同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虛妙
分源則有无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
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
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
體偏病耳目平缺无奪其為生一形
之內其猶如茲况神體靈照妙統衆形
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
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
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
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
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
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
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
用猶以本末為興廢况神為生本其
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尸墮俱盡
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
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
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
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
生為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
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
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
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

得不滅乎

荅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弥貫群生瞻而不置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万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於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无神矣草木之无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

本而得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類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荅曰予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万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教聞矣

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新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令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志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竿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

嘉通則請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
終玄極無崖既生既化罪福徃復自然
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
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
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
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
始也則不能為終唯无始也然後終
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
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
理無言騁歸其宗相與為悟而自家
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廢階
其峯若肆辯竟辭余知其息矣夫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
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
逆後嗣隆業顏無德行早矣无聞周孔
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
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靈靈乘和體極
淳粹堯生丹朱頑凶无章不識仁義
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有求理應傳
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臣證以為君山未明釋氏之
教至於論形神已誤諸君之
辟後之言老乃開
與之會故有誤焉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
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始於秦

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日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泰適用之直差愈耳辟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兒全乃父余見其傍有麻燭而炷燭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无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炷炷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塵欲滅即自整視見其皮有剝鉅乃扶持轉側火透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然而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去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馬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欽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兒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湊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熒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願其終極或為灰或為烋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伯師夜黠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終矣又為言前
雙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
易其燭人老衰彼自覺續余應曰人
(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
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
之覺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
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
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
矣欲燈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燬傍
脂以添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
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難
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
更黑肥頰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
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
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脂易燭之
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
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
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虫皆以雄
雌交揆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
之有死者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
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水凝請沙

門抗禮万乘所明理何驃騎有卷二

論名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荅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手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上道眼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豈曰淵鑒之待晨露蓋是中其同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
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
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
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
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
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
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
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
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
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
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
深而義薦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万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荅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万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无靈則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弥廣而形弥積情弥滯而累弥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涓涘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曰
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
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
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
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
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洹涅洹之
名豈虛壺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
生生為大而未能力令生者不化王侯
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
是故前論六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
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
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
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
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
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
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
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
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
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
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
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
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
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
其智之所不知而不聞其外者也若
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
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
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
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
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
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閑鍵
而不聞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
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
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
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
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
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
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推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竿雖抑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擢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无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因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摠名万化之生滅故在子目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
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
周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
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
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无主
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
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
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
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
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
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
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
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
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
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鞿
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
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
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
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
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
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

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无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尧齊聖堯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
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
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
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明月而宵遊
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
大歸可見殆无所間一日試重研究
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
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
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
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
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
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
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食之
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
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猴糧錫以
輦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
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
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
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
沆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
其起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

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
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
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鶴蚊之
過乎其前者耳濡沔之惠復焉足語哉
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蹊為功息
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于時天
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
懷輟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
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
文之變脩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
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
聞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
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
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
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
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
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
謂去飭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
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
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
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
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
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
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
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
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
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未移應徵難辯袒服既彰則形隨事
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
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
袒服薦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
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
於文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
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
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
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
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
則情礼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
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
殷麀之妙跡而衆談未論或欲革之
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引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俱盡殆无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内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輝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孝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内外有歸

遠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麁並順内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與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此蓋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

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去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箠之仁內延
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
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
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
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
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
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
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祖服之義理不容
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
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
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
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
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
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
生凶事尚右喪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
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
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
而屬中此進道盡於此殘深之應於
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
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
習之於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礼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豈方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逆乎漸世之與遠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答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煞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糾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攝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血之間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來感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荅曰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旨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來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无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之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亦無生可煞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儻以盡神运下鉞而

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
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
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
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
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惑網之測
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
用吉凶悔愆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
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
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
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
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
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
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
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
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
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地之雖微
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
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来
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
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
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
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
實難言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
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
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
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无情無痛痒之
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則是
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
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
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
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
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明矣
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
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
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稟
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
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弥固愛源
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
寸迷乱而况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進
相乘共生僻隙耦心未冥則搆怨不
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
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
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
報乘惑生應但立言之百本異故其
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意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頻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擢其輕重輕重擢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意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日現報二日生報三日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正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頻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殃孽見福疑似之黷於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殒類集或有棲遑衡門无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時来无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大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勢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撥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而走所愚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卑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
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丘父之不吝
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
而遺受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
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
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
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疋宿殃雖積
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
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
者豈不以踈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
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五

第三張

弘明集卷第六

增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祕律師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折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素何二賢並
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
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
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无事猥落其
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
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誥於西鄙傲散野
人曰僕曾豫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
識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
非近識所関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
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
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
詠稱述其善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
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
於曾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

樊邈世務而高蹈淪真素則夷齊无
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无以過其
志味玄旨則顏冉无以參其風去紛
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
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
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
波浪若薰蕕同莖若源清則津流應
鮮根深則條類必茂考其言行而始
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无有校僕之所
以致恠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
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
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
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
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飭守清節之
禁研心唯理属已唯法投足而安蔬
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
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无一可
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
於營求孜孜无暫寧息或墾殖田園
與農夫齊流或商振博易與衆人競
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
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
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

頭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
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
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
以一風俗此皆无益於時政有損於
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
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
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
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
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窮之慶論罪則
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
勸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
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
損妻孥之分會同盡看膳之甘寺廟
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
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
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地聽
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
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
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
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
信請承下風脫有寔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荅主人撫然有間慨余長歎咄
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

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
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
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
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
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
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
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
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
以稱大者由無瞻潔之清道之所以
稱晦跡者以无赫然之觀夫慈親婉
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
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
如糞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
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
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
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
故其亘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
周子多士乱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
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
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
極商也慳吝賜也貨殖予也難彫由
也凶愎求也聚斂住不稱職仲弓雖
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
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
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
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
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
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
承相問客俗言鷄臬食母寧有是乎
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
愧失言今子虔心將无似相之問也
君子遇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
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殺盜之患城
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
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
論二三無可進退惟谷宇宙雖曠莫
知所厝
又云蔬食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
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
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
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
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无毛
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
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
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

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絀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道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起諸人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笑計而未嘗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白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與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睨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

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擔情到懇
至雖生死弥淪玄塗長遠要自驅策
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
之重蔑若糝糠始皆精誠乃有所感
自非一舉頽詒體脩圖足其間何能
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
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
之豐姬宗盡誅四兇之暴合朝流放
此何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
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玄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知道
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
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
當矣是以千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
桑善誨而堰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
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益於
冥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
八難幽嶮非刑法之疋請以三藏銓
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
莊之謂道品无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
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
練神明精麈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
優劣矣昔李助化以道佐治國境異

然民知其義年農委積物无疵癘非
益謂何古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
凡言橫者以其志无業尚散誕莫名
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
戶而浮游率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
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姓或馳
竟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剗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
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
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故
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謬乎國家方上
與唐虞竟魏魏之美天下與殷周齊郁
郁之化不使箕顓專有懷世之賓商
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
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虛懷經略時
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君剋
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无綱紀制太
半之稅家无游財設三五之禁脩民
如賊天下熬熬人無聊生使嬴氏之
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
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
課本欲寧國靜民不憶堤防大峻反
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

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
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
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
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
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去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
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
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
哉善惡之報經有成證不復具列去
會盡者膳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
竭以備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
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
滋味猶農夫之播殖正者之構室將
擇貞材以求堂宇之飭精簡種子以
規嘉苗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
地卜居要選於壤塏之處是以知三
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已之功德
耳去割生民之珍翫崇无用之虛費
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飭宗廟
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
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
土施惠為神用辟朽木之為舟乃濟

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
望自然拱默以怖安樂猶無柯而求
伐不食而佻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
修已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
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酖人
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聾瘖瘂之對幽處弥劫之殃
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
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
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
以籠群隼川無扣浪之夫谷无含歎
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
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
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倉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
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
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
不亦過乎云恠太官而腫口臨滄海
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玄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亂真
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
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
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頽溺

拔幽極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
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豐灑則九
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
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
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
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
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
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弥淪而理與
之乖德苞无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
自畢沒齒不悟盖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不覩其明雷電振地而聵
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
宮商之音幾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罹須臾開聽於後
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
衆人所悲窳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
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日聞大道之說
弥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履
不為當年知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
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
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
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
覩朗日發蒙盖而悟真慧僕誠不敏

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

道士有為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

僧祐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闕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中靈之書

正曰道家

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脩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虛无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以試驗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誣誠行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去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慶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

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无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于无始入手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言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无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竟意高機會難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以學非其學自漏道靈祇多不量見取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

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
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
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
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
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
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
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
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來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泐
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
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
武則禕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
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
恒方而迷深動躋矣水陸既變致遠
有節舟車之辟得无翻乎而刻舟守
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咸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
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
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日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
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无
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无必貴
矣愛俗拘舊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
成獨說徒欲盡溺於凡觀豈期卒埋
於聖言耶

論曰涅槃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
道稱正一一歸无死真會無生
正日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
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憶說誣濫
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乎起誠哉
是言其諸誣詭悖慢欲以苟濟其違
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
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膜
金丹養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
是其託術驗之而竟无覩其然也又
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曰補天曹
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
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
為乱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雜以
神變化俗恠誕惑世符呪章効咸託
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

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无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乱已甚矣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正其分虛无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皓氣養和失得无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竦達不謀已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竒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恠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竒尚而固守以无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来也然則窮神盡

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
有元矣夫行業者於前前生而強學
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孱而橫慕
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
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
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
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
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
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
和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
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
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
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
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
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
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驚議
其化異不執方而駭竒妙寂觀以拓
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
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
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
習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剡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
極无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
通逢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
帝之秘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
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
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
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
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鳬越人
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瀉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
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苾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
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
生衰此亦魂暫幾氣况驚舟失拖於
空壑山足无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
雖寸每遽不縫其徙也欲使魄後餘
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
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苾歸書少子曰周顒頰首愁
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

不待讚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
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
過此而能與仲互相若者黃老實雄
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
之際不至朱紫但畜積抱懷未及厝
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
宜有歸辯來言謂致本則同似非吾
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
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
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况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无二寂然不
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逢迹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
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
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
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
窮法性虛无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
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无二者為
逗極於虛無當无二於法性耶將二
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
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
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鳬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瀉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玄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駢馳佛道无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盲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教而見矣自應庵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无悔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无悔道本

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
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
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
理類所關不得無請重與周書并答
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
既化極魄首復為子弟畱地不欲使
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壚
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
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
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
予竒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祈既
起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
是其所謂本乎

荅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
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
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
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
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
照鼓欲參神精明駢動識用沉藹所
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
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

靜靜唯通也則照无所沒魄緒停虛
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
可而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
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前簡
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甯
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同象
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
有三而道无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之
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
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
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
則別

荅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
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
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
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
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
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
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

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无二親情故
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
合今万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万象
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
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
其情尊其所无漸清其順及物有潛
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盡舉而致南
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
老氏不盡乎无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
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
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
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
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則鳧
則乙

荅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
其然吾不復荅但得其世異時殊不
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荅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

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
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
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荅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
則此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

荅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庵巾環杖悠然目擊
儒墨閭閻從來何諍

荅彼周曰虞芮二國之問田非文王
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閭其別有尊者
乎況夜戰一鴻妄軍鳧乙斯自庵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
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
二跡之用亘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
勤務唯佛專氣抱一无謹於道乎

荅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
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
翔翻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

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

荅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國道故先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晷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荅書并周重問

周顥頷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无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掛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无識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漸

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屬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无人藏其无老氏之署有題无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駘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說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滯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虫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點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太上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无餘既說衆權自寢足

下猶欲挽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
與日月寢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
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
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
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
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
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
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
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
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
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
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而空
虛无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
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
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
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
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
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
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
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
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

自排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无所聞然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无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无非極莫倚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

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盲目擊高情无存老跡。盲跡兩亡。索宗无所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泐文可見矣。將泐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泐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泐而玄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闕。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証。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畱空則法性為徧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无而來。請曰。余不同我。吾與余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証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擇本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在初審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啟覽夷夏之論辯權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宮商有體玄致亶亶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竭闕幽宗苦思探蹟无階毫糈但鏡復逾三味消鄙惑聊述所懷庶聞後釋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涅洎長生等无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以均也未譏剪

華廢犯亦猶至謹鳥豕非所宜効請
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
辨教明筌此皆開漸近方未脩洪拓
也且虫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
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
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
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
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
攸敦是以閔睢之風行乎四國況大
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
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軌
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
佛而有其土預露慈澤皆來生我國
我聞淨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
躔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
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
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
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
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濟惑无出此
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
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
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
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

謬擊瓦釜濫諧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金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响抗報万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辟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則無世飾之費削髮則无箒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制去食則絕想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數文奧籍三藏四含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淺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万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
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宗本異非
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
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簷宇
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
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混洹
同於知命是以永劫以來澄練神明
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
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彫者祈
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
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
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
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
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
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
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
邈斐然竟興可謂指重迹為蒼文餌
螯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
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
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立其指无
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
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波若之法
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

而不伏寧疑夷夏不効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測況既和
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
碁弈敷佛弥過精旨愈昧夫飾擯賀
珎曜夜不集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
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虫鳥
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
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荅云
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
舉不復申檢玄旂為素麾異乎曹子
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
然璧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謔儻
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
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淖因結形以
憂滯緣生爰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
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
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
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崖
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
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
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
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歸

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上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无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亘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執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主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則精踈兩汲精踈兩汲則對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可准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掇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食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

可長唯在五字之道全無為用無為
用未能達有遣有為懷靈芝何養佛
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
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
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
締真尚不能至今玄道在無為得一
而已無為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
千載不候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
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
教之筌耶敬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
亦不解道也

反乱一首聊酬啓齒

乱曰運往兮輶明玄聖兮幽翳長夜
兮悠悠衆星兮指指大暉灼兮昇曜
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楠兮殊材歸敷
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
遠逝下和慟兮淊側豈偏尤兮楚屬
良菊蕙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獻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七

續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万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獨慰者多蓋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不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還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末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詔末期聊寄於斯以代雙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无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万會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无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无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振袈裟豈足論哉所可為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袈裟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和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不裁閑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无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

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
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
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
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
哉但自皇羲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
傳不相閑涉良由彼此兩足无復我
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
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弥
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
遊中庸之儀不覩禮術既壞雅樂又
崩風俗寢頽君目无章正教凌遲人
倫失序於是聖道弥綸天運遠被玄化
東流以茲係世衆生黷所先習欣所新
聞草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
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
以事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
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
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
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
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内外平豫
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
厝非貶妄想分別是未悟琛中不可
與義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繼復

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措之豈待推盪
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
則與奪相懸何措紳孽跽為諸華之
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聲
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
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
之談吾不容間許為正真何理鄙謂
既虧畏聖之藏又忘無苟之禮取之
吾心所恨一也又去全形守祀繼善
之教毀貞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
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
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去下弃妻
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冥難明
故子路有問宣丘不釋當由生死道
殊神祿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
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
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
無定為恨三也又去切法可以進謙
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
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
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
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
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

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
竟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万
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
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
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竟前亦又近誣探
蹟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
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
之術破惡之方吾无間然夫惡止善
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
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
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无
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
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偏矣大
道兼和而欲苟之為恨六也又云殘
忍對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
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
是卒戾之巨勳不乖於惠旨但道力
對明化功弥遠成性存存恩无不被
梟鴟革心威无不制而云唯得虛受
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
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
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為恨七
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

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
法鹿妙兩施繁約共有曲法細誠科
禮等碑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為恨八
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
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詐
齊晉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枉之心
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撿性情華
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
弈賢於慢遊誦誦勝於戲謔尋夫風
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
誦以得通諮求所成悟故日學而不
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
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
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
自釋想望君子更為申之謝生亦有
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
代正

疑夷夏論諮顧道士 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
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
練之談也至於耽尚端冕之飾屏破
翦落之素申以華跽之恭辱以狐蹲
之肅控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

雖美乎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
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盲望
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說理
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衰明佛教
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
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為指不知彼
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
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无偏
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
可襲而瓔珞難棄者哉自貧來多務
研襲沉替絨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
前聞零落頃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
每獨慷慨遥夜輒啓且忘寐而清心
遠信經苦弥篤若夫信不泐理則輕
泛无主轉誚之賓因斯而起是以聲
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啓誨敷導
厥疑廣之叩頭

論玄學踞聲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
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文
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辯侯
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援者而

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對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去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弃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去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尤施而可慈敬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饒行道非微凶之宅服冤素餐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去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无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无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

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
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惑盡明生則
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於捨效之際耿
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无死之化切切法
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
无生即無死无死即無生名反實合
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
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
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
虛入所信博非精入所能疑曰夫博
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
理入微照明則理无不精理精則明
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為利用博
猶精也豈廣入所能信精猶博也豈
知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
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竟前疑曰夫華
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
為鑽賞所業陶有序者為資昧耶為
待明耶若其資昧則明不獨進若必

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對懷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疑曰夫邪見狂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盲然復會未知殘懷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齟齬成刻舛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而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我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乎別故

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
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
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
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至謹焉
昭何足述劬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
感和雖敬由禮申而禮非敬也和同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
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鍾帛
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頽摧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无係
形容奇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狐蹲狗
踞孰曰非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
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
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豈禮章未
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損理則
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
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
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
俱遣尋其旨也老釋无際俱遣則濡
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
波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躐比類虫鳥

研復逾日未慍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攢輿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錄故傳授世習彼若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重譴之尤烏耻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楚樞可齊兩差兼除不其通乎夫義與測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正聊申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照如發矇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旨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韻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為得理其亦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只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

創寧為真與庶更三思儻核其惑論
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
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
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
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
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
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
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
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
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迷
毀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
故為善者寡惡者多矣僕謂摺紳
之飾釐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
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
矣智欲方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
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
薄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
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孤蹲之敬外
況之俗僞謂華色之不足去貨財之
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
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後失故廼剪髮
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太伯
元德孔父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

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
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微
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
辟猶持瓢欲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
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
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
能綏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塋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制元期哀至便哭斯
乃上古之純風良足効焉子欲非之
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
有識聞之莫不覓介而笑僕謂天道
不言聖人无心是以道由人知非道
知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
寧有不周而去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辟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
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
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
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
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
物共自尊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
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

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螭蛇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踈蹢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螭蛇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存又云下奔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寔韻法晨宮札拜懺悔析請无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來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乎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文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訖齡積紀沉晦不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堙落公因聖術私行淫乱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筭又去大道既隱小成未起辯

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
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
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
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
霜而落荼松栢歲寒之不凋信矣夫
淫狀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
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
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
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
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
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涅槃仙化
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无生無生之教餘无死之
教切斯盖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
加之然則涅槃滅度之說著乎正典
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
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屆故謂之切
其殊切乎謹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
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
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糧以修仙
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无絕穀

之謂矣是以蟬蟻不食君子誰重蛙
鱗以薦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
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其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
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
啓足之辯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
乎豈謂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
嘗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
如麟何耶答云麟麋身牛尾鹿蹄馬
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
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出幽則
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
惟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
懷鼠以賀琛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
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剋允又云殘忍
剗復則師佛者長慈柔虛受則服道
為易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為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誠藉
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
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
強梁剗復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慙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
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
為真典佩紫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閭
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嫵狻以
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
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
長保何其乘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
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
何為辨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
相領解猶虫喧鳥聒何足述効僕謂
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无羨於甜
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耽椒
蘭猶吾子淪好姪偽寧有想於大法
夫聖教妙通至道測博既不得謂之
為有亦不得謂之為无彼我之義
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苦之
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去
虫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
顯行无道妖淫喪禮殘逆廢義賢士
同志而愚夫輟偽迴心斡疇盈室惡
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

苦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
自招淪喪

我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
人間志揚洲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
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
變也則能令軋以倒覆促延任意若
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
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
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
之谷未填慧陽之日未曜无明之雲
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
君既解猶常品而山号居士乎貧道
遙食器量知君未堪斯據此雖大法
之淺号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
論意亦是照來心貧道踐學大壇希囑
茲况而此所論者才无玩文之麗識
無鑒幽之效照无寸光澤無露潤万
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茫思獲
心間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邦優
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苦李繁子而枝
折藥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

成制後賢之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号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括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元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冥踈曉闕崧委重軒故放彼万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還照白日覆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豫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正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関西引之龜華入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窻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乎人間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
五道群品无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
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
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羗戎之流
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
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
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漠
表南則極乎空間如來扇化中土故
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
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淵未見
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
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
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起俗之憲
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起俗憲故不
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
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
群我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
臣易真法莫移正禮臣易故太伯則
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
東流而无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棠
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
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
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

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无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老以太虛為奧佛以即事而泐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奧故有中无無矣即事而泐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无靈禮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无无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宵堂莫登故去去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亡身也道无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余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涂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真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臣

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
符章合氣者奸狡之窮也斯則明闇
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正侶迴涉
清衢貪道雅德內願同奉聖真豈有
惡乎想必不逆允於佳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七第五張墳

弘明集卷第八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邇萬化无際應遊夢境淙
惑聲華緣想增需奚識明政由淳風
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
五逆威強導矇必施六極重氣霾滿
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
載鬼率之名閭數畱種民之穢漢葉
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攬
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
本世教訛辭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
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洛之渣
絲淪涓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
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
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
能據寫

禁經上讚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貴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測海生民之曰
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
於冥塗弭塵賊於險澤沉靈舟於信
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
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恠哉道化空
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
帛便與其經負者造之至死不覩貪
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
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
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
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
公孫遠冥雲波析候通仙影響无陳
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
之勞咽唾噓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魅縹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
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
能无終况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
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蟠蛇所
喻子衡奔尋无處畏貞清議之報譏
乃假設擁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
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剋期發之到
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氏山獠蟻集閩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亨九幽方夜衡
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辰華介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
密抽遊翼鵠直衝虛空民獠愚蠢僉
言登仙敗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炁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

妄造黃書呪瀨无端以伏輕誚

呪曰天
道畢三

五成日月明出竊竊入冥冥炁入真氣通神氣布道
氣行對邪鬼賊皆消亡規我者有聽我者斷感
有謀而我者反系其殃我告而彼西至甲子詔為醮
辭男女均含尊卑不別吳陸修靜復勒行此

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魁魅乱俗

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俠蕩滋甚士女

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憂結難

消况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

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无忠貞

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

斯輦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洲嶽

德輕風露如黃巾等爲望漢室反易
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佐爲野廩所突末後孫恩復
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置帝貴之
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
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
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妖不勞決辰
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詮蔽詮謚靈魄務
依明德道元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
行醉酒沒故如此頑贈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
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
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許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
明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
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嫉忤革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辭致嬌慢鬼蔽去左佩大極
章右佩崐吳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
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履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
拜清廟

如郭景純亦云仙流
登清度元竟不免火

愚癡顛倒豈識

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
子魯戴絳盧棟紫標孫恩孤虛並矯
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
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
魔蟒又塗炭齊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
故制斯法乃驢輓泥中黃鹵泥面擗
頭懸擗埴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
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實
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
塗擗頤懸糜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
墓門解厨矜身與食懷吮班之態昔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率

鬼率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代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

稱美也又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若種民此是合炁之後贖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此是范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禪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林陳縣民王賢期作也又道士

蟻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目

姜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此道鬼神師君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若士而無目節

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酤進過常遂致營逸醜聲

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憤取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命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剗除豎目先生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葉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欺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棄禍妄甚妖祟之原洲鬼羈以為灾渡危厄於遐川燭釣星於懸壺雪丹章於華山乃蹙蹙眉貌譏詬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先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實祭酒頑巾精之利蝥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
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
滄川瀟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
親友或夢見先亡輒去變悟夫人鬼
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
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
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
來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輟食之思永
河靜灾念之聲

輕作寒暑克復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界
衆生率無慈愛魑覓邪倭符章竟作
懸門帖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
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
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
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大獄生
出鴟鴞瘡痍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
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
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面即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草請俟明德脩照聲曲

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騶

或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陋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通無生可異詔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煖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尋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異藥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天際神闇鸞飛度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剃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弃妻落髮事顯於經
而反白為黑不亦因乎夫佛家之孝
所包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
弃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
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摧以俗內之賢
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般
若之教業勝中摧菩提之果理妙克
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
中摧故弃迹求心准以兩賢无缺於
孝鑒以聖境夫何恠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為
興造无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
助國生人減損見人不墜而衣不田
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
無纖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復過此滅
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无四等引其
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訛豈傷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万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无煙國滅人
絕寧此之由亥嬰之時石穀十萬景
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違弃二親孝道頓絕憂娛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弃
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
内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
本修教於儒礼運棄道果同而孝於
梵業是以誥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
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
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驪
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指故知瞑息盡
養則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
滅審妙感之无差辯勝累之可必所
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施事由追遠祀雖因心抑亦沿世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
薪莖之中野封樹不修直斬元紀豈

可謂三皇教民奔於孝乎爰及五帝
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
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
拔苦三皇廢喪事以淳樸淳樸不疑
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
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
三皇以淳樸无服五帝以恣情制喪
釋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
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
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
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生之體
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
父母便覺從之兒先作沙弥其母後
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絕
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
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
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
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
有二摺紬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
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驗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乘道所以澄神滅愛修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脩德故屈尊礼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无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同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依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去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號其頭名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禱後改為佛面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去其法无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來門僧禱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來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面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與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平改是以於穆不記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垂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二對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麀積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元始而道被无窮者也按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斯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兇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形何愛流万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

為酷覆載元聞商鞅之法未至此電
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
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
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
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玄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
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
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
未出則為邪偽不復去去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
感會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
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
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
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
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
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
農敷治未聞奏章禋禘緡政寧肯盡
符湯武禁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
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玄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
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
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真境本固元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弥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控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无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无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但惑有精麁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内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惣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寂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礪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无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
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
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必業修於是
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
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
智可同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
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
不足竿况効陵魯黜事章符設教五
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
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
同故肉芝石華謫以翻騰好色觸情
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
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
靈根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
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鈞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灾姪術
厭勝姪方理穢辭辱非可等傳事合
泯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
漢季盧悚孫恩乱盈晉末餘波所被
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
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戈則竭國世平則盡民傷政

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
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
豈同畢券之醜積功措於方寸孰與
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
鳴天鼓於脣齒按以形迹精麁已懸
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麁笑精以
偽謗真是瞽對禹朱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勣三破論

上條

釋僧順

論云涅槃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
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
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
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
身此三者聖達之流亘以生為患夫
欲求无生莫若涅槃涅槃者无為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
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
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簞箕其得象鼻
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涅槃是死真摸象之

一首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為累取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癘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癘凡夫之種若癘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弃癘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帶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无為髮膚之戀尚或可弃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願之情還
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後頓申三
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
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駿上
天不剝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
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
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
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
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於私室晉之儲后臣厥
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屠

釋曰經云浮屠者聖瑞靈屠浮海而
至故云浮屠也吳中石佛泛海儻來
即其事矣今子毀屠像之屠為刑屠
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慙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適子今日必
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
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
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
猶如屠畜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通之林數機妙之測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衆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去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來二門哉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同已梅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負窠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經負佛經流布闕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元誠非萬論君子自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去剃頭本不求佛為服函胡今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枝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虫自去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去去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論去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者也

論去八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誕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詔勅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擣陰私行壇被誅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奔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士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誣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焉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况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俛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大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骨懷澹余无寄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弃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投陀林野委身餒歎或靜節蔬
食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无上
解脫天羅鎖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
濟蒼生於万劫斯實大丈夫之宏量非
吾子所得開闕也避役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文矣何
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玄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无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閨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无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
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緣者自
就无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玄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
之徒蓋是培塿余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去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
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
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
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
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
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
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
去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
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
去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金
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乱我經文度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脩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耜居
道之未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八第十張墳

弘明集卷第九

墳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吳興沈續作序注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

并二答
詔答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吳興沈續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聖非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論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手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微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續早念身空拙心內教每食法音用忘寢食而

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
頻迷心路既天詰遠流預同撫覲萬
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
徹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
合奚心不辯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
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
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憊之
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
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
惑所以釋焉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續
愚心闇必發大明明不欺起必由
行行不自信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
伏理元達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
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萬善
自行行善造信立由乎正解邪正不辯
果謂之行也
將何取信故立信解正則外邪莫擾
之本資乎正解
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信立則
內識無疑論云心竟識體一而異名
心既信矣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將何疑乎
若行自彼有本之言雖下句則何
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
果
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
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漸之
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精乎以其不
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
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
之謂
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元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
常精神淡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也
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

日判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之生
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即
時生老
滅矣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

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

臣績曰夫心隨

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證故
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湛然不移故終
歸於妙
果也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

臣績曰略
語傳曰其

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乃
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万善有助發
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
正因既本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

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

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淘汰塵機本識則明明闇相
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之謂也

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
本闇即故以

無明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

無情豈无明之謂

臣績曰夫別了善
惡匪心不知明審

是非正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
智土石無心寧辯解哉故知解惑存
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
既謂无明則義在矣故知識慮應

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无明

臣績曰

以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深外塵故
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无明因斯
致稱豈言
聖也哉而无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

其異用无明心義不改

臣績曰既有其
體便有其用

用非體論終非用用
有異廢終無生滅

將恐見其用異便

謂心隨境滅

臣續曰或者迷其終用故
不斷猶何者夫終之與用

不離不即離體元用故云不離用義非終
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
即便謂心
隨境滅也

故終無明名下加以住

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

性不遷也

臣續曰無明係以往地蓋足
斥其迷識而抱惑之徒未曾

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聞重惡後

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

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

如此相續

臣續曰不有一本則用无所依
而惑者見其類續為一故奉大

善斥其相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
續之迷也

後善雖生聞心莫改

臣續曰未嘗以善惡
生滅斷其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

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

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續曰若善惡
乎起豈謂俱乎

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
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也

故知生滅遷變

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

臣續曰生

滅因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
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然

而心為其本

未曾異矣

臣續曰雖復用由
不同其終莫異也

以其用本

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

故生死可盡明矣

臣續曰成佛皎然狀
其本也生死可盡由

其用也若用而无本則滅而不成
若本而无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序

蕭琛

內兄范子真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
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
焉聊欲溥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
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
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
教立禮防愚杜伯閔弓伯有被介復
謂天地之間自有恠物非人死為鬼
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按以往事唯
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
體存滅同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
邈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予剋
敵得隽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
體佛不與俗同介兼陳本意係之論
左焉

神滅論

問答者論本客主之
辭也難者今之可問

問日子太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
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无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
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
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
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

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乘焉喻矣子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湏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即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勌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驅歌可吳入鄭晉小曰夢負公登天或理所不容呂綺夢射月中之吳后夢騰出或先覺未兆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曹人夢或假借象類蔡茂未失為秋王濟夢二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

或乍驗乍否

郭宗夢得傳訛漢又夢獲
鄭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

也具載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測易以

約通難用理檢不許以神遊必宜求
諸形內恐塊介潛靈外絕覲覲雖復
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
其義安在 荅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
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
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无利
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
難曰夫刀之有利砭礪之功故能水截
較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
鋒鐸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刀存
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无刀名
殊而體一耶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
不共亡雖能近取於譬理實乖矣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
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
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
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

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
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
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
質无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
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
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
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无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
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
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
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
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
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
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

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然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然體有何咎焉

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耶然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无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

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舊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万有皆以神知无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虫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風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无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余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

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摠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摠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也

問曰慮體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无本苟无本於我形而可適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

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乱猶孫臏則趾兵略愈明盧渚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牙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雷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

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

又玄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忖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玄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

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卑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聖人區分每異常品非唯道華群生乃亦形起万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妄

問日子去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丘項籍似帝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余項陽自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自无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負極理無有二而且殊安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荅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驂騑盜驪

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屬媮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媮恠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象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去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弓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鷖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鷖号鷖鷖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負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

琅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
純軀臯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
遂乃託乎垂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
闇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
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
怯愚智志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
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瞋瞽
頓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
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
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驚駿者如此
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
无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
拙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唯斯而
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旨直語丘舜之
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
於此惑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荅曰浮屠害政來門蠹俗風驚霧起
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
財以赴僧破產以赴佛而不恤親戚
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
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柔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

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无
遺棄之報務施不閑周急立德必於
在已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
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免率之樂故弃
縫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毒
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
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
於土木所以斯究佛勝頌聲尚擁惟
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
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
自有悅尔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
棄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壘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
也瑩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
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
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无寄於神理存滅既有
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
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玄釋氏
盡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
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
務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為

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
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
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急為
美若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
浮圖又亦種殖無地凡且猶知之況
我慈氏寧樂介乎今守株棄門迷瞽
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飢者不錫
以糠豆而竟聚无識之僧爭造衆多
之佛親戚弃而不眄祭祀廢而不修
良繒碑於刹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
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
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
号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
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
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
失於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
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詐責韓
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
濤而毀舟楫也今逆悖之人無賴之子
上罔君親下虛傳類或不思明憲而
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
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育乎人情

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
如斯人者猶以一簣掩德幾而弃之
哉犯重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
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伊公
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雉禽以養點
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
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弥子矯
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正不
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
非仁人之誠也若能監彼流宕豐不
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
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末佛吾必謂
之佛矣

難范中書神滅論

曹思文

難神滅第一

并啓
詔答

范荅第一

重難神滅第二

重啓
詔答

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
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
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

而為用死則形畱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畱而神遊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堍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止而神滅者乎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媮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

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目而為有
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禩無神矣而
以禩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果其无
禩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
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
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
厲媮薄之意哉原尋論旨以無鬼為
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菽祭祀其
祖祢也禮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
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无矣送何所
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貞送往而
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祀也
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
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
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賓主
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
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傾其根本
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置懼不能
徵折詭經仰黷

天煦伏追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荅

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蛩巨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皮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上遊帝既去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厦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以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言形滅即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

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无事

耶

曹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病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胡蝶是真作飛虫耶若然者或夢為牛則負人輾轉或夢為馬則入人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蔽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返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無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狂生實乱南園趙簡真登閭闔郢外第蕭琛亦以夢為文句甚恣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童子而言曰骨肉歸于上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无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

豈必其神興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
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
天乎復誰配帝乎

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无教教之所
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
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
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
廟祀壇墠以薦其誠心肆筵授几以
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
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
地强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煦
於上風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經云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
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
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
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
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
知則不孝之子弃而不葬子路問事
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
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

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荅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難曰且無臣而為有臣宜臣去天可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稷配斯是罔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欺妄以教何達孝子之心厲媮薄之意哉

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耶而孟子亡聞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禴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

荅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也

思文啓始得范縝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无以折其鋒銳仰塵

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右 詔荅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蛭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止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无之也又云以褻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禴之妄耶難曰蛭巨虛是合用之證耳而非

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
虛也虛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駢驢不死
斬駢驢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
以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
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
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
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
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
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感焉何
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
引蛩巨相資也是今刀之於利是一
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刀
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
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徵二物之
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
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
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
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
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无不之乎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
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
非殺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

虞之君无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大
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
權褻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然
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鬯祖
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殒時非權假而
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
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
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庶不待風
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
通而自釋不復費於无用禮記有言
多矣又大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
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
貞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
荅者曾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
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
欣而虛淚也又許褻之配天是指无
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虛而為
盈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
弃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茲俗於
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

何哉論玄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
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

墳

梁揚都建初寺擇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勅荅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并公王朝貴荅

大梁皇帝勅荅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无佛應設
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
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躋神滅之
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
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盡瘡疣空致誡
呵篤時之重驚疑於往來滯翫之龜
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
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
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
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
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
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
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
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
誠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

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

主上疑天

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審孝享之禮既彰禁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嶠之情豫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答

得所送勅答袖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遙近寫對更具披拊蕭宏和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照遠聖情淵發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薦顧偉和南

長沙王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邇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戲眷良深蕭洲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答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說良用

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荅臣
下一本懽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
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
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万代之舟航
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數比展具以
呈也沈約和南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荅

岫和南伏見詔旨荅臣下審神滅論
叡照淵深動鑒機切敷引外典弘茲
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
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
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
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荅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審思機深
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氷消指事
造言共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瞽蔽
凡職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
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荅

辱告伏覽勅荅臣下神滅論旨高義
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
聞有自來矣非唯雷同遠大賡激天

首而已且垂荅二解厭伏心靈藻燭
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
述且得同象不溷於其真內外无紛如
之滯寔懷嘉抃猥承末示佩眷唯深
王志和南

右僕射袁昂荅

辱告并伏見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奉
讀循環頓醒昏縛夫識神冥冥其理
難窮奧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
內尚日用不知况乎幽昧理歸惑解
仰尋聖典既顯言不无但應宗教歸依
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
無論無斯何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
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
之言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皦然求
之三世不滅之理弥著可謂鑽之弥
堅仰之弥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群
迷反路伏誦无斁憊蹈不勝弟子素
昂和南

衛尉卿蕭禹荅

辱告并伏見詔荅臣下審神滅論夫
三世雖明一乘玄遠或有偏蔽猶執
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

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辯析辭旨典奧
豈直群生靡惑實亦闡提即曉方宣
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
服孤子蕭禹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粗蒙垂
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
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仰詳三
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
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陸果答

果和南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
夫徒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智絕
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惠遠廣
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躋淪曠稔宸聰
天縱聖照生知了根授藥隨方運便
遂乃辯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
俗學便澆俗以況道惑資外文即就
外以明內任言出奇因所據埋固
以城漸三世負荷群生現在破闇
當來摑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
之益豈可覲縷生因曩慶至德同時
預奉餘論頂戴踴躍惠示不遺深抱

薦念陸果和南

散騎常侍蕭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 勅旨所答
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
實足使淨法增光偏門敬業物悟緣
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
經亂俗不為自壞誦讀藻抃頂戴不
勝家弟闇短招讐今在比理公私煎
懼情慮震越无以仰贊洪謩對揚精
義奉化開道伏用竦忤眷并覃示銘
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二王常侍批緘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
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
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鎖鑿之路杜異
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峯長峻弟
子伏膺至道遵奉天則喜躍之心寧
復恒准王批緘和南

太子中舍陸煦答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
俯仰膜拜徘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
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奉
梁詔道載則万有濟其淪迷德壽則

九服揚其照並方可振民育德百年
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
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
通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緄荅

緄和南辱告并逮示勅荅神滅論伏覽
淵旨䟽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
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
宗非夫至睿焉能道其極皇上窮神
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
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
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
長昏儵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勸廉死
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
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
向早深信兼抃悅輒奉以周旋不敢
去墜但蚤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緄
和南

侍中王陳荅

枉告并奉覽勅荅旨下審神滅論聖
旨玄照啓寤群蒙義顯幽微理宣寂
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敘遊竟之談
愚淺所辯已為非滅况復睿思弘遠

盡理窮微引文證典煥然氷釋肉眼
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後改淨心
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測教欣蹈
同已王陳和南

侍中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
歸无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
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
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
半伏奉測旨照若發蒙願會玄趣窮
神知寂惻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
疑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
而共開在誦環迴永用懸解存及之
願良以悲哉弟子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測旨
冲邈理窮幾奧竊以修因趣果神无
兩識由道得滅佛唯一性殷人示民
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
義闡生知而揚墨紛綸徒然穿鑿凝
滯遂徃特掩名教聖情玄覽證无間
然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
引同歸實假雙法朗然无尋伏奉循

環疑去俱盡來告存及悲挹唯深抑
燈頌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荅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荅神滅論頂
戴欣躍不及抃僂神理悠曠雖非建
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
抃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
誣前誥謂來緣之不期棄身薦之至
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
義照辭舟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
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
土數延休幸豫逢昌世方當積累未
因永陶茲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
獲祔叙常深起眷以故修誼此白無
由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荅

辱告惠示至尊勅荅臣下神滅論伏
覽末周煙雲霏廓竊惟蠕動有知草
木無識神滅瞽論欲以有知同此无
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
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
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

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
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
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
秋陽同朗群疑與春冰俱釋雖發論
弘道德感冲襟而豫聞訓誘俯欣前
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
味吟誦始終无斁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
披析使惑者熒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詰
理既眖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
鑒踰歲往搞幾外之妙思攻異端之
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敬之道
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荅

辱告伏見主上荅臣下審神滅論昏
蒙啓悟煥余照朗夫至理虛寂道趣
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下凡
浮生自不辯其玄測如聞立論者經
典垂訓皆是教跡至於在佛故書詭
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
思為臣下剖釋群情豈不欣讚銘挹
明旨抱用始終法師典誨弥增慙戢

弟子度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荅

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
情以抃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
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
之情爰著言談釋典大慈之心弥萬
謹置之坐隅陳之机枕寢興鑽閱永用
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靡
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荅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荅群臣仰諮神
滅論伏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
卽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
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
思越幾前豈能燭此微言若聞金石洞
茲妙境曾靡榛蹊諭之以必薦示之
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沮於遙躡
專謬者无永沉於惑海積奉淵謬孰
不懽肅裁此酬白不申繫儻王僧
孺呈和南

黃門侍郎王捐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夫吳
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

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
公事降設矜局銓於井谷哀危鑣於
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
文約言遠凝神寂翳一理能貫墳典
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
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因茲
而降信足以警誠重昏儀範百代所
謂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
慙辨理弥憎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頒
覲妙藻式抃下陳永垂聖則弟子王
捐和南

吏部郎王泰荅

一日曲蒙謙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
偕滅之論斯人逕迕不近人情直以
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辱告垂示聖
旨微引孝道發揚真致謹當尋誦永
祛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樽荅

辱告奉宣勅旨荅諮神滅論夫神理
玄妙良難該辯雖復前聖眷言後英
猶惑天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万
古而擅竒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
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樽

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
論伏讀淵鑒抃不勝躍皇帝散性自
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映金
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璫既陳則孝
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
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
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万古弟
子摠心法門崇信大典儼蹈之誠獨
深鳬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續答

弟子續和南垂示勅答臣下神滅論
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引引實
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
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
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脩其理至
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
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
沒今天子以仁聖威明據至尊之位
蓋魯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
鍾鼓可以鷄犬亂其鳴不可聞也將
使惓惓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

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靈風既聞之
矣然而鸞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
門尚自交搆聖旨爰降辭高理恆敦
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形一言作
訓內外俱悅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
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為
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
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題摧其
類舌焉足道哉神蹟天貴本非窺觀
遂能存示用敷冥德弟子沈績和南
祠部郎司馬筠荅

辱告并垂示勅荅臣下審神滅義伏
讀周流式歌且儻夫識慮沉隱精靈
幽妙近步无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
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
其尚惜經綏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
妄理信目錯畫管窺異見鋒起苟徇
離賢之名遂迷雪霜之實愚惑到此
深可矜傷我皇道被幽顯明踰日月
窮天地之極盡終始之奧忌猶紫之
妨朱氣張雉之亂鳳王爰發聖衷降茲
雅義信足以光揚妙覺拯厥沉淪近
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異

學翦其邪心向方萬其蕞蕞詎以爲
幸豫奉陶鈞冰澤飲和有兼慶雖流
通曲被佩荷弥深司馬筠和南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緝答

緝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
與爲濟至於續蒙不告則空致衝衝
倏忽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謬受
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
脩局誠莫履霜不退堅冰可至耳而
法師弘心山數幸能歲疾雖未昇堂
遂招以法流社夷去台渴馬於渴泉不
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荅臣下神滅
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棟導
彼迷流天屬既申三世又辯鬼神情
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
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鈞深旨起
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末示終
愧鑽仰弟子沈緝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緝荅

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者
冥默歷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在生
空攝其語求之方策良歎交深謬覲
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

孝機兼極信足蹈超万古照燭來今
弟子生屬昌辰豫覲聖藻既冰渙於
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歆靈知孰不
鑽仰矧伊蒙蔽激抃良深王絹和南
右衛將軍車敬答

至理虛寂寞晦難辯言有似无言無
實有妙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
文光王陳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
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无之
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析臣下導誘
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想不慶幸
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妄雲消特兼
恒持法師果深昔緣日會今法離五
欲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
豫聞德音弥足欣讚惠告沾及感佩
寔深聿敬和南

廷尉卿謝綽答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荅臣下審神滅
論伏覽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
啓群疑竊惟人生取靈神用不極上
則知來歲往次乃隣庶入幾以此觀
之理无可滅是以儒申其祀佛事大
慈照其生緣内外發明已足祛滯况

復天誨諄諄引諭弥博弘資始於黔
黎道識業於精爽固令開矇出障坐
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慙
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豫在有識孰
不繫贊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憎管窺
頂奉戴躍永懽應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荅

弟子孝才和南逮示勅旨荅臣下審
神滅論竊以彭生豕立各現齊公元
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為喻義在
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
內外俱失所謂管闕穹極寧辯西東
蠹度滄溟安知髣髴天旨和深慙慙
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
經教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
曲垂頌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
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荅

辱告惠示至尊荅臣下審神滅論謹
罄庸管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
泉義貫六文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
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
澤復得傾耳天作拭目神藻鳬抃之

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
子王琳荅

庫部郎何烜荅

烜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荅臣下審
神滅論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
測住常住其不移徒伏膺而方曉錯
仰測秘渙尔永開故知紛綸聖跡不
由一道衆垂動應本自因時今澆流
已息无明將啓物有其機教惟斯發
薦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
誰不知慶豈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
能竟爽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
道於斯為極何烜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荅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荅臣下審神
滅論竊聞倭然有見禮典之格言
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
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
宗不有知機者无由冥應其會聖王
迹洞万機心遊七淨哀愍群生姬煦
庶物滌彼盖纏罰以解慧祛其蒙惑
躋之仁壽信大哉為君善於智度者
也弟子世奉大法家傳道訓而學淺

行踈封累猶軼既得食稟聖教豫聞
引誘一音得解万善可偕抃躍之情
無以辟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孫挹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
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洲曠非并毫
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可能以一毛不
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超
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
而摠極秉上智以調民發号施令則
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
五帝以比蹤超万劫其方永猶復振
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
而方深趣弥鑽而踰遠均寶珠於无
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群黎訓
範光於先聖蛟行喘息同識斯權翺
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末臨用深榮
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感弟子孫挹
和南

丹陽丞蕭朏素荅

辱告并伏見勅荅臣下審神滅論性
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
訓接足頂受懼敬載懷竊謂神道寂

實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華而未測
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
然自惠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
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
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
是以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明空
蕪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
滅之起則人出楞伽經名衛世雖義
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群疑異學
習以成見若不稟先覺之教實終累
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无方虎
觀與龍宮並閱至德與實相齊導
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和
覺性照此因蒙拔茲疑網雖復辛丑
之柔軟巧說孔丘之博約善誘曷以
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
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世法
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
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範於聖
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
也弟子無記釋箴不逮孔門雖願朝聞
終慙宏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
耳疾塞兩耳心慮惛惛謹力裁白不

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子
蕭肅昨素頻首和南

中書郎伏暉荅

猥垂班示至尊所荅臣下審神滅論
伏奉洲言頻祛群疑天情獨照妙鑒
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
見亦竊懷佳來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
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教
理弘贊聖言方便二教同歸真俗一
致豫得食沐誨誘陶染至化抃擊下
風實兼憐蹈遲比諮覲乃盡衿誠臨
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暉呈

五經博士賀瑒荅

辱告垂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鑽仰
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
凡淺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敬覽
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
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
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弥
暢嶠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
茲再朗辟諸日月無德踰焉弟子雖
冥傾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
蹈儻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

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人劉洽荅

辱告奉覲勅旨所荅臣下審神滅論
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
爰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
垂之方簡希夷卓尔難得而聞斟酌
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内外之塗語過
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
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
紳永以為珮冷乎既入照若發蒙比
故修詣共申講復也弟子劉洽頓
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荅

辱告伏見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夫
形分涉麇或微隱難悟况識理精密
豈迷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驚一異竟奔
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
岸長乘神滅之論斯彰實重仰賴聖
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明若披雲非
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盖妙達生源
幽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弥
薦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
忍慧途翫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

津濟伏讀懼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
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荅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苑
中書遂迷滯若斯良為可慨聖上深
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
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
子近聊就周孔以為難今附相簡願
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束展
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書丞謝舉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
語曰万物紛紜則懸諸天象衆言蔽殫
則折乎聖理照自古事蔚在茲辰伏尋
教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
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
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乱道極徑行於
夷路盲肆而隱義婉而章博約載弘
廣大悉脩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
正水盪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
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疑繫表於繩
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
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

格誘沐流歡擊奉以書紳謝舉白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勅旨垂荅臣下審神滅論
竊聞標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
唯仁是極故衆教徘徊理詣於博善
群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
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
外攻塞異端闡導歸一乃有知宗人
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
也神滅之論亘所未安何者前聖摘
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无二易
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
有余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
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
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
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
寶不同降情神滅之為論財政寔多
非聖人者无法非孝者無親二者俱
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惜於
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
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荅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減論伏惟至
尊垂拱巖廊遊心萬古居元棄曰道
勝唯機爰訪群下恢弘孝義審藻淵
玄妙理深極自非克明徇齊之君就日
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論
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
理測宸衷亦以義切臣子舍和飲德之
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
浴唐風弟子江淮孤生不學无術雖
復徒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
伊騁歸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
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
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
尤為顯據若論元神亦可无聖許其
有聖便應有神神理炳然豈容寂絕
弟子所見庸淺无以宣揚至澤既涉
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倕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減論
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
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
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
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未然

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
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
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永釋陳茲要道
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始竊恩紀
纓冕則天之朝食提稽古之論贊幸
之誠獨加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
陸任倅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荅

辱告惠示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甚
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
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周
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万
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旨必酬想
闡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慙聚
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宜揚妙
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修一徃
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必
沮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
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為傳神
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
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
人鬼可得礼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
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

金口丘丘所說弥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洞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與需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况復措紳之士為益因其弘哉弟子飡道無紀法師許其一貫遂能班逮神藻使得豫沐清風載懽載儻无以自辭哉銘兼深弥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頌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荅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庶免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僣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說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无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竟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

可與言至道語其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詔稱其鬼不神為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章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无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况象法已流而无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豫登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戢明山賓和南通直郎庾黔婁荅孝經士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

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
祭義云八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

尚書云若介三王有丕子之責

左傳云鮌神化為黃能伯有為媿彭
生敢見

右七條

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
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
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學聖教相符
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
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
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
感惟濟物而叅差業報取捨之塗遂
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猥其小
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
喻枋所以笑九万赤縣所以駭大千
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構穿鑿駕危
辯鼓偽言扇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
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万機紹
七百以御六辯勲格無稱道還淳粹

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
之所未曉群聖之所不脩億兆之所
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省其玄波
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談冠真
俗三才載明九服移心蛟行蠢蠕猶
知僂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
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踊
躍至於百家恢恠所述良多搜神靈
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斯義
既魔徒所排輒无兼引自非格言孰能
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辟猶秋毫
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
祇增悚汗弟子庾黔婁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荅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勅臣下審神滅
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
通三聖俱闡片言指妙半字含靈辭
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辟河海
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
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
虧常恐識業未弘中途迴狂或端然
靜念心翱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
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

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照若發蒙
且服且誦永為身寶數日來公私牽
挽還輒頓卧未即白荅銜眷弥深殷
鈞和南

秘書郎張緬荅

尋三世晒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
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為形謝神
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
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
之鋒輒馳駑駘與騏驥而並行恐長
劫有盡領虫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
身精神无託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
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
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
八引而升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
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法
師屢為談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
妙旨今來師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
益破魔塗非但閱觀於今方結緣於
後徒知歸信闇以求名猥惠沾示深
承眷薦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璣荅

璣白逮告垂示勅荅曰下審神滅論

伏讀天旨昭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
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
尋內外群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
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
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
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
實豈可頻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
然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為妄
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
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
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霄
燭頓足開建愚惛慙信凡鄙者也伏
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宜并
儻弟子陸璉呈

楊州別駕張翻荅

辱告伏見勅荅臣下審神減論盛旨
窮機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
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
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
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調闡
變情築趾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
波乎方冊並聲茂實與不可尚法師
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

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聞
師說悟太儒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
之訓信以照哲老蒙紆洗塵蓋足蹈
手僂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珣國荅

辱告伏見勅荅目下審神滅論神之
不滅經典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
論神有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
周博折彼異端弘茲雅範信可以朗
悟冥塗揀梁千載矣伏覽權戴竊深
同極比故詣展遲獲諮申王珣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荅

在告所宣荅神滅勅理周万古旨包
三世六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
曉若發蒙自非鑒窮八解照侔十号
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
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无生裕揚
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
曹景宗白荅

光祿勳顏繕荅

猥枉明誥頒述勅旨審神不滅以荅
臣下理據顯然表裏該妙所以惠見
獨宣舟梁合舉夫目所不覩帷屏為

隔耳所不聞遐迩致擁不得以不門
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教當
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
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
內外符同神在之事无所多疑疑其
滅者即蜉蝣不知晦朔總結之非春
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无穷主
上聖明起古微妙通神在三之旨有
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晦而
復曉晚俗淪真既迷而更悟弟子宿
植逢幸豫從飡道投心慈氏歸敬誠
深唯孱來緣可期載懷鳬藻而已弟
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荅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勅荅臣
下審神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
自非凝神斯鑒探蹟斯朗豈能拯重霧
於有惑豈能運獨見於元明竊惟大
聖御寓上德表物踴法雲以湛潤開
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奧
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
瓶在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弟欲祭乃
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

回凡此群例不可悉紀又五道遊往
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
但鄰克躡足豈徒邯鄲比蹤盧敖
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天璫
俯逮關提所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
出幽夜而覩燭龍短綆汲淵望瀾覘海
實歡喜頂戴若无價寶珠沈宏稽首
和南

建康平司馬聚荅

辱告惠示勅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
被道冠衆靈智照淵凝理絕群古七
禪八惠之辯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煖
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施云喻
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言万
分之一夫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
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
近可以知遠尋迹可以探遐辭如日
月懸天無假離婁之目鳴鍾在耳不
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途難曉
苟徇所懷坐顛坑穽伏覽

皇上今旨理妙辭緝致極鉤深究至
寂而更闡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
齊鑣群經聯輿靈山金口禪水玉舌

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達茲而得正信
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
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比
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襲呈
左承丘仲孚答

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
深包括真俗理超繫表義冠群識鑽
奉神猷伏深僾蹈惠示存眷丘仲
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第三張墳

弘明集卷第十一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荅李交州森難佛

不見形事

并李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

釋疑惑

并後書

恒標二公荅姚主勸罷道書

并書

僧契僧還鳩摩荅姚主奏

并書

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

并書

釋僧巖荅劉青州勸還俗書

并劉往反六首

何令尚之荅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

尹蕭募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

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

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

敬淳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

相跨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林竹銅

絲靡損无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

為之防流趙末已請自今以後有欲

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

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
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
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
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
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
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
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
一方詎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
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
各万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恆躡乃
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
謂侍中何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无
暇三世因果未辯致懷而復不敢立
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
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
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
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
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明佛汪汪尤
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
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
事近蕭摹言請制未令經通即已相示
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无傷弘
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

徒多不信法以呂庸蔽猶秉愚對懼
以聞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
敢當至如前代群賢則不負明詔矣
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
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
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謚或号絕
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為物表郭
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
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
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
汪孫綽張玄殷觀略數十人靡非時
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墨遽者其
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遠以上
護蘭諸公皆將惡迹黃中或不測人
也近世道俗較談伊尔若當脩舉夷
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
當空矢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
之說自陷於无徵之化哉 陛下思
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无容近
取於斯自臣等以降若能謹推此例
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
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
之化无所不可適道因自教源濟俗
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

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
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
周漢之初復蕪此化頌作形清倍當
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
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十
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
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万則仁
人百万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
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二
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
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万刑息
於國四百之縣何足難措雅頌之興
理宜位速即 陛下所謂坐致太
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
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教法
故大國之衆數万小國數百而終不
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
弱罕行煞伐又五胡乱華以來生民
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設
獲總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
而石虎煞戮減半滹池寶塔放光而符
健推鋸用息豪遜反噬无親虐如豺
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

兼万夫幾乱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
阨此非有他敬信故也

夫神道助教有自来矣雷霆所擊暑
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匿桀
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
景獨以淫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
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史
載之以彰勸誡万一影像猶云深功
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
考事實又無已矣已妄之咎且觀世大
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
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誡所以
為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
闇之徒苟遂毀謗忽重殉輕滯小迷
大惑僧尼之絕胖育疾像塔之豐朱
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
論吏司苦裡瘞之勞有時而誣慢惠
琳承天蓋亦然耳蕭謦啓制臣亦不
謂全非但傷靈道俗寂在無行僧尼
而情自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
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頻絕臣
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
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

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豫
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
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
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
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
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堯舜之道豈
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
孔氏之有李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
形事

并李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
出群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无量
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直空說而
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
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
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
味淵博辭義昭洗敬覽反覆彌高德
音使君垣牆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
管因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
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
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
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為見哉故淨名

經大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
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哉
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
山璣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
為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
闇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
帝三代五霸姬且孔丘刪詩制禮並
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度
園夫子揚德音於郛魯皆耳眼所不
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慮疑
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恩洵
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
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
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
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真奉見之
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族省雅論位序區別辭况冲
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
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軌來
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
觀闇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
異代齊解万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

乖儒墨竟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
誤增置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
固乎大聖以無尋之惠垂不請之慈
何為怯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群
望於涖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
菊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
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
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
莫辯今如來軌業弥貫三世慈悲普
潤不得以見在為限群迷求解不可
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
佛事徭列於累方問今之所謂佛事者
其焉在乎若如雅况所信在此所驗
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
談因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
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
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
九思方服瀏致故知至理非膚近能
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
淺麤陳所懷夫万善為教其途不一
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
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眼所共了為者
亦无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間寄之稱

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
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
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
墨之竟與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
息非日月之不燿何急急於示現而
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因季俗无證驗
以徵誠亦不謬大聖恬昭昭之光明
而世之疑者裾以不覩形遂長迷於大
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徃括粗有舊
說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
誠必感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
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
人何嘗不在群生何常不見哉聞法
音而稱善葛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
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姆孔救頽俗
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
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
今佛事其焉在乎伍首合掌莫非佛
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
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
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成准耳
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
居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

達類脫之思流浪義苑涉驟書園吐
納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既宣莫不側
聽貧道學業麤淺引慙簡札上酬謬
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霑霑謹白
李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
聞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
屆道覽復往况弥覩淵蹟然所謂像
法乖正求悟理麤借筌會言无假示
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垂
示表則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
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
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
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
疑學者將由无證自悔悵明无咎於
三五潛景道德忽於十号矣豈不然
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類季无暇來生
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
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正緣報
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
我无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
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
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
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

滯使夷路坦然積尋大通也深願大
和上垂納毫欸弟子李沐林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
幽蘭清若蕙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
庖生動乖理間獨躋疑族良由辭訥
旨滯劇難星陳愚謂戒閭寄奇鑒觀
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
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
驗兩行豈得羅絕示見類漏神未齊
軌姬孔同軌世訓放光動地徒為空
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
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
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十号哉餘
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熒燭增
疑正向且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弥滿世
界學者豈以无證自悔又引七經義
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
生滅交辭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
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實
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
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
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
仁不讓伏聽洲蹟前疏粗述至聖沉

浮而義据未照辭况未泯謹更詳究
共引至道夫群生長寢於三有衆識
永惜於六塵潛移為吞噬之主相續
為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
態之賓住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
而酸辛欣樂暫是娛憂畏未劫一身死
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聰群書滿腹
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不能豫未
免譌見以翳情疑似以干慮寄懷於空
精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
真遲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逕放光動
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
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
志玄宅下操淵達逾明一生若朝露
辯三世之不虚縱纏於清真之術斂
控於濁偽之衢植德耘邪而蒼蔚樹
福灌正而扶疏苦節竟辰於寸陰索
已爭逝於來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
豈不親映光榮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
所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
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
歸德英豪斂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

王公僧星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
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
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夷衛
佛一鉢之飭居得斯位遠問嚴公徵
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
孫權初疑佛法無驗當停罷省遂獲
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
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
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
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數
四薄尔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
郡北寺浮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
世奉佛由覩驗致郭文舉桓崇三寶正
信堅明手探虎顛深識安危蘭公拂
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
高行逸群清神邁俗皆有異迹世咸
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貪道少情
學業近于白首孤陋寡聞章於已誠直
言朴辭未必可採不凡當伏慙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
海中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朴博古
毒即天竺毒苗所興浮毒者
佛苗也劉向列仙
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關於斯

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
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
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
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餘丈虎使使
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

阿余王者
阿育王也姚略

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
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
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
觀於灊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
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
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
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

并成
啓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
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
君王無好智君王无好勇智之過生
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今因修
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
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
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
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
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葉栖信便是
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去

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殘害
加其美庶索之操不藉貪竊成其
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一念而可捨
十善八正寧瞥想之可貴未見輕其
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
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離異何得相順
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
觀經律所辯何為偏志一方埋沒通
路夫士未常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
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
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
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无其
多跬諸訓誥經史箴誠志可焚之不
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
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礼敬標其
心兢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
之慙慙尅己者正為君輩之徒耳欲
令相與去僑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
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
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
拔之以雋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
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
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

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
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
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
共敦斯美行以率下欲使詭妄諂倭望
門而自新浮偽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
息心之歸齊此无慾之臺不亦善乎一
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
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
願善故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
以忠孝倭悅以仁義虛投以禮讓假
往以方直乃至一日剋己天下歸仁
况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
所納正苦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
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乘開發
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愧
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
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
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
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
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
廣有所析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
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

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施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觀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无造於異端且殊塗同歸未必舛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有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懷無見騁歸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臭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羌無須搆是非橫起謗議耳拙心入信者前良不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為樂故挫矯凌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懷无求自足而退倣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

及言意在不薄為復示期懷耳比面
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
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及
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為可一歷意
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
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荅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
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駐性命必盡
敢瀝肝髓乞照神矜民積世門業依
奉李老以冲靜為心以素退成行迹
蹈万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
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
墜至於大覺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
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
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
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
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
情方旭迴心頂礼合掌願持民齋敬
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
所以未變衣鉢眷眷黃老者實以
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
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

不敢惜心迴向實故言稱先棄門不
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懃志一
乘况仰資明公齊礼道德加須奉誦
明公清信至制箋注子序万門朗奧
億品宣玄言雖願達心不覺醉更未
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
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
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
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
於釋老非敢異同始和追尋民門普
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
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
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尔
民復何尋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
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師正覺
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奉自
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事以聞復
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未盡耳道
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
界斯則精麁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
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
外典極唯天地盖起百姓所見二儀
而已教本因心取會万物用其所見

順而遵之當其遵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无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予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南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

史中丞孔稚珪啓

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无二取捨多途諍論去去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蕭公荅曰君此書甚佳宜廣

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荅偽秦主姚略勸

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瞭然之操
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
欲招肥遁於山林搜沉滯於屠肆况
卿等周旋舊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
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
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
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
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
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贊時益世豈不
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
懷不可以守節為辭奉去月二十八日
詔勅尚書令奪道恒道標等法服承命
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无地自厝
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
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
誨勵言理脩至但情之所安實懷同
已法服之下擢畢身命兼少習佛法
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无殊異
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

未見幾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為
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
魏文全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懷遂
正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盡况
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
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
邇大法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
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
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為後生之津
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申
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贖
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
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
以聞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
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懃懃
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體之
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
薩之蹤耳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
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
元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
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摎以微命
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
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

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過懷
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
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
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
當開意以從時命无復煩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
薄不能感悟聖心累承還詔未蒙慈
恕俯仰憂怖无復心情

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
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无恨屢干
聖聽追用悚息不任同極之情謹奏
以聞

僧碧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
書停恒標奏

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耆婆書

別以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
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万
事之殷湏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
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
耳道无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

尋道之心亦何必須尔也致意遷上人
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
能一二為書恒等亦何煩諸上人勸
其今造菩薩行

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為獨善之
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
物之大雖子陵頤頤於光武君平傲
岸於蜀肆周當辟祿於漢朝杜微稱
靜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
足以開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
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
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
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
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
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
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
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
才用足以成務故欲狂奪其志以輔
聞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極世
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恐福在此
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曾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

止恒標罷道奏

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次
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遠
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
由於箕山陵讓干木於魏國高祖縱
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
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敷於
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
有明君下有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
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
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
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
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
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
有和毗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
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
曜英華於重米之下斯誠

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若等
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
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
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万世之
後宇宙之外咸純德以化寬九域之
內肆玄津以逍遙疋夫无溝壑之

怨養婦无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
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操雖區區一
介守所見為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
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字佐治十
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義苟於
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和益何足復奪
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
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
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
足華軒堂卑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
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
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
而在箕頽之賓復見今日矣

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

并桓玄書

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
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
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
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騁
騁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心過
俗人所談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

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實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遠法師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飭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在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傳豈可不為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則无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乘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

者雖復沐浴踞于云去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擅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訓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

秀才書

并劉善明答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殊訓緬矣方將委質餒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鵠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无令曹公重歎王舟再慙輔秀之呂非所剋堪釋

僧巖呈

荅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譔釋典有窮子之迷
每讀其書為之長慨敬慎疑膚揚名
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為大遠尋聖言
斯教為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
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辯破秋毫
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悞幽冥
相駁遐迤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
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
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尔豈不悲哉僕
忝莅梓蕃庶在明文觀貢帝庭必盡
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
紛紛有乖真唱苟為誕說豈所期耶昔
王祥獲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
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
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
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
白荅

僧巖重荅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
皎然徒欲伏羲辯情末由也已雖高
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

曉何者。六知人者。括自審者。明忘分。
昧進良所未安。昔威直應命。終獲減。
名之慙。遵祖躬。能率招揚。鵠之恥。若。
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鯢龍津。
點額衆矣。道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
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
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无譏。於前。
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
存者大夫何恠哉。願貸愚執。賜遂陋。杅。
釋僧巖呈 重荅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
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談理奧。
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常。
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譙光。
乖其側席。仍踵覆車。无悔敗轍。非知之。
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意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捨捨。
重擔。而安坐棄羈。振如還家。對孔懷。
之好教。九族之美趣。門欣欣為樂。已。
甚。况復文明御運。姐郎協政。思賢讚。
道。日昊忘食。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
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
後。與夫翫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

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
若隱展禽之賢恐招戚氏不忠之責
故力疾題心重敷徃白歲云暮矣時
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
君白荅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
綢繆芳音驟屆勞誨之厚一至於斯
伏讀未周媿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
徭前歟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
老矣豈能有為夫以耄耄之年指麾
成務此自蒼靈特援假首人功協佐
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
畝之農夫西園之村叟側景前光參
蹤古列無異榮駑足以均驂騶繫澤
雉以雙鸞鵠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
子秦伏命撫節公孫預報知深士身
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邁
崎嶇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
臨紙惻愴因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
翻覆釋僧巖呈重荅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
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踳踳皓髮惜君

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
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群恐沒鸞鷟之
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微
曠三枉陋札再訓苟自謙冲固辭年
老度君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
當遊翔擇木待倚桐竹實耳鄙命輕
召曷足降哉敬捐清風肅從所尚本
面既冰裁還慙憫劉君白荅

弘明集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韻集卷第十一第三十二張續

弘明集卷第十二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荅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跏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據食

義法師荅范伯倫書

并范重荅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據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

王者奏三首

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

并八座荅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

并王令荅往反八首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論沙門

不應敬王者書一首

并桓玄書一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卞

嗣之等荅往反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

沙門書一首

并桓玄書一首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

沙門名籍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帝論檢

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况弃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予作三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子聞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真元為降而万物賴其澤此本无心行

而高下蒙其潤况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棄不疾之興以涉无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氷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迫儀損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藩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无生大塊既唱万竅怒号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祇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首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並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邊无上之藏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上寶之座暫視明誓之燈雨甘露於

豐草植旃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
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
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
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
明皇帝雅好佛道手筆靈像

譙王書論孔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
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
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明述三世
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
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授接
曾无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博碩肥脂上帝是享以此觀
之益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擢而陳便割
然有證祛其惑焉

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迓伊教俯惟未造鞠躬
汎對竊以為迷通資感涉悟藉緣誠
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
鍾啓發俟於排憤夫妙覺窮理乃聖
乃神光景燭八維規仰觀九有然而
運值百齡宵均万劫者豈非嘉緣未
搆故革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

文莫載靡得明微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成潛徙冥遠好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躐綱宿昭仁菟苗弘信既以漸漬習成老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薶熒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盲睽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躋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遑輕率狂簡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薦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捐讓之禮由中而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肄業則脩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歟枉于拜事非偏坐所豫而以踞食為心用遺儀為毀廢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元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

其恭肅之情而啓驕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其制三服行礼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愈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以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无虛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竟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

玄宗自敷高座皆結加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无絺綌之禮日南絕氍毹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无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齊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无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蕪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来矣更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嚏之餘以弊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

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无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容而况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洎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无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元无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去食不得置於牀上所弃之食置於右足邊又去不得懸足累脰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

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摧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減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无恨
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无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敗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恠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願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倨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了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末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无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迦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寂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辟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

偏坐之家无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據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誠无匙筋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慙同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法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稔辭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世无已臣近難慧義據食蓋區區樂

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食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弥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一各信所見豈能虛受乃至竟異於一堂之內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无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侯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还及遠今无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寂焉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

不正可測落髮而不偏據如復可尋
棹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據
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
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
者也謹啓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
憶騶歸有許法駕既旋臣輒仰刊碑
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
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
齊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
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万機

朕有未暇聖言自可援之左史侍衛
之臣寧無自効之心裨謨世叔何遠
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寬疏之意也臣
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來世
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白度終
无報於聖世已矣盖首並結草之誠
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詔知與慧義論據食近亦粗聞率意
不異來言但不看佛經无緣制以所
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
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
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讚及不

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泐其樂草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今古辟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義生觀得象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答臣都无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老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悖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

違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

陛下錄其一往之至不以智拙為罪復敦冒昧干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駁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翼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願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庾冰重諷旨謂應盡敬為晉成帝作詔夫万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无恠况阿跪拜之禮何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違禁時哉固不

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
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
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
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无佛耶有
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義將何取繼
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
方内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
典奔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
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
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
昧依稀未分奔禮於一朝廢教於當
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
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
之於神明得之於宵懷耳軌憲宏模
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
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
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
之傲禮直形骸於万乘又是吾所弗
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
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
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翼諸葛恢馮懷謝
廣等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亮散騎
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
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
懷守尚書安昌子臣廣等言詔書如
右臣等間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
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
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
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
化賤炤炤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
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興自
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无
嫉妄神道經久未有比也夫誼有
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
之微增潤嵩海區區之況上卑皇極
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
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
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
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
聖今不為之制无虧王法而幽冥之
格可无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
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

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乱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脩其事脩之家可矣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力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况都无而當以兩行耶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翼等三奏不應敬事

臣等雖誠闇蔽不通遠旨至於軋軋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乱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尊然及為其礼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薦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

枯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悽悽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于時庾永議寢竟不施敬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玄再拜白頃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曰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以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
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
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荅 此一首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關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
庾雖論竟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
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禮
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
出家弃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
絕欲止竟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
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
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
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弥歷三代置
其絕羈當以神明无方示不以崖檢
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草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
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
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
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
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
下官等不識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
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
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
已送都令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
遲聞德音

王令答桓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剛男
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
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
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
論漏於偏見无曉然慙心處真如雅
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
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
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
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
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
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
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
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
以獨統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
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恭己不

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礼拜亦薦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捐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

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
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
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
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
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教
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
道為貴哉

來示去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无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
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
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
之功非沙門傲誕言之所益也今萬
以極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來示去功高者不賞意深者忘謝雖
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來示然情在
因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
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
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
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絕
其敬哉

公重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
禮拜亦薦於事哉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
塗既殊義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
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
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
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
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
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
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
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意於所稟
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
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且廢迹之能
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
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
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實影響
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
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
將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
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劫之
塗然遠探其旨亦徃徃可尋孝悌仁
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
慈之心見又屬抑伸由之問亦似有
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
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
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
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
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
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
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无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檢耳

答曰前所以去歷有年代者政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懷然所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倣誕之所益今薦以祕教將无弥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倣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倣誕今若干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意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啻以小道而乱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弥薦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

敬師長功猶難抑况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玄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條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玄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未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玄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万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叛惑之徒皆赴者如

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
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
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
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
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
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
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
然之所生理萬於情本豈是名教之
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
生理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
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
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
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
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言而借以為
難如來告是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
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
直以珎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
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
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公重答

奉告并垂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
難唐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
才非拔幽持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

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旨无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麁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去其殊理則无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然之言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律經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

善千里遠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進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豎中國悟之者少

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珎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弥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勸於事能勞珎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躡其理難尚非謂礼拜之事便為无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湏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薦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嚴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言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捐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

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幾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桓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拊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重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頌白

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已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弥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荅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今為師无談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徃反者緣顧問既

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行其事至教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

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命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今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荅可旨付之

遠法師荅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微引孝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設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且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

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
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
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
而无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
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
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
道則虛衿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
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
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
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
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
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
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
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
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
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
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
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
猶可以存禮豈况如來之法服耶推
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
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

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貪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妄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貪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慙不覺涕泗橫流

桓太尉荅

并詰停沙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无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

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論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因以協讚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論也想不惑舊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薦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秉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要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

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
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
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尔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
史臣馬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
明詔崇中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
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
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
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
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弭之於
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
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
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
陛下至德圓虛使吹万自已九流各
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无
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
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
自斯已還蓋是鍛鍊之用耳神理緬
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无
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
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内外咸得矣

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
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
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
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
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
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關請
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
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侍中祭
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内外兼弘
者聖旨捌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
愚淺所逮尊主極法臣下之節是以
拳拳類執所守明詔起邈遠略常均
臣閭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
宣攝遵承謹啓

元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

書

并桓
玄并桓
教桓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
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為慙
懃在於絕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
京師覓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

以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鍾於
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
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
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
已彼此俱弊寔汙風軌矣便可嚴下
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
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為阿
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
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
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
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申下
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
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
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淪此所以
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
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
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
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
然今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
信道懷真者无復真俗之嫌如此則
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

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寔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經諷誄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无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寔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覽者則於理為弘想檀

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伎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无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叅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弥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志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愾賴聖主括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曠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乱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

至民有以也將振宏綱於李世展誠
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抄名籍
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
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
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
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
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士
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
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
僧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
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
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
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
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
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
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
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諸戒威儀舍
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无
宗但自今已來人根轉鈍去道玄遠
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介
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

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
稱曰大賢尚不能取失為申徒嘉所
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取失若不取
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
有典刑願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
乱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榜木敢以陳
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四十三張增

弘明集卷第十三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郗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誥二章

王談日月燭

奉法要

郗中書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无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為藥當權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誠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淫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

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
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
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六月
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
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
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
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
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
欲不得鞭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
仗婦人則蕪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
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
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
至誠各相發心心既感發則終免罪
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
之功非徒在已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
觀講頌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
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
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應天
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
十善者身不犯煞盜婬意不嫉恚癡口
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
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
害彼凡衆生厄難皆當盡心營救隨

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已然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已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姪一切諸著普謂之姪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

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得皆當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竟憎嫉之心所謂患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

或去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罪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躉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惣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日天二日人三日畜生四日餓鬼五日地獄全五戒則人相脩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及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

則入地獄扭突強梁不受忠諫及毒
心內盛殉私欺殆則或墮畜生或生
地氍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
其罪若轉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
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
途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
物外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
為痛得則歡喜為痒未至遙念為思
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
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戰而不忘為
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
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
成測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

五蓋一日貪婬二日瞋恚三日愚癡
四日邪見五日調戲別而言之求欲
為貪耽著為婬外發為瞋內結為恚
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
緣凝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
苦酷多由於恚

經云卒聞煞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
則累劫弥結无解脫之期六情一名
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

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
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
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
具載衆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
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
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
對冥構夫情念負速倏忽无間機動
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
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
必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為城
池常領本以禦末不以事形末著而
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
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
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无適無
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
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
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
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弥重既跡著於
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
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
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為情係沮勸

而譽集於外藏慙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天苟非脩德必有不同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貞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覺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去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僿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辜則終莫後革加以天豐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万端巧防弥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類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去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万善一惡生巨億万惡古人去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去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教誠足以有劫然齊楚事遠嗣於累葉顧無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

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駭殛禹與眚
鮒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括王御
世猶無淫濫况乎自然玄應不以情
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无章其証理
也固亦深矣且秦制牧孥之刑猶以
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
若豐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
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
必去矣是以沮洳經云父作不善子
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
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
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
止乎已所及弥廣則誠懼愈深是以
輶理實於輶輶每申近以殷廣進无
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
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
而不通其變殉教而不達教情以之
處心循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无差者
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无准
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微理無
僖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
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

響之難證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
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元間混
万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
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遠幸慮哉此
竅始信之根至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
當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腸脾胃
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
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
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
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无常主宜
及當年施恩行惠贈之以財救疾以藥
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
深生平等慈護十戒姜摩竭云菩薩
所行忍辱為大若罵詈者默而不報
若撻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
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
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閭地及門閭蓋
取其藏垢納污終日受踐也成具經
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
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
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
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无

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引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愆消於見世福報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悲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已恕彼願令善安愛及昆虫情無同異何謂為悲博愛兼拯雨潦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无地則有數必終是以今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天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汨汨經曰五道无安唯无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无以動其志埋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

畢之懃增道習期諸志心形報既廢
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
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
然玄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
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太虛中正
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
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
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
已而已固无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
蓋所以悟夫求已然求已之方非教
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
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儼
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
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教旨忘懷欣
想將以已引物自同乎衆所以固新
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
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
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如以等心且
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
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談以數塗
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感迭
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

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爽

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定意生形然則地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尋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盟乘於外外盟既乘內懼愈結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閑內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万有無以嬰衆邪不能襲

四非常一日无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无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苦一切万有終歸於无謂之為空神元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或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極人天位兼崇高所樂愈重矜著弥深情之所

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惣謂三界為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无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夫无常顯證日陳於前而万代同歸終莫之悟无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惰其所習是以有道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興時竟惟日不足則乱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日施二日戒三日忍辱四日精進五日一心六日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誠也犯而不校常善下已忍辱也懃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毀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

樂安生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
哀亡蓋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
冥力潛謝非務應所留對至而應豈
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
觀玄宗玩之弥之則衆念自廢廢則
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
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
耀經云无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
生而無所生沮洳經云心識靜休則
不死不生心為種本行為其地報為
結實猶如種植各以其類時至而生
不可遏也種十惡戒善則受生之報
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
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
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
種非常禪皆諦背有著无則得羅漢沮
洳不忘有為不係空觀遇理而冥无執
無寄為无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
廓然玄廢則佛之沮洳沮洳者漢曰
無為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
說倚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
邊際為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
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

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報我擇化雖復
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
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
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定於善必在
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
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
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
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
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枝
心歸於佛則无解於佛歸於戒則无功
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
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
耳或以為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
有所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
非府宅之謂也无誠無矣存无則滯
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则有无
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
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
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
滯有則背宗及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
以關士深行統以一貫達万像之常
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
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无朕順本際

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派一三世而未常謂見在為有則空中行空言斯見矣一庭詰二章

顏光祿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日言道二曰論心三日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叅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我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老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哉

為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為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支飛靈猴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偽者為之則忌災崇課祖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蠱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閑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一无生克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為之則藉髡

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也
物有不然事元終弊衡石曰陳猶患差
忒况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
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為靈性密微可
以積理知洪變欸侃可以大順待照
若鏡天蕭若窺測能以理順為人者
可與言有神矣若乃因其真而責其
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談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
之報啓淩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脩
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絕昧
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
之留意聊採咸池之遠音適為里巷
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
光乎曰日燭

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固大
虛以遊眺究濔蕩而無垠履地勢於
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
遘二氣之烜燄尋太造之冥本測化
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万
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
怡魂

夫含氣之倫其神无方盡尔之類其質无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續綫迭枯迭芳往來出沒冥冥浩浩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波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沉滯八難之園愍企竅之無期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遠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於豐因豐積祉緣謙升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凌覽形聲之兩偶者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轉之抱規猶直桶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黃熊咨於聖子事徵化而不救奚天屬之玄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為人之在己咎次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岁豈无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夭徂還託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割以為礼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聞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尔察寡孕於嘉類

恬繁產於土畧喻零霖其猶希若翻
囊之倒米為黠黠以日日誰識伏而
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
夫倒置之族朦朦徒生兵風既至忽
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
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无曜靈身
造竿竿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
鏖以積刃劒林翹鋒而嘯精陶銅汪
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閭王領
閔率傍執釵三扌一奮百千累羅鵠
鷗利鬻煌煌火車銳釘撓搶杖狗疑
牙淫徒焦於幻柱飢囚枯於塵沙資
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冤
以弥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罔不
可列縷千條殊劇万端異苦靡喘息
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宇予略一朝以
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无玷
十淑道全夕陽造逝慶升九天寶殿
晃昱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
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卷耀琉璃之鮮
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
神秀而粲藻香風靈飄而飛烟想衣
斐亶以被軀念食苾芳以盈前彼義

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无事為以
干性常從容於自然映光葉之燦燦
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
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濟伴超倫之
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歛土
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
齡祚雖脩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
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孝落
混椿菌之无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
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
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貞志執
其教教无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
應水以舟敷設去去廣術悠悠駟末
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拙累玄之
綱領遣毛目於滄裘宏籠大訓展我
智分治无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
各足方寸憑點並誘龍鬼俱化万塗
兼歸一由般若辟彼濟海非舩莫過
驅万動於道場畢无為而息駕本夫
三乘之始同歸一无才照各異致用
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航空而恬
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而不居

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
解物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
於墜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
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
遇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群黎耳
目仰注或發矇於一咳或革面於一
哺並因言而後化未有人而不度善
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
梅檀與菖蘂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
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遁山澤仁感
虎光護公證寂道德洲美微吟穹谷
枯泉漸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
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
秀領握玄標大業冲粹神風清肅一
言發則蘊滯披三番著則重冥昭見
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以落矜驕遜
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寧何深味
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
蕩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
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
孰能忘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
无神理有精麋物有弃真大居細君
小為碩臣羽族矦乎金翅甲屬屬乎

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
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遺重根
躁廢靜玉俱曰與聖各擅一方或移
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
采粲嘯靈厨之芬芳曜振旅之覓
暴化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掘竒惜
有待之无長斯乃數内之甘醇不如
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
之正熊經鳥伸呼吸太一之食淪陰
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
於服丹消子醜飛於餌木安期久視
於松毫豐人輕舉於栢實彼和液之
所深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
徒登雲而殞率俱括囊以堅烈固同
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未封墜乎
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螭高翬竒乎難
老則龜蛇脩考伊逆接之遊氣唯心
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
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无對
諮者叩窮應者負内默之斯通語焉
則置當於玄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
无謂兀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鑢浮饗
莫悟冥音希之弥錯搜之愈沉邈人

其逝為誰正堪設筌蹄乎洲蒼俟魚
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
廢心无運睽條往矣斯復忍立賢達
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
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眴日
靈轡雖迂緣樞靡窮彼无本標我有
始終假步灼電之末託息石甍之中
知畏塗而驚寢迷塵欲之致我替遠
勝而婪近謂賒儉而交豈不防枯於
未飈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
結万悔其胡死是以大誓之徒燒指
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積爰智壅崇
慧辟拔神劍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
情向地而翦剗掃六賊於曾中休五
道之長侵拱己內治捻持法忍三世
都寂一心豁盡寄耳无明寓目莫准
塵隨空落穢與虛墮廓焉靈悟因擇
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懸託遽廬以
和光常遊居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
如蹈水之无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
思議大千舉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弥
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
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

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陋之言
也使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
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
以讚道猶万分而未一唯覺覺之相
歎乃敷暢而彰志矧愚昧之固陋託
狂簡而仰述抗瑩燭之炯炯欲增暉
以毗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
宕衆妙洞玄群奧无量小成不藉大
言橫喪坤德可厚于何不有驚聽洪
壑駭目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
其戶牖周既遠而未盡信齊諧之小
醜見鵬鷖而標大而覩鳥玉與魚母吁
呼噫嘻奇傑之事積籍眇漫焉可
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
何近嫌於割玉又碩證乎火織况下
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推餌常專專而
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
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摺更益
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悞物故收翰而
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
者乎

弘明集卷第十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弘明集卷第十四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竺道爽檄太山文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竺道爽檄太山文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岳神府及
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
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
鎮之以五岳陰陽布化於八方万物
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
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
恒夜列幽武之賓蒿峙皇川之中鎮
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无邪之
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偽因天之覆順
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
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輕通微之
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元下育蒼
生舍德潛通无遐不徹遊步九崖翱
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
攬軋川推步八荒夫東岳者龍春之

初清陽之氣育動萌生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星九天東王西母元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怪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彫正神典偽立神形本无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狽之群鬼梟鱗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跡上騰高象下戲玄關道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万物因時託響傳惑俗聽成祿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枕中誡曰含氣蠢蠕百虫勿嬰无食鳥卵中有神靈天

元受命地處有形祖稟二儀焉可害
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群民含慈順
天不殺况害脂羊而飲其血以此推
之其非神也

又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
承乾川烹道清虛无音無響敬之不
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譽万毀神无增
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
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進
退諂偽永无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
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岳
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
鼃鼃魚鰲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
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
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狐獾
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
井竈破器之属鬼魅假形皆稱為神
驚恐万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
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
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
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
先亡便亡竿盡輒者易降自稱其福
若使重患難濟則汝无恩中客之疾

非汝所救二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
群民投心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
駿之能降經旬歷月曾无影報以此
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大元桓王及封
錫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讚皇家
黎无慈悅天禍謬加體嬰微疾謂汝
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
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
軋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諮后土
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
獲安既无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
焉足奉哉

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還聲
万代此則軋坤之所感顯為時瑞汝
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
德畱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盤
動箸舉杯盡酒猶為鬼幻非為真正
况无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閭
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
使者降曰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
籍於天曹群惡无細不捨纖善小而
无遺摠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
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殆万端

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
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置
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為害滋甚夫災
霧蔽天群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
害吾雖末流脩階三服每覽經傳而
觀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
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鈞魅黨還遊塚
墓食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令群民絕
傾財之困烏獸无羅網之率若復頌
懸望食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
怒羅子等授以金剛之真師勇武秋
霜陵動三千威猛誰當曜戈明劍擬
則摧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
鬼敢觸三光鵠毛入炭魚行鑊湯傾
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
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
汝本形長歸万里滄浪海邊勿復稽
留明順奉行

撒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幹下相與
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
大同每規良會申展曩積而標榜未
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

靈網方申絃網弥細大通有期高會
在近不任翹想並書諭意耳

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群
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
符龍飛初域仗摧形以附万邦奮惡
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有方
當抗宏綱於八區絙靈網於宇宙夾
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予具容
凝靜重明寢暉虛舟覆浪故令蟻邪
蚩興梟見暴起瞋染真塗塵惑清衆
虐鍾蒼生毒流万劫懷道有情異心
同念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乱上承高
胄下託群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
畝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
神迦維為時域漸綏撫黎元善安鄉
士獎導群情慰喻有疾嚴慧柯於曾
中被神甲於身外愍十八之无辜哀
三空之路絕志匡大荒必平多難百
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自
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狼據欲天鷄
鳴神闕叛溪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
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迷為歎息
昔大通統世群方影附有偽癡天魔

不遵正節干忤聖聽陳擾神慮領卒
塞虛擁形万變精甲照曦霜戈拂域
靈鼓竟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
強盛王師一奮群邪殲喪衆迷革心
望風景伏况君單將驍然介士无方
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慕奪
靈摧騰邈寂勝以為忝真可不謬乎
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
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笈盖世武夫龍
跳控弦万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
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閭浮都督
歸義侯薩陀獨稟天奇蒙塵玄鏡神
高須弥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
闕領衆四十万億揚鑲首路使持節威
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
勝標群文超絃謀妙思絕塵心拙夢
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万億
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天
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
塵表略竝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
忿若縱害援劍慷慨龍迴思奮領衆
四百万億雲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
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

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錫力傾山海
右眇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
德无不照威无不伏領衆七百万億
虎賁須弥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
都督八住王大維摩詰奇筭不思法
柯遠振體含神姿摧踰万變呼吸則
九服雲從叱咤則十方風靡哀彼下
民無辜酸楚領衆九百万億飲馬虛
津使持節覽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
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大文殊承胄選
元形暉三界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
適千塗玄筭万計群動感於一身衆
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
衆若塵翱翔斯土使持節匡教大將
軍錄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觀
世音智略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
朗鑒三因或託迹群邪曜奇鋒起或
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
巖噓氣則浮雲頽嶢能為万方不請
之友領衆不思仗戈虎嘯使持節布化
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虔王大慈氏妙
質縱網天姿標皓體踰金剛心籠塵
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覺

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无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万四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溢大千金剛之士弥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弓放擢見之利箭鳴驥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无有闕貴郎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授王化聖上開矜感氣歸順皆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万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蹇荒邊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覺知返愚歸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群隽以道自懽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无明之兒陣闊步荒塗輕持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

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弥遠華貌時
然群情屬目望責之基易登由來之
功可惜君可及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
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
身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
美哉今王師克舉十方翹轡手提法
羅齊儔群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振
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
波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弥籠於一
塵天地迴於一車無動安於左衽妙
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
法王體道仁慈不忍便褻權停諸軍
暫壹靈轡臨路遺書底迴迷駕君可
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
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
非君而誰夫惠尚識機明貴免禍窮
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
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
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之著龜
將軍之明誠相與雖乎於當年風流
宜同於道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
霍然隨言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
文者不欲令蘭芳夏凋脩柯摧穎深致

思言善自量筭元使君身傾筐三趣
莫令六天鞠生梯楔造類眇目助懷
惕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作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現壽
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
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
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万波羅蜜諸
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蠱校尉大司馬
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
和南上

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
群流歸百谷之王万化均于空玄衆
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統物
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
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塗之高明拔
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无生
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統
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弈雖復千
暉並照固已絕矣身殊万狀而非衆
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
示入形止而非滅希夷恍惚元名無
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群感而不

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
八荒於俄頃兩儀類陷而不夷力資
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
而不溺軋以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
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
大妙入元間不可以名其小余乃亭
毒蒼生化兼始母无欲無為而无不
為翱翔于應變之塗逍遙于有無之
表挺達群聖之端恬澹涅槃之域二
乘韜思於童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
靜之機梵王咨嘆以歸德帝釋伏膺
而默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
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苗錄出五道
而龍興起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
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
之閣室登七覺之雲觀澤八解之清
池遊拯持之廣苑余乃居慈悲之殿
處空同之坐哀龍象好天宮頂相左
輔弥勒之流右彌文殊之疋前歌大
方之雅頌後儻四攝之鑒拂衛以八
住體虛之七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
基唯聖六府唯賢余乃宣教姬孔宰
守庚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

坦八正之平衡開三乘之通津列無
為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
斯路啓懽樂於天人爵以果任之位
祿以甘露之食功臣者賞以淨土之
王之洪業太平之至始也五趣官身
之清朝四生士位之宗極而群迷遇
嶮背真弥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
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惡根於曠始
積迷心于妄境泛三涂之洪波入邪
見之稠林至乃竊持神器假偽冒真
夸王天宮分列獄土制命六天縱肆
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
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
皇憲自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
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
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惑於
靜室波嶮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暴
虧于聖節作乱中夏為日久矣聖皇
悼昏俗之齷齪悲弱喪以增懷將拯
群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
將大勢之徒簡率金剛之類茹金嚼
鐵之夫衝冰蹈火之士勇平塵沙驍

雄億万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万
全之策逼殺必死之野而魔賊不桓
敢執蠻荆之蠢介抗宗檜之逋傲建
麾於自憍之地結固於雲迷之嶮傍唐
重複俠疊鱗次且其形勢也則癡山
峭峻固其前愛水浩汗張於後邪林
蔚蒼蒙其左癡澗洄玄帶其右塵勞
之卒豺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
長達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為
盛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
遐威出超畝之奇略蓋以高竿之籠
弥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万市
遊師翳野老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
望慄麾以直進後軍毗耶寔懈卒於
其後禪那略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
紆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平原
之上走短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
高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
樞之妙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地之
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
万塗覓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
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曦曜法鼓之
音乱於雷震勒馬趨趨以騰擲建象

飛控以馳驅禪弓烟舉而雲興慧箭
肉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蹇入無
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
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竟捷橫
塵尸以被野流勞血於長川崩癡山
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
之窟挫高於七慢之標於是魔賊進
無抗鱗之用退无怖脫之隱慮盡路
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群將
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
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太陽之
撲晨霜注洪流以滅火故使万世之
逋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
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
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
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
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猷
纓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
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
耆年著悟其即真於新唱弱喪者始
聞歸與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
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祗從
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

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郊
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
非言能宣粗條皇威竒竿之方又列
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
聞臣等誠惶以抃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
庶明大道莫好遁之流不遠而復經
云涅槃無生而无不生至智無照
而无不照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
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
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且
之教於斯遠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
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
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无有之間下
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今庶覽者捨河
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
不求情於近教而駭神于荒唐之說也
弘明論後序

釋僧祐

余所集弘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
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
漸亦已脩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
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
典指事取微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

迷塗之人不遠而復拯釋衆疑故曰
弘明論云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
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
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觀等
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
群生所以未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
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
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矓
不了况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
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
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
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
無徵二疑人死神滅无有三世三疑
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无法教
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我方化非華俗
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
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
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
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
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
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
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

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
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无極之
外復無極无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
知其無極无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
聖千載符契懸與經合并識之徒何
知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已身而致
謀圖分之時隔牆壁而不見而欲侮
尊經背聖說誣積劫同世界可為惑
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无有三世
是自誣其性靈而幾弃其祖禰也然
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為
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
无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
靈上是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
敬神大禹所祫寧虛誕乎書稱周公
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因
乎苟土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
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教五經
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
而疑神於佛說斯固齟齬之徒非議
所及可為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
无益國治則裡祀望秩亦宜廢弃何
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

塊安識后稷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
力人造墉暇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
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
靈宜尊而教民美報耶况佛智周空
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
慈聖王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
六天咸喜廢道則万神斯怒今人莫
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
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為震懼者
三也若疑古无佛教近出漢世者夫
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義皇緬邈
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
佛畱澄知臨湍伏石有舊像露盤捷
陀勒見盤鴉山中有古寺基墉衆人
試掘並如其言此万代之遺徵晉世
之顯驗誰判上古必无佛乎列子稱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
不礙千變万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關士之化大
法萌地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
世而封執一時為歎息者四也若疑

教在我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為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摧勢地常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弃其聖丘欲居夷聯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况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為戎墟矣楚秦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无恒化矣且夫厚載無壇窠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生居中今以區區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為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代幾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肯而詩書之淺鄙哉迺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

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於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去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留像於開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相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造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生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措紳洗心以進德万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敎悟秉一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隨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閔右精義既敷實相弥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基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限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是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

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
門而况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已所
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
而因至人之明見墜達三世反号邪
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
曾謗譴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
賈幽罰言无錙銖之功慮无毫釐之
益逝川若飛歲山如電一息不還奄
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
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
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
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
殷戊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
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脩詳典籍
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
果義微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
辯關鍵已正輕率鄙懷繼之于未雖
文匪珪璋而事足鑒鑑惟愷悌君子
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廣弘明集卷第一

典

唐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倭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願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為德母智寔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尔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論謝之風規摠周張之門律辯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滅智者之高致俛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

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目而
通標領迷夫取悟繫詞而啓神襟若
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
襲玄摸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
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果愚謂
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還下
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
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縲故
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
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
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
而逾光矣余博訪前叙廣綜弘明以
為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
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
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貨
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
剖心持達脫類拔萃亦有人焉然則
昏明乎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
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
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
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
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
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援其

行事決滯冒徒喻達蒙泉踈通性海
至如殺讓之攝崔浩禍福皎然鄭藹
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
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
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老難
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宗
魏兩明同乘引誘之略沈休文之慈
濟顏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迴張物
表嘗以餘景試為舉之弊於庸朽綜
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
顧惟直筆即而述之命族題篇披圖
藻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
片記據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
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
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覩廣信釋
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
者詳焉

歸正篇第一

明鑑為大聖凡俗收歸
二儀三五不足即敘

辯惑篇第二

明正邪于舉狂若相陵
較而事定下等龜鏡

佛德篇第三

皇覺勝念開濟在緣
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法義篇第四

實非獨運攝受並準
得其經者必即明舉

僧行篇第五

細觀聖德人成句道
名需三寶實同一體

慈惻篇第六

在生所重厚身寶命
既已見憐慈為覺本

誠切篇第七

情寄懣然誠則端陵欲附聖檢匪非下振

咎福篇第八

福字繼門日用崇貴惟斯乘神行而不著

滅罪篇第九

罪為推於起必決心覆水難收悔生相習

統歸篇第十

奉正闕邪據道成徒神解既暢陳詞詠

序曰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白非極

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

為佛相况餘色有孰可言我固知一

洲萬國一化千王乎興廢立不足論

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

十五諦計極計之真本皆陳正朔号

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

下又有曾邦孔氏導札樂於九州楚

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岳匪稱教主皆

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自吏於機

務斯並衢分限域

謂涼沙以東孔老之化及慈河以西

異部之辨御垂張理路天殊居然自

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

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

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九居罔情從

帶祛除於七識致令戒網覆心莫知

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効尤

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

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

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
刻念作聖狂哲乎稱即斯為論未契
端極昔皇覺之居舍衛二十五年九
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門
學三千子夏綏而致疑顏回獨言莫
測以斯論道又可惑焉夫以會正名
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陶冶
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
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
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能道濟諸有
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
未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
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惟佛稱獨聖光
有萬億天下故今門學日盛無國不
仰其風教義聿脩有識皆參其席彼
孔老者名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
王自無教訓何得以佛以相抗乎且
據陰陽八煞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
衆委之右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
途高尚自足投誠况有聖種賢蹤則
為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
為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
義畢驅馳不思此懷安存焉大大而

可大則不陷於有為既履非常固可
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尔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

梁弘明集歸正目錄

明僧紹正二教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詰夷夏論
釋慧通駁夷夏論 釋僧敏戎華論
何尚之荅宋文佛教

譙王論孔釋教 并張荅

唐廣弘明集歸正篇總目

子書商太宰問孔子以佛為聖人
老子符子明以佛為師

漢顯宗關雎之本傳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叙佛教

元魏孝明帝釋老門人述宗

元魏書釋老志 南齊江淹述古篇

北齊顏之推歸心篇 梁阮孝緒七錄序

北齊王邵齊志明佛教

梁高祖捨事道詔 北齊宣帝廢道詔

隋釋彥琮通極論

廣弘明集歸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子書中以佛為師

出老子符子

漢法本內傳

未詳作者

後漢郊祀本志

出范曄後漢書

吳主孫權論佛化三宗

出吳書

宋文集朝宰叙佛教前集

出高僧傳

元魏孝明述佛先後

出魏書

高太宰問孔子聖人一

列禦寂

太宰

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

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

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

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

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

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

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為大聖也時繆末升故默而識

之有機故舉然未得冒言其致矣

子書中佛為老師二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汨汨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舍罕聞

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劭云即
天竺也又陟崑崙之墟即香山也老子
迹沉扶風史述於流沙而道家諸記
皆西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
從於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中毒之
國俱人而愛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
即天毒也浮蟲所興今聞之說曰地
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
理學立德厚生何負諸夏古稱愛人
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傳三 未詳作者
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
丈六頭有日光寤已問諸目下傳殷
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偈
獲經像及僧二帝為立佛寺畫壁千
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
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
集今子所顯

傳云時有沙門迦楮摩騰竺法蘭位
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
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
明信今帝問騰曰佛法出世何以化

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慶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目聞太上有形無名無極无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目等罪聽與試驗目等諸山道士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

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
與其比技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
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乱華俗
目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
勝七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
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
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
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
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
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
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貴靈
寶真文太上玉訣三九符錄等五百
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
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
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
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紫荻
和檀沉香為炬遠經泣日目等上啓
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
神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
緒目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
開示蒙心得辯真偽便縱火焚經經
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

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
禁矧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惡南
岳道士費卅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行
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
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去太
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
太素斯豈妄乎行曰太素有貴德之
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
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
上空中旋環如蓋適覆大眾映蔽日
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
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
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
有皆遠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
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
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
說出家功德其福寧高初立佛寺同
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
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
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
王婕妤等與諸官人婦女二百三十
人出家便立十寺十所城外安僧三
所城內安屋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

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
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貴叔才憾死故
傳為實錄矣

後漢書郊祀志四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
也統其教以脩善慈心為主不煞生
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為沙門漢言息心
別異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為
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
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
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
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
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
通万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
卷以虛无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
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
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
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
之際無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
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脩道階
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
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

而成通照也

吳主孫權論叙佛道三宗五 出吳書

孫權亦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奔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對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迹垂餘千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花照曜宮殿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亦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材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

子歸塋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
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
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
不澤曰目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
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
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閏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
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
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
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
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
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
老二教比方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
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

蓋非比對

今見章醺似俗
酒脯基奉行之

吳主大悅以

澤為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 出高僧等傳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
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
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
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
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類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達達尤為名理，並足開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劣，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顒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指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崇遠皆坐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

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責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宴延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預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類述之著難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帝佛道門人論前後出魏書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出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說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叡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惑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

侍者明是同時寧曰何以知之斌曰
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寧曰老子
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
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
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屬鄉曲仁里九
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
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
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
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與散關令
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寧曰佛以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
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
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
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
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
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
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寧曰
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
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
無文記何耶寧曰仁者識同管窺覽
不引遠案孔子有三偈卜經謂天地
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偈仁者早自
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

而知何假卜乎家曰惟佛是衆聖之
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
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
中尚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姜斌論
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
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叔尚
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
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
桃吏部尚書邢杲散騎常侍溫子昇
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十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
惑衆帝加貳極刑三歲法師菩提流
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入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

與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實撰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叔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叔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
所紀義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
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
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
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
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
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
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
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
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
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
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
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
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
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絨

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隨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微成明道為聖悟也凡其經言大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塵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庶鄙經無數劫藻練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煞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礼信智同六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剝落顛蹶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棄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老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脩六度進万行拯度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考為佛也本号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

備載濟万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无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知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时无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収奉竭香花致敬募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

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无所漏失
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
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
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
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
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
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
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
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无師
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攝精神
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
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
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
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
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
中山經鄒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掾无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噫
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罽錦為
礼今猶号朗公谷焉天興之年下詔
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
實及存没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
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
圖者閭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續飾
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
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
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
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
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維攝僧徒言多
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於前
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
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辭帝常親幸其
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
八十餘太常中平帝三臨其喪追贈
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
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
云云所述沙門
等文多不載

世祖肅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
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輦
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
散花以致礼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
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
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
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

多宗之劉裕滅姚弼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訖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局退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姚弼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局大怒曰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塵初不汙足色愈鮮白世号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齊紮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尸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勸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冒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釋謙之道以清靜無為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詆毀謂虛誕為世費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及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觀焉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盡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好佛道頻表陳刑煞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肅君信惑邪為妄假睡夢信胡姬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无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紆季之世間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幾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乱天罰極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内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无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元皆是前代漢人无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塵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豫知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參軍事所往誅殄惟斯為政餘无涉言故然史官耻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為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禍及追悔无由視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為天下同笑也

初浩與穀謙同從苦與浩爭浩不從謙曰卿今促年壽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倫五刑時年六十帝頗

悔之然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
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存信之
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講誦者郭氏至
十三年二月因病而崩子晃譏死而孫
立焉

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殺譙
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
對般若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
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搜其
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殺
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
浮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
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
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无
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
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
古三公之加刑者斯家酷也豈非恨
其飾詐邪佞澁毒仁祠致禍及躬无
由自免顯戮讒構密悔前讐剋已復
礼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閭閻或方乃作
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
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

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廢而唱善及後南嶽被放白旗懸首无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无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公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敷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繇幽都礼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勸退梅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玉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冠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无事枉見幽辱帝又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万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萬機惣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脩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曰於太子去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請告遺詔高慶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脩心无令後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浩譏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况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

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
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号高宗
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方國無
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宗弥盛稱為真
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日孰
可悼乎感痛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
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
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
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往古猶序
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
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來功濟大千
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
義老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
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
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
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
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
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
海之深坵物多有奸媼之儔得容假
託諸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
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
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遑脩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薦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時劉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龔繡假鑒術而守道不改於脩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沙門曇曜帝札為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屈寺各鑿石為龕容十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
人年八十礼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
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
存焉莫測時代在邕州東三百里恒
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
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
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
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
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
斤黃金六百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
十丈樣樣相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
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
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
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
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庶野佛畝於
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
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大上皇崩造達明寺
尔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
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
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為法師者
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狗法師判又
授登紀二法師朕每散成實可以釋
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
高祖嘗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率帝
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十
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徂
背痛恒摧慟不能已已此藥治懷喪
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失諸門外緇素
祭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
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
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
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
猶有遺蹤欽悅循迹情深遐邇可於
舊堂所為建三級佛面又見通舍虛
為道跡軀既薨同俗禮應有子孫可
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
又改為昭玄僧有官屬以斷僧務即
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
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

道辭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
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
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
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
登詔誥假年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
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
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
異故道教彰於耳顯禁勸各有所宜
其僧犯然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
在志付昭玄以內律僧判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
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
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
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
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
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
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
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
千三百六十六

南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尔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適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淨謚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其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與所宜弃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為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禁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居二百

餘万其寺三万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万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万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无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氏生之决尹喜受道德之言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藥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盖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礼及張陵受道於鵠鳴曰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各立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六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脩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貸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寂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為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延筭周體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尔便决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口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
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
止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
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
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鈴至興
尸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鈴執杖
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
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
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
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寂謙之文
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
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
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
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
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加
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
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感顏色
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
來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
桑乾漢武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
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

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謙之作誥云云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高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為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告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漆衣斷絕人道天上一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自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虫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漢高英聖四皓

猶或耻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

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

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

命且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

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

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

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寧

天師甚謹拜札人或譏之

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

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

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

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

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

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

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錄備法駕

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

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譙之奏造靜

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

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

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譙之

欲要以无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

費損百姓疲勞无乃不可乎必如其

言未若因東山万仞之崖為功蓋易

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贊成難違其意
沉吟久之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
何惜五三百切真君九年謙之卒塋
以道士之礼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
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
士金丹事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
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自昔受於先師
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溫雅遣與
尚書崔謁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靡出名行
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
大夫

類陽絳略聞喜吳胡導引養精年百
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
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
扶風曾祈遭赫連虛避地寒山教授
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六受
道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
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
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名還有
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
粟食麦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
令青州刺史呂赴都仍守本操遂令
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
夫至道无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
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
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
宅擲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
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
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
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令諸
州隱士負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
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
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
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礼
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術可高武
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
間趙靜通等齋文襄王別置館京師
重其道術而礼接焉

余檢天師殺讞之叙陳太上老君所
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
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
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
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
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
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
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
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
猶將軍之号也大方万餘人小方六
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
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
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煞人
祠天子時賊徒數十万眾初起潁川
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燄不
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之
又引列御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
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
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
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

神恠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善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脩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切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三

典

大唐高僧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
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冥淖無涯
邇兮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
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判兮黃災共
閩涿鹿山兮女媧九子為民先兮蚩
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聞
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誰
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乘
龍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
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烏易論
與言兮青鳥所解露誠賈兮五色玉
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北問兮去
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

兮郭輝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對氣道
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
地出雲烟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
伯九約率若先兮西方薄收司金門
兮北極鼎彊為常存兮帝之一女遊
湘沅兮宵明燭光尚煥煌兮太一司
命鬼之尤兮山鬼國殤為遊魂兮迦
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京
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掇炳多
聖言兮六合之內理常渾兮幽明詭
佐令智惛兮河岳洛書為信然兮孔
甲秦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虞隅山
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臨洮所見又
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
波為棄田兮山崩邑淪率幾千兮石
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
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舟中誰
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
闕神光連兮未央鍾虞生花鮮兮銅
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綠六國先
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
太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
外孰方圓兮汲沮肅慎東北邊兮長

臂兩面亦乘船方東南倭國皆文身
方其外黑齒次裸民方侏儒三尺並
為隣方西北丁零又烏孫方車師月
支種類繁方馬蹄之國若騰奔方
西南烏弋及罽賓方天竺于闐皆胡
人方條支安息西海濱方人迹所極
至大秦方珊瑚明珠銅金銀方琉璃
馬腦來雜陳方車渠木精莫非真方
雄黃雌石出山垠方青白蓮花被水
濱方宮殿樓觀並七珍方窮陸溟海
又有民方長股深目豈君目方丈夫
女子及三身方結胃反舌一臂人方
跂踵交胫與羽民方不死之國皆何
因為茫茫造化理難循方聖者不測
况庸倫方筆墨之暇為此文方薄暮
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方 梁典云
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歲能屬文
為詩最長有遠識愛奇尚年二十以
五經授宋諸王侍以客礼初年十三而
孤貧採薪養母以孝聞及梁朝六遷
侍中夢郭璞索五色筆淹輿之自是
為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
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緣果之文

余檢其行事與傳同焉綴述佛理不多錄其別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家訓歸心篇

北齊光祿顏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折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八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禮智信五常符

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醢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

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
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
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乙乎為
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
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精氣日為陽精
月為陰精星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
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
可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
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万百
里之物數万相連闊狹縱斜常不盈
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
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
牢密烏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
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
天合往來環轉不得脩違其間遲疾
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
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隨忽變
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墜土得泉
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
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
歸塘尾閘漂何所到汲焦之石何氣
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拍

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
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
剪疆區野若為踵次封建以來誰所
制劃國有增減星无進退災祥禍福
就中不老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
分野止繫中國昂為旄頭匈奴之次
西胡東夷厥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
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
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
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
乍穹乍安斗極所周筦維所屬若所
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
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
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
郢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
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
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蠱食樹吐然所成昔在
江南不信有千人豎帳及來河北不
信有二万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
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
倏忽之間千變万化人力所為尚能

如此何妨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實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僅老簡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安乎項託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惡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光華異以後生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僅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志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觀凡猥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无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无犯哉且闕行之目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被法服

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
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擇四口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
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
水不必別落髣髴豈今罄井田而足
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屋也皆由為政
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
无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覺之本言
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
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目徇
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
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
王蜂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
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志入道場
如妙樂之世僂佻之國則有自然稅
米无盡寶藏安求田墾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
世望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歿後則
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
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
食徵湏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
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德以此
而論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趾況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弥光矣

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着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礼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且民與身音何親也而為其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

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恚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脩行業留心讀誦以為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无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主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礼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鴻荒道喪帝

吳興其父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汨襲異且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殲樂崩礼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礼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違乎戰國俗殊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乖作嬴正疾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伋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摠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詳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

者素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載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摠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摠以甲乙為次自時歟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為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暕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感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无塵雜晨光續晷

細囊已散霄漏既分綠表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摭集衆家更為新錄其方內經記至于術技合錄謂之外篇凡為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懸其勤雖復稱為良史猶有招拾之責况摭括群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慙博達靡班固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僅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浚啓其為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予欲探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摭畧故以撮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

次方技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為經典
次諸子次詩賦為文翰次兵為軍書
次數術為陰陽次方技為術藝以向
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立圖譜一
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漢藝
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
佛經道經各為一錄雖繼七志之後
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
王以竊乏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
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
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
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
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
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諸部蓋由
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
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
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
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為
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
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
軍從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
總以子兵為稱故序子兵錄為內篇
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

為文翰竊以傾世文詞恣謂之集變
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
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
改為陰陽方技之言事无典據又改
為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
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
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
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
不足別割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
為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
无劉數術中雖有庶譜而與今譜有
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為部故
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所注記之類
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
斯以上皆內篇也

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調味方軌
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
理求事末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為外
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
仙陳於方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
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為外篇第二
王既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
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內外二篇合為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歲惟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京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順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秦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

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

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

二卷

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經也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

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

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

万三千一百六卷

秘書省於鈞閣秘閣四部書少於元

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

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

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

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帙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卷起書一百三

種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

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万

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二百

六帙三萬七千一百八帙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帙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

種三千五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

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二千九百七十八帙六千四百三十四卷

經書七十八帙一百四卷符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

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

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

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

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

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

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二百

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卷

記傳錄 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卷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三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三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一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

術技錄 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算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廣弘明集卷第三第三張曲六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

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

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

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

三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

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

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

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

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

帙八百二十八卷

眼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

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天淵閣集卷第三第三張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 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 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七錄一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十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 阮孝

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

慧真臨賀太守父彦太尉從事中郎

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為

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

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

味即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

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反合藥須生

人夢自採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

有鹿在前行心恠之至鹿息處果

有人夢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

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

之穿籬而遁要有所遺拒而不納嘗

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

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庶林

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

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昉

庶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迕其人甚

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

曰趣舍為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

於造請惟與裴貞子為交

貞子即子野之證

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焉並不

到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

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

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

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

孝緒曰若麋鹿盡可騷馭何以異夫

騷騷哉王作二閭及性情義並以示

之請為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

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並先簡居士

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

及諸子歲時致饋一无所受嘗自筮

死期云與劉著作同年是秋劉害卒

孝緒睨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

十八皇太子遣使吊祭賜贈甚渥子

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貞

孝緒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二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為方外之篇起於此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四

典

歸正篇第一之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因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曰惟一食永絕辛糴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

發慧炬以照迷錯法流以澄垢翳瑞
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
慈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
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
應迹娑婆王宮誕相示三界而為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
獸急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
閣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
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
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
涂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
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
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
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
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
南于時帝為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
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
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道事正內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捨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

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草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六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目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砭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熾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家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逆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克洛恒星不

見周鑒娘微滿月圓姿漢感霄夢五
法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潛啓竟扇高
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
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
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
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曰顯崇一乘
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
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
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
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
脩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
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
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
精舍寶剎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
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飲湏甘
果翻種苦哉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
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
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
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
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
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說

比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
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
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
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
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比齊又傾
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
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
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
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盞或
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
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肉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
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衍道
術仍又習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
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
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
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
命令推豈得無言可令家下坐僧對
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隼乃一名曇顯
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散同俗時

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
為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酣
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
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
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輦
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
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
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
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
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盃祝之諸道士
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
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為外外
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
定小曰官處外定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
言帝自驗藏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
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
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枉崇趨襲

是味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
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塗剝今日斬首
者非一 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
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
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隋初漸
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
言帝諱洋即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而害洋襲其
位代為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
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
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為禪文魏帝署
之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
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
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
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索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
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渙屠宰軍
器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
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屐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昌寺取經
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
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弥遙
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日尔來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
令北行東頭与之使者反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
忽謂帝曰我去尔後來是夜癡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
端孰能刊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
誼高嶺則山水無悶空非色外天地
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
或語或默良喻語默之方或有或無
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振羽孔雀
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
發心即是出家何閑落髮棄俗方稱
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擁寶
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狂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首
大矣哉諒為深遠寔難鈎致竊聞陰

陽合而万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
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
真俗之混淆隱顯之玄異或有寡聞
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微庸薄宦便將
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
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
越踐蔑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
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
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許為
極聖豈知十經猶障三學靡聞不隨
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
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
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
抑揚終以道為宗致其猶五色綺錯
惣集歸根自絃絃之物吞谷實茫茫
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
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貽後進嚮之
云尔有梵行先生者高昇塵俗獨栖
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
之表藉第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
續之袍緇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
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无為每

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汴水飛鶴蓋於浮雲縉衣侯服薰風合氣玉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菓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輿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怯而問曰先生良若燕趙之士賤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閑楚魯徐行任視細語頓眉瓦鉢恒持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昏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埴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枋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識乎試當為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攝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惣注界而為智竟虛空

以作身寧惟氣稟二儀道周万物而巳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蒲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雄邑國朝八万有踰於鷲嶺宗親藉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畢臻吉徵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花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大眉間則白毫五尺開万字於眉前踊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帝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拔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辟私隨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陽甲觀洞開龍樓迥達至如多才多
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
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
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姐姒曹
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涉言父
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
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媼則二万人
然以道性恬凝志願冲固雖居三惑
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
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
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
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
任閤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尸悟
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
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
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
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幾如是以
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
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
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
神足魔兵席卷大業尅成獨稱為
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
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明

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告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食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胷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刊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駐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覽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世道紛華群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鳩摩
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
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後並能銷聲掛
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燄焉可勝道吾
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閩右
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
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遂乃
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
正道拔自沉湮本号離慾之逆民摧
邪之大將吾之傳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類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
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
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惣攝
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
或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
我十万里餘俱在須弥之南並是閭
浮之內邾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
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
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
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
妨脩德留鬚長鬚足可閑居且道本
虛通觸無不是何棄於冠簪專在於

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
王臣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
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
請當辯指

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俚耳其驗
茲手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
我法門出質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
憑神力更為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
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為限礙耳何
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
月垂像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簡於
聾聵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
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恠
邊地十万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
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於
東方翔之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
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
密之而弗載寧鮮味吾師之道術書
之於博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或
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累豈
達命也元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
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

已无保於形骸誰有營於炫好曠髮
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
所以五級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
物外是日逆流竊聞夏禹跡川則有
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恤頂踵然身
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群書况吾養性栖玄
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趣高希万德
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願在膚賤之間
裁翦還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
若効淺祿微唯勞諾走功高無暇位
極常懼危溢不安于仞棄殊一何賤
實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
何尔能知公子曰先生强誇華以飾
非護牆茨而不掃請聽逆耳之篤論
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
蕪葭威鳳不群於鷦雀崔先生道雖微
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
卑神闇无三端可以參多士无十畝
可以為疋夫慙王事之不閑耻私門
之弗立寄迹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
於法眼之下見人不能叙寒溫讀經
不解正音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

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

撈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
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况如來
行准少慾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
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飭九層之剎建
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
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无
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己德惟佛
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剋讓則聖
人上美必若內德充盛自然外響馳
應實侶坐致揄揚豈况佛心澄靜亡
諸得失之各如何獨許世尊之号不
欲推人然彼群經莫二之宗各談第
一之稱自生牟植將何以通非所以
自遜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實心慎
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
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况玄
道清淨及俗沙門而復縱无厭之求
貪有為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留隨胎
論觀施則便无讓分毫或勝貴經過
或上客至止不將虚心而接待先陳
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
之共知非所以自廢其弊四也僕直

言雖苦可為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耶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圮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物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為深王則不聯於細民海則無遺於小水况吾師大道曠无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悉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无闻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為銓衡吾未相許為水鏡若但以貞取人失之遠矣遂使斜向伏驥義之語長者悟沙弥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輪可略言也至如立錫无地非慕堯舜之德餘尚不給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并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惟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閭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為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

陽晞露羨臭糝之難留宿草負霜混

鼠何常
每未

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

窮本人倫一槩鄉忽輕以乘軒幾茲

甕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

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

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

地而歸來吾則耿來苦而知昨非子

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

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牛豎子之

烹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

導於仁義豈乱想於繁華固亦騎遺

北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音

義之薄技脩心可以報德何局定

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

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閑樂處不

惟聚落輕微矜納豈獨珠璣是以栖

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食馬

麦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

今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

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

須乃含生之達志但以凡俗難悟憍

嫉未除竟獻名實利取多福所以玉

槃高糾掩日簪於半天繡桶飛甍連

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
相竄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足
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為功如來亦
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无
價之奇寶與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
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
正覺之甘露因毒已深懷迷自久吾
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為功知我者
希无容緘默使物識真以迴向何是
非而最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
共於天啟号无等庶弘至教非如君
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
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
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茹四民之
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
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
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
非不自揣己之慳蔽是驗分財相得
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
不由臣下况吾師福物與寧獨任凡
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属三寶而用為
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為十方常住非
日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

則和合无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各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烟火騰沸飯餘鉢与人則群類充滿佛猶无怯於飢犬寧有惜於人焉是知輒用固以招僊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之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不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无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王責躬蒼昊不言而効德子不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擢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聞聞混元分剖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脩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无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

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沉万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感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膚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誰能曉果報之終期察目錄之本際不可爲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誰正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无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厚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蜚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任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回自參差果方環乎支分三報星羅万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盪王者之明法罪福无殊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為監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无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

被之茂典余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
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黃
金駘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鸛爰
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
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
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
著孰言冥杳雖有知无知六經不說
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
寥何求存以仁行无亘弃儒墨之小
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
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
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為疋所以變化
形器含養氣靈暫姻則自古洪規嫁
娶則列代恒礼罪應不關於子胤道
亦无礙於妻妾遂使善惠許賣花之
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万尚日
法師毗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
仇偶擁此情性无龍有悔其欲如之
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
一蔽也僕聞猛獸為暴民之業毒虫
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猶除害
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

豕充犧羔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
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
復烏殘自死班聽內律如何闕養形
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
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
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
七賢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
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千
則因茲而斷獄聞諸往哲未嘗不醺
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
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
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
飲芝露敢為生類因不由之自可飽
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
有乏於勤脩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
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
化固當余耳子之蔽乎白不知其蔽吾之
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
也竊以鄙言无遜尚避至親邪行不仁
猶慙先達然其男則纔離經綰義雙
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然空房而
感情為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
混然誰恠此而无耻尤類鶉鵲勿將

群小之制督敢非高尚之敦雅且督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抑下之操可以厲媼夫彭祖獨卧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况乃吾師之成教也而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无獲效安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擎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无女業咸昇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同步矚顯晦上下无異脩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類狐為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螫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煞豈禽獸惟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无始誰非所親恕已為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

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醯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二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醑酖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眠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局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慙薄欲言飲而無災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誡良以此乎縱不開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為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渴乏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

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
百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無主既如
蹈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
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慰物子何怖耶
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
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
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
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
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
生日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辯惑篇第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偽
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
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
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
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
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
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
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則六通暢
虛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
衢其道顯然老難倫叙至於李叟稱
道幾闡二篇名位周之史目門學周
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
為寶錄素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
乃云西遁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
道學今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
絕智守雌全未聞於寰海豈俗信度
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
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上為人
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狀祝斯言

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
矯俗而為尊極通鑒遠識者自絕生常
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
消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
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
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
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
老子代代為國師者豈也葛洪可謂
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
等駕齊驅佛經無叙於李贄道書多
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
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
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
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
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
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
至如楊雄太玄迢然居異抱璞論道
邈尔開權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
近出亦是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
漢徹之号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
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
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
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

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
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
闡託信為難辯舟師故四不壞淨位
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
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
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開於悟
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誓明之德自
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
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
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
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
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
下蒼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
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漢王變為
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
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
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
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獸斯則
垂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
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談
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尊重親
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
代之昇倫安有拍擲所生專存諸已

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誼事絕迴惑竊以六目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况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事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惟猥狎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殪誠無足恠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尔梁弘明集辯惑篇目錄

牟融辯惑

亡名正誣論

宗炳難何承天白黑論

何承天達性論顏延之難

釋道恒釋駁論

張融門律問顯難

釋玄光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李冰難不現佛形論

釋高
明各

蕭子良釋 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辯惑篇總目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反訛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叙列代王目滯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二教詔

周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并答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并表啓

唐沙門釋明槩上立法事

唐李師政內德論

晉戴安釋疑并姚主釋疑論及外問各
性反十有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之一 卷五

辯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聖賢同軌老非大賢論晉秘書監孫盛安國

老子疑問反評 晉孫盛

均聖論

齊常侍沈約

隨隱居
難解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六傳說上
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
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
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
妄甚矣哉中興薦論之士有桓君山
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
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
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
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且不
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
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
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

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無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恠乎世有方士吾王恚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恚号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茲說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寘實頗竊有恠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藥大之徒矣梁紂殊世而齊惡茲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豈猱猿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雀入海為蛤雉入海為蜃當其能伺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

娛乎而顧為疋夫所惘納虛妄之詞
信眩惑之說隆札以招弗巨傾產以
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
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
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
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
者半之虛用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
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初舍珪
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
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邛鄲淳見而駭
服稱為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
嗟翫以為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
聲并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竄
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贊乃
摹而傳于後則偕見梁法苑集然統
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
以詳去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晉孫盛安國
須獲閑居復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
考大賢之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
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
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
乖次微道並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
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
自然非占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
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迹陳
之間唐堯則天稷齊翼其化湯武草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
之論惟我與尔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
吉凶豫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
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
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
寘而不能寘悅疢而不能疢以此為
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
間故寘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
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拙峙林壑若巢
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
柔愛對瀆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
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
之適觀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
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
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
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
以明之聖人惻寐何不好哉又三皇五
帝以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
然炳著棟宇衣裳為時而興安在述而
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
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駟歸
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豈若於
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
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
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
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
左大雅摺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
聃輕舉之旨為欲著訓戒狄宣導殊
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
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
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韓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與忽目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曰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評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

觀始要終覩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志鎮之何以復湏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咸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咸以為民

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
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責
愛既存則失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
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
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
又曰吾將以為教父系斯談也未為
絕學所亡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
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時尚隨
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時尚不
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間弊所未能通
者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足和其光同其塵
盛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
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曰解哉則維
昭任衆師錫正夫則駁然授禪豈非
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
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昌狂
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
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
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
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與忽忽兮恍

兮其中有象况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章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古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

絕仁弃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古居善地尚善仁不審尚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退至莊周去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
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
鑄善惡無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
鷄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
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
物者也何至因頑之人獨當假仁義
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煞父鄭伯盜
郤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
李掊擊煞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
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弃嘉穀乎
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
不艱屯於煞聖因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去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
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
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
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
去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
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
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
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門潛龍
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
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
理中自然何尚老聃之言同日而語
其優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
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
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
論豈不知林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
直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
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弊
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
与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
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
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
哉老氏之言皆效於六經矣寧復有
所憊之作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
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至於虛
誑譎恠傲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
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
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
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
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國仕晉為給事
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素而以史籍為
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
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
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
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松
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
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
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
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
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出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
故智用有漸頓也咸叙老非大賢取
其閑放自牧不能無濟於天下坐觀
周襄適於西褒行及秦壤死於扶風
莖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大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介來宅其中毫端之延鉅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日間浮慈嶺以西經塗密迹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以前書傳簡牘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摠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宇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

會歸尋其言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寔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寔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近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兼腹充虛非寔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弥多自此以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寔草木斬伐有時麋芻不得妄犯魚不竭澤佃不燎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寔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咸有五支又聞其一也逮乎酣營于酒婬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已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老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宜有次第亦由佛戒煞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剔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為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萌北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郊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擇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閑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閭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夫子自以華礼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迹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蜀賓久與上國殊絕襄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九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閭非閭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肉食之時煞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糧未播煞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無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憐虐非謂內楊京方意在緣報親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叅差難用頓悟謹脩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開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庄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惟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叅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
去明星出時隨地方行七步初無星辰
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
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閭浮有
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
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
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
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
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
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
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
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
四裔亦密迹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
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
蜀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
有聞故鄧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
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
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
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
發萌遠處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
疏非閑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
路近而人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非謂其塗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疏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肉食之時煞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糧未播煞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竄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答曰民資實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

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間法是
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閑淳
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
然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
平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
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
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
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
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六

典

大庾西明寺沙門釋道壹撰

辯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目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傳弈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弈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目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為高識傳一袁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勅逆皆覆而不顯非謂薦論之妄乎若夫城高必頽木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恠其鄙矣未見廝徒阜隸有加恚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為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傳氏實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号非政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

代代滋章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
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
可悲之甚矣并學周子史意在誅除
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
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姦穢故湏沙汰務得住持二則
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湏除蕩以暢
曾襟初列住持王目一十四人傳并高
識傳通列為廢除者今簡別是興隆之
宋世祖唐高祖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周朗 虞急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目一十一人傳并高識
傳列為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大武周高祖蔡謨劉晝 陽銜之
荀濟章仇子陸劉憲琳范縝 李緒
傳并咸省餘減半之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稊稂之穢青
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
群之過興舍衛十監之偽起毗離大
聖因立條章无學由而正犯遂有七
損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僞張綱目

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万故得正
像咸稱有道内外同号無塵自法漸
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
之隙滋章舉統以法縵之烹鮮之儀
可覲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前自隣
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
掩耳之夫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
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
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濁一亂彈僧徒
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覓之鄙夫
毀藏積之僧澤存高尚之道德延重
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為政也
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燕
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談
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
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
方其猶大放天下逋逃因之敗容忘
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竟舜豈非聖
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
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片
堂釋種達多乃邪而衆清衆是知權
道抑揚伸撻利用或収或縱事出乘
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

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
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王力拔
青山莫有立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
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
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
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
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
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
足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
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
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
漆漆可作耶齊宣安解手然第七弟
漢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
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為黑皂
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
識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
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
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
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
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
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
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
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

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
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
竇者假過誅之尤其情本疑意在釋
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
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
身信讒信讒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
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
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
功在九億无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
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
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
而掛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
王目且律令條章未若疑貽之密滔
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
科迷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
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
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
有十賢荀濟一夫老有才用自餘連
寫未足人間傳弄後來謂自脫穎言
无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竇賢愚所
輕然素本無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
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
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道

左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為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并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并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為不軌耶僧曰并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贅為果毅常以為言并既竊妻而傳媛不可等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為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去反并令引邑議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煞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竇慶為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齋之生敢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之快泄在帝目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

前各徒為舉斧終陷磨曾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周高祖宋世祖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晝

魏楊術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

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肅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攜有翔方晉就封為代王盧孫捨翼韃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翔東三百里平城為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肅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充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授讎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讎賜以天師之

号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
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
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
崇峻并備厚礼具如釋老志所述後
改号太平真君以遂敬謙之道命也
因盖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
便進說与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
佛像四方亦然惟留臺下至真君七
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為得
志也為讒所黷幽煞太子惡疾殃身
方族崔浩何咎及矣不久為閭人宗慶
所煞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
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播文祖改姓為元改
代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
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
怯於文雄輕於自審重於信偽而并
叙為命世之明后寔証也哉尋并校檢
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
顯之今重昌辯一以業運冥昧報果
交加二以教指俗偽終歸空滅三以
寺宇崇麗頽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
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礼

五相雖惑多以難行者為言焉斯不
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
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
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
三難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
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穉穉淫
臊謂為禿人梵網呼為大賊戒海如
尸不納僧條時法絕之斯禁顯然妄
各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統目有
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為貪覓者罪
之不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
官濁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
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
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
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并引以為明
略明者迷矣又以見僧受供享禮頻
繁自不能拔茹而增狀僧為福田奉
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
功今王賜目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
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
受俸之士充牣九州豈以一士受賕
朝廷為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
致燠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

通有憲臺縉紉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湏尔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監於王事職司其憂尔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為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為濫人識難辯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礼而存倨傲閭閻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為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

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

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為帝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為帝即高祖也改号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為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禁之并子十人族大目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推翦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靈懷日下布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龍象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為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然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

禪位其子衍改之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奢其切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改之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弃述云觀武帝為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勲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弃云無佛則国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弃為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曾不遲疑随心快意便行誅戮害於毀佛欺恟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况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為妖邪指偽道為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為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為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赫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老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

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
逋數加以奸心頻發囚狀屢聞敗道
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
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
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
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
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謚等駁議不
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
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
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刻削之虐鞭顏
笞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
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
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傳奔叙為
高識之帝監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
絕嗣身名俱滅可為躬鑒矣業蕭子
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干正
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考中興
閏間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老二
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
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
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
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

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并叙為滅法則
誣君罪惘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
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并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
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
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
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
除其僻險斯之詳糾弘護之規諫乎
五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
下書問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問里
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不又沙
門皆應高繫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
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
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
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礼有恒饗佛
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
惟聽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
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為沙門
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
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
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
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為

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齊為潤飾
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偽妄自昔黃書
合氣士女媼行赤章馱禱幽明亂起
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教罪有餘矣
何者齊六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
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言文
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容何者佛
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
燈炬之照瞻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
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習
東儲之貳前表石慈之禍及難生媛
現諫虎以刑濫法深享壽不遙斯言
甚切而齊乃云令虎然姪取其帝位
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
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
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
又云翻三玄妙言文飾邪教此亦虛
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千
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曰姜
斌事平然則自付者審謂僧亦然且
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其甚不能自
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

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言斯並業行之升沉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團傳迷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六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艱難而堂猶存宜勅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徒百反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耶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踰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對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卒叙為純臣未為篤論何者謨之諷議為據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據閭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

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
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
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
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
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
史也惟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度生
常保局永執自以古同謂家自為我
土樂人自以為我良良不足怵也中原
嵩洛土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
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
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
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
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
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
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託跋宗族北
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
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
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曰碑獵狁微
頽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
拘於夷夏也蔡謨鏗固自守未曰通
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
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域
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

非九洲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
帝軒轅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
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
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桀之為
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正之酷暴也
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
也然埏埴埴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
未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
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
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
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獮隘何
足可稱

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
曰問經佛興行早晚得失

荅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
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
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
化無窮納須弥於芥子之中覆日月
於蓮華之下法雲惠雨明珠寶船出
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若得砥
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
疾誠須精心迴向切系志歸依宜信
傳毅之言無從蔡謨之儀斯國之重

臣也可謂高識有歸 故太宗敬而
制碑手書其石祔葬于昭陵為萬代
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切用罕施
自揣無能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
夷事隔未日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七顏延之瑯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
逸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
慧琳以才學迥拔為太祖所賞每外
獨榻之礼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
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齊叙之
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
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
預朝廷退居里閭子峻為揚州刺史
棄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
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者以其
不參朝賢亦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
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
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優贊
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
佛衣鉢杖通佛二鬘不然皆置言高
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
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
法論

八蕭舉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為
丹陽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
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
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得末不
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違中越
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涼遁未已請
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
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奔競
非日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九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內
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
引客潤既亦廣矣而假糴醫術託以
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
之間莫之糾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
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羅遣餘則
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例使禪義經誦
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
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
草薺人天鍊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
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愿會稽人仕宋明帝為中書
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弄頗廢政事愿曰
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

曳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
帝以 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宏
壯急曰此寺穿掘傷蟻蟻墉乃焚盡
衆勞役之苦百姓筋力敗妻賀子呼
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
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安此寔大
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并謂為除
彈匪其意乎

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言家之說太和
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
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
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略云伏願
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拜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
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并弄筆妄加
荒穢之媼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
是此主莫不通媼百姓苦之而上不
覺斯言奸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
禦有則擅言媼僻縱筆妄陳據太史
之任搃清慎之機專搆私憤顯行輕
毀梟能食母君子耻聞亭日柏人漢

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齊自行媼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亘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為効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其可怪也故齊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為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孥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徒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連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十二李瑒道人魏延昌末為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大莫其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弃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

現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無違非敢排弃真學妄為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号為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為疵謗矣

十三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仕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况也上書言佛法詭誕避役者以為林藪又詛訶淫蕩有臣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煞子其狀難言今僧居二百許万并俗女向有四百餘万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户矣驗此佛是殺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道士非老莊之本藉佛邪說為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煞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璫之迹斷可知矣狂指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万財色不願名位莫緣斯德隱

之妄張嵴煞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奔重為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十四陽衡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假渙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迷後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脩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故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勅知其真為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衡之此奏大同劉晝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奔羨之微於府俞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廣弘明集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七

與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施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弈

十五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

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布衣相知及

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眉鼻

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

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

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

乱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

悵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

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

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

灾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

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

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

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荐
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
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
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亂三百年矣
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
同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
致黃新之慕等並妄擬也至如周斬
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閔釋化
禮崩樂壞未覩浮言戰國無主何關
僧偽乃云網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
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
然濟極言恫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
必不會言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
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
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
詈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齊表云誓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
查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麴牲歟
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
夕敬妖恠之胡鬼曲躬供貪煙之賊
禿耽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溫清派涕動於目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麴牲用替犧栗蘋藻約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万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桀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慾於歲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目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蕪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杭於三危左傳允_音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与三苗俱放於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且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与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宓也或名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曹方尊姚石老胡之執竊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豈度賢且等南梵也西戎即叙高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爲
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索而度也賢臣天竺仁風所行四時
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幾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
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乎中國也
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
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案
釋迦出戎割賜而誕摩耶遂殂事符
身寶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
逞節弥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
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覓徒
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稟九十
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
親尚不存既歿踈何能救斯即不行
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
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
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
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
口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割此亦有
之不同身寶鏡如何盪妄引弓投石事
出權行叛君逞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
業難亡羣與廣之理路無沒濟巧於
會會稍貼成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濟
又文人僧居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
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
言專擬帝躬深知僧居絕慾用則起
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
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目
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
法不媯胡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
譏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
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另為漢地今
檢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
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
渾觀戎又戎變夏矣惟佛一法教絕
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

濟云姦胡矯詐自標大覺而比丘徒
黨行媯殺子僧及悲然害螻蟻而起
得畧費財力而構堂宇若牟及能照
而故縱媯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佐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姦熬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糞則沉於三途而謂僧及志然加誣之太甚也又云大覺無德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引善可謂塘鰲有拒輪之勇井蛙滯坎窞之心哉

濟云胡法慳人只惟財是与直是行三毒而害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降三寶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為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覓以各人未顯狀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尺絹謝安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諦遺如涕唾斯實錄也况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
誠八徵之毒地衣蓋自隨若鳥之遊
空府去皆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
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
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
賊目虐主等櫻與唐虞稊莠荆棘
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
分全悃以昏兇都掩諸髦矣理不可
也于時有梁之為政也仁育為初帝
則絕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蠹
黠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為論理則
繞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
行惟孔一人監吹竊服時惟傾國僧
之真偽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
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披火
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
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
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
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
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
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
張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苟以糧
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
如法脩行如來白毫相中无量功德
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興供為道而
受為道即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
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
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
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八閤無
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
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随心積
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
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
得而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
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偽况中華避役
奸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
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
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
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
華避役奸侶焉不迷惑斯是讞言誠非
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介何不論

掩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齊又引涅槃闍王害父耆婆叙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安心追悔慙謝獲無根信齊下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恠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群不臣萬眾稱為帝師末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庸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信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
志在貪姪竊盜華典傾棄朝權凡有
十等一日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
曰興建大室壯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祐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轉
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
堂五福之虛果棄大君之德賞也五
曰豫徵叔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棄
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
四依坐倣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
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
刑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
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
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注
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
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
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
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鵠鍾於
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掛幡蓋於長利
倣充庭之鹵簿徵王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
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
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
陛下方更傾儲供寺万乘擬附庸之
儀肅拜僧居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
隆矣侮亦劇矣且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攝合
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
不齒無何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譏
言雖若目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
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
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冒
露矣故曰知人惟難人實難知其難者千
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
曰有才而好友豈徒言哉然則後之
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
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
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
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願
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
道釋充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
開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煞螻蟻
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

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妖書以潔齋為誦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无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為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教僧國移厝改者但是佛妖僧為奸詐為心墮胎煞子昏媾乱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

僧居坐夏不煞螻蟻者愛含生之命

也而傲君父忘仁於蛙蟲也墮胎煞
子反養於蚊室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經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
至子不予經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
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
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
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
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
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
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勸
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
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
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
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
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
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
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立
地祇方澤山川靈秩一切湏除豈獨
佛僧盡受誣悞乃云墮胎煞子令存
好仇尔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
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
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干政冒榮貪智自滅古云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
廟堂之事豈矣佛行仁化無拘王臣
守戒索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
學八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
俗其中通苟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
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乱
業之夫以為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
衆以僻乱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
曲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陀耆魏郡人齊武平中
為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
極凡厭良沃悉為僧有頌竭府截充
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宦固非所
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大字
黎庶君日夫婦經紀有本自魏晉已
來胡媛乱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
奸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
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
又云目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
輿觀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
震怒欲煞之高那肱曰此漢兒名欲
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姦媾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賂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玄昭玄以司之清衆瞋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煎投庇莫從形骸所資惟衣与食因此終窶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弄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下愚者所笑何兄上達者哉

士士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徙官遂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蜀因介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不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得國但數民心合道耳民舍此不安道滅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雲雨扇無人而累土增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不苦受黎元受教泥水煖飭有識陰益無情而大同忍運繼歷曆圖極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立大寶三皇之中興肇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蒙唐虞之勝國遺齊梁之末法焉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同擇親疎愛敬城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眾勤用蝥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於是衣寒露養孤生疋鰥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哥周之詠飛沆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

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念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湏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埽瓦成日

為草虫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水災
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誠也故比
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矣事
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无行富
僧輸課免丁富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
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則衆人必望
免丁竟脩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
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
條惣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 是滅佛法乘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猱為民 勸人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无軍人
勸無貪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立僧訓僧
勸敬大衆誠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
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
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
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
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
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无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

臨冥報記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城寺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善論一云古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脩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与五教並行信順与慈悲齊立殊途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並僑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煩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億善遍脩遍成聖雖言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

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目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閭浮道則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教无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鹽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藁秸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約祭而况驚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
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穢
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
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旨
矣弃又何為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
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
陽見有喪之家夢齋供福利便曰佛
教者脫略父母遺篋帝王捐六親捨
礼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炫惑
惟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苛察而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
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
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羅之棄
華即我有識不許弟慤字季節屬
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
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
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沉
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
在焉識与夫羣畜愚妄奚以異哉
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仕齊為黃門
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面遍海
內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縻費公私
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留
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
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
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
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
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肉躬大布始
自六官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
貴清淨近世已來縻費財力遂下詔
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為
論紕其縻費羅之則謂強國富民之
榮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
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
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
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
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
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余
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
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牣畢
被侵罔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
景仰之至剖形骸而從道化以冀

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蔽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无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繼其清乱斬斛律明月虛聽識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閭主也擁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用銜繼而誼軍門財寶並為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為万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尅以為滅法之廟略也固天宥之統叔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繼續今希一旦獲之填曾滿目連手運帛接輶長途斯為大盜之滅國乃以為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權暫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尔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而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蔽積守儉保素尅已勸俗亦万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昧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國前後鹵簿隊伍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經祿王位斯及自号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見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哥帝德而曰萬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咎倉廩資於群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目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况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脩已用之財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弥巨海都為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傳弈北地涖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代齊平入周仕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与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諒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責不行下弈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弈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 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礼不婚皆天胎煞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達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况道人無取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目
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目
編於朝典者并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攝精佛則絕
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
會順易陰陽不順則与佛何殊若順
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慾無為
以事討論經緯自顯如上已述迷者
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
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其
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况
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
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
尔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目者不
知奔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
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
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礼不能自化其
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来拜
謁竊形盪吹冒入出俗之傳致有黃
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礼是緇徒
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

履同蘭臺太史捐讓等大夫之儀也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緝之
以法懲刻於何逃責但奔上事碎乱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
三万户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奔云大唐丁壯僧居二十万衆共
結胡心可不脩豫之哉請一配之則
年產十万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
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
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
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
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
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
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
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閭漢武甘泉
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
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
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
化也依樹為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
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用非僧

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
品類區分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
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
何所云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
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非
一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媛
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
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
寺強成一旅摠計諸寺兵多六軍侵
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
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
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盪用消胡氣
決旬之間宇宙廓清亦奏如此妄述
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為尼女
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兇黨
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
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恟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
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
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
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

宗族滅奔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香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真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蚕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此是前論餘則鄙罵惡類廝下之言不足聞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迭與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正市鄧慶中國富民饒者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

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為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大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

鍾又言佛法妖偽勅示蕭瑀瑀曰傳
亦非聖人者無法弁駁曰瑀先祖已
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
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為高識傳云弁
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桐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
條假誑万途可悲弁身死後出傳貨
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
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
鉦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
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
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
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
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盤聽私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
一從汙染類余沉滯及李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傳弁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誅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弁与道士傳仁

鈞薛蹟善後傳薛俱受官仁鈞先亡
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蹟
問誰耶曰即傳弈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又在二處多見是先

亡命門佛生羅福之事有書子自書

定

實也又問如傳弈生平不信佛死受
何報荅曰傳弈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又
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
蹟即送錢付弈并說所夢後數日而
弈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
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
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
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四

擊像焚經坑僧詔魏太武

大集道俗廢立二教議周武

二教論

釋道安

擊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
年八歲尚在幼沖資政所由惟恃台
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
每以為懷言佛法虛誕為俗費害黃
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
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即立道
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
之常求瑕璽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
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既至長安
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騎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便室見有弓矢出以
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与蓋
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索誅一寺
閤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有藏
物蓋以万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

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
刃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曰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熾弥又下詔
曰愚民無識信爲惑妖私養師巫扶藏識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
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
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客止者誅一門時恭宗
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教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
道牒諸寺門世不脩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
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故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
或見危逐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見結納玄高高又通
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
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

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志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

周高祖猜忌為心安忍嫌隙大冢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目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識緯偏以為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為黑用期訛識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門並著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因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

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之嵩與賓肩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霄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慄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之會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辯其真偽為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青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

帝躬受之不悞本圖即於殿庭焚蕩
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
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教形
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
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
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
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
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
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
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
並誅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歸宗顯本第一

儒道昇降第二

君為教主第三

詰驗形神第四

仙異涅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釋異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教指通局第十

依法除疑第十三

歸宗顯本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置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指趣則疊疊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狀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薺掩大明於重衣傷莫二之純風塞洞一之玄指祈之弘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為之開闡

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誓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為子略陳

其要夫万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无
生三才兆於无始而始始者无始然
則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
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
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為
外濟神之典典号为內是以智度有
内外兩經仁王辯内外二論方等明
内外兩律百論言内外二道若通論
内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
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脩豈聖
典非為誕譯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
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
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
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
國之謨並是脩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
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
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
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

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
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
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椽
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
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
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
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
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
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
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
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化其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覓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靈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闢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實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實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駘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元餘了義号之為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

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鬼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无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且聲聞之尚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湏弥况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无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湏夷岳實剽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嗟曰紫實昧朱狂斯盪哲詩廣其

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昇降第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昇降二事格章四史

問曰先生淫渭孔釋清濁大懸與棄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儻其都是何宜去取荅曰塗軌乖順不可无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為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為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
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
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
其甚弊傷道所過極刑之咎也又晉
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
周奇謂博古遠達而謂弊於儒道儒
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莽之尚道廢
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為
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
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
列典志取捨昇降何豫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
論大道則為三才之元辯上德則為
五事之本猶陶鑄之成造群衆簞
之不窮先生何為抑在儒下

荅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
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惟藝文之盛易最優矣
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義氏仰觀
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弼

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无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見氣也

太初者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

本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混沌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為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

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教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上賢能於治何續既狀易之一謙便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蕪棄五德

君為教主第三

世謂孔老為弘教之人訪之典謨則君為教主

問敬尋懋製割拊離合去分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示採求

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雜鄧尹法系
惺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
賢達不可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
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
教豈不婉哉

荅曰子之問也似未通遠夫帝王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
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万代齊其軌
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无位灼
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
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无位
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
非為教源梟豕在朝本非諧贊出周
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
既是仙賢固宜雙趺道屬儒宗已彰
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
矣又論語孔子自稱吾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云孔聖而
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壯
喪諒為侮聖

荅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

唯依謨典孟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
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
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
學而知之者次依前漢書品孔子為
上上類皆是聖以老氏為中上流並
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
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
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
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
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廬之人
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
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
恐還自累

孔子問樂於長弘學琴於
師襄子宜孔子之流皆賢

於孔子乎聖人
之達於斯可見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
表評為下下老子者乃無為之大聖
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
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答曰吾子
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
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
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
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為桓公所
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

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号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開典君子所慙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同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開學是何言歟

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盖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第四

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證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敬尋雅論寔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達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絜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倫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閉照期神

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脩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第五

仙明延期之術不无其終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乘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无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无疾輕强者亦六餌服之功哀哉不知繕續前成生觀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不貴存存何勸縱使延期不能无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吊死扶風塋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无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闇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劫與无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異降哉

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
與義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第六

道以恬虛寧心優在符於
謙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

徒由
大幻

問先生高談壽夭繕續前生業果雖
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
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
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
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
无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
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
練服金丹食霞餌玉靈外羽蛻尸解
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
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
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藥大
之妖光武信識書致有桓譚之議書
為方技不入墳流入為方士何關雅
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
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

佛生西域孔氏為推
尚寧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勞云覺西言菩提此云
為道西云涅槃此言无為西稱般若

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為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為先覺聖中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為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辯菩提大道以智度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懸因難影響外典無為以息事為義內經無為無三相之為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者昔商大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

丘所知又同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孰者

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

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

佛老子西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又西昇云經云吾師化曰天竺善人泥洹又序子曰老氏

之師名釋迦文直就道書成皆師佛

釋異道流第八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慈如天地異過虛微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案山

海經西方有天毒國郭景純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國也詳其

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

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

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

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

自局而近誣聖乎

荅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

漢書而荅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

天竺惟云地多濕暑斑勇之列身毒

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

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

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

賢認之所誕生神迹詭恠則理絕人

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閑對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煞蠲獎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无已雖郗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未足以槩其万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微取其微義未譯則玄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惟四藏賡博二諦並陳摠論九道則无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黃巾紫眼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辯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无方无方之應逗彼群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无

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无八極
應實塵砂大略有二

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
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
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
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无而傲榮
或說有而重爵何為老生獨非一迹
故須弥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
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文媧但今之
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聞老子
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瘡
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為是遂
解使墨後為大興所翕弟子妄述昇
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魚
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
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
馬張修將兵掩煞漢中太守種固斷
絕斜谷煞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煞
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為逆賊戴黃
巾服黃布褐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
學道鸛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

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尊爲天子
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号祭酒祭
酒各領部衆多者名曰治頭皆教以
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縣亭
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
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
行罰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吏信向之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
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
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万拒
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
將妻孥歸降閭圃說曰今以急往其
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
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志焚
寶貨倉庫魯曰今欲歸命國家其意
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
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
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
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而張
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
於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黃代赤黃

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謫之時稍稍還有今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正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日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无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曾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為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

張氏數條妄說用懲草木聞或禁經

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衆難凡意教誨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

造之至死不親貪利尤甚遂其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和齒為天鼓咽

為芝藥資以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真道蜀記曰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犍地

所翁子衡奔出尋元所畏負消議之讓乃假託權方以衆靈化之迹生靡適足置不

崖頂劉光和平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豫遂因妄傳歟死利生

逆莫此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吳道黃書見順元瑞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龍迴虎

戲備如黃書所說三十七九天輝地網士女溷濁不異禽獸用消火根其可然乎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思邈云仙濁延星百破國

字氏惑

或章書代德遠達七祖元危樽沙橫費

或章書代德遠達七祖元危樽沙橫費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曜擬鬼千

里血若受黃帝赤章即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納器物紙筆薦席五絲

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實祠社冬夏

兩至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部无教戒之義

或苦妄度厄

滄度齊者事起張曾應輾泥中黃土滄面狗頭懸柳

延垣使熟至義熙初有王公朝省去打拍吳陸修靜暫居額及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

甚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王輒去變法治食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凶佞

造黃神趙章用持煞鬼又造赤章用持煞人輒悅世

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

於上代爰至符姚皆呼衆僧以為道

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号私易祭

酒之名事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

經者无有人醜雖入疑科未傷弘宣

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闡猷詎希

方駕三張符錄詭託老言摺採譎詞

以相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

可歎幸深察焉

問訪尋道家祇品有三者老子无為

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錄禁狀就其

章式大有精嚴庶者獸人煞鬼精者
練尸延壽更有青錄受須金帛王侯
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
少疾君何不論惟貶鄙者

荅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興
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
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
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籙也
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為神電
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
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効靈
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
假尋於具茨澄照剝獸無惑求於象
罔牢籠語默彈獸名言超絕有無迫
踰彼此苗狗万機不可謂之為有孝
慈兆庶不可謂之為无四海一家不
可謂之為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為
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
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
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
光盈四表慶靈摠萃厚祚无疆豈聖
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
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綿田

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豫經綸之始曾无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志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爲第十

兩經實談爲真
三洞並課爲偽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禁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

荅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擇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為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

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
之改為三洞其名雖變厥躰尚存猶
明三皇以為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
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
之徒皆雜符禁化俗恠誕違爽無為
哀哉吁何乃指重迹欲比倉文以毒
乳而方甘露乎

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為

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書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為洞玄靈寶為洞真三皇為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
拔銚士窮理微事皎然可見

答曰釋典泯泯幽顯並蘊玄章浩浩
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為利人略說為
解義故為利人廣說為誦持故為銚
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銚人廣說為解

義故

如般若二座教主

數十周智典既然餘

經皆尔通言博在其銚何證之甚香
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釋典何
量八音部表其數无邊十二談之壑
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
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
部廣則定廣无略可收即是純銚何
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

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旨通局第十一

此康世治而不出生死為通近此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怙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去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煞則壽命延長多殘掠獵則年算減夭尋討言玄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吝貧而早終慳貪多煞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疔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然而得其猶種角生犇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元以慳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介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

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无驗之中谷
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
纏窗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
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
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
未可頓者也至於鈞戈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駟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
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云家寓
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
黑水談遺過去辯略未來事盡一生
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緣之
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矣之
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蜚蠊等行不煞
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
靈移仁壽於菩提從教義於權實使
宗虛者悟亦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
之權於是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
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
日齊莊公

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祖暉不
見星與如雨即周莊王十年也莊王
別傳曰王遂即易筮之占西域銅色人
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
經如來四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
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
明而古出世即成道生及成佛皆放
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

天竺二月五日也安共監奉忠用晉曆辛
 卯即二月五日也用前周曆辛卯即二月
 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百挂銘
 並為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年歲
 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
 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歲次庚午
 十五年歲在甲申歲次庚申
 百五十五年歲在甲申歲次庚申
 年五十五年歲在甲申歲次庚申

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乃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邁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无燔瑩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去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之所異者非異何則脩導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導反俗之謨莫先剝落而削駁毀容事存高素辭親草愛趣聖之方祛嗜慾於始心志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辯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辭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為濫去國土惟聖教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无外

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
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
為身用但禍福相乘不无倚伏得失
相襲輕重實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
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
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
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
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
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自肆惡乃獲
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
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強斯皆
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
塗永躋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
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
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
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後乃
受受之无主必由於心心无定司必感
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
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
三報之引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

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訓於往善今之肆惡襄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目楚成王之太子世有煞父之愆謚之為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二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羴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為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煞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成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

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

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

斷見也或云

聚散莫窮心神无間

常見也或云言苦

樂皆天所為

他因外道或計諸法自然不由

因得

无因外道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

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

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

惡報應无徵於下若能覽三報以觀

窮通之分則居父不咎仲由斷可知

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糜

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其變无穷又龐博

之墓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

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地形無常

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

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

誥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九

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

原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指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衆疑自除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冲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

該故深漬風流者脫形枯於始心研窮
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与夷皓
齊蹤潔已与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
愆然釋訓稍陵覽為奢侈上減父母
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齊會盡肴膳之
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
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
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園与
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与商民爭利
或交託貴勝以自矜豪或占筮吉凶
殉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
僕所以致恠良在於斯觀欲清心佛
法鑽仰餘風觀此悵然洗心無託先
生撫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
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
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姓剽博舍
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辯有也
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万像斯寂故
般若曰色即陸婆若陸婆若即色然
色是無知之頑質陸婆若諸佛之靈
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
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
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即色而遊玄遊

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即色
而實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
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
乎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
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
大士建行以檀度為先標勝宗極以
塔寺為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
有德宜曰空為且精微稍薄華侈漸
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
非堯舜之心翠居處食豈釋迦之意
今大周馭寓淳風迴被振道網於六
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
無含難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
盡其分嘉穀委於中田倉庫積而成
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
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
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
簡堯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
回也天極高也慳悛賜也貨殖求也
聚斂由也凶悞而舉世推戴為人倫
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慕
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

相駁節蓋駁庸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
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
滯而沙門視之如秋糠斯乃忍人所
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
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
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况
優於此者乎夫崐山多玉尚有礫沙
浮水豐金寧無出石沙門之中禪禁
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
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
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
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
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為
子揀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
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蹟寧無
惣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
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
途一致而百憲孝慈為惣子何惑焉
儒之為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
而悅曰夫栢梁之構興乃知第次之
及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匹
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為近寄二

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
形儀同觀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
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遺信絕名
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
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
宗碌碌拈括九流信駭常談無得而
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九

典

辯惑篇第二之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笑道論 其文廣抄取可笑者

日鷲啓奉

勅令詳佛道二教定其

先後淺深同異目不揆踈短謹具錄以聞目竊以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以因緣為宗道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意悖而教偽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偽則无所不為案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已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佐力背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為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昇仙為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偽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

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
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
其理義首尾无取昔行父之為人也
見有禮於其君者訖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无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曰獻其可以去其否
曰亦何人奉 勅降問敢不實答其
道德二卷可為儒林之宗所疑紕繆
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
曰輒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
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
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
上呈心魂失守謹啓

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
司隸母極縣開國伯曰甄鸞啓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 年号永弅二
元為天人三 結土為人四

五佛並出五
五練生尸六
觀音侍老七
佛西法陰八

笑道論卷中

日徑不同九
岷嶓飛浮十
法道之官十一
稱南无佛十二
鳥跡前文十三
張騫取經十四
日月普集十五
太上尊貴十六
五穀命鑿十七
老子作佛十八
勅使瞿曇十九
事邪求道二十
邪炁乱政二十一
誡木枯死二十二

笑道論卷下

北方礼始二十三
宮親求道二十四
延生年符二十五
椿與劫齊二十六
随劫生死二十七
服丹金色二十八
改佛為道二十九
偷佛曰果三十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五億重天三十二
出入威儀三十三
道士奉佛三十四
道士合天三十五
諸子道書三十六

造立天地一

一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
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
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
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黃青

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
鬚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
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
疑媛鑊煮而不熟老君大瞋考煞胡
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王方伏令
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
作吾形香火礼拜老子遂變形左目
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山髮為星宿
骨為龍肉為犴腸為蛇腹為海拍為
五岳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
合為真要父母

呂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
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婁詒之諫乃
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尔名之周幽
末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
又案三天正法混元經云混元之始
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万像
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
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 若尔者
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万物云何
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
起自幽王矣 又造天地記云崑崙
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

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
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万万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
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万里
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宮脾
為紫微宮頭為崑崙山不知老君何
罪倒墜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
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為度關之年幽
王為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二年号美殄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
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師无極元年
笑曰去周度關 笑曰古先帝王左
年无号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
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伐為
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
郭練子既為國師應傳典籍何為不
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
而傳說者惟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
注為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
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
六百餘年末聞上皇之号檢諸史傳
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曾哀十六年

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
子景王即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
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
度閭不問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卒
化胡又云為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
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
上皇之年道門說号故靈寶云我於
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万八
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号將來近世
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極並是无
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以年号加
曰真有信者從之

又云代為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
已恠尋聖人既出匡救為先而夏桀
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
老子何以賢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
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
潛行西度獨為尹說直令讀誦不勸
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供帛之
仁歸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
尊崇翻成辱道

三元為天人者太上三光品云上元一
品天宮之炁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

炁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
七寶紫微宮則有青元始陽之氣。惣
主上真自然玉宮靈寶上皇諸天帝
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千萬五
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炁。其
中神仙官僚人衆各有五億五萬乃
至如上方重皆結自然青之炁而為
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
微。目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
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
炁存焉。一炁扣去九萬九千九百九
十里青炁。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真
王之始。天王生於九炁之中。炁結而
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炁凝
成。九宇之位。三炁夫人從炁而生。在
洞房宮。壽盡各三千而侍以天為父。以
炁為母。生於三炁之君。又紫靈寶罪
根品云太上道君。札元始天尊問十善
等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
恒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
恒沙。又元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
者昇天。惡者入地。若以此說理則不
然。何者之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

神人皆結自然清炁之炁而化為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

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无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之号推此有疑如有无生成品云空為万物母道為万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為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脩善而作乎 又道生万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来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万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四結立為人者三天正法經云炁炁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僞秦夷老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炁而得為人也目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

又元始傳云若姦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真炁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炁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何為入土像中即墮八難為壘夷乎此土為像先亦无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炁為癡為點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點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為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明五佛並與者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為周師无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度關為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万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劉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沉老子乃坐蓮花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為師語王曰吾師号佛佛事无上道王從受化男女媿後不娶於妻

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為劉賓國
佛号明光儒童 日笑曰廣說品云
始老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
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群臣造
天尊所皆白曰昇天王為梵王首号
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為妙梵天
王後生劉賓号憤随力王煞害无道
玄中法師須化度之化生李氏之胎
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
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
随聖獵見便燒沉老子不死王伏便
剃髮改衣姓釋名法号沙門成果為
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
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為師而化胡
消冰經云尹喜推老子為師也文始
傳云吾師号佛佛事无上道 又云
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為佛推此
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 又
化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劉賓身自
為佛廣說品憤随力王老之妻也得
道号釋迦牟尼佛即秦漢所流者玄
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
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

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別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号孺童者二是老子化胡賓者三老子之妻憤隋王号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号釋迦五白淨王子志遠作佛復号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為老化則多經惟二卷不變至於孺童尹喜憤隋佛經无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為佛虛妄可曝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審誠有遠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為道士豈以道人子為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六五練生尸者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繒天子一疋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

而更生矣。曰：笑曰：三九品中天地大
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
功行考官書之。元有差錯善者壽
惡者奪年。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
繒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
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
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
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也耳。
目所知何為義皇已來不聞道士死
尸九祖從地出者耶？不然之狀又可
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
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
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
道士服黃布帔或似服氍毹通身被
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
乃是古賢之衣橫被加前兩帶者今
悉削除學僧服像。曰：笑曰：案諸天
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重推前
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於
龍漢之世号也。至赤明年号觀音矣。
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瘴丘社中得呪
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為大地

而吞弟子耻之云白曰昇天陵子衡
為係師衡子曾為嗣師以祖媛法惑
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曾為督義司
馬遂然漢中太守竊固便得漢中鬼
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
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尔至
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
立身之本忠孝為先子像父侍天地
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
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
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挟不忠
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陰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
化成万物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
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
道生佛死道因佛緣並一陰一陽不
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
者自然无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
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
乃是陰炁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
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
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
守令拜者以干政為臣僚也道會飲

酒者无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
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
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
人節食也道人獨坐以女人守一也
道士聚宿故无所制也

月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
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
刻木木以金為官鬼金以木為妻財
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
財也 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
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
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
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
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
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
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
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紘紘全无指的
又云道士以齋為死法故不齋者何
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絕粒服
炁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為
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卧道士聚
宿據此合氣黃書不可妄乎
九日月周徑者文始傳云天去地四

十方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
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万万
里卯酉四隅亦尔轉形濟苦經云崑崙
山高一万五千里

目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万万
五千里與前文始全所不同 文始傳
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
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
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
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
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
崑崙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
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
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万五千里而
有九重重重高九千則高八万一千而
言万五千者何太乖各大可笑也

十崑崙飛浮者文始傳云万万億万
万歲一大水崑崙飛浮今時飛仙迎取
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万万億歲
大火起今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
于山上

目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
蕩清无為天濁无為地乃使巨靈胡

交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山飛浮客
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為
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
上乎

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
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
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
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
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大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所不及猶云
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迎取天王
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騃又
可笑也

十一法道天置官者五符經云中黃
道君曰天生万物人為貴也人身苞
含天地无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
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膳為天子大道
君脾為皇后心為太尉左腎為司徒
右腎為司空封八神及齋為九卿珠樓
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為二
十七大夫四支神為八十一元士合
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為尚書

府肝為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悞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十二稱南無佛者化胡經云老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誓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号男為憂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為夷所困乃因号憂婆夷臣笑曰胡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胡言憂婆塞此言善信男也憂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為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也

十三鳥跡前文者洞神三皇經稱西

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炁天皇主炁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尔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為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覩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十四張騫取經者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自曰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授于室余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一丈六尺項有日光旦問群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号佛明帝即遣張

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
已涅槃寫經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
十八年乃還

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
人客學於蜀入鶴鳴山為地所吞計
順帝乃是明帝七世之孫理不在明帝
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
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漢書張騫為前
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
尋耶不知騫是何長仙乎代代受使
一何苦哉又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普集者諸天內音第三宗
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
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
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
真人之隱号玉臺處澤山之陽三万
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
灾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
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臣笑曰
濟苦經云軋以洞然之後乃使巨靈
胡文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
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
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

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
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
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无有存者若
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為但三千而
至若餘不集者為是灾所不及為是
本界閼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
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无照乎
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
羅上界灾所不及今不來者理其然
乎將知造此經者惟聞大千之名迷
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十六太上尊貴者文始傳稱老子與
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
便拜老命喜為天帝相礼老子曰太
上尊貴剋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
寶宮出諸天上寤寐冥冥清遠矣
目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義白日登
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
見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
正殿坐男女侍數百人如此狀明則
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
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
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

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
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
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十七五穀為剗命之鑿者化胡經云
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時天生甘
露地生醴泉食飲壅中古來天生五
炁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
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
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
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
穀生神州 呂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
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考者不食五穀
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剗命之鑿臭五
穀命促縮此糧入腹无希久壽汝欲
不死腸中无屎玉府經云黃精者三
陽之炁上太清宮食之甘美又長生
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
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
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
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剗命腐腸
之短壽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
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剗

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為尊於是乃有佛法目笑曰化胡經云老化胡賓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尔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号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号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号迦葉在雙樹間為諸大衆請咎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万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尸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並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能作要須道者從始烝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為國師耶是則老為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行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引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无據蜀記張陵馳敗而注白

日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詐可恠哉

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為日右目為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而不在乃要馮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勅瞿曇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勅瞿曇身汝共摩訶薩賣經來東矣歷落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韻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无令天帝怒太上顯地瞋目笑曰索瞿曇者即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号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号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尸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丈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无容

得受迦葉之約勅充千年之使乎豈
有菩薩親侍於佛而勅佛為使乎又
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
全元丙辰本初之号何課如斯足令
掩耳亦使太上踊地而瞋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度人妙經
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
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万遍飛昇大
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
受誡符錄置五岳位設酒脯并拜
自笑曰觀身大誠云道學不得祠祀
鬼神及向礼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
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

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蠶
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
交兵都元戎勸之文此之神社為神
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
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礼祭求
出三界良可悲夫

二十一佛邪乱政者化胡經佛興胡
域西方金烝剛而无礼神州之士効
其儀法起立浮屠處處尊尚并本趣
末辞言迂蕩不合妙法飾厭經像以

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
十年災變叠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
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
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炁不可復
理 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
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万
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類壞淫祀邪神
然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无
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万神歡喜
炁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无
定年又漢明以前佛法未行道炁隆
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
崩飢荒荐集更有禁紂炮烙生靈自
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
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
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竊乃庸碌
頗尋兩教道法謹退行爲以顯佛真
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
通道則可笑然人

二十二樹木闌滅枯死者老子百八
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
枯向畜說之則死 又靈寶經云玄
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

之消年損命

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獸之法有怨憎者癲狂殞命 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幘有玄文身廣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取三千五十五合衣吞曰笑曰三元大誠云天尊說十誠十善等法无量人得道誠云不得懷惡心聞誠生謗得罪今樹木无情不慮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无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

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雲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赤章煞鬼朱章煞人或為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驅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及縛懸頭如此淫祀衆淫同焚又案漢姨好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无理之詛如其无知詛

之何益故不為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况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獸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无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尔耶

二十三起礼北方為始者依十誠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礼一拜北方為始東向而同十方想見太上真形

目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遥礼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上為首而浪礼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東方為始滯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礼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礼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誠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礼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二十四害親求道者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

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
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
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為事
所茲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為七
寶七尸為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
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
伏老子打煞胡王七子國人一分

目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疑惡
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煞父
母如知是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
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
首乎又胡王不伏煞其七子亦以甚
矣又煞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
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煞二
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
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怙也

二十五延生符書三元品云紫微宮
青延生符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
人毀符以燒者入隨烟化為炁其文
四方劫一出

目笑曰文始傳云萬億萬億歲一大
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
之山上乃至前前萬萬歲天地混沌

如鷄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

又濟苦經乳以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万劫乃出豈可四万劫中絕无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 又万万止是一億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去万億万億者盖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二十六椿與劫齊者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 日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无草乃至万万億歲天地如鷄子黃搃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二十七隨劫生死者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无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没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无色界上大羅

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
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
輪聖王代代不絕

呂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
開光以來赤明老年經九千餘億劫
度一恒沙衆生尔後至上皇元年度人无
量我随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
同出經久劫終九炁改運託胎洪氏
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
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
无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号
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
災所不及而去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
同生同滅豈非災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随
劫生死討靈寶運滅太上隨止而有長生
不死此為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
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
存者玉京玉臺斯為色界色界非
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
河漢之實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神仙金液經
去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

黃初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張典
銀還復為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

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

燒丹成水銀
燒水銀成丹

故曰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

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
內外剛堅如金故号佛金剛身也
目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
君此二聖亦可為一身金液經云太
一者惟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
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為大神調陰
陽矣

尋韓終末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
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為太上万真
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金液後調陰
陽乎

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
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
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
不難何為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為天
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
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為丹所悞故捕
影之談耳

又大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
行因一炷丹得邪見之重可為悲夫

二十九偷改佛經為道經者如妙真
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
共度量不能測道智

目笑曰此乃改法花佛智為道智耳
自餘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願歡
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
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
道經為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
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
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
偷改為實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
卷百部无重文者不同老經自无別
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
全无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
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
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
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
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為準的
三十偷佛經因果者度王品云天尊告
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
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无数
亦有一興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功而
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階

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即得四果

又度身品丘軋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

又文始傳老子在蜀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為師得道菩薩為老子作頌

目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為宗佛以因緣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老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真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炁冲天飲水證道聞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炁天君四方炁君三炁三天九宮天曹玉清大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為重為橫為虛為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為虛指

三十一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並注見在

目笑曰修靜宋明時人太始七年因勅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尔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靈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曾号曰三師三人之妻為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号祭酒媛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三十二五億重天者文始傳云天有

五億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
一万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
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為地脉天
地山川河漢通炁風雲皆從山出
呂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
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
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炁置九天之
号上中下真真為一炁炁有三天上
元宮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
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
去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
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
億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尺以五
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
厚万里之地土載二尺之天乎
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
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
以自容帝卧不起愕然大恠

三十三道士出入儀式玄中經說道
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
分執之為况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
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為手簡執

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
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况而入勿
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
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
坐勿使俗恠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
帔香爐銅灌鉢鈺出家之具自隨威
儀具足得十種功德

目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
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
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
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
條法二十四炁二帶法陰陽中兩角
法兩儀乃至符法蓮花巾也自然經
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
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云願將優
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
礼定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涯洹何以早不見
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又大誡云道學當念遊大涼景宮礼
佛 目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
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

老君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
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忘穢
佛不思道屬陽生忘穢佛則反之據
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為不念清
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古昔殷
太宰問孔子聖人孔荅三皇五帝三
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
焉故知孔子以佛為聖不以道為聖
也化胡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
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
名釋迦文此道齋經又云稱仙梵天
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
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
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
各八字誦之万遍即飛行七祖同昇
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
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
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炁法真人內朝律云
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
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
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
云行炁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

越次又玄子曰不萬歲得度世不嫉
妬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呂笑曰呂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
學先教呂黃書合炁三五七九男女
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
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惟
色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稱中
炁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
有所未詳

三十六諸子為道書者玄都經目
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
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
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
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
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
本並未得

呂驚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
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十二
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
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
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為道之經論據
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
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有八老黃

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煞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為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刺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今去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惟恐人知己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去不愛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為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為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若尔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為中上賢類斯實錄矣

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踐君臣囚吳石室嘗屎飲屎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昧乎又彘子被戮於齊何為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乎

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
幽王之子也身為柱史即幽王之目
也化胡去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
尔者幽王為犬戎所煞豈可不愛君
父與神符令不死乎

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
減太半稱老子為方朔者何忍不與辟
兵辟穀之符獸人呪鬼之方以護漢
國乎眼看流弊若此无心取救將非
欺誑謬乎

又說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
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
未出將非鈇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
自餘孟浪紛綸无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文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立通道觀詔周武帝

周祖平齊台僧叙廢立抗詔事釋惠遠

周祖巡鄴請開佛法事任道林

周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王明廣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
擯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且
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
教論無聞道法意弥不伏无奈理通
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
內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
无際體苞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
分派源逾遠淳雜撲散形器斯乖遂
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
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會
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
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
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
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岳

之隆處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溟澄
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俸力務異
恒式主者施行

千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
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
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
兆樊普曠者彭亨謫詭調笑動人帝
頗重之口入通道雖被抑退常翦髮
留曠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
二教雖除猶存通道曠為俗飾故留
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上加
以冠何言非教曠曰无髮之士豈是
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
今常淨剃髮著冠纓領人有問者
曰我患熱也云云

周祖平齊臣僧叙廢立抗拒事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慙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明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

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何能見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閤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先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如天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时无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无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庙之像豈是有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尔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与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閻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搭棺臨窆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无荅遠抗聲曰陛下今恃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
前所圖意盛更无所荅但云僧等且
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
年閉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
准毀之余時魏齊東山佛法崇盛見
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
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瘴氣
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
遂隱於雲陽宮繞經七日尋命傾崩
天无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
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
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
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真報記云外

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与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諸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弥勒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弼上士李德林取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无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偃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无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
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
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
先賢久滅如言有孟陛下可行廢佛
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无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慕容
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
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
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
語好浮奢罪則憲推過去元福則指
未來事者无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
為廢所以暫學决知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
深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
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
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跡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為樹德

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
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
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
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
家行此則民无不治國國修之則兵
戈无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
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
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
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
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
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逮
惟莫大終身无報何有信已心智執
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
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
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
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况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
招万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
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摧方反常合道
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感外
乖太祖內潤黔元 今沙門還俗省
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
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
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
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
祖康曰玄 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
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訪
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
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
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
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况
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徵招
感无効自救无聊何能益國自廢已
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
平齊國西定媛戎國安民樂豈非有
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
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
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
无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
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

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
脩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
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
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
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
若介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
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
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礼
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
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
隨難消解帝雖搆難重疊三番五番
窮理盡性林則无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
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
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无孔釋虛崇
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剝翦之飾
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傳丈六王公
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
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
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
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无假
頭陀疏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
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

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
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
授記无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
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拍泥犁以民
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
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
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
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
迦維耶懷異見安生偏執即事而言
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今觸處乘真有情俱道
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
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无二可融若
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
則半是半非二而无二則乍道乍俗
是則縑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
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
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
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
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今陰生
陽煞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
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
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
王名雖一凡聖天殊行事微同寬狹
全異是故儒釋与无始俱興道俗共
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
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
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
道應自道无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於儒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内外抑揚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无違義无常興廢有何咎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勅
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
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
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
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歟切歸聖
旨道有興廢義无恒久法有隱顯理
難常存比來已廢義无即行休斷既
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
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
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
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
竿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
而无用非无端而棄廢何愛憎於
偏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
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
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
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乱於所聞
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徒
唱而和衆生是非尋討慙短日懷憎
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
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
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
喪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
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
合於禮明招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
御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
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
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
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邪奏曰
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蕪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
往招同嗟况肉由然命酒能乱神不
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
何為頓制若使无損計罪无過言非
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尔酒何
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躰
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獎神
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
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獎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
不能招各何関斷酒以成戒善可謂
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
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
身口无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
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
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

貴其不執融心与法性齊寬肆意共
虚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
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
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施以捨妻沉淪淨名以
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
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
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援鳥以翅翔
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
實成德故使内外稱奇緇素高尚若
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閨專虛而
不實似空雲而无雨是以匠万物者
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
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一行
之失痛於剖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
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
明則處罪成福亦可移目賤質居天重
任迴聖極尊處目卑下是則君目難
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
異詞談忠孝身恒教逆語論慈捨形
常煞盜口閉百技觸事无能言通万
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
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与
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
鸛雀離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
於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无我而
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无不
同遺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
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
測海寧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於小无小而非大

大无不大則秋毫非小小

小无不小則太山非大大

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

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无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曰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所寔乃欲散有歸无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

不言未嘗不言

亦有鸞鶴言而无用鳳皇不言成軌木有无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与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

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
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
可裝束入闕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
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
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之登祚
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政公
奏訖帝允許之日佛理弘大道極幽
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
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
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
曹奏決上下含和定无異趣一日頒行
天下稱慶日何敢言至大成之年正
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訪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式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
法和大千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
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
宜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
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銓一
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
无畏乎吐微言佛理汪汪冲深莫測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
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後依經自檢導道之人勿須
翦髮毀形乖大道宜可存顯髮嚴服
以進高趣令還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无乏其民間禪誦一
无有尋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内史沛公宇文
澤親覽見小内史臨涇公宇文弼披讀
掌礼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
寢日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
日王明廣答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郭
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畣澄孫弟子
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偽道人衛元嵩
既奉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畣滅

壞僧法此乃偏辟惑上先至難明大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地庶佐望
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勿敏才
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
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嵩言全
不扶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
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
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
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
如左

伏惟天之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
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
伏待刑憲謹上

且廣謹對詩云无德不報无言不酬
雖則庸虛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
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薦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
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
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号无為尚隔瑞光
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浮勝
之風頗違詭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業於

僧房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詐聞梁史
浮天水宮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
豐國寶殿為起非勞礼廢窮年土階
處之為逆故傳殺云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蓋襄代言非先王之
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
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
善无近福惡无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
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
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
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
非目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万
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
其廢止涅槃經云不棄他財物常施
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諸
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
訛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
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与奪乖儀

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犧穴勸以夫妻為聖眾苟恣婚媾
言國主是如來與崇諂說清諫之士
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
王奪子之妻辜詬求於近利為吳
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
彼信邪言由斯滅國之嵩必為過罪
僧官駢擯忿著耻辱謗言因生覆巢
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心尊為佛曲
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
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无際天居
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
異獨何此國而賊者哉昔卞和困楚
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日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
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
方駿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
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闕古
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豈有衛嵩橫
加非難入堂不死豈昧不言昔唐堯
則天之治天有逆水之灾周置宗廟
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文福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
若以理推冥運寤天庥之恩亦可數
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
地曾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
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
論必須慈祐至如過吉像前病癩歸
之得愈祇迴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
苦穰灾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
論若夫道不獨偏德无不在千途一
致何止內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
鬼助以日功崔離之起浮圖四天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
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負抑作民或
嗟勞義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
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
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
鬼非如斂謂之為誣拜求社樹何惑
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各
亦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
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
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元
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
塔撒作橋屏之墻繡像幡經用充贍

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
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巨欺諸佛大靈
何容可負詩云旻天不駿其德降喪
飢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切目今時健
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
勲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
墳祭死煞生崇虛損實有勞无益初
未涉言况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
百億前瞻无昇後望誰勝能降外道
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
尺刃五光遍照无苦不消四辯橫流
恕蒙安樂為將為帥名高位大寺存
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
之以求福泥佛敎使不語敬者豈得
无微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重舌
人敬遵舊德况三世諸佛風化理同
就使弥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目廣又對今无行富僧徒課有理有
德貧僧奪寺无辜至如晉蔡不日
未可姬宗志戮卜商鄙倭詎可孔
徒頌賈牧馬童見先去亂群之馬放
牛豎子由寵護群之牛莊子曰道无
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恠焉未合至道

唯此而已至如擇迦周孔堯舜老莊教迹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剝駭之僧獨名擁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璠譌量和寶醜辭出自偽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閩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祗天下佐望事出於此廣既誠在念忠信為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格

呂廣入對竊以山苞蘭艾海湛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寵則无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群品三則天无違善之

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基之位述礼明樂合地平天武列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獎姚民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内明開發大乘舟航梨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追服尚異常人媼縱无端還同愚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剋已服礼觸事多違礼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礼極飲不過三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園諸侯不掩群庶民不覓郊廣既少漆玄門不閉掩園之事舉目盡見魔邪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礼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礼成禁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芸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切樹豈當盡杭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耜丁

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不遺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
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遺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
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竊為
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
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
以嵩向背鉾楸自妨上言慢人敬石
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姪妻愛子
畜生亦解詠懷勉念何其陋哉孝經
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
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
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
脩合禮僧有何憾老子曰四象不行
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
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至
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
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
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
不任忠臣之用迺夫之婦終失貞淑
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

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孽女乱且計將
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
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
異珎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迹同道
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
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亮是非
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
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
使見形尅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
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
形無盡解瓊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
古邀想清塵旣種成林於理不越又
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
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
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
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功
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况天上
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
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萬靈之範
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
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
邠竭及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
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

忽使七層九架類龕墜構四戶八窓
可无於夫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
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
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
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无大公要
得羅什為師訓万代无羅什法不自
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
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
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
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灾起七年崔皓
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
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无嵩天喪
无祐只然一羅人身當生何處廣識
謝拒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
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
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
豈宜黜損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
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為虧儒
士以顯尊卑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
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
然土以爲臭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
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
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

田頌立天元不覆地載寬勝山苞海
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
之裏可元賢僧伏惟天亢皇帝舉德
納賢招英簡雋去煩就省州存一
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
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
寺使樂慧之士
抑揚以開導志
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
无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
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
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魂浮以
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
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納言轉長鸞
受書內史上大夫歸冒公宇文澤內
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畱澄
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
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
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
乞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
勸立有何意見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
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
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
故請立

澤又問齊君高傳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澤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

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葛洪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御引不類何者昔人躡頓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以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
受拜拜訖內史託跋行恭宣 勅旨
日月雖明猶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且下匡救

朕以間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
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摭別有
檢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
史上大夫宇文澤宣 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漸澆淳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
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
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今形
朕不改德行仍存廣設道場欲行善
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七

唐上廢省佛僧表 太史令傅奕

唐廢省佛僧歲附前表沙門釋法琳

唐破邪論并啓沙門釋法琳

太史今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且事十有一條

臣并言臣聞義農軒頊治合李老之

風彈曰詩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調劑上老子在周為守書歲吏必令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今義農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

上帝與之合治上教彈曰周公孔子並是國目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洮海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為教主豈符周孔之教耶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

別君有公草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

父擊壤而哥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

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

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彈曰既國

並忠臣何得有難因常父母有病則終身

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

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翼彈曰二十九代止一曾

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乃有守

道舍德無欲無求彈曰此等事食小

實羽翼之奏本虛事太過矣

道舍德無欲無求

龍辱若驚職奉朝位

彈曰繼崇奉泥未肯若驚李氏陽貨

亦居朝列

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

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

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謂帝所以然者

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

彈曰皇帝昇龍蓋是三皇

之地理地王母復是周穆之時計此李孔未出之前孔丘無名之曰不應反遠老教却習孔書

而無胡佛故也

彈曰汝既釋元佛亦不得有道

自漢明

夜寢金人入夢傳毅對詔辯曰胡神

彈曰周世不來傳毅豈知有佛良以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稱无五逆重殃

自貽後漢中原未之有信

彈曰虛魏晉詞太過

夷虜信者一分

彈曰德繫衣冠晉朝始備後既諱言夷虜中夏是誰

符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

假征胡而叛君跼立西土

彈曰時人疾融諺云結乘呂光

征還符主國破遂居河右謂在涼州亦不由僧叛居西土

降斯已後妖

胡滋盛太半雜華

歲曰慈悲所熏出于末劫惡世有緣

得慶正在於斯搢紳門裏翻受秃丁邪戒儒

士學中倒說媛胡浪語

歲曰搢紳邊忍辱之服儒士貴

危口曲類哇哥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

者失香

彈曰穀飲豈聲揚汝鮑肆聽之必知喪本過者寧不失香仰而嗤天自受

其辱斯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

歲曰造生

天之輩種勞役工匠獨坐泥胡

歲曰爭運身手儀儀

尊撞華夏之鴻鍾集著僧之偽衆

歲曰鴻百鍾之神鍾召三千之聖衆

動溥民之耳目素焚呂

私之貨賄

歲日感信心之耳

女工羅綺剪

作淫祀之禱巧

匠金銀散雕舍利之

塚

歲日女工羅綺遺續命之塔

杭梁麴米橫

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

堂

歲日杭梁米麴車陳福田之會香油蠟燭求罪慈悲之堂

剝削民財

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

痛哉

彈曰朝廷營古捨俗歸真崇敬釋門不同邪見

伏惟

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

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

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

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

歲日

所由示人斷惡之路

軍民逃役剝駿隱中不

事二親專行十惡

歲日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

以成

歲月不除奸偽逾甚臣閱覽見書

契爰白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

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彈曰負丘南郊不免殺生之咎

豈如佛戒不殺為先按量是非斷可知矣

官治民察未見寺堂

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

天竺

歲日緣威則興奉齊便息來往應物隨隨時

凡是沙門放

歸素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

之曹恒忻効力勿度禿小長指國家

彈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

高士欲令群調遠自足忠臣宿衛宗廟

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

為義皇之民

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義皇之民故腹而卧聖明在上宜信

崔皓姜斌之詞者乎

臣亦誠惶誠恐

彈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

不實罪有所歸詎謂國家終有伏劍豈惶恐能了耶

謹上益國利民

彈曰如汝所奏損國害民事不可也

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上秦王論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

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

其言勞人願哥其事何者竊見大業

末年天下喪亂二儀慘黷四海沸騰

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

路七重有平壘之哥烽燧時警羽檄

競馳閑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

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斂積屍

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

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

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

陵夷聖上興吊俗之心順昊天之恩

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

戎肯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

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叙人倫功蓋補

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

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

霑行華化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冊
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
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弈所
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
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
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
但弈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
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
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
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
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
子背叛觀弈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
其始末乃因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
甚切如弈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
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
野然

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
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
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
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
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
遵奉戒行酬報國恩无識之徒非違

造罪致令傳弈陳此惡言躡踊痛心
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
弈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
者因此行非案春秋曾在公七年夏
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
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
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
議法号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
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以來像教
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
等書至如道安遺教書面澄羅什之流
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
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以來寺
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
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
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
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况佛是
衆生出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
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
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
非二儀可方昔吳太宰嚭問孔丘曰
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慙識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慙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齊一人所能謗譏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為前鑑良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載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无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今时无佛何因

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
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
夫子曰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
无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誠傳奔出言不遜聞者恚驚有
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
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歧嶷風神
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
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
式序六條德既褰羅仁兼裂網開康
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醺
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
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
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奔下
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
罪莫大焉自尊盧赫骨已來天地開
闢之後未有如奔之狂悖也不任斷
骨痛心之至謹錄奔害事輒述鄙詞
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奔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
事胡佛内生邪見剪剪髮膚迴換衣
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謂王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
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
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
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為
宗旨然佛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
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
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苟他
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為卿相置一
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
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
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
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
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
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
若言佛為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
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
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
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
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又云若見佛面思念无量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
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
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
養金像轉讀佛經果玄又云東方如
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
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
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
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
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
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
遊大梵流影宮禮佛

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
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
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
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
上坐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
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
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誓首禮定光又云佛生

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
中常懊惱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齊為先勤

行當作佛

新中並改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普

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

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

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

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

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

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闍宗字

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昔與釋道微並法開張太鄭

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

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

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恠

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

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

至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

止仙公請問上經云向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

道士陶隱居礼佛文一卷

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倍功少報多世世賢明訖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士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

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无上正真之道高仙

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生人中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荀佛文如前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志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即時无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鰲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

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卮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為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齊云僧居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

齊云寺多僧衆損費為甚紐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万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齊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鳥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

齊云庖犧已下一十五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
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元佛故也

并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
八年

并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
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
无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并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
并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

并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
時僧光反况今僧尼二十萬衆須早
廢省

一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
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
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
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
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
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
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
科可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以
此校量取捨難辯案出家功德經云
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

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繫已立身津
梁七世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
為國行道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居
積世未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
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為存歿
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
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
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
夫子謂之仁人况佛為三界良田四
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
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即是如來
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
文帝開皇之時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
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王儉目錄及陶隱
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
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
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
亦生西羌簡狄吞鵲卵而生契伯禹

剖母曾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之氏
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明命或南
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
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
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
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余曰有道則
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
現尋釋迦祖祢蓋千代輪王之孫剎
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計物感則形出
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
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為本若言
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為惡者太昊
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哉
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
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
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
死有餘責

一荅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
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
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
頭鐵額作亂天下禹黃帝戰于阪泉
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

凡經五十二戰顯項時又誅三苗於

左洞庭右彭蠡汲塚竹書云舜囚堯

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因堯城舜又與

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

其鳥羽

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繳大風於青丘斬

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煞九嬖

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

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

其心而相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脩

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

華伊閼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

煞龍逢囚成湯縱妹嬉脩政

不仁湯放桀之

湯

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

流銷金爛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

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

剖賢人之心剗孕婦之腹囚文王禁

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

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

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

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

亂成王之日二妲流言宣王六月出

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采薇遣

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

史記明集卷之二十一
惠來芑又云宣王南征

對曰上來所道並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今時无佛足可清平何為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而无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歷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

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
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无
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
始滅周國僭号稱王諸史相承秦惟
五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珣史目云
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
年者盖取始封秦号經六百餘年非
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
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一答帝王无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
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
忠者

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
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
帝堯則翼善傳聖舜亦仁威聖明如
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
民无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
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父頑母嚚並
止一身不能及嗣余時無佛何下世
世相傳遽早磨滅

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

羿篡十五年

浞篡十二年

夏皋十一年

夏發十二年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兢兢乎其
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去禹
能卑宮菲食卑帳綈衣而盡力於溝
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
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
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
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
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
時无佛篡逆由誰

殷湯治十三年

外丁治三年

仲壬治四年

大甲治十年

沃丁治十三年

太戊治十年

外壬治三年

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

小辛治七年

對曰湯仁不煞開三面之網放夏桀

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今時無佛何以

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

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子

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

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

親煞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

余時無佛何為豈起蕭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

懿王三年

絕嗣

信王五年

統周

頃王六年

匡王六年

元王八年

烈王七年

靜王六年

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
應天嘉命謚法曰尅定禍亂曰武民
賴來蘇式閭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
平汝言无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
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王時無佛壽
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徙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

滅周後昭王在位五載

孝文王式一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殤帝子嬰四十六日

對曰周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
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
卒元年世之紀陶公並云秦是墓君
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
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為實
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徭胡偽然
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

漢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
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
不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
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
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
廢之後立宣帝此時无佛何為乃尔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二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順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 靈帝三十一年

獻帝三十年

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乱反政明帝
致治外乎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
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鼠
蒼烏白鵠嘉瑞脩臻兆民皆慶垂洎
滑磽磧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
等書並云後漢嘉祥不軌周貞汝言
有佛作短何故長年

隱居六自魏皇初之年至晉廟齊之末
凡二百八十二歲

托跋光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
余時佛來何故年久

一答佛未出前世無慕逆者

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
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為庶弟子朝
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
王弟治五月思王煞之孝王復煞思
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楊珍史
陶公年記

齊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
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
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
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
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
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
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
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屋二十万
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不徭穡之哉
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
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
長安不經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
又無僧屋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
此僧但齊狂鬼人心外興邪說虛引
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

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來漢地有損无益入家破家
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
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
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
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
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
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
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
无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
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
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
第十五主莊王九年癸巳之歲四
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鳥形從兜
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
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
十年甲午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
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
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
云佛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
空无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
杜氏注解云盖时无雲然與佛經符
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

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世王四
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
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
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
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
有阿育王取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
八万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地
九州之內並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
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
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
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
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 道安朱士
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
門釋利防等二十八人賢者賣持佛
經來化始皇始不從乃囚防等夜
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
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
知以何為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
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
向傳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
遍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
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
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

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矣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奉漢以葱嶺多雪故号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檢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

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
袈勘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
遂乘驊騮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
之據此而推同上法師答高麗使佛
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
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
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
言益為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
得墨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
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
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
朔既博識通人生知隳異無問不酬
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
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
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捻持一言不
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
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
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
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
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
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
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
安等並為紀錄檢其華戎道俗合有

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或論大小
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
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
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
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
善佛法取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
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
子無角畜生夙結狼心久懷蠱毒无
絲髮之善負山岳之辜長惡不悛老
而弥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
異尺鷃之笑大鵬并蛙不信滄海可
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
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
丘李耳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
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
燒不燃砧鋸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
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
震旦諸聖孰尚為儔乃欲毀而滅之
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誰惑
生民汙點朝野實可歎矣

齊云佛法來漢无益世者

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知
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蒧王時卒計

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庄
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
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煞慙
喪狗之呼雖應躬諸侯莫之能用當
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奸禮崩
樂壞介時无佛何因逆乱滋甚墓煞
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患雖
保妻子終壽百年亦述否矣或發匏
瓜之言興逝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
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
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
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
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
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无
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
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一答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
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
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
乱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
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
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即有

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
子如何不論

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
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後為益州
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
馬張脩將兵掩然漢中太守蘇固斷
絕斜谷然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然
張脩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
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
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
害天下自擾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
公所破黃衣始滅今時無一沙門獨
饒道士何嘿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
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論揚惡
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

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
道在鵠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
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陵死子
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
為嗣師魯為祿師自号三師也素與
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然魯
母及家室魯遂擾漢中以鬼道化民

符書章禁為本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号为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与張角類相似後漢皇甫嵩傳六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号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煞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初起潁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

南鄭反漢而亡蜀

出魏書

孫恩習仙而敗晉

出晉書

道育醮祭因而禍宋

出宋書

于吉行禁殆以危吳

出吳書

公旗學仙而誅家

出華陽國志

陳瑞習道而滅族

事在晉陽

魏華叛夫

廣弘明集卷第十一 第三十三張 出靈寶經序

亦

順貞

張陵棄婦

見陵傳

子登背父衛林去兄

出神仙傳

右古來道士破家破國為逆亂者略引如前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奸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眾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世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榮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為臣不忠明矣

弈玄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

對曰莊周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但欲攸序彝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足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

未宣究竟之指及養生濟物之談龍
畜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
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
流末六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
書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
在近益俱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
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
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
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道遥一部猶迷
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
斯乃六合之窠塊五常之俗暮詎免
四流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
塵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
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
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万德俱融不
諠不寐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
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也而无内處
大則大也而无垠故能量法界而興
悲揆虚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
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
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慧風
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
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

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為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震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得尚表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万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謬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万古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欽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万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

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
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是見聞之益
及慈雲卷潤慧日光光迺夢金人於
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鳥之歲於是
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
已來名僧間出或盡滿月於清臺之
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辟
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
左而弥矜歷金行而轉盛渭水偕道
遙之苑廬岳松般若之臺深文奧旨
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
武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駕雖居紫
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撤饗人薰戒
香而味法士吾恐四流難拔躬以七辯
能將乃輕衮飾而御涂衣捨雕輦而
敷草座於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表
塔之基梁記云東臺西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不倦各厭世榮也遂令玉都豪族厭
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
道自皇王所居之士聲教所覃之域
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
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尚京業三
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年子等紀傳

始後漢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
經十代年將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
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
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
十一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
經二曰解義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
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
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例高僧皆
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寔所
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靈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饒羅刹前昆岳鉢於片石
鄧林損於一技耳彼何可依之耳

廣弘明集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亦

辯惑篇第二之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決對傳并廢佛法僧事

并表 沙門釋明際

僧明既言既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
道合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
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
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
顯宗睿聖體道而不居遂能紆屈尊
儀甘泉礼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
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
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
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号道流晉
世剎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覽
崇寺塔騰惠雲於落月涌法水於窮
源駁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
闡佛法昭化愚蒙故得永平季年嘉
瑞臻輯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
驟神雀翔集朱英吐含穎之秀紫葩
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
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
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

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
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
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
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
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
則威加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
都建德武周擢身於北朝荆吳尅定
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道乎
輪而輕舉巍巍不與蕩蕩誰名功既
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
注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
子更度千人像化弥威於前朝寺塔
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
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斂心屈膝盡
至敬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
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慍勵六時以
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同極之
恩而亦忽肆狂言上聞朝聽輕辭蔑
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衆音發聲毒
於鵠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
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亦曾為
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
智以下謗上用短加長連理悖情一

至於此但說言宮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丘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

主上欽明弗容讒譖譖縱其三失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目陽精為之不明而傳弄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縉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剗心未以為痛抽刀斲髓詎以為殘謗讒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退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弄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次破僧居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槩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嘿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麁故有內

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
今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
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
滄溟万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
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
滅度若有聞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
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
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者
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
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
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
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
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
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
偷竊真言妄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
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誥佛受
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奉
行迴為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模託佛
法之威儀仿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
當偽詐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
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又披有類愚夫
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

略舉一三不可觀縷但傳弈曾為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為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毀無端名稱鬼卒呪詛寧忌湯沐擲梳與俗既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紛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

弈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為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餉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衆僧仇及內通衣形外隔天胎然子遺禮述天者今道士既合氣備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仇讎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

真是大貽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
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
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
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
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麵之素
供唯辛辛之資體瘠力羸心虛氣弱
不折生草詐踐銀龜習忍脩慈好生
惡煞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
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万祭
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鷄肫祭
醮要求酒脯齋膳醺恣其醉飽體
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
煞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次
強兵勢若按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
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為農勸者此由苟
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礼齊政
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
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
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
朝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
塾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

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
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
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
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
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
是農之力田此則尅誠可以感鬼神
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
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
鎮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莖蓋由善
政之功匪唯勤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
者此之一見迷倒取深既自落坑引
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
篡逆狂悖无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
玄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
人不拘域中之礼故袈裟偏袒非朝
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廡之器而玄
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
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
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
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
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沉弘聖
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

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
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輦而歸依
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
朝風豈責離俗之令備在家之礼今
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
之多須行朝謁之礼昔天師貴士尚
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
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
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
士左道乱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
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
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
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為外應造黃
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
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乱群
者煞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
服乃披張魯乱國之衣師弟相承賊
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
覬寧不備豫計數有五万簡令作丁
年稅貳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
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
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

田苗鬱茂奸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次破寺作草堂主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

旣聞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金身置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摧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閻維奴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杜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万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楹之堂匪朝既就詐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牛筭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創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礎陷而弥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芥晨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權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

太上骨朽於閼中判無舍利天師體
葬於地腹詐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
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
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
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
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
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
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詐肯歸
依觀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
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為帝王者竝
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撒寶
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
之敬故繕興九級脩盡莊嚴式構百
榑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
立成長者綈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
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業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
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閭
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
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
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
有異推秦皇漢武閼浮提內唯王震
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

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道又身歿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較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思罪福言无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廟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尔頂須臾之間即患陰癰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无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愧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誠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内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誠信

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
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
舉手晦遂嚴鼓駢逼軍人撞擊龕門
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張天
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
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
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
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
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
存之李老棄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
全無館舍今之奢覓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
安國治

槩聞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
勞於求士逸於駐使之士但得其人
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
務分司必方授職八凱並列十亂當
朝用能保乂國家尅寧社稷於是弘
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迓安定
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

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為微禍福須慎而齊荒特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惑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埽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為飾至於急厄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嶷尔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汎無帝王豈應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

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
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
餒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虵吞逆豐
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
為曹操誅滅自今迄今群孽相係依
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
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
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
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
道士陳瑞以左道教衆自号天師徒
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
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
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
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
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
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索綝妖言惑
衆行禁步壘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
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
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
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
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遶
遂便奸匿如此經月計所奸女出數

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及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被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唯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噓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檀越幾致迴心邪曲愚夫理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饗倍料醯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

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閤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取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繫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畧出五三以為鑒誡希垂照覽宜簡除之如繫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亂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次破僧尼衣布省齋則瑩无損死貧人不飢

繫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

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
蘇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
之僧身兼凍餒沉痾之士體困飢寒
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
假衆具自尔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
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
居衣布省齋濟貧活靈者計僧居一
齋止食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
田夫十口熬瑩十萬者計道士一醺
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
之食熬萬億之瑩而奔知道士損多
佯癡不計僧居費少子細偏論此全
當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
醺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
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
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守道士
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
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
千威儀皆亡秘要不安授人尋靈寶
智慧上品十戒割首即言不色不欲
心無放蕩又消摩智慧經言見人妻
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
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

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姪而無恥多飲鹹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祭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弗可修以此出家家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虵螫詐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脇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囚天師行禁然怨應為斬士然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无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
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
世俗之惡神人間之煞鬼也如旣愚
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
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
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斷僧居居財則百姓豐滿
將士皆富

樂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
名以乞士為寂故少欲省事無復經
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
子云多藏必亡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
散則行合禮邨多藏必亡言符聖旨
尋老子行无為之道專任清虛修寂
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
誘誑迷徒設厨食以邀賓置酒鮭以
待客遂使監齋今肉事等庖丁觀主
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
酒使清醇半糟即啜羹食難滿縱恣
无厭加以多料紬綾以為命綵廣科
桑麦持作道租傍此興生積聚盈庫
因斯番轉居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

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
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為
貪其酒鮓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
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
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
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
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
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
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
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
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
說若言斷僧居居貯令軍民富足者
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
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
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
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
占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
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
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
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
餓死人家又高駟麗王侍婢有娠相
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
欲煞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

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園則猪噓弃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處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認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弥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來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來穀枯死邇道中興豈非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桀國遂亡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奔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有施死後无報愚闇之甚奚可尚言眼見春時種植空竭倉儲秋收多藏充牣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疊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礼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万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

荷寵祿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
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
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
瓢以濟饑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
以供大聖寧无福祿相酬科類而言
理无致惑如案所見昭貯有二一則
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来久制
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
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
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
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
佛則虐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万万三千天
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
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万
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
之風勝殘而去煞故得不威不怒物
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
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殒
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

各擅尊名八千聚落咸據封域竟爭
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
故釋迦慈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
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
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
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
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
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礼作樂導俗
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
澆息覺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
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
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
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
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
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无佛無法
人不知遠惡以脩善无礼无教世不識
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礼教不可一
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
尋亦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无佛法
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
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弟嗣父臣多
篡君驗亦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

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為帝王者
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少昊
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
即亡帝桀亦無正嗣治不滿暮一身
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
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
其間或為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
或為弟而奪兄如仲王之與雍已至
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
乎秦室趙高之煞二世臣弑君也至
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
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
蕭齊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
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齊
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
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
刻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无道君臣
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
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
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
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齊太史
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无得妄言
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

亦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
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
事偏辭音无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
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
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氓
勝殘去煞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
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
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脩長故淮南
子曰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
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
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
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
義乖自介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
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
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為
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卑弱
為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
委弃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
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
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
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

第築鵠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札樂絹脩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辯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為取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民礼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小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弃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

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小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无緣生信。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為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曾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笈多入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荼遠傳天竺之文。玉際金成。近翻震旦之語。今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无今有。真少偽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

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
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
傳六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
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
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
蘭等將佛經像來到雒陽傾國敬崇
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
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
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
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
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
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
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
黃老等諸子之書自余已來過此數
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
至宋朝道士陸脩靜答宋明帝云道
家經書并藥方符圖檢有一千二百
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
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
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十四卷復
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
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陳縱
使說經應有處所為何帝何時何

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
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
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
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
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泮
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槃古之
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
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畧陳不
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實為家財
飢者困窮噉薑芥為美食如槃所見
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
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
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鼠璞不濫雞鳳
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課歟

假說

既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曷可求至
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
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
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
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
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就五醉而長
惛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

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
於法界元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
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
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
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
童應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妙德託
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
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說
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
菩薩化身所収文字圖書詩章礼樂
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
虛妄而奔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
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
持筭盡以難真然筭盡代真寧是
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
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
真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
施名為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
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
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
也而奔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
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
馬負鐵効力墮場不須造像脩功以

祈福力者武周壯馬取多世充厚鉀
不少効力征戰固守壇場常應富貴
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曲豆饒穀米
成熟但栽蒔菜麻積聚爛糞不須寫
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
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
種殖多納倉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
糧貯充牣耕穫弗愆但開渠引水灌
畦注埽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
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
潤應課取納保據封壇今復何在以
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
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群兇授首倉庫
充牣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饗豈能
尅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
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
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
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
耕奉親以竭力出家脩道尊法興慈
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
來之大德雖暫乖謬養似若慢親終
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

唯旦夕之勞

高子明集卷第廿二第廿三張亦

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

養校其在出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厭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厭身弃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暫託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弃負恃兇頑輕咋屑吻辭繁理索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鳴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使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介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性也但弃觀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咸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

時因祭醯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
假送餉以來物微沾識解弗受欺誣
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
嫉心致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
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
疢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
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人
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乎昔崔皓
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煞害僧尼自
於家內礼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
誑即便誅戮曝尸都市勅令行人咸
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
周武帝狂悖无道毀滅佛法焚燒經
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
惡疾而死斯並近代詳驗靈示著明
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弃之罪業方墜
泥犁永劫沉淪深可憐愍旣矜其邪
謀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速望
諸同惡咸識此心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九

辯正論十喻九箴篇

釋法琳

十喻篇上

荅李道士十異論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臆
度矜白鳥之翼翼駭嵩華負燭火之
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
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
曉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
子詳茲而改正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

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

人開右脇而生

內一喻曰

老君逆常託牧女而左出

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七曰紫虛景裕戴詵韋處玄等集
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
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
故云太上也郭莊去時之所賢者為

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皇
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
耶檢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
經并出塞記去老是理母所生不云
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認談也
仙人玉錄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
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
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實
實信矯妄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袵
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
何不左旋而還右轉耶國之記書皆
云如右並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
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
之永滅

內二喻曰 李翱稟質有生有滅畏
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
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去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
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

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頭
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
千二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
其中也婁炭經曰葱河以東名為震
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遠邊邑邊邑若生地
為之傾按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
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
師去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
堅木无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
陰在依竿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
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竺
國則地之中心方別拒海五萬餘里
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旦本自
居東迦維未肯為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為隆周

之宗師

釋迦莊王之時為劉賓

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職處小臣不充藏

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

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

尊當昭王之盛年為闔

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為上上流是
聖老子為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
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
諸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元聞諸侯
不見天子若為周師史元明證不符
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
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為舜理
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
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
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
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
世既无李姓何得有聃出為周師年
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
嵇康皇甫謐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
之偽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

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

減一生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李氏三隱三顯既无的

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

猶慙龜鶴之壽

法王一減一生亦現微

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

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
沒之文唯感燒諸操等考義例云為孔
說仁義禮樂之本為一時赦王之世
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
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為二時至漢
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為大上所遣為三
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
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无弟
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
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
駕小車鬚垂絲髮來漢即能簫鼓雲華
雨從干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
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
日訖乎孔丘之時

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
家當我莊王之世

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
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
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
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
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
淨飯之胤本生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
史記具顯為文王師則无典證出於
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
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并无柱
史載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周末小
史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
河弟子提曾群胡大叫
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
里詳乎素佚之吊責在
適天之形

內七喻曰

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
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

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吊
之三弔而出弟子恠問非夫子之徒
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
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適
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適
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
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
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
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

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

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

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

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

李老美眉方口差是長

者之微蹈五把十未為

聖人之相

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

彰希有之徵万字千幅

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
廣頰長耳大目踈齒厚脣手把十字之
文腳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
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
隆薄頭尖口高齒踈眼昧耳擗髮蒼
黧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
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
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
垂垂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
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花
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
八種音聲曾上万字足輪千紫色鞞
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禪
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
安寧徭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

依中夏

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
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

冠拜伏自奉朝章

佛為聖主道尚俗承服

顏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中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固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固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外十異曰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

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內十喻曰 老訓狂勃然三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耨耨曰
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
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
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耨前便成七
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
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
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
耨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
乎哉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陝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遷謝有顯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

象以處胎乍開腸腋而出世雖復无

閑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

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庶頰右頰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煞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旣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无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竿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俸瑞徵白首而効祥猶瑩光與龍燭競輝魚目

黃初明帝集卷第十三 第三張
共地球並耀示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詐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沈齊泯性於玉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澠澠無名老氏則復歸无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无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无涯語大則句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无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与氤氲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与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尔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蕭然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彈曰乾為陽為父位在西北坤為陰

為母卜之西南北方咸陰之鄉便為中男之位南方咸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无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為甲妻金尅木故以乙為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礼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為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前方為上言遜陽威優劣自見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三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南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羞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

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邪次
紫正

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

其尊三界六道卓尔推其妙加以小

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辭衆星

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

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

膺之礼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

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

高士傳曰常
松子因張其

曰老子曰將非謂齒則而
二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

取名於藏史之間

乎今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

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

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

為子豈可獫狁獫狁之小正正我天王之

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陝

內喻曰紫道德序云老子脩道自隱

以无名為務周襄出関二篇之教乃

作然周書典謨无老氏所制案二教

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

盖述而不作也又職惟藏吏位非阿

衡隆周之師將非焉有

前折邪
次紫正釋迦降

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遍
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
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
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
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
邠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
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
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
月故多念其不知耳尔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天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
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
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
再生

彈曰老子既云長生
今日在何郡縣乎

八十何期危脆此

壽天之異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
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
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珎恠
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
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
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為難

信唯秦佚吊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鬱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碑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慙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欣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銓疑余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鍾馗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余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

劫出世竟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
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
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
鄉黨為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
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
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
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
開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
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
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
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嘆聖夫俯迹應凡託
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

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
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
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
遠而無窮豈知蛇穴求仙翻其天世
蜺纓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鵬翼
偶高馳驚尚驥足爭遠余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寄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
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

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極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吊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哉

前折邪後實正

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橋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

皇覽云黃帝塚在橋山老子塚扶風

介道之劣七也

外賢聖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字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定我聖人用

為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
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多少

內喻曰聖人相質无常隨方顯妙是
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
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
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

玉前釋疑夫法身等於如如无方理絕

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
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目之麗
万字千幅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
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

不具輪王具而不明薩遮無云非色生性
勝諸相一曰福勝八

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辟如三千大千世界四
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
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
百倍始成一无見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螺髻功
德仙人觀而自悲

嗟衰萎之旦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

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

俱斷舊以顯異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豈
蒙俱周公形如斯舊也

陽文與黻黻比麗孟姬與隴庶覽妍

余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

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

彈曰道士元來本著偏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被二十四緋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袈裟左袵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袈半片倚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定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漆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撻而執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隸之花況將反性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无眩於目輕肥同狎其體勢齊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鵲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刻舟待劍何其鄙夫余道之劣九也外設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弃親不仁不孝闍王煞父翻說无憊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類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環仁譏於疋婦大孝存乎不匱

然對凶哥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

非華俗之訓

東壤母死倚棺而哥孔子助祭弗譏子乘死子貢吊四子

相視而笑在于妻死扣盆而哥

故教之以孝所以勸天下

之為人父也教之以忠勸天下之為

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

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

孰辯怨親又言无明覆慧眼來往生

死中往來多辭更斥為父子怨數為

知識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捨俗趣

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

於已親

行善正之心等皆親之意

且道尚清虛尔重

恩愛法貴平等尔簡怨親豈非惑也

勢覽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
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今道之劣
十也

九箴篇下

荅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弃耕分衛四
教為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
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合節佛經
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
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
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无遺漏未
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无
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
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
辜偏无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
度能仁不容私蘭

彈曰汝无見佛業有謗
聖德何得得神唯須自

各求心責實事殊言乖詭妄皎然足

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
能知其迷一也

内周世無機指一

內箴曰夫淳義麗天矇瞶莫鑒其色

震霆駭地聳夫弗聆其響者盖機感

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過其心

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

之殄也

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返廬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馬野人逾急乃還馬國者辭野人乃悅也故道

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况

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

廣塵勞將巨岳爭峻群情不能頓至

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脩脩故策

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

密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

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

須弥口域經云應聲菩薩講伏義者

祥菩薩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

空寂所問經云妙葉

為女媧興已淳之末玄虛冲一

為老子禹童為孔子光淨為顏回

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礼樂之文周

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

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盖冥符於

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聵

麾方而莫窮遠迹問津於鬼馬知濟

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

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

能正目而視迂雷奮擊懦夫不能張

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

神雲霓變色穆后欣其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

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

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

之情非尔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

暈虧未見虛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

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寂尊一念運

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覓造

塔廟不悟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

檀寫獯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

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刷一拜一礼莫

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

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礼即

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

到此即是无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

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内建造像塔指二

内箴曰左澈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

踐思賢鎔金而模范悉下蘭允孝割

刷以代親顏在資仁絲壁而圖聖故
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
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茲
鏤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
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銑鑒或覩真避
坐寫貌迴軀

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摸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面向於是操開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

西向遂許圖之

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

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玉馬神

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溪

感應傳云廬陵發蒙

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跡出湘州昭潭並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辭

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千寶

搜神臨川宣驗及微應冥祥幽明錄

感應傳等自漢明以下訖于齊梁王

公守教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

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

至如見迹万山浮輝滄漭清臺之下

覩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

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

蕭后一鑄而尅成宋皇四摸而不就

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今之无目

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脩者謂

之為涅槃道无不通者名之為菩提
智无不周者稱之為佛隨以此漢語
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
何以明之夫佛隨者漢言大覺也菩
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
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
道即菩提之異号也稟形大覺之境
未閑大覺即佛隨之譯名也故莊周
云且有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
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
丘尚介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
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
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
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
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
蕭然无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
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
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
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
而周之尚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
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无為也
无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

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益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

忠勁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禁

壟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

界尊於六通照旂羅漢之德

正法念經四種人得

樹脩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

況智周十力德滿四

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

明窮於勿照乃暘燭於无幽故有香

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

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

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余其

百鎚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

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鵬跂鳳

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煥之美

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闢

標樹鴻猷而已哉无以欄梵之辯譏

滄海之廣陜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

卑平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礼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

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礼其國可瘳

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

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

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

斯悖逆踣踞父兄之上自号棄門傲
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

著于家無礼無恭復形于國

彈曰礼
孝冠父

親雖之母親拜之所為
禮高可於无礼无孝也

斯則門門

出鼻鎚

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
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詐隔唯德是
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脩善偏无勝
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
競頭守真无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
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拍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為宗素
王陳訓以名教為本名教存乎治成
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捨愛居首成
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
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衷心遊塵
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
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為
衆采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
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

礼云執
者礼袂便

於運役

論語大憲
長短
方教言便於執作

聖制有以終

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
奔聲色遵梵行也剗除鬚髮去華覓

也。俯容爾質，不忘斷也。分衛掃衣，交身命也。言元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元諍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慙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无玄象之鑒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寧之笏飾，道昱禍宋之服，良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餘之役无恥，狎世則忠孝之礼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盖妖惑之儔矣。尔不自見其盲三也。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

婦人捕鳥時入穴為鼠人捕鼠時出穴為鳥，今之禁酒蓋然。白妻云：請有慈愛，勸耕稼，謂不毀敗實王段諱，謂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為之

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為之少食今釋
迦盧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
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
絰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
袵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
寒摠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
知其迷四也

內奔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
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辟諸禽獸樊
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襍下無位而
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
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
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
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
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
目前報應則形影无差業緣亦聲響
不異此其旨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
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
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綺素寄語後
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弃功夫浪歿
年壽也沒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
地又談織絰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

應道士專耕女寇勤織何為莫充糊
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賁
蒙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稱地玄
都鬼卒捨橫帔而偶耕既無絕粒之
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餽在其
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
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
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
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
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
也呼為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
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
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
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
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
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
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
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
豺狼之種无礼无義家生梟鏡之兒
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思九迴
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无憚三襲之
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
勢利於鴻毛入其阨隅忽除位於脫

履重其真也故能使僂夫不受其力
貧客不恡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
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
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
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食霞莫覩
療飢之信致有獐猿蜃蛤之論曹植
辯道
論云仙人者黨獐猿之屬為世人得道化為仙
人夫緋入海化為蛤蜊入海化為蜃當其徘徊
其翼裴然其羽猶自織也忽然自投坤化體變
乃更為蜃蜃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地屋之娛乎
牛哀病而為虎逮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

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
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蓋檢
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
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
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
知亦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
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
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窮
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
未聞人民彫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
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
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无不死之術
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

福不知形命以殘竟慕家安豈覺宗
裡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
赴長河且天皇聖聖荒佛而祚延後
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
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為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
情弃欲登聖之退本故云道高者尚
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
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
此謂无後非六弃欲為無後也子不
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
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
刑息於家則万刑息於國故知五戒
十善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脩而惡
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
化隆惡趣衰而灾害殛

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

脩羅威善龍无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則降霜
雷非時暴風疾雨五樂不登疾疫竟起人民飢
饉不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脩羅
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
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災眚盡登
人民安樂兵戎戢息疾疫不行猶屏薪去草
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績微而易顯
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

仙家之奧旨今反謂姪欲為妙訓妻
子為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毀仙而弃
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鏡
者惡其反噬尔則警夜代勞功劣於
犬馬逆鱗反舌豈深於梟鏡雄雉九
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
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
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
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羸政
刑淫而祚短

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

並行道脩政聖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大戎怒幽厲正不終罔祚八百秦滅

莫言詰在日非曰

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佛而運局談
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
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尔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為德本人倫所先莫大
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恩豈曰能酬
故生盡溫清之恭終脩墳陵之禮今
佛垂訓必令弃尔骸骨捐茲草野多
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
茲典禮考妣棺柩曾无封樹之心

彈曰觀夫

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顯周寔少之事政有嫌絨樵焚瓦掩覆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毀骨暴骸於野因取而藏之始行葬禮故士葬皆藏也欲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

爲門人欲學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
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蕪言俯同末世行
於葬禮蓋我狄屍靈翻盡離莊之妙且
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
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
已徇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
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箴忠孝无違指六

內箴曰導啞聵者必俯仰而指撫啓
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
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去非父母不
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
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
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
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
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
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
孝養无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
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在焉
至如灑血焚軀之誅寶塔仁祠之禮
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万
釋主三千

阿育王經云王無八万四千宮八千
閼宮中有哭聲王悔爲造八万四千

塔今此一宜且亦有在者釋釋竭溟海而求珠根桓曰天上造三千偷婆

淨康衢而從石蓋勞力也松松群生為已任等含氣於天屬屬拙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疑神寂照之場拍沮洳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

寶床而送終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經床一腳至闍維處示於後世一

切衆生報生養之恩

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奔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施普施飛

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玄螻蟻何親禽獸何踈生既以身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岳披蘿緝蕙鳥申熊經金竈罕成玉華難觀凝髓化骨空致斯談載鯢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肺喪骨天台生闌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罟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同聖之辜攀丹援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余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
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
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
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号所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无
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
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
莊之教胡法无以為異故不翻譯又
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
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
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矇覆世俗
惑亂物心然猷舊尚新流蕩之常弊
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
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拍七

內箴曰夫名无得 物蓋謂實宿豈

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

以首名質仲氏將山製名山高於丘

仲仁未引夫子首撝於耳荀德不逮

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

迦之号義我含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

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

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

号耳又言道家舊有正遍知道而

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

道義清通正實翻邪真由反偽今符

書呪詛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

真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
持日即停輝擬鬼千里血造黃神越章鎮鬼

又造素章守雌美下非名為上老子莫若
守雌又云

道性近水鉗口膝口安得稱道莊子云鰥鰥朱
之目鉗揚墨之口

猶春鳥轉喙或似於哥鳥无能哥之

實秋重蠹木或近於字亟闕解字之

真名實斯濫盖此之謂也又疑菩薩

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螟

皆有虫稱經言多是二足如來寂尊

然與蟄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

心之稱非為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

損南威之麗捧心毀疾未變西施之

妍當更為余陳其拍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為僧導首三

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

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謠黃書云開命門抱
真人嬰迴龍席載

三五十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
陽恩慈母自如王陰思陽父手摩挲号馬屎為

靈新呼口唾為玉液呼口齒為天鼓咽唾
為醴泉馬屎為靈

老鼠為玉璞
出上清經

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

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鼯鼠以醜懼潛

形雖隱實事同嗤妍異矣冥焉不知
余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
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搢紳此華
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
去茲冠冕皂服披緇弃我華風遠同
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
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
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
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
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
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脩善可謂貴
隣室之弊褻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
知其迷八也

內異方同制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无方聖賢乘機
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
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
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
功齊矣况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奢

纓以會道弃黷駭以脩真聖制不徒

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

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

玄周人謂死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子云楚人以山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

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

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溫席云衛世師論也吉頭

夷羅之仙大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外羅末伽闍夜

之道若提子新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

月而數神執四大以非因拍三業為

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与昧谷

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

鬼笑靈談安哥浩唱吞刀吐火駭仲

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淺慮

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

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

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

針刺眼深持惑漸高築疑城各抱一

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

流識體輪迴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

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

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疲重則

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裨以

剪身鎔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
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无二制
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
味綠膺絳纓集酒祿而共色冲和子
曰玳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
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采延華儻
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
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
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
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
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
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
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
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
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
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
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接佛家
終論改作道言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
三皇之典並改撰法華及元量壽等經而作
脩心則依坐禪而望感言成坐禪之名為思神之号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
法又弃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
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

之法冲和子尚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志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璇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礼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令勸拂藤蒲採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並僧曾无異說今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尚麒麟而子不能悟其旨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余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捐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无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來門浮屠經

老子所作

強曰浮屠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

也沙律年老駸白常教人為浮屠人有灾禍及无子者勸行浮屠齋戒令捨財贖愆臨親王久无太子其妃莫耶目紀浮屠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屠焉前漢哀帝時奉景使月氏國王今太子口

於景野以浮圖經教前漢平衍六十三年之後明
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帝傳經不大老說案晉世道
士王浮跋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派少
教胡王為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與蓋誣詞之極
也但謂窮去此方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
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
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始是報索宏後漢
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誣哉

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誥

其說甚多

按索宏漢記本无老子作佛之文
即曰朝廷傳識者多言可塞耳信

於拉度為焉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

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

自斃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

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投施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

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剝削之身

禁約妻房絕其悖逆之種

彈曰世以禁
約妻房而為

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會之坊至德清虛便是
周寧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慕李氏皆
須養兒但李耳之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
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号
魏晉已來師中生子陳梁之日靜內養兒喚婦
女為朱門呼丈夫為玉柱極欲猥濁出自道家
外假清虛內事濁所以謂重病加於毒
滋可耻之甚矣

藥宜令剝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

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夙慕道真

按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之道館以教
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會寺學陳齊魏之前唯
以籙盧成經本无天尊形像紫任子一論論及杜
氏幽求士道无所質蓋陰陽之精也陰陽居內
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滿日朝孔佛堂有
像道堂无像玉尊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无
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
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伯靜

為此無勞禿頂卒遵至訓詐假髡頭
可謂身元僣而樂者相據家無喪
禍而念居縲經昏轅之甚良可悲痛
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
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
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而僧澄道人
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竟為剪剃世不
能知其迷尤也

內老身非佛指九

內箴曰大厦為衆材所成群生非一
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
八万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
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
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
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无改
於百王雖孟劇談猶響美於千載豈
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
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
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一
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
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映夫真偽
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惡者存禾而
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

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

如云吳王屈節於康會

吳錄云吳主問僧會佛法何以異答

答曰為惡之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之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

亦佛法之

墨始延魏君之席

魏錄云拓拔

謂也

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駐僧還俗墨始以正旦杖

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自煮燔命斬之三刀而不

傷刑者白志意然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始於虎圍

虎圍眼伏頭齋乃試置天師圍側虎鳴吼欲噬燬

乃知師化清高黃老所

道林登晉主之床

秦世道安榮叅共輦趙邦澄上寵懋

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席另澄為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

殷勅王公

皆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

以也黃老之術由来不覓者費才以

捕勝損躬崔皓以邪誣喪體

魏書云崔皓殺

誣之勸拓拔燾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殺二人

姜斌以集詐

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

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

疵譴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

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

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

且賢佞相盪倖泄而賢章聖詐難分

詐窮而聖顯猶地床與靡蕪類質遠

方者辨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

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

虛而復盈有自来矣自漢明捕試邪

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
家入道呂焦弃偽從真曹馬傳燈而
不窮秦魏涌泉而无竭汝言始於澄
石不亦証哉自黃老風流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噴号閻人善詛善罵古名
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
縛牛糞塗身手相鞭打其法律也若
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揚枝
百來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
糞背負水漚出道士孫氏法儀責罰尤重同奴
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
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
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
明非黃領之先搆亦効他勝範竊我
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
玉之費頗為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
死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
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
也原夫四塵五蔭剖折形有六舟三
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
才智慧立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
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

誠子弟亦不能知其盲尤也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誅
毀之論閱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
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分流
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
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
生起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
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
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
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
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无上真書等
云无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極大
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
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
三界之外紫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
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
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灾所
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万五
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

圖云都者覩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
神明君寂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
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課談則道君是天
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
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
死無今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
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
復難矜但道家偽說无迹可觀習俗
生常為日已久衆邪競叙牙有不同
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
而判之案周礼自堯已前未有郡縣
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
州号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
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誥所明九州
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
猶應觸事无為何因戶屬鄉居尚凡
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
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
管學道士无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
經史見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尚世
符同保偽為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
末並如笑道論中妄出也通人曰庄

周玄察其始而无生也非徒無生而本
无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
死故曰有無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謂
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
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

君子曰陽氣黃精經去流丹九轉結
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
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
合二氣降精精化為神精神凝結上
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為神合
凝臨於命門要湏九過是為九丹上
化下凝以成於人不玄別有道神能
宰万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
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
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者神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是謂元氣
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
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玄隨之不見
其後此則叙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
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甚幽冥
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

於太無太無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
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
衆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
為一是主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
氣是氣象如陸簡寂咸矜顧歡孟智
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衆以成聖體
又云自然為通相之體三氣為別相
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為本考三氣之
內有色有心既為色心所成未免生
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
以氣為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
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
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
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
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故莊周云吹
呬呼吸吐故納新彭祖脩之以得壽
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
得道也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
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
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
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

極之辯道是智慧靈知之号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无義也

君子曰易軋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羲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万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万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堂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
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
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
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
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
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
研精以考真安沉思而察苦空无以
立匪石之信根夫若亡之疑蓋遠則
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
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
學究玄宗而益彰僧睿惠遠之歸信
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
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
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
信弥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
必矣

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昊
載均厚地掃氛侵清八表救塗炭寧

北民五教虧數九功惟序提萬古之
微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
寶以津梁茲夷群惡屏四部之穢莠
進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
崇高昊天同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
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无
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田
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
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
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
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
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无
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
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
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干家國若人
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
施禍亂无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无
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
籍喪師非范曾之无策石氏興虐豈
浮岳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
遵之而亢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
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訛
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

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尤此
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
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
霑法雨切瑳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滅昔嘗苟此言而不信今則
篤信而无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
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
令採賸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
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
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
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
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
第三破斷常之執見敷之以群言考
之以衆善上顯 聖朝之淨福下折
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
辭鄙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
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辟而深悟
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
之食儻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
饌盈案願瞻菲薄良足陋矣

辯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毀佛譽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丘僧土梟

七惑譏毀顯跋

八惑塗種事塗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辯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号无傳於周孔功德靡播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歟非中夏之師偏遠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屠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耀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貨泉可以无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詬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无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親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
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
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
入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
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
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觀疋夫之自
愛尚不反醫而遽卜况忠臣之愛君
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
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奉
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
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
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
案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歡冕
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
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
夫罔棄引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
勾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斂坊
墉小菴尚系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
行一獻之祀况夫三達無閼之智百
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之
匹万感盡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
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

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弈奪
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
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
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元棄物可
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
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譎誑
之說哉靜而思之幾不信矣至如立
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
王之所明言閑士之所篤信若興之
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節之者生善
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
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
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觀福報之
無量金口信實說各因之不朽凡百
士民皆非目見終未能信其必尔亦
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
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真崇之福資
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无
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
其親非孝子也豈欲苟遂媚嫉之禍心
不弭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
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
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

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
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
省過而責躬則臨食而忘飯子若博
孝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
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
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
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

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
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
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
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臣既有之師亦宜今何必取其同俗
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
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迩
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
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龔
躋而不周廣其恕已接物孰與佛之
弘乎其觀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
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
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
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實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取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詎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元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珎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飲梁糗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糗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万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无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无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言漆園内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訕

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
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
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
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
聞而倣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
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
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
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
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
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
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量澄羅什之
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
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
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
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屢屢而斷淫祀
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
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
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
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
並棄教而歸依皆潛心以崇信豈容

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
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
才碩學世号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
全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
揆傅今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
為毀佛謗法而其先之反乎吳尚書
令闡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
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
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
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愚謂闡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
几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
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
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
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
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
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
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
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
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
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
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
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

同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居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閩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提既無緣以爲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居之數雷同梟鎬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閔居父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居犯俗刑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頹囂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今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真斯以降何

代無之豈得怒蹠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弼法不可以人而賊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私梯稗以植嘉苗肅蕝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言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梟鏹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正衆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元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頰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

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
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
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
矣剔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
命論者莫之各求道不愛其毛何獨
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
敦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
父深求福利黷髮之毀何足顧哉且
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
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
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
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
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
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
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
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
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
雖易服改貌建臣子之常儀而信道
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
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
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
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淫而生是以便

事塗反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塗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庙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庙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同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

傳又云帝王无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引禁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与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引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昇浞癸辛之各惣十惡以防禁向使華引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吕无

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
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
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
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无
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无
之為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
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
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
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
法之後夏桀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
時寧無篡逆殺賊斯究作士命於畢
繇穢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
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
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
之乱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
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
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
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
傷和而長乱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
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
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

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
自佚忽於所未究覩其所先述背正
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
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實豁然神悟
而理據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
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
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
小人謂善无益而不為謂惡无傷而
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
无益无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
之也伯夷餒矣啓期貧矣顏回歿矣
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
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歿世仁而
不壽富而未仁書契已降不可勝紀
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
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善行而不
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
曰夫殃福盖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
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
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
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

度於天而難詳歿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无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辯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紃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焉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无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辯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无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饌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因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功而兼咎或福微而

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
故其報也有先誅而後笑有既得而
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
有操潔而年仄有行鄙而財溢有同
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
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辟如畫工布丹
青之彩鎔像應妍蚩之質命招六印
達季子之遊談業引万金果朱公之
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
達禮樂而固窮无宿福之資也讀論
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
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勤可記而
祿不及於介推或各隙當誅而爵先
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遺
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
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
任大宰衡无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
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
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呂受
監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
一業孤脩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
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
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

未辯其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
以福盡而屯及若云敗伍骨者宰詔
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
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
咎矣若云業靡好爵不念同昇之恩
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此為知因
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其
旨兩遣其累進德脩業豈有闕乎春
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
乃藉今緣而起發受膏澤而氣蒸不
壅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无因之士
也因緣之言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
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各累
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
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
有可轉及於無轉為德為咎唯穰可轉
之業若賢若愚无移必定之命夫大
善積而灾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
然信而不貳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
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消流蕭斧之
伐朝菌但疾履膏肓良藥有所不救
火炎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鄧林之木
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

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
大咎鑿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
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
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
厄則四果遇兇人之害劉琨小賢致
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
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殛
長蛇於路隔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
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己而利民
有德而无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
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
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
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
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
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
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
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云
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
曾不憾戚畹之蔽仲由仕季元志伯

察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貴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尅己戒人以勗軋軋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无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奸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无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砮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杲湏數終而乃謝辟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蒺藜為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歲

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
福天道无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
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
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
生言同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
无辭以通之矣亦為善之利謂爵賞
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
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
无耻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
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
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
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蹠
凶暴而无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
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
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
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
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慶而
加之福贈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
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
云禍福由其祖祢殃慶延於子孫考
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斟之
嗣絕滅於晉朝慶父酈牙之後繁昌
於魯國豈祖祢之田乎可惑者四也若

云觀善察惡時有譖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闕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去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无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崐崙淺深之不類也疋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无所慙懼
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
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
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取果
之談天堂地獄之說无異相如述上
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
愚蒙假稱珍恠有其語焉无其實矣
至如舟疾顏歿以攝養之乖宜彭壽
舁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若莫英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
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
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莠亘七澤而
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
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
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
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頭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
之奮鋤值輶輪之揮斧此則草木歿
命者也若篠蕩比質於松栢蕙若同
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
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

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
以正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
乃異臭殊味千品万形壤之所殖胡
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
尤而速斃何切而久生何各而枯槁
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脩而播
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万
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
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
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駭者

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
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
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闢
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
之說云尔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
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旣喻非
而博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
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若夫如夢
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尔揔万
象而俱苞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
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
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
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

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脩勤脩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拍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

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
欲无異策駟馬而泝流棹方舟以登
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
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在
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断見之論空与
无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
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
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
臨碧池而俯映衆象榮而在目可見
而无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
喪質水遇寒而冰壯冰涉温而堅失
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
地与我皆虛我与万物為一菩提得
謂為有何况群生与衆術故察於物
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
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无說
賓客盈堂而无人豔色絕世而无美
瓊寶溢目而无珍善惡殊途而不二
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
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无事
有而无妙實義空而匪太虛无入非
關戶之聞无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
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无動非

山岳之氣无別非雷同之說無真非
魚目之寶无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
財而莫異色与幻色而何殊猗頓等
原憲之產宋里足平城之妹道智了
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与業
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
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為虛非同揚
雄之假轡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
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
夜光結綵之寶南威毛嫱之色人皆見
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睡
毗薑介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
其相而興憤其能比於空而不憾獨
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
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
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
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
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万物之本
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
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乱其心四魔
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
而過索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
捨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觀如一馬故

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老如者得其理

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

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

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

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

病因藥除犀角鴉毛等類泡沫而飲

鴉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醱醪並非真

有而漿不乱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

皆如礪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

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

惡致善惡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

道惡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

矣无妨因緣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

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

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元是非之

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

子尚耆蚩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

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

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天爵惟十力

世雄無上慈父言无不實慈光不普

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德無不同過無

不去善无不勸惡无不沮有塗不欣

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

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沉溺啓四生之聾瞽譬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去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者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未銷而寂滅万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彘道邁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擣杵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疼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无裘禦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廢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憂壽孝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

於善惡而不脩於福因乎觀万姓之
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
餘或正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无
恙或服重繭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
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
或雖治而不立或无術而體康或善
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
之內也腑臟奚殊皆含血而苞寔並
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充
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
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
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
促者无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
乎亦有殒命胞胎受疾嬰孩恚怒未
竟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
於悲哀壽何可以而殒疾何從而來則
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
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
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
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
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
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
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祟鵠鵠除疴河東郭璞譙郡華他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鵠鵠華他不能使其親不死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切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安苦隨遭不泰妍蚩申瘡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計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介介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騫焉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

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
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
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
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
若翳目覩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
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
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
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
蒙然而類牛毛終卓尔而同麟角此
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
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
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
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乘
論乃有執空門以及教論大乘而謗
小佛不問衆生衆生自不了辟闇室
之无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
誼誼竟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
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
水无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
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无以為
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无以勸
衆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恣漸頓
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失法門之多

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為用
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
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
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闕能達變
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
於其中立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
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脩戒之者
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
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冒臆而為斷
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
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
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
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
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猷
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
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
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藉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号况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為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外沉俗則入有而沉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外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振虐而

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祥瑞又述頌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

晉宗炳明佛論

大唐廣弘明集佛德篇總目 卷十五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晉沙門釋慧遠佛影銘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 并勅答

晉代已來佛像感應相

梁高祖出育王舍利記

梁晉安菩提樹頌 并表

梁簡文唱導佛德文 十首

梁簡文謝佛事啓 十首

梁沈約佛刹塔像諸銘 十首

梁王僧孺唱導佛文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記

并瑞應表謝

廣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晉沙門支道林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法銘讚

宋侍中謝靈運

佛記序

梁沈約

佛像瑞集

唐終南山釋氏

出育王舍利記

梁高祖武皇帝

菩提樹頌

梁晉安王蕭綱

梁唱導文

蕭綱在蕃作

歸佛發願誓文

梁王僧孺

釋迦文佛像讚

并序

晉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
号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
族厥姓裘曇焉仰靈由月以至承藉乃
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白淨之
浩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
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靡湏為足故常
夕陽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翻
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
三鑒疾苦風人勵辭以激興乃甘心
受而莫逆訖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
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
諸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禡龍草之

威飾賀窮巖之徒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今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庄居摧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筭并以質心併運四筭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豁万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曜嗣六佛而微傳俾准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金色艷紫金運動凌虛悠往儵忽八音流芳逸預揚采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大和擬而稱劬負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祥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中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青藍還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捷屬八億以語極罩墳素以興典擬道行之三無

絡繹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
暉昇于暘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
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羲
風神竒卓絕於皇軒蔚采冲漠於周
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
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
涅槃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
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
常以駭竒固以存亡而充之至於靈
覺之性三果殫悴豁若川傾頽如乳
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
遺六度與崩岑俱禿三乘與絕軸解
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
悸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譽故不
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
兼忘雖靈几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
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
事絕於千載祇迥既已漂落玉樹卒
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
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衆榆
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歛遂援筆
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遽虛

三傳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教作
化融竺軋交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
世王領宗中玄堂堂洪摸揭秀負靈
峻誕崐岳量裒太清大象罕窺乃負
其明玄音布扣文以八聲煌煌慧炬
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
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晞春
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
龍伸鼓儻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
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
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瓌奇恬以易簡
藏諸韞匱寔之令善令善善因乃讚
乃演致存言往豈伊弘闡日月貞朗
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暖來已晞至人
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
遺風六合佇芳赤畿象罔不存誰與
悟機鑄心垂翰庶覲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

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摸神道詭世
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
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
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遊大

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申諸奇麗
佛經紀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迥遼迥
邈路踰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壇
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
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
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
蓮花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
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正
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沉天逸於淵
藪逝寓群獸而率真閭闔無扇於瓊
林玉響自啗於簫管冥霄霄華以闔
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
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霈清覺父喻子而貴
言真人冥宗而廢觀五度憑虛以入
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
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
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調
誦阿弥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
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
道矣遁生末蹤忝廁殘跡馳心神國
非所敢望乃因正人圖立神表仰瞻
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

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蕪
宗師參定軌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泯
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遲迂彼
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操六慧研微
空有同狀玄門洞闔詠哥濟濟精
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說藏往摹
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
化營域雲構戔戔紫館辰峙華宇星
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豔
蔚晨霞神堤迴承九源曾深浪無筌
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
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敦洽蘭蕙助
聲化隨雲濃俗與風清歲藥霄散靈
飈掃英瓊林喈響八音文成玳瑁沉
采芙蓉晞陽流澄其潔藥播其香潛
爽冥華載揚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
芳類諸風化妙蕪于長萬軌一變同
規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
覺今則夢遊方忽況乘神浪高步維

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
興清邁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
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
廢釋迦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錄載
靈篇乘軋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
振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
跏趺芳蓮窈朗高懷興八音暢自然
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磐紆七七
紀應運莅中璫挺此四八姿映蔚花
林園疊疊玄輪奏三摠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
可流浪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恬我
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
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豐
疊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
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振綱發
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
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花請無著陵

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
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切神期發筌
悟豁今自靈通

不二入菩薩讚

法作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
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
所情疊疊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麗二
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首閑菩薩讚

首閑齊吾我造理因兩虛虛兩似得
妙同象反入宸何以絕塵迹忘一歸
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响菩薩讚

有受生四洲况世路永未若觀無
得德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
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駢不响
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
空響朗生應軌託蔭遊重冥冥亡景
迹隕三果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為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引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為兩儀蘊迹為流溺梁英姿秀軀坐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痼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嶠凌風振奇芳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影今在西鄒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過以之希心則開徹靡期於是發憤忘寢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

其心余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无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其所感禁於其所緣宴懷自得辭日月麗天光影弥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同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歸歸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啻終而會其成理玄於万化之表數絕乎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真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閒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逮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飡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

山值剎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
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
問乃多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
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
徹其誠應深其位將援同契發其真
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處暗逾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跡絕而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
弊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中
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
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
之有會切弗由曩其二旋踵忘劬同慮
同識三光掩暉万象一色庭宇幽藹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挹之以力惠風
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
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采虛凝
殆映霄霧迹以像告理深其趣奇興
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
交而未曙訪躋鏡神儀依佈若真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介

所脩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激情靈沿
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
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
此臺擬像奉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
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
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
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
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
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
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
賢之重軌故脩時人於影集大通之
會誠悲現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
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讚序

因釋和上立丈六像作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
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
宙光宅大千万流澄源圓映元主覺
已虛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
物而衆邪革心踏神步以感時而群
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
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

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
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妙門發
明淵極罔兩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
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
每希想光畧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
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
悼悲憤靡寄乃遠契百念慎苟慕之
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
理雖殊階塗有漸精麋誠異悟亦有
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
神摸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
於來業存近者邁重劫之厚緣乃道
福兼弘真迹可踐三原反流九神同
測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高趣迹嚮和
應者如林鑄均有虛室之供而進助者
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弥劫之勤操
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
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
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
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
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邁群挺萃超然

先悟惠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
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
靈儀依依神步湛湛造物玄運冥馳
偉哉釋迦而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
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
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
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
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
幽暖千祀弥靈忍媚哲宗寤言徑誠
絕塵孤拙祝想太冥

文殊像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
言而有斯目非厥号所先也原夫稱
謂之生盖至道與其貌何者虛引之
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庶
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玄濡首
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
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邇矣豈言象
之所極難竿之刼功高積塵悠悠遐
曠焉可為言請略叙其統若人之始
出也要自帝冑尊号法王無上之心

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壹
遇正覺而靈珠內映玄景未移遂超
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冲壤條翼
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惠風俱扇
三達之明與日月並耀具體而微固
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
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為影跡
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弥綸宇宙倏
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
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于香林因
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
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
言道暎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
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
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霄以迴蔭
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
欲搖蕩群生之性宅至宗而至開宏
基於一蕢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
悅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
於大方之寂矣自世尊泥日幾將千
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
懷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
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

思自盡度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
是數減百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号
曰阿育仰規逸軌擬而像焉雖真宰
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
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革
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為
接類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
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引是以託想之
賢極誠攸寄思細將絕之緒引豪心
以標位乃遠摸元匠像夫所像感來
自衷不覺欣然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
履峯神以道王躋以冲通浪化遊方
乃軌高蹤流光掩映爰暨茲邦思對
剡匠靖壹惟恭虛襟絕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 并序 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
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脩
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
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弥深法顯道
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竒幽
巖嵒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
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

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敬北
枕峻嶺南映虛澗摹擬遺量寄託青
采豈唯象形也薦故亦傳心者極矣
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制銘以充
刊刻古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庸學所能宣
述事經徂謝永眷同已輒罄竭劣薄
以諾心許微猷秘奧万不寫一庶推
誠心頗感群物飛鴉有革音之期闡
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
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
言情百其慨

群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
屢遷劇哉五陰倦矣四緣遍使輪轉
苦根迭遭迭遭未已輪轉在已四緣
雲薄五陰火起塵塵正覺是拯是理
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
沉波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
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
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
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匪空
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墜井借空

傳翠激光發回金好冥漠白毫幽暖
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
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樂敬留遺蹤
疏鑿峻峯周流步擱窈窕房攏激波
映墀引月入窓雲往拂山風來過松
地勢既美像形亦薦采淡浮色詳視
沉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嗟爾
懷道慎勿中楊弱喪之推闡提之役
反路今覩發蒙茲覲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敢銘靈宇敬告振錫

佛讚

范光祿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
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拯物
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
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遙遙安如
願言來期免茲淪滑

范特進書

卿常何如歷觀高士類多有情吾亦
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
幽閑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
有不馳處也見燉公阡陌如卿問拙
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

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
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
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
已於此絕筆范泰敬謂

祇洹塔內讚因熾公相示可少留意
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特進書送佛讚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
疥此春更甚憂慮古人有情信如來
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間幽阻音
塵闕絕忽見諸讚歡慰良多可謂俗
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
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
惠連後進文悟裴宗之美亦有一首
并以遠呈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
極六梁微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
題在所住山南南搭臨澗北戶背巖
以此息心當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帟
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
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特進祇洹像讚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
願言所屬輒摠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人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
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
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
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未至矣
在外皆去

緣覽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摧可
得寶誘以涅槃救余生老肇允三車
翻乘一道

無量壽頌

和從弟惠連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
八和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
清英類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辟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
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
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焰

性內相表狀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

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
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筈不結
校數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
能律莫駟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
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
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明
前好惡迭万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
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
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
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為變動
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
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條燦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
後誰復覈遲速慎勿留空念橫使神
理惡廢已道易享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沈約奉詔高祖勅撰并勅啓序合三音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作序
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
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
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
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
得為厝筆以不故指勅闡等結序未
體又似小異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
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啓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万品既非記諫所窮物物
衆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
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
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
理開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
固亦十地同窺邈乎悠冥有之而莫
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
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
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
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

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魯
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東何言之稱
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益由万惑
相扇時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
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
為已法吼振於無外甘露炳煥於
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
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
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
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
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
无邊而咫尺緣之所垂面法城而不
覩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万方通翦業
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
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
住之奧遠二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
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寔為
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
徃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衆差牙
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

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
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
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
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
事多宜加摠緝共成區畧至於經像
舊錄境剝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
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
心非為已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達
詭示難以臆辯靈恠個儻言語斯絕
晉登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
捷施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
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
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時響
偏富延澤以西光景歲薤多見天山
之表有志音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
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
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
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聖塗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
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
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
尺捶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
以至聖懇勸每存級引垂文見意貽

庶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
号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
輪傷昏惑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
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揔一志殘業
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
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
洗馬到漑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
搜採注說條別派分各以類附日少
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
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二
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
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
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
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
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
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
莫辨伊人瞶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
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
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違於
歧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國內近對小識
且局南洲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
神蹤遺跡聞在妣初前漢已來相從

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
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塔
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
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歷 并佛像經法神瑞通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
太康二年沙門慧遠感從地出高一
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
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
木塔籠之八王曰舉巡州里今見神
瑞光聲聖僧偕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塢
迄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
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
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
泉十餘所僅三尺涌而無聲永微中有
昆侖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
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
不及

冀州 舊魏州者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

王舍利寺近為尼住寺有古塔編石
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
面通行徒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勅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拍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誡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瑩玉今見存益州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閬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慧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咸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埽塔三層并剎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汙者被打號叫驚人或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
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
三寸以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
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
今廢惟有遺基上以含覆四廊牆匝
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育王寺其形像
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
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
時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厓住為
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
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東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
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
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
王名為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
洲万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
造八万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
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
所獲皓初薨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
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間因令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
興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
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
名惟衛二名迦葉

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
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乃金
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
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
明及梁滅迎上荊州至今見在歷代
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荊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
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
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
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荆
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跣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跣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摸寫殷矣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万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自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万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蹋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戾先欲除毀今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

加五百人方倒振地皆喜落馬尋卒
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
像三周甲午當滅勘以長曆大略符
焉其鑄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
中沙門劉薩河行至番禾東北瑤御
谷而礼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若相不
具國乱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
風雨震山像出長三丈許惟無其首
登即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
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
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
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
西征過之改為感通寺今圖寫多依
量莫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
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
僧從外國將來遇乱安廬山像頂上
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徃求得之
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入
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徃徃不
同見佛見神山林幢盖者前後異等
貞觀七年勅迎入內

坊州玉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
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
旦往尋之有卧石狀如像便斲掘四
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文谷
中有趺乃共村人抬舉忽然下流逕
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
嗣曆改元大象勅其處為大像寺因
開佛法隋初改為顯濟寺

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脩飾在宮
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
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
是周朝古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
相以涕出為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
沾汗于懷金薄剝起雖後脩飾望還
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塗
汗曾懷方可尺許

太宗升遐方驗先兆至六月內涕又
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漢水汎溢入
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
立中安像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
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

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
滂沱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列
空中布焰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
一切上騰煙火相映欻然東逝傾國
上望絕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礎在焉
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
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
寧寺塔天震東海其事略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
臣陶侃建旗南海有渙人見海濱有
光白侶令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趣舩
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
寒溪寺後還荊州迎像上舩舩即沒
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
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
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
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
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
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

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
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
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跡長三尺
相去五百餘里初不知其來有人尋
山見恠通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刻
史以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
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
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文六
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
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
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今在白馬
寺鳥雀所不侵凌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
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
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見鹿群常居
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
丈四五乃移出在川中家內其相大
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佛時
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
猶未出

涼州山現亦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
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

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資將出而不
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
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
一塊上有二鳥形銘云擬鑄四面佛
因鑄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隋後主聞
有瑞迹遣工冶鑄攸之鑄卒不成終
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
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
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
四魔常擾六賊恒凌覺而且怖
超方有曰不尔沉淪還同無始
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
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
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鐘聲
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
道俗斯途衆矣偕於感通記中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又牙
像結梁高祖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
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髮
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閭浮一天下一
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
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量法喜食詔

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各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去乎與然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等設無尋會者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體刻畫明淨巧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巧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胤之銜僭縲紲束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

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茲寬
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
昧爽以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
法身還臺供養

上菩提樹頌啓

梁晉安王綱

臣綱言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
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對葵細素猶
傾朝景燭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
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
道跨軒媯正覺正真功符圖極常住
為樂法喜為甘慈雨被於無垠眷化
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
海外安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
為不住實愍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
域製茲道樹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
因頂礼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
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
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
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沉鬱
不足以光揚威德駘騁一隅願慙
言伏紙慙震謹啓
手勅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招採致
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

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
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
越勅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
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遠業
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
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餓宅之
旣焚傷欲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
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盡篋之非真
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
啓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跡三寶現世
一道知歸大接群蒼救茲未度法雲
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
之光同虛空於無限物因難量化緣
將息林開白日樹映青枝悲哉六識
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
體軋元之歡德含天地之純誠照玉
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夏夏軍漢
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
亭毒緯樂經礼偃武修文秋荼不設
廢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
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

知慙少陽懋善於元貞蕃臣變味於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万方共貫穿肯鏤臆之西短身長辟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臧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尔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滴露月華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老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駟黎氓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刀銷鋒紅粒盈箱青鳧委貫上照天下涌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生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叩妙法涅槃寶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群迷於未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天人儼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

十千瓔珞懸空下墜金龍室莊嚴國界
殊特制衣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
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
焉歸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
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
雕金鏤碧綠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
飛蓋四布垂陰五面蓋物名高滿月
思踰普覆竝艷千光之樹連英五色
之花鮮日垂采玉帶生烟微風徐動
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
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
四鉢之狀散湯祥草連翩青雀伏吐
電之魔却擔山之鬼竒姿瓌質不可
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
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惠不窮
懸諸日月巍巍永樂万万斯年敢作
頌曰

綿史載觀靈箱眇鏡寶冊歲莖帝圖
掩映鳥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惠
五弦作詠蒸哉至矣大梁啓聖功覆
衆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
無思不服有意斯威一乘運出五眼
清淨稟識康歌昆玉得性舜厨靈扇

堯庭神英豈如道樹覆潤弘決靡密
垂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花乍開千葉
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
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
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
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
穆穆明后万壽如天

唱導文

梁簡文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万善力微難
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謹
埒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
歸苦海易沉慈波空蕩渴愛与生死
共門無明与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經
茲四苦人思勑力昭彼三明是以如
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
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万
古改世季於百王霞載蒼生慈育黎
首天涯海外奉義食風抱素吹膺含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
各克已丹誠澄心懃到奉為至尊敬
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旃
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
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与天地比隆

慈明為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
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
方擊壤之謠遍聞天下歆由心起五
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遍
到故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燈曠照
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
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為
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
方無量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
璧外和玉振雲淳金聲海鏡日朝顏
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之德實著監
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食仁瘼和內
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
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
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為貴
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
來賢劫千現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
万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覺
以炳照因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宮
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岷瓊
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
克固盤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
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

連事宜各運心奉為臨川安城建安
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
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
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
迦碎身奉願鏡凝深情岳峙洪福克隆
帝社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
界異術五道分運天人植業各歸一
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
乖正力五濁煩心弥多惱累雖復聰
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
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為天
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辟摩
醯三日盡為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
若究竟涅槃法花會一之文淨名不
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
正本卧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剎廣
泛波若之舟淨居深沉駕牛車之美
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
前經弘慈尚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
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
無邊劇惱扇八苦於脩途有縛纏情
繞六趣於危道金瑣玉牀猶念解脫
彫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飄熱風

滄浪冰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
碎骨銅柱焦腸傍出刀峯橫抽劒鏑
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万
劫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向
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
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况復三相
併感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為可畏
衆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
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為六道
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到一心遍礼
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礼救世觀音獻
盖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
名二土螺髻珠頸善宿弥勒文殊金
剛藏解脫月棄蔭盖常舉手十大弟
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
域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繫一同
寬蕩人協覆地俗化匪蟻類服鵠之
不死同被劒之無傷舍生不縷轉死
自温滑槁日飽翳耒無餓打塞三途
墳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
發十善之心牛傍塔五戒之業如魚
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
八運五體歸命三尊

禮佛發願文

十餘首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
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
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幾前
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
道軒立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
示現閻浮之境大摧住地俯應娑婆
之域故欲洗拔万有度脫群生濯淨
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
之仁遇緣而成極苦言軟語之德有
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
相向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為四游並運玄
風雨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
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
屬於此時虎豹尾而不驚虺蛇蹶而
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
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玄鶴丹鳳
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
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草音入侍
藁街迎拜渭水尚天地而長久等金
石而愈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
聖皇愈溫愈辟不言而化行無為而

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
宗包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况復靜
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
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
郤札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
載侔於磅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
問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
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同德廣秉珪襲衮之
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曦俱
宏西嶠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
銜信秉電之不留驗盡水之隨合唯
宜照之智炬濯以寶瀾增此眷根成
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
殿下札云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
問令望道均於旦與德貫右戚義藹
周親作鉉則尚二曜相終臨岳則尚
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辟松筠之
貞悅

觀夫天枝峻密帝業英芳莫不玉振

蘭搖金鏘挂綈觀寸文而驗錦觀一

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殿辭富雲臺

按按慶豐
趙趙灼灼

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

敬禮云云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而清風並翳英
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社長享元吉
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先物右
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
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屋德感樹闡必以前籍勝
因宿稟嘉數况重霑法雨更披慧日
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
欲棄彫璣徹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
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
禮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辰振
采鸞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
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開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脩
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
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
記翦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

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為諸公主歸命訖
禮云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弥長慧根四攝四
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威
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
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
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
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
苦食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
意思乃八疵之主眾等相與彼我齊
到懺悔業經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
為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贊聞惡隨
喜焚林涸澤走犬揚塵為窮鄭衛之響
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倏忽成非侮
慢形像凌踐塔寺不訪方等毀離和
合自定權衡棄他計用愧心負理昧
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
任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眾罪所
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訖禮云云
願現前眾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
三障業明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
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氏 同前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无
无著所以无故有取之惑興條成万
累無著之念起一起九劫是知道之
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
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
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綿蒙其莫辨
導此愚根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
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
長驚惑水迴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
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
生滅是用抱此經蓋淪迴生死恣其
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
義而濫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
共日並時人外我墜唯言報施寂寥
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
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
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鄰交
謝瞬息不留東扶我吐西崎已仄僻
閼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偽城易
施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真俗俱
辯豈能寫誠迴向刻意脩習不退不
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

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恒早
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
地若真金之愈鑒美王之載琢是用
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
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閃捷盛來
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花覆地
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桴遙奔
非直騰魚仰焉仰願四部至誠五體
歸命東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
福莊嚴万祉周集愕夢無干其慮甘
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
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觀有羅穀
之疑三乘稱見懷兜羊之惑自非鑒
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
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貼危道包碧
海聲高赤縣普堯曜唯在即世舜黑
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
湯身立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
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兀兀於畏塗運
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
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

濯臣民弊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
生成降慈悲慈蒙平等奉為皇帝陛
下儲君太子敬礼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萬七政相齊皇
基萬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礼洽
玉燭道正氣氤無爽條風祥雨膏潤
相属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泊北臨
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惠雲唯繩可結
在冠已畫康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
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為貞明而並
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
誦道越漢在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
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
匿曜寶城不闕慧扉方掩而聖后駕
法輪於長路掉寶舟於遥壑道決人
祇福隆桃墀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
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礼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假然如在騰神淨國
總駕天宮託化金葉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
則法身咫尺步衆等相而增到為諸王
兄弟妃主戚属歸命敬礼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威於諸姬磐石過

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閭平論道則
百辟依風作翰則群黎仰化耶闡至
教紹隆李象弟內少長並膺此多福
若百華之春麗辟万寶之秋成信解
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
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
鑽質同珉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
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
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茹
礼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
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
化洞九幽震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
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
刀林輟刃劍樹摧鋒迷城開道直指
四衢閭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
同登種覺

初夜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鶻塵
轉莫之比明暗遞來薪火不能辟逝
水非駛千月難保慕重習苦桂蠹喜

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麴義
非他亡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形骸
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
勢位相高爭嬌華於一旦車徒自盛
競馳騫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
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
促柱極洊漂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
曼而無已謂濛泉若木出沒曾不閑
人蹲烏顧鬼外落常自在彼殊不知
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
屠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
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
因習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輟裂
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
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長瀉
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
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
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
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
夜稱為八閔以八正篇為法閱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
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礼云云

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向南岳而相
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万累烟
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強魔莫能
燒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
稟儀天之氣永固繕衛之道得六神
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
則神靜志恬譬月珠星合華相照輕
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鍾浮響光豎吐
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
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
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煥發青
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
之斯在大拓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
侶清梵舍吐一唱三歎密義抑揚連
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
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
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
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隸亭之華重
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
五體歸命敬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
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聲與八風

而共遠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食
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桓
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
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啓 古首 梁簡文

寺刹像等銘 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謹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
七區皆蒞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繖
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
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
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
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
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
赤書賤前史之為瑞珎芝景玉嗤往
代之為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
昭景寶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
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
天人頂戴遐迩歸心伏聞阿育王寺
方須莊嚴施巨万金檀豐十歲寶陳
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廈方構
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
錢一百万雖誠等散花心符不盡而

微均滯瀝陋甚隣空輕以塵聞伏啓
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願是奉宣勅旨以金銅
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者使供養
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
德圓万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祛塵
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脩飾欄宇齋
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昌四
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
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同昂奉宣 勅旨曲賚
恩參臣即尔到建之寺奉候法身金
山戾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
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 勅旨
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
拜謹奉秋色昭澄預表光瑞臣以身
心得無障惱明陪卮寶函謹鞠躬恭
到但不生羽翼无假神通身昇淨土
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昇躡

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
願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勅賁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聰奉宣 勅旨垂

賁銅一万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
盤是稱杻陽之珍寶亦昆吾之瑤燥
濕无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
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鳥銜
帶飾茲高表函谷取其詠哥臨淄惡
其祥應陽燄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
盤足攝天酒舜林本闕心辨又慙徒
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
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暉奉宣 勅旨曲

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
謹奉臣粗蒙恩境等聞恭到遂以勞
屢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為喻微心
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
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剎啓

臣諱啓伏見 勅旨使監作舍人王雲
明材官將軍沈徽猷吳景等監看善

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意曲降神力命斯
執事脩茲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
水精特建非登龍海大龜持泥未足
為盛驚路鳥引繩方斯取劣仰瞻慈
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
任銘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并答

臣諱言即日與駕幸善覺寺威神所
被金表建立鏤泰清而特起接庫樓
而上征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為佛
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臣百恒品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
多切裁欲運力即便堅立幽顯欣仰
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
為恨可越勅

謝勅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 詔奉宣 勅旨以臣明

法會岳資錢二十万白檀薰陸棧香
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
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
金蕪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繞班親
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

度長出四流假辭敬相尚慙難述借
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
以聞謹啓

謝勅賁栢斜柱并銅千斤啓

臣譚啓傳詔呂文強奉宣 勅旨賁
臣栢斜柱一口銅一万斤供起天中
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
方興寶塔夏著神鼎晉惡相風使福
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
善樂受遍心思光勳色銘荷之誠无
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謹啓

千佛願文

梁簡文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
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鑄有照斯感滌
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
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頂入
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
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
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
樹未啓心燈而善生一念敬造千佛
雖復無上無為極相難辯非空非有
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展
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為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
罷應業逐惱飄愛隨情織徒愍衣珠
抱名珍而弗悟眇歎荼金惑空言而
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
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
愴恨於遺騷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
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為六道四生造
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
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盡水還無
之報甍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
奉並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
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
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
蓮而獨慨覩万字而無由儻能薄離
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
則素疊之功非唯昔世散花之報方
驗來緣語善無吝在言多惡謹白

與僧正教

梁簡文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
脩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
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玉鏤漆
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美

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
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
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
則暫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
至素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
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
可謂心與事背良是情非增上意多
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
頭白繖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
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
思正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光猶
稱出匣况復取大圓慈无上善聚聞
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惕此雕香蘊
斯木檠絨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
閣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
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不開非仲舒
之曲學紅辭長掩似邠卿之避讎且
廣廈雲垂崇梵鳥跂若施之玉座飾
以金鈿必不塵靄輪姿翳點月面瑤
瑤密窓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
使飛鷺不過兼得度劫之理必崇接
足之心弥重可即宣勒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梁簡文

經白闕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
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
辯珎鹿苑理愜驚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
夜炳亦乃意業晨飛思理弘明奉長
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
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
為秋實經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
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
退休傍省携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
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乘
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
懸河無由承稟空元所有不瑩情靈
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以來義
言益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食既慙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焉叛終慙冰壘是
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
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
勗納言不宣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梁簡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花異色結綵
成春道體何如恒清耳也對玩清虛

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
之樂弟子俗務紛糺勞勸特深睠然
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屏
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
三歲相思弘利益理當无爽指遣此
信無述寸衿經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
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
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无時不積久
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
為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
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
頂聞之善諾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
復無極昔在茲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
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花水今假
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
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
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異於
此時得一觀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或
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
寸心此事此期必真非爽指遣承問
佇有還書經白和南

荅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
可浴弟部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異
州為政暫止褰櫓之務唐景薦大言
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
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
西山白鹿懼不能瘠子豫赤丸尚憂
未振高卧六安母思扁鵲之問靜然
四屋念絕脩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
獨思吳客之辯屈以皇上慈被率土
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
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
逮迹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万獨
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濮有閨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
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訪
祖前遺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
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遺疾尋別有信此無所申

寺刹佛塔諸銘頌

梁沈約

南齊僕射王奐枳園寺刹下石記一首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
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琅耶王劭玄悟
獨曉信解判微於承祖文獻公清廟

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
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寶刹未
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太守王
奐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
隱內弘食不過中者十一載雖翼務
朝端而事隣泰園日者作翰湘州樹
麾豎服位與年并秩隨歲厚顧惟恩
隆主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
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彼民
和上宜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
短効且義止今生報塞來果非所以
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
傳衡臯辟簪派渚誓於舊寺光樹五
層捐剖蕃俸十遺其一凡厥所収三
十有六万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
蓋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
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巖於玄壤
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警室
万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弥靈筭
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挹天和於
少極蕃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
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
愷樂物不天性嘉穀年登餘粮栖畝

夷荒由附邊城解拆家備十善人懷
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
折劍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
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壤
式昭厥心

齊晉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鑑範不能傳業動因
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采炤
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
帝濯衿慧水凝神淨域默世瑤陛遷
靈寶地晉陵王諱泣明臺之不臨慟
高山之方遠慕并王意憤殷雙樹永
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裁
金寫好資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月日
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
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梅香俾穀林之
思永旌於万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
云尔

弥陀佛銘

法身无像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
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
非歲非齡物愛彫綵人榮寶飾事儉
慈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

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既麗
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娘
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華青房眷言
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
幽誠曷寄刊靈表迹騁騁尊儀面
金寫石隨施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
樹因風發響願遊彼國晨翹慕想七
珍非美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
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軋幽
顯成袂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
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
瑞地不涇祥十住騁騁於林御應真
盥鑿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
妙趾神行布武於樹殿至於事荷細
諫既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
榮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曷露渟
腴望鳳盖而沾陸此皆舜日未書堯
年罕降山豈直朱鳥動色玄和相趣而
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
潤徹瓌奇曠世之所不親白金近發
東山剖幽巖而啓瑞滂被崖巘鴻靈

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
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貝剖非
游泳之質自非淬德潛行感極迴靈
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漾海
因潮翻流迥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園
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卷幽閑之
易啓咨玄應之元方雖析事寂寥而
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
之姿莫若畱妙像於栴香寫遺影於
祇樹乃詔名工是鑿乃是琢靈相瑞華
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刊委斲
方圓小大觸水斯沉駐罕停蹕親加
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王之淵
剖析既離方湏浮金之水至矣哉禎
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
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
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
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沉精
浮質遠自河慈悠悠亘水眇眇因風
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
宸衷永言鷟鳥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

寫好摘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晃旒
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奚感將吼
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
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軌道雖
有門迹无可朕直引物我兼謝心行
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
或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
必應如泥在鈎形酬響答且物且人
應我以形而余矇瞽守茲大夜焉拔
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
夢焉誰覩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障照寐同是形相
俱非千覺俯應迹叩冥機七尊緬矣
感謝先達既過已滅未來无像一刹
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
賢劫雖遠儵焉如響栖林舊樹背室
違家前佛後佛迹同隆宥或遊堅固
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華華
群群均此妙極先晚衆芳各願隨力
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采運永德

含識

彌勒贊

皇太子造石彌勒太官令作贊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
地眇眇長津遙遙遐裔道有常尊神
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
香雨宵降主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
聖儲儀天作貳尚相龍柯瞻言恩媚
雙石圖微雕金寫秘堅極齊工攀光
等遠超矣廢臻融然理倍妙勒玄蹤

式傳遐懿

繡像題贊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
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
人舍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住騰
心淨覺諸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
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為贊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面光雕金
寫實亦有洲人舍芳上律絢發綺情
幽摘寶術縹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
金沙樹羅瓊寶現符淨果來應妙袂
毓藻宸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万
茲日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地
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
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步
武城闡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
等去艷事均從鎬及剋濟橫流膺斯
寶運命帝閣以廣闢即太微而為宇
既等漢高流運於豐沛亦同光武眷
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
朽今事與須弥等固理與天地无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千後乃以大梁
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
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
樹剎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
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極未來於
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由地德皇帝乃啓閭闔造舟
淮浹接神颯而動駮越浮梁而逕度
芝蓋客與翠華葢起下輦停蹕躬展
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流弘此廣因
被之無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
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庠止咸表
厥祥壽丘譖譖電繞樞光周原眈眈

五緯入房自茲遐覿名在慶亡安知
若水寧辯窮衆自天攸縱於惟我皇
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擔累構迫剝
高曠土為淨國地即金床因斯大極
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
乃古授手百王一念斯答万壽無疆
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啓普廁蕃麾預班經
創之始今重遊踐覽舊興懷故為此
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
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尔巖靈旅逸地
達栖禪蘭房昔日蕙嶠薨架烟南瞻巫
野北望淮天邁哉林澤曠矣江田空
心觀齊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
年游仁廁遠宅賞憑旗頌創神苑陪
構靈掾瞻禁柅園弘鷖跡山製石調
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
組東國化景西蓮靈嘿夷政蓬搏徂
遷重依漢遠復逐旌懸往辭妙幄今
承梵筵八翻海鶴九樂巖蟬珮華長
掩懋迹空傳式稽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亦

大庾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三

隋國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邵

慶舍利感應表

并序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隋國立佛舍利塔詔

隋文帝

自注并六州等

岐州鳳泉寺

雍州仙遊寺

嵩州嵩岳寺

秦州岱岳寺

華州思覺寺

衡州衡岳寺

定州恒岳寺

廓州連雲岳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同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蘇州常丘山寺

涇州大興國寺

并州无量壽寺

隋州

益州

秦州

揚州

鄭州

青州

亳州

汝州

瓜州

番州

桂州

交州

相州大慈寺

襄州大興國寺

蔣州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

津梁庶品

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

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
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
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
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
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
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
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
无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
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
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
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
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
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
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
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
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
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
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
入石函按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息
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
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
施行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見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焱一句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奉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脩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追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

諸沙門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搖箠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幡幢花臺像輦佛帳佛與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花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瞽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孝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

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
曰菩薩成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
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
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
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
利諸州起塔欲使普脩善業同登妙
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
孫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
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
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
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
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衆生發露
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
又稱菩薩成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
切衆生發露元始已來所作十種惡
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
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
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
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
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无已於
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
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
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

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
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脩善斷
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問長
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
亦責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家圍遶填
噓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
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稀泣聲響如
雷天地為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如
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
依福日益而无窮矣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
殿庭西面執珽而立延請佛像及沙
門三百六十七人播蓋香花讚唄音
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
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寮素食
齊戒是時內宮東宮達於京邑茫茫萬寓
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
聖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
自顯陽門及昇階凡數三通常贖一
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膊以語左
右曰驚動他置尔去已重數之曷槃
覆膊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

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屢
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歧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
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
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
南壁異色分炳為雙樹之形高三尺
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碼碯北壁東壁
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花形左
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
門道瑳圖此雙樹之像置於許州葉
盡變為青色明年歧州大寶昌寺寫
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
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於是戶
外千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
半旬之內天花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
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
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
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椶釘記之及
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

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
開花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
有讚嘆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
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
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
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
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花著人衣久之
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
驛天夜雨明旦興行雲日迎之開朗
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
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
如輪先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項有
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
及舍利輿至无故止於其所因定塔
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
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
咸見之明年四月日光起於塔西流
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
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
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

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餅舍為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六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遶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花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棗多花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无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

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拙巖寺寧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无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礼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夾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无量天神各持香花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岳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礼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荅忽然失之此地舊无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剎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出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且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秀雨金花其二華形如大螭色似青瑠璃翺翔不下乃騰

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花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无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十人齋供然而万余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幡无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万余有鬼逆坂走来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內无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甚至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秦州於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開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盖岳神也

舍利自州之寺來至數里雲蓋出於
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
刹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
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殷而
歸山分為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
蓋亦岳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
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
瑠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
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
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
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札舍
刹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
日泰山神鼓音夜鳴北聽則聲南南
聽則聲北 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
盤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
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
大紫芝欸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
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
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
樹有黑蜂无竿來繞之八日旦大霧

舍利將之寺天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沉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蔽不可見勅使著作郎王邵審檢龜腹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八七千万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乾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淨之鋒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言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岳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揚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

坑內有神仙雲氣之象昔宋主劉義隆之時天生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揚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燕值王者登臨微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脩弘其年冬果有群燕共銜繡像安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脩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鄺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氲異常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絳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嘆摩撻又擎之以行道

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无一違者隋州人於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亦百官湏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覲勅令審覲之各於蜺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誠之果有十三王果其真舍利鐵甕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

并答

隋世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脩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甕體散吹塵猶興寶剎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

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遍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掘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掘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拜

表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及幽顯同崇勝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尅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幡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万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叙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无遮大會而礼懺焉有

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施
當人聚而下都无所傷仁壽二年正
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
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
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
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
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	泉州	循州	營州	洪州
杭州	涼州	德州	滄州	觀州
瀛州	冀州	幽州	徐州	莒州
齊州	萊州	楚州	江州	潭州
毛州	貝州	宋州	趙州	濟州
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梁州
蘭州	利州	潞州	黎州	慈州
魏州	洺州	杞州	許州	豫州
顯州	曹州	安州	晉州	懷州
陝州	洛州	鄧州	秦州	重得 舍利
衛州	洺州	鄭州		

恒州表去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
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
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
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

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无比
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
名瓚患鼻不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
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
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
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雰散下猶如
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
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
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眾十萬
餘人並見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
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烽火
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
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
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
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
寶屑天花取得威有一斗即遣行參
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寶屑
內復得舍利三箇甚大歡欣瀛州表
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
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
其上即有黑文雜間成篆書字云轉
鑿至佛塔謹表聞知

梨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治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曾於舍利塔前舒左肱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其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浪狗无不覓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尔之時看人男婦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

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勅書今送起塔以瑕丘縣

普樂寺寂為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為齋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碼瑤五色相雜文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錯其送舍利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龕花樹現下有髻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化佛菩薩雙樹等米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已時漆龕板後娑羅雙蓮花影佛像眾僧師子象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持香爐供養其香氣與世香

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无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土人麒麟一師子一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麒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秦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氲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

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万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眾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繞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鑠開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眾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无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投匍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為諸道俗受菩薩戒眾人見群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万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為魚受戒然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打剎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

中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覩見驚喜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外至已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湏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无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瑠璃瓶底或遶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名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

患要背脚不堪出行其日間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瘵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痼者能言攀躋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内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落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要背脚攀躋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礼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冒舍利至用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堰由來鹹苦水色舊赤金不堪食其縣民胡子軋因取水和泥恠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寥寥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

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
四月五日夜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
心閑從容質羽鮮華白飛自止曾无
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
千餘人莫不同見勅使沙門靈璨即
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
雉是野鳥內法道理无容籠繫即令
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
一跡從塔東南三十步而來直到塔
所不見還蹤復无入處或闊四寸或
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宮
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前舍利
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
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
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慧徹等忽聞香
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
向塔所大德僧祭等又復聞香氣去
慧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
焰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
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
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

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
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
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瘡已來
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
寺強來禮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霽
即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
於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
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
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
神光燭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
等共聞見於是彌增虔念至八日臨
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倒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
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
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
班駁又類瑪瑙潤澤滋耀光似瑠璃
至四月二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
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
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舉之上至八日
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像
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
獸林木諸狀不常者衆實難詳審其

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月初夜於州北境
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
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
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瑤璃
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行寺塔
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
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彩如蓋
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
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
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
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
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
間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
聞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鍾聲及以
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
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暎焰
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

然析解用為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湧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鳥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壁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

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廬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

香爐煙氣又類蓮花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

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

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

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

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而來香氣氛

氲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

夜雨銀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欄並幹

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楸衆僧覩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祇祀案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為慶光齋僧衆至寺讀誦遊遶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摸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闔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炤動群心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綃素摸將去去者或上輦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文立其夜雨寶屑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三十五
銀花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
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
有二事四度放光

光內見花樹 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
石函變異 八娑羅樹 樹下見水
一卧佛 三菩薩 一神尼 函內見鳥
三枝金花 興雲成輪相 自然幡蓋
函內流出香雲 再放光

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
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
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花樹形
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
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
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
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菓樹及
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
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
十八日卯時司馬張脩共大都督侯
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鄉縣
主鄉民杜化雲鑿下忽出一鳥青黃
色大如鶉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
不忍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

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
為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
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
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
從東南鬱起俄尔捻成一蓋即變如
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
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
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
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
林郎韋範大都督楊旻及官民等並
同觀瞻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
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
出聲如人間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
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
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外四面見
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
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
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偁共靖縣令鄭
軋意閩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
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
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乱起
其張偁等恠異更向北面虔意以衫
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

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
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
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
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
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
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
崔範初見一鳥仰卧司馬張脩次後
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花三枝鳥
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
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
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花臺上面
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
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
色面向南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
西脣上有一卧佛側身頭向北面向
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
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
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
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
為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
並相照見无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
總見一佛三菩薩一星一鳥三枝花
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

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次向上至於日所即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匝次第以雲為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幡蓋亦有見幡蓋圍遶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幡供養至下舍利訖其幡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偁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看偁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亦

法義篇第四之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脩行清神洗
惑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
以于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
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
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
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
因之而起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
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
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
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
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當依二諦斯
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
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
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衆心了世
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
也至於如說脩行思擇靈府者則四
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
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
其真源漸染基構當自得其涯也但

以幽閑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外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踈瀹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梁代集弘明法義摭錄

晉孫綽喻道論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釋慧遠報應論

釋慧遠三報論 釋僧順折三破論

梁高祖神明成佛義

蕭琛難神滅論 曹思文難神滅論

梁高祖答臣神不滅勅

釋法雲与朝貴書 習鑿齒与釋公書

唐廣弘明集法義篇摭錄

序曆代賢明釋諸疑惑義

晉戴安公釋疑論

晉戴安公与遠法師書 并答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重与遠法師書

戴若周居士難論 并答

遠法師与戴書 并答

何承天報應問 劉少府答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辯宗論 并序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

通三世等論并羅什法師答
世高表問諸義并與答等

唐沙門釋惠淨折疑論 并釋法琳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虬書 三首

齊沈約內典序

齊沈約為皇太子解講疏

齊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齊沈約為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梁太子經請帝講并答往返六首

梁陸雲述御講金字波若序

梁蕭子顯叙講波若義

皇太子謝講竟啓 并答

梁太子經上大法頌 并表答

晉安王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

梁湘東王法寶聯璧序

梁簡文成實論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沙門釋玄則禪林妙記集序 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琳序

梁昭明太子答請講書 并啓并
三首

昭明謝勅賁木栖如意啓

昭明立二諦義

并道俗二十二人難及解

昭明立法身義

并僧六人往反問答

昭明謝勅看講解二啓

昭明謝勅賚沮槃經疏講啓

昭明謝勅賚大集經講疏啓

梁晉安王與廣信侯書

并答

齊沈約立佛法義論

五首

齊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陳沙門真觀因緣無性論

并朱世卿自然論

魏收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王褒周藏經願文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答

今上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

唐褚亮述涅槃經序

唐柳宣與翻經大德書

并答

唐弘明集法義篇第四之初

釋疑論

晉處士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戴安

難釋疑論

周居士道祖

并答

重尚遠法師書

戴安

并答

報應問

何承天

劉少府答

辯宗論

并問答
德遜

宋侍中謝靈運

述佛法諸深義

秦主姚興并答

折疑論

唐沙門慧淨并述

釋疑論賈戴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万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脩行復何益哉又有束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纓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音何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芥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奸宄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

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
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
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
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
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
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
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胤尅昌夷
桀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
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
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
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
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
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
廣大人在其中豈惟糲米之在太倉
毫末之於馬體哉而足夫之細行人事
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
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
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
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
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
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
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扣引故
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

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
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
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
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
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
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
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
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修
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
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
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
曰夫理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
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
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
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
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
而一生艱楚荼毒脩經願景塊然不
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經每中
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
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
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

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頌首省君別亦以為慨然先
雖未善想惠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
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
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
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
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
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
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
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
覽六籍愈深其滯及觀經教始昭然
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
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
中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
旨為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邪為忘
懷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於理則
理未可喻善惡紛來逆順莫檢苟非
冥慶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
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
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

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
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
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
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
菊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徵其近
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
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
不濫而神明之顯蘊於妙物豈得顯
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
言違更齊自得於安忍頗冉長悲於履
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
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
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或會以僭
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
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
知通比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
薄受禍邳宛以疊深莫救宋桓以愆
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
拔無明之沉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
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
而慶罰以彰故能反步八極永鑄乃有
但微明之道理瞞常域堯孔拯其震

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
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
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
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叙多年聊
以代懃

來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
善一惡無閑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
而遂夫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
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
於規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
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
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閤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
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既辱還告開示
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
不同所見亦殊今重申鄙意答周復
以相呈古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
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答周居士難

戴安公

閒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
法師既辱還告并來難辭喻清贍致
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

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
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
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
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
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
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
分推剡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
等比于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既能
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
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
求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
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
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
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
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
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
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
忘其惠理蘊真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
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
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
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

于懷仁不沒其身咸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咸會為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非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邠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谷曰夫通圯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豐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嚮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羅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邠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末而獨昧於楚邠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嚮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

廣明集卷第八 第十七 亦
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

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歲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往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者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脩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各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歲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真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習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

廣明集卷第六 第五十五
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為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謹叙

周居士書

見重伸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祖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斂忘年裏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

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頌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引
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
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弥至而少遊人
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
之釋疑以自摠散此蓋情發於中而
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
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
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蓋祛其滯諸
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支末雖明而根本常
昧其言奢而索要其辟迂而無徵乖
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
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
察於璿機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
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
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
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
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豈有得
免刀俎者鷲翻翔求食唯飛虫是甘
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

茲焉也。羣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煞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鷲非魚，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鷄豢豕，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豈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閑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荅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為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音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

應有無幾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見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辯奢迂之恠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藥味登俎鼎驚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鵝殺於人猶魚死於驚鵝魚見世受人驚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无將將堪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心沉淵刳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踈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

孝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礼是疎制理固從實伯廢發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豫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而子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經詩翼五犯礼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松籍嘉評俾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辭請俟諸君子辯宗論

諸道人三衛軍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窻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

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寐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

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難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為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步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類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荅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言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為空懃期果有如皎日

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論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并谷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
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華人易於見理
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
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煩了而
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煩了之實
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
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
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
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應吉甫
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况真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谷以華夷有險易之性
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
美矣然剝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
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
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
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
歸真三谷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
晝夜殊用緣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
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
者所以密造頓解倚礼教者所以潛
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得頓
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
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荅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來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万滯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覽合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斯是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是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整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日物賒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白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句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

真知同異

初答

與真知異

麟再問

以何為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考心

日昏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
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
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
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
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
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
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
亦方有大小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
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
各得其宜亦有賢愚心違方而處所謂
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辭割鷄之政亦
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
折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
之間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
可以精粗因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
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
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
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
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
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

降妙數階以按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乘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弥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冉谷今不籍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惟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跋高論採研宗極妙判摧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敷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

學而非悟。今為玄句。徒設無聞於凶。
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
闊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騁。馳。
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幾。
峰所從而超哉。若勲務於有而坐體。
於無者。辟猶揮毫鍾張之側。功侔羿。
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閔尚。
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
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玄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
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輶玄路。莫尚於。
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
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

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今為累之。
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
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閣。自晞無假。
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
尚焉。落等級而奇類。悟將於。是乎蹟。
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義。辨懷二家斟酌。
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
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有漸故。是自。

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
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
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
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
拘於理將恐斥難之辯辭長於新論
乎勗道人難去絕欲由於體理當謂
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
本不相閑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
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
慮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
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
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下答維麟假知
中殊為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
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
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
矣慮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
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懃般若以
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
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躋於南北之辟耶
答網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斲是對藻豐論博蔚然
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

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
和南

荅綢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閑尚不可以翫此
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
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
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
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為不兼
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
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
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
於更李昇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蹟
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
以伏有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
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
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
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晦新功
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
不言惠於愚惑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荅琳公難

孔鍾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維曰
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
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

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難始是有在辯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脩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辯辯者之固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咸歸叁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盲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過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懃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懃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躋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慙是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
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慙是為用
用慙是在理不恒其知

問曰慙是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
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
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慙是知
未是見理豈得玄轉理慙是為用又不
知以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
於滅累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玄何伏耶若
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
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
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
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
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
復弥久累何由滅

引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育以
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厝言耳尋覽
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
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
我意盡覽見者冷然又對無兆兼當造

廣弘明集卷第八 第三張 亦
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敬謂荅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
可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荅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
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
求理之志故曰開心賜以之二回以
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慙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
見理向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
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
慙知未是見理豈得去理慙為用又
不知以何稱知

荅曰不知而稱知者政以假知得名
耳假者為名非慙知何不恒其用豈
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
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
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
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
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
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去何伏耶若

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厭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厭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言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癩可洗洗癩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佯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鉢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携聊借此語以況八無果無阻隔靈運自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辭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弥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辯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岵迫披叙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政
當今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
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
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
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言甚要
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略取論意
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苟若不知焉能
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
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
得無切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
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
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畣
與什公平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
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尔喪戎
相尋無復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
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
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
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

吾前試通聖人三邊觀以諮什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請此事皆是昔日
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其適
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
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
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
理然肯矜之中欲有少許意子不能
嘿已輒疏條相呈近者可為折衷余
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
其理常在所以有者非如阿毗曇注
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是雖
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
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
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
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
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
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
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名為色五陰

皆尔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途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 又云今不

與目對不得言有推論之通其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

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塵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麋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通一切諸法空

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
觀之日永慕同極伏惟感往增懷
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
望遲冀暫是一礼苟不悟聖恩垂及乃
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
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
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
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軋施者無報
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
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剽玄辭
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妙盡岸乎中
觀咏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
貞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
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
復咏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
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
日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
聖心兼復抄正衆說宗塗壘壘超絕
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添加為
什公研談兼脩實非愚臣所能稱盡

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膝成言以摠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叅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万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麤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嘿雖異而終

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牙
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
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
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
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
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閻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
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
又以神變今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
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
等敢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
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
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
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
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
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
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
得未冥諱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
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
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

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肆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喻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膚淺所能具答今為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群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誨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

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
若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
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
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
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
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
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
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
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
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
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
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宗同諸法之
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
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
寄耶吾意以爲爲道止無爲未詳所
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
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
生既不死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
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
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
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
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

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扶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遙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咏亦因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赧比仰味微言研咏弥至其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脩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惜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

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折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悔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為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施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因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竝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脩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

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
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
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來旨亦須分
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
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
况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
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
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蓬楹
亂其橫豎施厲混其研蚩斯由相待
不定相棄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非
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
別子止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
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
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
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脩慧定
成於繕尅荅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
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
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
脩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功
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
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

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詐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脩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同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菊蕘如或鏗然願詳金時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頻裂邪網前經周沙門姓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辭但末見者謂辛氏到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

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稟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施之号智慧

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
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
性寂於是假謂佛施分別既影於外
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
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切莫
置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
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六吾亡是
非不亡彼此庸詐然乎所以小智不
及大智小率不及大率惟彭祖之特
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
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
夫有得聖之期迫稱自然學者無成
道之望從微至著愚繕尅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熏脩而始見彼既知而故
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
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
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者孰
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
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
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
論之音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
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
佛慈風若將孔老以正聖尊可謂予

負賢於仲尼跛鼃陵於駿驥欲觀渤
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
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

且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
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謝
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
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
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宗
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
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
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奇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
亦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溪然
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
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我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沈約

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沈約

齊竟陵王解講疏

二首

沈約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三首

齊竟陵王

請梁祖講金字波若啓

并答注
及六首

梁皇太子經

述御講波若序

梁陸雲

叙御講波若義

梁蕭子顯

謝御講波若竟啓

梁皇太子

內典序

沈約奉齊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

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達同奔隨緣

受業人天異軌朝動殊貫苦樂翻回

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焰隨遷

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

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愷蓋亦含

生之一至於竝首爭馳斯固未或異

也至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短籌之

末塗送業遠妙軌遐長累明積慧靈

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苞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
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
法輪轉甘露啓罪舟與六趣津梁五
道登四衢之長陌由一乘之廣路斯
既事盡方等義滿神宮逮于大權協
化對揚宗極徇物化於慈悲亡身著
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
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无待學
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
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
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軼遙然自
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
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逸行分路同超忘懷屏欲殊塗一致
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
馴光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禪業
定門造次元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
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季至春銷時
登而耿不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
神塗密迤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
籍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
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

卷舒万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
而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
聖迹寢息神光既負橐以從師亦拙
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
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义跪運心期誠
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
遊化所苞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
鼓柁无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
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
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或德內
弘瞻毗耶而簪纓望波斯而迴轡駕
四禪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
号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
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之
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
瞻慕騁騁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
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
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正寶以合成
莫不龍章八采瓊華九色至乃齒髮
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閭
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

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霧霧委此又照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盖所以彰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今起下生方外之記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褻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甬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遙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撒網去網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庶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拙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

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
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
大乘聖僧於玄圃園安居寶池禁苑
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振玄
音於六霄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
妙果十住贊其祥緣踐二氣而業昇
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
寶軀爰及輿窆自纓以降凡九十九
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
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朝塗不遠斯復十
方三世咸證伊言茲摅或褰无取
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无相非色空
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
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
篇寶籍遠採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
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文河之外又
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
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

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
塗雲輿雖字流附響方軌同趣分條
散葉離文析句未或絜其万一也竟
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
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
之靈遠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
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
必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
笥炫采瑤縢思欲敷振微言昭感未
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
於上邳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
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
於邳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
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寶曠代之盛
事也自法主以降暨于聽僧條載如
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号神寂三遠空玄迹由聖隱教以
慈宣益益緒法昭哲遺筌標聲妙住
騰華寶蓮文摘龍藏義溢中天惟王
稟照道冠增璫星羅寶幄雲開梵筵
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徇采正水
興連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
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
聖王宮駐采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
慈成聖累妙成空坦昭路於道揚拔
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慮煩襟
攝情正業蕭革僧英妙敷慧典密藏
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遠日弦上
朔七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
而遺塵在茲乃飾蓮藻殿張帷盛邛
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霽
雲迴秘理探微玄既悠逸宗條既舉
窮功允就論堂卷坐義鼓停音乘此
芳緣將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
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花
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片言入道
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
若非積毫成仞累燭為明無以方軌
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
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逾敷奧
籍振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殷含呂魄
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

席衣屣相趣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
景軒度道載華岳化洽汾陰早棄蘭
宮夙違琳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
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思隆
於永劫歆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
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
四空表記十号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
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為富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
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
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
衣草屨茅室土帳礼誦長齋六時不
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著書小藝一
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頻
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花等經
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
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
虬精於釋理要其東下與虬書曰玉
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賀動靜惟
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侯
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
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无新

願言之子實海我心所以不遠千里
尺書道意自溥清既辨澆醜代襲
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爭或飾
以驚愚或激清以忤俗或穢已以
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駟馬未足
磷其堅陽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
楚蓄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
區中之韻弥少及擢其輕重品其
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
養閑矜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
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迴駕
之念徒軫軼門之礼無階固已佇
軸深衷頌筮遐路者矣君矯然獨
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
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緇林枯
而重後昭辨立有連河壅而復
泊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
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
海比策禪衢沾濠射之真遊屈祇
鷲之法侶開三乘於窮子發二諦
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
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
無塵勝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
璫家習礼讓樵獲以時郊林全鬱
罽網有節鱗羽偕

翔至於曾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
野亘望元躔信可以招徕隱倫拙集
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
援西山之趾葛洪考磐於海岫釋遠
肌適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
之歎若高步可迂復何懷乎四子昔
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
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
為道自愛一二令陵据之口具王元
長之辭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去冬
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文辭
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扎元
瑜之書記申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
含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
林淑養志南荆可與下寶爭價韜光
楚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跖之拙遲
偃仰揚鄭之寂寞恬快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
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
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擔
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槁扇
靈嶠之留風鑄貞林之絕影僕拙尚

既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迹冥交曉曙壽得寫指深衿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君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聞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倏尔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又使虬鄉人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旨曰司徒貢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聞投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郅親奉話言夢想清顏為歲已積以文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客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館川渚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詔王受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颺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已且凌
雪戒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銷
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
觸地蕭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邪
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
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遂在江
州白雲徘徊似入攔戶有異香氣空
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
而无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
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
謚法高人庾詵曰道德博聞曰文可
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為世軌行為士
則迺謚曰文軌先生南郡太守任彦
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
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
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
叙黔婁韓卓之集巨仲未必接光塵
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
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
會不覩千刃之一咫万頃之消冷終
於對面万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

載之恨幽貞子虞孝訪曰其子之達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

并勅

梁皇太子經

臣經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簾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岳遯聽良書是以道弥隆而礼愈縟德弥溥而事愈泰此盖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侔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雲啓構照燭三光舍超百堵咸謂心花所表復非良正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薰落之礼高邁釋宮理无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闡法音伏希躬降眸容施瀝甘露油然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鉅山之傳巖之下西都鳳凰岐陽鸞鶴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懼謹啓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
二日万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
氣力衰耗荷此黼服有踰重負日中
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
為勞楚君時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
畢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
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
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重啓請御講

并勅

臣經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敢上聞願
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樂
木誠同器水徒美春花還憐秋華
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
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
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
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識石渠之
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万機大權所
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
起道場已為八會豈與吹律之台均
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
願以平等慧行如來慈為度蒼生降
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

法炸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
謹冒天威重以聞啓翹誠注仰伏希
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
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煩吾講說具汝等 所
懷亦不異前荅緣邊未入國度多乏
如是等事恒須經討其餘繁碎非可
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無款附相
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
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无虞楊
阜猶云可悲况今爪牙腹心不二之
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
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
如履霜习以朽索取六馬豈足為喻詩
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
尔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
越勅

又啓請御講

并勅

臣經臣綸臣紀言敢籍寵靈頻下聽
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
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
水有緝蕃之胡景街有歸命之虜春

弋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
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勛勞日
具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慙
惶群司聳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
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謂學儉得叅
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至懼塵蹟復敢上聞伏願樂說
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
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
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
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
之艱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
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
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
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
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
桑斯則軋軋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
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為開講啓

呂經啓舍人徐儼奉宣

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

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
蒙王膳比此未踰貧獲寶珠方斯非
辟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礼畢慧雲續
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
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懽同万
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
宣令勅馳報綸紀具尔相趣无辞上
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

并新
書

臣經言竊以真如无說非筌不悟極
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
圓義之影藥舍長性得墜慧雲之慈
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
有為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
駢十方於大乘運万國於仁壽豈止
治斤因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
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頓從鑒躡
降甘露雨天人僂蹈含生利益是以
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趨聞
渴仰無狀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
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尚絕愚臣之願
悽悽寸志重敢披祈伏願特降一音
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

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
之請即是普被无邊如蒙允許衆望
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為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
吾内外衆緣憂勞紛惣食息无暇廢
事論道是所未遑汝所為未體國也
越勅

啓謝上降為閑講

臣經啓臣丹願懇誠屢冒宸宸實希
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邇未垂
鑒遂旱苗傾潤豈以自矜鳴鳥思林
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
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金字
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
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
手足蹈傳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
實仰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
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來天魔
還礼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嶠所求
希世復冀為利益深廣无邊九圍獲
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
念方當共捐五盖俱照一空巍巍蕩

蕩難得為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
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聲言寧宣
戴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起津辟茲烈炎遠衆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超道
自羅闔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說彌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万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頽俗出臨衢室退事齋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躋馳五部垂課訶梨狹劣徒仰黑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日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吹散群迷摧伏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
以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實為
奧遠迥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
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迥
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
學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
亦摠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
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說斯經有詔
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
金字波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
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以來後
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
世屬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鍾肆等阿
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
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
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花園毀折悟
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
固捨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
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翠巘之陰栽栽
重閣臨丹雘之上廣博光明有蓮菴
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園于時
三春屆節万物舒榮風日依遲不寒
不暑瑞花寶樹照耀七重玉宸金池

淪漪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超法
席以沸誼聽鳴鍾而寂靜皇太子智
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二殿之俗娛延
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
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薰戒香以調
善服漆衣而就列廕映蟬冕委蛇冠
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群既而
警蹕北趨祭戟東轉門揚清梵傍吐
香烟被淨居之服昇須弥之座八種
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竦聽隨類得解
甚深之義在提注而難竭樂說之辯
既往復而弥新至如宿學者僧丞淪
偏執專扶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
稱量仰大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
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
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花之漸開
辟月初而增長凡聽衆自皇太子王
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訢容百辟
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
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
九驛途遙万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
華而踊躍頭面伸其盡礼讚歎從其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寺夜覆制裁並名擅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辟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閩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波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阿育王寺擇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懣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瀝地用表至誠昔刻體供養折骨書寫歸依正法匪愆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非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万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取地利同入珎於撓海盈息泉府辟无盡於龍

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偈諸踊沒三則夜必澍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鍵椎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絳轂填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上坐万人而恒沙大衆更无迫近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飄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氲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盖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花於徃瑞是時率土蕩抃含靈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為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况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豆万劫以光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叅史載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并

問答卷第一

第一日

二月二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

庖羲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
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
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
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
楚雲夢之在曾中也

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置聰明而作
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
允歸世主玄覽无際眇塵劫之初寂
照所通該字合之外屈此無為示同
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
大捨既等玉宮之時量珍寶於四天
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
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
蘊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
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
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
為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无相明
本發軔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霧深文

海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

皇上受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
眷懷提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綏導明
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
縑刻為金篆眾具寶飾品窮无價芝
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邇河岳
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万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
覽壁彼薰風願聞弘說愬懇奏請然
後獲從以中大通五年太歲癸丑二
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輦駕出大
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无遮大
會万騎龍超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
音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
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
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疋高廣上界
莫之擬新學不能昇天客有穆降詔
音旨弘捷疾之辯騁无畏之辭炙輠
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
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
藏衢樽之俟酌賀長筵亘陛冠冕千
群充堂溢霄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
肩環高廊而接坐錫立不容棘刺无

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裁其餘僧尼及優婆塞衆優婆夷衆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身植蓐戈駐金甲並蒙講饌別錫泉府復數万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機感先通咫尺万里言語不達重譯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使主安拘越荒服遠夷延參近座膜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爲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保誌法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塵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

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揆指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昇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鳴輒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三十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辰四衆雲集懺禮栽畢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万字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耀俄而左邊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掖下達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禮大衆咸所觀瞻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聞弟子內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則乃命近臣纂錄時事凡厥諮諏因不脩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宗致未開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是本習所懷或隔日異辰義成先後或雖申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酬接如響應聲万物為心事見乎此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

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
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
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
諸僧默如撒燭施氣結舌無人不然
萬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
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
必閑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來
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
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
諮責便去莫知所在客服非常凡聖
難測是講也東諸始啓止蒙七日諸
僧鎖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
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上以國務
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
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
直一千九十六萬

皇太子奉觀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
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
萬六官所捨二百七十五萬上親臨億
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饗人所掌若
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
一日將十萬主衣歲出千金上並不
取別自營給服兼浣衣器同土簋日

一疏膳過中不食寒暑被襲其非大
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
為下床傍無侍衛顧无玩物左右唯
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珠旦
坐朝日旰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
所制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
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
万悉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
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
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
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
如法之淨財量入為出資无外取一
役之勞計限傭資故能構製等於天
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
元三元所設象止數万隔歲預營僅
而後舉監督紛紜以為巨務至於此
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邑節欣
欣請受寧取福分不待号令不須課
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万衆饗
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
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
庫常蓄固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無
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

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為無限而
每月齊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
勅至到張文休曰往屠肆命切鼎俎
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
者先為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
大辟上愍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
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馮煖
之市義又无（亟）黥之請罪人微宥重
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賞未嘗暫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
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
禽野獸殫四生之品无不放捨焉是
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
千一百一十四万上區其心迹列有
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
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
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
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
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
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道獲悟不同
故法眼元生根性非一上並為其人
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
謹立今序凡立義六科及答問

一帙合錄十三

第一日

二月二十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中寺僧懷

冶城寺法惠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伽陀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叔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蔓菁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說雖罄兩端終慙四荅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尔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无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无生万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群盲而並駟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昧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无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

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檢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王舍城說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云金剛般若有八卷准高唯有按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說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无殊正以詳略為異光讚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无二品道行初起三假盡後屬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際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品道行闕无五十四品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為是出經者辭有文質為是在天竺時已分為三部前

注大品亦開為五別隨文指理非為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前謂僧叡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廢无祇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檢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十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序止讚道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雖十萬倍之者行行疑然後无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尔時猶未名為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

開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
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
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
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
故今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
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
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
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
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
知從居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
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施耶還
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施
耶答云世尊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
言灾矣患達一切皆有如何言无
灾矣患達與人為離此是始成道時
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
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
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无所有第九
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
悉无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
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

勝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
成道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來
皆由是生无相大法非可戲論豈得
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宜聞
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今莊
嚴僧是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
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
是則時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
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次第五
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
法三以法雙舉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
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
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无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
名般若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
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寶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名摩訶般若波
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
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
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

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三世不遷
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為通
一切无碍即是通義由者出生衆善
是名為由力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
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
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
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
為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
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六到具
語翻譯云大智慧度彼岸言彼岸度
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
是此以為是彼以為非隨俗之說更
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
三辨用四明宗大是攝德智慧是出
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
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譬說大者是法
說彼岸是譬說即以彼岸譬於涅槃
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
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
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
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无德而稱是
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

是智義能照諸法无生是慧義我若有
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无得

而本圖
寂是智

慧

義云何為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
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
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
度无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
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
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
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岸義
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
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他
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
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
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
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
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
得薩婆若如須菩提又問言世尊
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
得一切種智佛言无所得即是得以
是得得无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
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相乃

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无
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
著取緣志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
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
章更無異識義來傳燈心非受水豈
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
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辟劫堂
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鱗鱗之目
因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
止泊寧見照燭之所近遠焉籍大衆
宿植德本仰承如來慈善根力儻有
疑難冀能訓答餘有問答一十二卷
訪本未獲故其文盡闕

主上垂為開講日恭承

并勅
啓

臣經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
波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
出世之長源百花同陰万流歸海幽
顯贊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來望舒
盈闕甘露普被天人俱萃波若魔事
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剋責不任
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省啓具之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

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无去來身雖不到心
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
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周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頌 并表答 梁皇太子經

上太子玄圃講頌 并啓 梁晉安王經

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法寶聯辭序 梁湘東王繹

成實論序 梁簡文帝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禪林妙記集序 首二 唐釋玄奘奉詔撰

法苑珠林序 司元大夫李儼撰

上大法頌表 皇太子經

臣經言臣聞至治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感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况迺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闕筆韜辭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

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
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
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
談曾無連類伏蕪悚慙不勝喜悅之
誠謹遣狀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臣經六六

皇帝問太子少府表并見所製大法頌
辭義蕪美覽以欣然
大法頌 并序 皇太子臣經上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
現降應茲土龍顏日角叅漏重瞳衡
表連珠文為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
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照先明
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
事殷之體且屈在田之則自五昂朝
飛告赤文之瑞其兩七日受綠色之
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獸棄
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
天之賡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
尤於沛庭託河水於王霸于時鳳凰
音裂序蒼蒼殢度乃選五石以補之
坤軸傾斜積水發埤乃緯九數而正
之陰兌兩重陽鳥三足乃定王業以

暉之攝提弄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
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類綴珩珮於旣
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
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
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
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
珠裡宗類昊皮立礼澤敬行五祀功
被百神川岳呈祥風煙効祉青雲李
呂黃氣出翼聽瑜山之威鳳製大夏
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
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
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
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泚泚之序
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緇縹斯
脩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
文蒸栗然青玉陳石記填委廣內暉
煥騏驎置台命秩法河依岳建臈樹
司圖雲祥火高山容與赤猷逶迤色
麗文翬章妍織鳥諫鼓高懸豈言不
棄肺石通怨書謗橋板草名拍佞便
僻去朝獸稱觸罪荏回放黜是以龍
翔鳳集河漢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
醴桂薪不芥而丹甑自熟玉華詐牽

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累樹米成車氣
氤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礪砢徵祥布
獲金鱗鐵面貢碧砮之縣航海梯山
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
平太蒙無思不服方赫邵虎之臣均
聲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握朱玄
之異略受服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閼
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
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
臨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
服獲大戎之虞懸密湏之鼓橐街有
受纓之虜渚水觀受降之酋四表無
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決
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
應體軋之弘跡將欲改權教示實道
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宸宸
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齋宮於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
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
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躬菲
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度裘靡飾斯
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荷起泣辜之澤行扇暘
之慈推薄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
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鉞山漳水敦
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
太一之壇高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
羨門之誓不其作交門之歌斯蓋止
愛久齡事在諸已篤而為論弥有未
弘雖獲龍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
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然
智惠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
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
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
益開闡佛事駢彼衆生同躋仁壽引
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
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畢乎若朝日
之開衆花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切
德之翼已圓智惠之門必備以為般
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遠不
底籠万善乎無相地九垓而無邊辭
猶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
綵到須弥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
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

茲佛母羣典弗逮是号經王乃欲振
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
歲玄樛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
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
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
之所化鐵繩為金沼變鐵網為香城
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櫨
截崑崙百拱穹隆紅壁玄梁華穰五砌
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
飛銀櫺而蔽景紅拖琬垂承薨繞櫺
蓮抽井倒冒宇臨窓彤彤寶塔既等
法華之座我教長表更同意樂之國
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墀高門
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
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潢之地下
層臺累架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
溫室含煖離樓之內壤動而響音生洞
扉之裏鶴歸而氣激幢号摩尼幡懸
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
交枝流八切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花
逆風法鼓夜鳴聲中間法瓊枝且動
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闕
故銅欄三丈追嗤井幹玉樓十二遙

恥神仙辟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
寺切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
以辛壬癸甲綿壘黠對吁乎其不可狀
鏘鏘盱盱瓊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
於是璧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
淵露微垂後距毛威前茅警迺武蛟
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
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
齊軼七斗垂暉雲罕乘空鈞陳翼駕
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輿豹服
鼉鼓驥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
象飾魚文欣飛按節不勞斬蛟之劍
虎賁(殺羽)豈假鳴鳥之射璣璣奔奔
轉轉奔奔
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貴行
接足之礼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
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
如來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
撓愍三請之懇懃啓真慧之深宗明
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
苞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
其歸涯因果不攝不運而行真俗莫
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
佛洞海入佛法藏極脩妬之妙典研

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花至膝三千化穢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莘莘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辨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牀咸符瀉瓶之思並沾濡氎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鬱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豐貂煨燠花綬華蕝謂舍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語哉距千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熊熊吐色珠火非儔瞳瞳上映丹紫競發榮河耻其祥潤泠陰陋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臺集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臨般若聿宣通身盡

笑玉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
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
焉猶素淵默之謙虛引懷焉之至誠
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為
心非閔諸已荷負無勸攝受四生皇
太子臣網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
西巡東狩贊頌以興紫山望祀詠歌
斯作况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
述盛德之形容以為頌曰

玉膝悠賈青史綿長道弘五勝風殊
百王商丘命瑱姬水開潢河澄待聖
海謐期皇方天辟地功歸有梁垂拱
南面克已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
九韶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
鏘鏘廣脩壁水洞啓膠庠輕軺微躬
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
韻簡綠字摘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
題雕臆鏤古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
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狼銀車引附
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
月窟東漸扶桑卑宮類禹解網如湯
衢室納異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
其鏜万符集社百神啓祥黑丹吐潤

才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慧光液流
下鵠高梧集鳳亦能旦擾素輝朝翔
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
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梁我有無尋
共向圓常玉臺徐動金輪映在紫虬
翼獻綵驥騰騰虎文駢起龍驤啓行
闌干玉馬照曜天狼玄旒映日翠鳳
晴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風移運掃
參差煥煌峨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
學侶塵沙堵堵慈雲吐澤法雨垂涼
三密不限四辨難量猶茲海寶譬彼
山王慧流掩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
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花
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豪光
非烟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
八方巍巍堂堂為舟為航伊臣稽首
万壽無疆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晉書將晉安王經

經啓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儻陳律
裁暄風心競萼輕禽短葉尚識音光
沐善歡心寧志撫抃伏惟殿下體高
玄蹟養道春榮牢籠文圖漁獵義河
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竹之才

並命應王之正探微析理怡然不倦
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
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
雅論寶會神衷經輕生多幸屬此休
世緣跼奉渥得脩磐蕃而黏蠅未拔
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沉勇頌得聞
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圍園講頌一
首文慙綺發思開雕英徒懷儻蹈之
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赦
汗謹啓

皇太子令荅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
作辭典文艷旣溫且雅豈直斐然有
意可謂卓尔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
疾至於雙因八辯弥有法席之致銀
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
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荅
玄圍園講頌

并序

西中郎將晉安王上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遙波
輕舟詐泛故以探沙亂妙類并迷形
百代同昏千年誰啓

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位矜苦習
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

躍祥丹陵馮電功輶火化意獲雲名
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
月珠天成地平遐肅迹睦澤涌無底
化行靡外滄河鎔淥碧海調風停瑞
氣於二辰汎祥烟於五節鱗羽被解
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
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
河之馮潤儲君德彰妙像體睿春瓊
視膳閑晨遊心法捷搦管摘章旣便
娟錦綉清談論辯亦參老玉照夏啓
惠德周頌慙風乃於玄圃圍栖聚息
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極談永日講道
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
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
將涌天花乍落于時藏秋仲節麗景
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琯茲園邃密
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
頽於瓊音樹歲蕤於妙葉液水穿流
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烟經叨
藉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
簡鳬興藻扞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勇
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

及代一君一重難照景王潤舒華七
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
芽遍濟義水照耀文花其芳園綬黻
天宮類寶析論真空玄機入道密宇
淨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其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
揆九衢願惟多政徒奉璚瑜終如燕
石更似齊竿其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
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
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
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
使瓊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
四倒反八邪而歸一珠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衆珠之心開觀象之
目散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
法雨降而焦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
蒙曉發迦葉之排積吐真實之誠言
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
四問亦無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
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

不起不作義高万善事絕百非空空
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
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
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辭序 湘東王繹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觀觀乎
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
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
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詠哥作焉可
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
則王畿居亳今則帝業惟揚功旋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譙城溫縣
御龍居夏唐社八周而已哉皇帝垂
衣負宸辨方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
暨交趾風雲之所沾被西漸流砂武
實止戈秉宜生之劔樂歌治定咸唐
義之瑟相燕二八知微知章將稱四
七如貔如虎寧侯客成翠室之遊漢
戎石室之會故以宗心者忘相歸馮
者常樂昔轉輪護法南宮有金龍之
瑞梵天請道東朝聞寶蓋之祥盡美
盡美獨高皇代古者所以出師入保
冬列秋簫實以周頌初冲用之端七

漢盈末學取憑通議大傳之論孟侯
小戴之談司業山川珍異侯郊迎而
可知帷幄後言籍墾田而求驗以今
方昔事則不然我副君業邁宣尼道
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下蘭之
頌辟衡華之峻極如淳解之波瀾顯
忠立孝行脩言道博施尚仁動微成
務智察舞鷄文今封蟻爰初登仕
明試以功德加三輔威行九派董師
虎據操鉞蟬冕津鄉濟沅物仰平分
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后来之政陳蒼
留反裘之化淮海高墨憤之聲威漸
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堯柳
朝鮮航海夜郎款塞然後體道方震
雨施雲行漢用戊申晉惟庚子增暉
前曜獨擅元貞恩若春風惠如冬日
履道為輿榮賢成駟降意辜編留神
細帙許商弄術王園射譜南龜異說
東臨雜賦任良弈某羨門或法箴興
琴劍銘自盤盂無不若指諸掌尋涇
辯渭重以鳳豔風飛鸞文大於堅織者
入無倫大者含光氣韻調律呂藻振
玄黃立侯取贊彥先詢問稚圭至於

異園深義寵宮奧說遠命學徒親登
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指式往復王朶
事軼魏儲酬荅蔡謨道高晉兩似懸
鐘之應響猶衢樽之待酌率尔者踵
武迹聽者風聲是使金堅秘法寶冥
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自非建慧
搞明智劔熏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積
忽微歷賢劫而終現黍累迴斡蘊珠
藏而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
康居之篆有異六文二乘始開譬馬
傳兔一體同歸棄犀崇爲潤葉滋多
見思平積本有凝邈了正相因雖談
假續不攝單影即此後心還蹤初焰
俱宗出倒蓮花起乎淤泥並會集藏
明珠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
時之說不生煩惱涅槃爲万德之宗
無不酌其菁華撮其指要採彼玳鱗
拾茲翠羽潤珠隨水抵玉琨山母至
鵠閑且啓黃綺之儔朝集魚燈夕朗
陳吳之徒晚侍皆仰稟神規躬承眷
旨爰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含珠而可
擬璧與日而方昇以今歲次攝提星
在監德百法明門於茲松偁千金不

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

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薰葭金臺
鑿楹似吞雲夢繹自伏檻西河攝官
南國十迴鳳瑄一奉龍光筆削未勤
徒榮卜商之序稽古盛則文敷安國
之制表謹抄纂爵位陳諸左云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
年二十七 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
十八 字景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凝年五
十八 字茂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琊
王循年四十二 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瑯琊王規年
四十三 字威明

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孺年
五十 字孝釋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
三 字仲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儁年四
十五 字國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 字孝陵

中庶子南瑯琊王繹年四十五 字鴻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哲年四十二 字慶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雲年六十 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若

正年四十六 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

五十四 字師卿

中散大夫瑯琊王籍年五十五 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摘年六十

四 字士績

前尚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 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綏年四十四 字德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

年五十五 字義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 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

九 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卬年四十八 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 字文容

秘書丞前中舍人南瑯琊王曄年二十

五 字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瑯琊王訓年二十五 字懷範

洗馬權兼太舟卿彭城劉孝儀年四

十九 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 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蘊年三十三 字懷恭

前洗馬吳郡張孝松年四十二 字孝松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

四 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

郡庾肩吾年十八 字子慎

安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

十七 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滂年三十

二 字希博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 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叔年二十

五 字茂範

尚書郎郎陳郡殷勳年三十 字叔美

安北參軍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

元 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暹年二十

九 字元亨

莊嚴曼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太子經

夫事東文辨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

求之者或躋是以問玄經於楊子且

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曆
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
昌之地或爽况乎慧門深邃入之者
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
渭混清魔塵紛亂皎皎毒霜童童苦
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米詐發無
常之樓牙起閭室之火無暉是以食
蜜挫糟俱殫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
宗自佛日圓空正流蕩始千掌四鋒
始乎鹿園之教身卧雙林終於象喻
之說舍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
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散說本應
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群品金棺已掩
拊檀之炭無追乳池且涸白壘之灰
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
已終優波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
八軌起執尋源既殫取著尤別四相
乃無常之刀三聚為苦家之質悲續
不斷稱為集諦無為有體分然可求
等智能斷羅漢猶退豈密千里之殫
義起豪整三衆之書課符憑之北轅
越郢木末寒藥譬乎服子論仁利害
不識勝柱鳴悲深濕無變自佛滅之

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
訶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圍陀在
家必習三品慧藏入道弥通師事達
摩沙門事均反啓於是歎微言之已
絕傷頽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
為先發意吐談必涇渭由已於是標
撮領會商擢異端刪夷浮詭搜聚貞
實造百有二品以為斯論成則據文
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斥虛欲令
毗曇外道二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
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竺大教旃延
法勝縈縛小乘兼而摠之無踰此說
故花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
舌無辭百派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
分揔乎成實豈止鼓腹涅眇旗靡轍
亂鷄鳴真諦喪精掩色多歷年所復
實英步與我大梁災圖啓運皇帝合
天苞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摠
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
露華宣四部無厭有莊嚴具法師羽
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
來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苞四
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摠

持坎阿難之德樂說有富樓之功思
媚我皇起予正法宜弘此論大威乎
京師負笈爭趨懷鈔來遠無勞冠軍
之勢自傾衛容固有華陰之德人歸
成市擬儀含衛起邁泗洙西閔自恥
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舊筆扎之功不
殊法汰之報女石清辯之妙何止道
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
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
卧施餽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
東其義去

內典碑銘集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
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白林
將謝青樹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銀身
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
七宵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弥
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
一代名人或循理止於伽藍或歸心
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興公而已夫披
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
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
深猶聞碑賦如一惟伯喈作銘林宗

無愧德祖能誦尤常善書一時之盛
莫得係踵况般若剡玄真如妙密解
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
闡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興造有
由或誓願所記故劈之玄石傳諸不
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來門或謂智
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
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
賢鄴中宛鄧之詰昭哉史冊可得而
詳故碑文興之斯焉尚矣夫世代亟
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
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
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
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
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前後博涉體製
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
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
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青華無以
間也余幼好彫蟲長而弥篤遊心釋
典寓目詞林頃嘗搜聚有懷著述辭
諸法海無讓波瀾亦等須弥歸同一
色故不擇高卑惟能是與儻未詳悉
隨而足之名為內典碑銘集林合三

十卷度將來君子或裨觀見焉叙佛緣起

禪林妙記前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一切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万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号故今成佛亦号釋迦三無數劫脩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續遇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花奉上尋蒙授記得無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脩相好業其釋迦發心在弥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号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菩薩初生大地振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為降魔梵發誠實語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
悉起。阿私陀仙合掌歎曰。相好明了。
公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斯則
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号
師子頻伽。父名淨飯。母曰摩耶。代爲輪
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
悟。自然藝術。天倫雖居。五欲不受。欲
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
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
擎。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
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
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
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充實。入
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屈枝。引菩薩
上。菩薩從以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
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
界耶。率官屬十八億。万持諸苦具來。
怖菩薩。足今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
意。天女三人來。惑菩薩。今時入勝意。
遂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
三妙天女化爲癩鬼。降魔軍。已於二
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既成佛
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即

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
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
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
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
矣又於一時果初利天九旬安居為
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
慕佛德刻檀畫甃以寫佛形於後佛
從初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
摩其頂曰汝於未來善為佛事佛像
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徒歌念
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
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
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
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為欲引現
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為必
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
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入天
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白千羅漢
結集法藏阿難從顰蹙入誦出佛經
一無遺漏如餅瀉水置之異器一百
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
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
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六鉢杖

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
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
又天主孫權燒榼舍利無所變壞爰
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
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禪林妙記後集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奘

竊聞象分庖卦克贊神明之德訓啓
箕疇載穆昇倫之叙自茲降迹者尤
多莫不叶璿政而增輝仍金闥而贊
價矧乎真乘上智津萬有以興言秘
藏圓音茲旨靈而暢旨燭迷均於麗
景清神比於甘露自非六瓊踐位四
輪飛德豈能探蹟至真研機妙本是
知茂於道者其教孔修昌於業者其
文伊煥伏惟 皇帝陛下徇齊慕極
聖敬凝旒十善揚仁化柔蟠靈之表
四等調俗風高骨燧之前猶且峻玄
範而摘詞藻常源而衍鑒需垂汗
綈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适眷
指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銘施
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肅召載暢中
襟伏以

聖旨難瞻玄津罕涉空思側管嗟混

光之末開寔賴刊闡時象同其如得
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
某并鑒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寧恕
林之英華綴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
殊詮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為
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
既冲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
修而博賄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
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
貢於苞匭况龍宮逸寶照爛於情田
鹿苑遺芳芬葩於字葉苟懷貞藹就
忘薦奉加以成貸有循明規在屬方
四披簡則琳瑯畢炫擬之區別則蘭
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之汰滄客
逮十章章公上下成二十卷經尋一
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
逮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
次雙明滌淨之由中四坦脩證之塗
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為叙各錄多
目俾大義粲然至言同墜暖千門之
列敞侈百隧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
誠不倫而磊落春叢綴錦諒非工而

林布寔由玄覽深契故使奧旨冥歸
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
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罄覓
洲故餘美難極既限金口之誨良無
玉屑之譏其間持削豪芒斟酌去取
恐貽譏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粵以
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言述
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
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
雜庶可以振釋綱之宏網愆法門之
要鍵開息心之勝蹟倍多聞之靈囿
伏願醍醐上味永沃宸衷般若明珠長
燦睿握斯文不墜真宗而日月俱懸
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尔
禪林妙記後集惣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緣 三流染 四即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章管多法聚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隴

西李儼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

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
異轍万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殫物
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彙中原始要
終詎談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困吏
之談實終浮誕錦藉紆恠同鑄冰而
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
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沉秘
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
比峻於嵩華牛溲之微爭長於江漢
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
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
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慈海情塵
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
璫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
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俗
雨微周偏日通漢蔡惜西涉竺蘭東
遊金口之詞賣臺之旨盈纖積籀披
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
真源卒難詳覽既我皇唐造物聖
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合傳輝寫
液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唱咽都甸弘
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
世法師者字玄惲釋門之領袖也幼

以疑衆砂落飾絲衣之歲慈殷接續資
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珠而等
護律義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
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
以五部餘閑三藏通覽以爲古今綿
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
記所以寧文園之菁華嘆大義之瞻
荀以類編錄号曰法苑珠林惣一百
篇勒成十卷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
要躋宣道鏡攝祐上之弘明其言以
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
而必盡粵以 大唐麟德三年歲在
攝提律惟沽洗二月十日纂集斯畢
庶使緇玄詞者採卷而得意珠軌正
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
之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發寧而
共之

廣弘明集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聚

大智度論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答雲法師請講書三首

并序

昭明謝勅資水犀如意啓

昭明太子解二諦義章

南潤寺釋慧超論詔二諦義

往反六番

晉安王經詔二諦義旨

往反五番

招提寺釋慧琰詔二諦義

往反四番

栖玄寺釋曇宗詔二諦義

往反四番

中郎王規詔二諦義旨

往反四番

靈根寺釋僧遵詔二諦義

往反四番

羅平侯蕭正立詔二諦義旨

往反四番

衡山侯蕭恭詔二諦義旨

往反四番

中興寺釋僧懷詔二諦義

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詔二諦義旨

往反四番

吳平王世子蕭勵詔二諦義旨

往反四番

宋熙寺釋慧令詔二諦義

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詔二諦義旨

往反五番

興皇寺釋法宣詔二諦義

往反三番

程鄉侯蕭綽詔二諦義旨

往反四番

光宅寺釋法雲詔二諦義

往反四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二諦義

往反五番

湘宮寺釋慧興諮二諦義

往反二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二諦義

往反四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二諦義

往反二番

建業寺釋僧愍諮二諦義

往反二番

光宅寺釋郗脫諮二諦義

往反三番

昭明太子令旨解法身義一章

招提寺釋慧琰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諮法身義

往反三番

莊嚴寺釋僧旻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宣武寺釋法寵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諮法身義

往反五番

謝勅遣主書看講啓

謝勅問解講啓

謝勅責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勅責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教

廣信侯蕭映荅王心要

荅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統

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疑深

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

之門寂焉无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
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
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内義誠
自好之樂之然鈎深致遠多所未悉
為利之理盖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
遊道日廣至於法師弥不俟談云欲
見食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
云統和南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
神自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
筵心醉真令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
華貧道雖幼知向方而長無成業蓮
之濫吹聖明而識慙無退者豈不願
飡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
猥蒙答旨未許羣情退思輕脫用深
悚懼渴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
重以祈聞唯希甘露當開用得永祛
鄙悵伏願四弘本指曲允三請殷勤
謹啓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為利
具如前言甘露之開弥慙來說若止
是略標義宗無為不尔但愧以焦目
擬法師之夜光耳統和南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
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
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提質正此
未珍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
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
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奔鋒之嘆
王戎碩儒折驪駒之辯熊師寶刀子
桓愿其大賚羣牛輕拂張敞慙其舊
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
啓事以聞謹啓

令旨解二諦義

并奉問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
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
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
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
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万累斯遣
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
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
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
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
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為三非
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

真諦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
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
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為雜聞俗者即
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偽起作第一義
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寂
勝寂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為義
生滅流動元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
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為
世諦此即文證衰敗之理二諦立名
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一義說第一
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
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
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為義真諦審
實是真俗諦審實是俗真諦離有離
无俗諦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斯是假
名離有離无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
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
南潤寺慧超語曰浮偽起作名之為
俗離於有无名之為真未審浮偽為
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 今言答
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
不生為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
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此義明

不得別異 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

審真諦亦有起動為當起動自動不

開真諦 令旨又答真理寂然元

起動相凡夫感識自橫見起動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无起

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

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

以是橫見 又諮若法无起動則唯

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

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

兩不得言一 又諮為有橫見為

無橫見 令旨又答依人為語有

此橫見 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

見依法為談不應見動 令旨又

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綸問解旨依人

為辨有生不生未審得虛之與不生

只是一體為當有異 令旨答曰

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

不生依仁為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

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

人所見生法為體聖人所見不生為

體

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

就此為談自成无異約人辨見自有
生不生殊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

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
幻 令旨答真實之體自无浮幻

惑者橫搆謂之為有无傷真實體自
虛玄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

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趣
謂不得為一 令旨答不謂流不

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
橫見此流以是為論可得成一

又諮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
不離真體然則但有一真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即理不得異但凡見
淨虛聖觀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

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

為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為體未審生
尚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

一 令旨答曰凡夫人於無辨有

聖人即有辨無有無相即此談一體
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

令旨答正以有不異無无不異有故

名為一更无異名

又諮若無不

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為二
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无兩見既
分以茲成二 又諮聖人見無無
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
令旨答聖人見无在聖為諦凡夫審
謂為有故於凡為諦

樓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為見世諦為
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人知凡人
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
教化衆生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

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
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

知凡見世諦即此凡夫不 令旨

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
謂為有故曲赴其情為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
既不同豈得相即之義 令旨答

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
其有見自不同无妨俗不出真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為當
義離於體為當即義即體 令旨
答更不相出名為一體愚聖見殊自
成異義 又諮凡夫為但見俗亦
得見真 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
見真 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
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
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為
義此是讚嘆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
讚嘆之名 令旨答曰即此體真
不得言嘆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
以是嘆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
讚嘆我體即真何故非嘆 令旨

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我體即真
亦是我真故非讚嘆 又諮我無
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偽何得
非讚 令旨答不偽真是當體之
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
體豈成讚嘆 又諮此法元能出
者焉得即是讚嘆 令旨答既云
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

法以不

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

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

生

令旨答橫見為有所以有生

又諮橫見為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為生

令旨答即此生法名

為橫見亦即此橫見名為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名何橫見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

自无生但橫見為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

有義目何故世諦獨无義名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

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

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

有得安義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

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為

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

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

令旨答正以浮俗故无義可辨若有

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真不離

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无相俗是有

相相无相殊何得同體

令旨答

曰相与无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

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為論可得無別

又語既是一法去何得見為兩見既

有兩豈是一法

令旨答理乃不

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語見

既有兩豈不相違

令旨答法若

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

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語人見

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

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

令旨答

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語直言

第一已苞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

繁復

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

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語若

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

可得盡美

令旨答第一是德豈

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語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

似有所局

令旨答第一表德復

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勸諮曰通旨云第一義

諦無義礙取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
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
有定體之旨 今旨答曰談其无

相无真一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

又諮若真諦无體今寄言辨體未審
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 今旨

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
相則有累虛玄 又諮真諦玄虛

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
相 今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

無傷此理無相虛亦 又諮未審

此寄言辨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

今旨答無名而說名不全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
寄將何所說 今旨答雖不當理

為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不熙幸慧今諮曰真諦以不生為體

俗諦以生法為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
不生為當體中相即為當義中相即

今旨今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人皆義在不即體云何即 今旨

今已見其有聖觀其无約見成異就

體恒即

又諮體既无兩何事須

即

令旨答若體无別兩緣見有

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

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

令旨答

約人見為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

明即此亦大妨

諸興王第五男蕭暉諮曰真諦稱真

是實真不

令旨答曰得是實真

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不

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

又

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

何謂實真

令旨答若存俗存真

何謂實真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

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

俗而是實俗

令旨答忘俗忘真

所以見真忘真忘俗亦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

便成乖理

令旨答假呼實真終

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教旨云俗諦是有

是無故以生法為體未審有法有體可

得稱生无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

令旨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

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

兩法並稱為生生義既一則有無无

異 今言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

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

今言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柱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

形待以不

今言答曰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

今言

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

又諮第

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

不名為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

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

今言

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

俗第二方成相待

又諮若世諦

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

待

今言答第一褻真既云相待

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

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

是俗諦

今言答曰能知是智所

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 又

諮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

今言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

今言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

又諮此人既冥无生亦應不得稱人

今言答冥於无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為於真諦中見有為俗諦中見有

今言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俗

又諮俗諦之有為實為虛

今言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為當見妄為當見有

今言答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

今言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為有

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

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

今言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不嘗

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為當但

於真有迷於俗亦迷

今言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

迷俗

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

若不解真豈得解俗

令旨答真

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 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俗應非惑 令旨答實而為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是諮曰三心中所得空解為是真解為是俗解 令旨答可名相似解 又諮未審相似為

真為俗

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

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

又諮

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无生是真豈有三諦 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 令旨答未見无

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

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

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

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

得有二不

令旨答曰體亦不得

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就凡聖兩

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 今言答理不相異所以六一

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 又

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无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元令言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言答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无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為當解俗參老而言解俗為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 今言答曰只是見俗參

老而言解俗 又諮俗諦不但參

老亦是虛妄何故解參老而不解虛妄 今言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

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為解俗

光宅寺叅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為當頓見 今言答曰漸見

又諮无相虛懷一見此現乃相並寂

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 今言

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 又諮未審一得

無相並忘万有為不悉忘 今言答

一得无相万有悉忘 又諮一得

无相忘万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

真境不應漸見 今言答如來會

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真有漸不可類會亦應漸

忘万有不可類忘 今言答解有

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万有並

忘

今言解法身義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无之境獨脫因果

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

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嘿然

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生云

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

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

之名法者執則為自身者有體之義

執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

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

其則不下若定是金剛即為名相定

是常住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

名標曰金剛本是辭說及談實體則

生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法故

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无量無邊无有足迹無知无形畢竟清淨而復非有離无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

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 令

言答無名無相乃无體可論寄以名

相不无妙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

不无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无相

令言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

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

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言答

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

寄言軌物非復无相 令言答軌

物義邊理非无相所言無相本談易

體 又諮真實本來无相正應以

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

令言答真實无相非近學所窺是沒

接諸膚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

万行得不 令言答曰名相道中

万行所得 又諮既為万行所得

豈言无相若必無相豈為万行所得

令旨答無名无相何曾有得寄以名
相假言有得 又諮實有万行實
得佛果安可以无相全无所
得

令旨答問者住心謂實有万行今謂
万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 又諮

現有衆生脩習万行未審何故全謂
為無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為

有理而檢之實無万行 又諮經
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

有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
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
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无名无相曾有何身假名
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

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慧

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
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无見

令旨答慧眼无見亦无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

答理絕聞見實无法身 又諮若

无法身则无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

無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 二
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

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為

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

令旨答曰通而為論本迹皆是別而

為語止在常住

又諮若止在常

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

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

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

身

又諮若常住无累方稱法身

丈六有累何謂法身

令旨答衆

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

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

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

通相為辨故兼本迹覈求實義不在

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

曰法身為以絕相故曰法身

令

旨答曰无名无相是集藏法身圓極

智慧是實智法身

又諮無名

無相則无身不身

既有法身何謂

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 令旨答既是無相

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

名无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

旨答於无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

若假說法身正在名相去何直指无相而謂法身 令旨答既於無相

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女諮曰未審法身垂應以

不 令旨答曰法身无應 又諮

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

法身 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

為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執 又

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為物軌豈

無應化 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

故云能為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

化何以益物 令旨答能生注仰

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

注仰何益 令旨答正由世尊至

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

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

窮美若必令實應而菩薩豈殊

謝勅賁者講啓梁昭明皇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万安奉宣勅旨以臣
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
一羣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
照万国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
天文徒觀玉府慙悚交并寢興無寔
仰降中使俯賁光臨榮荷殊慈靡知
啓虔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
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測奧非
所能鑽仰遂以无庸叨茲宣釋將應
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離荷
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
莫不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
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
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悉其
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玉生挫辨既盡
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
臨弥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啓及不
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賁制旨大沮脬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閭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
垂資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
卷合目百一卷寒鄉觀日未足稱奇
採藥逢仙曾何辟喜臣伏以六爻所
明至遂窮於幾象四書所揔施命止
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新寶城
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又方當
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霓識種雨遍
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榮府何
待刊寢槃孟昇黜上素甘露妙典先
降殊恩揣已猶愚不勝慶荷不任頂
戴之至謹奉啓謝聞

謝勅資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勅旨垂資
制旨大集經講疏二卷十六卷甘露
八頂慧水灌心似閻過明如飢獲飽
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衆
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
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
與日月而俱懸但觀寶香香山獲珠大
海臣實何能恒蒙誘掖張書谷筆豈
足陳心執袖長言未申歌辭不任喜
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荅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仰承北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
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霏霏可悅
奇峯恠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
天花夜落往而忘反有會肯言王牽
物從務无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
結謹白

與廣信侯書

晉安王

王白闕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
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
辭珍宸苑理愜驚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
夜炳亦乃意盡晨飛况思弘明本長
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
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
為秋實王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
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
退休增省携手登臨燕展談笑仰望
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帷之部未
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絕
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覺情靈
緣癡有愛自嗟難拔燕下車以來義

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食既慙口
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慙添疊况
慈雲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
灑拂但朕違轉積興言盈臉願加勗
納言不定意謹白

廣信縣開國侯蕭映惶恐死罪信至
奉誨清言蕪紙文采巨麗慰喻綢繆
比日寒霜慘切伏願興居和念民富
重躬无過抑損下官智昏識闇學淺
人凡遂得擁卷旋階親奉教義耳食
甘露心承制說天恩淵深教情廣奧
三明一鑒釋滯義於久迷四辨既陳
闡難思而頓解豈漢皇夢迹而梵響
復弘雖晉帝留心而微言始見每至
夕趨瓊筵晨登朱陛不曾不憶芳林
勝集玄圃法座殿下曳舄寶雲或從
容而問道拖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頤
于時深齒末筵預聞清論親奉話言
數陪顏色至於今者講席殿下限同
介陝課頒天獎猶及下官誰不欽仁
寧无慈德傾心東注恒以係仰為先
下官蒙蔽久已仰慕雖聞妙義愚心
難啓方欲馳騫粉鄉訪疑下席忽逢

令旨唐見波餘尋讀戰違俯仰慙慙
庶為已諒少泰下情正當慈雲智海
斷以仰高謝叛慙疊實歸庸菲菲下
官或緣既積塵累未消近攝衛中方
途中遂感疾不得食承究竟關聞來
品徒自冠責終關緣運不審比日何
以怡神披閱儒史无乃損念下官每
訪西郵備食令德仰承觀囑於章華
之上或聽訟於甘棠之下未嘗不文
翰紛綸終朝不怠清論文談夜分乃
罷香華之客登堂左右而外堂秋實之
賓應虛左而入室文宗義府於焉掩
辛唯此最樂實感必辰下官昔遊
梁苑曲蒙眷顧今者獨隔清顏久睽
接仰傾心已結興言涕歎唯冀百言
時賜必及伏願珍重等因下承曲奉
恩誨百深感荷賦死罪死罪

唐明倫集卷第七

唐明倫集卷第七
勅賜造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書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

南齊沈約字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因緣義

沈約

形神義

沈約

神不滅義

沈約

難陀續神滅義

沈約

因緣無性論

陳沙門真觀

并宋書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頌文

魏取

周藏經頌文

隋書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答太宗文帝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今上

述注般若經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司元大夫李儼

兩翻經諸僧書

并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而佛地立

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

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

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而佛之知不異

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

知凡夫之知而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 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 問此以何為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智美惡不閑此受知之具也 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 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善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叅

差不一一尔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
間衆緣手起一因一果内有差惑好
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
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
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
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
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
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
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
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
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閑所念之
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
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
總无不盡之万念故能而凡夫異也
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
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而夫无
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暫是無本
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而形
年則暫是忘念而心謝則復合念在
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而異人同則与
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尚聖其路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一念而
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
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善善惡之
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成資力致
若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
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
所脩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
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
得稱起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
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
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
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厭體不同
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
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十累
万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
犬馬馬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
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
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
辯荇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
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繫其万一

何者賢之而愚蓋由知而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老自此相傾品級弥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手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無無由可至既不能無紛紜透襲一念未成他端手起手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無忘以薰忘得此無照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無至能無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犬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不可無夫夫既無矣則生不可極飛神之別斯既然矣然飛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靈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虧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
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
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
義不無通大聖點訓豈惑斯哉

難范鎮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
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
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无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
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
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
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伸聽
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
若形為神對片不可差何別形之名
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
形則无處非神矣刀則惟刀是利
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
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而利既不同矣
形之為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劍劍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尚夫前生為甲後生為
丙天入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焉
夫劍之為刀刀之為劍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
為兩則飲齧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
分又何得以刀之兩利譬形之兩神耶
來論謂刀之兩利即求之有神刀則
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
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乎之用不
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
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
鷹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
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
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
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
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王在一
邊毫毛處耳神之兩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
脾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半
不可也

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
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神
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
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
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
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摠百體之質謂之形摠百體之
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
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
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
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
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
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則
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
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弥所駭惕若
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
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
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
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

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為形俱形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為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 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
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
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万法万性皆
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
質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
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
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
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患者
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
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
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
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
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
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
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
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
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
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聖人無親常
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
善心勸三世為將觀覆敗之權七業
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邴
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
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貧者武先
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縵之人縵盡
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
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
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方法
而盡然焉人為生果靈膺自然之秀
氣稟妍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
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
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
動窮達脩短蔽之於命事至而後明
妍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
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
者按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
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譟此
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
化三年成一業天下之業少哉蓋聖
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強勇之暴寡情也懼刑戮之弗禁乃
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
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
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乃不一驗
子以不枝繁植斯後道之所致泰
豈其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為
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無人之顯
戮孫叔少不埋地長無今尹之貴耶
吉前無陰德終開丞相之尊若然則
天道以重華文命芬紘受之極恩以
商均丹朱酬之極罰於仲虞漢祖大
无龍兵之咎而叔綱於仲虞漢祖大
業不聞篤善之行遂遭配天之業箕
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戚之痛孔玄慶
鍾積善躬事諫人之悲類冠七十之
上有不秀之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
人之嘆而商自累王荆南言頭世居
塞北青山無解顏之鬼白水有抱愁
之魂漢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
王褒哀憂懼木適受非妾之災二生居
備乘舟之痛誰罪三仁在臺剖心之酷
何古乎若乃側近邦畿密尔世代非墳
藉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載並

門之險心庠材起之毒侵慮唯以害
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雖刀推
其尖銳鉛堅訝其難滿而則百兩外
榮于鍾內實優過綺羅坐列甘賦焉
金鎗玉富送終身自有懷百璧而為
矜鑒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矜執之
素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
採蓄美志而誰助偏操於冗雜之中
見成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
糜廩而共理專嘗窮莫媚發無寄名
字不聞煙沉霞滅如斯可恨豈一人
哉是知榮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
及閔曾之篤行勿救後慶之當臻故
鵠冠子曰夫令者自然也賢者未
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
謂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
為名者必庶庶斯貪為名者必讓
讓斯賤若然者則貪賤者之召之士
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
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
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
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貪

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
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
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
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
閔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颶颶雪有委
波真之下有參玉階之上風颶無心
於厚薄而華霰散有穢淨之殊途天
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
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
而喪及者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觀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
絲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鍛
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
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旨激然蒙
啓辟猶踈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
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
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
詳之先與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
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
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
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
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
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
響玉帛亡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
豈自然而諧千料滿目靡非力用所
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
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
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
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
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翔
翔蠕蠕猶知去就况人為最靈而同
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辟
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荅曰昔
盧敖北適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
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
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
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為彫鏤翦琢
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
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
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
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
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
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
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
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
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
自知其所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
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
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含散自
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
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
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
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
故唐虞疊聖加以五日文武重光益
以十乱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
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
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剖孔
子歷躬栖遑平云執鞭不憚顏稱回
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
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
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漸未
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
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
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北
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家之所未明
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
子年駢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
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
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
于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
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 通敏先生
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
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
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
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擢而陳之
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章八索九
丘幽明之路猶擁况復漆園傲吏恍
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
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
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
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
則事同半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
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
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
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
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

生支未見聲和響自及形曲影端者也
若以枝勳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
至德而出主於賢聖便為自然而然者
獨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
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紂
桀於往生故無茲靈智能變與惡乎
前世故致此頑器而復共結重緣還
相累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
無暫更之因豈知克諂之美自非放
勳之聖誰化得遊之惡故阿難調達
之親而阿難當親給侍調達每與哥
迷羅難別談其其知善惡則破器難
改以此而親諒可知矣若士各有自
性不可遷賢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
為鳩今之類盡搖變成和而味永消
遷今之類定性之難難今之類定性
則命之類定性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師知元寶鼎之八事登承相戴荆四
降所應後者高名同慶三善之端晚
攝今德聞正無間之罪翻然改面育
正德人之僧忍能專善若依自性之
理豈容得有新義善人唯應脩善不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
智尊卑永無懷革豈其然乎決不然
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
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
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
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擬珪璋之性
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
乎富貴而英聲必昇雅慶方臻或
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
等沉沒蹇且龍潛无虧鳳德豈容區
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
殞積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
尼窮厄而傳名万代顏稱早世特是
命業不長樂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
二子伏誅弥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
方見躬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
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怨之咎且夫
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
聖智而能攘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
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
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可
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豐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蒿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位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侯然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陽事之痛夏祚顛覆復桀之罪也殷宗殲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言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懇懇屢請余亦僥倖相答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无則无滅无生无滅諸法安在非非有非无万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舍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
強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
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接情祛
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
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
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
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放然領悟退席
勃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
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
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
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収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
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
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睽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
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
待駸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構石
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
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
龍宮金口所宣松勒繕寫各有三部合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宮 蓋聞九河疏迹榮
縕靈丘四微中經書藏羣玉亦有青
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
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
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庶苑四諦之
法丘園八牋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
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云奉造
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
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
文玉匣凌陽餌藥止觀仙字開尹望
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
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
窮貝多之業灰分八國文徙剎賓石
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
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
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
趣慈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
世聲教被物慙慙微密結集法藏帝
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
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極泳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南愚民餘慚相燭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

經多同煨燼結塲繩墨湮滅溝渠是

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暮月輕

舟撻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

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在嚴脩嘗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

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

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

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

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手有

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

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

入寺寫多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

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誥須

弥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

護散在閭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

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牙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

知人恕己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
乃似執著若不開譬則不深固自行
化位備在經律願備非識該覬通方
曰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
最勝元為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關聚
信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變惑宿植
生長王宮謁陞超庭罰存遠大出受
蕃寄每用枉競非唯禮樂政刑一遵
成官而舟航運出弥奉帝隊土無容棄
覆為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
罪非方既其不可為信受付竊敢當
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投清淨而如
說脩行涅槃景近快時經律不依佛
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
病還藥開乳啗蕪為方既異甜冷苦
熱取療亦殊弊前後教門別赴機性
機甚該業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
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訓雖別治身
治國宗旨無殊殊途同歸一致百慮
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時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
鎧反點毀於羸貝為足至底翻取謂
於蜂虻必同劍戟譚踰水火經意論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
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
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万善
於仁壽搃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
渡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
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
是弟子之中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
然通遺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
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懇
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
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以
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
序惟希 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
域傳一部總一十二卷謹令舍人李
敬一以將恭逢無任悚息之至謹奉
表以聞謹言

勅荅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
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陰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
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
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
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契尚
重請經題序啓 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招軍窮
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滄海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
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
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
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象開量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
以空有之論或言俗而是非大小之
乘乍泐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
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懃早悟三空之
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
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內
境悲正法之陵遲拙慮玄門慨深文
之訛謬思欲分條指理廣彼前聞截
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
遊西域棄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
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
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
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罔
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食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
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持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
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
陲聖教缺而復全若生罪而還福濕
火宅之乾_能其拔迷途朗愛水之昏
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回業降善以緣
昇昇降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渌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繁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
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
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
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 勅賁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蹟居於生
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
且遠徵羲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
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
玉臺降寶金輪御天鄭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謂崑山經途万里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朵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譯系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紙并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之音演說億劫等遂無以微生親承梵響音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勅荅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表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名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弥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自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義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舉言近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微之機要詞成道贖尋之者不究其源大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登羣有之塗炭登三載之秘尚是以名無異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變歷遷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靈劫而心不亂履踐之徒交二音於靈臺慧心自洽殊轉雙輪六塵梵排空雲蓋接報雲而共飛在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與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銀柱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歸貝業之文澤及民盡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者閭岷山接嵩華之翠嶺藉以法性凝輝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律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總成乎實豈爲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超**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遷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
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
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靈嶺更獲
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
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
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照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
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序照古
瞻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降露添派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吞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
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
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愧交并
勞師遠臻深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假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興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通以徇，無涯踏駁而超捷徑，豈同日而言也。類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跏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達，瞻（疏）迷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度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瞻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猶（疏）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偽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驚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闡賢智，才無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闢，藉甚當世，想此玄

宗哲可為稱首哉惟闡茂始創懷油月
踵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
陰扣鐘隨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
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
授方且願蕙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
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
刊拍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
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
敷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
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
至聖乘時能仁貼法剖秋毫於十地
惣沙界而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
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
有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
包權實而為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
於夢境運無知之知道群迷於朽宅
究其實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
西謝偽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
臺移摧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徇其
法雲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
得而

攝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
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
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
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
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
名擔多林雖分軀揚鑊同歸至極而
筌詞折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
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
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
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
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
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茲
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蹟咸駢異義時
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暉
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
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止未若參
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撮諸家而為集
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
為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千天之峻 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逾廣披文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
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切談客有同於
魚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
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驚嶺
字 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 勸 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或充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撒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辨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誅 謬謬崇德 唯唯浸褻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誨斐斐

歸 勸 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沾沾蘇之慧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盥觴符姚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
浮尚澄近現道魏祖言主角未可縷陳
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皆集於四諦假
銓明有終未辨於有為息言明道方
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
塗事絕言象然猶生歸寂終藉空諦
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
競發負者辱氣勝者先焉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
才則物豈宜張教等吐舌是故專心
適道一意終持慧法隱極極法鼓旗鼓
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
不伏若使坐風旗靡對難含膝而能
闡三寶無有是處尚藥曰奉御入
雲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
賢洞微伴於往哲其辭雖其義明其
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
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滯名之誦菴園
聞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
宣佛教立破因明之跡若其是也必須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寫餅皆望盪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念之聚有太史今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龜無為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動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濁混流耳或有異議豈係心哉豈係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十正法既過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散覺道浸得涇落玄英法師頭隨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派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驚嶺身入彼鄉娑羅實階目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擅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共播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
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
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尋辯
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
同猶觸為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
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拍定秋霜已
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
龍為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臺與白
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
茲苦志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
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
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
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
此已往非復所志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宣 譯經釋明澄 還述頌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抑重為輕 照日水散 投珠水清
顯乞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詰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斯申排排
用簡英英

還述曰傾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
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
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
我者顛隳其何已恃慢結老漂淪而
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蒼會而自處
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志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
道竭茲愛海濟眾識於三空殄彼邪
山驅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

昔道樹登庸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
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霄夢之徵
騰蘭炳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
其於譯經印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
安禪肅物緝類經者接武維絕細者
有隨莫不美夏欽風幽明異化聯華
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載法師溫靈
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贈五乘
悲去聖之逾遠閱來教之多闕緬思

圓義詩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
振衣擎錫尋波討源出玉關而遠遊
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揚真弥謬遺登闕典大備
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列所明勝義
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
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道未之相累迹未
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冲宗豈造次
所能觀續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
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如響
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審疑
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
音發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之道
現大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切
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凡
神奕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於傳
物弋儼開墳之典鈎深遠達之書網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翹於梓園稿
先華於翰林驥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一登其筆削必位其高談一覽其
方應問使釋舟尋象戲立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景倩方今幾如也既
而翱翔羣路綽有餘功而能節暮光
乘風敦誠信比因友生戲尔勿復屬
想曰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
疏指斥求非誼議於朝形於造次考
其志也因已難加敷其知也誠為可
感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獸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无一是
自既無是而能言是雖本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言言是不足言是不是
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
非非恒是不為非時非是是恒非不
為是所以茲敗失致惑病諸且據
主因了因孰一體而亡二義張了時
了封一也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前後新兩義妄起多疑此一
極成課法大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口
一二帶之句為宗依之正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減盛豈唯
聖離合之宗曰蓋亦違倒順之前後
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
接二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
乃是第八呼聲并雜聲訛何從而
至又索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
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
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
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豈成一呂公
所引易繫辭云太極之一儀二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
為讀言異義我同今索太極无形肇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
主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
事復何所託設引大例主義似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白兒豈得苟
要待舉二派正同邪非身之辭矣至於
此凡中微索胡可勝言特曰惑已致
斯恨然誤既不正校者自傾迷誤生
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
舉二三異詳大意深疵繁緒未安若如
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
示顯真俗雲望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弘遠正法凝深譬洪爐非徇雪所投
渤澥豈勝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
聖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
典文博考圖典瞻觀雲物鄧衡宏之
失度陋裨竇之末工神無滯用至實
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間言以實
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此
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
成良思言似而意違詞近而言遠然
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殺氏天師崔
君特為共貽伊冬夫復何言雖謂不
混於滯濁蓋已自盜金鎖耳雖公遂
字寥廓學殫墳素底身以仁義應初
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切節以
干靈談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藏象
儒林招撫九疇之宗研詳二載之說
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義符
指掌事如俯拾蠅蛆咸推其准的法
度必待其峰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
於楚魚鼈之詠盈耳於朝惟名為實
盡善盡美矣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
弘護之心實惟素著屬斯誼議同耻
皮懷故能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

才兼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
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
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貧道猥以
庸陋叨廁末造雖慶朝聞終慙夕惕
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
罕窺詩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濡
澤必霑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貪識
古人曰一技可以戢羽何煩乎鄧林
黃滂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懷毒逼課虛薛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
疎弥增悚慙指述還答餘無所由釋
明濟白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聚

僧行篇第五

大隋弘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彰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万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宸隆岵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閑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接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敷於適道叩喻在於摧謀未俟威容惟存雜著若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謀僻濫恣彌甚莫思已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塹夷滅下凡之例拖然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悖之安忍

自古君人之帝躬鑒興亡之經開存
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聞仁風於
寓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養於
大衆餘則察察糾舉背無鯁之格言
取羅各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
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
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
賢明或抗詔而立謹言或興論以詳
正議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
誅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摠目

晉庾冰為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尚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 二首

晉桓玄書論道人荀王者 并卷

桓玄又書論荀議 并卷八首

釋慧遠與桓玄書論不敬 并卷

桓楚偽詔沙門不須敬 并卷五首

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釋慧遠與桓玄書明沙汰事 并卷

支道林與桓玄書論僧藉

鄭道子書論躡食

范伯倫書論躡食

范伯倫表論躡食 并卷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并答

范伯倫向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苻恒標二法師嚴道詔

苻恒標後秦主書論恒標嚴道事

釋慧遠答桓玄令返俗書

并答

釋僧嚴答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盛答齊武諭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誄

并序

後秦釋僧肇羅什誄

并序

宋釋慧琳竺道生誄

并序

宋謝靈運釋曇隆誄

宋謝靈運釋慧遠誄

宋張暢若邪山叡法師誄

南齊釋慧休釋玄運誄

南齊律師釋智稱誄

南齊虞義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謝靈運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

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

并序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并答

梁簡文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与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与東陽盛法師書

梁釋智林与汝南周顒書

梁劉孝標与舉法師書

梁王晏顒与皎法師書并答

梁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吊震兄李敬肅書

梁劉之遴吊京正亡書金華山拙志

梁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拙志

陳釋真觀与徐儼所書

陳徐陟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隋內史薛道衡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彦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并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并答

今上令議沙門僧三大詔并百官駁

等及詔所觀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卷三

諸僧誅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叡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誅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
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
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
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
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
陽育之韶律宵遯方而誕秀惕川嶽
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
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
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
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
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
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
前哲抱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
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
屬文辭識賞叅流固已諧契風勝領
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
難置幽居為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
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

封遁跡巖壑方考室于吳興郡故鄣
之岷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拙業
所弘可以洗心滌老筌象之美足以
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
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
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齊講公虚心應
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
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迹所
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超外妙
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遽疾而終識
者深云亡之痛愆情感惟良之悲蓋
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
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
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閑情期於欣戚
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
以失得為悲喜臨長岐而懷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
而舒情猶清暉乎元窮乃作詠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
靡寤生滅紛紜動息研乎相驅百世
李葉弥蠹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
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并蛙元
火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

閭即瞰道洽元方仁被禽鳥昧老麀
遺識者弥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
心絕俗枉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
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
之弥堅擺落塵羈振拖靈淵遼遼清
雅等蕭蕭貞韻汪汪其冲壺壺其進
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標想
千刃虛以應物无来不順汎遊弘化
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
冥極剖指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
會通羣方松之所歸遐抗頽綱闔固
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
人肆誼引閑遼易一華紛難泐公乃
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巖搆室林囷
檟域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无微
不盡蔚矣嶷嶷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
迴壑迂餘庭陰蕭肅猗猗繞清渠翳然
其遠蕭爾其虛眇眇玄風惜惜僧徒味
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尚俗
踈道固无孤德必有鄰淵清引映業
勝懷人晞風宗玄自遠来賓亦有矜
期時来問津湛湛无窮日自王神林
壤有謝道心常新聖逝言絕賢表義

乘翳翳未運玄化將頽滄矣夫子道
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
吊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綢
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
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陽掇
菊梨袖薦甘蒲苟為荻賦詩詠言怡
然偕足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
過十載無復踐舊霑於瞻墳悲哭嗚
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橫為凶吉邈
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
疾庶邁真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運
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為自失寄懷
毫素微風載述嗚呼哀哉

鳩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引引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
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
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
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
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
靈規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
益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輝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
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統承洪緒為
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
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經於道消
絹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
正一扣則時無不鄉再擊則嶮嶮歸
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
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
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
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
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
門形鎮万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
感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形授公
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
寶感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
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扶
桑輟治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
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
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振
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於以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
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
陽其除患也屬於秋霜故巍巍乎蕩

蕩乎无邊之高韻然益運幽興若人
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
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
摧朝羲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
駕九迴神閉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
惜盲子可哀回極之感人百其懷乃
為詩曰先覺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
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
盲子神根沉溺时无指南誰識宜度
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冲靜默抱此
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日應運
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繼祿
隼遠騫亂逸量思不冉經悟不待匠
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
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
尊尚素朴有與斯尋有妙斯錄和无
自替宗无擬族霜結如水神安如嶽
外疏弥高内朗弥是恢恢高韻可摸
可因惛惛冲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
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珍華風
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方新
自公之覺道无不弘靈風遐扇逸響
尚騰廓茲大方然斯惠燈道奇始唱

俗網以崩癡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
寓俗其途无方統斯羣有細茲顏經
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跡參
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來教雖妙
何足以臧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
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邇幽里
冥尅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
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摧網遐籠長羅
遠羈絃思下釣客旅上槁恂恂善誘
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
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
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
去亡時唯百六道匠輶斤梵輪摧軸
朝陽頽景瓊嶽顛覆宇宙盡昏時
喪道目哀哀蒼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
感我增摧砌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
遊仁川遊其餘波莫承承虛玄用之無
窮鑽之弥堅曜日絕塵思加數年終
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
千時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庶
憑靡緣馳懷同極情悲昊天嗚呼
哀哉

武丘法網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網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旣傷於通任卑隨國比又虧於對絜山居惴枯槁之弊已止來踟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瀟然人流就閑於木石鬱痼丘壑求觀於物類人以為无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永之道理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閑夙判况乃柴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剪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隼手遊梁比翼栖鄧飡風虛岫捐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宗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取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涖流昭指少遭閔凶宗无總德慈姑經

營託是養衛戩逮三五聯韻特擬雙
奇以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思擢神
境脫落生並軌慕緣永旣遵玄轍洞
曉名跡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
遂坐以會適弗依朱庸孝卜巖巖來
不濡足去不絕翻頤頤并萃進退損
益予惡浮波爾能即心俱翔道澤
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
徂國在目在衿往北綿邈遺思沉吟
亦旣離逝天道明誓爾出舊山予反
還裔商庶乘和運同蔭共慈寒灰弗烟
落某離綴睽顧莫從子遂下世人之
去亡風懷拊膺嗚呼哀哉玄冬凄烈
江澍蕭蕭條寒風颺幕飛霞入艘命有
逝止歸塗尚遙惘惘即盡寄寂哀號
孤旅如轉圜化元龜嗚呼哀哉懷遊
居之虛立悼冥滅之塵嶺惟採錄於
中京念提攜乃於蕃境情感感於雙壘
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肝
存兮寤寐閱嚴冬兮已謝籍隆暑兮
既息四運紛其運迴情期宜以長匿
苟束紼之匪亡眷生平以增惻嗚呼
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
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
者无淺含理亡滅如惜者又深法師
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廣威縣令幼而
奇之携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
聰慧思悟夙捷志學之年便登講座
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
挫意服其精致嘗達之屈田巴項託
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對
烈氣諧而易導喜捨以接誘故物益
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祖秦
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
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
所見踰躋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
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求教則
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
應事其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
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収迷獨運存
履遺跡於是衆經雲披羣疑冰釋釋
迦之旨淡然可尋珎性之辯皆成通
論辨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領文心於
此為易矣物忌光類人疵貞越怨結

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歟趾銷影巖
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跡有
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縈轍嗚呼哀
哉 泗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
育此明雋乃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日
薰彫成此芳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披文調榮弱而登講靡章
不折善以約言弗尚辭懷有識欽承
猷是鈞鑄中年稽教理洗末盡用是
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弥覺同近
塗窮无歸迴轅改軫芟夷名跡闡揚
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
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
牛馬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
淹留茲悟告予誨言道誠在斯羣聽
咸播不獨拉峙誚毀多聞予謂无害
勸是宣傳識惕貞誠見誨浮譴默蔭
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實遠篁藪
遁思泉源无尋川阜庶乘閑託日仁
者壽命也有懸曹不永久蘭蓀速頹
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
告暮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孰在

隱淪各從泌沂怒是長乖異成永牙
嗚呼哀哉○謝靈運集卷第三十二 謝靈運集
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
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煥烟念序
康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
空觀惻高座之虛閒歎因事以矜理
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
信順可推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夫
可略情念可追短章元布聊以寫悲
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
了一已不患其蹟而終莫相辨我若
咸歎淪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
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
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
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
於臨辯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
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
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弥歷年稔
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
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

絕且三界迴沉諸天倏瞬况齊景牛
山隋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
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
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
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
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
此別矣旅舟南邇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
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
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万里相救余
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
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夢役前詩叙
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及山成
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
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
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客令尹一
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
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羅
置遠見余尋至止阻閼音塵殆絕值
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
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

幾時非以期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即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
觀（葉）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即是神明
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納
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畹風過氣越
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
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
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
金繒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弦綺靡
酒酣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狀來情捨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
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
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
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
羣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
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沉迷美彼驅遣
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興永息
幽嶺捨華麗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
秉情對理斯涅矣既弗祛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為尔苦節節苦在已利貞

存彼以明閭逝以慈累徒欲以援物
先宜濟此發軔情違終然理是衆鴻
鵠乃妻何蘇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
於世口高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
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
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
歸山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
延陵已了鳶鵲同施漆園所曉委骸
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
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跡林
遠眺重疊近屬嵒岷事寡地閑尋微
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寒舒軸卷
歲拔紙襍問來谷往俾日餘夕沮溺
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閭凶滿悲乾云不痛零淚
霑衣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
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水念伊人思深
情信俯謝常人仰愧无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代同輝德合理妙故殊
方藝致釋公振玄風於闕右法師嗣
沫流千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尔

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食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劬舍衛之風廬山之峩俯傳靈鷲之音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從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十載無光嗚呼哀哉乃為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類綱是寄體靜息動懷真整爲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引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瞻墜不出戶糗糧雖御獨為萑楚朗朗高堂蕭蕭法庭旣嚴旣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遊儀形廣運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亹亹其資撓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拈微辯疑咸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敷隆切道讚揚弥虛弥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旣磨旣琢大宗戾止

座衆龍集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
研機新學時習公之勗之載和載輯
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
三昧衆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
超於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
沉輝三光寢^晰衆慧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靈
冲素死增傷悽單蟄土槨示同骸
人天感悼帝釋慟懷習習遺風依依
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拙室无停響
除有廣蹊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
六年仰慕沫泗俯憚蹄筌今予門徒
實同斯難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藹巖峯
川壑如立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
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
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来自我懷
抱以歡故晦寶停璞導蕪車以出魏
竇通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士之
激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悶高獨

吾每宣書夙淡照爛故已跂予感詠
身心不足若乃冲獨之韻少歲已高
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
始勝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剝
形就道忘家入法時沙門釋慧遠雖
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孔澗首太羊臨虛投地之險以身
易志法師乃奇而納焉胄翔華胤業
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學不
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載始
東肆業華右遂扣塗万里屢遊西洛
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既亡遠公
沉世乃還跡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
意若邪山之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
紉謝病歸身惟風停想法師乘感來
遊積席談晏清謝音言不別而別故
已嘿語交達而動靜虛負矣微士戴
顥秀調宜簡神居共逸風理交融乃
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即此人外因心
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隕風雲旣盡
草木餘哀心之憂矣淚合无開嗚呼
哀哉乃為作誄曰

在尚尚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

鳴鶴靈源世流幽人代作歸來之子
跨古逢運結躋承風遵途龍衣問縛玉
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尚幼年盈數始
令德旣軒其秀唯起鋒穎万代風標
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達矢括人
獨肆玄寶控駕七覺飛業八道三江
多靜湛勝廬山地去万物軌跡停玄
遼遼清慧結宇承烟前駘羣有首路
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
無底六合可窮卓彼羅什三界特秀
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承車
即躋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
攬裾暮節誰斯問津悠焉在括在衿
老帶孔思周情百時如一京載獨開
育地旣滿願惟精魄移此無生棲居
樹席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
玄途獨亮智虛于情照實其相生住
无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形憂進遁昔還
余心東巖解迹削景苦邪早悵風首
春席雲阿流庭結草復渚含波月軒
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

白雲臨探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
六趣四諦歸想三乘松路生滅在法
諸行難常拈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
投晦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紉髮
早譙清衿送志悲歲迎韻者心家貧
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身素孤天
既隔千形徒通以道自我從病高謝
東山明月遂靜白雲路閑承松吐嘯
風上舒言咨予戴侯風居涼峻佇館
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
五弦喪弄三醵誰醺嗚呼哀哉山泉
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寒夜嚴長
嗚呼哀哉孤援將思旅鴈聲時廣開
性品无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
存亡既代物色長衰嗚呼哀哉蒼生
失御万物无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余心之
悄悄雖波至之有端固憂來其無兆
隱於斯長思以歎悲諒縱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南齊釋慧林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釋
玄運右卧不興神去危城嗚呼哀哉

法師本難邦右族寓于燉煌幻稟端
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冲閑之德真
粹天挺夙鑒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
塵阜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由儀律
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
散畜忘相之施無德而稱者日夜而
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思冠乎中世
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
轍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
莫不揖道宗師瞻猷結劄而宏量邃
奧不以貴賤殊其顧盼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括綜像末
崇振顛涼者法師其人矣啓訓之緣
有限資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愈怙
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
春秋六十九嗚呼哀哉發篋哽識內諮
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言過作誅曰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慾蓋脩掩愛網
宏張法燈不耀慧日霾光朽宅燔什
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三轉
廓遠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
接踵既踈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
自緣涵微蘊器有表孩年神幾幼澈

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與瘥
塵濁起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
韶年植節壯歲從師承規檢劄肅範
儀威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貫前隱用照徃疑斯鏡正伏
功倍思高業盛爰洎中歲綽奧宏廣
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衢若夷權開
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
左江標秀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
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志高如岫
輟食赴嘆拾續矜寒蓄無停日財以
施單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
均彼籍蘭教之所洽晦識斯明智之
所誘務以心成接憐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咸亨險路恒遠開引
有極生滅相禪念念匪息徂年索留
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嗚呼
哀哉體深病苦慮違四疾鍼石醫至
分劑貶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
勇勤擔拯羣隊嗚呼哀哉合既終離
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
歸善瞻天儼駕即彼紺宮去此塵舍
嗚呼哀哉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

遐邇揆崇塵之嚴華蕪峻堂之雕麗

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芳眷徒空血淚芳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

闕撰

法師諱智稱其先曰某郡某氏挹汾

澮之清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

上業成慧性於閭浮直哉惟清爰初

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天韻真

確含章隱曜沉漸人羣莫能測其遠

迹蓋由徑寸之華韜光濬壑盈尺之

寶未剖聯城監觀者因識其巨震遂

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我旅俛起所

陌年登三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

年倏忽功名為重名不常居功難與

必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

歷聖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寒廊之表

籠括幽顯大援無邊者哉彼有師焉

吾知歸矣遂乃長捐五忍殷衽四依

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

有印禪師者苦節洞觀懋時為帝師

上人聞風自託一面盡禮印公言歸

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

家於玉壘誠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

波若高步道場既而敬業承師就賢
辯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
宣譯龍王之所軌秘雖且受持諷誦
然未取以為宗常謂攝心者迹迹密
則心檢引道者行行密則道存安上
治人莫先乎礼閑邪遷善莫尚乎律
可以駢車火宅離飛苦海瞻三途而
勿踐歷万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謂
歟乃簡卉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
以為己任於是曳錫跣步千里遊學
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過
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
琬琰心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
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
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
咸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
尼之學何非常師于時具隱二上人
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洽
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
稟具隱為周拔及還京雒以穎公為
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華捨穢稗
而膳稻梁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
其旨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

六年初講十誦於震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元間八万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尔同波由是後進知宗先達改觀輝光令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貝區營延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擺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自方等來儀變胡為漢鴻才鉅學連軸以肩法華維摩之家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憲章於時最京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剡源浩汗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折豪釐粉散膠結鈎深致遠獨悟曾懷故能反戶之南寧弓之北尋聲赴響万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吊屏流俗朱門華屋靡所經過齊晉陵文宣王願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法師講於卽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荅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

煥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旣馳
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
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圓辯者士崩負
強者折角莫不遷延從靡亡本失支
觀聽之流稱為咸集法師性本剛克而
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无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踈附訓之如
一少壯居家孝子惟友脫屣四攝愛
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恕哀
感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弛親
承音旨寧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响
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誦也始自
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
八篇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為妙絕
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齊永元三年遷
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
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
若夫居訪行簡喜愠不形於色知人
善誘甄藻同遺於時臨財廉取子義
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
激碣河華不能充其量蓋淨行之儀
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某等感梁木
之旣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

微疾流芳而无愧

廬山香鑪峰寺景法師行狀

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无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達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為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戎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岳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岳峻極于天是日三宮壁立万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水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尔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荆川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拙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

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
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
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
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向如雲先
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迂見灾且以
十數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為礼
使兩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見而問
之法師不荅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
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
如夢中乃即石為基倚巖結禱住坐
端念虎豹為羣先德曇隆慧遠之徒
亦卜居于此既人跡罕至遂不堪其
憂且山氣氤氲令人頭痛身熱曾未
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往一去不
歸既卻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
捫蘿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意
法師未耆能使雷風為變以試法師
既見神用確然魔羣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
之所遨遊也法師說戒行香神皆頭
面礼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觀自
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義皇以來二

人而已矣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
具每殷心入寂偏見弥勒如来常去
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
曰吾壽當九十但餘年无益於世而
四大有累於人思拯助衆生不得久
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為
安尸之處人莫之知也復七日而疾
疾後七日而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
掌曰願即生三途救一切衆苦又曰
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
下寺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
欲出山尋醫又勸進飲食法師曰吾
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勿多
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
屈伸之隨復如故宿德比丘皆曰
夫得道人多以七為數法師自疾至
沒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
也初鑪峯孤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
經始常有雙烏來巢及法師即化烏
亦永逝矣惟法師宿籍幽源久素淨
業故慈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
回心則有入山林而不出絕榮觀而
超然若乃八珎強骨之資九轉延華

之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
價實升愛護化城期為彼岸鑽仰不
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
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
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
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
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
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徙
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
阜于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嘉元
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世通
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書監
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
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也闡
孫為晉范陽王虓驃騎祭軍事魚陽
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
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
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祭之仕宋
征虜府祭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
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

凡孩孺同數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神起獨為先覺開辟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啖二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就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為業更无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郭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絰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脩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勤勵事關涉有開井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居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

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屋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拘欄二尺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尺軒眠此屋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屋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尺有小緣事整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上之日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耀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鵝鵲鸛鶴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曰清淨嬰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无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詣

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
恐有失且見諸寺住僧多不如法乃
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末遠靈緒稍墮
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
行摩訶埤塿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
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
尔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慙
愧者哉遂相率普懺无有孑遺又於
南園就頴律師受戒即受戒曰淨觀
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生及以餘寺
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
寺敷引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
迄屆于今頴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
住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
制勒无不祗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
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
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
師已遽背更无觀待於是思別立住
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嘿者以宋
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
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
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
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号曰禪

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元不必脩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莊黃漆成悉自然有婆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弥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觀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言毗呿羅所著袈裟色如桑甚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近居僧並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无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賓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賓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

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雜嘿即聞器
搥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
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
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
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便問
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
和極為綿蕪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
界山河樹木浩然无異欣尔獨笑傍
人恠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
誦如常无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
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
解問言為何所捧荅云見寶塔從地
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无非所有於
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
中亦殊綿蕪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
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
說云見弥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
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无量滿
虛空中須臾見弥勒下生翅頭末城
云有人持幡花伎樂及三臺來迎於
此上幡花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
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
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

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實
花在這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花自此
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
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
即愈疾差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
如此甚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
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
即自圍遶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
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憐蓋
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
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
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
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
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
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
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
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
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
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
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
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
飲粥日少為治无益漸就綿惛至七
月十二日尔時天雨涼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軍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六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弥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罍可高三尺許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趠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法師是人中果報邾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切

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
恒來在左右與我駢使或言得人餉
飲食令衆中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
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北魏孝文帝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議沙汰僧詔 并答 北齊文宣帝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與皎法師書 并答梁王易類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兄李敬肅書 同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首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惠命訓書 北齊戴先生

吊延法師之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
鴻教而專成遁藪加煩奸心頻發凶
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符所
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
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
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
仁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縈
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
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詔澄風凜
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
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為沙門都
統又副儀載事縉素攸同須因耀統
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
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撫崇績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攝化固憑尺波自象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俗華制禁弥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禪玄奧先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忿忿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漆志誰先英招故周旦著其朋之詰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閣簡起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食藥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滕付

帝令諸州聚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食慧習慈
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
夏溫詮法之嘉猷可 勅諸州令此

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
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
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
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
良推歡德勿致監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
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登清聲懋
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
美敷辰宇仁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
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問悲怛于懷
今路次充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
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
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綜
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況隨四時而給又脩善之本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
朝宮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厲道意耳
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
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
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懋華裳研
論宋壤宗德速迎爰於往辰唱諦鹿
苑作正京緇延賞賢藂篠矣死魔忽
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

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
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
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
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
妍靡易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
於心要元畧刻之累妖妍靡易方之
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去去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
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
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止之旨事難卒從
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
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
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无
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曷
之欲无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
故去舊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累
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乞請衆
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
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
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惟
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乞並不得已而後來以
滋腴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類固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
義不尔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
律昂然无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
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
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
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
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
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
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
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
既可歸像行之乞丐受請二事不殊
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復不請乞則行乞
之法於此永寔此法既寔則僧非佛
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
為會者宜退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
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勤自應心
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還心則
為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
心六歲輝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
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

涓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
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
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妻親
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數伽藍
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
戮神威自在矣掘豈得為鯨若以御
龍非實荆山有攀騶之應控象為虛
運洛寤夜光之說是非之契朕實惑
焉乃有緇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
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
克王用因茲取之欲擇其正道獨其
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
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
汰實難至如兩家并降二途脩短可
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
以理絕涉求難為禱謂伯陽道德之
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
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桑之談求之如繫困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藥大
往而無獲猶謂外霞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
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末葉已來大
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
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弥於黍米盖理本虛无
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
王燔軀波輪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
念寧有改形易身有異世人恣意放
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
而得客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
中石鵝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儼
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
惟始旣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
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間一來之旨
帝樂王礼尚有時而公草左道恠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恠法
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
翼該圓加以識見真通心解遠察記
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
无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
京輦便申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
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
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
香棺入室不了空心于何不慟但如
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
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
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
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邁
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祿物
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
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礼
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
錄舊之情兼佩殷勤之言懽欣頂戴
難為譬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
有四出絳人之未高同躬宗之遐壽
且耳長真已過頂齒對曾不先落延
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
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
籠迫茲纓環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庶
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
形迹唯願鄙勗保此期頤赤松朱駿
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
丹款殊未申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
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
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于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首趣

似非初聞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叅
傳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
每懼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
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
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捉麈尾以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課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
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
積年迺為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
旦夕西旋願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
檀越機發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
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况建明
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策
一切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
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
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仁不讓豈得願惜衆心以失奇趣邪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
或以此為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賫以還西使
虔虔引通也比小可率曳故入山取

叙深企付之

賈明集卷第四 詩五 張聚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遂聽風聲心飛
魂竦元異蘄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
龍燭倉皇昏異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
菊之落藥酌清澗之苾涼旦候歸鴈
晨見暮聽羈雌獨鵠神彩彰示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
卿傍若無人孝然堅卧冰雪沉沉隱
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騫經圉翱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曷舊謝其辨物若乃
習是童子厝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歲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
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
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纈不覺紙
蕪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
璧意騰騰於菁華腸迴迴於九折夫
日御傳照不踰隙穴海若潰涌莫限
隈嶠以玉抵鵲幸傳餘寶莫閱清微
用療眩疾然越民非甞南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弟子孤子粲頌頓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
但見傳才紕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
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
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
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
鈇槩定辭昭示後昆揄揚性秀而道
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
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與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
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擢幽明不无
梗槩沉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
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
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
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
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枯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毫
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蔡集寂實近

之末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制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
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去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約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大造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嗜好學頃日疋餘觸途多
昧且獲披來快斯文在斯鑽仰弗暇
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尤則之論良
愧處道知休弈之書徒深謝安慕望
曠風流躬晤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晏頴頓首和南

皎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歲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以來昭明遺法殊切異
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貪
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鈇

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見餘閒厝
心傳錄每見一分可稱輒有懷再省
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
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
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盛入高聽檀越既學
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
勃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
吹噓更增悞悞今以所著贊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君白

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
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
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
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
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
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
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
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世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脩嘒迷狠不
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敬肅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尔謂无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躬接自還鄉國歷政礼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衿抱豁然與物無迁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
心弥悴實亦人倫喪實追懷歎愴何
可弭歎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欬
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恐鮑想志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
白誌石 為廌并呼師修之鍰乃刻亦
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慙劉
之遴頓首頓首

八月二十日之遶和南法界空虛山
木類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
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永往纏
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
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
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
近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正
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摩融恒林安
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
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擅忍智慧備
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舍識知底舟
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
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
大海永墜須弥照彼高山長取朗日
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
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
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
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願
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
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嘖執申世
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哽弟子劉之
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踳駁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閨竝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
足毛衣瘡疥在其間哉子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
青組且霑濡霧露弥願閑逸每思濯清
瀨息樹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刻專
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皋澤坱圉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高林布漢
則春青冬綠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
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繒
雲之号近代江冶中奮迅溼澤王微

土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諱左
尤放稱此山玄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
紅紫因為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嶺
屹隱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
峻路迫隘險費而昇路側有絕澗閣
聞哮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
服予之膏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遶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瀾微霏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洄涌成
音漕漕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
甍數湍迴於階砌供帳无綆汲盥漱
息瓶匝楓榼椅檜之樹梓栢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万種結朱實包綠
葉杞白蒂抽紫莖欄揆拳萼捎風鳴籟
垂條攔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花葉
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顰樓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贊露芙蓉紅華照水臯蘇縹紫從風

甬軒永眺燭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藥地髓抗莖山勸抽節金鹽重於
素璧五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疴
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九翱翔翔鳥風胎雨鷺綠翼紅毛
素羽翠躡肅肅切羽開開好音馴狎
園池抃食鷄鶩若迺鴉日伺辰響類
鍾鼓鳴絃候曙聲爲琴瑟玄發薄霧
清嘒飛猱乘煙永吟嘈噴颺亮悅心
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輶軼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
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
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誼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滋
定水至於熏鑪夜焚法鼓旦聞予跼
屣樞衣躬行頂禮詢道招人飲和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若
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蕙樓蘭樹隱暖林篁飛觀列錢玲
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次祈仙之
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
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巖刻削頗

類人工躍流淥瀉湔涌決咽電擊雷
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藥
蕭颺被陵緣旱竹外則有良田區畛
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
驚百檀碧鷄冬葦味珍霜鷄穀巾取
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國莞蔣逼側池
湖管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
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巖歲始年
季農隙時閑濁醪初醒清觴新熟則
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
罇置爵酒酣耳熱屢儔謹淑成論箱
庾高談聲稼咀噉謳歌舉杯相挹生
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安無事
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
匪知毀譽浩盪天地之間心无怵惕
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揚子墜閣較其
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碑
貞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
竊聞四弘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
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岵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僊僊恭承鞠躬極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咸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華維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受浮乃有青目赤鬚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堅汪汪道堅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頽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曰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殒忽復違其本志棄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各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
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
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開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
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
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
知聖凡相濫辟菴羅之菓生熟難分
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
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
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雨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浹
望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
之痛疋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
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
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
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
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
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
驅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

用者必有拔拑投石之能索鐵申鉤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駟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益使奴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无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衿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為樂寧識紫衣服糞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無從懷璧之誓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弥遠垂衣之化方深蕪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瑤塔斯成類无
憂國主明揚大陋信巢父之清虛微
躬漁畋許嚴生之高尚愚謂結預今
者免首僧居若已離法衣无遵道業
或常居邳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
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
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
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
老之属貧病之流幸於編户无所堪
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
班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
是寺斷流俗之僧衆无鋪酒之客六
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脩必
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忻
懽冥力護持善緣狀助然後二儀交
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鞏軍旗卷旆邊
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師玉帛來朝還
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
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
聽徵求仰唯領軍擅越外則探蹟典
墳內則鈎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
梅必願降意苴蕘留心正法微惠研
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怖曲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瘴
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
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
弥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
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
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
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
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
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
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
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
耳倚見其辭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
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孰為可惜鄙度高懷未解深意
將非帷幄之策欲集留侯形類卧龍
遠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顧
茅廬元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
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
儻女歌姬空勞反翫見之者等若牛
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齋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
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
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
子下不讓諸侯獨亂世間无為自在
其利一也身无執作之勞口食香積
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葛屨之衣
朝无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
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无任
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理然致步夜
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類
足其利三也 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
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綃不輸官
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
及其利四也 門前擾擾我且安眠
巷裏云云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
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
其利五也 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
俗之士假使心存煞戮手无斷命之
慝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
垢万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沉无
出其利六也 聽鍾聲而致敬尋香
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寶軸剎那
之善遂此而生水滸微切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較然就此而言
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
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遠近伍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闕有者得如此貧
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
利七也 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
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
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
不學交習聰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
邈矣其利八也 閑織成之帙見過
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
因識業不以為憊知福知報何由作
罪上无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淨
裹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 曠濟
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闡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
近嗟詠貴賤顯仰法師今必退轉立
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
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
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
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
若不屈膝鍛眉自達无因俯仰承迎
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
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開懷類似紅桃詐能長久
同衾今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
不免秋胡之恐洛川神女尚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開君事夫心者面
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過纏綿
則連宵猷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
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
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
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為法師所哂世
上白衣何訐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
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万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徧染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元勞後恨如弟子筭遠即十數年中
决知惻愴近即三五歲内空唱如何
万恨万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弃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
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
魔之所燒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
凶豎波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
當即便寄弄薊莠若不會高懷幸
停深恠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德握輿

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威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
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詔責其試藝領下諸州問其課
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
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
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
燒香旋塔頂礼慙勤合掌恆頭忘寢
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无缘習學
至苦而不得一字今量所告意須文
誦聰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決且實而不聰

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牙老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淵，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淵？廢郡不立，可以无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淵者，猶勝於野人。无德頑僧者，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食。正命自治，名聞頓捨，利養无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人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志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菓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噉。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取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

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
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
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拙拙日
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
微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
是在監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
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
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
爲毀受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
之上置不恒之或於十二冲典恐不
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
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
四也今大周六國僧尼未幾寺舍烈
然有盈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
間動梵鳴鍾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
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
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
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
恠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
豈能富國染不頻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頻遣園修是滅佛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滅三寶若鹿細等者魔難得
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鹿衆鹿之人猶
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鹿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也
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闕右欽化承恩
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
忤候之慙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逵貽書尚仙城禪師
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注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
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聞礼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
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
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
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无内外禪
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
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
括故能內貫九部松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
銘竺真羅淨之記墨賦七嶺汰詠三
河寶師妙指莊生瓊公著論東集若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稟羅云
之密行種宿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
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來儀河陸植杖龍泉仍為精
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
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无勞布金買
地開土雲會杖似華陰法侶朋衡衆
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
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阒囁而相
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貢
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
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
泊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
蕩宵衿朗開三達既念鼠騰弥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札優柔三
玄饜飮頗絕韋編撰述餘緒爰登弱
冠裾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
未能採龍門而梯會稽賦鵠鷄而咏
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騁騁古人但深
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鄒城執脩隄館屈膝情

欣係機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
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然滄浪濯
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遣幽憂漸
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廢從
師深澗折樅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
氣乍訓鑒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冬
暖如春願珍清軌室迺人遐弥軫禁
帶餘辭殘簡念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乘
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
野談仁雕朴改工有无異軫今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別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欽叅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惡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墟周梁改俗白眉青眼龜玉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瑩苦穴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慙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扉排疾然後尋正以味一真解十
纏而達三惠斯之德也至
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花
水戒非草繫才伴撒燭學謝傳燈內
有愧於德充外无狎於人世是以淹
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
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魄至
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
追二子葦戶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
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援難靜勞想就為頭倦思鷄足至於林
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
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
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
之說而事同塗井慙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馬好我黃石匪遥結期明
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勸清猷時
因素扎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
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
慕摧割嘗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
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
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
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
鍾有來斯應往遙道喪玄維落絀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
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
坐夷陰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
皇啓運像法重興卓尔緇林誓願為稱
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
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
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
沒匪直悲經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
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
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
元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
謹遣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
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聚

僧行篇第五之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田論

隋沙門釋彥琮

問出家損益詔

并對

唐高祖

出沙汰佛道詔

同上

令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唐太宗

議沙門詔三大詔

并議狀
表啓論

今上皇帝

福田論

隋東都洛賓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琮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訖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訖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俗宗武時

何以致訖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弘
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
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
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
拜不脫帝夷然无何而止明日設大
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
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
尔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
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
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
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
智懂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乃作沙
門不訖王者論設訖之儀當時遂寢
然以緝詞隱密援列杳深後學披覽
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疏
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
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
聲身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
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切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
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
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

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
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
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
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
致處五十之載弘八万之典所說指
歸惟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
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
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光覺俱
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
立德官榮死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
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
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
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
無滯推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
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
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
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
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
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
比夏生長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

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草面馬牛迴首地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頽廢辟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御以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別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脩定智无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詐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万乘藉形容之別而閤訟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懃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摧道難泐佛性可尊况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遏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詐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

要摠有七條元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无尋三也寂滅无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重鳥戴圓賴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魚業於已往析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勛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訪淑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礼即令從礼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竊見郊裡摠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第無

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隔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期成覺迫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懼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披无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多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左阇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无賤无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肴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最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辯才新學頂礼誠謝法施事是權宜或非

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
藏弗恭如來无責沙弥大願和上推
先一往直觀惡可驚恠無詳典釋莫
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
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
三誠既非三惠詎是恒或因機作法
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
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
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
幼有序先後无雜未以一出別業而
令七衆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見昔
妻死哥而鼓盆身葬羸而櫬土此亦
定夫之節豈既明三之制乎况覺與
冲遠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
辯是謂第三方便无哥者也且復
周之柱史久牽王役曾之司殺已居
國宰宗隔道德始曰无名訓在詩書
終去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
恭劄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
夷齊之操擬今尚迫焉似高樊于十力
遠度四流歇斯有為之苦欣彼无伴
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
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

滅无榮者也 至如祭祀鬼神望秩
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輦為
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礼僧衆為神所
礼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達正
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
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音無拜
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
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
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繼
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
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
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
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徒於此是謂第
六服不可乱者也 謹案多羅妙典釋
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尊籍般若
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
僧積功累德然後曰精月像之降赤
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
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
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

因華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
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
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
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犯使怒及出
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鱗張但恐有損真功无資威業曷誠
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曰不可忘
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
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
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
摭幽明辯苞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
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
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
境欲行祠法要藉礼官本置奉常專
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月伍真佛已
潛聖僧又滅抑信真道全陟幽神李
業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別
前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
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即墜民
貫既同典祀詐合稱寶朝敬天子固
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
制其風不遠惟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

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
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
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
智稱之日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
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
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
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漸可知
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号特
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軀
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
之於軀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弥
亘虛空意帶熏種湯盈世界去而復
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
之續轉振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
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
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
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无遷
謝生盲自不睹睹託想追於舊蹤傾
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
妙之門賴此僭徒膺茲佛付假慈雲
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
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

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且須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 客曰有言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問出家損益詔 并卷 唐高祖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无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親朕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
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
豈九流能辯法身无象非十異所詮
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
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為之興
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
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
獸榮華而入道捨出二種生死志求
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
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
棄墳墓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
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
乘事主而心戢其恩澤披怨親以成
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達上智之人
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
損懲惡則澄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
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
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脩殖善
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

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偽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割落託号出家嗜慾无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閭閻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无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姦訛交通豪猾每羅憲網自陷重刑黷乱真如傾毀妙法辟茲穠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日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堯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近鄣邳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糴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步之義且老氏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異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

宜從沙汰諸僧居道士女官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關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令道士在僧前詔并表 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 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抑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元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及模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

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元為之
切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
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官可在僧尼
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
之風貽諸万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
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類內外
兼明携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
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來榆始
逢太平之世貞同蒲柳方值聖明之
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
預出家仍在日子之例有犯无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
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
无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尼上奉以
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
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異不立館宇
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
之愚非曾司殺莫之能識今之道士
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
本非老君之衷行三張之穢術棄五
千之妙門反同張陵湯行章句從漢
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

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爲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目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躋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逮乎茲辰宋朝薨薨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辨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瀕鄉之基克成天播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且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今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釋明

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菊
蕤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
禮安居率土得引出俗之心所以自
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
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
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
踈未若皇運肇興隄封衆外五竺
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
之命載隆輜軒之塗接軫莫不欽
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
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
登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
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謚抗言
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
常之儀雖日流言終經顯議况乃夏
勃勅拜納上天之怒魏肅行誅肆
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
奉佩悖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万
國通行必使衆衆望風方弔失禮之
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
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

旨用勸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
固絕跪拜之客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訪俯仰惟谷慙懼實深如不陳請
有乖日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惘君
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
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
遵途於晉日委略常談畢歸虔於齊
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中
表上請左右相去勅令詳議拜不拜末
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
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寮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
論沙門不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白金河徒轍玉門揚化
塵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白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基布
天人卽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頃以法兼宏曠類聚難
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跡朝議僧

等荷斯明命感悼涕蒙恩由行錄光時案上亦以盛被且自法教東漸而後

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

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

非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

津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

道俗來蘇繁務收靜今法門擁閉聲

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

危之日僧等叫閭難及徒鶴望於九

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

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

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

像更興景福光於四衆不任窮塞之

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崇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感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者經年築相續僧入出宮禁禁閑莫如僧等詣門致書云尔僧

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載扇惟聖之風

故得褰氣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

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
白首之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
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
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則
袂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
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為生
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
通供如棄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
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
威儀登趣真之國德固使天龍致節
幽顯歸心叩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
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
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
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
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慙懼
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晉仰惟
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
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
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
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叩護斯在
輕以聞簡退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
王訪之若神童之蠶則佛化之初及也朱
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弗從禁之
夜有金對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
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
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
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
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
謂浮圖即佛陞也此初知佛名相云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
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
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

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
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
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
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
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元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
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
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
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
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兩後
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
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
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
禮比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
如魏文之執干木尋大法東流為日諒
漢元之退于懷等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
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
門不訖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
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訖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
魏取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護
滅法經於五載感痛而崩還興佛
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

謂三涼四燕一秦斯
二趙夏蜀是也

諸爲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
有夏州兇暴无厭以致爲樂偶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
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
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
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
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

教論以抗之論六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兼內置塔百有餘州皆設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者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刻削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眾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各推移斯自人有宗隆據道曾元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况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靈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妾之禮又異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

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訖俗者梵綱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訖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訖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无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

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日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惑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訪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訪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

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同知投底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訪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捲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誼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紛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導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

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於上之道當其
為師尚有不目之義况佛之垂法事
超俗表別疑同於毀傷攤錫異乎替
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
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
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
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
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乎通理又
道之為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
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待高尚並仍舊貫无點彝章
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於用
幹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
蒞之詔敢聲塵獄之誠懼不愜允追
深戰惕

司元議書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

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

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

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

理絕

名言而老樸門出處遺餘
無一古離有會理見耶

闡慈悲之偈氣

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

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
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
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
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
斲乎而斯道無墜洎哀經雙樹慟結
三踊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
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
屈宸帑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
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酌量遵故為元
司戎議一首

目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
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
万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
儒津復軌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目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
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齋心力行脩未
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
制於魏闕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
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翔鵬逸鷁促椿
遼菡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
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盲道
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
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
矜傲為誇誕處正夫之賤直飛骸於
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
君父所宜革乃君子所知非遂降綸
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
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
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必備輿人
之頌以貢蒨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
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
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氷責沙
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礼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
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
大礼充牣兩儀儒行不且天子亦有
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
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綬惟舊詎先
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
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
或順風而礼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
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
人哉五刑之設闕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

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
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
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則不敬其
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
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
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
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
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
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奔情於
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
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
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
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
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无輸報一
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
為弭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
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
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礼
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昏姻
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
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起拜儀範

兩失名稱兼殫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訖法眼之訖不訖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去缺矣豈若存訖於已存道於物訖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訖於物訖物亦所以尊於已也况復永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訖又彼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訖袈裟如訖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

終迷去取解衣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昇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揀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礼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道則莫難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豈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敬以菊狗而尊像不以菊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訖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

隅可草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
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
之何必屈折於僧客盤辟於法服使
萬國歸依者居蒂芥於其間哉語曰
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
因其精誦而為利矣洎乎日光上照
皇運攸宗（乘）接天潢枝連寶構藉
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
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撫今此為
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俟定
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
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日
良胡寧此變巨愚千慮萬不一得儻
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
毫釐之累雖率土矜首羣生粉骨
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為
甚不可二也且所以汲汲其事區區
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
重興至教恒春奈花永轉法輪一心歡
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冊則雖死猶
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
莫天情盡一則可使由之睿想傍求
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

兩教為元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於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慙心管豈天窺蛙焉衆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鉉閣筆扣窳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等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鑒於心靈終不詎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消驛露而覲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被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叙肅訪為先生育之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礼於帝王受訪於父母而優容自苦近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缺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元家人之訪捨俗豈拘朝廷之礼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

聖准前章无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
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
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微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
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
沉化涅槃之蘊東流鸞羽驤霞影王
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
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
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茲正尚有微坦
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曰守
法高尚
雖為亦弊違經拜俗謂之
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訪六
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
同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訖形於焉
禮穆宣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
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
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周乃

同貴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釋曰佛

外之尊帝王為域中之大教存而命屈折不歸還類縮人此乃法水垂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

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謚六

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資致既同則長物成序津途有隔則義无降屈誠我是言可

為龜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

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己詐稱非

自當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

維而頓顙觀天尊而雅拜塵容不

異俗致訪未乖真彈曰沙門落采披緇

具顯經文而言崇奉真容不異俗則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且伯陽

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礼妙叶

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伯陽謚自

註史為官則王朝之一黠言道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礼四衆乃

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舉也以為撲摺又三極之中

師居其末末猶展訪本何疑哉釋曰

所以師資相訪正以教義不殊故耳若以祭非是約本末而言何益浪之甚也

沙裘異乎龍繡毅巾殊於鷩弁服既戎

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

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眇

戒行精勤藻拔桐鸞梵清霄鸛錦旌

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青蠲其拜礼

自餘初學後進聲塵所蒙並令盡敬

君父請即編之恒憲

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者非

豆蠲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无宜令拜違違予盾法取自予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弥

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

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

訛弊

彈曰以予宗為景則謂予法為訛弊訛弊斯以發餘何可親

自我

作故

奚舊之拘夫鎖非常之理必藉

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

象外之遺宗極環中之幽致雖則整

駁常聽抑亦終寘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府至於照仁

濟物崇義為心乃睦儒風理言不

異

彈曰儒教所明不踰京城釋宗所稱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冲洽非儒墨

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譯耶

至若宿德毫齒戒律無

虧栖林

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薰修靡譽

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

通允

彈曰夫緝沙門者何也謂結法家賢敘蒙誓化儀王指紳之歸教殊靡廟之規

求宗故所以直執就可分矣德業矯俗故由茲批札學客臨以尊卑但在家在

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

彈曰

誠哉奉君親者无宜不拜沙門不事

望請

王侯皆恩天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

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
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
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
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
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

彈曰不科簡
齋居者奉法

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彼不
至若

望之誅事容縱大悞角而飲俱焚五石耶

至若

君親之地礼燕臣子孝弟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

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

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

讚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

寺任遵釋典

彈曰夫僧尼合拜則无宜不
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

同是一人給髮便開異礼法疎略終无二
據事遂制殊無此乃背礼兩端要時安立

庶其

以卑屈為耻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

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執議狀奏

一首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

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

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

有不目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別異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蔽出家
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
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
釋礼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
其身詳稽理要

恐有未慊又道之為範雖全後唐出
家超俗其端一揆加以遠標

天攝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
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
益扇雖主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
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元益
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
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
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課於
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
利和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
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无
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訪
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咎睿想既
奉詢蒞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
衷退深戰惕

一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無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曰
聞對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
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
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
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襲其宗
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
有作万物斯觀細維天地駭駕皇王
轉金輪於勝境搆玉京於玄域遂使
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緇沙門
弘礼足之綿典况太陽垂曜在天標
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
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
於姚風豈有抗礼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傲長在人為恃臣等父於道
无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
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
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今上傳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

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
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惠流東被至於
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
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
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
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
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礼
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
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訖拔累
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
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
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法
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尚權群議沉
研幽蹟然箕顓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湏致拜
其父母所慈育弥深衺伏斯曠更將
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
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
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垂其德
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

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
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
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足遍於區寓垂範
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
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
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
孝始布範於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
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隔戒以之投
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於相全
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
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
由啓虔意願國無兩於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
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 道士僧足請依舊僧足在前

此條在貞觀
十一年因令入上

一 僧足

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曰明后而闡化玄風
西運憑慈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十門義
宣於雅道提誘万品理塞於邪津只

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
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
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
為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超道
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
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
貞乘大道以源謙順無為而下濟因
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
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
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日無
為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
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
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
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
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目何得曲
申情礼捨尊就愛弃重違經緣情猶
尚不通據教若為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
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万物之
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
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
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
盛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

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
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
宿著薰修啓无疆之福早標信慧建
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
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
徒詐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
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
慙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
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惴
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
遂恩光弥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礼
拜順正理論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
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无不依
經訪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弥隆
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

家曉思僧等忝在生靈詐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自書
乖佛教万代之後無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棄門割
有生之慈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
容理固越情道仍殄物况挺形戒律
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
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
有越戒之僭居親有損福之累日子
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止振遠猷
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
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
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
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
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禁條告先尊父
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
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
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
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

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
臣服夢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曾三年是知過密八音期於三載後
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
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沉淪迴未已
况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
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
乃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弥劫粉身矣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
獻書之路通納藹言之辯輕塵聽覽
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
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
草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
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
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今拜其父母斯
則隆於愛敬之禮關於經典之教僧
實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
君開高尚之迹不悖佛言且取下拜
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于求其福受
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
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

黷衆流弥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昧為榮悟亡胥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柔訥輕發搥搥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腠永執乃膏肓故外威衛於工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言黷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摠龜茲叶從故得天潢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詐曰忠謀質議適華敷陳

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誥恭承明命式抒且哥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惟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摠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寓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長捐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聲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目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脩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召矣雖謁天子無

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
嚴師訖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
礼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
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
戡剪慾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
冑之流也著代笠賓尊先冠阼母兄
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已
任拯群生於塗炭訖遵遺躅祖承嫡
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穎
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
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蹏埃
之中自致寥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開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
責其具礼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
形體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
况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
浪清品庶之炎氛切既廣焉澤亦弘
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
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
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
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

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
敬乃通心曲礼稱无不敬拜唯身屈
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
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契通經以
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
文遠公有言曰荆壑豈待晨露哉
盖自申其同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
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
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類莫
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即事可觀豈
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慾明
者恕己為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
己為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
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為餐勢以利慾
為功德是知埤趙六十餘萬終伏劍
於秦邦膳畢方丈為常窮形戮於都
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
復終无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煞為
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為佛心
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
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况復慈定
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
為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
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
以酒肉為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
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為師
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况復整衣

肉食聞沈侯之極誠醞釀屠宰見梁
帝之嚴懲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慙懃
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
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无已下愚
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
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元窮不
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
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所以
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
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吊影可不自憐
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
何以扭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
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廣弘明集慈悲論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

齊沈休文

與何胤書論止煞

梁周顒

斷煞絕宗廟犧牲詔

梁武帝并妻請

誠煞家訓

北齊顏之推

斷酒肉文

梁武帝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擇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
為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
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歡宜

得無遺天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恠莫啓誤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染甘腴為甚嗜染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申摧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豭豕為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燭麗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棄登然至求共頌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開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六五畝之宅樹之以來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止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烹庖果菜事等義同據寒實腹曾无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无偏漏極廣去其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

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點綴之義
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葷草蓋
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
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
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塗禁淨
通葷則舍生無有頓克之望難者又
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葷草宜禁曾
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
密奧傳譯遐阻涇洹始度咸謂已窮
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閑中晚說厥義
弥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
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
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惟无迦
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无
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
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
心間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
可以終年享牢待膳亘時引日然則
一歲八葷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
驚嗟極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
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
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
焉東野漢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

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
至訓操槩弥速促命有殫長蔬靡
倦秋翕夏卯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
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續服曾不惟疑
此盖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引旨通方
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
行迷克反斷堊肉之因固蔬食之業
然則舍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書

梁固題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
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岵
曰鉏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螳躁
擾弥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悖
不榮曾藟堯之不若無馨无臭與瓦
礫其何筭 有汝南周顒貽胤書
曰文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
菜耶剗折之外鼎俎網罟之興載冊
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
著乃復為之品節盖以茹毛飲血與
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為
士者豈不以恕已為懷是各靜封壇
同相陵轢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
生之所重无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初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列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魔顧步宜慰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况可甘心撲掃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閑拳重圍羣肉搗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事宜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難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晨鳧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貿之一經盜手猶為庶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驚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胤獲書納之遂絕五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煞絕宗廟犧牲詔

并表請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柏超度

等上啓去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瑯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為聖人之道以百姓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愍俗一朝抑絕客恐愚民且獵山之入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煞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无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无怨况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断之為是左承謝幾卿曰不煞之禮誠如玉述所議然聖人為教亦與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断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故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竄僕射臣昂令瑩以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礼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剪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

此皆即自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礼
向我者含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
遂斷

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
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
衣裁翦有乖仁恕至遂祈告天地宗
廟以去煞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
麋為牲牲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
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
神實愛民不責无識所貴誠信非尚
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
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万姓祈求詣
黷為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
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
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
咎事自依前 前日曰夫神道茫昧求
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
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忒何往
不通若祭享理无則四代之風為爽
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无不
待牲牲之索據其有宜存去煞之仁
周文論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
吐諸而以麋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

錦將不矛盾乎

齊光祿顏之推誠然訓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
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
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
行之見好煞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
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
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去使
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
中啾啾數千雞鵝聲

江陵劉氏以賣鱸為業後生一兒頭
具是鱸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
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
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涓吏
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齋入口便下
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泣方復說之
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訢躬亂縣廨
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
以羊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

上接賓未殺之頃羊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取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癢臍因尔成病十餘年死

揚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遺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无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然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訖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文

梁高祖

弟子蕭衍訖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

言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
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
外道外道執斷常見无因無果无施
無報今佛弟子甘酒嗜肉不畏罪因
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无
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
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
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
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
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
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
飲酒无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
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
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
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
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
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 又外道
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无有
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親所者
乃自和光於所踈者則有隱避如是
為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
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

我道真於諸異人无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扶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内无慙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煞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煞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煞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罾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煞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

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
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
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
无然分何得云我不然生此是灼然
違背經文是則七不及外道 又復
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
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
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聚食魚肉
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
譏刺云師向亦尔寺官亦尔心懷內
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
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尔止
作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
是八不及外道 又外道受人施與
如已法受為戒人受為戒施應戒人
受應戒施為戒人終不覆戒受應戒
施應戒人終不覆戒受為戒施今出
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
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
即瞰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
何也謂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
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

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
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
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
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
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
餘衆僧故復可至學律者弥不宜
尔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
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呵止云某甲
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
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
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
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无
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
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
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
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
嚴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
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
在家人雖飲酒噉肉无犯戒罪此一
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
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

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罪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論欲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
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
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
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
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
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
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諸僧
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
涅槃經為當

曾聞此說此言不聞之者皆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亦宜遵持

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迺至自死
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
出家名佛弟子士何今日不從師教
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
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
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
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
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
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
薩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
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
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
禪法若食肉者是障

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

食肉

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

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
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
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
言障三十一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
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
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
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
者是障四無量心若
食肉者是障四无尋智若食肉者是
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
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
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
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
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
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
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
力若食肉者是障四无所畏若食肉
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
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无上菩提
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
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
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
地以无菩薩法故無四无量心无四
無量心故无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

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
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
究竟菩薩行成就无上菩提何為不
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鷄鵝
嗜鼠蛆甘蟬以此而推何可嚙者至
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寧有知勝
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
懷煞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
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
可不慙慙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
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
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
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
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
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居當
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
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
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
食衆生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
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食衆生是
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
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
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腹

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

剗腹因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

生是使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噉

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

因噉食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

凍餓因敢食衆生是醜陋因敢食衆

生是瞶瞶因噉食衆生是盲噉食衆生是瞶因

噉食衆生是
瘖因噉食衆

生是癌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

生是寒因噉食衆生是瘡因噉食衆

生是癆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

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

生是癆因嗜食衆生是癆因嗜食衆

生是瘕因飲食衆生是瘕因啗食衆

生是直因次食足生是養因次食足

生是瘰因收食衆生是瘰因噉食衆

三、是掃因。貪家生是至。蚤因。取食。

敢食衆生是殺畜因敢食衆生是殺畜因

因敢食衆生是賣惡獸因敢食

眾生是病瘦因
飲食眾生是寒
無益飲食眾生
是頭痛因

敬食眾生是寒
熱區取食眾生

是頭痛因

噉食衆生是心痛
因噉食衆生是腹

痛因噉食衆生是胃痛因噉食衆生

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

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
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
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
是脉絕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
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因
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
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
食衆生是五藏不調適因噉食衆生
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顛因
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
四百四病一切衆生因噉食衆生是熱
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
墜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
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
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
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
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
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
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
因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
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
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
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

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
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
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
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
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
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
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
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
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
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
至是八万四千蒿子地獄因乃至是
不可說不可說蒿子地獄因噉食衆
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
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无量
苦當知畜生有无量苦畜生斃生斃
死為物所害生時有无量怖畏死時
有無量怖畏此皆是煞業因緣受如
是果若欲具列煞果展轉不窮盡大
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
多途舉要為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輕
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煞業惱
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
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
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
噉食歷劫長夜无有窮已如經說有
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
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
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
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
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无始以來
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
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
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
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
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
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別還
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
靈即生恚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
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斃爭舌
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為怨對可
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

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居諸義學僧居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无慧不知出要无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乱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心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煞若以不煞祈願輒得上教若以煞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祀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玄何及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志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慙賤佛法恠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正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

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
集僧衆鳴捷提捨戒還俗著在家服
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取老舊者寧
多門徒者此二種人寧宜先問何以
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
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
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
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
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
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
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
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
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遶馱天
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
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
足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屈跋
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
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
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
大威德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
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
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
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

龍夜叉捷闍婆王阿修羅王迦婁羅
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
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
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
房廟諸神亦應穴塞虛空如是幽顯
莫不鑒觀唯无瑕者可以戮人唯自
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
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
以示僧尼數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
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
在居家不持戒今日當先自為誓以
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
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
取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酪
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告治蕭衍
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
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
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
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
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
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
如法治問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便使
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

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治舉者當反任罪

又僧居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廠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

宣意

是義論責宣意如此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複欲通白一言閭浮提壽六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无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无常謝不移時甕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尔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无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

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
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
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
之時令作子想如俱非惑豈須以法
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
慙惡血腥甚於不能蔬食者慙惡菜
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
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食菜子
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
肉者皆云菜蔬冷於人虛乏魚肉溫
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
復粗言其事不介若久食菜人榮衛
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
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
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
菜蔬多患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
少於昏疲凡魚為性類皆多冷血腥
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
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
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
此豈非惑者用心各有所執甘魚肉
者便謂為溫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
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

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減菜力所以惑者去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贏今少有堪能是諸僧石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燒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慳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節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且有行業已成者今日以去善相關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恠弟

子蕭衍向來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膝衆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義學六十八人

導師五人

右膝合左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膝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

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

到鳳莊門

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

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

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

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

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與駕親御

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

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

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

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

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

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

十九日又勅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

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 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无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僧道律中无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為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恒作如此說

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為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

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為開道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

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為判奉答常曰解義只作向者所說 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 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為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為法超從來自不食肉 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 制問寶度法師復云

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為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 問不敢有兩義為不敢食為不敢不食 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為當許徒衆食肉為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

肉者應駁遣去若許者作若為說奉
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
未常開許

問今正問約教時為

許為不許答約教不遮

問不遮

是許為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
食三種淨肉

問見煞亦不可不見

聞煞亦可不聞疑作若為得免答若
見因緣不假疑問因緣亦不假疑唯
遇得者疑

問以錢買魚肉是疑

非疑答若理中理自是疑

問不

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為論眾僧不
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
約教非疑

問市中人為誰煞答

乃為買者煞但買者不作此想

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憐亂豈得不知

是為買者煞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

現死肉心

問為自死詔作死為

煞詔作死答此言是理中言約教辯

只得如此

問法師既為人講說

為人明導為八法城云何言只得如

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為奇答

買自死者意

問若自死者處處

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

廣弘明集卷第六 第三十四 問

問若

肉家買荅理中居然是疑

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

僧辯無復對 制又問此肉為當

作肉味為當作菜味僧辯奉荅猶作

肉味 問為是慈心故食肉无慈

心故食肉荅此非慈心 問若非

慈心豈得非煞耶荅理中常應不得

約事故如此 問律教欲使人出離

不荅令人出離 問食肉得出

離不荅不得 問若余云何令食

肉荅為淺行者說引其令深

問為具足戒者說為不具足者說荅

為具足者說 問既為具足者說

不為童蒙云何令食肉而是引其令

深荅初教如此非是極教 問云

何初教教具足戒人荅僧辯所解正

自齊此 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

辯奉荅起八年已後至涅槃 問若

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

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

並斷肉律若至涅槃云何无斷肉事

荅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 問律

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

則應言斷肉答若剃教邊此是接續

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

解正齊此 問法師既是大律師

為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

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

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

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坐云

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

教 問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

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

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

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群僧僧

辯不復奉答 制問寶度法師說

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

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

阿難所出 問若尔律中事便當

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

牽經 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

便集以為律何處方復牽律若經皆

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

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 問若論

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

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

羅中亦有毗尼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

羅與毘曇毘曇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毘

左不言无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

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

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
問若是

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

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

明而優波離意未常開肉問律

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關肉律何得

无文法師此解殊為進退只可為寺

中沙弥式又摩尼說不得以此答第

子答寶度愚解正自極此制又

問下座諸律師復去何解龍光寺道

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出

問法師所講是誰律者是佛律

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

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

問優波離志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

時不集淫暵時問若尔迦藥別得

語阿難道得何處說法至涅槃時

集修多羅藏說優波離造佛徒何廖

說法至涅槃時集四庫藏云但得言

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近時時不

頌戒
問淫
牒云夫食肉者

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謹律諸大法師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為不淨不諸講律師親違此教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竊蘭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寵奉答閉穢門稱為素開穢門稱不素 問若尔眾僧云何開穢門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心是為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動至千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懺悔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无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

初作者輕重答一種 問云何一種初直尔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擔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慙愧

後人有慙愧乃得有勝初人義

問若尔但先道慙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慙愧汝我打汝我慙愧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无慙愧其既知慙愧故知差不慙者

問先道慙愧而

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慙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慙愧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慙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為罪所以弥大答經有誠文耆婆云汝有慙愧故罪可減慙愧即是清白法

問法師是得

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慙愧此為白法不言發初慙愧而故作罪以為白法答經又道慙愧為上服若尔便有非上服義

問義亦

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慙愧終无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慙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

法寵奉答事畢三律

師並下又勅始興寺景猷昇高座讀楞伽央掘魔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

此品今月二十三日會

唱此文法雲法師解說今二十九日不復重唱爾時迦葉菩薩

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為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為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為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蘇熟蘇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革金

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
不應同彼及捷所見如來所制一切
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
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
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
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
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衆生聞其肉
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逐師子已衆
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
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
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况當近之
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
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
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
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衆生
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
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况
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无量百
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
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
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魚
鴈醜惡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
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

服袈裟猶如獍師細視徐行如猫伺
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
卧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瘧
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
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
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
不淨法及壞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隨意
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
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乎共諍訟
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尔時復
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肉魚羊
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草屣親近國
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懃修醫道畜
養奴婢金銀琉璃磬磬磬磬頗梨真
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菓蓀學
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
栽蠱道呪幻和合諸樂作倡伎樂香
華治身搗蒲團其學諸工巧若有比
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
我弟子尔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
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
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

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為肉所汙但使无味聽用无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為能隨問答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今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葱
飲食為云何惟願無上尊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食者臭穢无名稱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諸過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
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
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
希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
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
明了疾得究竟无上菩提聲聞緣覺
自地止息已亦得逮成無上菩提惡
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
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况復如來世
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

慧等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
為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
慧有无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
為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
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
肉驢騾駱駝狗牛馬人獸等肉屠
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
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
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
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
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
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
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煞生者見形
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
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
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
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
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
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
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
聽食肉者无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
有王名師子蘇陀婆食種種肉遂至
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

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煞者為財利故煞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煞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釣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煞害屠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无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今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恙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恙恐怖 一切肉與葱 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 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虫 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
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煞衆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呼獄
若无教想求 則无三淨肉 彼非无因有

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 由是志遠離
十方佛世尊 一切咸訶責 展轉更相食
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厭惡 所生常愚癡
多生旃陀羅 猶師譚婆種 或生陀夷尼
及諸肉食性 羅刹猫狸等 遍於是中生
縛象與大雲 央掘利魔羅 及此楞伽經
我志制斷肉 諸佛及菩薩 聲聞所訶責
食已無慚愧 生生常癡冥 先說見聞疑
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 故生食肉處
如彼貪欲過 障閼聖解脫 酒肉葱韭蒜
黑為聖道障 未來世衆生 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 佛聽我等食 食如服藥想
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厭離 修行行乞食
安住慈心者 我說常厭離 虎狼諸惡獸
恒可同遊止 若食諸血肉 衆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 慈心不食肉 食肉无慈悲
永背正解脫 及違聖表相 是故不應食
得生梵志種 及諸修行處 智慧富貴家
斯由不食肉

央掘魔羅經第一卷

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
受持修行不食肉法

央掘魔羅經第二卷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
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
無始生死生生輪轉无非父母兄弟
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
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
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
界所宅之實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
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
鵝蜜皮革蠟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
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
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无
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
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
習近若展轉來雖然者手則可習近
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城中有一皮
師能作草屨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
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
旃陁羅取皮持付皮師師作草屨施
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
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草
屨施持戒人為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
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唱
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

未過乎言无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

寶山明學集卷二十六

持明之張

詳

所道所以唱此革履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為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士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互捷斷皮革不得著革履若開皮革得著革履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已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下行人所以不同互捷者語有所舍若无麻紵之類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類同凡著一革履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况日日食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履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无復徃復恐諸小僧執以為疑方成巨蔽所以唱此不受革履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為父母親屬衆僧都不思此猶忍食敢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

鷹玄何反更瞰他身分諸僧及領徒
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
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制說
此語貴僧尼行道礼拜懺悔設會
事畢出 其晚又勅貢外散騎
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
懃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
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
是經之羅刹

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
說鴟鴞鳩鵲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
自死者麀鹿雉兔充備野澤亦不嘗
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煞
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煞生豈
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煞此罪一等
我本不自為正為諸僧尼作離苦
因緣

又勅捨云衆生所以不可煞生凡一
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
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萬
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附
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
貴若炙此斷附蟲皆无復命利舌端

少味害无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炳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其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勅捨去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為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為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為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獷犢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又勅捨去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得律儀所以尔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煞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煞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夾齒齧動身口

業則失身口戒不時律儀無作即斷
不續既失不煞戒亦損汙餘戒所以
尔者旃陀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
煞正為食者若食肉即有煞分於不
煞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煞
生分於不煞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
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
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
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煞分是
不煞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
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
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
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
斷善律儀人其事亦尔無論受諸煞
分有少煞分不煞律儀即時亦斷善
薩人持心戒故自无有食衆生理若
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唐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周造

廣弘明集誠功篇序

第三卷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艤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為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為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无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煞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煞既余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為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闢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永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

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介
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機厥
先故使俗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
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
制開對境无非戒科約分任其力用
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
據道異於俗流脩足時緣無間階級
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上下
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
戒者整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聞諸
視聽故擯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梁代弘明集誠功篇錄

唐廣弘明集誠功篇錄

二十七

晉沙門釋慧遠與劉遺民書

梁元帝與蕭詒議等書

梁簡文與湘東王書

陳律師曇瑗與朝士書

陳沙門釋慧津與瑗律師書

并啓

隋煬帝與智者顓禪師書

隋煬帝受菩薩六戒文

隋智者師與煬帝書

唐終南山釋氏統略齊文宣淨行法門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晉廬山釋慧遠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掾
來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而不
反過沙門釋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
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
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
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
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
遺民與群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
日遠乃遺其書曰每尋疇昔遊心世典
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
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
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
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為
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
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
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
日宜間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
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漆翰綴文
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
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
遠寄古人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
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
不及專念禪坐始涉半年定中見佛

行路遇像佛於空現光照天地皆作
金色又披袈裟在寶池浴出定已請
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
知亡日與衆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
面端坐歿手氣絕年五十有七先作
篤終誠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
忘孝道盖似有意小兒之行事今即
土為墓勿用棺槨子雍從之周續之
等築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盖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
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案奪簾
水之珍寶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
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
必斷故碧玉之樓外堂未易紫紺之
殿入室為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為
首六度之檀以檀為上故能捨財從
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
以瑞像放光俟將旬日蹈舞之深形
於寤寐扑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
字之基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
儼之辭龜鱗脯空聞其說羊酪猩
脣曷足云也因于酒食未若過中不

食螺蚌登俎豈及春蔬為淨欲吾子
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
米如玉銑盟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
之藟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荀紫薑
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不獲八功
德水並入法流四王俱至借讓弘道
同志為友豈不盛歟蕭繹疏

荅湘東王書

梁簡文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弟九
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
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縵縵之氣
不異恒日老盡怡悅時有樂事遊士
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
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
甚飢怒吾蒙受菩薩禁戒造預大士
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
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
合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群金山滿座
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
會中後無尋受持天儀臨席時容
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
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
馬援遺蠆之談不辭應氏亦蠱之諷

僧璉典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璉殊均
子路探鈎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
今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搗庾
吾善恒日夕鏡遠在直時來左右但
不得個儻殊異盤桓之時稍習節文
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尔弥申
款對臨汝後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
間信使老得不簡曄兼詹事疎為洗
馬時申話言數語論辨向之侯東撫
復成離閣衡山九疑尋應引邁臨歧
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
志忽恍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
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
知耆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
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
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灾術異葛
仙形均有序第復資其糧餼特為經
營轉禍為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
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
卸事同撫脰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
言玉巖靜對金闕懷勞之深未常弭
歇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細疏
與梁朝士書

璉律師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
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
万誠復措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
辟以詰奸宄釋敷羯磨用擯違法二
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
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
內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
細更輕凡情僣倖肆其阿便若苟欲
利已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
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
便為頗乘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杜
稷和[○]瘼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還
通向風白黑斯慶貧道忝居僧例頗
曾採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
決尋佛具切誠國有憲章結僧家諱
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膝佇奉還
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摸釋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

并答

釋慧津

慧津和南竊聞尋師万日以礼見知
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
書乃可引為上客宋玉陳賦則賜以
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
入漢行令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

德不孤立傳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
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
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
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
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
華陰成市曾何足去舉袂如帷豈得
獨高前代况乃闡禪定之初門關智
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窮
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
可号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纓絡守持
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摯聖凡叶和
幽顯加有懷鈇握錐之好聚螢流麥
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慧
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
慙散粉同斯曲木空廟直蘭類此蕪
葭課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豪
滴之珠華岳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譬
茲秋鳳如彼春林墜獨榮不預百枝
落一毛何閑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
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
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替講筵請
益成廢及言悲鯁寧可具披所異難
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懇結行遺祔

承慧津和南

瑗律師答

信來枉告良用憮然余學慙枝癢人
非准的中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闕天
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招蓋身疾弗
療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
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
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逼遂以罷老
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
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覈論部任
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
表奇僧聚中關士皆學無常師不遠
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
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
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
爰訪幽疴令其訓導久廢元次何以
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唯黃譟於
舌抄矣煎水求冰未足為喻佇能近
顧方陳寸款瑗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顓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
超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恥
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

止於化城擔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
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立
宮室先必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
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
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
閻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
遠感而遂通波菴罄隨於無竭善財
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
信佛語幸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
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
無尋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
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
撒遠迎每慮緣老值諸留難亦既至
止豁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
月日於楊州金城設十僧會訖受菩
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
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
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去既受戒
已便舉法名詔帝為惣持菩薩也帝
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
法澤可奉名為智者斯同梁高舉約
法師之徽号矣

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寶明集卷第三 終南太一山釋氏
太多不載脩所撰續高僧傳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終南太一山釋氏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
化道達之方統引群生履信成濟之
務也是以正法存沒畢乘信毀之功
神用昏明終藉情勤之力竊聞輪王
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開於
濁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
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
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
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
清範於遺黎道成規於得信者斯文
在斯可宗鑒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
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
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揜邪道而闡
正津弘一乘而揚七衆世稱筆海時
号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
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
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
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
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
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

六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
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也子者紹繼為義以三歸十衆制
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
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
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
別始於懷鈔終於絕筆凡經十句兩
秦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
元坐談叙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
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
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紅表通德體
道乘權綜而習之用開靈府陳平隨
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于藏部後
進學竄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
斷号曰偽經相從捐擲司徒衆矣可
為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精
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
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
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引贊佛經
者並号阿毗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
攝也聖教明說理絕凡謀但以初學
或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
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茂美足以

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贊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訪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 南齊文宣公
皇覺辨德門第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為最上勝者非无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觀殊教異軌分衢外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无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无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籍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无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為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

神通方便无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
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号如來
十号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
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无
不苞具其美德无不脩故知形端則
影直聲雅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
悅目之華體銍照水發溢群之觀書云
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无以
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溺於
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
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
名无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
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

寂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
自然无師保至獨无等倫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一切智力具

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
分逕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
順智流入正道諸賢並能悼川上之
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无窮
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食化
割愛辭榮豈得不懍然增到形命相
覓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

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
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
淨度門

辨德門頌

南齊秘書丞王融

紫實昧朱狂斯濫拍舛逕楊鑿分源
競柅巖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
煙深火滅情端徒捻理向空蔽不有
明心誰驅聖轍

關物歸信門第二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常不以
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
丈六表現盡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
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
欣樂瞻覩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惛伏
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
方等釋梵諮仰卧則闢一實道三乘
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
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
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
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
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惟恐不
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无
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

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
流晏安苦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
乎當須慷慨凜厲挫情折意生增上
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
不堅強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銜
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
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
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
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
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
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升高殿
踐玉筵亦无由而果假令愍念欲覩
為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
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
尋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
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
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
重障淨盡无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
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
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觀法身
無尋如囚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
除煩惱亦必觀諸佛若不如是雖復
殷勤倍切直恐障尋難通豈可不五

體投地如太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
想奉為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
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
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
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
真正心不雜心无貪恡心勝心恣慈
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
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
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
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歸信門頌

生浮命殍識網情違業雲結影慧日
潛暉遙迤修道極夜无歸登山小魯
泛海難泝衆珉見璧辯礫知璣迷其
未達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門第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
苦生无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
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
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端其形整
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内懷慙愧鄙恥
外發書云礼无不敬傲不可長又曰
過而能改是謂无過經云於一切衆

生於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无始世界以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遶形不早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乘法非礼而觀用違體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凌或姪姝恣縱非時非處因鬪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燒攻略坑陷加毒无罪或剝剗刑刖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剥裂屠割炮燒煮爇爛淪諸如此罪或為姪慾或為財利或為慳貪或為癡我無慙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慙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為真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 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

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詭曲
華詞搆扇狡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
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
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搆
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 次懺
意業意為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
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
者喜怒哀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
此皆所以洗除肖懷去邪務正經云
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故知万惡
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瞽緣
心起故口發惡言畜意顯便行重罪
今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
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
無事不辨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
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
業虛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豁盡
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
言筌利衰卑倚榮辱茲經燕驥匪躡

周錯徒鑄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
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无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
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
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
須六根清淨固知心之驅役諸識亦
猶君之撻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
懷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於御
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曉然俱了
但以方境森然感發内外更相因倚
搆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
不邪須各慙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
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
六塵曾无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取
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
便狗去還出便得余道人因悟我不
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
皆由意根故須撻明六根罪業我從
无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
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
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无慙
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

之色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審
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
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
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
因故推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
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
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
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導聞諸
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
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
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
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 我從無
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
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
大可恥也 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
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
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
是大可恥五也 我從無始已來意根
因緣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
心不怖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
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
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

可恥六也

清淨六根門頌

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
芳醪晦黑滋生昏器競欲貌蕩魂浮
身甘意觸靈焚攝根情葵衛足虫蝨草
或虞人何不勗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
染愛潤業沉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為
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
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吾
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與猷高昇
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
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
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
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
屢迫迫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饑
鬼母飽急寒母飢悶絕食冷如水食
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
谷坐久如土鎮迫立久如懸廁屋下
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
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裂雖具此苦
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日或

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
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六年耆
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元幾
淫腺經云許如燈炷惟賴膏油膏油
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惟賴壯膏
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
折軸无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
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
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為大苦次
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
時變改則水石乖狀況此假合之體
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无惱
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
求坐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
自結屢尿臭處妻子為之改容形骸
不攝傍人為之變色况單身寄病誰
肯提携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
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復思
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骸
蕭索人物一統无生不終又經云去
處懸遠而无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
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
幽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為

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
我精神捨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
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蕉不實星駭鮐肌憐
光燭日二豎潛言十巫空衛生之往
矣高松蕭瑟即化翻靈從緣墜質嘆
臍有譏嗟然何泪

尅責身心門第六

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
惡業不能改悔隨順飾語是故特須
深自尅責

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
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

顯其過

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

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經云恕己可為譬勿煞勿行杖

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
正是意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
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
形分但以心表為言也 經云佛

為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
疾授藥

書云天道無親惟仁是
與若出家之人觀空无常厭離生死
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乖此為外在家
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
是則為內乖此為外今内外道俗共
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
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
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
法欲涉千里者必裹糧衛足而致也
欲升彼岸者必聚智賴具戒足而登
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
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
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
廣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
夫求而獲者虛則寶愛情深故有傾
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
者實則意無染戀故得常安涅槃之
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
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
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知剋責心
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
蹤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剋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違願咨小智徒以太康豈无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亦照瑩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第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弥增悚慙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剋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

幾心欲摧滅煩惱

幾心欲降伏魔怨 幾心念三寶四諦 幾心念苦空无常 幾心念報父母恩慈 幾心願代衆生受苦

幾心發念菩薩道業

幾心欲布施持戒 幾心欲忍辱精進 幾心欲禪寂顯慧 幾心欲慈濟五道 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 幾心欲起求辨所難辨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

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

已得披讀幾卷經典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歎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已得幾過屈身礼佛幾拜

已得幾過屈身礼法礼僧

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

已得幾過燒香散花然燈

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

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

已得幾過遠佛恭敬幾十百匝

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

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

闇導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

无功何有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

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檢校行業門頌

渾風緬沒振俗膠加競文內疚誰覲

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
貧懾豪奢遭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啻
厥始逸馬難宜

訶詰四大門第八

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愛憎由此四大
招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
界遐曠六導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
資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
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
求適非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
大俱疾乍增乍損痼疢續生風輕而
地重水冷而火熱平相煎惱无時得
安經喻四魃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
慙无恥無恩无義我今恐其不安所
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
須綿纈衣裘卧褥温室若季夏鬱蒸
歔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
春秋改節氣候清爽復須輕爽服御
乃至食則甘肥殽肴充滿飲則瓜果
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
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
四大求索無慙不知有无有則充給

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
暫關脫致乖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
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惟欲貪求
無有休息是名无慙六何無恥汝之
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雅然當受
初無愧容我既侵智盡謀以相資贍
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口中不須
衣食云何无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
未嘗為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
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
礼拜即生懈怠云何无義此四大身
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為汝種種
供須反復橫起種種受者駭逼於我
行煞盜姪我既愚癡不能制革還相
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
為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无利猶復不
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
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
諸善業方可給汝隨分衣食趣得支
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
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无礙
呵語四大門頌

迂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

愛習矻矻予求營營余給匪德日歸
惟歿斯集貪人敗類无慙自及昭回
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第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剋責自
各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摠論混知
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
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
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
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責凡良由大教
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
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
體當觀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
德之風當尋有札有義之行何常見
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
及言所以息譏在於衆僧動為論端
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
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
魔盛今乍聞詰諄之言乃足驚恠就
理而尋非无義而發試為檢其所修
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加
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慈難違而能辭
親妻子是恩深難棄而能割愛

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

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

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蔬澀

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

七珍是人所吝惜而能捨離

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

奴僮是人所資待而自給不使

五色是人所欣覩而棄之不顧

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

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慮无尋

安身養身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

眠卧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為業

恣口朋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

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

白衣日夜无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

虛腹

白衣則華屋嫖偶而已不間離著

又行住坐卧如是法禮拜圍繞如是法

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

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

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

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出家生善門頌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
化城道場曠謐禪運閑清風飄弗響
震轍徒驚嘯微焉慮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永真无生

在家從惡門第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
法无不

答云釋氏純信縱復實心錯背亦著
言其乖名所以介者寔由大法精勝
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
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為諛
諂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
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
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
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老
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勝業已
積懃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
自檢察實自多過

瞋恚不避尊貴 惡罵无復高卑

貪求不計毀辱 慳吝不知札節

姪欲不擇禽獸 黜退不避親族

加以情慢放逸貢高懟恨諍訟邪命
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无有

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无見
未嘗省退以礼自制一何苦哉惟恐
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
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為惡
雖少後苦无边如毒在身終為重患
諸俗人等惟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
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
夕俄頃之間凶變无常如佛為愚癡
富老公說偈

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
愚人多豫慮莫知當來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
散失身死名滅惟業相隨又觀女人
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難與為因緣
思愛一縛著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
何不審諦觀為此發狂乱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
生獸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
惡想羅刹惡鬼恒敢人想貪色難飽
无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
增憂苦不斷目面脣口惑人之具人
為所惑破家滅國煞親害子衆禍之

本皆由女色

在家男女惡門頌

在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日
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
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茲焉
遂往憂畏方延

沉寘地獄門第十一

万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
惟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
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
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
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覩故
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
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
非疑途乱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
事難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寘漠非
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
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
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无厝疑心
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
地獄最下阿鼻四万由旬鐵城四周
表裏人徹銅狗黑蛇哮吼嚼咋甚可
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渚

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无一慈忍見受苦者惟憂不苦惟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踈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恚煞害貪婬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慙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恒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无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无知不識避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出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煞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數乃得為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礫水旱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

善惡受三塗報惟在三毒是故行人
先須觀破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牆雖兩
密幽夜有四知炎山龍烈火水澗
寒漸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茹荼
非去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
歎欲何為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白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
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暫
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
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點累之慙憂
淙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
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
憾也然則起念之來誠由著我如經
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
且舉一我元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
弊之出家本意為滅此惑故諸行者
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
不修還同无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
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
俗人之惡不可便言无善故通述之

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
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
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
信則剪落納衣衲鉢等於身无用略
引數條不得自怠

已去情關得空關已離俗

愛无禁緣
屈馳驅入寂定

已離染著得无碍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妻子無纏縛已棄飾好歇華侈

已絕聲色滅貪求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向八正趣道門已披忍擔忍辱鎧

已服解脫涅槃衣已望畢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慧捨堂已見迴向之大利

已聽多聞自覺音佛見出家之大利

如此所以勸獎誠厲修學故經云蓋

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

慾斷絕六情守戒無為其清淨一心

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

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亡自

在塊然獨立捨五婬除兩穢二堅縛

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

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

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為涅槃四謂

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

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
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
住寂靜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為假竊服臯門
上濫吹緇軒下鳳祀徒驚心駟文終
好野實相豈或照淫榮未能捨迹殊
冠冕客事襲駑馳者已矣歇鄭聲无
然乱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
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
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
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
衆患之矣夫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
屬周旋來往用友遊處奉上接下皆
須將意意不獨徃其應筮簪筐篚之用非
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无窮惟念
多苦不顧无常擁積腐壞靡知分散
是為欲不慍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
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為惡者衆
雖口止惡要由瞋起是為欲不瞋
恚亦不能得為此資生校計馳求万

方以利繁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
苦備經或夭身命殘然无辜宴集歡
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飲
噉之後暢快其思是為欲不起癡而
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
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
居處如牢獄 妻子如枷鎖 財物如重擔
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經
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
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
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
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
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
子内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或
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
珍肴果窮其所有訖供精潔合室營
奉晨昏翹注或為疾患危急縣官牢
獄或親親崩亡祈福魂路或生善滅
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元別由
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
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
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

切佛剎隨所感見應接群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无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菊四氏不為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棒路坦夷途万物竟何足烈火樹紅芙

三界内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為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无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无常是苦何其沉迷顛此顛倒纔驗刺身即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惟苦若謂飲食為樂者則應多所食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乘分度便成亦患若謂衣服為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今若謂室宇為樂者何意

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

若謂妻子眷屬為樂者則應長相歌
笑何意俄尔無常悲號哽噎當知眷
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為樂者則
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
兒變改幾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
艷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

若謂好聲以為樂者則應絲竹繁會
觀聽无厭何意小時便致昏昏倦耳不
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為樂者
則應適意遣憂長无惱患何故神昏
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
喪身夭命破家亡國受苦无量

若謂朋遊為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
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
相携无復行意 若謂娼妓為樂

者則應血氣對強眼明神爽少而不
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
困抽腦揪髓頭眩眼乱心驚氣逆筋
骨緩縱口燥唇焦四支振掉抽拔五
藏由此天命當知娼妓實是苦本
若謂榮位為樂者則應始終不變无
恥无辱何意黜陟之間懼悼立至以

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處无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三界內苦門頌

心怨動紛紜情怡輒遷于歡愛一離遠傷憂坐衰暮連幌結清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天伐寔修嫫欲網必虧生繁且或全免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門第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摠是苦聚非惟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為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冤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厲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群小無知謂之為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為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

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

明洞徹行住坐卧震動大千相

若礼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
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
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髮相
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頂出日光相
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
眴相

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
密相

若說慈善善志意堅強得佛四牙白淨相
若絕口四過得佛方頬車廣長舌相
若行施平等得佛果時七處合滿相
若忍苦行決定无乱得佛師子臆相
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
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脩臂指長相
若視地行不踐虫命得佛行不蹈地相
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内外握相
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
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
輻理相

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馬陰藏相
若說除患死法得佛廣膊膈相
若善莊嚴不解衆生支節得佛鈎

鎖骨相

若柔和順塔右邊從人得佛右旋毛相
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
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
更相

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

若修万行常願具足得佛曾万字相

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

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

若常讀誦不惡口加人得佛摠持口

香氣相

若說法引接衆生得佛面无飢渴滿

口光辯才相

若持戒无缺得佛法身圓滿相

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

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

行之菩薩志意堅強所期者大不以

為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

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

為顛倒惑經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

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三界外樂門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

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圓極聲質委
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群燈祇
關遠照香寓慶嘉薰俛首睇人俗信
矣靜為君

斷絕疑惑門第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
無差舛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
以不純故報有精廉或貴或賤或美
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
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
熾盛親族榮顯而見身命夭促門族
衰殍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
而反延年壽孝宗強援廣清廉之行
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
困窘而覩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
輕受如金剛般若云由持經故為人
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輕賤故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
其无明惑故妄起顛倒不能解了三
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
懲誠庶有識者識以除疑 智人
以生為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
為樂是一惑也 智人以不生則

不死故云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 智人以居家為苦辟之牢獄書云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為榮樂是三惑也 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為懽欣是四惑也 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讎而愚夫繼戀以為勝適是五惑也 智人榮利是自滅之詮書云割情在於速達而愚夫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 智人以色聲香味為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欲而愚夫為之沉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 是以智人當勤自勉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 見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慳見持戒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撿心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旦夕緣理致患勸息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見坐禪者致患勸卧間語引進便稱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

朝聞夕死如救頭然何有情懶更習
常俗以死自措方曰有志

斷疑惑門頌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
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
為仁逢尤昭往業習善會茲身勤憂
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今名且云重豈
若樹良因

十種慙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
僧尼瑕累又聞疑惑顛倒之門退自
思省實可慙愧經云慙愧得具足能
滅闇障故又云慙如鐵鉤能制人非
法若无慙愧與諸禽獸无相異也涅槃
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慙二愧
慙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慙者
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慙愧故
則能恭敬於父母師長懷慙愧故罪則
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慙愧順清白法
事乃无量略舉十條以為綱要

第一慙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
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苦提道忍苦
受辱今成法身常以正法為我解說

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慙愧

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
常懷憂惕既為人子不順誨約反學
先強凌蔑貴賤既乖諍子上失令名
深為可愧 第三慙愧諸子然彼
實能晨昏定省色養无虧而終貧煎
無物賤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又闕
教導使子愚昏實為可愧 第四慙
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
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
增上戒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
犯深為可愧 第五慙愧弟子既
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因遮有違聖
說致使道業寸尺无功一生空過无
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 第六
慙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
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
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
懈惰深是可恥 第七慙愧檀越
出家所懷解脫為本形骸資待衣食
為先所以諸俗為道興福供給資緣
故隆正業而或不全失於鄙重亦可
深愧 第八慙愧良友知識化導

見佛因緣令具梵行大經昌示而我
聞諫反以為讎背逆三歸礼向神俗
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可為愧
第九慙愧所化諸人由我无德久不
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
徒枉功夫縱聞雜善不獲純淨内心
自疚深可慙愧 第十慙愧天龍
神鬼護法冥祐我本發心擔度一切
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誓缺情志
不恒惟知負恩但增慙愧

慙愧門頌

神膏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隋水
上潤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
攸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為通報德
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顧
省能无忤

極大慙愧門第十八

慙愧之義以不及為本若於正行悲
能遵奉则无假慙愧書云内省不疚
何憂何懼又曰心苟无瑕何恤无家
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
造過无量過无量故慙愧亦應無量
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支派不可縷悉

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无不攝
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
引惡在已而於万善不能修習見人
勝行意欲凌之无慙之甚何得不見
今列位顯之庶可叙迹

若見直心行慙愧人我不能行願彼
不作

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
見行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
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
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贊勉欲其不行
見葷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勸令退敗
見行伏心人應慙愧法乃勸不行乖
八正道

見學問誦經人自无此行不使彼作
見園遶礼拜者自嬾惰故嫌令不行
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
為之

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
今據叔世說法開化以此為高

義當生信滅罪祈福扣道而今登无
畏座開廣笑諠之端飾詞自嚴之美
高言興色誹誚往還儀容傲恨初无

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詰諮者
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為利養名譽我
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法說若利於
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
慙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
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
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卧伏
卧左右脅卧各九百万億歲尔後更
厯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
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
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
大慙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
衣食由此衣食勞乱極深所須繒纈
皮革无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
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
无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
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
進納更滑貪嗜美味无羞无恥須臾
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
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
慙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極大慙愧門頁

冬狐狸豐毳春羣緒輕絲形骸翻為
阻心識還自欺手容羈非日平生少
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
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
與情愛辭

善友勸獎門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慙愧勸獎之功
善知識也今欲修習万行非善知識
无由進道經云如梅檀葉在伊羅林
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梅檀林其葉
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
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
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
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全
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升淨土
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
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
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
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
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
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
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
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

之事欣樂羨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糧思味其於飢渴終无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飢弊形骸勞悴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 若有衣裘服翫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臭雜是以勸將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甘味珍著連几重案又有藜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將令施飲食 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銕塗炭溝渠坐卧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憍慢奉行謙訥豈可他人常貴我常在賤 若見形貞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矬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 若見意力强幹少病登勞行道无身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

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
万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
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善友勸獎門頌

蘭室改蓬心旃崖變伊草丹青有必
渝絲礫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
彫藻一貫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
乃王臣大楚信无保勉矣德不孤至
言匪虛造

戒法攝生門第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勸凡論
課勸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
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為其始可
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乘此
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
如大地長生万物戒亦如是能生衆
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无此戒諸善
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
所纏人天勝果堪為道器欲感勝果
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
歸五品戒法兩科十衆小學要以三
歸為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為本並
如經律具顯規猷卓尔憲章行業明

逾鑒錯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
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
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能出有
若歸邪神反增苦趣故經說云歸佛
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
方識逆順經云信為道元功德之母
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无
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
立信為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此三
可重故名為寶何謂為佛自覺覺彼
无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為法能
軌能正滅諦涅槃清淨无相也何謂
為僧能和和衆无學功德自他滅處
也何謂為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為寶
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
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
理惟一統照无不同照周等覺謂之
佛寶勝元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
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
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招異
利樂是故一切无不歸憑

第一斷邪三歸 第二五戒三歸
第三八戒三歸 第四十戒

第五具戒

第六十善戒

第七大菩薩戒

此之七戒所防

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
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戒門頌

金山嚴寶仞瓊琬烈瑤英牆狐議不
窟簷鸞豈能拙淨花莊思序慧沿盃
身倪六群儻未一七衆固恒齊端儀
有直影正道无傾蹊維宮超以悟襲
野音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

從前發心以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剋
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慙愧續修勸
獎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
資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
嗟抃自慶者乎 經云八難難度一
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
難五長壽天難六雖得人身盲聾喑
瘡不能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
具而世智辯聰信邪倒見不信三寶
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隨業
沉淪久乃得出時在 道還不正信家
生第八前後佛間不覩正法徒生一

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尔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首

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一自慶也 佛言餓鬼難脫而今

同得達於此苦二自慶也 佛言

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慶也 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

今在中國修習礼智四自慶也

佛言生長壽夭不知植福福盡命終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自娛迴以供養五自慶也 佛言人身難得

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慶也 佛言六根難具

今无缺損七自慶也 佛言丈夫

男身難得我已得也 佛言女人

身者湏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

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

佛言佛前佛後是為大難我今相與

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

鹿野滅惑不殊也 佛言見佛為

難我今頂礼佛所說像功用等倫也

佛言聞法為難我今備得聞也

佛言出家為難我今且隨衆也

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為難我今一心
無敢二見敬法愛法以法為師經中
偈言

惟念過去世供養為輕微蒙報歷遐劫
餘福值天師淨慧斷生死癡愛銷无遺
佛恩流无窮是故重自歸

自慶畢故不造新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慙
慙陶形練氣任元造啓蒙夷阻出重
幽榮公三樂非為曠箕生五福豈能
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至道此云
修年逢生幸曾以慶盈慙貳過儻知
憂畢故斷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
智流

大忍惡對門第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
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
心無辱故以其在苦則多辱多惱起
不善業今所以得无辱者良由在礙
而修无辱故辱不為辱既於辱而無
所辱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安婆

世界五濁之剎五痛五燒具諸惡報
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為
資糧以拔惱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
勝於他方淨國百千万劫所以尔者
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
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
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為希有他
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
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
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
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
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
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
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
定攝乱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辯
才巧說攝愚癡也又淨國之人非無
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穢土四攝四
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
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
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
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
難蹈熾火歷冰霜嬰苦切甘楚毒放
万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

無此心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
善所謂底勞之備為如來種當知忍
者乃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謂忍
忍思忍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
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无恥辱忍
撻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惰慢
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
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
辱矣

大忍門頌

崑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璧千金
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已愚俗道已深
愛憎喜怒生而習咨華芳旨世所欽
鴻才巨力万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
逸驥狂光曠不御繁羈密匣儻能禁
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无待忘幽尋
緣境無尋門第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為縛在道則謂之
為解解即無尋所致縛即資待所招
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无
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則
無尋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觀
縛纏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

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纏繞解脫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實為苦何以知之

今欲陸行非車舉人馬不動一累礙也
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
今欲養身非衣食屋宅則无所憑託三累礙也

今欲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柔軟則無所資待四累礙也
今欲修集

一慧鬚像无向五累礙也
今欲

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
今欲徹視十方

障畢滿目七累礙也
今欲求佛

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
不覩八累礙也
今欲披文尋義

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
礙也
今欲誦習經典受已忘漏
十累礙也

凡此累礙其事无量聖人所以無礙
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
策為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
假於他而他為我用所謂讓而得者
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

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
在已而得无尋衆生常利我忘彼所
以恒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
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
聖人所習雖其途无量然津濟要趣
惟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无縛欲解
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
棄凡夫縛凡夫縛者惟願得五欲縱
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
不顧 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
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
縛我無解脫期今云无奴不立無婢
不辨此乃氣力强梁之時一旦卧牀
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
勉厲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無尋門頌

况象忽物終不名龍舉鸞集竟誰辨
絕智亡身孰為尋韜名戢曜故能顯
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
壁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
敷教應俗驚泉流現迹依方迂風轉
大哉超世莫與群希轅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門第二十四

從初辨德極於无尋善惡二途凡聖
苦樂明了審諦斯言備矣惟應努力
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
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
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為勞
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
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
得正法智已以无疲厭心為衆生說
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觸
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慮淺多迷每
一修善怯退皇授念念之間百變乖
舛自非勸之以勢力獎之以對幹則
勇銳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无
明悉賊鬪戰亦不異世間勦敵相御
世間則須金鉅壯其氣鼓鍾擊其急
懣懣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
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
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无
漏之智命无畏之師控造品之衆禦
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轉甘露之鼓
著如指鎧冑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
刀執堅固箭楯精進督怠情翹勤課
不及發行登懽喜稅駕頓法云種智

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无明老死
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困倚
天女憑帶鬼神億千万衆擔山吐火
雷電四繞欲以闇惑之振退金對之
師由乎菩薩忍調无想積德久善魔
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
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
努力何由辨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
劬勞督課便自室內盈實飢寒不切
但能努力无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
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
不足為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
之忍漸染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
三塗切已力无所施方復生悔何嗟
及矣所以努力一門其通後者位心
極行惟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
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努力門頌

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州亦可為
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
有子刺常修名立王生擢賢美譽垂
自来勤心少騫墜何不努力出憂危
勝幡法鼓榮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

有常元我儼既列无明有縛孰能窺
礼舍利寶塔門第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益譬若一音說法
各得其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
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 應以出

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剝除鬚髮
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
菩提樹 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

三轉法輪十二部經 應以滅度

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於涅槃良
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
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戀
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礼拜像
塔皆宜感發悲心潜然思慕慘切其
情追想正法我不食仰泣想如來不
親音旨如入祖祢之廟覩靈若在軟
歎无顏如來慇懃令我等具諸苦
行而我違背目墮惡道在於像末未
蒙解脫以苦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
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涕零慙顏哽
衝至心奉為 至尊皇后皇太子七
廟聖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
切劇苦衆生敬礼十方三世一切諸

刹土中所有如来形像靈廟

訖礼釋迦如来一切現在靈骨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頂骨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髀蓋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眼精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一切指骨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一切牙齒舍利

訖礼如来現在衣鉢水瓶錫杖眾具

訖礼過去四佛生地并行坐遺迹

訖礼如来得道樹寶塔

訖礼如来轉法輪處寶塔

訖礼如来般涅槃處寶塔

訖礼如来滅後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

訖礼阿育王所造无量諸佛像

訖礼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

訖礼此國諸州諸瑞聖像

訖礼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

訖礼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

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

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

涅槃能建立は無量像塔盡於來際

佛事不絕

唐高僧傳卷之五 第五張 附
禮舍利像塔門頌

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莊不亦玄悲
中賢小節猶可應去聖弥遠情弥滋
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漠斯遺基
設像居室若有望開儀駐景暖如之
連卿共日獨先後道悠命殫將元時
傾懷結想惻以慕垂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門第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
文字當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
為先惑既八万四千故使教門亦有
八万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
隨亡如筏喻者可以情忘然群生沉
網隨言卦滯由此見故教藥常陳所
以金匱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
指空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无方故
如來一代四十九年隨緣示教種種
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教計隨言說
必致淪亡然以義理談玄正宗无昧
言雖得喪全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
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
沉法雲遐布非夫簡冊元由獻功尊
大迦葉法門英雋擊鍾聲告已集無

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
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滄積西
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沿
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
卷詞義明敏談味无遺近則安國利
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
之至心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
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訖礼一切真如正法藏

訖礼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訖礼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
法藏

訖礼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訖礼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訖礼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訖礼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

訖礼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訖礼北印度石野八字捨身法藏

訖礼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訖礼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

訖礼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訖礼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

人等願一切舍靈入如是法門常能
摠持廣說教化通達无碍

法門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
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
仁言為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
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淋漓
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
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无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
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極沉
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網而弘護於
万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
善種号曰福田德響捷捷又稱應供
心乘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剝落之
容幽受空樹之報乃與施主為隣隙與
骨肉為瘡疣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
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
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
思念念策心无時寧舍方可入三乘
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盛德可觀六
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

為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糾封付昏迷處處生善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為俗良田令興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起累表作範區中為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清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業僧舍凡聖形繫徃因縱成无學猶嬰苦報身謝无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教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為解脫故供養法也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奉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

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弥勒菩薩僧

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

敬禮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

敬禮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

敬禮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
敬禮賓頭盧閣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敬禮佛子羅侯羅住法万載諸聲聞僧
敬禮剌州山海九億万住法万載諸
聲聞僧

敬禮三千界内現在一切諸凡聖僧
願一切含靈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
智生福不墜惡趣生生遭遇為善知
識伏除煩惱得出諸有

僧門頌

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操
妙理至言惟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
照空觀法識遷流撫俗瞻九獸生老
絕滅情嗜斷權怡縱落豪榮棄彫藻
親愛倏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塵草
測以龍雲豈日高濯足江漢更慙皓
勸請僧進門第二十八

勸請者懇懃之至意也由發懇懃之
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
微之善咸須懇懃勸請增進令生慧
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
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
衆生說法久住

十方四惡趣 我今悉勸請 修持諸戒行
獲得於人身 十方一切人 我今悉勸請
令修十善業 得生於天上 十方諸天人
我今悉勸請 登立正定聚 得離於惡道
十方諸學人 我今悉勸請 覺察諸煩惱
速證無學地 十方阿羅漢 我今悉勸請
知非究竟位 惟有一佛乘 十方辟支佛
我今悉勸請 成就大悲智 教化諸衆生
人天二乘衆 我今悉勸請 體覺如來藏
修習菩薩行 一切諸菩薩 我今悉勸請
修行十度行 速登於十地 兜率天菩薩
我今悉勸請 常轉不退輪 速下度群生
菩薩智未明 我今悉勸請 金剛滅塵累
顯發真實相 十方一切佛 初成正覺者
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衆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歸命請 願久住於世
如是佛菩薩 我今皆勸請 發此殷懃心
是故稽首禮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逢聖朝 靈智俯接一其遙
白日馳光不流照 葵藿微志徒傾翹
遍盈空有盡三界 綿塞宇宙罄八遼
德光業遂外至覺 寂寞常住獨能超

煎灼欲火思雲露沉汨使水望舟橋
引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鉉
隨喜万善門第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
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
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
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
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
勸諸衆生如說奉行

十方一切衆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
孝養謙恭德慈和及愛敬庶貞清潔行
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
奉修如來戒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
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聞者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
救攝諸貧窮飢寒窮寒者疾病艱危苦
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
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
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无量
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
燃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
若復為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
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剎

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宣諸祠好
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悲隨喜
若有造僧坊床帳及卧具令彼息心者
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
如是諸功德我今悲隨喜如來大慈悲
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今我等修學
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
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
能於三界獄引出諸衆生願令衆生類
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誥
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膺忠為操
振禮摘文弘惡則機謀颺勇靜姦暴
明白入素志冲閑高論窮微契神奧
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
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罄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第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為義原一切衆生
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
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
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
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

生者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
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是以一切所
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
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
飼莊嚴彫飾要必當死徒為保著自
非愚闇所以貪愛此身少有慧明何
得无時不厭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
容貪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衆生所行微善業 仁孝及謙恭
慈愛柔和等 忠正修禮智 矜逮賑孤窮
如是世俗善 悉迴向佛道 一切諸外道
種種勤苦行 五熱炙其身 投巖赴水火
及縛塗灰等 无量諸邪見 今皆為迴向
同歸正覺道 一切清信士 歸戒行十善
乃至諸女人 亦能修福德 又能善說法
開化衆妙福 迴以施群生 共成无上道
一切弟子衆 聞聲即解悟 善來成比丘
乃至四道果 方便及初觀 苦空非常相
亦迴施群生 共向无上道 十方諸辟支
自然成緣覺 深悟在別世 曉了因緣法
隨顯化衆生 獨處樂善寂 如是兼一口
盡迴向佛道 十方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
入禪出禪者 勸物行衆善 如是等三善

一切衆德本亦迴施群生歸向无上道
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
有无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真妙境
若迴有相心皆向辭脫道如是諸菩薩
我今勸迴向發此无著心是故稽首礼
迴向門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
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南義街虛名
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并
吉凶拘忌迺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
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
咄嗟失道尔迴駕汚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趣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
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号为根本三
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
二九種然此九種義通善惡三善根
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
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乱微塵
起相見即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
常發弘願以自在嚴願一切衆生皆
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姪邪
艷或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愚

寂闇鈍偶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歎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万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万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 願一切衆生鼻常不聞煞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草叢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薰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功德香學无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万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 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寂上勝味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淫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鑊湯寒水之觸餓鬼畜生諸苦惱觸四百四病寒熱風霜金

蚤逢虱飢渴困苦等觸願身常覺清
涼強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
觸 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
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万四千
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
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為醫王法為
良藥僧為看病者為諸衆生治生死
患令得解脫心常无礙空有不染

發願門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運
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
芳珠燁兮聞歲時寶樹飄兮警昏旦
清露搏甘永以挹喜園流采常為玩
無待殷鼎方丈著安用秦箏織拍彈
勤誠歎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擇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啓福篇序

卷第二

群

漢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
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同統識
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
日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
王論其相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
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元滯據
行不無明昧昧則乘分小大智涉信
法明則特達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
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哉為初悲
則哀苦趣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苟
則識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
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為本故虛懷
不繫則其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
則作業有乘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
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位持
於塔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
給是知為有造業未曰起升多由起
過重增生死故云為有造罪一向須
捨為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
行兩分滯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

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
啓福本擬歷賢明

梁代弘明集啓福篇錄 王該日燭

唐廣弘明集啓福篇第八 悔罪篇附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

諸帝與太山朗法師書 并答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捨身願疏 沈休文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依諸經中行懺悔願文 梁高祖

千僧會願文 沈約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八關齋制序 并制十條 梁簡文

為人造寺疏 梁簡文

謝勅資架梁啓 三首 梁簡文

為諸寺作檀越願疏 梁簡文

設無導福會教 梁蕭綸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

與琰法師書 二首 梁簡文

與劉智截書 梁元帝

與約法師書 沈約

與關梨書 梁劉遵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荅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為寺詔

魏收

周明帝立陟岵陟嶠二寺詔

北齊遼陽山寺願文

盧思道

隋高祖為太祖造寺碑詔

李德裕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周武帝二教鐘銘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唐太宗捨舊宅為寺詔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唐太宗為穆后追福手疏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與暹律師等書

褚亮

唐太宗造興聖寺詔

北代魏天子拓拔珽書

皇帝訪問太山朗和上承妙聖靈要
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
筭遐長翼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

者送素二十端白氎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

晉天子司馬昌明書

皇帝新問太山明和上承敬德光時
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
起世善翼匡時輒申經略懸稟妙算
昔劉曜創荒戎狄繼業元皇龍飛遂
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
藂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
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
汭洛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微
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
驅明光錦五十疋象牙_蓮五領金鉢
五枚到願納受

僧朗頽首頽首夫至人无隱德生為
聖非德非聖何敢有喻夫日出家栖
息塵表慕靜山林心悌玄寂靈迹難
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
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无
邊願開大乘伸揚道味僧朗頽首頽首
秦天子符堅書

皇帝新問太山明和上大聖膺期靈
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无外若山海

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養存生
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
隔万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
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
數斤供鍍形像續續三十疋奴子三
人可脩洒掃至人无違幸望納受想
必玄鑒見朕意焉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
忝在出家拙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
弘正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慙慙
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願廣
開法輪顯保天祚僧朗頓首頓首蒙
重惠賜即為施設福力之功无不蒙
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書

皇帝訪問太山明和上澄神靈緒慈
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
纂統方夏事膺苦蜀不恭魏武含慨
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
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訪何
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
綿五十斤幸為呪願

僧朗頓首頓首能人御世英規遐邇
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
習教山林豈惟詔旨諮及國難王者
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
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
載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
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書

皇帝訪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灾
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
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拯拔區域
遐迩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
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主上
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無德
生在乱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
上大恩神祇益護使者送絹百疋并
假東齊王奉高山往二縣封給書不
盡意稱朕心焉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
融溢皇澤載賴善達高鑒惠濟黔首
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
恩旨殊隆貧道習定味靜深山豈臨此
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所崇像福冥報

有歸僧朗頓首頓首

唐張群

秦天子姚興書

皇帝訪問太山朗和上懃神履道飛
聲朕世休問遠振常无已已朕京西
夏思濟大猷今關未平事唯左右已
命元戎尅寧伊洛冀因期會東封巡
省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
金浮番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
玄鑒照朕意焉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
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
雖玄宗冲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
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
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
之故夫殆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
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无之談
盲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
造精之言誠難為允理詣其極通之
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
說遂令宜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違
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
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為有明盲耶

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
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无一言昭然
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
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
釋今故詔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
疑洽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諱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
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
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
帝暫虧御膳小廢軋行四海震遑百
司戰竦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
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周焦迫
禁門且啓欣問豎之安寢城扉早闢
訪饒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
藍精舍繞足頂礼百神儼衛万福具
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
弘慈十号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
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
仍留百僧八閤行道又度二士同日
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
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

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万之劫可期
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
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
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
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
如之盛坤儀寧足正末及諸王妃主
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
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為積苦餓鬼受
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
動山藪翺飛濕生化生有想无想皆
藉今日慈悲咸遙浣濯人天攝受幽
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沈氏

優婆塞沈君勣白十方三世諸佛本
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 云云
一切衆聖今日通俗諸大賢德夫形
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
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楚膽未足
為辟靜令求我无時可得而積此淪
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
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拍空呼名之為
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
以充其欲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

直溫肌歎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
盈箴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
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
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
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
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
孰過於斯幽顯推求无一或可君仰
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冤榮
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慶流僕妾室
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
苛妾餘襲冬夜既蒙累重而積有贏
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其
陋已甚方諸宴室所邁寔多悟此非
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
寒困苦為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
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
腦誠難輕慕虧已贍物未易頓行捨
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異
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歲次玄
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日在於新
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錫歸祇樹
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飢

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慙兼捨
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捐撤
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
切剝除蕭散形質超然盡彼群生咸
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緣業殊
乎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故
開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
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
殊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
人高卧取逸閑堂呼為八閑去之實
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
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
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
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
夫色固无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
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
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欲
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
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琬
聯華日采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
紫燕之乘擾於外閑輔帳翠帷之飾

光於中寢徒以心源承滯情路未昭
識謝兼忘理慙獨悟不能叶調五氣
綏御六神霜暑或寒風露時殫是以
敷襟上寶拙誠妙覺訖捨肌膚之外
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給
時順万社雲翔百妖霧滌望北極而
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
則天均慶少陽分福儼日承休儲妃
闡膺祥之符皇支廣惟祺之祚訖飾
崇^夢嚴置寶帳仰延息心旁振清信
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
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无爽

有梁高僧諸經行懺願文第六無其文於下後
罪篇中有梁陳帝敕經懺願文應是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
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
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
万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於苦
岸迷塗遂遠溺喪忘歸區區七尺其
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
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无期約
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辭者也至聖
凝寂无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

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
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夏
蓮羅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
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
宅隆慈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莅洪德
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
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
所住山寺為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
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
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
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涓毫
應證來業无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
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盖以
微寄誠心云尔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
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
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
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
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
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著愚癡羅
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沙門之
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

情守戒元為其清淨得一心者則万
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聲色不
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
苦故知出恩愛獄薄俗為難善來比
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
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憂欲
永拔无明根削遣闇惑心修習波若
慧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殊之辯被
忍辱鎧秉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
座結經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
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
藏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
切大擔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
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
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
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
一切諸天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
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
正直守護一切善神又願今日現前
幽顯大眾咸加證明今日捨願使弟
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眾
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願皆礼一拜
八關齋制序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

漂愛怕自非識達真空照靈珠於難
曉神緣妙境蓄慈根於未化无以却
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延肅靖高宇
閑邃香吐六銖烟浮五色目睹金容耳
資玉韻無客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
類倚於鴛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
地祛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
條八關齊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
罰礼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一
出不請刺罰礼十拜二 出過三契
經不還罰礼十拜三 隣座睡眠維
那至而不語者罰礼十拜四 隣座
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礼十
拜五 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
即糾舉為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礼
二十拜六 擎香鑪聽經三契白黑
維那更相糾察若有阿隱罰礼二十
拜七 聽經契終有不唱贊者罰礼
十拜八 請刺无次第罰礼十拜九
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礼十拜十
為人作造寺疏

梁簡文

郢州某甲訪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

舍於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
莫不事表區中心憑真外但四纏惑
惱去善源而无滌五濁重靈非慧刃
而安揮故以愍彼濕薪傷茲滯器今
於郢川某山為十方僧建立招提寺
紫負郊原面帶城雉枕倚巖壑吐納
煙雲重門洞啓未創飛行之殿步欄
中宿猶寡密石之功嚴飾之理難階
飛鋒之資已罄道俗儻能微留善念
薄獎勝緣則事等觀香義同錫乘昔
人修檀捨手雨七寶前賢薄施掌擅
雙金福有真移言无多遜謹白

謝勅賁納袈裟啓

日綱啓殿師吳苴奉宣勅旨垂賁
浚細納袈裟一緣分同妙業界寫長
璽拂石慙華裁金非重是日新添厭
惟田服方使幽真芳杜取絹芙蓉仙
客排雲看裳飛羽穢食凡軀无明暗
識叨恩每重荷澤難勝不任銘戴之
至謹奉啓事謝謹啓

謝賁袈裟啓

臣綱啓蒙賁賁浚納袈裟一緣荀鍼
秦縷因製絹而成文魯縞齊紉藉馨

漿而受采初開篋笥更觀舍衛田疇

不出戶庭坐視南山騰陌竊以三鉢輕衣稱
美服於淨居千金巨麗得受用於迦葉而
湛恩特被華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澤便及
喜溢心崖如從空中所墜忽不自知更謂寶
支所出朱襍四色事非離世鈎蘭兩葉殊澤
寶隆不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來賁加衣沙表啓

臣綱啓宣傳左右前景茂奉宣勅旨垂賚
鬱尉泥直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纁巧均結
毳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
踰二兩無以疋此洪恩方斯殊賚臣卧疾累
旬未堪行踐不復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
緣穢體媿荷相集不任慚悚之至謹啓事
謝聞謹啓

請為諸寺檀越疏

梁簡文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
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
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覆灰沫劫易危煩流難
極不樹兩門豈修二翼常恐虛焦沈惑永結駛河愛
藤懸網長垂苦岸敢承三寶覺悟之力於幽顯前發
弘誓願今願為武當山太平寺并此鎮壁楚白塔同
安習善延明投施上鳳林下鳳林廣嚴寺寺皆

盡形壽永為檀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
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
起煙之密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
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
道四生普皆蒙福

設无尋福會教

梁蕭綸

僚紀大士廣濟義非為已道引群生
種種方便所以虛已樂靜表之內經
確乎難拔著自外典又加獨往斯意
足論隱不隔真乃為菩薩廬山東林
寺禪房智表法師德稱僧傑實号人
龍懷道守素多歷年所不為事屈不
為時伸上下无常一相无相遂能捨
彼嶠閭來遊垢濁興言一面定交杵
曰余以薄德課臨大邦教義未聞貴
賢摠至昔綺季之出漢年樊許之興
唐日茲迺聖主流慈天澤傍被異人
聞出復在此辰不勝舞蹈帝之恩普
也尅今月十日於西賢寺設无尋會
并致敬開士躬諮勝福下筵食道凡
厥民隸爰及庶士同不率從咸皆請
業上答軋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
可浴弟邵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異
州為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
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
致足樂耶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
西山白鹿懼不能瘡子豫赤丸尚憂
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間靜然
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
獨思吳客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
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
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
遠近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
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濮有閔外
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
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
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
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
病遣疾尋別有信此无所伸

與琰法師書

梁簡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一日花異色結綵
成春道體何如恒清且也對玩清虛
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
之樂弟子俗務紛紜勞勸特深睠然

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屏
有緣之傳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
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
信無迷寸於綱和南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
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
裏恒有語對眷仰之深无時不積久
因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
為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
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
頂聞之善謔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
復無極昔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
北面未深雖異操那事同花水今段
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
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无地
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於
此時得一觀止辯論青豆之房遣或
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
寸心此事期必冀非爽指遣承問佇
有還書綱白和南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釋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
自林宗適及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

心弥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
月懷賢有勞寤寐无忘興寢方今玄
冥在節歲聿去道日似青緹雲浮紅
藥清臺炭重北宮并溢想禪悅為娛
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
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无
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
梅雨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
周黨傳芳於大原或有百鎰可捐千
金非責松子為冷蒲根是眼未有高
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
而相鳴帝釋子馬經立園而跼步有
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摠之何其盛
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
眺之山弥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
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
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
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弥用
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
偃盖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花之劍
藩維有限脫屣无由每坐向詗之牀
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
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

抵掌我勞如何想无金玉數存抑亦
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派川弗遠
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
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與約法師書

沈約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
韻冰柱齊質自接采同栖年逾一紀
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逍
遙寡務何嘗不比茲遊覽南居宴宿
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為
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
楸檟將合眷徃懷人情不勝慟此生
篤信精深甘此藿食至於歲時苞篚
每見請求凡歌菜品必令以薦弟子
輒斲而後與用為歡謔其事未遠其
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緒去冬今
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淒
下不禁指遺恭送以充蔬僧一鉢法
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恒交覽物存
舊弥當楚切痛矣如何徃矣奈何弟
子沈約和南

與印闍梨書

梁劉之遴

大憲稽首和南大憲精誠無感奄丁

祖罰攀跣永往五内屠[○]鑄日名自悼

万歿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乱繫想
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戀善母
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
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塲
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營安厝終始
永畢不可復希長跽懊惱无心苟存
伏度聞問理垂哀愍所希運心救拔
必使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啓臨紙崩
絕大憲和南

與雲僧正書

梁王筠

弟子孤子筠頓首稽首和南弟子疊
結幽明倫嬰荼蓼攀援崩踊肌髓糜
潰尋繹煩冤肝腸寸斷跽天叫地永
隔精誠捨命捐軀終无補益思欲仰
福廣為法事以申同極之痛少寄追
慕之誠鑄像度僧仰遵法教建齋設
會務依經典敷說大乘誘度群生其
福不淺仰惟大正法師道心純淑至
德凝深智苞空有照通真俗多聞不
窮機辯無碍一代師正四海推崇弟
子宿植善因早蒙親眷情同骨肉義
等金蘭外書所謂冥契神交內典則

為善友知識訪藉微緣敢陳大願來
歲夏中欲仰請講說弘法之情既無
彼此眷愛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
要請既多故預諮聞必願允遂豈啻
一旦忽有斯白臨紙崩咽厝言无次
弟子孤子王筠頓首頓首稽首和南
與長沙王別書 梁王筠

筠頓首頓首高秋淒爽體中何如願
比勝約承入東札拜用深傾仰昔落
后遠遊不無是事或龍舟水嬉或臨
川送遠鉞金飛旆泛此安流猶復見
重良書以為盛德未有還日簡辰歸
誠繫念尋法域之遊逗祇園之聚翹
心贊歎元以辭說僕風疾增瘵蹇廢
蓬門不獲執離弥深傾懣願訪勗白
書不次王筠頓首頓首

荅雲法師書

梁劉孝綽

孝綽和南辱誨垂示勅旨所荅劉太
僕思効啓義窮深遠語兼巧便伏聞
希有身心踊躍昔戈盾夾車備不虞
於周后兵旗引駕防未然於漢君斯
皆執心黃屋瑞無紺馬事極崇寓之
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茲善覺降

迹間浮以住地之心行則天之化故能
慈導三有仁濟万物猶以法藥未周
寶船不倦解劍却蓋躬詣道場瑞花
承足人觀雕輦之盛金輪啓路物覩
重英之飾顯實開權事均祇驚本无
四畏寧慮五怨思効遂膚引梁丘隨
劍之說曰碑觸瑟之辭何異迴龍象
於鬼徑注江海於牛跡聖旨慙懃曲
相誘喻豈直淨一人之垢衣將以破
群生之暗室弟子世傳正見幼觀真
言但惑網所縈塵勞自結微因宿植
倂逢法教親陪寶座預食香鉢復得
俱聽一音共聞八解庶因小素受潤
大雲猥蒙開示深自慶幸不勝歡喜
略附陳誠劉孝綽和南

遼陽山寺願文

盧思道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又安列聖重
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礼諧樂暢劍
戟云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
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
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昭蘇
八表唐旌已立朝輿不遠而至躬綏
既開肖翹咸遂其所煙凝休氣渚幕

榮光玄扈造符翠媽啓錄阿閤朝誼棘
林夜靜西瑄協律南臺迎神衣魚操龜
之俗懷音請吏反踵脩服之渠膜拜
空首四海懾然中外提福尉候無警
書軌大同猶以為負宸垂旒人世微
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束
意玄門手執明珠頂受甘露調御天
人不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寧屑衣
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
矣風雨潤之屠門鮑肆化成嚴淨之
所蜉蝣鎭結網於仁壽之域參墟與
壤玉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
帶遐長原陸奕秀高巖聳起作鎮東
偏峯羅群玉鸞頭之狀非美岫列三
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脩風生和雅
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
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礼旋駕西
巡六龍齊轡七華按部雷動雲移
凝鑒佇蹕乃達仁祠于彼勝地成之
不日既簪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六
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指王馭歷弘
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為期以此勝
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

遇弥陞上征堦率雄視三界高臨四
衢百年之神俯輕群后一音所導遠
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
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雨暘
合德二儀受錄錯於靈河開金簡於
仙嶽龍宮鳥紀未可疋其光大像天
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
良道高上嗣牢籠啓誦孕育莊丕六
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
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
被於万品當使法界虚空生靈動植
俱沐定水同陰法雲斯摠或差无取
正覺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詔 魏收
門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切雉有常
几席斯在雖今古推移文質代變而
成世作範義貴適時朕奄家四海作
孚万國當陽負宸深存底甿濟下利
物無忘懷抱昭仁訓儉不遺造次今
臨嚮聽朝咸極崇廣宴息之所不乏
溫華每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至於
離宮別館有時遊幸耳目所及聊可
忘懷而乃千門洞啓万柱周架上迫

雲漢下臨雷雨巧極金銅麗殫珠璧
眷然長想良非宿心三臺並列蕪穢
自久天保之末經構甫興仍創棟宇
規摹宏博有司過實匠人逞巧萌庶
勞止糜費難量既非殿寢正所便為
虛衛之地凝華生白經歷歲年不翦
茅茨事頗逼下卑其宮室有可庶幾
顧茲侈麗豈伊寧處自魏朝失政九
域崩離人神無主實求明聖我太祖
獻武皇帝握茲軋紀執斯地絡懸持
日月嘯吒風雲紉忠貞以成務感靈
徵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圖道場
之業神迹冥果理燭幽明朕嗣應寶
祚永惟家社仰祇先志尚竦玄門思
展聿修之重念歸喜捨之大肌膚匪
愜國城何寶期濟率土至於圓極可
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此處極土木
之壯窮丹青之妍奇恠備於刻削光
華畢於圖彩願使靈心貯饗神物奔
會真覺惟寂有感必通化為淨土廣
延德衆心若琉璃法輪常轉灑甘露
於大千照慈燈於曠劫

後周明帝修起寺記

制詔孝感通神瞻天罔極莫不布金
而構祇洹流銀而成寶殿方知康苑
可期鶴林无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
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太師
晉國公摠監大陟岵大陟屺二寺營造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
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
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
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籙
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
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間閔二代造
我帝基猶夏禹之事唐虞晉宣之輔
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登
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
未决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感
威懷連城類賴隋郡安陸未即從風
敵人聘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
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
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
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迹之間未盡
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致命
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

巨防艱危万重晉水之陽是其心腹
於是鳴義執鉞假道北隣皮服欽風
煙隨霧集懸兵万里直指參墟左紫
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
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
尚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
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
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
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
仰神猷事宣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
常用輪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
勝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類香
花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實
剎經始伽藍增長福田微副幽旨昔
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日巡遊有聞
勒石帝王紀事由来尚矣其襄陽隨
州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
德庶使在嚴寶坊以虛空而不壞導
揚茂實周天地而長久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群兇鼎沸鄴城
之地定為禍始或駭逼良善或同惡相
濟四海之禍過半豺狼兆庶咸憂吞

嗟朕出車練卒盪滌妖醜誠有倒戈
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
燎毛殆无遺燼于時朕在廊廟任當
朝宰德慙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已
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
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
又聞徂落興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
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
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慙思建福田
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目菩提增長
悖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
生死鯨鯢之觀化為微妙之臺龍蛇
之野永作頗梨之鏡無邊有性盡入
法門可於相州戰地達伽藍一所立
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
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隋煬帝行道度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
子皇帝抱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
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竊
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
資機應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發振
動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

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匱於耆山水
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
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
德化弗弘刑罰未止万方有罪是當
憂主具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
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
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
日行道仍檢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
德並為一切上及有頂下至元閭蜺
飛蠕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
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
趣悉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門下至人虛己忘彼我於宵襟釋教
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
元隔万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
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拯元戎致茲明
罰信牧登陟曾無寧歲其有蔡大遇
惑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于握節各
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
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丘墳紀
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
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未經冰炭歟

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
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
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
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
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
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
破薛舉於幽州立昭仁寺
破宋老生於台州立普濟寺
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邛山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鄭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泰於洺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

田莊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无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
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
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
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
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殍然黃鉞之
下金鏃之端凡所傷殪難用勝紀雖

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无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煞害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懼今宜為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為建齋行道竭誠礼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万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衆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潤群生翦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无遠不思大聖之規无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灾終於世界比因喪乱僧徒减少華臺寶塔窺户无人紺殿青蓮擲風沐雨眷言彫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尼揔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要有司量定

務取精誠德業无問年之幼長其性
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
業可稱通在取限必无人可取亦任
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
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為多有僧徒
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恠或
課稱醫筮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
致賊賄或鑽膚焚指駭俗驚愚並自
貽伊戚動掛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
教朕情深護持必无寬捨已今依附
內律叅以金科具為條制務使法門
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内有
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
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
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
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
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
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
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
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
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

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
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
日內使盡

與還律師等書

褚亮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
恒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
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
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削峯累
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為勝地賢哲之
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啟導興
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
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駕鷲之群法師
等學洞經典譽宣真俗實宜共化蒼
生升於彼岸且達人屈已存乎應物
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和濟无隔
遐迩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
達禪居邁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
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造興聖寺詔

貞觀三年

門下昔丹陵啓聖華渚降祥叶德神
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
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社思園
之礼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

訓欲報无從靖言因果思憑冥福通
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
敬增靈祐宜捨為尼寺仍以興聖為
名庶神道無方微申凱風之思主者
施行

為太穆皇后追福願文 文帝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
寺日

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
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
訓慕義之念何日而忘罔極之情昊
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
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夫
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疾興言永慕
哀切深哀欲報靡因惟憑冥助敬以
絹二百疋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
冀銷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
之慶

大周二教鍾銘

皇帝製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鍾
一口冶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
鴻爐化茲神器雖時屬蕤賓而調諧
夷則故春秋外傳日所以詠歌九則

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

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

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法

侶而尋聲金闕降真候仙冠而聽響

式傳萬古迺勒銘云

實際遐曠通玄洞微化緣待業

造理因機靈圖降采慧日垂暉

金河霧集銀澗雲飛

其一

九霄仙籙五岳真文智炬遐照

禪林普薰金鼓入夢瓊鍾徹雲

音調冬立響呂秋分

其二

二教並與雙鑒同振遠赴天霜

遙虧地鎮陝河浮影漢溪傳韻

聽響弘法聞聲起信

其三

波若无底重玄有門長關久暗

永拔沉昏不求正覺莫會天尊

唯令智衆先度梨元

其四

大唐興善寺鍾銘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方方

舟航三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

同宣雅頌之聲與梵音而俱遠乃命

鳧氏範茲金錫響合風雷功作造化

騰驤猛虎負箕虞而將飛宛轉擊龍

繞乘風而如動希聲且發捷捉夕震
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
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
無盡

京師西明寺鍾銘

令製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距星紀月次降
婁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

皇太子奉為

二聖於西明寺

造銅鐘一口可一万斤發漢水之奇
珍採蜀山之秘寶虞倭練火晉曠飛
鑪帶龍虞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
流九地遐宣厚載之恩韻徹三天遠
播曾旻之德寤群生於覺路警庶類
於迷塗業檀香垣切齊塵劫式旌高
躅敢勒貞金銘曰

青祇薦祉

黃離降精

渦川毓德

瑤嶺飛英

吹銅表性

問寢登情

興言淨業

載啓香城

七珍交鑄

九乳圖形

翔龍若動

偃獸疑驚

製陵周室

規踰漢庭

風飄旦響

霜傳夜鳴

仰延皇祚

俯導蒼生

聲騰億劫

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悔罪篇序

終南山釋氏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四趣
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聖勝相
資用豐於群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
良由沉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
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聚不足
討論綸綱正行事談小學致使須斯
二果尚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遭於
碎弊是知无始故業逐分段而追徵
有為積障望變易而迴道自古正聖
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三三九品欲使
隨念翦撲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
增繁難為禁制勃起忽忘早樹根基
過結已成追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
善權方便啓疎往咎導引精靈因立
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
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救補洩之方
須列遂有普賢藥上之侶分衢而廣
斯塵道安慧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
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
无虧誠約昔靈鷲徒竟陵王制布薩
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
紙墨易繁略列數四開明悔過之宗
轉焉

廣弘明集悔罪篇第九

謝勅為建涅脤懺啓

梁簡文

六根懺文

梁簡文

悔高慢文

同上

懺悔文

沈約

陳群臣請隋武帝懺文

江總一
為沈炯

梁陳皇帝依經悔過文

十首

謝勅為建涅脤懺啓

梁簡文

臣經啓伏聞勅旨垂為臣於同泰寺
瑞應殿建涅脤懺臣障雜多災身穢
饒疾針艾湯液每黷天覽重蒙曲慈
降斯大福異惠雨微垂即滅身火梵
風繞起私得清涼无事非恩伏枕何
咎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此无所謝也越勅

六根懺文

梁簡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
無明易頂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
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
前境隨事起惡今願捨於肉眸俱瞬
佛眼如決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多
寶踰塔之瑞牟丘鷲山之光弥勒龍
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

耳根聞鈍多種衆惡悅染絲哥聞勝
法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齊身
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
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
聞開塔管籥之聲彈指警效之唱諸
佛所說悉皆捨持香風淨土之聲寶
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恍然入悟
鼻根過患弥復頑器耽染六闌流連
百和鬱金易著瞻蔔難排雖復一薰
一蕕叶性難遣空中海上海上弥不自覺
至如雕爐在彼翠霧飛煙識染相牽
弥生纖累所以螂蛆甘蟬自謂馨香
烏鴟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中根
得彼天受振裳躡步跨栴檀之迦林
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
永保清升

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地
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
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鱗
龜臙不斟有染指之過羊羹不及致
八陣之苦雖復鰕鰂腐胃猶不稱甘
鳳肺龍胎更去不美雖羅鼎俎未必
皆當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

亂文破俗傷真變紫奪朱反白為黑
所以謊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
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
駟馬既失於事難追願斷煩惱入清
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
寂默之致食禪悅之六味欽善法之
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

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尋不重
戈矛莫不愛我輕他凌人傲物縱此
裸虫不羈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
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鼻清閑
遨遊於夏室重衾孤白溫煦於冬房
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鵲首翠樓去來
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開四大
假成豈有真我願捨此盡瓶得彼金
色淨寶珠之法飾照琉璃之慧體長
歸五分永等十身

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
猴援懸鐘高堂一念難靜走丸索上
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
九十八使驚驚无已所以灰心滅智
行拔於三乘風禪靈飲道高於六度
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怕

洞照无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
異途歸之真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礼
悔高慢文 同上

弟子蕭紐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
記稱弗傲表深泗之遺文經云不慢
驗踰閤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
率餘習上賓天帝淮南猶有誤辞亦
有才日隱淪調惟高俗猶足坐痺晉
君立前齊主况復道隆三學法兼五
衆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室致
恭遺弓接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
今日始乃至菩提於諸出家悉表虔
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賓頭下
步庶无耿各耆達棄車方思景慕幽
顯大衆咸為證明

懺悔文

沈約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
今生以前至于无始罪業叅差固非
詞象所筭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
戒量有心嗜慾不識慈悲冀辨罪報
以為毛群蚡品事乞庖厨无對之緣
非惻隱所及晨判暮爇三月隨年嘔
腹填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推精靈

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大暴蠢動飛沉
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剿撲却數
追念種彙寔蕃遠憶相間難或詳盡
又暑月寢卧蚊虻嗜膚忿之于心應
之于手歲所殲殲略盈萬計手因忿
運命因手傾為煞之道事无不足迄
至于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渙躬
事網罟牽驅事平權娛賞會若斯等
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堡星目交牙或
盜人園實或攘人豢養弱性蒙心隨
喜贊悅受分吞賊皎然不昧性愛墳
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
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慝雖免
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
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壑淇
水上宮誠无云幾分挑断袖亦足攝
多此實生死牢穿未易洗濯志有慘
舒性所同稟遷怒過直有時或然厲
色嚴聲无日可免又言謔行止曾不
尋研觸過斯發動淪无記終朝紛擾
薄暮不休來果昏頽將由此作前念
甫謝後念復興又波不息寸陰驟往
愧悔措心同知去厝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尅已
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念慮拔身
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奉八微
是構折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
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无已
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
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
即成後緣若不本諸真諦以空滅有
則染心之累不平可磨今者興此愧
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
性既空庶罪无所託布髮頂礼幽顯
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
生生不休迄至道場无復退轉又彼
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滅此重緣
則來惡弥遘當今斷絕永息來緣
道无不在有來斯應庶藉今誠要之
咸達

群臣請隋陳武帝懺文 江惣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
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
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諱菩
薩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虚空照
窮波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

昌胤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
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
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无我寶臺花
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皆具茲多遂
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
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
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机福德所
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
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
而宴坐與釋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
屋曠位上靈贊勳厚土怔惶弟子等
身經愛惑業構煩惱天生蒸民樹以
司牧悻悻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致尊
居万乘而申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
為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燧人警賊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
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雲迷冒然
汾水之上八駿波委方在瑤池之濱
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厠堂有
廢彛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
于錢如于物仰觀三寶大衆奉贖皇
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
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尋

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懽喜和合起
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
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
尊中宮后妃之星金縢玉幹之威窮
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懽玉璽迴鑄金
門洞啓百辟翹首稽紳並列願塵勞
與雲翳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懽懽
丹愚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波若懺文

梁高祖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
我淨蓋真常之妙本无常苦空乃世
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興
真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
所弥見愚癡取捨有无之間轉成專
附豈知妙道无相至理絕言實法唯
一真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
便之門教之以遣邊示之以冥滅百
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无復塵勞解
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
慧之言終歸一起莫非第一義諦悉
是无上法門弟子頗學空无深知虚
假主領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攝受兆

民弥覺万機成累每時不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軋軋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礼惠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无相見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訪礼常住三寶

金剛波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流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真法身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无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為殊失就无求也弥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内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棄本迹俱真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无言

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
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无修行智慧
早窮尊道克已行法方欲以家形國
白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
之力万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為法侶
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
如千僧如千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
衆至心敬礼釋迦牟尼佛金剛波若礼
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
緣同時集會哀怜万品護念群生引
入惠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
金胎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
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无復塵
勞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无
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驚嶺
凝神瓶寫摠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
法輪踰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
分鑣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徵
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
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
閣聞其无取山海為隔傳授盖微華

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
名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魏晉而未
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
光前絕後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啓
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
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剎土而
響應真人間出法寶傳通粵以天
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來遊佳
嶺慧解深妙靡測聖凡奉持勝天
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奉獻京師
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惣三乘之通
教貫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優
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
子等力士之得珠金膝寶印始茲辰
而一啓智慧寶法泊爾時而方具故
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
於聖運弟子纂承共緒思弘大業願
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其處建如
于僧如于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
衆至心敬礼本師釋迦如來礼般若
波羅蜜礼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
般若不避寒暑如墮陁波喻不愛身
命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

若而相應攝諸万有住安隱地舍靈
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藏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
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
非真語悉為妙法理无二極趣必同
歸但因業因心稟万類之識隨見隨
著異群生之相品分有淺深覺悟有
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
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
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
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
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日半
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
源說大乘經名无量義滅化城於中
路駕寶車於四衢帶裏明珠隱而還
現寤中真實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
空踊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
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
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
黎庶竊以義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
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

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
憑心七寶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无
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
群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如干僧
如干日法花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礼
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礼妙法花大乘
經典礼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
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
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
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
法界无復聲聞无邊衆生皆為菩薩
密持性相同到无生稽首敬礼常住
三寶

金光明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
佛无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
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无變
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來實
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
三點之理无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
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
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
出懺悔之法音是日法王微妙第一

以種智為根本以功德為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飢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却惡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慕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待政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又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若干僧若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為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塲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寶竊以諸佛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号无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頗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万去來三界通滿十方間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為功德難

用思議釋迦如來以无碍力遊娑羅
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自
踊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号譬如六
天捨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
等之業常以万邦有罪責自一人四
生未安理為重任所以薰修在已日
成忘勞精進為心夜分未息菩薩行
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
使普天率土无復怖畏之塵蠕動蛸
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
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行方廣懺悔讀
誦百遍右繞七匝塗香末香盡莊嚴
之相正念正觀罄精懇之心見前大
衆至心恭敬本師釋迦如來礼方廣
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
聲訃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
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拯
万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寶法稽
首恭敬礼常住三寶

虛空藏菩薩懺文 陳文帝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
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
徃古今來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

寂為勝上為衆中之幢王為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秘密至智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号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怜愍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閻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因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衆至心訖礼本師釋迦文佛礼勝花敷藏如來礼陀羅尼神呪礼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計見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敬礼常住三寶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
來以智慧方便縱无尋之辯開无盡
之門法流派別宗源无限法本分散
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万
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
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无量威神
不測至如婆數之拔地獄波旬之發
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
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
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
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无非真妙
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盱食夙
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
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
搭持諸佛功德志欲流布今謹於法
典本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
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
丘禮花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
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
自然清淨八万四千塵勞一時解脫
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
門觀諸佛境界獄火永盡无餘稽首
敬禮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諸行无常悉為累法万有顛倒
皆成苦本熱炎鏡像知變易之不停
漂草異予見生滅之奔迁隨業風而
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
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无暫息
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万物
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流之
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
安樂令无怖畏至如 八難九橫五
濁三灾水火盜賊疾疫飢饉怨家債
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万端虔熬之
法千變悉能轉禍為福改危成安復
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
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
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
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久方憑藥
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
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藥師齋懺現前
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礼藥
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
間興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
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七

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計障遂香然災
无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
之法性入无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
藥師如來

娑羅齋懺文

陳文帝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
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
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
一應計所以不窮衆生无邊方便所
以无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
心各各示現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
未移方八千年无餘之幾已及熙連
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
之聲便寂寂後功德是日茲辰弟子
有緣問浮屠當重任慈群生之顛倒
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
之於彼岸駕一乘之傳駐之於中道
今謹於太極殿設无身大會百僧一
夕娑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
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
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
无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跋之疑一切
種智而為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

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
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塲與二
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
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
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
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
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尋會捨身懺文 陳文帝為皇太后捨寶位
竊觀雅詒與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
經令典聖人揚罪已之說故亡身濟
物仁者之恒心克已利人君子之常
德况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計三
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
之六度國城妻子儻俛哀荒承祖宗
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
民弗乂庶績未熙御朽復冰無忌兢
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為露電愛何奔
逐欲海飛騰稟識同焚舍靈共溺垂
璫憑玉還覺萬乘非尊當宁負宸猷
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
且不顯奉為七廟聖靈奉為皇太后
聖御奉為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
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

若非惑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
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
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鑾輅
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
纓絡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
之所玩好並而檀那咸施三寶今謹
於前殿設無尋大會奉行所願并諸
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冥空幽顯
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
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
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
法雨引愚癡於火筭拔煩惱於棘林
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 卷二十九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九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覩如不陳列頌聲何寄故次編之彰鑒遐邇且法王御寓哥頌厥初梵王天主聲聞菩薩咸資偈贊用暢幽誠元經不有彰于視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无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摠括在于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摺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用塵博觀梁代弘明集統歸篇錄釋僧祐弘明論 釋智靜檄魔文釋寶林破魔露布

唐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梁高祖孝思賦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梁王錫宿山寺賦

魏高允盛苑賦 魏李顯大乘賦

梁仙城釋慧合詳玄賦

梁蕭子雲玄圃苑講賦

夢賦釋真觀

梁江淹傷弱子賦

無為論

伐魔詔并書檄文

并魔卷

奏平心露布

唐蒲州晉教寺沙門行友

淨業賦

并序

梁武帝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
遂志殫獨徃之行乖任縱之心因尔
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
有事戎旅略无寧歲上政昏虐下豎
奸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力應勅
梅虫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
等多輩誌公所謂乱戴頭者也誌公
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
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
閣公亦怒而言曰乱戴頭乱戴頭各
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
口忠良被屠賊之害功臣受无辜之
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駟皆稱帝主人
云尊極用其詭詐疑乱衆心出入盤
遊无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属
纏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
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懍懍如崩厥
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无

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
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
至雍州就諸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
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
壯士驅虎器甲精銳君親无校便欲束
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
三不吊况復奸豎乎若默然就死為
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為蕭穎曹
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
号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
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
雲舳舻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
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
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
白魚跳入欄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
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
降款姑孰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
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
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
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
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
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

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
負宸臨朝冕旒四海昧旦軋軋夕惕
若腐朽索御六馬方此非僻世論者
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
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
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
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
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
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
時唯知礼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
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
面富有天下遠方玆著貢獻相繼海
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
俎乃方食輟筋對案流泣恨不得以
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
尔蔬食不啖魚肉雖自内行不使外
知至於禮宴群臣有膳按常菜食未
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
咄孔彥類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
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
杜恕有去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
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
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今天下有

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荅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尔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无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復服因尔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无復殺害障既不御内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内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以来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尔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皆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

以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
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顏而
轉移觀五色之玄黃觀七寶之陸離
奢華魚之竊筵耽冶客之逶迤在寢
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
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簾天
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
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
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
相尋或亂情而惑慮亦怡耳而埋心
至如香氣靜起觸鼻發識晚晚追隨
氤氲无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
飲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衆塵无有
苦鹹酸莫不甘口嗽食衆生虐及飛
走唯曰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同
慮幽各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
陽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
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
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无邊靡懷善
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
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
老隨逐无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沉
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屯否相

隨灾異乎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
虛枉命踰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
社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
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已皇天无
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
染不取不受不瞋如玉有潤如竹有
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泥
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
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為善多
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
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
不殺而為因離欲惡而自修故无障
於精神患累已除障昇亦淨如夕澄
水如新磨鏡外照多象內見衆病既
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
滅上善既修行善无缺清淨一道無
有異轍唯有招人乃能披襟如石投
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氷志皎潔
其如雪在纏累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
與恩愛而長違願生死而永別覽當
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
未剖藏神器而在躬修聖行其不已
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万代

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為雄

孝思賦

梁高祖

太常卿劉之遴注文多不載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臨窆內失所恃餘喘踰躄妳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遠家无指信騁騁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列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為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无逮及五内層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慙未許獨行續有北門校虜寇邊朝庭以先君遺愛結民感恩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

監辭不獲免刺史崔書景志懷翻覆
遠招逋逃多聚奸俠大猾兇醜莫不
雲集至如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
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
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
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
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
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
安其心奸渠既出汭邊无虞旬朔之
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尔駘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
雷撥乱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
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万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
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
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
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
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
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
表因極之情遠追遠之心不能遺茲我

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所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无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尔

感四氣之變易見万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鰥寡於蚊眉觀蜺鵬於北溟俱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伸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无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閑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外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減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

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乃斷於中腸
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
坐而縈結夕獨處而迴遑氣塞哀其
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
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衆芳對樂
時而元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
白日朝臨木佐甘果樹接清陰不娛
悅於懷抱但同極而纏心薰葭蒼蒼
白露為霜涼氣入衣凄風動裳心无
迴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冰
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
振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
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无一息而
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
時瞬睽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
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咎顧報復而
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
驚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翱翔去來
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
不尔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
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綠亦見
白而為黃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
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鵲而心死

慟終天而无怙號畢世而靡恃觀休
屠之日殫宣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
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
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檢
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
無正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
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
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
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
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
遠汲而力勞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
於甕下碩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
始時父歿而未塋遇隣火之卒起乃
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
其亦然獨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
雀入帳隗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
目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
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
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尔况三才
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
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
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
曠而清華地幽拙而特挺窮浙左之
標絕極寓中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
聊盤桓而騰騁盡登臨之雅致悅誼
蹕之躋屏因茲連鑣結駟竝憶方舟
萬騎齊列千擲爭浮皆東南之俊異
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携儔
巷无服馬路寡遺韜窮周章而歷覽
盡娛翫而遨遊尔乃傍林橫出輕舸
上泝歷秦王之舊陌緣越池之昔路
望塗山而斜繞逕南湖而迴渡連天
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泛漾而
瞻望或凌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
南上并法華而望西有礚礚之奔澗
復亶亶之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
底而无涯途嶮峭而峻絕路登陟而
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伴而相提
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仵霧昏
昏而漫漫風颭颭而淒淒瞻洪川其
如帶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
會諸侯而計稽想䟽河之茂業憶大
骨之惓迷傳盛美於斯岳播遺範於
氓黎既廼闢往賢之舊跡美高尚之

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撥寒葍之弥蒙
名岳峩而峙立峻谷杳而虛冲春林
縹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
相接兼隱軫而无窮信英奇之攸止
實翔集之所崇傍高巒而建剎亦帶
壠而成宮神靈更其眇鑿仙聖乎其
交通巖霄霏而起霧樹布濩而抽叢
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朱
扉之赫弈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
精舍等重閣之講堂既奕塏之禪宇
亦顯敞之華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
崑而脩牆夕雲生於窓牖朝日照於
簷梁諒隙曲而成簾蓋照景而生光
流清梵之婉轉響掉磬之鏘鏘構造
精密華嚴无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
邐迤闌閣峻絕塔隍水確侔於金谷
飛樓似於建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
或賢或聖並有志於頭陀俱勤心於
苦行競假寐而誦習咸夙興而虔祈
識苦空之迁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
窟而學通隱閑蕪而修正或燒體而
為功或灰身而入定薰名香之氤氲
咸飛錫而相映或振塵而高談或閑

居而坐聽禪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釋教之興華乃法輪之宣盛寺既憑山而構造山亦因寺而有七蓋雲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龍劍之遺溪遊鹿机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鄭風反而蕭瑟既清澗之連漪亦飛流之湧溢奇樹翳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雙獺種丹廬之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黃甘臍其如日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珎石出其陰神贛岌岌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豐儉觀玄白而皆謀刻石記於羣德披圖悟於离心懸崖百刃擢幹千尋山峩峩兮閣達螺峴兮嶽崱樹脩脩而巖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觀其沉沉眇然兮無際邈尔兮无邊遠山崔嵬而間出近樹龍從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墮峯入漢而猶懸望蟬聯而蔽日視敞况而連天有石帆之異狀擬瀑布之飛泉竇逢巖而聚霧乃觸石而成煙既差我而陰映亦堯光而什綿既遠

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又闢城邑
傍毗市閭稱神州之鎮嶺寶天下之
名川至若蓬萊遊於聖迹至岫表於
神仙衡陽聞於夏貢嵩岳重於周篇
曾何比鰲詎此同奸復有標奇神井
万載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雖頻
撓而不濁徒屢攬而終清涉隆冬而
溫燠經酷暑而泠泠異成都之飛火
寧踈勒之表誠匹醴泉之蠲疾同涓
水之鑒形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
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食霞永日靜坐
千春徧无行跡路產荆榛既勤劬而
向道亦蕭灑而志塵或逍遙而諷詠
或擁膝而長吟同董生之垂識學梁
子之明箴將松喬而共侶與嚴衛而
相親其林藪弥密羽族爭歸獲連翥
而下飲烏以翼而群飛鴻鵠集而相
映白鷗品而生輝拂霜毛之弈弈鼓
素翻之霏霏鯨有奇禽猛獸偃息溪
圻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生肥巨
象數刀雄虺十圍塵庶易附狎兔俱
依同鼓鑠之仙室異海鳥之知機藥
卉叢生消病駐老地出長齡墟多壽

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送
劉五者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鷄腸雀
頭鸛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
箭黃精白朮天門地骨肉芝石脂神
農是嘗仙經是造白兔服而通靈麻
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木槲楊
桃楊梅朱橘冬茂黃蘗秋開楂梨並
杜柿柰爭瓊枳楨列植而為藪懸鉤
觸草而非佃林檎伴於萍實甘棠擬
於帝臺紅莓萸實車李胡頹綠探冬
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群栽批
把梨豆椎栗蕪該或炫炫之丹實或
靡靡之青莢禦疾風而弥艷中嚴霜
而不摧既翳鬱之梧桐亦檀藥之脩
竹篠箭乱其形類蘊桂異其品族映
檐闥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抽葉陰
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
生瑞鳥之所托宿實散賞之佳地信
開心而醒日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
零氣淒淒而恒勁風颯颯而常生愁
蟬引於南壠塞鳥吟於北庭結羣哀
嘶而遠聞孤輝叫嘯以騰聲寒鴈邕邕
而夜響鷓鴣雞咽嘶而悲鳴增逸民之

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

俱捫心於濯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
申其遊矚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
而離俗憑恠石而為枕因滄浪而洗
足蓋徃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
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邇屢徘徊
於浪桂頻留連於名岳念家國之隆
恩緩獨徃之遺躅欲抽簪而未從聊
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駟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
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
敞而高居延曾軒之迤邐屬廣廡之
踟躕差繡栢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
介乃陟飛階於峻岐登步擱於絕頂
既中天而昇降亦攀雲而遊騎宇陰
陰而怡曠階蕭蕭而虛靜朗華鍾之
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窓木
末浮柱山叢引含光之澄月納自遠
之輕風因明矚目極憑迥矚望通平
原矚无際連山矚不窮識生烟於岫
裏矚列樹於巖中樹凌危而秀色烟
出遠而浮空情超遙於原野心放曠

於簾籠夜悠悠而何其露穠穠而漸
落翫一葉之流瑩聆九野之鳴鶴盥
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
䟽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枝之易
息豈万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寢迺
高枕而星闌

康苑賦

高允

啓重基於朝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
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瀛靈液以
滂流扇仁風以遐被踵姬文而築苑
苞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蠲四
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
明叡追康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
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有寄於是
命正選工刊茲西嶺法誠端思仰摸
神影庶真容之騁歸耀金暉之煥炳
卽靈崖以構宇踈百尋而直上絙飛
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万
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洎之瞪對孰道
場之塗迫嗟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
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
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述澄清
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王室茂華樹以

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
作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
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
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
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
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弥彰名欲毀而
逾顯伊皇輿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
樂在茲之閑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
壇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
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
絕鷹犬之馳逐眷耆年以廣德繼生
生以延福惠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
普天善不自伐尚詔賢以問道詢篇
莧以補闕盡欽恭於靈寺遵晦望而
致謁奉清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
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咨聖
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經雲之
上外羨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
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大
上之尊号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
鎮躁觀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誥
悟二軌之重陰審明離之並炤下寧
濟於兆民上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

從風搖群生而為導正南面以无為
永措心於冲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
躬之遭遇逢快樂之初開邁長夜之
始曙顧衰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
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著

大乘賦

并序

李顥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
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
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豪末九層作
於壘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
迹歲由乎不無舉有以希无則無无
以暢忘无以統有則有有以通无無
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
大矣夫拯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
宣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稟
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
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敗起滅
無崖終始无際寄於宇宙之中而心
苞乎二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
識鑒乎須弥之大美哉測乎其源固
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曰
建大乘之靈駕兮震法鼓之雷音除
行蓋之欲疑兮食微妙以悅心滿覺

意之如海兮演波若之淵深平八道
之坦塲兮遊提持之菟林定禪思於
三昧兮滅色想於五陰執拉羅之引
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衆網之將裂
兮刻貪垢而絕淫如泡沫之暫結兮
焉巧風之足欽成明行而善逝兮積
功勲以迄今収薩玄之空義兮運十
力而魔禽開止觀之光焰兮消邪見
之沉吟閉必固之垣牆兮同影響之
難尋

詳玄賦

仙城山釋慧命

惟一實之測曠嗟万相之繁雜真俗
異而體同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
遺訓籍經論之垂芳聲塵庸之小識
請興言於大方何群類之蠢蠢處法
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弥曉理至寂而
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立
談秘密於慈氏歎窅冥於伯陽湛一
虛而致極搃万有以爲綱雖即事而
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
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辯而詞喪心將
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遍告之能三轉
窮微之力莫不停八梵於寂泊之門

輟四辯於恬快之域尋其涯也豁乎
无際眇乎無窮源乎无始極乎无終
解惑以之齊貫染淨於此俱融該空
有而聞寂括宇宙以通同論其用也
一而能多靜而能乱挺万類之殊形
吐群情之別觀結五住之盤根起十
纏之羈絆随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
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以之悠漫
三賢十聖暖以熙綿二智五眼瞬而
暉渙渾外沉而共壑孤遠順以分歧
體无非而不是用无相而不為若純
金不隔於環釧等積水不憚於漣漪
故令名用誼雜集起紛馳事若万軌
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无寻於緣起
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
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
交映法无定於心境人靡隔於凡聖
物不滯於自他事莫擁於邪正何巨
細之殊越遂參乎而容持隣虛含大
千之界刹那搖三世之時懼斯言之
少信借帝網以除疑盖普眼而能瞞
豈惑識以知之覲九會之玄覽万聖
之貽則瞻常啼於東市慕善財於南

國歷多城而進解訪衆師而遠惑始承命於文殊終歸宗於妙德雖遊形於法界未動足於祇園歎一生之似虐嗟五熱之非昏握手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理音之常韻觀極聖之恒存三九於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冥識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於長眠翫空花於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欲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伶俜而獨往久迷逝而亡歸埋積寶於窮舍瘞明珠於弊衣抱一真而不識縈萬惱以歎歎嗟余生於季俗惑已經而命局籍五部之流輝蒙四依之暎錄陟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欲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絕諍論於封想息是非於妄情創殷緣於有覺終寂慮於无生顯真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於始行暗弗拒於初明擬六賊其方漬翼

千軍之可平辭曰昏雲聚還散心河
濁更清性海无增減行月有虧盈疑
氣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為山託
於始實庶豈出帝之可成

玄圃園講賦

蕭子雲

日天監之十七屬儲德之方宣惟玉
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於是上照
天下漏泉輪囷之氣吐烟日月之景
揚負乃聖武之龍飛載為家於天下
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社若重
光於有周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
列曜播洪鍾於胤雅去茲永福來即
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發玄章於
粉績靡青綾於翠翹鑒納邠而垂藻
笳和鳴以承蕭載錫其光令問令望
察情惺惺讓齒虞庠性與天道言為
珪璋詩史遺集礼易翱翔義華洛水
文簾清漳昔七覺之吐華高人天而
為長道西被平日用法東流而未朗
故授神荆於文昌寄寶船於明雨異
皆談而同世亦千年而影響聞填填
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真如之軌既
接發揮之功已躡開金泥剖玉膝削

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
宮神篋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規重矩
疊者矣惟至人之講道必山林之閑
曠彼奈園與杏壇深淨名與素王摸
清遊之浩漭擬樂賢之隆壯睿情官
然是焉供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
宣猷之上觀夫靈園要妙摠禁林之
叫窳稟輦道之三星踰離宮之六曜
寫演浚沿方華作峭其山則列旒旒
豸碣礧詭詭坂墀截嶧夏含霜雪下
則谿壑如澄虹端降升上則青宵丹
氣雲霞鬱基金華琳碧燭銀礧石藻
玉摘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
桂香楓簣簣含人挑支育虫妙草的
皦靈果垂蔓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
戴雲而吐雨木鳴條而起風中有蘭
渚華池淥流淵潭激水推移弥望杳
溟倒飛閣之嵯峨漾釣臺而浮迥張
翠帷於鴻舫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松
鷄繡質木客錦章歲歲勝吐綬獨春
香鸞紫鸞鸞鷁鷁鷁鷁鷁鷁鷁鷁鷁
廣浮長肉則錢符蕩華飲飲散葩碑
砢巨石隕隕碧砂離襍比日異綺紅

蝦漂青綸之裏析蕩碧組之瑳鈔銅
龜受水而獨涌石鯨吐浪而戴華所
以籍園築之壯觀將髣像於毗耶於
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熠火
樹散芒銀閃六尺籠藂九光類若流
金之出沙嶼榮若列宿之動天潢朝
曠朗而戒旦雲依靠而卷簇輕輦西
園齊宮北園仗衛濟濟僧徒肅肅法
鼓朗而振音衆香馥而流馥亦有百
獸眈眈穆穆雲車九層芝駕四座吳
姬楚艷胡笳燕筑常從名倡戲馬蹋
鞠巡少陽渡紫複繞崇賢瞰承祿揚
散花之颺颺響清楚於林木燈王歸
而贈筵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
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俄軒有睥睨
筵授几高殿肅而神嚴微言欣而奏
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旨智
周物而為心情研機而盡諸言超超
而出象理亶亶而踰繫類吳兩娛心
之談未足去晉儲真假之理豈能逮
史氏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賦金相
訝玉式世既聞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壽
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軌陪雲樓之軼

福穰穰委如山長其長永无極

夢賦

釋真觀

昨夜眠中意識潛通類莊生之覩胡
蝶如孔氏之見周公雖夢想之虛僞
亦心事而冥同尔乃見一奇賓傲岸
驚人無名无姓如鬼如神姿容閑雅
服翫光新入門高揖詣席誇陳余乃
問曰夫邪不干正惡不乱善清濁異
流昇沉各踐吾身披法鎧心遊妙與
六賊稍降四地方遣大乘已駕小魔
宜剪君是何人欲來何辨客乃對曰
久承名行未遑脩敬常深注仰每輒
翹詠忽覩光儀良有嘉慶欲申諮請
願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擲條
紅電之驚天迅白駒之過隙豈不及
年時之壯美取生平之歡適或走名
驥於長阡或駕飛輪於廣陌坐西園
而召友敞南齋而對客出野外而縱
金入閨中而撫石或復合樽促坐傳
觴舉白重之以笑歌申之以燔炙至
如學富門昌德重名揚江東獨步日
下无雙心為義窟身是智囊彫金往
漢佩玉遊梁高車駟馬挂戶蘭房烈

燕姬而滿側奏秦女而盈堂聞弦管
之寡亮聽然竹之鏗鏘何則一生之
快樂亦千載而流芳豈能拙拙獨處
傍无笑語剃髮除鬚遠親背主形容
憔悴衣裳藍縷既闕田園復無商估
等碎繒之屢結似破襖之千補至如
玉露朝團金風夜寒老舟舟而行至
歲忽忽而將闌床空帳冷覆薄眠單
絕子孫於後胤罷賓從而來歡欲以
斯而為道亦何得道之量難余乃忻
然而笑略陳心要徐而答曰省來說
之嬌張遂引誘於邪方欲以井蛙共
海鯢而論大壻大與日月而爭光無異
鰥鰥之比鵬翼培塿之匹岷峴尔既
昏眠於生死亦耽染於玄黃唯知酣
酒嗜欲峻宇彫牆豈識多財之被害
寧信懷璧而為殃佳味爽口美食爛
腸貪姪致患渴愛成狂人生易盡物
理無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忻歡暫
有憂畏延長且世間紛壤貴无閑賞
万苦競来百憂爭往妻子翻為桎梏
親愛更如羅網私里恒弊嶺岨王事
徒勞鞅掌榮華有同水沫富貴實如

山響然自沉淪倒惑恒懷砒毒不孝
不慈无道無德曾祚懼戾心府蠹賊
自大嬌奢志能苛剋不行仁義誰論
典則無趣煞傷非理貪或見利爭往
臨財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國命繩
濫斷身城倒匄業掣其頭鬼牢其肋
冰池向踐火山方冒忍痛自知銜悲
誰惻尔乃刁林擁篲劍嶺嵯峨爐飛
猛焰鑊湧驚波楞層鐵網蘇簇灰河
凡諸苦難次第經過頭逢鋸解骨被
磨磨舉身星散合體滂沱一朝鍾此
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
非生非滅非色非心隨機往赴逐應
便臨內宣万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
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
屈捷脫屣梵志拙著然而出家之為
道也則蕭散優遊无欲无求不臣天子
不訪王侯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
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留无為無欲
何懼何憂戒忍變集禪慧兼修天人
師範亦庶依投若夫為學日益為道
日損損之則道業踰高益之則學功
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

而懸反所服唯是布衣所食未曾冉
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
懋濯慮於八解之池娛神於七淨之
苑至如道安道立慧遠慧持赤貺法
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
神悅耳析滯去疑並皆揚名後代擢
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輦乍將晉帝
而同轡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郝超
千斛而無辭尔乃行因已正方響餘
慶四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敞國
土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
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
香紛馥名花交映近感樂神遠歸常
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
湛種覺斯盈寂遠虛壑皎潔澄清質
非質是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
天而不懼雷霆振地而不驚窮天下
之至妙誰能與之抗行於是前來君
子聞斯語已合掌曲躬殷眉彈指魂
飛氣龍神茹情否踟躕無顏逡巡步
起自陳孤陋未知減鄙追用感傷實
懷慙恥今日奉教謹從命矣

傷愛子賦

江淹

江光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為美器惜哉遽閔涉歲而卒悲至躑躅迺此文惟秋色之顯顯心結縉兮悲起曾憫憐之惓惓痛掌珠之愛子形惻惻而外弛心切切而內圯日月可銷兮悼不滅金石可鑠兮念何已緬吾祖之赫義帝高陽之玄冑惜襄宗之淪沒恐余人之弗搆覲三靈之降福竚弱子之擢秀酷柰何兮胤卿郊逢天兮不祐尔誕質於青春攝提貞乎孟陬謂比芳於古烈望齊英於前脩邈高行之美迹罔盛業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尔同凋於梧楸憶朱明之在節顧岐嶷之可貴睨鑪帳而多怡瞻戶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漠失音容之騁騁姊日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左右而殞歎奪懷袖之深愛尔母氏之簋人肩丹泣於下壤儔殷憂於上吳視徃端而擗標踐遺緒而苦辛就深悼而誰弭歸來命兮向陳我過幸於時私爰守官於江潯悲薄暮而增甚思纁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為光霞

合雲而成陰霧籠籠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艱兮是尋驗織帶之夜緩察葆璫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感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遷朱光之映夜甚白露之凝朝指茲辭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銷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秘余無愆於蒼祇亦何窓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弃無為論 并序

吾曾迴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任吾志不改故註无為論焉

有齊萊公子者聯蟬七代冠組相望服多素紬黼衣繡裳負長劍而耿耿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聞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為先生之門曰先生智德光融嵩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无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閑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一截之典

李君道德之書宜居六藝之文百氏
兼談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採摭冲
玄煥乎若覩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
內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
曰財是故老聃以為柱史莊周以為
園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屈父執鞭而
不恥實萬古之師範一時之高士先
生嘉適卷迹養德不仕乃列子之所
待非通天下之至理雖江海以為榮
實縉紳之所鄙先生攸爾而笑而應
之曰富之與貴誰不欲哉乃運而不
通也夫忠孝者國家之急務也申生
伍員不得志也懷道抱德玄風之所
尚揚雄東方其職未高也其大學者
不過儒墨亦拙拙遑遑多有不逮也
子所引之士者情雖欲之志不行也
憂懷不移其情故可為道者也過此
已往焉足言哉吾聞大人降迹廣樹
慈悲破生死之樊籠登涅槃之彼岸
闡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智
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
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无變無遷
長袂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為業故

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適逸无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内方外於是乎著公子忽然而有慙德遂巡而退

伐魔詔

并序

元魏懿法師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布

平魔露布文

伐魔詔

并序

元魏懿法師

夫生在三界恒為四魔所燒沉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譬見優曇喻值瘳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懿身處下流元怖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滌身心去志恭徒然无補略因愚管邇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為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遇值今國都法師尚在金剛波若寺講勝鬘經輒以呈亦得法師學涉内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經卷賜示魔事兼得擬符時擇道安擬魔文共尋翫之復竭愚淺修改舊文更作平魔赦重厲法師更無嫌也

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為世惑經
列有四且天魔權變非浮情所測煩
惱陰死為患寔深輒更起伐魔詔慰
勞文冠之於初是以前後不同六頗
繁重冀信心君子兩得行之輒并編
安法師檄文為次合為一卷

伐魔詔

門下偽魔逋誅于茲曠劫鷹跼四山
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
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賢
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
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
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牙舉常結四
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獲實用傷懷今
原燎方迹浸潤有漸元且自寬以致
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機拯撲勿使蒼
生懷予復之歎主者告下時速施行
臣信相等言奉被 詔書如左
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
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
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闔
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
忍鎧手起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棹

悅之名銷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
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无思不
阻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
結未散事須平蕩輒依分處星言宿
駕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慰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識群生等夫教和迭
駕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
或其聽雖照属理均而稟受道異致
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
痼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殫此緣无
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
韞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構
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將競
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无生於
曾矜揖寂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
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籍
此洪業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
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固舟囊陵
波極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
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万
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
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

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
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官保一
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
因憍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
今後亂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原泛
此欲海而使天魔承豎作患於上方
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蔭於
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昇降長
勤往沒幕府因機袪起英略超群緯
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
万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
門方當馳光上下候騎八維拯枯群
邪羅絡万有籠三界於一身挽百綱
於无外摧拔須弥翻波巨海顛倒宇
宙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焦沸
然復塞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
扇清風於荼炭布同愛於无間平蕩
三途攝茲四有威以動之福以綏之
攝尔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為所
悞沉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器
失時難得而易失機尚速而後悔若
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
捷爭及故實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

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
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
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
機非降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車竚駕寶
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
招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
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枝流異土追惟
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劍
故先遺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
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

下詰竄末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
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
此生滅相尋有无繼作若三毒一馳
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剪
雖欲深全其可得哉今善身已建六
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暇鳥斬之期
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
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遺書念念無盡
檄魔文

弥天釋道安頌首魔將軍輪下相與
雖復玄徒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
三界大同每規良集申其自棄積然標
榜未宜所以致隔今法王徯世九服

思順靈綱方申絃綱弥布大通有期
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申預意釋道
安頓首

夫時有通塞否終則泰千聖相尋萬
師迭襲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
符龍飛初域杖權形以剖萬邦奮慧
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掃清三有方
當杭宏綱於八區絙靈綱於宇宙夷
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吊真容
凝靜重明寢輝虛舟覆浪故令蚩蟻
煩興鳥鏡競起翳染真徒塵惑清衆
虐被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清異心
同念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籍高
貴下託群心秉玄機以籠三千握聖
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
神迦夷為法城塹撫育黎元善安卿
士匠導群賢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胃
中被神卸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吏
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
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久抱惑心重
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為見狼踞欲
天鳥鳴神闕畔換壇場抗拒靈師謂
天位可登供規可攷覽茲二三遠為

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群方影從而
偽癡天魔不遵正節忤忤聖聽塵撓
神心領率塞虛竒形万變精鉅曜職
霜戈拂日靈鼓競警響衝方外高步
陸亮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群邪殲
喪魔衆草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僥
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振而欲背
理違常陵墟華邑蕞集靈權勝常取
信以偽忝真可不譌矣于今釋迦統
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
士邕邕玄筭蓋世武夫龍超捉韃千
隊協略應真竒謀超拔故命使持節
前鋒大將軍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陁
波崙獨稟天安義陳玄覺神高頌弥
猛志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
四十萬億揚鑣首路子故命使持節
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曇
無竭武勝群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
心栖夢表每憂時志身志必匡世領
衆百億虎眈頤弥故命使持節征魔
大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
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童真功侔九
地悼愍三塗念君縉害援劒慷慨龍

迴思奮領衆五百万億驚鳴天衢故
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天都督四禪
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
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濛汜飛波右
眄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
領衆七百万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
節鎮城將軍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維
摩詰奇筭不思法柯達震體合神姿
十方風靡威被下愚無辜酸楚領衆
九百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鑒復
大將軍十九天都督十住大王文殊
師利承胄還元形暉三耀身白金剛
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筭萬計群動
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
情兼四攝領衆塵沙翺翔斯土故命
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天都督錄
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
智略淵深慧剛還網明達六通朗鑒
三國或託跡群邪耀奇鋒起或權形
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噓
氣則浮雲頽嶠能為十方作不請之
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

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
王大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
金剛心籠塵表猛志衝天慧柯遠奮
無生轉於曾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
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說
領衆八百万億嚴駕待命勇士之徒
充盈大千金剛之士弥塞八極咸思
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
正之脩路跨六通之良馬捉虛宗之
神轡彎四禪之良弓放摧慧之利箭
鳴騶桓桓輕步矯矯撫劍飛戈長吟
命敵而將軍累世重光匡濟帝業歷
奉聖庭曾无有關貴即道師身子五
百幽鑒天命秉受王化聖上開矜皆
授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蓋万
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見偃蹇邊荒頑
頓常位毒害勃於蒼生灾禍流於永
劫可不哀哉可不謀哉君昔因時荒
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偽外竄百行
一慙賢達尚失久謂君攬智返愚歸
罪象魏束身抽簪同遊群隽以道自
娛榮名終始仍執愚守惑偷安邪位
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恩耽六

欲之穢塵翫邪迷以娛性建橋慢之
高幢列無明之凶陣闊步長塗輕持
神器盜篡天官抗拒日月恐不異舉
手欲障三光掎土擬填於四海打鼓與
雷爭音把火共電競耀雖擬心虛標
事難就矣然將軍殖德玄津原承弥
遠暉幸睟然群下矚目望重之基易登
由來之功可借可改往脩來翻然歸
順謝過朱門與道齊好家國並存君
臣俱顯取名獲安曉日達觀眷屬晏
然可不美歟大師尅舉万方矯電手
提法彙齊撫慧劍道柯輝耀於前駟
靈鼓振音於後隊神鍾一扣則十方
傾覆海浪飛波則原陸湯沸當尔之
時須弥籠為微塵天地迴為一粟无
動安於左衿妙樂握於右掌神力若
斯豈可當哉然我法王體大仁慈未
欲便襲權傳諸軍暫是頻靈變臨路遣
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畧面縛歸
闕委命王庭道遙閑境上方宰任非
君而誰夫聖人上智識機明責勉禍
窮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轉福之高
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无道弑王致

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則古今之
常軌將軍之明誠相與雖復形乖於
當年風流於道味人天躋嶇何足致
隔想便霍然隨書投命所以切痛其
辭委曲往久者不欲令芳蘭夏彫翠
柯摧顛深思至言善從良計勿使君
身傾迷三檠勿使六天鞠生禾稊迺
目仰眺助情暢然臨帑多懷文不表
意釋道安頓首

魔主報檄

大夢國長夜郡未覺縣縣語里六自
在主他化皇帝報檄於高座大將軍
南閭浮提道綏撫大使佛尚書安法
師節下音耗自遠喜同雙接尋覽句
味良用欣然方見大國之臣禮義高
矣承將軍虛心豁達密行洌玄襟帶
山河牢籠宇宙慮深宗廟憂及生民
秀氣千尋真心万仞諒疾風之勁草
也亂世之忠臣也異道遇則隣彼我
非隔俯從人事聊此報章昔同室既
衰六國鼎沸漢朝運滅三分天下或
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內禍潛作殃
及良善應期鵲起達時豹變有之自

古豈止今日惟蒼生疊積上天降禍
擇逆皇帝奄然登遐哀纏巨妾悲決
率土皇太子弥勒養德心宮滿月停止
深蒙隱藥數鍾百六之世代虧九五
之君諸侯茹猾猜忌相虞一十八部
教軌參差九十六道鑄俎迴平狼噬
海濱島鳴山曲左不記言右不記事
國憲朝典與霜露靡零天璽帝璧同
米消而藁散臣怨民怒衆叛親離逃
逝无歸伶躋長往竊謂數属太平沐
浴朝化時逢乱世濟難干戈盖乃通
人之權變也謹率義兵發憤忘食並
登山拉虎臨河斬龍緯武經文輕身
重義杜稷是所不吝也天位非所傾
望也直以心城无主邪戲塵勞沓施
欲流將心源而共遠忽恍大夢與永
夜而俱長遂因假寐弔民伐罪先遣
聚沫大將軍黃玄侯率空華之卒策
陽炎之馬即軋城之隅結浮雲之陣
戈甲呈爍弓戟參差鋒刃未交服兵
先敗次命礮響大將軍絲竹公領宮
商之衆據傳聲之谷隨聞隨剪次命
百和大將軍蘭麝伯領馨香之旅乘

風抒陣千里無雲次命六味大將軍
領肥美之卒為面門都督守滄溟之
口吞噬无遺次命七觸大將軍領細
滑之衆戰鼓纔擊身城凡解五軍前
討百戰恒捷自天是祐罄無不宜朕
慮未窮巢穴躬行問罪戎衣既整出
自空窟發洩泉之智動山岳之威率
妄想之兵數盈兆載並潛神識海隱
影心山命將元帥案劍城旅徵兵士
率犖刀結陣排空塞迫烟飛霧集莫
不雄氣衝天吐安雲於真際高風駛
地驚塵浪於性海擊道品官軍霜夜
扞籜一心既沒還源弥遠六愛已然
宅火逾盛縱橫剪掠腹背羅討六奇
三略先蘊肯襟百步千榮本无橫陣
遂雲消霧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
職行我風化 勅無慮驃騎虎踞
貪山性溢將軍龍蟠慳海瞻恤之士
水陸無寄 勅繫地郎將置陰

陽之府情塵駙馬觀佗儼之兵愛水
鑿流身城被漬欲火纔發天廟遭燒
繕性將軍已從焚溺勅咆勃校尉弓
劍隨身鴈毒鷹揚戈戟在手嚴毅士

卒警固賊城使平志將軍銷聲剷跡
勅正勤御史且停監察 隨眠武侯
安撫朝猷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精
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
射三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烟歇滅
勅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
尉列陣三有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
枝欲茂冉遭霜雪安靜將軍埋身亂
境勅我見行高鎮陲那之嶺惑山万
刃疑戎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路使
觀身實相申如羊角緣家妻業密若
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
藏隱肥膩草博通將軍兀然如醉斯
則率土之賓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
五將英雄乘機發立成國宗廟朕俛
仰即位臨軒御宇纂承王業握面受
命困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駿
馱有餘聊充紺馬衣冠元二車書已
一方扇長風於火宅粉高車於門外
解釋甲冑興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亡
智力俱喪路窮箭盡棄馬焚舟蟾蜍
舉臂良可愍也良可恥也盜跖率卒
侵暴諸侯孔丘置陣流汗及府即將

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彌勒代邳龍飛，朕汗馬歸朝，銜罪庭闈。將軍見徵，未敢聞命也。情深筆短，不能多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外焉。波旬頓首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諸軍事監軍臣施繕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志諸軍事司馬臣戒。平忿將軍蕩志侯都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

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安靜將軍志念都尉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臣禪。

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調達諸軍事監照王臣智行言謹。案臣聞治靜泰平，兇徒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於九圍，遇死魔於金頂，生騰輪於六合，值貪賊於忉利，故使身滅，知威魂散，闔越淪蕩，他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姦邪，外樹塵軌，賞差信功，罰乖巨惡，故也。自世宗

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條餘千載太子悉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王波旬稟質昏猜體襲邪氣我慢在心愛結盈慮矯奪惠命竊弄神器縱欲界闕闢皇境且其政教陵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奸千子貳志三女邪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憂又波旬耽習小道頗有才辯懷諫飾非好是異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伺國間隙乘豐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陳欲兵於愛海策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卷跡高棲遇惡則泄惡中區負險重關觀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含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稜層固守方等憍慢邊隅不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障詭宣六條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灌纓智人棄之而澗飲畜率俟前儲烽

候進偽四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号躬身假署六府偷榮瞬息耽樂時顏元首末幾徒役無華飢兵妬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谷同惡相求續結一方異類羣聚岨兵三界偽署行臺方生死賊王觀兵五道置卒三塗在生逆命起老作殺五衰告期四生應世擁塞泉原杜絕飄焰業力咆勃率危脆以先馳三毒赳赳挾群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乎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誣賢欺真枉正陷寔黎元羅絡凡庶妄計苦空以爲已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此不遠宜急剪撲不尔當爲大患臣聞此語未遑敬信單駕羊車轉軍化城深修塹柵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貢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焰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

械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
 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群迷
 以出海慕集三昧以致一塹冀蕩除
 五陰式清諸有賊方恃固一川拒抗
 皇威其水弥湯廣深難際又值旋嵐
 傾勃電霰瀉澍擊浪揚波海神竟
 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沉夜叉守塗羅
 剎據津流瞽流龍覆沒善財其欲溯
 泳鮮不沉溺又臨圻阻洙大築城壘
 壁立隍濬險閤唯有一門四垂幽谷
 一人執戈万夫攝思四果怯憚辟支
 戰慄遂集衆唱識規望進擊驟度
 能僉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
 取諸草木編以爲棧附令抱蹋橫波直
 進臣等手案浮囊沂流而往固護無
 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
 心戮力駟馳往撲即遣安靜將軍領
 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
 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賧
 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慳貪之路更
 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
 徑督師羅張四面交侵稍戰告捷不
 月而三行臺恐衆邂逅不得覓進乃

催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
偷安他化駢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
虎兇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
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檐山戴樹之類
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
命啓上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
帝鼎湖之日願命懇懇專令文德以
來不許戰爭而致愼府受詔之初依
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賊
張猶敢逆節雖遣貝多曉喻都無
悛心乃更命將大權徵兵十萬嘗未
浹辰大弘淨土資無畏以嚴身兼衆
妙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娑婆十
号一宣則四八應期言教斬是設則二
九雲集遂擊討鼓而出三空建慈
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万域神
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惠劍一揮則群
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般若以
殺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
於計性之境然後感巢守穴到不到
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膏
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
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

於六通之衢投七使於薩婆之城元
允既梟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
追問諸有誠心先歿者悉令解甲去
鋒編戶民例授以遠矜私之樂土爲
拔五箭并以善醫療除垢病施惠湯
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
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娛嚴四七
以守衛岳拱開堂無爲而已大覺天
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謨
懇懃諫諍辭不獲免嘿許所奏尔乃
開甘露門出八正道千輻雲迴來儀
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商薦餽於
初請故緣行錄勲則陳如先封真諦
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
弟感澤已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
地修准古禮巡省方岳振擻六城治
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問罪於九
地之下徵英傑於十方會万國於鷲
岳華光剋剋臻異士勇出於是啓寶
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
黔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槃
溪據林眎水宣揚皇澤依恒說逸召
集耒耨仁風布宇道光遐照四面交

通化流無別聽訟於中路之域決判方寶
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岳無等之智
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
光天地清明六方之衆解長圍以從正
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秩不動之賢不
遠千里之樂之指應感而至工人率筆
食於尸城捷獸奉盞漿於長源內外剋
清表裏咸泰寔由道音四敷餘波東訓
主上至心羣僚深敬稟承神規殄茲兇
醜豈臣智力所能剋感也冀憑此一勲
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
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隆代興信
背十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上三登
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况乃邪徒僞見
駕判續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
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卷言
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昇遐寶歷無
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設僞魔乘間充
斥神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駭役四
生周還六趣畔撓慾天狼戾愛地毒被
邊荒虐流華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凶奴

之陵炎漢未為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齒參玄弱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駟驟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願惟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啟處常恨封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羣生沉淪魔境每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徵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憑六度之師控清方夏大龕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迸百道截羅組繫不久且今五道告清寰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号為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悉皆原放若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眾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亡命愆山挾藏斷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蒸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闡提人不在赦書擯罪遥責神速可乘意驛通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

處王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
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
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百背道甘誅於聖世故
王威必震慶當於周邦改教新之加福歸於靈
伏惟陛下慈無百王智齊千聖東瑞靈津握
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群有服微形以
引愚迷吼法音以振聾俗至乃刎身志道釘體
求經析骸質禽委命降獸捨塵劫之危軀收一
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閻浮輕彼七寶重此一
衆撒翫深宮減饒河側去寶冠於苦林賀法衣
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殲服群邪易於
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沉溺之憂方復
情存解網志尚青憇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
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

侍中臣薩陀波闍

黃門臣師子吼

黃門臣舍利弗

黃門臣須菩提

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

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土二佐大將軍唯識道行
軍元帥上柱國晉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
魔放命歷代以之爲難五住遊魂含識因其致患是

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

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群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叨竊生民跨有軋城綿歷年紀逐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極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推攀緣為蕃屏之任引戲論為帷幄之旨陷溺黎元干擾鋒鏑

陛下應真理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愍斯塗炭遂詔日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馳集戈舩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轍七營三月揚清梵以申威列陣九旬擊鳴鍾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辟螳螂之拒輪等蜂虻之含毒乃遣僞恒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无明之子弟恃无賴

之曾於據守軋城與臣抗敵又遣偽
自姓大都督迦毗羅仙偽執此大將
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
蕩邊陲激揚聲勢日遂分布諸將指
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
口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日
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
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臣如實知
郢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
緣邊之界日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
追蹤乍橫行於密室之間或轉戰於
隣虛之際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
所以冰消數論於斯及解迦毗羅等
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
羸卒數千咸來請命日哀其晚悟許
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无緣隨
便安養偽諫議大夫郅諦懷逸群之
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返危
身之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
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挽干戈
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堯率大將
軍婆娑道招慰大使上柱國趙頭末
開國公日阿逸多擬使持節閭澤大

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婆藪毘豆並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行軍司馬上柱國常樂縣開國公貞如與臣表裏玄同更相應接于斯時也邊秋氣爽塞月光寒旌旗共雲漢齊高鋒鏑與霜天比淨披引摠駕園通超兩觀而爭前排千門而並入雖生死無際一念覩其演涯塵勞有儔湏臾見其崩潰偽丞相陳顯偽僕射慮思无計求生闔門自縊偽司空師子鎧偽司隸達磨多羅各擁餘師自嬰深壘孤疑競起猜詐萌生忍顛危而不見狀遂淪亡而莫能濟阿陀那與其偽主外无强援内寡深謀師旅困窮城池陷露君臣失色進退无依銜銚叩頭舉擬待罪臣即身臨那之首釋郅諦之囚廢彼昏王立其賢嗣方使宗祧不絕永為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職貢之礼於是氛祲開蕩

若和氣之泮春冰醜穢殲夷似涼風
之卷秋籜六根超絕不開亭障之虞
三界寂寥無復風塵之警斯乃威光
遠被士衆齊心豈臣微劣所能致此
不勝慶快之至謹遣厚德府別將日
隲重知奉露布馳驛以聞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舍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 卷三十

群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晉沙門支道林讀佛詩八首

晉沙門支道詠懷大德禪思山居詩十首

晉沙門釋慧遠念佛三昧詩序

并佛詩
薩讚

晉王齊之念佛三昧詩

齊王元長法樂哥詞

十二
年

梁武述三教詩

梁昭明開善寺法會詩

梁簡文望同泰寺浮圖詩

并和
五首

簡文詠五陰識文

梁劉孝綽百論捨罪福詩

梁簡文蒙華林園戒詩

梁昭明講訖賦三十韻詩

梁簡文預懺直疏詩

并和

梁簡文出興業寺講詩

梁元帝和五明集詩

梁昭明鍾山解講諸人和詩

梁皇太子八閤夜遊西城門詩

并和

梁簡文遊光宅寺詩

梁簡文被幽述志詩

四首

梁沈隱侯臨終遺上表

宋謝靈運臨終詩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陳何處士遊山寺并雜詩四首

陳妣察遊明慶寺悵然懷古

陳尚書令江總遊攝山寺詩并序和十首

陳江令遊武窟山寺詩并和

北齊盧思道從駕大慈照寺詩并序

陳張君祖雜詩二首并贊和

周沙門釋玄名五苦詩六首

隋煬帝遊方山靈巖寺詩并和

隋煬帝升樓望春燈詩并和

隋著作王胄述淨名詩

隋薛道衡入鳳林寺詩唐文帝暮冬過寺一首

唐文帝遊并州大興國寺二首詩

今上遊京師大慈恩寺并和詩

唐常州宣法師詠高僧

唐宣法師遊東山尋殊異二法師

四月八日讚佛詩東晉沃洲山沙門之道林

三春述玄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今日

泰則即玄夕清菩薩采靈和眇然曰

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王承飛天

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澗頽龍首漂

雲翳流冷英渠育紳葩傾柯獻朝榮

芳津霧四境甘露凝玉瓶琅祥盈四
八玄黃曜紫庭感隆非情想恬怡无
所營玄根民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
朗東旦金姿豔春精含和摠八音吐
納流芳馨跡隨因簡浪心與太虛冥
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
外空同委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暎万品誕遊
辜澄清凝玄聖釋迦乘靈會圓神秀
機正文養衛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為
務下尸寂為無中鎖

真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兜術
邑漂景閭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
明旬八維披重露九霄落芳津玄祇
獻萬儼般遮奏伶倫渟白凝神宇蘭
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派
不為故為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面靈
器像也像被形黃裳羅帕質元服拖
緋青神為恭者惠跡為動者行虛堂
陳樂餌蔚然起奇榮疑似嵒巖散我
詩作者情於焉遺所尚蕭心擬大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莫潛源
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
无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虛堂靜晏
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
愉味城傍逸容研冲顛絲絲運宮商
匠者握神標乘風吹玄芳測汪道行
深婉婉化理長暨暨維摩靈德音暢
遊方罩牢妙傾玄絕致由近域略略
微客簡八言振道綱振煩練陳句臨
危折婉章沾若驚飈散固若揮夜光
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濡妙習
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隨類寡朗神
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抗願為
海遊師擢施入滄浪騰波濤漂客玄
歸會道場

八閤齋詩序

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閤齋以十
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
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
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
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
有握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

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
之真登山採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
翰以尉二三之情

八閔齋詩三首

建意營法齊里仁揆明疇相與期良
晨沐浴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
心修窈窕八閔客無捷自網繆寂默
五習真疊疊竊心柔法鼓進三勸激
切清訓流懷愴願弘濟閭堂皆同舟
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夾室
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寧相謁若慶
雲浮

三悔啓前朝變懺暨中夕鳴禽戒朗
旦備礼寢玄仗蕭索庭賓離飄飄隨
風適踟躕岐路岨揮手謝中析輕軒
馳中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
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悵孤思積
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
房守真玩幽蹟雖非一往遊且以閑
自釋

靖壹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
篠流颺激際傭從容遐想逸採藥登
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万畝望山

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岐婆
娑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
寥寥神氣暢欽若磐春藪達度冥三
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
化肘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
波流浪逐物遷中路高韻溢窈窕欽
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真遊理間苟簡
為我養逍遙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
虛映自然壘壘沉情去綵絲冲懷鮮
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
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隣孤景眇同玄思劬偃蹇牧神
轡領略綜名書涉老哈雙玄披莊玩
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
質文蔚仰悲二丘徂蕭蕭柱下迥寂
寂濛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无
無矣復何傷万殊歸一塗道舍貴冥
想因象撥玄珠悵快濁水澄幾忘映
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
理理容形與物物踈蕭索人事去獨
與神明居

晞陽照春園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
託蕭條逸韻上尚想天台峻瑋歸巖
磴仰冷風灑蘭林管籥奏清響霄崖
育靈鶴神跡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
芝曜五爽苦苦重岫深寥寥石室朗
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
心揮玄拂无想隄隄形崖頽囹囹神
宇散宛轉無造化縹緲鄰人象願投
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
阿矇矇望幽人慨矣玄風溼皎皎離
淅淅時无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
無驚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嶠解
駕撥飛輪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時珍
脩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
照損無歸昔神曖曖煩情故零零仲
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悵怕
為無為孤哉自有鄰坤基詭簡秀乳
光流易賴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遲
超超介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
散分不諮天挺沉無冥到韻變不揚
蔚炳冉冉年往遂悠悠化期永翹首
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塗雖十三日

已造死境願得無身理道高冲默靖
述懷詩二首

翔鳥鳴崑崙逸志騰冥虛惚恍迴靈
翰息肩棲南嶠濯足虧流瀾採練銜
神疏高吟漱芳醴頡頏登神府蕭蕭
猗明翮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爽傾
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松角敷大道弱冠弄雙玄逡巡釋長
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
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
憎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冲漠優
遊樂靜閑膏腴无爽味婉孌非雅弦
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冲風一何敞品物緝榮
熙生塗連惚恍既喪大澄真物誘則
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任神往苟能
嗣冲音攝生猶指掌素彼衆物間投
此默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懷陶因象
交樂盈旨衿神會流俯仰大同羅万
殊蔚若充旬綢寄旅海軀鄉變化同
天壤

詠禪思道人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讀之
可謂因脩剏以奇誠心求參焉於衡
挑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
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
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島布迥登佇蘭
泉秀嶺攢嘉樹蔚蒼微游禽崢嶸絕
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萃太素自強
斂天行弱志欲无去玉質陵風霜淒
淒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
會東兩息聞綿綿進禪務投一滅官
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累危兀累十亦
疑注懸心无氣地妙研華麓慮冥懷
夷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
同泯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為有待馭
詠山居

五岳磐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
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妄出處託好有
常因羣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
其巖下金層漱沂濱捲華藏紛霧振
褐拂埃塵跡從道獲屈道與騰龍伸
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
嶺蕭條任陶均

念佛三昧詩集序

晉廬山釋慧遠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元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猶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南闢玄門體寂無為而無弗為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革常度巨細手相圍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舒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号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明則內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聞見行焉於是觀夫淵凝虛鑄之體則悟靈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昏俗之重迷若

以正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
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
揆之契感寸陰之頻影懼米儲之未
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
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
乘之志臨津濟與九緣同往仰援超
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榮其後以
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念佛三昧四言
瑯琊王齊之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
照庶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
亡此豪餘其空漢河始理玄通微韞
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得不踐
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其神資天凝
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群應不
以方受者自分寂尔測錯金水塵紛
其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測人素
籍冥力思轉豪功在深在測至哉之
念注心西極

陸陀波倫讚

因盡收若臺
隨發止贊等

密哉達人功玄景葉龍潛九澤文明
未接運通其會神踈其轍咸夢其鬼交
啓茲聖括

薩陀波倫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
晨征奉命宵遊百慮同冥叩心在捨
化乃降靈

薩陀波倫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途將啓靈關再開神功難圖待損
而益信道志形歡不期適非伊哲人
孰探玄策

曇無竭菩薩讚

亶亶翊正道玄敷盡辭彼大壑百川
俱引涯不俟津塗無旋轉三流開源
於焉同泯

諸佛讚

因常時念佛
為現像主

妙哉正覺體神以无動不際有靜不
隣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真性
鑌此群象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元長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闊遠
駕愛海乱輕舟累塵曾未極心樹豈
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度三靈晨旦越恒曜擗芳
霄薰風動蘭月丹榮藻玉埤翠羽文

朱闕皓_義非虛來交輪豈徒_右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
曆萬國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璫佩
晨光表塵維淨覺汎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龍氣變離宮重軒警層殿曷足響感心
神修容展驩宴生老終以縈病死行
當薦方為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天秋葉少欣榮心散終委
滅親愛暫時生長風吹北壑迂景急
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築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相
思中閨空怨慕風隸乖往塗駿足獨
歸路舉杖謝時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
軌文驪鎖重川鷲巖標遠勝庶野究
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蒙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俳

何條間亟渝滅靈智湛常然俯應有
盈缺感運復來儀且默人間繼
右歌雙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棲引火歸炎
燧把水自清隄菴園无異轍祇館有
同躋以肩非今古按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鈇
黛闕下挂纓簪禪悅兼芳言法意忘
清琴一異非能辨寵辱誰為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苕苕踈遠風騰芳清漢
葉響梵高雲中金華紛舞若瓊樹鬱
青葱貞心延淨境遠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迫已
遠睿后扇高塵區中提景福寓外沐
深仁万祀流國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齊王融

拙玄寺聽講畢遊邵園共六韻應司
徒教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燎辭初
裁蘭壠坦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

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濟風轉
還 還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紅松
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春將夕
述三教詩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
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在
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无名妙術
鑲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遺陰德顯
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
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平
等至理歸无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
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
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
分各受榮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
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梁昭明太子開善寺法會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
嶺迴牙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
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
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
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
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牽蘿下石
墜攀桂陟松梁澗剌日欲隱烟生樓

半歲千祀終何邁
百代歸我皇神功
照不極敵鏡湛无方法
輪明暗室慧
海度慈航塵根久未洗
希露垂露光
簡文望同泰寺浮圖

并和

遙看官佛面帶髻復垂珠燭銀踰漢
女寶鐸邁民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
微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引鷄飛幡
雜晚虹絳音畫鳥狎晨鳧梵世陵空下
應真蔽景超帝馬咸千轡天衣盡六
銖意樂開長表多實現全軀能令告
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同四忍長當
出九居

王訓奉和

副君坐飛觀城傍屬大林王門雖八
達靈塔復千尋靈樞出漢表曾拱冒
雲心崑山雕潤玉露水瑩明金懸盤
同露掌捧鳳似飛翕月落檐西暗日
去柱東侵反流關睿扇擗翰動神衿
願託牢舟友長免受河深

王基卿奉和

朝光正晃朗踊塔標千丈儀鳳異靈
烏金盤代仙掌積拱承雕楠高檐挂
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積響刻削

生个變丹青
萬象烟霞時出沒
神仙下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幡接雲上
遊規不敢息
翔鷗詐能仰
讚善資
指人流詠歸
明雨願假舟
航未彼岸
誰云廣

庾信奉和

迢迢凌太清
照殿比東京
長影臨雙闕
高層出九城
拱積行雲礙
幡搖度鳥驚
鳳飛如始泊
蓮合似初生
輪重對月滿
鐸韻擬鸞聲
盡水流泉注
國雲色半輕
露晚盤猶滴
珠朝火更明
雖連博望苑
還接銀沙城
天香下桂殿
仙梵入伊笙
庶闕八解樂
方遣六塵情

簡文夜望浮圖上相輪

光中辨垂鳳
霧裏見飛鸞
定用方諸水
持添承露盤

簡文賦詠五陰識支

澆薄混神因
因形復依色
欲浪逐情颺
愛網隨心織
鑄金雖敗狀
斬籌方未極
鴿觀既无辨
猿攀此焉息

劉綽賦詠百論捨罪福

尋因迷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苦極降歸

樂樂極苦還生豈非輪轉愛皆緣封
著情一一知心相渴樂法流清

簡文豪華林戒

庸夫耽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
了八風恒易傾伊余久齊物本自一
枯榮弱齡愛箕穎由來重伯成非為
樂肥遁特是厭逢迎執珪守蕃國主
器作元貞昔日書銀字久自惠宗英
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居高常慮
缺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
可明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皇情心燈
朗暗室牢舟出愛瀛是節高秋晚沉
寥天氣清交門光景臻祈年雲霧生
紅藻間青瑱紫露濕丹楹某踈行遙
出泉潛遶山鳴綠衿依浦戍絳纓拂
林征庶蒙八解蓋方便六塵輕脫聞
時可去非委捨重城

簡文蒙預懺直疏并和五首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國法侶盛
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怨三修
桂愛焉六念靜心猿庭深林彩艷地
寂鳥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

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烟藏石
隘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
籠樊

梁武帝和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

六六

王筠應詔并序 奉和皇太子懌

悔詩仍上皇宸極 聖旨即疏降同

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摛採
餘韻更題鄙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攸
屬度脫實斯在懌說濟蒙愚推心屏
欺給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還迷
依善導反心由真宰和鈴混吹音勝
幡縈雪彩早蒲欲抽葉新篁向舒窻
翹懃諒懇到歸誠信兼倍睿豔似烟
霞闌干若珠璣善誘雖欲經含豪愧
文彩

昭明太子講席將訖賦三十韻依次用
法苑稱嘉奈茲園美脩竹靈覺相招
影神仙共栖宿慧義比瑤瓊薰染猶
蘭菊理玄方十竿功深似九禁華水
警銀舟方欄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
勞多累苦苗因茲闡慧雲欲使心鹿伏

八水潤

廣明錄卷第三

卷第三

焦牙三明啓群日寶鐸且參

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茹微祛二
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
倉海變辟彼蒼羅熟妙智方縛錦深
辭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真言異錮腹
逶迤合蓋城歲莖布金郁珠花蔭八
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鴈飛
翻覆高談屬勝時雲間終自恣日簾鴛
鴦及風度蜘蛛屋落鵲散遠香霏雲
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佇獨後
焰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離花水
無令乘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
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樸視愛同
株蜂遊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寶
神龍澳藥樹永繁稠禪枝詐彫滅以
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欲追露寶車
脫屣親推轂

簡文旦出興業寺講

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淨宮羽旗不

影鏡吹雜還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綵

沉弓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由來

六塵縛宿昔五纏障見鶴徒知課察

象理難同方知恣四辯冥用語三空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慙懋
實子姒惡嘉聲治定陳五禮功成
奏六英汲引畱宸鑒舟航動睿情諸
王唯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因從此見
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舍一震鴻
名歸藏踰啓筮魯史冠春卿日宮佳
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
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璫休夜更宮
槐畱曉合城烏侵曙鳴露光枝上動
霞影水中輕庄薄今何事徒知戀
法城

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并和

陸倕和

終南隣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
嶺穹隆距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構
山楹南望窮淮溆北眺盡滄溟步蹻
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圓雲氣籠
室盡仙靈訓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
道延終後說塵轡出郊响雲峯迴流
吹松野映風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
琳琅多謝先成敏空頌後垂榮

蕭子顯奉和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歡心重禪
室遊駕陟曾城金輅徐既動龍駢躍
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迥前笏清邈迤
因臺榭參差態羽旌高隨閭風極勢
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雲昇秋野平
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折果尊常
住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
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闡頌聲
劉孝綽和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
鷺以事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
曉烟樓帳榮巖谷緹組曜林阡況在
登臨地復及秋風年高柯變夏葉幽
澗潔涼泉停鑒對寶坐辯論悅人天
淹塵資海適昭暗仰燈然法朋一已
散笏劔儼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
才賢摘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奉和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礼遊
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十覺揚鑒啓
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
乱彩駢初景履文轅林開俞騎駟逕
曲羽旄屯烟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

迴情下重閣降道放真源談空足泉
涌綴藻邁絃繁輕生逢過誤並作輦
龍鵠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衢樽

八閩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

梁皇太子同作

庾集 五 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伏枕受危光疴纏生易折無因雪岸
草慮反却山穴

徐防

消渴腴腸腑疼寒嬰枝節如何促齡
內憂苦無暫缺

孔熹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嚙一隨柯已
微當年信長訣

諸葛嶺

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熟妍容一旦
罷孤燈行自設

君

西城門死

緩心雖已殊減景寧優劣一隨業風
盡終歸虛妄設

王卿

五陰誠為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
歸憂思空相結

李鈔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墮於茲排四
纏去矣求三旦

殷下

下學皆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

空復作泡雲滅

中唐
府君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病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解五

色終當悲九泉

王基明

已無雪山草沉痾竟誰憐復悲淪苦

海何由果淨天

諸葛璣

南城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翫淶池邊今如白花

樹還悲明鏡前

殷下

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遷清鑄不復

樂蓬壺豈還妍

徐防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率玉匣方委

觀金臺不復延

中唐
府君

挽聲隨遷遠蘿影帶松懸詎能留十

念唯應逐四緣

君

北城門沙門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

力振錫遠桑烟

李緒遠

一登四引擔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

壽無論延促年

孔壽

第三東城門病

經病緬百年自傷無五福長縈盡

地不值仙人處

駐下

習染迷畫瓶卧起求拙宿羅襦豈無

歡臨岐方土木

中廣府居

南城門老

少年愛紉綺衰暮慙羅縠徒傷歲舟

舟陳詩非郁郁

王臺卿

鶴髮辭軒冕鮐背烹葵菽松栢稍相

依懽愛幾時睦

李詩遠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園一沒松栢

下春光徒憐星

孔燕

結根素因假枝榮緣骨肉自應蟻蟻

駘值此風刀逐

諸葛璽

北城門沙門

俗壘厭纏然因田抽善穀長披忍辱

鎧去此織羅服

律防

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殊月猶沉

首金鉀未挑目

君

第四東城門病

紫紉未可得漳濱徒再離一逢犬馬

病貴育罷駘馳

李詩遠

已無九轉術復開萬金竒不看投鹽

掌唯夢蓮花池

君

南城門老

盛年歌吹日願步惜容儀一朝衰朽

至星星白髮垂

孔縣

已傷万事盡復念九門枝乘軒意何

在濁鏡坐如斯

山底府君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誰可規天長曉露

促千齡誰復知

殿下

華堂一相捨松帳杳難窺万祀歲珠

應千年罷玉羈

徐防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歆方除五欲

累長辭三雅庖

王少卿

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弥沒身貴靡

託單孟詎待賞

諸葛姓

正月八日燃燈 應令

藕樹交無極花雲衣數重織竹能為

象縛荻巧成龍落灰燃藥盛垂油濕

畫峯天宮儻若見燈王願可逢

簡文遊光宅 應令

陪遊入舊豐雲氣鬱青葱紫陌垂清

柳輕槐拂惠風八泉光綺樹四柱暖

臨空翠網隨烟碧丹花共日紅方欣

大雲溥慈波流淨宮

梁簡文於幽繫中援筆自序云

有梁正士簡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
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
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又為連珠三首

一日吾聞有士富而今貧可稱多而
賑寡是以度索樓下獨有素神松栢
橋南空餘白社

二日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
欲輕其死有德必昌兵踐於義无思
不服

三日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閉則
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
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又為詩曰

怳忽烟霞散颼颼松栢陰幽山白楊
古野路黃塵深終無千月命安用九
丹金闕里長蕪浸蒼天空照心

十月弒於永福省年四十九崩崩時
太清五年也

宋謝靈運臨終詩

龔勝無貴生李業有窮盡秋山叟理既

迫霍子命亦殞淒淒後霜栢納納衝
風苗邂逅竟既時脩短非所憾恨我
君子志不得巖上派送心正覺前斯
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沈隱侯臨終表

臣約言臣抱疾弥留迄今即化形神
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无言以喻
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劍以此
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
外恕寔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廣微
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鳴
哀謹啓

陳沙門釋智愷臨終詩

十月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无恒
焰電光寧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
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
朝露盡惟有夜松聲

陳江總入攝山攝霞寺一首

并序

五言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攝
霞寺登崖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
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
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
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

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
禮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竦
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寧製此篇
以記即目俾後來賞者知余此志焉
靜心抱冰雪暮齒迫桑榆太息波川
迅悲哉人世拘歲聿皆採穫多晚具
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茲山
靈妙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
烟迤有无缺碑橫古遂盤木卧荒途
行行備履歷步步轉歲紆高僧迹共
遠勝地心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
不渝寺舊有以陰二師居上明
僧始治中蕭索因傳遺風佇芳
桂比德喻生菊寄言長往客悽然傷
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界德施山
齋三宿決定罪福懺悔

四知無矯志三施啓幽心通簡避人
物偃息還山林曲壩停駒響交枝落
轉陰池臺聚凍雪欄牖啼歸禽石采
無新故峯形詭古今大車何杳杳奔馬
遂駸駸何以修六念虔誠在一音未
泛慈舟遠徒令願海深

五言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

酒周尚書并同遊群彦江令公

添身事殊戒非是學金丹月磴時橫
枕雲崖宿解鞍梵宇調心易禪庭數
息難石磴水流靜山窓葉去寒君思
北闕駕我惜東都冠翻愁夜鍾盡周
志不盤桓

徐孝克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
夜坐六韻

戒標青石路靈相紫金峯影進歸依
鵠食迎守護龍晨朝宣寶偈寒夜鍛
跡鍾雞蘭靜含握仁智獨從容五禪
清慮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携
手屢相逢

陳玄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御製

時宰磻溪心非閑狎竹林鷲岳青松
曉雞峯白日沉天迫浮雲細山空明
月深摧殘枯樹影零落古藤陰霜村
夜鳥去風路寒猿吟自可尋出俗詎
是欲抽簪

遊攝山栖霞寺 并序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
亥入攝山展慧布法師憶謝靈運集
還欲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有詩

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體

江令公

霖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拙宿綠野
中登頓丹霞杪仰高人德抗志塵
物表三空豁已悟万有一何小始終
情所寄真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
氣涼昏曉乘風面冷冷音候月臨皎
皎煙崖態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
森沉攀條惜杳叟平生忘是非朽謝
豈矜矯五淨自此涉七塵庶无擾
靜卧拙霞寺房望徐祭酒江令公

絕俗俗无侶修心心自齊連崖夕氣
合虛宇宿雲羈卧藤新接戶歌石久
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
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
以為吾儕

徐祭酒孝克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客麦
氣巖光對月宮香來詎經火花散不
隨風澗松無異聒禪桂雨分藁虛薄
誠為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
可向牆東

禎明二年仲冬攝山拙霞寺布法師

某余時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
山仰為師氏營涅槃懺還途有此作
可不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斯滅盡
者豈是俗中要人道離群愴冥期出
世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步巖椒石溜
水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靄鍵出
谷霧飄飄勿言无大隱歸來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遊虎丘山精舍
縱棹憐迴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
性湏與俗人分貝塔涵流動花臺編
嶺芬蒙籠出檐桂散綬繞隄雲情幽
豈徇物志遠易驚群何由狎魚鳥不
願屈玄纁

江令集云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
射嘗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
見將射之鶴不動詳觀之已死於窠
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
法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宋初有法瓊居南方人不知因緣所
出辟穀食棗栗不著錦帛戒德其尊
嚴禪定多所感通會稽恭子張使君
莅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隨
出西自剡亡日捨命後勿開銀但以

乞烏鳥至破岡如期而終使君依言
送林野間停舟七日七夕烏獸不敢
侵乃叔殯焉亡祖親使君之第四女
也就瓊屋受戒勅余記錄之

陳江令往虎窟山寺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
塏墟壟暖阡眠藹藹車徒邁颼颼旌
旄懸細松斜繞逕峻嶺半藏天古樹
無枝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挂
石下新泉翳鬱均雙樹清虛類八禪
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
藥何由齊大年

治中王固奉和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
竒人功兼製置房廊相映屬堦閣並
殊異高明畱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
窮嶺歷籍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
鶯紛可憇風景共鮮華水石相暉媚
像法無塵染真僧絕名利陪遊既伏
心聞道方刻意

記室參軍陸宣奉和

雞鳴動曉曙駕柁苑曉晨遊朱鏡陵九
達青蓋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采被

春州葆吹臨風遠
旌羽映光浮高枝
隱修逕曲澗聚輕流
徘徊花草合瀏
澆鳥簪道金盤響
清梵涌塔應鳴掣
慧雲方靡靡法水正
悠悠實歸徒荷
教信解愧難訓

前臣刑獄叅軍孔燾

聖情想區外
旃駕出西南
前駟聞鳳
管後乘躍龍騶
爰遊非逸豫
幽谷有
靈龕兼觀息心者
宴坐臨清潭
禪食
寧須掾雲衣
不待登蘋苢
緣澗壑蘿
葛蔓松楠
鶯林響初囀
春畦翠欲含
感心隨教遣
法味與恩覃
庶憑八解
力永滅六塵貪

州民前吏刑獄叅軍王基卿

我王宗勝道
駕言從所之
輜軒轉朱
轂驪馬躍青
絲清渠影高
蓋遊樹拂
行旗賓徒紛
雜沓景物共
依遲飛梁
通澗道架宇
接山基
蓂花臨迫砌
分
流繞曲堦
誰言非勝境
雲山獨在茲
塵情良易遣
道性故難緇
承恩奉教
義方當弘受持

西曹書佐鮑至

從駕虎窟山寺

神心睠物序
訪道絕塵蹤
林疎蓋影

出風去管聲遙息徒依勝境稅駕止
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短策
生高樹踈花發早條遠峯帶雲沒流
烟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頒名廟末僚
願藉連河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
寶方悲慈地饒

陳從事何處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厭俗賞奈苑隔年華始入香山
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業道樹一
林花雖悟危藤鼠終悲在篋地

別才法師於湘還郢北三首

乘盃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
狹西浮郢路遙離亭花已散別戎鳥
新嬌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勸訓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表慧遠盧之阿買山節高
世乘盃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
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通士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
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
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揚枝生拱
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應朝講山龕擬
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同唐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鳥逐飯
磬狎獸繞禪床摘菊山无酒然松夜
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敬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
代駟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
接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大
室張樂洞野會計笛山天不愛寶神
靡遺貺麟羽効異山澤薦祉華裒率
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猶
且摟志宵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願
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慾界於危
域身心登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
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儼天道冠邵
陵業踰華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
合慈燈夜熱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
墟寶惟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嚴迥東
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暖如踊
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呂商飈振

野白露戒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
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軼翠華揚旆雕
玉徐輪問百年而駐輦朝万靈以案
節熊渠攸飛之輩入叅中壘虎殿金
門之侶迥望屬車將屆下都邁茲淨
域並悅驚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
足涵心俱展誠訖課虛引寂仍發詠
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所以雍
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臯朔文辭甫
陳男祝王谷蟲篆纔辟女工作者二
十六人其詞云尔

玄風冠東戶內範軼西陵大川開寶
匣福地下金繩繡栢高可映盡拱疊
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
疑停燧陰軒類鑿氷迥題飛星沒長
相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
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虛薄叨恩
紀微駘竊自凌優遊徒可恃周賚永
難勝

五苦詩

周沙門釋亡名

生苦

可患身為患生時憂共生心神恒獨
苦寵辱橫相驚朝光非久照夜燭幾

時明終成一聚土強覓千年名

老苦

少時忻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
艷白髮寧久吟階庭惟仰杖朝府不
勝簪甘肥與妖嚴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万夫一朝床枕
上迴轉仰人扶壯色隨肌減呻吟與
痛俱綺羅雖滿日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陵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
下獨入黃泉中池臺既已沒墳壠向
應空惟當松柏裏千年恒動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為別後思幾時相握
手嗚噎不能辭雖言万里隔猶有望
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附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
塚相次似魚鱗茂陵誰辨漢驢山誰
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定知
今世上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
持埋我身

遊明慶寺詩

陳北索遇見蕭紫酒書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悅

然憶此寺仍用蕭韻述懷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
石花讚繞峯蓮霞暉開幡影雲氣合
爐煙迥松高偃蓋瀑水細分泉合風
万籟響哀露百花鮮宿昔尋真趣結
交亟留連山庭步蘿靡澗沚濯潺湲
因斯事薰習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
雨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還東
流旋

詠懷詩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激懷恬无欲坐可拙王
侯門可迴金轂風來詠逾清鱗華淵
不觸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
翫幽閑清心表離俗百齡苟未遐昨
辰亦非促羲騰望舒映曩今迭相燭
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
黨漁忘況礫玉恠神岡薺穢要在夷
心曲

盃醴起情浪飛雲騰逆鱗苟擢南陽
秀固集三造賓緬懷結寂夜味藻詠
終晨近佇時無違誰與拂流塵眇情
寄極眇蕭條獨邀神相忘東溟裏何

晞西潮津我崇道无廢長誦想義人
遇遯播荆衡杖策憇南郢遭動委浪
迹遇靖恬夷性耐卷從老話揮綸與
莊詠遐眺獨緬想蕭神飈塵正時无
喜惠偶絕韻將誰聽習子茂芳標有
欣微音令類敷凌霜循葩熙三春盛
拂翺期霄翔豈與來榆競我混不材
姿遺情志彫映雖非嶧陽倚聊以敲
泗磬

贈沙門竺法穎三首

沙門竺法穎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
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為之讚

鬱鬱華陽岳絕雲枕飛峯峭壁溜靈
泉秀嶺森青松懸巖廓崢嶸幽谷正
寥籠丹崖拙竒逸碧室禪六通泊寂
清神氣綿眇矯妙蹤止觀著无無還
淨滯空空外物豈大悲獨往非玄同
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剎應方恢攢
化地類蒙慈悅冥冥積塵寐永在巖
底閑廢聰无通悟遺形不洞滅明哉
如來降豁矣啓潛穴幽精淪朽壤孰
若阿維察遥謝晞玄疇何為自矜潔

邈邈慶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
嶽獨秀間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
峭頂澗滋甘泉液崖蔚芳芝類翹翹
美化倫眇眇凌巖正肅拱望妙覺呼
吸晞齡永苟能夷冲心所愆靡不靜
万物可逍遙何必拙形影勉尋大乘
軌練神超勇猛

造樹經讚

峨峨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
長空觀體善權私呵時光景豈識真
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歡飄忽
凌虛起无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
住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
同冥測哉不起滅始自无從生借問
導氣倫安測涅槃靈

詩序

省贈法願詩經通妙遠

疊疊清綺雖玄言不盡意殆亦幾矣
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
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
之形容雖拙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

答之未足盡矣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使僧淵答

真朴運既判万象森已形精靈感冥
會變化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弥綸始
無名捨本而逐末悔愆生有情胡不
絕可欲又宗歸無生遠觀均有无蟬
蛻豁朗明逍遙衆妙津拙凝於玄冥
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幽閑自有
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擁道多
所成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張君祖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
弥百億同一像靈和陶煙煴會之有
妙長大慈濟群生冥感如影響蔚蔚
沙弥衆衆衆万心仰誰不欣大乘兆
定於玄曩三法雖成林居上亦有黨
不見虬與龍激鱗凌霄上冲心超遠
寄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睎維摩余
所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歸騁悠悠
誠滿域所遺在廢想

庾僧淵答

遙望華陽嶺紫霄籠三辰瓊巖朗壁
室玉潤激靈津丹谷挺樛樹李穎奮

暉薪融風衝天籟逸響牙相因鸞鳳
翔迴儀虬龍灑飛鱗中有冲瀆土孰
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忽自賓
拙峙遊方外超世絕風塵翹想晞眇
蹤矯步尋若人咏嘯舍之去榮簾何
足珍澤志八解淵遼朗豁冥神研機
通微妙遺覺忽忘身居士成有黨頌
旃非疇親借問守常徒何以知及真
煬帝謁方山靈巖寺

隋后

梵宮既隱隱靈岫亦沉沉平郊送晚
日高峯落遠陰迴幡飛曙嶺踈鍾響
晝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挾迹
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諸葛穎

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煙盡拱臨松
蓋壑牖對峯蓮雷出階基下雲歸梁
棟前靈光辨晝夜輕衣數劫年一陪
香作食長用福為田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一首

隋煬帝

法輪天上轉梵聲天上来燈樹千光
照花焰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含
夜梅幡動黃金地鍾發琉璃臺

廣韻集卷第三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穎

廿八

芳衢澄夜景法炬爛來差逐輪時從
猷挑花生落枝飛煙繞定室浮光映
瑤池重閣登臨罷歌管乘空移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王清玄壇德
衆一首

隋煬帝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旦颶灑林花
落遙遙風柳散孤鶴逝追群啼鶯遠
相喚蓮舟水裏盡畫輪途始半江灘
各自遙東西並興歎已薰禪慧力
復籍金丹扞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
觀於馬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隋著作王肅卧疾閩越述淨名意
余卧疾閩海留旬朔善友顯法師
勸余以淨名妙典調伏身心力疾粗
陳其意訖簡法師云尔

客行萬餘里渺然蒼海上五嶺常炎
鬱百越多山瘴兼以勞形神遂此嬰
疲恙桐雷邈已遠砭石良難訪抱影
私自怜霑衿獨惆悵毗城有長者生
平夙所尚復籍大因緣勉以深迴向
心路資調伏於焉念實相水沫本難
摩軌城空有狀是生非至理是伐皆

虛妄求之不可得誰其受業障信矣
大醫王茲力誠无量

薛道衡展敬上鳳林寺

淨土連幽谷寶塔對危峯林樛丹穴
鳳地迤白沙龍獨巖樓迥出複道閣
相重洞開朝霧釵石濕曉雲濃高篠
低雲蓋風枝響和鍾簷陰翻細柳澗
影落長松珠柱浮明月蓮座吐芙蓉
隱淪徒有意心迹未相從

梁開善寺藏法師奉和

武帝三教詩一首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真四執迷蕞藥
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
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
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
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
言千里善芬為窮世珍坦空非即有
三明似未臻近識封歧路分鑣疑異塵
安知悟去漸究極本同倫我皇躬斯
會妙鑒出機神眷言揔歸密廻照
引生民願惟慙宿殖邂逅逢嘉辰願
陪八明解歲暮有攸因

太宗文皇帝謁并州興國寺二首

迴鑾金遊福地極目翫芳晨梵鍾交二
響普法曰轉雙輪寶刹遙承露天花近
足春未珮蘭猶小無絲柳尚新圓光
低月殿碎影亂風筠對此留餘想超
然離俗塵

文帝詠佛殿前幡

唐后

拂霞疑轉電騰虛狀寫虹屈申煙霧
裏低舉白雲中紛披乍依迥掣曳或
從風念茲輕薄質无翅强搖空

常州弘善寺宣法師三首

奉和寶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二首

望佛圖澄

大誓憫淦一作悲機入生死中州法既
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鎮衛
千里道盛呪蓮花灾生吟棘子埋石
緣雖謝流沙化方始

釋僧肇

般若惟然臨空涅槃因无名先賢未始
覺之子明有聲秦王嗟理前童壽揖
詞清微音聞盧岳精難動中京適驗
方袍裏奇才復挺生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三法師

木落樹掃瀑水清流深寂属此悲哉

氣復茲羈按感奚用寫繁憂山泉恣
遊歷万丈窺深澗千尋仰絕壁傍嶺
竹叅差緣崖藤羃歷行行極幽邃去
去逾空寂果值息心侶喬枝方挂錫
圍繞志旃檀純良豈砂磔妙法誠无
比深經解怨敵心惟即頂礼道存仍
日擊慧力幸已逢疑網於焉折豈直
祛煩惱方期拯沉溺

帝謁大慈恩寺一首 并和 唐今上

日宮開百仞月殿聳千尋花蓋飛圓
影幡虹曳曲陰霞綺遙瓊帳葉珠細
網林寒廓烟雲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門和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花曜日
絲神幡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
雲心細草希慈澤恩光重更深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肇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
已成尚无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
則日月未流實閭寂於慘舒則陰陽
莫辯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食
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
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
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
則妙高色而淨光下察黃輿乃風蕩
水而成結而去二儀分判人生其中
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辟之
以鴻爐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
索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含
靈蔓莖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
十五門僧佉乃從一而万物始生薛
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膊拔
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椎髻執作昇天
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同知所出
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為鬼靈
或談不知臻為我已不知我為臻形

既群迷於螺蠡復聚惑於螟蛉比薄
化於雞子方晦昧於孩嬰斯皆未了
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苦海往復
迷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
說十二緣起獲三六獨法号天人師
稱一切智引四生於火宅拔三有於
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者寧我大
師擇迦世尊矣創成正覺龍河九有
興出塵之望後移馳光鹿苑六道盛歸
依之心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
戒躅則千生伏首於是聞梵響於王
舍獲果者无窮酬恩惠於父城發心
者莫竿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誠終
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
濟九居教无幽而不陳機无微而不
納若泛為俗侶但略言其五禁苟提
法衆遂廣章乎七篇以為定有者大非
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過律顯則過
亡且如志損輕枝現生龍戶慈濟微
命交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
是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紐唯
斯三藏乎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
隨機拯物理亡他議及乎薛舍初辭

魔王或歡喜之志熙連後唱无滅顯
亡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功
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揜望影淪雙樹
龍鬼摧心致使娑羅林側淒下成泥
哭者身邊血如花樹大師唱寂世界
空虛次有弘法應人結集有五七之
異持律大將部分為十八之殊隨所
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裙有偏正
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
圍兩俱无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
亡愆各有師承事无和雜有部則正餘
則要漬別室正量以繩圍牀
有部手請僧祇表地也諸部流派生起

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一阿難耶莫
訶僧祇尼迦

耶唐玄聖大衆部分出七部三藏各

有十萬頌唐譯可成十卷二阿難耶

悉他陸擇尼迦耶唐玄聖上座部分

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難耶慕擇

薩婆悉他婆提尼迦耶唐玄聖根本

說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二藏多少同

前四阿難耶三藏東成尼迦耶唐玄

聖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三十萬頌

然而部部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
言其十八分爲五部不聞於西國耳
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
如餘所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
南海諸洲皆云四種尼迦耶然其所
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
部最盛羅茶信度西印度
國名則少兼三

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
逢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

東夷諸國雜行四部

徙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夷乃

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濱有宜利察咀羅國次東南有郎迦貳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國並悉極遵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壯多是其國法西方見有實異

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衆片

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

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

徙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遊國是英訶信洲訶陵洲

且咀洲益益洲婆里州揭倫洲佛遊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

能具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

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

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

里商舶串者准知良為揭倫初至交

廣遂使惣喫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

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

敢曼惣是其式廣如南海錄中具述

驪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繞

五六朝即到上景南至占波即是臨

邑此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

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

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悉三今並除

滅迫无僧衆外道雜居斯即贍部南
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
開中諸虔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
先盛而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
夾以為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
異重輕懸隔開制迥然出家之侶各
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
自開文見嫌餘制若今則部別之義
不著許遮之理其分豈得以其一身
通行於四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
不殊行法之徒須依自部

類聚要羅王
夢見一疊裂

為十片一金杖斬為十八段拂而問
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呵輪迦
王威如贍部時諸法書幾分十八趣解
脫門其致一也此印先王勿見要可

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
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
鄉意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
其致也則律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
四諦若礼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
不行斯事号之為小所云大乘无過
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
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无內有事皆
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
脩何真何偽意在斷除煩惑拔濟衆生

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沉結依行則俱
昇彼岸案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
理無乖竟既无慧目誰鑒是非任久
習而修之幸无勞於自割且神州持
律諸部平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
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
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情息
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駘乃成
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
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
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
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為山之勞霰其
益焉時有海珠之潤

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
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嘲譬乎水溢
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无由准
驗律文則不如此論斷輕重但用數
行說罪方便无煩半日此則西方南
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
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庶素讓
順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

皇上則恩育地庠納隍斬肅於明發
群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於通宵

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八澤有識者咸志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畝之中濟濟焉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之國頌賴丹墀金隣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為无為事無事斯固无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為俱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為尊五然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衆儼然欽誠極旨自有屏居幽谷脫屣樊籠漱巖流以遐想坐林薄而棲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有過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摠有四十章分為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一卷并雜經論等並錄附歸願諸大德興弘法心无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然古今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澱之微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呈備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

縱使命淪夕景希成一簣之功談絕
朝光度有百煊之續閱此則不勞尺
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徙寸陰寶鏡
千齡之迷躅幸願檢尋三藏鼓法海
而揚四波皎鏡五篇泛慧舟而提六
象雖復親承正旨脩檢玄宗然非濬
發於巧心終恐受嗤於慧目云尔

一破夏非小

二對尊之儀

三食坐小牀

四食分淨觸

五食罷去穢

六水有二瓶

七晨旦觀蟲

八朝嚼齒木

九受齋赴請

十衣食所須

十一著衣法式

十二居衣喪制

十三結淨地法

十四五衆安居

十五隨意成規

十六匙筯合不

十七知時而礼

十八便利之事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觀身

二十二卧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礼不相扶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藥藥

三十旋右觀時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乘式 三十四西方學儀
三十五長髮有无 三十六財僧現
三十七受用僧衣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為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
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糅於斯此與
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
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卑
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那國及
龜茲于闐難有行者然十誦律
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苾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
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
礼卑習以成俗本无憑據休夏受請
盜過客生故應詳審理無疎略宜取
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令失夏不退
下行尋檢聖教无文誰昔遣行斯事
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
則徒跣是儀无容輒著鞋履偏露右
肩衣掩左臂首無巾帔自是恒途餘
處遊行在闢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

靴諸餘履屣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可隆冬之月擻著養身春夏之時須依律制履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羅勿進香臺須之自久然有故違之類即是強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衆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壹尺藤繩織內脚圓且輕卑幼之流小牀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菜布上座去一肘手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且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牀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牀之過時衆同此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揅然靈巖四禪牀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來由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

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
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
雖還告言誰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
足明非牀上坐菜食棄足邊故知垂
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學佛縱不能
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為護
淨殘宿忌觸無由得免又復殺衆殘
食深是非儀取去反觸僧膳家人還
捉淨器此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
熟察之須觀得失也

四食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既
食一口即皆成觸所受之器无宜重
將置在傍邊待了同棄所有殘食與
應食者食之若更重收斯定不可无
問貴賤法皆同尔此乃天儀非獨人
事故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
無淨觸將以為鄙豈有器已成觸還
將益送所有殘食却收入厨餘餅即
覆瀉瓮中長臛乃反歸鐺內羹菜明
朝更食餅果後日仍食持律者頗識
分彊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
及餘飲噉既其入口方即成觸要將

淨水漱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
淨食若未澡漱觸他並成不淨其被
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狗犬亦須澡
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手漱
口并洗嘗器方觸鐺釜若不尔者所
作祈請及為禁術並无効驗縱陳饗
祭神祇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
獻三寶并奉靈祇及尋常飲食皆須
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大小便利不
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去清齋
方釋奠剪爪宜侵肌捨塵惑孔顏如
斯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
歆饗也凡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檢
校若待齋了恐時過者無論道俗雖
未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教許无罪
各比見僧尼助檢校者食多過午因
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云與
諸國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為初基耳
昔有北方胡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
見笑良以便利不洗餘食內盆食時
聚坐互相接觸不避猪犬不嚼齒木
遂招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
為輕然東夏食无淨觸其來久矣雖

聞此說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器去穢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
渠竇或可臨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授
水手必淨洗口嚼齒木疏牙刮舌務
令清潔餘津若在即不成齋然後以
其豆屑或時將土水搥成泥拭其脣
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
盃或用鮮菜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
須三屑淨揩豆屑土乾牛糞洗令去膩或於屏
隱淨瓶注口若居顯處律有遮文略
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之前口津無
宜輒咽既破威儀咽咽得罪乃至末
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
日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
知護亦非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
難免過良為牙中食在舌上膩存智
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食已了談
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含
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
淨瓶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也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

泥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
乃便利所須淨則淨手方持必須安
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可於觸處置
之唯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水非
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為時水中前受
飲即是无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
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
指上通小穴麤如銅箸飲水可在此
中傍邊則別開圓孔擁口令上豎高
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受
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穴恐虫塵
入或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
裹塞之彼有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
時必須洗內令塵垢盡方始納新豈
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銅瓶著
蓋挿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
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停水一升兩
合隨事皆闕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
二尺寬一尺許角襴兩頭對處縫合
於兩角頭連施一襻纔長一磬內瓶
在中掛髀而去乞食鉢袋樣亦同此
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
動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

述所有瓶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
覆袈裟擎傘而去此等並是佛教出
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草屣袋錫
杖斜挾進止安詳鳥喻月經雅當其
況至如王城覺樹驚嶺鹿園娑羅鶴變
之所蕭條鵲封之處礼制底時四方
俱湊日觀千數咸同此式若郡爛陀寺
大德多聞並皆乘輿无騎鞍乘者及
大王寺僉亦同尔所有資具咸令人擔
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徒法式
七晨旦觀蟲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井池河
之別觀察事非一准亦既天明先觀
瓶水可於白淨銅盞銅椀或蠶杯漆
器之中傾取掬許安置甑上或可別
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之或
於盃罐中看之亦得蟲若毛端必須
存念若見蟲者倒瀉瓶中更以餘水
再三滌器无蟲方罷有池河處持瓶
就彼瀉去蟲水瀝取新淨如但有井
准法瀝之若觀井水汲出水時以銅
盞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若
无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瀝滅池

河觀水廣如律說凡瀝水者西方用上白疊東夏宜將密絹或以米揉或可微煮若是生絹小蟲直過可取熟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攝取兩頭刺使相著即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幙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以盆承傾水之時罐底湏入羅內如其不尔蟲隨水落墮地墮盆還不免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觀察有蟲即湏撥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既足已即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生器內上以水澆三遍外邊更以水淋中復安水承取觀察若无蟲者隨意去羅此水經宵還湏重察凡是經宿之水且不看者有虫無虫律云用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并處施行此羅最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捲用陰陽瓶捲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虫更細不同餘時生絹上重虫亦直過樂護生者理應存念方便令免或作凡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寺家多用銅作成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關於其底傍更

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牽再三入水然後袖出若是寺家濾羅大僧元不合觸房內時水亦復同然未受具人取方得飲非時飲者須用淨羅淨瓶淨器方堪受用存生乃是性戒可護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六物之數不得不持若行三五里無羅不去若知寺不濾水不合食食渴死長途足為龜鏡豈容恒常用水曾不觀察雖有濾羅虫還死內假欲存救罕識其儀井口之上翻羅未曉放生之器設令到水虫死何疑時有作小圓羅繞受一升兩合生疎薄絹元不觀虫懸著鉢邊令他知見无心護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為傳法誠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畜放生之罐在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齒刮舌務令如法盥漱清淨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訖憚哆譯之為齒家瑟訖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

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
關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
罷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
刮舌之算或取竹木薄片如小指面
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而刮舌勿
令傷損亦既用罷即可俱洗棄之屏
處凡棄齒木若口中吐水及以洩唾
皆須彈指經三或時謦欬過雨如不
尔者棄便有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
小條截為近山莊者則柞條葛蔓為
先處平疇者乃楮桃槐柳隨意預取
脩擬无令闕乏濕者即須他授乾者
許自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老宿者
乃推頭使碎其木條以苦澁辛粹者
為佳嚼頭成絮者為寧麋胡菜根極
為精也即食耳根并莖取八指二寸堅齒口香消食去
癰用之半月口氣頓除牙疼齒憊三
旬即愈要須熟嚼淨指令涎癰流出
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
飲水一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
鼻中不串口飲亦佳久而用之便少
疾病然而牙齒根宿穢積久成堅刮之
令盡苦澁淨漱更不腐敗自至終身

牙疼西國迥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
不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稀
譯者輒傳斯号佛齒木樹實非楊柳
那爛陀寺目自親觀既不取信於他
聞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經梵本云
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或
六全嚼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
為殍病求清潔而返穢莫去疾而招
病或有斯亦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
法俗嚼齒木自是恒事三歲童子咸
即教為聖教俗流俱通利益既申咸
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
顯其儀西方乃施主預前禮拜請僧
齋日來白時至僧徒器座量准時宜
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淨物器乃唯
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別小
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
章已言若其瓦器曾未用者一度用
之此成無過既被用訖棄之填塹為
其受觸不可重取故西國路傍設義
食處殘器若山曾无再用即如襄陽

瓦器食了更取向若棄之便同淨法
又復五天元無泥漆瓷若油合是淨
無疑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
乎南海皆不用食良為受膩故也必
若是新以淨灰洗令无膩氣用亦應
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用固亦
无愆重觸有過事如律說其施主家
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
牀座復須清淨坑坑預多貯水僧徒既
至解開衣紐安置淨瓶即宜看水若
無亟者用之濯足然後各就小牀停
息片時察其早晚日既將午施主白
言時至法衆乃反攝上衣兩角前繫
下邊右角壓在胛條左邊或肩或土
澡手令淨或施主授水或自用若持
隨時濟事重来跏趺坐受其器菜以水
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無咒願之法
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衆前初置
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衆復於行
食末更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
身因事發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
其邪願捨身遂生藥叉之內生五百
兒日日每食王舍城男女諸人白佛

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覓之
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
子五百一尚見憐况復餘人一二而
已佛因化之令受五戒為鄔波斯迦
因請佛曰我兒五百今何食焉佛言
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祭食令
汝等充食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
或在食厨邊素畫母形抱一兒子於
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
前盛陳供食其母乃是四天王之衆
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兒息者饗食
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大意
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
諸大寺處咸於食厨柱側或在大庫
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王
狀坐抱金葉却踞小牀一脚垂地每
將油拭黑色為形号曰莫訶哥羅即
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部
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无損耗求
者稱情但至食時厨家每薦香火所
有飲食隨列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
處般彈那寺每常僧食一百有餘春
秋二時禮拜之際不期而至僧徒五

百臨中忽來正到中時无宜更煮其
知事人告厨家日有斯倉卒事欲如
何于時有一淨人老母而告之曰此
乃常事无勞見憂遂乃多燃香火盛
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涅槃尔徒尚
在四方僧至為礼聖蹤飲食供奉勿
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即惣
命大眾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
眾咸足其食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
善讚天神之力親行礼覲故觀神容
見在其前食成大聚問其何意報此
所由淮北雖復先无江南多有置處
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麟
陀龍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
鹽薑乃一片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
匕半匕藉之以菜其行鹽者合掌長
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哆譯為
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
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
其字義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眾受
他毒食佛教令唱三鉢羅佉哆然後
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美味以此言
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至東

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者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並足恭敬曲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去手一磔即須懸放自餘器食或一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受隨受隨食无勞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食罷隨意亦非聖說次投乾糲米飯并稠豆臠澆以熱酥手攪令和投諸助味食用右手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行乳酪及以沙糖渴飲冷水無問冬夏此乃衆僧常食并設齋供大略皆尔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餌盈溢盤盂酥酪縱橫隨著皆受故佛在日勝光王親供佛衆行其餘食及以酥酪乃至地皆流漫律有成文即其事也淨初至東印度耽摩立底國欲依廬素設供齋僧時人止曰若纔足而已何為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盈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大國來處所豐贍若无盈長不如不設是以還依彼法矣斯乃施心弘廣得報還復豐多无乖理也必其貧窶及食罷行颺隨力所能既其食了以

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淨右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手滿掬取食持將出外不簡僧私之物聖遣普施衆生未食前呈律无成教又復將食一盤以上先亡及餘神鬼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可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灑而呪願曰

以今所修福普霑於鬼趣食已免極苦捨身生樂處菩薩所受用無盡若虛空施獲如是果增長無休息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藪之下或在河池之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之次外置一盤即斯法也然後施主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法如第五章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修福業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伽他更无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令小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之或可時屬飢年或恐施主性怯者問而方取齋主全无重取食法此是西方一途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普

就尊儀蹲踞合掌各自心念礼敬既訖食乃同前或可别令一人在尊像

前長跪合掌大聲讚佛

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堅兩

足以支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竺尔何獨道胡

唯歎佛德不雜

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花一心虔敬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普馥元不別行鼓樂絃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灑衆前上座方為施主略誦随那伽陀斯乃復是兩途西方食法然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粗陳梗槩云尔

律云半者蒲膳居半者珂但居蒲膳

居以含噉為義珂但居即齧嚼受名

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居應譯為五

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餅二

麦豆餅三麴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居

應譯為五噉食一根二莖三菜四花

五果其无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

合食若先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准

知乳酪等非二五所取律文更無別

号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麵食豎匙不

倒皆是餅餅所取乾麴和水指畫見

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地界今
綿邈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
驛除其邊徼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
而問知所有敢嚼奇巧非一北方足
麵西邊豐麴摩揭陀國麵少米多南
東垂與摩揭陀一類麵油乳酪在
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
流腫脰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
无有甘介豐蕨芋之葵菜足蔓菁然
子有黑白比來譯為芥子壓油充食
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蔓菁
無別其根堅韌復與蔓菁不同結實
粒麤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
在那爛陀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
能剖辯又五天之人不食諸麤及生
菜之屬由此人无腹痛之患腸胃和
更亡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
檳榔一裹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
並悉盛之菜器安大盤中白氎蓋之
金瓶盛水當前瀝地以請衆僧令於
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
後則擊鼓樂設香花延請尊儀擲車

輦輿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
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
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
拭以香氎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為
稱讚然後上座為其施主說陀那伽
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
沙糖水多啖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
日禺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
向齋家重設尊儀略為澡沐香花鼓
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普列於像
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
量時有無或擎香鑪執金澡罐或捧
香盤鮮花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
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答是
福因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
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佛
德次復別請兩僧各昇佛邊一座略誦
小經半紙一紙或慶形像共點佛睛以
求勝福然後隨便各就一邊反袒袈裟
袈裟只是梵言即是軋隨之義一云求不
下東諸何者下衣置衣若依此文與前
二衣並名也兩角前繫澡手就資威儀
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食噉
行食法用並與西方大同然其別者
頗煎三淨耳並多縫茶為脰寬如半

席貯粳米鉢一斛二斛亦用為器受
一升二升擎向僧處當前授與次行
諸食有三二十般此乃貧窶之輩也
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盥銅碗
及以茶器大如席許餽饌飲食數盈
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
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著皆受更無遮
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悅見
其盈溢方成意滿粳米餅則四斛五
斛餅果等則三盤兩盤其親屬隣伍
之家咸賣助供或餅或餅羹菜非一
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
人食亦未盡其所殘食皆任衆僧令
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國不
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輒將去理
成未可故出家之人相時而動知足
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決心不擬
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衆僧
亦既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
地清淨布以花燈燒香散靉持所施
物列在衆前次行香泥如梧子許僧
各措手令使香潔次行檳榔豆蔻糒
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可消

食去癯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鮮菜裏投與衆僧施主至上座前或就能者以著甬瓶水如銅著連注不絕下以豚承師乃手中執花承其注水口誦陀那伽他初須佛說之頌後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為度須稱施主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後為皇王次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物又安釋迦聖教住而莫滅其伽他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親為呪願但至食罷必為說特歌拏伽他是持施物供奉之儀特歌拏師即是應合受供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誦一兩陀那伽他報施主恩

梵云陀那鉢底

譯為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去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位皆轉名焉禮更加越字意遠由行檀舍自可越變貧窮妙釋雖然華正本書云是觀者誤也

若不然者既違聖教不銷所食乞餘食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觀物或作如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花以上佛鮮花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或時連夜方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兼唱阿奴謨拖娑度即事目善奉阿奴謨拖譯為隨喜凡見施他或見施已

咸同此說意者前人既呈隨後虔讚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途受供法式或初日檳榔請僧第二日禺中浴像午時食罷齋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明日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禮拜言申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

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施主先呈花蓋供養制底大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呪願然後方食其花蓋法式如西方記中所陳矣斯等雖復事有疎繁食兼廣略然而僧徒軌式護淨手食大徒法則並悉相似衆僧或有杜多乞食但著三衣設他來請奉金寶藥如啖唾屏跡窮林矣即如東夏齋法遺疏請僧雖至明朝不來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懇懇必是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既其食了須嚼齒木若口有餘臍即不成齋雖復餓腹終霄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食法擬議東川得不之宜自然明白無暇詳述智者當思嘗試論之曰然无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淪滯歷三

大而翹勤冀使依行現七紀而揚化
以為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
嚴施戒檢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
輕心道其無罪食噉不知受觸但護
姪戒一條即云我是无罪之人何勞
更煩學律咽噉著脫元不関情直指
空門將為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
一貴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
制不窺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
理包三歲不思咽咽當有流漿之苦
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殃浮囊不洩
乃是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最後
之唱理合大小雙修方順慈尊之訓
防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
或恐自迷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
信是非虛律典何因見慢宜應半月
說戒洗懺恒為勸誡門徒日三礼白
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己童年所觀
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
夫飲食之累乃是常須幸願敬奉之
倫无輕聖教耳重曰聖教八万要唯
一二外順俗途内凝真智何謂俗途
奉禁亡辜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
多修證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三藏
教理俱迷罪若河沙之巨量妄道已
證於菩提菩提是覺惑累皆亡不生
不滅号曰真常寧得同居苦海漫說
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為基護懷
穿之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
衣食多吝奉佛教則解脫非遥慢尊
言乃沉淪自久聊題行法略述先摸
咸依聖檢豈曰情面幸無嫌於直說
庶有益於遐途若不確言其進不誰
復輒鑒於精麤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

撰

十衣食所須

十一著衣法式

十二居衣喪制

十三結淨地法

十四五衆安居

十五隨意成規

十六匙筯合否

十七知時而礼

十八便利之事

十衣食所須

原夫有待累形假衣食而始濟无生
妙智託滅理而方興若其受用乖儀
便招步步之罪澄心失軌遂致念念
之迷為此於受用中求脫者順聖言
而受用在澄心處習理者符先教以
澄心即須俯視生涯是迷生之牢獄
仰瞻寂岸為悟寂之虛閑方可嚴法
舟於苦津秉慧炬於長夜矣然於所
著衣服之製飲食之儀若持犯顯然
律有成則初學之輩亦識重輕此則
得失局在別人固乃无煩商榷自有
現違律檢而將為指南或可習俗生
常謂其无過或道佛生西國彼出家
者依西國之形儀我住東川雜俗者

習東川之軌則誰能移神州之雅服
受印度之殊風者聊為此徒粗銓衡
也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理
須具題其製豈得輕而略諸且如法
衆三衣五天並皆剃菴獨唯東夏開
而不縫親問北方諸國行四分律處
俱同剃菴全無開者西方若得神州
法服縫合乃披諸部律文皆云剃合
然而充身六物自有嚴條十三資具
廣如律說言六物者

一僧伽肱

譯為腋衣也

二嗚咀囉僧伽

譯為上衣也

三安咀婆娑

譯為內衣也此之三衣皆名上之衣

是赤色之義

四波咀囉

鉢也

五尼師但那

坐卧具也

六鉢里薩囉伐拏

灌水洗也受戒之時要須具斯六物也

十三資具者

一僧伽肱 二嗚咀囉僧伽 三安咀

婆娑 四尼師但那 五裙 六副

裙 七僧脚崎

袈裟衣也

八副僧脚崎

九拭身巾 十拭面巾 十一剃髮衣

十二覆捨齊衣 十三藥資具衣

頌曰

三衣并坐具 裙二帔有兩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直衣

十三種衣出家開畜既有定格即須順教用之不比自餘所有長物此之十三咸須別膝其事點淨守持隨得隨持无勞撙足餘外長衣量事分別若氈褥毯席之流但須作其委付他心而受用也有云三衣十物者蓋是譯者之意難為二處不依梵本別道三衣折開十物然其十數不能的委致使猜卜皆悉憑虛訓什為難未符先旨其藥直衣佛制畜者計當用絹可二丈許或可一疋既而病起无恒卒求難濟為此制畜可豫備之病時所須無宜輒用然修行利生之門義在存乎通濟既而根有三等不可局為一途四依四作十二社多制唯上行畜房受施十三資具益兼中下遂使少欲者无盈長之過多求者亡闕事之咎大哉慈父巧應根機善誘人天稱調御者而去供身百一四部未見律文雖復經有其言故是別時之意且如多事俗徒家具尚不盈五十豈容省緣釋子翻乃過其百數准驗道理通塞可知

凡論絀絹乃是聖闢何事強遮徒為
節目斷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
並皆著用詐可棄易求之絹絀覓難
得之細布妨道之極其在斯乎非制
強制即其類也遂使好事持律之者
增已慢而輕餘无求省欲之賓內起
慙而外惡斯乃遮身長道亦復何事
去去而彼意者將為害命處來傷慈
之極悲愍含識理可絕之若尔者著
衣取食緣多損生螻蛄曾不寄心蛹
蜚一何見念若其摠護者遂使存身
靡託投命何因以理推徵此不然也
而有不暇酥酪不履皮鞋不著絲綿
同斯類矣

凡論殺者先以故意斷彼命根方成
業道必匪故思佛言无犯三處清淨
制在亡愆設乖斯言但招輕過無煞
心故因乃極成猶若受餘喻便彰著
因喻既其明白無過依宗自顯三支
道理且已皎然况復金口自言何勞
更為穿鑿遂使五日之疑出於作者
之筆三豕之誤傳乎信受之言若其
自乞生墮目驗損重斯則俗士尚不

應行何況情希出離引斯為證深成
未可若有施主淨意持來即須唱導隨
喜以受之用資身而育德實无過也
五天法服任刺任縫衣縷不問縱橫
為日无過三五計綃一疋作得七條
五條内綃三指外緣一寸外緣有刺
三道内綃悉皆縫合充事表儀亦何
假精妙若著納衣者意存省事或拾
遺於糞聚或取棄於屍林隨得隨縫
用袪寒暑耳而有說云律中卧具即
是三衣見制野蠶便生異意剩謂法
衣非綃遂即覓布懇懇寧委本文元
來是褥高世耶乃是蠶名作綃還受
斯号體是貴物制不聽用作褥之法
有其兩種或縫之作袋貯毛在中或
可用絲織成即是毼氍之類其褥樣
闊二肘長四肘厚薄隨時自乞乃遮
他施无罪全不許用者大事嚴科此諸
數具非三衣也又復律云正命謂是
口腹為先耕墾須得其宜種植无違
教網應法食用不生其罪始曰立身
能長其福依如律教僧家作田須共
淨人為其分數或可共餘人戶咸並

六分抽一僧但給牛與地諸事皆悉
不知或可分數量時斟酌西方諸寺
多並如是或有貪婪不為分數自使
奴婢躬檢營農護戒苾芻不敢其食
意者以其僧自經理邪命養身駭使
儒人非瞋不可壞種墾地虫蟻多傷
日食不過一升誰復能當百罪是以
耿介之士疾其事繁携瓶挾鉢棄之
長驚獨坐靜林之野懽與鳥麋為儔
絕名利之誼嚙脩涅脤之寂滅若為
衆家經求取利是律所聽墾土害命
教門不許損虫妨業寧復過此有罪
邪生之十須著作則不見為疎條无
過正行之三衣還復幾勞於文墨嗚
呼可為信者說難與疑者言由恐傳
法之家尚懷固執耳初至耽摩立底
國寺院之外有一方地忽見家人取
菜分為三分與僧一分自取兩歸未
解其故問大乘澄法師曰斯何意焉荅
曰此寺僧徒並多戒行自為種植大
聖所遮是以租地與他分苗而食方
為正命省緣自活无其耕墾溉灌煞
生之罪矣又見知事苾芻晨旦井邊

觀水無主得用一日有命即須羅縹
又見但是外人取與下至一莖之菜並
須問衆方用又見寺內不立綱維但
有事來合衆量許若緣獨意處斷隨
情損益僧徒不遵衆望者此名俱
羅鉢底衆共駢之又見厓入僧寺白
乃方前僧向厓坊問而後進若出寺
外兩人方去必有緣事須至俗舍者白
衆許已四人共去又見每月四齋之
日合寺大衆晡後咸集俱聽寺制遵
而奉行深生敬仰又見有一小師遣
其童子將米二升送與家人婦女情
涉曲私有人告衆喚來對勘三皆承
引雖无惡事而自負慙心即出寺門
棄名長去師遣餘人送彼衣物但是
衆法共遵未勞官制又見婦人入寺
不進房中廊下共語暫時便去又見
寺內有一苾芻名曷羅戶羅蜜咀羅
于時年可三十操行不群名稱高遠
一日誦寶積經有七百頌閑內典之
三藏洞俗言之四明東聖方處推為
上首自從受具女人曾不面言母姊
設來出觀而已當時問曰斯非聖教

何為然乎荅曰我性多染非此不杜其源雖復不是聖遮防邪亦復何爽又見多聞大德或可一歲精研衆給上房亦與淨人供使講說尋常放免僧事出多乘輿鞍畜不騎又見客僧創來入寺於五日內和衆與其好食莫令解息後乃僧常若是好人和僧請住准其夏歲卧具是資如无學識則一體常僧具多聞乃准前安置名掛僧籍同舊住人矣又見好心來至具問因由如求出家和僧剃髮名字不干王籍衆僧自有部書後若破戒行非鳴捷稚而駢遣為此衆僧自相檢察起過難為萌漸于時歎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寧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斯正則此乃或是寺家衆制或是別行要心餘並著在律文末代住持極要此皆是耽摩立底跋羅訶寺之法式也其那爛陀寺法乃更嚴遂使僧徒數出三千封邑則村餘二百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施紹隆不絕非律而論者哉亦未見有俗官乃當倚正坐僧徒則為行

側立欺輕呼喚不異凡流送故迎新
幾倦途路若點檢不到則走赴公門
求命曹司無問寒暑夫出家之人本
為情希離俗捨五畏之危道遵八正
之平衢豈有反更駘馳重嬰羅網欲
求簡寂寧能遂意可謂全乘解脫不
順蕭然者乎理須二六杜多十三資
具隨緣濟命盪除舊習報師僧父母
之鴻澤酬天龍

帝主之深慈斯則雅順調御之儀善
恆策修之路因論護命之事且復言
其現行願諸大德勿嫌煩重耳

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
則兩邊向外雙翻大衆部則右裙感
在左邊向內插之不令其墮西方婦
女著裙與大衆部无別上坐正量製
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插為異胥
條之製亦復不同且則准部如僧全
无別體且如神州祇支偏袒覆膊方
裙禪袴袍襦咸乖本製何但同袖及
以連脊至於披著不稱律儀服用並
皆得罪頗有著至西方人皆共笑懷
慚內恥裂充雜用此即皆是非法衣

服也若默而不說知者无由如欲直言復恐聞者見怨是以杼軸於短懷沉吟於進退願智者詳察識衣服之本儀也又西方俗侶官人貴勝所著衣服唯有白氎一雙貧賤之流只有一布出家法衆但畜三衣六物樂盈長者方用十三資具東夏不許同袖及連脊衣者蓋是自習東川妄談西國耳即如瞻部洲中及諸邊海人物衣服可略言之且從莫訶菩提東至臨邑有二十餘國正當驪州南界也西南至海北齊羯濕弥羅并南海中有十餘國及師子洲並著二敢曼矣既无罽帶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臂下抹西天之外大海邊隅有波刺斯及多底國並著衫袴裸國則迥無衣服男女咸皆赤體從羯濕弥羅已去及速利諸胡吐蕃突厥大途相似不著敢曼氈裘是務少有劫貝時存著者以其寒地衫袴是常即此諸國之中唯波刺斯及裸國土蕃突厥元無佛法餘皆遵奉而於衫袴之鄉咸不洗淨由是五天之地自恃清高

也然其風流儒雅札節逢迎食噉淳
濃仁義豐贍其唯東夏餘莫能加但
以食不護淨便利不洗不嚼楊枝事
殊西域而有現著非法衣服將為無
過引彼略教文云此方不淨餘方清
淨得行无罪者斯乃譯者之謬意不
然矣具如別處若尔神州苾蒭除三
衣外並非聖儀既其有犯理難服用
者且如西方煖地單布自可終年雪
嶺寒鄉欲遣若為存濟身安業進聖
有誠言苦體勞動乃外道教去取之
理其欲如何然聖開立播之服通被
寒鄉斯乃足得養身亦復何成妨道
梵云立播者譯為裹腹衣其所製儀
略陳形樣即是去其正背直取偏袒
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纔穿得手
肩袖不寬者在左邊无宜闊大右邊
交帶勿使風侵多貯綿絮事須厚煖
亦有右邊剃合貫頭紐腋斯其本製
目驗西方有胡地僧來多見携著那
爛陀處不觀斯衣良由國熱人咸不
用准斯開意直為寒鄉老者其偏袒
正背无是踵斯而作剃加右畔失本

威儀非製自為定招越法至如立播
抱腹自免嚴寒厚帔通披足遮隆凍
形像之處札佛對尊露膊是恒掩便
獲罪然則出家省事冬月居房炭火
隨時詐勞多服必有病緣要須著者
臨時處斷勿使乖儀然而東夏寒嚴
劈裂身體若不煖服交見羸亡既為
難緣理須弘濟方裙偏袒形簡俗流
唯立播衣寒冬暫著知非本製為命
權開如車置油内生慚厚必其不著
極是佳事自餘袍袴禪衫之類咸悉
決須遮斷嚴寒既謝即是不合擯身
而復更著偏衫實非開限斯則去繁
得要仰順聖情自墮乍可一身傳授
恐為誤衆如能改斯故轍務軌新蹤
者即可謂蟬聯少室架鸞峯而並峻
擲批王舍通帝鄉而共圍鴻河則合
泚於文池細柳乃同暉於覺樹變來
田而騰茂盡劫石而揚輝誠可嗟矣
誠可務哉但佛日既沉教留後季行
之則大師對面背教則衆過現前故
經云若能奉戒則我存无異或云舊
來上德並忘不言今日後人何事移則

固不然矣依法匪人教有弘說考之律藏衣食元罪者方可取也非知之難行之為難聞若不行導者寧過重曰

含生之類衣食是先斯為枷鎖控制生田奉聖言則蕭然出離任自意乃罪累相牽智者須鑒事在目前如王處沮若水居蓮八風既離五怖寧經衣纔蔽體食但支懸專求解脫不願人天杜多畢命拯物窮年棄九門之虛偽希十地之圓堅合受施於五百為福利於三千十一著衣法式

其著三衣及施忬紐法式依律陳之可取五肘之衣疊作三襦其肩頭疊處去緣四五指許安其方帖可方五指周刺四邊當中以錐穿為小孔用安衣忬其忬或條或帛盡細如衫忬相似長可兩指結作同心餘者截却將忬穿孔向外牽出十字及繫便成兩忬內細此中其曾前疊處緣邊安細亦如衫細即其法也先呈本製略准大綱若欲妙體其法終須對面而

授衣之下畔怕細亦施隨意到披是聖開許兩頭去角可八指許各施一怕一細此為食時所須及禱前細使相合此成要也凡在寺內或時對衆必无帶細及籠肩披法若向外遊行并入俗舍方須帶細餘時但可搭肩而已屏私執務隨意反抄若對尊客事須齊整以衣右角寬搭左肩垂之背後勿安肘上若欲帶細即須通肩披已將細內怕迴向肩後勿令其脫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當其式出行執傘形儀可愛即是依教齊整著上衣也其傘可用竹織之薄如竹簾一重便得大小隨情寬二三尺頂中複作擬施其柄其柄長短量如蓋闊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織簞為之或如藤帽之流夾紙亦成牢矣神州雖不先行為之亦是其要驟雨則不需衣服赫熱則實可招涼既依律而益身擎之固亦無損斯等所論要事多並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當象鼻梵僧縱至皆亦雷同良為綃滑墮肩遂令正則

訛替後唐三藏來傳搭肩法然而古德
嫌者尚多黨舊之迷在處皆有其三
衣若安短紐而截長條則違教之愆
現免著橫裙而去繫緣乃針線之勞
交息所有瓶鉢各挂兩肩纔至腋下
不合交絡其襟不長但容窄髀而已
若交絡曾前令人氣急元非本製即
不可行鉢袋之儀如下當辯北方速
利諸人多行交絡隨方變改實非佛
制設有餘衣長搭肩上然後通披覆
其衣鉢若其向寺及詣俗家要至房
舍安置傘蓋方始解紐掛其衣鉢房
前壁上多置象牙勿使臨時安物无
處餘同第二十六客舊相遇章說也
然其薄絹為袈裟者多滑不肯著肩
禮拜之時遂便落地任取不墮物為
之紬紬白氎即其要也其僧脚倚衣
即是覆髀更加一肘始合本儀其披
著法應出右肩交搭左髀房中恒著
唯此與裙出外礼尊任加餘服其著
裙法式即陳大况即如有部裙製橫
五肘豎兩肘紬絹及布隨有作之西
國並志單為神州任情複作橫豎隨

意繞身既訖擡使過臍右手牽其左邊上角在內牽向脊之右邊左邊上

裾取外邊而掩左畔

近右手邊為右裾近左手邊為左裾

兩

手二畔舉使正平中間直

直動六反直即

成三襠後以兩手各感至脊俱將三疊向後掩之兩角各擡三指俱挿向脊使下入腰間可三指許斯則縱未繫條亦乃著身不落後以脊條長五肘許鈎取正中舉向臍下抹裙上緣向後雙排文度前抽傍牽左右各以一手牢摩兩邊經彼兩條可令三度有長割却少則更添條帶之頭不合絹綵斯謂圓整著裙成薩婆多之部別鉢履曼荼羅著沼婆娑即其真也譯為圓整著裙矣其條闊如拍面則靴條鞢帶之流或方或圓雙亦无損麻繩之流律文不許凡踞坐小牀及拈之時牽裾上裾下角急抹裙緣摩於胯下但掩雙膝露脛无傷高須上盖臍輪下至踝上四指斯乃俗舍之儀若在寺中半跏亦得此之齊限佛自親製非是人意輒為高下寧合故違教旨自順凡情所著裙衣長申拂

地則損信心之淨施二乃慢大師之
格言設告懇懃誰能見用万人之內
頗有一二存心西國裙衣並皆橫著
彼方白疊幅寬二肘若其半故貧者
難求即須縫兩頭令相合割內開以
充事此著衣儀律文具有其制但且
略陳大綱要細論非面不可

又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乳色或
為地黃黃肩或復荆蘘黃等此皆宜
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量色淺深要
而省事或復單用棘心或赤土赤石
或棠梨土紫一染至破亦何事求餘
而來煖青綠正是遮條真紫褐色西
方不著鞋履之屬自有成教長靴線
鞋全為非法彩繡文章之物佛皆制
斷如皮革事中具說

十二层衣喪制

東夏諸层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並
乖儀准如律說层有五衣一僧伽知
二盟旦羅僧伽三安旦婆娑四僧脚
崎五裙四衣儀軌與大僧不殊唯裙
片有別處梵去俱蘇洛迦譯為第衣
以其兩頭縫合形如小箒也長四肘

寬二肘上可蓋臍下至踝上四指著時入內擡使過臍各處兩邊雙排摩

於脇反脊繫條之法量與僧同胷腋之間

迫無繫抹假令少壯或復衰年乳高肉起誠在無過豈得着人不窺教檢漫為儀飾著脫招愆臨終之時罪如濛雨万中有一時復能改然其出外及在僧前并向俗家受他請食袈裟繞頸覆身不合解其肩紐不露胷臆下出手食祇支偏袒衫袴之流大聖親遮无宜服用南海諸國及眾別著一衣雖復制匪西方共名僧脚崎服長二肘寬二肘兩頭縫合留一尺許角頭刺著一寸舉上穿膊貫頭拔出右肩更無罽帶掩腋蓋乳下齊過膝若欲此服著亦无傷線則唯費兩條弥堪掩障形醜若不樂者即可還湏同大茆菊著僧脚崎服其寺內房中俱蘇洛迦及僧脚崎兩事便足

准檢梵本无覆肩衣名即是僧脚崎尺此乃祇支之本字既不道裙多是譯譯參差

應捨違法之服著順教之衣僧脚崎取一幅半或絹或布可長四肘五肘如披五條及搭肩上即其儀也若向

餘處須好覆形如在屏房袒膊非害
春夏之節此可充軀秋冬之時任情
燂著蓍鉢乞食足得養身雖曰女人
有丈夫志豈容恒營機杼作諸雜業
廣為衣服十重五重禪誦曾不致心
驅驅鎮懣情志同俗粧飾不顧戒經
宜可門徒共相檢察西國居士衆斯事
全無並皆乞食資身居貧守素而已
若尔出家居士衆利養全稀所在居寺
多无衆食若不隨分經求活命无路
輒違律教便爽聖心進退兩途如何
折中身安道盛可不詳聞答本契出
家情希解脫絕三株之害種偃四瀑
之洪流宜應早志杜多除苦樂之邪
徑敦心少欲務閑寂之真途奉戒昏
旦斯即道隆豈念身安將為稱理若
能守律決鍊真跡則龍鬼天人自然
遵敬何憂不活徒事辛苦至如五衣
瓶鉢足得全軀一口小房弥堪養命
簡人事省門徒若玉處泥如蓮在水
雖去下衆實智等上人矣

又復死喪之際僧尼漫設禮儀或復
與俗同哀將為孝子或房設靈机用

作供養或披緇布而垂恒式或留長髮而異則或拄哭杖或寢苦廬斯等咸非教儀不行無過理應為其亡者淨飾一房或可隨時摧施蓋慢讀經念佛具設香花異使亡魂託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將為賽德不食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從閭入閭不悟緣起之三節從死趣死詎證圓成之十地歟

然依佛教苾芻士者觀知決死當日昇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為座或聚土作臺或置乾石以充坐物令能者誦无常經半紙一紙勿令疲久

其經別
每附上

然後各念无常還歸住處寺

外池內連衣並浴其无池處就井洗身皆用故衣不損新服別著乾者然後歸房地以半糞淨塗餘事並皆如故衣服之儀曾无片別或有取其舍利羅為亡人作塔名為俱擲形如小塔上無輪蓋然塔有凡聖之別如律中廣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

之俗禮誦吽數月布服三年者哉曾聞有靈俗法師不為舉發不著孝衣追念先亡為修福業京洛諸師亦有遵斯轍者或人以為非孝寧知更符律旨

十三結淨地法

有五種淨地一起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卧四故廢處五秉法作起心作者初造寺時定基石已若一苾芻為檢校人者應起如是心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當作淨厨也共印持者定寺基時若但三人者應一苾芻告餘苾芻言諸具壽皆可用心印定此處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作淨厨第二第三應如是說言如牛卧者其寺屋舍猶如牛卧房門无有定所縱使元不作法此處即成其淨言故廢處者謂是經久僧捨廢處如重来者至舊觸處便為淨也然此不得經宿即須作法也

言秉法作者謂秉白二羯磨結界也文如百一羯磨中說如前五種作淨法已佛言令諸苾芻得二種安樂一在內煮在外貯二在外煮在內貯並

無過也檢驗四部衆僧目見當今行事并復詳觀律旨大同如此立淨但未作淨之前若共飲食同界宿者咸有煮宿之過既其加法雖共界宿无煮宿之罪斯其教也言一寺者惣唱住處以為淨厨房房之内生熟皆貯如其不聽内宿豈可遣僧出外而住一則僧不護宿二乃貯畜无愆西國相承皆惣結一寺為淨厨也若欲局取一邊並在開限不同神州律師見矣且如未結衣界離宿招愆僧若結已離便无失淨厨亦尔既其聖許勿滯凡情又復護衣之法界有樹等不問但護界分意非防女淨人來入厨内豈得即是村双假令身入村坊持衣无不護女維那持衣檢校斯亦漫為傷急矣

十四五衆安居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黑月一日唯斯兩日合作安居於此中間文無許處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後夏了此時法俗盛興供養從八月半已後名哥樂

底迦月江南迦提設會正是前夏了
時八月十六日即是張羯絺那衣日
斯其古法又律文云凡在夏內有如法
緣須受日者隨有多少緣來即須准
日而受一宿事至受其一日如是至七
皆對別人更有緣來律遣重請而去
如過七日齊八日已去乃至四十夜中
間羯磨受八日等去然不得過半夏
在外而宿為此但聽四十夜矣必有
病緣及諸難事須向餘處雖不受日
不破安居出家五衆既作安居下衆
有緣囑授而去未至夏前緣分房舍
上坐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終那爛
陀寺現行斯法大衆年年每分房舍
世尊親教深為利益一則除其我執
二乃普護僧房出家之衆理宜須作
然江左諸寺時有分者斯乃古德相
傳尚行其法豈容住得一院將為已
有不觀合不遂至盡形良由上代不
行致使後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誠
有深益矣

十五隨意成規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

是隨他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
除愆之義舊云自恣者是義翻也必
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師升高座誦
佛經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燃燈
續明香花供養明朝搃出旋繞村城
各並虔心禮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
張天幡蓋縈羅飄揚蔽日名為三摩
近離譯為和集凡大齋日悉皆如是
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始還入寺
日午方為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茅
可一把許手執足蹈作隨意事先乃
苾蒻後方居衆次下三衆若其衆大
恐延時者應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
舉罪則准法說除當時也或俗人
行施或衆僧自為所有施物將至衆
前其五德應問上坐云此物得與衆
僧為隨意物不上坐答云得所有
衣服刀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
教也此日所以奉刀針者意求聰明
利智也隨意既訖任各東西即是坐
夏已周无勞更經一宿廣如餘處此
不詳言言說罪者意欲陳罪說已先
愆改往修來至誠懇責半月半月為

褒灑陀朝朝暮暮憶所犯罪

舊譯是長養義陀是

淨義意明長善淨除破戒之過皆去布薩者訛略也

初篇若犯事不可治第二有違人須二十若作輕過對不同者而除悔之梵云痾鉢底鉢喇底提舍那痾鉢底者罪過也鉢喇底提舍那即對他說也說已之非莫令清淨自須各依局分則罪滅可期若揔相談愆非律所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是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悔為目悔之與忍迥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應云至心說罪以斯詳察翻懺摩為追悔似罕由來西國之人但有觸誤及身錯相觸著无問大小大者垂手相向小者合掌虔恭或可撫身或時執膊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勿瞋責律中云提舍那矣恐懷後滯就他致謝即說懺摩之言必若自己陳罪乃云提舍那矣恐懷後滯用啓先迷雖可習俗久成而事須依本梵云鉢刺連刺擊譯為隨意亦是飽足義亦是隨他人意舉其所犯十六匙飭合否

西方食法唯用右手必有病故開聽
畜是其筋則五天所不聞四部亦未
見而獨東夏共有斯事俗徒自是舊
法僧侶隨情用否筋既不聽不遮即
是當乎略教用時衆无譏議東夏即
可行焉若執俗有咍嫌西土元不合
捉略教之旨斯其事焉

十七知時而礼

夫礼敬之法湏合其儀若不順教則
平地顛蹶故佛言有二種汙觸不應
受礼亦不礼他若違教者拜拜皆招
惡作之罪何謂二汙一是飲食汙謂
若食噉一切諸物下至吞爵一片之
藥若不漱口洗手已來並不合受礼
礼他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
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礼同前犯
二是不淨汙謂大小行來身未洗淨
及未洗手漱口或身或衣被便利不
淨洩嘔等汙未淨已來若旦起未嚼
齒木礼同前犯又於大眾聚集齋會
之次合掌即是致敬故亦不勞全礼
礼便違教或進開處或不淨地或途
路中礼亦同犯斯等諸事並有律文

但為日久相承地居寒國欲求順教
事亦難為莫不引同多以自慰詐肯
留心於小罪耳
十八便利之事

便利之事略出其儀下著洗浴之裾
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觸瓶添水令滿
持將上廁閉戶遮身土須二七塊在
其廁外於輒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
之其埽版量長一肘闊半肘其土碎
之為末列作兩行一一別聚更安一
塊復將三丸入於廁內安在一邊一
將拭體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須將左
手先以水洗後蘸土淨餘有一丸麤
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籌片持入亦佳
如其用羅須擲廁外必用故紙可棄
廁中既洗淨了方以右手牽下其衣
瓶安一邊右手撥開傍戶還將右手
提瓶而出或以左臂抱瓶拳其左手
可用右手閉戶而去就彼土處蹲坐
一邊若須坐物隨時量處置瓶左脰
之上可以左臂向下壓之先取近身
一七塊土別別洗其左手後用餘七
一一兩手俱洗其埽木上必須淨洗

餘有一丸將洗瓶器次洗辟蹠及足並令清潔然後隨情而去此瓶之水不合入口脣重至房中以淨瓶水漱口若其事至觸此瓶者還須洗手漱口方可執餘器具斯乃大便之儀麤說如此必其省事咸任自為幸有供人使澆非過小便則一二之土可用洗手洗身此即清淨之先為敬基本或人將為小事律教乃有大呵若不洗淨不合坐僧牀亦不應礼三寶此是身子伏外道法佛因摠制苾芻修之則奉律福生不作乃違教招罪斯則東夏不傳其來尚矣設令啓示遂起嫌心即道大乘虛通何淨何穢腹中恒滿外洗寧益詐知輕欺教檢誣罔聖心受礼礼他俱招罪過著衣敢食天神共嫌若不洗淨五天同笑所至之處人皆見譏弘紹之賓特宜傳教既而猷離塵俗捨家趣非家即須慙懃用釋父之言何得睚眦於毗尼之說如其不信幸可依此洗之五六月間便知不洗之過然而寒冬之月須作煖湯自外三時事便隨意然有筒

槽帛拂非本律文或有合水將去亦
垂淨法凡是僧坊先須淨治廁處若自
無力教化為之供十方僧理通凡聖
無多所費斯其要焉是淨方業固非
虛矣理須大槽可受一兩石貯土令
滿置在園邊大衆必无私房可畜若
卒无水瓶許用瓷瓦等鉢盛水將入
安在一邊右手澆洗亦无傷也江淮
地下貧廁者多不可於斯即為洗淨
宜應別作洗處水流通出為善且如
汾州抱腹岱岳靈巖荆府玉泉楊州
白塔園廁之所頗傳其法然而安置
水土片有闕如向使早有人教行法
亦不殊玉合斯乃先賢之落漠豈是
後進之蒙寵者哉然其廁內貯土置
瓶並須安穩勿令闕事添瓶之罐著
紮為佳如畜君持准前為矣銅瓶插
蓋而口寬元來不中洗淨若其腹邊
斫為一孔頂上以錫固之高出尖臺
中安小孔此亦權用當時須也

重日

載勞紙筆幾致慙懃順流從諫冀有
其人大聖既雙林而寂體羅漢亦五

印而灰身遺餘法教影響斯晨行寄
捐生之侶興由棄俗之賓捨渾渾之
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垢與內惑而
俱喪上結共下縛而同湮蕭條其跡
爽亮其神四儀无累三尊是親既不
被生人之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瞋
利九居而軒念成三代之芳因幸希
万一而能改亦寧辭二紀之艱辛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

撰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觀身

二十二卧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礼不相狀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弊藥

三十旋右觀時

十九受戒軌則

西國出家軌儀咸悉具有聖制廣如
百一羯磨此但略指方隅諸有發心
欲出家者隨情所樂到一師邊陳其
本意師乃方便問其難事謂非害父
母等難事既無許言攝受既攝受已
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為授五種
學處名鄔波索迦自此之前非七眾

數此是創入佛法之基也師次為辨
縵條僧脚崎及下裙等并鉢濾羅方
為白僧陳出家事僧眾許已為請阿
遮利耶可於屏處令剃頭人為除鬚
髮方適寒溫教其洗浴師乃為著下
裙方便檢察非黃門等次與上衣令
頂戴受著法衣已授與鉢器是名出
家次於本師前阿遮利耶授十學處
或時聞誦或可讀文既受戒已名室

羅末屋羅

譯為求寂言欲求趣涅槃
國寂之處舊云沙鉢耆言

時而音訛翻作息
慈意准而无據也

威儀節度請教白事

與進具者體无二准但於律藏十一
無犯其正學女片有差降十二者何
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足
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輒
上高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
十一不受食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
兩小非過其正學女後五便犯此下
三眾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法如餘
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眾收
堪銷物利豈有既出家後師主不授
十戒恐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
求寂之名虛抱出家之稱以懷片利

寧知大損經去雖未受十戒墮僧數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時又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既蒙落髮遂乃權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遮具來恣情造罪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詐肯調順住持之道固不然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理應依教而為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緹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既闌年歲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志意能奉持者即可為辦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大界或自自然界俱得秉法然壇場之內或用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物略辦香花不在管管其受戒者教令三遍一一禮僧或時近前兩手執足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既禮已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為受衣鉢其鉢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合樣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者招越法罪然後依法為受其羯磨

師執文而讀或時暗誦俱是聖教既

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

鄔波是近三鉢那

涅槃也今受大戒即是親近然羯磨

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

法預取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

折其一頭四指令堅如曲尺形勿使

相離堅著日中餘杖布地令其堅影

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影滿

一四指名一布路沙乃至多布路沙

或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

指等如是加減可以意測

言布路沙者譯為人

也所以四指之影言一人者即是四指堅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立中日中影量與身量相似其八指遠與身量兩影相似斯標中然人未必皆尔自餘長短義可准之

須道其食前食後若天陰及夜即須

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或可堅

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

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

合自非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

四月從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

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正月十六日

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一月

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

終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

夜五是長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答云余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必須閑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夏之中多為取大即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

此據西方坐夏之法若共神州舊行即當五月十七

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

則同夏之中取小由其得後夏故既受戒已不待觀施若其師有為辦少多或持鬚條或瀝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為拍戒本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大律藏日日誦過且且試之不恒受持恐損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

西方師資途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此法未虧為此二師喻之父母豈有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已戒不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求受受已不重叅師不誦戒經不披律典虛霑法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滅法者然西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擢譯為小師滿十夏名恙他辟擢譯為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波駄耶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芻某乙位位苾芻某乙若學通內外德行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可去僧某乙僧是僧伽目乎大眾寧容一已輒道四人西方無此法也凡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十夏秉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無定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非鄔波駄耶而嚧為鄔波駄耶非阿遮利耶嚧為阿遮利耶或翻此二及親斥鄔波駄耶名者皆得惡作之罪若有人問云今親教師其名何也或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名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駄耶

名鄔波馱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
不是慢詞設令道汝亦非輕稱但欲
別其彼此全无倨傲之心不並神州
將為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為今斯乃
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畱同无分
皂白去尔

凡諸白衣詣必藉所若專誦佛典情

希落髮畢願緇衣号为童子或求外

典無心出離名曰學生斯之二流並

須自食

西國僧寺多有學生來就必
舊習學外典一得駁馳給侍

二乃教發好心既有自利他
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不勞若也
其有供承亦成是要遠給齒木令若
其投食足應時須不傷慈道也

食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衆有勞准

功亦合食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

先心雖復散食故成无罪夫龍河影

沒鷲嶺光取傳法羅漢能餘幾在故

論云大師眼閉證者隨士煩惱增時

應勤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委

隨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白律

云有秉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時我

法便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

有深旨誠可敬歎

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士邪山峻峙慧巖
隕網重明佛日寔委賢良若遵小徑
誰弘大方幸惟通指勉力宣揚異紹
隆之无替傳永劫而弥芳弥芳伊何
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
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无虧於
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
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
花果恒有不識冰雪薄有微霜雖復
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拂子寒乃
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
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
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寧池為福
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
每五每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
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
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美異
於餘者那爛陀寺有十餘所大池每
至晨時寺鳴健稚令僧徒洗浴人皆
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
諸池各為澡浴其浴裙法以疊布長

五肘開肘半繞身使匝抽出舊裙迴
兩頭令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
向腰下令使近身併感右邊摩入腰
內此謂著浴裙法卧時著裙其法亦
尔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垂著上
岸法式廣如律辯若不向池寺中洗
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
為障蔽世尊教為浴室或作露地輒
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
夜油恒揩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
風深為利益皆有聖教不違具述廣
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飢時浴已方
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无諸垢
穢二則痰癰消散能食飲食飽方洗
浴譬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
是通方之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
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
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
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
者當恚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无掩
蔽耳

二十一坐具觀身

禮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

起為三礼四部同窺其事凡為礼者拜數法式如别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為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蒸度量不暇詳悉其所湏者但擬眠卧之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湏安替如其已物故則不湏勿令汙染虧損信施非為礼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巾長三五尺疊若食巾礼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見咸皆莞尔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宅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攝或内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枯小席等隨尊卑而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衆僧卧具必須安觀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尔還招黑背之事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

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為直袋長一時半寬半肘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組或蒲黃柳絮或木綿荻荅或炙菜乾荅或皮明麻豆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无堅強之患然為木枕踈鞭項下通風致使時人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既而燠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有益用成無爽又為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月鼻流斯其過也適時溫頂便无此患諺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窓上或故作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薦香花午午虔恭隨食奉獻經箱格在一邊卧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房尋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齋次寧容輒設踈食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師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倣真理當無妨西國相傳其來

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
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開處一則
痊癒二能銷食禺中日昃即行時也
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下徐行若不
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臂疼
臂疼但有痰癰不銷並是端居所致
必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驚
山覺樹之下魔苑王城之內及餘聖
跡皆有世尊經行之基耳闊可二肘
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甃作之上
乃石灰塑作蓮花開勢高可二肘闊
纔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
上安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設尊
容為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
底別為生福本欲虔恭經行乃是銷
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云行道或
日經行則二事揔包无分涇渭遂使
調適之事久闕東川經云觀樹經行
親在金剛座側但見真迹未觀圓
基耳

二十四札不相快

禮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禮拜一謂如來二大已苾芻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輒事謙下小者見大緩須申敬唱畔睇而礼之大受小礼自可端拱而去病路抵近也反是呢願彼令无病義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既其合受无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豈有小欲礼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恨為此則忿忿迫迫尊執卑而不聽稽首辛苦辛苦卑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此云乖禮數嗚呼虧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察延波既久誰當偃諸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期事須慤慤无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澡豆水中敷置坐處令安穩已然後礼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師處攝衣一礼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

馱字音停夜反既无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字親近夜字長嘆中有阿字阿馱耶義宮教

詩言和者非也西方流傳土皆名焉
社典非典語若依梵本經律之文咸六郎
或歎耶譯為親教師北方諸國或問六門
有暖和社致令傳譯習彼說音

速利耶存念譯為執軌師是能教弟子法
式之義先去阿闍梨訛也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

四大平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且

朝之食可能進不斯則廣略隨時也

時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事次於隣

近比房任能礼其大者次讀少許經憶

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

小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

曉覓粥忿忿不及白本師无由嚼齒

木不暇觀重水豈容能洗淨寧知為

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訛替之本

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前

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授舍教授之儀阿

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

聖方矣以其賢聖能執人皆共稱或云

未睇是中從捨是四其百億之中心斯其

事也此号人咸委之其北方胡國獨愛

聖方以為四音許伊及全非通俗之名

但是方言固无別義西國若聞此名多皆

不識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

傳云印度譯之為月雖有斯理未是過

稱且如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
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五天之地皆曰
婆羅門國北方連制惣号胡疆不得雷
同咸為凡剃髮披縵條出家近圓已
一喚耳律云唯除五事不自自外一一皆須
白師不自得罪五事者一嚼齒木二

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
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
師邊依礼拜法而白師云鄔波馱耶
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為食事
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
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
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
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
十夏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
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无大者
依小而住唯除礼拜餘並為之豈得
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至寧知
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
權申訓誨律文意不如是何則白者
不的其事荅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
故不然也但為因循日久逐省誰肯
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絕
若將此以為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
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
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
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
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
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

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為師按摩身體
襪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至進水
片有所作咸皆代為斯則敬上之禮
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
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綱紀以教誨
為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
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
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
天並集以火焚之衆聚香柴遂成大
積即名此處以為質底是積聚義據
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
尊衆德俱聚於此二乃積輒土而成
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寧觀波義亦
同此舊惣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
或可俱是衆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
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无義名
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
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
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
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
為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礼
也凡欲出外礼拜尊像有人問云何
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

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義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摩衣左腋令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右手隨所掩之衣裾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堅脊項平直十指布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无衣物復還合掌復還叩頭慇懃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礼便罷中間更无起義西國見為三拜人皆恠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或可暫時竝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亦无傷斯乃佛在世時近乎末代師弟相傳于今不絕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邊坐不去敷坐具礼三拜在一邊立斯其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

律云應先唄屈竹迦譯為蹲踞雙足履地兩膝皆堅攝殷衣服勿令垂地

即是持衣說淨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眾而申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礼僧皆同斯也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礼拜諸國所无或敷氈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席上平懷尚不致恭况礼尊師大師此事若為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多設木拈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為教主客必菊至自唱善來又復西方寺衆多為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曰善來客乃尋聲即去率莎揭哆譯曰極善來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小悉皆如此即為收取瓶鉢挂在壁牙隨處安坐令其慙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上而熟搦其睇後

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其背不至
腰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既解疲勞
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申其礼敬但
為一礼跪而按足尊乃展其右手撫
彼肩背若别非經久手撫不為師乃
問其安不弟子隨事見荅然後退在
一邊恭敬而坐實无立法

然西方軌則多坐小拈復皆露足東
夏既無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
天來至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即
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
蜜沙糖飲嗽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
縹登清方飲如煎濁滓此定不開杏湯
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
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
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礼豈有
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遍體汗流或
手足皆凍放却衣幪急事和南情狀
忿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閑問餘事
誠哉大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
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為敬礼但為採
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
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

禮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云或復但合掌乃至小低頭即是致敬也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審為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

二十七先體病源

前云量身輕重方食小食者即是觀四大之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至小食時方始食取凡是平旦名痰癢時宿食餘津積在胃膈尚未疎散食便成各癖乎火熾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者也火未著而妄草草遂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餅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即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且食飯而無損凡有食敢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不療醫人為處須非時食佛言密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日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

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
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
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
疾但目在頭齊咽已下名為身患鬼
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
始從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
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為
八部近日有人略為一夾五天之地
咸志遵修但令解者无不食祿由是
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為無殺害
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
正業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
與東夏不同平有平无事非一槩且
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
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
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
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
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
羅兩色丁香咸生堀倫國唯斯色類
是唐所須自餘藥物不足取採凡四
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
由勞力而發或夜食不淺平旦便食或
且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

霍亂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莫止然後乃求多錢之腎氣賁貴價之秦膠富者此事可為貧人命隨朝露病既成矣斯何救焉縱使盧威旦至進丸散而无因鷓鴣昏米遺湯膏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振足搖頭混僵仆而何別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將可謂上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波條弥蔓求絕无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永嘆習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之輩則絕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大概廢失榮寵誠非小事聊為叙之勿嫌繁重莫令未損多藥宿痼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病遂弥四大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為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竟發動无恒凡是病生即須將息故世尊親說醫方經曰四大不調者一妻嚕

二癆跛三畢哆四婆哆初則地大增
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垂常三
則火大盛頭胃壯熱四則風大動氣
息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癰熱黃氣
發之異名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
種謂風熱癰重則與癰體同不別彰
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察若覺四
候垂殍即以絕粒為先縱令大渴勿
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
朝五朝以差為期義元膠柱若疑腹
有宿食又判齊胃宜須恣飲熟湯指
剔喉中變吐令盡更飲更決以盡為
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薑湯斯
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
食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
諱水澆若沉重戰冷近火為妙其江
嶺已南熱瘴之地不可依斯熱發水
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塗以膏油可
用布圍火灸而熨折傷之處斯亦為
善熟油塗之目驗交益若覺痰癰填
胷口中唾數鼻流清水氣積咽關戶
滿槍喉語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
旬如此之流絕食便差不勞灸頂无

假揆咽斯乃不御湯藥而能蠲疾即
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除
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癢便瘳內靜
氣消即狂風自殍將此調停萬無一
失既不勞其訖脉詐假問乎陰陽各
各自是醫王人人悉成祇域至如鸞
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思禪師
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
洛則貧賤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
惇獨亡其路所論絕食省而且妙脩
通窮富豈非要乎又如癰疽暴起熱
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時氣或刀箭
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亂之徒半
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
有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衆
病復非難得取訶黎勒皮乾薑沙糖
三事等分搗前二令碎以水片許和
沙糖融之併搗為丸旦服十丸許以
為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三
兩服即差能破眩氣除風消食為益
處廣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飴蜜亦
得又訶黎勒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
亦終身无病此等醫明傳乎帝釋五

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絕食為
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
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閑將
為別是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
不悟醫道也其有服丹石及長病并
腹塊之類或可依斯恐有丹石之人忍飢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皆无服石則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火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不別狂死者无窮由地蠍等毒全非此此言之深須體識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其長行之人縱令斷食隨路無損如其差已後須將息立可食新煮餅飲熟菜豆湯投以香和任飲多少若覺有冷投搗薑蔥菜若知是風著胡荽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調息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取粥恐痰癰還增必是風勞食亦无損若患熱者即熟煎苦麥湯飲之為善茗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此療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玉神針灸之醫詠脉之術贍部洲中无以加也

長年之藥唯東夏焉良以連崗雪巘
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此故體
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
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玄文殊師利
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
咀囉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
咀囉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
考其藥石實為奇妙將息病由頗有
疎闊故粗陳大況以脩時須若絕食
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苦蔘湯偏除
熱病酥油蜜漿特遣風痾其西天羅茶
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一
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中天極多七
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平四
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為一槩未委神
州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
殞者由其无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
亦不死矣曾見有病絕粒三旬後時
還差則何須見恠絕食日多豈容但
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然還
將熱粥令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万
有一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
是諱焉又由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

食此乃西國咸悉不食凡是菜茹皆
須爛煮加阿魏蘘油及諸香和然後
方敢殖齋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
噉之遂使齊中結痛損腹腸闇眼目
長疾病益虛踈其斯之謂智者思察
用行捨藏聞而不行豈醫各也行則
身安道脩自他之益俱成捨則體損
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
小便疾起使用猪糞貓糞或稠盛瓦
貯号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且
如慈蒜許服尚自遺在邊房七日淨
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衆中不
合遠塔不應礼拜以其臭穢非病不
聽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
意在省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關中
敢服實成非損梵去瞽堤木底鞞殺
杜瞽堤是陳木底是棄鞞殺杜譯之
為藥即是陳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是犢
糞牛屎西國極刑之傳糞塗其體駢
殛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
便擊杖自異若誤衝者即連衣遍洗

大師既緣時御物譏醜先防豈違服
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具如律內
用此惠人誠為可鄙勿令流俗習以
為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
香藥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
然而除蛇蠍毒自有礪黃雄黃雌黃
之石片子隨身誠非難得若遭熱瘴
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蓄少多
理便易獲薑椒葷菜且咽而風冷全
祛石蜜沙糖夜食而飢渴俱息不畜
湯藥之直臨事定有關如違教不行
罪愆寧免錢財漫用急處便閑若不
曲題誰能直悟嗚呼不肯施佳藥遂
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大虧
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既是部別
不可同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
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去鉢喇特崎擎鉢喇字
緣乃有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
崎擎即是其右惣明尊便之門故時
人名右手為特崎擎手意是從其右
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或特

敬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
西國五天皆名東方為前方南為右
方亦不可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
旋右三匝若云佛邊行道者非也經
云右繞三匝者正順其儀或云繞百
千匝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稍
難詳定為向右手邊為右繞為向左
手邊為左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
右手向內圓之名為右繞左手向內
圓之名為左繞理可向其左邊而轉
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曾臆非關
正理遂令迷惑莫辯司方大德鴻英
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
可依其梵本並須杜塞人情向右邊
為右遶向左邊為左繞斯為聖制勿
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且如時經所
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皆以
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
欲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撥北辰直
望南極定其邪正的辯焉中又宜於
要處安小土臺圓闊一尺高五寸中
插細杖或時石上堅丁如竹箸許可
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影

過晝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
之名為薜蘿斫羯羅釋名譯為時輪
矣揆影之法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
正中也

然贍部洲中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
有參差即如洛州无影與餘不同又
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圭測影
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无影春中
亦尔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
則北畔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
影同尔神州則南濱北朔更復不同
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海東日午閔
西未中准理既然事難執一是故律
古遣取當處日中以為定矣

夫出家之人要依聖教口腹之事无
日不須揆影而飡理應存念此其落
漠餘何護焉是以弘紹之英无恠繁
重行海尚持圭去在地寧得遠隨故
西國相傳云觀水觀時是日律師矣
又復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
君王之所奉施并給漏子為衆警時
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碗浮内其碗
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使上涌

細若針許量時准宜椀水既盡沉即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日東隅矣更過四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法即便駈擯過午後兩時法亦同今夜有四時與晝相似惣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衆此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曰將沒時及天曉時皆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衆全無鳴健稚法凡打健稚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健稚有四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椀沉十六若南海骨齋國則銅釜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即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齊暮還然夜同斯八愬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漏故縱使重雲暗晝長無惑午之辰密雨連宵終罕疑更之

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
漏器法然須先取晝夜傳時且至午
時八椀沉浸如其減八鑽孔令大調
停節數還須巧匠若日夜漸短即可
增其半抄若日夜漸長復減其半酌
然以消息為度維那若房設小盂准
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方四
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為
三分也初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
時繫心而睡無病乘此便招違教之
愆敬而奉行卒有自他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英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乘式

三十四西方學儀

三十五長駿有無

三十六亡財僧現

三十七受用僧衣

三十八佛遮燒已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為

三十一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无越三尊契想之因
寧過四諦然而諦理幽邃事隔塵心
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形像
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花
每設能生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
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標念无表之益
自取勸獎餘人有作之功燕利冀希
福者且存意焉

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

時授事便鳴健稚

授事者梵云羯磨
臨郡施郡是授竭

磨是事意道以衆雜事指授打人舊
去維耶者非也維是唐語意道獨維
那是替字略

寺庭張施寶蓋殿側羅

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像置以銅金

木石牒內令諸妓女奏其音樂塗以

磨香灌以香水

取拈槽沉水香木之
草於礎石上以水磨

使成泥用塗像
身方持水灌

以淨白疊而揩拭之然

後安置殿中布諸花綵此乃寺衆之

儀令羯磨隨那作矣然於房房之內

自浴尊儀日日皆為要心無關但是

草木之花咸將奉獻無論冬夏芬馥

恒然市肆之間賣者亦衆且如東夏

蓮花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

春日敷榮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

素柰逐節揚葩園觀蜀葵之流山莊

香草之類必須持來布列無宜遙指

樹園冬景片時或容閑之剪諸繒絲

盆以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

銅像无問小大須細灰乾末揩拭光

明清水灌之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

盡合衆共為小者隨己所能每須洗

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多其浴

像之水即舉以兩指灑自頂上斯謂吉

祥之水冀求勝利奉獻殘花不合持
齋棄水棄花不應履踐可於淨處而
傾置之豈容白首終年尊像曾不措
沐紅花遍野本自无心奉薦而遂省嬾
作遥指池園即休畏苦情為開堂普
敬便羅此則師資絕緒遂使致敬无
由造泥制底及拓摸泥像或印絹紙
隨處供養或積為聚以博裏之即成
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銷散西方法俗
莫不以此為業又復凡造形像及以
制底金銀銅鐵泥漆乾石或聚沙雪
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
身骨二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為
譬喻數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
如糞麥制底如小乘上置輪相竿若
細針殊因類七海而无窮勝報遍四
生而莫盡其間委細具在別經幸諸
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生值
佛之業花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
作教人得福无量曾見有處四月八

日或道或俗持像路邊灌濯隨宜不知揩拭風飄日暴未稱其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礼佛題名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因識智之高下讚歎具陳其德故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刹底畔睇及常途礼敬每於晡後或曛黃時大眾出門繞塔三匝香花具設並志蹲踞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其坐定令一經師昇師子座讀誦少經其師子座在上座頭量處度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讀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眾皆云蕪婆師多蕪婆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娑婆度義目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礼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礼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礼二

處已次礼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
上座准次同然近乎衆末若其衆大過
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礼隨情而
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軌摩立底國僧
徒軌式至如那爛陀寺人衆殷繁僧
徒數出三千造次難為詳集寺有八
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為礼
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
西巡行礼讚淨人童子持雜香花引
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礼每礼拜
時高聲讚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
乎日暮方始言周此唱導師恒受寺
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隻坐
而心讚或詳臨梵宇則衆跪而高闡
然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礼斯乃西方
承藉礼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
座其讚佛者而舊已有但為行之稍別
不與梵同且如礼佛之時云歎佛相
好者即合直聲長讚或十頌二十頌
斯其法也又如來等唄元是讚佛良
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
夜大衆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
讚及四百讚并餘別讚斯成佳也然

而西國禮敬盛傳讚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說且如尊者

摩啞了結里制吒者乃西方宏才碩德

秀冠群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

因親領徒衆人閒遊行時有鵲鳥見

佛相好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

音如似讚詠佛乃願諸弟子曰此鳥

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沒

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啞里制吒廣為

稱歎讚我實德也摩啞里是摩制吒是兒也其人初

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

具申讚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

染衣出俗廣興讚歎悔前非之已往

遵勝轍於將來自悲不遇大師但逢

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功德

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惣陳

六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

情婉麗共天讚而齊芳理致清高與

地岳而爭峻西方造讚頌者莫不咸

同祖習元著世親菩薩悉皆仰趾故

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誦得五戒

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讚元問大乘小

乘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

深遠二體制文之次第三令古根清
淨四得胸臆開通五則處眾不惶六
乃長命元病誦得此已方學餘經然而
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亦多矣
為和之者誠非一竿陳那菩薩親自
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
頌有三百又麻苑名僧号釋迦提婆
復於陳那頌前各加一頌名糝雜讚惣
有四百五十頌但有制作之流皆以
為龜鏡矣

又龍樹菩薩以詩代書名為蘇頌里
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檀越南方
大國王号娑多婆漢那名市寅得迦
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
親逾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
敬信三尊孝養父母持戒捨惡擇人
乃交於諸財色修不淨觀檢校家室
正念無常廣述餓鬼傍生盛道人天
地獄火燃頭上無暇拂除緣起運心
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
令學四真證圓凝之兩得如觀自在
不簡怨親同阿弥陀恒居淨土斯即
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天創學之流

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靡不

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

俗徒讀十文孝經矣莫不欽翫用為

師範其社得迦摩羅亦同此類

社得迦者

本生止摩羅者即世馬集取善

薩昔生難行之事曾之一處也若譯可

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為詩讚欲令

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群生耳時

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令曰諸君但

有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

其惣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

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為美

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无問法俗咸

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曾譯出

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

事絹為歌詠奏諧絃管令人作樂舞

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太

士作毗輸安咀囉太子歌詞人皆舞

詠遍五天矣

舊云蘓達拏太子者是也又尊者馬

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作佛本行

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

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絹為

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以而

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又復
纂持聖教能生福利其一百五十讚
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樂讚詠
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或

夫礼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
念四體翹勤端居一房乞食為業順
頭隨之行修知足之道但著三衣不
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全祛豈得輒
異僧儀別行軌或披出家服不同常
類而在鄧肆之中礼諸俗流檢尋律
教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礼所謂
三寶及大已苾芻又有賣持尊像在
大道中塵坐聖容以求財利或有鈎
身刺臉斷節穿肌詐託好心本希活
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勸導諸人勿
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捻攝或隨
機五道乃彰七九而弘濟

七九者即是
聲明中七轉

九例也如
下略明耳

時有意言法藏天帝領无

說之經或復順語談詮支那悟本聲
之字致使投緣發慧各稱虚心准義除

煩並疑圓寂至於勝義諦理通絕名

言覆俗道中非无夫句覆俗諦者舊云世俗諦義

不盡也意道俗事覆他真理色本非

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无明所蔽矣

此據聖即足俗名為覆俗或可但云

真諦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談近

日傳經但云初七非不知也無益不

論今望摠習梵文无勞翻譯之重為此

聊題節段粗述初基者歟然利高

本說故西方諸大賢味室利現在并

州人皆有指理應欽讚夫聲明者梵

云攝拖苾駄傳夜攝拖是聲苾駄是

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摠

名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

五經也舊云毗伽羅一則創學悉談

章亦名悉地羅宰覩斯乃小學標章

之稱俱以成就吉祥為目本有四十

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摠有一

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

四句一句八字摠成三十二言更有

小頌大頌不可具述六歲童子學之

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大自然在天之

所說也

二謂獲呬囉卽是一切聲明之根本
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
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丘你所造也
為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目時
人方信八歲童子八月誦了三謂默
觀章有一千頌專明字元功如上經
矣四謂三棄擲章是荒梗之義意比
曰夫創開疇默應云三荒章一名頌
瑟吒默觀頌一千二名文荼頌一千三名
鄔拏地頌一千默觀者則意明七例曉
十羅聲述二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
聲上皆志有之一一聲中各分三節
謂一言二言多言惣成二十一言也
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
嚕籍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喻
重輕之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呂聲使
成八例初句既三餘皆准此恐繁不
錄名獲盤多聲物有三六四聲十羅聲者有
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世之異
一九韻者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別
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荼
則合成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
力叉便引二十餘句經文共相雜糅

方成一事之号也鄔拏地則大同斯
例而以廣略不等為異此三荒章十
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五謂苾
栗底蘓咀羅即是前蘓咀囉釋也上
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
千頌演其經本詳談衆義盡靈中之
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五童子五歲
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
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
勞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
為准中下之流以意可測翹勤晝夜
不遑寧寢同孔父之三絕等歲精之
百遍牛毛千數麟角唯一比功與
神州上明經相似此是學士閤耶朕
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
一聞便領詐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
福業沒代于今向三十載矣閑斯釋
已方學緝綴書表創造詩篇致想因
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成習
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函丈傳授經
三二年多在那爛陀寺中天或居跋
臘毗國西天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
渠龍門關里英彥雲聚商榷是非若

賢明歎善退還稱傳方始自付鋒鏑
提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談
論之處已則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
他乃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流四域
然後受封邑榮榮班賞素高門更修
餘業矣

復有必栗底蘓咀羅議釋名朱你有
二十四頌是學士鉢顛社擺所造斯
乃重顯前經擘肌分理詳明後釋剖
排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
秋周易相似

次有伐檄呵利論是前朱你議釋即
大學士伐檄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
頌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叙諸
家興廢之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
學士乃響振五天德流八極徽信三
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家戀經染
而便俗斯之徃復數有七焉自非深
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著自嗟詩曰由
染便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
弄我若嬰兒即是護法師之同時人
也每於寺內有心歸俗被煩惱逼確
亦不移即令學生與向寺外時人問

其故荅曰凡是福地本擬戒行所居
我既內有邪心即是虧乎正教十方
僧地无處投足為清信士身著白衣
方入寺中宣揚正法於化已來經四
十年矣

次有薄迦^也論頌有七百釋有七
千亦是伐^也檄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
比量義

次有草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
乃伐檄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
製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
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日善解聲明
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
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之稱若
出家人則遍學毗奈耶具討經及論
挫外道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
鼎之銷炭遂使響流瞻部之中受敬
人天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群有此則
亦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
表況辟之龍象斯乃遠則龍猛提婆
馬鳴之類中則世親无著僧賢清誓
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
子月安慧德慧慧護德光勝光之輩

斯等大師无不具前内外衆德各並少欲知足誠无與比俗流外道之内

實此類而難得

廣如西方十德傳中具述

法稱則

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德慧乃

定門澄想慧護則廣辯正邪方驗鯨海

巨深名环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

是知佛法含弘何所不納莫不應響

成篇寧煩十四之足無勞百遍兩卷

一聞便領

有外道造六百頌末難護法師對衆一聞文義俱領

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

有座席並不與餘三姓同行自外雜

類故亘遠矣所尊典誥有四辟隨書

可十萬頌薛隨是明解義先云圍隨

者訛也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

紙素每有聰明婆羅門誦斯十萬即

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一謂覆審

生智二則字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

泉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覩其人

固非虛耳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曰

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

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與毒藥為

害誰重應聲荅曰毒藥與毒境相去

實成遥毒藥食方害毒境念便燒又

復騰蘭方振芳聲於東洛真諦則駕逸
響於南溟大德羅什致德正於他土法
師玄奘潛師功於自邦然今古諸師
並光傳佛日有室齊致習三藏以為
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為匠其西方
現在則荏羅荼寺有智月法師那爛
陀中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即有地婆
羯羅蜜咀囉南真有咀他揭多揭婆
南海佛逝國則有釋迦維栗底今現
在佛
接國聖五天
而廣學矣斯並比秀前賢追蹤往哲
曉因明論則思擬陳那味瑜伽宗寶
鑒懷无著談宜則巧符龍猛論有則
妙體僧賢此諸法師淨並親狎筵几
餐受微言慶新知於未聞溫舊解於
曾得想傳燈之一望實喜朝聞冥蕩
塵於百疑分隨昏滅尚乃拾遺珠
於鷲嶺時得其真擇散寶於龍河頗
逢其妙仰蒙三寶之遠被賴
皇澤之遐霑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
海從躑摩立底國已達室利佛指停
住已經四年畱連未及歸國矣
三十五長跋有无

長跋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

徇古元無此事但形同俗相難為護

罪既不能持受亦何益必有淨心須

求剝駿染衣潔念解脫為懷五戒十

戒奉而不虧圓具圓心遵修律藏瑜

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識論二十三

十唯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論五辯中邊論六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

有世親所造然因明著功鏡徹陳那之

八論一觀三世論二觀惣相論三觀境論四四門論五以因門論六理門論七

取事施設論也習阿毗達磨則遍窺六足

學阿笈摩經乃全探四部然後降邪伏

外權揚正理廣化群物引誘忘疲運

想二空澄懷八道教修四定善護七

篇以此送終斯為上也如其不尔雖

處居家不染私室端然一體以希出

離隨乞句以供公上著簾服而遮羞

恥守持八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

六不作樂冠花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不非時食盡形壽以要

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延想斯其次

也必其現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敬

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作四齋月

八日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或月八日十

五日要須受其八戒方稱聖修若元前

七而唯第八獲福同其少焉意忠恕

在人克勤於已作无罪事以奉官輸

斯亦佳也

無罪謂是興易由其不損衆生西國時俗皆以商人為貴不重

農夫由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望屠於深是苦因每一年中損害巨億行之自久不以為非未來生中受苦元至如俗徒蠢極不為此業名為元罪也

蠢不識三歸盡壽遑遑寧持一戒不解涅槃是寂滅豈悟生死是輪迴鎮為罪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財僧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備時須但略疏出先問負債囑授及看病入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之物准事應知

鹽按南曰

田宅店卧具銅鐵及諸皮剃刀等瓶衣

諸竿并雜畜飲食及諸藥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成未成不同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隨應簡別知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氍褥

諸銅鐵器並不應分於中鐵鉢小鉢

及小銅椀戶鑰針錐剃刀刀子鐵杓

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諸袋若瓦器

謂鉢小鉢淨觸君持及貯油物并盛

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其木器竹

器及皮卧物剪髮之具炊爨飲食穀

豆及田宅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
物應貯衆庫今四方僧共用若田宅
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四方僧若
有所餘一切衣被无問法衣俗衣若
染不染及皮油瓶鞋屨之屬並現前
應分先亡同袖不分白衣入重者蓋
是以意斟酌也大竿可為贍部光像
處懸幡之竿

言贍部光像者即如律中
所出寫起元為世尊不處

衆時衆无威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
日願作時部先像衆自置之大師許作

細者可作錫杖行與苾芻

言錫杖者
梵云嚩素

羅即是鳴聲之義古人譯為錫者意取
錫錫作聲鳴杖錫杖任情稱說目驗西方
所持錫杖頭上唯有一股鐵捲可容三
二寸安其鉤皆長四三指其竿用木麤
細隨時高與肩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
其鏤或圓或偏屈各合中間可容大指
或六或八穿安服上細鐵任情厚斯制
意為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苦華奉
勞心而復通身想鐵頭安四股四足之
重帶將持非常冷溫非本製也

內若是象馬駝騾驢乘當與國王家

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甲鎧之

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

錐刀子及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

普通行罽網之屬應用羅窓若上彩

色又黃朱碧青綠等物應入佛堂擬

供像用白土赤土及下青色現前應

分若酒欲酸可埋於地待成醋已僧

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傾棄不合酤
賣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
得將酒與他及以自飲乃至不合茅
尖滷酒漑置口中若將酒及糟起麴
并糟羹之類食者咸招越法之罪律
有成制不須致疑

靈巖道場常以麴
菜起麴避其酒過

先人誠
有意焉

諸有雜藥之屬應安淨庫以供病者
隨意通用諸有珍寶珠玉分為二分
一分入法一分入僧法物可書佛經
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分若
寶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
應分木所成者入四方僧伽

所有經典章疏皆不應分當納經藏
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現前應分
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可
分之如不能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
充四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
貝齒諸錢並分為三分一佛陀二達
摩三僧伽佛物應修理佛堂及駃爪
牢觀彼所有破壞法物寫佛經料理
師子座衆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
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具如

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必藉衣服多出
常住僧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
利年年分與以充衣直問曰亡人所
有穀食尚遣入僧况復衆家豆粟別
人何合分用答施主本捨村莊元為
濟給僧衆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
住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
尚自與衣曹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
供食之餘充衣非損斯乃西國衆僧
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含出沒耳又
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場
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
施主無心設令食噉理亦非過凡是
布施僧家田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
衣食者此則誠無疑慮之患若无心
作無盡无障之意者雖施僧家情乃
普通一切但食使用者咸无過也並由
施主先心所期耳但神州之地別人
不得僧衣為此孜孜實成妨業設使
應供存命非是不勞心力若其常住
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拱不出寺門

亦是深成省事况乎糞掃三衣出家
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內融
極想木叉之路慈悲外發標心普濟
之津以此送殂斯為上矣然則常住
之物用作衣被牀褥之流并雜資具
平分受用不屬別人掌護持事過
已物有大者至輟小而與斯乃聖教
佛自明言如法用之誠无罪咎足得
資軀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
麥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不知受
用相共抱貧可否之宜智者時鐘或
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私食遮
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
行非法譬如報讎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頗有一途初學之流情
存猛利未閑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
作精勤用然肌為大福隨情即作斷
在自心然經中所明事存通俗已身
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經中
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衆意者
出家之人苟平律藏戒中无犯方得
通經於戒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

草茂豈損一莖曠野獨飢寧食半粒
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臂供養誠
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苾
芻求男女以捨之大士指目指身即
令乞士將身目而行施仙預斷命豈
律者所為慈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
聞少年之輩勇猛發心意謂燒身便
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軀何則十
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萬生雖人罕
智稀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既託體勝
場授心妙法纔持一頌棄沙肌而尚
輕暫想無常捨塵供而寧重理應堅
修戒品酬惠四恩固想定門冀拔三
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之護浮囊行
惠堅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駿然後憑
善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起懷當
來願見慈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
如學大因則三祇斯始念念自斷軀
命實亦未聞其理自然之罪寧亞初
篇矣檢尋律藏不見遺為戚愛親說
要方斯惑豈由燒已房中打勢佛障
不聽池内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而
隨自意金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

非聖教必有行菩薩行不受律儀已濟生因在言外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同心結契誘諸初學詳為勸死在前亡者自獲偷蘭末後命終定招夷罪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戒求死因守專心曾不窺教儻有傍人勸作即犯針穴之言若道何不授火便招指石之過嗚呼此事誠可慎哉俗云殺身不如報德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體餓虎是菩薩之濟苦割身代鵠非沙門之所為以此同科實非其況聊准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察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伽耶山邊自殞非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等迷途世尊判為外道復有自刑斷勢深乎律典設有將為非者恐罪不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一生大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不肯為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為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

軌範師則慧智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德也俗緣在乎德貝二州矣二德以為山居獨善索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枕清澗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營无盡藏食供養無尋所受檀施咸隨喜捨可謂四弘誓願共乾以而同極四攝廣濟等塵沙而不窮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叙法師之七德焉

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傍睇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之術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貫神府洋洋慧海竟瀉流而同竭榮榮文園鎮敷榮而弗萎所制文藻及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字二法師之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期之驗山水運斤斧等匠石之去飛泥括人不器斯之謂也

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涅槃經一日便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

探玄旨教小童則誘之以半字誠无
按劍之疑授大機則瀉之於完器實
有捧珎之益昔因隨季道銷法師乃
梗遷揚府諸僧見說咸云魯漢體多
貢卦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
將箸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
音旨亘至日角三帙已終時人莫不
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衆所共知
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
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
有計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為雅
量超群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
財遵菩薩行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曰
施三文是所常願又曾於隆冬之月
客僧道安冒雪遠行蹠足皆破停村
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
法師新造一帔纔始探體出門忽見
不覺以帔掩其膿血傍人止之曰宜
覓故物莫汙新者法師曰交濟嚴苦
何暇求餘時人見聞莫不深讚雖復
事非過大而能者固亦尠矣六法師
之策勵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并轉
一切經屢訖終始修淨方業日夜翹

勤營佛僧地希生不動大分塗跣恐損
衆生運想標心曾无懈替掃灑香臺
類安養之蓮開九品莊嚴經室若鷲
嶺之天雨四花其有見者無不讚歎
功德躬自忘倦畢命為期又轉讀之
餘念阿彌陀佛四儀無關寸影非空
計小豆粒可盈兩載弘濟之端固非
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
一年內所有文章雜書史等積為大
聚裂作紙溫寺造金剛兩軀以充其
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
紙援之師曰耽著斯文久來誤我豈
於今日而誤他哉辭平今食鴆毒指
徑嶮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傍功聖
開上品耽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
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
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
文字薄識亘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
將欲終時先告門人曰吾三數日定
當去矣然於終際必抱掃帚而亡我
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俯臨清
澗蕭條白楊之下彷徨綠篠之側孑
然獨坐執篲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

明就謁恠聲寂尔乃將手親附但見
熱氣衝頭足手俱冷遂便大哭四遠
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金河之流血
灑地俗徒踣慟等玉嶺之摧碎明珠
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遽沒寔於
寺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
身資具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兩并
隨宜卧具而已法師亡日淨年十二
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遂棄外書欽
情內典十四得霑緇侶十八擬向西天
至三十七方遂所願淨來日就墓辭
礼于時已霜林半拱宿草墳塋神道
雖踈展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述遠步
之心冀福利於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
禪師則專意律儀澄心定_澂晝夜勤
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可
謂處乱非誼閑而逾靜道俗咸委非
曲親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
周計二萬餘遍縱經隋季版蕩遂命
波遷然此契心曾无有廢現得六根
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了無他疾
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華止堂隅轉
讀則感鳴鷄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

精草採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其而
天縱其然所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
土窟寺燈臺矣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
極銓名手盡其上施舍香吐氣清淨
洗浴忽於經上爰感舍利經成乃帖
以金字共銀鈎而合彩盛之寶函與
玉軸而交映

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供養
斯二師者即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
後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
五衆之表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
隨事導機事恆機情之願但為化超
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神德難思
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首
僚庶虔心初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叫
北川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
而不減天倉去米而隨平雖神跡久
湮而餘風未殲及親教二師并餘住
持大德明德禪師等並可謂善閑律
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无此教門
徒訓匠制不許為並是親承固非
傳說

又復詳觀往哲側聽前規自白馬傳

轡之初青象挂鞍之後騰蘭啓曜作
神州之日月會顯垂則為天府之津
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休勵乃
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淑猶
清俗士讚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遣行
燒指亦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
者詳志又禪師每於閑夜見悲豁卬
曲申進誘或調言於黃葉令蠲憶母
之憂或喻說於烏翁希懷報養之德
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於
百氏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年十歲但
領其言而未閑深旨每至五更就室
叅請禪師必將慈手賜撫弱肩實如
慈母之育赤子或食甘饌多輟味見
貽但有取求无違所請法師乃恩勵
父嚴禪師則慈申母愛天性之重誠
無以加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為
和上既受戒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
燒香垂涕而申誨曰大聖久已涅槃
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者汝但
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
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
不應為也進奉旨曰幸蒙慈悲賜以

聖戒隨力竭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
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
礪律師之文疏頗識幽深宣律師之
鈔述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
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食長坐不卧
雖山寺村遥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
慈訓不覺流淒何從方驗菩薩之恩
濟苦類投炎熾之大火長者之悲念
窮子窺迺隘之小門固非是謬每親承
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目下且
有餘人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住於此
乃杖錫東魏頗沉心於對法攝論賁
笈西京方閱想於俱舍唯識來日從
京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日尊既年老
情希遠遊追覽未聞翼有弘益未敢
自決師乃流詩曰尔為大緣時不可
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
尔傳燈宜即可行勿事畱顧觀礼聖
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尔无間然既
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
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
振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
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海口也

停至五月遂伴西征至那爛陀及金剛座遂乃周礼聖蹤旋之佛捨耳可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談教斯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為代摸範親自提獎以至成人若海查之遇將一目即生津之幸會二師也夫以小善小惠尚播美於絃歌况大智大恩而不傳於文讚云尔

令哉父母 曠劫相持 粵我齟齬 携就明師 童年尚小 輟愛抽悲 學而時習 杖德箴規 儔朋兩曜 比德雙儀 礪我慧鋤 長我法肌 提携鞠育 親誨忘疲 中宵廢寢 日旰停飢 上德不德 遠而莫知 埋光岱嶺 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 鬱鬱禪枝 文藻朶朶 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 坐遷表異 雞聽彰奇 年在弱歲 一畱一遺 所有福業 並用熏資 酬恩死別 報德生離 願在在遭會而延度 代代奉訓以成禡 積義利乎同岳 委淨定也如池 異龍花之初會 聽慈氏之玄漪 遍四生而運想

滿三大之長祇

恐聞者以為憑虛聊踈法師之所製
大師曾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
山朗公聖迹之所觀天倉天井之異
禮靈龕靈廟之奇不遠千里盛興供
養于時齊王下文學悉萃於此俱懷
筆海並擅文峯各覽囊錫咸矜（匱）王
欲詠朗公之廟像共推法師以為先
作師乃不讓當仁江池先溢援翰寫
壁曾不傳毫走筆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上聖光茂烈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摟
遲榮命虛相待萬古山川曠千年人
代改真識了无生徒見丹青在諸文
士既覩法師之製俱懷內慙之心或
閣筆於松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
施顯顰蔓母何顏才子如林竟無一
和耳所餘文章具如別集
義淨敬白大周諸大德或曾聽受虛
筵或諮論法義或相知弱冠或通懷
中年咸志大者和南小者千万所列
四十條論要略事凡此所錄並是西
方師資現行著在聖言非是私意夫
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致此

先陳有暇時尋幸昭遠意斯依薩婆
多非餘部矣

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大猷咸依聖教豈曰
情求恐難面謁寄此先酬幸願擊轅
不棄蒨蕘見叙追蹤百代播美千秋
寶望齊鷲峯於少室並王舍於神州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第三十四張 終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英

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

准依聖教及西方現今衆僧所用之水有其三別

一時水 二非時水 三觸用水

言時水者謂是沙彌俗人自手灑灑觀知無至午前任受而飲若大僧手觸盆羅及杓水即不堪入口而況食用有惡觸故即如僧家常用之水大僧豈可得觸雖大僧不觸於午後時不合飲用然水體無觸已是俗人等觸帶於染膩非全極淨是故須受二非時淨水者謂大苾芻及沙彌等用意之人並須澡豆及土屑等連腕四指咸須淨洗無有垢膩瓦盆及羅並須新淨无不與垢膩相染者方得羅濾此水皆用銅椀銅杓灰揩去膩始得取水若无此等可求必有漆木之器不曾與觸膩相染每日淨洗塵垢不傳者通用亦得若常用水可貯在淨坭淨瓶須是凡非銅澡罐由其瓶內有銅青不淨不得灰揩故拔出

銅釵指拭即知淨穢然銅以灰揩為淨聖教親說若澡豆洗但去食膩銅垢不除可取銅匙灰揩足為目驗其凡瓶水盡每須洗濯中間方盛新水然五天之地無將銅瓶為淨瓶者一為垢生帶觸二為銅腥損人此之淨水時與非時任情取飲是佛別開以其淨故更不勞受若苾芻在非時中煎藥煮茶作蜜漿等皆用此水不得用前時水以有過故然用鎗杓碗器皆須離食滌並悉灰揩方合煮物其淨水盃瓶宜於淨處安置瓦須淨物覆蓋瓶即置在竹籠不得輒令觸欲用水時先淨洗手或用乾牛糞淨揩手已無膩方觸或以淨絹布及茶用替瓶咽然後方捉律云除水及楊枝者謂此清淨之水非是餘二楊枝若是新條濕者應須火淨受而嚼故知不可直執戒文凡欲以水入口若飲若漱時與非時皆須澡豆淨洗手淨洗兩脣漱口再三方合飲水喫食亦然又中食了時若恐淨瓶水少須令俗人投前時水嚼齒木澡漱已然口

津未得輒咽要須以此淨水三漱口
已方是清淨得咽口津目見西方南
海僧衆共行此法又此方古德律師
有知斯事然行之者希若不如是餘
臆不除咽咽得罪亦不成齋

三觸用水者但使無虫不論淨觸即
得受用謂添觸瓶向大小便處及洗
手足更餘用不得輒將入口況食用
耶此等三水觀知無虫乃至明相未
出已來皆隨事得用明相既出即便
不合元問多少乃至瓶內一抄盆中
一合悉須銅盞明目觀察若无虫者
雖經多日任用无犯西方僧徒及俗
人五戒以為急若外方客僧不解此
水淨觸法者无容入寺

又復西方寺法若見有僧將淨瓶上
廁飲觸瓶水者以為滅法即擯出寺
以此言之異諸行人共為存護令佛
法久住若能依教行者即是與佛在
世無有異也

又舊律十誦五十九云有淨澡罐廁
澡罐四十一云有淨水瓶常水瓶又
新譯有部律文淨瓶觸器極分明此

並金口親言非是人造寧容唯一銅
瓶不分淨觸雖同告語不齒在心豈
可以習俗生常故違聖教准如此理
諸寺房中及行方等處所有用水非
常狼籍或大盆貯或瓦子盛安瓶內
皆不合用以是大僧手觸不好羅慮
經宿不觀停貯多時定有生命設使
無虫當第三水飲用得罪謂由盆羅
及杓是不淨手觸有不淨塵故又如
尋常用水銅瓶若自取飲者以其不
淨不受而飲有不受罪若中前觸至
過午飲曾觸罪若今日觸明日飲有
宿觸罪不受而捉有惡觸罪不淨洗
手復有汙手捉飲食器罪不淨洗脣口
飲水有不淨罪此之六罪各有方便
成十二罪皆有不敬聖教罪此有因
本復二十四添前成三十六罪經宿
覆藏復有因本成七十二添前有一
百八罪此等若其不學皆有不學无
知二罪復有因本成四百三十二罪
添前摠成五百四十罪

又復從覆藏已下及不學无知皆有
不敬教方便根本更有一千八罪添

前五百四十惣有一千五百四十罪
此等略據一咽一宿生罪多少若論
十咽經宿罪有一万五千四百八十
若多時覆藏展轉生罪乃至未懺已
來莫知其數重者咸須對清淨人說
悔若先知者无無知罪若非時飲薑
湯及蜜漿等鎗杓碗器用水羅漚不
能如法或帶膩觸與時食相露手口
不淨不仰手受咸恣有罪然杏子茶
湯西方不飲若寺內皆須親自檢看
必在俗家細問知其淨不若不如法
即不可飲豈以口腹暫時所須而當
來長受辛苦共知磬羅鉢龍故損一
綦現今未脫不記了時况此常為能
無業道身吞一咽罪乃无邊負擔終
身誠可悲矣故經云勿輕小過以為
無殃

又曰善護淨囊防其微隙大乘小乘
意皆同此略陳要行餘如大律願諸
行者准聖教行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說罪要行法一卷

英

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

每於半月月盡憶所犯罪准法而說
或故妄語 或飲酒 或非時食等
或請香不淨洗手而食

每於旦朝或復餘時不觀水而飲用
不如法放生 故斷衆生命

自壞生地或教他壞不作知淨語於
五生種不以火等作淨而便食用
鋒撓不淨洗而食銅撓匙筋不以灰
揩而食凡是銅器皆以灰揩方淨若
以澡豆水洗不得成淨

或飲用殘宿惡觸瓶水及殘宿惡觸
刀子割餅等而食非時飲不淨茶湯
酥蜜等水食五正食已捨威儀竟吞
咽餘津

自受從金銀錢寶及使人受捉不作
知淨語

持心 燒香等觸火不持心
非時入房 持刀 持杖 持末受具人
同室宿過二夜 未受具人同誦及
同聲念佛 誦經 過 逸底迦罪據數犯

者言之餘皆准此罪應

三說

又每旦及大食後不嚼木或向塔嚼

齒木等用訖不洗而弃

在僧淨

地中洩唾或弃蚤虱等不依處所或食時飲噉作聲

或食時含食語話

或齧半食

與未受大戒人同牀席坐卧

或立小便

或大小便不洗淨大小便時嗽口吐水

及洩唾弃齒木皆不彈指謦欬汗手

捉飲食器不淨洗手嗽口飲水等非

時食蜜不以水滌作淨

或觀男子及以女人不善持心而生

欲想或自觸身起愛染心或不繫想

光明縱心眠睡在燈燭光下眠卧雖

有開緣若觸火等不持心或於三寶

師僧父母所起不尊重心及生瞋念

而不忍受滅燈火不持心此等皆是

惡作罪且隨要言之若更有餘者隨

所憶罪此等皆須對人一說而悔或

有責心者云何責心凡出家者於不

謹慎心中違律教時即須自責心云

此事是我所不應作我從今已去更

不如是若常能如此自剋責時自然

不虧諸戒須知佛教意在於此
又凡出家受十戒及大戒已去一一
事皆白親教師或軌範師唯除五事
不須言白云何為五謂大小便利飲
淨水嚼齒木同一界內齋四十九尋
內礼佛遶塔餘皆須白若不自白師者
一一皆得惡作罪

凡至褻灑施日應對不同犯清淨必
爾隨其大小而為敬儀蹲踞合掌憶
其罪名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必爾
某甲有故妄語等

隨其犯者編之

犯衆多根

或不嚼齒木等

隨有編之

犯衆多根本惡

作罪及衆多方便惡作罪此等諸罪
各有不敬聖教波逸底迦罪及此方
便惡作罪并不向人發露各有覆藏
罪此所犯罪我今於具壽前從清淨
來並皆發露不作覆藏由發露已便
得安樂

三說

彼應問言汝見罪不答

言我見又問將來諸戒能善護不答

言能護所對必爾應云與革迦

梵語此義

翻為方便因作此事是解脫之方便也

其說罪者答言婆度

此古善哉

若犯僧伽

伐尸沙罪者但且對人發露後別行
法若犯牽吐羅罪及捨墮罪准法除之
每食罷發願法

准如律教若必茹食了之時皆須誦
持歌拏伽他謂施頌也隨於靜處或
坐或立或可經行先誦小經一紙半
紙次誦伽他云

飲食已訖 當願衆生 德行充盈
成十種力

所為布施者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諸以寺舍房宇布施衆僧造寺之主
及護寺天神國主百寮師僧父母因
緣眷屬及一切衆生若先亡者願生
西方見阿彌陀佛或生觀史多天見
慈父尊者脫履塵勞悟无生忍其現
存者願無病長壽福智莊嚴願我自
身無諸障惱常持淨戒不犯尸羅於
小罪中心生大懼於所犯罪恙皆發
露盡未來際不失信心逢善知識願
生中國離於八難常存正見至求解
脫恒與衆生作不請之友即以此福
普施一切同出有流證无上果若於

每日不作如是念誦發願者是懈怠人不銷信施

洗淨法

其大小便室必須別處各安門扇并置橫串凡入小行室及上廁時法合持瓶勿口含水用為洗淨聲歎彈指或再或三方始前進亦既入已却半門扇持土兩塊或灰一抄半用洗身半洗左手筒槽帛拂皆非本儀既出廁外其瓶可置三叉木上注水向身或安於腔令水斜出若无瓶時盆子盛水權充亦得以土十五塊安在右邊地上或磚版上七塊偏洗左手七塊兩手俱洗餘有一在將洗瓶器其磚版上即湏淨洗然後安置觸瓶取淨瓶水漱口三度方合淨儀始得受禮他處敬三寶坐諸牀席讀誦尊經若不如是依律行者凡有所為咸招惡作之罪或在行路及乘船時任量事斟酌希諸行者知是聖教勿輕灰覆終墮泥犁

奉持獲福 輕法罪生 此既常事 告示分明

說罪要行法一卷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說罪要行法一卷 第六張 英

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

英

翻經三藏法師義淨撰

夫以懷生者皆愛其生上通賢智有死者咸畏其死下洎蜎蚋由是善逝隨事而修慈不損含識量內身而准物刀杖不加唯以大悲宣揚法化於護生處極致懇懇是佛弟子理應隨作觀虫瀝水是出家之要儀見危存護乃悲中之極急既知有虫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未識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无由曉悟其器任用銅鐵凡木凡即安鼻鐵木准成若擬隨身將去可用銅作唯受二升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子還施銅系令穿手得過成傍一邊須安銅鈕可受小拇指頭若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求掩蓋右手携鉢乞食得已隨至一家安置鉢鉢自將淨繩一條如席著許隨井深淺繫罐取水瀝以小羅斟酌得足即以繩一頭穿鈕急繫搗系等繫小鐵鈎鈎系起時務令平穩此並預先作

了不得臨時求覓即以小羅覆至罐
內徐徐放下至水縱鈎拔繩令覆再
三下濯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儀也
或用銅椀漆椀穿孔著系擢用亦得
若在寺者即以常用鐵罐覆之如前
安置少有別處底傍著鐵鑲可容三
指以罐鈎內中擡起系等同前著鈎
覆至在中放使至水假令深井亦得
為之若別畜繩恐成勞擾若井深處
或可別為盆貯或可送往河池瀉水
竟時還須滌器斯其法也瀝羅樣式
如別處言之豈容井口之上翻羅元
无放生之器欲似護戒寧顧虫亡但
以如來聖教慈悲為本所制戒律罪
有性遮遮則准事合輕性乃理應從
重性罪之內殺生取初是故智人特
宜存護若將此為輕者更復何有重
哉若能依教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
來世當生淨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
城出家之人動有萬計於瀝水事存
心者寡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
一門到口傳真諸行人通相教習設
使學通三藏坐證四禪鎮想无為澄

心空延若不護命依教奉持終亦不免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之且如見有屠兒牽羊入寺不過數口放作長生衆共聚看彈指攝善寧知房內用水日殺千生萬生既知理教不輕宜應細羅細察自利利物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耕田種植規求小利不見大尤水陸俱傷救生無數斯之罪咎欲如之何直知束手泉門任他處分故經云殺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設得為人短命多病嗚呼此苦誰當受之脫有能為善哉其善可謂釋迦末法共結慈念之因弥勒初成俱證無生之果廣如別傳此不煩云護命放生軌儀法一卷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護命放生軌儀法卷 第三張 英

比丘尼傳卷第一并序

英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晉洛陽竹林寺淨檢尼傳一

偽趙建賢寺安令首尼傳二

司州西寺智賢尼傳三

弘農北岳妙相尼傳四

建福寺康明感尼傳五

北永安寺曇倫尼傳六

建福寺慧湛尼傳七

延興寺僧基尼傳八

雒陽城東寺道馨尼傳九

新林寺道容尼傳十

司州西寺令宗尼傳十一

廣靜寺支妙音尼傳十二

何后寺道儀尼傳十三

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豈惟體率

由於天真抑亦勵景行於仰止故曰

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亦驥

之乘斯則風烈微猷流芳不絕者也是

以握筆懷鈇之客將以貽耿方來比

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誠後世故雖欲

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覺應乎羅衛

佛日顯於閭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
比丘尼之興發源於愛道登地證果
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自拘
尸滅影變樹匿迹歲曆蟬聯陵夷訛
紊於是時澆信謗人或存土微言興
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法替而復
隆者賢達維之也像法東流淨檢為
首綿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瑤窮
苦行之節法辯僧果盡禪觀之妙至
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全
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徃徃間出並
測深岳峙金聲玉振實惟林葉之貞
幹李緒之四依也而年代推移清規
稍遠英風將軌於千載志業未集乎
方冊每懷慨歎其歲久矣始乃博採
碑頌廣搜記集或許之博聞或訪之
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起晉并平
訖梁天監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務
存要實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
德而寡見庸疎或有遺漏博雅君
子歲其闕焉

晉竹林寺淨檢尼傳一

淨檢本姓仲名令儀彭城人也父誕武
威太守檢少好學早窺家負常為貴

遊子女教授琴書聞法信樂莫由詔
稟後遇沙門法始經道通達晉建興中
於宮城西門立寺檢乃造之始為說
法檢因大悟念及強壯以求法利從
始借經遂達旨趣他日謂始曰經中
云比丘比丘尼願見濟度始曰西域
有男女二衆此土其法未具檢曰既
云比丘比丘尼寧有異法始曰外國
人云尼有五百戒便應是異當為問和
上和尚云尼戒大同細異不得其法必
不得授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无
和上尼無所依止耳檢即剃落從和
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於宮
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師共諮
淨檢過於成德和上者西域沙門智
山也住剎賓國寬和有智思雅習禪
誦晉永嘉末來達中夏分衛自資語
必引道時信淺薄莫知所稟建武元
年還反剎賓後竺佛面澄還述其德
業皆追恨焉檢著徒養衆清雅有則
說法教化如風靡草晉咸康中沙門
僧建於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
本并平元年二月八日洛陽請外國

沙門曇摩羯多為立戒壇晉沙門釋道
場以戒因緣經為難云其法不成因
浮舟于泗檢等四人同壇上從大僧
以受具戒晉土有比丘尼亦檢為始也
當其羯磨之日殊香芬馥闔衆同聞
莫不欣歎加其敬仰善修戒行志學
不休信施雖多隨得隨散常自後已
每先於人到升平末忽復聞前香并
見赤氣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
而下檢見欣然因語衆曰好持後事
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
之路有似虹蜺直屬于天時年七十矣
偽趙建賢寺安令首星傳二

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也父忬仕偽趙
為外兵郎令首幼聰敏好學言論清綺
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閑靜以佛
法自娛不願求姆父曰汝應外屬何
得如此首曰端心業道絕想人外毀
譽不動庶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為
礼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
母首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
二親耶忬以問佛面澄澄曰君歸家潔
齋三日竟可來忬從之澄以茵支子磨

麻油傳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徃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死大苦海向得其邊仲還許之首便剪落從澄及淨檢足受戒立建賢寺澄以石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博覽群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學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六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父仲為黃門侍郎清河太守

司州西寺智賢足傳三

智賢本姓趙常山人也父珎扶柳縣令賢幼有雅操志槩貞立及在緇衣戒行修脩神情凝遠曠然不雜太守杜翦篤信黃老憎帙釋種符下諸寺剋日簡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年少怖懼皆望風奔駭唯賢獨无懼容興居自若集城外射堂皆是耆德簡試之日居衆盛壯唯賢而已翦先試賢以格格皆有餘賢儀觀清雅辯吐辯麗翦密挾邪心逼賢獨住賢識其意誓

不毀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賢二十餘瘡悶絕躡地霜去乃甦倍加精進菜齋苦節門徒百餘人常如水乳及符堅僞立聞風敬重為製織繡袈裟三歲方成價直百萬後住司州西寺弘顯正法開長信行晉太和中年七十餘誦正法華經猶日夜一遍其所住處衆鳥依栖經行之時嗚呼隨逐去

弘農北岳妙相厓傳四

妙相本姓張名珮華弘農人也父茂家素富盛相早習經訓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達居喪失礼相惡之告求離絕因請出家父並從之精勤蔬食遊心慧藏明達法相住弘農北岳蔭林面野徒屬甚多悅志閑曠遁影其中二十餘載勵精苦行久而弥薦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是故其所啓訓皆能弘益晉永和中弘農太守請七日齋座上白衣諮請佛法言接不遜相正色曰君非直見慢亦大輕邦宰何用无礼苟出人間耶於是稱疾而退

當時道俗咸歎服焉後枕疾累日臨終怡悅頤語弟子曰不問窮達生必有死今日別矣言絕而終

建福寺康明感足傳五

明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經為虜賊所獲欲以為妻脩加苦楚誓不受辱謫使牧羊經歷十載懷歸轉薦反途其由常念三寶兼願出家忽遇一比丘就請五戒仍以觀世音經授之因得習誦晝夜不休願得還家立五層塔不勝憂念逃走東行初不識路晝夜兼涉徑入一山見有班虎去之數步初甚恐懼小却意定心願逾至遂隨虎而行積日弥旬得達青州將入村落虎便不見至州復為明伯連所虜音問至家夫兄迎贖家人拘制其志未諧苦身勲精三年乃遂專薦禪行戒品無訾脫有小犯輒累晨懺悔要見瑞相然後乃休或見雨花或聞空聲或觀佛像或夜善夢年及來榆操行弥峻江北子女師奉如歸晉永和四年春與慧湛等十人濟江詣司空公何充充一見甚敬重于時

京師未有尼寺充以別宅為之立寺問
咸曰當何名之荅曰大晉四部今日始
脩檀越所建皆造福業可名曰建福
寺公從之矣後遇疾少時便卒

北永安寺曇脩尼傳六

曇脩本姓陶丹陽建康人也少有清
信願修正法而无有昆弟獨與母居
事母恭孝宗黨稱之年及笄嫁微幣
弗許母不能違聽其離俗精懃戒行
日夜無怠晉穆皇帝禮接敬厚常稱
曰久看更佳謂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
丘尼數有曇脩之儔也到永和十年后
為立寺于定陰里名永安今之何謙
后寺是虛導物未嘗有矜慢之容名譽日廣
遠近投集衆三百人年七十三泰元
二十一年卒弟子曇羅博覽經律機
才瞻密勅續師任更立四層塔講堂
房宇又造卧像及七佛龕堂云

建福寺慧湛尼傳七

慧湛本姓彭任城人也神貞超遠精
操殊特剡情曠達濟物為務惡衣蔬
食樂在其中嘗荷衣山行逢群劫欲
舉刃向湛手不能勝因求湛所負衣

湛歡笑而與曰君意望甚重所獲殊輕復解其衣內新裘與之却即辭謝併以還湛湛捨之而去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請居建福寺住云

延興寺僧基左傳八

僧基本姓明濟南人也綰髮志道東顧出家母氏不聽密以許嫁秘其娉札迎接日近女乃覺知即便絕糧水漿不下親屬共請意不可移至於七日母呼女聳聳敬信見婦殆盡謂婦母曰人各有志不可奪也母即從之因遂出家時年二十一内外親戚皆來慶慰競施珍華爭設名供州牧給使郡守親臨道俗咨嗟歎未曾有基淨持戒軌精進習經數與曇備左名輩略齊樞機宸密善言事議康皇帝雅相崇禮建元二年皇后褚氏為立寺於都亭里通恭巷內名曰延興基居寺住徒衆百餘人當事清明道俗加敬年六十八隆安元年卒矣

洛陽城東寺道馨左傳九

竺道馨本姓羊太山人也志性專謹與

物無忤沙弥時常為衆使口恒誦經及年二十誦法華維摩等經具戒後研求理味蔬食苦節弥老弥至住洛陽東寺雅能清談尤善小品貴在理通不事辭辯一州道學所共師宗比丘且講經馨其始也晉泰和中有女人楊令辯為信黃老專行服氣先時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術寢亡令辯假結同姓數相去來內懷妬嫉伺行毒害後竊以毒藥內馨食中諸治不愈弟子問往誰家得病荅曰我其知主皆籍業緣汝无問也設道有益我尚不說况無益耶不言而終

新林寺道容屋傳十

道容本歷陽人住烏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禍福世傳為聖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布席下驗其凡聖果不妄焉及簡文帝先事清水道師道師京都所謂王濛陽也第內為立道舍容亟開導未之從也後宮人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為沙門形滿於室內帝疑容所為也而莫能決踐祚之後烏巢太極殿帝使曲安遠莖之云西

南有女人師能滅此恠帝遣使往烏江迎道客以事訪之客曰唯有清齋七日受持八戒自當消弭帝即從之整肅一心七日未滿群烏竟集運巢而去帝深信重即為立寺資給所須因林為名名曰新林即以師礼事之遂奉正法後晉顯尚佛道客之力也遠孝武時弥相崇敬太元中忽而絕迹不知所在帝勅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云

司州令宗臣傳十一

令宗本姓滿高平金鄉人也幼有清信鄉黨稱之家遇喪乱為虜所驅歸誠懇至稱佛法僧誦普門品拔除其肩託云惡疾求訴得放隨路南歸行出冀州復為賊所逐登上林樹專誠至念捕者前望終不仰視尋索不得俄尔而散宗下復去不敢乞食初不覺飢晚達孟津無船可濟悼惶憂懼更稱三寶忽見一白鹿不知所從來下涉河流沙塵隨起無有波瀾宗隨鹿而濟曾不沾濡平行如陸因得達家仍即入道誠心冥詣學行精懇開覽經

法深義入神晉孝武聞之遣書通問
後百姓遇疾貧困者衆宗傾貲賑給
告乞人間不避阻遠隨宜贍卹蒙賴
甚多忍飢寒苦形容枯悴年七十五
忽早召弟子說其夜夢見一大山云
是須弥高峯秀絕上與天連寶飾莊
嚴輝曜爛日法鼓鏗錚香煙芳靡語
吾令前愕然驚覺即體中忽忽有異於
常雖无痛惱狀如昏醉同學道津曰
正當是極樂耳交言未竟奄忽遷神
簡靜寺支妙音居傳十二

妙音未詳何許人也幼而志道居處
京華博學內外善為文章晉孝武皇
帝太傅會稽王道孟顗等並相敬信每
與帝及太傅中朝學士談論屬文雅有
才致籍甚有聲太傅以太元十年為立
簡靜寺以音為寺主徒衆百餘人內外
才義者因之以自達供贍無窮富傾
都邑貴賤宗事門有車馬日百餘兩
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忼所折挫聞
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為恭門生
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

之乃遣使憑妙音居為堪面州既而
烈宗問妙音荊州缺外問去誰應作者
荅曰貧道道士豈容及俗中論議如
聞外內談者並云无過殷仲堪以其
意慮深遠荆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
忼擢頃一朝威行内外云

何后寺道儀左傳十三

道儀本姓賈鴈門婁煩人慧遠之姑
出適同郡解直直為尋陽令士儀年
二十二棄捨俗累披著法衣聰明敏
悟傳聞強記誦法華經講維摩小品精
義妙理因心獨悟戒行高峻神氣清
逸聞中畿經律漸俗講集相續晉泰
元末乃至京師住何后寺端心律藏
妙究精微身執卑恭在幽不惰衣裳
絺弊自執杖鉢清散無矯道俗高之
年七十八遇疾已篤執心弥勵誦念
無殆弟子請曰願加消息冀蒙勝損
荅曰非所宜言言絕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比丘尼傳卷第二

英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景福寺慧果尼傳第一

建福寺法盛尼傳第二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傳第三

建福寺道瓊尼傳第四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傳第五

吳太玄臺寺玄藻尼傳第六

南安寺慧瓊尼傳第七

南皮張園寺普照尼傳第八

梁郡築戈村寺慧木尼傳第九

吳縣南寺法勝尼傳第十

永安寺僧端尼傳第十一

廣陵中寺光靜尼傳第十二

蜀郡善妙尼傳第十三

廣陵僧果尼傳第十四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第十五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第十六

東青園寺業首尼傳第十七

景福寺法辯尼傳第十八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傳第十九

竹園寺慧濟尼傳第二十

普賢寺寶賢居傳第二十一

普賢寺法淨居傳第二十二

蜀郡永康寺慧輝居傳第二十三

景福寺慧果居傳第一

慧果本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節不衣綿纈薦好毗尼戒行清白道俗欽羨風譽遠聞宋青州刺史北地傳弘仁雅相款責厚加賑給以永初三年

景宗太元嘉七年寺生弘安是以永初三年

割宅東面

為立精舍名曰景福果為綱紀觀遺之物悉以入僧衆業興隆大小悅服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果問曰此土諸丘先受戒者未有本

事推之愛道誠有高例未測厥後得

無異耶荅元異又問就如律文戒師

得罪何無異耶荅曰有丘衆處不二

歲學故言得罪耳又問乃可此國先

未有丘非閭浮元也荅曰律制十僧

得授具戒邊地五人亦得授之正為

有慶不可不如法耳又問幾許里為

邊地荅曰千里之外山海艱隔者是

也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鎧等五人從

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愛

頂腦春秋七十餘元嘉十年而卒弟子慧鎧並以節行聞于時也

建福寺法盛居士傳二

法盛本姓聶清河人也遭趙氏亂避地金陵以元嘉十四年於建福寺出家才識慧解率由敏悟自以來榆之齒流寓皇邑雖復帝道隆寧而猶懷舊土唯有探蹟玄宗乃可以遺忘老耳遂從道場寺偶法師受菩薩戒晝則披陳玄素夕則清言味理漸染積年神情朗瞻雖日暮齒有逾壯年常願生安養謂同業曇敬曇愛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塔下礼佛晚因遇疾稍就綿焉其月晦夕初宵假寐如來垂虛而下與二大士論二乘俄與大衆騰芳蹈藹臨省盛疾光明顯燭一寺咸見僉來問盛此何光色盛具說之言竟尋終年七十二豫章太守吳郡張辯素所尊敬為之傳述云

江陵牛牧寺慧玉居士傳三

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常遊行教化歷履邦邑每屬機緣不避

寒暑南至荆楚仍住江陵牛牧精舍
誦法華首楞嚴等經旬日通利郊西
道俗皆歸敬之觀覽經論未曾廢息
元嘉十四年十月為苦行齋七日乃
立誓言若誠齋有感捨身之後必見
佛者願於七日之內見佛光明五日
中宵寺東林樹靈光赫然即以告衆
衆皆欣敬加悅服焉寺主法弘後於
光處起立禪室初王在長安於薛尚
書寺見紅白色光燭曜左右十日小
歇後六重寺沙門四月八日於光處
得金弥勒像高一尺云

建福寺道瓊居士傳四

道瓊本姓江丹陽人也年十餘博涉
經史成戒已後明達三藏精勤苦行
晉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凡有所修
福多憑斯寺富貴婦女爭與之遊以
元嘉八年大造形像處處安置彭城寺
金像二軀帳座完具凡官寺弥勒行
像一軀寶蓋瓔珞南建興寺金像二
軀雜事幡蓋於建福寺造卧像并堂
又製普賢行像供養之具靡不精麗
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无量壽像以其

年四月十日像放眉間相光明照寺內皆如金色道俗相傳咸來修敬瞻覩神輝莫不懽悅復以元皇后遺物開拓寺南更造禪房云

江陵祇洹寺道壽居傳五

道壽未詳何許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見稱幼受五戒未嘗起犯元嘉中遭父憂因毀蓬疾自無痛癢唯黃瘠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療因尔發願願疾愈得出家立誓之後漸得平復如願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絕誦法華經三千遍常見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中寶蓋垂覆其上去

吳太玄臺寺釋玄藻居傳六

玄藻本姓路吳郡人安苟女也

宜驗記大即是安苟

藻年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玄臺寺釋法濟語安苟曰恐此疾由業非藥所消貧道按佛經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君能與女並捐弃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愈安苟然之即於宅上設觀世音齋澡心潔意傾誠戴仰伏疾瘳賴專念相續經七

日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三摩其身
從首至足即覺沉疴豁然消愈既靈
驗在躬遂求出家住太玄臺寺精勤
匪懈誦法華經菜食長齋三十七載
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十六
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

南安寺釋慧瓊居士傳七

慧瓊者本姓鍾廣州人也履道高潔
不味魚肉年垂八十志業彌勤常衣
葛麻不服綿纈綱紀寺舍兼行講說
本經住廣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
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瓊瓊修
立為寺号曰南外永安寺至二十二
年蘭陵蕭承之為起外國塔瓊以元
嘉十五年又造菩提寺堂殿坊宇皆
志嚴麗因移住之以南安施沙門慧
智瓊以元嘉二十年隨孟顗之會稽
至破網卒勑弟子云吾死後不須埋
藏可借人剝裂身體以飢衆生至於
終盡不忍屠割乃造句容縣舉著山
中欲使鳥獸自就散之經十餘日儼
然如故顏色不異令使村人以米散
尸邊鳥食遠處米盡近尸之粒皆存

弟子慧朗在都聞之奔馳奉迎還葺高座寺前塢墳上起塔去南皮張國寺普照居傳八

普照本姓董名悲勃海安陵人也少秉節槩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從師遊學廣陵建熙精舍率心奉法闡衆嘉之及師慧孜士杜於慶弔而苦行絕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感勞疾雖劇而蕙情深信初自不改專意析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即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兩食頃甦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閉眼思惟驚問何來答以其事即問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答曰五千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无所識時風雲高靡區墟嚴淨西面尤明意欲前進僧乃不許因尔迴還豁然醒悟後七日而卒時年二十五也

梁郡築戈村寺釋慧木居傳九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師事慧超受持小戒居梁郡築戈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兼通雜經木母老

病口中无齒木嚼鋪飽母為口不淨
不受大戒白衣精勤懺悔自業忽見戒
壇與天皆黃金色舉頭仰視南見一人
著袈衣衣色悉黃去木或近或遠語木
曰我已授汝戒尋復不見木不以語
人多諸感異皆類此也木兄聞欲知
乃詐之曰汝為道積年竟无所益便
可養駿當為訪智木聞心愁因述所
見即受具戒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
及受戒竟無覽便誦宋元嘉中造十
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施四眾去
吳縣南寺法勝居士傳十

法勝少出家住吳縣南寺或去東寺
恭信收勤眾所知識宋元嘉中河內
司馬隆為毗陵丞遇抄戰亡妻山氏
二親早歿復无兒女年又老大入吳
投勝勝接待如親後百日山氏遇疾
疾涉三年甚經危篤勝本無蓄積瞻待
醫藥皆資乞告不憚雨暑不避風寒
山氏遂愈眾並稱貴之後遊京師進
修禪律該通定慧探索幽隱訓誘徒
屬不肅而成動不詢利靜不求名殷
勤周至莫非濟物年造六十疾病經

時自言不差親屬恠問荅云昨見二沙門道知如此頃之復言見二比丘非前所見者偏袒右肩手各執花立其疾床後遙見一佛坐蓮華上光照我身從此已後夕不復眠令人為轉法華至于後夜氣息稍微命令止經為我稱佛亦自稱佛將欲平明容良不改奄忽而終焉

永安寺僧端足傳十一

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姊妹薦信誓願出家不當嫖抹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富室湊之母兄已許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并請觀世音經二日能誦雨淥稽顙晝夜不休過三日後於禮拜中見佛像語云汝賀命盡汝但精勤勿懷憂念明日其智為牛所觸亡也因得出家堅持禁戒攝心空閑似不能言及辯指名實其辭亹亹誦大涅槃經五日一遍元嘉十年南遊上國住永安寺綱紀衆務均愛等接大小悅服久而弥敬年七十餘元嘉二十五年而卒弟子普敬普要皆以苦行顯名並

誦法花經

廣陵中寺光靜居傳十二

光靜本姓胡名道婢吳興東遷人也
幼出家隨師住廣陵中寺靜少而勵行
長而習禪思不食甘肥將受大戒絕
穀餌松具足之後積十五年雖心識
鮮明而體力羸憊祈誠懺到每輒感
勞動經晦朔沙門釋法成謂曰服食
非佛盛事靜聞之還食粳糧倍加勇
猛精學不勸從學觀行者常百許人
元嘉十八年五月患疾日我厭苦此
身其來久矣於是牽病懺悔不離心
口情理恬明神氣怡悅至十九年歲
旦飲粒皆絕屬念免率心心相續如
是不斷至四月十八日夜殊香異相
滿虛空中其夜命過焉

蜀郡善妙居傳十三

善妙本姓歐陽繁縣人也少出家性
用柔和少瞋喜不營好衣不食美食
有妹賀亡孀居无所依託携一稚子
寄其房內常聞妙自慨生不值佛每
一言此流涕歔歎悲不能已同住四
年五年未曾見其食妹作食熟呼妙

共食妙云適於某處食竟或云四大
不好未能食如此積年妹甚恨愧白言
無福聾亡更無親屬携兒依姊多所
穢乱姊當見獸故不與共食耳流淚
而言言已欲去妙執其手喻之曰汝
不解我意我幸於外得他供養何須
自損家中食汝但安住我不久應遠
行汝當守屋慎莫餘去妹聞此而止
自績作布買數斛油瓦稠盛之著庭
中語妹云擬作功德慎勿取也至四
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纏而燒其身火
已親頂命其妹令呼維那打磬我今
捨壽可遍告諸居士速來共別以諸
居士驚至命未絕語諸居士云各勤精進生
死可畏當求出離慎勿流轉我捨此
身供養已二十七反止此一身當得
初果

問益士人或云元嘉十七年燒身或
云孝建時或言大明中故脩記之

廣陵僧果居傳十四

僧果本姓趙名法祐汲郡修武人也
宿殖誠信純篤自然在乳哺時不過
中食父母嘉異及其成人唯專到
緣尋參差年二十七方獲出家師事
廣陵慧聰居士果戒行堅明禪觀清白

每至入定輒移昏曉綿神淨境形若
枯木淺識之徒或生疑及元嘉六年
有外國船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
丘尼來至宋都住景福寺後少時問
果曰此國先來已曾有外國尼來荅
曰未有又問先諸尼受戒那得二僧
荅但從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發起
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
大愛道八教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為
和上此其高例果雖荅然心有疑具
諮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諮曰重受得
不荅曰戒定慧品從微至著更受益
佳到十年船主難提復將師子國鐵
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諸尼已通宋
語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界次第重
受三百餘人十八年年三十四矣時
宴坐經日維那故觸謂言已死驚告
寺官寺官共視見果身冷肉強唯氣
息微轉始欲昇徙便自開眼語笑尋
常於是愚者駭服不知所終也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傳十五
靜稱本姓劉名勝譙郡人也戒業精
苦誦經四十五万言寺傍山林無

諸禪雜遊心禪默永絕塵勞曾有
人失牛推尋不已夜至山中望寺林
火光熾盛及至都無常有一虎隨稱
去來稱若坐禪蹲踞左右寺內諸尼若
犯罪失不時懺悔虎即大怒悔罪便
悅稱後暫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造
次問訪欣然若舊女姓仇名文姜本
博平人也性好佛法聞南國富道閑
開託避得至此土因遂出家既同苦
節二人不資糧米餌麻术而已聲達
虜都虜謂聖人遠遣迎接二人不樂
邊境故穢聲迹危行言遜虜主為誤
饋饌皆悉進噉因此輕之不復拘留
稱與文姜復還本寺稱年九十三無
疾而卒也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傳十六

法相本姓侯燉煌人也履操清貞才
識英拔為志好學不以屢空廢業清
安貧窶不以榮達移心出適傅氏家
道多故符堅敗績眷屬散亡出家持
戒信解弥深常割衣食好者施煮宿
尼寺僧諫曰慧宿質野言不出口佛
法經律曾未厝心欲學禪定又无師

軌專頑拙訥是下愚人耳何不種以
上田而修此下福答曰田之勝負唯
聖乃知我既凡人寧立取捨遇有如
施何闢作意耶慧宿後建禪齋七日
至第三夜與眾共坐眾起不起眾共
觀之堅如木石牽持不動或謂已死
後三日起起後如常眾方異之始悟
法相深相領照矣其如此類前後非
一相年逮來榆操行弥篤年九十餘
元嘉末卒也

東青園寺業首居傳十七

業首本姓張彭城人也風儀峻整戒
行清白深解大乘善攝妙理弥好禪
誦造次無怠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
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
施相續元嘉二年王景深母范氏以
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曰
青園齋肅徒眾甚有風規潘貴妃歎曰
首居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
五年為首更廣寺西創立佛殿復拓
寺北造立僧房賑給所須寺業興立
眾二百人法事不絕春秋稍高仰者
弥盛累以耆艾自陳眾咸不許年九

十大明六年而卒時又有淨哀寶英
法林並以立身清潔有聲京縣哀久
禪誦任事清允泰始五年卒英建塔
五層閱理有勤蔬食精進泰始六年
卒林博覽經律老而不懸元徽元年
卒又有弟子曇寅兼通禪律簡絕榮
華不闕朝市元徽六年卒

景福寺法辯足傳十八

法辯丹陽人也少出家為景福寺慧
果弟子忠謹清慎雅有素檢弊衣蔬
飯不食薰辛高簡之譽早盛京邑楊
州刺史瑯琊王郁甚相敬禮後徙道林
寺外國沙門曇良耶舍諮稟禪觀如
法修行通極精解每預衆席恒如睡
寐嘗在齋堂衆散不起維那驚觸如
木石焉馳以相告皆來就視須臾出
定言語尋常衆咸欽服倍加崇重大
明七年而卒年六十餘先是二日上
定林寺趙法師夢一宮城莊嚴顯慶
服翫光赫非世所有男女裝飭充滿
其中唯不見有主即問其故荅曰景福
法辯當來生此明日應到辯其日唯
覺肉戰即遣告衆大小皆集自云有

異人來我左右乍顯乍晦如影如雲
言訖坐絕其後復有道照僧辯亦以
精進知名道照本姓楊北地徐人也
飯蔬誦經為臨賀王之所供養
江陵三層寺道綜居傳十九
道綜未詳何許人也住江陵三層寺
少不以出衆居心長不以同物為汙
賢愚之際從通而已跡雖混成而度
潛廣以宋大明七年三月十五日夜
自練油火闕賴既然耳目就毀誦詠
不輟道俗咨嗟魔正同駭率土聞風
皆發菩提心宋徵士劉孔雅相宗敬
為製偈贊云

竹園寺慧濬居傳二十

慧濬本姓陳山陰人也幼而穎悟精
進邁群旦輒燒香運想禮敬移時中
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雖在居家有
如出俗父母不能割其志及年十八
許之從道內外墳典經眼必誦深禪
秘觀無不必入靜而無覓和而有節
朋遊舊狎未嘗戲言宋宰江夏王義
恭雅相推敬常給衣藥四時无爽不
蓄私財悉營寺舍竹園成立濬之功

也禪味之樂老而不衰年七十三宋
大明八年而卒葬于傅山同寺有化
居聰穎卓秀多誦經律蔬食苦節與
滑齊名

普賢寺寶賢尼傳二十二

寶賢本姓陳陳郡人也十六丁母憂
三年不食穀以葛芋自資不衣繒纈
不坐床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操行
精修博通禪律宋文皇帝深加禮遇
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
一万明帝即位賞接弥崇以泰始元
年勅為普賢寺主二年又勅為都邑
僧正甚有威風明斷如神善論物理
屈枉必釋秉性剛直无所傾撓初晉
興平中淨檢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
受具戒指從大僧影福寺惠果淨音
等以諮求耶跋摩求耶跋摩云國土
無二衆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
後遇外國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
一年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
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
耳後諸好異者盛相傳習典制稍虧
元徽二年法穎律師於晉興寺開十

誦律類其日有十餘日因下講欲重受戒賢乃遣僧局賣命到講座鳴木宣令諸尼不得輒復重受戒若年歲審未滿者其師先應集衆懺悔竟然後到僧局僧局許可請人監檢方得受耳若有違拒即加擯斥因茲已後矯竟暫息在任清簡才兼事義安衆惠下肅然竄欲世益高之年七十七昇明元年卒也

普賢寺法淨尼傳二十二

法淨江北人也年二十值亂隨父避地秣陵門修釋教淨少出家住永福寺戒行清潔明於事理沉思精研深究義奧與寶賢尼名輩略齊宋明皇帝異之泰始元年勅住普賢寺宮內接遇禮兼師友二年勅為京邑都維那在事公正確然殊絕隨方引汲歸德如流荆楚諸尼及通家婦女莫不遠修書贖求結知識其陶冶德風皆類此也詔其戒範者七百八年六十元徽元年卒也

蜀郡永康寺慧耀尼傳二十三

慧耀本姓周西平人也少出家常誓

燒身供養三寶泰始末言於刺史劉
亮亮初許之有趙處思妾王氏覓塔
耀請塔上燒身王氏許諾正月十五
日夜將諸弟子賣持油布往至塔所
裝束未訖劉亮遣信語諸居士若耀
居士果燒身者永康一寺並與重罪耀
不得已於此便停王氏大瞋云居士要
名利詐現奇特密貨內人作如此事
不尔夜半城內那知耀日新婦勿橫
生煩惱捨身閑我傍人豈知於是還
寺斷穀服香油至昇明元年於寺燒
身火來至面誦經不輟語諸居士取
我遺骨正得二升及至火滅果如其
言未燒之前一月日許有胡僧年可二
十形容端正竟胛生毛長六寸極
細軟人問之譯語答云從來不覆是
故生毛耳謂耀曰我住波羅奈國至
來數日聞姊欲捨身故送銀鬘相與
耀即頂受未及委恚恚辭去遣人
追畱出門便失以此鬘盛其舍利不
滿二合云

比丘尼傳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東官曾成法緣尼傳一

南永安寺曇徽尼傳二

崇聖寺僧敬尼傳三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傳四

華嚴寺妙智尼傳五

建福寺智勝尼傳六

禪基寺僧蓋尼傳七

東青園寺法全尼傳八

普賢寺淨暉尼傳九

法音寺曇簡尼傳十

法音寺淨珪尼傳十一

集善寺慧紹尼傳十二

錢塘齊明寺超明尼傳十三

法音寺曇勇尼傳十四

剡齊興寺德樂尼傳十五

東官曾成法緣尼傳第一

法緣本姓俞東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歲妹法緣年九歲未識經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官見佛佛為

開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還
便能作外國書語及誦經見西域人言
謔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
失去日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颺上天
父母憂之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
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自說
見佛及比丘居語云汝前世因緣應
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自墮落為立
法名大名法緣小日法綵臨遣還曰
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緣等還家
即毀神座繕立精廬晝夜講誦夕中
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有若燈燭
自此以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
諷誦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並屈
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因是土人
皆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也

南永安寺曇徹居士傳二

曇徹居士未詳何許人也少為普要居士
弟子隨要住南永安寺要道索學優
有聞當世徹秉操无矯習業不休佛
法奧義必欲揔採未及成戒已究經
論具足已後遍習毗尼才堪機務尤
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蹟幽隱諸居士大

小皆詣其面隨方應會負帙成群五
侯七貴婦女以下莫不修敬年六十
三齋永明二年卒矣

崇聖寺僧敬居傳三

僧敬本姓李會稽人也寓居秣陵僧
敬在孕家人設會請瓦官寺僧超西
寺曇芝居使二人剖腹呼胎中兒為
弟子母代兒喚二人為師約不問男
女必令出家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
之日可建八閤即命經始僧像未集
敬便生焉聞空中語曰可與建安寺白
居作弟子母即從之及年五六歲聞
人經唄輒能誦憶讀經數百卷妙解
日深菜蔬刻已清風漸著逮元嘉中
魯郡孔默出鎮廣州携與同行遇見
外國鐵薩羅居等來向宋都並風節
岐異更從受戒深悟无常乃欲棄俗
泛海尋求聖跡道俗禁閑留滯嶺南
三十餘載風流所漸獷俗移心捨因
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為二寺於潮
亭名曰衆造宋明帝聞之遠遣徵近
番禺道俗大相悲戀還都勅住崇聖
寺道俗服其進止丹陽樂遵為敬捨

宅立寺後遷居之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並欽風德賜施无闕年八十四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塋于鍾山之陽弟子造碑中書侍郎吳興沈約製其文焉

鹽官齊明寺僧猛居傳四

僧猛本姓岑南陽人也遷居鹽官縣至猛五世矣曾祖率晉正員郎餘族令世事黃老加信敬邪神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年十二父亡號哭吐血絕而復蘇三年告終示不滅性辭母出家行已清潔奉師恭肅蔬糲之食止存支命行道札懺未嘗疲怠說悔先罪精懇流淚能行人所不能行益州刺史吳郡張岱聞風貴教請為門師宋元徽元年淨度居入吳携出京城仍住建福寺歷觀衆經以日係夜隨逐講說心无厭勸多聞強記經耳必憶由是經律皆悉研明澄情宴坐泊然不測齊建元四年母病乃捨東宅為寺名曰齊明締構殿宇列植竹樹内外清靖狀若仙居飢者撤饌以施之寒者解衣而與之嘗有獵者近於

寺南飛禽走獸竟來投猛而鷹犬馳逐相去咫尺猛以身手遮遏雖體被啄噬而投者獲免同止數十人三十餘載未嘗見其愠怒之色年七十二永明七年卒時又有僧瓊居猛之從弟女也亦以孝聞業行高邈慧悟凝深也華嚴寺妙智居傳五

妙智本姓曹河內人也稟性柔明陶心大化執持禁範如護明珠心勤忍厚與物无忤雖有毀拙必以和顏下帷窮年終日無悶精達法相物共宗之禪堂初建齊武皇帝勅請妙智講勝瓊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達環剎折初無遺滯帝屢稱善四衆雅服齊竟陵文宣王壇界鍾山集塋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塋于定林寺南齊侍中鄧瑯王倫妻江氏為著石讚文序立于墓左耳

建福寺智勝居傳六

智勝本姓徐長安人也寓居會稽于其三世六歲而隨王母出都遊瓦官寺見招提整峻寶飾嚴華潛然泣涕仍祈剪落王母問之具述此意謂其

幼稚而未許之也宋季多難四民失業時事紛紜舟楫積載年將二十方得出家住建福寺獨行无倫絕塵難範聽受大涅槃經一闍能持後研律藏功不垂受揔持之譽僉然改目自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理妙逢涅不淄遇磨不磷大明中有一男子詭期抱梁欲規不遜勝刻意淵深雅操壁立正色告衆衆錄付官守戒清淨如護明珠時莊嚴寺曇斌法師弟子僧宗玄起共直佛殿慢藏致盜乃失菩薩瓔珞及七寶澡罐斌衣鉢之外室如懸磬无以為脩憂慨輟講閑房三日勝宣告四部旬月脩辦德感化行皆類此也齊文惠帝聞風雅相接召每延入宮講說衆經司徒竟陵文宣王倍崇敬焉勝志貞南金心皎比雪裁嚴足衆實允物望令旨仍使為寺主闍衆愛敬如奉嚴尊從定林寺僧遠法師受菩薩戒座側常置香鑪勝乃捻香遠止之日不取火已信宿矣所置之香遂氤氲流烟咸歎其肅恭表應若斯也永明中作

聖僧齊撮心析想忽聞空中彈指合掌側聽勝居寺三十年未嘗赴齋會遊踐貴勝每重閑靜處係念思惟故流芳不遠文惠帝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締構房宇闔寺崇華勝捨衣鉢為宋齊七帝造攝山寺石像永明十年寢疾忽見金車玉宇悉來迎接到四月五日告諸弟子曰吾今逝矣弟子皆泣乃披衣出曾曾有草書佛字字體鮮白色相明潤八日正中而卒也年六十六墓于鍾山文帝給其湯藥凶事所須並置官備也

禪基寺僧蓋屋傳七

僧蓋本姓田趙國均仁人也父宏梁天水太守蓋幼出家為僧志居弟子住彭城華林寺忘利養快毀譽永徽元年索虜侵州與同學法進南遊京室住妙相尼寺博聽經律深究旨歸專修禪定惟日不足寒暑不變衣裳四時無新飲食但資一菜中飯而已受業於隱審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齊永明中移止禪基寺欲廣弘觀道通俗諮訪更成紛動乃別立禪房於

寺之左宴默其中出則善誘諄諄不
勸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四時資給
雖已耆艾而志向不衰終日清虛通
夜不寐年六十四永明十一年卒也
時寺又有法延者本姓許高陽人也精
進有行業亦以禪定顯聞也

青園東寺法全居傳八

法全本姓戴丹陽人也端莊好靜雅
勤定慧初隨宗瑗博綜衆經後師審
隱遍遊禪觀盡則披文遠思夕則歷
觀妙境大乘奧典皆能宣講三昧秘
門並為師正食但蔬菜衣止蔽形訓
誘未聞獎成後學聽者修行功益甚
衆寺既廣大閱理為難泰始三年衆
議欲分為二寺時寶嬰居於東面
起立禪房更構靈塔於是始分為東
青園寺昇明二年嬰卒衆既新分人
望未緝乃以全為寺主於是大小愛悅
情無纖介年八十三隆昌元年卒時
寺復有淨練僧律慧形並以學顯名也
普賢寺淨暉居傳九

淨暉本姓楊建康人也志道專誠樂
法翹懇具戒之初從濟瑗稟學精思

研求究大衆之奧十臘之後便為宗
匠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
永明八年竟陵王請於第講維摩經
後為寺主二十餘年長幼崇奉如事
父母從為弟子者四百餘人年七十
二永明十年卒也時寺又有僧要光
淨並學行有聞也

法音寺曇簡足傳十

曇簡本姓張清河人也為法淨足弟
子住寺遊學淮海弘宣正法先人後
已志在廣濟以齊建元四年立法音
精舍禪思靜默通達三昧德聲遐布
功化自遠道俗敬仰盛修供施時有
慧明法師深愛寂靜本住道林寺永
明時為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
飾僧多義學累講經論去來誼動明
欲去之簡以寺為施因移白山更立
草菴以蔽風雨應時行乞取給所資
常聚樵木去營功德以建武元年二
月十八日夜登山積薪引火自焚捨
生死身供養三寶近村見火競來赴
救及至簡已遷滅道俗哀慟聲振山
谷即聚所餘為立墳刹也

法音寺淨珪居士傳十一

淨珪本姓周晉陵人也寓居建康縣三世矣珪幼而聰穎一聞多悟性不狎俗早願出家父母怜之不違其志為法淨居士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純邃經律博通三業禪秘無不善達神量測遠物莫能窺遺身忘味常自枯槁其精進摠持為世法則傳授訓誘多能導利當世歸心與曇簡居士同憩法音寺後移白山栖託樹下功化轉弘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與曇簡同夜燒身道俗哀赴莫不哽咽取其舍利樹墳封刹焉

集善寺慧緒居士傳十二

慧緒本姓同閭丘高平人也為人高率踈遠見之如丈夫不似婦人發言吐論甚自方直略無所迴避七歲便蔬食持齋志節勇猛十八出家住荊州三層寺戒業具足道俗所美時江陵有隱居西土德望見緒而異之遂志年契意相携行道嘗同居一夏共習般若舟心形勤苦晝夜不息沈攸之為刺史普沙簡僧居士緒乃避難下都及

沈破敗後復還西齊太尉大司馬豫章王蕭嶷以宋昇明末出鎮荆陲知其有道行迎請入內脩盡四事時有玄暢禪師從蜀下荆緒就受禪法究極精妙暢每稱其宿習不淺緒既善解禪行兼蔬蔬勵節豫章王妃及內眷屬敬信甚深從受禪法每有賜施受已隨散不嘗儲蓄意志高遠都不以生業關懷蕭王女共還都為起精舍在第東田之東名曰福田寺常入第行道永明九年自稱忽忽苦病亦无正惡唯不復肯食頗負憔悴苦求還寺還寺即平愈旬日中輒復請入入轉如前咸不知所以俄而王薨禍故相續武皇帝以東田郊迫更起集善寺悉移諸屋還集善而以福田寺別安外國道人阿梨第中還復供養善讀誦呪緒自移集善寺以後足不復入第者數年時內外既敬重此屋每勸其暫至後第內竺夫人欲建禪齋遣信先諮請居士甚善貧道年惡此段實願一入第與諸夫娘別既入齋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請

作七日禪齋不得休

後復有十字作詩
道別今志之

竟言笑接人了不異常日高傲也
因具叙離去此段出寺方為永別年
老無復能入第理時體中甚康健出
寺月餘便去病乃无有異於恒少日
而卒也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卒時年六十九周捨為立序贊又有
德盛居德合志同為法眷屬行道習
觀親承音旨也

錢塘齊明寺

起明居傳十三

起明本姓范錢塘人父先少為國子
生世奉大法明幼聰穎雅有志尚讀
五經善文義方正有禮內外敬之年
二十一夫亡寡居鄉隣求娉捨而弗
許因遂出家住崇隱寺神理明徹道
識清悟聞吳縣北張寺有曇整法師
道行精苦從受具足後往塗山聽慧
基法師講說衆經便究義旨一經於
耳退無不記三吳士庶内外崇敬尋
還錢塘移態齊明寺年六十餘建武
五年而卒也時又有法藏居亦以學
行馳名也

法音寺曇勇尼傳第十四

曇勇者曇簡尼之姊也爲性剛直不隨物以傾動常以禪律爲務不以衣食經懷慙法音精舍深悟無常高崇我樂以建武元年隨簡同移白山永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夜積薪自燒以身供養當時聞見咸發道心共聚遺燼以立墳刹云

剎齊興寺德樂尼傳十五

德樂本姓孫毗陵人也高祖毓晉豫州刺史樂生而口有二牙及長常於闇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願樂離俗父母愛惜而不敢遮至年八歲許其姊妹同時入道爲晉陵光尼弟子具足以後並遊學京師住南永安寺篤志精勤以晝繼夜窮研經律言談與雅宋文帝善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宋大將軍立王園寺在枳園寺路北也請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師子國比丘尼十餘人至重從僧伽跋摩受具足戒至二十一年同寺尼法淨曇覽深扎熙先謀人身窮法毀壞寺舍諸尼離散德樂移慙東青園樂諮請深禪窮究妙境及文帝崩東

遊會稽止于剡之白山照明精舍學
衆雲集從容教授道盛東南矣齊永
明五年陳留阮儉篤信士也捨所居
宅立齊興精舍樂網紀大小悅服遠
近欽風皆願依止徒衆二百餘人不
聚觀施歲建大講僧尼不限平等資
供年八十一永元三年卒剡有僧茂
尼本姓王彭城人也節食單蔬勤苦
爲業用其觀遺起竹園精舍焉

比丘尼傳卷第三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禪林寺淨秀尼傳一

禪林寺僧念尼傳二

成都長樂寺曇暉尼傳三

高昌都郎中寺馮尼傳四

閑居寺慧勝尼傳五

東青園寺淨賢尼傳六

竹園寺淨淵尼傳七

竹園寺淨行尼傳八

南晉陵寺令玉尼傳九

閑居寺僧述尼傳十

西青園寺妙禕尼傳十一

樂安寺慧暉尼傳十二

邳山寺道貴尼傳十三

山陰招明寺法宣尼傳十四

禪林寺淨秀尼傳一

淨秀本姓梁安定烏氏人也祖疇征虜司馬父榮之龍川縣都鄉侯淨秀幼而聰敏好行慈仁十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轉涅槃經聞斷魚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親知若得鮓鱸密自

弃之從外國沙門普練諮受五戒精
勤奉持不曾違犯礼拜讀誦晝夜不
休年十二便求出家父母禁之及寺
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資財唯充功德不
營俗好不衣錦繡不著粉黛如此推遷
至十九方得聽許為青園寺首尼弟
子事師竭誠猶懼弗及三業勤修夙
夜匪懈僧使衆伎每居其首跋涉勤
劬觸事閑涉善神敬護常在左右時
有馬先生世呼神人也見秀記言此
尼當生時率嘗三人同於佛殿內坐
忽聞空中聲狀如牛吼二人驚怖唯
秀淡然還房取燭始登塔復聞空中語
曰諸尼避路秀禪師歸他日又與數人
於禪房中坐一旦寢眠睡中見一人頭
拄殿語曰勿驚秀尼後時與諸尼同
坐一旦暫起還見一人抵掌止之日
莫撓秀尼進止俯仰必遵律範欲請
曜法師講十誦律但有錢一千憂事
不辦夜夢見鴟鵂鸛鴿子各乘軒車
大小稱形同聲唱言我當助秀尼講
及至經營有七十檀越爭設妙供後
又請法穎律師重講十誦開題之日

澡罐中水自然香馥其日就坐更无餘伴起懼犯獨以諮律師律師荅言不犯秀觀詣厓未盡如法乃歎曰洪微未遠靈緒稍隕自非正已焉能導物即行摩那埵以自悔首合衆見之悉共相率退思補過慙愧懺謝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至都律軌清高秀更從受戒而青園徒衆悟解不同思立別住外嚴法禁內安禪默度微稱已心宋南昌公主及黃修儀以大明十年八月共施宜知地以立精舍秀麻衣藿食躬執泥瓦夙夜盡勤製龕造像无所不備同住十餘人皆以禪定為業泰始三年明帝勅以寺從其所集宜名禪林秀手寫衆經別立經臺置在于堂內娑伽羅龍王二兄弟現迹弥日示其擁護知識往來元不見者每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異迹又嘗七日供養礼懺訖攝心澍想即見二胡僧舉手共語一稱弥咄羅一稱毗伽羅所著袈裟色如熟栗椹旁即以涅捺衣色令如所見他日又請阿彌達池五百羅漢復請剎賓國五百羅漢又請京

邑大德二旬大會第二日又見一胡僧合衆疑之因即借問去從蜀賓來至已一年使守門者密加覘視多人共見從宋林門出始行十餘步奄忽不見又曾浴聖僧內外寂靜唯有機杓之聲其諸瑞異皆類此也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供施無廢年著力弱不復能行梁天監三年勅見聽乘輦至內殿五年六月十七日苦心悶不復飲食彭城寺慧令法師六月十九日夢見一柱殿嚴麗非常謂是兜率天宮見淨秀在其中令即囑之得生好處勿忘將接秀曰法師兄是大丈夫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令聞秀病往看之迷夢中事至七月十三日小間自夢見幡蓋樂器在佛殿西二十二日請相識僧會別二十七

日告諸弟子我昇兜率天言絕而卒年八十九

禪林寺僧念尼傳二

僧念本姓羊泰山南城人也父弥州從事吏念即招提寺曇散法師之姑也珪璋早秀才監明達立德幼年十

歲出家為法護屋弟子從師住太后
寺貞節苦心禪思精密博涉多通文
義蕪美蔬食禮懺老而彌篤誦法華
經日夜十遍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資
給齊永明中移住禪林寺禪範大隆
諸孝者衆司徒竟陵王四事供養年
九十梁天監三年卒塋秣陵縣中興
里內

成都長樂寺曇暉屋傳三

曇暉本姓青陽名白玉成都人也幼
樂修道父母不許元嘉九年有外國
禪師曇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暉年
十一啓母求請禪師欲諮禪法母從
之耶舍一見歎此人有分令其修習
囑法育且使相左右母已許嫁於暉
之姑子出門有日不展餘計育且密
迎還寺暉沐立誓願若我道心不遂
遂致逼迫者當以火自焚耳刺史甄
法崇聞之遣使迎暉集諸綱佐及有望
之民請諸僧屋窮相難盡法崇問曰
汝審能出家不答曰微願父發特乞
敕濟法崇曰善遣使語姑姑即奉教
從法育且出家年始十三矣從昱學修

觀行裁得稟受即於座未便得入定
見東方有二光明其一如日而白其
一如月而青即於定中立念云白者
必是菩薩道青者聲聞法若審然者
當令青者銷而白光熾即應此念青
光遂滅白光熾滿及至起定為昱
昱說昱居善觀道聞而歡喜讚善時同
坐四十餘人莫不見歎其希有也後
智心疑以為奸詐相率抄取將歸其
家曇暉時年十六矣以婢使營衛不
受侵逼壻無如之何復以訴州刺史賞
異問昱良耶舍曰此人根利慎勿違
之若智家須相分解費用不足者貧道
有一蒼頭即為隨喜於是解釋後於禪
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義並非師受
時諸名師極力問難無能屈者於是
聲馳遠近莫不歸服宋元嘉十九年
臨川王臨南兗迄之至鎮時年二十
一驃騎牧陝復携住南楚男女道俗
北面擁篲者千二百人歲月稍淹思
母轉至固請還鄉德行既高門徒日
衆於市橋西北自營塔廟殿堂廂廊
倏忽而成復營三寺皆悉神速莫不

歎服稱有神力焉年八十三天監三年而卒初張峻隨父母益州嘗忽然直往不令預知同行賓客三十許人坐始定便下菓糒並悉時玠刺史劉俊後嘗率往亦復如之梁宣武王嘗送物使暉設百人會本言不出臨中自往及至乃有三百僧并王佐吏近四百人將欲行道遣婢來倩人下食即遣人唯見二弟子及二婢奠食都無雜手力王弥復歎之不可量也或有問暉者見師生徒不過中家之產而造作云為有若神化何以至此耶荅云貧道常自无居貯若須費用役五三金而已隨復有之不知所以而然故談者以為有無盡藏焉時又有花光居本姓鮮于深棹妙觀洞其幽微遍覽三藏傍兼百氏尤能屬文述暉贊頌詞旨有則不承風雅焉

偽高昌都郎中寺馮丘傳四

馮丘者本姓馮高昌人也時人敬重因以姓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燒六拍供養皆悉至掌誦大般涅槃經三日一遍時

有法慧法師精進邁群為高昌一國
臣依止師馮後忽謂法惠言阿闍梨未
好馮是闍梨善知識闍梨可往龜茲
國金花帳下直月間當得勝法法惠
聞而從之往至彼寺見直月直月歡
喜以蒲萄酒一升與之令飲法惠驚
愕我來覓勝法翻然飲我非法之物
不肯飲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
思我既遠來未達此意恐不宜違即頻
飲之醉吐迷悶无所復識直月便自
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慙愧
自捶其身悔責所行欲自害命因此
思惟得第三果直月還問曰已得耶
荅曰然因還高昌未至二百里初无
音信馮呼左衆遠出迎候先知之迹
皆類此也高昌諸臣莫不師奉年九
十六梁天監三年卒

梁閑居寺慧勝居士傳五

慧勝本姓唐彭城人也父僧智寓建
康勝幼願出家以方正自立希於語
言言必能行身无輕躁旬日不出戶
牖見之者莫不敬異以宋元嘉二十
一年出家時年十八為淨秀旦弟子住

禪林寺具戒以後講法華經隨集善
寺緒居學五行禪後從草堂寺惠隱靈
根寺法穎脩修觀行奇相妙證獨得
懷抱人見而問之皆荅云罪无輕重
一時發露懺悔懇惻以晝係夜貴賤
崇敬供施不斷年八十一梁天監四
年卒墓于白板山也

東青園寺淨賢居傳六

淨賢本姓弘永世人也住青園東寺
有幹局才能而好修禪定博窮經律
言必典正雖不講說精究旨要宋文
皇帝善之湘東王或齟齬之年眠好驚
魔勅徙淨賢居受三自歸悖寐即愈
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内外親賞及明
帝即位禮待益隆資給弥重建齋設
講相繼不絕當時名士莫不崇敬後
總寺任十有餘載年七十五梁天監
四年而卒復有惠高寶願皆知名惠高
坐禪誦經勤管眾務寶願講法華經
明於觀行

竹園寺淨測居傳七

淨測本姓時鉅康人也幼有成人之
智五六歲時嘗聚沙為塔刻木作像

燒香拜敬弥日不足每聞人言輒難
盡取其理究二十出家應募膝下不
食不寢飲水持齋諫曉不從終竟十
日自尔之後蔬食長齋戒忍精苦不
由課勵師友嗟敬遠近稱譽齊文帝
大相欽禮四事供養信驛重咨年七
十一天監五年卒也

竹園寺淨行居士傳八

淨行即淨測且第五妹也幼而神理
清秀遠識道瞻爽烈有志分風調舉
止每輒不群少經典大妹令郭洽妻
戚氏相識洽欲害其妻言泄于路行
請兄諫洽洽不從之行密語戚氏戚
氏不信行執手慟泣於是而反後一
二日洽果害之及年十七從法施居出
家住竹園寺學成實毗曇涅槃華嚴
每見事端已達旨趣探究測蹟博辯
无窮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厚加資
給僧宗寶亮二法師雅相賞異及請
講說聽衆數百人官第居士寺法事連
續當時先達无能屈者竟陵王後區
品學衆欲撰僧錄莫可與行為輩後
有尼聰朗特達博辯若神行特親狎

之衆亦以為後來之秀可學為傳也
行訖即好禪觀菜食精苦皇帝聞之
雅相歎賞年六十六天監八年而卒
葬于鍾山

南晉陵寺釋令玉居傳九

令玉本姓蔡建康人也少出家住何
后寺禪房為淨曜尼弟子淨曜律行純
白思業過人玉少事師長恭勤匪懈
始受十戒威儀可觀及受具足禁行
清白有若冰霜博尋五部妙究幽宗
雅能傳述宋邵陵王大相欽敬請為
南晉陵寺主因讓不當王不能屈以
啓元徽元徽再勅事不獲免在任積
年不矜而莊不厲而威年七十六梁
天監八年卒寺復有令惠戒忍慧力
並顯名令惠誦妙法蓮華維摩勝鬘
等經勤身蔬飯卓然衆表戒忍聰朗
好學經目不忘惠力雅識虛通无所
矯競

閑居寺僧述居傳十

僧述本姓懷彭城人也父僧玠倚居
建康述幼而志道八歲蔬食及年十
九以宋元嘉二十四年從禪林寺淨

秀居出家節行清苦法檢不虧遊心
經律靡不遍覽後偏功十誦文義優
洽復從隱審二法師諮受祕觀遍三
昧門移住禪林寺為禪學所宗去來
授集更成踴動述因有隱居之志宋
臨川王母張貴嬪聞之捨所居宅欲
為立寺時制不許輒造到元徽二年
九月一日汝南王母吳充華啓勅即
就締構堂殿房宇五十餘間率其同志
二十人以禪寂為樂名曰閑居述動
靜守貞不毀浮飭宋齊之季世道紛
喧且禪且寂風塵不擾齊文帝竟陵
文宣王大相札遇修飭一寺事事光
奇四時供養未曾休息及大梁開泰
天下有道白黑敬仰四遠雲萃而述
不蓄私財隨得隨散或賑濟四衆或
放牲乞施造金像五軀並皆壯麗寫
經及律一千餘卷縹袈帶軸寶飭新
嚴年八十四梁天監十四年而卒塋
于鍾山之陽也

西青園寺妙禪尼傳十一

妙禪本姓劉建康人也齒綺之年而
神機秀發幼出家住西青園寺戒行

無點神情超悟敦信布惠莫不懷之
雅好談說尤善言笑講大涅槃經法
華十地並三十餘遍十誦毗尼每經
敷說隨方導物利益弘多年七十天
監十二年卒也

樂安寺釋惠暉居傳十二

慧暉本姓駱青州人也六歲樂道父
母不聽至年十一斷葷辛滋味清虛淡
朗姿貞詳雅讀大涅槃經誦法華經及
年十七隨父出都精進勇猛行人所不
能行父母愛焉聽遂其志十八出家住
樂安寺從斌濟柔次四法師聽成實
論及涅槃諸經於十餘年中鬱為義
林京邑諸尼无不諮受於是法筵頻
建四遠雲集講說不休禪誦無輟標
心正念日夕忘寢王公貴賤无不敬
重十方輒遺四時殷覓所獲之財追
造經像隨宜遠施時有不泄者改緇
樂安寺莫不新整年七十三天監十
三年而卒塋于石頭崗時復有慧音
以礼誦為業也

郢山寺釋道貴居傳十三

道貴本姓壽長安人也幼清爽冲素

善研機理志幹懃整精苦過人誓弘
大化葷鮮不食濟物為懷弊衣自足
詔勝幾無量壽經不捨晝夜父母愛
念使其為道十歲出家博覽經律究
委文理不羨名聞唯以習道為業觀
境入定行坐不休悔過發願言辭哀
懇聽者震肅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善相推敬為造頂山寺以聚禪衆請
貴為知事固執不從請為禪範然後
許之於是結桂林下栖寄畢世縱復
七雲晦景委雪埋山端然寂坐曾无
間焉得人信施廣興福業不以纖毫
自潤己身年八十六天監十五年而
卒塋于鍾山之陽也

山陰招明寺釋法宣居傳十四

法宣本姓王剡人也父道寄世奉正
法宣幼而有離俗之志年始七歲而
蔬食苦節及至十八誦法華經首尾
通利解其指歸坐卧輒見帳蓋覆之
驟有媒娉捨而弗許至年二十四父
母携就剡齊明寺德樂居改服從禁
即於是日帳蓋自消博覽經書深入
理味成戒以後鄉邑時人望昭義道

莫不服其精致逮宋氏之季有僧柔
法師周遊東夏講宣經論自崑崙而
之禹穴或登靈隱或往姑蘓僧柔數
論之趣惠其經書之要咸暢其精微
究其淵奧及齊永明中又從惠熙法
師諮受十誦所食日優所見月蹟於
是移住山陰招明寺經律遍講聲高
于越不立私財以贖施之物修陂寺
宇造攝精華狀若神工寫經鑄像靡
不必備吳郡張援穎川庾詠汝南周
顥皆時之名秀莫不躬往致敬齊巴陵
王蕭照曾出守會稽厚加供待梁衡
陽王元簡到郡請為母師春秋八十
有三梁天監十五年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四

梁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比丘尼傳卷第四 第五張 共

集諸經禮懺儀卷上

英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一切恭敬

敬礼常住三寶

是諸衆等人各踰跪嚴持香花如法
供養願此香花雲遍滿十方界供養
一切佛化佛并菩薩無數聲聞衆受
此香花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
無邊无量佛土中受用作佛事供養
一切恭敬嚴持香花如法行道一切
普誦

如來妙色身 世間无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礼 如來色无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敬礼常住三寶

歎佛呪願

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无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佛有如是無量功德歎不能盡以此
善根已集當集現集一切善根以此
善根滋益法界衆生悉得離苦解脫
捨邪歸正發菩提心永除三障常見
一切諸佛菩薩及善知識恒聞正法

福智具足一時作佛

南無東方須弥燈光明如來十方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毗婆尸如來過去七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普光如來五十三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東方善德如來十方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拘那提如來賢劫千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釋迦牟尼如來三十五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東方阿閼如來十方無量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寶集佛
南無寶勝佛

南无成就盧舍那佛

南無盧舍那鏡像佛

南无盧舍那光明佛

南無不動佛
南无大光明佛

南无無量聲如來

三稱

南無无量聲如來

南无無量聲如來

南無阿弥陀沙佛

南无大稱佛 南无寶光明佛

南无得大无畏佛

南无燃燈火佛 南无寶聲佛

南无無邊無垢佛

南无月聲佛 南无無邊稱佛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三稱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

南无垢光明佛

南无清淨光明佛

南无日光明佛 南无無邊寶佛

南无華勝佛 南无妙身佛

南无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

南无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

功德相光明華波頭摩琉璃光寶體

香最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无

量無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變化莊嚴

法界出生无障尋王如來

南无毫相日月光明華寶蓮華堅如

金剛身毗盧遮那无障尋眼圓滿十

方放光照一切佛刹相王如來

普為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斷除三障

歸命懺悔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世

尊常住在世是諸世尊當慈念我憶
念我證知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從
无始生死已來所作衆罪若自作若
教他作見作隨喜若塔若僧若取四
方僧物若自取若教人取見取隨喜
或作五逆無間重罪者自作若教他
作見作隨喜十不善道自作教他見
作隨喜所作衆罪或有覆藏或不覆
藏應墮地獄餓鬼畜生諸餘惡趣邊
地下賤及弥戾車於如是等處所作
罪障今皆懺悔

今諸佛世尊當證知我當憶念我我
復於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
生若於餘生曾行布施或守淨戒乃
至施與畜生一揣之食或修淨行所
有善根成就衆生所有善根修行善
提所有善根求无上智所有善根一
切合集計校籌量悉皆迴向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如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所作迴向我亦如是迴向

衆罪皆懺悔諸福盡隨喜及請佛功德
願成无上智去來現在佛於衆生寂勝
无量功德海歸依合掌礼一切普誦

南无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呪是
大明呪是无上呪是無等等呪

處世界 如虛空 如蓮華 不着水

心清淨 超於彼 稽首礼 无上尊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礼佛已恭敬

自歸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无上意

自歸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无碍

願衆等聽說日暮无常偈今日已過
暮夜難保但觀此身念念衰老百年
常期如何可保是故衆等勤心行道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
為樂如來證涅槃永断於生死若能
至心聽常得无量樂

十方佛名經一卷

一切恭敬 敬礼常住三寶

一切普誦

如來妙色身 世間无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礼 如来色無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敬礼常住三寶

歎佛呪願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 一切无有如佛者

敬礼釋迦牟尼佛

敬礼當來弥勒尊佛

敬礼東方善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東南方無憂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南方栴檀功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西南方寶施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西方無量明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西北方花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北方相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東北方三昧行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上方廣眾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下方明德如来一切諸佛

敬礼賢劫千佛千五百佛

敬礼五百花首百億金剛藏佛

敬礼三十五佛五十三佛

敬礼過現未來三世諸佛

敬礼舍利形像浮圖廟塔

敬禮十二部尊經甚深法藏

敬禮諸大菩薩一切賢聖

為二十八天釋梵王等敬禮常住三寶
為諸龍神等風雨順時敬禮常住三寶
為過現諸師恒為導首敬禮常住三寶
為天皇天后聖化無窮敬禮常住三寶
為諸王公主文武百官敬禮常住三寶
為現存父母諸善知識敬禮常住三寶
為十方施主六度圓滿敬禮常住三寶
為此國過往諸人神生淨土敬禮常
住三寶

為僧伽藍神并諸眷屬敬禮常住三寶
為四方寧靜兵甲休息敬禮常住三寶
為三塗八難受苦眾生敬禮常住三寶
為法界眾生永除三障歸命懺悔
至心懺悔

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
前發露諸黑惡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
起今身若前身有罪盡懺悔於三惡道
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
受懺悔已歸命禮三寶

至心勸請

十方一切佛現在成道者我請轉法

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令久住勸請已歸命禮三寶

至心隨喜

所有布施福持戒修禪行從身口意生去來今所有習行三乘人具足三乘者一切凡夫福衆等皆隨喜隨喜已歸命禮三寶

至心迴向

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為諸衆生故正迴向佛道迴向已歸命禮三寶至心發願

願諸衆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衆生永破諸煩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諸大德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法衣食計身命精進隨衆等今朝某日僧各六念六念已禮佛恭敬

自歸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无上意

自歸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无碍

願諸衆生 三業清淨 奉持尊教
和南聖衆

大集經呪

南無佛陀耶 胡嚧嚧 悉度嚧

遮賊婆 訖利波 悉檀尼 步嚧尼
娑婆訶

此呪出大集經誦一遍當誦十二部
經一遍又當礼万五千佛名四十万八
千五百遍又持呪人身上如大地微
塵如是等罪普皆消滅

南無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无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南無救苦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向來無揚十念功德廣大善根資益
亡者花臺花閣空裏相迎實坐實來
乘虛接引摩尼殿上聽說普空般若
池中蕩除心垢觀音化佛為作證明
弥勒坐前分明受記六親眷屬七族
因緣百福莊嚴天龍衛護三塗息苦
地獄停酸大及亡靈俱時離苦和南
聖衆禮為万行首捨著離慳貪是故

今施主持財奉布施以此勝善根果
報无窮盡逮及苦衆生當來成佛道
施粥偈天帝釋說

持戒清淨如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良藥佛所說
欲得生天長受樂 應當以粥施衆僧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等空不動真如智清淨皎識菴摩羅
清淨法身毗盧遮圓滿報應盧舍那
應化色身千百億釋迦牟尼現娑婆
三佛體同一切今故我頂礼諸佛陀
南无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諸佛身如新明鏡我心淨若摩尼珠
諸佛志來入我身我還遍入諸佛軀
彼此相入如鏡像无來無去體空虛
無障无碍無生滅故我頂礼心真如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諸佛真身並如鏡善現聖凡真身相
一一身現一切身一切身中身无量
法性清淨體空融身相涉入而无障
法身圓滿遍法界故我頂礼如來藏
南无十方无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真如來具足一切功德財
智慧光明恒普照自性清淨心本開
常樂我淨真識智清淨不變始終明
久乘如道成正覺故我頂礼心如來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法身實相真如智湛然圓滿遍世界
一切諸法藏摠持摠持是心能善擔
不信見聞及覺知无知見覺覺真正
自覺覺他佛無二故我頂礼身佛性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正真正道大悲心自性清淨極懸深
非修非作无見得離名絕想叵思尋
非作有無微難見諸魔外道莫能侵
常住圓滿無增減故我頂礼菩提心
南無十方无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佛與衆生性本淨始終自如久坦然
清淨寂軀極微密體无生滅性恒安
已无分別無增減万德圓滿寂无端
具八自在真常樂故我頂礼大涅槃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久如如无有是非一切離
三界六道體寂滅唯有性空第一義
朗然普照常寂靜欲顯真如與言寄

了達諸法无能所故我頂礼波若智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空无因普照十方無邊際
真如寂體滿虚空寶相湛然遍法界
一切諸佛諸法藏惣持是心能善擔
無有一法不淨心故我頂礼大明慧
南無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本來真自性清淨與言陳
非空非有无能所亦復能為諸法因
建立生長一切法無能无所無能人
寂而常用无增减故我頂礼法性身
南无十方無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體空寂久離無明癡暗明
常燃性戒定慧炬解脫知見知見燈
五衆和合無違諍寂光普照无愛憎
五分法身常清淨故我頂礼無為僧
南無十方无邊際去來現在一切佛
聖凡心性離名色而見名色相莊嚴
淨心法身是一等能見諸色等法性
智身法身報應同色身不二體空寂
隨感應化一切身故我頂礼衆賢聖
於此平等礼不礼無不礼一礼遍含
識同會實相體

一心敬禮常住三寶

普請歸依佛 諸魔種子除 真如平等顯
見性會元餘

普請歸依法 恒沙經藏開 惣持心境内
無去亦元來

普請歸依僧 智道入如流 無諍神光顯
同歸波若舟

至心懺悔

惣懺六根諸見罪 昔日迷真誤執真
今知真妄元來一 生死寂靜涅槃因
通達法燈光內照 菩提妙相絕疎親
無礙慧王師子吼 碎諸煩惱作微塵
一一塵中无量佛 一一佛現無邊身
恒沙功德於中現 一切三寶惣持心
平等真如真淨土 金剛性海慧光深
悉願衆生同證此 普請開心見法身
文殊師利禮法身佛文

至心歸命禮 真如法身佛 願共諸衆生
同歸真如海 無色无形相 无根無住處
不生不滅故 敬禮無所觀 不去亦不住
不取亦不捨 遠離六入故 敬禮无所觀
出過於三界 等同於虛空 諸欲不染故
敬禮无所觀 於諸威儀中 去來及睡寤

常在寂靜故 敬礼无所觀 去來悉平等
已住於平等 不壞平等故 敬礼无所觀
入諸元相定 見諸法寂靜 常入寂靜故
敬礼无所觀 諸佛虛空相 虛空亦无相
離諸因果故 敬礼无所觀 虛空中邊
諸佛身亦然 心同虛空故 敬礼无所觀
佛常在世間 而不染世法 不分別世故
敬礼无所觀 諸法猶如幻 如幻不可得
離諸幻法故 敬礼无所觀 以此平等礼
無礼无不礼 一礼遍含識 同會實相體
普為四恩三有及六趣衆生 斷除三
障發菩提心 歸命懺悔

至心懺悔弟子等 自從無始已來迷
本逐癡情妄謂身心 故自他分別生
由斯起惡業虛受六道形 觀察尋其
主了不見真源三毒貪瞋海 真實是
泥洹 今日自懺悔不復縱情端 千万
劫衆罪消融一念間懺悔已至心歸
命礼三寶

至心勸請十方三世大慈尊 唯願常
住莫涅槃三界衆生迷未悟 如何早
得見真源將心逐心不自覺 妄執顛
倒永沉淪唯願慈尊哀受請 種種方

便引群生勸請已至心歸命礼三寶
至心隨喜過去已成佛其數如恒沙
未來修學者遠長菩提芽三界无根
本猶如虚空花唯願諦思入正受共
遊法界諸佛家隨喜已至心歸命礼三
寶至心迴向无始已來心流浪未曾一
念正迴向今日始悟心無生昔來迷
昏自生障唯願學人如諸佛離念分
別正迴向迴向已至心歸命礼三寶
至心發願願一切衆生見心源速離
煩惱越苦海早證身中大涅槃唯願
慈尊加護念莫滯有无諸見生發願
已至心歸命礼三寶

此即依華嚴經發十大願

第一願者願弟子等一切初中一切
生處常恭敬供養一切諸佛盡未來
際無有休息

第二願者願弟子等常受持一切諸
佛如來甚深法藏即自開解不由他
悟盡未來際无有休息

第三願者願弟子等一切諸佛坐道
場處常於是中攝法為首請轉法輪
盡未來際无有休息

第四願者願弟子等常行一切菩薩
大願六行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第五願者願弟子等常能教化一切
衆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
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无餘涅槃
如是滅度无量無邊衆生實无衆生
得滅度者盡未來際无有休息

第六願者願弟子等常知一切諸佛
國土如對目前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第七願者願弟子等常能嚴淨一切
諸佛國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第八願者願弟子等常不離一切諸
佛菩薩及善知識同心修行集諸善
根盡未來際无有休息

第九願者願弟子等所有三業若有
衆生見聞者無有空過如大藥王樹
如如意珠身盡未來際无有休息

第十願者願弟子等正覺轉大法
輪度脫一切衆生盡未來際無有休息
願以此礼佛行道懺悔發願燒香燃
燈所修一切善根悉以迴施一切衆
生願令一切衆生永離一切地獄餓

鬼畜生閻羅王受苦處常生人天中
見佛聞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

又願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不求
世間生死果報又願以此善根迴向
真如法界海

此即讚西方礼阿弥陁佛文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觀彼弥陁極樂界廣大寬平衆寶成
四十八願莊嚴起超諸佛刹取為精
本國他方大海衆窮劫竿數不知名
普勸歸西同彼會恒沙三昧自然成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地下莊嚴七寶幢无量無邊无億數
八方八面百寶成見彼无生自然悟
無生寶國永為常一一寶流无數光
行者傾心常對目騰神踊躍入西方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陁佛

地上莊嚴轉無極金繩界道非二匠
弥陁願智巧莊嚴菩薩人天散花上
寶池寶色寶光飛一一光成无數臺
臺中寶樓千万億臺側百億寶幢圍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一一臺上虚空中在嚴寶樂亦无窮
八種清風尋光出隨時鼓樂應機音
機音正受稍為難行住坐卧攝心觀
唯除食時常憶念三昧无為即涅槃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寶國寶林諸寶樹寶華寶葉寶根莖
或以千寶分林異或有百寶共成行
行行相當葉相次色各不同光亦然
等量齊高三十方枝條相觸說无因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七重羅網七重宮綺乍迴光相映發
化天童子皆充遍瓔珞輝光超日月
行行寶葉色千般華敷猶若施金輪
廣變光成衆寶蓋塵沙佛刹現无边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寶池寶岸寶金沙寶渠寶葉寶蓮華
十二由旬皆正等寶羅寶網寶欄遮
德水分流尋寶樹間波觀樂證恬怕

寄語有緣同行者努力翻迷還本家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一金繩界道上寶樂寶樹千万億
諸天童子散華香他方菩薩如雲集
無量无边無能計稽首弥陀恭敬立
風鈴樹嚮遍虚空歎說三尊无有極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本願華王座一切衆寶以為成
臺上四重張寶幔弥陀獨坐顯真形
真形光明遍法界蒙光觸者心不退
晝夜六時專想念終時快樂如三昧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身心遍法界影現衆生心想中
是故勸汝常觀察依心起相觀真容
真容寶像臨華座心開見彼國莊嚴
寶樹三身華遍滿風鈴樂響與門同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强

十方如來舒舌證專稱名号至西方
到彼華開闢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觀音菩薩大慈悲已滿菩提捨不證
一切五道內身中六時觀察三輪應
應現身光紫金色相好威儀轉无極
恒舒百億光王手普接有緣歸本國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勢至菩薩難思議威光普照无邊際
有緣衆生蒙光觸增長智慧超三界
法界傾搖如轉蓬化佛菩薩滿虛空
普勸有緣常念佛永絕胞胎證六通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正坐結加入三昧想心衆念至西方
觀見彌陀極樂界地上虛空七寶莊
彌陀身量極无邊重勸衆生觀小身
丈六八尺隨機現圓光化侍等前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上輩上行上根人求生淨土斷貪瞋

就行差別分三品五門相續助三因
一日七日專精進畢命乘臺出六塵
慶哉難逢今得遇永證无為法相身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中輩中行中根人一日齋戒處金蓮
孝養父母教迴向為說西方快樂因
佛與聲聞衆來取直到弥陀華座前
百寶花籠經七日三品蓮開證小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下輩下行下根人十惡五逆等貪瞋
四重偷僧謗正法未曾慙愧悔前愆
終時苦相皆雲集地獄猛火罪人前
忽遇往生善知識急勸專稱彼佛名
化佛菩薩尋聲到一念傾心入寶蓮
三業障重開經劫于時始發菩提因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樂何樂事難思議无邊菩薩為同學
性海如來盡是師渴聞波若絕思議
念食无生即斷飢一切莊嚴皆說法
無心領納自然知七寶華池隨意入

八輩凝神會一枝弥陀心水沐身頂
觀音大勢與衣披歛余騰空遊法界
須臾授記号無為如此逍遙極樂處
吾今不去待何時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哀愍覆護我令法種增長此世及後
生願佛常攝受願共諸衆生往生安
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

菩薩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

菩薩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陀佛國歸

命懺悔

至心懺悔

南無歸懺十方佛願滅一切諸罪根

今將久近所修善迴作自他安樂因

唯願一切臨終時勝緣勝境悉現前

願觀弥陀大悲主觀音勢至十方尊

仰惟神光蒙接手乘佛願力生彼國
咸悔迴向發願已至心歸命礼阿弥
陀佛

說得言說此得已更當心口發願願弟
子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心不錯乱心不
失念身心无諸苦痛身心快樂如入
禪定聖眾現前乘佛本願上品上生
阿弥陀佛國到彼國已得六神通迴
入十方界救攝苦眾生虚空法界盡
我願亦如是發願已至心歸命礼阿
弥陀佛

大衆欲作西方業初夜獨坐自思量
莫言久住閻浮地會有一日即无常
命如當風一條燭亦如石中一電光
聞身康强不苦行臨渴掘井水難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今觀此身實可厭種種不淨假名身
三百碎骨相支柱遍體何曾有片真
香粉塗身元厭足畢竟地下成灰塵
煩惱熾盛何曾歇終是流浪三塗因
普勸道場諸衆等真心念佛入真門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貪瞋六賊无虛假妄想悠悠循臭身

夢裏種種縱橫去忽覺寂滅並虛然
四大元常歸糞土魂魄零落若个邊
生時財物他人用自身唯得紙溫錢
為此佛在西方國努力相勸用心鑄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發願生佛國聖衆普應知今生蒙佛
教不敢更生疑一日七日專精進定
得西方花上期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淨土快樂無人去地獄苦報竟攢頭
聞惡一聲不惜死善法未肯至心求
死墮阿鼻十八獄輪迴受苦何時休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歸去來魔鄉不可停曠劫來流轉六
道盡皆經到處無餘事唯聞生死聲
為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觀彼弥陀極樂界廣大寬平衆寶城
雲花作行无有數擬待此地善衆生
五濁欲修十善業第一專誦弥陀經
心口稱佛無厭足命終菩薩自來迎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諸觀西方有一國其國有佛號彌陀
一坐說法恒沙劫普為世界斷諸魔
極樂城中登聖座諸天圍遶忘來過
八万四千菩薩衆奉持花果散娑婆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普為梵釋四王天龍八部帝主人王
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斷除
三障同得往生阿彌陀佛國歸命懺悔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能至心聽
常得无量樂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等一切三寶
我今稽首禮迴願往生无量壽國

南无十方三世盡虚空遍法界微塵
刹土中一切三寶我今稽首禮迴願
往生无量壽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願共
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禮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光佛願共
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禮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无邊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无尋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無對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光焰王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清淨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歡喜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智慧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不斷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難思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无稱光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超日月光佛願
共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哀愍
覆護我令法種增長此世及後生願

佛常攝受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
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摩
訶薩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
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摩
訶薩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
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諸尊菩薩摩訶
薩清淨大海衆願共衆生成歸命故
我頂礼生彼國

普為上界梵釋四王天龍八部帝王
人王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悉願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陀佛
國歸命懺悔

南无普光佛 南无普明佛

南无普淨佛

南无多摩羅跋拏檀香佛

南无栴檀光佛 南无摩尸幢佛

南无歡喜藏摩尸寶積佛

南无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

南无摩尸幢燈光佛

南无慧炬照佛 南无海德光明佛

南無金剛牢強普散金光佛

南无大強精進勇猛佛

南无大悲光佛

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慈藏佛

南无栴檀窟莊嚴勝佛

南無賢善首佛

南无善意佛

南无廣莊嚴王佛

南無金剛華佛

南無寶蓋照空自在王佛

南无虚空寶華光佛

南無琉璃莊嚴王佛

南无普現色身光佛

南無不動光佛

南无降伏諸魔王佛

南無才光明佛

南无智慧勝佛

南无弥勒仙光佛

南無世靜光佛

南無善寂月音妙尊智王佛

南无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日月光佛

南无日月珠光佛

南无慧幢勝王佛

南無師子吼自在力王佛

南无妙音勝佛

南無常光幢佛

南無觀世燈佛

南无慧威燈王佛

南无法勝王佛

南無須弥光佛

南無須曼那華光佛

南无優鉢羅華殊勝王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

南无阿閼鞞歡喜光佛

南無无量音聲王佛

南无才光佛 南無金海光佛

南無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南无大通光佛

南無一切法常滿王佛

此五十三佛名者乃是過去久遠舊
住娑婆世界成熟衆生而般涅槃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得
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万
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若復有人能
誦是五十三佛名者除滅四重五逆
及謗方等經皆悉清淨以是諸佛本
誓願故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
此花嚴偈九句

一切衆生類 皆悉三世攝 三世諸衆生
皆為五陰攝 五陰諸衆生 皆悉從業起
諸業因心起 心法猶如幻 衆生亦如是
凡衆生皆不得漫瞋瞋時忍即誦此

四偈

瞋是忍辱花 忍是瞋家果 花生便摘却
果生何處坐

但人受苦薩戒八勝法偈

第一趣道勝 第二發心勝 第三功德勝

第四福田勝 第五受罪輕微勝

第六處胎勝 第七神通勝 第八果報勝

此四偈亦是受苦薩戒法偈

金剛無等解脫道 十力雄猛震三千

破壞外道丘乳衆 不與魔邪作因緣

此四偈亦是菩薩戒香湯法

西方溫池水雪山童子補香湯澡浴

凡夫表裏淨唯願速生弥勒家

此四偈亦是戒法

戒如明日月 亦如瓔珞珠 微塵菩薩衆

由戒成正覺

此四偈是破戒偈

破戒如弦斷 持戒若施弦 臨陣空牽挽

如何若向前

此八偈是大智度論偈

世間人心動 愛好福果報 而不好福田

求有不求滅 先聞邪見法 心著而深入

我是甚深法 無信云何解

此四偈亦須修善業

汝得人身不修道 如向寶山空手歸

汝今自造還自受 號咷啼哭知向誰

阿弥陀佛呪

那謨苦陀夜

那謨默囉摩夜那

謨僧伽夜

那摩阿彌多婆夜

哆姪他

阿彌唎羶

阿彌唎都

婆髻

阿彌唎哆

三婆髻

阿彌唎哆鼻

迦嚩羶

伽彌你伽

伽那稽唎夜

迦嚩婆囉嚩波迦嚩

焰迦嚩

沙婆呵

合香之法

沉香一兩

煎香一兩

薰陸香一兩

甘松香一兩

零陵香一兩

甲香一兩

下巳丁香一兩

白膠香真

文五鷄舌香

青木香一兩

香附子

文十

白檀香一兩

擣羅取末以蜜和之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戒香

定香

慧香

解脫香

解脫

知見香

光明雲臺遍法界供養十方无量佛

見聞普薰證寂滅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說

南無東方善德如來十方佛等一切

諸佛

南无拘那提如来賢劫千佛等一切諸佛

南无釋迦牟尼如来三十五佛等一切諸佛

南无釋迦牟尼佛 南无金剛不壞佛

南无寶光佛 南无龍尊王佛

南无精進軍佛 南无精進喜佛

南无寶積佛 南无寶藏佛

南无現无愚佛 南无寶月佛

南无無垢王佛 南无離垢佛

南无身施佛 南无清淨佛

南无清淨施佛 南无娑留那佛

南无木天佛 南无堅德佛

南无栴檀功德佛 南无无量相光佛

南无光德佛 南无無憂德佛

南无那羅延佛 南无功德華佛

南无蓮華光遊戲神通佛

南无財功德佛 南无德念佛

南无善名稱功德佛

南无紅炎幢王佛

南无善遊步功德佛

南无闍蹉勝佛 南无善遊步佛

南無周匝莊嚴功德佛

南无寶蓮華遊步佛

南無寶蓮華善住娑羅樹王佛

藥王藥上經空有其目而无名号此

三十五佛名出決定毗尼經

南无東方阿閼如来十方无量佛等

一切諸佛已上七階依藥王藥上經

文次第已下別明依餘部經等疏出

南无寶集如来二十五佛等一切諸佛

南無寶集佛 南无寶勝佛

南无成就盧舍那佛

南無盧舍那鏡像佛

南无盧舍那光明佛

南無不動佛 南无大光明佛

南无無量聲如来

三稱

南無无量聲如来

南无無量聲如来

南無阿彌陀沙佛

南无大稱佛 南無寶光明佛

南無得大無畏佛 南无燃燈火佛

南无寶聲佛

南無无邊无垢佛 南无月聲佛

南无無邊稱佛 南無日月光明世尊

南無日月光明世尊

南无日月光明世尊

南無无垢光明佛 南无清淨光明佛

南无日月光明佛 南無无邊寶佛

南無華勝佛 南无妙身佛

南无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

此二十五佛出佛名經第八卷

南无虚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
功德相光明華波頭摩琉璃光寶體
香嚴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无
量无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變化莊
嚴法界出生无障導王如來

礼佛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犯四

重五逆誹謗三寶及犯四波羅夷是

人罪重假使如閻浮提履地變為微

塵一一微塵成於一劫是人有若干

劫罪稱是一佛名号礼拜者如上等

罪皆悉消滅是人功德不可思議

南无毫相日月光明華寶蓮華堅如

金剛身毗盧遮那无障導眼圓滿十

方放光照一切佛剎相王如來此佛

名号出十二佛名神呪校量功德除

障滅罪經

南無過現未來十方三世一切佛歸
命懺悔

至心懺悔

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世尊常住在
世是諸世尊當慈念我當憶念我當
證知我若我前生從无始生死已來所
作衆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
若塔若僧若取四方僧物若自取若教
人取見取隨喜或作五逆无間重罪
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十不善
道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所作罪障或
有覆藏或无覆藏應墮地獄餓鬼畜
生及諸惡趣邊地下賤及弭戾車如
是等處所有罪障今皆懺悔

今諸佛世尊當證知我當憶念我我
復於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生
若於餘生曾行布施或守淨戒乃至
施與畜生一搏之食或修淨行所有
善根成就衆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
所有善根及无上智所有善根一切
合集計校等量皆悉迴向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如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所作迴向我亦如是迴向迴向已歸

命礼三寶

衆罪皆懺悔 諸福盡隨喜 及請佛功德
願成无上智 去來現在佛 於衆生最勝
無量功德海 歸依合掌礼

一切普誦

如來妙色身 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礼 如來色无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降伏心過惡 及以身四種已 到難伏地
是故礼法王 知一切余矣 智慧身自
在攝持一切法 是故今敬礼 敬礼過
稱量敬礼无譬類 敬礼無邊德 敬礼
難思議 哀愍覆護我 今法種增長 此
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摩訶盧訶隸阿羅遮羅多羅莎訶
梵唄

處世界 如虛空 如蓮花 不著水
心清淨 超於彼 稽首礼 无上尊
說偈呪願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自歸依佛 當願衆生 體解大道
發无上意

自歸依法 當願衆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衆生 統理大衆
一切無礙

願諸衆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
其意是諸佛教和南聖衆諸衆等各
說无常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如來證涅槃 永斷於生死

若能悉聽 常得无量樂

晝夜六時發願文

十方三世諸佛當證知弟子某甲等

為一切衆生觀一切三寶為一切衆

生禮一切三寶為一切衆生供養一

切三寶為一切衆生於一切三寶懺悔

行道為一切衆生於一切三寶懺悔

為一切作佛像轉經供養衆僧供養

一切衆行六波羅蜜四攝四無量一

切行等已集一切善根以此善根願

令一切三塗衆生一切貧窮衆生一

切生老病死衆生一切獄囚繫問衆

生一切破亡流徙衆生一切不自在

衆生一切邪見顛倒衆生等悉得離

苦解脫捨邪歸正發菩提心永除三障常見一切諸佛菩薩及善知識恒聞正法福智具足一時作佛又以此善根願令一切衆生皆悉上品往生一切淨土先證无生法忍然後度一切衆生

又以此善根願令一切三寶一切國土常得安樂恒不破壞四方寧靜兵甲休息龍王歡喜風調雨順五穀成熟萬人安樂礼佛功德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盡未來際供養一切三寶終無有休息隨意靜默量時任唱初夜半夜後夜午時平明日沒唱靜六時礼拜佛法大綱晝三夜三各嚴持香華入塔觀像默供養行道礼佛平明及與午時並別唱五十三佛餘皆惣唱日暮初夜並別唱三十五佛餘皆惣唱半夜並別唱二十五佛餘皆惣唱觀此七階佛如在目前思惟如來所有功德廣作如是清淨懺悔上來布置礼佛綱軌次第多少悉是故信行禪師依經自行此法於今徒衆亦常相續依行不絕但以現无正

文流傳恐欲學者无所依據是以故
集此文流通於世願後學者依文讀
誦不增不減

佛說三厨經

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太和乃一無和
玄理同玄濟莫將心緣心還莫住絕緣
心存莫緣心真則守真測修利至離心
積修不扶離志如修有心已業无已智
諸食氣結氣非諸久定結氣隨諸本氣
隨取當隨泄亦不求无思意思如有思
是法如是持

集諸經礼懺儀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集諸經禮懺儀卷下

英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往生禮讚偈一卷

比丘善導集記

勸一切衆生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國 六時禮讚偈謹依大衆經及龍樹天親此土沙門等所造往生禮讚集在一處分作六時唯欲相續係心助成往生益亦願曉悟未聞遠近遐代耳何者

第一依釋迦及十方諸佛讚歎彌陀十二光名勸稱禮念定生彼國十九拜當日沒時禮

第二謹依大衆經採集要文以為禮讚偈二十三拜當初夜時禮

第三依龍樹菩薩願往生禮讚偈十六拜當中夜時禮

第四依天親菩薩願往生禮讚偈二十拜當後夜時禮

第五依彥琮法師願往生禮讚偈二十二拜當晨朝時禮

第六僧善導願往生禮讚偈依十六觀作二十拜當午時禮

問曰今欲勸人往生者未知若為安心起行作業定得往生彼國土也答曰必欲生彼國土者如觀經說先具三心必得往生何者為三一者至誠心所謂身業禮拜彼佛口業讚歎稱揚彼佛意業專念觀察彼佛凡起三業必須真實故名至誠心二者深心即是真實信心信知自身是具足煩惱凡夫善根薄少流轉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弥陀本弘誓願及稱名号下至十聲等定得往生乃至一念无有疑心故名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所作一切善根悉皆迴願往生故名迴向發願心具此三心必得往生也若少一心即不得生如觀經具說應知又如天親淨土論云若有願生彼國者勸修五念門五門若具定得往生何者為五一者身業禮拜門所謂一心專至恭敬合掌香華供養禮拜彼阿弥随佛礼即專礼彼佛畢命為期不雜餘礼故名禮拜門

二者口業讚歎門所謂專憶讚歎彼佛身相光明一切聖眾身相光明及

彼國中一切寶莊嚴光明等故名讚
歎門

三者意業憶念觀察門所謂專意念
觀彼佛及一切聖衆身相光明國土
莊嚴等如觀經說唯除睡時恒憶恒
念恒想恒觀此事等故名觀察門
四者作願門所謂專心若晝若夜一
切時一切處三業四威儀所作功德
不問初中後皆須真實心中發願願
生彼國故名作願門

五者迴向門所謂專心若自作善根及
一切三衆五道一一聖凡等所作善
根深生隨喜如諸佛菩薩所作隨喜
我亦如是隨喜以此隨喜善根及已
所作善根皆悉與衆生共之迴向彼
國故名迴向門

又到彼國已得六神通迴入生死教
化衆生徹窮後際心无厭足乃至成
佛亦名迴向門五門既具定得往生
一一門與上三心合隨起業行不問
多少皆名真實業也應知

又觀行四修法用策三心五念之行
速得往生何者為四

一者恭敬修所謂恭敬禮拜彼佛及
彼一切聖衆等故名恭敬修畢命為
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二者無餘修所謂專稱彼佛名專念
專想專禮專讚彼佛及一切聖衆等
不雜餘業故名無餘修畢命為期誓
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三者無間修所謂相續恭敬禮拜稱
名讚歎憶念觀察迴向發願心心相
續不以餘業來間故名無間修又不
以貪瞋煩惱來間隨犯隨懺不令隔
念隔時隔日常使清淨亦名無間修
畢命為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
又菩薩已免生死所作善法迴求佛
果即是自利教化衆生盡未來際即
是利他然今時衆生患為煩惱繫縛未
免惡道生死等苦隨緣起行一切善
根且速迴願往生弥陀佛國到彼國
已更無所畏如上四修自然任運自
利利他無不具足應知 又如文
殊波若云欲明一行三昧唯勸獨處
空閑捨諸亂意係心一佛不觀相貌
專稱名字即於念中得見彼阿弥陀

佛及一切佛等問曰何故不令作觀
直遣專稱名字者有何意也

答曰乃由衆生障重境細心廣識颺
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
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
問曰既遣專稱一佛何故境現即多
此豈非邪正相交一多雜現也

答曰佛佛齊證形无二別縱使念一
見多乖何大道理也 又如觀經云

行觀坐觀礼念等皆須面向西方者
取勝如樹先傾倒必隨曲故必有事
尋不及向西方者但作向西想亦得

問曰一切諸佛三身同證悲智果圓
亦應无二隨方礼念課稱一佛亦應
得生何故偏歎西方勸專礼念等有
何義也 答曰諸佛所證平等是

一若以願行求取非無因緣然弥陀
世尊本發深重誓願願以光明名号
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盡一形
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
生是故釋迦及以諸佛勸向西方為
別異余亦非是稱念餘佛不能除障滅
罪也應知若能如上念念相續畢命為

期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
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得相應故
不違教故隨順佛語故若欲捨專修
雜業者百時希得一二千時希得五
三何以故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
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
佛語故係念不相續故憶想間斷故
迴顧不殷重真實故貪瞋諸見煩惱
來間斷故无有慚愧懺悔心故懺悔
有三品一要二略三廣如下具說隨
意用皆得 又不相續念報彼佛恩
故心生輕慢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
應故人我自覆不親近同行善知識
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
何以故今比自見聞諸方道俗解行
不同專雜有異但使專意作者十即
十生修雜不至心者千中无一此二
行得失如前已辯仰願一切往生人
等善自思量已能令身願生彼國者
行住坐卧必須勵心剋己晝夜莫廢
畢命為期止在一形似如少苦前念
命終後念即生彼國長時永劫常受
無為法樂乃至成佛不經生死豈非

快哉應知

第一佛勸礼讚阿弥陀佛十二光名
求願往生一十九拜當日沒時礼取
中下懺悔亦得南無釋迦牟尼佛等
一切三寶我今稽首礼迴願往生无
量壽國

此之一佛現是今時道俗等師言三
寶者即是福田無量若能礼之一拜
即是念報師恩以成已行以斯一行
迴願往生

南無十方三世盡虚空遍法界微塵
刹土中一切三寶我今稽首礼迴願
往生無量壽國然十方虚空無邊三
寶无盡若礼一拜即是福田无量功
德無窮能至心礼之一拜一一佛上
一一法上一一菩薩上聖僧上一一舍
利上皆得身口意業解脫分善根来
資益行者以成已業以斯一行迴願
往生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弥陀佛願共
衆生咸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問曰何故号为阿弥陀 答曰弥陀
經及觀經云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

國无所障碍唯覓念佛衆生攝取不捨故名阿彌陀佛彼佛壽命及其人衆無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又釋迦佛及十方佛讚歎彌陀光明有十二種名普勸衆生稱名礼拜相續不断者現世得无量功德命終之後定得往生如无量壽經說云其有衆生遇斯光者三垢消滅身意柔順歡喜踊躍善心生焉若在三塗勤苦之處見此光明无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无量壽佛光明顯赫照耀十方諸佛國土莫不聞焉不但我今稱其光明一切諸佛聲聞緣覺諸菩薩衆咸共歎譽亦復如是若有衆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稱說至心不断者隨其所願得生其國常為諸菩薩聲聞之衆所共歎譽稱其功德佛言我說无量壽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晝夜一切尚不能盡

白諸行者當知彌陀身相光明釋迦如來一切說不能盡者如觀經云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今既觀經有如此不思議增上

勝緣攝護行者何不相續稱觀礼念
願往生也應知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無量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无邊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無礙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无對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光焰王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清淨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歡喜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智慧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不斷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難思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无稱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 極樂世界 超日月光佛
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哀愍覆護我令法種增長此世及後
生願佛常攝受願共衆生成歸命故
我頂礼生彼國
南无西方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願
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願
共衆生成歸命故我頂礼生彼國
此二菩薩一切衆生臨命終時共持
華臺授與行者阿彌陀佛放大光明
照行者身復與無數化佛菩薩眷聞
大衆等一時投手如彈指頃即得往
生為報恩故至心礼之一拜
南無西方 極樂世界 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願共衆生成歸命故我
頂礼生彼國
此等諸菩薩亦隨佛來迎接行者為
報恩故至心礼之一拜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彌陀佛國歸
命懺悔

至心懺悔

南無歸懺十方佛 願滅一切諸罪根
今將久近所修善 迴作自他安樂因
恒願一切臨終時 勝緣勝境悉現前
願覩彌陀大悲主 觀音勢至十方尊
仰惟神光蒙授手 乘佛願力生彼國
懺悔迴向發願已 至心歸命阿彌陀佛
次作梵 說偈發願 出寶性論
見無量壽佛無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 往生安樂國
成無上菩提

懺已一切恭敬

歸佛得菩提 道心恒不退 歸法薩婆若
得大惣持門 歸僧息諍論 同入和合海
迴願往生 無量壽國 願諸衆生
三業清淨 奉持佛教 和南一切賢聖
迴願往生 無量壽國 諸衆等聽說
黃昏偈

人間念念營衆務 不覺年命日夜去
如燈風中滅難期 忙忙六道无定趣
未得解脫出苦海 云何安然不驚懼
各聞強健有力時 自策自勵求常住
說此偈已更當心口發願願弟子臨

命終時心不顛倒心不錯亂心不失
念身心无諸苦痛身心安隱快樂如
入禪定聖衆現前乘佛本願上品往
生阿彌陀佛國到彼國已得六神通迴
入十方界救攝苦衆生虚空法界盡
我願亦如是發願已至心歸命礼阿
彌陀佛初夜偈云

煩惱深无底 生死海無邊 度苦船未立
云何樂睡眠 勇猛勤精進 攝心常在禪
勤修六度行 菩提道自然

中夜偈云

汝起勿抱臭身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體 衆苦痛集安可眠
後夜偈云

時光遷流轉 忽至五更初 無常念念至
恒與死王居 勸諸行道者 勤修至无餘
平旦偈云

欲求寂滅樂 當學沙門法 衣食支身命
精麁隨衆等

諸衆等今日晨朝各記六念
日中偈云

人生不精進 喻若樹無根 採華置日裏
能得幾時鮮 人命亦如是 无常須臾間

勸諸行道衆勤修乃至真
第二比丘善導謹依大乘經採集要
文以為讚偈二十三拜當初夜時礼
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弥陀智願海
深廣无涯底 聞名欲往生 皆悉到彼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於此世界中
六十有七億 不退諸菩薩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及修少福者 其數不可計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十方佛剎中
菩薩比丘衆 窮劫不可計 皆當得往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一切諸菩薩
各賣天妙華 寶香无價衣 供養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咸然奏天樂
暢發和雅音 歌歎最勝尊 供養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慧日照世間

消除生死雲 恭敬遶三匝 稽首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見彼嚴淨土
微妙難思議 因發无上心 願我國亦然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應時无量尊
動容發欣笑 口出無數光 遍照十方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迴光圍遶身
三匝從頂入 一切天人衆 踊躍皆歡喜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梵聲如雷震
八音暢妙響 十方來正士 吾悉知彼願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至彼嚴淨土
便速得神通 必於无量尊 受記成等覺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奉事億如來
飛化遍諸刹 恭敬歡喜去 還到安養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若人无善本
不得聞佛名 憍慢弊懈怠 難以信此法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宿世見諸佛
則能信此事 誦敬聞奉行 踊躍大歡喜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其有得聞彼
弥陁佛名号 歡喜至一心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設滿大千火
直過聞佛名 聞名歡喜讚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万年三寶滅
此經住百年 尔時間一念 皆當得生彼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佛世甚難值
人有信慧難 遇聞希有法 此復寂為難
自信教人信 難中轉更難 大悲弘普化
真成報佛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陁佛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往生

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彌陀佛國歸
命懺悔

第三依龍樹菩薩願生禮讚偈一十
六拜當中夜時禮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稽首天人所恭敬 阿彌陀佛兩足尊

在彼微妙安樂國 无量佛子衆圍遶

故我頂禮彌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

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金色身淨如山王 奢摩他行如象步

兩目淨若青蓮花 故我頂禮彌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面善圓淨如滿月 威光猶如百千日

聲若天鼓俱翅羅 故我頂禮彌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觀音頂戴冠中住 種種妙相寶莊嚴

能伏外道魔憍慢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無比无垢廣清淨 衆德皎潔如虛空
所作利益得自在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十方名聞菩薩衆 无量諸魔常讚歎
為諸衆生願力住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金底寶澗池生華 善根所成妙臺座
於彼座上如山王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十方所來諸佛子 顯現神通至安樂
瞻仰尊顏常恭敬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諸有無常无我等 亦如水月電影露
為衆說法無名字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彼尊佛刹无惡名 亦无女人惡道怖
衆人至心敬彼尊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彼尊无量方便境 無有諸趣惡知識
往生不退至菩提 故我頂礼弥陀佛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我說彼尊功德事 衆善无边如海水
所作善根清淨者 迴施衆生生彼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彌陀佛國歸
命懺悔至心懺悔自從無始受身來
恒以十惡加衆生不孝父母謗三寶
造作五逆不善業以是衆罪因緣故
妄想顛倒生纏縛應受无量生死苦
頂礼懺悔願滅除懺悔已至心歸命
礼阿彌陀佛

至心勸請諸佛大慈无上尊恒以空
慧照三界衆生盲冥不覺知永沉生
死大苦海為拔群生離諸苦勸請常
住轉法輪勸請已至心歸命礼阿彌
陀佛

至心隨喜歷劫已來懷嫉妬我慢放
逸由癡生恒以瞋恚毒害火焚燒智
慧慈善根今日思惟始惺悟發大精
進隨喜心隨喜已至心歸命礼阿彌
陀佛

至心迴向流浪三界內癡愛入胎獄
生已歸老死沉沒於苦海我今修此
福迴生安樂土迴向已至心歸命禮
阿彌陀佛

至心發願願捨胎藏形往生安樂國
速見彌陀佛无边功德身奉觀諸如
來賢聖亦復然獲六神通力救攝苦
衆生虛空法界盡我願亦如是發願
已至心歸命礼阿彌陀佛

餘卷同
上法

第四依天親菩薩願往生礼讚偈二
十拜當後夜時礼懺悔同前後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陀佛世尊我一心
歸命盡十方無尋光如來願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陀佛觀彼世界相
勝過三界道究竟如虛空廣大无边際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陀佛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陀佛脩諸珍寶性
具足妙莊嚴無垢光焰熾明淨曜世間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陀佛寶莊千万種
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花葉交錯光乱轉
願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彌陀佛宮殿諸樓閣
觀十方無尋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無量寶交絡
羅網遍虛空 種種鈴發響 宣吐妙法音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梵音悟深遠
微妙聞十方 正覺阿彌陀 法王善住持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如來淨華衆
正覺花化生 受樂佛法味 禪三昧為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永離身心惱
受樂常无間 大乘善根界 等无譏嫌名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女人及根缺
二乘種不生 衆生所願樂 一切能滿足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無量大寶王
微妙淨花臺 相好光一尋 色像超群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天人不動衆
清淨智海王 如須弥山王 勝妙无過者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天人丈夫衆

恭敬遠瞻仰 雨天樂花衣妙香等供養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安樂國清淨
常轉無垢輪 一念及一時 利益諸群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讚佛諸功德
無有分別心 能令速滿足 功德大寶海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大勢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極樂世界 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彌陀佛國歸
命懺悔

第五依弁琮法師願往生礼讚偈二
十二拜當旦起時礼懺悔目前後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法藏因彌遠

極樂果還深 異珍叅作地 衆寶間為林
花開希有色 波揚寶相音 何當蒙投手
一遂往生心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濁世難還入
淨土願逾深 金繩直界道 珠網縵垂林
見色皆真色 聞音悉法音 莫謂西方遠
唯須十念心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已成窮理聖
真有遍空威 在西時現小 俱是慧隨機
業珠相映飾 沙水共澄輝 欲得无生果
彼土必須依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五山毫獨朗
寶手印恒分 地水俱為鏡 香華同作雲
業深成易往 因淺實難聞 必望除疑惑
超然獨不群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觀世音菩薩
千輪明足下 五道現光中 悲引恒无絕
人歸亦未窮 口宣猶在定 心靜更飛通
聞名皆願往 日發幾花葉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大勢至菩薩
慧力標無上 身光脩有緣 動搖諸寶國
持坐一金蓮 鳥群非寶鳥 天類豈真天

須知求妙樂 會是戒香全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心帶真慈滿
光含法界圓 无緣能攝物 有想定非難
華隨本心變 宮移身自安 怖聞出世境
須共入禪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迴向漸為功
西方路稍通 寶幢承厚地 天香入遠風
開華重古水 覆網細分空 願生何意切
正為樂无窮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欲選當生處
西方窻可歸 閒樹開重閣 滿道布鮮衣
香飯隨心至 寶殿逐身飛 有緣皆得入
只是往人希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十劫道先成
嚴界引群萌 金沙徹水照 玉蕊滿枝明
鳥本珠中出 人唯華上生 敢請西方聖
早晚定相迎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十方諸佛國
盡是法王家 偏求有緣地 莫得早无邪
八功如意水 七寶自然華 於彼心能係
當必修非賒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淨國無衰變

一立古今然 光臺千寶合 音樂八風宣
池多說法鳥 空滿散花天 得生不畏退
隨意晚開蓮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坐華非一像
聖衆亦難量 蓮開人獨處 波生法自揚
無灾由處靜 不退為朋良 問彼前生輩
來斯幾劫强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光舒救毗舍
宮立引羣提 天來香蓋捧 人去寶衣賁
六時聞鳥合 四寸踐華伍 相看无不正
豈復有長迷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普為引三福
咸令滅五燒 發心功已至 條念罪便消
鳥化珠光轉 風好樂聲調 俱忻行道易
寧愁聖果遥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珠色仍為水
金光即是臺 到時華自散 隨願業還開
遊池更出沒 飛空牙往來 真心能向彼
有善併須迴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洗心甘露水
悅目妙花雲 同生機易識 等壽量難分
樂多元廢道 聲遠不妨聞 如何貪五濁
安然火自焚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臺裏天人現
光中侍者看 懸空四寶閣 臨迥七重欄
疑多邊地久 德少上生難 且莫論餘願
西望已心安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六根常合道
三塗永絕名 念頃遊方遍 還時得忍成
地平无極廣 風長是處清 寄言有心輩
共出一危城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阿弥陀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 觀世音菩薩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西方極樂世界 諸 菩 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善知識法界衆生斷
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弥陀佛國歸命
懺悔

第六比丘善導願往生礼讚偈依
十六觀作二十拜當日中時礼懺悔
同前後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觀彼彌陀極樂界

廣大寬平衆寶成

四十八願莊嚴起

超諸佛刹最爲精

本國地方大海衆

窮劫竿數不知名

普勸歸西同彼會

恒沙三昧自然成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地下莊嚴七寶幢

无量無邊无億數

八方八面百寶成

見彼无生自然悟

無生寶國永爲常

一一寶流无數光

行者傾心常對目

騰神踊躍入西方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地上莊嚴轉无極

金繩界道非工匠

彌陀願智巧莊嚴

菩薩人天散華上

寶地寶色寶光嚴

一一光成无數臺

臺中寶樓千万億

臺側百億寶幢圍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一一臺上虛空中

莊嚴寶樂亦无窮

八種清風尋光出

隨時鼓樂應機音

機音正受稍爲難

行住坐卧攝心觀

唯除睡時常憶念

三昧无爲即涅槃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寶國寶林諸寶樹

寶華寶葉寶根莖

或以千寶分林異

或有百寶共成行

行行相當葉相次

色各不同光亦然

等量齊高三十萬

枝條相觸說因緣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七重羅網七重宮

綺牙迴光相映發

化天童子皆充遍

瓔珞輝光超日月

行行寶葉色千般

華敷等若旋金輪

果變光成衆寶蓋

塵沙佛剎現無邊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寶池寶岸寶金沙

寶渠寶葉寶蓮華

十二由旬皆正等

寶羅寶網寶欄遮

德水分流尋寶樹

聞波觀樂證恬怡

寄語有緣同行者

努力離迷還本家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一一金繩界道上

寶樂寶樹千万億

諸天童子散香花

他方菩薩如雲集

無量无邊無能計

稽首彌陀恭敬立

風鈴樹響遍虛空

歎說三尊无有極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彌陀本願華王座

一切衆實以為成

臺上四幢張寶慢

彌陀獨坐顯真形

真形光明遍法界

蒙光觸者心不退

晝夜六時專想念

終時快樂如三昧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彌陀佛身遍法界

影現衆生心想中

是故勸汝常觀察

依心起相表真容

真容寶像臨華座

心開見彼國莊嚴

寶樹三身華遍滿

風鈴樂響與文同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彌陀身色如金山

相好光明照十方

唯有念佛蒙光攝

當知本願最為強

十方如來舒舌證

專稱名号至西方

到彼華臺聞妙法

十地願行自然彰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觀音菩薩大慈悲

已得菩提捨不證

一切五道內身中

六時觀察三輪應

應現身光紫金色

相好威儀轉無極

恒舒百億光玉手

普接有緣歸本國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勢至菩薩難思議

威光普照无邊際

有緣衆生蒙光觸

增長智慧超三界

法界傾搖如轉蓬

化佛雲集滿虚空

普勸有緣常憶念

永絕胞胎證六通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正坐加趺入三昧

想心乘念至西方

觀見彌陀極樂界

地上虚空七寶莊

彌隨身量極无邊

重勸衆生觀小身

丈六八尺隨機現

圓光化佛等前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上輩上行上根人

求生淨土斷貪瞋

就行差別分三品

五門相續助三因

一日七日專精進

畢命棄臺出六塵

慶哉難逢今得遇

永證无為法性身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彌陀佛

中輩中行中根人

一日齋戒慶金蓮

孝養父母教迴向 為說西方快樂因
佛與聲聞衆來取 直到弥陀華座邊
百寶華籠經七日 三品蓮開證小真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下輩下行下根人 十惡五逆等貪瞋
四重偷僧謗正法 未曾慚愧悔前愆
終時苦相皆雲集 地獄猛火罪人前
忽遇往生善知識 急勸專稱彼佛名
化佛菩薩尋聲到 一念傾心入寶蓮
三業障重開多劫 于時始發菩提因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樂何啻樂事難思議

無邊菩薩為同學 性海如來盡是師
渴聞波若絕思漿 念食無生即斷飢
一切莊嚴皆說法 無心領納自然知
七覺花池隨意入 八輩凝神會一枝
弥陀心水沐身頂 觀音大勢與衣披
欬尔騰空遊法界 須臾授記号无為
如此逍遙无極處 吾今不去待何時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礼 西方阿弥陀佛

哀愍覆護我

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

願佛常攝受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至心歸命禮

西方阿彌陀佛

觀音勢至諸菩薩

清淨大海衆

願共諸衆生

往生安樂國

普為師僧父母及善知識法界衆生

斷除三障同得往生阿彌陀佛國歸

命懺悔

上二品懺悔發願等同前須要中要

取初須略中略取中須廣中廣取下其

廣者就實有心願生者而勸或對四

衆或對十方佛或對舍利尊像大衆

或對一人若獨自等又向十方盡虛

空三寶及盡衆生界等具向發露懺

悔懺悔有三品上中下上品懺悔者

身毛孔中血流眼中血出者名上品

懺悔中品懺悔者遍身熱汗從毛孔

出眼中血流者名中品懺悔下品懺

悔者遍身徹熱眼中淚出者名下品

懺悔此等三品雖有差別即是久種

解脫分善根人致使今生敬法重人

不惜身命乃至小罪若懺即能徹心

微隨能如此懺者不問久近所有重障
頓皆滅盡若不如是縱使日夜十二
時急走終是無益若不作者應知雖不
能流淚流血等但能真心徹到者即
與上同敬白十方諸佛十二部經一
切賢聖及一切天龍八部法界衆生
現前大衆等證知我某甲發露懺悔
從无始已來乃至今身無害一切三
寶師僧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
衆生不可知數偷盜一切三寶師僧
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物
不可知數於一切三寶師僧父母六
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上起邪心
不可知數妄語欺誑一切三寶師僧
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不
可知數綺語調弄一切三寶師僧父
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生不可
知數惡口罵辱誹謗毀訾一切三寶
師僧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界衆
生不可知數兩舌闖亂破壞一切三
寶師僧父母六親眷屬善知識法
界衆生不可知數或破五戒八戒十
戒十善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菩薩

三聚戒十无盡戒乃至一切戒及一切威儀戒等自作教他見作隨喜不可知數如是等衆罪亦如十方大地无边微塵無數我等作罪亦無邊无數虚空无边我等作罪亦復无边法界无边亦如上如是等罪上至諸菩薩下至聲聞緣覺所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知我罪之多少今於三寶前法界衆生前發露懺悔不敢覆藏唯願十方三寶法界衆生受我懺悔憶我清淨始從今日願共法界衆生捨邪歸正發菩提心慈心相向佛眼相看作菩提眷屬真善知識同生阿彌陀佛國乃至成佛如是等罪永斷相續更不敢作懺悔已至心歸命礼阿彌陀佛礼懺竟若入觀及睡時應發此願若坐若立一心合掌正面向西十聲稱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諸菩薩清淨大海衆竟弟子現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遇善知識得聞阿彌陀本願名号一心稱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本弘誓願攝受

弟子不識弥陀佛身相光明願佛慈悲示現弟子身相觀音勢至諸菩薩等及彼世界清淨莊嚴光明等相道此語已一心正念即隨意入觀及睡或有正發願時即得見之或有睡時得見此願以來亦大有現驗問曰稱念礼觀阿弥陀佛現世有何功德利益答曰若稱阿弥陀佛一聲即能除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礼念已下亦是十往生經云若有衆生念阿弥陀佛願往生者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擁護行者若行若坐若住若卧若晝若夜一切時一切處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又如觀經云若稱礼念阿弥陀佛願往生彼國者彼佛即遣無數化佛無數化觀音勢至菩薩護念行者復與前二十五菩薩等百重千重圍遶行者不問行住坐卧一切時處若晝若夜常不離行者今既有斯勝益可憑願諸行者各須至心求往又如無量壽經云若我成佛十方衆生稱我名号下至十聲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彼佛今現在世成佛當知本誓重

願不虛衆生稱念必得往生又如弥陀經云若有衆生聞說阿弥随佛即應執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稱佛不乱命欲終時阿弥随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此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彼國佛告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是言若有衆生聞說是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次下說云東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南西北方及上下一一方如恒河沙等諸佛各於本國出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皆應信是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云何名護念若有衆生稱念阿弥随佛若七日及一日下至一聲乃至十聲一念等必得往生證成此事故名護念經次下又大若稱佛往生者常為六万恒沙等諸佛之所護念故名護念經今既有此增上誓願可憑諸佛子等何不勸意去也

集諸經礼懺儀卷下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杜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苞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物惣繁形類寂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樹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之於
者哉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一

中印度慈爛伽羅國密持三藏賜紫沙門日 奏經梵華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并諸菩薩摩訶薩衆其名曰金
剛手菩薩摩訶薩智見菩薩摩訶薩
金剛軍菩薩摩訶薩祕密藏菩薩摩
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日藏菩薩
摩訶薩無動菩薩摩訶薩寶手菩薩
摩訶薩普賢菩薩摩訶薩證真常菩
薩摩訶薩除蓋障菩薩摩訶薩大勤
勇菩薩摩訶薩藥王菩薩摩訶薩觀
自在菩薩摩訶薩執金剛菩薩摩訶
薩海慧菩薩摩訶薩持法菩薩摩訶
薩等八十俱脰菩薩皆來集會

是時復有三十二諸天子衆皆來集
會大自在天及那羅延天而爲上首
帝釋天王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日
天月天風天水天如是諸天衆等皆
來集會復有百千龍王所謂阿鉢邏
羅龍王瞠擲鉢怛哩二龍王底銘
疑隸龍王主地龍王百頭龍王虎虜
紕拏龍王得叉計龍王牛頭龍王底
頭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魚子
龍王無熱惱龍王娑薩哩拏龍王如
是諸龍王等皆來集會

復有百千彥達縛王所謂鼓音彥達
縛王妙聲彥達縛王千臂彥達縛王
天主彥達縛王身歡喜彥達縛王種
種樂音彥達縛王莊嚴彥達縛王現
童子身彥達縛王妙臂彥達縛王法
樂彥達縛王如是等諸彥達縛王皆
來集會

復有百千緊那羅王所謂妙口緊那
羅王寶冠緊那羅王熙怡緊那羅王
歡喜緊那羅王輪莊嚴緊那羅王珠
寶緊那羅王大腹緊那羅王堅固精
進緊那羅王妙勇緊那羅王百口緊
那羅王大樹緊那羅王如是等諸緊
那羅王皆來集會

復有百千天女所謂最上天女妙嚴
天女金帶天女莊嚴天女聞持天女
甘露月天女清淨身天女寶光天女
花身天女天面天女口演五樂音天
女快樂天女金鬘天女青蓮華天女
宣法音天女妙樂天女樂生天女妙
嚴相天女嚴持天女布施天女潔已
天女如是諸天女等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諸龍王女所謂妙嚴持龍

女母咎隣那龍女三髻龍女和容龍
女勝吉祥龍女電眼龍女電光龍女
妙山龍女百眷屬龍女大藥龍女月
光龍女一首龍女百臂龍女受持龍
女無煩惱龍女善莊嚴龍女白雲龍
女乘車龍女未來龍女多眷屬龍女
海腹龍女蓋面龍女法座龍女妙手
龍女海深龍女妙高吉祥龍女如是
諸龍女等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彥達縛女所謂愛面彥達
縛女愛拖彥達縛女無見彥達縛女
妙吉祥彥達縛女金剛鬘彥達縛女
妙鬘彥達縛女樹林彥達縛女百花
彥達縛女花敷彥達縛女寶鬘彥達
縛女妙腹彥達縛女吉祥王彥達縛
女鼓音彥達縛女妙莊嚴彥達縛女
豐禮彥達縛女法愛彥達縛女法施
彥達縛女青蓮華彥達縛女百千彥
達縛女蓮華吉祥彥達縛女大蓮華
彥達縛女體清淨彥達縛女自在行
彥達縛女施地彥達縛女施果彥達
縛女師子步彥達縛女矩母那花彥
達縛女妙意彥達縛女惠施彥達縛

女天語言彥達縛女愛忍辱彥達縛
女樂真寂彥達縛女寶牙彥達縛女
帝釋樂彥達縛女世主眷屬彥達縛
女鹿王彥達縛女變化吉祥彥達縛
女焰峯彥達縛女貪解脫彥達縛女
瞋解脫彥達縛女癡解脫彥達縛女
善知識眷屬彥達縛女寶座彥達縛
女往來彥達縛女火光彥達縛女月
光彥達縛女徧照眼彥達縛女金耀
彥達縛女樂善知識彥達縛女如是
等諸彥達縛女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緊那羅女所謂一意緊那
羅女深意緊那羅女風行緊那羅女
水行緊那羅女乘空緊那羅女迅疾
緊那羅女財施緊那羅女妙牙緊那
羅女無動吉祥緊那羅女涂界緊那
羅女熾盛光徧緊那羅女妙吉祥緊
那羅女寶篋緊那羅女觀財緊那羅
女端嚴緊那羅女金剛面緊那羅女
金色緊那羅女殊妙莊嚴緊那羅女
廣額緊那羅女圍遶善知識緊那羅
女主世緊那羅女虛空護緊那羅女
莊嚴王緊那羅女珠璣緊那羅女惣

持式緊那羅女明人圍遶緊那羅女
百名緊那羅女施壽壽緊那羅女護持
佛法緊那羅女法界護緊那羅女上
莊嚴緊那羅女剎那上緊那羅女求
法常持緊那羅女時常見緊那羅女
無畏緊那羅女趣解脫緊那羅女常
祕密緊那羅女駛物持緊那羅女劍
光焰緊那羅女地行緊那羅女護天
主緊那羅女妙天主緊那羅女寶王
緊那羅女忍辱部緊那羅女行施緊
那羅女多住處緊那羅女持戰器緊
那羅女妙嚴緊那羅女妙意緊那羅
女如是等諸緊那羅女亦來集會
復有百千鄔波素迦鄔波斯迦亦來
集會及餘無數在家出家之衆百千
異見外道尼乾他等亦皆來於大集
會中

是時大阿鼻地獄出大光明其光徧
照祇陀林園其園悉皆變成清淨現
天摩尼寶莊嚴柱微妙圓滿現大樓
閣金寶校飾復現諸房現黃金房白
銀爲門現白銀房黃金爲門現金銀
間錯房金銀間錯以爲其門現金銀

問錯寶莊嚴殿金銀間錯妙寶莊嚴
以爲其柱現黃金殿白銀爲柱現白
銀殿黃金爲柱或白銀殿天諸妙寶
以嚴其柱祇陀林樹上現種種天妙
衆寶而爲莊嚴復現黃金劫樹白銀
爲葉其樹上有種種莊嚴懸挂百種
上妙衣服嬌奢耶等復有百千真珠
瓔珞寶網羅上復有百千上妙寶冠
珎璫繒帶玲瓏雜寶而嚴飾之復有
上妙雜華上妙卧具微妙寶蓋以爲
嚴飾如是種種莊嚴劫樹出現其數
而有百千其祇陀林衆園門樓金剛
妙寶以爲塔陞其樓上有無數殊妙
繒綵真珠瓔珞如是莊嚴復有百千
上妙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而有
上妙圓滿雜華所謂優鉢羅華矩母
那華奔拏哩引迦華曼那羅華摩訶
曼那羅華優曇鉢羅華等盈滿池中
復有種種上妙華樹所謂瞻波迦華
樹迦羅尾羅華樹波吒擇華樹妙解
脫華樹香雨華樹妙意華樹有如是
等悅意華樹其祇樹園現如是等希
有淨妙莊嚴之相是時會中有除蓋

障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瞻仰尊顏而白
佛言希有世尊我今心中而有疑事
欲問如來唯願世尊聽我所問世尊
今於此處有大光明爲從何來以何
因緣而現如是希奇之相

尔時世尊告除蓋障菩薩言善男子
汝等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大
光明是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大
阿鼻地獄之中爲欲救度一切受大
苦惱諸有情故救彼苦已復入大城
救度一切餓鬼之苦是時除蓋障菩
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其大阿鼻
地獄周圍鐵城地復是鐵其城四周
無有間斷猛火煙焰恒時熾燃如是
惡趣地獄之中有大鑊湯其水湧沸
而有百千俱胝那庾多有情悉皆擲
入鑊湯之中譬如水鍋煎煮諸豆盛
沸之時或上或下而無間斷煮之糜
爛阿鼻地獄其中有情受如是苦世
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以何方便
入於其中世尊復告除蓋障菩薩摩
訶薩言善男子由如轉輪聖王入天

摩訶寶園如是善男子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大阿鼻地獄之時其身不能有所障礙時阿鼻地獄一切苦具無能逼切菩薩之身其大地獄猛火悉滅成清涼地是時獄中閻魔獄卒心生驚疑恠未曾有何故此中忽然變成如是非常之相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其獄中破彼鑊湯猛火悉滅其大火坑變成寶池池中蓮華大如車輪是時閻魔獄卒見是事已將諸治罰器杖刀劍鎚棒弓箭鐵輪三股叉等往詣閻魔天子到已白言大王決定能知我此業報之地以何事故悉皆滅盡時閻魔天子言云何汝所業報之地悉皆滅盡復白閻魔天子言彼大阿鼻地獄變成清涼如是事時有一色相端嚴之人段躋頂戴天妙寶冠莊嚴其身入地獄中鑊湯破壞火坑成池池中蓮華大如車輪是時閻魔天子諦心思惟是何天人威力如是為大自在天為那羅延等到彼地獄變現如是不可思議為是大力十頭羅刹威神變化耶舍

時閻魔天子以天眼通觀此天上觀
諸天已是時復觀阿鼻地獄見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如是見已速疾往詣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到已頭面禮
足發誠實言以偈讚曰

歸命蓮華王大悲觀自在 大自在吉祥
能施有情願 具大威神力 降伏極暴惡
暗趣爲明燈 覩者皆無畏 亦現百千臂
其眼亦復然 具足十一面 智如四大海
愛樂微妙法 爲救諸有情 龜魚水族等
最上智如山 施寶濟群生 最上大吉祥
具福智莊嚴 入於阿鼻獄 變成清涼地
諸天皆供養 頂禮施無畏 說示波羅蜜
恒燃法燈炬 法眼逾日明 端嚴妙色相
身相如金山 妙腹深法海 真如意相應
妙德口中現 積集三摩地 無數百千萬
有無量快樂 端嚴最上尊 恐怖惡道中
枷鎖得解脫 施一切無畏 眷屬衆圍遶
所願皆如意 如獲摩尼寶 破壞賊鬼城
開爲寂靜道 救度世間病 如蓋覆於幢
難陀跋難陀 二龍爲絡腋 手執不空索
現無數威德 能破三界怖 金剛手藥叉
羅刹及步多 尾多拏枳你 及與毗睺奴

可針安摩羅 悉皆懷恐怖 優鉢羅華眼
明主施無畏 一切煩惱等 種種皆解脫
入於微塵數 百千三摩地 開示諸境界
一切惡道中 皆令得解脫 成就菩提道
是時閻魔天子 種種讚歎供養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已 旋遶三匝却還本
處

尔時除蓋障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救是苦已還來
於此會中耶

佛告除蓋障菩薩言善男子彼觀自
在菩薩從大阿鼻地獄出已復入餓
鬼大城其中有無數百千餓鬼口出
火焰燒然面目形體枯瘦頭髮蓬亂
身毛皆豎腹大如山其咽如針是時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往詣餓鬼大城
其城熾燃業火悉滅變成清涼時有
守門鬼將執熱鐵棒醜形巨質兩眼
深赤發起慈心我今不能守護如是
惡業之地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起大悲心於十指端各各出河又於
足指亦各出河一一毛孔皆出大河
是諸餓鬼飲其中水飲是水時因喉

寬大身相圓滿復得種種上味飲食
悉皆飽滿此諸餓鬼既獲如是利益
安樂各各心中審諦思惟南瞻部洲
人何故常受清涼安隱快樂其中或
有善能常行恭敬孝養父母者或有
善能惠施遵奉善知識者或有聰慧
明達常好大乘者或有善能行八聖
道者或有善能擊法鼓稚者或有善
能修破壞僧伽藍者或有善能修故
佛塔者或有善能修破損塔相輪者
或有善能供養尊重法師者或有善
能見如來經行處者或有善能見菩
薩經行處者或有善能見辟支佛經
行處者或有善能見阿羅漢經行處
者作是思惟南瞻部洲有如是等修
行之事是時此大乘莊嚴寶王經中
自然出微妙聲是諸餓鬼得聞其聲
所執身見雖如山峯及諸煩惱金剛
智杵破壞無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
皆爲菩薩名隨意口是時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救斯苦已又往他方諸世
界中救度有情是時除蓋障復白佛
言世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來於此

處救度有情耶世尊告言善男子是
觀自在菩薩救度無數百千俱胝那
庾多有情恒無間息具大威力過於
如來除蓋障白言世尊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云何有如此大威神力

佛告善男子於過去劫有佛出世名
尾鈴尸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我於是時於一長者家爲子
名妙香口於彼佛所聞是觀自在菩
薩威神功德時除蓋障白言世尊所
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威神功德其
事云何世尊告言觀自在菩薩於其
眼中而出日月額中出大自在天眉
出梵王天心出那羅延天牙出大辯
才天口出風天臍出地天腹出水天
觀自在身出生如是諸天時觀自在
菩薩告大自在天子言汝於未來末
法世時有情界中而有衆生執著邪
見皆謂泐於無始已來爲大主宰而
能出生一切有情是時衆生失菩提
道愚癡迷惑作如是言

此虛空大身大地以爲座 境界及有情

皆從是身出

如是善男子我於尾鈴尸如來所聞
是已後復有佛出号式棄如來應供
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除蓋障我
於是時爲勇施菩薩摩訶薩於彼佛
所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威神功德
除蓋障言世尊所聞觀自在菩薩摩
訶薩威神功德其事云何佛言是時
式棄如來會中有一切天龍藥叉阿
蘇羅藥叉嚩拏摩護羅誠人及非人悉
來集會時彼世尊於是衆中欲說法
時口放種種雜色光明所謂青色青
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紅
色紅光玻毖迦色玻毖迦光金色金
光其光徧照十方一切世界其光還
來遠佛三匝却入於口時彼會中有
寶手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世尊言何
因何緣出現斯瑞佛告善男子極樂
世界有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欲來於
此故現斯瑞彼觀自在來此之時出
現種種劫樹華樹雜母那華樹瞻波

迦華樹復現雜華寶池樹兩種種妙
華又兩諸寶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璧
王珊瑚等寶又雨天衣如雲而下彼
時祇樹給孤獨園七寶出現所謂金
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
兵寶如是七寶出現之時其地悉皆
變成金色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出彼極樂世界之時地六震動尔時
寶手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以何因
緣出現斯瑞

佛言善男子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欲來到此故現斯瑞是時又雨適意
妙華及妙蓮華時觀自在菩薩手執
金色光明千葉蓮華來詣佛所頂禮
佛足持是蓮華奉上市尊此華是無
量壽佛令我持來世尊受是蓮華致
在左邊

佛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汝今現是
神力功德莊嚴於意云何觀自在言
我爲救度一切惡趣諸有情故所謂
一切餓鬼阿鼻地獄黑繩地獄等活
地獄燒然地獄燔煨地獄鑊湯地獄
寒水地獄如是等大地獄中所有衆

生我皆救拔離諸惡趣當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是時觀自在菩薩如
是說已頂禮佛足禮畢而去忽然不
現由如火焰入於虛空

尔時寶手菩薩白言世尊我今有疑
欲問如來願爲宣說觀自在菩薩有
何福德而能現是神力佛言如苑
伽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以天妙
衣及以袈裟飲食湯藥坐卧具等
供養如是諸佛所獲福德與觀自
在菩薩一毛端福其量無異善男子
又如四大洲於其一年十二月中於
晝夜分恒降大雨我能數其一一滴
數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
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大海
深廣八萬四千踰繕那如是四大海
水我能數其一二滴數善男子觀自
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
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四足有
情師子象馬虎狼熊鹿牛羊如是一
切四足之類我悉能數一一身中所
有毛數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
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

有人以天金寶造作如微塵數如來形像而於一日皆得成就種種供養所獲福德而我悉能數其數量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一切樹林我能數其一一葉數觀自在菩薩所有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男子女人童男童女如是之人皆成預流果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緣覺菩提如是所有福德與觀自在菩薩一毛端福其量無異是時寶手菩薩白世尊言我從昔已來所未曾見亦未曾聞諸佛如來有於如是福德之者世尊觀自在位居菩薩云何而有如是福德耶佛告善男子非獨此界唯我一身乃至他方無數如來應正等覺俱集一處亦不能說盡觀自在菩薩福德數量善男子於此世界若有人能憶念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名者是人當來遠離生老病死輪迴之苦猶如鵝王隨風而去遠得往生極樂世界面見無量壽如來聽聞妙法如是之人而水不受輪

迴之苦無貪瞋癡無老病死無飢饉
苦不受胎胞生身之苦承法威力蓮
華化生常居彼土候是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救度一切有情皆得解脫堅
固願滿是時寶手菩薩白世尊言此
觀自在而於何時救度一切有情皆
得解脫堅固願滿世尊告言有情無
數常受生死輪迴無有休息是觀自
在爲欲救度如有有情證菩提道隨
有情類現身說法應以佛身得度者
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身得
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應以緣
覺身得度者即現緣覺身而爲說法
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
爲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
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那羅
延身得度者即現那羅延身而爲
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
身而爲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
現帝釋身而爲說法應以日天子身
得度者即現日天子身而爲說法應
以月天子身得度者即現月天子身
而爲說法應以火天身得度者即現

火天身而爲說法應以水天身得度者即現水天身而爲說法應以風天身得度者即現風天身而爲說法應以龍身得度者即現龍身而爲說法應以頻那夜迦身得度者即現頻那夜迦身而爲說法應以藥叉身得度者即現藥叉身而爲說法應以多聞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多聞天王身而爲說法應以人王身得度者即現人王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父母身得度者即現父母身而爲說法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隨彼有情應可度者如是現身而爲說法救諸有情皆令當證如來涅槃之地是時寶手菩薩白世尊言我未曾見聞如是不可思議希有世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有如是不可思議實未曾有佛告善男子此南瞻部洲有金剛窟彼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阿蘇囉止住其中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現阿蘇囉身為是阿蘇囉說此大乘莊嚴寶王經阿蘇囉衆得聞是經

皆發慈善之心而以手掌捧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足聽斯正法皆得安樂
若人得聞如是經王而能讀誦是人
若有五無間業皆得消除臨命終時
有十二如來而來迎之告是人言善男
子勿應恐怖汝既聞是大乘莊嚴寶
王經示種種道往生極樂世界有微
妙蓋天冠瓊瑤上妙衣服現如是相
命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寶手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最勝無比現阿蘇羅
身令彼阿蘇羅當得涅槃之地是時
寶手菩薩頭面著地禮世尊足禮已
而退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二

杜

西天三藏法師玄奘譯

於是或棄佛後有佛出世号尾舍浮
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除蓋障我於是時爲忍辱仙人住處
深山其間礪礪嶽嶽無人能到久住
其中是時我於彼如來處聞是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威神功德是觀自在
入於金地現身爲彼覆面有情而說
妙法示八聖道皆令當得涅槃之地
出此金地又入銀地是處有情而皆
四足止住其中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教彼有情而爲說法汝應諦聽如是
正法當須發心審諦思惟我今示汝
涅槃資糧是諸有情於觀自在前立
白菩薩言無眼有情救爲開明令見
其道無恃怙者爲作父母令得恃怙
黑闇道中爲燃明炬開示解脫正道
有情若念菩薩名号而得安樂我等
常受如是苦難是時此等一切有情
聞大乘莊嚴寶王經得聞是已皆得

安樂獲不退地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出於是中又入鐵地而於是處禁大力阿蘇囉王菩薩往是處時現身如佛是時大力阿蘇囉王遠來迎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阿蘇囉王宮中有無數眷屬其中多是背佝矬陋如是眷屬皆來親覲禮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足而說偈曰
我今生得果所願悉圓滿如意之所希
斯是我正見

既得見於菩薩我及諸眷屬皆得安樂於是以寶座獻觀自在菩薩恭敬合掌白言我等眷屬從昔已來好樂邪淫常懷瞋怒受煞生命造是罪業我心憂愁^恐怖老死輪迴受諸苦惱無主無依垂慈救度爲說開解禁縛之道觀自在言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常行乞食若能施食所獲福德說無有盡善男子非唯我身在阿蘇囉密說不能盡乃至如十二殞伽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俱在一處而亦不能說盡如是福德數量善男子所有微塵我能數其如是數量善男子施

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數
量善男子又如大海我能數其一一
滴數善男子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
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
洲所有男子女人童子童女悉皆田
種滿四大洲不植餘物唯種芥子龍
順時序降澍雨澤芥子成熟於一洲
內以爲其場治踐俱畢都成大聚善
男子如是我能數盡一一粒數善男
子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
盡數量善男子又如妙高山王入水
八万四千踰繕那出水八万四千踰
繕那善男子如是山王以爲帝積以
大海水充滿其中皆爲墨汁以四大
洲所有一切男子女人童子童女悉
皆書寫妙高山量所積帝聚書盡無
餘如是我能數其一一字數善男子
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
數量善男子如是一切書寫之人皆
得十地菩薩之位如是菩薩所有福
德與施如來一食福德其量無異善
男子又如兢伽河沙數大海之中所
有沙數我能數其一一沙數善男子

施如來食所獲福德而我不能說盡
數量是時大力阿蘇囉三聞說是事
涕淚悲泣盈流面目心懷懊惱哽噎
吁嗟自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我於
往昔而行布施所施之境垢黑非法
由斯施故我今并諸眷屬反受禁縛
在於惡趣受斯業報於今何故持少
分食奉施如來變成甘露我從昔來
愚癡無智習行外道婆羅門法時有
一人身形矬陋來於我所求乞所須
我當具辦種種寶冠金銀耳鐸上妙
衣服寶莊嚴具闍伽器等復有百千
象馬寶車真珠瓔珞寶網莊嚴懸衆
妙纓而抄飾之種種寶蓋寶網纔羅
張施其上繫諸寶鈴震響丁丁復有
一千黃牛毛色姝好白銀嚴蹄黃金
飾角又以真珠雜寶而爲莊校復有
一千童女形體姝妙容白端嚴狀如
天女首飾天冠金寶珥璫種種妙衣
間廁寶帶指鐲寶釧瓔珞玲瓏微妙
華鬘如是種種嚴飾其身復有無數
百千雜寶之座復有金銀雜寶積聚
無數又有群牛數百千万及牧放人

又有無數如天上味香美飲食又有
無數寶鈴無數金銀師子之座無數
金柄妙拂無數七寶莊嚴繖蓋辦具
如是種種作大施時而有百千小王
皆來集會百千婆羅門亦皆來集無
數百千万刹帝利衆亦來集會時我
見已心懷疑怖當於是時唯我最尊
具大勢力統領大地我依婆羅門法
專為懺悔宿世惡業而欲煞諸刹帝
利等及諸妻子眷屬取其心肝割割
祀天覲其罪滅是時百千万刹帝利
小王我以枷鎖禁在銅窟及無數百
千邊地之人悉皆禁是窟中而以鐵
楸上安鐵索繫縛諸刹帝利手足時
我於窟造立其門以之常木為第一
重門以佉你囉木為第二重門復用
其鐵為第三重門又以熟銅為第四
重門又以生銅為第五重門又以白
銀為第六重門又以黃金為第七重
門如是七重門上各以五百關鎖而
牢固之又於一一門上各置一山是
時有那羅延天忽於一日現身為
蠅而來探覷又於一日而現蜂形又

於一日而現猪身又於一日現非人相如是日日身相變異而相探覷我時心中思惟作是婆羅門法那羅延天見作斯法來於銅窟而相破壞去除門上七山一二弄擲異處高聲喚彼所禁人言無勝天子等汝身受大苦惱汝等身命爲存活耶爲當已死此諸人等聞其喚問隨聲應言我命今在那羅延天尊大力精進救我苦難其天便乃破壞銅窟七重之門時諸小王在於窟內得脫繫縛之難而見那羅延天是時各各心中思惟其大力阿蘇羅王爲已死耶爲復而今死時方至刹帝利等又作是言我寧與彼鬪鬪相煞死而有地不應受此禁縛而令我死我今當依刹帝利法與彼戰鬪相煞設死其地而得生天時諸小王各於自舍排駕車乘鞍勒鞍馬執持器仗欲大戰鬪時那羅延天現婆羅門其身矬陋著以鹿皮而爲絡腋手中執持三歧拄杖所坐之物隨身持行來至我門時守門者告於彼言不應入此門內汝矬陋人止

勿入中婆羅門言我今自遠而來到
此守門者問婆羅門言汝從何來婆
羅門曰我是月氏國王處大仙人
也從彼而來時守門者往大力阿蘇
羅王所白言今有婆羅門其身矬陋
而來到此大力阿蘇羅王言是人今
來何所須耶守門人言我今不知所
須去何大力阿蘇羅王告言汝去喚
是婆羅門來守門之人既奉教勅遂
喚婆羅門入於其中大力阿蘇羅王
見已與寶座令坐大力阿蘇羅王師
奉所事金星先已在中告大力阿蘇
羅王言今此婆羅門是其惡人而來
到此決定破壞於汝師今何故而能
知耶告言我今知此所現之身知是
云何此是那羅延天既聞此已心即
思惟我行惠施而無反覆今來障難
破壞於我大力阿蘇羅言我口辯才
當須問是婆羅門言今來我所於意
云何婆羅門曰我從於王乞地兩步
阿蘇羅告婆羅門言卿所須地而言
兩步我當與卿其地三步先以金瓶
授與淨水告言須地卿當受取婆羅

門受已而呪願曰安樂長壽時婆羅
門姓陋之身隱而不現今時金星告
阿蘇囉王言汝今當受惡業果報時
那羅延天忽然現身於兩肩上荷負
日月手執利劍輪棒弓箭如是器仗
時大力阿蘇囉王忽然見已悼惶戰
慄其身蹶仆迷悶躋地良久而起今
當云何我寧服其毒藥而死耶是時
那羅延天步量其地只及兩步更無
有餘不逾三步違先所許我今云何
那羅延言王今應當隨我所教時大
力阿蘇囉王自言我如所教那羅延
曰汝實尔耶大力阿蘇囉王言我實
如是此言誠諦心無悔悞是時我依
婆羅門教作法之處悉皆破壞所有
金銀珍寶莊嚴童女衣服寶鈴繖蓋
妙拂師子寶座寶殿黃牛及諸寶莊
嚴具時諸小王衆等悉皆受之便乃
出是大力阿蘇囉王作法之地大力
阿蘇囉王自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
我今身心思惟爲於往昔依婆羅門
法而設廣大布施之會所施之境垢
黑不淨我今并諸眷屬是以禁縛在

斯鐵窟受大苦惱觀自在我今歸依
願垂哀愍救脫我等如是苦難而讚
歎曰

歸命大悲蓮華手	大蓮華王太吉祥
種種莊嚴妙色身	首髻天冠嚴衆寶
頂戴弥陀一切智	救度有情而無數
病苦之人求安樂	菩薩現身作醫王
大地爲眼明喻日	最上清淨微妙眼
照曜有情得解脫	得解脫已妙相應
猶如如意摩尼寶	能護真實妙法藏
而恒說六波羅蜜	稱揚斯法具大智
我今虔懇至歸依	讚歎大悲觀自在
有情憶念菩薩名	離苦解脫獲安隱
作惡業故墮黑繩	及大阿鼻地獄道
諸有餓鬼苦趣者	稱名恐怖皆解脫
如是惡道諸有情	悉皆離苦得安樂
若人恒念大士名	當得往生極樂界
面見如來無量壽	聽聞妙法證無生
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大力阿	
蘇囉王授其記別汝於當來得成爲	
佛号曰吉祥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汝於是時當證六字大	

明惣持之門今此一切阿蘇囉王汝
於當來悉皆救度如是佛刹一切有
情而不聞有貪瞋癡聲時大力阿蘇
囉王聞斯授記即以價直百千真珠
璣珞復以種種妙寶莊嚴百千萬數
天冠珥璫持以奉上願垂納受尔時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大力阿蘇囉
王言我今爲汝說法應當諦聽汝應
思惟乃至於人無常幻化命難久保
汝等而常心中思惟貪愛具大福德
心常愛樂奴婢人民乃至繫耒耨倉庫
及大伏藏心常愛樂父母妻子及諸
眷屬如是等物雖恒愛樂如夢所見
臨命終時無能相救得不命終此南
瞻部洲由是顛倒命終之後見大奈
河膿血盈流又見大樹猛火熾燃見
斯事已心生驚怖是時閻魔獄卒以
繩繫縛急急牽挽走履鋒刃大路舉
足下足剗割傷截而有無數烏鴉羅
囉囉鳥及獠狗等而啖食之於大地
獄受其極苦所履鋒刃大路之中復
有大刺長十六指隨一一步有五百
刺刺入脚中悲啼號哭而言我等有

情皆爲愛造罪業今受大苦我今云
何時閻魔獄卒告言汝從昔來未曾
以食施諸沙門亦未曾聞法捷稚聲
未曾旋遶塔像時諸罪人告閻魔獄
卒言我爲罪障於佛法僧不解信敬
而恒遠離獄卒告言汝以自造種種
惡業今受苦報獄卒於是將諸罪人
往閻魔王所到已立在面前時閻魔
王言汝去往於業報之處是時閻魔
獄卒驅領罪人往黑繩大地獄所到
已是諸罪人一一拋擲入地獄中旣
擲入已一一罪人各有百槍攢刺其
身命皆不死次有二百大槍俱攢刺
身其命亦活後有三百大槍一時攢
刺其身命亦不死命旣生活是時而
又擲之入大火坑命亦不死而於是
時以熱鐵丸入在口中令吞噬之脣
齒斷嚼及其咽喉悉燒爛壞心藏腸
肚煎煮沸然徧身焦壞告大力阿蘇
囉王言受斯苦時而無一人能相救
者汝當知之我今爲汝說如是法汝
等應當躬自作福時觀自在菩薩摩
訶薩告大力阿蘇囉王言我今欲往

祇樹林園彼於今日大衆集會是時
觀自在菩薩放無數雜色光明所謂
青色光明黃色光明紅色光明白色
光明玻沱迦色光明金色光明等如
是光明往尾舍浮如來前時有天龍
藥叉囉刹娑緊那囉摩護囉譏并諸
人等悉皆集會復有無數菩薩摩訶
薩亦皆集會於是衆中有一菩薩名
虛空藏從坐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恭敬合掌向佛而白佛言
世尊今此光明爲從何來佛告善男
子今此光明是觀自在菩薩在大力
阿蘇囉王宮中放斯光明而來至此
時虛空藏菩薩白世尊言我今以何
方便而能見彼觀自在菩薩佛告善
男子彼菩薩亦當來此觀自在菩薩
出大力阿蘇囉王宮時祇陀林園忽
然而有天妙華樹天劫波樹而有無
數諸天鮮妙雜色莊嚴上懸百種真
珠瓔珞又懸憍尸迦衣及餘種種衣
服樹身枝條其色深紅金銀爲葉復
有無數微妙香樹殊妙華樹無數寶
池有百千万雜色妙花充滿其中出

現如是時虛空藏菩薩白世尊言彼觀自在菩薩於今何故而未來耶佛告善男子彼觀自在菩薩從大力阿蘇囉王宮出已而有一處名曰黑暗無人能到善男子彼黑暗處日月光明之所不照有如意寶名曰隨願而於恒時發光明照彼有無數百千萬藥叉止住其中於時見觀自在菩薩入於其中心懷歡喜踴躍奔馳而來迎逆觀自在菩薩頭面禮足而問評言菩薩子今無疲勞耶久不來此黑暗之地觀自在菩薩言我爲救度諸有情故時彼藥叉羅刹以天金寶師子之座而請就坐於是菩薩爲彼藥叉羅刹說法汝當諦聽有大乘經名莊嚴寶王若有得聞一四句偈而能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心常思惟所獲福德無有限量善男子所有微塵我能數其如是數量善男子若有於此大乘莊嚴寶王經而能受持一四句偈所獲福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若以大海所有之水我能數其一一滴數若於此經有能受持一四句偈

所獲福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假使
十二殞伽河沙數如來應正等覺經
十二劫俱在一處恒以衣服飲食卧
具湯藥及餘資具奉施供養如是諸
佛而亦不能說盡如是福德數量非
唯於我在黑暗處說不能盡善男子
又如四大洲人各各以自所居舍宅
造立精舍而於其中以天金寶造千
室堵波而於一日悉皆成就種種供
養所獲福德不如於此經中而能受
持一四句偈所獲福德善男子如五
大河入於大海如是流行無有窮盡
若有能持此大乘經四句偈者所獲
福德流行亦復無盡時彼藥叉羅刹
白觀自在菩薩言若有有情而能書
寫此大乘經所獲福德其量云何善
男子所獲福德無有邊際若人有能
書寫此經則同書寫八万四千法藏
而無有異是人當得轉輪聖王統四
大洲威德自在面貌端嚴千子圍遶
一切他敵自然臣伏若有人能常時
但念此經名号是人速得解脫輪迴
之苦遠離老死憂悲苦惱是人於後

所生之處能憶宿命其身常有牛頭
旃檀之香口中常出青蓮花香身相
圓滿具大勢力說是法時彼諸藥叉
羅刹有得預流果者其中或有得一
來果者作如是言唯願菩薩且住於
此勿往餘處我今於此黑暗之地以
天金寶造牽堵波又以金寶造經行
處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言我
爲救度無數有情皆令當得菩提道
故欲往餘處時諸藥叉羅刹各各低
頭以手搗顙徘徊意緒而思惟之作
如是言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捨此
而去於後誰能爲於我等說微妙法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於是而去彼諸
藥叉羅刹悉皆隨侍而送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告言汝等而來已遠應還
所住時諸藥叉羅刹頭面著地禮觀
自在菩薩摩訶薩足已還歸本處時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猶如火焰上昇
虛空而生天宮到彼天上現婆羅門
身彼天衆中有一天子名妙嚴耳而
常貧窮受斯苦報時觀自在菩薩所
現婆羅門身詣彼天子所到已告言

我患飢餒而復困渴時彼天子垂泣而告婆羅門言我今貧匱無物所奉婆羅門言我切所須必應相饋乃至少分時彼天子俛仰入宮搜尋所有忽然見其諸大寶器復盛異寶盈滿其中復有寶器滿中而盛上味飲食又有嚴身上妙衣服盈滿宮中時彼天子心懷思惟今此門外婆羅門決定是其不可思議之人令我得是殊常之福於是請彼大婆羅門入其宮中持天妙寶及天上味飲食以奉供養受斯供已而呪願言安樂長壽時彼天子白婆羅門言賢者爲從何方而來到此婆羅門言我從祇陀樹林大精舍中於彼而來天子問言彼地云何婆羅門告言彼祇陀林精舍之中其地清淨出現天摩尼寶莊嚴劫樹又現種種適意摩尼之寶又現種種寶池又有戒德威嚴具大智慧無數大衆出現其中彼有佛号尾舍浮如來於是聖天所住之地有如是變化出現之事時彼天子白言賢者云何大婆羅門宜誠諦說爲是天耶爲

是人耶賢者于今云何出現斯瑞時
婆羅門言我非是天亦非是人我是
菩薩爲欲救度一切有情皆令得見
大菩提道於是天子旣聞斯已即以
天妙寶冠莊嚴珥璫持奉供養而說
偈言

我遇功德地 遠離諸罪垢 如今種勝田
現獲於果報

於是天子說斯偈時彼婆羅門化度
事訖而出天宮即時而往師子國內
到已於諸羅刹女前當面而立其所
現身相自端嚴殊色希奇諸羅刹女
見斯容質而起慾心旣懷欣慕於是
移步親近而告彼言可爲我夫我是
童女未經適娉願爲我夫今旣來此
勿復餘去如人無主而能爲主又如
閨室爲燃明炬我今此有飲食衣服
庫藏豐盈及有適意果園悅意水池
告羅刹女言汝今應當聽我所說羅
刹女言唯然願聞旨諭云何我今爲
汝說八正道法又爲說四聖諦法時
羅刹女得聞是法各獲果證有得預
流果者或得一來果者無貪瞋癡苦

不起惡心無煞命意其心樂法樂住
於戒作如是言我從今已去而不煞
生如南瞻部洲奉戒之人清淨飲食
如是活命我自于今活命亦尔於是
羅刹女不造惡業受持學處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出師子國而往波羅奈
大城穢惡之處彼有無數百千万類
蟲蛆之屬依止而住觀自在菩薩爲
欲救度彼有情故遂現蜂形而往於
彼口中出聲作如是云曩謨沒馱野
彼諸蟲類隨其所聞而皆稱念亦復
如是由斯力故彼類有情所執身見
雖如山峯及諸隨惑金剛智杵一切
破壞便得往生極樂世界皆爲菩薩
同名妙香口於是救度彼有情已出
波羅奈大城而往摩伽陀國時彼國
中值天亢旱滿二十歲見彼衆人及
諸有情飢饉苦惱之所逼切悉皆平
相食敗身肉是時觀自在菩薩心懷
思惟以何方便救此有情時觀自在
菩薩種種降雨先降雨澤蘇息枯涸
然後復雨種種之器各各滿中而盛
味中上味飲食時彼衆人皆得如是

飲食飽滿是時又兩資糧粟豆等物
於是彼諸人等所須之物隨意滿足
時摩伽陀國一切人民心懷驚愕恠
未曾有時衆於是集在一處旣俱集
已各作是言于今云何天之威力致
如是耶於彼衆中而有一人耆年老
大其身偃偻而策其杖此人壽命無
數百千告衆人言此非是天之威力
今此所現定是觀自在菩薩威德神
力之所變現衆人問言彼觀自在菩
薩何故而能出現斯瑞耆舊於是即
說彼聖觀自在功德神力爲盲冥者
而爲明燈陽焰熾盛爲作蔭覆渴乏
之者爲現河流於恐畏處施令無畏
病苦所惱而爲醫藥受苦有情爲作
父母阿鼻地獄其中有情令見涅槃
之道能令世間一切有情得是功德
利益安樂若復有人念是觀自在菩
薩名者是人當來遠離一切輪迴之
苦衆人聞已咸稱善哉若有人能於
觀自在像前建立四方曼拏羅常以
香華供養觀自在菩薩者是人當來
而得轉輪聖王七寶具足所謂金輪

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主藏寶主兵
寶得如是七寶若復有人能以一華
供養觀自在菩薩者是人當得身出
妙香隨所生處而得身相圓滿於是
耆舊說觀自在菩薩功德神力已時
諸人衆各各還歸所住耆舊之人既
說法已迴還亦尔是時觀自在菩薩
上昇虛空於是思惟我久不見尾舍
浮如來而今應當往到祇施樹林精
舍之中見彼世尊是時觀自在菩薩
即往到彼精舍見有無數百千万天
龍藥叉彥達縛阿蘇囉蘇嚕擊緊那
囉摩護囉誡人及非人復有無數百
千万菩薩悉皆集會是時虛空藏菩
薩白佛言世尊今此來者是何菩薩
佛告善男子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時虛空藏菩薩默然而住於是觀自
在菩薩遶佛三匝却坐左邊世尊於
是而慰問言汝無疲勞耶善男子汝
於餘處所爲化事而云何耶觀自在
於是即說昔所化事我已救度如是
如有有情時虛空藏菩薩聞已心中
恠未曾有令我見此觀自在而爲菩

薩乃能救度如是國土有情得見如
來如是國土有情而爲菩薩是時虛
空藏菩薩於觀自在前立而問評於
觀自在菩薩言如是化度得無疲勞
耶觀自在言我無疲勞而問評已默
然而住

尔時世尊告善男子言汝等諦聽我
今爲汝說六波羅蜜多法善男子若
爲菩薩應先修行布施波羅蜜多然
後修行如是持戒忍辱精進靜慮般
若波羅蜜多如是而得圓滿具足說
斯法已默然而住時彼衆會各各而
退還歸本處彼菩薩衆而亦退還本
佛刹七

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樂莊嚴寶王經卷第三

社

此經印度耆闍崛山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日南大奉詔譯

爾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往昔之事已聞佛說彼
菩薩有何三摩地門唯願世尊爲我
宣說

佛告善男子其三摩地門所謂有相
三摩地無相三摩地金剛生三摩地
日光明三摩地廣博三摩地莊嚴三
摩地旌旗三摩地作莊嚴三摩地莊
嚴王三摩地照十方三摩地妙眼如
意三摩地持法三摩地妙最勝三摩
地施受三摩地金剛幡三摩地觀察
一切世界三摩地樂善逝三摩地神
通業三摩地佛頂輪三摩地妙眼月
三摩地了多眷屬三摩地天眼三摩
地明照劫三摩地變現見三摩地蓮
華上三摩地上王三摩地清淨阿鼻
三摩地信相三摩地天輪三摩地灑
甘露三摩地輪光明三摩地海深三
摩地多宮三摩地迦陵頻伽聲三摩
地青蓮華香三摩地運載三摩地金

剛鎧三摩地除煩惱三摩地師子步
三摩地無上三摩地降伏三摩地妙
月三摩地光曜三摩地百光明三摩
地光熾盛三摩地光明業三摩地妙
相三摩地勸阿蘇囉三摩地宮殿三
摩地現圓寂三摩地大燈明三摩地
燈明王三摩地救輪迴三摩地文字
用三摩地天現前三摩地相應業三
摩地見真如三摩地電光三摩地龍
嚴三摩地師子頻伸三摩地莎底面
三摩地往復三摩地覺悟變三摩地
念根增長三摩地無相解脫三摩地
最勝三摩地開導三摩地善男子觀
自在菩薩摩訶薩非唯有是三摩地
而於一一毛孔具百千萬三摩地善
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位居菩薩
功德如是乃至諸佛如來歎未曾有
如是功德善男子我於往昔爲菩薩
時與五百貴人欲往師子國中將諸
車乘駝馳牛等求其財寶卽發往彼
道路經歷村營城邑聚落之處相次
至於海濱欲承大舶於是俱昇舶內
我當問於舶主言汝應看其風信從

何而起往何國土爲往寶洲爲闍婆
國羅刹國耶於是船主瞻其風信作
如是言而今此風宜往師子國去是
時承風駕放往師子國於彼國中有
五百羅刹女忽然變發劇暴大風鼓
浪漂激其舶破壞時諸賣人風墮水
中漂漾其身浮及海濱至於岸上彼
五百羅刹女見諸賣人各各搖動其
身出於惡聲現童女相來賣人所各
以衣服與諸賣人於是著彼衣服接
自濕衣曝之令乾而離彼處即往瞻
波迦樹下憩歇歇已互相謂言我今
云何作何方便無復方計說已默然
是時彼羅刹女又來於賣人前作如
是言我無夫主可與於我而爲夫耶
於此我有飲食衣服庫藏園林浴池
時彼羅刹女各各將一賣人歸自所
居於是羅刹女中而有一女爲大主
宰名囉底迦覽彼女與我相將歸彼
所居彼女而以上味飲食供給於我
豐足飽滿我當快樂無異人間於彼
止宿經停二三日忽然見彼囉底
迦覽欣然而笑我時心生疑恠未曾

見聞彼羅刹女作如是笑耶羅刹女言此師
汝今何故作是笑耶羅刹女言此師
子國羅刹女所住之地恐傷汝命於
是我問汝何故知耶羅刹女言勿履
南路而去何以故彼有鐵城上下周
圍而無門戶其中而有無數賣人其
中多已被彼食取唯餘骸骨彼今見
有活者死者恐不相信但依此路而
去到彼自當信我是時我伺彼女惛
沉睡眠於是菩薩向夜分時持月光
劍往於南路而行到彼鐵城四面而
看一無門戶亦無窓牖彼鐵城邊有
一瞻波迦樹攀昇樹上我時高聲喚
問時鐵城內賣人告於我言賢大賣
主而還知不我等被羅刹女致在鐵
城而於日日食取百人彼等具說昔
時事已於是我下瞻波迦樹却依南
路急速還彼羅刹女處是時彼女而
問我言賢大賣主所說鐵城還當見
不今應實說我言已見於是又問彼
女以何方便今我得出於此彼羅刹
女而告我言而今有大方便可令於
汝安隱善出此師子國却還於彼南

瞻部洲我見是說復問彼女令我於何道路出此國耶時羅底迦覽告於我言有聖馬王而能救度一切有情我當尋時往彼聖馬王所食白藥草食已於金沙地驟已而起振擺身毛作如是已而作是言何人而欲達於彼岸三復告言若欲去者當自言說於是我告聖馬王言我於今者欲往彼去如是說已而復到彼羅刹女處同共止宿彼羅刹女睡眠覺已心生追悔而問我言實主汝身何故令耶於是我知彼意不令我去遂以方便告於彼女我於向者暫出城外便利而迴故我身冷彼女告於我言應却睡眠至於日出我時方起遂乃喚諸賣人告言而今宜應出於此城時諸賣人皆出城已俱在一處而歌共相謂言今此衆中何人之妻最相戀慕有何所見其事云何時衆人中有言彼以上味飲食供給於我或有說言彼以種種衣服與我或有說言彼以天冠瓊瑤衣服與我或有說言我無所得唯不稱心或有說言彼以種種

龍麝梅檀之香與我時諸賣人作是
說已我當告言汝難解脫何故貪愛
此羅刹女耶衆賣人聞心懷怖畏而
問言大賣主實如是耶我乃告言此
師子國羅刹女所住非是人耳此實
是羅刹女作是誓言佛法僧等可知
此羅刹女也時諸賣主聞已告於我
言以何方便得免此難於是我告彼
言此師子國有聖馬王能救一切有
情彼食大白藥草於金砂驥而起振
擺身已三復言云誰人欲往彼岸我
已告彼馬王言我今欲往彼岸時諸
賣人復告我言何日去耶我告衆言
却後三日決定而去衆人宜應備辦
資糧作是語已衆還入城各各往本
羅刹女舍其女見來相問詳言今疲
勞耶我當問彼羅刹女我未曾見汝
悅意園林浴池爲實有耶時彼羅刹
女告我言大賣主此師子國有種種
適意園林浴池告彼女言與我如法
辦具資糧我候三日欲往遊觀種種
園林池沼看彼名花我當將種種華
而來歸家時羅刹女告我言大賣主

我爲辦具資糧是時恐彼羅刹女知我方計必當然我如是思惟默然而住彼羅刹女以好飲食與我令喫食已吁歎彼女問言大賁主何故如是而吁歎耶是時我告彼女我本南瞻部洲人思自本地彼女告我言大賁主勿思本地此師子國有種種飲食衣服庫藏種種適意園林浴池受種種快樂云何思彼南瞻部洲我時默然而住過是日已至第二日彼女與我辦具飲食資糧彼諸賁人悉皆辦具資糧候第三日日初出時皆出彼城出已共相議言我等今者當宜速去不應迴顧師子國矣作是語已我與彼衆即時速疾而往於聖馬王所到已見彼馬王喫草驤已振擺身毛是時師子國地皆震動馬王三復言云今者何人欲往彼岸時諸賁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欲往彼岸時聖馬王奮迅其身而作是言汝等宜應前進勿應返顧師子國也彼聖馬王如是說已是時我乃先乘馬王然後五百賁人俱昇馬上時彼師子國中諸

羅刹女忽聞諸實人去口出苦切之聲即駛奔馳赴逐悲啼號哭叫呼隨後時諸實人聞是聲已迴首顧眄不覺閃隊其身入於水中於是諸羅刹女取彼身肉而散食之是時唯我一人往於南瞻部洲彼聖馬王屈海岸所我當下已而乃旋遶彼聖馬王三匝畢已即離彼處尋路而行往於本地歸自所居到其家已是時父母見我來歸抱捉其子欣喜復悲涕泣流淚父母先為我故涕泣恒時其眼昏賢因茲除愈明淨如故是時父母與子共在一處我乃具述前所經歷艱苦之事父母聞已告於我言汝於今日得全其命安隱而歸甚適我懷無復憂慮我不須汝所盈財寶今緣自知年老衰朽須汝佐輔出入扶侍我當死至汝為主者送葬我身昔時父母而作如是善言慰諭於我除蓋障我於是時身為實主受如是危難苦惱之事

佛告除蓋障菩薩時聖馬王者即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是於是危難死怖

畏中救濟於我除蓋障我今不能廣
說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功德數量
我今爲汝略說是觀自在身毛孔中
所有功德除蓋障觀自在菩薩身有
金毛孔而於其中有無數百千万俱
胝那庾多彥達縛彼等無輪迴苦而
常受於最勝快樂天物受用無有窮
盡無有惡心無憎嫉心無貪瞋癡常
行八聖道恒受法樂除蓋障於是金
毛孔中復有放光如意寶珠隨彼彥
達縛衆思念所湏隨意滿足於是金
毛孔中有斯出現復有黑毛孔而於
其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具
通神仙之人其中有具一神通者或
有具二三四五神通之者亦有具足
六神通者於是毛孔之中復現銀地
黃金爲山白銀爲峯三十七愛染蓮
華寶莊嚴其山於其山中而有八万
四千神仙之衆如是仙衆出現劫樹
深紅爲身黃金白銀以爲枝葉放寶
光明又於一一毛孔現四寶池八功
德水充滿其中而有妙華盈滿池中
於池岸側有天妙香樹栴檀香樹又

有莊嚴劫樹上懸莊嚴天冠珎瑠復有殊妙瓔珞而嚴飾之又於其上懸衆寶鈴又挂妙衣憍尸迦服於斯一切劫樹之下各有一百彥達縛玉而於恒時奏諸音樂復有群鹿羽族靈禽聞斯樂音悉皆思惟諸有情類多受輪迴之苦何故南瞻部洲人見受生老病死受別離等如是諸苦此諸禽鳥鹿等於是思惟此大棄莊嚴寶王經如是之名於是而有天妙上味飲食天諸妙香天妙衣服等物隨彼所思如意滿足是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我今聞是甚爲希有世尊佛告善男子於意云何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如有有情心唯思念此經名号尚獲如是利益安樂若復有人得聞此經而能書寫受持讀誦供養恭敬如是之人常得安樂或復有人於此經中書寫一字斯人當來不受輪迴之苦而永不於屠兒魁膾下賤之類如是家生所生之身而永不受背偃寧覺醜屑缺漏疥癩等病不可喜相獲得身相圓滿諸根具足有大力

勢何況具足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之人所獲功德

尔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除蓋障汝今善說如是之法今此會中無數百千万天龍藥叉彥達縛阿蘇囉藥嚕拏緊那囉摩護囉誡人及非人鄔波索迦鄔波斯計如是等衆皆悉聞汝說如是法得聞斯之廣博法門由汝所問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言世尊於今說斯妙法天人衆等生信堅固是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重複問是觀自在身毛孔中所現功德除蓋障彼復有寶莊嚴毛孔是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彥達縛女面貌端嚴形體姝妙種種莊嚴如是色相狀如天女彼衆貪瞋癡苦皆不能侵於彼身分而亦不受人間少分苦惱之事彼彥達縛女而於三時念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名号而於是時彼等獲得一切所須之物是時除蓋障菩薩白佛言世尊我欲入彼毛孔之中看其所有佛告善男子彼之毛孔無有邊際如

虛空界亦無障礙善男子如是毛孔
無障無礙亦無觸惱彼毛孔中普賢
菩薩摩訶薩入於其中行十二年不
得邊際見諸毛孔一一之中各有佛
部於彼而住是故普賢不能見其邊
際近遠餘諸菩薩云何而得見彼邊
際耶時除蓋障菩薩白佛言世尊普
賢菩薩摩訶薩於彼毛孔行十二年
不能見其邊際而諸毛孔各有百佛
在於其中普賢菩薩摩訶薩尚不能
得見於邊際我今云何而得入於是
中耶佛告善男子我亦不見如是微
妙寂靜彼無相故而現大身具十一
面而百千眼圓滿廣大得相應地湛
然寂靜大智無得無有輪迴不見救
度亦無種族無有智慧亦無有說如
是諸法如影響故善男子觀自在菩
薩無見無聞彼無自性乃至如來亦
所不見於意云何善男子普賢等諸
菩薩皆具不可思議不能了知彼觀
自在之所變化善男子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變現種種救度無數百千萬
俱胝那由多有情今得往生極樂世

界見無量壽如來得聞法要皆令當
得成菩提道時除蓋障菩薩白世尊
言不知以何方便令我得見是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

佛告善男子彼菩薩必當來此索訶
世界而來見我禮拜供養時除蓋障
菩薩白佛言世尊可知是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而來於此爲於何時

佛告善男子候此有情根熟之時彼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先來到此時除
蓋障菩薩摩訶薩以手揩顙作是思
惟我今云何有是罪障壽命雖長而
無所益不得見彼觀自在菩薩恭敬
禮拜猶如盲人在道而行時除蓋障
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觀自在菩薩
摩訶薩爲實何時而來於此耶

尔時世尊微笑告言善男子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彼於無時而是來時善
男子彼菩薩身而有毛孔名灑甘露
於是毛孔之中有無數百千万俱胝
那庾多天人止住其中有證初地二
地乃至有證十地菩薩摩訶薩位者
除蓋障彼灑甘露毛孔之中而有六

十金銀寶山其一山高六万踰繕
耶有九万九千峯以天妙金寶周徧
莊嚴一生補處菩薩於彼而住復有
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彥達縛衆
於彼毛孔而於恒時奏諸音樂除蓋
障彼灑甘露毛孔之中又有無數百
千万俱胝那庾多宮殿以天摩尼妙
寶周徧莊嚴見者其意適然復有種
種真珠瓔珞而校飾之於彼宮殿各
有菩薩說微妙法出是宮殿各各經
行於經行處而有七十七池八功德
水盈滿其中有種種華所謂盟鉢羅
華鉢訥摩華矩母那華奔拏利迦華
樂彥駄迦華曼那囉華摩賀曼那囉
華充滿其中彼經行地復有適意劫
樹以天金銀而爲其葉莊嚴於上懸
諸天冠珎瑠璃寶瓔珞種種莊嚴彼
諸菩薩而經行已於夜分時憶念種
種大乘之法思惟寂滅之地思惟地
獄鬼趣傍生作如是思惟已而入慈
心三摩地除蓋障於彼毛孔如是菩
薩出現其中復有毛孔名金剛面而
於其中有無數百千万緊那囉衆種

種華鬘璎珞徧身莊嚴以妙塗香用
塗其體見者歡喜而彼恒時念佛法
僧得不壞信住法忍慈思惟寂滅遠
離輪迴如是如是善男子彼緊那羅
衆心生愛樂彼之毛孔有無數山而
於其中有金剛寶窟金寶窟銀寶窟
玻胝迦寶窟蓮華色寶窟青色寶窟
復有具足七寶窟如是善男子於彼
毛孔有斯變現而於是中又有無數
劫樹無數栴檀大樹微妙香樹無數
浴池百千万天宮寶殿玻胝迦莊嚴
巧妙清淨適意寶殿於彼出現如是
宮殿緊那羅衆止息其中既止息已
說微妙法所謂布施波羅蜜多法及
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波羅蜜多
法說是六波羅蜜多已各各經行而
於是處有黃金經行道白銀經行道
於是周匝而有劫樹金銀爲葉上有
種種天衣寶冠珎璫寶鈴璎珞如是
莊嚴彼經行處又有樓閣緊那羅於
是經行思惟沉淪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貧窮困苦愛別離苦冤憎會苦求
不得苦或墮針刺地獄黑繩地獄喝

醢大地獄極熱大地獄火坑地獄或
墮餓鬼趣如有有情受大苦惱彼緊
那囉作是思惟如是善男子彼緊那
囉樂其深法思惟圓寂真界復於恒
時念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名号由是
稱念而於是時得諸資具悉皆盡是
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乃至名
号亦難得值何以故彼與一切有情
如大父母一切恐怖有情施之無畏
開導一切有情爲大善友如是善男
子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有六字大
明陀羅尼難得值遇若有人能稱念
其名當得生彼毛孔之中不受沉淪
出一毛孔而復往詣入一毛孔於彼
而住乃至當證圓寂之地時除蓋障
菩薩白世尊言世尊今此六字大明
陀羅尼爲從何處而得耶
佛告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難
得值遇至於如來而亦不知所得之
處因位菩薩云何而能知得處耶除
蓋障菩薩白世尊言如是陀羅尼今
佛如來應正等覺云何而不知耶
佛告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是

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微妙本心若有
知是微妙本心即知解脫時除蓋障
菩薩白世尊言世尊諸有情中有能
知是六字大明陀羅尼者不佛言無
有知者善男子此六字大明陀羅尼
無量相應如來而尚難知菩薩云何
而得知此觀自在菩薩微妙本心處
耶我往他方國土無有知是六字大
明陀羅尼處者若有人能而常受持
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於是持誦之
時有九十九殍伽河沙數如來集會復
有如微塵數菩薩集會復有三十二
天天子衆亦皆集會復有四大天王
而於四方爲其衛護復有娑戔羅龍
王無熱惱龍王得叉迦龍王縛蘇枳
龍王如是無數百千万俱胝那庾多
龍王而來衛護是人復有地中藥叉
虛空神等而亦衛護是人善男子觀
自在菩薩身毛孔中俱胝數如來止
息已讚歎是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能得是如意摩尼之寶汝七代種
族皆當得其解脫善男子彼持明人
於其腹中所有諸蟲當得不退轉菩

薩之位若復有人以此六字大明陀
羅尼身中項上戴持者善男子若有
得見是戴持之人則同見於金剛之
身又如見於舍利摩堵波又如見於
如來又如見於具一俱胝智慧者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而能依法念此六
字大明陀羅尼是人而得無盡辯才
得清淨智聚得大慈悲如是之人日
日得具六波羅蜜多圓滿功德是人
得天轉輪灌頂是人於其口中所出
之氣觸他人身所觸之人發起慈心
離諸瞋毒當得不退轉菩薩速疾證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此戴持
之人以手觸於餘人之身蒙所觸者
是人速得菩薩之位若是戴持之人
見其男子女人童男童女乃至異類
諸有情身如是得所見者悉皆速得
菩薩之位如是之人而永不受生老
病死苦愛別離苦而得不可思議相
應念誦今此六字大明陀羅尼作如
是說

佛說大無莊嚴寶王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四

杜

西天中印度志爛歌羅國密林寺三藏賜紫沙門臣 義楚奉 詔譯

尔時除蓋障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
今云何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若得
彼者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相應即同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入解脫門
見涅槃地貪瞋永滅法藏圓滿破壞
五趣輪迴淨諸地獄斷除煩惱救度
傍生圓滿法味一切智智演說無盡
世尊我須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我爲
此故以四大洲滿中七寶布施以爲
書寫世尊若乏帝筆我刺身血以爲
墨剝皮爲帛析骨爲筆如是世尊我
無悔悵尊重如我父母

尔時佛告除蓋障菩薩言善男子我
念過去世時爲此六字大明陀羅尼
徧歷如微塵數世界我供養無數百
千萬俱胝那庾多如來我當於彼諸
如來處不得而亦不聞時世有佛名
寶上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我當於彼佛前涕淚悲泣時彼

如來應正等覺言善男子汝去勿應
悲泣善男子汝往到彼見蓮華上如
來應正等覺在於彼處彼佛知是六
字大明陀羅尼善男子我當辭離寶
上如來所往詣蓮華上如來佛刹到
已頂禮佛足合掌在前唯願世尊與
我六字大明陀羅尼彼真言王一切
本母憶念其名罪垢消除疾證菩提
爲於此故我今疲困我往無數世界
而不能得今迴來於此處

是時蓮華上如來即說此六字大明
陀羅尼功德言善男子所有微塵我
能數其數量善男子若有念此六字
大明陀羅尼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
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大海所有
沙數我能數其一一數量善男子若
念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
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天人造立
倉廩周一千踰繕那高一百踰繕那
貯積脂麻盈滿其中而無容針彼守
護者不老不死過於百劫擲其一粒
脂麻在外如是倉內擲盡無餘我能
數其數量善男子若念六字大明一

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種植種種穀麥等物龍王降澍雨澤以時所植之物悉皆成熟收刈俱畢以南瞻部洲而爲其場以東乘等般運場所治踐俱畢都成大聚善男子如是我能數其一一粒數善男子若念此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我則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此南瞻部洲所有大河晝夜流注所謂衆多河諠誡河焰母那河縛菊河設多嚕捺羅二河贊捺羅三婆薩河愛羅縛底河蘇摩誡馱河四摩河迦擲忒那哩河此一一河各有五千眷屬小河於其晝夜流入大海如是善男子彼等大河我能數其一一滴數善男子若念此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四大洲所有四足有情師子鳥馬野牛水牛虎狼猴鹿羖羊豺兔如是等四足之類我能數其一毛數善男子若念六字大明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數其數量善男子又如金剛鉤山王高九万九千踰繕耶

下八万四千踰繕那彼金剛鉤山王
方面各八万四千踰繕那彼山有人
不老不死經於一劫旋遶彼山而得
一匝如是山王我以憍尸迦我能
拂盡無餘若有念此六字大明一徧
所獲功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
子又如大海深八万四千踰繕那穴
口廣闊無量我能以一毛端滴盡無
餘善男子若有念此六字大明一徧
所獲功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善男
子又如大尸利沙樹林我能數盡一
一葉數善男子若有念此六字大明
一徧所獲功德而我不能說盡數量
善男子又如滿四大洲所住男子女
人童子童女如是一切皆得七地菩
薩之位彼菩薩衆所有功德與念六
字大明一徧功德而無有異善男子
又如除十二月年遇閏一十三月以
餘閏月并數爲年足滿天上一劫於
其晝夜常降大雨善男子如是我能
數其一一滴數若有念此六字大明
陀羅尼一徧功德數量其多於彼於
意云何善男子又如一俱胝數如來

在於一處經天一切以衣服飲食座
卧敷具及以湯藥受用資具種種供
養彼諸如來而亦不能數盡六字大
明功德數量非唯我今在此世界我
起定中不可思議善男子此法微妙
加行觀智一切相應汝於未來當得
是微妙心法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善佳如是六字大明陀羅尼善男子
我以加行徧歷無數百千万俱胝那
庾多世界到彼無量壽如來所在前
合掌爲於法故涕泣流淚時無量壽
如來知我見在及以未來而告我言
善男子汝須此六字大明王觀行瑜
伽耶我時白言我須是法世尊我須
是法善逝如渴乏者而須其水世尊
我爲是六字大明陀羅尼故行無數
世界承事供養無數百千万俱胝那
庾多如來未曾得是六字大明王陀
羅尼唯願世尊救我愚鈍如不具足
者今得具足迷失路者引示道路陽
焰炎熱爲作蔭覆於四衢道植娑羅
樹我心渴仰是法唯願示導令得善
住究竟之道探金剛甲冑是時無量

壽如來應正等覺以迦陵頻伽音聲
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
見是蓮華上如來應正等覺爲此六
字大明陀羅尼故徧歷無數百千萬
俱胝那庾多世界善男子汝應與是
六字大明此如來爲是故來於此觀
自在菩薩白世尊言不見曼拏羅者
不能得此法云何知是蓮華印云何
知是持摩尼印云何知是一切王印
云何知是曼拏羅清淨躰今此曼拏
羅相周圍四方各五肘量中心曼
拏羅安立無量壽粉布應用因捺羅
二祇祇羅寶珠鉢訥麼二囉引誡寶
珠摩囉揭多寶珠玻胝迦寶珠蘇縛
囉拏二合引曾引播寶珠於無量壽如來
右邊安持大摩尼寶菩薩於佛左邊
安六字大明四辟肉色白如月色種
種寶莊嚴左手持蓮華於蓮華上安
摩尼寶右手持數珠下二手結一切
王印於六字大明足下安天人種種
莊嚴右手執香爐左手掌鉢滿盛諸
寶於曼拏羅四角列四大天王執持
種種器仗於曼拏羅外四角安四賢

瓶滿盛種種摩尼之寶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欲入是曼拏羅者所有眷屬
不及入是曼拏羅中但書其名彼先
入者擲彼眷屬名字入於曼拏羅中
彼諸眷屬皆得菩薩之位於其中
離諸苦惱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彼阿闍梨不得妄傳若有方
便善巧深信大乘加行志求解脫如
是之人應與不應與外道異見是時
無量壽如來應正等覺告觀自在菩
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有如是五種
色寶鉢當得建置是曼拏羅若善男
子善女人貧匱不能辦是寶鉢者云
何觀自在白言世尊當以方使用種
種顏色而作以種種香花等供養若
善男子而亦不辦或寄旅停或在道
行時阿闍梨運意思想成曼拏羅結阿
闍梨印相是時蓮華上如來應正等
覺告觀自在菩薩言善男子與我說
是六字大明王陀羅尼我為無數百
千萬俱胝那庾多有情令離輪迴苦
惱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蓮華

上如來應正等覺說是六字大明陀
羅尼曰

唵引麼拏鉢訥銘二合

吽引

當說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時此四大
洲并諸天宮悉皆震搖如芭蕉葉四
大海水波浪騰湧一切尾那野迦藥
叉囉刹娑拱伴拏摩賀迦擢等并諸
眷屬諸魔作障者悉皆怖散馳走
余時蓮華上如來應正等覺舒如鳥
王鼻臂授與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價
直百千真珠瓔珞以用供養觀自在
菩薩既受得已持奉上彼無量壽如
來應正等覺彼佛受已還持奉上蓮
華上如來而於是時蓮華上佛既受
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已而還復彼
蓮華上世界中如是善男子我於往
昔之時於彼蓮華上如來應正等覺
所得聞是陀羅尼
余時除蓋障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今
我去何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世尊
如是相應甘露德味充滿世尊我若
得聞是陀羅尼而無懈憊心念思惟

而能受持令諸有情而得聞是六字
大明陀羅尼獲大功德願爲宣說
佛告善男子若有人書寫此六字大
明陀羅尼者則同書寫八万四千法
藏而無有異若有人以天金寶造
作如微塵數如來應正等覺形像如
是作已而於一日慶讚供養所獲果
報不如書寫此六字大明陀羅尼中
一字所獲果報功德不可思議善住
解脫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法念此六
字大明陀羅尼者是人當得三摩地
所謂持摩尼寶三摩地廣博三摩地
清淨地獄傍生三摩地金剛甲冑三
摩地妙足平滿三摩地入諸方便三
摩地入諸法三摩地觀莊嚴三摩地
法車聲三摩地遠離貪瞋癡三摩地
無邊際三摩地六波羅蜜多門三摩
地持大妙高三摩地救諸怖畏三摩
地現諸佛刹三摩地觀察諸佛三摩
地得如是等一百八三摩地是時除
蓋障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爲於何
處令我得是六字大明陀羅尼願爲
宣示

佛告善男子於波羅奈大城有一法師而常作意受持課誦六字大明陀羅尼白世尊言我今欲往波羅奈大城見彼法師禮拜供養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彼法師者難得值遇能受持是六字大明陀羅尼見彼法師同見如來無異如見功德聖地又如見福德之聚如見珍寶之積如見施願如意摩尼珠如見法藏如見救世者善男子汝若見彼法師不得生其輕慢疑慮之心善男子恐退失汝菩薩之地反受沉淪彼之法師戒行缺犯而有妻子大小便利觸污袈裟無有威儀

尔時除蓋障白世尊言如佛教勅於是除蓋障菩薩與無數菩薩出家之衆長者童子童女擁從欲興供養持其天蓋及諸供具寶冠珎璫莊嚴瓔珞指環寶釧嬌尸迦等衣服繒絲卧具復有種種妙華所謂優鉢鉢華矩母那華奔拏哩引迦華曼那羅華摩訶曼那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優曇鉢羅華復有種種樹華引波

迦華迦羅尾羅華波吒羅華阿底目

訖多

二合迦華縛嚩史_二迦_引設華君

去哆華蘇摩娜華麼理迦_引華而有

鴛鴦白鶴舍利飛騰而隨復有百種
葉青黃赤白紅玻胝迦等色復有種
種珍果持如是等供養之物往波羅
奈大城詣法師所到已頭面禮足雖
見彼法師戒行缺犯無有威儀以所
持織蓋供具香華衣服莊嚴物等大
興供養畢已合掌住彼法師前言大
法藏是甘露味藏是甚深法海由如
虛空一切之人聽汝說法天龍藥叉
彥達縛向蘇囉誡嚕拏摩護羅葉人
非人等於汝說法之時一切皆來聽
汝說法如大金剛令諸有情解脫纏
縛輪迴之報彼等有情獲斯福德此
波羅奈大城所住之人常見汝故諸
罪悉滅猶如於火焚燒林木如來應
正等覺了知於汝今有無數百千萬
俱胝那庾多菩薩來詣於汝興供養
事大梵天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日
天月天風天水天火天閻魔法王并
四大天王皆來供養是時法師白言

善男子汝爲戲耶爲實有所求聖者
爲於世間斷除輪迴煩惱耶善男子
若有得此六字大明王陀羅尼者是
人貪瞋癡三毒不能染污猶如紫磨
金寶塵垢不可染著如是善男子此
六字大明陀羅尼若有戴持在身中
者是人亦不染著貪瞋癡病亦時除
蓋障菩薩執於彼足白言未具明眼
迷失妙道誰爲引導我今渴法願濟
法味今我未得無上正等菩提令善
安住菩提法種色身清淨衆善不壞
令諸有情皆得是法衆人說言勿懷
悵惜唯願法師與我六字大明王法
令於我等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當轉十二法輪救度一切有情輪
迴苦惱此大明王法昔所未聞今令
我得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無救無依
爲作恃怙闇夜之中爲燃明炬時彼
法師告言此六字大明王陀羅尼難
得值遇如彼金剛不可破壞如見無
上智如無盡智如如來清淨智如入
無上解脫遠離貪瞋癡輪迴苦惱如
禪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如入一切

法而於恒時聖衆愛樂若有善男子
於種種處爲求解脫遵奉種種外道
法所謂敬事帝釋或事白衣或事青
衣或事日天或事大自在天那羅延
天葉嚩拏中裸形外道中愛樂如是
之處彼等不得解脫無明虛妄空得
修行之名徒自疲勞一切天衆大梵
天王帝釋天主那羅延天大自在天
日天天月天風天水天火天閻魔法王
四大天王而於恒時云何求我六字
大明王彼等得我六字大明王皆得
解脫故除蓋障一切如來般若波羅
蜜多毋宜說如是六字大明王一切
如來應正等覺及菩薩衆而皆恭敬
合掌作禮善男子此法於大乘中最
上精純微妙何以故於諸大乘契經
應頌授記諷頌譬喻本生方廣希法
論議中得善男子獲斯本母寂靜解
脫何假多耶猶如收精稻穀於已舍
宅器盛盈滿日曝今乾擣治扇颺弄
彼糠皮何以故爲收精米如是餘異
瑜伽如彼糠皮於一切瑜伽中比六
字大明王如糠米見善男子菩薩爲

斯法故行施波羅蜜多及持戒忍辱
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善男子此
六字大明王難得值遇但念一徧是
人當得一切如來以衣服飲食湯藥
及坐卧等資具一切供養今時除蓋
障菩薩白法師言與我六字大明陀
羅尼時彼法師正念思惟而於虛空
忽有聲云聖者與是六字大明王時
彼法師思惟是聲從何而出於虛空
中復出聲云聖者今此菩薩加行志
求宜應與是六字大明王矣時彼法
師觀見虛空中蓮華上蓮華吉祥如
秋月色驤驤寶冠頂戴一切智殊妙
莊嚴見如是身相法師告除蓋障言
善男子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可令與
汝六字大明王陀羅尼汝應諦聽時
彼合掌虔恭聽是六字大明王陀羅
尼曰

唵

引

麼提鉢鉢訥銘

二合

吽

引

於是與彼陀羅尼時其地悉皆六種
震動除蓋障菩薩得此三摩地時復
得微妙慧三摩地發起慈悲三摩地
相應行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時除

蓋障菩薩摩訶薩以四大洲滿中七寶奉獻供養法師於是法師告言今所供養未直一字云何供養六字大明不受汝供善男子汝是菩薩聖者非非聖者彼除蓋障復以價直百千真珠瓔珞供養法師時彼法師言善男子當聽我言汝應持此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今時除蓋障菩薩頭面禮法師足已既獲滿足其意辭彼而去而復往詣祇陀林園到已頂禮佛足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告言善男子知汝已有所得如是世尊而於是時有七十七俱胝如來應正等覺皆來集會被諸如來同說陀羅尼曰

曩莫八毘鉢哆二合南引三藐訖

三二合沒馱三句引致南四怛你也二合

他五噫引左隸引祖隸引嚩上祢六

娑縛二合賀十

於是七十七俱胝如來應正等覺說此陀羅尼時彼觀自在菩薩身有一毛孔名曰光明是中有無數百千万

俱眠那庖多菩薩於彼日光明毛孔
中復有一萬二千金其一一山各
千二百峯其山周匝蓮華色寶以爲
莊嚴而於周匝有天摩尼寶適意園
林又有種種天池又有無數百千万
金寶莊嚴樓閣上懸百千衣服真珠
瓔珞彼樓閣中有微妙如意寶珠供
給彼諸菩薩摩訶薩一切所須資具
時諸菩薩入樓閣中而念六字大明
是時見涅槃地到彼涅槃之地見於
如來觀見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心生
歡喜於是菩薩出彼樓閣往經行處
而於其中有諸寶園而復往詣浴池
復往蓮華危寶山在於一面結跏趺
坐而入三昧如是善男子菩薩住彼
毛孔善男子復有毛孔名帝釋王其
中有無數百千万俱眠那庖多不退
轉菩薩於是帝釋王毛孔中復有八
万天金寶山於其山中有如意摩尼
寶名蓮華光隨彼菩薩心所思惟皆
得成就時彼菩薩於彼山中若念飲
食無不滿足而無輪迴煩惱之苦恒
時思惟其身無異思惟善男子復有

毛孔名曰大藥於中有無數百千萬
俱胝那庾多初發心菩薩善男子於
彼毛孔有九万九千山於此山中有
金剛寶窟金寶窟銀寶窟帝青寶窟
蓮華色寶窟綠色寶窟玻胝迦色寶
窟如是山王有八万峯種種適意摩
尼及諸妙寶莊嚴其上於彼峯中有
彥達鸚衆恒奏樂音彼初發心菩薩
思惟空無相無我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墮阿鼻地獄
苦墮黑繩地獄諸有情苦墮餓鬼趣
諸有情苦作是思惟時結跏趺坐而
入三昧於彼山中而住善男子有一
毛孔名續晝王是中有無數百千万
俱胝那庾多緣覺衆現火焰光於彼
毛孔有百千万山王彼諸山王七寶
莊嚴復有種種劫樹金銀爲葉無數
百寶種種莊嚴上懸寶冠珎璫衣服
種種瓔珞懸諸寶鈴幡尸迦衣復有
金銀寶鈴震響丁丁如是劫樹充滿
山中無數緣覺於彼而住常說契經
應頌授記諷頌譬喻本生方廣希法
論議如是之法除蓋障時諸緣覺出

彼毛孔最後有一毛孔名曰幡王廣
八万踰繕那於中有八万山種種妙
寶及適意摩尼以爲嚴飾彼山王中
有無數劫樹無數百千万栴檀香樹
無數百千万大樹復有金剛寶地復
有九十九樓閣上懸百千万金寶真
珠瓔珞衣服於彼毛孔如是出現爲
除蓋障說已

尔時佛告阿難陀若有不知業報於
精舍内涕唾及大小便利等今爲汝
說若於常住地涕唾者是人生於婆
羅樹中爲針口蟲經十二年若於常
住地大小便利者是入於波羅奈大
城大小便利中生爲穢汚蟲若私用
常住齒木者墮在龜魚及摩竭魚中
生若盜用常住油麻米豆等者墮在
餓鬼趣中頭髮蓬乱身毛皆豎腹大
如山其咽如針燒燃枯焦唯殘骸骨
是人受斯苦報若輕慢衆僧者是人
當墮貧賤家生隨所生處相相不具
背偃矬陋拾是身已而復生處多病
疥癩手足摩蹙足而有膿血盈流其身
零落身肉經百千万歲受斯苦報若

盜用常住地者墮大號叫地獄中口
吞鐵丸脣齒斷嚼及其咽喉悉燒爛
壞心肝腸胃徧體焦然時有苾芻言
業風吹彼死而復活於是閻魔獄卒
驅領罪人彼自業感生於大古有百
千萬鐵犁耕彼舌上受是苦報經多
千萬年於此地獄出已復入大火鑊
地獄彼有閻魔獄卒驅領罪人以百
千萬針刺其舌上業力故活驅至火
坑而擲入中又驅至奈河而擲入中
而亦不死如是展轉入餘地獄經歷
三劫是人復於南贍部洲貧賤家生
其身盲瞶受斯苦報慎勿盜用常住
財物若苾芻持戒應受持三衣若入
王宮應當披持第一大衣若常衆中
應當披持第二衣若作務時或入村
落或入城隍或道行時應當披持第
二衣苾芻應如是受持三衣若得戒
得功德得智慧我說苾芻應持是
戒不得盜用常住財物猶如火坑常
住如毒藥常住如重擔毒藥可能救
療若盜用常住物者無能救濟亦時
具壽阿難陀白世尊言如佛教勅當

具行學若茲菊受持別解脫應善安
住守護世尊學處時具壽阿難隨頂
禮佛足遶已而退時諸大聲聞各各
退還本處一切世間天龍藥叉等達
縛阿蘇羅薩嚕拏緊那囉摩護囉識
人非人等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
而退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卷第一 諸佛如來所說陀羅尼經 佛說諸佛如來所說陀羅尼經 卷第一 諸佛如來所說陀羅尼經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皆是漏盡意解無復煩惱逮得
已利心善解脫衆所知識大阿羅漢
復有智慧廣大功德莊嚴威儀具足
諸尊菩薩摩訶薩等爲聞法故皆悉
來集於衆會中有大慧妙吉祥菩薩
摩訶薩而爲上首尔時釋迦牟尼佛
愍念未來世中一切短命衆生令增
壽命得大利益爲說不可思議祕密
甚深微妙勝法是時

世尊告大慧妙吉祥菩薩言汝等諦
聽從是南閼浮提西方過無量佛土
有世界名無量功德藏國土嚴麗衆
寶間飾清淨殊勝安隱快樂超過十
方微妙第一於彼無量功德藏世界
之中有佛名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
來無上正等菩提今現住彼世界之
中起大慈悲爲諸衆生演說妙法令
獲殊勝利益安樂

佛復告妙吉祥菩薩言今此閼浮提

世界中人壽命百歲於中多有造諸惡業而復中天妙吉祥菩薩若有衆生得見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功德殊勝及聞名号若自書寫若教他人書是經竟或於自舍宅或於高樓或安精舍殿堂之中受持讀誦遵奉禮拜種種妙華燒香抹香塗香華鬘等供養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如是短壽之人若能志心書寫受持讀誦供養禮拜如是之人復增壽命滿於百歲

復次妙吉祥菩薩若有衆生聞是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名号若能志心稱念一百八遍如此短命衆生復增壽命或但聞其名号志心信受遵崇之者是人亦得增益壽命

復次妙吉祥菩薩若有恒時心無暫捨志誠思求妙法善男子善女人等汝應諦聽我今爲說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一百八名陀羅尼曰

曩謨引婆去誡縛無可及帝阿播哩頌

跢引愈轉覓野二合曩素上尾字吉

室止二合怛帝和囉反惹反野怛

他引誡哆引野引囉賀二合帝三去麼

藥二合訖三合沒馱引野怛你也二合

他去訖唵引薩呼縛無可僧塞迦二合

囉波哩舜馱達他制唵麼二合帝誡誡引

曩三去母勞葉二合帝娑縛二合婆去

縛尾舜弟麼賀引曩野波哩縛引

梨娑縛二合賀引

妙吉祥菩薩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

如來一百八名陀羅尼若有人躬自

書寫或教他人書是陀羅尼安置高

樓之上或殿堂內清淨之處如法嚴

飾種種供養短命之人復得長壽滿

足百歲如是之人於後此處命終便

得往生於彼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

來佛刹無量功德藏世界之中當釋

迦牟尼佛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

如來陀羅尼經時有九十九俱胝佛

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

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八

十四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

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是時復有七十七俱胝佛一心異口

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

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六十六俱胝

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

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
五十五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
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
經是時復有四十四俱胝佛一心異
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
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有三十六俱
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說此無量壽
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是時復
有二十五俱胝佛一心異口同音亦
說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
尼經是時復有十疏伽河沙數俱胝
佛各各心無差別異口同音亦皆說
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
經此陀羅尼經若復有人若自書若
教人書如是之人於後不墮地獄不
墮餓鬼不墮畜生不墮閻羅王界業
道冥官永不於是諸惡道中受其惡
報如是之人由是書寫此無量壽決定
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功德力故於
後一切生處生生世世得宿命智此
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若自書若教人書如是之人則同書
寫八萬四千法藏所獲功德而無有
異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

布施之者是人便同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金銀琉璃磑磑瑪瑙珊瑚琥珀如是七寶盡持布施若復有人供養此經典者便同供養一切真實法藏若復有人能持上妙七寶供養毗婆尸試棄毗舍浮俱留孫揭諾揭牟尼迦設波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所獲福德不能度量知其數量若復有人供養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所獲福德亦復不能度量知其限量又如四大海水充滿其中不能得知一一滴數若復有人書寫供養受持讀誦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所獲福德亦復不能度量知其限數若復有人書寫是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處所地位則是成就諸佛真身舍利寶塔應尊重禮拜若有衆生耳聞此陀羅尼者此之衆生永不受飛鳥四足多足異類之身當來速得成就不退轉無上正等菩提若復有人積聚金銀琉璃磑瑪瑙珊瑚琥珀如是七寶如妙高山王盡能捨施所獲

福德不可度量知其數量若復有人
爲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
尼經而能布施之者所得福德亦復
不能度量知其限數若復有人書寫
此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
經禮拜供養者如是之人則爲禮拜
供養十方諸佛刹土一切如來而無
有異

尔時釋迦牟尼世尊說是伽他曰

修行布施力成就	布施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陀羅尼
設使布施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持戒力成就	持戒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陀羅尼
設使持戒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忍辱力成就	忍辱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陀羅尼
設使忍辱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精進力成就	精進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陀羅尼
設使精進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修行禪定力成就	禪定力故得成佛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陀羅尼

設使禪定未圓滿
修行智慧力成就
若入大悲精室中
設使智慧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智慧力故得成佛
耳暫聞此陀羅尼
是人速證天人師

佛說是經已諸大苾芻衆及諸菩薩
一切世間天人阿素羅產闍嚩等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王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王經

第八卷 杜

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杜

西天中印度志爛伽羅國密誓三藏賜字沙門白 唐大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
山中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并諸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薩復有百
千俱胝那庾多梵王帝釋護世諸大
衆等恭敬圍遶

今時世尊於吉祥寶藏師子座上結
跏趺坐是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瞻仰
尊頭目不暫捨合掌恭敬歡喜踴躍
頭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
為我說是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令
諸衆生得聞是法獲大福德一切業
障決定消除當來速獲無上菩提若
有衆生發至誠心受持讀誦此真言
者隨所求願決定成就無諸魔難
尔時世尊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善哉善說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
能如是至心為諸衆生令得安樂長
壽善男子汝應諦聽至心聽我說
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若諸衆生聞

說是法獲大福德一切業障皆悉消
除決定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衆
生發心受持此真言者無諸魔事皆
得成就

是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
言世尊善逝今說爲諸衆生令得安
樂

尔時世尊而於一時入三摩地名解
脫一切衆生從定起已眉間毫相放
百千俱胝那庾多光明此大光明普
照一切諸佛刹土所有無量衆生蒙
光照曜皆得決定速證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所有地獄一切衆生皆獲
安樂諸佛刹土六種震動於諸佛上
又雨上妙栴檀沉水細末之香以用
供養

尔時世尊說此般若波羅蜜多經是
時所有一切菩薩摩訶薩各各發起
平等之心發起慈悲心發起憶念利
他心發起遠離一切罪障心發起種
種利益之心發起般若波羅蜜多心
是時世尊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汝等諦聽我今爲汝說是聖佛母小

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曰

囊莫^八一合^引吉也^{二合}母曩曳^{引三}怛

化^引誡哆^引野^{引四}栗喝^{二合}帝^{引五}三

麼藥^{二合}訖三^{二合}沒駄^引野^六怛你也^{二合}及

他^{引八}母頌^引母頌^{引九}摩賀^引母曩曳

^{引十}娑縛^{二合}賀^{引十}

佛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此聖
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一切
諸佛由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亦由是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真言
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往昔有佛亦
名釋迦牟尼如來於彼佛所聞說是
法彼佛說言如是三世一切諸佛由
斯法故方得成佛

佛復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我
今爲汝授其記別汝於人間未來世
中得成佛道号普放光明吉祥寶掌
王如來應正等覺汝得聽聞如是妙
法應當受持讀誦若自書寫若教人
書思惟解了復能爲他一切衆生廣
說其義令彼書寫是經於已舍宅受
持讀誦於未來世速成無上正等菩
提是時一切如來同證汝等我今爲

汝復說般若波羅蜜多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反他引一唵引二惹下合反野惹下同

野二合鉢訥麼二合避引三遏縛無可反銘引四

薩羅束假反薩哩拏下合反尾哩尾哩下同五

尾囉引尾哩七企哩企哩八你縛哆去

弩九播引攤結寧古反沒度引哆引

囉拏十一布囉拏十二布囉野十三婆去

誡縛裁未反帝十四薩唎縛二合喃引十麼五

麼此康橋反布囉野十七薩唎縛二合薩十六

怛縛二合難上左十八薩唎縛二合揭引

唎麼二合縛羅拏引結二十尾戔引

馱野二十尾戔引馱野二十沒馱引地引

瑟姪二合賴引曩二十娑縛二合賀二十

佛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此勝妙

法般若波羅蜜多陀羅尼是能出生

一切諸佛菩薩之母若有衆生暫聞

是法所作罪障悉皆消滅此法一切

諸佛及衆菩薩經百俱那劫說其功

德不能得盡若能受持讀誦此陀羅

尼者便同入一切曼拏羅中得受灌

頂又如受持一切真言皆獲成就是

時聖觀自在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何

故復說此般若波羅蜜多陀羅尼世

尊告言我爲愍念一切少善方便懈怠衆生是故說此般若波羅蜜多陀羅尼令彼受持讀誦若自書寫若教他書此等一切衆生速疾證得無上菩提如是如是世尊善說是般若波羅蜜多陀羅尼是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法實未曾有世尊此法實未曾有善逝世尊大慈爲欲救度一切少善方便懈怠衆生令得利益安樂說斯妙法是時世尊說此經已諸大聲聞并諸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天人阿蘇羅彥達縛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佛說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杜

西番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沙門賜宗

法英譯

曩謨

引

娑

去

誡

縛

無可

帝

句

薩

呼

轉古

縛

無可

怛

囉

引

路

引

枳

野

二合

鉢

囉

二合

底

丁以

尾

始

底

丁以

尾

始

瑟

吒

引

野

二合

余何反下

同二句

沒

馱

引

野

句

怛

你

野

二合

他

去

引

唵

引

沒

囉

二合

引

沒

囉

二合

六句

式

引

馱

野

式

馱

野

句

尾

式

引

馱

野

式

引

馱

野

句

阿

去

娑

上

麼

娑

上

麼

句

三

去

滿

哆

引

縛

無縛

娑

去

娑

句

娑

頤

二合

囉

來

拏

音

誡

底

丁以

誡

誡

曩

句

娑

縛

二合

娑

去

縛

尾

林

第

二句

鼻

誦

上

謹

反

左

觀

唎

今

敢反

引

薩

轉

縛

無可

怛

他

引

誡

哆

引

十

蘇

上

誡

哆

十五

縛

囉

縛

引

左

曩

六句

引

十

蜜

囉

二合

哆

引

鼻

囉

瑟

反

囉

居

又反

囉

摩

二合

賀

引

母

捺

囉

二合

滿

去

怛

囉

二合

鉢

乃

十八

句

唵

引

阿

引

賀

囉

引

賀

囉

十九

句

阿

去

引

庚

反

主

散

去

馱

引

囉

拏

居

勢反

式

引

馱

野

式

引

馱

野

廿一

句

誡

誡

曩

娑

縛

二合

娑

去

引

縛

尾

林

第

廿二

句

塢

瑟

臙

二合

灑

尾

惹

仁

母

野

跛

哩

林

第

廿三

句

娑

賀

娑

囉

二合

囉

未

低

濕

銘

二合

散

去

祖

去

你

反

以

諦

二十

句

薩

轉

舌

縛同上恒他引去誡哆日五縛無庫路引計

轄音吉及廿六句薩轉縛同上恒他引去誡哆沫

帝廿七句悉吒播二合囉弭哆廿八句跛哩布

囉拏引及整及廿九句娜舍部引弭鉢囉二合

底丁以瑟耻二合帝三十句薩轉縛同上

恒他引去誡哆純哩二合乃野引三十句地瑟

蛇二合哆引三十句地瑟耻二合帝三十句噍引

母捺喇二合母捺喇二合三摩賀引母

捺喇二合三縛或鉢日囉二合迦引去野廿六句

僧去賀恒弩跛哩林弟廿七句薩轉縛同上

羯音麼引縛囉拏尾林弟廿八句鉢

囉二合底丁以轄縛或鉢及哆夜引

欲尾林弟廿九句噍引母轄母轄摩賀

引母轄四十句阿去母轄阿去母轄四十句

尾母轄尾母轄摩賀引尾母轄四十句

沫底丁利沫底丁利摩賀引沫底丁以

恒他引去部引哆四十句致跛哩林

弟四十句尾娑怖二合吒尾林弟四十句噍引

醯醯四十句惹野惹野摩賀引惹野四十句

娑麼一合囉娑麼二合囉四十句娑頭二合

囉娑頭二合囉十五句薩轉縛上沒駄引五十句

地瑟蛇二合曩引五地瑟耻二合帝五十句

林弟林弟五十句縛武鉢日喇二合縛同上日

嚟二合摩賀引縛日嚟二合五阿去縛日

嚟二合縛日囉合集轉舌陞五惹野呼

藥轉舌陞五尾惹野轉舌藥五陞五

縛日囉二合入縛二合縛囉轉舌陞五

縛日囉二合那識二合帝六十縛日囉二合

納婆二合吠六十縛日囉二合三去婆去

吠六十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繫入六十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縛日囉二合

羅濕茗

二合 跋哩鉢弟

八十句 薩

轉縛上同

怛他

去引

誡哆三麼野

二引八十句

地瑟姤

二合

曩

二引八十句

地瑟耻

二合

帝

八十句

唵

引

母捺囉

二合 摩賀

引

母捺囉

二合八十句

滿怛囉

二合

鉢娜

六十句

地瑟耻

二合

帝

八十句

娑縛

二合引

賀

八十句

最勝佛頂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七佛讚頌伽他

杜

毗婆尸佛讚

惹

反

談捺麁

合二龍勇

反

林囉曩囉

路迦布

引

吟鎧

合二訖哩

引鉢吒

用

反

跛囉四怛謨

引

乚

合二祢

反

捨豆

二句

尾鉢始也

合二

能上

底哩

合二

婆去

嚩

反

摩護伽播

引

囉囉

二句

曩麼

引

彌鎧

上

談哆去

談底孕

反

合二

怛他

引

談怛麼

二句反引

式棄佛讚

阿

去

難

上

哆播

引

累婆去

嚩

反

婆

引

談累悉彌

二句

訖

合二

麼惹拽

反

合二

麼

引

能去鉢囉

合二

捨銘

引

乚史也

合二

路

引

豆

合二

鉢囉

合二

迦

引

始始

引

曳曩

合二

醯哆

去

野達

轉舌謨

二句

曩謨

引

寧堵

合二

怛薩

合二

昧

反

舍

式企

引

寧吟曩

引

野

引

野

引

野

引

野

毗舍浮佛讚

鉢

反

尾濕嚩

合二

部

叻

反

沒鄧

一

贊

引

贊

捺囉

二句

迦

引

地揭帝惹

反

僧

合二

婆

引

婆

引談嚩伽

引

彌嚩

引

談

引

鄧

二句

倪野

反

野

祢

反

曩尾曩

反

曩

反

曩

授

四句

授

四句

授

俱留孫佛讚

野蔭拽反弩二合弩鼻音囉始銘二合鉢囉二合

合底丁以昧哩野二合太引鼻一合囉囉去

訖哩合哆引婆去底丁縛武遜武駛哩

琰一噢努沫縛合噴補滋播二合弭縛引

那部二合鎧三合鎧無禰禰禰禰訖囉二合

知琰捺摩賀引母顛顛捺覽二合

迦諾迦牟尼佛讚

尾婆去哩拏引尾誡怛沫隸曩唧怛

婆去尾囉引嚩反拏引薩怛怛醯哆

引弩車迦去哩拏車喝怛怛謨引尾

誡多沫隸曩曳曩鎧三合蘇上囉引

唧磴揭曩揭母結曩麼引麼野二合

憾四合

迦葉波佛讚

鉢囉二合怛鉢怛二合左引弭迦囉囉濕

銘二合偶引隸去婆賀婆囉二合素哩野引

地迦去鉢反鉢反鉢二合帝惹七合僧

鼻叻無寧三合叻那二合沫野二合

憾迦引捨鉢曩一合麼地呼四合

釋迦牟尼佛讚

縛無扣野二合林惹隸鉢囉二合底丁

冒平輟路引亘一合素哩琰二合林惹隸哩

轉^{武鉢}鉢^反 鉢^{三句}那麼^{二合} 訛^去被^{二合} 愈^{二句}結沒哩

合^二哆入設^反 枳也^{二合} 及^{二合} 母結鉢囉^{二合} 祢^反

鉢^{三句} 薩^{二合} 恒^{二合} 薩^{二合} 昧^{二合} 曩^{二合} 莫^{二合} 播^{二合} 囉^{二合} 麼^{二合} 迦^{二合}

嚕^反 拏^反 迦^反 野^反 設^反 悉^反 底哩^{三合} 引^{四句}

當來化主慈氏菩薩讚

昧^{二合} 恒^{二合} 嚕^{二合} 野^{二合} 曩^{二合} 麼^{二合} 覩^{二合} 史^{二合} 哆^{二合} 囉^{二合} 野

薩^{二合} 吐^{二合} 野^{二合} 薩^{二合} 曳^{二合} 迦^{二合} 惹^{二合} 曩^{二合} 麼^{二合} 引^{二合}

恒^{二合} 哩^{二合} 哆^{二合} 醯^{二合} 冒^{二合} 地^{二合} 嚕^{二合} 恒^{二合} 鉢^{二合} 喰^{二合} 入

帝^{二合} 囉^{二合} 蘇^{二合} 上^{二合} 誡^{二合} 哆^{二合} 入^{二合} 畢^{二合} 嚕^{二合} 體^{二合} 尾^{二合} 琰^{二合} 三句

薩^{二合} 轉^{二合} 囉^{二合} 恒^{二合} 麼^{二合} 曩^{二合} 憾^{二合} 鉢^{二合} 囉^{二合}

二^合 拏^{二合} 妬^{二合} 濕^{二合} 銘^{二合} 恒^{二合} 薩^{二合} 昧^{二合} 四句

迴向結讚一首

罕^{二合} 堵^{二合} 恒^{二合} 囉^{二合} 麼^{二合} 野^{二合} 毘^{二合} 鉢^{二合} 哆^{二合} 吟

曩^{二合} 曩^{二合} 底^{二合} 哆^{二合} 曩^{二合} 曩^{二合} 葉^{二合} 鎧^{二合} 左^{二合} 引

瑟^{二合} 吒^{二合} 麼^{二合} 冒^{二合} 地^{二合} 薩^{二合} 恒^{二合} 鑊^{二合} 野^{二合} 恒^{二合} 奔

合^二 捏^{二合} 野^{二合} 捨^{二合} 娑^{二合} 你^{二合} 恒^{二合} 麼^{二合} 鉢

囉^{二合} 頸^{二合} 琰^{二合} 結^{二合} 囉^{二合} 沫^{二合} 野^{二合} 悉^{二合} 帝^{二合} 曩

婆^{二合} 鑊^{二合} 覩^{二合} 薩^{二合} 恒^{二合} 縛^{二合} 颯^{二合} 鉢^{二合} 哆^{二合} 吟

曩^{二合} 薩^{二合} 恒^{二合} 囉^{二合} 三^{二合} 麼^{二合} 鉢^{二合} 哆^{二合} 吟

過去七佛我讚竟 未來慈氏次稱揚

我所造福利無邊 願諸衆生皆解脫

七佛梵讚一卷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無能勝幡王如來在嚴陀羅尼經杜

西天印夏爲漢唐國帝釋軍藏賜紫沙門臣 梵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忉利天帝釋宮中善法堂會而於是時忽有阿素囉王與諸眷屬部領兵衆各各身被甲冑手執器仗前後圍遶來相戰鬪討伐忉利天宮尔時帝釋天主與諸天衆身嚴寶鎧執持器仗與之共戰時阿素囉王兵衆得勝忉利天衆退敗怖散馳走

是時帝釋天主隱天主容儀現常人相速疾奔馳往覲世尊到佛所已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爲阿素囉王將諸兵衆來相戰伐忉利天衆退敗怖散馳走以何方便救我此難是時

佛告帝釋天主言汝當諦聽吾爲汝說有陀羅尼名無能勝幡莊嚴我於往昔爲菩薩時有佛号無能勝幡王如來於彼佛所得聞此陀羅尼從是已來我亦爲他廣說是法得大徵祥而未曾有彈指之頃怖畏之事是時

佛復告帝釋天主言我今爲汝說是
無能勝幡莊嚴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合一他去惹仁左反野惹野二尾

惹野尾惹野三惹野縛醯結四僧去揭

哩五鉢囉二合②上惹寧磬二合六合隆嚧

縛二合設咄嚧二合被七引仁咎二合婆去野漆

婆去野八陸檐二合婆去野陸檐二合婆

野九謨六引賀野十謨去賀野十一婆

薩縛底十二惹野縛引醯結十三麼他去

麼他十四鉢囉二合麼他十五鉢囉二合麼他

夫十代囉二合薩十七代囉二合陸十八賀婆賀

娑十九咩咩二十覽冒那哩二十一怛哩二合甯

怛嚧二十二抄覩嚧縛二合訖怛黎二十三抄

覩嚧能二合瑟致黎二十四抄覩嚧步二合

薺二十五過始母設擺二十六怛哩二合式引擺

二十縛武沫反日囉二合駄引囉振八囉

乞灑二合囉八乞灑二合輪引牟敢反婆去

薩縛底三十賀曩曩賀曩三十一那賀那

賀三十二鉢左鉢左三十三麼他去麼他三十四

鉢囉二合摩他五鉢囉二合麼他六

啞十七發普沫吒半音發吒三十八

咩下同惹咩三十九陸嚧縛二合陸

怛囉二合務四十特縛二合惹代黎二合四

計諭黎底

丁逆反下同

瑟婉

二合

底瑟婉

恒哩

二合

吒

去

瑪

二合

羅捉

恒

二合

路

引

吉也

二合

麼

去

他

尾

特吻

二合

薩

野

波

羅

賽

寧

字

左

揮左

八

唧

理

唧

理

九

粗

膚

粗

揭

一

扣

理

扣

理

一

五

十

矩

膚

五

母

左

吒

野

賀

娑

五

十

尾

二合

薩

野

五

波

羅

薩

恒

羅

縛

五

字

羅

二合

麼

野

五

沒

馱

底

孕

二合

薩

底

孕

三

九

僧

伽

野

二合

縛

引

你

曩

引

薩

帝

曳

沫

底

訖

羅

三合

莫

六

覽

務

捺

矩

吒

矩

吒

六

矩

知

夜

二合

矩

曾

捺

覽

二合

麼

引

曩

野

八

尾

麼

引

曩

野

九

贊

捺

覽

二合

素

麼

引

曩

野

七

恒

賴

引

路

吉

地

鋒

底

孕

二合

麼

引

曩

野

二

你

吻

引

麼

引

曩

野

三

薩

囉

又

二合

囉

引

乞

利

一合

娑

七

葉

野

八

尾

特

吻

二合

設

藥

七

麼

麼

引

曩

野

七

麼

護

囉

葉

麼

野

八

尾

特

吻

二合

設

藥

七

麼

麼

引

曩

野

七

麼

護

囉

葉

麼

麼

引

曩

野

七

麼

護

囉

葉

麼

麼

引

曩

野

七

麼

護

囉

葉

麼

誡八十覽誡引播野八十覽誡引播

野八十惹縛二合擺八十惹縛二合擺八十

補濕波二合沫引埋結八十哩胝哩胝八十

恒哩一合吒恒哩二合吒八十字哩二合矩致

引穆佉十八九波羅賽涅矩路捺引九捺

曩揭囉捉引九賀賀九十醯醯九十虎

虎九十咽咽九十哩捉足政哩捉同上九

哩拏麼帝八十仁曾二合度引特縛

二合仁躋一合沒駄引縛路引枳帝

一百囉乞灑二合囉乞灑二合一麼麼稱名一

婆去誡縛引縛路引枳帝一百

娑縛二合賀引一百麼拏囉引惹一百

鉢囉二合婆細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八

素嚩折二合嚩揭二合一尾麼隸一百

娑縛二合賀引一百薩嚩縛二合化囉二合

賀一百一諾乞察二合恒囉二合一駄引

弭去揭囉拏一百一娑縛二合賀引一百

佛告帝釋天主言此無能勝幡莊嚴

陀羅尼常於内外加護於我汝應持

是陀羅尼以雜色綵作囊盛之繫於

旌旗之上今汝所往之處或與他敵

相聞相罵相殺或與他冤言詞相覓

一切之處無不獲勝汝應書寫此陀

羅尼以囊盛之繫於項上護持於汝
我亦爲未來之世世間仁王一切之
處作其衛護彼無能勝幡王如來現
天女相在於面前施與無畏護持獲
勝令彼冤敵軍衆散敗若是仁王復
能書寫流布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
常獲清淨吉祥之事諸外冤敵無能
得勝

佛說是經已帝釋天主及諸天衆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
退

佛說無能勝幡莊嚴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施羅尼經 杜

西天中印度摩揭提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三藏賜紫沙門智光奉翻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憍睺彌國大
剌林中與大比丘衆四百五十人俱
皆是衆所知識大阿羅漢并諸菩薩
摩訶薩諸佛法衆悉來集會恭敬圍
遶聽佛說法

是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妙月於憍
睺彌大城中住如是長者有大智慧
方便善巧男女衆多奴婢僕從眷屬
圓滿皆具善根發大善心是時妙月
長者往覲世尊到佛所已恭敬合掌
頂札佛足而復旋遶經百千匝退坐
一面安詳坐已妙月長者而白佛言
世尊我於今日欲問如來應正等覺
我今心中而有疑事唯願世尊大慈
無量為我說法開我疑結

今時釋迦牟尼世尊告妙月長者言
我今恣汝所問心所疑事如汝所疑
不應懷蘊於自心中妙月長者聞佛
所說復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
人多受貧窮云何而得不受貧苦多
疾病人云何而得不受病惱

尔時世尊具一切智者告妙月長者
言汝今何故唯為貧窮心懷疑惑而
作是問妙月長者白世尊言我今貧
窮世尊我今貧窮善逝為多眷屬男
女婢僕居家充滿今為我說世尊依
我所問而為說法今貧窮衆生以何方
便令離貧苦多病衆生以何方便令
無病惱資生財寶粟麥等物云何而
得倉庫充滿云何而得見所愛樂金
銀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瑔
璊金剛寶等庫藏盈溢令我施之無
有窮盡云何而得居家眷屬男女大
小尊貴自在妙月長者作如是言白
世尊已是時

佛復告妙月長者言往昔過去無數
劫中於彼世時有佛出世名持金剛
海大音聲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我當於彼世尊之處聞陀
羅尼名吉祥持世聞是法已我常受
持讀誦至誠供養而復為他廣說是
陀羅尼善男子我今為汝說此陀羅
尼擁護於汝人不能為害非人亦不
能為害藥又不能為害囉刹婆不能

為害畢姦

合

多不能為害步多不能

為害比舍遮不能為害矩伴拏不能

為害鄔娑多

二舍

羅迦

去

不能為害

布單曩

引

不能為害揭吒布單曩

引

不能為害食大便者不能為害食小

便者不能為害食種種淨不淨物者

亦不能為害妙月長者此吉祥持世

陀羅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此陀

羅尼經在於自己舍宅之中或在手

中恭敬供養或心思惟是經法者或

得聽聞是經法者便乃受持讀誦供

養或廣為他解說義趣此善男子善

女人晝夜常得衛護安隱快樂飲食

豐足獲大福德此吉祥持世陀羅尼

經若能至心供養之者則是供養過

去現在未來之世一切如來應正等

覺若能依法常於中夜課念此陀羅

尼四徧此人便得諸天而來衛護歡

喜愛樂復為此入親自來下降雨上

妙甘美飲食諸天眾等於諸如來心

懷歡喜於諸佛法心懷歡喜於佛無

相智心懷歡喜於和合眾心懷歡喜

於說法師心懷歡喜佛復告妙月長

者言我今為汝及未來世一切眾生

令得廣大利益安樂說是吉祥持世
陀羅尼曰

曩謨 一合引 羅怛曩 二合 怛囉 二合 夜 引

野 二 曩謨 三合引 婆 去 誡縛 二合可 帝 引

縛 准上 日囉 二合 默囉 二合 誡囉 六

結 寧吉反 嚩咤 二合引 灑 引 野 七 怛他 去

誡跢 引 野 引 嚩賀 二合 帝 九 三 去 藐訖 三

二合 沒駄 引 野 十 怛 二合 他 十一 素嚩 引

閉 二合 素縛 准上 娜 引 十 婆 去 捺黎 二合 上

素婆 七 捺黎 二合 婆 去 捺囉 二合 縛 上

底 六 讚捺囉 二合 縛 上 底 丁書反下 懣

誡囉 引 懣誡囉 八 素懣誡囉 引 十九

懣誡囉 縛 無餘 底 二合 阿 上 囉 十一 阿 上

左囉 十二 阿 上 左播囉 三 盟縛 伽 二合 引

哆結 寧吉反 盟你庚 二合 怛結 五 盟釋迦

二合 娜結 同前二 鄒 引 那結 二合 薩寫縛 上

底 八 駄曩縛 同 底 九 駄 引 寧也 二合 縛

本底 三 室哩 二合 沫底 三十 鉢囉 二合 婆 去 沫

底 三 阿 上 麼囉 三 尾麼囉 三 結囉麼

二合 囉 三 嚩嚩 三十 嚩嚩 三十 嚩嚩 同前

底 八 素嚩 引 閉 三 抄跋囉 引 懣誡

難 引 四 阿 去 嚩半 二合 曩悉帝 二合 引 尾

怛曩悉帝 二合 引 遏尾曩悉帝 二合 引

遏怛曩悉帝 二合 引 遏尾多曩悉帝 二合

引四十六過馱曩悉帝二合引呬恒囉二合曩

悉帝二合引尾濕縛二合計引始結四十尾

濕縛二合囉引鐸音卑尾林曩始五十尾

舜馱施餘引五尾廢捉賴引五馱引五

阿上努音卑哆重黎引五盜音卑矩黎五

憎矩黎引五鉢囉二合龐去矩黎引五尾

囉銘引五尾馱銘引五度銘引六度度

銘引六哩哩銘引六佉佉引六企企銘引六

叶咭咭銘引六恒恒黎引六多囉多囉

恒恒囉恒恒囉引六多囉野哆引

囉野六十縛日黎二合縛日黎二合縛

日嚕二合鉢銘引七叱計引七叱計引七姤

計引姤囉計引七鄔計引七試計引七

溥計引七捺計引七達計引七達羅

計引七阿引縛無發嚕二合結二合鉢囉

二合縛無發嚕二合結二合縛嚕二合捉縛

同嚕二合提二合結二合捺二合捺二合

縛日囉二合馱囉四十安引誡囉五十結

嚕二合嚕恒他引誡六十沫努音卑

安廢二合囉八十薩嚕二合恒他引薩

八十薩底也二合麼努音卑安麼二合囉八十

達嚕麼二合薩底也三合麼努音卑安麼二合

囉九十僧去伽薩底也二合麼努音卑

娑麼二合囉九十怛吒九十怛吒九十布羅野

布羅野九十布羅拏布羅拏九十

薩嚩縛二合嚩九十薩嚩縛二合薩怛

縛二合難九十左九十婆九十囉婆九十囉九十

懽譚囉九十扇九十哆沫底一百林婆沫

底一百麼賀一百麼底一百懽譚囉麼

底一百鉢囉二合婆一百縛底一百婆一百捺

囉二合縛底一百素讚捺囉二合麼

底一百阿九十譚囉阿九十譚囉一百三去麼

野麼努三麼二合囉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

阿九十縛無可囉拏鼻音麼努鼻音娑麼二合

囉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阿九十駄九十囉麼

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鉢

囉二合婆九十縛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

娑縛二合賀一百娑縛二合婆九十縛九十

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

地哩二合底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娑縛

賀一百諦九十惹麼努娑麼二合囉

娑縛二合賀一百惹野麼努娑麼

囉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尾惹野麼

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娑縛二合賀一百

訖哩二合娜野麼努娑麼二合囉一百娑

縛二合賀一百薩嚩縛二合怛縛二合

大持世菩薩持蓮羅尼經 第幾

麼努娑麼

二合 囉

一百二十九

娑縛

二合 賀

一百三十

復說吉祥持世根本明曰

曩謨

去引 囉

二合 恒

囉

二合 夜

引 野

唵

引三

縛

同

素

引

馱

引四

娑縛

賀

引五

唵

引六

室哩

二合

縛

同

素母結

娑縛

二合

賀

八引

心明曰

曩謨

去引

囉

二合

恒

二合

囉

二合

夜

唵

引三

縛

同

素

二合

室哩

二合

唵

賀

五引

唵

引六

室哩

二合

縛

上

素麼底

八室哩

二合

唵

九引

娑縛

二合

賀

十引

唵

縛

無錢

素

二

娑縛

二合

賀

三引

唵

七

三合

囉

引

哆

十五

唵

縛

悉

寧

引

唵

六引

娑縛

二合

賀

七引

曩謨

八縛

日

囉

二合

播

引

拏

九引

室哩

曳

引

室哩

二合

迦哩

二十

馱

曩

迦哩

馱

引

韞

二合

迦哩

二十

娑縛

二合

賀

佛復告妙月長者言此吉祥持世

羅尼有大威德汝等若能隨時持誦

所有一切疾病飢饉殍壽之難皆不

能侵若復有人於自舍宅或他人舍

隨所在處供養持金剛海大音聲如

來應正等覺至心持念此吉祥持世

陀羅尼滿於六月種種供養如是隨其所願增益之事皆得成就若復有人依法揀擇清淨之處或倉庫中以白檀香建立四方曼拏擺畢請召供養持金剛海大音聲如來及一切佛觀自在菩薩諸菩薩等聖眾常於夜分志心念是吉祥持世陀羅尼令無間斷乃至成就此善男子善女人即獲有大威德之人爲降福祐隨其所願令得滿足一切財物粟麥金銀珍寶一切恐怖妨亂之事皆得消除妙月長者汝等若能精進受持念此吉祥持世陀羅尼而能廣爲他人解說能令汝得長夜人間天上利益安樂妙月長者讚言善哉世尊善說妙月長者於世尊所聽聞得是吉祥持世陀羅尼已心生愛樂歡喜踴躍面色怡然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此吉祥持世陀羅尼我從今後永無忘失憶念受持讀誦解說其義供養恭敬兼爲他人廣說是法妙月長者所居家中當於是時彈指之頃忽然而有種種金銀珍寶穀麥財物倉庫充滿

是時妙月長者瞻仰世尊目未曾捨
而復旋遶經百千匝頂礼佛足礼竟
而退

尔時世尊告阿難陀言汝於今日往
彼妙月長者所居家中看其所有一
切財物粟麥金銀珍寶種種廣大倉
廩庫藏充滿其中是時阿難陀聞佛
教已速疾往詣憍眇大城妙月長
者所居家宅到已入裏見其所有一
切財物粟麥斛碩金銀珍寶種種廣
大倉庫之中悉皆充滿時阿難陀忽
然見其如是之事內懷驚異面自微
嘆心生愛樂歡喜踴躍時阿難陀奉
佛教已却往佛所到已頭面礼世尊
足而白佛言妙月長者以何因緣而
得如是廣大福德廣大富貴廣大倉
庫種種財物粟麥金銀珍寶積集充
滿善哉世尊唯願爲我宣說是事
佛告阿難陀言此妙月長者有大智
慧爲能發心憶持永無忘失受持讀
誦供養恭敬思惟妙理發大慈悲爲
他衆生解說說法能令汝得不可思
議殊勝功德於無量世常爲諸天及

世間人演說是法阿難陀此陀羅尼
實未曾有一切天魔大梵天王沙門
婆羅門衆天人阿素羅等於此吉祥
持世陀羅尼常應發心尊重恭敬不
應起於輕慢破壞之心阿難陀此吉
祥持世陀羅尼諸呪不能破滅若無
善根衆生薄福衆生耳不能得暫時
聽聞何況能知此陀羅尼於是經中
豈能得在心所憶念口所宣說受持
讀誦何故如是爲此吉祥持世陀羅
尼一切如來共所宣說一切如來之
所加持一切如來同所印可解釋供
養尊重讚歎最勝微妙甚深難解之
法一切如來各各心無有異以一音
聲宣斯妙法令諸衆生皆得易解我
今爲諸衆生多受貧匱疾病所苦諸
惡恐怖一切妨惱非可愛事受是之
人今得此是安隱快樂是時阿難陀
聞佛說此吉祥持世陀羅尼已發憶
念心受持讀誦思惟解了尊重供養
阿難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
地合掌向佛是時阿難陀敬礼佛已
發至誠心說是誡他而讚歎曰

不可思議佛世尊

佛所說法不思議

不思議發歡喜心

順現受報不思議

天人師智一切智

到彼岸故離生死

證無上果成法王

我今稱讚佛無畏

是時阿難陀說是讚已歡喜踴躍而
白佛言世尊經名云何今我云何受
持世尊告阿難陀言如汝前問妙月
長者所得一切財寶庫藏受持之法
經名依一切如來所說名吉祥持世
陀羅尼經汝等應當如是受持

佛說是經已阿難陀及諸比丘菩薩
摩訶薩一切世間天人阿素羅彥達
縛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佛說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彙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軋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之於
者哉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一

唐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傳教大師藏密宗前日本高僧空海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

山中與大比丘衆百千人俱圓滿一切白法大師子吼智慧無量得大善利并諸菩薩摩訶薩衆其名曰
普賢菩薩摩訶薩寶印手菩薩摩訶薩常現菩薩摩訶薩功德莊嚴菩薩摩訶薩福德菩薩摩訶薩大慧菩薩摩訶薩德嚴菩薩摩訶薩金剛慧菩薩摩訶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金剛光菩薩摩訶薩金剛器仗菩薩摩訶薩妙金剛菩薩摩訶薩持地菩薩摩訶薩現一切法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得大勢至菩薩摩訶薩堅牢慧菩薩摩訶薩金剛吉祥菩薩摩訶薩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妙吉祥菩薩摩訶薩滅惡趣菩薩摩訶薩除一切煩惱慧菩薩摩訶薩安詳步菩薩摩訶薩離取捨菩薩摩訶薩檀香菩薩摩訶薩海慧菩薩摩訶薩難勝菩薩摩訶薩寶勝菩薩摩訶薩慧行菩薩摩訶薩辯積菩薩摩訶薩妙香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無量菩薩摩訶薩皆住不可思議解脫勇猛三摩地門亦得不空

無量音聲故觀一切音聲諸佛刹土
寂然憺怕壽命無量得大名稱三界
無著亦無破壞一切智者而爲眷屬
出生無量諸三摩地三摩鉢底能滿
衆願皆悉到於般若波羅蜜多故獲
得不空身語意業得住一切智智無
量行願了達空無相無願解脫法門
如是等諸大菩薩衆皆來會坐

尔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於衆會中從
座而起頂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法
界應云何知佛言善男子此法界無
性無能知者何以故善男子由如虛
空離諸戲論非離戲論非取非捨非
性非無性亦無處所善男子是故法
界應如是知

尔時普賢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法界
應云何住佛言善男子處所尚無況
復有住善男子此法界不可思不可
議無自性無能了知善男子彼法界
性不可知不可見普賢菩薩復白佛
言世尊善提者爲有幾何佛言善男
子善提有無量相不可測量普賢菩
薩言世尊法界復云何分別佛言善

男子法界本無分別普賢菩薩言世尊若法界不可分別者云何凡夫衆生而能解了佛言善男子有分別者即是一切愚迷衆生於無分別而生分別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菩提如是甚深微妙難解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佛復告言善男子菩提者即一切法也離諸戲論是故無有分別

時彼衆中妙吉祥童子亦在會坐從座而起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說此寶光明惣持法門佛言善男子汝今問彼一切法海辯才菩薩摩訶薩彼爲汝說於是妙吉祥童子在如來前合十指爪掌白佛言世尊如來是一切智者一切見者云何不說佛言善男子爲有如是太菩薩摩訶薩以是義故如來不說妙吉祥言唯然世尊如來何故不自說耶棄捨我等佛言善男子吾非棄捨有情界故善男子爲欲顯示彼菩薩摩訶薩所說校量不可思議故時妙吉祥童子復白佛言世尊唯願

如來大慈無量爲我說是寶光明惣持法門佛言善男子汝今問此普賢菩薩摩訶薩必當爲汝說此法門善男子當知此菩薩摩訶薩智慧無量妙吉祥言如來若令我問彼普賢菩薩摩訶薩我今當問佛言妙吉祥汝自已得微塵等三摩地門何故問於如來妙吉祥言世尊我非但一佛所說之法乃至一切如來所說具如實性我能憶持不忘由如今日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說佛言妙吉祥汝當問此普賢菩薩摩訶薩惣持法門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此普賢菩薩摩訶薩深達實相大乘法行佛言善男子汝等皆是自在法王之子豈得異乎善男子汝福德無量了達空法得不可思議解脫三摩地門于時妙吉祥童子承佛聖旨普賢菩薩摩訶薩前合十指爪掌一心恭敬白普賢菩薩摩訶薩言佛子願爲我說二字法門

時普賢菩薩言善男子汝今所問二字者何是時妙吉祥童子白普賢菩

薩言佛子覺與覺者二字為何等相
普賢菩薩言佛子覺本無相無性不
可思議無有等等離諸戲論非離戲
論非言議之所能及善男子是故諸
佛覺性如是妙吉祥言佛子若佛法
非戲論者云何佛法作如是說普賢
菩薩告妙吉祥言佛子離言說故作
如是說妙吉祥言佛子云何離言說
普賢菩薩言妙吉祥智離言說妙吉
祥言佛子智云何知普賢菩薩言妙
吉祥謂智無性智非無性妙吉祥言
佛子云何智無性智非無性應云何
說三乘法普賢菩薩言妙吉祥法界
離染云何有說妙吉祥言云何一切
法此亦無性云何說如來性無漏五
蘊性不可得故妙吉祥言云何菩提
有戲論耶普賢菩薩言佛子菩提無
有戲論非離戲論此菩提有戲論非
戲論者非言非說也是時世尊讚普
賢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汝所說是不可思議法門幽邃深
遠是真實言天上人間無能解了時
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一切法不

可知不可見無法可說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今此清淨法門難解難知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

是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此普賢菩薩善說如是清淨法門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清淨若此霑大法雨

是時平等寂靜婆羅大娑羅子白佛言世尊此不可思議平等菩提離文字相不可見離諸色相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法界性離泯絕諸相是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空云何相爲聲爲色爲是相好佛言妙吉祥空離聲色離諸言說非離言說善男子法性如是空離文字故說空又離言故說空善男子空者一切法法之自性故是時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觀此得大變現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耶佛告長老舍利弗言此阿羅漢智慧與初發心菩薩智慧甚遠何況此菩薩故所以者何初發心菩薩當得成佛阿羅漢終不能得是時一

切法自在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
所說我悉了知此聲聞應不得聲聞
法佛言善男子此聲聞非不得聲聞
法復次善男子若聲聞與菩薩對論
智慧有殊是故所不能及是時妙吉
祥白佛言世尊如來云何說此舍利
弗得智慧第一佛告妙吉祥如我所
說實無所得是時妙吉祥童子語長
老舍利弗言長老汝云何得聲聞法
舍利弗言我所不任妙吉祥言汝豈
非凡夫不不也善男子妙吉祥言舍
利弗汝應云何學舍利弗言我無所
學妙吉祥言云何得智慧第一舍利
弗言我亦不任妙吉祥復語長老舍
利弗言汝既非凡夫又非智慧第一
爲是何人舍利弗言善男子我亦不
知汝智慧無量由如巨海是故我今
非汝對論妙吉祥言長老舍利弗莫
作是說汝自耆年宿德何故謙讓舍
利弗言善男子我雖耆年無德無證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切差別萬法由
如巨嶽金剛一擊殞碎如塵善男子
汝亦如是於一毛孔所有智慧量等

微塵數一切衆生皆悉如我亦所不及善男子況我一人乎是故我今亦所不任善男子如大惡象其身偉大氣力便多人用其鉤而能制伏我亦如是善男子所以者何汝有大智力我力怯弱善男子汝等同於大龍云何我力與仁者敵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生盲人欲往他州在道路中決定不能見彼城邑云何而能周徧遊歷善男子此亦如是我對仁者如彼盲人我今亦尔佛道懸曠由來甚遠當云何知佛告舍利弗勿作是說如來威德能令一切衆生暫歷耳根尚得此法舍利弗況汝已得此不可思議三摩地故是時世尊說是法時天上人間有九萬二千衆生皆得是法

是時法慧菩薩承佛威神即入三昧名菩薩無邊相應寶光明三摩地于時法慧菩薩即便入於十方十千佛剎微塵等世界於二一方各各有十千佛剎微塵等諸佛世尊皆現在前時彼諸佛世尊語法慧菩薩言一方

如是十方亦然彼佛世尊讚言善哉
善哉法慧汝能入此菩薩無邊相應
三摩地故復次善男子是時於一二
方有此一切十方十千佛刹微塵等
如來位彼如是等一切如來皆同一
号皆是世尊毗盧遮那如來最初威
德本願力故得大善利乃至轉大法
輪彼如是等諸佛同說偈言

佛智本清淨 普周於法界及觀衆生界
徧入無礙智 無等相應門善一切言語
速得一切智 圓滿於諸法三世智皆圓
善說如是法

善男子汝今以佛威神力故說此菩
薩十住法門是時彼佛世尊各以無
礙智往照法慧菩薩復得如是三摩
地門所謂無礙無斷不空法不空智
無漏無際無盡無來無去無邊本性
無著得如是等三摩地門是時彼佛
世尊各伸右手摩法慧菩薩頂彼佛
世尊摩善菩薩頂已即時法慧菩薩從
三摩地起告諸菩薩言佛子菩薩族
類廣大無量周徧法界虛空界佛子
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如來族中已生

現在如來族中今生未來如來族中
當生是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告法慧
菩薩言佛子如汝所說彼菩薩摩訶
薩云何得過去現在未來諸如來族
中生復云何說彼菩薩得菩薩住故
彼諸菩薩摩訶薩告法慧菩薩言佛
子善哉願爲我等說此菩薩十住法
門彼過去佛已說現在佛今說未來
佛當說佛子云何說菩薩十住法行
所謂一發心住二治地住三相應住
四生貴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心住
七不退住八童真住九王子住十灌
頂住佛子是爲菩薩十住法行此過
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世尊已說今
說當說佛子云何彼菩薩發心住謂
此菩薩得親諸佛世尊色相巍巍殊
特妙好廣大無比說法廣大化衆生
廣大見如是等廣大變現又聞廣大
法故得未曾有復見如是苦惱衆生
是故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爲求如來一切智一切相智是故
名爲初發心住又學如是十力何等
爲十謂一處非處智力二過現未來

福業報智力三禪定解脫三昧智力
四至一切處道智力五無數種種界
智力六無數種種勝解智力七根勝
劣智力八宿住憶念智力九天眼智
力十無漏智力佛子此初發心菩薩
應學此十住力故彼初發心菩薩於
一切時恭敬供養諸如來故彼菩薩
安住稱讚故爲世間最上第一世主
故求佛無量最上智慧故爲求寂靜
相應三摩地故遠離輪迴故轉正法
輪故救度一切苦惱衆生故何以故
爲真實法發心故聽受親近離諸散
亂相續不斷故佛子是故名爲菩薩
初發心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治地
住佛子此治地住菩薩爲諸衆生先
發十種心何等爲十謂信心念心精
進心慧心願心戒心護法心捨心定
心迴向心佛子此治地住菩薩復發
如是十種心故佛子此治地住菩薩
常念多聞相續不斷常樂奉事善知
識故供承親近於一切時能覺察故
發言謙敬故求堅固無畏智故發趣
菩提智故志求寂靜勇猛智故志求

妙法離諸虛假故心不迷惑何以故
謂發如是誠實心求一切佛法故乃
至隨方有聖法處躬自往彼聽受親
近離諸散乱相續不斷未曾暫捨佛
子是故名菩薩治地住佛子復云何
名菩薩相應住佛子此相應住菩薩
有十所觀求一切法何等爲十謂求
一切無上法故遠離一切憂苦故觀
法無自性故空無體相故一切法無
有常故一切法不可度量故離諸疑
惑故不可改變故非有非無故非取
非捨故佛子相應住菩薩復觀一切
衆生界平等法界平等世界平等地
界平等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欲界
色界無色界如是諸界悉皆平等何
以故謂如是一切法自性平等故爲
求勝法往詣十方於諸佛前親近聽
受離諸散乱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
子是故名菩薩相應住佛子復云何
名菩薩生貴住得生十種圓滿淨業
解聖言說故何等爲十謂此菩薩有
所說法衆必崇受漸漸增長堅固不
退了達諸法觀諸世間無壞滅故觀

一切業性離妄想故觀諸果報無取捨故觀於輪迴無去來相故觀於涅槃湛然寂靜故佛子此生貴住菩薩得是十種圓滿淨業解聖言說故復言佛子生貴住菩薩觀過去佛法平等恒時憶念相續不斷故觀未來佛法平等願當學故觀現在佛法平等勤修習故觀諸佛法如是平等是故得過去際未來際現在際於此三際皆得值遇如是修習憶持不忘一切佛法懇懃恭敬復觀過去佛法學平等增長故未來佛法亦如是學平等增長故觀現佛法亦如是學平等增長故佛子此生貴住菩薩如是觀察趣向一切佛法皆平等增長修習故何以故謂三世平等最勝真實住無虛假故乃至聞彼他方有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精進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此名菩薩生貴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方便具足住佛子此方便具足住菩薩觀於無量無邊無數阿僧祇不可思議無等等衆生界由如虛空不生不滅自

性清淨同真際等法性如是觀察一切衆生是名菩薩方便具足住佛子此方便具足住菩薩有十種事所修善業皆爲方便利樂一切衆生故謂令一切衆生於無上道心不退轉故愛樂一切衆生不捨離故饒益安樂一切衆生故悲愍一切衆生故欲令一切衆生皆得不可思議解脫道故洗滌一切衆生業垢故攝伏一切衆生故欲令一切衆生歡喜無厭故以諸方便引導一切衆生故欲令一切衆生究竟涅槃寂滅樂故佛子此方便具足住菩薩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名菩薩方便具足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正心住佛子此正心住菩薩有十種法應當樂聞勤求志意於佛法中得正心住佛子何等爲十謂說佛有色無色於佛法中得正心住說法有色無色於佛法中得正心住說菩薩所行之行有色無色於佛法中得正心住如是乃至說此衆生界大生衆

生界有煩惱衆生界無煩惱衆生界
易化衆生界難化衆生界乃至大法
界出生法界有色世界無色世界有
法世界無法世界佛子此正心住菩
薩如是乃至於佛法中間此法故是
爲菩薩得正心住佛子此正心住菩
薩復聞此十種法故入理勤求乃至
聞於一切無上法亦皆修學何等爲
十謂無相無性無實無染遠離無著
無自性如幻如夢離諸疑惑聞如是
一切法故應勤修習何以故爲此正
心住菩薩入於真實法門故如是乃
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
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
斷佛子是名菩薩正心住佛子復云
何名菩薩不退住佛子此不退住菩
薩聞十無著法於佛法中心不退轉
故何等爲十謂聞非有佛非無佛此
菩薩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非有法
非無法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非有
菩薩非無菩薩於佛法中心不退轉
故非取菩薩非不取菩薩非離菩薩
行非不離菩薩行菩薩非出生非不

出生於佛法中心不退轉故過去諸佛非去非不去未來諸佛非來非不來現在諸佛非住非不住如是三世諸佛智慧平等一相無相非盡非不盡離諸罣礙此菩薩聞如是法故非佛法中心不退轉故佛子如是名菩薩不退住佛子此不退住菩薩復聞十種法而能修習何等爲十謂聞一多衆生於一切法精勤修習故此勝義諦爲一多緣起爲勝義諦故即性即無性即相即無相即有色即無色離諸相好心得決定懇懃修習何以故謂聞如是一切諸法因果該徹通達無礙真實法故成熟解了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此名菩薩不退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童真住佛子此童真住菩薩得十種法何等爲十謂得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得察一切衆生起心動念彼諸衆生凡所施爲悉能了知能知衆生如是解脫能知種種衆生界種種法界種種世界

及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如是諸界悉能了知神通奮迅隨念而至佛子如是名菩薩童真住佛子此童真住菩薩復聞十種法而能修習何等爲十謂聞一佛刹智振動一切佛刹觀一切佛刹訪尋一切佛刹遊行一切佛刹往詣阿僧祇世界問阿僧祇義趣遠離種種自性差別發一念心而能周徧阿僧祇佛刹聽聞修習故何以故謂聞如是真實法故成熟解了第一義故如是乃至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佛子是故此名菩薩童真住佛子復云何名菩薩法王子住佛子此法王子住菩薩有十種法皆能了知何等爲十謂能知一切衆生所生之處能知一切衆生煩惱能知一切衆生戀著能知一切衆生方所能知諸佛深妙法故能知諸佛方便真實性故能知世界種種差別法故能知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智慧故能知一切世間廣大不堅牢法故能知

眞性如如湛然寂靜故佛子是故此
名菩薩法王子住佛子此法王子住
菩薩復有十種法應勤修習何等為
十謂善學一切王城種種作用故善
一切王城禮樂故善一切王城安住
故善入一切王城故善能自在徧遊
歷一切王城故住法王灌頂故住法
王觀察故得法王自在力故繼紹法
王位故得住法王辯說故何以故謂
修習一切無礙真實法故如是乃至
聞彼他方說如是法親自往詣勤求
修習心不散亂念念相續無有間斷
佛子是名菩薩法王子住佛子復云
何名菩薩灌頂住此菩薩得十種神
通何等為十謂能令阿僧祇世界種
種動搖故能照曜種種阿僧祇世界
故能觀察種種阿僧祇世界故能於
種種阿僧祇世界同時一心修習故
能於阿僧祇世界成就種種善業故
能於阿僧祇世界種種衆生差別心
同時能知故能於阿僧祇世界一一
衆生種種心行能一時行故能於阿
僧祇世界一一衆生有種種根器同

時能解了故能教化阿僧祇世界種種衆生故能徧知阿僧祇一切衆生心所作用故復次善男子此灌頂住菩薩潛行密用施爲佛事無人能知所以者何謂身業不能知口業不能知意業不能知變現不能知觀察種種變化不能知觀過去所行之行不能知於剎那頃所行之行皆不能知觀智慧不能知心意不能知一切智用不能知佛子此灌頂住地菩薩乃至法王子位菩薩終不能知故佛子灌頂位菩薩復聞佛世尊十住何等爲十謂聞三世智佛智法智法界分別智法界中邊智一切世界量等法界智照察一切世界智圓滿一切衆生智一切法智無邊佛智此菩薩住一切諸佛智故何以故謂聞如是一切實際理智故佛子是故此名菩薩灌頂住

大方廣勍持寶光明經卷第一

歸依佛五字依梵文譯爲五頌

曇

不生亦不滅
衆聖所歸依

無相復無爲
是故名曩字

謨

大惣持應現
彌滿於世間

微妙最自在
是故名謨字

沒

隨意之所欲
安樂諸衆生

利他最第一
是故名沒字

默

無上福田因
衆生實際地

能淨諸業障
是故名默字

野

眞如智大智
諸聖究竟理

字中無所依
是故名野字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第三十張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二

彙

要中釋摩訶陀國那爛陀傳教大師藏經沙門良奉 詔譯

尔時法慧菩薩摩訶薩爲諸菩薩說
是菩薩十住法已于時十方以佛神
力於二一方各有十千佛刹微塵等
世界二佛刹微塵等世界地皆六
種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震徧震
等徧震擊徧擊等徧擊涌徧涌等徧
涌吼徧吼等徧吼起徧起等徧起是
時以佛神力復雨種種天華雲種種
天香雲種種天塗香雲種種天鬘雲
種種天鉢香雲種種天衣雲種種天
傘蓋雲種種天寶雲種種天妙蓮華
雲種種天諸瓔珞雲種種天莊嚴雲
如是等種種供養雲周匝徧雨復有
種種天妙音樂於虛空中不鼓自鳴
出大音聲光明晃曜徧四大洲妙高
鐵圍周徧十方普皆供養是時法慧
菩薩說是法時一切十方世界同時
亦說此十住法故乃至文字句義不
增不減皆悉同等復以佛威神力故
於一一十千佛刹微塵等世界各各

有十千佛刹微塵等菩薩從於十方
雲集而來告法慧菩薩言佛子善哉
善哉佛子如汝所說菩薩十住法佛
子與我名同說法亦同如是等一切
同名法慧菩薩從彼十方一切如來
所而來至此彼法雲世界以佛威德
於一切處同時轉此法輪如是種種
性相文字句義不增不減佛子于時
衆會以佛威德皆見彼衆而來詣此
如我到此世界亦復如是於一切十
方世界一切四大洲妙高山頂帝釋
宮中十千佛刹微塵等菩薩亦同來
集是時法慧菩薩承佛威力觀察十
方法界衆會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見諸如來清淨智 巍巍變化力如是
十力功德衆莊嚴 是故發此菩提心
見此種種神通力 說法利益諸群生
復見輪迴諸苦惱 是故發此菩提心
於此普賢如來前 得聞一切功德海
由如虛空無有相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住處及所生 一一性行皆明了
各各差別性智求 是故發此菩提心
是時過去及現在 乃至未來衆善惡

爲求此智善修習
禪定解脫及三昧
爲求此智恭敬彼
能徧世間諸根力
爲求此智彼義學
菩提解脫徧世間
爲求此智無數論
種種無數三界中
界之自性智應求
徧詣一切求此法
自性真實解了知
一切剎中而出生
無數智眼同此求
過去現在及未來
如是過去事皆知
積聚衆生滿世間
如是煩惱盡能知
三界智慧彼皆知
爲求如是真實智
一切諸法無依倚
爲求勝義真實知
能動佛刹微塵數
爲求如來如是智

是故發此菩提心
等持清淨悉皆然
是故發此菩提心
如如湛淨皆同等
是故發此菩提心
其中各有種種意
是故發此菩提心
於中復有種種界
是故發此菩提心
如是依止得安樂
是故發此菩提心
由如衆生依地有
是故發此菩提心
若干衆生何性相
是故發此菩提心
乃至一一徧親近
是故發此菩提心
無盡法門能解了
是故發此菩提心
本性如空亦無著
是故發此菩提心
亦令江海涌沸騰
是故發此菩提心

普放光明照十方
爲求彼智一光明
不可思議種種剎
我願亦具如彼智
一切衆生及佛剎
爲求此法壽延長
假使大海所有水
如是此智願當求
十方所有一切剎
如是此智要盡知
過去及與未來劫
如是劫數要盡知
三世一切諸如來
法之自性悉皆知
無量無數諸世界
性之自性悉能知
不可思議輪圍界
爲此廣大微妙知
無量無數諸世間
爲求此智清淨聲
一切世間諸語言
爲此自性真實知
無數化導三界中

二光明從口出
是故發此菩提心
飲食供給玩玩具
是故發此菩提心
能令遠離傷殺生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毛滴數盡能知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一剎中微塵數
是故發此菩提心
現在一切諸世間
是故發此菩提心
及以聲聞辟支佛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毛端中盡稱量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毛端量盡能秤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剎那間聲聞徧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字演說盡無餘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切衆生悉皆衛

爲求辯說廣大舌
如說一切諸佛剎
爲求說法無礙智
如來所有一切剎
如此佛法真實知
無數微塵等世界
爲求如是種種智
過去及與未來佛
一剎那中心盡知
一句所說不思議
爲求如是語言知
八方一切諸世間
爲此自性心了知
所有身口意三業
因此能解三世空
菩提心發應如是
十方無數劫盡行
乃至世間一切尊
如是彼佛皆說法
若一菩薩獲安樂
能作世間圓滿相
最上妙法最殊特
彼諸菩薩妙敷揚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剎那中悉能見
是故發此菩提心
一剎那中皆周徧
是故發此菩提心
皆從自性而出生
是故發此菩提心
乃至現在諸世間
是故發此菩提心
如是劫盡彼無盡
是故發此菩提心
如是相續不斷絕
是故發此菩提心
作彼十方一切行
是故發此菩提心
懇懇最上奉諸佛
是故尊重心不退
八方各各皆周徧
一一尊重心不退
行彼行故免輪迴
是故此尊心不退
甚深難解離言說
爲敬彼尊心不退

世間不動及住處
演說清淨妙法音
得生一切如來中
爲求此法常在前
無數無等阿僧祇
行彼菩薩如是行
乃至究竟三摩地
如是說彼諸佛法
遠離輪迴三界中
於諸世間常無間
一切世間諸苦惱
憐愍一切諸有情
菩薩最初說此法
持戒說法無有時
是時菩薩治地住
安樂利益於世間
信心念心及精進
護法捨離無去來
若以住彼如是心
遠離喧囂居閑靜
善言親近善知識
了達一切諸語言
曉了如來勝義已

如是難得甚希有
是故此尊心不退
無我無人離憍慢
是故懇懃心不退
得諸如來三摩地
是故懇懃心不退
超生彼岸解了知
是故此尊心不退
轉於如是妙法輪
菩薩應當如是說
如是濁惡災難中
是故菩薩應當說
曰茲發起菩提心
是故名爲發心住
最初降伏如是心
如佛遠離老病死
慧心願心并持戒
決定迴向諸含識
讀誦受持大乘典
訪尋一切親善友
勤求如是真實智
勝義諦理亦如是
離諸顛倒無疑惑

如是平等湛然安
治地任中如是得
演說妙法奉諸佛
復次菩薩第三任
苦空無常悉了知
諸法本寂離自性
任此一切無有感
爲知一切衆生界
如是世界悉盡知
地界水界及火界
欲界色界無色界
乃至差別諸世界
如是廣大智慧尊
是時菩薩生貴任
有性無性心決定
此地菩薩無退轉
於一切法恒修習
世間衆罪如塵刹
佛工善能分別生
過去現在及未來
宿殖善友悉同生
一切如來殊妙好
能作如是上妙生

是名說法眞佛子
善能觀察諸菩薩
是故佛子應當學
法王教中求佛行
一切自性無來去
明了通達決定心
佛子應當如是說
及闡一切諸法界
是故名爲相應行
如是風界虛空界
是諸世界悉盡知
悉見法界自性體
勇猛精進求佛智
出家生諸如來中
所生之處常正見
爲求佛道心無厭
觀諸衆生如自性
遠離輪迴諸果報
菩薩悉令離衰老
一切法智皆明了
如佛出世亦復介
入彼三世平等意
超越三世種種有

此名第四菩薩住
是法悉能解了知
此後菩薩稱第五
種種方便化群生
所作如是廣大福
盡心迴向悉獲安
世間患難皆救濟
各各引導諸衆生
無邊一切諸世間
過諸攝量無等倫
此爲菩薩第五住
彼佛如是妙圓明
無邊一切諸衆生
疑網有無智了知
於佛於法菩薩中
於是廣大諸衆生
煩惱衆生使清淨
法界或廣略敷揚
法界體性非有無
觀察一切心無動
泯絕性相孰有無
曉了劫性如幻夢
不退菩薩應如是

彼能稱讚此妙色
覺彼菩薩如是生
說名方便具足住
樂求福業徧往詣
令諸衆生皆解脫
憐愍有情令離繫
攝伏令彼生歡喜
得大涅槃心寂靜
如是無量無有數
非性非相非究竟
具足方便化群生
示現一切諸功德
觀法自性無迷惑
天上人間能堅固
常行妙行離諸色
聽聞演說方便法
易化難化悉調伏
非來非去絕諸相
菩薩三世樂聽受
如是專注於佛法
本性離染我亦亦
爲聞如是上妙法
於佛於法菩薩中

并觀行相爲有無
如來非去非有住
生與不生盡不盡
種種衆多彼如一
各各差別衆寶嚴
真如妙相非有無
如是差別往集會
復次菩薩童真住
施作佛事無有著
皆從衆生行法生
智慧速疾隨意得
菩薩於此無異心
能知剎土悉動搖
演說遊行於佛剎
隨問演說無數義
方便音聲能照察
復說菩薩王子住
煩惱障閉妄想除
種種妙行悉能行
真俗二諦能了知
善能方便入王城
於彼往還能自在
由如灌頂王妙法

不退非有亦非無
亦無來與非不來
有相無相非一異
勝義諦理離有無
菩薩於彼心不退
以無相智能解了
二天上悉聽聞
身口意業悉清淨
是故隨意所生得
遊行見彼諸剎土
十方懇懃供敬禮
聞佛演暢微妙法
如是盡知無有餘
剎那徧詣阿僧祇
自性差別性亦然
無數佛剎一念中
密行衆生非測量
事理相應方便說
分別世間過未來
諦求如是微妙法
如是徧遊悉周匝
所有王城能照察
如是威德力亦然

入彼王城善演說 是故此爲王子住
此能隨順諸衆生 如佛所化亦如是
調御出興悉同然 得佛安隱住王子
佛子菩薩灌頂住 處長最上能利他
一毛滴水爲校量 思惟校計莫能測
如是行於諸佛法 由若一切微塵刹
衆生莫測塵可知 是故無數應是說
一切如來及菩薩 并與過去未來佛
若以現在十方中 乃至聲聞辟支佛
從種發生菩提心 如是此數莫能測
功德數量莫能知 最初一念菩提心
如是世界化群生 無能超越過於彼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法慧菩薩
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今善說此寶光
惣持法門復次善男子彼諸衆生當
得愛樂不可思議諸佛功德一切智
慧善男子若有衆生但聞此寶光惣
持正法名号不須受持讀誦一心恭
敬究竟決定得證佛果時法慧菩薩
言佛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普賢菩
薩言佛子彼等已得如來灌頂甚深
智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此會中
得聞如是法者或有衆生手持是經

者是諸衆生於佛法中皆得授記
是時長老舍利弗從座而起頂礼佛
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如生盲
人從昔已來未曾見聞如是正法世
尊非但我故若諸衆生不聞此法彼
如是等一切衆生亦如生盲佛言長
老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弗即白
佛言唯願說此不可思議甚深法故
佛言舍利弗汝當往詣命彼梵王帝
釋護世諸天同來此會如來勅語舍
利弗此最勝法印寶光惣持之法於
彼道場衆會而說是時尊者舍利弗
受佛教勅爲問此寶光惣持法門承
佛聖旨往彼梵王帝釋護世諸天到
已作如是言寶光道場佛待汝來同
時聽受此如是法今正是時如來將
說此寶光惣持不可思議法故汝等
速集勿過此時甚難得值後必追悔
如是最勝法寶世間難得甚爲希有
時彼諸天聞是說已即運神通於剎
那頃梵王帝釋護世諸天皆來集會
到世尊所右遶三匝合掌供敬住立
佛前勸請世尊唯願如來哀愍我等

及末法衆生說此寶光惣持法門于
時世尊默然不答時諸天衆梵王帝
釋護世諸天如是三白懇勸勸請世
尊默然是時尊者舍利弗白世尊言
唯願如來說此寶光明惣持法故復
言善逝唯願說之是時世尊即於舌
根從口而出種種音聲徧於三千大
千世界同時得聞若有善男子爲此
寶光惣持法故請於如來是諸衆生
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是時世尊復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
舍利弗汝當往詣請妙吉祥童子說
如是法時妙吉祥童子在於異處鉢
擲二合又安羅樹下端身正念結跏
趺坐過於百千萬俱胝那由多日月
光明住大寶莊嚴樓閣中梵王帝釋
護世諸天圍遶恭敬身皆金色吉祥
莊嚴光明照耀是時尊者舍利弗奉
佛教命往詣妙吉祥童子所到已即
白妙吉祥言善男子如來請汝爲於
我等說此寶光惣持法故于時妙吉
祥童子語尊者舍利弗言此如來者

為何等義舍利弗言善男子汝智慧
深遠我非汝曹是故不任與汝論議
妙吉祥言止舍利弗汝甚愚癡汝若
樂聞我當為說舍利弗言善男子我
今樂聞惟願仁者廣為我說是時妙
吉祥童子說是語時即時三千大千
世界乃至清淨天宮及諸天衆上至
阿迦膩吒天衆下至四大天王并諸
眷屬無數俱脰大藥叉將諸梵天王
及天帝釋護世諸天并諸天女各各
樂聞如是大法皆來集會及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餘三十三
天夜摩天覩史陀天化樂天他化自
在天大梵天王阿迦膩吒天如是諸
天衆等皆來集會復有諸大聲聞衆
其名曰尊者須菩提尊者摩訶迦葉
尊者大目犍連尊者舍利弗尊者摩
訶迦旃延尊者阿顛嚕駄尊者誡耶
迦葉尊者摩賀俱絺羅尊者耆祖拏判
陀迦尊者梨縛多尊者曩祢迦葉尊
者烏嚕尾螺迦葉尊者布囉拏梅怛
囉二合尼子尊者羅護羅尊者鉞捺
囉二合波羅尊者麼迦波二合尊者阿

難陀如是等諸大聲聞衆及耶輸陀
羅五百比丘尼等皆悉來集復有轉
輪王及諸小王刹帝利婆羅門長者
居士皆來集會

是時尊者舍利弗遶佛三匝而作是
言世尊何因何緣即於今日如是大
衆皆悉雲集云何當知佛言尊者舍
利弗是寶光惣持法威德力故舍利
弗言世尊此寶光惣持法門我今樂
聞佛言尊者舍利弗汝當往詣請彼
妙吉祥童子普賢菩薩此二大士必
爲汝說是時尊者舍利弗白妙吉祥
童子言善男子汝今當說此寶光三
摩地微妙法寶妙吉祥言尊者舍利
弗汝等今者爲欲聞此寶光惣持法
故舍利弗言今此四衆梵王帝釋護
世諸天爲聽是法故來至此于時妙
吉祥即告長老舍利弗作如是言舍
利弗此法秘要不可視聽如幻如化
云何當說說聽是誰舍利弗言善男
子汝今當說我欲樂聞妙吉祥問尊
者舍利弗此說當云何言答言妙吉
祥空作是說妙吉祥又問舍利弗空

云何說答言妙吉祥空離言說妙吉祥言尊者舍利弗此空若離言說我云何說尊者舍利弗既一切諸法皆離言說若作是說誰能聽受長老舍利弗言善男子彼一切法皆離文字語言故作如是說是故說空無相無願非取非捨非異非不異非離戲論非不離戲論是時妙吉祥童子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彼諸菩薩及於梵王帝釋護世諸天心大歡喜同聲讚言善哉善男子善說此寶光惣持法故

是時尊者須菩提白妙吉祥童子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云何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寶光惣持法故妙吉祥言須菩提此惣持法無生清淨如理受持離性離相非離言說非取非捨此法應如是受持爲他解說妙吉祥童子說是法時有九十二菩薩皆得勇猛三摩地復有人天六十二衆生得無生法忍

尔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云何

爲菩薩摩訶薩大悲佛言善男子此
菩薩摩訶薩大悲者若菩薩摩訶薩
不捨三界名爲大悲若令一切衆生
得見諸佛淨妙刹土名爲大悲若諸
破戒衆生悉能憐愍護持名爲大悲
若能令一切衆生志求般若波羅蜜
多親近修習名爲大悲若爲一切衆
生不惜身命名爲大悲乃至頭目腦
髓難捨能捨難行能行爲諸衆生名
爲大悲復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
諸衆生無有異心等以安樂離諸邪
見悉令解脫善男子是爲菩薩摩訶
薩大悲應如是解

尔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
唯願如來大慈無量爲諸衆生安樂
世間說此寶光惣持法故并此大會
諸天及人皆得安樂利益即時世尊
愍諸衆生以梵音聲普告諸菩薩摩
訶薩言汝等今者於未來世後五百
歲法欲滅時誰能受持廣宣流布此
寶光惣持法故是時普賢菩薩離一
切憂暗菩薩藥王菩薩辯積菩薩出
生一切法王菩薩無盡意菩薩海慧

菩薩寶師子菩薩寶賢菩薩寶光菩薩寶鬘菩薩觀自在菩薩等觀菩薩常觀菩薩寶手菩薩寶積菩薩寶莊嚴菩薩吉祥幢菩薩法吉祥菩薩財吉祥菩薩福德吉祥菩薩栴檀吉祥菩薩法慧菩薩甘露慧菩薩不思議菩薩福德莊嚴菩薩功德莊嚴菩薩相嚴菩薩常歡喜根菩薩衆智山峯王菩薩辯說菩薩常舉手菩薩持地菩薩辯意菩薩虛空藏菩薩月藏菩薩清淨月藏菩薩日藏菩薩出生王菩薩摩訶彌盧菩薩堅牢慧菩薩弥勒菩薩摩訶薩如是等六十二百千俱那由度多菩薩摩訶薩以一音聲同時告言世尊我等今者能於未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常當受持廣宣流布爲諸衆生說此寶光惣持法門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希有希有善男子汝等爲諸衆生能發如是清淨大願今時世尊告普賢菩薩摩訶薩言諦聽諦聽善男子此寶光惣持微妙正法爲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今時世尊說是語已即昇大寶莊嚴

師子之座結跏趺坐即說寶光明惣持陀羅尼曰

曩莫入三滿多跋捺囉二合野曰

地薩怛嚩二合野賀二合薩怛嚩二合

野麼賀二合迦二合嚩拏迦二合野怛

你也二合他二合唵二合娑囉脰二合娑囉

是時世尊如是三說此寶光惣持秘

密微妙最上甚深廣大法寶是時普

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法與法

者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無法即法

即一切義即無性義一切法義即等

虛空義一切法即無數義無數義即

一切義無數義即一切法義普賢菩

法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
本無生滅是時妙吉祥童子白普賢
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言佛子此寶光
惣持法門菩薩云何受持普賢菩薩
摩訶薩告妙吉祥如是說言善男子
此寶光惣持如法而說如理受持何
故本性不生不滅故非相非空故無
性即自性故自性即無性故善男子
此寶光惣持如是不應執著受持觀
察故智慧決了應如是住分別解說
善男子此寶光惣持觀法自性義故

大方廣惣持寶光明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三

豪

善男子此貪瞋癡住當幾何妙吉祥童子言

善男子

是時尊者舍利弗白妙吉祥童子言
善男子如此妙法住世幾何妙吉祥
言舍利弗如此三毒貪瞋癡故舍利
弗言善男子此貪瞋癡住當幾何妙
吉祥言舍利弗此三毒住由如地界
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地界復住幾
何妙吉祥言舍利弗此三毒地界如
無明界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無明
三毒住當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如
虛空界故舍利弗言善男子此三毒
虛空界住當幾何妙吉祥言舍利弗
如無性自性法故是時尊者舍利弗
白妙吉祥作如是言善男子汝等智
辯若此云何我有如是智力與汝訓
對復次善男子譬如一切猫狸踐須
弥山終不能盡如是如是善男子我
等亦復如是如彼猫狸何以故如一
切聲聞與一菩薩共同論議畢竟不
能屈彼菩薩沉復此妙吉祥童子故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妙吉祥童

子言善男子汝於今者請問如來白
言世尊於當來世後五百歲彼寶光
惣持法王云何護持持經法師云何
憐愍令得堅固于時妙吉祥童子從
自法座安詳而起即白佛言世尊若
有法師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正法
者得何功德佛言妙吉祥若有比丘
持此法王者當得生於清淨法身故
當得究竟佛菩提故如是中間常得
住於諸佛法中心不退轉一切天魔
及諸眷屬不能娆惱若有善男子於
彼法師暫起慈心一彈指頃是人即
得遠離輪迴究竟亦得佛菩提故復
次妙吉祥持此寶光法王者若起輕
慢誣謗之心是人世世得牙齒疎缺
平鼻無舌手脚攣臂身常重病癡騃
盲聾生於下賤懈怠懶惰佛告妙吉
祥如是愚迷衆生我今略說善男子
彼諸衆生命終之後受無數地獄如
一一孔毛種種苦惱從地獄出若生
人中常得生盲瘖瘂復次妙吉祥若
有見此正法衆經之王輕毀之者是
人當得身穿爲竅醜屑褻縮身皆破

裂髀形黑瘦皮膚麻澁由如餓鬼妙
吉祥重白佛言我知如來智慧無量
不可思議世尊彼如是等愚迷衆生
得生何處妙吉祥言唯願說之唯願
說之佛言妙吉祥止汝不應問我若
說彼愚迷衆生謗法之者所生之處
天上人間若聞是說皆悉恐怖皆悉
悶絕宛轉躄地妙吉祥言唯願世尊
大慈大悲廣演分別彼諸衆生若聞
是說於此不生不滅微妙正法不起
慢心佛告妙吉祥於此地下有諸地
獄名号不同所謂炎熱地獄極炎熱
地獄黑繩地獄熾然地獄極熾然地
獄極惡地獄鉗口地獄鐵丸地獄鐵
棒地獄崩埋地獄懸頭地獄倒懸地
獄猴面地獄焰恒熾地獄膿血地獄
常臭地獄拖撲地獄常煞地獄生極
大疼痛地獄佛告妙吉祥彼如是等
地獄即彼謗法衆生所生之處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
彼持經法師命終之後生何國土復
次普賢菩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
諸法師持此經者於此命終即得往

生寶莊嚴世界世尊彼世界中有佛
刹不可思議樂大辯說如來復有無
數諸菩薩衆身色巍巍殊特妙好善
男子是諸衆生臨命終時彼世界中
有六十二俱脰佛同時現前善男子
我今略說若廣說者功德無量無數
經百千劫不能窮盡普賢菩薩重白
佛言世尊云何於未來世時若諸衆
生聞此正法不生誹謗佛告普賢菩
薩若四輩弟子得聞是經言非正法
作如是說是邪說非如來說應自說
故非真經典或言我先已聞此非正
法作是輕慢誹謗之者永不聞法遠
離三寶名字彼如是等愚癡衆生命
終之後當墮黑暗地獄其獄之中有
大鐵輪刃如鋒鋷常拂其頭拂已還
生如是經無量百千劫從此獄出設
得人身復經無量百千萬劫常無兩
目是時復經過百千劫不復人身縱
生人中於一切處亦復生盲又無舌
根頭面顛倒脊脊偻僂脚癰瘡聲常
困飢渴羸瘦顛顛面色乾枯口氣常
臭人皆惡賤一切衆生見者生瞋人

皆棄捨是時彼一切衆會異口同音
作是唱言如來今者爲我等故已說
是法如是正法我等已聞快說世尊
快說善逝我等於未來世見有受持
是經典者不生誹謗輕慢之心我等
愚迷由如稚子不覺不知無有智慧
世尊佛說是時彼大聲聞及天帝釋
大梵天王護世諸天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各作是言世尊我等聞
說謗此法者有如是罪身皆悚慄恐
怖無量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非
但汝等吾今已得一切聖智上由恐
怖況復汝等我諸弟子時諸善男子
於彼法師深生敬仰不能自勝若諸
天龍藥叉乾達嚩等及非人無能
破壞善男子若沙門婆羅門見此法
王如佛塔廟此經亦尔天上人間如
敬寶篋是時妙吉祥童子重白佛言
世尊若諸四輩弟子於此經王深信
受持者得幾所福佛告妙吉祥若人
於此妙法及彼法師受持之者乃至
名字或於一日一彈指頃發起慈心
我悉知之或時發心飲食供給或施

園林淨地用作僧房種種供養是時尊者舍利弗白世尊言如是等人於五無間罪爲滅爲不滅佛告長老舍利弗止勿作是說所以者何若諸衆生受持正法者即得消除五無間業佛言舍利弗五無間者爲聞此經威德力故此五無間業速疾消除還復人身數數得生佛法之中永不復墮於三惡趣故是時尊者舍利弗悲泣雨淚白佛言世尊如向所說謗此經者乃有如是廣大業報昔所未見如是罪報乃至夢中亦未曾見是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止舍利弗勿作是念復次舍利弗我說此無礙妙法數告汝等舍利弗彼諸衆生以自業力作種種罪自作自受非彼他人各各衆生自業力故受是痛苦非如來過舍利弗我常說言是諸衆生汝等訪諸善友樂求安樂離諸怖畏樂求涅槃樂甘露味我常開示菩提正路是時復說彼諸衆生恣縱貪瞋自作身業口業意業心生邪見不自正知造作衆罪各各邪視於身分別造衆

惡業因墮地獄受種種苦衆生自過
非如來各復次舍利弗我常如是興
於大悲爲諸衆生乃至一一衆生盡
於一切我皆代受地獄之苦終不棄
捨一衆生故舍利弗如來大悲恒常
如是譬如天上人間父母唯生一子
端嚴殊特色妙無比福相圓滿彼於
一日忽然命終時彼父母爲此子故
心生懊惱情地悼惶悲號痛切苦惱
如是舍利弗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
是悲愍衆生如見一子如來煩惱終
不能著悉已遠離何以故舍利弗譬
如大海不宿死屍舍利弗如來亦亦
煩惱不著又謂舍利弗身如幻夢亦
如影響四大合成假名爲人中無有
實見諸行相非行非住非處非無處
無滯無礙自他不著舍利弗如來亦
復如是觀諸行相化導群生不貪說
行雖作一切種種行相不可指不可
示等虛空界離諸疑惑無有戲論如
來亦亦無有疑惑離於戲論是時衆
生一向迷惑無有迴轉如來大悲而能
隨順如有衆生欲來佛亦隨來去亦

隨去何以故是諸如來本願力故復
次舍利弗如來應正等覺無有錯謬
如來無有無明如來智慧亦無迷惑
舍利弗吾今於天上人間最尊最貴
最上第一不可稱量無有等等舍利
弗是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佛言若有
衆生在家出家於此正法而生誹謗
者如前所說一切惡相種種地獄衆
苦所受是時尊者須菩提合掌恭敬
白佛言世尊此法微妙甚難得聞世
尊彼諸衆生於此正法而生誹謗者
當得何報佛告須菩提謗斯法者得
生大舌縱廣百千由旬上有五百俱
胝鐵犁長時耕舌復從口出極熱猛
火聳焰上騰炎熾輝赫合成一聚經
百千劫受大極苦云何而得須菩提
如是業報彼愚癡衆生皆因口業所
作須菩提彼愚癡衆生謗此法者受
如是報是時一切衆會以佛威力同
作是言如來說此極大惡報甚爲希
有是時帝釋天主白佛言世尊我當
於彼比丘持經法師於未來世常生
尊重以諸花香飲食衣藥塗香末香

種種供養晝夜三時恭敬禮拜尊重
讚歎志心護持世尊是善男子已生
如來法身中與諸如來同一名号何以
故如灌頂刹帝利王所生之子端嚴
巍巍具足王相見者歡喜彼諸人民
皆悉尊重拜跪問訊見彼法師亦應
如是禮拜尊重尔時世尊告普賢菩
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帝釋天主善
能說之爲彼比丘持經法師憐愍饒
益潛加護持普賢菩薩言世尊我亦
如是於未來世彼善男子善女人亦
復護持憐愍饒益息諸灾患令得安
樂周徧百由旬外不令燒惱尔時世
尊讚普賢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今善說尔時世尊以梵音
聲重說偈言

令他安樂心悲愍 悉能隨順諸衆生
三業清淨善稱揚 無等功德自寶實
是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
善薩摩訶薩云何當得此寶光惣持
法故佛言善男子善薩摩訶薩於寶
光惣持當行一法云何爲一法謂於
一切衆生不起煞意令得安樂普賢

菩薩復有二法云何爲二謂離於瞋
恚善言誘喻普賢菩薩此爲二法若
能如是即得寶光惣持法故復次普
賢菩薩摩訶薩爲一切衆生意根不
亂無時暫捨是時復告善男子菩薩
摩訶薩爲諸衆生皆離一切憎愛故
是時菩薩說此寶光惣持功德時復
以稱揚讚歎此最勝功德于時天上
人間有無量無數衆生皆得此法復
出寶光惣持最勝功德稱讚法師
今時尊者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住立佛前白佛
言世尊此寶光惣持微妙正法如是
深邃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此色相甚
深受想行識甚深如空甚深如虛空
甚深阿難白言我於如來前得聞八
萬四千法藏未曾得聞如是妙法佛
告阿難此寶光正法難遇難聞阿難
言佛說如是微妙正法於未來世後
五百歲中法欲滅時有諸衆生欲作
佛事當依何法佛告阿難依我釋迦
牟尼如來說此正法及彼法師若有
書寫受持供養恭敬此正法者眼常

無病鼻亦無病舌亦無病齒亦無病
手亦無病脚亦無病頭亦無病耳亦
無病諸根具足身不見穢亦無中夭
壽命延長彼一切諸天人及非人常
時衛護時彼法師於此命終復得生
於善逝世界天中而生離諸喧雜一
切戲論阿難白言世尊是何因緣說
此正法魔王毒害不能障蔽佛告阿
難一切魔王於此正法終不能作障
難之者余時世尊作是語已時彼魔
王生毒害心作是念言若有說此寶
光惣持法時我當往彼作其障難是
時魔王以自業力自見猛火來燒其
身恐怖無量退散而走阿難此法如
是深妙難測不可思議若此正法隨
所住處如佛塔廟阿難白言若如來
在彼正法住處我於是處得見如來
往到佛所先禮如來後禮此法為有
何過佛告阿難汝有過失何以故汝
既如是輕慢正法云何我得天上人
間最尊最貴最上第一復次阿難我
於過去先聞此法後證菩提阿難白
言世尊於何如來恭敬供養復於何

處聞彼如來說此寶光三摩地法佛
告阿難我非於天上人間軋達縛處
恭敬供養求此法故我於往昔爲菩
薩時有佛世尊号不空積聚開妙衆
寶光明藏如來前得聞此法佛告阿
難彼如來即不與我授記我從是來
過百千俱脰那庾多劫難行苦行爲
聞此法阿難是故汝應先礼此法後
礼如來是時一切梵王帝釋護世諸
天以一音聲同作是言歎此法故是
無上法是最勝法は無等等法神變
如是若有聞此微妙正法乃至名字
應隨向礼何以故若有受持讀誦爲
他解說者如見如來等無有異尔時
世尊讚彼梵王帝釋護世諸天言善
哉善哉聖衆善說尔時世尊從口而
出廣長舌相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已
告普賢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
諦聽我今請汝爲諸衆生說此法故
云何衆生於此寶聚不自守護展轉
息利如生盲人不見日光又如賣賈
無有方便不自貨易亦如貧人不自
精勤常奉他願見諸衆生不聞此法

亦復如是爲諸衆生譬喻言說於是
普賢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住立佛前即
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從自法座安詳
起已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諸天宮殿
六種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震徧
震等徧震擊徧擊等徧擊吼徧吼等
徧吼涌徧涌等徧涌起徧起等徧起
大光晃耀一切世間於是普賢菩薩
摩訶薩白言世尊云何問我世尊云
何問我善逝世尊是具足一切智者
何不爲諸衆生大悲憐愍我名如來
之子云何我有如來智云何我有如
來力我於是時常依佛言依如來言
我常依止由如甘露不敢違背恒時
隨順於時世尊讚普賢菩薩摩訶薩
言善哉善哉佛子汝即如來長子最
勝最上我爲衆生說此正法善男子
汝當依我如法護持恒常尊敬由如
寶篋盛以珍玩勿生捨離未來世時
有破戒比丘不生敬信善男子彼不
依此普賢菩薩言世尊於意云何彼
出家者有何行故佛言善男子止勿

應問此普賢菩薩言世尊唯願說之
唯願說之若不說者云何而能爲諸
衆生佛言普賢菩薩汝今諦聽我說
此法由如衆海文殊師利觀世音無
量無數無有邊際菩薩摩訶薩等一
心諦聽於未來世彼出家者修何行
業尔時世尊告普賢菩薩摩訶薩言
佛子彼出家者於此正法多生輕慢
樂求舍宅貪著利養畜積財寶精舍
房堂衣服卧具飲食醫藥造惡業因
自破自壞爲是愚迷衆生我說是經
廣令流布久任不滅度脫衆生是時
十方一切天龍藥叉乾達婆等來白
佛言世尊我等天人八部并諸眷屬
盡生恒時守護是經并彼法師一切
比丘及諸法藏不令燒惱我常隨侍
尊重恭敬香花衣服種種珍寶一切
所須我皆供給令法久住尔時世尊
爲普賢等九十二俱脰菩薩而說偈
言

諦聽一切妙語言 最聖功德超彼岸
欺誑兇險皆棄捨 一心專意樂諦聽
聞佛摩竭提國中 菩提大樹仁師子

住大解脫三摩地
盡彼十方微塵剎
此名如來三昧族
恒時知彼仁王行
盡彼十方微塵剎
十方無數此佛剎
一切十方微塵剎
爲彼世間得值遇
問大衆生賢吉祥
是時實際廣功德
問大衆生賢吉祥
佛子若說此法已
復次佛子應云何
佛子諦聽賢吉祥
我今略說於少分
乃至得證佛菩提
無邊功德莫能測
波羅蜜多功德地
不能說盡彼功德
彼於是時說少分
如鳥飛空不可量
非無因故從何生
發信一念生佛法

當處如是大樹王
佛子周遊無所畏
是諸三昧彼當得
得見文殊真境界
汝觀如來真色相
佛子悉皆名吉祥
佛子善能徧遊歷
文殊師利無邊智
佛子功德云何得
無邊衆生能解了
文殊功德妙菩提
得解清淨佛功德
當得如是功德行
無邊最勝彼功德
如添大海一滴水
若有衆生初發心
一二功德盡讚揚
如有經行於多劫
如是十方一切佛
出生無邊勝功德
大地一塵無能比
菩提功德隨心意
如是和合生心已

彼非愛樂王福樂
除滅世間諸苦惱
彼意恒爲諸衆生
修習此法證菩提
彼常恭敬求解脫
一切諸法功德同
發心歸向於佛法
無邊菩提發是時
發心力如人中王
衆法無壞莫能量
發心能免胞胎苦
隨樂快樂悉從心
發起無邊恭敬心
發心即妙珍伏藏
發心能爲歡喜捨
發心求勝功德林
勇猛利根光明照
種種煩惱煩惱皆除
發心和合不和合
發心能越魔王界
功德種子不朽因
最上勝智皆增長
彼說過去行大行

非自求安非名利
爲衆心故生世間
清淨佛剎興供養
從心發生清淨智
尊重一切生佛想
生心如是恒恭敬
佛子興心行此行
生大丈夫猛利意
廣興供養不思議
生心供養應如是
養育劬勞一切行
是故見於安樂處
我人憍慢皆棄捨
如手攝持獲安樂
發心踴躍作佛事
得佛所說皆往詣
發心堅固無能壞
發心能說佛功德
一剎那中悉皆離
見彼最勝妙解脫
發心種大菩提樹
發心見諸一切佛
解脫妙行發心求

此法世間甚難遇
若常發心恭敬佛
離諸過患衆德尤
持戒見獲菩提心
能依戒法喜修習
若常發心恭敬佛
於佛廣大供養已
若常發心供養法
若於佛法心無厭
若常發心恭敬僧
如是發心僧不退
若得發心不退力
若得根利現光明
若已遠離惡知識
若法善友尋求已
若獲廣大妙安樂
若已棄捨我慢回
如是廣大解脫已
若以諸佛常照察
若得生大菩提心
既得生於如來家
若常解脫妙相應

由如大海衆寶王
無戒無行彼皆離
復能稱讚彼功德
方便修學功德地
彼常依佛所教勅
彼佛廣大興供養
復能懸重不思議
聞彼佛法心無厭
不思議法妙解脫
彼於僧中心不退
當得發心不退力
彼以根利現光明
彼常遠離惡知識
應當求法訪善友
彼獲廣大妙安樂
回力自大皆棄捨
即得廣大勝解脫
即得諸佛常照察
彼即生大菩提心
即獲解脫大功德
即得生於如來家
即得解脫妙相應
彼發心意皆清淨

大方廣惣持寶光明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惣持寶光明經卷第三

第一紙

東

大方廣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卷第四

臺

要旨印廣摩訶薩國那爛陀寺無著論師藏持者師目連奉 謹譯

若得發心淨覺意

彼說最上最殊勝

若得最上殊勝已

常行波羅蜜多行

若行波羅蜜多行

則能隨順此大乘

若能隨順此大乘

則能隨順供養佛

若得隨順供養佛

則得智慧志堅固

若能智慧志堅固

常見彼佛不思議

若常見佛不思議

見佛無去無有住

若得見佛無去住

此法住世恒不滅

若見此法恒不滅

遠離積集諸煩惱

若得遠離煩惱因

則能說法無邊際

若得說法無邊際

彼爲興慈住世間

若爲慈心住世間

則是大悲堅牢本

若得大悲堅牢本

即是爲他法喜樂

若得喜樂法根本

彼捨造作種種罪

若捨造作眾罪已

無我無人離眾非

若得無我離眾非

彼常自利及利他

若常自利及利他

永免輪迴諸苦惱

若離輪迴諸苦惱

彼得大力最爲勝

若得大力最殊勝

則得出生清淨智

若生清淨智慧已

彼入世間修行網

若能入此修行綱
若得成熟於世間
若能隨順於四攝
若於世間廣施設
若得方便智慧力
若住勇猛無上道
若得不見魔軍衆
若得遠離四魔道
若得到於不退地
若得如是無生忍
若得授記号世燈
若得住於如來前
若得如來變化智
若得諸佛授記已
若得功德衆亦嚴
若得如是清淨身
若得如是金山光
若得具相三十二
若得相好莊嚴已
若得光明普照已
若得如是衆嚴飾
若得光明蓮花行
成熟世間其希有
積集世間妙智慧
則能隨順於四攝
則於世間廣施設
則住方便智慧力
則住勇猛無上道
永不見彼魔軍衆
則能遠離四魔道
則能到於不退地
即得名爲無生忍
得佛授記号世燈
則住一切如來前
得佛秘密變化智
一切如來皆授記
一切功德衆莊嚴
得妙福德清淨身
由若金山光照耀
即得具相三十二
即得相好莊嚴身
身放光明普皆照
不思議光衆嚴飾
光明足步蓮花生
得佛境界蓮花座

若得如來花座已
若得照見十方界
若得教化不空行
若得智辯無邊際
若得說法不思議
若得無量衆忻慶
若得如是廣大行
若得如是智慧力
若得隨化群生已
若得如是宿命智
若得三業恒無間
若得願力隨念至
若得隨現衆生類
若得如是妙音聲
所出如是妙言辭
如是周徧諸世界
若得如是了衆心
若離生滅無退轉
若得障惱不復生
若得法身智慧圓
若得法光照世間
若得十地十種身
若得般若解脫道

則能照見十方界
教化衆生不空行
即得智辯無邊際
說此不可思議法
令彼無量衆忻慶
積行不可思議刹
各各智力盡能知
世間隨類化群生
宿命住智彼皆得
三業清淨恒無間
以自願力隨念至
隨諸衆生現衆類
得不思議妙音聲
能出種種衆語言
則能周徧諸世界
一刹那中盡能知
不生不滅無退轉
一切障惱不復生
法身功德智慧圓
法行光明照世間
則得十地十種身
則得般若解脫道
灌頂莊嚴爲最上

若得如是灌頂已
如是三摩地得已
若見如是諸佛已
作是思惟是事已
諸佛同時灌頂已
既得諸佛摩頂已
如是變現等虛空
若得隨所能堅固
既以人天無能測
過諸稱量離語言
以是一切不空力
既以大辯力如是
復名不空大丈夫
不捨大慈演妙法
演說寶光最上乘
彼之自性如海寶
無邊功德亦復然
於彼現作佛菩提
彼常說法離衆惑
亦如月光普照耀
剎那剎那佛菩提
常轉法輪安世間
彼諸聲聞辟支地

三摩地道悉皆成
各見十方一切佛
如是諸佛念灌頂
十方諸佛同灌頂
各伸右手摩其頂
則能變現等虛空
隨所住處能堅固
天上人間莫能測
如是所作離稱量
是爲一切不空力
聞名見身獲大辯
能作世間大施主
以任本性丈夫故
於諸惡道化群生
由如金剛寶雲聚
不增不減無有損
有剎無佛不聞法
見彼由如大法藏
十方世界無罣礙
教化衆生千方便
即見十方諸世界
勇猛徧轉十方界
無邊變化佛莊嚴

復經不可思議劫
若男若女童男女
藥叉乃至摩護羅
若諸世間衆形類
一切勇猛皆盡見
海印三昧從口生
能嚴不可思議刹
供養十方諸如來
復得光明衆嚴飾
則得無邊解脫智
得不思議身變化
口辯智辯亦如是
布施變化不思議
持戒忍進亦復然
禪定神通真能測
出生方便神變智
出生無邊諸功德
三摩地入一微塵
一微塵中難思刹
如是佛刹微塵數
種種微細清淨衆
如實遠離出興世
有以除暗放光明

化諸衆生親往詣
天人修羅龍王類
以解脫智皆悉見
隨衆語言悉皆同
如是勇猛盡觀察
得是海印衆三昧
嚴飾不思議刹已
如是種種供養已
若得光嚴不思議
若得無邊解脫智
若得如是身變化
若得口智無礙辯
若得布施不思議
若得持戒忍進通
若得禪定神通變
得是方便神變智
從佛口生三摩地
一切微塵皆盡入
一一微塵皆悉見
其中佛刹盡皆觀
無上貴重微妙刹
其中秘密妙昇騰
帝網重重復無盡

由如見一大光明
此大仙行三摩地
三摩地力供養佛
復於手中變千萬
乃至十方妙花鬘
一手中親施與
價直千萬妙香衣
閻浮檀金莊嚴具
無邊一切所受用
手中奉上皆捨施
乃至一切衆妓樂
種種雅樂琴瑟
種種讚唄妙伽陀
無邊一切十方界
或以光明興佛事
香水普灑諸佛刹
光明嚴麗適意香
蓮花妙色無央數
放大光明嚴飾花
如是妙花普周徧
放大光明嚴飾香
如是妙香普周徧
放大光明塗香獻

如是一切微塵盡
即是無邊勝解脫
一切如來供養已
作大丈夫興廣供
塗香發越珍奇寶
菩提大樹詣佛所
種種幢幡及傘蓋
彼自手中親施與
清淨供養於大仙
任佛菩提大樹王
擊鼓出衆妙音聲
一一手中親撫擊
種種稱讚真實德
一一皆自手中作
皆從右旋而動作
供養一切世間燈
蓮華瓔珞不思議
一一自作供諸佛
種種微妙花雲海
廣大供養作佛事
種種微妙香雲海
廣大供養作佛事
種種塗香妙雲海

如是塗香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鬘嚴飾 種種微妙鬘雲海
如是妙香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嚴飾衣 種種微妙衣雲海
如是妙衣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寶嚴飾 種種微妙寶雲海
如是妙寶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蓮花嚴 種種蓮花妙雲海
如是妙花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瓔珞嚴 種種瓔珞妙雲海
如是瓔珞普周徧 廣大供養作佛事
放大光明幢莊嚴 彼幢青黃具赤白
無數妙寶衆莊嚴 衆幢嚴飾彼佛刹
種種嚴飾摩尼網 懸繒幡蓋妙花鬘
垂珠瓔珞演佛音 持蓋常在如來上
假使供養一如來 手自供給不可數
如是盡諸一切佛 此仙變化三摩地
攝諸世間神通智 是爲最上三摩地
善行一切衆方便 如是化導諸群生

或有供養諸如來
尸羅清淨頭陀行
或有勇猛勤精進
智慧了達諸義趣
或行慈悲喜捨願
以智積集衆福業
或有根力覺道行
觀緣清淨緣覺乘
或見無常諸苦惱
非橫煩惱障所纏
於諸世間行精進
普願一切皆解脫
彼諸形類莫能測
嚴持欲樂妙變化
悉令歡喜獲安樂
若逢飢饉衆難中
一切愛樂悉從心
常以珍味之飲食
王物我所愛樂捨
殊特妙好相嚴身
塗香花鬘悅衆心
見者愛樂生歡喜
見諸最上微妙色

種種行施不思議
無盡忍辱非動搖
寂然禪定善修習
能行一切善方便
同事愛語利他力
解脫四諦十二緣
聲聞乘中得解脫
神通變化最上乘
非命非身卒暴衆
三摩地力能蠲除
演暢妙法化群生
誘諸衆生隨世間
神通密演三摩地
隨意引導諸世間
思念衆生無暫捨
種種安樂世所有
為諸世間廣施設
種種麗服及庫藏
一切世間隨意施
巍巍上行無傾動
現是色相化群有
上妙智慧種種色
隨意化導於世間

迦陵頻伽出妙音
緊那羅鼓出梵音
八萬四千如來藏
差別萬法妙能宣
衆生苦惱悉同行
造作一切諸行業
若逢災難苦惱中
代諸衆生受衆苦
若法或有或不至
與王於彼同敷暢
能離貪愛衆結縛
一切欲樂盡能超
彼放光明十種行
一切仙行悉了知
衆生等同無量壽
生老病苦不能侵
如有衆生樂燈明
老病死苦恒熾然
十力精進四無畏
我意思惟廣大功
譬如世間諸幻術
見諸如來化亦然
彼以種種方便行

白鵝計羅俱拏聲
恒演如來解脫法
一切勝義盡能行
隨意化導諸衆生
非惡非善亦復尔
隨意化導諸衆生
見彼如是難堪忍
安樂一切諸世間
無智無福無解脫
拔濟衆生超彼岸
名為世間解脫主
出離解脫光明照
能行調御衆方便
觀見世間隨所作
坦然安隱而快樂
決定自見無常趣
世間癡暗燃大炬
世間引導諸衆生
如來十八不共法
於諸世間作佛事
能現種種衆色相
如是神變導諸有
善言誘喻諸衆生

譬如蓮花不著水
華辭捷利衆語言
瓔珞莊嚴舞旋轉
或作村營商主尊
輔相大目王給使
或於曠野作大樹
如意摩尼給所須
盡知未來生世間
經營農務衆方便
或現怨親無憎愛
洞明方論種種法
若行最上大仙行
若諸出家苦行輩
若諸外道出家衆
裸形不動沙門相
或有常持捨身法
長髮鬘鬘童子相
或有事曰五炙身
巡訪三時行供養
或有常樂天中智
尋求根菓水為食
或有蹲坐紅色衣
持捧題名搭肩行

隨意造作差別行
妓舞戲玩相投撲
如幻現相各不同
長者賈客市中主
醫方大辯衆論師
珍寶妙藥無盡藏
失路迷人為導引
衆生不知自作業
世間工巧種種行
安樂一切諸衆生
彼仙開決光明道
天上人間皆解脫
開彼最上一切智
常持不語憍答摩
亦自依稟本師教
或即執有執本無
亦自依稟於本師
猶戒牛戒鹿皮衣
亦自依稟於本師
無善無惡撥無目
執為上味難思法
或有塗灰或卧草
亦自依稟於本師

乃至一一諸外道
彼行利智惡苦行
世間同類皆教化
於彼方便演妙法
或演大乘真言行
或於正直演實言
或以文字得解脫
智慧破壞外論句
或於人中演神呪
其中或有天語言
或於羅刹步多言
緊那羅女誡嚕拏
彼以智慧如法說
智道不可思議法
解了世間三摩地
或放光明難思議
或放光明名妙觀
彼得不空妙觀察
得見諸佛并聞法
見塔讚佛甚希有
或放光明名普照
一一微塵彼盡知
彼光普照諸衆生

皆悉令彼離結縛
如是外道皆接引
邪見摟託本靈跡
說此正法令他作
正法秘要妙言辭
其中或演天妙句
法集妙義金剛句
論說種種解脫言
宣揚一切妙章句
龍王語言藥叉句
藥叉畢舍軋達嚩
演斯妙法解脫義
若佛若法如是盡
說此三摩地變化
行於一切諸世間
光明引接諸衆生
乃至衆生目光信
無上智及無上回
及見僧徒諸功德
及見清淨光明照
徧照一切諸世間
爲欲安樂世間說
常持燈明供養佛

持燈供養諸佛已
或以酥燈及油燈
衆香美味瓊寶燈
又放光明名徧照
貪愛輪迴生死海
光照輪迴貪愛海
皆得遠離於四魔
作諸橋樑無有數
吐呵假偽讚息災
光明警悟渴乏者
遠離貪欲獲善利
若離欲貪獲善利
得佛降露甘露水
或作池河及井潭
呵毀愛欲稱讚定
憐愍衆生放光明
樂他變化住菩提
莊嚴相好蓮華座
恒時演說佛功德
又放光明名適意
於佛於法生愛敬
既得佛法生欣慶
卽礼如來聖功德

世間所有衆燈明
松脂草竹及葦燈
盡持光明施諸佛
悉能觀察諸衆生
爲欲拔濟諸群生
悉令利樂諸有情
苦惱逼迫令安樂
或於河路作形筏
彼放光明皆盡照
彼能覺悟諸衆生
得爲說法之導師
說法化導亦復令
濟拔世間飢渴者
穿鑿鑿造作爲菩提
呵責貪愛彼悉除
彼光徧警諸群有
念念生心我當得
大悲憐愍諸衆生
放光令彼生欣慶
是光能覺諸有情
及樂恒時事衆僧
及以給侍於衆僧
是故得佛無上行

遇諸如來并妙法
覺此衆多諸有情
一一功德心覺悟
又放光明集福德
捨施無數種種行
所求如意皆滿足
一切隨意施設已
如是智者放光明
一法口宣無有盡
法慧攝諸衆生義
妙法勝義已宣揚
若以智燈放光明
衆生不空無生滅
如幻如霧水月等
法無主宰依於空
法力變化放光明
無盡惣持誰易得
惣持妙法修習已
宣暢是法爲世間
或以好捨放光明
無常不久知快樂
若諸衆生我難伏
知已好慧善安和

得最無上忍辱行
念佛念法聖功德
彼放光明令趣求
此光能覺諸有情
勸請無上大菩提
如是種種物能施
積集福德放光明
彼光照察諸衆生
剎那宣暢能觀察
智智悉能盡了知
即智放彼大光明
彼光照察諸衆生
諸法自性即無性
如夢亦如鏡中像
善說出生智慧燈
彼光警悟諸衆生
持諸如來妙法藏
大仙之法常護持
是爲法化放光明
彼光能覺諸衆生
如是捨離彼皆得
了知自性如浮雲
是爲好施放光明

又放光明名懺悔
戒法清淨懺悔已
若諸衆生因持戒
彼同發此菩提心
忍辱放光衆嚴飾
瞋心極惡意難調
自業難行忍辱行
恒時稱讚忍辱行
又放光明光燭耀
三寶上妙諸方便
三寶種種諸方便
即能遠離於四魔
化諸衆生行精進
恒持妙法無盡時
又放光明作忍辱
菩提遠離貪瞋癡
所有業行悉皆除
稱揚息災讚禪定
智慧嚴飾放光明
若說正法得解脫
若聞正法得解脫
即得日燈三摩地
王之所由我能施

照察毀禁諸衆生
心生遠望當得佛
現業毀禁獲清淨
放此光明彼盡懺
彼光照察諸衆生
先以忍辱彼即除
於心不動菩提道
是爲忍辱衆嚴飾
照察懈怠諸衆生
相續長時而供養
相續方便供養已
疾得無上大菩提
如是供養三寶已
燭耀光明彼即得
普周覺察諸衆生
得心恒時無間斷
遠離一切諸不善
忍辱清淨放光明
能覺癡暗諸衆生
徧能證入諸智根
徧能往詣根源已
得佛智慧妙光明
爲求妙法住菩提

即得常時演是法
若佛放此大光明
無數難思千如來
大覺如來解脫我
作諸如來照察力
又放光明施無畏
救諸患難羈鎖縛
令諸衆生得安隱
救諸業道患難者
又放光明名安樂
一切疾疫盡療治
種種醫藥花菓寶
香水乳蜜及酥油
見諸如來放光明
教令念佛即見佛
臨命終時若念佛
佛爲往彼而救度
又放光明名法光
聞法書寫讀誦持
開敷妙法甚難值
以諸方便獲斯法
又放光明名語言

智慧光明莊嚴得
彼光照察諸衆生
現座妙好蓮花上
無邊變化演佛音
即得放此佛光明
部多恐怖諸衆生
如是恐怖災難者
悉能遠離於殺生
得大無畏放光明
安諸得病纏綿者
安樂禪定三摩地
塗香末香珍寶味
飲食供養皆充足
照察衆生命終時
命終決定生佛剎
見於佛像生愛敬
得見諸佛爲說法
此光能覺諸衆生
常得愛樂於諸法
勤求妙法圓滿意
是故說法光明得
佛子覺悟彼衆生
聞諸如來衆言音

高聲稱讚於大仙 大聲響亮鍾鈴施
為諸世間佛語言 是故得此語言光
又放光明施甘露 彼光能覺諸衆生
了知衆生起心時 一切功德相應行
無數苦惱災難中 恒說虛假無安隱
若常止息災難除 說施甘露悉皆得
又放光明名最勝 此光能覺諸衆生
勝戒三摩地亦然 聞佛最勝大智慧
無等淨戒三摩地 智慧第一大能仁
稱揚讚歎施喜提 彼當得此勝光明
為施無盡妙珍寶 此寶供養於大仙
施寶供佛及佛塔 衆生求寶而不獲
施諸珍寶得為佛 是故放光如寶嚴
又放光明往照耀 是光覺悟諸衆生
適意塗香人不覓 彼行如來功德行
天上人間所出香 用為供養諸如來
衆多佛塔我盡塗 是故放此塗香光

大方廣持寶光明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卷第五

彙

要中即度摩訶薩國和闐國等處所集諸國諸王及奉

經

又放光明種種嚴
作諸妓樂及衆香
如是種種供養佛
幢幡妙蓋垂寶帳
又放光明發淨心
清淨大仙佛塔處
又放廣大光明雲
塗香水洒塔界地
又放光明種種嚴
種種瓔珞種種衣
又放光明名衆味
種種上味之飲食
又放光明名勝義
及施三寶無有盡
又放光明眼清淨
以燈供佛及佛塔
又放光明耳清淨
施佛音樂及佛塔
又放光明清淨鼻
施妙塗香佛及塔

種種幢幡及傘蓋
嚴持上妙雜花香
花香燒香及鉢香
能出種種妙莊嚴
手持衆寶而住立
得此清淨妙光明
復雨種種妙塗香
是故得此光明雲
裸者得衣而莊飾
是故出生莊嚴施
施諸上味飢渴者
施已獲得大光明
庫藏珍寶施貧窮
是故檀行勝義成
盲者得視衆色相
獲得放光清淨眼
聾者各得聞衆聲
獲得清淨光明耳
鼻根不具聞妙香
獲得清淨光明鼻

又放光明清淨舌 得佛柔軟慈意語
遠離麤獷雜穢言 獲得光明舌相好
又放光明身清淨 身根不具復圓滿
捨身量等佛及塔 是故得此清淨身
又放光明意清淨 一切妙意彼皆得
因心意作三摩地 得此清淨意光明
又放光明色清淨 思見仁王衆色相
種種妙色靡不周 得獲莊嚴光明塔
又放光明聲清淨 非聲空聲悉盡知
生信由如於谷響 放此清淨聲光明
又放清淨香光明 一切臭氣爲妙香
妙香水灑佛塔廟 放光住此菩提樹
又放清淨味光明 有毒無毒變上味
供佛聲聞及父母 施諸上味得光明
又放光明觸清淨 澁滑軟觸悉安樂
劍戟箭槍如雲雨 變爲柔軟妙花鬘
無數軟衣觸獲安 渡生往詣於佛所
妙花塗香清淨衣 得施鬘蓋放光明
又放清淨法光明 一切毛端難思法
爲諸世間而出現 得佛演說一切法
信法自性本不生 法身報身亦復余
法常寂住等虛空 是故得獲清淨法
光明現前應是作 於大仙面一毛端

出生琉璃沙等光
亦如現前一毛塵
如是一切毛皆盡
若放光明如本行
彼若不現此光明
彼得福德既同因
若有得見悉獲安
若作福業善安和
如來功德應忻求
由如盲人不覩日
云何眼等能了色
調御放光亦如是
未離顛倒妄想言
乘寶宮殿衆嚴持
大衆無有能知者
調御光明亦如是
虛誑妄語未能除
覩此光明能了別
彼身無疑妄想除
變化主伴而莊嚴
無邊一切諸十方
種種三千微塵刹
一切身同跏趺坐

一切各各隨業因
出現琉璃微塵等
此三摩地大仙現
是光所作過去同
云何神變等大仙
隨喜勸請亦如是
是光自他俱解了
相續不斷供養佛
覩此光明如是作
不分晝夜及世間
各各法義而得解
分明示彼不自見
畢竟不得廓徹意
種種資具妙香花
彼之疾病甚難祛
此光自障不能知
畢竟不能心廣大
常得樂說而安樂
離我即大功德幢
依此無上三摩地
顯示佛子并主伴
光明嚴飾蓮花座
變化示此三摩地

自他十刹微塵等
各各佛子衆圍遶
彼以大仙化導力
手相圍遶大蓮花
此法是大調御師
得諸弟子衆圍遶
如彼入於一方中
一切方中此皆盡
彼方覆閉悉蠲除
或有從於三昧起
或有東方三昧中
或有西方三昧中
悉能入此十方中
廣能現此功德智
若盡異方一切刹
一一足下而致敬
或以三昧視衆生
一切如來悉現前
如是西方盡見已
於彼足下而致敬
彼以等持而正見
一切如來悉現前
入此十方佛刹已

蓮花坐彼諸眷屬
安住徧入三摩地
衆生從佛功德出
同時合掌而恭敬
若入寂靜三摩地
由如衆星中朗月
顯示佛子并眷屬
變化示此三摩地
最上三摩地行入
自身顯示於十方
西方不起能搖動
東方現起大人相
異方復現諸三昧
大仙神變三摩地
無數如來皆往詣
現住安樂三摩地
西方盡刹而湛然
現作無數諸供養
復往阿僧祇佛刹
得住安樂三摩地
盡於東方諸刹土
又觀無數諸供養
一一方盡無動搖

於中現起諸三昧
彼於眼塵三昧中
見此不可思議色
既覩色塵三昧已
眼之自性非生滅
或有耳塵三昧中
入於一切語言音
既覩聲塵三昧已
耳之自性非生滅
或有鼻塵三昧中
如是妙香悉徧入
既覩香塵三昧已
鼻之自性非生滅
或有舌塵三昧中
如是上味普周徧
既得上味三昧已
舌之自性非生滅
或有身塵三昧中
世間觸塵普徧入
既覩觸塵三昧已
身之自性非生滅
或有心塵三昧中
既覩法塵三昧已

種種供養世間燈
能現大色諸境界
天上人間悉愕然
你是思惟眼塵境
是故開闡無相空
能現大聲諸境界
天上人間悉愕然
審諦思惟耳塵境
是故開闡無相空
能現大香諸境界
天上人間悉愕然
復諦思惟鼻塵境
是故開闡無相空
能現大舌塵境界
天上人間悉愕然
審諦思惟舌塵境
是故開闡無相空
能現大觸塵境界
天上人間悉愕然
身塵徧起諦思惟
是故開闡無相空
能現大法塵境界
復諦思惟心塵境

心之自性非生滅
彼以三昧嬰孩身
彼現盛年三昧已
住此衰老身三昧
住此優婆塞三昧
住此比丘身三昧
住此多聞身三昧
既住如是身三昧
住是如來身三昧
住此最上身三昧
從此天形身三昧
從此大龍身三昧
從此藥叉身三昧
從此步多身三昧
從此一毛端三昧
從此一切毛端中
從此一髮塵三昧
一一髮塵三昧中
若見一塵三昧已
若見一一塵三昧
從此金剛際三昧
從此摩尼樹三昧
從此如來光三昧

是故開闡無相空
出現盛年壯色住
復住衰老朽痼身
復發心作優婆塞
改質現作比丘身
即得多聞比丘身
即得有學無學身
即得住於如來身
得佛最上妙色身
化身現作天人形
出生衆多大龍身
出生諸大藥叉身
出生一切步多身
現前出生一毛端
出生一切衆毛端
出生一髮毛端塵
出現一切髮塵境
復能出現微塵數
出生一切微塵盡
出生大海金剛際
出生摩尼樹花菓
出現如來大光明
出現一切江海水

從此江海三昧中 復現大火塵境界
從此火塵三昧中 出生風塵之思念
從此風塵之三昧 出生大地塵境界
從此地塵三昧中 出生一切天宮殿
於此宮殿三昧中 思念等彼虛空界
三昧解脫不思議 悉得無邊諸功德
復能照耀無邊劫 一切如來盡難量
一切如來同說此 世間業果難思議
龍化雲水佛入定 定中變化不思議
見彼出生說少分 於中彼衆悉驚恠
法師方便智令知 所說敏速能解了
即得住於八解脫 聲聞得一即為多
或是得多由如一 觀彼虛空光熾焰
炎赫熾盛俱洞然 周匝俱為熾火城
火城下徹於水輪 於輪坐卧而安住
剎那身變不思議 彼衆無有大悲心
菩提行遠棄世間 身雖變化不思議
不能利他為世間 譬如日月遊虛空
悉能照見十方界 陂湖池沼及淵泉
方圓大小寶海河 悉現不思議色相
如日照見於十方 如智解脫諸三昧
若見如來佛亦然 澄湛池邊四兵衆
各各於中而現形 利劍弓刀箭甲冑

兜鍪覆膊條鐵札
見彼如來光明網
解脫功德三摩地
乃至衆生出生海
自身語言皆歡喜
一切隨類能了知
人間天上過有無
婆羅門女稱讚彼
爲無嫉妬得超身
不能成就大檀行
無人不喜智功德
能現種種無邊色
百年由如於風燭
世間變化如幻夢
如智善修人皆喜
天得修羅自退散
兵甲自退而散走
自說身變不思議
現身變化能如是
帝釋眷屬衆大象
一一復現於六牙
池中現水皆盈滿
蓮花種種而在嚴

亦如衆色而在嚴
不令憎愛離疑惑
天中海內說彼名
聞彼所說盡能知
愛樂貪恚雜語言
得妙惣持法之力
名爲觀嚕婆慈婆
志願無有愛恚心
雖有辯才愛恚存
名稱遠聞於世間
譬如明智作幻術
或於晝夜月一念
云何幻化有愛恚
定知遠離於解脫
天與修羅共鬪戰
以蓋覆上乘車轡
修羅於彼生愛恚
富貴勇猛無能敵
能持大龍及金剛
此象頭現三十三
一一牙上現七池
一一池現七蓮花
一一花中復現七

天女一切悉能知
帝釋天衆同娛樂
得同一切而變化
或時現龍爲最上
隨自福業現神變
非三摩地不能作
變爲金剛縛足下
頭與妙高而同等
羅睺神變力如是
若現神變無有邊
天與修羅共戰時
彼現自身於帝釋
同時自往帝釋前
修羅執持而戰慄
光明熾盛執金剛
修羅旣覩而退走
帝釋爲天現神變
說此神變福無盡
說於彼衆業果報
天鼓出聲而救度
此等自性不能了
萬物自性如夢覺
除得甘露離無常

能解歌舞衆妓樂
知彼自身復龍形
種種造作等莊嚴
彼現有愛有恚癡
智力方便相應行
由如羅睺身變現
現身海中水至臍
彼有愛恚貪瞋癡
魔王破壞世間燈
帝釋化現不思議
制伏修羅不能變
能知修羅勇猛力
各各執持於金剛
變現千眼能怖畏
身披甲冑有大力
彼以薄福力不任
一切世間盡能救
空中天鼓勸諸天
知天耽著於慾樂
觀身無常不久停
如幻如雲翳星月
一切煩惱惡家因
其中若有樂耽著

無常迅速如摩竭
聖者增長於一切
若有聞法免無常
及諸天衆說妙法
無邊煩惱能廣說
天鼓出於大音聲
廣為無作諸衆生
以天福力勝於彼
出衆音聲悉同彼
得生遠離兵怖畏
剎那恐懼盡消除
救度一切諸世間
不受煩惱說安樂
化身令他悉歡喜
一切天女各同示
若住自性妙法中
帝釋神變一剎那
唯自娛樂諸眷屬
世間變化離愛慾
攝伏一切衆生類
愚迷衆生不能脫
一切世間魔王攝
一切世間自破壞

一切眷屬悉遭苦
樂著慾樂如盲人
鼓為帝釋常誡勸
恒時演暢妙語言
彼能現此無色相
隨諸天意現衆色
天與修羅相持時
天鼓空中勸天人
天鼓勸令生忻喜
修羅王衆自退散
鼓施甘露經劫數
彼離煩惱魔王衆
帝釋天女九十二
一一幻身與彼同
諸女同時貪慾樂
而為開示演妙法
帝釋有愛有患癡
無人於世恒方便
魔王闍諍住世間
煩惱業力索普縛
彼等有愛有患癡
住於十種業道中
梵王宮殿三千主

乃至梵王三千宮
梵天王出妙音聲
定知梵王能變化
不能一念生悲智
不思議心諸世間
風能成就器世間
廣大種子光明寶
雨止風卷雲自收
安樂衆多諸世間
亦復不學佛功德
雖能如是人莫覩
女聲童男童女聲
衆生各各悉聞知
以廣大辯無礙知
世間娛樂妙音聲
能攝一切諸衆海
江河竟澍復不增
定慧解脫福無盡
得福功德亦不增
從下往詣化樂天
無數種種而莊嚴
現雲普徧衆妙色
觀史多天金雪色

普現其身於中住
梵王於彼世間中
彼經劫數如剎那
過於三灾壞劫已
衆生業報心生風
四海衆山天宮殿
風能生雲而降雨
風能成熟世所有
彼不學於波羅蜜
能現世間不思議
乃至飛禽走獸聲
雲雷震吼海潮聲
各各聞於自性聲
江河各出廣大聲
如來法海甚希有
海得妙寶水無盡
由如一切世間海
智智出生諸功德
娑戾羅龍能自在
廣布慈雲四大洲
化樂天中閻浮名
或變紅珠光晃耀
焰摩天中吠瑠璃

忉利天中瑠璃藏 四大王天水精色
金剛堅固海雲色 緊那羅宮香發越
龍王宮中蓮花色 堅守大力烏黑色
阿修羅宮山石色 上妙金光陽焰色
異域他州種種嚴 瞻部州中青碧色
雲色各各隨洲變 化樂天中現金雲
由如閃電日光色 妙色等同清淨月
觀史多天紫金色 焰摩天中金雪同
忉利天中瑠璃色 四大王天水精色
金剛堅固海雲色 緊那羅宮香充滿
龍王宮中蓮花色 堅守大力烏黑色
阿修羅宮鐵山色 上妙清淨摩尼照
種種差別而莊嚴 瞻部洲中月摩尼
電光所至亦如雲 化樂天與梵王天
同現鼓聲悉周徧 觀史多天雅樂聲
焰摩宮中天女聲 四大王天軋達嚩
山相擊聲海潮聲 緊那羅笛俱拏聲
龍宮加陵頻伽聲 堅守宮中龍女聲
修羅宮中琴瑟聲 人聲海聲笙簧聲
化樂天中天妙香 雨花種種而莊嚴
妙摩尼月妙月中 曼陀花鬘及塗香
觀史多天摩尼色 種種妙寶衆嚴飾
如月光明摩尼鬘 繽紛亂雨金色衣

種種幢幡及寶蓋
金色真珠紅色衣
初利天中如意珠
功姑摩葉天妙變
殊異飲食增長力
雨於大海能堅牢
庫藏無盡甚廣大
妙衣莊嚴彼充滿
或作微妙琴瑟聲
龍宮恒雨紅色珠
破壞冤家弓敏捷
無價瓔珞令彼安
雨於清淨俱闍拏
閻浮提人皆歡喜
花樹菓樹及香樹
如是難思雲莊嚴
如是龍變難思議
龍現變化上難思
無邊變化非測量
如是說彼調御師
若此現住解脫門
廣大微妙無上意

嚴持塗香妙花鬘
焰摩天中恒時雨
塗香栴檀及沉水
香水及雨衆妙花
得香美味自熙怡
雨四天王及龍宮
如是無量無有盡
恒雨無邊勝妙寶
又雨鉢香末利香
緊那羅女雨瓔珞
堅守光明摩尼寶
修羅宮中雨劔戟
雨鬘末利瞻波迦
更雨種種妙燈光
復能忻樂妙法雨
天妙衆物安世間
霹靂雷聲雨莊嚴
彼恒住於大海水
若入法海功德中
此義譬喻說少分
此勇猛智離譬喻
說此解脫爲最上
得未曾有真實意

如是勝上甚深意
世間所有行行人
世間恭敬而稱讚
如是此法能尊重
自他因力而恭敬
聲聞乘中不生疑
彼復不疑衆多乘
恭敬此經甚難得
若住此法云何行
盡未來劫而頂戴
恭敬此經甚為難
一一於前經劫住
信此經者甚為難
如此而能掌中持
恭敬此經甚難得
一一面前經劫住
信此經者甚難得
一一經劫面前住
勝前功德阿庾多
若於十方一切剎
導引無罪悉安隱
彼從口中現一切
無邊功德普吉祥

是法難行希希有
若聞最上解脫已
衆生身道難得聞
若能作福獲安樂
彼於人間離疑惑
碎支佛乘亦復然
住彼大乘未為難
云何讀誦而受持
假使三千山及海
如是勤苦未為難
三千微塵等衆生
如是勝福未為難
假使十剎山及海
如是勤苦未為難
十剎微塵等衆生
最勝福報未為難
十剎微塵等如來
若於此法讀誦持
如來開此解脫門
悉能降伏魔王宮
若諸十方仁師子
舒手安於頭頂上
一切如來口中出

如來以手摩其頂

解脫法門應善說

汝等應當廣流布

勿令此法而斷絕

世尊佛說此伽他

說已默然而寂住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天及諸
人民海會聖衆同作是言此是如來
第二會轉此法輪讚言善哉善哉說世
尊希有希有我等過去未曾聞說如
是正法若有衆生聞此正法甚爲希
有即得不生貧窮下賤之家心得平
等由如供養恭敬衆多如來是諸衆
生展轉相教如佛塔廟彼諸衆生天
上人間魔王眷屬彼不能害若諸人
天在家出家是諸國王及諸大臣長
者宰官亦不能害

是時尊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希有
如來云何得此如是寶光明經正法行
於世間此衆經中寶皆是如來威神
力故出現世間復次是諸衆生得聞
是法亦是如來威神力故

爾時世尊復開金口告尊者阿難言
汝當受持阿難如是正法勤心精進
受持讀誦是時尊者阿難遙佛三匝
而作是言世尊我當受持如是正法

永不忘失佛說此經已一切聖衆菩薩普賢菩薩妙吉祥童子尊者舍利弗等諸大聲聞天人阿修羅乾達縛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頂禮而去

大方廣懃持寶光明經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上

蒙

吳郡廣德寺沙門釋道安傳吳郡廣德寺沙門

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王舍城鷲峯
山南面佛境界大樹林中與大苾芻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其名曰尊者舍
利弗尊者摩訶目犍連尊者摩訶迦
葉尊者伽耶迦葉尊者那提迦葉尊
者摩訶那提迦葉尊者阿若憍陳如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尊者摩訶迦旃
延尊者跋俱羅尊者婆藪槃豆尊者
俱絺羅尊者疇倪舍尊者阿濕縛尔
多尊者須菩提尊者蘇婆呼尊者阿
寧嚕駄尊者難提枳曇尊者難跋多
尊者准提曩如是等千二百五十大
苾芻衆俱是時摩竭提國韋提希子
阿闍世王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以衣
服卧具飲食湯藥珍玩寶物而供養
佛及比丘僧是時大地欬然震動大
雲普覆起大惡風雷聲震吼掣雷霹
靂降大雨雹周徧而雹十方黑暗星
宿隱蔽日月不現不能照曜日無暖
氣亦無光明人民惶怖是時世尊以
淨天眼見毗耶離大城王及居民有

如是等災難竟起復次毗耶離別有離車子等或有內宮嬪妃嫁女爲彼鬼神之所惱害諸王王子及諸老幼奴婢僕從并諸眷屬皆爲鬼神惱害惑亂彼毗耶離大城一切人民若苾芻必芻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怕怖悶絕悼惶身毛皆豎仰面號哭而作是言

曩謨沒駄野曩謨達摩野曩謨僧伽野一心歸依乞求加護或有婆羅門及諸長者不信三寶歸向梵天王者或歸向大帝釋者歸向護世四王者歸向摩醯首羅者或寶賢藥叉大將滿賢藥叉大將訶利帝母日月星辰山林藥草江河陂池園苑塔廟隨所樂著悉皆歸敬作如是言我此災禍怖畏患難誰爲救濟云何令我速得免離尔時世尊愍諸衆生別現瑞相起變化行以是行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天人阿修羅聞其音聲生恭敬心皆來集會是時索訶世界主梵天王與梵天天子衆俱天帝釋與忉利天衆俱四大天王與四天王天衆俱二十八太藥叉將與三十二大力

藥叉俱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俱
於夜分時來詣佛所訶利帝母以自
威光輝赫晃耀照驚峯山皆爲一色
到世尊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異口
同音讚歎如來說伽他曰

端嚴金色相由如淨滿月富如毗沙門
吉祥之寶藏遊行如師子威德若大龍
巍巍真金聚闍浮檀之色暗夜清淨月
安住衆星中於諸聲聞衆顯懷莊嚴相
歸命薄伽梵諸天人中尊利益於人天
住世垂救護守護大千經過去佛已說
盡此輪圍山而結金剛界稽首人中尊
歸命無所畏合掌恭敬禮牟尼大法王
是時世尊於一念頃默然而住告四
天大王言大王汝等現是色相形類
差別云何惱亂我諸弟子大王若復
有人聞佛法僧出現於世心生歡喜
如是人等於佛法中植菩提種生值
佛世遇辟支佛及阿羅漢諸聲聞衆
於佛法中植衆德本十善具足命終
之後當得往生三十二天二一天上
爲天王身受天快樂復生人中作轉
輪王統領四兵王四天下乃至大海
皆爲一境得七寶具足得千子圍遶

其王千子智慧明達勇猛精進無諸
怖畏妙色端正有大神力迅疾如風
威德自在能伏怨敵以是因緣獲得
如是福德果報貪著愛欲娛樂自恣
汝等今者於如來前起憍慢心現如
是相作如是事於我弟子心生輕毀
恐怖惱害

是時北方藥叉主毗沙門天王即從
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住處有一大城
及以聚落園林花菓宮殿樓閣周匝
欄楯金銀塔道種種寶物而嚴飾之
安以表剎四面懸鈴妙真珠網羅覆
其上燒衆名香晝夜氛馥散諸雜花
徧布其地清淨皎潔甚可愛樂百千
天女周匝圍繞我處於彼受五欲樂
無有厭足如迷醉人不能惺悟犯所
行行違本所願以是義故諸藥叉衆
周徧世界十方馳走飲血啖肉若男
若女童男童女於如是人作諸執魅
及諸惡食食血者食肉者食胎者食
生者食命者或作畜生及諸異類或
作師子常食有情彼恒殺生食啖其
命大德世尊我今於佛及四衆前說

彼藥又所現色相種種形自一一不
同此藥又衆皆有執魅是故我常手
持寶塔內安聖像彼執魅者藥又衆
中我名大王是諸藥又燒種種香燃
種種燈散諸雜花供養塔像及供養
我世尊若藥又衆作執魅者令其衆
生現如是相若常笑喜若常驚怖若
常啼泣若多語言無有其度若常狂
亂若不睡眠若身常疼痛若仰視虛
空若樂觀星宿若常馳走若晝即不
樂夜即歡喜若常健美此諸藥又有
如是等執魅之事於諸世間無能制
者我有神呪悉能調伏惟願世尊聽
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

引

阿哩

引

阿囉拏

引

咎

引

陸惹

𑖀𑖦𑖫𑖞

引

阿佉𑖀𑖦𑖫𑖞

引

麼佉𑖀𑖦𑖫𑖞

引

佉佉

𑖀𑖦𑖫𑖞

引

佉𑖀𑖦𑖫𑖞

引

疑

引

賀

引

哩并

引

𑖀𑖦𑖫𑖞

𑖀𑖦𑖫𑖞

引

底銘

引

擬擇你悉

引

𑖀𑖦𑖫𑖞

𑖀𑖦𑖫𑖞

引

跋那

引

𑖀𑖦𑖫𑖞

引

賀

引

𑖀𑖦𑖫𑖞

𑖀𑖦𑖫𑖞

引

薩覩

引

𑖀𑖦𑖫𑖞

引

室囉

引

𑖀𑖦𑖫𑖞

𑖀𑖦𑖫𑖞

引

賀

引

惹寫

引

𑖀𑖦𑖫𑖞

引

𑖀𑖦𑖫𑖞

𑖀𑖦𑖫𑖞

引

濕縛

引

哩也

引

地跋

𑖀𑖦𑖫𑖞

引

𑖀𑖦𑖫𑖞

引

賀

引

𑖀𑖦𑖫𑖞

引

𑖀𑖦𑖫𑖞

是時東方彥達縛主持國天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恭敬作禮而白佛言世尊我彥達縛衆執魅之者其人現如是等種種色相若常歌舞若愛莊嚴若無貪愛若語言誠信若乍瞋乍喜若復焦渴若眼赤如朱若復瘡病若如中毒若閉目不開常在睡眠若常背視面不向人如是人等爲彥達縛之所執魅於諸世間無能制者我有神呪悉令調伏惟願世尊聽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引阿契引麼契引尾曩契引滿

弟引縛引囉引囉引左跋囉引縛契引

縛佉你引阿契上嚩引縛賀嚩引

婆彥那黎縛勢引縛無終哩底二合

娑縛二合賀引母煎覩彥達哩縛二合

佉囉四引毗喻二合地哩二合多囉引瑟

吒囉三合寫麼賀引囉引惹寫曩引

麼引縛黎乃引濕縛二合哩也二合地跋

底曳二合曩引娑縛二合賀引

是時南方矩畔拏主增長天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恭敬作禮而白佛言世尊若我矩畔

拏衆執魅之者現如是等種種色相
若多語若焦渴若心迷亂目睛瞢瞪
若面赤色若常卧於地若身常拘急
若容良醜惡若身體羸瘦若長爪甲
若常妄語若語言狂亂如是人等為
矩畔拏之所執魅於諸世間無能制
者我有神呪悉令調伏惟願世尊聽
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引佉佉引銘引佉引囉引銘引佉引囉引

引銘佉囉黎佉囉契迦囉黎引迦

尸你引迦嚕銘引迦囉智引迦引黎

迦引弥你尾馱黎引閉上至引曳引細引

野舍嚩底三母引三弥你舍緬觀

銘引滿怛囉引跛那引娑嚩引二合

賀引薩嚩薩怛嚩引南引佉囉引三合

虎婆唵引波捺囉引二合嚩引尾嚕茶

迦寫麼賀引囉惹寫曩麼引嚩黎引

乃引濕嚩引二合哩也引二合地鉢底曳引二合

娑嚩引賀引

是時西方龍主廣目天王從座而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恭敬
作禮而白佛言世尊我諸龍等執魅

之者現如是等種種色相若常餒噉
若喘息長噓若身常冰冷若口吐涎
沫若多睡眠若身體如蛇光滑堅硬
若心勇猛不懼生死若能馳走無困
之時若爪甲長利若手施其地令如
蜜穴如是人等爲諸龍等之所執魅
於諸世間無能制者我有神呪悉令
調伏唯願世尊聽我說之即說呪曰
唵_引訖囉_{合二}野細_引訖囉_{合二}迦曬_引
訖羅_{合二}迦曬_引加沙曳_{骨嚕}_{合二}計
計骨嚕_{合二}佉銘骨嚕_{合二}嚕_引阿佉
黎_引娑麼娑佉黎_引迦護銘_引阿
魯計_引迦魯計_引伊哩_引尸尾哩
_引伊哩_引弥哩_引地_引哩_引虞嚕_嚕
底娑嚕_{合二}悉底也_{合三}率覩_{合二}尾嚕
_引膊_引乞叉_{合二}寫麼賀_引囉惹寫
曩_引麼_引嚕_嚕擇乃_引濕嚕_{合二}哩也
引地鉢{底曳}_{合二}曩_引娑嚕_{合二}賀_引
今時世尊於一切諸天龍神藥叉衆
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我爲一切世
間調御丈夫天人師具足十力四無
所畏難調伏者使令調順我今轉大
法輪我獨一身降伏汝等大藥叉將

一切軍衆悉令降伏我今以大智力
爲欲擁護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如來
於一切悉地皆得成就我有神呪名
一切明汝應聽受即說呪曰

唵司阿僧擬司康誡縛帝引末攞你

哩引駱二合曠引式引哩引式引囉引縛哩

引縛日囉二合三銘引縛日囉二合馱

哩引薩擔二合鼻捺哩二合姪娑哩引

尾惹曳引尾伽細引縛囉引仡囉

鉢囉二合鉢帝二合阿囉拏引達麼

欲訖帝二合祢尸尾駱瑟致二合娑

縛二合薩底也三合薩覩二合阿𠵼半引

薩縛二合薩怛縛二合南引左怛他引誡

多末黎引曩乃引濕縛二合哩也二合

地鉢底曳二合曩娑縛二合賀引

是時四方諸大藥叉矩畔拏等聞佛

世尊說是神呪一時合掌恐懼失色

怖畏戰慄身體四肢不能自勝出大

怖聲其聲遠震十方聞知四大天王

作是思惟如來三密守護大千大明

王神呪威德之力廣大甚深不可思

議彼諸藥叉矩畔拏衆諸鬼神等聞

佛所說皆悉降伏猶如大風吹散火

焰無有遺餘佛所說法亦如利刀諸
盡害心悉令斷滅佛言如梵王呪破
彼俱尾囉長子令彼長子不起異心
若復有人爲彼天龍及諸藥叉矩畔
拏衆諸鬼神等惱害或亂執魅之者
當用醍醐及以芥子以是神呪而加
持之擲入火中令火出焰又擲四方
及以上下或擲入水是諸人等速得
安樂若有不順此呪者以酥芥子相
和燒之皆令出焰亦得安樂彼等藥
叉爲棒所打身體生瘡及有棒痕彼
藥叉等疼痛苦惱往阿拏迦嚩底王
城到已其俱尾囉威德神力勅諸藥
叉或不令人不得飲食及其本坐種
種怖畏衆會一處出大音聲離藥叉
國此守護大千甚深經典若有藥叉
及矩畔拏諸鬼神等不隨順者彼諸
藥叉及鬼神等爲大忿怒金剛明王
手執金剛而破其頭復以利刀而截
其舌復以利刀剗其耳鼻或復斬截
令身粉碎或以刀輪而斷其首或以
鐵棒恒常鞭撻或以鐵杵而釘其心
或於口中常出膿血毀謗斯經獲如

是報常處輪迴出已復入無有休息
諸有吉祥國土城邑不復共會時四
方天王東方持國南方增長西方廣
目北方毗沙門天王被忍辱鎧各坐
賢座住於佛會大梵天王以神通力
化作寶殿種種妙寶以爲莊嚴其中
復現金剛寶座佛坐其上彼大梵天
王及諸梵王合掌作札住立佛前讚
歎世尊作如是言如真金幢金色晃
耀目若蓮華清淨無垢如娑羅王樹
花開敷如淨滿月衆星圍遶相好巍
巍功德莊嚴牟尼法王爲世間燈天
人稱讚能令安樂一切衆生皆到究
竟涅槃彼岸出生於佛及辟支佛諸
聲聞衆天人神仙婆羅門等悉皆增
長是時世尊告大梵天王及諸梵衆
護世四王等而作是言如來爲欲利
益安樂一切有情故汝等聽受若復
有人聞此經典輕毀之者譬如有人
動須弥山及四大海乃至大地皆令
翻覆其人又言日月星辰水火風等
我能繫縛致於他方令彼處現如是
人等爲自欺誑無有是處乃至起於

種種異心輕毀之者如是人等皆爲
疾妬不爲利益一切人天卽爲愛樂
增長步多鬼神等衆彼諸鬼神周徧
遊行伺求人使食啖其肉如是人等
卽爲一切魔王徒黨步多鬼神而爲
眷屬如是人等於此神呪不生信敬
以是神呪威德力故令彼人等知其
過惡卽於佛前志心受持此守護大
千陀羅尼經懺悔之者是諸人等卽
得遠離種種譴罰時會大衆頂礼佛
足各各瞻仰金色之身是時復有毗
首羯摩天子爲四天王造四大寶車
一一皆以七寶所成謂金銀瑠璃眞
珠瑪瑙及玻瓈迦珊瑚等寶種種間
錯而嚴飾之護世四王坐其寶車以
天威力悉變金色衆空而行至步多
國香花寶物徧覆其地而爲供養
是時護世四天王勅六十大藥叉將
言汝等今者持是神呪以呪威力徃
詣四方所有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
神汝以羅索當繫其頸將來至此乃
至十方一切國土有此最上甚深經
典所在之處悉當守護時梵天衆及

餘諸天皆悉以此甚深經典神呪威力降伏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而爲守護大千國土是時毗沙門天王大藥叉即往四方巡遊世界勅諸大藥叉將所有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或住十方國土城邑或居巖窟東方達達嚩嚩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南方矩畔拏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西方龍魅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北方藥叉魅與二十八步多鬼神衆俱如是等種種執魅恒於世間惱害衆生作諸魅事汝等諸大藥叉將以此神呪威力故而降伏之以五霸索繫縛其身牽來至此時矩尾囉說是語已復有矩尾囉長子名散惹野大藥叉常乘於人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其第二子名惹你迦大藥叉將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其第三子名曰大魁大藥叉將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其第四子名曰瓮腹大藥叉將統領六十俱胝藥叉及步多鬼神衆俱魔醯首羅其天四臂

具大威力亦復統領六十俱胝藥叉
及步多鬼神衆俱如是矩尾囉長子
散惹野大藥叉將等及魔醯首羅彥
達嚩衆皆以此神呪悉令調伏十方
所有藥叉羅刹步多鬼神亦令降伏
以五羅索繫縛其身牽來至此我令
破壞佛言若復有人於此神呪如法
受持當想此大明王志心念誦如是
神呪能攝一切諸大神呪等無有異
作忿怒聲起勇猛意誦此神呪彼藥
叉衆步多鬼神以是神呪威德力故
皆爲吐沙門天王鐵棒之所鞭撻自
縛而來歸命懺悔若諸魔王及諸魔
衆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於佛法中常
作魔事起諸障難以是神呪威德力
故於一念頃皆悉自來歸命懺悔彼
諸藥叉及羅刹婆步多鬼神或居大
海或住諸河或居舍宅或依門戶或
處空室湫漈江湖川澤陂池園苑林
樹或居曠野或住村坊國邑聚落村
巷四衢或居天祀或住王宮或依乾
枯娑羅之樹或居道路或住城隍或
居道界或處一方或住四隅或不依

方所有千萬億藥叉羅刹及諸步多
鬼神等衆以是神呪威德力故皆悉
調伏復有諸大彥達縛鬼或爲歌舞
或作唱妓奏諸雅樂琴瑟鼓吹出妙
音聲如是等大彥達縛衆具大威德
有大光明色相圓滿以是神呪威德
力故皆悉調伏天帝釋日月天子地
天水天火天風天頗羅墮天子護世
四天摩多里天子眼赤天子雪山天
子旃檀天子商主天子麼捉建姪天
子世間敬天子麼怛隸呬 怛囉_{二合}
臬曩天子彥達縛王吟曩裏沙_{二合}天
子五髻天子靚母嚕天子山王天子
麼臬天子尾 濕縛_{二合} 弥怛嚕_{二合}天
子耶殊陀羅天子針耳天子大口天
子妙口天子如是等一切大威德天
大力軍衆及天龍彥達縛阿蘇囉藥
叉羅刹婆或復瘧病一日二日三日
四日若常熱病恒常惱害一切衆生
起毒害心行不饒益者諸藥叉羅刹
皆爲神呪羅索之所繫縛牽之而來
一時合掌住立佛前讚歎世尊而作
是言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中

彙

要略卷四 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中 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中

護法 護法

是時復有諸大藥叉步多鬼神皆具
威德有大神力以是因緣奔來集會
所謂四臂藥叉大毒害藥叉多足藥
叉四足藥叉二足藥叉一足藥叉一
頭多足藥叉仰足藥叉懸頭藥叉四
頭多眼藥叉半身一目藥叉一十二
腹藥叉驢脣藥叉象頭藥叉半手藥
叉倒面藥叉鐵牙藥叉鐵臂藥叉鐵
足藥叉復有諸羅刹娑衆所謂銅髮
羅刹娑銅牙羅刹娑銅眼羅刹娑銅
手羅刹娑身如銅棒羅刹娑銅鼻羅
刹娑懸頭背面羅刹娑手足炎熾羅
刹娑諸根不具羅刹娑偃僂羅刹娑
金翅鳥形羅刹娑惡眼惡視羅刹娑
惡面羅刹娑摩竭魚形羅刹娑獸形
羅刹娑醜陋羅刹娑蜂蛄羅刹娑長
脣羅刹娑偏牙羅刹娑毒害羅刹娑
常頰眉白羅刹娑大腹羅刹娑象耳
羅刹娑耽耳羅刹娑無耳羅刹娑長
臂羅刹娑長鼻羅刹娑長手羅刹娑體

乾枯羅剎姿身長羅剎姿髮長羅剎
姿長莊嚴羅剎姿大足羅剎姿細頸
羅剎姿晃氣羅剎姿光腹羅剎姿猴
形羅剎姿鵝形羅剎姿持杵羅剎姿
腹如棒羅剎姿豎眼羅剎姿大耳羅
剎姿髮豎羅剎姿赤色羅剎姿大頭
羅剎姿弓項羅剎姿腹曲羅剎姿肌
瘦羅剎姿雨火羅剎姿須弥頂羅剎姿
如是等大羅剎姿皆具威德有大神
力以是因緣皆悉奔馳來集佛會復
有諸大矩畔拏衆所謂樹形矩畔拏
山石矩畔拏雲霧形矩畔拏梵螺聲
矩畔拏鼓音矩畔拏天音聲矩畔拏
惡聲震吼矩畔拏大項矩畔拏驢聲
矩畔拏黑色矩畔拏青色矩畔拏黃
色矩畔拏綠色矩畔拏碧色矩畔拏
針毛劍髮矩畔拏血汚身矩畔拏如
是等諸矩畔拏以是因緣皆悉奔馳
來集佛會是諸藥叉羅剎及矩畔拏
等皆以血穢汚染其身齒如鋒芒手
執死屍走而食之血汚脣口身手俱
赤自摩其腹心腸皆出現是惡狀令
人恐怖或摘人足渾吞食之手足黑

色殺命無數有大筋力其身骨鏢猶
如鐵索毒害熾盛常懷惡心甚可怖
畏活剥人皮滿中盛血十方國土城
邑聚落處處門戶而弃擲之毒氣流
行作諸灾禍種種疾疫傷害衆生毒
風寒熱一切灾變處處流行周徧四
方是諸國土所有仁王見是灾禍流
行世間心生怖畏以是神呪大陀羅
尼而加持之如是魔王及其眷屬藥
叉羅刹步多鬼神皆悉降伏自縛而
來即於佛前合掌讚嘆作如是言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禮
復有藥叉羅刹矩畔拏及唐達嚩步
多鬼神遊行世間國土城邑王宮聚
落村巷四衢飲啖血肉吸人精氣或
有大身具大威德富貴自在十頭千
眼四臂多臂猛惡毒害無能敵者甚
可怖畏百千眷屬而爲侍從執地秉
炬或弓箭劒戟諸鬪戰具或執金剛
現如是形令他恐怖周遊十方一切
國土與諸藥叉及羅刹衆更相鬪戰
常隨衆生所在之處吞啖於人新熟

血肉以充其食亦以神通作諸發現
或作師子或現虎狼象馬馳驢牛羊
猪犬或為野干熊羆獐鹿或作異獸
名囉駝迦_合閉或變其形名鉢囉_合契
佉陵誡_合或現水族龍鼉龜鼈鰐鰓現
螺蚌龍魚之類復現孔雀鸚鵡白鶴
或復現為俱枳羅鳥或復現為靈鷲
鳥或為鳩鵲鴉鶯鴛鴦或為鷄鴈或
現飛鳥身如金色是諸藥叉現種種
形令人恐怖於其中間手相憎嫉手
相食啖如是等衆其心老別恒常裸
形黑瘦顚顛魍魎者欲樂殺諸衆生出
彼腸胃纏縛其身或以鐵叉撞刺令
彼苦惱出大惡聲以適其意隨諸衆
生現種種相或自執持刀輪劍戟或
有羅剎口牙鋒利或自出眼睛或無
耳鼻或無手足口如牛口知諸衆生
生處住處及所行處或變其身令極
微細於口鼻中及毛孔肢節一切身
分吸人精氣如是藥叉羅剎步多鬼
神百千萬衆於諸世間無能制者以
是神呪威德力故自縛而來即於佛
前合掌恭敬以偈讚曰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禮
復有妙高山王輪圍山王鷲峯山王
伊沙駄囉山王雪山王香醉山王半
拏囉山王尾呬囉_二山王寶峯山
王曩囉那山王持雙山王吉祥山王
高頂山王如是等諸大山王皆悉來
集彼諸山處一切諸天而來遊戲五
通神仙之所依止修行苦行

復有百千萬億天子與百千萬億天

女眷屬俱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羅

睺阿修羅王鉢囉

_二賀囉

_二那阿修

羅王如是等百千萬億阿修羅王與

若干阿修羅女眷屬俱復有諸大龍

王摩那斯龍王無熱惱池龍王難陀

跋難陀龍王善眼龍王金剛慧龍王

殊伽龍王信度龍王娑竭羅龍王如

是等百千萬億諸大龍王與若干龍

女眷屬俱復有百千萬億迦樓羅王

亦與百千萬億迦樓羅女眷屬俱復

有諸藥叉將名字所謂

金花藥叉神住於嶽駄國鼻色迦藥叉

摩竭陀國住迦界梨藥叉婆嚩迦砌神

此二大藥又俱舍羅國住鉢囉奔拏迦
娑醯城中住針毛藥又神住於末利國
耶輸陀藥又及以鼻沙拏此二大藥又
鉢左利國住眼赤大藥又阿濕縛舍國
水戠羅藥又住阿鉢底國迦昇羅藥又
吠祢勢國住乞腹藥又神住在末蹉國
清淨大藥又在於瑜羅國能破他藥又
彥默羅國住素哩弭怛囉住於劍母國
復有一十六大藥又將有大威德皆
具光明所謂執金剛藥又而爲上首
謂法護藥又奔拏羅藥又迦昇羅藥
又妙見藥又尾瑟咄_二藥又賓努藥
又迦羅輸那藥又矩娑藥又真實藥
又半支喻藥又魔醯首羅藥又能破
壞藥又輸囉娑努藥又焰魔藥又及
焰魔使者大藥又等大威德大力軍
衆與俱毖大藥又俱共圍遠復有諸
藥又女及大羅刹女訶利帝母而爲
上首彼訶利帝名稱遠聞具大威德
現可畏形與五百子而自圍遠所謂
阿俱吒羅刹女迦利迦囉羅刹女毗
迦利羅刹女鉢捺麼_二羅刹女花主
羅刹女花齒羅刹女廣目羅刹女驢

耳羅刹女贊那努羅刹女尾瑟咄合二

羅刹女訶利羅刹女迦閉羅羅刹女

冰戠羅羅刹女象形色羅刹女龍齒

羅刹女峯牙羅刹女惡牙羅刹女賀

羅羅刹女阿賀羅羅刹女賢牙羅刹

女如是等諸羅刹女皆具威德有大

光明現可畏形各持戰具十方馳走

食啖於人及諸生命其所行處地皆

搖動園林枯死草木乾焦一切山岳

悉皆摧毀以是神呪威德力故自縛

而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是時毗沙門天王前白佛言世尊我

於北方建立一城名阿拏迦縛底彼

阿拏迦縛底城一切天衆於彼而住

其城高廣面百由旬衆寶間錯以爲

莊嚴有大藥叉手持金剛住於四方

而爲守護我彼大城如是建立其城

四門第一純以黃金所成其第二門

衆寶合成其第三門純頗胝迦其第

四門摩尼之寶復以衆寶而嚴飾之

於其城中處處皆有園林花果種種

宮殿種種妙寶以爲莊嚴復有種種寶樹行列亦有種種雜色之鳥飛翔其上或坐寶樹以爲莊嚴有種種香種種塗香諸藥叉女周匝圍繞作倡妓樂我彼國界莊嚴如是富貴自在彼步多衆受勝妙樂我及使者奉持正法信受愛樂不殺生命以不殺故藥叉羅刹諸步多衆不得飲食無飲食故心生熱惱以熱惱故捨離正法殺諸生命惱亂衆生以是因緣我於十方周徧巡行所到國城四方門戶觀彼住處或住園林或居道路一切住處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百千萬億悉以神呪威德力故令彼自縛皆來至此我於彼城有旃檀林及清涼池我及眷屬於彼遊戲我處其中名爲法王以法治世於其中間復有種種衆寶樓閣第一黃金第二白銀第三吠琉璃第四頗胝迦第五妙真珠寶第六白玉第七瑪瑙第八寶合成一一樓閣有百千萬寶女而住其中彼諸寶女妙色端正工巧技藝歌唱鼓吹無能及者有如是等種種功德

復以天諸妙寶及無價衣莊嚴其身
作衆妓樂是故我常耽著慾樂及以
飲食如彼醉人不能惺悟是故諸藥
又及羅剎衆步多鬼神走趣十方作
諸怖畏若男若女在母胎中令胎傷
損并及畜生亦復如是爲求飲食殺
諸生命乃至苗稼及以花果一切種
子諸藥草木爲彼藥又奪其滋味令
其減少復有執曜及諸星宿起毒害
心照臨一切使諸衆生不恒禍福爲
煩惱因更相鬪諍更相欺誦更相殺
害水火盜賊枷鎖繫閉作諸執魅惱
亂衆生如是種種諸惡不祥皆爲執
曜及諸星宿之所變恠或復令人多
諸疾病羸瘦纏痼呻吟終日身體乾
枯喘息微細或復令人受諸驚怖或
作惡夢夢中恐懼或於夢中造衆惡
業或在夢中受諸苦惱逼迫之事或
居門戶作彈指聲如是等比皆爲一
切步多鬼神所作之事爲欲吞啖諸
衆生故或爲朋友骨肉親戚或現居
家僕從士女工巧技藝端正殊妙欲
使其人心生愛樂或復現作婁女媛

星或爲旋風夜變鬼火或作虎狼或爲豺狗常懷毒害恐怖於人或依樹林或居塔廟或在平地或處高原或爲天童以魅於人或於暑月化清涼車出種種聲或爲畫像或現舍宅或在道路現作城邑令人愛樂皆爲執曜藥叉羅刹步多鬼神作諸魅事執人身命常令驚怖種種色相種種音聲種種病苦種種痛惱乃至夢想種種顛倒如是等比隨意自在能變世間一切色相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及諸執曜皆以神呪威德力故自縛而來是時毗沙門天王起立合掌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如來輪跏坐猶如真金柱光明照世間
福智大牟尼

說是偈已北方有六萬四千藥叉衆
皆爲毗沙門天王之所譴罰令於佛
前受持神呪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南引唵引佉契引

誡哩陞引尾作訖灑合拏引作訖囉

合囉引惹你引梵貝捺哩合播引多引

禮引鼻引麼跛哩縛合帝引佉囉

仡哩二合俱胝迦囉引仡哩二合瞿迦引

乞叉二合末陵誡二合縛底娑引囉切

誡縛帝引唧怛囉二合建底娑縛二合

薩怛野三合率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

薩波哩縛引覽薩縛薩怛縛二合難引

左薩縛娑喻引波捺囉二合吠引毗藥二合

娑縛二合賀引沒囉二合憾麼二合左引比

野二合他爍訖囉二合室左二合路引迦播引

擲引麼醯引囉引藥乞叉二合衆曩引

鉢多野薩縛二合賀引利引帝引左娑

補怛哩二合迦引伊捨引補瑟謗二合室

左二合獻鄺引鉢囉二合底仡哩二合恨難二合

多麼麼引昏頂尾引哩曳二合拏帝引

引惹娑引帝引灑引每引濕縛二合

哩曳二合拏末禮引曩左你賀多引

薩縛嚕引誡引室左二合娑縛二合悉底

野二合率覩二合麼麼阿醯謗引颯波

哩縛引覽薩縛薩怛縛二合難引左

薩縛娑喻引跋捺囉二合吠引毗藥

二合娑縛二合賀引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礼

時持國天王起立合掌面覓熙怡如

花開敷恭敬尊重出妙音聲如孔雀
音迦陵頻伽俱枳羅等妙雲天鼓微
妙之聲白佛言世尊我於東方有六
萬四千彥達嚩羅剎娑衆惱亂世間
一切衆生我今謫罰令於佛前受持
神呪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南引駄囉拏駄

囉拏尾特網合二蹉你畔惹你鉢囉

合二畔惹你尾駄麼你經經身切布嚕嚩

燦迦禮舍引囉底忒擺駄哩引鉢

駄左囉拏引軀引沙嚩帝引娑引囉

引仡哩二合扇引底娑嚩合二悉底野合三

宰覩合二布哩閏引二合柁尸娑嚩二合賀引

沒囉合二憾麼二合左引比野合二他燦訖

囉合二室左合二路引迦播引擺引麼醯

濕縛合二囉引藥乞义合二泉曩鉢多

野薩吠引賀引哩引帝引左三補怛

哩合二迦引伊捨引補瑟波合二室左二合

嚩鄒引室左合二鉢囉合二底仡哩二合恨

拏合二底麼麼引昏帝尾引哩曳二合

拏帝惹娑引帝引沙引每引濕縛

二合哩曳合二拏末禮引曩左你賀多

引薩縛嚩引誡引室左合二娑嚩二合

悉底也

合三率覩

合二麼麼阿醯謗

引

毘跋哩

引

嚧薩

引

嚧薩

引

左薩嚧婆喻

引

跋捺囉

合二

吠

引

二娑嚧

合二賀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禮

時增長天王即從坐起合掌恭敬白

佛言世尊我今爲欲利益一切有情

故破一切見一切異論斷一切疑一

切世間作障難者尾那夜迦及我南

方六萬四千矩畔拏衆及鉢哩

合二

布單那等常於世間起毒害心惱亂

衆生我今謫罰令於佛前受持神呪

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

引

南

引

唵

囉底劒

引

囉枳

引

劒迦

引

衆枳囉

拏末拏駄囉拏末哩

合二

你普

引

駄羅你醯麼嚧底

引

囉

引

囉拏

誡擢

引

佉哩

合二

娑嚧

合二

悉底也

合三

率

覩

合二

麼麼阿醯謗

引

毘跋哩

寫薩嚧薩怛嚧

引

難

引

左諾

引

乞史

被

引

演左

合二

賀

引

沒羅

合二

憾

麼

合二

左

引

比野

合二

陀爍訖囉

合二

室

左合二路引迦播擇麼醯濕縛合二囉引

藥乞义引合二地鉢多野薩吠引賀引

哩引帝左娑補怛哩合二迦引伊捨引

補瑟謗引合二室左合二嚩駄引室左合二鉢

囉合二底合二仡哩合二恨被合二覩麼麼引各

頂尾引哩曳引合二拏帝引惹娑引帝

引爽引每引濕縛合二哩曳引合二拏末禮

司曩左你賀多引薩縛嚕引誡宰

覩合二麼麼阿醯謗引毖跛哩縛引羅

寫薩縛薩怛縛合二難引左薩縛婆喻

引跛捺囉合二吠毗藥合二娑縛合二賀引

稽首丈夫無所畏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是故我今歸命礼

時廣目天王從坐而起合掌恭敬白

佛言世尊我於西方有六萬四千大

龍王衆常起大雲與大海衆持於大

水現大勇猛作大鬪戰常於世間惱

亂衆生我今謫罰令於佛前受持神

呪即說呪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引南引唵引達

哩銘合二左囉引仡哩合二末囉縛底末

禮你祢商倪引尾縛尸娑哩引佉

哩劫閑禮引吒貝拏引隸底哩捉你

囉

縛底阿左梨娑縛

二合麼麼阿醯謗引毖波哩縛引囉

寫薩縛薩引但縛引難左鉢室止合

麼引焰引祢尸娑縛二合賀引沒駄引

左司比也合二他爍訖囉合二室左合一路引

迦播揮麼𠵽𠵽藥乞义合二地

鉢多野薩縛賀引哩帝引左娑補

恒哩合二 引伊給引 補合 瑟謗合 室左合

嶺 馱引濕續合二 針 囉合二恨 赦合二覩 麼

麼引昏頂尾引哩曳引拏二合帝惹娑引

帝引沙引每引濕引噉合二曳引拏合拏引未

禮引曩左你賀多引往噶嚕講

左合婆嚙合悉底野合率都麼麼

阿醯誘引風液哩嚙寫隆嚙

難左引 蔭總婆引 喻引

捺囉合二吹田藥合二娑囉引不賀三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是故我今歸命

時大梵天王諸梵天王等則從坐起

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諸梵種

行婆羅門等能知清淨婆羅門稱

法要工巧呪術醫方世論占相吉

善閑世間一切行法灰身寂嘿修諸
苦行常於人世利益衆生爲諸藥叉
及羅刹衆住於世間空行地居及住
地下惱亂衆生作諸執魅我有神呪
而請罰之令於佛前受持神呪即說
呪曰

曩莫三滿路沒駄引南引唵引沒

囉二合憾銘二合沒囉二合憾麼二合軀曬引

沒囉二合憾麼二合娑縛二合哩引縛日哩引

縛日囉二合軀曬引縛日囉二合駄哩引

悉體二合哩引娑哩引阿左禮引阿囉

拏引伊合拏引囉拏祢引忒引哩引

縛囉引佉囉二合鉢囉二合鉢帝二合娑

囉引囉帝二合娑縛二合悉底野三合宰觀

二合麼麼阿醯引醯波哩引囉寫

薩縛薩怛縛二合難左薩縛婆喻引

跋捺囉二合吠毗藥二合娑縛二合賀引

縛引多惹閑多惹嚕引誡引室禮

二合瑟麼二合惹散你播多惹你賀多薩

嚕嚕引誡引室左二合娑縛二合悉底野三合

宰觀二合麼麼薩縛薩怛縛二合難左

薩縛婆喻引跋捺囉二合吠毗藥二合

娑縛二合賀引

是時世尊告諸大衆而作是言如來
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
故出現於世及爲救護一切國土城
邑聚落無量衆生故出現於世亦爲
愍念一切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
天人阿修羅等是故如來出現於世
譬如世間良醫善治衆生種種病惱
亦如世間有阿闍梨智慧方便無不
具足悉能化導利益安樂王及人民
如來今者出現於世亦復如是我住
世間云何爲彼藥义羅刹步多鬼神
惱害或亂一切衆生故我今往詣毗
耶離大城爲欲利益救護此毗耶離
大城一切衆生故而作佛事說是語
已是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與大苾
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下鷲峯山時
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衆以五百寶
蓋及以寶拂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
佛而行天帝釋衆亦以五百寶蓋及
以寶拂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
行護世四王衆各以五百寶蓋及以
寶拂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行
魔醯首羅天子與二十八大藥叉將

并三十二大力藥叉衆訶利帝母并
其子及眷屬如是等衆各各以百天
妙寶蓋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
行舍利弗等諸聲聞衆各各亦以天
妙寶蓋執持圍遶侍奉供養隨佛而
行于時世尊具足如是勝妙色相福
德之利與諸苾芻從鷲峯山詣離車
尾國毗耶離大城遙望彼城於其城
中王及人民同見世尊威德巍巍端
嚴殊特最勝平等具足根力調伏諸
根猶如大龍其心清淨湛然不動以
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種好莊嚴其
身如娑羅王譬如日放光明網亦
如夜暗於大高峯現大明炬如大火
聚如鑄金像如來威德亦復如是彼
諸人等遙見世尊心皆歡喜憶念思
惟即共發心出毗耶離大城奉迎世
尊入彼城中時毗耶離大城道路平
正掃除清淨出種種花徧布其地建
立種種諸妙寶幢懸衆幡蓋塗香料
香而爲供養世尊到已王及人民頂
禮佛足世尊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故
即現足下勝妙柔軟千輻輪相及蓮

花文而復現於毗首切摩藏文以如是等過去積集無量無邊諸善功德殊妙色相莊嚴其身放大光明其光是曜逾百千日周徧普照以清淨臂與彼離車尾國毗耶離大城王而摩其頂安慰其心是時世尊於毗耶離大城之中如帝釋幢安詳而立觀察四方徧袒右肩舒金色臂而作是言未來世中若復有人供養如來令身舍利如芥子許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窮盡未來世中若復有人供養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甚深經典者即同供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等無有異是諸人等即能遠離一切執魅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神呪經典即是恒河沙等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若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恭敬供養爲人解說彼諸怖畏一切災難鬥戰諍訟更相誹謗枉械枷鎖種種惡法不善之業諸惡不祥永不復受亦不值遇是時世尊說是語已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此守護大

十國土大明王神呪經典爲恒河沙
數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能令解
脫一切衆生諸惡不祥惟願世尊爲
我說之是時世尊語索訶世界主大
梵天王言梵王汝今諦聽善思念之
即說大明王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引南引唵引阿左

禮引麼左禮引娑引囉麼左禮引鉢

囉合二訖哩合二底你哩軀引二合使三滿

日契引悉弟合二哩引娑他二合嚩哩引

你軀瑟致引二合攝勿祢引二合鉢囉二合

誡擲你引播引唎誡弥娑唎嚩拏

末禮引摩賀引末禮引摩賀引你

哩婆引二合細引娑嚩賀引二合

是時世尊即現其身作大明王說此

大明王陀羅尼已而作是言大梵此

大明王身者從如來方便功德智慧

生從奢摩他微鉢舍那二二摩地四

禪四聖諦及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及九

次第定如來十力十一解脫處十二

因緣十二行輪六念處十六念佛三

昧觀行十八不共法四十二字門

生佛告大梵如是法門者皆爲如來
功德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解脫法
門也如是法門者即爲恒河沙等諸
佛如來佛之密印能出生一切諸佛
一切法藏出生真實道出生十二緣
生出生梵天王天帝釋護世四天王
出生魔醯首羅生日月天子九執
十二宮辰一切星宿是時世尊復說
大明王心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引南引唵引娑

引麗引迦奈你尾嚩囉拏嚩囉引

佉囉合娑引哩引阿目引乞叉合拏引

阿目引洗嚩額引迦引禮曩迦引麗

引釳引尸嚩你引娑引囉拏引婆囉

迦娑契引鉢囉合散曩鉢囉合鉢

帝合娑引誡囉鉢囉合鉢帝合

娑擔合娑你引婆多合曩鉢囉合

鉢帝合嚩日囉合駄哩引娑嚩合

賀引

是時世尊爲梵天王及諸大衆說此
大明王心陀羅尼已于時復說此伽
他曰

我今爲此天人衆 演說如是深妙法

猶如帝釋鬚中寶
十方如來悉證知
是故法寶無有上
忍辱消除諸煩惱
能仁演斯微妙法
此法甚深無與等
如是法寶最殊勝
利益一切諸衆生
如彼三世薄伽梵
常行無上瑜伽行
如是法寶最第一
補持伽羅相應行
或時演說四意趣
我說法施大果報
是故僧田最無上
爲求無上菩提故
出家奉持沙門行
令衆獲得甘露味
是故僧寶最第一
貪瞋癡等皆已盡
身見邊見及邪見
或以種種諸方便
僧寶最上最第一

於一切處當得勝
超過一切天中天
斯真實故得安樂
如人飲服甘露味
利益一切諸衆生
行甘露行於災厄
是真實故得安樂
爲說種種甘露法
最勝平等三摩地
現於金剛等二道
斯真實故得安樂
八大丈夫常修行
及諸如來解脫門
如彼好地植種子
斯真實故得安樂
其心堅固不退轉
聞揚如來微妙法
自他速登涅槃道
斯真實故得安樂
猶如劫燒無有餘
見取戒取悉消亡
彼同几類化衆生
是真實故得安樂

貪欲瞋恚不復生 乃至癡慢皆同等
身語意業悉清淨 能除群生諸有苦
了彼罪性如虛空 湛然清淨非取捨
是故僧寶最第一 斯真實故得安樂
其心堅固無動轉 如彼因陀羅寶幢
四方種種大風吹 終不能令彼搖動
補特伽羅亦如是 現諸神通化群品
僧寶最上第一最 斯真實故得安樂
或有能於四聖諦 觀察甚深微妙理
開諸衆生智慧門 及以檀戒利群品
堅持諸法無散亂 滅除衆生八難苦
僧寶最上最第一 斯真實故得安樂
煩惱及漏皆已盡 如彼風燭無有異
滅已畢竟不復生 如是無生亦無滅
亦不可見及聞知 我今語汝諸佛子
僧寶最上第一最 斯真實故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乃至人與非人等
供養十方一切佛 礼事諸佛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乃至人與非人等
供養十方一切佛 奉持法藏得安樂
利益一切諸衆生 乃至人與非人等
供養十方一切佛 恭敬僧伽得安樂
十方所有來集會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日夜奉持微妙法
如來實語度衆生 彼誠實言離怨結
能令衆生皆解脫 是故真實得安樂
我等并眷屬及餘諸有情 遠離生死怖
速獲勝悉地

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

引南引唵

引地

哩

引地哩

引未禮

引你哩

攤娑

引哩

引娑

引羅末

引宰觀

鉢囉

合二步多

鉢囉

合二鉢帝

合二阿

囉末

引阿囉

引驅

引使

引娑

捉

引阿左俞

合二帝

引末

引囉

囉鉢囉

合二鉢帝

引娑

引囉

引誡

銘

引素哩也

合二你哩

引驅

合二使

縛

合二加貝

佛告大梵天王此守護大千國土大

明王解脫法門者爲恒河沙等諸佛

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於其中間

出生無量差別句義所謂佛句法句

僧句大梵天王句天帝釋句護世四

天王句魔醯首羅句根本句意句性

句因句住處句寂靜句一切如來觸

緣覺觀聲聞觀如是等種種法句常

爲一切大梵天王并諸梵衆及天帝
釋護世四天王恭敬供養尊重讚嘆
魔醯首羅及餘諸天恭敬供養尊重
讚嘆喻伽阿闍梨及餘法師恒常稱
讚由是密印即爲增益梵天王等諸
天諸仙神通變現種種智慧乃至一
切世間外道梵志發歡喜心棄捨邪
業此即諸佛智慧根本諸辟支佛涅槃
之道一切聲聞相應之行爲諸衆
生示菩提相演一乘法指入聖路開
解脫門斷諸見網摧我慢山清淨業
道息輪迴苦渴愛慾海破壞衆生生
死骨山斷截魔王魔羅網索怖彼魔
王及魔眷屬破壞魔王入魔境界破
煩惱賊拔出衆生令歸聖道於諸惡
道救度有情出煩惱室安住衆生至
涅槃城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跋沒駄南引唵康擬

引康擬引齒數引奧數引駄顙引娑引

囉地鉢囉二鼻引尾布禪鉢囉二

鼻引拈引僧揭哩灑二拈尾揭哩

灑二拈尾舍引佉囉二縛底忒駄

娑引駄顙引縛拏縛帝引縛引

發你引尾步沙捉尾夾誡銘引尾

式麼底補瑟波合二誡哩鼻引合娑

合悉底也合三野率觀合二娑嚩合二

賀引

佛告大梵天王此經名守護大千國
土大明王解脫法門爲恒河沙等諸
佛如來應正等覺佛之密印此印即
之一切諸天人阿修羅所歸依處亦
爲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及辟支佛諸
聲聞衆涅槃之域乃至過去諸佛及
辟支佛諸聲聞衆以是經典而爲父
母旋遶禮拜恭敬供養大梵天王我
於往昔以此大明王解脫法門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乃至圓滿諸波羅密
今得菩提降伏魔軍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下

豪

要訣摩訶薩婆經卷下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下 護法 譯

是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大天王即起禮佛同聲白言世尊惟願以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威神之力護持我等各并眷屬及餘一切諸衆生類令得安樂以是密印印於四方及以密印印彼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令彼調順其中若有起毒害心行不饒益者以是大明王陀羅尼而爲謫罰使令調順此大明王甚深經典佛之密印我今頂受不敢違越

是時世尊以是密印而印持之即說大明王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馱引南唵引迦陵

擬引婆囉祢引惹那 佉哩合惹麼帝

司星賀麼祢引娑誡嚕引佉囉合鉢

囉合鉢帝二合卑娑誡引弥顛引麼

梨顛虎嚕冰誡梨銘賀恒賀恒賀恒

賀恒賀恒素那顛嚕囉引佉囉二合

嚕底賀悉底合顛嚕嚕嚕嚕底贊

拏引梨嚩囉願引你曳合二左左囉引

左哩引娑嚩二合賀引

是時世尊復說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四方四隅所有一切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出大音聲其聲可怖而作是言苦哉苦哉云何今日有是災難如我等衆今見破壞皆悉殞滅作是語已心懷愁惱是時世尊變化大地爲金剛寶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即坐於彼金剛之地以佛神通威德力故皆悉倒地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恐怖轉增四散馳走時護世四天王即變四方周匝火焰炎熱熾盛無有去路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見是事已展轉惶怖走向虛空是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承佛威神於虛空中現大鐵蓋高七多羅樹周徧普覆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徘徊空中終不能脫是時帝釋天主於虛空中即現山石劒戟弓箭槍稍及以樹木如雨而下即於是時此索訶世界復有五千大藥叉以是大明王

陀羅尼威神之力自縛而來皆集佛
會心懷恐怖身體戰慄猶如瘡病頂
礼佛足在一面住合掌向佛而作是
言大沙門憍答摩常以大悲拯接群
品利樂救護一切衆生大沙門憍答
摩我今怖懼無能救濟惟願大悲救
護我等令免斯苦

今時世尊語諸大藥叉羅刹步多鬼
神等言汝等當知從今已去奉持我
法受持戒行不得違越汝等若有不
順我語者如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和
合僧出佛身血亦復如是若諸藥叉
等違我法印不順我呪者爲大明王
弃擲於地頭破七分身體骨肉悉皆
碎壞若復藥叉得種種病身生斑黑
不能飛空常墮於地汝今當知若有
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所在之
處不得違越自恣其意當順佛語令
汝安樂時彼諸藥叉羅刹步多鬼神
人及非人奉佛教勅各還本處毗耶
離大城王及人民悉得免離一切灾
難彼毗耶離大城一切飛鳥鸚鵡舍
利及俱枳羅鴛鴦孔雀有如是等衆

鳥和鳴出妙音聲皆作是言如來大
悲演斯妙法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我
等今者不爲樂義及羅刹婆步多鬼
神之所殺害免是災難我今自命無
所怖懼于時復有無數諸天女諸緊
那羅女各各執持自然珍寶衆妙樂
器而供養佛於虛空中復有種種天
諸樂器簫笛篳篥琴瑟鼓吹如是天
樂不鼓自鳴而供養佛復有諸樹所
謂吉祥果樹阿摩羅果樹尼俱律陀
樹波羅利樹如是等種種諸樹皆悉
自然出衆妙香復有百千天衆於虛
空中恭敬礼拜同聲讚言善哉善哉
我等今者獲大勝利散種種花燒種
種香而供養佛人及非人亦以花香
而供養佛是時四大天王同時合掌
而白佛言世尊云何以此大明王經
典佛之密印守護一切國土城邑聚
落令得遠離諸不吉祥執魅之事佛
告四大天王若諸比丘清淨嚴潔依
法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如是人等所
有一切怖畏一切怨家一切鬪戰枷
鎖禁繫更相殺害更相是非種種災

難不善之業永不復受若國土城邑聚落爲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所惱亂者或於王宮或僧伽藍或居聚落或居莊園建曼拏羅結其地界清淨嚴潔當淨沐浴身著白衣食三白食令諸人民不食五辛受持禁戒於諸衆生起平等心憐愍心燒種種香塗香料香散諸雜花而爲供養令諸童女清淨沐浴著新潔衣種種嚴飾手執四鈴持四寶碗碗中滿盛供養飲食取平旦時誦此大明王陀羅尼加持白線滿六十兩即以神線掛在塔頂或安表刹或掛大樹從月一日至十五日讀誦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種種花香而爲供養如是國土王宮乃至娑羅林中青牛欄中及餘畜類所居之處掃除清淨嚴飾門戶周徧皆以香水散灑復以種種燒香薰之掘地作爐安佉祢囉木燒爲護摩散諸雜花一切種子及白芥子擲散四方及擲火中以種種色自染其線繫門戶上令線下垂出入往還悉令安樂乃至畜生亦復如是

又以此經書寫受持讀誦供養於高
顯處而安置之使其國土一切人民
皆獲安樂若有病者當以此經置其
人前種種供養皆得安樂佛告四大
天王若爲國土建曼拏羅當安佛像
結跏趺坐以是密印安置其中及梵
天王天帝釋護世四王如是等像各
以密印安置其中及安魔醯首羅大
藥叉將訶利帝母香花飲食種種供
養即作是言我等今者敬奉三寶
惟願大梵天王天帝釋護世四大天
王及魔醯首羅大力大藥叉將并一切
大威德藥叉等訶利帝母并其子及
眷屬以如是等大威德大力諸天大
誓願力故護持國界使我國土王及
人民各并眷屬皆得解脫一切災難
令得安樂一切病者諸病痛惱令其
飲食悉變妙藥彼若食服病得除愈
發是願已即於佛像前梵王帝釋一
一像前以四淨器上妙飲食自手捧
持承事供養讀誦如是守護大千國
土大明王經及念此大明王陀羅尼
以是經典威神力故令其飲食悉如

妙藥令其諸藥以真實故成甘露味
即作是言訶利帝母大天身受我供
養守護我等令得安樂如來大悲施
我法藥甘露妙味令諸衆生病得除
愈無飢渴想微鋒尸如來威神力除
毒尸棄如來神通力除毒毗舍浮如
來實語力除毒揭諾迦牟尼如來禪定
力除毒揭諾迦牟尼如來智慧力除
毒迦葉波如來變化力除毒我釋迦
牟尼如來精進力除毒如是等諸佛
如來實語力能變一切諸毒令如甘
露能除衆生種種疾病令諸衆生獲
得上味永離飢渴即使病人面東而
坐其持明者受與彼藥在於掌中念
此陀羅尼而加持之是時世尊即說
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_{引南}唵_引佉

尾佉佉佉尾左麗_引尾覽銘_引左

麗_引左羅嚩帝_引贊捺哩_引左囉拏

司阿沒哩_引多顙哩_引嚩_引娑嚩

賀_引

佛告四大天王以此陀羅尼威神功
德加持力故寒熱風等一切疾疫悉

皆除愈令我某甲并諸眷屬一切衆
生皆得安樂若復有人以惡業故爲
鬼所持作諸鬼病乃至一切惡瘡膿
血者當爲彼人建立道場置護摩爐
種種嚴飾燒衆名香散諸雜花令其
病人若男若女清淨沐浴著新潔衣
日夜不眠對持明者爐兩邊立以佉
祢木及以棗木以爲護摩及諸種子
散擲四方及擲火中復以種種雜色
神線繫於槍劍弓箭之上以此大明
王陀羅尼而加持之安於壇內亦以
種種苗稼花果之根擲彼火中亦以
香水散灑火中想彼惡鬼以神線縛
以劍截線想爲惡鬼令線極碎擲入
火中當欲擲時而作是言我今以此
讀誦受持是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
經佛之密印威神之力諸佛威力菩
薩摩訶薩力辟支佛力阿羅漢力大
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大天王魔
醯首羅大力藥叉將及餘一切大力
藥叉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如是
不可思議威神之力以我釋迦牟尼
無量精進大誓願力截斷於彼宿世

怨結鬼神之業令汝解脫得安隱樂
作是語已即以利劍碎截其線擲於
火中所有鬼病悉皆除愈譬如金剛
寶破惡堅貞如火燒薪如日乾水如
風吹雲如來實語能滅世間種種惡
業使諸鬼病速得除滅即以種種塗
香鉢香種種幡蓋而為供養是時世
尊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引南引唵引迦

佉梨佉囉梨袒仁利切賀尾二合顛惹

縛麗引誡囉誡賀哩捉設引縛哩

肩引底鉢囉二合扇引底娑縛二合賀

引駄引縛底娑縛二合賀引那誡引

左哩際二合娑縛二合賀引頗楞誡

帝引娑縛二合賀引陸縛迦引齒引

哩那二合妻引那顛娑縛二合賀引陸

縛迦引齒引哩那二合地多引闍引沙

地滿恒囉二合尾灑喻誡陸縛引祢引

縛帶砌引祢多引末哩祢二合多引唵

仁除多引阿波囉引唵多引娑縛二合

賀引

復次四大天王若復有人為毒所中
及以一切痔漏癰疽諸惡重病我有

陀羅尼能令諸毒悉皆除滅種種惡瘡及諸重病皆得除愈令其病人清淨沐浴著新潔衣嚴飾其身令念誦者處於高座誦此陀羅尼而加持之令得安樂以諸如來無量無邊大慈大悲力除毒菩薩摩訶薩威德力除毒辟支佛神通力除毒聲聞受持一切神呪精進力除毒舍利弗智慧力除毒目軋連神通力除毒阿那律天眼力除毒大迦葉頭陀行力除毒憍陳如最初得道力除毒阿難多聞慈力除毒大梵天王及天帝釋富樂自在力除毒四大天王守護國界力除毒魔醯首羅大藥叉將威猛力除毒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精進威德力除毒以如是等諸佛如來及諸聖衆不可思議大威神力攝伏彼毒令如甘露諸毒害心行不饒益者不敢違越皆起慈心護持國界令得安樂是時世尊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

引

沒馱

引

南

引

唵

賀哩計

引

尸賴枳禮曠醯哩

引

阿

哩

引

半拏哩

引

揭吒計計

引

瑜哩

引

賀經賀細賀細法嚩細麼嚩讚賀

顛引娑嚩二合賀引娑目契引娑嚩引

賀引醯禮引娑嚩二合賀引彌禮娑

嚩二合賀引

佛告四大天王以是陀羅尼加持力

故一切諸毒悉皆除滅及諸毒種子

瘡漏瘡水腫疥癩及有惡瘡硬如鐵

石如是七種極毒惡瘡受持此呪亦

得除愈

貪欲瞋恚癡是世間三毒諸佛皆遠離

實語毒消除貪欲瞋恚癡是世間三毒

遠離皆遠離實語毒消除貪欲瞋恚癡

是世間三毒僧伽皆遠離實語毒消除

地爲諸毒父地爲諸毒母是以誠實言

令毒悉消滅所有種種毒咸令却歸地

我等并眷屬日夜常安樂

是時世尊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引南引唵引布

囉拏二合播引怛哩二合尾灑焰爍訖

囉二合魔覩娑嚩二合賀引

佛告四大天王有陀羅尼能伏一切

怨敵若復有人於古塔像處聖人得

道觀諸天諸仙住處念此陀羅尼及

讀誦受持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
典則能遠離一切怨家諍訟更相殺
害能却他敵種種災禍危難之事
諸佛威神力降伏諸魔怨正法威神力
破滅於非法僧伽威神力降伏諸外道
亦如天帝釋破壞阿修羅如彼阿修羅
能障於滿月亦如果日輪能竭於海水
如火燒衆木如水滅諸火如風除雲曠
譬如金剛寶能破惡堅貞諸天住誠實
地居亦如是佛法并僧伽以是真實住
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

引南

引唵

引阿

沒哩

二合

帝

引

阿佉囉

二合

補瑟閑

二合

虎頗禮

引

顛縛

引

囉

引

拏薩

引

縛囉

引

他

二合

娑

引

駄

引

阿跋

引

囉

引

唎帝

引

駄囉

引

駄

囉拏玉呬也

二合

哩帝

二合

憍多

引

銘虞

引

虞

引

麼

麼底咎婆

引

顛娑

引

娑

二合

賀

引

惹曳

引

娑

二合

娑縛

二合

賀

引

惹曳

引

娑

二合

娑

二合

娑

二合

娑

賀

引

佛告四大天王此陀羅尼能降伏一

切魔怨能除一切業障是時世尊說

伽他曰

毗盧遮那大日主

阿闍如來及寶生

無量壽佛勝成就
觀自在等八菩薩
彼恭敬者離執魅
若有忽遭王難苦
憶念觀音自在名
若逢怨賊執刀杖
是人究竟無所傷
是時世尊說此伽他已諸天天衆即
於佛前說伽他曰

我等一心歸命札
歸命牟尼真寶言

三世一切諸如來
歸命不退菩薩衆

恒以智慧方便力
我等一切諸有情

安住衆生實際中
所作事業悉成就

是時大梵天王及諸梵王起立合掌
讚言世尊善說如是守護大千國土

大明王陀羅尼甚深經典佛之密印

佛爲法王與諸衆生施無畏者爲欲

利益一切世間童男童女得安樂故

令諸世間童男童女不爲羅刹而損

壞故使我世間人種不斷故此南閼

浮提一切衆生最初聞佛說是法要

最爲殊勝此閼浮提一切諸佛諸大

菩薩聲聞緣覺五通神仙護世四天

皆号金剛持明王

恒爲衆生作依護

解脫水火及刀杖

是人臨欲損其形

彼刀杖尋段段壞

刀杖段壞墮於地

一切宿業皆消滅

王一切諸天恒常集會世尊有諸羅刹常食人胎彼諸羅刹無人能知無能制伏一切衆生無有子息及不受胎此諸羅刹常求其便候彼男女和合之時吸其精氣使不受胎斷滅人種及羯邏藍次案部談令彼女人其胎傷損我今說此諸羅刹衆各各名字惟願世尊聽我所說一名曼祖二名鹿王三名塞健合二那四名阿鉢娑麼合二囉五名母瑟致合二迦六名麼怛哩合二迦七名惹弭迦八名迦弭額九名梨縛帝十名布單那十一名麼怛哩合二難那十二名爍俱額十三名建姤播底額十四名目佉滿捉十五名阿監麼如是等諸羅刹晝夜巡行於一切處現可畏形作諸執魅持彼童男童女種種疾病使其男女現種種相若曼祖計及鹿王魅者令惡吐逆塞健合二那魅者小兒搖頭阿鉢娑麼合二囉魅者口吐涎沫母瑟致合二迦魅者手指拳縮麼底哩合二迦魅者長喘而咲惹弭迦魅者不飲其乳迦弭額魅者瞞即驚怖悟即啼哭梨縛底魅者

常交其舌布單那魅者噎氣咳嗽麼
底哩合二難那魅者作種種色爍俱顫
魅者齟諸是穢建姪播捉魅者咽喉
閉塞曰佉滿捉魅者口頻感縮阿監
麼魅者小兒餒噉如是等諸大羅刹
復現種種可畏之狀令諸童男童女
恒常驚怖曼祖計現形如牛鹿王其
形如鹿塞健合二那狀如童子阿鉢婆
麼合二囉形如柴狗母瑟致合二迦其形
如烏麼底哩合二迦其形如殺羊惹
預迦現形如馬迦預顫者其狀如驢
梨縛底者現形如狗布單那者形如
鸚鵡麼底哩合二難那形如貓兒爍俱
顫者形如飛鳥建姪播捉其形如鷄
目佉滿捉形如獠狒阿監麼者其形
如雉如是等諸大羅刹起毒害心常
於人間現如是相驚怖小兒盜而食
之破壞其胎令胎傷損此羅刹衆若
有聞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佛
之密印而不隨順違越之者我有彥
達縛大藥叉將名旃檀香彼旃檀香
即遣使者速疾往彼如彈指頃即以
絹索五處繫縛將來至此以是大明

王而譴罰之是時大梵天王合掌恭敬而作是言世尊彼等是步多眷屬常於世間破壞人種我今佛前設大誓願若有女人求於子息受持戒法歸依三寶清淨沐浴著新潔衣於月八日或十四日於塔像前以香塗地建曼拏羅於中夜分入於道場香花燈塗種種供養其所供養悉使充滿無令乏少呪五色線一呪一結如是加持滿一百結及白芥子令彼女人受持頂戴即得子息若有人能建此道場十二年中我自守護令諸世間童男童女離諸灾難不祥之事若諸羅刹違越此經我自譴罰諸羅刹衆頭破七分其身碎壞猶如微塵即說呪曰

曩謨引沒馱野曩謨引達麼野曩謨引僧伽野怛你也_二他_一唵_引阿擬_引

曩擬婆嚩嚩_引伊難怛尾難怛忒

攞額擬哩誡嚩哩誡嚩哩誡嚩擬誡

嚩拏誡哩_引路_引左嚩_引母攞醯_引

阿虎哩_引鉢囉_二揭哩沙_二拏_一娑

縛_二合賀_一_引

是時大梵天王說是呪已作如是言
由此神呪威神力故令其胎藏速得
成就起胎安樂增長諸根悉令圓滿
產生安樂其子生已燒安悉香及白
芥子以此神呪呪雜色線繫兒身上
令彼男女壽命長遠是時世尊正徧
知者爲欲擁護一切世間童男童女
起胎安樂離諸患難即說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南引唵引冒引
地冒引駄引努麼帝引頗囉禮縛
虎頗賴引識乞叉二合識乞叉二合娑
囉縛帝引娑引識禮引努囉娑
祢引娑引囉鉢囉二合鉢帝二合素
囉麼帝引娑擬娑識引娑擬引
娑擬顫引顫縛引囉拏引娑縛引
賀引

世尊說此陀羅尼已彼等諸魅一十
五種大羅刹衆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我等羅刹常啖血肉惱觸於人我今
聞佛說此陀羅尼若諸世間一切舍
宅及以村落有是經典所在之處我
當守護不敢違越若諸男女起胎安
樂使無災難奉佛教勅如佛無異時

彼羅刹即說呪曰

曩謨引娑誡嘽帝沒駄引野曩

謨引沒囉合二憾麼合二捉引悉鈿覩滿

怛囉合二野那引娑多合二囉曳凍尾

你演引二合鎧沒囉合二憾麼引二合曩麼寫

覩娑嘽引二合賀引

是時毗沙門天王即從坐起偏袒右

肩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

尊若有一切聲聞弟子能於此經典

受持讀誦以諸多聞智慧方便為人

解說亦以此經起塔供養而為利益

一切衆生於月八日及十四日十五

日應當依法建曼拏羅作大供養受

持讀誦如是經典我等四王常於此

日令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立於我

前點其名字無令惱亂受持如是守

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者世

尊彼諸聲聞若常受持如是經典乃

至為人解說此聲聞衆我等兄弟四

大天王現其人前常為給使衣服卧

具飲食湯藥一切所須無令乏少如

是人等為諸衆生恭敬供養尊重讚

嘆亦為一切國王王子沙門婆羅門

在家出家及諸外道恭敬供養尊重
讚嘆諸善男子善女人及諸親友發
歡喜心恭敬供養隨所樂欲衣服卧
具種種勝妙莊嚴之具悉得充足彼
諸聲聞常與一切善友同和不隨惡
友不生邊地不住邊地不去邊地亦
復不作邊地之業世尊若復有人爲
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所魅之者當
於彼前讀誦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
明王經及為彼人分別解說我時四
大天王廣大兄弟自隱其身守護彼
人使得安樂悉令解脫一切執魅不
吉祥事世尊若復有人於已舍宅一
日一夜讀誦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
明王經是人舍宅一歲之中無諸衰
患不吉祥事世尊若復有人常能受
持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經者我
等四王常現其前恭敬供養云何爲
彼藥叉羅刹步多鬼神而得其便世
尊如是眞言句義甚深廣博無有窮
盡亦難值遇於此大明王平等法印
受持之者如是人等於諸世間甚爲
難得最上最勝最爲第一

是時千眼帝釋天主頂礼合掌白佛
言世尊善說如是守護大千國土大
明王甚深經典我為安樂一切世間
諸衆生故今於佛前說此真言明藥
等今和合所謂

尸利沙花一麼耶麼引哩誡二合怛誡

覽

釋江
如三

揭諾迦

優曇鉢擗

五勢引

隸野六頭那捨七

唵瑟姹

二合素迦利

八末哩迦

二合鉢九引

惹野波哩閉擗網

十囉僧尾囉

引

三麼哩迦

二合多

誡囉瞢娑

引十

贊那曩

四合嚩哩多

劒

五合俱瑟姹

二合曩欠

六跛怛覽

二合揭

鷗

七合娑囉

引鉢哩

二合焰

九合虞嚩

左曩

二合颯鉢力

三合迦

二合娑哩沙

二合

播

引二滿曩

婁擗

引二怛嚩

一合皆嚩

皆

二合供俱莽

五合醯

四合誡

二合

如是諸藥及其諸色調和一處念陀

羅尼而加持之若以此藥著燈燭中

燈所照處一切藥又羅刹步多鬼神

皆悉遠離若以此藥點其眼中眼所

見處諸步多衆皆悉馳走捨離其處

若復有人為彼一切藥又羅刹步多

鬼神之所魅者亦以此藥塗彼身上

諸步多衆不敢違越故彼精神即得痊愈若以此藥塗於樹上及佛塔上彼步多衆見虛空中雨大火焰猶如金剛心生怕怖捨離本處或於樂器簫笛笙篳篥及以角貝鈴鐸鍾鼓世間所有出聲之物若以此藥塗之於上聲所震處藥義羅刹步多鬼神皆悉怕怖馳散而走若塗飛鳥羽翼之上國土城邑所到之處藥義羅刹步多鬼神皆悉怕怖馳散而走乃至窮極無有方所是諸飛鳥捨其身已更不復受傍生之身若置山岳江河陂池一切方所隨處置藥一切藥義羅刹步多鬼神皆悉遠離百由旬內無諸災難人民安樂若復有人入於戰陣塗於身上無所傷損常得其勝必獲安樂若復有人蛇蝎螫蠱即令彼人速疾服食其毒消散若復有人痔漏癰疽種種惡瘡塗之得愈若復有人常塗其身是人遠離一切災難增益國界王及人民若見有人誨訟之處以藥威力兩得和解非成就事亦得成就令貧賤者悉得富饒無子息者

悉得如意無辯慧者亦得辯慧若復
有人恒常誦持此陀羅尼見身成就
飛仙之位此陀羅尼亦名果樹成就
人天種種功德智慧之果能令衆生
離諸災難得安隱樂吉祥之果此陀
羅尼甚深句義於諸世間無與等者
千眼帝釋即於佛前說陀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引野曩謨引達麼野
曩謨引僧伽野怛你也二合他唵引阿引
骨嚕二合彌引尾骨嚕二合彌引步多嚕引
嚕引步燈誡彌引祢引四引你嚕馱哩
馱哩那地你曩彌引驅佉佉佉娑引
嚕誡彌贊捺哩二合梭波麗引迦禮你
迦禮賀引哩拏娑嚕二合薩嚕播引
閉引毗喻二合麼麼阿醯謗引颯波
哩嚕引囉寫薩嚕薩怛嚕二合嚕引
左薩嚕祢擬毗藥三合娑嚕二合賀引
你賀多引你薩嚕播波你娑嚕二合
賀引
時千眼帝釋說此陀羅尼已彼大梵
天王天帝釋護世四王魔醯首羅大
藥叉將訶利帝母并其子及眷屬俱
即於佛前起立合掌異口同音而說

偈言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諸天及人阿修羅

如是世間無與等

不可思議最勝智

藥叉羅刹悉調伏

名爲解脫持明王

守護大千諸國土

無量無邊功德海

流出清淨惣持門

剎樂一切諸衆生

令得最上勝悉地

稽首丈夫無所畏

稽首調御天人師

不可思議大法王

是故我今歸命禮

是時世尊於正午時從彼而起告諸

比丘言汝等比丘諦聽諦聽此守護

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若復有

人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如是人等捨

此身已得生諸天受勝妙樂若在人

間長夜安隱所生之處爲諸衆生之

所愛敬若有比丘以此守護大千國

土大明王陀羅尼經加持枯樹以是

經典威神力故彼諸枯樹火不能燒

復得生長枝葉花果如是等比以是

經典威神力故尚獲種種勝妙果報

若諸衆生過去所作身語意等諸惡

業因以是經典威神之力云何不滅

佛告諸比丘我此經典惣有五種眷

屬部類如是次第所謂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尸多林經大隨求陀羅尼經大威德神呪經如是等皆爲一切如來降伏諸魔調難調者息諸衆生種種災變護持佛法及諸國界速疾法門如來往昔以如是等諸陀羅尼門甚深經典恒常乞食遠離五辛修瑜伽行降伏魔軍成等正覺於是毗沙門天王作是言世尊未來世中諸比丘衆不食五辛恒常乞食於此經典有受持者不佛言云何毗沙門言如是之人甚爲難得佛言未來世中諸出家者不食五辛恒常乞食依法受持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者其數無量毗沙門天王言世尊若未來世有諸比丘不食五辛恒常乞食依法受持此守護大千國土大明王陀羅尼經者我等四王常當擁護承事供養是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及未來世諸比丘衆不食五辛不貪美味恒常乞食於此經典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如是人等於一切

處常得其勝是人速疾得大惣持自
護其身及護他人若諸比丘不食五
辛恒常乞食應當一心如是觀察應
觀無常苦空無我以無常故云何五
辛以無我故誰爲受者若諸比丘爲
欲守護國土城邑及爲利益諸衆生
者於月八日或十四日或白月十五
日建曼拏羅於豪貴家取一童女其
心清淨信樂大乘人相具足智慧明
了者清淨沐浴著新潔衣種種嚴飾
受持五戒一日一夜清齋不食以七
色絲作四合線以此陀羅尼而加持
之即結其線成一百結復以利刀碎
截其線擲入寶椀中致水以花覆
之塗香燒香種種供養讀誦是經及
念此陀羅尼而加持之擲線椀中當
結線時以梵音聲作如是言我依釋
迦牟尼佛受持如是守護大千國土
大明王陀羅尼經令一切世間種種
諸毒入山石間微鉢尸佛尸棄佛毗
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
葉佛我釋迦牟尼以如是等諸佛如
來正徧知者威神力故能除毒令毒

入地令此國土王及人民離諸怖畏
獲得安樂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及
天帝釋護世四王摩拏跋捺囉合
大藥叉將魔醯首羅畢贊掣利大羅
刹女願以如是等大威德大力諸天
受此香花飲食周徧供養使一切毒
悉皆消滅令此國土王及人民離諸
怖畏獲得安樂於時世尊即說陀羅
尼曰

曩莫三滿跢沒駄引南引唵引佉

佉銘引尸銘引尸尾引尸虎額引尸

摩尸銘引娑嚩合二悉底合二娑嚩合二悉

底合二扇引底扇引底娑囉引仡哩合二

半左引彌沙僧悉瑟吒合二野他引賀

引嚧顛囉引彌社曳曩那誡同合二野

他引素怛嚧合二薩底燄合二俱哩晚合

覩多引祢哩合二商怛你也合二他迦梨引

迦擇梨引舍路銘引阿擬你合二僧訖

囉合二麼拏娑嚩引賀引

曩謨微鉢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

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我釋

迦牟尼佛憍答摩七佛正徧知者我

悉歸命彼諸如來香花飲食蓮心供

養以如是等諸佛如來廣大威德神通之力滿我所願令得安樂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衆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諸天人民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禮佛而退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上 豪

五印經卷第四明王三藏經卷第四

諸奉

目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摩訶母質隣
那山於大寶樓閣中爲衆說法是時
一切諸佛稱揚讚歎金剛手菩薩摩
訶薩於是彼衆俱來會坐彼於世尊
普徧焰鬘蓮花座最初東邊而坐佛
以右手安慰衆生次佛右邊四臂大
力明王左手向佛頂扎右手執拂左
上手執金剛索右上手持金剛棒彼
眼如朱髮如熾火如焰上聳次金剛
手并諸眷屬次右邊降三世明王左
邊甘露軍拏利形如半月奮迅威猛
形容臻惡赤色如朱此大恐怖金剛
能破一切煩惱堅執本心次聖降三
世明王聖摩麼計甘露軍拏利金剛
鉤金剛索於其門裏復有二忿怒金
剛左持金剛鋸右執金剛棒次佛左
邊觀自在菩薩并諸眷屬次佛右邊
聖白衣觀自在菩薩及多羅菩薩毗
俱胝菩薩左邊馬頭明王次摩賀大
白大吉祥菩薩如是等百千菩薩摩
訶薩又復東方日月天等提頭賴吒

天王帝釋天主東南方焰摩及火天
并諸大仙南方閻謨那羅延西南方
羅叉主西方水天龍主西北方風天
北方俱尾羅東北方伊捨曩帝釋天
主那羅延天安訶世主大梵天王魔
醯首羅諸天子衆如是等無量無數
清淨諸天及諸天人各各以自眷屬
圍遶在如來前恭敬合掌瞻仰尊顏
尔時世尊告金剛手秘密主言秘密
主若有持此大教明王經為說呪曰
曩謨引囉怛曩合怛囉合夜引野曩
莫入室戰合拏縛囉合播引拏伊摩
賀引藥叉細曩引鉢多伊唵引枳離
枳離縛合囉合計離枳邏引野娑縛
合賀引唵引耆耄合默曩合野娑縛
合賀引羅羅合吒合野娑縛合賀引
作翳沙野娑縛合賀引烏合誡囉合
野娑縛合賀引遏底洛合誡囉合
野娑縛合賀引洛葛膽合婆合野
娑縛合賀引縛合囉合喝合塞多合
野娑縛合賀引播合設喝合塞多合
野娑縛合賀引渴登誡合喝合塞多
合野娑縛合賀引波囉林喝合
塞多合野娑縛合賀引遠釋合唵

馱合囉引野娑囉合賀引母娑羅

喝塞多引野娑囉合賀引作

迦囉合喝塞多合野娑囉合賀引

底哩合輸囉喝塞多引野娑囉合

賀囉合統哩二合那夜引野娑囉二合

賀引鳴波統哩二合那夜引野娑囉

賀囉合贊拏計離枳囉引野娑囉

賀囉合囉無可引囉計離枳囉野娑囉

賀囉合但曩二合計離枳囉引野

娑囉二合賀引麼蹬誡野娑囉二合賀引

司麼囉合囉合曩野娑囉二合賀引

摩賀囉合囉野娑囉二合賀引

惹致囉野娑囉二合賀引羅謨那

囉去野娑囉合賀引鳴鹿誡麼二合

骨嚕二合馱引野娑囉合賀引殞誡

野娑囉合賀引焰母曩野娑囉

賀囉合焰魔洛乞义二娑引野

娑囉二合賀引摩賀囉合贊拏引野

娑囉二合賀引惹囉引野娑囉

賀囉合波囉二合多囉引惹引野

娑囉二合賀引波囉二合多馱囉野

娑囉二合賀引囉難去拏引野

娑囉二合賀引摩賀囉合囉囉引野

野娑囉合割箭中割吒譬囉引

縛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旦惹表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一餉割囉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二訥婆合二攤引

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二日覽合那識合二

攤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二捺囉合二泯拏

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二蜜哩合二哆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二恒波馱囉引野 娑縛合二

賀引縛引囉合二恒補引馱囉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

鴛鳥則反虞施野 娑縛合二賀引阿目

佉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鳴瑟臙合二沙

囉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悉尾合二恒引哆

縛合二闌拏合二野 娑縛合二賀引寫引娑

縛合二闌拏合二野 娑縛合二賀引囉摩引

曳引娑縛合二賀引麼蹬引誡喝

塞哆合二野 娑縛合二賀引麼引縛

嚩馱合二曩喝塞哆合二野 娑縛合二

賀引麼引囉尾合二囉拏野 娑縛合二

賀引薩嚩波合二銘引佉引囉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縛引囉合二枳囉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阿婆野喝塞哆合二野

娑縛合二賀引惡縛囉合二喝塞哆合二

野 娑縛合二賀引入縛合二囉鉢囉合二

降迦囉引野 娑縛合二賀引末底

悉體合二囉縛囉合二野 娑縛合二賀引

引 爲 矩 囉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鉢 囉 合 降 矩 囉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囉 囉 合 尼 娜 囉 拏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囉 囉 合 母 瑟 吒 合 曳 引 娑

囉 合 賀 引 銘 伽 尾 耶 引 囉 拏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囉 乞 义 合 薩 瞻 合 婆

去 曩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爲 上 慶

瑟 吒 合 囉 引 惹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難

去 拏 囉 引 惹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渴

陵 誡 合 囉 惹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歌 囉

左 囉 引 惹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奄 引 地

入 阿 去 曩 謨 引 囉 怛 曩 合 怛 囉 合 夜

引 野 曩 莫 入 室 戰 合 拏 囉 囉 合 播 引

拏 曳 引 摩 賀 引 藥 义 細 曩 引 鉢 哆

曳 怛 你 也 合 他 引 虎 虜 虎 底 瑟 吒 合

底 瑟 吒 合 滿 馱 滿 馱 賀 曩 賀 曩

那 賀 那 賀 引 鉢 左 鉢 左 阿 蜜 哩 合

帝 呼 引 奄 下 音 末 反 吒 音 娑 囉 合 賀 引

奄 引 阿 蜜 哩 合 帝 引 呼 引 奄 吒 你 哩

合 哆 囉 引 瑟 吒 囉 合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尾 嚕 引 茶 去 迦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尾 嚕

博 义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矩 味 囉 引

野 娑 囉 合 賀 引 印 捺 囉 合 野 娑 囉

合賀引讚捺囉合野娑嚩合賀引

過你底也合野娑嚩合賀引阿

銀曩合曳引娑嚩合賀引薩嚩嚩

合摩賀引嚩始合毗野合娑嚩合賀

引焰麼引野娑嚩合賀引無配合賀

瑟弩合味娑嚩合賀引洛乞叉

合娑引地鉢哆曳娑嚩合賀引

曩引識引地鉢哆曳娑嚩合賀引

賀引嚩引野味娑嚩合賀引達

曩引地鉢哆曳娑嚩合賀引

伊灑曩引野娑嚩合賀引魔醯

濕嚩合囉引野娑嚩合賀引設

訖囉合野娑嚩合賀引嚩引素

你引嚩引野娑嚩合賀引摩賀引

沒囉合憾麼合妳引娑嚩合賀引

必哩合體味引娑嚩合賀引娑囉

娑嚩合諦引娑嚩合賀引塢麼引

你味引娑嚩合賀引

如是此明呪應於曼拏羅中安置大

力明王然後作觀密作護持次當歸

命頂礼一切佛法僧獨覺長老舍利

弗聲聞眾等歸命大牟尼慈氏等一

切大菩薩眾頂礼正徧知覺者歸命

持金剛并諸眷屬復說真言曰

怛你也合二他引唵引母寧摩賀引

母寧摩賀引母寧枳離枳離枳

擲引尾計迦吒迦吒三麼三麼扇

哆扇哆難去哆難去哆地囉地囉

摩賀引銘引伽釋唵合二囉賀引

哩賀哩却胝却胝親去那親去那

頻去那頻那薩唵合二釋瑟吒合二

喃引麼母麼母賀囉捺囉合二獐曳

計唧麼麼引奚帝始拏薩唵合二

設羯囉合二獐引那末底那末底那

摩拏那麼拏他他他左左左左

鉢左鉢左鉢左鉢左引吽引吽

引吽引醯引醯引醯引濕縛合二

哩摩賀引濕縛合二哩摩蹬覓讚拏

離虎虎虎虎襦護襦護襦護喝姐

入鉢囉合二底野合二唵合二曩入麼麼

薩唵縛合二薩怛縛合二喃引洛乞叉合二

洛乞叉合二唧離唧離唧離唧離底

瑟吒合二他底瑟吒合二他底瑟吒合二

他底瑟吒合二他麼引底羯闍合二

末他吽引吽引吽引醯引醯引

醯引醯引瑟吒合二瑟吒合二瑟吒合二

佛說齊明三藏卷上 第七 樂

唵縛合二薩恒縛合二喃引左洛乞义合二

洛乞义合二薩唵縛合二設咄嚕合二姥引

唵馱曩合二恒弩野唵吒矩嚕矩嚕

矩嚕矩嚕縛囉合二播引拈羯唵麼

合二麼引底羯闌合二麼他三去麼野

麼引帝三去麼曳縛地扇底恒他

引誡覩縛引尾你都婆尾扇底伊

捨引寧滿恒囉合二演娜寧釋迦

賀囉賀囉賀囉賀囉唵吒唵吒

唵吒唵吒恒波底恒波底恒波底恒

波底鉢左底鉢左底鉢左底鉢左

底播引左底三麼合二囉縛囉合二

播引拈紇哩合二那盈恒他引誡哆引

地瑟吒合二曩去彌離彌離彌離彌

離護護護護野你左引恒婆誡縛

合二伊能去紇哩合二那野末底羯覽

合二誡引盈恒他引誡哆鉢嚕合二割

帝合二崩左頻囉引難上哆唵野合二

三去鉢囉合二欲骨都合二婆味引盈

捺哩補合二捺哩補合二捺哩補合二捺哩

補合二曩謨引縛囉合二馱囉引野薩

波梨縛囉引野悉鞞切都滿恒囉

合二播那引寧娑縛合二賀引曩謨引

佛說芬陀利華經上第九卷

縛囉

合一陀囉

引野摩賀

引帝

引

惹野

娑縛

合賀

引唵

引吽

引發吒

娑縛

合賀

此明王常以威德密爲護持一切所

作悉皆成就今時釋迦如來應正等

覺即於是時普放焰鬘清淨光明徧

照三千大千世界燒諸魔王一切宮

殿熾焰周匝爲一火聚燒盡無餘是

時魔王以自業力而不肯伏是諸魔

王及諸魔衆轉生毒害各各忿怒手

持利劍弓箭刀輪種種器仗時金剛

手秘密主如佛所現過於東方二十

一恒河沙等世界一切魔王悉盡降

伏身赤眼碧四牙外出顰眉努目駿

豎如朱有大威德右手持棒左手持

金剛龍爲莊嚴虎皮爲衣如是南西

北方亦復二十一恒河沙等世界皆

悉現身而降伏之今時無數俱脰那

庾多百千萬毒害魔王爲塢麁瑟廢

合大力明王攝伏恐怖戰慄心慌迷

悶四肢無力無所覺知身命不顧魔

王自業五種繫縛時金剛手秘密主

你是事已即時夜魔天衆燒率天化

樂天他化自在天衆各持種種塗香
燒香及衆妙花幢幡繒蓋往詣釋迦
如來之所供養右遶佛已退坐一面
是時金剛手菩薩爲諸如來稱揚讚
歎已如來大智於最勝大教法中演
出一切所求隨意自在無量威德勇
猛大力眞言爲欲利益安樂天上人
間一切衆生即說呪曰

唵

引 嚩囉

二合

骨嚩

引 末

擢賀曩那賀鉢左末他尾迦囉尾

馱鉢

二合下
無旨反

娑野惹毗擢擢耄

引

那囉塢鹿瑟麼

二合

骨嚩

引 馱吽

嚩吒

音

娑嚩

二合

賀

引

是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
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正法受
持讀誦廣爲他說懇慤精進尊重供
養彼得一切曼拏擢中灌頂得此眞
言即能攝伏破壞一切呪術尔時金
剛手秘密主復白佛言世尊佛說此
大力明王心陀羅尼若有人受持即
得彼藥義藥義衆洛乞叉

二合

蘇

引 洛

乞叉

二合

蘇衆禁辨拏禁辨拏衆識嚩

拏識嚩拏衆各發誓願而爲護持復

有龍王乳闍婆畢舍遮鳩納麼二合

那拏叔寧薩轅切薩吳攤俱波三

麼二合囉羯吒布怛曩味怛拏如是等

一切惡名恐怖之衆及諸眷屬不能

爲害尔時世尊讚金剛手菩薩秘密

主言善哉善哉汝以大悲爲諸衆生

廣興佛事時金剛手秘密主白佛言

世尊若有受持讀誦此經典者憶持

不忘廣爲他說彼人即得遠離輪迴

見者歡喜供養礼拜時金剛手復說

無量勇猛力真言即說呪曰

唵引吽引吽引吽引吽引唎引唎引唎引唎引

屋訖囉二合輸攤播引祀吽引吽引吽引

吽引嚩嚩嚩唵引蘇濟二合底寧

唵引曩引那吽引吽引吽引吽引唵引

唵引唵引唵引唵引唵引唵引唵引唵引

麼賀引嚩囉引野娑嚩二合賀引唵引

入嚩囉二合擇入嚩囉二合擇薩唎嚩囉二合瑟吒

瑟吒二合怕野薩膽二合怕野努囉引

佐引釋瑟吒二合寧縛引囉野麼麼

薩唎嚩囉二合薩怛嚩囉二合喃引左洛乞义二合

洛乞义二合娑嚩二合賀引唵引阿難哆

尾惹移引摩賀引讚拏吽引唎引瑟吒

娑縛

合二

賀引唵引縛囉

合二地哩

合二迦音

吽引娑吒娑縛

合二賀唵引室哩

室哩

室囉麼

引離寧室哩室寧室哩室

寧室哩室寧室哩室寧室哩室寧

吽引娑吒娑縛

合二賀唵引薩唵縛

合二

怛麼

合二惹縛囉

合二鉢引設曩莫入

鉢囉

合二尾瑟吒

合二薩唵縛合二釋瑟吒

合二薩膽合二怕野吽

引吽引吽引吽引

娑吒娑吒娑吒唵引蘇嚕蘇嚕

鳩鹿誑麼合二骨嚕合二馱適佉引賀囉

賀囉吽引娑吒曩謨引囉怛曩合二

怛囉

合二夜引野曩莫室戰

合二拏縛

囉

合二播引拏曳引摩賀

引藥叉細

曩

引鉢哆曳唵引縛囉

合二骨嚕合二

馱摩賀引贊拏賀曩那賀鉢左

末他尾特鋤合二娑野伊醯引娑婆

去誡鋤賀曩賀曩賀娑賀娑那賀

那賀鉢左鉢左尾特鋤合二娑野尾

特縛

合二娑野你引縛乃引廣引

合二

捺囉

合二補吟帝引薩唵縛

合二怛麼

合二吟哆薩唵縛合二怛麼合二惹摩賀

引帝惹蘇嚕蘇嚕補嚕補嚕虎嚕

虎嚕枯嚕枯嚕骨嚕挽合二骨嚕挽合二

摩賀引骨嚕挽舍二姑曩知姑曩知室

寧室寧枳寧契寧珂珂

珂引喫珂引奚苦嚕苦嚕蘇嚕蘇嚕蘇嚕

嚕 矩 嚕 吐 吒 都 吒 都 囉 都

囉レ加カ曩ナ賀カ曩ナ布フ引引哆ト引引地チ鉢ハチ底ソコ阿ア素ソ

囉補囉尾特縛合二娑曩迦囉羯鹿

漚今骨合嚙引駝引摩引賀引縛引攤引達引麼引

達麼迦囉迦囉枳哩枳哩𤙖𤙖𤙖

呼
 引
 嘜
 吒
 上
 蘇
 嚕
 蘇
 嚕
 呼
 引
 嘜
 吒
 賀

曩賀曩吽 引 嚧吒那賀那賀吽 引

啞吒訖哩曳 二卷 吽 引 啞啞啞啞啞娑嚩

合二
加貝唵引
縛囉合二
骨嚕合二
駛摩賀引

縛
 擇
 陀
 囉
 陀
 囉
 陀
 囉
 野
 陀
 囉
 野

叫引
 啜
 吒
 啗司
 嘯禪
 骨合二
 嘯日
 合馬
 摩

賀引摩賀引嘑囉泉賀囉泉賀囉

滿馱引嘜引噉引嚙合骨

摩訶羅刹

那親玄那咩引啞吒引唵引嚩囉舍骨

摩賀引囉特殃到殃到

舍野曩引舍野薩合嚒嚒合和離尾

合二霜月叫引啖吒啖引嚙囉囉合胃鳴

合二
馱
摩
賀引
轉
擲
馱
迦
馱
迦
惹
擲
惹

擢
𠵼
引
𦉳
𦉴
引
𦉵
𦉶
合二
𦉷
𦉸
骨

馱摩賀_引罽擗阿_引迦_引唎灑_{合二野阿引}

迦_引唎灑_{合二野引}呌_引唎_音呌_引罽

囉_{合二骨嚕引}馱_{合二怕野薩膽}

_合怕野謨_引賀野謨_引賀野呌_引唎_引

唎_引罽囉_{合二骨嚕合二馱摩賀引}罽

擗入罽_{合二擗入罽合二擗鉢囉合二入罽}

{合二}擗鉢囉{合二入罽合二擗你_音迦_引界夜}

_{合二}你_上界夜_{合二}你波野你波野呌_引

唎_引唎_引罽囉_{合二骨嚕合二馱摩賀引}

麼擗怛_引呌_引怛_引呌_引野_引怛_引呌_引野

呌_引唎_引唎_引罽囉_{合二骨嚕合二馱摩}

賀_引罽擗賀_引曩賀_引曩_引陀囉野_引陀囉

野鉢_引呌_引呌_引播_引呌_引野_引播_引呌_引野謨_引

賀野謨_引賀野呌_引唎_引唎_引唎_引孫怕

寧孫怕寧呌_引呌_引哩_{合二賀呌合二呌哩合二}

很_{合二呌引}呌_引哩_{合二很呌合二播野斛入}

婆_引誡挽尾你_{合二囉惹呌引}唎_引娑

罽_{合二賀引}

是諸六十二持金剛者於一切時密

爲護持若有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

乃至天火彼能制伏死者復蘇能敵

冤魔所求子息亦皆得之能列其地

以一掬水用陀羅尼咒能解一切地

竭等毒懷娠者悉得安隱離諸苦惱
一切所作皆得成就一切真言亦得
成就此經若能受持者得大安樂是
時伊舍曩怖哆主無數俱胝天衆以
自圍遶是諸衆等彼曼拏羅中起頂
礼金剛手菩薩足白金剛手菩薩言
聖者今爲我等說此大力不空成就
無量勇猛力陀羅尼我等愛樂乃至
梵王帝釋天阿修羅恭敬礼拜藥叉
洛乞叉_二呌怛拏迦吒布怛曩塢曩
麼_二合悉令恐怖或打或殺調伏彼衆
門關鍵鎖_二墮壞無餘是曼拏羅主能
辦一切種種事業是時彼諸衆等稱
揚讚歎怖多主言善哉善哉怖多主
汝能爲諸衆生問於如來持金剛者
尔時世尊金剛手以金剛杵自在輪
擲時彼金剛速疾降彼金剛蓮花中
住即入瑜伽觀一切曼拏羅衆見大
忿怒面色威恐毒虵徧身若欲攝伏
破彼曼拏羅中一切魔衆當入此三
摩地所謂入一切衆生大悲三摩地
光焰普照三摩地見法愛樂三摩地
現一切魔王國土三摩地印相三摩

地現一切衆生國土三摩地不動三摩地法愛三摩地一切法現前三摩地大力三摩地入如是等三摩地將欲入時有無數俱胝那庾多百千魔王自生恐怖自見大力明王繫縛其身彼即高聲大哭由如劫火來燒自身命不亡遠彼即往詣金剛手菩薩所告金剛手菩薩摩訶薩言聖者願見哀愍救護於我世尊我極大苦大力明王繫縛於我鞭笞楚切命在須臾願垂救護今時金剛手菩薩從彼三摩地起告曼拏羅中一切四衆等作如是言此勝大福大威德大忿怒如是如是世尊此是大福是大威德是大忿怒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下

要略卷下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下 總釋

余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願辨曼拏
擇衆目如師子威德自在爲伊舍那
天步多主說大力明王曼拏擇法告
言聖者若有入此大忿怒曼拏擇中
者即能成就一切事業命無中天遠
離一切惡病纏身不生魔界一切衆
生見者歡喜復能遠離一切冤家於
後一切真言教法悉得成就復能成
就一切忿怒得一切灌頂中福故吉
祥莊嚴是時先安布此大忿怒曼拏
擇念此經一萬徧得善境界得觀此
曼拏擇教主印可然後方學此真言
壇法先須八口不食歸命三寶發大
慈悲菩提心故依時作法成就事故
關閉冤家死者還活此忿怒大威德
能令大業魔王歸依三寶佛法僧衆
況復一切惡魔鬼魅而不殄滅此大
力明王若有受持之者即能降伏一
切冤魔一切藥叉洛乞叉二合畢哩二合
哆羯吒布怛曩拏倪寧娑婆切身

薩婆囉迦波三麼_二囉離如是等一
切怕怖一切枷鎖一切中天一切迷
惑一切疫病禁繫貧窮此正法若有
讀誦受持復得一切財寶無所乏少
若天旱時於七晝夜中讀誦此大力
明王即降大雨若不降雨令彼天衆
破壞殄滅羯哩_二瑟拏_二龍王設羯
囉_二龍王阿難多龍王如是等龍王衆
令降大雨若不降時亦令彼死又復此
經如前依法於四方河岸海岸池潭
四邊舍利塔前以金剛手大菩薩以
赤旃檀迦囉尾囉花紅蓮花阿底目
羯哆_二花繒練幢幡皆以赤色香水
滿鉢如法依時精懃念誦得大福聚
又復或以桦皮書此大力明王具言
安於旌旗之上或以頂戴即得入陣
無傷相敵得勝弓箭槍刀如花被體
見者歡喜而生愛敬余時魔王遶佛
三匝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
大力佛告魔王如來名大力法藏名
大力法名大力法眼名大力大樂名
大力金剛手名大力今時魔王讀金
剛手秘密王言善哉善哉秘密王我

從今向去不敢惱亂一切修行之者
誓歸三寶佛法僧衆願爲優婆塞常
持淨戒願天解脫爲我安樂我爲法
衆擁護受持大力明王及諸衆生
尔時世尊告魔王言業種此經若有
受持讀誦即得遠離地獄餓鬼畜生
閻羅王界種種苦惱當得生天經二
十千劫常爲天主下生閻浮後爲金
輪王王四天下於未來世復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大力明王乃至
清淨不清淨食與不食淨戒不淨戒
俱無障礙但持此真言所求皆得何
況依法淨戒無所不從尔時尊者須
菩提與自衆俱來在會坐從座而起
白佛言世尊云何受持此大力明王
心陀羅尼而得解脫佛言須菩提汝
問金剛手秘密主故時須菩提即白
金剛手言秘密主云何受持此大力
明王心所得何果金剛手言得倉庫
盈滿名衣上服金銀珍寶象馬牛羊
所求施與須菩提言有如是等廣大
果報金剛手言須菩提如是如是乃
至盡衆生煩惱果報故爲住功德果

故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功德道
故須菩提言善哉善哉金剛手以秘
密相種種莊嚴有大智力灌頂辯才
得無相施大戒大智慧大福大力大
威德大功德頂此大力明王經得十
方諸佛同來灌頂金剛手此經威德
為諸如來摩頂授記得大安樂此陀
羅尼或於山間石壁曠野陂湖江河
池潭受持讀誦遠離一切怖畏余時
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此經
若有持者復為他說壽命百歲無諸
橫苦金剛手復白世尊言此正法得
福如是當何名之復云何受持佛言
金剛手此經名出生一切如來故亦
名法徧照故亦名法眼故亦名一切
義成就故亦名一切如來法雲故亦
名盡一切業障惣持故亦名成就一
切明王故亦名般若波羅蜜多故亦
名一切如來最初法界故亦名大力
明王故金剛手若有聞此正法能受
持讀誦書寫供養如供養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世尊全身舍利塔故金剛
手言善哉善哉佛說如是甚深微妙

正法功德變化莊嚴我當受持佛言
金剛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
正法者彼諸業障如河岸樹速疾破
壞應以塗香燒香及衆妙花種種幢
幡等而作供養即獲廣大無量無邊
福德藏故離諸障難若受持讀誦解
說此經之地彼諸天龍阿修羅乾闥
婆等一切人天常以守護供養一切
魔王不敢違越此大力明王心若常
憶念即得八千菩薩及諸如來諸大
神仙天人龍王阿修羅乾闥婆等稱
揚讚歎于時釋迦牟尼如來復告金
剛手言若有輕慢生高舉心者當墮
八大地獄金剛手若有受持讀誦爲
他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即得無
量無邊伏藏故若聞一字一句即得
究竟不退菩薩道時金剛手言如來
之法極大甚深微妙難測不可量不
可思不可議時諸衆生心自迷惑而
不能了佛言金剛手此經爲一切衆
生說爲勸誘一切衆生故爲欲安樂
一切衆生故爲增益一切衆生故爲
令一切衆生得灌頂故爲一切衆生

離諸貧窮滅諸業障得大吉祥故爲
令一切衆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故時八千菩薩聞是說已遶佛三
匝合掌恭敬讚言善哉善哉釋迦
牟尼如來善說此法彼諸菩薩爲釋迦
牟尼如來名故復作是言如是如是
世尊此實善說

尔時世尊告金剛手言秘密主我說
此大力威德法門攝諸魔王眷屬皆
悉來集一切障難更不復作一切所
求皆得圓滿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尔時世尊復說此陀羅尼即說
呪曰

曩謨 囉怛曩 囉怛囉 夜 野 曩
莫室戰 拏囉 囉 播 拏曳魔賀
引藥叉細 曩 跋跢曳怛你也 二合

他 唵 賀曩賀曩囉囉 那賀

那賀囉囉 末他末他囉囉 入

縛 入縛 囉囉 囉囉 鉢囉囉 二合

入縛 鉢囉囉 入縛 鉢囉囉 二合

蘇嚕蘇嚕母嚕母嚕割割 割割 二合

惹曳 尾惹曳 阿吟帝 阿波囉

吟帝 摩 囉賽 野 鉢囉

合摩唎那_{合二}寧_引曳婆嚩_{合二}賀_引

娑誡嚩_引可_引瓦曩_引賀_引嚩囉_{合二}播

引拈八虞臨野_{合二}割地鉢底薩

唎嚩_{合二}尾根曩_{合二}尾曩_引野_引

喃_引恒唎惹_{合二}恒唎惹_{合二}滿歇滿歇

尾特嚩_{合二}娑曩迦囉阿悉歇_引喃

引悉弟迦囉迦囉悉歇_引喃_引阿

尾曩_引舍迦囉薩唎嚩_{合二}沒歇冒

地薩恒嚩_{合二}喃_引麼_引尾舍迦囉

薩唎味_{合二}祢_引嚩_引曩_引誡遏

誡蹉摩賀_引麼囉嚩囉_{合二}喟嚩

_二合歇囉_引惹鉢囉_{合二}怕_引微_引曩

麼麼_{合二}薩唎嚩_{合二}薩恒嚩_{合二}喃_引

佐洛乞义_{合二}洛乞义_{合二}娑嚩_{合二}悉

釘_{合二}婆拋覩

佛告金剛手菩薩摩訶薩一切魔王

并諸眷屬聞此大力威德法時各各

心生恐怖悚慄惶惶如來以此大力

忿怒明王威德力故常用護持一切

衆生作大安樂息諸災難憐愍饒益

毀諸惡毒破壞蠱魅爲發大乘心者

演說妙法者於佛法僧令得久住令

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從座而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云何佛說一切緣行爲無常相佛告文殊師利汝今諦聽一切緣行如乳闍婆城無有實相如電光如浮雲如霧如舍宅風中燭水上漚芭蕉心如諸畫相如空中花如夢幻影響如苦樂輪迴如一切瀑河如一切海波如是如是此一切衆生從緣所生而不能知不能見不能思惟不能解了唯佛能知如是見如是思惟如是解了何以故一切緣行即空相故即真實空故畢竟空故即三空故空空應如是解何以故即大空故即如來空故如是如是知如是見如是思惟如是解了菩薩摩訶薩得如是相故佛復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言若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多羼提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禪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亦應如是相而解了故今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白佛言出尊云何此經名出生如來相佛語觀自在此經若如來滅後廣作佛事是故此經名生如來相若此經滅後佛

法隨滅名生如來相此經若住佛法
亦住是故名生如來相何以故此經
一切菩薩恒時奉事禮敬故以是義
故名生如來相是時觀自在菩薩摩
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經若有受持
讀誦爲他解說我即爲彼而來護持
佛言此經威德能令一切菩薩摩訶
薩及諸天人皆悉來集是諸菩薩同
時讚言善哉善哉世尊我等樂聞當
爲說之佛言此金剛手大力秘密心
能施一切衆生安樂故

今時金剛秘密主白佛言世尊此經
云何名最初法界相佛言善男子諦
聽此經一切如來出生已經三十二
日坐大目真隣陀山入大力三摩地
說之故名最初法界相此經一切衆
生初發心即住菩提道故名最初法
界相此經威德能令無量無邊菩薩
摩訶薩得一切現前三摩地名最初
法界相又此經威德能令無量無邊
衆生得聲聞道故名最初法界相金
剛手若有受持讀誦爲他解說一切
如來皆如一子遠離輪迴命終之後

至涅槃道故金剛手言諸佛大悲心
常救度一切衆生令離輪迴脫諸苦
難常說牟尼大智慧法滌盪衆生煩
惱穢種佛言善哉善哉秘密主若有
受持讀誦爲他解說供養恭敬自書
若使人書諦觀思惟常時憶念是人
即得俱胝三摩地復見俱胝如來并
諸菩薩一切眷屬應以廣大供養尊
重恭敬衣服卧具飲食湯藥一切所
須皆悉奉施得大安樂是善男子所
種善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皆是得聞彼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說
妙法憶持不忘復得金剛手菩薩威
德力故此大力威德忿怒王常以護
持成就安樂一切衆生今時世尊說
是經已十方來會金剛手菩薩觀自
在菩薩文殊師利金剛藏等一切悲
智菩薩摩訶薩尊者須菩提諸大聲
聞及諸衆生一切世間天人龍王阿
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而退
佛說出生一切如來法眼徧照大力明王經卷下

大力明王心真言

怛你也

合二

他

引

唵

引

嚩

囉

合二

嚩

嚩

合

馱摩賀

引

麼

囉

賀

曩

那

賀

鉢

左

末他尾

枳

囉

尾

特

嚩

合二

娑

野

惹

擲耄

引

那

羅

塢

鹿

逝

麼

合二

嚩

馱

引

嚩

吒

遏

阿

引

嚩

嚩

合二

引 醯

引

娑

嚩

合二

賀

引

甲辰歲高懸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鍾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汙物
表柔伏貪猥啓條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樹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聞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蓋燭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蠶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上

西華印度慈願羅國密尊三藏明教大師賜教海內大集奉詔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尔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至梵天野子。輸迦長者舍。在門外立。是時輸迦長者家有一犬。名曰商佉。常在門首。於是長者常用銅器盛以美飯。與商佉食。犬見世尊。瞋恚而吠。尔時世尊謂商佉。佉言。汝由未悟。見我乃吠。作是語時。商佉轉惡。心生瞋恨。即離本處。往旃檀座下。是時輸迦長者出舍門外。見犬在於旃檀座下。長者問言。誰瞋於汝。商佉默然。是時輸迦長者又復問言。賢子。誰人瞋汝。商佉對曰。沙門瞿曇而來。在此於門下立。我見乃吠。彼沙門瞿曇作如是言。汝由未悟。今乃更吠。我聞此語。心生瞋怒。起離本處。來旃檀座下。是時輸迦聞是語。已發大瞋怒。出舍衛城。往彼祇樹給孤獨園。尔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諸比丘衆。前後圍遶。在座說法。於是世尊遙見輸迦長者遠路而來。告諸比丘。汝等見此輸迦長者遠來。已不諸比丘言。唯然。已見世尊。告言。此長者子向於佛所。而發瞋心。命終之後。如箭射郛。

墮大地獄何以故虛妄計執分別彼
我起瞋煩惱毀謗於佛墮諸惡趣受
苦無量又復於我心生輕謗一切衆
生亦復如是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而說頌曰

於佛起惡心毀謗生輕慢入大地獄中
受苦無窮盡有諸數取趣於師及比丘
暫時起惡心命終墮地獄若於如來處
起大瞋恨心皆墮惡道中輪迴恒受苦
是時覓你野子來詣佛所頂禮佛足
於世尊前種種語言柔和善順稱歎
如來說是語已在一面立而白佛言
世尊以何因緣到於我舍佛告輸迦
長者言食時已至吾乃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次第乞食遂至汝舍在門下
立是時商佉處於門首銅器之內飲
食之次商佉見吾在門下立纔見乃
吠我言商佉汝由未悟何故見吠犬
聞是語遂生瞋怒往詣別處是時長
者白世尊言此犬商佉過去宿因不
知云何願佛演說佛言且止勿問斯
事汝若聞此倍生懊惱不可忍矣輸
迦長者如是三請白佛言世尊唯願爲

我演說斯事我等樂聞尔時世尊告長者言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爲汝分別演說此大汝父覓你野身於過去生妄計此身無我計我慳貪嫉妬不行惠施貪惜財物不信三寶墮畜生中今大商佉是長者父輸迦長者復白世尊我父覓你野在生之日常行布施祭祀火天及諸鬼神彼身決定得生梵天受大富樂何故復墮畜類之中此事難信佛告長者言汝父覓你野由是分別妄生計執不行惠捨不信三寶以此因緣墮此類中復告長者吾今所說恐汝難信當自還家問於商佉是時長者辭佛歸家到已告言商佉汝實我父是覓你野此大却坐栴檀之座長者復言商佉實是我父覓你野不可就銅盤食此肉飭商佉即食食已又復告言若實我父是覓你野當何所表爲顯奇異於時商佉聞是語已從座而起詣本住處於栴檀座下以鼻嗅地以足攬出四大鐵甕滿中盛金瓶盤雜器是時輸迦長者見此希奇金銀珍寶踊

躍歡喜愛護覆藏於是長者出舍衛城往詣佛所一心歸依。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比丘衆等在座說法。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見兜你野子鸚鵡。長者遠來已不諸比丘言。唯然已見。佛告比丘。今此長者身謝命終。如捨重擔。往生天上。因於我所歡喜踊躍發誠諦心。獲報如是。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而說頌曰。

此一數取趣 發心見我喜 命終往生天
如捨於重擔 若於說法師 如來及比丘
暫時心歡喜 獲果亦如是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於是輸迦長者往詣佛所。頭面禮足。歡喜無量。種種稱讚歎未曾有。說是語已。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告輸迦言。此商估大實是汝父長者。自言唯然。世尊如佛所說。真實不虛。所有疑惑皆悉除斷。爾時輸迦長者白世尊言。一切有情天壽長命有病無病。端嚴醜陋貴賤種族。聰明愚鈍柔和麤曠。其事非一。因果善惡報應云何。佛告輸迦長者。子言善哉。善哉。汝應諦聽。善思念之。今爲

汝說一切有情作業修因善惡不等
所獲報應貴賤上下種族高低差別
亦殊我今略說如斯之事若廣分別
其義甚深是時長者重白佛言願佛
演說今時佛告長者言汝應善聽一
切有情這種種業起種種惑衆生業
有黑白果報乃分善惡黑業三塗受
報白業定感人天又業有分限命乃
短長復次補特伽羅有業多病少病
端嚴醜陋或復有業補特伽羅富貴
貧窮聰明智慧根鈍愚闇或復有業
補特伽羅生三惡趣或復有業生欲
界人天乃至有頂或復有業補特伽
羅遠遊及近或復有業補特伽羅所
求不遂或復有業不求自至或復有
業補特伽羅成就難易有成不成或
復有業補特伽羅地獄壽命圓滿中
夭輕重不等或復有業補特伽羅富
貴貧窮先後不定或復有業補特伽
羅富貴貧窮布施愛樂慳悋不定或
復有業補特伽羅壽命長短於中不
定或復有業補特伽羅身心快樂苦
惱不定或復有業補特伽羅形白端嚴

光潤愛樂或復醜陋嚴澁嫌厭或復
有業補特伽羅諸根具足不具足等
尔時佛告長者子言有十善業應當
修習若十惡業汝應除斷於是長者
白佛言世尊有情短命何業所獲佛
告長者子言煞生所獲復次煞業然
有十種一自手煞二勸他煞三慶快
煞四隨喜煞五懷胎煞六勸墮胎煞
七酬冤煞八斷男根煞九方便煞十
役他煞如是十種獲短命報復云何
業獲報長命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
離自手煞二離勸他煞三離慶快煞
四離隨喜煞五救刑獄煞六放生命
七施他無畏八慈恤病人九惠施飲
食十播愷供養如是十種獲長命報
復云何業獲報多病有十種業何等
爲十一自壞有情二勸他令壞三隨
喜壞四讚歎壞五不孝父母六多結
宿冤七毒心行樂八怪怯飲食九輕
慢聖賢十毀謗師法如是十種獲報
多病復云何業獲報少病有十種業
何等爲十一不損有情二勸他不損
三不隨喜損四不讚歎損五離慶快

損六孝養父母七尊重師長八不結
宿冤九施僧安樂十施藥飲食如是
十種獲少病報復云何業獲報醜陋
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恒起瞋忿二
恣縱慢心三不孝父母四恒恣貪癡
五毀謗聖賢六侵奪越逼七盜佛光
明八戲弄他醜九壞佛光明十行非
梵行如是十種獲報醜陋復云何業
獲報端嚴有十種業云何十業一修
慈忍二惠施佛塔三塗掃塔寺四修
嚴精舍五莊嚴佛像六孝養父母七
信重聖賢八謙卑離慢九梵行無欲
十遠離損害如是十種獲報端嚴復
云何業獲種族卑賤有十種業云何
十種一貪愛名利不修施行二嫉妬
他榮三輕毀父母四不遵師法五譏
謗賢善六親近惡友七勸他作惡八
破壞他善九貨易經像十不信三寶
如是十種獲報卑賤復云何業得豪
族富貴有十種業何等爲十一離嫉
妬 慶他名利二尊重父母三信崇
師法四發菩提心五施佛傘蓋六修
嚴塔寺七懺悔惡業八廣修施行九

勸修十善十信崇三寶如是十種獲
報豪貴復云何業獲人間惡報有十
種業云何十種一恣縱我慢二輕慢
父母三輕慢沙門四輕慢婆羅門五
輕毀賢善六輕慢親族七不信因果
八輕毀自身九憎嫌他人十不信三
寶如是十種獲人間惡報復云何業
獲人中勝報有十種業云何十種一
謙卑離慢二尊重父母三尊重沙門
四信崇婆羅門五愛護親族六尊重
賢聖七修行十善八不輕慢捕特伽
羅九尊重師法十諦信三寶如是十
種獲人中勝報復云何業獲報孤貧
有十種業云何十種一恒行劫盜二
勸他劫盜三讚歎劫盜四隨喜劫盜
五毀謗父母六謗讚聖賢七障礙他
施八嫉他名利九慳吝財物十輕毀
三寶願常飢饉如是十種獲報孤貧
復云何業獲大福德有十種業云何
十種一離劫盜二離勸他非三離隨
喜盜四孝養父母五信崇聖賢六慶
他名利七廣行惠施八不嫉名利九
不慳財寶愛恤孤貧十供養三寶如

是十種獲福廣大復云何業獲報愚
鈍有十種業云何十業一謂此補特
伽羅不信沙門亦不親近二不信婆
羅門三不信師法亦非親近四隱法
不傳五伺師法短六遠離正法七斷
滅善法八謗毀賢智九習學非法十
毀謗正見稱揚邪見如是十法獲報
愚鈍復云何業獲大智慧有十種法
云何十法一謂此補特伽羅親近沙
門深信求法二信婆羅門三親近師
法求解深義四尊重三寶五遠離愚
癡六不謗師法七求於深智八傳法
利生令不斷滅九遠離非法十稱揚
正見離諸邪見如是十法獲大智慧
復云何業獲地獄報有十種法云何
十種一不善身業二不善口業三不
善意業四恒起身見五恒起邊見六
邪見不息七作惡不懺八婬欲邪行
九毀謗聖賢十壞滅正法如是十業
獲地獄報復云何業獲畜生報有十
種業云何爲十一中品惡身業二中
品惡語業三中品惡意業四起種種
貪五起種種瞋六起種種癡七布施

非法八禁呪厭術九毀菩薩梵行十
起常邊見人死爲人如是十業獲報
畜生復云何業獲報餓鬼有十種業
云何十業一更惡身業二更惡口業
三更惡意業四貪恡財物不行惠施
五起大邪見謗佛因果六我慢自恃
輕毀賢良七障礙他施八不恤飢渴
九慳惜飲食不施佛僧十他獲名利
方便離隔如是十業獲報餓鬼復云
何業獲報人間有十種業何等十業
一離殺生二離不與取三離非梵行
四離虛誑語五離雜穢語六無離間
語七離廢惡語八離飲酒食肉九離
癡闇十離邪見諦信三寶修如是等
十種業獲報人間復次修習何業
得生欲天修十善業得生彼天復修
何業得生色界修十定善得生彼天
復修何業得生於彼四無色界修習
三摩鉢底爲因得生彼天何等爲四
遠離一切色作無邊空想復修彼定
伏除彼障命終之後生彼空無邊處
遠離衆識細識現前作無邊想伏除
彼障復修彼定後生彼天遠離無所

有處障染復修彼定後生彼天遠離
彼障復修彼定命終之後得生非想
非非想處復次修習何業不生無間
修諸善業迴向所求決定得生諸善
趣中不入無間復次修習何業感得
何果若修善業感可愛果若造惡業
感非愛果若遠離此善不善業愛非
愛果終不可得譬如慈女商主遠行
久不歸家子無由得復云何業而不
得果所修惡業迴心發露省悟前非
思惟嫌厭心念口言作意專注重重
懺悔此業雖作而不受果善業亦然
復云何業得身心圓滿修習忍辱得
身相圓滿修習聞思得心圓滿此業
修習必定得果復云何業修作已後
而非散失若有善業已作不悔亦不
嫌厭而非擾惱又非撥無不說是非
而不遠離亦非躁撓作如是行此業
修習終非散失定受於果復云何業
而不得果修無記業不得其果復云
何業補特伽羅地獄壽命而無中天
此一補特伽羅作彼業已而不悔恨
亦不嫌厭又不撥無心不擾惱不說

是非又不躁撓行如此行天受當知
作彼彼業補特伽羅處地獄生圓滿
壽命而非中天復云何業有補特伽
羅處地獄中壽量不滿此一補特伽
羅作彼業已而乃嫌悔煩惱自毀省
悟前非遠離彼業而不躁撓行如是
行此補特伽羅作彼業已地獄中生
不滿壽命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地
獄中生即便命終此一補特伽羅作
彼業已悔嫌躁撓說言撥無解除遠
離煩惱鋒利不可受樂我更不作如
阿闍世王作殺父罪已悔過發露我
作惡業應當自受對佛懺悔解說前
非佛惑彼王令觀罪性從緣幻有了
不可得故此補特伽羅處地獄中即
便命終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先受
快樂後受苦惱此一補特伽羅初行
布施愛樂歡喜施已心悔故此補特
伽羅生在人中處上種族金銀珍寶
象馬車乘悉皆具足父母妻子吏民
知識圓滿無缺乃至庫藏亦復如是
故得果時先受快樂後乃苦惱復云
何業有補特伽羅先受貧苦後乃快

樂此一補特伽羅由昔因時用下品
心微分布施捨已不悔後乃歡喜故
此補特伽羅生在人中種族卑下飲
食珍寶悉皆乏少亦不自在後漸增
長財物廣大乃至種種資具無有乏
少故此補特伽羅後得果時先乃貧
苦後受快樂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
先受快樂後亦快樂此一補特伽羅
未施歡喜正施施已歡喜三時無悔
此一補特伽羅生在人中於富貴家
上種族中父母妻子吏民親友圓滿
具足庫藏珍寶象馬牛羊乃至園林
田宅無不具足自在受用故此補特
伽羅先受快樂後亦快樂復云何業
有補特伽羅先無快樂後無快樂常
受苦惱此一補特伽羅先無施心亦
無良友勸令布施又無信心貪惜珍
寶從始至終絕施纖毫故此補特伽
羅若生人中處下種族貧窮困苦財
寶飲食田宅資具乃至眷屬悉皆乏
少先無快樂後無快樂故此補特伽
羅先受苦惱後亦苦惱復云何業有
補特伽羅得大富貴貪惜財物無纖

毫施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向三寶處曾行布施不曾發願於當來世更修施行故此補特伽羅命終已後若生人間得大富貴居上種族珍寶廣大象馬奴婢牛羊田宅亦皆廣大受用自在於其財物慳惜愛護不行惠施故此補特伽羅富貴多財愛護慳貪亦無信心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一生貧苦愛樂布施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三寶勝處曾修布施又復發願而於未來施心不斷命終之後生在人天受福往來彼後福盡又生人間貧窮愛施故此補特伽羅貧窮愛施信心不斷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一生貧苦又復慳貪不行少施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不遇善友又復愚闇不信因果於其施度微分不修故此補特伽羅命終之後生在人間種族貧窮財物飲食曰葉資具一切之少故此補特伽羅貧窮困苦不樂布施復云何業得身心快樂譬如輪王又樂作福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世修不殺戒施他無畏又復發

願施心不昧故此有情命終之後生
在人間得身心快樂常受惠施復去
何業有補特伽羅身心快樂如極老
人家務久棄不樂作福此一補特伽
羅於過去世施他無畏不損有情不
發勝願故此補特伽羅命終已後生
在人間而得身心悉皆快樂不愛修
福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下

聖賢度世經 國朝皇帝敕賜紫衣僧 大覺奉 詔譯

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若身及心俱
不快樂又不修福此一有情於過去
世損惱衆生令他怖畏又無信心不
發善願故此補特伽羅命終之後生
在人中身心不安又多愚闇而不修
施云何補特伽羅人間命短三塗命
長此一補特伽羅過去修因順生善
少順後惡多故此補特伽羅人中命
長云何補特伽羅三塗命短人中命
長此一補特伽羅過去修因順生惡
少順後善多故此補特伽羅三塗壽
短後生人中壽命乃長云何補特伽
羅生在人中及三塗內壽命皆短此
一補特伽羅過去修因順生順後善
惡俱少故此補特伽羅人及三塗壽
命皆短云何補特伽羅命盡煩惱盡云
何補特伽羅煩惱乃盡壽命不盡謂
預流一來不還決定性者及不決定
阿羅漢人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惡

趣而生形色身量端嚴殊妙見者歡
喜八皆愛樂此一補特伽羅於過去
世修習忍行破佛淨戒墮在惡趣受
異類身形色端嚴柔潤具足見者歡
喜復云何業有補特伽羅生惡趣中
身體康溢形色醜陋人見不悅謂此
補特伽羅於過去世性多瞋怒不修
忍度破佛淨戒又不發露命終已後
處異類中形色醜陋身體康溢諸根
缺減臭氣充滿癡增闇昧見者不喜
復次十不善業獲果云何斂命爲因
壽量色力而非滿足偷盜所得霜雹
蟲蝗飢饉水旱邪欲所獲外多塵垢
妻不貞良虛妄所獲臭氣惡名人皆
嫌厭離間所獲眷屬不和疾病縈纏
魚惡所獲觸對硬溢果實非美雜穢
所獲林木叢刺園苑荒殘貪愛所獲
庫藏寡少瞋恚所獲果味辛棘容臭
醜惡愚癡所獲外色不潔果實虛耗
十不善業因之所得

修十善業獲果云何遠離斂命壽量
所依皆悉滿足離於偷盜飢饉風雹
蟲蝗等灾悉皆遠離因無邪欲美聲

流播遠離塵垢因無妄語口常香潔
因無離間眷屬和順遠離高下霹靂
霜雹因無嫉妒惡果味甘美遠離硬澁
因無雜穢林木園苑遠離叢刺皆悉
滋潤因無貪愛倉庫果實充滿具足
因無瞋恚身相圓滿諸根無缺因無
邪見信心不斷取上果實香美具足
修十善業感果如是

復次十惡獲果有十何等爲十煞生
十者一冤家轉多二見者不喜三有
情驚怖四恒受苦惱五常思煞業六
夢見憂苦七臨終悔恨八壽命短促
九心識愚昧十死墮地獄復次偷盜
報有十種何等爲十一結宿冤二恒
疑慮三惡友隨逐四善友遠離五破
佛淨戒六王法謫罰七恣縱悽逸八
恒時憂惱九不自在十死入地獄復
次邪欲報有十種何等爲十一欲心
熾盛二妻不貞良三不善增長四善
法消滅五男女縱逸六資財密散七
心多疑慮八遠離善友九親族不信
十命終三塗復次妄語報有十種何
等爲十一口氣恒臭二正直遠離三

誦曲日增四非人相近五忠言不信
六智慧減少七稱揚不實八誠語不
發九愛論是非十身謝惡趣復次飲
酒三十六過其過六何一資財散失
二現多疾病三因興閭諍四增長煞
害五增長瞋恚六多不遂意七智慧
漸寡八福德不增九福德轉減十顯
露秘密十一事業不成十二多增憂
苦十三諸根闇昧十四毀辱父母十
五不敬沙門十六不信婆羅門十七
不尊敬佛十八不敬僧法十九親近
惡友二十捨離善友二十一棄捨飲
食二十二形不隱密二十三淫欲熾
盛二十四衆人不悅二十五多增語
笑二十六父母不喜二十七眷屬嫌
棄二十八受持非法二十九遠離正
法三十不敬賢善三十一違犯過非
三十二遠離圓寂三十三顛狂轉增
三十四身心散亂三十五作惡放逸
三十六身謝命終墮大地獄受苦無
窮

余時佛告輸迦長者若復有人於如
來塔合掌恭敬有十功德何等爲十

一貴族廣大二妙色廣大三形相廣大四四事廣大五珍財廣大六美名廣大七信根廣大八憶念廣大九智慧廣大十藝業廣大如是長者若復有人合掌恭敬如來之塔獲斯功德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合掌禮拜獲十功德何等爲十一言辭柔軟二智慧超群三人天歡喜四福德廣大五賢善同居六尊貴自在七恒值諸佛八親近菩薩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禮拜佛塔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拂拭佛塔獲十功德何等爲十一色相圓滿二身體臍直三音聲微妙四遠離三毒五路無葦刺六種族最上七崇貴自在八命終生天九體離垢染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拂拭佛塔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布施傘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離熱惱二心不散亂三作世間主四藝業廣大五福德無量六得轉輪王七身相圓滿八遠離三塗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傘蓋施佛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以鍾

鈴布施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端
嚴無比二妙音適悅三聲同迦陵四
言辭柔軟五見皆歡喜六得阿難多
聞七尊貴自在八美名流布九往來
天宮十究竟圓寂如是功德布施鍾
鈴所獲勝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布
施幢幡有十功德何等爲十一形容
臍直長壽圓滿二世間愍重三信根
堅固四孝養父母五親友眷屬皆悉
廣大六美名稱讚七色相端嚴八見
者歡喜九富貴上族自在生天十速
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幢幡獲如斯
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以衣布施獲
十二種殊妙功德何等十二一身體
臍直二見者歡喜三福相光潤四色
相微妙五色形無比六身無塵垢七
衣服鮮潔八卧具細軟九得大自在
十命終生天十一見皆愛敬十二速
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衣服獲如斯報
若復有人於如來塔施花供養功德
有十何等爲十一色相如花二世間
無比三鼻根不壞四身離臭穢五妙
香清淨六往生十方淨土見佛七戒

香芬馥八世間愍重得大法樂九生
天自在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以花
供養佛舍利塔獲如斯果若復有人
以髮布施如來之塔獲十種功德云
何十種一色妙如髮二身離臭穢三
形體清淨四生十方佛土五戒香芬
馥六恒聞妙香七眷屬圓滿八諸根
適悅九生天自在十速證涅槃如是
功德於如來塔施髮供養獲如斯報
若復有人施燈供養佛舍利塔獲十
功德云何十種一肉眼清淨二獲淨
天眼三離於三毒四得諸善法五聰
明智慧六速離愚癡七不墮黑闇三
塗八尊貴自在九往生諸天十速證
圓寂如是功德施燈供養佛舍利塔
獲斯勝報若復有人施塗香供養如
來之塔獲十功德云何十種一鼻根
清淨二身離臭穢三身妙香潔四形
相端嚴五世間恭敬六樂法多聞七
尊貴自在八聲譽遐布九命終生天
十速證圓寂如是十種功德布施塗
香供養如來舍利之塔獲斯勝報若
復有人以妙音樂供養佛塔獲於十

種勝妙功德何等爲十一身相端嚴
二心者歡喜三音聲微妙四言辭和
順五肢體適悅六離瞋恚七慶喜多
聞八崇貴自在九命終生天十速證
圓寂如是功德以妙音樂供養佛塔
獲如斯報若復有人於如來塔歡喜
讚歎獲十八種勝妙功德云何十八
一種族尊高二形相端嚴三圓滿
直四見聞歡喜五資財無量六眷屬
廣大七遠離散壞八尊貴自在九恒
生佛土十聲譽遐布十一美德讚頌
十二四事豐足十三天人供養十四
得轉輪王十五壽命延長十六體堅
金剛十七命終生天十八速證圓寂
如是功德歡喜讚歎佛舍利塔獲斯
勝報若復有人施佛牀座獲十種功
德何等爲十一德業尊重二世間稱
讚三肢節多力四名稱遠聞五德美
歌頌六安和適悅七獲轉輪王座僕
從衆多八見者歡喜九生天自在福
相具足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
牀座獲斯勝報若復有人布施鞋履
供養僧佛功德有十云何十種一威

儀師範二象馬無闕三行道勇健四
身無疲乏五足步無損六離荆棘沙
礫七獲神足通八僕從衆多九生天
自在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鞋履布
施佛比丘等獲如斯報若復有人以
鉢器什物施佛及僧功德有十六何
十種一形色光潤二器物具足隨意
受用三離諸飢渴四珍寶豐足五遠
離惡趣六人天歡喜七福相圓滿八
尊貴自在九恒生諸天十速證圓寂
如是功德布施器物獲如斯報若復
有人齋食供養佛及衆僧功德有十
六何爲十一壽命延長二形色圓滿
三肢節多力四記憶不忘五智慧辯
才六衆覩歡喜七豐足珍寶八天
自在九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
十種勝妙功德施佛及僧齋食供養
獲如斯果若復有人以象馬車乘施
佛及僧功德有十六何爲十一足相
柔軟二威儀無缺三身離疲乏四安
樂無病五冤家遠離六神足自在七
僕從衆多八人天福相見皆歡喜九
命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以

車乘象馬施佛及僧獲如斯報若復有人修嚴房室屋宇殿堂施佛及僧功德衆多行相云何恒離驚怖身心安樂所得卧具細軟最妙衣服嚴身香潔清淨人間天上五欲自在剎帝利婆羅門大姓種族及長者居士宰官商主聚落城邑國王大臣隨願滿足皆悉成就若於轉輪聖王隨其福力一洲二洲乃至四洲王化自在若於六欲諸天四王忉利乃至他化自在願皆成就隨意生彼若復有人由前福力於色界諸天梵衆梵輔乃至色究竟天皆悉成就隨願生彼若復有人於無色界空無邊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成就若於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緣覺乃至無上菩提隨其所應皆得成就如是功德差別無量因修房室殿堂樓閣施佛及僧獲如斯報若復有人以美飲湯藥施佛及僧獲十種功德云何十種一諸根圓滿二清淨鮮潔三額廣平正四容白熙怡五形色光潤六福德圓滿七離飢渴八遠離三惡九生天自在

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施佛及僧美
飲湯藥獲如是報若復有人歸佛出
家功德有十六何爲十一遠離妻室
二捨欲不貪三愛樂寂靜四諸佛歡
喜五遠離邪魔六近佛聽法七遠離
三惡八諸天愛敬九命終生天十速
證圓寂如是十種功德歸佛出家獲
如斯報若有比丘在林野中寂靜而
居有十種功德云何爲十一遠離閹
闍二清淨香潔三禪定成就四諸佛
愛念五離中天六多聞摠持七成就
舍摩他尾鉢舍那八煩惱不起九命
終生天十速證圓寂如是功德林野
中住比丘修行獲如斯報若有比丘
持鉢乞食有十種功德云何十種一
威儀無缺二成熟有情三遠離慢心
四不貪名利五福田周普六諸佛歡
悅七紹隆三寶八梵行圓滿捨下劣
意九命終生天十究竟圓寂如是功
德若常持鉢乞食所獲若有比丘持
鉢乞食遠離十種黑闇始獲如是十
種功德云何十種一了知出入聚落
有益無益二了知族姓行時有益無

益三了知說法有益無益四了知親
近阿闍梨和尚有益無益五了知慈
心化利衆生有益無益六了知親近
遠離有益無益七了知習學戒定慧
三有益無益八了知檀信施衣有益
無益九了知持鉢里巷之中有益無
益十了知受用卧具湯藥乃至命終
已來有益無益如此了知獲如是等
十種勝報尔時佛告輸迦長者子言
業因業生業因業滅業有前後引滿
差別報乃高低愚智懸隔說此法時
於是輸迦長者白佛言世尊此舍衛
國鳩播塞迦族姓之中及餘一切刹
帝利婆羅門等族姓之中聞皆歡喜
憶念受持我等眷屬皆悉愛樂長夜
安樂利益自他無有窮盡佛言善哉
善哉輸迦長者如汝所說
尔時世尊說是語已梵你野子輸迦
長者及諸苾芻無量百千人非人等
歡喜踊躍禮佛而退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鍾

西晉涼州刺史張芝書藏明教大師賜書卷四日 卷八 第 八 頁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
山中與大比丘衆并大菩薩文殊師
利等大衆圍遶尔時佛告文殊師利
童子言佛子我今爲諸衆生於四聖
諦心生顛倒恒處輪迴不能免離說
此真實四聖諦法文殊師利白佛言
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云何因緣而諸
衆生不能遠離如是虛妄輪迴之中
不覺不知佛言文殊師利我見衆生
受如是虛妄輪迴何以故善男子皆
因無始已來妄生計執分別彼我文
殊師利以是因緣受此愚癡業報虛
妄輪迴何以故是諸愚癡衆生不聞
不知最上一切寂靜法故不自思惟
警悟三業恣身口意造衆煩惱我貪
我瞋我癡等我今於彼如來法中得
此出家受清淨戒修持淨行遠離輪
迴得涅槃道解脫苦輪復自思惟此
煩惱性即善法故即有漏法故即無
漏法故即輪迴法故即世間即出世
間即智即蠲除法即決定法即觀法

圓滿智即觀苦集滅決定道乃至決定法界故又復思惟一切行虛假故一切行苦惱故一切行即無相故我若得此即能遠離一切虛假得隨意生若觀我見不離道諦即得彼法所作隨意復於彼法憶念無惑於一切法心無差別能如是知即得遠離不信疑惑毀謗讚歎得此解脫一切我苦我於是時無有少分而難作者若阿羅漢能知此我彼臨命終時自見所生棄捨本心得佛菩提隨意所樂自在而往即得至於無爲界故彼得此苦智法智若了知我集一切法生不信心疑惑誹謗種種怖畏若不信此法盡此集故彼作是思惟決定滅諦彼復思惟此法應如是作得滅諦故是法若作此決定滅作是決定彼意心生疑惑命終之後墮大地獄中云何名如實思惟生一切法故

尔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四聖諦心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即不生故即見苦諦若見出生一切法消除故即是集諦若見最上涅槃一切寂靜法相即是滅諦若

見究竟一切法性即是道諦文殊師利若彼見此四聖諦非實非虛是善法是不善法是有漏是無漏是世間是出世間是有爲智是無爲智是無變異法是觀苦集了別智法即決定滅諦乃至決定法界道諦不可改變何故一切愚迷衆生耽著欲樂於此實相法中而生迷惑彼諸衆生於寂滅法不諦思惟乃至一切法寂靜自性不得現前不知此法非取非捨非離取捨在彼貪界顯現涅槃瞋界癡界乃至輪迴界悉能現彼涅槃寂靜界故若於一切法能現如是自性平等當得一切法中自在無礙云何不_上知彼真實法若於不生不滅法心同虛空即佛平等不可得故法平等不可得故僧平等不可得故乃至涅槃寂靜平等亦不可得故如是於一切未曾有法不生疑惑即得離疑不生不出至一切最勝涅槃寂靜界故文殊師利如是真諦一切法不可見是故須菩提而不往詣_上禮如來足如須菩提尚得無我沉復如來云何而見勿作是解文殊師利如是一切不生

法中有所見故即非見四聖諦

尔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
云何見四念處佛告文殊師利彼須
菩提當得觀身不淨見身念處觀受
是苦見受念處觀心無常見心心念處
觀法無我見法念處文殊師利復白
佛言世尊如是實相云何而說復云
何見真實四念處佛告文殊師利止
此真實諦如來所說難解難知文殊
師利言唯願說之廣演分別彼真實
四念處故佛言文殊師利汝若見等
虛空身即見此身中身念處又文殊
師利若於受中内外中間有所得故
即見受念處又文殊師利若見此心
智有方圓大小即見此心中心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於善不善有漏無漏
乃至煩惱世出世間法中有所得故
即非見此法中法念處文殊師利此
真實四念處應如是解文殊師利白
世尊言云何見四正勤佛告文殊師
利若觀十二緣生究竟空寂乃至無
性一切法彼不可得當起精進心稱
法滅除所生不善一切業故爲未生
不善法令不起故未生善法起精進

心令出生故所生善法令得久住不
廢忘故當起圓滿精進心故如一切
法離取離捨非離取捨若得如是正
憶念故彼不復起心即得此三摩地
行彼云何思惟得神足故云何住平
等一切法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四
正勤

文殊師利又復白言世尊云何見五
根佛言文殊師利若見究竟一切法
不生即解信根何以故文殊師利此
究竟不生信根於一切法中心不可
得故本離此名又文殊師利若於一
切法離憶念故無有趣求不住方所
是爲精進根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
離現前明了故遠離差別心不起故
是爲念根又文殊師利若於諸法能
離生滅能覺所覺性空性非空性故
是爲定根文殊師利若性孰有孰無
一切法中不可得故是爲慧根文殊
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根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五力佛言
文殊師利若能見此離性離相一切
廣大心法是爲信力文殊師利若於

菩提進求功德能離取捨非離取捨
是爲進力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
諸憶念無有計執是爲念力文殊師
利若至一切法無相故是爲定力文
殊師利若能遠離一切所見乃至涅
盤是爲慧力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
知五力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七覺分佛
言文殊師利若見一切無自性法不
憶念故是爲念覺分文殊師利若於
一切法心不可測度說善不善及得
受記是爲擇法覺分文殊師利若於
一切法能離取捨非離取捨又於諸
法捨離思慮是爲精進覺分文殊師
利若於一切法不生愛著解一切法
即無生故是爲喜覺分文殊師利若
於一切法心生信樂解一切法不可
得故是爲輕安覺分文殊師利若於
一切法心無掉舉是爲定覺分文殊
師利若於一切法無住無著不可覺
知於一切法不生貪著若得此捨是
爲捨覺分文殊師利七菩提分應如
是解而能了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八正道佛
告文殊師利若不見正乃至不見一
切無性法無二相心無罣礙是爲正
見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離諸罣礙
非離罣礙心無所著是爲正思惟文
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邊際稱無
邊際平等善說是爲正語文殊師利
若見一切法無有動作離悲慙心本
不生故是爲正業文殊師利若於一
切法無喜無瞋諸法不生是爲正命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有起滅無
有力用是爲正精進文殊師利若於
一切法念念不生無有知覺離諸思
惟是爲正念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
自性非性而能遠離無有所著是爲
正定文殊師利此八正道應如是解
即能了知

文殊師利若有見如是四聖諦心即
得見於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真實心故
是求彼岸至實際地得大安樂悉捨
重擔遠塵離垢觀身無相至無生忍
阿羅漢沙門婆羅門至淨彼岸名曰

多聞是真佛子是能仁子能敵冤家
棄擲煩惱得大堅固無老無怖無有
疑惑亦無戲論無彼無此名此比丘
爲聖法幢文殊師利若得如是法忍
得大善利應得一切世間天人阿修
羅而爲供養文殊師利是故得一切
國土無空過者悉受清淨飲食供養
爲離輪迴得涅槃岸脫諸苦輪乃至
一切正徧知正等菩提起此心法所
求皆得

尔時世尊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
皆得此法彼諸天衆於如來世尊應
正等覺并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散
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而以供養
作如是言彼等於如來佛法中當得
出家受清淨戒若說此法一心聽受
得菩提道復有八千一百比丘衆心
得漏盡無生解脫復有四萬二千菩
薩得無生法忍于時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魔王宮殿山林曠野大地六種
振動於虛空中雨衆天花讚言善哉
善哉善哉說此法甚爲希有出是音聲
十方普聞佛說此經已文殊師利法

王子及大菩薩諸比丘衆一切世間
諸天人民阿修羅軋達婆等聞佛所
說各各歡喜礼佛而退

佛說文殊師利問法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文殊師利問法經第九張鐘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三

西番慶摩憍國那爛陀寺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日受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憍閼弥瞿尸羅林與大苾芻衆五百人俱及諸菩薩摩訶薩衆是時無比摩建你迦女而起瞋恚憎嫉舍摩縛底妃后於日子王邊說言天子知耶舍摩縛底妃后等五百女共其沙門而行姪慾我今告言要天子知實難容恕是時日子王聞無比摩建你迦女說已瞋怒至極意不可忍擬殺舍摩縛底夫人遂以手執弓放箭便射是時舍摩縛底夫人入慈心定王所放箭上虛空中發生火焰其焰熾盛其箭却迴奔日子王前於左邊而住佛爲密護箭不著身亦無損動是時日子王心生驚怖身毛皆豎而便倒地又復還起問舍摩縛底夫人而說偈言

汝復爲天女鬼女羅刹女獸獸婆女等我問如是說汝持去何行未見未曾聞亦復不曾知未曾有女人器仗不能傷我有精進力善學於弓箭我箭不空發未曾虛放箭如我所要射獼猴及飛禽

人身兼射垛而未無所中如我今放箭
却迴面前住不傷損我身我今歸命汝
願救我苦惱審聽誠實言我欲故殺汝
捨過勿生瞋汝念爲好事令我離苦惱
永不復如是

尔時舍摩縛底夫人荅日子王即說
偈言

我非是天女亦非健闍女非鬼非羅刹
是舍摩縛底我作佛弟子爲彼大慈悲
故我心行善發心世尊處俱胝百千劫
觀彼善慈悲故我行慈行女色所縛人
見彼如實者若苗稼成熟而被雷雹壞
若離女色染我彼俱愛樂一切諸世尊
遠離於婬慾又聞世尊說佛與菩薩衆
緣覺及聲聞悉皆離女色愚者不能知
普被魔羅降離女色染汚能得身安樂
究竟得解脫無智諸衆生愛慾無遠離
作罪業無邊墮落三惡道無底慾火坑
猛焰熾不滅有智樂解脫不爲女色染
見已便纏縛詐言虛適悅墜墮於衆生
死入嶮惡道勿聽女人言亦不念怒我
意願生歡喜發心世尊處汝欲求見佛
我與大王去到彼汝諦聽必說微妙法
尔時日子王告舍摩縛底夫人正當

是時汝意速疾詣世尊所王及臣民
侍從圍繞見大牟尼巍巍堂堂如大
金山光明焰赫吉祥莊嚴又見菩薩
摩訶薩及諸苾芻苾芻尼塢波斯迦
塢波索迦天龍藥叉健闥婆阿素羅
蓮華荼緊那囉摩護囉誅人非人等
圍繞世尊

今時大王頭面作禮而白佛言世尊
我有未曾有事先未聞見今詣佛所
世尊慈悲與我解說世尊告言大王
汝說未曾有事王復白言今日我宮
有姪慙因緣無比摩建你迦女生毀
謗心言舍摩縛底夫人與聲聞沙門
而行姪事我聞此言瞋恨至極殺舍
摩縛底夫人以箭便射於其箭上而
出火焰赫弈熾盛却迴我身左邊而
住亦不傷損我身舍摩縛底夫人礼
世尊足說如是言彼王問我爲復天
女龍女捷闍婆女比舍際女鬼女羅
刹女汝修持何行而乃如是而答王
言我是大王夫人非是天女龍女健
闍婆女比舍際女羅刹女世尊如來
應供正等正覺弟子心善純淨爲如
彼天是時舍摩縛底夫人稱讚世尊

功德我佛如來有如是應正等覺有
如是大慈大悲具大福慧成大威德
得大自在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爲
天人師願鑒斯誠今時日子王對佛
及苾芻衆前懺悔發露我等由如愚
童如心迷亂如在黑暗如無善根我
念如來聲聞而生毀謗善哉世尊願
解疑悔我等受持世尊說言汝發起
慈心受持戒行廣利有情日子王即
從坐起合掌恭敬佛言大王汝但安
坐于時日子王頭面作禮却坐一面
日子王白佛言世尊我心勇猛聽女
人言造罪業苦知自命終墮於地獄
善哉世尊女人之過唯願說之世尊
告言女人行業有其多種惑亂有情
詐現異相諂媚虛誑心不真實顛倒
思惟諂曲詐僞舉動施爲強求親近
牽繫有情恒行邪行汝須省覺王言
世尊願賜慈悲願聽所說如我此後
不近女人亦不由女人而造罪業既
不造罪不墮地獄世尊如我長夜利
益安樂一切衆生佛言如是如是
復次日子王白言世尊我於佛邊聞
斯德義實由女人得其惡報佛言大

王女色深固生冤家之父母生暴惡
之父母若起愛樂墮於地獄是故女
人有如是之過佛言大王若較量丈
夫姪慾之過汝後世父母眷屬亦有
其過日子王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
丈夫之過與我解說云何丈夫之過
父母眷屬亦有其過佛言大王諦聽
諦聽善思念之我爲汝說世尊告言
大王若丈夫之過有其四種大王問
言四過去何世尊答言大王若丈夫
耽著姪慾被姪慾迷醉由迷醉故情
意顛倒由顛倒故於其女人深生愛
樂於苾芻衆中有持戒德行沙門婆
羅門不欲見聞由不欲見聞持戒德
行沙門婆羅門故亦不親近亦不歸
依亦不供養於無戒無行沙門婆羅
門亦復遠離又無信根不修德行不
行布施全無智慧寡聞薄德我慢貢
高行鬼神行又復親近無智貪著惡
法樂著臭穢遠離善友縱生天上人
間於自身命恒時呵毀於沙門婆羅
門不作護摩於佛法僧而復遠離於
涅槃果德而所弃背長時憶念女人

倡妓歌舞飲酒談笑如是纏縛而復
命終墮在衆合黑繩等活號叫大號
叫炎熱極炎熱阿鼻地獄受種種苦
從地獄出生焰魔羅界畜趣中生爲
師子虎狼諸惡禽獸乃至雀路茶身
止鐵叉樹大王若丈夫如是行愚法
行獲斯惡報此是丈夫初過

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姪慾臭穢根不淨	過後常增業苦深
聰慧法師呵慾染	當生父母亦無益
譬如廣大不淨坑	滿盛糞壤多臭穢
亦似塚間脬脹屍	姪慾之人亦如是
復似蠅蟲 <small>中</small> 瘡腫	驢馬奔眠糞穢中
猪狗食啖臭魚等	耽愛女人亦如是
破壞善名兼德行	恒行毀禁具無慚
不生天道墮阿鼻	是故法師呵愛慾
如人悞飲惡毒藥	迷亂猖狂徧體疼
不覺無常壽所中	耽慾之人亦如是
樂著美味便珍饌	愛聽歌音聽色聲
家事不思多忘失	唯作輪迴集苦因
貪著姪慾常稱讚	不了愚迷糞袋身
晝夜恒行下劣行	薄福沉輪於惡趣
讚美姪慾行非行	多饒瞋恚長愚癡

如履顛巍大嶮崖 不覺湏臾致失命
既別人世間浮界 死墮無邊業海中
五峯圍繞鐵山間 日月燈光全不見
如風狂亂無知解 往返縱橫失路岐
如是經生常住此 一切世間無所重
種種善業亦不生 設有女男無孝敬
棄背尊親行五逆 和合妻女倍慙慙
張羅罪網無思慮 墮落貪癡慾樂中
父母遠離無返復 罔思育養報艱辛
放逸耽淫著戲弄 平相煩惱信增多
破壞修行疑種種 不逢賢聖作良因
樂行邪行受極苦 不顧刑罰耻辱侵
鬪諍欺抄致殺傷 墮張財賄離善友
不生天道兼人趣 死入阿鼻地獄中
鐵林青色攢鋒刃 猛焰燄煨烈火城
劍樹刀山徧地中 洋銅熱鐵爲漿饌
如斯大苦因淫慾 隱沒菩提智慧根
汝向女人生恐怖 勿令親近起攀緣
人天善道若相應 不久菩提自獲得
復次大王若父母生產兒子其事甚
難世所共知處胎之時懷擔十月苦
阻疼痛種種多般起坐艱辛食飲節
度縱獲生產如宰猪羊不顧自身唯

憂兒子乳哺養育豈離懷抱大小便
痢瀕自洗濯後漸長大而以誠實之
言種種誘訓令彼修學問浮提內工
巧伎藝書疏筭計經商買賣種種事
業又復令彼身心安樂廣與財帛富
貴投用選揀親姻甥娶妻妾比望孝
順父母恭敬侍養而復心意顛狂一
向迷亂深著色慾都不省悟又於別
族姓家私娶妻妾互相貪愛於其父
母返成不孝亦不敬重其父後時耆
耆老邁身體羸瘦眼耳聾暗起坐艱
難要人扶持而却憎惡輕弃嫌厭種
種逼迫趁父出舍娶其外族妻子於
家聚會種種歡樂

佛告大王若是丈夫行此邪行弃背
父母決定命終入阿鼻地獄求出無
期為第二過若善男子弃背女色心
意清素供養父母行孝敬行命終之
後不墮惡趣而生諸天受福快樂天
上福盡下生人間亦不受貧窮下賤
富貴吉祥

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離慾行慈孝命終生天趣梵王帝釋身

恒受於快樂供養老父母後生人世中
入海爲商賈安樂獲珍寶供養老父母
一切最上德田種菓成熟較量福不盡
供養老父母永不擔重擔常得驢馬負
刀刃不能害供養老父母不度鹹水河
猛火與刀兵亦復不能近供養老父母
常得善妻男穀麥與資財瑠璃及金寶
供養老父母當得天宮住無數歡喜園
四面恒圍繞供養老父母常聞佛法音
具相色端嚴誰人不敬重

復次大王若彼丈夫行非法業心不
真實恒多邪見於善不知妄生顛倒
多得愚癡之人常所稱讚有智慧者
恒生忿怒罪業轉深永失大利於其
佛世永不值遇我慢貢高貪窮下賤
衆不愛樂此是丈夫第三過失

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丈夫行淫慾顛倒分別我愚迷罪業深
輪迴墮惡道遠離佛功德無智慧揀擇
虛妄求安樂如河覓盧迦愚癡愛慾人
諂曲多虛誑望求非法樂返成地獄苦
著慾見顛倒下劣自無知如夜黑暗中
不分道非道無慚愧信根唯耽聲色味

菩薩與聲聞未曾行供養設遇正行者
廣演微妙音輕法而不聽沉淪於地獄
永不復人身斷除檀等行迷沒不修行
菩提最上失

復次大王若諸男子自爲活命及著
姪慾癡愚障閉作諸工巧種種事業
書疏筭計讚詠談論親近王臣行非
法行謫罰有情種種虛誑廣求財利
作諸惡業又復自爲活命故行不律
儀行貨易牛驢馳馬猪羊鷄犬乃至
咒龍置鬼魅（膾）等事或復經商不擇
道路遊行驗惡之道臭穢之道賊徒
刀劍之道乃至泛大（溟）海寒熱飢渴
種種苦惱而求財利又於沙門婆羅
門慳貪不肯布施一向著慾又被女
人降伏馳使猶如奴僕長時同處未
曾捨離起坐談話互相攀頤深生愛
著是故畜養女人命終之後同入地
獄爲第四過

余時世尊而說偈言

追求著慾人迷醉何曾樂下劣妄追尋
云何得安樂非真丈夫業自作不知非
無耻若馳驢不堪極穢惡斯人少智慧

不悟罪根深，奔競向女人。如狗便糞穢，臭穢不可樂。愚癡所愛重，不知姪慾過。如盲不見色，愚癡著姪慾。如犬奔糞穢，聲香味觸法，貪著亦如是。愚癡著慾人，輪迴於諸趣。如標繫猕猴，永不出三界。愚迷著慾人，如鳥戀臭肉，常被惡魔牽。墮在於惡趣，愚人貪愛味，於美起纏縛。何異廁中蟲，寧知是不淨。智者得解脫，女色不可染。見彼生驚怖，棄捨如壞屍。愚癡懷散亂，著慾而無捨。如熱路艱辛，困渴飲鹹水。如是見飲者，愚癡迷失命。堅牢著慾人，過患亦如是。實為此女人，如身患瘡癩，生蟲自啖食。貪姪亦如是，若莊嚴於女人，如畫甕盛糞。但觀諸外相，誰知裏不淨。又如油洗衣，掛搭於身上。莊嚴於女人，染汙亦如是。如衣蓋刀劍，似火覆輕灰，嚴飾於女人。違損亦如是，又如劫火起，大地皆洞燃。草木不見生，河海乾枯盡。部多所住處，湏弥及鐵圍。六欲與初禪，破壞誰能救。如是耽女色，姪火大熾燃，焚燒於有情。違損不可救，人身速不淨。穢惡諸物成，指爪與髮毛。涎唾并結聾，垢汗大小便。肪膈及腦膜，

皮肉兼骨髓膿血筋脉連 脾腎心共肺
腸胃膽與肝生藏對熟藏 赤痰共白痰
又復八萬戶微細蟲呌食 常住於身中
愚人那知覺於身起貪愛 如蠅慕膿血
臭氣覺馨香苦中而爲樂 如是耽慾人
執杖相毆擊慾火竟來燒 迷醉誰能悟
愚癡著樂味如狗在空房 亦似底羅聲
究竟成妄想又如於猿猴 攀緣常在樹
乃至到無常不離於樹上 如是貪慾人
追求於色境墜墮惡趣中 不離生死苦
愚癡婬慾人彼處命終後 擲在鐵鑊中
如是住一劫浮沉如煮豆 其鑊大小量
六十四俱胝衆生所依彼 一一墮落者
較量不能知煎煮於鑊中 受苦滿百劫
或二三四劫隨彼業輕重 皮肉俱爛壞
骨現似白螺又隨自業力 手捉尖利劍
擲在炎鐵槽死已而還活 又被於獄卒
手執鐵杵搗骨髓皆成糝 風吹而却活
或以鐵棒打劈裂如斧斫 鐵獸三四五
隨後而咬嚙又復爲鐵鳥 鐵狗及狎狗
牙鋒利如劍食罪人腦髓 若人造罪業
墮落於糞河或落刀劍上 一切皆臭穢
若人造罪業墮在極炎熱 號叫大號叫

黑繩及燒然若人造罪業墮在於灰河
重重入由增痛苦不可忍若人造罪業
死墮地獄中飢吞熱鐵丸渴復飲銅汁
若人造罪業墮在鐵山間衆山一時合
抄碎身如粉若人造罪業恒受於苦惱
獲得如是果無有能救者此處非安樂
先世業所招父母與妻兒何能相救濟
下劣婬慾行直往於無間受苦不可當
三世佛皆說 是故下劣人與女人同處
如擔於糞袋愚癡到處行丈夫爲女人
纏縛如枷鎖地獄火燃身無能得安樂
刹那智慧生如是聞佛法離一切婬慾
出家得解脫

佛告大王若丈夫行婬慾行當墮地
獄受斯大苦是故大王恒常念佛念
法觀察身心勿令起過日子王言如
是世尊於如來處發深信心白言世
尊甚爲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善說女
人丈夫之過我當受持歸佛歸法歸
苾芻衆今後弃捨婬慾刀杖等過慙
念饒益一切衆生說此語時會中日
子王及諸苾芻菩薩摩訶薩天龍藥
叉阿素羅羅刹路茶健闍婆莫呼落迦

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乘日子王所問經 第十卷 續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鍾

吳中印廣慈願國寶林寺三藏明教大師賜教門臣 慈雲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隨發誠諦
心。詣世尊所。到佛所。已用彼頭頂禮
世尊。足修敬畢。已住立一面。爾時尊
者阿難。隨白世尊言云。何種於清淨
善根。云何作曼拏羅。云何歸依受持
學處。云何合十指掌恭敬如來。成何
善業。世尊云何輪迴善根不滅。云何
業盡獲得涅槃。作如來像。云何功德
世尊告言。阿難。隨當於五德而淨修
持。又說以何等語發於自心。發於他
心。復令賢聖得心歡喜。善業巍巍所
求皆得。身謝命終。生善逝天。阿難。隨
若有發心。為於佛故。伸乎供養。作四
方曼拏羅。我說彼人當來之世。於北
俱盧洲。為富貴主。身歿之後。生忉利
天。阿難。隨若有發心。為於佛故。伸乎
供養。如半月形。作曼拏羅。我說彼人
當來之世。於東勝身洲。為富貴主。身
歿之後。生夜摩天。阿難。隨若有發心
為於佛故。伸乎供養。作圓曼拏羅。我

說彼人當來之世於西牛貨洲爲富貴主身歿之後生兜率天阿難陀若有發心爲於佛故伸乎供養如彼車形作曼拏羅我說彼人當來之世於南閻浮洲爲富貴主身歿之後生化樂天阿難陀若有歸依於佛及以法僧護持淨戒我說彼善根福無量無邊一切聲聞及與緣覺盡涅槃際無能較量

尔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隨汝意知彼紅蓮花柔軟無垢無憂樹葉銅色微妙我舌如彼舒覆面門乃至髮際如汝所見阿難陀誰以妄語綺語惡口兩舌而能有此如來應正等覺語唯真實舌乃如是阿難陀若有歸命合掌頂禮於彼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作此歸依者彼之有情爲我救度何以故阿難陀如來法界而決定故若有誠心決定合掌禮拜及以布施阿難陀又復有人如洗其手及滌諸器同此少時發利生心願彼所有一切衆生悉得安樂阿難陀我說此人開於福門開於惡趣得免三劫云何三劫謂刀兵劫疫病劫飢饉劫阿難陀

又若有人一日持此遠離殺生之戒
彼人不生刀兵劫中若以一訶梨勒
布施衆僧彼人不生疫病之劫若以
一盂飲食施於衆僧彼人當得不生
飢饉之劫阿難陀有三善根無盡無
邊處輪迴中亦不滅盡當趣涅槃阿
難陀何等爲三謂於如來而種善根
無盡無邊處輪迴中亦不滅盡終趣
涅槃於法於僧而種善根亦無盡無
邊處輪迴中亦不滅盡當來必得趣
於涅槃

今時世尊以如來功德謂阿難陀言
而汝見彼南閼浮洲阿難陀白世尊
言唯然已見阿難陀若有族姓男族
姓女以七寶作南閼浮洲如車相形
縱廣正等七千由旬而用布施供養
四方衆僧及預派一來不還阿羅漢
乃至緣覺等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
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罽毘波大如阿
摩勒菓上安相輪大小如針覆以金
蓋由如菓葉中安佛像同彼麥粒下
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廣大而
勝於彼
阿難陀南閼浮洲而汝且止阿難陀

若有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東勝
身洲四面周帀如半月形縱廣正等
八千由旬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預
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等若
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盤後用彼泥
團作牽堵波如阿摩勒葉上安相輪
大小如針覆以傘蓋由如菓葉中安
佛像同彼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
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陁彼南閼浮洲東勝身洲而汝
且止阿難陁若有信心族姓男族姓
女以七寶作西牛貨洲如圓滿月縱
廣正等九千由旬以此布施供養四
方衆僧及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
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盤
後用彼泥團作牽堵波如阿摩勒葉
相輪如針傘蓋如菓葉中安佛像同彼
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
而勝於彼

阿難陁彼南閼浮洲東勝身洲西牛
貨洲而汝且止阿難陁若有族姓男
族姓女以七寶作北俱盧洲四面方
等各十千由旬以此供養四万衆僧
及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

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牽堵波如阿摩勒菓種種莊嚴相輪如針傘蓋如葉中安佛像同彼麥粒下葬舍利如白芥子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隨彼四大洲而汝且止若有族姓男族姓女以七寶作帝釋天主善法之堂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於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乃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牽堵波如阿摩勒菓種種莊嚴相輪傘蓋作佛形像及葬舍利同前無異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

阿難隨彼之四洲及善法堂而汝且止阿難隨若有信心族姓男族姓女乃至以彼七寶作三千大千世界布施供養四方衆僧及於四果乃至緣覺若有如來應正等覺般涅槃後用彼泥團作牽堵波如阿摩勒菓種種莊嚴相輪傘蓋安佛像及葬舍利同前無異我說此福廣大而勝於彼何以故阿難隨如來施戒忍辱精進靜慮及一切智無量無邊乃至十力

四智三不共法及四念處乃至大悲
亦無量無邊蓋以如來有如是功德
故

阿難陀如來應正等覺說是法時三
千大千世界周徧振動尔時尊者阿
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正法當云何
名云何受持佛告阿難陀此經名正
法甘露鼓亦名未曾有正法如是受
持尔時尊者阿難陀以希有心承佛
聖旨信受奉持頂礼而退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護明大施羅尼經

八

西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僧人義寂譯

尔時世尊住沒哩際疏聚落是時世
尊告尊者阿難陀言阿難陀我今欲
去往詣吠舍離城尊者阿難陀言如
是世尊我今聽命於是世尊與阿難
陀往吠舍離城到菴沒羅園已佛告
阿難陀言阿難陀汝可入城擇吉祥
地安因陀羅枳黎駐足正念說此大
護明大施羅尼及以伽陀曰

尾薩囉哆^一 尾薩囉哆^二 尾薩囉哆^三

尾薩囉哆^四 尾薩囉哆^五

過現未來 正徧知者 已彼同意

度於世間 一切諸佛 一切獨覺

諸阿羅漢 及以聲聞 一切戒威德

一切真實言 乃至於大梵 迦彌自在者

帝釋及諸天 一切阿素羅 阿素羅使者

乃至部多等 一切皆同意

尾薩囉哆^一 尾薩囉哆^二 尾薩囉哆^三

尾薩囉哆^四 尾薩囉哆^五

過現未來 一切佛爲度世間故應知

捫佐^上 哆^一 捫佐^上 哆^二 捫佐^上 哆^三

捫佐^上 哆^四 麼^上 底瑟姤^二 覲^五 伊

上底尾喻合二跛舍引弭也合二哆六涅

泥逸切 婁瑤哆七上涅上婁瑤哆八上

天中之天天所尊重入吠舍離世主
梵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亦復來入
無數千天衆無殃數阿素囉王及阿
素囉衆亦復來入乃至無量千部多
衆等亦復隨入歸命世尊觀一切衆
生諸災難起疾疫流行作成就法速
令退散使得安樂真言曰

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

誡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訖史合二鉢

覽合二波羅引野哆野你喻焰訖瑟

吒合二唧哆引曩設野合二哆曳引昧怛

囉合二唧哆引曩波覽引度迦引麼引

囉訖產合二左引努挽哩底合二迦引

麼引諦引悉底合二瑟姹合二哆麼引

旦鉢囉合二沒吐引路迦引努釧波句

惹拏合二波野底引蘇母引蘇母引蘇母引

蘇母引嚕引蘇母引嚕引蘇母引嚕引

蘇嚕引蘇嚕引蘇嚕引蘇嚕引蘇嚕引

囉合二尾捨底引嚕引蘇母引嚕引蘇母引

母嚕引蘇母引嚕引蘇母引嚕引蘇母引

哩引彌哩引彌哩引彌哩引彌哩引

嚕引彌哩引母嚕引母嚕引母嚕引母嚕引

增照燭處輪迴者令得正道諸法之
智而不闕乏言辭清淨與一切樂彼
彼生時生富貴家得大無畏福業成
就彼所生地一切震動一切有情咸
皆歡喜彼菩提場六種震動魔及魔
民悉皆愁惱謂彼牟尼當轉法輪說
四聖諦以調伏法降彼外道一切衆
生必當作佛安樂人天及天帝釋乃
至安樂一切部多衆等於一切時使
得見佛得賢聖意獲福無量彼所求
事咸得成就得菩提故安樂四道復
令衆生晝夜日中及一切處悉皆安
樂乃至蠕動一切有情各令快樂復
令衆生不造惡業見諸賢聖部多衆
集所住之地及彼虛空於諸衆生常
加慈護於晝於夜於一切時依法而
住於是尊者阿難陀白世尊言如是
世尊我今聽命於是安因陀羅枳黎
已爲諸衆生消除災難駐足正念說
此大護明大陀羅尼成就伽陀曰

尾薩囉哆^一

尾薩囉哆^二

尾薩囉哆^三

尾薩囉哆^四

尾薩囉哆^五

過現未來
願垂加護

一切諸佛以正徧知

一切緣覺威德加護

一切阿羅漢威德加護

一切聲聞威德加護

一切戒威德加護

一切真實語威德加護

獨住梵天威德加護

如須濕縛囉威德加護

憍釋迦威德加護

諸天衆威德加護

阿素囉王威德加護

一切阿素囉威力加護

阿素使者威力加護

一切部多威力加護

願佛及聖賢爲一切衆生咸垂威德力

使災難悉除

你哩誡

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

誡

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訖史合二鉢

囉

合二波羅引野哆野你喻焰訖瑟吒

二唧哆

引曩設野合二哆曳引昧引怛

囉

合二唧哆引曩波覽引度迦引摩

囉訖產

合二左引努挽哩底合二覩迦

引麼

引悉諦合二底瑟姪勸摩友覩摩

旦左

正徧知者爲世間

除災難故而來入

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

嚕素母嚕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素母

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

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母嚕

尾娑囉哆尾娑囉哆尾娑囉哆尾娑囉哆沒吐

路引迦引努劒波句引惹拏合二波野底

夢左哆夢左哆尾你野合二鉢羅

尾捨底伊底喻合二波舍引弭野引弭野親

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

彼世界主大梵天王而於天中最尊
最上及天帝釋護世四王亦復來入

無數賢聖無數阿素羅王無數阿素

羅衆乃至無數部多之衆咸覩世尊

而陳歸命當爲一切衆生消除災難

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

誡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哆

若人非人起於惡心行不饒益作諸

災難當速退散勿復興惡若不退者

當自毀滅恒起慈心願常守護如來

救世者應當如是知

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

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

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母嚕素

彌哩彌哩彌哩彌哩彌哩彌哩彌哩

彌哩彌哩彌哩彌哩彌哩彌哩彌哩

母嚕彌哩母嚕彌哩母嚕彌哩母嚕

彌哩母嚕彌哩母嚕彌哩母嚕彌哩

母嚕彌哩嚕素彌哩底彌哩悉悉

彌劍迦囉引迦囉迦吒迦囉迦左引劍

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迦囉劍
哩底俱哩勢引劍迦哩迦哩勢引底哩
哩哩哩哩哩底哩引頗婆引哩哩哩
普哩普哩普哩普哩普哩普哩野你
喻焰阿曩引他引曩引他引你體母
哩母哩你哩誡合二蹉哆你哩誡合二蹉
哆

一切冤家當速退散使一切衆生願
皆隨意如來以大慈大悲大喜大捨
說是真言成就伽陀爲一切天衆及
部多衆得最上智慧及法義理於諸
世間除諸災沴破滅自他貪毒之過
以彼善心說一切法令彼世間諸衆
生等見解脫道獲得安樂如來三界
之師慈護衆生同彼赤子復如燈燭
照明衆生住輪迴者得見正道善說
法要言詞清淨一切鬼神而爲證明
又彼彼生得大無畏處於富貴資財
廣多饒益一切得義成就得福成就
又彼生時一切震動衆生歡喜獲得
安樂彼菩提場六種震動魔及魔民
一切憂感謂彼牟尼轉正法輪說四

聖諦以調伏法降彼外道一切衆生
安樂諸天及天帝釋乃至一切部多
之衆令諸有情於一切時方承佛福
故得天意故若彼求事咸得成就得
安樂故得菩提故願諸衆生皆悉賢
善遠離衆罪無造罪者乃至蠕動一
切有情災沴悉除無諸病惱所行之
處所住之處於晝於夜及日中時一
切安樂乃至部多來集住於地上及
住虛空常發慈心依法而住此界他
方一切諸佛乃至諸天常來衛護得
大安樂說是陀羅尼已諸天衆等歡
喜奉行

佛說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金耀童子經

鍾

西天印度若迦國摩竭大城摩竭王舍城目連尊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介時世尊食時著衣與諸苾
芻恭敬圍繞入舍衛大城次第乞食
有一婆羅門出於舍衛逢見世尊久
視容儀乃發言詞而伸讚詠瞿曇汝
面最上金色端嚴世尊印言如是如
是我所作福乃獲斯報婆羅門言瞿
曇我今現世亦有福德於其家中生
一童子金色光輝容儀相好可似瞿
曇得未曾有復次瞿曇介時童子初
生之時更有殊妙吉祥之事初生之
時心意安泰諸識明利於其庭中忽
生蓮華滿室天香恒時芬芳一切衆
生普皆愛樂復次瞿曇此未殊妙亦
未希有復次童子初生之時瞻蔔花
樹處處出生彼樹執持瞻蔔妙花天
紫金色復次瞿曇如此殊祥猶未希
有復次童子初生之時諸天金盤自
然出現滿其盤中盛天飲食百千萬
種假使食者無有窮盡復次瞿曇如
斯感應猶未希奇介時童子初生之

時口出音聲有佛世尊及阿羅漢等
出現世間乃至行住常所思念婆羅
門說此童子吉祥事已而告佛言往
詣彼處爲見童子世尊默然詣彼舍
宅欲入之時中間有優婆塞而白佛
言勿入此舍彼婆羅門於佛法中不
能信敬世尊答言此婆羅門亦具信
根是時世尊答優婆塞已便入婆羅
門舍見其童子是時童子纔見世尊
便往歸依五體投地佛便咒願如是
彼諸苾芻從佛往詣亦見童子佛咒
願已與諸苾芻迴歸精舍尔時童子
後漸長大舍衛國主波斯匿王聞彼
婆羅門有如是德行生其貴子遂遣
使臣廣執花鬘栴檀寶香詣婆羅門
家圍繞童子而伸宣請童子答言候
我先到祇樹礼拜世尊而入舍衛見
波斯匿王使臣已具奏前事波斯
匿王聞其奏已我今亦往祇樹礼觀
世尊見彼童子是時童子尋詣祇樹
於其中路見一婆羅門而問童子汝
今何往童子答言欲往祇樹礼觀世
尊婆羅門呵責童子云何廣名婆羅
門族生已要去欲見沙門童子對言

汝得珍寶大藏不要持寶歸舍汝得
吉祥面前而來却乃執棒打退童子
對已便往祇樹到世尊所作礼佛足
於面前坐而爲聽法本生適意天妙
蓮花生彼祇樹園中其香芬馥徧滿
一切智慧忽生我今持此蓮花供養
世尊而復思惟我先生時瞻蔔迦樹
世所希有於發心時瞻蔔迦樹而自
出生其樹執持瞻蔔迦花天紫金色
即時童子以手掬瞻蔔花散世尊上
所散之花住佛身上莊嚴佛身其中
或有住佛頂上住佛懷中住佛足下
其中或有成花鬘衣如是種種供養
時王驚恠問童子言汝云何供養作
如是神力童子答言我於祇樹作如
是一切莊嚴彼時童子又生最上智
慧我瞻蔔迦樹隨我發心生瞻蔔花
其花或生樹身或生葉上或生樹枝
或生葉上其瞻蔔花亦有出現任虛
空中又於祇園虛空之中出現一切
金寶鈴鐸彼時童子礼世尊足白言
世尊受我今日施世尊食及諸苾芻
國王侍從普受我供世尊默然受請
待擊犍維時到即時世尊安詳而坐

及諸苾芻國王目從次下而坐是時
生最上微妙思慧思憶我昔生時有
金盤出現滿中天食願得現前持來
供佛作是念已本生金盤隨心出現
諸天上味滿其盤中是時童子即持
金盤及以飲食親自供養是時世尊
與諸苾芻國王侍從食已飽滿金耀
童子心大歡喜礼世尊足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後善根增長諦
發心願廣行法施救度有情我後方
取成佛未救度者與作救度未安樂
者施其安樂未寂靜者皆令寂靜尔
時世尊因為童子發心次第說地獄
相所謂阿毗地獄庖地獄庖裂地獄
阿吒鵠訶訶鍍護護鍍青蓮花紅蓮
花大紅蓮花從此出已而入八熱地
獄次第皆因感業所感若有智慧說
我救法彼得清涼

尔時世尊說此語時青黃赤白四色
光明從口而出其中光明有上去空
中有下入地獄照彼等活黑繩衆合
號叫大號叫炎熱極炎熱阿毗地獄
及庖地獄庖裂地獄阿吒鵠訶訶鍍
護護鍍青蓮花紅蓮花大紅蓮花若

去炎熱地獄彼得清涼若入寒冰地
獄彼得溫暖而彼衆生爲發勝心我
等去何得此處命終轉生餘趣如是
彼發心已世尊爲生變化光明遣發
變化令彼得見旣得見已我等從此
命終之後決定不生諸餘惡趣今未
曾見此處衆生得受無爲勝光爲發
信心受地獄業盡各各得生人間天
上真實得受若是光明照彼上方四
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
化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
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靜天少
靜天無量靜天徧靜天無雲天福生
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
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光明到已出
如是聲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說二伽
陀曰

出光勸化汝歸依佛法僧 抖擻死魔軍
如象離繫縛若入此法中 志心行不迴
所以斷輪迴 諸苦悉皆盡

尔時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救度
有情如是光明却還佛身隨世尊後
尔時世尊欲得受記過去業所放光

明於其佛身後入欲得受記未來業
其光於佛面前而入欲得受記生地
獄者其光從佛足下而入欲得受記
生畜生者其光從佛足跟而入欲得
受記生餓鬼者其光從佛脚足大母
指而入欲得受記生人中者其光從
佛膝下而入欲得受記力輪王者其
光從佛左手掌而入欲得受記轉輪
王者其光從佛右手掌而入欲得受
記生天者其光從佛臍間而入欲得
受記聲聞菩提者其光從佛背臆而
入欲得受記緣覺者其光從佛眉間
而入欲得受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其光從佛頂門而入

尔時世尊所放光明繞身三匝入世
尊頂

尔時尊者阿難合掌恭敬而白世尊
種種顏色百千莊嚴從口而出周徧
十方普皆照耀而說偈言

是非久遠離 煩惱皆遣除世間佛最上
勝因報不虛 如螺蓮花白降魔佛現光
當時魔自去 安定妙智慧令聲聞求佛
牟尼安定聲 如牛王最上除諸疑網淨

無有冤家縛如水壞於鹽正覺說現光
佛與誰受記彼聞安定樂此衆人歡喜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果阿
難如來應供正徧知正覺正說阿難
陀見此童子作如是供養於我善根
深固發心施法經三大阿僧祇劫修
行菩提成就大悲六波羅蜜觀行圓
滿成等正覺名金曜如來十力具足
四智圓明三密不共念處大悲若我
等往昔發心亦爲行此法施今時波
斯匿王問世尊此童子作何行業得
如是富貴世尊答言此童子於往昔
過去生中廣作福業之因於今世中
得獲斯報又此童子昔種業因之時
志心不退於今世中誰免斯報大王
所作之業得受報時如地界無盡水
界無盡火界無盡風界無盡如是等
蘊界六塵作業獲報無有窮盡童子
志心昔種福因今生得報無盡乃至
善惡二業業報無盡假使經於百劫
業至須受其報大王過去世時波羅
柰國有王名曰闍軍彼有太子名吉
祥密彼時父王廣作罪業太子見父

作罪心驚毛豎而告王曰我去修行
王言只汝一子我今云何教去修行
吉祥密言我須離父必去修行童子
言若金銀象馬宮人庫藏心無貪著
亦無愛樂受用後便修行三十七品
菩提分法得證緣覺菩提無數百千
天人而來供養餘人見已具告王曰
太子得如是功德時王聞已欲見其
子出於宮闕四兵隨從有一貧人見
王坐於最上象背上妙衣服而用嚴
飾妙香塗身傘蓋覆上四兵圍繞彼
生智慧此王手足腹肚頭面肩背與
我無異因何乘坐最上大象妙衣嚴
飾妙香塗身傘蓋覆上四兵圍繞復
次我身累世慳貪未曾捨施令我今
世受如是若是事之短不能捨施云
何我得生彼人中又問王曰未知大
王何處而去彼聞軍王言我有一子
名吉祥密出外修行證得緣覺菩提
若復有人少許供養後獲大果王若
問已而復前去其王于時忽見羣鹿
王愛彼鹿而趣逐之彼時貧人審諦
思惟王貪趣鹿我今此時願見緣覺

是時貧人漸漸前行入山谷中見彼
緣覺身量巍巍心意寂靜有無量百
千賢聖周迴圍繞散曼陀羅花積至
于膝是時貧人高聲啼哭甚大悲痛
而復懊惱是時百千賢聖供養畢已
而復還去貧人悟解我今將何供養
緣覺去此不遠有菴沒羅樹是時貧
人取最上菴沒羅菓以鉢滿盛供養
緣覺今時緣覺執彼鉢盂猶如鵝王
騰空自在現種種神變從虛空下還
復本座復次貧人礼緣覺足而復告
言汝爲我食我爲受福於第二日供
養緣覺此人心淨悟解拯救貧人便
受供養即時貧人從山谷而出彼聞
軍王遙見緣覺住虛空中王生智慧
而復思惟彼處應有大福德人天我
今急速去見緣覺及彼人天王便入
於山谷於其路中見彼貧人出於山
谷時王問曰汝何處來貧人答言我
此處來王言貧人汝身麤惡頭髮蓬
亂衣服垢穢而不去除汝今云何遠
離貧窮似我富貴觀汝實不能遠離
貧窮彼人別王而忽思惟云何得一

片殊妙田地又得多般美妙飲食百味具足思惟未已足踏圓石忽然倒地於其彼處得一鐵瓮滿中金寶其王至山見彼緣覺面前而坐住後須臾而告子言我爲祈福云何來日受我齋食緣覺荅言大王我先受請問軍問言受何人請耶緣覺荅言有一貧人請我供養王遂發使告貧人言我請緣覺齋汝別日請齋使日到已具宣王旨貧人不肯王乃親自詣貧人所而復告言我與緣覺食汝別日設食彼言不得王言汝須移日貧人言曰云何令我移日況我自有金寶定伸供養王言汝本來貧窮我是利帝利灌頂王種汝却云何對我有金貧人告言王若不信教王見金遂便同到出金之地有一鐵瓮傾出金寶積聚如山一邊人立兩邊不見王乃思惟此人有如此福德彼人言曰我齋時將至貧人於第二日淨除田地嚴飾殊妙散諸蓮花摘樹枝葉作妙傘蓋設食供養時彼緣覺復上虛空現種種神變

今時彼人礼足發願如我此地散作
蓮花願我世生得彼天妙蓮花
如我所造樹枝傘蓋供養善願世
生生得瞻蔔迦樹出瞻蔔花天紫金
色如我瓦器持食供養善根願世
生生常得金盤滿盛天食假使百千
人食食之不盡而得值佛告波斯匿
王汝須思惟當時貧人者今婆羅門
子金耀童子是供養緣覺得彼善根
快樂無邊一切願心皆得成就佛說
此經已彼諸苾芻一心頂戴歡喜奉
行

佛說金耀童子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剛造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鍾

西天中印度摩訶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華寺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中
是時尊者羅睺羅遊於多伽耶恒
曩地寒林之中於大塚間彼時有諸
天魅龍魅藥叉羅刹緊捺囉婆嚕荼
摩護囉譏及餘一切人非人餓鬼部
多比舍佉佉等之所來魅亦有
多種異類烏鵲獠狐豺狼蟲蟻等極
多擾惱

于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到已頭
面著地礼世尊足圍繞三匝涕淚悲
泣立世尊前

尔時世尊告羅睺羅言汝今云何涕
淚悲泣住立我前羅睺羅言如是世
尊我先住於王舍城多伽耶恒曩
地寒林之中於大塚間彼時有諸天
魅龍魅藥叉羅刹緊捺囉婆嚕荼摩
護囉譏及餘一切人非人餓鬼部多
比舍佉佉等皆來魅我亦有多
種異類烏鵲獠狐豺狼諸蟲蟻等極
擾惱我

尔時世尊告尊者羅睺羅言羅睺羅

底
十二
囉
乞
义
合二
麼
底
一
三十
縛
囉
引
矩

禮
二三十
麼
你也
合二
帝
三三十
塢
恒
跛
合二
禮

迦囉尾𑖦𑖦𑖦_{三十}多囉尾𑖦𑖦𑖦_{三十}哆囉哆

囉尾𪔐矩嚕尾𪔐矩嚕尾𪔐

祖嚕祖嚕尾
嚕
麼賀引尾

噤我囉麼底
八_{三十}抄囉麼底
九_{三十}囉

乞合二麼底十四嚩轉引囉他合二娑上

馱十一 跛十一 囉十一 他十一 婆十一

馬寶十二阿鉢囉合底賀帝三印捺

十傳魯女擊解引念引四巨火元開魯

五
囉
引
忘
引
四
麼
妻
引
悉
尾
二合
囉
引

卷四
素問
引志
等

上
乞
願
二
羅
引
卷
引
五
沒
度
引
去
婆
加
買

娑羅二合地跛底丁戈羅惹引五沒

度去聲婆去聲識挽光平達替麼婆縛二合

頭引羅引惹引阿引弩引路引上引嚕引路引

迎引去努 劬 跛 迎三五十囉 乞 义合二囉 乞 义

舍去引
捨
去引
阿
崩
去外五十四
陸
音會
噶
陸
恒
嚕

引去合
難
引去左
五十五
囉乞產
引去合
迦魯
引去都

五十六
跛哩恒囉
合二
喃
上五
跛哩
合二
雙囉

憾五十跛八哩播擇能去五扇引底孕二

娑縛合二悉底也合三野能合六難合六擊合六跣

里賀引嘖一卒設娑怛囉合跛哩賀引

噴^{六十}尾灑努灑喃^{上十六}尾灑曩^{引合}

喃^{上十六}泉^上麼^引滿^上鄧^上陀^去囉^去拏

^{上十六}滿鄧^上左^上拜囉挽^{二合元}覩^上覩^上覩^上覩^上

縛都挽^上哩灑^合舍^上蹬^上跛^上舍野^合

都設囉那^引設^上蹬^上恒^上你也^{二合上}

^{六十}縛囉囉底^上拶囉麼底^上多囉

麼底^上洛乞义^{二合}麼底^上囉乞义

二麼底^上護囉麼底^上護囉

上囉^上普囉普囉^上拶囉投囉^上

設覩囉^合詐^上囉詐囉^上麼底麼

底^上普弭贊拏^上迦^上里計置^上

阿枳娑囉^引比^上祢^上娑^上麼曩

帝^上護^上禮宰免^{二合}禮娑他^{二合}囉始

伽^上惹^上野宰免^{二合}禮^上惹囉

曩^上姪^上祖魯曩^上姪^上囉^上佗

挽^{二合元}默你^上尾囉^上賀拏素^上魯

四^上帝^上阿拏^上囉^上半拏^上囉^上

迦囉^上禮^上緊曩^上囉^上計^上更囉^上

四^上計都麼底^上普^上蹬^上誡^上誡^上普^上哆

麼底歎你曳^上普^上誡^上禮曳^上麼

賀^上縛囉^上魯^上四^上多母^上禮^上阿

投魯拏^上默囉默囉^上惹野^上里

計^上惹野^上矯^上略^上賀拏^上祖囉

祖囉^上論^上默^上論^上普囉

普嚕一百麼嚕一百麼嚕一百麼嚕一百詎一百詎一百詎一百

嚕一百麼底麼底一百滿一百兔麼底一百

度上論四麼嚕一百麼嚕一百麼嚕一百麼嚕一百

上嚕上尾達嚕尾麼底尾瑟劍二合

婆去禰一百曩引舍禰尾曩引舍禰

一百滿呼麼嚕一百乞二合二尾一百護

引麼一百護一百賀一百禰一百婆一百嚕一百禰一百禰一百

引麼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

去禰一百僧一百契上囉一百禰一百僧一百禰一百

禰一百僧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禰一百

禰一百麼一百度一百嚕一百麼一百麼一百麼一百

麼一百你上賀一百囉一百賀一百囉一百滿一百度一百麼一百

一百二一百四一百哩一百哩一百企一百哩一百企一百哩一百伽一百囉一百禮一百

一百二一百護一百嚕一百護一百嚕一百冰一百誡一百禮一百曩一百

謨一百率一百觀一百沒一百麼一百喃一百婆一百誡一百嚕一百蹬一百

婆一百嚕一百賀一百賀一百賀一百賀一百賀一百賀一百

復次羅睺羅此大明陀羅尼念誦之

人能以香花而作供養及結印契志

心念誦一百八遍結諸線索繫於手

上及安頸上即得周遍百踰繕那能

為擁護人非人等悉皆遠離亦迺不

被水火之所焚漂刀杖毒藥瘡病亦

疾不能侵害亦不中天尾怛拏病及

明呪術誦此真言皆得安樂若他繫縛即得解脫一切灾惱言誦闍諱亦悉除滅

若有鬼魅來作燒亂不退散者但專志心誦此真言彼等鬼神見持誦人如執金剛大藥义主統一金剛威猛熾盛炎烈火焰四大天王各執鐵輪鋒利刀劍逐令馳散頭破七分身體劈裂

若彼鬼魅還本住處彼諸同類不容入衆亦不令住阿吒迦嚩底大王都城復次羅睺羅此難拏大明陀羅尼志心誦持即得遠離王賊水火毒氣刀杖曠野山林險難惡道往來之者一切无畏

復次羅睺羅此難拏大明陀羅尼九十一號伽沙數諸佛已說今說當說具足神通大神通者諸天龍藥义健闍婆阿素洛婁魯荼摩護囉誑一切群生圍繞礼拜彼諸衆生離一切怖皆得安樂

時尊者羅睺羅及諸大衆聞世尊說一心信受礼佛而退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 第七張 鍾

佛說較量壽命經

鍾

西天竺摩竭國維摩寺藏明教大師講經沙門臣普覺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今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衆
生壽命較量長短汝等諦聽諸苾芻
言世尊我等樂聞

今時善逝爲諸苾芻說衆生壽命較
量等事諸苾芻衆聞此語已歡喜踊
躍重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

今時世尊告諸苾芻言善哉善哉汝
應諦聽今爲汝說無間地獄壽命中
劫餘上七種地獄壽命短長不等苾
芻當知此是地獄壽命較量劫數受
苦畢已然後命終苾芻應知人中三
十晝夜餓鬼趣中爲一晝夜以彼三
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
一年以彼長年算數五百彼餓鬼中
方滿壽命若四大洲較量算數北洲
千歲西東二洲如次減半南洲不定
劫初無量末後十歲由間無定今時
世尊重說頌曰

衆合常苦惱紫報屑喉乾身毛皆豎立
腹實大如山髮亂恒覆體針口細如鋒

面目皆皸裂 飢瘦露形容 朱髮覆自體
露現於骨節 飲惡頸髓髓 常啼哭奔走
彼受飢渴苦 因乏恒逼惱 苦啼哭聲高
自作須自受 貪瞋違順生 惡業因自造
此罪業障熟 餓鬼趣中受 東勝身洲人
二百五十歲 西俱陀尼洲 壽命年五百
北俱盧洲生 壽命定千歲 南洲壽無定
後十初巨量

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云何北俱盧
洲壽命千歲然後命終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當知北俱盧洲
皆無我執無有分別因行十善定壽
千歲從此命終往生天上如是北俱
盧洲壽命千歲然後命終余時世尊
而說頌曰

貧窮苦有情 愛盜他財物 善事不曾修
卑賤他所使 富貴有大財 資生皆具足
金玉及僮僕 斯人作善事 修十善業因
得大富貴果 現受北俱盧 快樂生天上
北俱盧洲人 世間最快樂 過去修施因
劫樹妙衣果 彼無寒熱苦 亦無諸病惱
色相妙端嚴 過去因修施 福勝難破壞
粳米自然生 清淨色純白 過去因修施
北俱盧洲生 摩尼珠照耀 飲食思念成

過去因修施 彼洲最安樂 妙藥恒熾盛
色香味具足 過去因修施 彼洲無菜茹
恒食香稻米 一受食無盡 過去因修施
阿藍梅菓樹 從座食不起 枝落菓更生
過去因修施 彼水八功德 飲時無病惱
安樂腹無傷 過去因修施 園林受使樂
妙音恒聽聞 適悅常無盡 過去因修施
劫樹人皆愛 安樂雨塗香 風香無有盡
過去因修施 妓樂妙華香 衣服嚴身具
思念即隨心 過去因修施 香草及林薺
柔軟皆廣大 愛樂常遊戲 過去因修施
彼恒共歡娛 瞋忿常不起 無我復無貪
過去因修施 每夜至更初 微微降細雨
去塵地皆淨 過去因修施 子長母不識
命終時無憂 彼絕貪愛心 過去因修施
慈母產嬰兒 在道棄皆去 飲乳涌指流
過去因修施 命終時皆棄 悲慟無纖毫
龍禽遷淨地 過去因修施 莊嚴普覆徧
歌舞皆嬉戲 適意而快樂 過去因修施
彼洲人壽命 盡皆滿千歲 中天彼全無
過去因修施 彼受福最勝 平等亦無異
命終往生天 過去因修施
尔時佛告諸苾芻言此閻浮提壽命
無定始從十歲乃至百千萬歲壽命

無量苾芻應知閻浮提人今壽百年
中天無定苾芻當知閻浮提人長壽
百年苦多樂少復次苾芻此洲雖壽
百年乃有十位一者縛魯眠卧無知
二者俱摩嚕作戲解生三者與縛樂
著欲境四末羅鼓勤修其業五者鉢
羅枳糠智辯有殊六者悉塞栗帝曉
了記憶七者悉體觀正安自行八者
尾嚕國王慈恤九者沒嚩兔色朽力
微十者薜多俞數百歲命終復次苾
芻未終百年時有三際所謂寒熱及
雨亦名三時未終百年及十二月得
三際名四月寒際四月熱際四月雨
際復次百年未終十二月內有二十
四半月百年未終內有八月寒際八
月熱際八月雨際復次百年之中十
二月內有三十六晝夜月內有十二
寒際時十二熱際時十二雨際時復
次千年之中十二月內有三十六晝
夜月內有七十二千度食其中而有
喫食及不喫食時所謂瞋怒時苦惱
時路行時清齋時急務時睡眠時醉
悶時此皆不食復有得食不食亦有
不得亦不食如是食及不食彼食之

內略說得食乃有七十二千徧食復次苾芻此閻浮提如上所說及從乳母食一月半月晝夜及年喫食時及不食時約中間說今時佛告諸苾芻言我說人中壽命五十歲四大王天成一晝夜以彼晝夜成彼一月十二月成年以彼長年壽命五百彼算人間晝夜壽命當九十洛叉然後命終以彼四大王天五百歲壽命成等活地獄爲一晝夜彼以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以彼長年算數五百爲等活大地獄中有情壽命以彼五百年當四大王天五百四十洛叉即當人間比較算數計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彼等活大地獄中壽命方盡今時世尊即說伽陀曰惡業身具三口業惡有四意三業亦然罪畢苦方出等活地獄中惡業同皆入萬六千二百俱胝恒受苦生彼地獄中冤家互相殺死已復重斂業盡苦方出今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一百年彼忉利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忉利

天中壽命一千歲以彼天中一千年較量人間算數當一十八俱胝年彼天此後命終尔時佛告諸苾芻言彼天壽命一千歲當彼黑繩大地獄中成一晝夜彼以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大地獄中壽命一千歲以彼一千年較量算數即當人間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彼黑繩大地獄中然後命終尔時世尊即說頌曰

憎嫌師父母 毀謗佛聲聞 破壞和合人 黑繩受大苦 惡業親自作 地獄苦須受 迴避免無由 業盡方始出

尔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二百年彼夜摩天爲一晝夜以彼晝夜三十日成月十二月成年彼夜摩天壽命二千歲彼當人間算數計三十六俱胝年較量壽命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壽命二千歲爲衆合大地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彼一月以彼十二月成彼一年彼衆合大地獄中壽命二千歲較量彼處算數即當人間計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彼地獄中然後命終尔時世尊即說頌曰

三種不善業衆合地獄生善三業不修
牛羊鹿殘害猪狗及非人衆合互相煞
害因苦趣生業盡方始出

今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四百年爲
彼觀史多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
夜成彼一月及年彼觀史多天壽命
四千歲當人間算數計七十二俱胝
年彼天壽命然後命終以彼天中壽
四千歲爲叫喚大地獄中成一晝夜
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及年彼叫喚大
地獄中壽四千歲當觀史多天四千
三百二十俱胝年彼當人間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俱胝年彼叫喚大地獄
中然後命終今時世尊即說頌曰
煞生造極惡叫喚恒受罪作惡虛誑人
業盡苦方出

今時佛告諸苾芻言人間八百年爲
彼樂變化天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日
成月十二月成年比較算數彼樂變
化天壽命八千歲比較人間計一百
四十四俱胝年彼天然後命終又以
彼天壽命八千歲比較大叫喚大地
獄中成一晝夜以彼三十晝夜成月

及年彼大叫喚大地獄中壽命八千
歲比較算數即當人間二十五萬九
千俱胝年較量彼壽然後命終今時
世尊即說頌曰

我見及貪欲謗法罪最深作惡并蓋經
生大叫喚中叫喚大地獄身毛皆豎立
喫飲火焰燒迴避禁難出虛誑愛煞生
劍輪狗鷲鳥食髓老鐵鳥殘害驢無免
今時佛告諸苾芻言若人間一千六
百年爲他化自在天成一晝夜以彼
三十晝夜成月十二月成年比較算
數彼他化自在天壽命一萬六千歲
比較算數當人間二百八十八俱胝
年彼天然後命終又以彼天一萬六
千歲比較炎熱大地獄中成一晝夜
以彼三十晝夜成月十二月成年彼
炎熱大地獄中壽命一萬六千歲較
量算數當人間六十萬八千四百俱
胝年彼地獄中然後命終今時世尊
即說頌曰

惱亂於父母沙門婆羅門善業不修習
恒受炎熱苦誑惑諸衆生炎熱地獄受
所作惡不亡業盡方此出

尔時世尊告苾芻言汝應諦聽較量
算數庖地獄等衆生壽命時諸苾芻
白佛言善逝我等樂聞受持憶念唯
願演說此庖地獄有情壽命比較長
短尔時世尊告苾芻曰善哉善哉吾
今爲汝分別演說此庖地獄壽命之
事積聚胡麻滿一婆訶可容二十佉
梨彼有天人百年一粒二十佉梨一
一捻盡彼庖地獄壽命方滿復次苾
芻我說衆生壽命較量又如庖裂之
中壽命二十婆訶胡麻如是阿吒鵲
中壽命四十婆訶麻賀賀凡中壽命
六十婆訶麻護護凡中壽命八十婆
訶麻青蓮華中壽命一百婆訶麻紅
蓮華中壽命一百二十婆訶麻如是
於大紅蓮華中壽命一百四十婆訶
麻一一之中滿圓胡麻百年一粒除
去胡麻粒粒皆盡彼諸有情方滿壽
命如是苾芻舍利子大目犍連及天
壽等并諸眷屬若復有人心行暴惡
自身當墮此大地獄是故苾芻應如
是知若復有人身患焦瘦不生瞋恚
心不輕慢是故苾芻智者如是應當

修覺尔時世尊即說頌曰

若人發惡言 毀他如刀斧 劍輪斬其身
皆從自口出 毀謗於賢善 稱讚復歡喜
鬪諍結宿冤 死入地獄疾 資財他所有
鬪諍生嫉妬 惱彼不安樂 當受疱裂苦
毀謗於善逝 意悅生歡喜 百千疱裂劫
恒受地獄苦 發惡身口意 毀謗諸賢聖
五百三十六 疱劫恒受苦 廣作業無邊
罪犯及虛誑 長劫地獄中 業盡後方出
復次佛告諸苾芻等此極炎熱大地
獄中有情壽命壽半中劫較量等數
然後命終尔時世尊即說頌曰

恒作惡業因 愛樂安樂果 遠離於人天
當生炎熱獄 打罵師父母 沙門婆羅門
邪見斷善根 極熱受大苦

復次佛告諸苾芻言彼之阿鼻大地
獄中較量壽命此後命終若提婆達
多及於一切愚迷之人於如來處而
發惡心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出佛身
血煞阿羅漢驅役苾芻苾芻尼等命
終必墮阿鼻大地獄中受苦無窮尔
時世尊即說頌曰

毀謗三乘教 煞聖阿羅漢 愚癡毀求法

獲報無間罪刺竹果自壞惡業惡趣生
如是放逸罪阿鼻地獄受

余時佛告諸苾芻言梵衆天中壽命
半劫此後命終苾芻應知梵輔天中
壽命一劫然後命終大梵天中壽命
一劫半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少光天
中壽命二劫然後命終無量光天壽
命四劫然後命終極光淨天壽命八
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少靜天中壽
命十六劫然後命終若無量靜天壽
命三十二劫然後命終若徧靜天壽
命六十四劫然後命終苾芻應知若
無雲天壽命一百二十五劫此後命
終若樞生天壽命二百五十劫然後
命終若廣果天壽命五百劫然後命
終若無想天壽命亦然苾芻應知若
無煩天壽命一千劫然後命終無熱
天中壽命二千劫然後命終苾芻應
知善現天中壽命四千劫此後命終
若善見天壽命八千劫此後命終若
色究竟天壽命一萬六千劫然後命
終苾芻應知空無邊處有情壽命二
萬大劫然後命終識無邊處壽命四

萬大劫此後命終無所有處壽命六萬大劫此後命終若非想非非想處有情壽命八萬大劫然後命終

今時佛告諸苾芻言如是乃至在阿鼻大地獄中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輪迴如此苾芻應知如是輪迴五趣有情往來不息現有生異滅三種之相苾芻當知如是三種迴輪之性少分之中不可愛樂亦不可羨於一剎那而非久住何以故苾芻當知所謂苦性故不可愛樂如是少穢何況多穢如是少穢不可愛樂亦不可羨彼一剎那而非究竟何以故苾芻應知輪迴之苦不可愛樂若有愚迷寡聞衆生輪迴五趣往來不息輪迴之行常不捨離不能出於地獄中苦亦不能出餓鬼中苦恒墮惡趣是故苾芻應如是學如是輪迴大苦不應愛樂苾芻當知策勲精進斷滅輪迴今時世尊說此法已彼諸苾芻等一心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較量壽命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鐘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三藏傳教命賜紫詔臣玄奘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喜樂山頂天
宮不遠仙人住處與大比丘衆五百
人俱復有菩薩摩訶薩衆此諸菩薩
皆是一生得成無上正等菩提其名
曰

慈氏菩薩摩訶薩普賢菩薩摩訶薩
無邊花菩薩摩訶薩普遍花菩薩摩
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菩
薩摩訶薩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及諸菩薩見彼山下河邊
林中有二比丘裸形舒手叫喚啼泣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
言世尊殞伽河邊彼二比丘何因何
緣裸形舒手叫喚啼泣

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
彼二比丘疾病所纏部多所執是故
裸形叫喚啼泣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
尊如是疾病云何消除如是部多云
何除遣

今時世尊以神通力召集諸佛時虛空中現六如來爲欲證明第七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法故

今時尾鉢尸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消除疾病祛遣部多隨喜宣說陀羅尼曰

曩謨引沒駄引野一曩謨引達哩引

麼二合野二曩謨僧伽引野三唵四引

左羅左羅五四黎四黎六四羅野七

曩謨咎仁敬謨八左曩引野九曩謨引

曩莫十娑縛二合賀引

是時尾鉢尸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

藏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受持讀誦供

養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無疾病苦

器杖不傷水不能漂毒不能害亦無

中天飲食無患獲得聞持壽命長遠

一切時中諸佛護念若復耳聾呪油

七徧滴油耳中自然消散

今時尸企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生

消除疾病祛遣部多隨喜宣說陀羅

尼曰

曩謨引沒駄引野一曩謨引達哩二合

野二曩莫僧伽引野三唵四引波左波

左五波左波左引野六隆哩縛二合

部多引喃引親你祇唵野入波羅尾

你野二合喃引娑縛二合賀引

是時尸企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藏
菩薩摩訶薩言我此心印大陀羅尼
百千俱胝無數諸佛同共宣說若有
衆生晝夜六時憶持我此心陀羅尼
病疾消除鬼魅遠離惡夢除遣永離
中天患難不侵毒不能害夢見如來
入佛境界

若復風癩童子鬼病結青線索呪獲
摩那身上帶持耳邊誦呪一切時中
願皆除滅

今時毗舍浮如來爲欲利益一切衆
生消除疾病祛遣部多隨喜宣說陀
羅尼曰

曩謨引沒駄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

二合野二曩莫引僧伽引野三唵引迦羅

迦羅四迦羅迦羅五矩路引娑那曩

矩嚕六薩哩縛二合誡囉二合賀引赦七

娑縛二合賀八

是時毗舍浮如來說是明已告虛空
藏菩薩摩訶薩言汝今諦聽此陀羅
尼賢劫如來三世諸佛同共宣說若
有受持讀誦供養此陀羅尼者當知

彼人器械不傷毒不能害無諸疾病
水不能漂亦無中天宿業消除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先
當洗浴住世尊前誦持此明滿八百
遍一切疾病一切燒惱不能侵害獲
得長命盡諸煩惱當得庫藏財穀甚
多

若惡眾生一切怖畏思惟念誦此陀
羅尼怖畏消除獲得愛樂

若有一切聞諍論義白線作結誦陀
羅尼一切和合

若患眼痛乳樹作線誦陀羅尼繫於
頸上即得除愈

若復見有軍陣相向取蜜酪酥阿波
摩誡一誦一擲火中護摩滿八千遍
一切軍衆手相收陣壽命長遠

王及大臣爲求安隱酪蜜稻花火中
護摩滿八千遍於一切處身心快樂
若爲自身及諸衆生消除蘊惡災難
罪障不吉祥相白乳樹紫呪胡麻子
火中護摩滿八千遍一切災難即得
消除若復有人自爲成就一切明呪
當取百花曩羅那必哩焰牛頭栴檀
世禮多枳瑟句摩母娑怛迦印捺羅

縛嚕拏珊瑚惹底此藥一處盛賢瓶
中菩提樹枝蘗摩那葉插賢瓶口安
世尊前白月十五日一日一夜於世
尊前誦陀羅尼滿八百遍悉地成就
今時羯矩村那如來爲欲利益一切
衆生消除疾病祛遣部多隨喜宣說
陀羅尼曰

曩謨 引 沒駄 引 野 一 曩謨 引 達哩麼

引 野 二 曩莫 引 僧伽 引 野 三 曩莫 錫

囉 二 矩村那 引 野 恒他 引 誡哆 引 野 引

囉賀 二 諦 引 三弭野 二 三沒駄 引 野 七

唵 八 迦吒迦吒 九 迦吒迦吒 十 枳致枳

致 十一 枳致枳致 十二 曩謨薩哩縛 十三 合

恒他 引 誡諦 引 毗喻 二 合 引 囉賀 二 帝 合

毗藥 二 合 三弭野 二 三沒地 引 毗喻 二 合 引

娑縛 二 合 賀 引 十七

是時羯矩村那如來說是明已告虛
空藏菩薩摩訶薩言汝今諦聽我此
心印大陀羅尼咒伽沙等諸佛世尊
同共宣說若有受持供養聽聞隨喜
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獲得聞持遠
離疾病飲食無患繫縛解脫後時後
分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香花塗香供養三寶沐浴世尊發心
念誦此陀羅尼滿八百遍得宿命通
七生天上作諸天子下生人間爲轉
輪王若不依法隨緣念誦常生人中
人中命終生安樂刹若得種種飲食
加持七遍一切疾病悉皆遠離若爲
息除一切鬼魅八千障難當先澡浴
念誦此明滿一七遍若患惡瘡呪瘡
七遍若患癰腫加持銅針念呪下針
即得除愈一切閻諍念誦此明滿一
七遍即得除散一切繫縛念誦此明
滿一七遍便得解脫財寶增長念陀
羅尼恒無間斷尾曩野迦一切障難
誦陀羅尼滿一七遍即得遠離若人
要知心之所求事於清淨處若佛塔
前嚴結壇場燒沉水香誦念此明滿
八千遍頭東歌卧夢見如來壽命脩
短好惡勝劣彼一切見

余時羯曩迦牟尼如來爲欲利益一
切衆生消除疾病祛遣部多隨喜宣
說陀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司野一曩謨司達哩麼司

野二曩莫僧伽司野三曩莫迦曩迦

母曩曳^引怛他^引誡哆野^引囉賀^合

諦^引三彌野^合三沒馱^引野^七奄^引娑

囉娑囉^九娑囉娑囉^十悉哩悉哩

一悉哩悉哩^二悉囉^引野^三馱摩馱

摩^四馱摩馱摩^五度母度母^六度

母度母^七度摩^引野^八曩謨^引曩

莫^九迦曩迦母曩曳^引怛他^引誡

哆^引野^引囉賀^合諦^引三彌野^合

三沒馱^引野^二娑縛^引賀^引

是時羯曩迦牟尼如來說是明已告

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受持讀

誦恒常供養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

一切刀杖水火怖畏邪法呪術諸毒

不能侵害亦不中失先世所造一切

業障三時誦念皆得消除又復疥癩

癰癰惡腫用菖蒲作末蜜和為丸火

中護摩滿八千遍又復瘧病一日二

日三日四日加持惹底蘗摩那花身

上帶持若復耳聾耳邊誦呪若復風

癩羯吒鬼病加持佛花身上帶持如

是諸病願皆消除富貴長壽恒見如

來一切時中諸佛護念

余時迦葉波如來為欲利益一切眾

生消除疾病祛遣部多隨喜宣說陀
羅尼曰

曩謨^引沒馱^引野^一曩謨^引達哩麼

^{二合}野^二曩莫僧伽^引野^三唵^引賀囉

賀囉^五賀囉賀囉^六賀賀^七曩莫

迦設野^{二合}波野^八怛他^引誡哆^引野^九

囉賀^{二合}諦^引三弼野^{二合}三沒馱^引野^十

悉殿覩^{二合}滿怛羅^{二合}波那^{三合}娑嚩

賀^{二合}

尔時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說是明

已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受

持讀誦供養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

一切業障悉皆消除一切時中諸佛

攝受遠離惡法安住善法

若復有人患白癩病加持佛花滿八

千遍若常熱病加持佛花滿八千遍

若病初得加持佛花滿八千遍身上

帶持一切時中願皆除滅

若復女人懷孕難生加持佛花油煎

塗用若皮風瘡加持佛花酥煎塗上

若復癰腫及諸痔瘻加持佛花好蜜

一處用塗瘡上

若復瘡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食香

食花一切鬼病或復癰癤加持佛花
身上帶持如是等病明力加持一切
時中願皆除滅

余時釋迦牟尼如來爲欲利益一切
衆生消除疾病祛遣部多說此心印
陀羅尼曰

曩謨 引 沒駄 引 野 一 曩謨 引 達哩麼

二 野 二 曩莫僧伽 引 野 三 怛你野 二 他

一 奄 引 具弭具弭 六 摩賀 引 具弭 七

底隸 底隸 八 摩賀 引 底隸 九 左隸 左

隸 十 摩賀 引 左隸 一 駄囉 駄囉 二 摩賀

引 駄囉 三 鼻哩鼻哩 四 摩賀 鼻哩

五 枳隸 枳隸 六 摩賀 引 枳隸 七 粗嚕粗

嚕 八 摩賀 引 粗嚕 九 弭隸 弭隸 十

摩賀 引 弭隸 一 底隸 底隸 二 摩賀 引

底隸 三 度弭 度弭 四 摩賀 引 度弭

五 左隸 左隸 六 摩賀 引 左隸 七 企哩

企哩 八 摩賀 引 企哩 九 唧隸 唧隸

十 摩賀 引 唧隸 一 娑縛 引 賀 引 三

余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說是明已

告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言虛空藏若

有受持讀誦供養陀羅尼者當知彼

人身無疾病刀杖不傷水不漂溺不

受苦惱亦不中天虛空藏汝今當知
此陀羅尼有大威力能除疾病能除
諸毒能除不祥及諸怖畏若彼部多
彼部多衆不能侵害若布怛曩布怛
曩衆不能侵害如是等衆各起慈心
一切時中今彼安隱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
尊如來已說利益衆生成就安隱大
陀羅尼我今亦說利益衆生法界清
淨成就安隱陀羅尼曰

恒作野

合二

他

引

左隸左隸摩賀

引

左隸

觀嚕觀嚕摩賀

引

觀嚕

入縛

合二

隸

入縛

合二

隸摩賀

引

入縛

合二

隸四隸

四隸摩賀

引

四隸娑縛

合二

賀

是時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說是明已
復作是言若欲成就世間殊勝功
德應當受持此陀羅尼世間所有刀
杖繫縛疾病若患黑雲障礙尾囉蔓
毒不能侵害若復迦驅那切那你阿
底沒里瑟吒囉病明力護持願皆除
滅

尔時世尊說是法已虛空藏菩薩摩
訶薩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一心受

持歡喜奉行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刷造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

第上張 通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論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繫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汙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衆心隨羅尼經卷上

西天長壽寺持義國師釋尊三藏傳法命賜紫沙門日 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觀史天宮與大菩薩衆并諸眷屬及諸天衆梵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最先天子等大衆皆來集會

尔時世尊依六波羅蜜說法所謂檀波羅蜜布施果報得大福德聚得不還轉自在天雨七寶不求自得諸大伏藏自然出現說尸波羅蜜所謂淨戒果報獲得五通而生梵天說羣提波羅蜜所謂忍辱果報得天色相妙好莊嚴一切樂見說毗梨耶波羅蜜所謂欲修精進使彼魔王見者降伏所得果報超出生死忽然之間遊翫佛刹說禪波羅蜜所謂淨慮果報獲得首楞嚴三摩地復得無數百千俱胝那由多三摩地說般若波羅蜜所謂智慧果報得大福聚獲彼多聞廣大如海

尔時彼天衆等聞此六波羅蜜法已心大歡喜晝夜思惟修行觀察是時有忉利天子名摩尼藏無垢與百千俱胝天子眷屬萬八千天女眷屬并天宮殿神通變化七寶莊嚴高妙樓

閣種種宮殿種種園苑池沼花菓皆
悉嚴飾彼摩尼藏無垢天子與妙俱
藕摩花天女極相愛樂行坐相隨受
天快樂而於七寶四門殿中受五慾
樂迷醉耽著示其我慢恣彼睡眠時
彼摩尼藏無垢天子乃至於中夜分
睡夢之間一切天女奏妙音樂時彼
宮殿有炬口天藥叉而乃發聲勸彼
摩尼藏無垢天子作如是言摩尼藏
無垢去何愛樂宮殿耽著睡眠都不
覺悟而復安住汝天當知快樂不久
要後七日命必無常雖天快樂七寶
宮殿殊妙無比而汝命盡須臾莫留
斯事真實當自思惟宜速方便時炬
口天藥叉說是語已忽然不現今時
摩尼藏無垢天子聞此語已心極苦
惱由如迷醉悶絕而倒面目著地僵
仆而卧時天女衆見此事已悉皆愁
憂啼泣雨淚悵惶怕怖苦惱千種復
見彼天頭髮蓬亂衣服瓔珞諸嚴身
具悉棄一邊面目血涂脣口乾焦倍
復愁惱而稱苦哉如火燒心悶絕倒
地亦有迷亂而失心者亦有如喪失
水死轉在地者種種愁歎號哭呼天

其中有不失心者以天寶器盛新冷水及梅檀香散灑其身或復爲理髮髻或整其衣或捧其足時摩尼藏無垢天子漸還惺悟既惺悟已良久之間口稱大苦極甚憂惱嘆息長噓身體戰慄如風吹草傾側不定語聲微細乃發其心我今速疾往帝釋天所既到彼已礼帝釋足作如是言天主救我天主救我說如上事聞炸口天藥又言我後七日必當命終我思地獄衆苦逼惱以是急速來白天主作何方便而得解脫令我不死不墮惡道天主願作救護令離死苦如是告已尔時帝釋天主聞此說已知心苦切告摩尼藏無垢天子言勿怖摩尼藏無垢彼有佛世尊天人之師無上之士出現於世而有法藥能救生老病死及以煩惱遠離地獄乃至一切惡趣而令破壞如彼父母能救濟汝我今告汝大覺世尊在觀史多宮汝可急去

尔時帝釋天主與摩尼藏無垢天子以無數天女往觀史多宮詣世尊

所到彼所已頭面著地礼世尊足旋
遶三匝住世尊前尔時帝釋天主憂
愁萎悴白世尊言彼炬口天藥叉告
摩尼藏無垢天子言汝後七日必當
命終世尊作何方便而令修行得免
斯苦

尔時世尊聞帝釋天主言已而作思
惟見是事已而於口中放種種色光
其光徧照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天人
及龍捷闍婆阿素洛薩魯荼緊那羅
摩護羅戠藥叉羅刹步多宮殿光照
告已其光還復到於佛所遶佛三匝
還從口入是時世尊告帝釋天主言
諦聽天主彼摩尼藏無垢天子七日
之後決定命終當墮地獄受大苦惱
痛楚無量甚大怖畏出地獄已復生
人間而於波羅奈城竹匠之家生溷
廁中爲猪面女鬼恒食糞屎彼溷廁
中復有百千俱胝蛆蟲常以三時啞
食女鬼身肉都盡唯存其骨以業力
故而其身肉旋復平滿受如是身滿
七年已然後命終復生龜中住於曠
野彼曠野中不閭水名況復其水又

無樹木亦無陰涼常處日中身體如
燒唯食熱土復被鳥啄其身片片墮
落以業力故身體隨生尋復破裂受
如是苦滿五年已然後命終復於彼
城生於與中其身廣大以業力故墮
無水處而彼豺狼鼠狗及泥界迦獸
咸取食之復有種種禽獸亦來食噉
以業力故而得其水尋復還活又生
身體受如是苦至滿三年然後命終
復於閻浮提內七族中生常多苦惱
所謂白癩種族補羯娑種族怛賴囉
怛哩迦種族鞞_{身切}縛種族魁膾種族
生盲種族受斯惡報滿六十年然後
復生貧窮下賤之族身肢不具智慧
乏少不從教誨遠佛法僧一切世人
見者憎惡恒常飢渴復多疾病
今時帝釋天主聞佛世尊說此摩尼
藏無垢天子諸苦事已極大驚怖而
復迷悶作如是言無有救者世尊如
不憫救誰是救者世尊告言帝釋天
主乃有陀羅尼名佛頂放無垢光明
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斯乃救者
無常最大彼難求免求亦得免彼彼

有情後時後分命終之時獲得安樂
若命終後墮落一切地獄傍生之者
悉得解脫若常憶念一切障難獲得
永離復得長壽善願圓滿又復獲見
自性清淨

尔時帝釋天主四大天王梵王那羅
延天及大自在等合掌恭敬白世尊
言世尊願爲我等而作增益擁護諸
天世尊又若法王以三昧力救濟世
間一切人民乃至地獄惡趣悉皆解
脫世尊如彼忉利天宮觀察四洲世
界一切衆生世尊如來有大智慧願
爲世間周徧十方及與我等賜以法
印作大擁護

尔時釋迦牟尼如來受彼諸天懇懃
再請乃入三摩地名周徧相觀察入
彼三摩地時於頂髻中放徧相光明
周徧照曜十方世界還住虛空如寶
傘蓋

尔時世尊熟視帝釋而告之言帝釋
天主諦聽諦聽我有法印名佛頂放
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
三摩耶施羅尼是九十九百千俱胝

那由多疏伽沙如來同所宣說此陀
羅尼若有衆生得見聞隨喜者所有
三世一切罪業當墮地獄惡趣乃至
傍生悉皆破滅怖畏解脫一切罪障
悉得消除如彼大火焚燒乾草風吹
灰燼須臾散滅又如天降大雨其水
急流山河草木一切穢惡倏然清淨
又如真金從火烹鍊倍復柔軟方成
諸器若有持誦此陀羅尼者無諸疑
惑自見己身三業清淨猶如日出光
明普照又如失水之魚還復得水依
水而住復受快樂若復世間一切衆
生常能誦念此陀羅尼者而於壽命
倍得增益天主諦聽諦受即說陀羅
尼曰

曩莫一薩哩縛二合怛他引誡哆引喃

三引摩賀引唧哆摩拏四入縛二合羅曩

五娑誡羅六儼鼻羅七引羯哩灑二合野

八阿建姤野九阿建姤野十阿欲馱

羅十一阿欲馱羅十二散馱囉十三散馱囉

十四訖數二合拏十五訖數二合拏十六訖史二合拏

十七訖史二合拏十八薩哩縛二合怛他引誡哆二十

三摩野二十一底瑟姤二合底瑟姤二合

努哩誠合底二十摩賀引部縛曩二十

娑引上談哩引十六僧輸馱野引十七娑談

縛諦二十薩哩縛合二播引波二十尾摩

唵引二惹野惹野一三十覽尾引三薩

普合二吒三十薩普合二吒三十薩怖二合

吒野五三十薩怖合二吒野六三十尾誠哆引

縛囉捉引三婆野賀哩引三賀囉賀

囉九三十咩咩咩十四沒哩合二底諭二合

難拏馱哩引十四阿婆野鉢囉合二你引四

三搗瑟捉合二灑四十尾路吉諦引四三

滿哆謨契引十六三滿哆尾野合二縛路

吉諦引十七摩賀引麼引野引馱哩引十八

摩賀引播引捨馱哩引十九阿目佉播

勢引十五阿目佉尾摩唵引十五阿迦哩

灑合二野二十阿迦哩灑合二野三十阿

嚕供合二姪野四十阿嚕供合二姪野五十

婆囉婆囉六五十三婆囉三婆囉七五十

尾部史哆部吟引十八摩賀引毋捺

囉五二十尾路吉諦引十六惹野惹野

一六十悉第一六十冒馱你冒馱你三六十三冒

馱你四十三冒馱你五六十輸馱你六十

輸馱你六十僧輸馱你八十僧輸馱你

六六十薩哩縛二合怛他引誠哆七十俱

羅部吟 三摩野你瑟計 二合引 七十三 鉢囉

引 二合 拏捨野 二合 觀 四 播 引 崩 去聲 呼 鉢囉 二合 娑囉

野 二合 觀 六 播 引 崩 去聲 呼 鉢囉 二合 娑囉

努 八 奔 捉 演 二合 七 尾 曩 設 演 二合 觀 八

播 引 崩 去聲 呼 薩 哩 縛 二合 八 枳 里 尾 二合 尾

灑 賀 囉 十三 八 摩 捉 尾 秣 第 十四 輸 引

馱 野 五 八 尾 摩 禮 十六 尾 迦 悉 哆 七 鉢

納 頭 二合 八 八 迦 縛 哩 哆 九 十 部 吟 十 殺

吒 跛 二合 引 囉 頭 哆 十一 波 哩 布 囉 捉 十二

啞 十三 九 薩 哩 縛 十四 恒 他 引 誡 觀 十五

瑟 捉 二合 灑 六 九 尾 路 吉 諦 十七 娑 縛 二合

引 賀 十八 九 啞 十九 薩 哩 縛 二十 恒 他 引

誡 哆 百 一 玉 四 野 一百 二 地 瑟 姪 三合 曩

引 二合 地 瑟 耻 二合 諦 百 四 娑 縛 二合 賀 五

啞 百 六 阿 引 諭 里 那 二合 你 七 娑 縛 二合

賀 百 八 啞 百 九 奔 捉 野 二合 那 你 一百 娑 縛

二合 賀 一百 十一 啞 一百 十二 阿 諭 瑟 滿 二合 馱

囉 捉 一百 十三 娑 縛 二合 賀 一百 十四 啞 一百 十五

僧 賀 囉 捉 一百 十六 娑 縛 二合 賀 一百 十七

啞 一百 十八 奔 捉 野 二合 一百 十九 尾 路 吉 諦 一百

十 娑 縛 二合 一百 賀 一百 二十二 啞 一百 二十三 娑

哩 二合 底 喻 二合 難 捉 一百 二十四 娑 縛 二合 賀

引 一百 啞 一百 二十六 焰 摩 跋 捉 一百 二十七 娑 縛

二十 五 佛 護 教 集 諸 經 如 來 心 陀 羅 尼 經 卷 上 第 一 經 終

引二合賀引一百二十八唵引一百二十九焰摩努諦引一

百二娑縛引二合賀引一百三十一唵引一百三十二焰摩

囉引訖叉二合細曳引一百三十三娑縛引二合賀

引一百三十四唵引一百三十五三娑囉引一百三十六娑

縛引二合賀引一百三十七唵引一百三十八苦婆囉

捉引一百三十九娑縛引二合賀引一百四十散駄引囉

捉引一百四十娑縛引二合賀引一百四十三唵引一百四十四

鉢囉二合底娑囉引一百四十五娑縛引二合賀

引一百四十六唵引一百四十七諦引一百四十八唵引一百四十九底引一百五十

娑縛引二合賀引一百四十九唵引一百五十惹野縛

底引一百五十一娑縛引二合賀引一百五十二唵引一百五十三

薩哩引二合恒他引誡哆引一百五十五母

捺囉引二合地瑟蛇引二合曩引一百五十七地

瑟耻二合諦引一百五十八娑縛引二合賀引一百五十九

天主我今宣說此陀羅尼而為救濟

彼摩尼藏無垢天下而令長夜利益

安樂故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衆生心陀羅尼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衆生心陀羅尼經卷上 第十二段 終

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卷下隸

西夏聖皇萬壽無疆皇帝聖壽萬歲傳法師賜紫闍黎僧日薩奉詔譯

尔時世尊告帝釋天主言若復有人
能書寫此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
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造塔安置
或修飾舊塔安置復以栴香塗香作
衆妓樂而爲供養又復潔淨身心於
一晝夜六時念誦此陀羅尼又復旋
遶一百八徧能滅一切惡業能生一
切善種天主若欲安置此心明者至
日初出時面東而坐以諸香泥塗曼
拏羅面向於日散種種花燒沉水香
咄嚕瑟迦香等歸命頂禮一切如來
一百八徧書此心明安於塔中由如
以九十九百千俱胝那餘多殍伽沙
等如來一一如來全身舍利置於塔
中而無有異復更書此佛頂無垢普
門三世如來心陀羅尼安於塔中陀
羅尼曰

唵引怛賴二合地呌二合薩哩縛二合怛他

引誡哆四合訖哩二合那野五合誡囉鼻二合

入縛二合羅六合達哩摩二合馱引覲七合誡

囉鼻二合僧賀囉九阿喻十僧輸引

馱野一播波二十陸哩縛二合怛他引

誡哆四十三滿觀五引十塢瑟捉二合灑六

尾摩羅七尾秣第八引十娑縛二合賀九引十

天主若有於此佛頂無垢普門三世
如來心隨羅尼塔而生恭敬所有過
去短命之業而得消除復增壽命諸
天護持此人命終捨此身時由如地
蛻便得往生安樂世界不墮地獄傍
生焰魔羅界乃至不墮一切惡趣亦
復不聞地獄之名獲如是報得未曾
有

今時帝釋天主於世尊處授此明已
爲摩尼藏無垢天子而於彼時往自
宮中先依如來所說儀軌依法作塔
如彼法相燒香禮拜一心念誦祈消
業報當作之時彼摩尼藏無垢天子
所有一切罪業苦惱之報皆悉消除
又復獲得殊勝之身如彼真金目青
瑩澈疑鬚光潔又復獲得一切如來
當於面前虛空中現彼諸如來口稱
善哉時摩尼藏無垢天子得業清淨
罪障消除復見自性生大忻慶即說

頌曰

如來不思議 明力亦難思 正法復亦然
獲得見果報

復說偈言

頂禮歸命真實際

釋迦牟尼大導師

本行悲愍濟衆生

隨願等同如意寶

尔時摩尼藏無垢天子說此偈已歸
自宮殿與諸眷屬天子天女之衆各
各執持種種天花花鬘種種天香料
香塗香乃至天衣莊嚴殊妙并天帝
釋亦復嚴持天諸香花妙供養具復
往覲史多宮詣世尊所到佛所已作
大供養復以種種天諸事業而爲供
養又復旋遶多百千匝伸供養已坐
世尊前而欲聞法

尔時會中四大天王梵王那羅延天
大自在天金剛手大藥叉主等向世
尊前合掌恭敬白世尊言世尊此摩
尼藏無垢天子宿造何業獲得如是
極惡果報受大苦惱憂愁無量佛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快問斯義汝當諦
聽爲汝宣說金剛手過去之世彼南
印度有城名廣圓滿有婆羅門名曰

無垢而住彼城爲說法師性識聰敏
善能分別諸法之相色白端嚴形儀
威肅見者歡喜有喜信者當爲說此
心明而復廣爲利益一切衆生故於
此明王陀羅尼恒常思惟審諦觀察
是時復有長者名曰光明亦住彼城
財富無量得大自在詣婆羅門咸所
隨順復次無垢婆羅門一時爲人解
說此心明王陀羅尼是時光明長者
生不喜心作如是思惟此婆羅門我
當如魚如龜片片割截復以糞穢著
於口中時彼長者作是思惟興惡心
已尋便獲得白癩病報受大疼痛極
大苦惱直至命終旣命終已生於無
間大地獄中住彼一切受大苦惱出
彼獄已生魚龜中亦經一切而受苦
報然後命終又復生大黑繩地獄受
大苦惱亦復一切後出彼獄却於本
住之城生盲種中生即無目以宿緣
故得聞苾芻住彼彼寺心生信重親
自尋覓而彼苾芻常行悲愍旣見來
已慈心攝取更與美食然後復與解
說此心明陀羅尼旣得聞已審諦思

惟乃於此生獲宿命通即能思惟本
所從來又復思惟業力甚大悔恨無
量作是念已即便命終承陀羅尼威
德力故生忉利天處妙宮殿與諸天
女眷屬受大快樂餘業熟故此苦現
前

金剛手亦時彼長者生疑毀謗者即
摩尼藏無垢天子是金剛手彼摩尼
藏無垢當受如是諸苦報已後修善
業歸命三寶漸證善果乃至當來獲
得佛菩提故

金剛手亦時無垢婆羅門者後為苾
芻復與彼生盲解說此陀羅尼者即
文殊師利童子是

亦時諸天大衆等得聞說此過去事
已歎言希有甚奇甚特歡喜無量乃
發大聲即說頌曰

不可思議大明力 解脫三塗乃求得

同如意寶而平等 此實如來真三昧

亦時彼衆會中九十二千天子得不
退轉百千俱胝天女變女人相而成
男子亦復獲得住不退轉亦時金剛
手大藥叉主白佛言世尊大不思議

而能讚歎此大明王陀羅尼世尊願
更宣說成就儀軌當使衆生於後時
分獲得利益安樂不墮地獄傍生焰
魔羅界

今時世尊慇懃彼請已告金剛手大藥
叉主言諦聽諦聽我今爲汝宣說此
陀羅尼成就儀軌於後時後分若有
族姓男族姓女苾芻苾芻尼鄔播索
俱鄔播斯迦念誦此明王一徧由如
旋遶二十如來全身之塔又若念誦
此二如意寶一徧同彼十苑伽沙等
百千俱胝那餘多如來所而種善根
獲大福報五無間業悉皆滅盡乃至
地獄傍生焰魔羅界一切罪障皆得
解脫復得長壽此界命盡由如蛇蛻
即便往生安樂世界不受胞胎於蓮
花中自然化生所生之處得宿命智
又復恒常親近供養一切如來一切
所求皆悉滿足若彼依法清淨澡浴
著鮮潔衣作四方曼拏羅用好樺皮
書此心明復作五塔安壇四角及彼
中心於五塔中安置心明又於中心
安置相輪於相輪上繫赤色綃以

爲標幟壇上安四賢瓶四香爐燒四
種香所謂麝香沉香梅檀及安息等
散諸名花鉢香置闕伽器等旋遶曼
拏羅念誦此二如意寶一百八遍若
人爲地所螫或疾病纏染壽命將盡
或中夫者至於兵戈怖畏乃至爲求
子息當於曼拏羅前安五般林樹之
葉以彼樹葉拂於身上於塔曼拏羅
發諦善心作諸供養若能一一依此
儀軌者於前百千劫所有積聚罪業
障難獲得解脫一切煩惱一切疾病
一切怖畏悉皆遠離至於地獄傍生
焰魔羅界一切惡業亦得解脫乃至
世間一切罪障毒害苦惱咸皆破滅
若有專注念誦短壽之人獲得長壽
若有久患瘡瘍久久不瘥便得痊瘥
身根圓滿清淨微妙意所未事皆悉
獲得乃至命終面前不見一切苦惱
命終之後由如蛇蛻往生安樂世界
所生之處蓮花化生諸所受用悉皆
殊妙得宿命通若依儀軌日日三時
念誦二十一遍乃至誦滿一年獲得
普門觀察充助三摩地得見十方一

切佛刹中一切如來又得無垢清淨
焰熾極清淨身得心清淨同於八十
二殯伽沙等百千俱胝那餘多佛所
而種善根輪迴往返常起清淨應有
佛刹求往皆至欲生安樂世界應念
即生死相苦惱皆不現前乃至夢中
亦復不見若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旋
遶如來全身之塔誦此二大如意寶
陀羅尼八百徧當誦之時塔中有聲
安慰行人而稱善哉彼人現世所有
一切罪障及諸煩惱乃至貪瞋癡無
明垢穢皆悉消除獲得無垢極清淨
身若復男子女人童男童女聞念誦
聲所有罪障悉得解脫若念誦之聲
墮諸傍生及以飛禽四足二足多足
無足種種蟲蟻含識之類一切業道
悉皆解脫若於塚間掘取骸骨呪其
沙土二十一徧散於骨上彼之神識
隨其方處所墮地獄悉皆解脫生善
逝天彼彼天人身雨異花降於塚間
若復行人在於塚間山間念誦之時
所有飛禽走獸種種之類遊行至彼
悉得解脫業報之身生善逝天若念

誦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陀羅
尼八千徧者火不能燒所作惡業乃
至五無間業便得解脫若誦百千徧
命終之時被焰魔使以索繫頸牽入
焰魔羅界彼界之內一切地獄悉皆
破壞返生怖畏尋令迴還而得解脫
謂彼行人法王之使住靜慮道無有
疑惑欲生安樂世界隨願往生若誦
百千徧得金色之身相白圓滿三世
如來視如一子若書寫百千本造其
百千塔如法安置莊嚴熾盛決定得
不退轉安住十地由如於彼九十九
百千俱胝那餘多苑伽沙等如來所
而種善根獲得受記即說頌曰

彼一塔中安心明 豎立輪楞著慍懺
同三世佛全身藏 滿百千塔此應知
又若於彼一切故塔重加修飾獲不
退轉當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利益
人天迨及蠕動解脫惡趣得不退轉
功德無量不能稱讚

今時金剛手大藥叉主四大王天梵
天那羅延天大自在天在覩史多宮
所住天子乃至帝釋及忉利天子摩

尼藏無垢等咸皆一心遶佛三匝却
住佛前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此如
意寶隨羅尼大不思議甚奇希有難
見難聞世尊我等同心於後世時若
有衆生恒常受持此如意寶今久住
世爲諸衆生分別解說者我等恒常
以誠諦心潛密擁護由如赤子
佛言善哉善哉汝等如是我今以此
如意寶明王付囑汝等汝善護持佛
說是經已諸大菩薩及諸天衆咸皆
歡喜作禮而退

佛頂放無垢光明令普門觀衆功如來心隨羅尼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餘

東晉唐寫本安國藏經卷三藏傳法師賜紫沙門釋法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
俱及百千無央數人天菩薩之衆恭
敬圍遶而爲說法今時百千俱胝佛
刹皆往詣彼無邊花世界最上燈明
如來應正等覺現身住止經行說法
彼有二菩薩一名大光明二名無量
光今時彼佛遣二菩薩往娑訶世界
祇樹給孤獨園詣釋迦如來正徧知
覺所到已頭面禮世尊足而坐一面
彼二菩薩白世尊言去此佛土經行
百千俱胝佛刹有世界名無邊花彼
土有佛名最上燈明如來應供正徧
知現住其中恒說妙法彼世尊最上
燈明如來正徧知覺故遣我等詣娑
訶世界問評世尊少病少惱云何氣
力輕利安住快樂彼如是說又此所
有人非人部多毗舍佐藥叉羅刹供
盤茶供盤茶軍主王法盜賊魑蝎惡
瘡蟲蟻蝼蛄怖嚇盡如是等類擾亂

煩惱故彼世尊最上燈明如來應供
正徧知說此陀羅尼真言章句名聞
十方故遣來此爲利益安樂一切衆
生顏貞怡悅色相具足身意泰然以
此秘密功德力故擁護有情即說陀
羅尼曰

怛你也

合他

引去一

入縛

引二合

禮

二入縛

引二合

司

擲薩婆帝

三

呼迦穆迦

四

三

去

麼帝麼

賀

引三

去

麼帝

六

麼賀

引

入縛

合

禮

七入縛

引二合

擲

八

薩

四

薩

九

麼賀

引

八縛

引二合

禮

十

塢計

獲計

十一

多銘

三

入縛

麼帝

二十

麼賀

引

三麼帝

三十

麼賀

引

三

入縛

三銘

四十

婆縛

引二合

賀

五十

賀

引

賀

引

今時世尊告尊者阿難言汝今諦聽

此陀羅尼章句甚爲難得受持讀誦

爲他解說此阿牟尼陀羅尼佛出世

時亦難得遇若有族姓男族姓女聽

聞受持爲他解說得宿命通見彼七

生之中宿命之事一切煩惱皆悉消

除一切宿業而皆不受

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真言章句七

十七俱胝佛同共宣說若一切有情

聞此陀羅尼章句不信毀謗者即同

毀謗七十七俱胝佛

今時無能勝菩薩摩訶薩即從坐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
言世尊我亦宣說陀羅尼真言章句
為利益安樂諸衆生故以此秘密擁
護有情增長殊勝福力色相怡悅故
即說陀羅尼曰

怛你也二他去阿跢反嚩嚩嚩嚩嚩上嚩

跢亦准麼賀引矩曩跢亦准阿乞嚩二

臬迦臬二阿曩引迦臬四麼曩迦臬五

阿拏反多六佉祖引麼賀引佉祖

薩姪反契多姪准上契八多嚩銘

九出嚩銘十醯禮蜜禮底禮十一娑嚩

二合賀十二

今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
聽此摩尼陀羅尼章句甚為希有汝
當受持讀誦為他解說佛出于世亦
甚希有復次阿難陀若族姓男族姓
女如是聞此陀羅尼章句若受持誦
念讀誦解說得宿命通見彼十二生
中宿命之事一切宿業而不復受
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八十俱
胝諸佛同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羅
尼者即為毀謗八十俱胝佛而無有
異

尔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從坐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
尊我亦說此陀羅尼章句為利益安
樂一切衆生以此祕密殊勝大力擁
護有情增長色相身心怡悅故即說
陀羅尼曰

怛你也

二合 替能一合 阿剌麼剌二合 曩尔

仁降反 顛三合 曩引 誡羅泉四合 曩醯上禮

五合 曩醯上禮 惹醯上禮 擗贊休七合 贊

拏禮八合 贊拏上禮 擗帝九合 娑縛二合

賀十合

尔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
聽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難得希有
汝當受持讀誦為他解說阿難陀此
陀羅尼章句佛出世時亦復希有阿
難陀此陀羅尼章句若有族姓男族
姓女聽聞受持讀誦諷念為他解說
得宿命通見彼十三生宿命之事一
切煩惱皆悉消除一切宿業而皆不
受

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八十二
俱胝菩薩同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
羅尼者即為毀謗八十二俱胝菩薩
而無有異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言我亦說此陀
羅尼章句為利益安樂一切衆生令
諸有情福德增長身心怡悅名稱普
聞有大勢力顏貞端正以此秘密擁
護故即說陀羅尼曰

怛休也二替能一阿跢摘因縛跢準上

曩跢亦準矩曩跢準上姤計姤囉計

多嚕吠覩嚕吠五囉吒吠六嚕引禮

魯禮七賀禮蜜禮八底禮始禮九尸里

上舍禮十阿普縛普十一曩普矩曩耻

十二阿曩跛底十三縛曩跛底準上計

梟計梟計梟十四姤準梟姤梟姤梟十五

麼賀引姤梟娑縛二合賀引十

尔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

聽阿難受持此陀羅尼章句讀誦諷

念為他解說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

甚為希有阿難陀此阿牟尼陀羅尼

章句佛出世時亦甚希有阿難陀若

族姓男族姓女聽聞受持為他解說

得宿命通見彼十四生中宿命之事

一切煩惱皆悉消除一切宿業而皆

不受復次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八

十四俱胝佛同共宣說若有毀謗此

陀羅尼者即為毀謗八十四俱胝佛

而無有異阿難陀若有族姓男族姓
女於枯朽樹下以此陀羅尼章句若
讀若誦潛護救濟火不能燒令彼枯
樹重生枝葉花果敷榮何況受持之
人今時世尊復告諸苾芻言我今重
說陀羅尼章句為利益安樂一切衆
生顏良怡悅名稱普聞福德增長色
相端嚴以此秘密擁護故即說陀羅
尼曰

怛你也

二合

替能

去

阿跢

補因反

縛跢

亦准上二

姹計姹囉計

三

多嚕跋底

覩嚕跋

底

五

覩嚕蜜底

六

覩嚕蜜蜜底

七

覩

嚕覩嚕

八

嚕嚕醯禮

九

母禮底禮

十

婆嚕

二合

賀

十一

余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諦

聽此陀羅尼章句甚為希有汝等受

持讀誦為他解說阿難陀此阿牟尼

陀羅尼佛出于世亦甚希有阿難陀

若族姓男族姓女聞此陀羅尼章句

受持讀誦為他解說得宿命通見彼

二十一生宿命之事一切煩惱皆悉

消除一切宿業而皆不受又復擁護

所有一切部多一切天龍藥叉健闍

縛阿耨囉婆嚕茶緊那羅麼護囉誡
人非人不能侵害乃至一切惡瘡地
蟲蝎拏婆蟲亦不能爲害又復無彼
一切瘡病風黃痰癰如是等病須臾
發動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乃至七
日半月一月一季長時不能侵害又
復無彼一切瘡腫癰疽疥癩瘡
癬一切病惱一切業障一切厭禱及
一切吠踰荼皆不能侵害復次阿難
陀此陀羅尼章句九十九俱胝佛同
共宣說若有毀謗此陀羅尼者即爲
毀謗九十九俱胝佛而無有異復次
阿難陀此陀羅尼章句入王宮時憶
念入羅刹中時憶念入師子虎狼中
時憶念入曠野中時憶念入暴惡河
中時憶念爲水火難時憶念爲毒藥
所中時憶念一切怖畏時憶念皆不
能爲害復次阿難陀有受持此陀羅
尼者若遇惡人執持刀棒瞋怒逼趁
欲來傷害彼持刀棒自然碎折而得
解脫阿難陀我意觀見人間天上及
魔羅梵天沙明天人阿耨囉衆中若
以此陀羅尼真言章句擁護救濟結

界守護息除災難無越此陀羅尼者
何以故阿難陀此阿牟尼陀羅尼加
持護念一切煩惱悉皆消除余時四
大天王白世尊言此正法滅時我等
與彼正法助威神力廣宣流布令法
久住彼受持法師我亦加護遣除一
切魔羅世尊讚言善哉四大天王發
勇猛慈而護正法今時四大天王知
其佛意亦從坐起說陀羅尼曰
但你也二合他一合吠難去臑吠難去臑
二麼賀引難去臑三娑擔二合婆去臑
漆引婆去臑五吒吒臑吒吒臑六麼
賀引吒吒臑七矩跢補固矩跢上臑八
麼賀引矩吒九達轉麼禮瑳麼四上娑
嚩二合賀引
世尊言若有族姓男族姓女得聞此
陀羅尼章句解說彼明句義受持讀
誦一切煩惱悉皆消除一切世間得
無障罣如持一切妙法是時世尊告
四天王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令法
久住復告阿難陀言汝今諦聽正法
受持讀誦為他解說令彼有情得
福德名稱普聞阿難陀言唯然世尊

若有聽聞我專記憶尔時世尊以真實之義方便開示而說偈言

此經陀羅尼 過去諸佛說 我今亦說此
具言章句義 令彼聽受持 利益諸衆生
見二十一生 種種宿命事 無彼人非人
藥叉供鬘荼 羅刹布怛曇 而作諸障難
宣示陀羅尼 所欲皆自在 魔羅罪業等
障難自消除 訖彼陀羅尼 父母與兄弟
知識及眷屬 惡事不能害 受持陀羅尼
曠野道路中 師子虎狼等 不能爲怖畏
讀誦陀羅尼 百千俱胝劫 宿作諸罪業
七日盡消除 解說陀羅尼 七日得一切
菩薩之福德 俱胝劫不盡 令此陀羅尼
常有四天王 持國與多聞 增長及廣目
領自一切衆 色相具威神 擁護於四方
及持具言者

尔時世尊說此陀羅尼章句已 阿難
施及大聲聞衆 慈氏菩薩 文殊師利
菩薩 摩訶薩 四大天王 及天人阿菴
囉 皁闍婆等 聞佛所說 一心受持 歡
喜踴躍 作禮而退

佛說聖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開造

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意陀羅尼經餘

西人結唐為填製國所釋譯三藏經諸師助教門見此經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
余時世尊告尊者阿難陀言汝今
諦聽有消除一切閃電障難隨求如
意陀羅尼經過去如來無上正等正
覺之所宣說如我今者恒常悲愍為
欲利益天上人間一切群生得安樂
故亦復宣說

阿難陀言如是世尊願樂欲聞

世尊告言阿難陀東方有電名阿伽

曩

宋言

南方有電名舍多嚕

宋言

方有電名放光明北方有電名燥那

麼尼

宋言

阿難陀若有族姓男族姓

女知此明名号之者彼所任方無此

一切雷電驚怖若所住處有如是閃

電但書此真言安置彼處一切閃電

而不能發

余時世尊即說此捺囉

二 弭拏真言

章句曰

但你也

二 合他

去引

你弥你泯達唵怛

哩

二 路引

去 迎引

路引

枳你

三 成

上 擢播

捉^上
你^四
羅^二
乞^合
义
羅^二
乞^合
义
輪^{今反}
_{捕名五}

薩縛尾你庾合二那婆合二曳毗藥六二合

娑^二縛^合賀^口
引^七引

余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自衆

等皆來集會一面而坐時觀自在菩

薩即從坐起白言世尊我亦說此正

法

捺囉合二頌琴真言章句曰

恒
你
也
合二
他
一去引
尾
曩
引
舍
鉢
羅
舍二

底也
合二
哩
替
合二
計
二
鉢
羅
合二
底也
合二
弥

恒二合林第穆訖諦四尾麼禮五

鉢囉婆娑迦囉拏囉七

半拏入悉吠
合二帝九半拏羅縛去

桌_十你_麼帝_囉擲_一劫_畢擲

氷上 識二 擢二 乞二 史二 合二 那二 地二 穆二 乞二 史二 合二 三二 合二

羅乞義合二
羅乞義合二
捨四牛
薩舌轉

引上擲空票
底更
佩
曳毗藥

十二合 磨 上引 銘 六七 跛 舍 演 合二 覩 七 薩 七轉 嚙

引
迦
攞
蜜
嚩
底
也
縛
阿
哩

野二合導路引上楓諦濕嚙合二囉帝惹

引
娑縛二合
賀
九引十

余時金剛手祕密主向佛合掌恭敬

白世尊言我亦說此正法隨羅尼且

言章句曰

怛你也合二他去引母你母你二母你麼

底三麼底素麼底四麼賀引麼底五

賀引賀引賀引賀引麼引帶囉曩合二

悉底合二播崩去聲縛日囉合二播拏囉

舍上你哩合二茶上娑縛引賀九

世尊我此章句名無能勝若有憶念

受持書寫供養者我常擁護一切怖

畏一切中夭即得解脫

尔時娑訶世界主大梵天王自言世

尊我亦說此正法陀羅尼真言章句

為欲利益安樂諸有情故即說陀羅

尼曰

怛你也合二他去引醯里蜜里二只里娑

縛三賀三沒囉合二憾麼二布隸四麼賀

沒囉合二憾麼二拏五沒囉合二憾麼二

娑轉陸六布瑟崩去二僧去娑哆二合

隸娑縛二賀七

世尊此名梵天難拏陀羅尼能救護

於一切中天獲得長壽一切罪業皆

悉消滅

尔時帝釋天主向世尊所合掌恭敬

白世尊言我亦說此正法陀羅尼真

言章句曰

怛你也合二他去引沒駄麼蹬上臧二麼

你你三矯及哩莫大嘍引默哩四贊拏引

里麼引蹬去徒五卜迦六泉六娑引擲沒

囉合帝七四上曩麼第八路引囉拏

九麼姑里你計十作訖囉合囉二縛引

枳十舍縛哩捨上縛哩娑縛引賀引

世尊我此明句名金剛坐所有一切

驚怖及諸中天而無障礙悉得解脫

余時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

多聞天王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等

亦說此正法陀羅尼章句曰

怛你也合他引去補瑟閉合藐補瑟

閉二合麼跋波哩賀引寐三阿上哩野

合鉢囉合舍悉諦四扇引帝你泥逸

穆訖帝二合姦去婁禮曳六合醯六囉

拏也二婁轉陛七率覩二賊上娑多二合

尾賊上娑縛二合賀八引

世尊我等四王如上所說真言章句

名無怖畏於諸怖畏而作擁護一切

壽命令無中天

余時娑誡嚕龍王麼曩悉吠合龍王

電光龍王無熱惱池龍王電舌龍王

百光龍王等亦向世尊前合掌恭敬

住立一面

世尊告言有此如意章句之處擁護

一切閃電障礙亦能救護一切中天
攝除諸毒一切羯祛那吽哆拏作不
吉祥事者亦悉破壞汝等諦聽當發
慈心汝等龍趣之中各生真志我慢
貢高當應降伏諸龍白言云何降伏
世尊答言我有陀羅尼令汝等龍我
慢貢高心便止息真言曰

但你也

二合他

一引

阿上惹

二合麼麼

三阿蜜

二合帝

阿乞叉

二合曳五阿尾

也

二合曳六奔捉也

二合跛哩也

二合曳七薩

縛播跋八鉢囉

二合舍麼你

娑縛

九引阿上

哩野半

引拏

十合燥播

娑縛

二合賀

一引印捺囉

二合設窣上曳

娑縛

二合賀

二合銘

一引伽上設窣上娑

縛

一合賀

二合賀

三合賀

世尊告言若有男子女人於此具言
章句受持讀誦書寫供養者彼諸龍
神閃電等怖不能爲害亦无根毒及
和合毒諸所作毒悉不能害我等及
一切衆生故

余時大梵天王及天帝釋護世四王
諸龍王等讚言善哉善哉賢者爲欲
利益安樂多數諸群生故善說此正
法捺囉

二合彌拏

真言

草句我等一心

受持佛說此經時一切世間天人阿
蘇哈捷闍婆等及諸大衆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消除一切閃電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消除一切閃電隨求如意陀羅尼經 第六 終

佛說無能勝大明王陀羅尼經

終

西本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等處傳教大師智光奉詔譯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阿難陀等我今
宣說無能勝大明王陀羅尼爲彼人
天作利樂故若有吠多拏及步多等
於此大明王起根本業作諸障難乃
至藥叉羅刹娑起暴惡業欲破此明
王者無能破壞即說呪曰

怛你野

合

他

一

賀娑你

二

引

尾賀娑

你

三

護魯

祖魯魯

四

娑嚩

二

合

賀

五

引

若有聰慧之人於此明王心不疑慮
尊重受持者彼入於囉惹門或在師
子中在道路時或非道路心常憶念
乃至魔王處及遇彼冤家以此明王
常自擁護無諸恐怖即說呪曰

怛你野

合

他

一

度弭

二

引

度度弭

三

引

度

麼

四

娑嚩

二

合

賀

五

引

賀

五

引

若有女人專注受持復能書寫戴於
頂上者被人所有財物恒常豐盈無
有耗散一切眷屬皆得安樂即說呪

曰

怛你野

合

他

一

惹嚩

惹嚩

二

合

惹嚩

二

引

你三引娑嚩二合賀四引

若有女人身懷其孕久久不生受諸

苦惱受持此明皆得易生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迦捨迦捨二尾迦捨三

摩賀引迦捨四娑嚩二合賀五引

若或有人於軍陣中手相殺時此無

能勝而為擁護咸得安住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吒吒二致跢三

娑嚩二合賀四引

若或有人於迷醉時或睡夢中乃至

行住之時彼步多衆無能燒亂恒得

安樂又復有人以懸重心恒常受持

諷誦宣說此無能勝於晝夜中而為

擁護一心聽聞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賀囉二賀囉囉三

娑嚩二合賀四引

我今宣說彼惡魔羅恃其力勢現種

種色相而來相持菩薩見已止住其

軍同彼兄弟而說此言我千俱胝劫

為求菩提捨自身命及以男女乃至

財寶而無吝惜發大誓願修此精進

難行苦行為有情故起利他行慈心

悲愍觀得圓滿彼惡魔羅見此事已

來為我障菩薩是時憶念此無能勝

大明王陀羅尼以彼明力令彼魔羅
及大軍衆悉皆退散即說呪曰

怛你野

二合

他

一引

伊底弭底

二底

羅

弭羅

三

弭底弭隸

引

你

四

娑嚩

二合

嚩

賀

五引

於是明王現女人相來菩薩前合掌
頂上而說頌曰

大智慧宣說如大光普照而我於今日
降伏魔羅軍如汝過去永無上正等覺
乃得大無畏魔羅軍降伏

我今以彼明力破壞魔羅及大軍衆
并諸眷屬即說呪曰

怛你野

二合

他

一引

迦嚩置

二引

迦嚩吒

謨隸

四引

曩俱羅

五

俱賀羅

六

麼

隸

引

你

七

娑嚩

二合

賀

八引

今時世尊而說頌曰

如來正等覺令一切世間得無上果者

毒藥不能害器械不能傷火亦不能燒

至於眠睡中常不見惡夢若爲王繫縛

及在賊手中或山崖巖嶮乃至於江河

一切恐怖難悉皆得解脫衆罪及苦惱

解脫而安隱明力及慧力而有威德

凡所作事業能速得成就

即說呪曰

怛你野合二他一引素唎二引素素唎三引縛

囉四縛縛囉五摩曩婆縛六引娑摩

囉七引護唎八引娑縛九引賀九引摩唎十引

娑縛引賀一引

佛言我先求菩提時作六牙白象時

爲彼獵師而作遮護斯若真實願諸

有情一切苦惱皆得除盡我於過去

之世爲海中龜時身備割截心無嗔

恨斯若真實願諸有情所有疾病皆

悉除滅即說呪曰

怛你野合二他一引唎唎唎你二度嚕

二合鏤跋能四去娑縛引賀五引

佛言我過去世求菩提時施於有情

種種安樂我昔爲雉被獵師所獲所

要施與起慈心觀不生真恨即說呪

曰

怛你野合二他一引鼻哩二度度度你三摩

賀引曩諦四引娑縛引賀五引度度度

你六引唎致七鼻致哩八娑縛引

賀九引

佛言我爲忍辱仙人時修忍辱波羅

蜜多觀心不煩惱觀察一切有情由

如赤子我身出血而變成乳我爲求

菩提一切施時彼婆羅門來於我前

而乞其頭以頭施之乃以髮索繫縛
於樹我於是時起慈悲心不生實恨
觀婆羅門由如赤子乃至妻妾皆悉
施與我不求五慾樂不求王自在不
求天宮貴真實爲彼降伏魔羅及以
眷屬乃至調伏一切冤家得最上位
爲破彼故說大明大力而能出生過
去行菩提行爲降伏魔羅我今復說
即說呪曰

怛你也二他二去二他二企企顫二尾麼那顫三

尾度度度寧四麼賀引曩底反麼羅

拏二嚩底五麼賀引嚩他二嚩底六

醯醯醯七弭弭禮八始始拏九始拏始

拏十悉哩拏十一弭哩拏十二麼賀引弭哩

拏十三禮禮顫十四弭里拏十五拏娑嚩二

羅跋合嚩引你顫六底底顫十七蜜底

哩拏八陸轉嚩迦引麼引囉他二娑上

達顫九設咄嚩二達哩灑二拏二十設

嚩達嚩二十麼賀引達嚩二十你反

跋多二達嚩二十乞合嚩上跋二十

娑賀娑羅二駄引嚩二十尾麼禮六

烏化囉二底反乞三瑟賦三合麼賀多

開八設咄嚩二被引佩孕迦引哩二十

布余反多二底哩二數路去計數三

你泥送底焰二路計數尾八嚕

哆十一悉駄引佐底哩二數三十路引

計瑟縛二顛反介哆十四沒囉二

憾麼二難拳數二跛謎三十悉弟設

訖底二塞建二駄寫也二尾成嚕

帝三十

我爲汝說彼大明力威德精進天與

阿蘇羅兩陣相持時天憶念此無能

勝彼自降伏汝天精進與一切阿蘇

羅相持汝天壽命千年伺其方便彼

無能得若無能勝真實力成就往於

梵天如是恒常作種種事業而無能

勝彼梵天威德而供養故諸佛所說

即說呪日

尾捨引禮一尾補禮二底丁七瑟膩三

義底上乞瑟膩三阿化顛二姿上你哩

勢四阿謨引契阿鉢囉二底賀帝三

謠佉囉引喻娑麼引怛麼二計六麼賀引

鉢囉二陛七尾你喻二顛陛八尾你喻

多上囉九顛陛二攏二托十阿乞顛

鉢囉二陛十鉢囉二入縛二栗帝三縛四

喻無但參二鉢囉二麼囉那三甯

入縛二栗上入縛二栗上入縛二栗上入縛二

喻無但參二鉢囉二麼囉那三甯

曳^{五十}呌濕縛^司曩羅達囉^引曳^{五十}

阿介^七呌野布哩^{五十}祢縛那^{引上}

曩縛僧^去婁囉^二合賀祓野^{五十}唧

致唧致^{五十}哩致顫致^{六十}枳里底里

唧顫^{六十}醯醯醯醯醯醯醯^{六十}度嚕

尾度嚕^{三十}唧哩顫致計^{六十}娑囉

尾娑^上囉^{六十}跛囉縛^{六十}惹惹

惹惹^{六十}部漆^七反鉢囉^二娑哩野

合^二左^上娑縛^一合賀^{十八}

佛言我於後夜時日初出時爲於世

間作最上修行圓滿成佛事業獲得

菩提降伏魔軍轉於法輪復有千俱

胝淨居天衆來於我前發甚深意以

柔軟音請轉法輪

佛告舍利子言諦聽舍利子此無能

勝明王利益安樂一切有情舍利子

昔過去之世天與阿蘇羅兩相鬪戰

是時天衆退散阿蘇羅得勝尔時帝

釋天主即以此無能勝陀羅尼書於

金葉安旗幟頭復與相戰時天衆得

勝阿蘇羅軍尋即退散即說呪曰

怛^上你也^二合他^一去引沒素謎^二縛素迦

囉帝^一曩^司虞^上那哩佐^四迦播

哩拏^五娑縛^二合賀^六

佛告舍利子我不見有諸天及魔羅
等乃至人間沙門婆羅門并阿蘇羅
一切鬼魅阿波薩麼囉輒闍婆藥叉
囉乞叉藥路荼緊那羅尾那夜叉布
旦曩供盤拏羯吒布多曩舍二者等
於此無能勝大明王無敢違仰如是
大明王施羅尼若不見不聞云云乃是
過去見在業所障故
今時世尊說是施羅尼一切成就已
時阿難隨舍利子天人阿蘇羅等一
心受持歡喜奉行

佛說無能勝大明王施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嗟嘯曩法天子受三歸依獲免惡道經云

要旨是摩伽陀國佛中三藏有教大阿闍梨目 卷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俱是時有一天子名嗟嘯曩法天報將盡唯餘七日而乃先現五衰之相身無威德垢穢旋生頭上花鬘咸悉萎萃諸身分中臭氣而出兩腋之下悉皆汗流時嗟嘯曩法由是之故不樂本座宛轉於地悲哀啼泣而作是言苦哉苦哉曼那吉你池苦哉苦哉洗浴之池苦哉苦哉寶車與鹿惡歡喜雜林等如是諸園苑不復更遊戲苦哉苦哉跋里耶多羅迦花永不採摘雜寶柔軟之地永不履踐苦哉苦哉天衆妓女端嚴殊妙常所侍衛今相捨離是時有餘天子見斯事已往帝釋所白言天主彼嗟嘯曩法五衰現前命餘七日宛轉在地悲哀啼泣作如是言苦哉苦哉曼那吉你洗浴等池苦哉苦哉寶車及鹿惡歡喜雜林等如是諸園苑不復更遊戲苦哉苦哉跋里

耶多羅迦花永不採摘離寶柔軟之地永不履踐苦哉苦哉天衆妓女端嚴殊妙常所侍衛今相捨離天主我見是已心甚傷切故來告白

余時帝釋天主心悲愍故往嗟轆曇法所而告之言天子云何而汝賢者宛轉於地悲哀啼泣說諸苦事傷動見者時嗟轆曇法忽聞是語從地而起整服肅容合掌而立白帝釋言天主我今壽命唯餘七日命終之後墮閻浮提王舍大城以宿業故而受猪身天主既受彼身於多年中食敗糞穢我觀此苦是故愁憂

余時帝釋天主聞是語已心甚悲愍告嗟轆曇法天子言賢者汝可誠心歸命三寶應作是言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彼嗟轆曇法天子以死怖故畏傍生故白帝釋言憍尸迦我今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彼天子受三歸已心不間斷以至命終諸天之法下智有見不能觀上時帝釋天主觀彼天子生於何處爲生

南閻浮提王舍大城受猪身耶爲不受猪身盡彼天眼觀之不見又觀傍生鬼界亦復不見又觀娑訶世界人間亦復不見乃至四大王衆天及忉利天盡彼觀察都不能見

尔時帝釋天主旣不見已心生疑慮於是帝釋往祇樹林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還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彼嗟轆曩法天子五衰現前命在七日宛轉在地悲哀啼泣說諸苦事傷動見者我時到彼見此事已而問之言云何賢者悲啼懊惱憔悴若此時嗟轆曩法而告我言我今壽命唯餘七日命終之後墮閻浮提生王舍城而受猪身於多年中以諸糞穢而爲食噉我聞此說心極悲慙乃告之言今汝賢者欲脫斯苦當歸命三寶作如是言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嗟轆曩法以死怖故畏傍生故而白我言我今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衆中尊時嗟轆曩法受三歸竟而後命終世尊我今不知彼嗟轆曩法託生何處

今時世尊以正徧知告帝釋言憍尸
迦今嗟轆纆曩法天子已生覩史多天
受五慾樂今時帝釋天主聞佛語已
歡喜踊躍心意快然諸根圓滿即於
佛前說伽陀曰

若歸依於佛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若歸依於法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若歸依於僧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復說伽陀曰

誠心歸命佛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佛心常憶念

誠心歸命法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法力常加持

誠心歸命僧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僧威常覆護

今時帝釋天主說伽陀已世尊印言

如是如是

歸命佛法僧 定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今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佛施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若達磨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若僧伽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又說偈言

佛法僧名若不知 彼人最下故不獲
輪迴宛轉而久處 如迦尸花住虛空

佛說是經已諸苾芻衆天帝釋等一
切大衆歡喜信受作禮而退

佛說嗟轍曩法天子受三歸獲免惡道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諸行有爲經

論

西晉度應記隨國那爛陀寺三藏傳經所賜沙門目連奉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苾芻衆千二百五十
人俱

尔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苾芻一切行
遷流如幻不實不得久住無有定相
是顛倒法苾芻乃至一切行垢盡無
染離一切垢一切衆生乃至蠕動及
部多等至壽命盡決定殞滅若彼無
生即當無滅若彼長者婆羅門刹帝
利種族殊勝豪貴自在財富無量金
銀珍寶及諸受用無所乏少雖有父
母眷屬親姻知識吏民僮僕皆悉具
足至壽命盡亦無能免又復刹帝利
授灌頂已爲大國王得大自在有大
力勢人民無量大地國土皆悉降伏
至壽命盡亦復無免又彼仙人林中
諸修行者不貪於味食諸菓實又復
遠離菓實修諸苦行至壽命盡亦復
無免又彼修諸十善得生四大王天
忉利天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

他化自在天又復修行禪定得梵身
天梵輔天大梵天得少光天無量光
天極光淨天得少淨天無量淨天及
徧淨天得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
想有情天又彼阿那含得無煩天無
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又彼
獸尋色身修無邊虛空三昧等得生
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
非非想處彼等諸天雖復殊勝非彼
不生亦復須滅若彼三界漏盡已作
所作遠離重擔速得已利盡諸有結
得阿羅漢雖復此身亦當棄捨又彼
刀兵劫自修一身處於寂靜悟諸因
緣得中乘證号辟支佛雖復此身亦
當棄捨乃至如來應正等覺十力廣
大四智圓明說法無畏正師子吼塵
無數勤勞得那羅延身亦復棄捨諸
苾芻所謂如彼窯師造作坏器盆甕
之類雖復有成定從破壞又如菓熟
自當墮落生滅之法亦復如是諸苾
芻一切有情乃至部多一切含識至
壽命盡無免斯者如無有生即當無
滅復說偈言

如來天中天 說是無常法 如坯器不堅
終趣於破壞 同菓熟自落 有情命如是
苾芻今當知 生滅宜應怖
余時世尊說是經已 諸苾芻衆一心
信受歡喜奉行

佛說諸行有為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如來正法秘密藏印心陀羅尼經

終

聖德唐高僧善慧翻梵文義釋法苑珠林卷之四 法苑珠林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訶訶國無垢園中寶光明池側與大菩薩及諸聲聞天龍夜叉捷闍婆阿菴囉薩嚧茶緊那羅摩護囉誡人非人等并諸王衆長者居士百千圍遶恭敬聽法尔時衆中有大富婆羅門名無垢妙光即於會中能解微妙曉達師法聰明辯才愛樂多問修崇十善信重三寶歡喜踴躍而作是念一切有情修善爲因財富無量資具衆多我當修習尔時大婆羅門無垢妙光起立合掌遶佛七匝以種種花塗香鉢香等供養世尊及諸衣服眞珠瓔珞價直百千持以施佛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願起大悲願受我食如是三請尔時世尊默然受請於是無垢妙光大婆羅門見其世尊默然受請而速歸還經於一宿備辦種種衆多美味六味具足飲食辦已嚴飾舍宅樓閣浴池繒絲甚衆花香鉢香種種諸香

及塗身香等諸供養具無不周備即時婆羅門等執持花幡奏諸妓樂與其眷屬往詣無垢園中寶光明池側迎請世尊到已白佛言世尊食時已至飯食悉辦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往至我舍受我供養

尔時世尊觀察衆會安慰無垢妙光大婆羅門曰善哉善哉如汝所願又告諸衆并餘天等悉皆往彼於是世尊從座而起與諸大眾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及諸王衆目民眷屬無量百千恭敬圍遶皆來集會當行往彼無垢妙光大婆羅門家尔時世尊身縱金色放種種光無量諸相變作種種光明之網徧照十方一切佛刹又復照耀彼佛刹中諸佛如來道場衆會變作種種供養之具照耀彼已還復來入釋迦牟尼身毛孔中即時無垢妙光大婆羅門與其眷屬一心恭敬欲供養佛掃除道路嚴飾清淨尔時世尊與諸大眾天龍夜叉捷闍婆阿菴洛婁嚩荼緊那羅麼護囉譏帝釋梵王護世四王麼醯首羅那羅延等百千之衆恭敬圍遶往詣

於彼今時世尊當路而行於前中路
有一因苑名爲安樂彼園苑內有大
舊塔極其損壞四邊荊棘草木叢林
堅硬閉塞猶如丘埠今時世尊將近
彼塔丘埠四面周匝焰熾種種色相
光明照耀於彼破塔遠近皆覩又於
光中出妙音聲讚言善哉善哉釋迦
牟尼佛清淨微妙瑞相無量不可稱
量彼無垢妙光大婆羅門請於如來
今現希奇難思大事今時釋迦牟尼
如來旋遶破舊丘埠之塔欲伸供養
復解自身衣服嚴具覆蓋於彼舊塔
埴埠蓋覆已畢悲泣雨淚又復思念
舍利出現及十方佛悉皆出現即時
舍利從塔湧出皆在十方諸佛如來
手掌中住今時十方諸佛如來亦皆
雨淚而彼諸佛身放光明照耀故塔
作光明網內外瑩徹清淨無比然後
光明及佛舍利還入塔中彼時衆會
悉皆悲泣驚怖希奇歎未曾有今時
會中有大藥義主名金剛手身光焰
熾臂膊臍臍直柔軟光澤猶如象鼻輪
金剛杵速疾往詣世尊之前頭面禮
足而白佛言世尊云何現此希奇瑞

相及十方佛悉皆雨淚光明照耀唯
願如來爲我演說決於衆疑今時世
尊告大藥叉主金剛手言此是一切
如來全身舍利聚此塔中及一切如
來百千俱胝胡麻形像正法心印陀
羅尼亦在塔中應知金剛手此胡麻
量諸佛形像正法心印陀羅尼止住
塔中由此百千俱胝如來全身舍利
亦住此中若此正法心印陀羅尼在
此塔中彼八萬四千法門亦在此中
及九十九百千俱胝如來頂髻受記
亦在此中當知金剛手若一切如來
舍利之塔及此正法心印陀羅尼所
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不可稱
歎應知金剛手由此正法箇印心陀
羅尼而能增長圓滿一切正法及諸
功德今時世尊說此法時彼諸大衆
聞法歡喜滅除垢染得法眼淨其中
有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及緣
覺乘其中有證初地二地乃至十地
或於其中有得六波羅蜜悉皆圓滿
或有得受菩提之記或有獲得阿耨
跋致時彼無垢妙光大婆羅門即於
會中離諸煩惱滅除障染獲五神

通今時金剛手大藥義主觀如是等
希奇變現自在神通踊躍歡喜贊未
曾有而白佛言世尊此正法印心陀
羅尼有如是等廣大利益若諸有情
書寫莊嚴受持讀誦尊重讚歎獲何
果報願佛演說今時世尊告大藥義
金剛手言諦聽諦聽吾爲汝說若有
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受
持讀誦書寫尊重此正法印心陀羅
尼獲得九十九百千俱胝胡麻量等
形像如來福德之聚善根果報又得
逢事彼諸如來受菩提記所以者何
此正法印心陀羅尼是彼九十九百
千俱胝那由多胡麻量等形像如來
同共宣說若復有人受持讀誦此正
法印心陀羅尼經即得值遇十方世
界九十九百千俱胝那由多胡麻量
等形像如來若有苾芻苾芻尼鄔波
索迦鄔波斯迦族姓男族妹女於此
正法印心陀羅尼經若能日日恭敬
供養花香末香花鬘塗香細妙衣服
及莊嚴具等所獲功德如彼供養十
方世界九十九百千俱胝胡麻等形
像如來功德無異又得一一如來廣

大莊嚴具等及獲無量七寶之聚如
蘇弥盧今時衆會天龍藥叉捷闍婆
阿素囉薩婆嚕荼緊那羅摩護囉誡人
非人等一切大衆悉皆驚疑歎未曾
有如是朽爛破壞之塔常被荆棘閉
塞草木叢林堅密充滿猶如丘埠今
日如來起大慈悲自在神通現如是
等希奇瑞相七寶妙塔不可思議時
諸大衆稱歎無盡即時會中有金剛
手大藥叉主而白佛言世尊云何破
壞丘埠之塔變現如是衆妙莊嚴今
時佛告金剛手言離此破壞丘埠之
塔無別七寶衆妙之塔所以者何隨
識變現或見荆棘丘埠之塔或見七
寶衆妙莊嚴又諸佛所現十方如來
全身舍利所藏之塔百珍七寶衆妙
莊嚴衆生惡業乃見荆棘破壞之塔
當知金剛手大藥叉主若於末世最
後分時謂諸有情罪業深重不植善
根廣作不善三惡道業以此因緣生
無佛世亦常不聞諸佛名字及恒遠
離僧法之名如是之事真實不虛所
以諸佛及我雨淚悲歎復次金剛手

若正法將滅安住此塔一切如來全身舍利亦乃藏於此塔之中謂以一切如來所說之法而加護之即時金剛手大藥叉主而白佛言世尊一切有情云何植善云何正法安置此塔尔時世尊告金剛手言若復有人信解受持讀誦書寫為人演說種種莊嚴安置塔中即是安置一切如來全身舍利藏此塔中復得一切如來慈持祕密而加護之復得十方世界九十九胡麻量等形像諸佛之塔而加護之復得一切如來頂髻眼塔而加護之若復有人用於七寶如法加持雕作諸佛及菩薩像種種莊嚴安置塔中復用繖蓋相輪寶網鈴鐸衆妙嚴飾鍾磬鏡鉢及諸器物花香瓔珞衣服飲食諸供具等又以一切如來正法加持真實護淨精進恒時離於懈怠又復此塔時遷變壞重修嚴飾種種供養精心信敬不生疑謗彼當獲得無上菩提若復有人旋遶此塔一二匝等或一禮拜即得解脫無間之罪必當證得阿毗跋致乃至究竟

佛果菩提若有此塔所住之處一切
十方諸佛形像亦在此中復次若有
此塔之處由彼一切如來加護力故
彼地四方而無毒龍雷雹風雨非時
損害及諸怖畏彼處復無諸毒蟲蟻
所謂毒地狼鼠蝗蟲蝮蝎黃蜂黑蜂
乃至蜈蚣百足悉皆遠離復次彼地
而無暴惡虎狼師子飛禽走獸不能
傷害又復彼地一切災難而無燒亂
又無夜叉羅刹部多吠多拏又毗舍
遮顛狂鬼魅不能傷害又無瘡病瘡
腫疹疣痔瘻白癩疥癬一切疾病不
能侵害若復有人見此寶塔歡喜讚
禮諸損壞等不能侵害又復彼地牛
馬羊犬種種傍生及諸男女而無中
矢及無刀兵器杖水火焚漂怖畏等
事彼地亦無飢饉疾疫種種怖畏彼
處常得四大天王圍遶擁護及二十
八部大藥叉主密隱形儀恒來擁護
及三十三天二十八宿羅睺諸星乃
至日月晝夜順行若諸龍王恒常觀
察應時降雨或有欲色乃至無色一
切諸天於三際時來降此塔禮拜供

養一切如來恭敬尊重憶念思惟若復有人恒常修嚴佛塔形像或用木石泥土彩畫金銀鍮石等及此正法印心陀羅尼經書寫莊嚴又以一切如來如法護持然後安置寶塔之中又此寶塔四邊階道悉皆嚴飾相輪幢幡周匝懸鈴七寶羅網高廣大小隨意自在種種莊嚴又以十方如來正法而加持之復作一切聖賢擁護之法而加護持然後種種廣陳香花飲食乃至瓔珞精虔供養如是乃獲無量功德即時會中有金剛手大藥叉主復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此正法印心陀羅尼書寫受持供養恭敬獲如是等無量功德今時世尊告金剛手言此是法界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祕密篋印心陀羅尼所以獲是無量功德時金剛手大藥叉主聞佛所說無量功德歡喜信受復白佛言世尊願佛慈悲演說此法我等樂聞今時世尊告金剛手言汝等諦聽今爲汝說此正法印心陀羅尼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同共宣說若有信受恭

敬供養乃至證入聲聞緣覺及於十
地法報化身所以名為全身正法祕
密選印余時世尊即說呪曰

曩莫悉底哩合三野一地尾合二迦去喃

去引薩縛怛他去引婆跢上南三唵四部

悉底哩合三步平縛曩縛唵五縛縛唵六

祖魯祖魯七他囉他囉八薩縛怛他

去引婆跢上馱上引覩他哩九鉢納麼合二三

去婆吠十惹野他哩捫上佐裔一十娑

麼合二囉達特麼作訖囉合二鉢囉合二

轆無餘反多曩縛日哩合三冒去地曼上

監上迦囉上楞上訖哩合一帝十薩縛怛他

去引薩哆上地瑟耻合二帝十冒去他野冒

去引他野六冒去地冒上地七沒賴切身參

去引冒去他野六參去冒去他野九左擇

左擇左懶去覩合二薩縛薩怛縛合二喃

二薩縛引縛囉拏你二薩縛播跋

尾薩帝三護嚕護嚕四薩縛忒引上

迦尾薩帝五薩縛怛他去引薩哆統哩

二那野縛日哩合二拏六參合婆囉參

去婆囉二薩縛多鳩瑟賦合二灑八

陀去羅拏母捺哩合二沒第蘇沒第

薩轉縛怛他去引薩哆上地瑟耻合二哆

三十 馱引上觀婆轉陸娑縛二合賀引三參

去 麼野引地瑟耻二合帝娑縛二合賀

十三 陸縛但引去婆多上引三統哩二合那

馱引上親母捺哩二合娑縛一合賀引二阿

鉢囉二合底瑟耻二合多率觀一合閉二合但

他引去婆多引上地瑟耻二合帝三合虎嚕虎

嚕引上呌引上娑縛二合賀引三唵引三薩

縛但引去婆多引上塢瑟耻二合灑陀去

囉泥母捺哩二合陸縛但引去婆多

二 馱引上觀尾部尸路上引四地瑟耻

二 帝呌呌呌娑縛二合賀引四

合 今時世尊說此呪已告金剛手言今

此全身祕密篋印心陀羅尼是諸如

來普皆宣說徧十方界於一一方有

九十九胡麻量等形像如來百千俱

胝那瑜多諸佛如來聞說此法皆來

至此同共讚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

善能演說正法篋印心陀羅尼廣令

流布行闍浮提復令一切諸有情等

以全身舍利安置此塔由此十方一

切如來以諸三昧而加護之若復有

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此全身舍

利祕密篋印心陀羅尼經及以金銀

梅檀雕彩莊嚴安置塔中彼十方世
界一切如來恒來在此而加護之
時世尊說此正法箇印心陀羅尼時
此舊破壞丘埠之中出現七寶微妙
之塔相輪幢幡種種莊嚴人天大衆
無不皆見久現如故彼時衆會諸大
菩薩及聲聞衆天龍八部人非人等
覩此希奇特悉歡喜今時世尊說此
法時諸大衆等金剛手大藥叉主無
垢妙光大婆羅門并諸菩薩諸大聲
聞天龍藥叉捷闍婆阿素囉薩嚕荼
緊那囉麼護囉誡人非人等國王大
目長者居士一切大衆聞佛所說一
心信受歡喜而退

一切如來正法密箇印心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息除中天陀羅尼經

卷

要妙法苑珠林卷之四十四 三藏傳法大師賜教妙門曰 梵經卷之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旃伽河邊與大衆俱及於護世四大天王多聞天王最爲上首

尔時世尊告四王言有大怖畏深可厭患汝等應知若男若女童男童女若人若天我觀中天生大怖畏恒時擾惱各不相救乃至老死甚大怖畏而無窮盡吾今爲汝說救護法即時會中四大天王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於世尊前聞此說已踴躍歡喜以身命財奉於如來願佛哀愍爲我演說

尔時世尊一彈指間面東而坐說如是言南無十方一切如來無上正等正覺廣大慈悲憐愍有情彼皆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惟願慈悲同共觀察著我有情與力加護息除中天敷演解說如是東西南北乃至上下一切如來唱如是言南無一切如來無上正等正覺不捨慈悲而爲衆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惟願慈悲同共觀察著我有情敷演解說

今時諸佛同共證明我今宣說救護
怖畏息除難法如是乃至第二法輪
演說之時此會衆中皆獲壽命色相
具足悉得離於生死怖畏而無中天
乃至老病亦復如是

今時十方一切諸佛照見一一世界
如來形像如胡麻量徧滿一切又彼
十方一一如來同共發聲乃說呪曰

怛你也二合他去引左禮左擲引左禮

二尾顙跏餘四娑縛二合悉底二合計三作

訖引囉二合今曩四鉢囉二合捨滿觀

五薩縛臬誡六引阿曩矩曩注七

左隸左隸八計麼顙設焰二合你麼

你設也二合你四麼詩悉一十嬌居大囉

尾曳二合四矩囉隸三矩麼底四尾

灑麼五捉麼捉五尸數醯縛六阿

左禮尾左禮七麼引尾覽縛八母護

母轉護九娑縛二合賀二

今時十方一切如來說此秘密神呪

已作如是言一切如來無上正等正

覺皆同此說

今時北方多聞天王而白佛言世尊

我今聞彼十方如來威神之力加持

擁護而無中天息除怖畏面於佛前

而說呪曰

但你也二合他引去濕吠二合帝二濕吠去

帝三里里里四

今時東方持國天王即於佛前乃說

呪曰

拶哩拶哩娑縛引二合賀引

今時南方增長天王在於佛前即說

呪曰

縛引去梨縛縛縛縛

今時西方廣目天王侍立佛前亦說

呪曰

麼引去鄧擬你藐麼引藐母藐母

今時世尊告四天王言今此神呪是

一切佛證明觀察若有族姓男女等

輩晝夜受持志誠憶念必獲長命而

無中天命終之後不墮惡趣若復有

人利益有情發誠諦心受持讀誦臨

命終時無諸怖畏亦無變恠及諸惡

相於現在世又無白癩顛狂諸病及

離水火刀兵疾疫蟲藥等毒乃至雷

雹一切諸難皆悉遠離若是經典所

在之處十方諸佛及衆菩薩悉皆來

集擁護是經令無障難若復有人於

此經典書寫莊嚴護淨轉讀如造佛

像種種嚴飾所獲功德而無有異若
復有人供養諸佛精心離慢獲吉祥
福息除災難若有受持書寫此經恒
離懈怠所獲功德亦復如是一切聖
賢常恒擁護離諸災患尔時世尊說
是經已四大天王龍神八部阿彌囉
等及諸人天一切大衆聞法歡喜信
受奉行

息除中天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讚法界頌

聖龍樹菩薩造

八十七頌

餘

西天北印度馬城曇首國帝釋尊年三歲傳法於諸菩薩及諸國王諸臣奉迎譯

歸命十方佛	法身及報化	願共諸衆生
速成法界性	法界理凝然	本來常清淨
輪迴三惡道	處處悉周徧	體皆離彼此
諸相不能遷	寂靜如虛空	非深復非淺
乳未轉變時	酥醍醐不見	煩惱未伏除
法界無由顯	如酥處乳中	酥本妙入瑩
圓滿體清淨	如燈被障礙	非能照餘物
法界非明了	如燈離障礙	處處物能照
真如恒顯現	初中及最後	二障不能擾
初時充照耀	真如理難顯	被障明非見
光明物所障	真如體犯潔	輪迴不能染
輪迴非能捨		勤求趣法界

如米糠纏裹 穀體米非無 煩惱覆真如
真如煩惱有

如穀去其糠 米體自然見 若離煩惱糠
法界理方顯

妄執有世間 色蕉終無實 法界非世間
亦非虛妄見

如人飲甘露 熱惱悉皆除 若證法界性
煩惱熱皆棄

滅除煩惱焰 法界甘露現 一切有情中
高下皆平等

體實果不生 執種果非有 智慧出生時
有為非法界

法界本無處 究竟方可證 清淨恒充潔
日月皆瑩淨

法界無垢染 如龍夜雨塵 沉似羅睺面
光明恒燦然

譬如大洗布 處火能離染 垢去布猶存
光明轉瑩淨

貪愛令心染 虛妄有輪迴 亦如火洗布
真空妄非有

三毒生二死 智慧火能燒 法界體常有
朗然恒寂淨

煩惱染垢 世尊恒所宣 垢滅真如顯

如汲地中泉
法界體無垢
瑩淨亘難量
法界本無我
何處更思惟
法界離憎愛
差別從此生
真空非苦惱
三界乃輪迴
懷孕在於腹
法界不能證
種種生疑慮
真實計非有
兔角體非有
妄執真非有
如色必破壞
三時不能得
有生還有滅
云何言所知
兔角本非有
思慮不能知
真空稱善逝
修因離執非

根隨能覆藏
二形及女男
根塵境本無
貪憂苦惱因
嬰兒未言見
見慢及恚癡
妄執令真實
微塵猶可知
三世猶可思
色相悉皆亡
應化隨緣有

若除煩惱盡
體無虛妄執
虛妄執爲因
耽滯由妄想
二障覆真如
妄計有真實
法界離妄執
法界非破壞
真空非兔角
真空非兔角
應化隨緣有

圓通如日月

水現影皆同

色聲雙泯絕

差別去何有

三世可尋思

生緣時決定

若悟已身法

已身云何有

如水居熱際

處熱覺悟非

實際理亦然

圓通皆如是

心恒煩惱覆

迷惑不能了

若離煩惱纏

覺悟而非有

如眼觀諸色

離障能照曜

真空理亦然

照曜離生滅

耳識聞於聲

離妄及分別

法界性亦然

分別妄非有

鼻能嗅諸香

妄執性非有

色相二俱亡

真空亦如是

舌根自性空

味界恒遠離

識空體亦然

法界理如是

身根自性淨

冷煖觸非有

法界理亦然

觸處常遠離

意緣法稱取

自性恒遠離

諸法性本空

圓通理如是

見聞及覺知

相應法亦空

了絕諸妄想

見聞理亦非

根塵起妄執

清淨體源無

迷執有根塵

根塵理非有

世間并出世

空性本無差

我法由迷起

徧計自輪迴

法界理清淨

貪瞋癡本無

迷悟從心起

三毒法假名

迷執自纏縛

了達假名智

菩提非近遠

三世理非有

煩惱籠迷執

世尊經所宣

智生惑染滅

妄執勿相纏

去來執最勝

體空猶可思

菩提非妄執

正證亦知非

水乳同一處

搗飲乳非雜

生空煩惱離

二障亦非雜

妄執我非無

了達本非有

涅槃清淨理

二我俱非立

三檀齊修施

尸羅離過非

忍因端正果

精進勇懃依

靜慮令心止

般若用無疑

願兼方便力

安住勝菩提

菩提離妄執

真空生滅無

了達空本性

二相亦非有

乳糖離甘蔗

離蔗糖非有

三乘趣菩提

離種種非有

守護稻穀種 芽莖必得生 守護菩提種
菩提從此起

譬如於黑月 光明未能見 有情煩惱纏
眞如未明顯

月初究雖有 漸漸而增長 初地證菩提
菩提未圓滿

十五日圓滿 處處光皎潔 解脫顯法身
法身理無缺

染污意相應 纏縛俱生滅 解脫一切障
三世悟非有

初大僧祇滿 三檀普徧修 斷除分別障
歡喜智難儔

三業俱兼犯 防非重及輕 尸羅圓滿戒
離垢獨標名

二障恒時染 俱空慧刃除 發光能照曜
破滅漸無餘

遠離根隨染 漸增焰慧威 菩提稱最勝
燒照轉光輝

真俗稱二智 相應不起違 合今無所礙
難勝事恒時

十二緣生智 巡環理趣全 甚深稱最勝
般若現於前

世俗二乘行 久修道已明 相無功用滿

最後稱遠行
智用無分別
不動獨彰名
善慧名無礙
應物最堪依
衆德猶如水
大法智稱雲
審諦輪迴事
淨土勿相纏
皈命佛真子
超苦離諸塵
灌頂諸光照
衆苦勿相親
大寶花王座
功德實難思
十力兼無畏
應物化機緣
照耀如圓月
燦爛轉光鮮
永絕緣生染
化益物情歡
智用深如海
處處度迷津

恒時任運成 衆魔降退散
十方演法希 身雲甘露雨
虛空喻似身 重疊鹿茸藪
孰能免業牽 要知無苦惱
位登智慧雲 細微皆斷盡
根塵普徧身 金剛寂大定
俱胝衆妙成 莊嚴皆普徧
三身四智圓 六通恒自在
恒時煥熾燃 十方無不徧
恒時處涅槃 菩提稱最勝
隨機現應身 水清來月影

況似頗貶寶 隨緣現影同 物情根有感
周普事無窮

餓鬼恒飢渴 不能見水泉 衆生無少信

宿業自繁縷

化現身諸相 光明皆燦然 佛雖恒在世

不覩宿無緣

曉了塵沙界 根隨染久無 二空殊勝智

妙用化童愚

清淨絕諸垢 自他受用身 恒居色究竟

利益五乘人

救護衆生苦 俱耽壽命長 二嚴無有盡

功德叵難量

佛演一乘法 隨機悟淺深 蓮花無垢染

至本絕瑕侵

必分而稱讚 廣宣理趣玄 願將諸功德

普利施人天

讚法界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漆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開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繫形類寂寥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磨瑩燭火不足比之於
者哉

妙法聖念起經卷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大衆中天人

圍繞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時諸大衆
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歸命一切智三界第一尊敷演微妙音
廣利諸群生

今時世尊告諸大衆即說頌曰

若有諸衆生不殺施無畏慈心能忍辱
端嚴壽無比

若於有情所如同父母想能離不與取
智慧福無量

若行善身業離欲心堅固不觀女妙色
解脫諸惡趣

世間應遠離解脫忻可證似金礦覆藏
體性本清淨

煩惱不能伏上妙觸生愛善惡事不分
浮生苦最大

苦樂猶心起得失事亦然善惡友離合
因果理無偏

降伏諸根亂平等心要行利益諸有情
是名苾芻行

沙門婆羅門煩惱伏應斷智慧修增長
令心不散亂

涅槃理須證諸苦應遠離勤發正見心
佛說此難比

解脫諸輪迴須弥愛不動等彼旃檀香
甘露味無比

雖獲上供養嬌奢耶妙衣貪愛不染著
知足心歡喜

如草被火焚了知不究竟供養興福慧
水火不能侵

白業真智果河水終無盡不貪諸境界
佛說苾芻行

樂求種種智相應恒現前了達真實法
不墮諸輪迴

若人求白法令心不散亂惠施諸境界
初火不能壞

無明諸有本輪迴從此生煩惱勤伏除
真正牟尼行

樂行於忍辱端嚴離冤害能仁妙相因
見者心歡喜

林野離憤亂愛樂心歡喜持鉢恒一食
是名苾芻行

解脫最安樂三塗最為苦真如離彼此
思惟不可得

利他平等業柔和常質直正行恒相應
遠離諸邪執

意根樂執著意根稱最勝意根能達疾

意根能歡喜

伽陀演說此能作亦能說抖擻諸煩惱業果善了知

了知得失事能趣妙菩提一切諸有情六根中第一

林間樂止住遠離諸冤賊了知是六根正行從此出

常處等引位抖擻諸業障譬如於虛空風雲不能染

善護身口意正見恆相應智慧如燈明魔衆不能壞

不害物名善慈悲利益深威儀無缺犯方住茲勤心

眼被色境縛礙之餘非轉煩惱縛有情三界不能出

真俗智微妙善巧事還希諸佛同共讚運困叵難思

多聞未解脫貪恚不能違善護身三業伏除令不生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大眾若有衆生煩惱纏縛三界輪迴受諸苦惱

若行十善感果人天愛樂歡喜譬如圓月離諸障礙清淨無比觀之歡喜

又如柴薪火能焚燒如是惡業應當
伏除離於三界生死輪迴解脫諸苦
又如飛禽得離繫縛自在無礙若諸
有情不造諸業出離三界證二空理
苦惱不侵貪恚非染了達輪迴譬如
燈明照了物像正智相應恒無間斷
離諸邪執愛樂寂靜塚間樹下捨離
諸惡親近善友比丘如是修出家行
一切可愛諸境界等不應貪著不樂
房舍離於貨易及虛妄語不樂歌舞
捨離憎愛林中一食最上菩提常樂
趣求離不與取持糞掃衣歡喜知足
止住林野寂靜思惟離散亂想及貪
恚等常行慈心利樂有情遠離愚闇
修習智慧離煩惱業解脫生死修八
聖道寂靜現前破壞一切諸煩惱苦
茲勸如是應當修習堅固善根遠離
染欲專心一境愛樂真如種種智慧
增長圓滿無漏淨法了知有漏虛幻
不實

今時佛告諸苾芻言若有苾芻安住
梵行清淨柔和善修止觀愛樂靜慮
林間遊戲遠離諸染了達迷妄亦如

飛鳥虛空影隨比丘亦尔三衣隨身
善修平等恒思正法伏滅煩惱智慧
相應趣求見道乃至彼岸究竟涅槃
比丘應知如是觀察安住歡喜而於
輪迴及老病死常乃怖畏如阿蘇囉
及餘天衆歡喜恭敬獲得上妙僧伽
祇鉢不假餘器守護梵行不令毀犯
清淨無垢不著諸味及利養等

余時佛告諸苾芻言若諸有情捨離
悲心我慢放逸焚燒諸善難盡諸漏
今時世尊乃說偈言

若捨悲精進無明慢相應寂靜不現前
無由漏除滅

余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於諸
卧其上妙細軟不應愛樂覺悟無明
迷闇根本諸惑隨生謂此無明徧諸
染心彼若無時應非迷闇了達諸法
等持靜慮應盡諸漏

於是佛告諸比丘言若欲經行在於
林中寂靜不亂於諸非法酒色等境
不應愛樂比丘如是若諸魔衆由業
繫縛惱亂修善如人飲毒自作自受
汝今破戒行於邪命煩惱繫縛墮大

地獄受種種苦

比丘當知行乞食時若見女人如毒蛇想專注一心思惟正法不求名利及諸妙境離業繫縛令心平等不行毀謗若入聚落如林野想乞飲食時如療病想起煩惱時焚燒林想求妙法時趣正路想處牀卧時鹿驚怖想入諸禪定遊園觀想見阿羅漢作福田想不樂境界語言戲論恒求解脫國王大臣利益親近上妙飲食勿希貪想施主名利恒非欺誑心行方便不起瞋恚貪樂房舍親近豪族如魚樂水安住不捨遠離知識迷背真實希求虛幻如燈夢電作解脫想尊重邪道恒行恭敬最上真實不能了悟今時佛告諸比丘言應知省覺愛樂經行禪定智慧恒行慈心趣求最上真實解脫獲於正見了達諸法恒常修習忍辱精進捨離貪恚及諸散亂佛告比丘應當愛樂一切有情憶念憐慈令離顛倒及諸纏縛解脫衆苦慈驚底知於諸境界離染侵害譬如金體性離塵垢

比丘當知若至親友及往非親應離
貪恚了知損益若罪非罪安隱艱辛
愚昧導以勝劣誠之正說

比丘應知林間經行寂處習定捨離
過非恒樂真如了信因果勝劣差別
遠離諸毒降伏諸根不起過非智慧
相應令心歡喜止息毀謗如海甚深
相應無盡心意堅固不起疑慮不貪
妙色聰慧平等應時善說欲色無色
虛妄真實不說世間是非語言遠離
過患諸境界等譬如諸毒及以淤泥
勿令侵害解脫輪迴無明遠離禪定
智慧辯才宣演法義最上離妄顛倒
一切塵垢不令染污一切所作皆爲
利益於衆僧處不起違背身語意業
離彼纏縛不求人天修諸善業不爲
名利趣向涅槃
苾芻應知恒離惡友不作諸非常以
慈心平等觀察心意調柔護戒清潔
隨順真實離妄怖畏不迷輪迴及諸
靜慮了達無常空智自在梵衆諸天
安住靜慮趣向涅槃聽聞妙法了悟

誠實歡喜踴躍

今時世尊說伽陀曰

業果善不善所作受決定自作自纏縛
如蠶等無異

苦澁及甘美諸苦并煩惱如影恒隨逐
飲毒自侵害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有
衆生善修智慧破煩惱大安住梵行
愛樂三寶見聞隨喜不起貪恚作解
脫想了達不動趣向真實安住最上
離老病死及諸輪迴煩惱冤家相續
不斷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靜處修習
梵行趣自然智諸天梵衆恒來親近
礼事供養所以者何愛樂梵行能壞
輪迴遠離煩惱令心調伏捨離黑暗
及諸冤家勿令侵害猶如乾草薪大
焚燒捨離煩惱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迷諸境界恣縱
諸根違背涅槃心不平等恒行苦因
邪見纏縛一切諸惑不能伏除廣集
資具貪心熾然最上福田愚迷障蔽
曾無省悟若遇法師方便開化遠離

諸惑及貪等染息除猛焰及離諸觸
趣向最上甘露妙法安住最上善友
知識愛樂靜慮修習智慧煩惱如山
而能破壞安住淨慧捨諸愚闇及離
輪迴獲妙果報聰慧最上修諸勝行
心意相續少欲知足息除邪執繫縛
攀緣悉皆遠離如魚吞鉤貪味自縛
有情亦令愛樂五欲恒時不捨廣興
諸業輪轉生死無有止息迷昧染因
諸趣差別無有窮盡

今時世尊乃說頌曰

若人作惡業輪迴地獄苦餓鬼及傍生
淪沒無窮盡

等活與黑繩衆令并號叫燒燃極燒燃
阿毘大地獄

艱辛惡業苦刺長十六指四壁并四門
悉皆鐵所造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彼諸地獄焰火
熾盛暴惡甚多相續無間百踰善那
難可調伏形色毛豎甚大怖畏極惡
之聲聞皆酸楚有情惡業墮此獄時
頭下足上剎那生彼受種種苦展轉
焚燒晝夜啼泣出大惡聲如魚穿炙

皮肉糜爛徧滿黑暗心意迷亂罪人見彼琰魔羅界大火焚燒迷亂悶絕造業同者處之一獄人人纏縛獄卒牽挽受苦難當而無間斷若人少智虛妄造罪由此輪轉冤家聚會受地獄苦

時諸比丘而白佛言此琰魔羅受罪之人云何纏縛受苦無量
今時佛告諸苾芻言此人恒常毀謗正法不生信受因果不了迷諸地獄不生怖畏起煩惱火焚燒諸善以此業因墮琰魔羅界受如是苦最上火難而無間斷瞋恚冤家愚癡黑暗隨業而受業盡方出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欺誑虛詐於他妻女耽染不捨纏縛生盲恒覆光明不能了悟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處人卑賤愚昧無智復作何因感果如是
佛告比丘此於過去我慢心高輕毀賢善慳貪嫉妬故受斯報若復有人離間彼此及作惡業由此因緣墮諸地獄若生人中乏少男女財物散失

知識遠離命欲終時顛狂怕怖眷屬
守護迷諸境界不能了達

尔時世尊即說頌言

自作還自受殘害罪有情暴惡苦器多
業盡方能免

世間這諸業善不善恒隨譬如花有香
遠近皆相逐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飛禽棲止
林樹聚散非恒父母親族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於寂靜處繫念
思惟修習善業捨離惡闇彈竿縛索
暴惡非法臨命終時身心無惱離諸
驚怖獲報天上飲食衣服隨心自在
眷屬宮殿悉皆圓滿聰明智慧資具
園林無所乏少壽命形色圓滿具足
若復有人自心欺詐誑惑世間男女
眷屬朋友知識訶罵毀辱廣造諸非
命終之後墮諸惡道受苦無量從彼
出已若生人中貧窮下賤衣食乏少
男女眷屬皆悉厭離虛妄愚迷不了
因果貪瞋等惑相應無間於諸善事
不曾修習惡友非法恒時親近
尔時世尊而說頌曰

地獄受諸苦焚燒從業生人中因苦纏
皆隨自心造

輪迴三界內往來如蟻環業果牙爲緣
相續無窮盡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苾芻若獲
聖果方免輪迴無所繫屬自在安樂
業及業果不能傾動若復有人起貪
瞋惑及造諸非墮於地獄猛焰焚燒
一切身體受種種苦發聲號哭思惟
方便不能得脫如是苦澁不善之業
愚迷自造譬如猛火焚燒林野一切
草木無由得免惡業亦令輪迴地獄
受諸苦惱不能遠離若復有人捨離
惡友不造諸非了悟因果離諸疑謗
修習正見信樂真如寂靜安樂遠離
輪迴及諸苦惱最上無比無相無爲
離妄顛倒常樂我淨自在無礙離
諸繫縛善不善業皆悉遠離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二

漆

六六三卷二
今時會中諸苾芻等聞佛所說地獄
焚燒受苦無量悲啼雨淚禮敬佛足
而白佛言此諸地獄受罪有情修何
因行免於未來諸苦痛惱不被纏縛
速得解脫唯願慈悲利益未來敷演
斯事

今時世尊告苾芻言諦聽諦聽吾今
爲汝分別解說若復有人修諸淨戒
離於邪執惡迷顛倒已所作罪懺令
不增未作之罪防護不生修習聞思
及諸善業捨離慳貪欺詐暴惡深信
因果由此因緣不受焚燒地獄之苦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欲求遠離焚燒
冤害不飲諸酒修施戒業苾芻應知
酒失最上破壞善法酒失最上能壞
聰慧酒失最上能壞安樂酒失最上
遠離善友酒失最上能生諸病酒失
最上破壞解脫酒失最上冤家得便
酒失最上財物散壞酒失最上增長
非法酒失最上遠離珍寶酒失最上

亂說是非酒失最上散亂轉增酒失
最上能生貪念酒失最上無明增長
酒失最上忠實變詐酒失最上顯露
隱密酒失最上煩惱轉增酒失最上
成就地獄酒失最上焚燒善根酒失
最上毀壞三寶酒失最上惡名流布
酒失最上醉變膿血酒失最上香變
臭穢酒失最上增長三塗

比丘應知酒能毀壞色無色業酒能
焚燒四果聖業酒能增長暴惡之業
酒能不信正實因果酒能增長煩惱
諸苦酒能發起口四過非及怖畏事
酒能數起貢高欺詐酒能毀謗善友
知識酒能恒處衆苦憂惱酒能增長
一切諸非酒墮有情黑暗之處酒墮
有情餓鬼傍生酒能遠離聰明智慧
酒能遠離諸天神仙酒能毀壞轉佛
法輪酒能增長蠲欲熾盛酒能破壞
清淨梵行酒能增長我慢放逸酒似
於風破壞世間酒能壞亂長者之行
酒能忘失忍辱之心酒能迷亂世間
聰慧酒能毀謗解脫之法酒能遠離
諸佛淨戒

今時世尊告比丘言酒有如是種種過非應當遠離比丘應知飲酒之人但貪美味不慮苦果由此爲因墮於地獄受種種苦從地獄出若生人中愚昧貧乏不信因果毀謗正法輕慢賢善煩惱增多淫欲熾盛遠離解脫暴惡纏縛纖毫之善而非修習極惡之因恒時親近如是展轉輪迴諸趣無解脫時

比丘應知思惟離妄修習正行慎護三業彼苦澁罪獲報艱辛疼痛難任焚燒決定是故比丘應當遠離一切過非及諸怖畏

比丘應知自作自受他不能免彼殺生等十不善業果感不虛

今時世尊說伽陀曰

身語業非虛輪迴諸惡趣自作自纏縛善逝不能救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一切瞋恚及於妄語應當遠離由此爲因墮諸惡趣受種種苦後生人中貧乏界賤凡所發言多增穢惡傷犯於他猶如刀斧亦如餓鬼自業所招焚燒

飲食此業亦然焚燒衆善惡名流布見聞不喜若有智者遠離妄語發言誠諦人皆信受美名流布猶如香氣聞皆歡喜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發於實語遠離苦惱虛妄邪執猶如珍寶堪任受用亦如燈明照了物像實語亦令聞皆信受由此因緣天上自在解脫諸苦捨離穢惡虛妄之聲算數藝能安住最勝趣向解脫財富無量普濟貧乏智慧光明莊嚴第一庫藏豐盈遠離煩惱若生人中尊豪最上種種莊嚴自在具足利益有情孤獨貧乏乃至知識悉皆利樂恒說真實猶如火毒燒照最上嶮惡途路如毒遠離是故妄語一切時中應當捨離及諸纏縛怖畏等罪

復次比丘有情妄語墮大地獄受諸苦惱身分破裂如青蓮花琰魔獄卒爲彼罪人而說偈言

虛妄地獄因衆苦自心造 娑伽水有盡此業報無窮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復有人捨離

妄語如捨苦滋獲味甘美比丘應知
修習智慧愛樂真實莊嚴自身功德
最勝猶如甘露能離過患愚夫迷倒
不了苦因熾然造作暴惡之業損害
憎嫌一切過非恒時不息墮諸地獄
遠離安樂及以真實若得人身見聞
不喜增多過患龍天嫌厭愚迷虛妄
善友如冤非曾親近恒習諸惡無時
暫捨輪迴受苦而無窮盡比丘應知
真實最上智者修習猶如甘露遠離
過非恒時安樂亦如涅槃苦惱不侵
遠離無義及四相等又如聖境愛樂
最上真實亦爾聞皆歡喜又如暗室
明燈最上能了物像真實亦爾聞非
疑謗又如良藥能息苦惱乃至鬼魅
皆能遠離真實亦爾解脫地獄及諸
苦惱愚迷輪迴諸惡趣中受苦展轉
業報無窮墮諸地獄不得解脫受種
種苦發聲號哭空中有聲告諸罪人
汝等勿哭自作自受怨於何人煩惱
迷覆自心虛妄不能遠離解脫衆苦
若復有人恒不妄語猶如甘露人皆
愛樂普益自他若行妄語猶如毒藥

損惱自他不得安隱虛妄亦尔墮於
嶮處受大苦惱如是虛妄生生之中
應當捨離修習淨行解脫諸苦真實
莊嚴種種智慧慳貪諸惑及不善業
伏斷無餘

比丘應知有情虛妄煩惱纏縛猶如
器仗刀劍等物損害有情不得安隱
若復有人真實離妄財法惠施饒益
有情最勝功德而無有盡乃至獲於
安樂自在

若復有人遠離真實及諸智慧恒造
惡業輪迴諸趣受種種苦刀兵飢饉
風火疾疫飈溺焚燒冤家非一衆苦
聚會逼迫酸疼一切暴惡自作自受
業報非虛

比丘應知愚夫妄執此彼世間無因
無果及無作用散亂橫計增長非法
遠離善法愚迷有情不了因果墮諸
黑暗輪轉不息苦惱無窮佛大慈悲
說希有法導彼愚迷令心省悟捨離
衆魔及諸驚怖

佛告比丘地獄有情被業所牽起於
黑暗恒聞惡聲怖畏迷亂奔墮火坑

焚燒身體皮乾肉爛猶如枯木由業力故涼風觸體還復如本依前焚燒苦惱無量如是受苦業盡方免比丘應知勤修善業遠離惡趣及諸

苦惱人天富樂自在可愛趣向涅槃伏除貪瞋及餘諸惑勿令侵害捨離散亂不造衆惡地獄酸楚恒時受苦應生厭離解脫輪迴

若復有人殺害衆生及不與取毀謗三寶不信因果起於虛誑離間彼此

發身等業慳貪嫉妒恒不捨離命終之後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如是展轉沉淪惡趣而不解脫

比丘應知由宿業力輪迴生死纏縛諸有而無窮盡

佛告比丘身語意業不善爲因墮於地獄受苦三時而無暫息寧持利刃斷於舌根不以此舌說染欲事所以者何由此爲因起貪瞋癡廣造惡業輪轉諸趣不得解脫皆因虛妄橫執染欲於苦計樂起業煩惱生死長時不能遠離又如網索纏縛有情染欲亦尔繫縛有情墮於地獄獲苦溢果

愚迷有情不能遠離染欲因緣諂誑
暴惡轉增熾盛焚燒衆善而無悲愍
廣益有情

比丘應知我執如山惡業似海煩惱
焰猛熾然相續纏繞不捨相貌醜惡
驚怖憂惱恒非安隱又如虛空徧一
切處惑業苦惱隨逐有情恒不捨離
無處不有繫縛有情不令出離又如
世間邪見執我堅固難拔僻執繫縛
恒無暫捨苦惱逼迫暴惡纏縛損害
艱辛無怙無依輪轉生死周徧一切
如火焚燒受種種苦而無窮盡
又此我執顛倒虛妄愚暗迷亂或執
星辰或計五根或執意根妄爲究竟
歸依奉事而求解脫由妄執著我能
造因亦能受果由斯增長身心苦惱
而非遠離地獄輪轉酸楚疼痛堅執
勇猛纏繞相續愚迷造作諸不善業
而非悔恨思惟方便了悟果因遠離
過非趣求解脫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造諸惡業受報
艱辛處於地獄乃至劫壞而非解脫
龍天八部不能守護所以者何此諸

有情業繩所牽受地獄苦此界壞已
惡業因緣往於他方餘處受苦不能
遠離

若復有人於父母處起殺害想而生
決定此罪至重譬如有人以利刀劍
破壞三界一切衆生比此猶輕所以
者何父母恩德反生冤害獲罪甚重
若復有人破僧和合殺阿羅漢出佛
身血此罪最重獲報無間受苦相續
殘害怖畏治罰恒時思惟方便無暫
止息鐵毒火炸苦致無窮非法纏縛
破壞恐怖恒常無斷顛倒愚迷不能
遠離苦哉之果由此因緣煩惱業牽
輪迴生死不得解脫
比丘應知染欲妄語應生厭離悔恨
思惟伏除棄捨止息貪愛勿作是想
何況執著造作彼業
是故比丘煩惱暴惡邪見顛倒汝應
破壞於諸惡趣捨離彼業及愚癡等
趣求無上最勝無邊二空智慧利益
有情不令墮落地獄鬼畜焚燒諸苦
受種種等非愛之果
若復有人尊重佛僧及諸經典恭敬

供養歌頌稱讚以此因緣遠離塵垢
及諸繫縛業等諸障獲報安樂恒生
善趣初中後善遠離苦惱安樂之時
相續無間棄捨垢染及諸煩惱愚迷
醉亂伏除不起止息輪迴解脫諸有
乃至究竟而證轉依

於是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虛詐
妄語誑惑世間希求財利養活身命
及奴馬等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必墮
地獄受焚燒苦猛焰熾然相續無間
苦惱燒炙而無窮盡彼獲如是暴惡
之苦皆由業牽不得遠離地獄諸苦
譬如絹索繫縛有情令不自在此業
亦尔能縛有情墮落猛大焚燒身體
手足骨髓皆如火聚内外亦然苦惱
無量彼大地獄周匝四門復有四角
各各焚燒膿血糞穢種種治罰衆多
苦具皆悉煙焰俱時大然相續無斷
尔時世尊而說頌曰
愚迷諸有情貪財行虛誑地獄業所牽
焚燒受諸苦亦如諸毒藥自飲還自害
造業亦復然似影恒隨逐又如出火木
生火能自害苦果隨惡因自作應自受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於境起貪應作
觀想可以對治若於珍寶起於貪欲
如人輪想及破壞想世間貪受無量
無邊由斯觀想皆悉遠離貪著世間
如冤家想見於海水作漂淪想見於
刀劍滅煩惱想降雲雨時作普益想
見諸佛時作解脫想見國王時起尊
重想見父母時起親愛想起墜貧時
如毒藥想見眷屬時暫止息想趣圓寂
時起平等想持淨戒時起光明想見
金寶時起破壞想見破戒者起救護
想財散失時非究竟想住三界時如
牢獄想見日輪時起智慧想修靜慮
時求功德想

比丘應知於他財物矯設諸行虛誑
盜取以此爲因墮於地獄種種苦惱
焚燒其身支體破裂恒處黑暗無有
光明愚迷覆心恒不捨離無少安樂
遠離涅槃一報終盡復墮鬼畜常困
飢渴勞役疲乏衆苦逼迫而無窮盡
若生人中乏少資財欲心熾盛與人
卑賤勞苦相續時無暫息

今時世尊而說頌曰

虛誑盜他財三塗苦自受飢渴恒相續
衆苦無休息愚迷覆智慧光明恒遠離
輪迴惡趣中蒙盡方能出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於諸
順情妙觸之境而起染著恒非捨離
應作堅硬苦澁等想無常敗壞體不
究竟如電如夢自性非有於諸妙觸
皆悉遠離比丘應知於諸欲境勿起
愛著及諸世間過去未來所有可愛
染欲塵境應當捨離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三

漆

大宋高僧中興度牒僧人施護奉詔譯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於未來世末生人天獸離苦果應當遠離諸業煩惱暴惡淫逸及離妄語破壞損惱一切有情修諸善業漸令增長相續恒時獲報安樂捨離苦惱尔時世尊即說偈言

暴惡能遠離苦澁果非有輕毀妄語無聞名皆歡喜

邪執宿冤賊伏除今不起覺悟煩惱漆恒修諸對治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值遇違緣於自及他應當覺悟破壞遠離虛妄計執想諸聖賢修於忍行又於財物離貪妄想人及非人世及出世正道非道若男若女善惡業果真實虛妄宮殿房室恭敬供養乃至一切諸染淨境勿起妄想執亦非憎嫉真實離妄悲愍有情入聖階漸遠離地獄損壞琰魔除滅黑暗修習智慧貪忿染因猶如火毒悉應捨離業報艱辛

懺悔發露不應覆藏文字曉了宣說
告因感應遠離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於諸惡友及他
眷屬勿生憎嫉應起是念我從無始
多劫已來輪轉諸趣父母親族善友
知識輪轉生死往來不定於諸有情
應當悲愍起親愛想貪瞋等惑由此
遠離

時諸比丘白世尊言若復有人虛妄
兩舌離間彼此當感何果願佛演說
我等樂聞利益未來一切有情佛告
比丘應知兩舌獲報差別略有十種
何等爲十一種族卑賤眷屬乖離二
遠離善友惡友增多三愚癡暗鈍增
長過非四毀謗聖賢不信因果五藏
護已失樂說他非六虛妄轉增忠實
行寡七死墮地獄受苦無窮八恣縱
貪瞋惡名流布九財貨散失恒時憂
苦十遠離正法恒生邊地比丘應知
兩舌之業獲報如是不應執著皆當
棄捨

於是比丘復白佛言若有衆生發露
惡語感於何果佛告比丘應知語業

獲報有十何等爲十一者口出刃焰
焚燒自身二者邪見熾盛無惡不作
三者遠離聖賢日增惡友四者衆皆
厭棄猶如諸毒五者外器險隘高下
不等六者煩惱熾盛壞散財物七者
焚燒衆善非法轉增八者身體臭穢
聞皆嫌厭九者支節枯乾恒時病苦
十者死墮險趣輪轉生死比丘應知
麤惡語業招如斯報汝應遠離

尔時世尊乃說頌言

衆善應可愛如父復如母美善體安然
能離於喧諍

美善人天喜美善增勤勇美善眷屬多
美善三塗離

美善息諸惡美善離煩惱能棄語過非
應修諸衆善

尔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如是
所發麤惡之語悉應遠離伏除不起
勿令增長墮於地獄受飢渴苦種種
痛惱於彼惡趣恒時飢渴如火焚燒
常思飲食量如芥子終不能得何況
多食

比丘應知彼諸有情由此惡業極苦

纏縛飢渴焰火相續逼迫時無暫息
如是苦果皆由虛妄惡業及諸功德
招感比丘應知虛妄惡業及諸功德
人天勝善皆由心造若癡增上輕毀
賢善起惡意業遠離正等樂說彼此
長短是非如油欲盡燈亮漸暗智慧
損減過犯轉增是故比丘恒應遠離
虛妄惡業勿令侵害於他名利若生
嫉妒及諸忿等惱亂身心時無暫息
比丘應知此等惡因焚燒自善於當
來世必招苦果輪迴不息應當棄捨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若有衆生於情
非情恒起嗔忿獲於何報

佛告比丘應知瞋忿於當來世得十
衰損何等爲十一者冤家增盛人皆
嫌厭二者生於邊地遠離正法三者
縈纏諸病貧乏困苦四者死墮豺狼
蟻險暴惡五者或處毒蛇恒時瞋恚
六者諸根醜陋眷屬乖離七者死墮
黑繩受苦相續八者肢體乾焦衆苦
燒然九者增於邪執毀謗聖賢十者
恒處三塗輪轉不息如是十種皆由
瞋恚比丘當知悉應遠離

尔時比丘復白佛言若有衆生恒修
無瞋獲於何報佛告比丘得十勝利
何等爲十一者善美流布二者遠離
慢輕三者能伏瞋恚四者三塗捨離
五者冤敵不侵六者恒生人天七者
眷屬圓滿八者諸根無缺九者色相
具足十者成就解脫比丘應知如是
勝利汝當修習

尔時世尊乃說頌言

衰損由瞋業沉淪苦海深諸根多缺陋
逼迫事難任

善因生善道非法入涅槃傍生并鬼趣
善惡業恒隨

尔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善惡
之業損益不同互相增減隨業勢力
受報非虛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有情慳貪不行
惠施自無依託迷暗愚癡不信因果
毀謗聖賢獲報云何

佛告比丘若諸有情慳貪不信於諸
財物自不受用何況施他應知比丘
無智愚人遠離善友復造諸非由此
因緣墮諸地獄受苦無窮彼諸比丘

聞是語已憂愁悲惱哽咽號泣復白
佛言此諸有情復於何時當捨此苦
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乃說頌曰

人間六萬歲 阿部陀晝夜積彼年及月
初三萬六千

承斯餘壽命後復二萬增八寒大地獄
相續苦無盡

尔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此大
地獄受苦有情由身語意輕慢賢善
毀謗正法造作非法破壞佛形焚燒
經典謗真實法言無義味由此業因
牽引有情墮險惡處種種治罰相續
受苦而無窮盡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若復有人於佛
正法甚深經典讀誦演說令他信受
發菩提心獲何勝利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功德無量微妙
最勝此諸有情受持讀誦如是深法
敷演解說依法修行起於正信伏除
障染遠離惡趣恒處人天安隱快樂
一切聖賢護助稱讚於當來世獲得
最上多聞惣持福德智慧憶念不忘

宮殿珍寶悉皆具足乃至圓寂速得成就恒離老病怪貪嫉妒迷惑醉亂毀謗正法虛妄邪執八難艱險及諸非法悉能遠離

今時佛告諸比丘言若復有人愚迷邪執於諸世間虛妄受樂廣造諸非於其所作亦無悔恨其心增盛諸惡相續不怖險處遠離善友由此業因輪轉地獄受苦澁果決定非虛

比丘應知諸有智者悉皆捨離諸不善業發起正信修習對治

比丘當知由心造罪獲果亦然解脫生死流轉諸趣亦由於心能行諂誑又能調伏亦能暴惡能趣三塗得大怖畏亦由於心又能捨離修諸善法而能棄背真實安樂及能遠離虛妄顛倒種種因緣果報差別若假若實獲報決定及不決定有益無益若善非善皆能遠離亦能顯於二空之理譬如明燈能破黑暗復能顯現諸物像等心亦如是又如善惡因果差別互相隨逐恒不捨離輪轉諸趣亦由於心又如染淨隱顯雖殊互相增減

假實理事亦非即離正見邪執愛非
受業出離沉淪理非即離皆由心造
比丘應知諸業繫縛往來生死猶如
羂索繫縛有情恒不自在愚迷虛妄
煩惱纏縛障覆真理令智不起於法
非法不能了達亦非修習趣證之行
二空真理無由顯證

比丘當知此由無明迷於正理於佛
教法曾無所悟障礙留難自不依修
復障他學妄說過非深增厭離由此
業因毀謗正法諸佛冤賊世世愚昧
恒墮黑暗地獄之中備受衆苦而無
窮盡從彼出已復墮餓鬼愚迷暴惡
互相殘害恒時受苦飢渴逼迫而無
暫息受種種苦復從彼出墮畜生中
疲乏飢困衆苦纏縛恒無止息瞋心
增猛互相食啗極惡意樂相續不斷
亦如世火能燒林野此業亦亦能燒
衆善損害有情

尔時世尊乃說頌曰

迷惑諸有情謗佛毀正法墮落於三塗
窮劫不能出

恒處地獄苦黑暗絕光明餓鬼及傍生

飢虛無窮盡

有情由業縛智慧煩惱覆險惡海沉淪
劫壞不能免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由前
謗法惡業之因輪轉三塗受苦無量
從彼出已若生人中貧窮困苦諸根
不具飢渴所逼煩惱增盛其性暴惡
猶如象馬慵悞不調愚迷邪執恒時
相應病苦纏縛而無間斷其心放逸
虛妄攀緣時無止息聾盲瘖瘂不值
正法恒處邊地智慧乏少愚癡邪執
受種種苦而無窮盡比丘應知謗法
之罪獲報無量說不能盡

佛告比丘若復有人修諸靜慮趣求
解脫於佛法僧不生毀謗恒時尊重
稱讚信受猶如父母亦如善友恒時
愛護尊敬信受不起邪謗令心歡喜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有情云何捨離
過非修習勝行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今為
汝說若復有人捨離身語諸不善業
恒修善業又於三世安住觀察伏諸
邪慢尊重三寶策勤三業趣證菩提

復於三時遠離諸執及貪瞋等

復次比丘由於三業離諸過患安住
愛樂三聚淨戒趣三菩提及三真如
遠離煩惱安住思惟令心平等觀察
最勝復離慢疑三業清淨伏除障染
於一切處能離繫縛修習正行憶念
苦空樂趣解脫微妙甚深遠離諸惡
發起方便破壞愚暗及諸貪欲是故
比丘應修善行棄捨諸非及能遠離
飢渴寒熱顏容憔悴愚暗砂裂憂惱
悔恨種種諸苦皆悉捨離獲於人天
富饒安樂聰慧廣聞恒修捨行及諸
香燈花鬘瓔珞諸供養具

復次比丘若起邪執慳貪嫉妒虛妄
諂誑墮於餓鬼受諸苦惱逼迫殘害
相續無斷飢渴焚燒業因熟時纖毫
難免憂苦纏縛遠離解脫

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此諸有情云何
得脫如是衆苦復於何時而得解脫
獲於正信我今思惟不能了達又此
有情於鬼趣中日夜長時恒受飢渴
寒熱憂苦身首乾枯癡暗迷覆恒無
暫捨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佛告比丘此諸有情於過去世造諸惡業不修福慧慳嫉虛誑煩惱熾盛恣縱貪瞋不能伏除命終之後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從彼出已復墮餓鬼衆苦逼迫飢渴纏縛於一切處恒時受苦無救無依思念飲食終無所得悔恨號哭念我何時當捨此苦比丘應知愚癡有情煩惱纏縛由惡三業輪轉三塗受如斯苦

比丘當知若復有人近事男女諸天魔梵破彼惡業修習善法愛樂眞諦審觀自身四大五蘊皆悉虛幻是故比丘水泡芭蕉夢電皆悉虛幻是故比丘於諸善法修令增長於一切惡對治不起安住人天最勝可愛皆得自在身語意業遠離諸非虛妄欺詐及諸驚怖決定棄捨愛樂最勝寂靜思惟離諸散亂造作衆善初中及後今無間斷降伏諸根捨離繫縛及諸惡趣愚癡黑暗不了果因廣作不善輪迴三塗被受衆苦
今時世尊而說頌曰

若樂於任處 應觀胎藏苦 遠離顛倒貪
破壞令不起
纏縛於業繩 三塗苦無盡 來往似蟻環
沉淪難出離

余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老病
死苦纏繞有情恒不捨離譬如魚鹿
網箭纏縛亦復如是

復次比丘貪愛如毒瞋恚似火虛妄
諂誑迷覆淨心熾然煩惱恒相隨逐
令不出離若復有人貪求財物廣行
虛誑養活身命妄執纏縛輪轉諸有
如魚吞鈎因貪所起如焰中水從愛
心生

余時世尊乃說頌言

迷執虛妄見 業緣有幻身 果因恒離倒
離因果非真

輪轉因煩惱 了達證真空 解脫煩惱離
真實理非無

最上妙覺位 二障悉皆亡 湛然恒不動
利樂諸有情

余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復
有人起謗不信損壞三寶花卉果實
貨易活命以此因緣墮於惡趣彼有

獐狐及諸鷙鳥其嘴鋒利猶如金剛
形良醜惡燒亂驚怖來集食啗身肉
手足眼目骨髓周徧無遺受苦無量
業繩纏縛隨逐不捨而無依怙亦非
救濟輪轉如是三惡往來恒不捨離
從彼出已復墮餓鬼飢渴所逼增長
衆苦口吐火焰如山相續而無間斷
設降大雨徧一切處此惡業火終不
能滅

比丘應知若復有人修習施戒乃至
智慧而能解脫種種衆苦

復次比丘惡業爲因招三塗果有情
迷執不能伏除分別俱生煩惱一百
二十八使於三界內欲四諦行乃有
十二上二合論二十四行約三界說
復次比丘四諦四智乃有十六及二
見道修四念處八正道支五根五力
解脫暴惡遠離焚燒

復次比丘最上二諦智應修習及三
念住遠離衆魔及諸餓鬼飢渴困苦
增長白法

余時世尊乃說頌曰

十惡回心造沉淪路嶮巖執貪癡境縛

果感必相隨。極苦泥梨趣。堪嗟無所依。
緣熟如影嚮。壞劫報難移。三業勤精進。
多聞習惣持。二嚴修六度。圓滿證菩提。
余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比丘。若復
有人修三善業。施戒多聞。捨離暴惡。
愚迷貪愛。解脫衆苦。及離不善地獄。
餓鬼比丘。應知諸餓鬼界。受種種苦。
寒熱飢渴。痛惱逼迫。不能遠離。由此
惡業。我慢虛詐。墮落三塗。於彼趣中。
互相殘害。貪瞋纏縛。恒時不捨。由昔
遠離布施持戒。及於多聞造作。諸非
不能了知。法非法等。及於正信。亦皆
迷闇。而非省悟。由此障礙。人天善趣。
不能修習。亦非觀察得失等事。
時諸比丘。復白佛言。阿素囉趣。何業
所招。余時佛告諸比丘。言應當諦聽。
今爲汝說。彼阿素囉。由昔虛詐。恒時
誣曲業。及諸惑纏縛。不捨墮於彼趣。
亦由不信。謗毀賢善。於正因果。不能
了悟。墮於彼趣。而無智慧。愚迷妄執。
怖畏怯懼。恒非安隱。
余時帝釋。忉利諸天。聞佛所說。歡喜
踊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平坦三乘路 牟尼親所宣 真空無漏理
本體離諸纏

應物興慈廣 懷悲愍苦深 光明恒照耀
不捨利他心

今時帝釋說此偈 已合掌恭敬在一
面 立佛告天帝三乘淨法汝應修習
離諸繫縛平等清白能離險隘絕諸
黑暗光明無染猶如珍寶體性清淨
諸天歡喜愛樂最勝寂靜修習奉持
不捨又於戒施及三摩地觀察愛樂
亦如諸天敬事天主遠離過非尊仰
瞻奉及諸有情柔軟和美若生天上
獲身淨妙遠離貪恚息除塵垢及諸
境界貪念因緣解脫沉溺破壞諸有
親族朋黨互相憎嫉五欲淤泥悉皆
遠離處諸有情謙敬和順安住恒時
善離諸染威儀有軌抖擻煩惱降伏
魔羅智慧安住最勝清淨善護三業
恒習靜慮棄捨惡友及非梵行永離
繫縛恒處諸天良友知識勸發大心
速登彼岸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四

大宋西京印慶廣德隆興國師普覺禪師妙覺沙門法承詔譯

尔時世尊四眾圍繞樂聞深法瞻仰
踊躍時諸苾芻白世尊言若復有人
愛樂諸天受勝妙樂不墮三塗修何
因行獲此勝報願佛演說利益未來
尔時世尊告諸苾芻若復有人恒修
布施持戒靜慮作意堅固修習增長
遠離繫縛染欲諸纏不起過非令智
增明廣修眾善命終之後諸天化生
自在無礙形相具足富樂無比多諸
眷屬善友知識牙相和順謙敬離慢
愛樂深法恒值聖賢說法勸導遠離
三毒諸不善業恒樂正法內心寂靜
離於睡眠覺悟虛妄趣求勝法了達
深信猶如眾星處於虛空種種光彩
嚴麗殊妙若諸天身宮殿樓閣亦復
如是眾妙珍寶種種莊嚴光明照耀
圓滿色相具足無比言不能盡

尔時世尊乃說頌曰

世及出世間一切由心造猶如工畫師
巧善皆成就

沉溺於三有出離亦由心如猿自纏縛
迷執諸境界

余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苾芻一切
有情輪轉三有迷染境界散亂纏縛
於諸正道而非覺悟法及非法真實
虛妄勝慧邪執亦皆不了於阿素羅
眷屬妓樂衆多圍繞愛樂嬉戲迷亂
耽染恣縱淫逸恒不棄捨
比丘應知觀察於彼勿生迷執應修
施戒守護清淨能得諸天宮殿五欲
父母親友珍寶財物皆悉具足及諸
庫藏受用無盡衆所愛樂
比丘當知有智之人能護淨戒能趣
善道及能稱讚最勝無比寂靜安樂
能離沉溺所獲根形勝妙具足光明
照耀稱歎無盡護戒最勝水火強賊
不能侵毀護戒最勝能離卑賤趣向
圖寂

護戒最勝福德增長恭敬尊重護戒
最勝美名流布聞皆歡喜護戒最勝
貪念遠離煩惱輕微護戒最勝圖寂
速證護戒最勝恒處人天護戒最勝
成就三昧護戒最勝能息諸障護戒

最勝身心安樂護戒最勝堅固福德
護戒最勝傍生遠離護戒最勝裸形
棄捨護戒最勝園苑自在護戒最勝
眷屬圓滿護戒最勝潔淨三業護戒
最勝諸天適悅護戒最勝所願皆成
護戒最勝恒值善友護戒最勝遠離
飢饉及諸怖畏護戒最勝三災八難
皆悉遠離護戒最勝譬如利器能斷
不善護戒最勝寬廣自在離諸繫縛
比丘應知護戒清淨獲如是等無量
功德佛告比丘若復有人護戒清淨

自在無礙

尔時世尊乃說頌曰

六根緣諸境惑業從此生沉淪三惡道
相續無間斷

猶如於野火能滅諸柴薪根識緣於境
善滅亦如是

尔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復
有人毀犯淨戒起求人天安樂勝報
終不能得所有宮殿珍寶眷屬亦皆
離散

比丘應知若有智者護戒清淨捨離
三塗恒處諸天七寶階道遊戲往來
自在快樂珍寶無量見者歡喜最勝
園林權娛自在身光照耀猶如燈燭
經行宮殿種種殊妙勝報難窮不可
稱歎

余時世尊告諸比丘殷勤護戒潔淨
澡浴於一切處寬廣無礙天鬘瓔珞
恒自莊嚴天諸音樂相續不絕受諸
快樂於一切時上妙之境思念即至
園苑種種花果茂盛又於一切若人
若天恭敬供養清淨奉事

是故比丘守護淨戒悲愍三惡受苦
有情濟拔出離若復有人恒行惠施
於諸有情困苦飢貧復離殺生廣修
衆善獲報天上遠離邪欲恒起正信
愛樂圓寂不貪世間所有利名及諸
酒色虛幻不實皆悉遠離於諸有情
捨離毀犯及業煩惱

余時世尊乃說頌曰

果從業或有如樹依根生或業牙爲緣
相續無窮盡

善惡因心造如影不離身蜜毒手相和

衰損亦如是

今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諸比丘若復有人諸天福盡衰相現前所有眷屬皆悉捨離如燈將滅光明必暗諸天亦尔當於此時福命欲盡衆苦所逼憂惱纏縛恐怖無量身心逼迫起諸煩惱由此非久必當命終隨於宿業墮於三塗或處人中輪轉不息猶如枷鎖繫縛有情沉溺諸有不得解脫迷惑正信遠離寂靜親近惡友及結宿冤

比丘應知如是三界輪轉諸趣皆由惑業不能伏除亦非省悟由此業惑隨逐有情焚燒不息猶如柴薪被火焚燒焰猛增盛此三毒火能燒衆善亦復如是

比丘應知此貪瞋癡猶如大河漂溺有情令不出離又此貪等猶如羅索繫縛衆生不得解脫又此貪等亦如塵垢染汚有情不得清淨是故智者應當除斷若復有人護佛淨戒及行惠施捨離誑誑伏除貪癡漸令輕微了達諸法不起執著

比丘當知若復有人貪等諸惑苦種
若現不能伏除而不出離三有諸苦
譬如渴人飲於鹽水渴無由免
比丘應知觀察無上解脫快樂趣向
圓寂修習靜慮滅除諸染勿著繫縛
墮落泥梨恒受衆苦違背正道天阿
素囉悉皆捨離諸龍瞋怒非時風雨
四時不順穀米不熟人民飢饉所有
快樂皆悉速離可愛宮殿及諸園林
極妙境界壞滅非有庫藏財物皆悉
墮散互相殘害迷妄顛倒而非省悟
最上利益曾無修習三乘正法毀謗
非有迷於三界妄執真實以爲究竟
日月星辰亦皆妄計乃至一切有情
所有罪福妄撥非有甘露正法不能
了達恒生憎嫉猶如冤毒獸棄捨離
比丘應知愚迷有情於諸世間苦中
執樂不淨計淨歸依邪道妄執最上
極惡之處愛樂修習於無常等不能
了達妄計邪法以爲最上愛樂決定
精勤修習義利非有不免輪迴苦澁
恒時智者觀察不應迷執了達虛妄
顯現是非悟省醉迷令心不亂時諸

大衆圍遶世尊聞法歡喜娛樂慶快
繫縛捨離瞻仰如來目不暫捨

尔時比丘乃說頌曰

譬如獲弥盧莊嚴四寶成七金周圍遶
八海湛然清

世尊相無比 理智難言詮 萬行因修滿
三身果德圓 人天瞻仰望 願說宿因緣
時諸比丘偈讚佛已白世尊言欲色
諸天形量福德差別有殊願佛演說
利益未來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應當
諦聽吾爲汝說若復有人奉持淨戒
善護諸根令無毀犯三業清淨於諸
有情悲愍饒益勤修方便捨離散亂
趣求靜慮於所修因勝劣不等有上
中下果感亦殊乃至外器官殿莊嚴
高下狀貌隨宿因緣皆悉有異
佛告比丘由護淨戒及行惠施恒處
諸天捨離諸垢所有纏縛伏除不起
於彼諸天內身外器愛樂趣求不生
毀謗破壞厭離命終之後決定生彼
獲報勝劣隨因有異
比丘應知護佛淨戒諸天宮殿恒自

快樂護佛淨戒捨離諸苦解脫無染
護佛淨戒天鬘瓔珞恒自莊嚴護佛
淨戒烏鉢羅花妙香適意護佛淨戒
極妙境界悅暢無盡護佛淨戒龍天
八部恒時助祐護佛淨戒衆寶莊嚴
離諸垢故護佛淨戒種種天花色妙
開敷隨心自在護佛淨戒微妙香風
悅意無盡護佛淨戒房室園林慶快
隨意護佛淨戒獲於種種摩魯迦花
瞻波迦花計多迦花出妙香氣最上
無比恒現在前護佛淨戒遠離諸橫
護佛淨戒善種增長護佛淨戒犯戒
之緣皆悉遠離護佛淨戒圓滿忍行
護佛淨戒妙寶階道成就現前護佛
淨戒工巧種種及可愛具悉得成就
比丘應知護佛淨戒於當來世獲果
如是猶如畫師世及出世種種形像
皆能成就護戒亦尔於當來世所有
一切隨意成就
若復有人毀犯淨戒於當來世沉淪
惡道受種種苦捨離人天可愛之境
亦如彩畫風雨煙塵而能破壞貪瞋
等垢能壞淨戒亦能捨離世及出世

可愛之果

復次比丘貪等諸惑能壞有情所有善業亦能增長諸不善業如世之火猛焰增長能壞柴薪

比丘應知有情根識攀緣六塵迷惑不了虛妄執著境界纏縛起於貪瞋諸業隨生輪轉諸有受苦無量不能遠離貪欲諸毒愚迷不了貪火威猛損壞衆善及諸可愛宮殿林地衆妙果實悉皆散壞擇安囉迦勝妙福報珍寶無量庫藏盈滿娛樂自在父母眷屬福德最上世所希有快樂無礙比丘應知若復有人修習檀度於當來世財物具足離諸損壞檀度最勝快樂自在檀行最勝福報隨形如影不捨檀行最勝人天可愛莊嚴歡喜檀行最勝能離貧乏檀行最勝慳吝不起檀行最勝能伏愚癡出離三塗檀行最勝見者歡喜檀行最勝諸根無缺檀行最勝傍生樂見檀行最勝遠離愛憎檀行最勝邊地不生檀行最勝諸天快樂檀行最勝離苦纏縛檀行最勝超越輪迴檀行最勝娛樂

自在檀行最勝能趣三乘究竟解脫
復次比丘應當觀察輪迴諸苦衆多
逼迫應當厭離審諦觀察彼非究竟
無常敗壞如夢如焰芭蕉非實乃至
色界及無色界所有境界虛幻不實
而非究竟應當厭離不應封著妄為
最勝令心愛樂

佛告比丘圓寂安樂遠離諸相體非
一異亦非三世彼此俱非離諸繫縛
究竟圓滿汝當趣求勿應棄捨自在
無礙寂靜無染應當速證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五

大案書中即度庫加區國部增並一歲傳教文師藝士門生共奉

余時天主帝釋而白衆言汝所作善
守護增長如意歡喜即說伽陀曰

三種善作已 三種三因緣 三位次三地
三德三大果 不殺施最上 此法汝愛樂
得真實具足 獲生一切天 隨身有宮殿
快樂受無極 若人好不善 生處無安樂
邪法被增纏 云何而出離 作此人天善
薰修本識中 彼業感果時 得生人天界
於彼生愛樂 心自住安樂

余時天王帝釋而復白言汝等具大
 福德獲生天界受天快樂隨其福果
 勝劣各異若種種作福薰識身中後
 生天界得種種快樂如是一切林木
 花果悅適人意入彼林中彼天飛鳥
 演說言音令人樂聞爲彼天子即說
 伽陀曰

善來汝賢敏 宿習於上善 堅持七律儀
成就最勝果 生彼天界中 受天快樂報
廣持於禁戒 得離沉淪苦 猶戒清淨故
感天勝妙池 隨意而洗浴 復雨紫金花

散布於身上及彼功德池以彼戒種子
念念為防非天中上妙樂隨意而受用
若人意決定守護於禁戒生彼天界時
快樂無邊際以此戒莊嚴得趣善逝果
而受解脫樂破戒罪惡深如刀及火毒
是故堅持戒而修施法財遠離於毀禁
業有上中下感果亦復然今成勝報身
常戴光明鬘受天種種樂皎潔身無垢
若人造惡業苦果自纏身展轉受沉淪
生死無窮盡汝既來生此受天衆娛樂
出遊諸園苑勿著於放逸逸蕩過失深
如來常說此是故放逸者三毒中最上
精進如甘露心頂自清涼永超生死輪
究竟菩提岸彼時我如來演說微妙言
離我速修行莫著顛倒想若有違背者
貪等諸惑生斷彼解脫緣漂沉諸苦海
今時天主帝釋速疾往彼善法堂中
諸天妓女及一切天衆皆來善法堂
中到已娛樂種種遊戲于時天帝觀
察娛樂而知天衆虛妄耽著增長煩惱
惱即說伽他曰

虛妄境界中貪愛而無足有情迷執深
增長諸煩惱被境縛根識如毒藏食

於後若消時迷悶無安樂無前後中間
非今世後世因緣會遇時業報誰能避
尔時天主帝釋說此伽他已而復告
言假使少年強力未必長生四相推
遷速歸散滅顯現快樂無實自性樂
受盡時逼迫身心無暫安隱汝等勿
得信任癡迷愚惑詖誑若於一切境
界深著不足後致大患譬如熾火焚
燒草葉貪著境界增諸過失亦復如
是被煩惱火燒煮身心棄背正道襄
相現時墮落天界是故我今教化汝
等割截煩惱去除迷惑一切天衆自
此恒作利益於最上行法志固修習
後得寂靜最上安樂汝今勿得慢易
速作良田於當當世而得最上報應
適意無盡若作惡業種種隨身墜墜
天宮沉淪惡趣一切宮殿樓閣悉皆
隱没尔時天主帝釋見其天子須臾
命終墮於惡趣而說伽他曰
微妙香蓮華種種生峯頂最上適意寤
處處作莊嚴流泉與浴池雜色花果樹
及紫金剝樹靈鳥群集上常出微妙音
悅樂諸天衆無垢琉璃寶間雜金色光

最上妙樓臺莊嚴恒適意 群生不遠離
寧知是幻化如泡如水沫 如電如浮雲
亦如尋香城須臾即散滅 虛妄若生貪
墜墮輪迴路癡愛毒如火 焚燒於善根
減損於天衆去一切菩提

又復告言若天愚癡愛人誑惑爲天
阿素落羅刹等之所降伏後墮地獄
復爲龍蛇遠離諸天長處三界如繩
繫縛而不自在若離癡愛明了通達
利益有情歸依佛道永出世間斷有
愛支得一切智平等無尋得三解脫
證悟苦空到真實際遠離輪迴不受
後有色香味觸而不染著時披天帝
見多天衆念念無常增諸過失深生
悲愍發誠實言而說伽他曰

如天道終沉淪百千劫猶如旋火輪
生死何窮盡見他受無常不觀於自己
後自命終時違害亦如是若捨垢穢心
不著於境界生死莫能侵常住真寂樂
戒行若違犯如醉飲藥毒非天魔死軍
纏縛誰救濟微塵分面上自心何知見
命謝卧林間誰悟從貪愛若生於人真愛
同住苦無常永處於生死現離於安樂

大惡不斷除 輪迴從此得 譬如暴惡風
能吹山頂葉 自業得生天 娛樂果自受
繫戒不愚迷 安樂自充足 貪愚招墜墮
如火而起煙 後自墮泥黎 業報亦如是
余時有天名 高波鞞 踰宿善業力生
初利天 彼有苾芻 爲其天王而說伽
他曰

若作種種業 起起妄攀緣 以心迷惑力
一切業成就 前心最勝故 後心相續生
無間引生彼 三界因無盡 一切業報身
離心不可得 是故降伏心 當獲無盡果
汝速勤修進 調伏離軌迷 滿善得隨心
究竟獲安樂 心若恒調伏 永不增諸過
智者善伏心 諸苦不能害 若心得彼苦
苦苦後相續 一切境界中 而得輕心報
天人阿素落 龍鬼羅剎等 不離於一心
心爲三有主 三有自心生 地獄與人天
隨心生罪福 流浪任漂沉 壞善因迷境
愚癡貪愛生 住苦廣無邊 沉溺而難出
難調心力大 奔馳速若風 天眼勿緣形
識相皆如是 智者善調伏 遠離魔羅縛
超度生死河 速到於彼岸 疑惑不正直
無底惡難止 一多微細行 不住剎那中

行相密難窮無身一切契世間誰牽引
往者復是誰藏伏甚法中造作於身業
雖見行表差莫觀相應法云何調伏難
無色無形相陋惡損衆生取境明如眼
善惡作雖見譬如幻化士本性狀難窮
往復誰能觀牽引於群生諸趣恒流轉
利劍不能截猛火燒非斷一切有情心
業力相如是業繩而堅固纏縛於群生
三性而不恒須臾善非善亦復捨受俱
攀附六根門妄求於塵境染著世間故
不悟生滅法如鏡唯照前而不鑒於後
尔時天子聞彼苾芻說如是事昔作
純善今獲勝身而說伽他曰

昔修靜妙心慎護於戒行以此微妙因
得任安樂道善護持戒者防非發律儀
當得斷諸惑證圓寂滅樂戒有大威德
能超諸有苦乃至命謝時無彼惡道畏
惡道無能救戒力救最上苦有持戒者
萬善皆依怙後果得生天永離諸嶮難
佛法聖衆師三界咸尊重
尔時諸天子等五體投地歸命作禮
生尊重心彼時天主帝釋倍生忻慶
歎美至深而說伽他曰

解脫貪瞋毒群生親道友能到於彼岸
我今歸命禮降伏愚癡失無爲無比等
一切衆所尊我今歸命禮

時彼天中有諸飛鳥或在空中翱翔
上下或集寶池嬉戲水內有諸天子
樂逸縱蕩與諸飛禽同共遊行耽樂
欲樂不怖惡道今時茲易爲彼天子
宣說如他日

傍生耽欲樂遊戲恣愚迷天衆亦復然
等彼飛禽類正教師宣說汝等心顛倒
不怖於罪業耽樂著世間若天有罪業
墜墮於地獄業力如是毒智者常遠離
薄德少慧人但觀前欲樂不復返思惟
成就諸苦果若有智慧人照觀一切惡
未斷諸惡業利益於群生罪業生諸苦
勝因得離縛善惡行不同報相亦復尔
迷苦妄爲樂求安不可逢具智勿爲非
不之至寂滅善修諸業靜巧便集善根
三昧自現前速到無生位勿復戀傍生
遊嬉於國苑懈怠轉增多後墮飛禽類
若復無少智善惡業不分餓鬼阿素羅
地獄亦如是於業能分別於報亦通達
彼於諸業中深窮垢靜相晝夜常精進

思惟三脫門永不墮泥黎究竟獲安樂
天子汝當知自樂自善成自惑生自苦
苦樂不離心於過應遠離深著諸塵境
縱逸癡所盲不覺死王催沉淪於地獄
苦惱而無極

今時彼天有百千天女色相端嚴隨
意自在於彼林間歌唱遊戲彼有飛
禽知天宿善而說伽他曰

勤修宿善業今復得生天若行非善因
而復沉惡趣業報既決定諸天皆平等
安樂非安樂汝等今當知愛染為害本
業繩隨繫縛輪轉而不窮還因業繩力
上至非想處下及於三途往返疾如風
生數復如雨諸趣而循環無始長如此
若人心寂靜如水湛然清離罣如虛空
而獲最上樂五識緣塵境三惡業相牽
一法捨盡時不得生天界殺盜婬妄毒
常為惡道友燒爇如炎火智者應觀察
真實忍辱慈出世善良友親近若修習
當得三天果制伏邪亂意慎護觸等貪
後有定生天成就白業果若於生死業
而不求解脫焰魔殺鬼來云何得遠離
今時天主帝釋而復自言若有衆生

不怖諸惡於一切處心所染著以染
著故隱沒智慧妄言綺語虛誑邪論
惱亂有情棄背正教親近邪師不孝
父母乃至善根間斷業繩繫縛如箭
速疾死入地獄種種治罰受諸極苦
無有休息汝等從今於生死罪緣速
須棄捨莫復貪著於自身命分限短
長審諦觀察有爲諸行剎那生滅何
得久住如水浮漚如鏡影像如電剎
那如雲散滅若天福盡樂受捨位一
切衰相不覺現前逼迫身心如何當
忍是故我今宣示言尔汝今當須勤
行精進忍辱柔和慈愍有情守護六
根修行四諦不取惡親而修平等智
慧增長深入義味背妄想照真導引禪
定業或盡時後有不生得俱解脫
今時天主帝釋欲重宣此義復說伽
他曰
如是十二處六境及六根識等生滅時
相應成妄想智者善修心不住色等法
而入寂靜門湛然無一相勤求寂靜故
不墮魔羅界以此靜妙心恒時而憶念
若行如是慧或苦去何生於其三世中

自在無驚怖煩惱縛自解罪垢不可染
慧眼得圓明常住眞寂行天身大快樂
尚被罪垢摧去何人愚迷廣造十惡業
若人修智慧了達罪福因怖業若死侵
永出苦報今

尔時帝釋昔聞世尊所說惡趣之事
即爲天衆宣說佛言若人得脫生死
罪根常值善友植諸善本若生天界
受妙快樂宮殿莊嚴報應無量若不
怖惡道貪著娛樂福善盡時必當墮
落譬如燈燭須假膏油膏油旣盡燈
焰即滅如是墮已而被業風急速吹
轉往返世間輪迴不止若諸智者正
定相應無明業繩不能牽動譬如藕
絲牽妙高山而不能動尔時彼天聞
於天帝說是法已即說伽他讚天帝

曰

汝今說此法息除一切障我依天帝語
安住無怖畏與彼諸群生而作慈悲父
宣示涅槃城今彼得利樂法本無分別
天帝善能宣今遇正教師得至無上道
尔時天帝又復白言世間財物勿生
貪著若人捨離智慧出生若復愛著

破壞善根七種聖財漸漸隱沒經百
千生沉淪惡道又復世財而不堅久
水火盜賊王等勢力皆可侵奪若彼
法財水火等災終不能壞汝諸天衆
雖有勢力諸根具足身帶光明衰相
現時生其愁惱墮下虛空過百千踰
繕耶入其惡趣尔時帝釋即說伽他
曰

如汝大快樂富貴不可量衰相若現前
決定沉惡趣如現所作業隨業果復生
業相善殊勝異熟果亦然業有上中下
善惡品類同成彼有報時勝劣亦如是
汝等審思惟色力身最上生滅未能逃
去何而不墮譬如麥等種而被大火燒
隨燒即破壞云何芽得生浮虛假僞身
四相遽流速如燈而生焰不任剎那中
心相亦復尔虛幻無真實恒被漏隨增
云何得安樂棄捨於妄境勿自愛其身
決定脫輪迴速至於彼岸
尔時彼天有其飛鳥而復說言我等
今者居烏鉢羅林於其林間有大浴
池多生紅蓮長時芬馥鳥身翅翼諸
色間雜狀如七寶眼有光明言音妙

好於彼林中長時戲樂觀察天子耽著迷醉即說伽他曰

我恒耽喜樂天人愛亦然天雖與禽別愛染而無二不能守行法云何得解脫天等若如是飛禽何所別今復告汝等勿著五慾樂而修勝法行當得大解脫生老病死苦永不害其身天與禽類身平等獲善利

尔時天帝又復白言若有智者離垢清淨世間罪染普徧此天亦不能著何以故爲彼智者於生苦因緣而能解了又於彼天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無所戀著汝等諸天癡愚貪染不離輪迴與彼飛禽等無有異復有衆生耽著飲酒得罪甚多所以者何爲彼有情心識迷亂破犯恒多酒力雖消業報不滅於五趣中輪迴不絕於一切罪中最爲增上乃至於俱胝劫流浪不絕沉淪惡趣煩惱纏縛所言說

尔時彼天帝釋園中有妙法堂種種珍寶殊妙莊嚴時諸天衆詣彼堂中彼時帝釋觀察天衆而說伽他曰

汝等諸天衆過去修微善獲生天界中
若天報應盡定墮於輪迴業力難思議
牽引於衆生三界五趣中處處而出生
汝等勤精進審諦細思惟生滅須臾間
云何不省覺怖畏邪嶮路而依衆律儀
堅固七覺支勤行八聖道善住於五根
增長於五力四念與正勤及彼四神足
如是而不退必至涅槃城恒受寂滅樂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契經卷第六

西晉竺法護譯 南齊書 卷第六 十六 奉 命

於罪不怖畏 彼人無智慧 後至命終時
苦惱恒燒然 周徧天界中 墮落誰能見
彼恒貪淫樂 於此莫能知 淫慾生虛誑
迷惑於有情 牽引落三途 如繩而繫縛
生滅恒如是 有情須自利 調柔身口意
煩惱勿令生 法境等須息 一切著淫者
增癡墮無常 不覺欲火燒 遠離於親眷
朋友善知識 骨肉并眷屬 大苦死來時
波吒何能說 初至無常位 如山忽倒摧
須臾不可停 刹那而滅謝 若處一切智
無罪無輪迴 究竟出苦源 諸云恒愛樂
欲海深無底 何能有足期 增長愛貪心
如酥油灑火 種種莊嚴具 破壞出世因
流轉四趣中 人傍地獄鬼 生死恒無間
往復如陶輪 群品大愚癡 不了煩惱性
若彼諸有情 永離於貪愛 當獲最上因
解脫無繫絆 智者除煩惱 諸苦病不侵
降伏於貪瞋 長獲安樂道 生苦不能染
縑索不能縛 智慧漸圓明 照知一切事
若於圓寂理 而起無相心 離垢絕頭塵

究竟到彼岸於彼苦樂境洞然無所得
而人大解脫常住空寂舍復起慈悲心
愍念有情故示苦智真如遠離於繫索
令意斷疑慮永除於貪愛解脫苦惱怖
獲得最上慧悟彼集散空設壽八萬劫
亦復墮無常此可恒安住天界永無失
見惡而生慢於罪不思惟愚迷無方便
恒求於快樂喻如砂聚中求油終不得
若作罪業行恒常而逼迫苦樹罪根深
一切惡生長我說此真如定爲法非法
彼意耻作罪後復無煩惱利益廣無邊
獲至真如際

若復昏迷於佛言教而不信受後至
無常自得苦惱經無數百千俱胝那
由他阿沒那等破壞人天無常罪大
決定焚燒此不盡劫瞿曇告言天復
去何而得久住喻如水沫芭蕉無有
纖毫真實幻化非久若恒愛此快樂
無有是處

余時彼佛問彼天衆知此義不天意
歡喜如聞五樂多獲快樂得五功德
而復說言彼有飛禽名曰嬉戲能善
說法爲彼天衆即說伽他曰

有欲愛不足無因人意足發起不足心如是無知死一切衆生界形類有多般長遠時分中不能修方便永不受安樂決定墮輪迴恒與於地獄生生亦如是若實宣說帝釋境界富貴殊勝異於諸天於此輪迴亦不能免決定無常乃普徧天上未有微妙之處可避無常而皆墮落

是時天帝善解法相名憍尸迦爲彼天父種種精進說多因行而諸天衆猶不省悟誰能樂修靜行遠離罪垢唯縱愚迷心著放逸於斯教誨而不受持久遠無邊云何不覺彼諸愚人樂作惡因於彼後身而被罪惡種種破壞寧知惡業隨眠纏縛今時必爲而說頌曰

若行善利以其卧具飲食衣等供給供養尊卑之衆不爲自身而求福利或觀自身誰作主宰乃遇惡境作罪怨家固來欺陵而起真實離相忍辱智者審觀都無病痛苦惱之難唯有現在不靜之物作如是身而復此身

剎那不住 盛壯亦然 破壞何身
衆生迷醉 於自財物 不作利益
增長罪業 不受教命 亦不行施
於一切處 心不受用 賊等窺壞
云何護持 若心迴向 布施師等
彼財殊妙 而復棄捨 如棄草木
心不愛著 貧劣有情 恒行救度
離垢無著 今世後世 獲七衆戒
救度最上 戒護於人 當生天上
智慧廣大 彼能截斷 一切煩惱
病等枷鎖 過大嶮惡 輪迴之橋
到彼堅牢 涅槃彼岸 心淨離垢
得無生忍 喻如擔負 其物輕少
遠出長途 而不疲乏 若人擔負
惡業輕少 遐歷世間 而不沈沒
又如飛禽 兩翼壯健 高往虛空
速疾可到 若人持戒 守護堅牢
欲往生天 亦復如是

復有飛禽名現真如住彼白山而能
觀察即說頌曰

喻我形色 不住剎那 快樂亦然
愚迷不覺 若一切類 善相多般
輪迴生時 定隨破壞 彼福破壞

一生亦然死王得便 罪意何免
恒行快樂 無財黑繩 摧壞有情
無病強力 安樂遠離 死王近來
近則心迷 群生命壞 罪破長時
天人輪轉 不覺根迷 遠離安樂
墮閻羅界 方知業果 快樂剎那
而身衰朽 悅諸塵境 不覺貪著
決樂受盡 老死王侵 諸根對境
戀著不足 彼後無常 自生煩惱
若無慧燈 照見塵境 受行境界
執我分別 樂著虛妄 欲火恒生
境力如風 吹欲火盛 智覺真如
思惟成妄 一切愚迷 嬉戲不覺
恒行境界 吹於欲火 天人行欲
墮彼天界 彼具天德 實得天樂
衰相現前 不壞何往 剎那不住
念念生滅 暫住非久 彼命如是
此境屬他 一心不覺 五德天樂
壞苦速離 帝釋天王 抖擻煩惱
三障垢靜 歸依三寶 三業廓然
悟得最上 三佛菩提 雖生罪地
罪垢不染 留心作善
彼有焰魔獄率為彼衆生而說頌曰

怠懷貪欲 嫌棄善緣 不離輪迴
得此苦果 不依天行 而作罪因
彼後無常 反限作惡 利刃割體
猛火燒身 猶未爲傷 五根得罪
苦不可忍 眼觀羨色 如實得樂
寧知恒苦 聞聲耽味 其過亦然
作罪冤家 是故捨離 彼三冤家
纏縛罪人 破人安樂 貪癡和合
遠離戒品 因墮地獄 若行戒律
後得福善 若違戒律 後得煩惱
飲酒殺命 離他婦女 邪見兩舌
不守威儀 縱情放逸 破壞有情
因沉惡道 貪著邪行 而復惡口
今世後世 無彼安樂 遠離惡人
親近善友 滅此罪根 不信此業
無得業果 無衆安樂 惡果根本
煩惱後燒 若作妄語 本非法師
我解深法 彼後無常 得魔業果
轉此人身 而生惡趣 是故如來
說此無明 一切貪欲 何得快樂
知足無貪 身離煩惱 欲生快樂
是名快樂 解脫相應 得最上樂
若貪快樂 如毒和水 解脫快樂

如乳和水 欲火燒害 愚盲不覺
又復貪愛 度量財利 沽賣酒肉
得財無數 心猶未足 無常殺鬼
速來牽引 若耽欲樂 樂住境界
得不快樂 如來說此 夢覺法喻
如軋闔城 如空無實 如水上沫
如芭蕉堅 如彼火毒 欲境亦然
若味因果 知欲過罪 不迷真如
成就智慧 獲靜思惟 去其貪愛
苦惱不生 壞欲亦然 欲爲罪主
如世毒藥 彼意不足 墮落天界
復墮地獄 欲賺愚迷 喻彼懸河
亦如電閃 世間毒力 莫勝女色
思想欲增 如火熾盛 是故智者
離欲寂靜 無前無後 亦無中間
如如而行 增長亦余 彼得欲苦
等觸大焰 知如是過 智者遠離
速離欲故 定得安樂 無數百千
那由他天 以欲行故 墮火毒獄
器械治罰 其毒如火 遠離快樂
不行欲因 如上地獄 不見不聞
若貪欲人 斷其欲貪 亦無苦惱
是故無垢 得意清淨 於一切處

滅欲火焰 入彼種種 最上善業
彼行無染

余時帝釋觀察飛禽住莊嚴樹色喻
檀金彼法因果正見善業而說頌曰
正見善業 如彼大樹 鬱茂金色
種種莊嚴 智者所說 如善果報
處處出生 不善若善 得彼人身
復行善業 得生天上 不善亦然
下沉地獄 慙迷善意 而復不得
最上良藥 若知果報 意不愛慾
衆生境界 迷醉味著 若恒行貪
惡定同生 女生煩惱 如世間火
若此火生 煩惱如是 女人煩惱
生衆生心 破壞世間 一切法滅
爲地獄因 大仙所說 女人姦媚
口甜心毒 情愛不恒 愛戀須臾
棄背亦尔 彼性浮囂 可喻掣電
誑詬有情 詐行恩愛 天人龍鬼
羅刹眷屬 境界亦尔 女人鄙惡
譬彼黑毒 種姓不擇 勢力不顧
愛恚不恒 性如風火 唯募財物
殊無終始 如有嶮難 嫌棄遠離
如是富人 彼即愛樂 若住貧賤

急急離別譬如遊蜂 花卉芬芳
競來採食 若樹乾朽 一切遠離
無財亦然 女人遠離 女人黑暗
心縱顛狂 破壞勝因 罔知良善
如女人縛 天縛亦尔 若值女縛
定墮地獄 若貪女色 貪中第一
若有衆生 雖曉慾業 而猶耽著
是故無知 迷人不覺 又復女人
詐吐心誠 惑他信已 身雖同處
心則差殊 損壞有情 毒如蛇蝎
方便多求 一切養育 女人行德
而不能爲 如是自性 殊無測度
智者不著 心恒決定
叨利天宮有善法堂尔時諸天會善
頌曰

譬如飛禽 隨其自性 樂獸不同
而有二種 一見蓮華 而復樂著
若見林野 而自厭離 一見林野
意欲樂住 如見蓮華 却思遠離
衆生亦尔 林如靜善 華喻欲貪
智者樂林 而深適意 天人顛倒
反慕蓮華 如出暖日 能去大寒

解脫之樂亦復如是貪中生苦
樂謝何安智者不迷而求解脫
於一切處為最上樂住牟尼林
能善觀察住意無貪天人最上
住此欲貪而不久遠若行無貪
樂中最上居林寂靜行中第一
一切苦斷受甜惡行誑賺有情
適意林巒宜善觀察心善觀察
恒處安樂心行無貪樂處林野
彼人樂林心恒純善離欲無貪
得寂靜樂若人煩惱怖見林間
貪愛倍增而自燒煮棄背貪愛
無垢清淨心定生生常獲安樂
如具富貴福盡成空盛處少年
老侵頓易一切思愛定有別離
一切有為和合暫尔此世間法
正覺正說若覺愚迷捨愛知足
入寂靜林獲最上樂衛已俊利
思愛多方遠離善林永失利樂
林間默觀寂靜相應適意無貪
善心成滿是故聚落散亂恒生
若處山林離諸貪愛汝意速疾
狀離愚迷最上靜林相應住處

心行若靜永離煩惱行若相應
善根增盛假使有人得千帝釋
報壽若終亦歸生滅恒行貪欲
一切不見被欲降伏而生衆苦
欲愛之樂須臾暫住不久即滅
心如怨家能離彼樂彼欲無得
煩惱苦果皆從欲生解脫生樂
彼樂真實於善逝行縱任相應
離欲無貪獲樂無盡五欲之樂
先甜後苦樂相壞時而沉地獄
無貪之善初後中間離垢清淨
受樂無窮是眞善母愚迷欲樂
云何離彼過失恒生中後深苦
罪行云何不見快樂喻如世間
有其毒花其色鮮艷其體有毒
人若觸花毒害於身罪行欲樂
其毒亦然又如當風執彼火炬
亦如飛蛾投其燈焰欲樂之火
燒害亦然是故欲毒恒須遠離
天著欲故積惡虛生人慕愛貪
愚盈罪行是故欲火焚燒善根
賺失天人沉斯惡趣若未命謝
速迴心意於一切善修令增長

貪等惑亂 三過生塵 三毒作一
罪網猶大 若起三惑 相續不盡
歌舞唱妓 耳目順情 天意如石
而被牽動 一切欲境 蓋覆靜心
沉溺愛河 無時超度 天何愚迷
欲賺不覺 譬如毒樹 開其毒花
鋒戕採食 毒殞其命 貪欲之毒
損害亦尔 而墮三途 如火燒木
天人不覺 生此罪地 受苦終盡
方離泥黎 天人愚迷 不思作善
罪惡境界 彼無一信 智者審觀
真如幻夢 愚人非夢 為地獄因
是故離欲 得解脫善 棄背惡行
利益善因 彼利若行 永離諸惡
天無惡行 彼有智者 正見決定
不樂散亂 獲種種福
余時世尊敎受天子行不散亂行而
說頌曰

天人宮殿 散亂之根 迷醉樂著
而墮輪迴 若離散亂 輪迴亦脫
彼散亂根 即是無明 自性黑暗
如人無眼 我觀彼過 迷火不別
愚癡深竟 散亂亦然 眾生愚迷

積聚財寶

而自育養

復更散亂

墜墮惡趣

天亦愚癡

愛著女色

本望離苦

悅意快樂

寧知命殞

得大苦惱

集欲之樂

不久即散

一切衆生

業壽有限

少壯剎那

即當衰老

善惡業縛

誰得自在

譬如樂主

撚弄木人

須假線絲

方成作用

有情亦尔

須假惑業

方處輪迴

若離愛貪

則無作用

非久業行

智者不信

遠離一切

散亂方便

若離散亂

不生三界

譬如有人

墜墮深崖

其中猶有

不失命者

若人散亂

墮三界崖

其中未有

得出離者

一切惑業

散亂最上

於晝夜中

恒不安樂

若世間人

纖毫散亂

破壞有情

出世之意

是故遠離

彼世尊座

如實說已天主帝釋發尊

重心敷其座

具頭面禮足起立合掌

見伽他書

心生怖畏

頌曰

若不散亂

如彼甘露

若行散亂

而墮無常

不散亂人

天中最上

散亂之行

輪迴之根

清淨之行

安樂之本 是故正定 於一切處
獲最上樂 若於欲樂 如怖極苦
散亂大毒 同壞衆善 迷毒散亂
人行惡作 不從散亂 能得安樂
若彼智者 平等宣說 德與無德
一切執我 爲苦樂根 如我世尊
伽他書典 離欲清淨 獲益安樂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六

第七卷

卷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七

西天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日 大奉 詔譯

余時有飛禽名未曾有見彼行不散
亂而說頌曰

貪瞋癡意	恒爲罪友	爲地獄種
貪瞋癡心	恒行罪人	落三途崖
彼後方覺	貪瞋癡毒	無得不怖
智者制伏	不令散亂	若縱貪癡
飲酒妄語	殺生偷盜	無信因果
意瞋惡業	而不防護	天上不生
而沉惡趣	恒行欲愛	愛具大力
役使有情	慵懶懈怠	恒無彼善
又如雲翳	障智慧眼	於其戒律
多諸缺犯	設得人身	而獲下劣
若意住罪	黑暗無邊	若意住覺
如晝大明	如是衆法	佛所宣說
天生散亂	如酒迷醉	彼散亂故
如行地獄	輪轉人間	皆得滅壞
如是決定	生實無常	散亂障重
墮境界海	成枷鎖因	天多嬉戲
彼生若盡	永絕快樂	天不思惟
心生散亂	改轉善根	深著樂境

心猶不足 天人不知 爲苦惱本
無莫護多 無須更頃 無剎那間
不被愛降 欲境間斷 百般不悟
天恒受用 耽著放逸 被欲降伏
如地獄火 焚燒有情 而不揀擇
欲火亦然 焚燒天衆 亦不揀擇
又如餓鬼 口出火炬 燒彼飲食
傍生之類 飢火亦然 天人自作
如是欲火 普徧世間 焚燒一切
有情不覺
彼有飛禽名具足德覺彼散亂善不
能行後墮彼天而說頌曰

善業斷盡 此壽剎那 衆生調伏
人得最上 一切少年 須臾命盡
一切富貴 須臾破壞 天人不恒
富貴不恒 剎那不住 勿作亂意
是故早行 勤修利益 護律儀法
寂靜理處 塵過不生 天何不見
意若散亂 行法不恒 此去不迴
快樂亦然 守護戒根 天人快樂
彼諸衆生 若無此戒 後必煩惱
是故戒行 如是恒行 樂中最上
彼戒清淨 而得大果 愚人無戒

不生天上 若天行欲 散亂迷毒
於五欲境 受其快樂 心不思惟
一切不久 彼命破壞 無數百千
那由他天 迷欲散亂 被五欲火
置害焚燒 一切散亂 人所樂著
彼後無常 得果方覺 心馳境界
動極大苦 得苦見迷 心著愛境
苦惱不知 苦惱續生 於後悔恨
煩惱疑惑 從境界生 我心無知
行輪迴行 那覺輪迴 隨逐人心
互相愚迷 展轉三界 智者證真
見輪迴住 無常苦空 彼苦非有
若耽女色 恒行欲染 彼後不見
諸天境界 法非法行 惡中最上
一切世間 無別救者 唯如正法
是故依法 法若遠離 人樂非法
非法既作 苦火熾然 永離天界
善業滅盡 不覺墜墮 思彼快樂
無常無有 業繩繫縛 誰有安樂
貪愛轉增 牽入惡趣 永離天上
尔時帝釋見諸天衆受百般福德而
大驚怖即說頌曰

作善快樂 天受善報 天人上因

彼作前善 如日行空 明照世間
無二重輪 其智慧光 明照邪暗
亦復如是 而無二種 欲往天宮
行悲愍行 悲與群生 爲出生母
依憑斯善 人生天上 又復悲心
饒益利樂 一切有情 得天愛樂
悲者恒善 一切衆生 及諸賢聖
普皆歸命 又復行悲 如清涼月
去彼煩惱 炎苦之熱 是故悲心
爲快樂本 一切欲心 天人業主
於其色聲 香味觸法 攀緣不足
必芻觀察 而說煩言 大海江河
譬如劫壞 日火盛時 觀攀色境
普皆乾竭 眼識根等 貪癡欲海
經彼俱胝 百千萬劫 勝龍不足
而不能竭 人之貪心 勿行散亂
散亂之因 生一切惡 若行散亂
散亂過人 障真如理 牽墜三途
彼恒無善 人若離善 命恒生滅
離一切樂 不生天界 苦中最上
爲煩亂根 意通知此 而執定
若前根境 不了輪迴
如空中花 如乳闍城 如水上的泡

如水聚沫 迷彼聚沫 為卧具等
迷彼幻化 為自集動 天龍藥叉
及阿修羅 迦魯拏等 虛幻亦然
誰救無常 若但作業 而不早怖
極惡死王 速來逼害 是故作善
後無煩惱 我覺汝等 勿行放逸
彼復生愛 而被境牽 境縛有情
如牢枷鎖 為地獄因 永離解脫
是故不實 汝須遠離 此真實法
世尊所說 諦聽奉行 得益無盡
今時帝釋忽然之間覩佛影像與諸
天眾發尊重心頭面作禮而說頌曰
彼佛世尊 正徧知者 現救度像
善開解脫 若人歸禮 解脫輪迴
心獲勝善 此善調適 無垢清淨
佛說此法 成涅槃道 言此行人
得無畏力 受寂滅樂 任真空地
過輪迴海 度三界難 開智慧眼
放最勝光 普見世間 非如土木
凡愚之類 無其光明 遊行妄境
若人貪垢 心不清淨 口過等毒
復以智水 洗蕩離染 一切外道
執我無知 於斯諦理 而不能見

彼無垢言 爲汝解說 佛在因地
不行散亂 救度汝等 今到彼岸
復度他人 利樂一切 於其世間
唯一佛任 無利爲利 利人最上
如是造惡 墮大地獄 如是修善
當生天上

彼時帝釋觀察天衆即說頌曰

譬如飛禽 順風吹急 輪轉人天
往復亦尔 皆因業感 如其苦樂
聚集散壞 隨業勝劣 其義亦然
是故造作 皆成因果 牟尼宣說
真如無邊 平等所依 業習種子
一切心作 而難調伏 唯佛如來
而爲開覺 若業種種 從一至十
從十至百 從百至千 至那由他
無數有情 若干種類 墮大業網
莊盡世間 譬如飛鳥 連繩繫絆
欲往虛空 終不能去 有情亦尔
但造諸業 被業繫縛 欲出輪迴
而不得去
彼時帝釋見天散亂互相嬉戲樂著
便樂觀彼天衆即說頌曰
五樂歌舞 普徧天中 若不思惟

決定墮落	汝貪女人	自性堅著
無暫捨離	他意不恒	隨情進退
富者戀愛	常獲財物	詐親適悅
如有固悞	輕棄遠離	貪癡之人
追逐欲樂	譬如渴鹿	競奔陽炎
而求於水	耽欲亦尔	虛妄不實
彼諸女人	無恩無義	無疎無親
尊卑不分	種姓不顧	譬如遊蜂
其花芳盛	而即採食	若見萎花
而即捨去	又復女人	矯誑惑亂
如彼蜜內	隱藏毒藥	違害亦尔
有智之人	心正決定	於斯欲妄
而皆不著	迷人見喜	深自樂著
如蟻聚羶	如蜂護蜜	天龍神鬼
諸惡夜叉	毗舍遮等	魔護囉誑
及羅刹婆	亦被迷惑	欲性不實
生妄境界	喻如幻法	誑賺有情
得無常時	衰壞不覺	彼天妙地
一切林木	花果莊嚴	為生死繩
牽繫汝等	如繩繫犢	而不自在
快樂境界	男女眷屬	於無常時
誰能救護	若人得住	多聞智慧
善業之舍	適心最上	我今當去

南閻浮提 泉流河海 園苑亭臺
悉皆具足 如是種種 有如法者
不如法者 論義慧學 法與非法
我今悉知 虛妄慙心 迷賺有情
彼有莖芻 復說頌曰 齧螫衆生
心慙下劣 生五根毒 色等五境
如五頭蛇 虛懷悔恨 彼岸寂靜
爲大愛河 無到彼岸 彼岸寂靜
離諸邪妄 邪見無利 迷墮地獄
彼邪見人 無因計因 墮惡邪見
障覆靜心 謬解因果 行輪迴難
得苦惱身 業果生滅 善惡亦然
若見真空 即到彼岸 永離生滅
汝等應知 愚癡迷欲 欲覆迷人
若住正見 微妙清淨 戒行律儀
出世及天 求不難得 若著邪見
修邪難業 我願長壽 非自愚迷
而復迷他 所行黑暗 墮大輪迴
成就苦因 逼迫自性 如佛所說
利樂之要 反照正性 根塵境空
我山自摧 煩惱清淨 出生死難
住涅槃城 是真解脫 汝等世間
一切有情 深著欲樂 邪毒入心

涅槃彼岸 終不能到 假使百劫
輪沒世間 如被枷鎖 不可得脫
智者所說 出世法財 微妙經典
信受奉行 快得善利 邪見無因
橫執下劣 虛妄典教 迷認有情
普墮輪迴 衆生云何 虛誑真法
無因妄見 不愍含生 自墮墮他
俱入惡趣

彼有飛禽名曰蜜行於其樹林食蜜
嬉戲而說頌曰

衆生飲酒癡迷醉 愛味誰知癡索牽
墜墮無常惡趣中 是故勿飲無明酒
輪迴因觸生癡見 非法皆從貪愛生
一切塵勞業海深 是名如來大智說
汝知飲酒壞名色 善惡無分譬目盲
乃至身倒不覺知 可喻木石人恥笑
飲酒無恒多過失 三十六失作乖違
智者染著爲大暗 是故遠離於飲酒
迦捨花輕等彼人 浮躡不定無忠信
增長貪瞋生死續 要摧此力勤救護
余時帝釋天主復說頌曰

無瞋破瞋 忍辱破恚 法破非法
光破黑暗 實破妄語 定破兩舌

生破見口	親破非親	慈破殺生
施破慳吝	念破非念	明破無明
書破於夜	白破黑月	邪欲思惟
真覺智破	惡趣難業	八聖道破
口無尋智	破諸訥鈍	智破無智
安住寂靜	破彼攀緣	風破於山
火破一切	海吞江河	日破星宿
富破貧窮	火破於寒	水破於渴
食破於飢	足破不足	恒讚於悲
不讚無悲	妄語惡業	破墜有情
善說真如	破有爲慧	如佛世尊
能破外道	天諸勢力	破阿修羅
帝釋告言	我降汝等	一切天衆
所以者何	住正法者	威勢若斯
若復輪迴	奴僕之類	如處地眠
一切居下	若復一心	奉行正法
如登床座	一切居上	行迷智慧
好行非法	天自業果	不墮何去
被業風吹	輪轉地獄	餓鬼傍生
誰同代受	如是一切	天男天女
及諸愚迷	一切衆生	自作惡業
受大破壞		

余時帝釋而說頌曰

譬如大風	吹空中水	聚散不恒
輪迴有情	隨業聚散	不定亦然
又如花敷	開結應時	茂盛凋殘
隨時不住	時亦如是	過去未來
亦復不住	人作福善	嬉戲得時
福樂若盡	往而不復	如樹生葉
繁茂甚多	若值霜電	墮而不復
天人亦尔	受天快樂	若值輪迴
無復快樂	譬如天雨	不住虛空
快樂亦然	不住幻體	譬如大風
吹壞雲雷	快樂亦尔	吹壞生命
譬如朽木	墮大焰中	永不復故
迷愛亦然	經百千生	墜墜泥黎
不復人天	虛妄迷愛	廣徧一切
魔滅善行	遠離人天	守護此戒
七佛所說	戒定第一	思念生生
得人業地	思念多劫	父母業地
得生天上		
尔時帝釋復說偈言		
若得中生	由宿行多善	今奉諸律義
而復生天上	人中難得生	得者針投芥
迷惑若散亂	復墮於地獄	善行三業已
寂靜審觀心	煩惱自消除	定得生天上

煩惱伏令盡	內生適悅心	清淨離貪瞋
而得生天上	斷除於憎愛	摩訶苦不生
種種復行檀	而得生天上	恒運慈悲心
救護於含識	如護自身命	而得生天上
他行不善心	害物毒如火	所求皆施與
而得生天上	若觀他妻妾	不生邪染心
如母敬愛觀	而得生天上	若人觀妄語
如火生舌頭	禁戒若真實	而得生天上
兩舌而不作	親友使和合	愛語絕乖離
而得生天上	惡口言無度	傷人利若刀
善語離前非	而得生天上	綺語而增過
加言飾說多	如理稱實談	而得生天上
此戒宜持護	七佛同所宣	無畏戒法圓
而得生天上	一切諸衆生	若生增上慢
如被枷鎖縛	不得於解脫	
今時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此女人索	縛人最堅固	輪迴受報時
惡果居第一	若此女人索	非縛項頭索
纏縛有情心	生苦爲第一	女索縛人切
人間無有比	地獄鬼畜生	爲彼女縛去
大色索縛身	可見索形量	女索心非色
縛人無形量	女索雖悅意	迷生不解脫
縛彼一切人	不出輪迴難	六塵俱縛人

女索力最大 降伏於衆生 此縛居最上

若此女人縛 愚迷心愛戀 爲妻妾眷屬

堅牢不可解

彼帝釋天主如是一千天子一切皆
見心生歡喜歌舞作唱稱讚天王而
說頌曰

帝釋初利王 娑婆世父母 行天梵善行

不著於欲樂 正法救世間 非法令除斷

以法適其心 此樂未曾有 最上最勝智

慈心具實言 快樂法非常 清淨而無染

所有世間德 及彼出世德 天王自在行

一切見無異 救度恐怖者 離苦獲安樂

天人阿修羅 世間常持護

此處初利天 彼諸林木樹 種種寶莊嚴

密覆如繒蓋 地布琉璃渠 宮殿衆寶色

蓮華恒自敷 莊嚴適其意 天人業因盡

劫火破壞時 妙高一切無 未有不空者

何況諸天衆 如泡如水沫 纔生又復無

無明迷不覺 帝釋天中尊 彼恒放光明

照耀於我等 一切皆依住

尔時帝釋而說頌曰

妙高衆山王 光明眞金色 瑩淨體分明

喻彼水中月 若此金光明 喻彼持戒者

無垢戒光明 十六分虧一 自業得生天
莊嚴而具足 業有上中下 感果亦復然
隨自禁戒心 遠離於散亂 住此正法位
恒獲於快樂 若生無垢戒 身有大光明
如彼千日輪 共聚光無異 佛說七種戒
歡喜若受持 彼爲最上人 當獲第一果
種種作善業 彼定有後身 無作無彼行
無業無破壞 愚迷不信因 無因亦無果
如覓水中酥 不受於安樂 迷罪心行暗
非善非安樂 煩惱互相增 見彼未曾有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八

漆

要旨度摩伽陀國羅摩那三昧教大師勝義門目文奉記

又復宣說輪迴頌曰

一切天人	有大散亂	初如親友
後作怨家	如火焚燒	如刀割切
人間天上	得失平等	心意狂迷
如同怨家	天人不知	智者遠離
散亂毒樹	說有三枝	爲老病死
恒復相續	智者離妄	純善相應
老等三枝	而不爲害	如過遠離
散亂不生	惡怖解脫	得最上樂
若散亂樂	不久有怖	若解脫樂
樂定無盡	百千萬億	般都摩人
樂住名利	妄亂所賺	妄亂之上
有四種過	若離妄亂	破世間怨
彼妄亂行	多疑多怖	多難多苦
展轉輪迴	無有窮盡	四過離一
獲樂無邊	汝等天人	一心散亂
障覆一切	無漏善法	云何而得
寂靜安樂	若樂自利	修善思惟
煩惱苦等	於後不生	若諸天衆
所著欲樂	虛妄不實	一切不久

從幻化生 彼不知見 幻化自性
而不決定 遠離安樂 恒生衆苦
實言告汝 若人恒善 世所敬愛
賢聖圍繞 後生天上 受天妙樂
若復行施 得一切人 心生敬喜
後得富貴 施果如是 若行忍辱
後生天上 無所怖畏 世人愛重
名稱遠聞 面貞端嚴 具足朋友
受天妙樂 彼等有情 由如一切
世間父母 能破罪暗 譬如日光
住意最上 爲慈悲寶 出生善根
通達諸法 雖復在家 若住正見
彼智解脫 輪迴枷鎖 罪友不生
人獲安樂 聞未聞法 聞之不退
超諸惡趣 得生天上 心善無垢
諸過不生 離染清淨 善知報應
解微妙義 絕諸過罪 譬如虛空
不住淤泥 得寂靜果 深信三寶
獲無所畏 與諸天衆 尊敬如來
信受佛教 蒙法救護 生我有果
生身有愛 淪溺無邊 此苦難窮
十六分苦 不及此一 少味多怖
恒賺有情 喻軋闔城 智者寧信

說殺衆生 至命終時 樂不隨行
都無所得 種種衆生 有種種心
種種業行 輪迴枷鎖 一步隨去
生復有死 愚癡迷惑 真實自性
而不覺悟 無常大怖 隨彼衆生
來而復去 散亂不知 境界天迷
如逢蛇螫 墜墜天人 此苦無等
父母妻子 男女眷屬 親友知識
不可代受 味著境界 樂欲迷深
不覺死王 大苦速至 云何方便
令離苦惱 若無愛欲 苦不能害
亦復不生 地獄餓鬼 傍生之類
余時帝釋天主復說頌曰
人行邪道 欲見正真 如手探水
而取其火 若復無因 何所有果
散亂無德 利益何生 破壞天人
此意若生 迷欲適悅 後得無常
心大熱惱 境界不迷 欲火不發
名稱不貪 安樂最上 若復一心
貪愛世樂 十六分罪 不及此一
若發大信 解脫輪迴 愛盡境亡
見無爲樂 禪樂相應 無瞋無喜
彼善若生 無復輪迴 究竟彼岸

若有欲心而求快樂被業繩牽
墜墮地獄得一切苦誰人救解
往而復來從業因生無前中後
非今後世作過無明墮人惡趣
是知自愚行散亂毒浮生頃刻
迷愚不覺後無常位乃可知苦
若生有苦怖彼無常住意妙法
彼救爲實真成安樂如斯言說
實爲利益令心行善速得安樂
樂中最上決定無失天若迷惑
不依彼法而作亂意生墮地獄
無有出期
彼有飛禽名種種變覺悟彼天而說
頌曰

種種業生隨彼天人知不依法
彼後熱惱世間所有種種善果
園林花變階道樓閣適悅身心
如住善業得見彼果天人業因
有上中下天非住彼無彼彼果
癡降天人迷種種行彼意若迷
不見大怖失自利行種種變樂
求種種果迷心作業天無戒行
如夜無燈而覓光明因與果等

眞實可修 眞如智果 得有樂分
離命無果 離燈無光 離戒無天
若離智慧 而無解脫 若離解脫
而無安樂 百般求救 方脫受身
智者離我 無此業樂 一切有罪
而復不生 得彼利益 一切聖人
無垢所說 百千劫人 樂欲境界
耽著不足 一心不捨 漸漸增長
增長彼毒 須臾墜墮 智知德過
此法師相 德過無知 此迷行相
德處生德 過處亦然 知眞過德
恒獲安樂 德過難知 離彼智故
何智最上 天行境界 彼意無智
百願無能 得彼安樂 如作大業
最上戒果 得作人天 微妙適悅
最爲第一 根門顛倒 邪取境界
若降此心 得天快樂 福樂苦惱
自作自受 作罪決定 如住怨家
作善亦然 如親善友 若意速辦
清淨福力 當得人天 如流赴海
恒行惡境 惡行相應 決定無益
彼岸智種 若意愛樂 得苦非法
非法快樂 即成魔苦 此苦樂相

二俱平等	若人有智	厭苦忻安
滅忍妙法	而可奉行	苦之與樂
無因不見	種種苦樂	各別因生
衆生自行	多劫多生	一切業果
種種不失	若樂行法	守護正法
得生天上	受妙快樂	迷法之人
遠離正法	無得利益	墮輪迴獄
法眼若開	癡不降心	見此快樂
如雨下地	虛妄不實	作意佛刹
心植法種	癡盲戒法	樂行非法
行非法道	心賺輪迴	人得罪久
若此心行	自性輕浮	種種顛倒
剎那不住	幻化非實	如乾闥城
纏縛智識	速宜省悟	天人散亂
愛貪境界	被境誤賺	命墮不知
快樂虛妄	一切不定	諸天作樂
不久即滅	迷轉天衆	生生亦然
生法虛假	彼計真實	生法不定
彼計決定	行彼怖法	纏縛壽命
墜墮天人	如唾落地	女心顛倒
虛妄誑賺	若復捨離	得第一樂
女人顛狂	嚴飾不恒	惑詐巧言
移性不定	譬如遊蜂	逢花即採

無花即捨 女人亦介 有財即募
無財即捨 女心妒惡 等彼黑毒
又復女人 難爲共住 如風大起
如火大熾 如空大徧 誰能收把
女人易性 機便百般 亦莫收把
若一女人 爲惡業因 破解脫行
成病死難 若多女人 生其煩惱
爲彼世間 種種留難 幻少女人
愚迷增長 自性顛狂 無明熾盛
如日放光 又復女人 無實愛戀
如彼燈焰 彼實爲怨 如蠅叩瘡
愛彼有財 非愛無財 若有財物
女人樂住 若無財物 云何可住
無與財利 而不親近 性行差別
心能喻大 無降女者 如人隨順
承事如奴 亦復棄背 女多虛誑
如花蓋地 女人內心 如灰覆火
色蓋亦介 適悅不善 身如毒樹
生彼毒花 勿須親近 一向欲境
愛著女人 今世後世 人無快樂
無明迷醉 顛狂懈怠 愛味行罪
不見人賢 智者知法 深信因果
發精進心 猛利修行 遠離女色

人獲勝善	人行女地	如履黑網
智者不著	得盡魔界	一切禁戒
女戒第一	何不離女	智者遠離
得寂靜樂	彼女人縛	猛火器仗
不能燒截	衆生強力	不可調伏
我離彼故	一心天上	捨彼快樂
生夜摩天	得無盡樂	快樂中大
此等眼耳	鼻舌身意	於彼色聲
香味觸法	六根不住	此諸天衆
恒行渴欲	而無有足	如火自性
能燒草木	何時有足	彼六根火
猶豫不決	燒此有情	都無知覺
此散亂地	不行道法	離彼散亂
所愛境界	人隨自業	得住真實
女人生愛	其心難御	隨自業因
生有別離	如是觀察	女人顛倒
生離別處	若覓快樂	心住狂惑
行欲女人	如親惡友	意在三非
身得四苦	是故恒離	欲毒之大
快樂苦惱	隨自業牽	若於天上
著五欲樂	天人宮色	不久隨墮
佛見真空	得解脫道	說彼輪迴
一切由業	女人爲愛	得過最上

無決定心 如日無暗 如火無冷
女人薄信 無愛亦然 如地如風
動靜不等 女人恩害 不等亦然
人雖一心 多行恩戀 彼意非恒
時頻遠離 喻如鸛鵲 立望空地
又如大山 未見能行 亦如大河
未見逆流 女人亦然 未見實愛
生為過網 障尋人法 譬如日光
不離日體 如彼諂愛 不離女人
雖復美言 給賜財物 而彼女心
難降如火 意悅平和 艱難捨離
一念生過 尋便忘恩 女人鄙惡
難降如火 宜速捨離 遁迹山林
求寂妙樂 天人發意 迷欲快樂
不悟惡怖 必損命壽 生在彼天
決定無常 如夜日沒 是故三界
大夜無常 可等日沒 若求出要
彼作利益 行三聚戒 彼業報應
得妙快樂 天復散亂 無一念心
別作善業 彼樂必盡 愛欲不善
當獲大苦 餘苦十六 不及一分
善哉善業 欲心無足 如採菓人
貪菓亦令 欲纏覆心 如眠長夜

迷愛相續 無常不覺 後見苦相
方知彼果 又此欲惡 先如賢友
後無利行 若信彼欲 盲智慧眼
後墮地獄 如落山崖 不散亂行
最上善友 恒救護人 是求善友
散亂為怨 此毒最惡 佛說散亂
入惡趣道 若迷散亂 愛樂境界
彼迷過人 恒得苦惱 若有苦怖
無智觀察 彼等傍生 不得天人
上妙快樂 若彼天人 愛樂飲食
及著煙欲 心行傍行 當處傍生
若無分別 非知德業 若知心法
知業亦然 於此嬉戲 住無常舍
得無常時 受苦難果 若怖無常
起大智慧 思惟正法 深樂經典
是真智者 一切貪愛 無常怨家
快樂盡時 壞一切命 彼得無常
最大惡趣 餘不可救 唯依正法
是真歸伏 深心諦觀 無常之根
散亂為本 先治攀緣 後去無常
得法命樂 說此第一 此不散亂
可行天道 善知苦縛 解脫亦然
不離散亂 為善快樂 已善非善

如雲散滅 若人精進 發勇猛力
拒捍魔軍 得彼寂靜 上妙安樂
若人邪亂 不行善行 宿善業盡
當墮地獄 若人一心 靜諸不善
離諸苦惱 當獲福樂 若降諸根
不染罪法 境界亦然 離諸纏縛
及輪迴道 等彼黃金 不住塵垢
出生死難 一切清淨 若散亂行
不過六根 塵事不生 一切利益
具大安樂 適悅充足 若彼天人
身心清淨 女色不著 如魚履水
塵埃永離 智慧亦然 是故天上
遠離女色 作意欲愛 定得纏縛
達一切法 事與非事 斯人薄祐
遠離涅槃 親近法師 得真法智
行法求果 如是成就 心恒離妄
調伏諸根 得到彼岸 由彼智慧
意索不住 纏縛境界 智者能除
爲彼世間 解法之師 天上園林
自在遊戲 多獲快樂 適悅境界
若能棄捨 作彼善業 心靜安樂
是爲甚難 生夜摩界 若離散亂
虛妄攀緣 生彼天者 數及俱胝

及鉢都摩 得自業果 若心難調
作彼業果 因心輪轉 衆生迷此
十二緣起 展轉輪迴 過現未來
人間天上 一切有情 皆由心作
妙高山頂 瑠璃之地 帝釋聖賢
於此恒住 別有山峯 瑠璃所成
乳闍婆住 人不能到 一切地位
林樹園苑 散別各住 適悅其意
人不能到 最上金地 有蓮花池
瑠璃所成 人不能到 復有流泉
及諸池沼 衆鳥群集 往來遊戲
殊妙第一 人不能到 宮殿車乘
最上莊嚴 諸天住此 人復遠離
人遠離故 欲境所賺 如是世苦
心無怖畏 轉復愚頑 行彼輪迴
恒受衆苦 如繩纏縛 如籠覆鳥
彼上一一 殊妙天界 而不得生
世間女縛 破壞善法 增長生死
若人貪著 被死魔軍 競來破壞
散亂之性 迷著女人 得無常時
自受業果 山林蓮花 流泉浴池
彼可嬉戲 何愛女人 決定得彼
生死大患 恒貪名利 得患亦然

彼女人縛多作貪愛難可調伏
而爲大患違損世間一切有情
若此女縛世間欲貪爲過最大
一心思惟知過實然欲過旣深
不墮何去彼一切人降心離欲
遠離女人生夜摩天彼有光明
如日如星隨身照耀乘虛適悅
一切亦然 是彼光明天人具足
一切如是

天主見彼之衆於其光明取相執著
而宣金字偈文如說頌曰

天身無垢膩 恒修清淨行 散亂不令生
長獲於快樂 非揀樂與苦 老少及中年
上族并下族 不免死王壞 有主無主者
力與非力輩 醜陋及端嚴 不免死王壞
王侯及目從 在家與出家 或善或非善
不免死王壞 富貴與貧寒 有德及無德
若女若男身 不免死王壞 曠野及山川
水中與陸地 主客禽畜等 不免死王壞
睡與非睡者 喫食與不食 一切在世間
不免死王壞 地上與天上 此界及他方
輪轉亦復然 不免死王壞 厚福及薄福
剛強與柔和 患病及身安 不免死王壞

餓鬼與傍生 人與非人等 無力亦無能
豈免死王壞 欲界與色界 一切天人住
福壽消盡時 不免死王壞 上至無色界
一切諸天衆 住三摩鉢底 不免死王壞
三界情非情 一切如幻化 離繫出世者
非彼死王侵 知此無常力 一切欲愛生
墜墮受輪迴 展轉無窮已 耽味世間境
因欲生煩惱 違損如毒蛇 永沉於地獄
無常有情難 住善而無力 輪轉於世間
皆由心所造 迷欲行散亂 樂欲五塵境
愛索縛天人 墜墮於惡趣 天人行散亂
一切快樂貪 不住譬懸河 身墮都無覺
著彼使樂者 命嶮若臨崖 天衆不能觀
如盲履非道 迷欲著樂者 不如於盲人
迷欲墮三途 盲人却非墮 是故依欲行
不如無目者 於欲而無厭 寧知心自迷
墜墮不離心 恒作無功利 若行欲愛者
無智無知識 念念欲苦生 云何復行欲
此所招欲果 如得惡朋友 牽入無常宮
恒時住惡趣 人死不復活 如流去無反
欲樂亦復然 一切成虛幻 一切衆生命
生滅若浮漚 流年少不迴 急急如逝水
生老無常苦 一切皆盡有 天人不覺知

心恒而散亂 若起無垢慧 作意清淨行
易得世間身 永不入惡趣 未生善令生
已生令增長 所作善隨心 自身果亦介
善心見欲境 如觀器杖毒 不善著欲境
迷心得適悅 諸根爲善惡 皆由於自心
心起煩惱集 而得善惡果 智者正覺察
觀色平等空 斷除苦集緣 何各而有果
熾然諸境界 一切因自心 心善若調伏
如色空平等 如彼二菓稻 莖等色相別
心行亦復然 種種生煩惱 彼稻喻心王
心王作諸行 稻生莖等別 世心亦如是
散亂貪欲色 色境喻浮雲 不覺苦果生
而隨業相轉 彼既見此苦 天人何樂欲
若恒生欲愛 速離一切善 是故智慧人
於欲而捨離 苦實恒苦空 是苦自行相
苦果既無常 智者非所樂 境界虛誑心
心迷無知業 天人墜墮時 業牽無所覺
設生夜摩天 自性成虛幻 愚盲無智眼
不見貪慢垢 墜墮得無常
是時妙德即說頌曰
無常覺眼視 衰相自焚燒 設住兜率天
報盡如燈滅 大力十二支 爲輪布法界
業報流轉時 生滅各不定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八

集伽他頌訖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法聖念處經卷第八

第七

終

佛說六道伽陀經

染

西天中印度摩伽國那蘭陀寺三藏傳教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苑珠林

歸命一切佛及諸菩薩衆願開正智慧
憶念佛功德

歸依三界尊身口意三業所作善不善

爲彼作分別彼人受果報無有主宰者

三界天中尊願起於悲智廣爲世間說

我今聞彼說如依於輪迴觀察業果報

佛說惡道因貪瞋癡爲本若人行殺害

彼業隨纏縛決定墮等活五百歲方出

彼彼等活者重重受生死是故說等活

父母及親姻眷屬善知識欺慢若憎嫌

墮落於黑繩熾焰焦涸繩纏縛有情體

如鋸解樹木是故名黑繩若墮於炎熱

猛火競來燒焰焰相接續令彼罪業人

奔聚都一處燒燃苦惱深是故說炎熱

修習非法行惱亂於大衆說彼無有盡

墮彼極炎熱入此惡道已熾極火燒爇

熱苦受長時是名極炎熱猪羊狼兔等

及餘諸物命如是行殺害而墮於衆合

墮彼惡趣已衆山合身碎痛苦不可當

故得名衆合若起身口意而發諸煩惱

欺誑於有情 墮落於號叫 入彼惡道已
暴惡火燒身 叫苦聲不絕 是故名號叫
聖賢淨行師 所有財寶等 若貪若偷盜
而墮天號叫 若諸偷盜業 感大火燒身
叫喚出大聲 是名大號叫 作大功德人
及與父母等 毀謗而返恩 決定墮無間
持罰骨羅碎 受苦純無間 身命報等今
是故名無間 互相愛憎嫉 并及相殺害
感彼惡趣身 手生鋒刃甲 如是鐵爪甲
甲長十六指 暴惡熾熾身 抓獲相損害
故名鋒刃甲 愚癡邪煙者 登彼鐵叉樹
大身鐵牙鬼 醜惡身炎熾 逼惱恒無盡
復有鐵馬鳥 獠狐諸惡獸 食啗彼有情
後生銅葉林 割截於罪人 叫喚出惡聲
痛苦不可忍 詭誑妄言者 吞食熱鐵丸
而復飲洋銅 重重無暫住 輕慢若欺他
鐵牙惡獸等 來食身上肉 受苦俱脫殘
愛行非法行 墮入洋銅河 大熾洋銅汁
燒煮或浮沉 又復自愚迷 勸作非法行
往彼鐵輪獄 而被鐵火輪 碾拶身無數
或以鐵磨磨 或上刀山等 若人說邪道
破正法為非 滿道排鋒刃 令彼往來行
業力令身大 驅逐聚一處 四面山石合

如指甲抄虱若壞修習行遠離正等因
僻執心意邪定入由增獄暴惡蛆蟲類
恒居糞穢中罪者遊履時食啗於雙足
種植壓油等蠕動多傷殺重重卧鐵槽
熱鐵棒捶打若起極瞋怒造彼諸惡罪
死墮焰魔刹具受一切苦破結善種子
身口意俱罪智者勿作罪地獄相如是
地獄品頌竟

牛驢猿猴等鳩鵲鴉身行恚與貪婬
獲報斯如是豺狼猛虎豹蝮蝎及毒蛇
瞋忿我慢深獲報斯如是烏鵲鷦鷯等
蜈蚣路多蟲羆熊貓牛馬龍魚鼃路荼
如是傍生等增益惡三業墜墮焰魔界
獲報斯如是傍生品頌竟
障他布施福偷盜於飲食墮在布怛那
飢虛爲餓鬼愚癡慳鄙人我慢乏禮樂
求食又無慙死爲大瘦鬼自不行檀度
勸他作慳貪而墮餓鬼中腹大咽如針
慳貪深厚者護財如眼睛貧病與佛僧
不能施少分亦復不自用父母莫能得
死墮餓鬼身漿飲永不遇若盜他財物
施已心生悔亦墮餓鬼身常食於膿唾
口出惡言語謗毀於賢善墮彼餓鬼中

口生於火炬 慳貪與諍訟 惡意窺他財
墮彼餓鬼中 微獲祭祀食 或入聚落處
見彼遺棄食 嘔吐涎唾等 而恒爲美饌
自行慳障礙 離間他行施 爲鬼恭盤恭
惡形生膿血 傷殺群生類 自食與他食
墮鬼羅刹姿 愛食鹽香料 雖然施飲食
少分懷瞋恚 墮鬼健闍婆 作樂諸天愛
若愛於兩舌 闢亂行瞋恚 墮鬼畢舍佐
頭面而醜惡 雖愛行檀施 而恒苦惱人
墮彼惡趣中 爲彼母獸鬼 自行猛利殺
教他猛利殺 墮彼藥叉身 亦復惡猛利
父母師長等 所欲多違背 墮彼藥叉宮
勇健行暴惡 慳貪瞋果報 餓鬼藥叉等
若樂隨自因 諸惡不須作
餓鬼品頌竟

天及修羅人 福壽有差等 樂求生天者
堅持八齋戒 快樂壽命長 遠離疾病苦
於禁若破犯 少分樂生天 而墮於修羅
部多爲眷屬 雖不盜他財 纖毫不行施
恪惜廣慳貪 而爲守財鬼 不盜亦不施
不慳亦不貪 決定得人身 衣食多辛苦
不盜不貪瞋 守分而安住 美味施聖賢
彼得生人世 壽命具色力 吉祥而無病

恒時行施食淨信具慙愧得富貴端嚴
廣饒資畜等若施田宅等及造僧伽藍
令彼心歡喜於自彼身中一切隨所欲
若施於鞋履供養佛僧等遊行得安樂
常獲車騎乘若於曠野中施水作泉井
而復作陰涼令彼無疲渴當獲於妙花
吉祥廣嚴飾柔軟身圓滿若於傳法人
捨施童子等後復得爲人聰明多智慧
若施於藥餌當離一切病若施於燈明
眼目長清淨若施於音樂口生美妙音
若施卧具等當感身安樂若施傍類食
長壽多色力若放女出家眷屬獲增長
若以田地施得花果流泉若佈於輪迴
親親於賢聖所須隨供養精進常恭敬
善破於煩惱當得安樂果悲慙不慳悋
輟已而施他定感富饒果衣食自豐足
如彼四時中隨時行布施崇重具儀式
當獲一切福偷盜他財物自己作所須
違背於眞空煩惱不捨離不作有相心
依如行布施如是布施果無爲大安樂
如人離婬慾童男等不生遠出至他方
無思無罣碍若人著婬慾心行無返復
狂亂自耽著永墮於三塗嫌棄於女人

修戒薄癡愛復至命終時猶如破毒氣
若行正等因不捨於梵行精進得吉祥
天人恒供養堅固不迷亂無飲酒妄言
出語常真實獲名聞安樂種種造飲食
供養和合衆當感善眷屬同生不動國
不相作承事歡喜意無違觀察諦理空
不欺不顛倒苦惱永已盡安樂而解脫
若好於戲論歌舞著頑愚我慢恃端嚴
欺於貧賤當受背偃身瘡痍形瘝陋
疾病纏纏縛語言而不遜罪苦轉弥深
無因得安樂寂靜心恬澹一切善出生
報應果不虛速成難苦道人趣品頌竟

諂誑行毀禁毒害鬪諍深廣縱於無明
必墮修羅趣

修羅品頌竟

棄名利歡樂遠離於親眷持禁中下品
生彼四王天父母親族等種種作供養
遠諍奉律儀獲生忉利天慈喜無傷殺
和顏離愛憎純善守尸羅得生夜摩界
多聞持法教修慧求解脫積德具威儀
獲生於覩史若人自出家布施堅持戒
令彼大安樂得生變化天上根有情類

持戒亦最上功德超越前生他化自在
持戒生天上禪定亦如是智慧若薰修
牽引復生慧善惡業果報我說無虛謬
由善得安樂作惡獲苦惱老病死輪轉
果報自如是審觀此三種勿愛須棄捨
求福遠離罪了絕於色聲通達真實義
必至大解脫

佛說六度伽陀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漆

聖者所度是爛敗屠國者林三藏明教部總持門目 卷之六 第廿四

過去仙人鄺切婆等

典籍章句無不說

我今自詠悅愚懷

略誦伽他爲百喻

行恩行義行賢德

無我無慢無怯弱

真實慈悲可重師

堪作上人出離行

雖然貧下存剛志

設身富貴亦柔和

若遇強敵而勇力

此即名爲大人相

少年行善人希有

人來永者歡喜與

若人稱讚我善聞

彼等之人亦難得

欲求美稱先求法

法上精心德自生

一切戒行堅持密

彼人世間甚希有

天然性善言亦善

善人惡人各盡知

他或有過與藏蓋

此等智人世難得

火性暖乎本自熱

月性清涼亦復然

剎帝利族名稱上

彼等下族何得恠

親眷難危須救濟

他人有難亦復然

竭力爲人情不二

此中活命名正命

布施忍辱及明力

調伏諸根語言善

此爲聖者真莊嚴

金寶莊嚴如擔重

世間未曾有一物

不被無常破壞空

唯有無爲寂靜德

經劫凝然得常住

善哉形色身端正
譬如明月在當空
富貴行擅一切人
勇力救護劣弱者
德者重德慙無德
智如紅日放災光
賢人能護身諸過
少若縱心犯一過
惡人遠離於戒德
如捨清涼功德池
塗油身上要除垢
譬如作事要成功
惡人恒惡喻黑地
善人怖畏心傷痛
大火亘天難便滅
審慧善觀危惡事
落崖入火大危峻
若人墮入惡趣中
大水洪波不可漂
強惡群賊不可奪
下劣之人恃有財
中人見財略悅心
一切種族形色德

而具崇修德行光
清淨光明照樓閣
識心成就無邊法
善哉此德真良善
愚者輕德而捨去
愚似星光而掩耀
一向修崇德行高
積修多德亦皆失
常欲親近不善人
而入稠濁不淨水
除垢復須洗去油
若得功成捨所作
惡人迷逸如醉象
惡人顛倒情忻悅
深崖無底莫能知
深行信善無疑謗
或有身存復起行
惡趣深泉不可出
大火熾焰不可燒
是彼世間最上財
中品之人無所恃
劣人恃財世最上
同行親眷與朋友

一一不知何所來
富者妄言人爲實
諂誑順恃無真行
有財豪貴而無德
無財貧下德行全
勇猛德行有如無
離財守道處清貧
屠兒富貴讚真實
親眷朋友順世情
衆知惡趣沈淪嶮
乞者往來希濟給
乞人不遂逆其情
此人心硬語言慳
此人慳鄙癡迷重
藏貯財帛終散壞
一人如是護多財
受苦寧知虛妄慳
不使不用不與人
金銀積聚滿屋中
貧窮行施真檀度
富貴微捨少財帛
若人依法行不乏
若施餘財行間續

唯務貪愚好財利
貧人實語却爲非
賢善之人聞愧耻
貧如有德人稱讚
愚者無知却謗毀
是彼善人真覺觀
親眷輕貧實作妄
上人無財爲下劣
祇奉屠酤無善惡
受罪中間苦百般
全無輕惠固違情
忿意含瞋嘆所恨
捨利不如而捨命
拯救行檀惣不知
若行惠施永堅牢
愚迷轉厚無思慮
多人護物苦平等
珠無知此善好事
垢盛不淨有何別
說彼名爲最上人
如河涓滴誰不解
好施如同好女色
感果虧盈亦如是

清淨心四事法王
慈心柔軟如閨女
禮參聖境行檀施
軌則若虧無戒行
今時名稱人知重
福壽遠延恒快樂
常聞極苦三塗獄
壽盡浮生捨命時
城隍聚落與林間
假使知法不知法
堅持禁戒令清淨
如法熏修善業圓
持戒法利獲安樂
德命刹那即便滅
彼或飲酒彰愚劣
忽然倒地喻無常
雖然親眷同歡飲
如是過失刹那間
得罪多因姪慾行
一切欲情無善益
若樂自妻求適悅
於他妻妾妄追求
血肉筋髓皮膚盡

少年戒德喻花香
適悅莊嚴大行芳
精進多聞受苦辛
前修多善並捐功
來世生天衆所欽
皆從持戒得成功
恒守威儀戒德圓
焰魔惡趣我無怖
或有愚迷或智慧
若求善逝須持戒
恒須親近善知識
一切功德皆集聚
若意思迷有毀傷
智者何緣而飲酒
究竟爲非無善名
涂汙盈身成不淨
醉了相違便害命
說此酒毒勝毒藥
直如捨命尚牽心
何用癡迷募女人
由常貪愛可合宜
當感孤單心怖畏
內外都來不淨身

自身妻子猶非分
若人潔志無姪慾
是故遠離於女人
女人實可爲道悅
親眷共同生愛戀
愚人一向增貪愛
如向愛塵而樂住
修行勿憚於勤苦
應是善言具利益
一切事行多明了
若是合行彼可行
若人修作前程事
決定後時無過咎
若修善業令增長
如有冤家煩惱病
惡口兩舌心下劣
豈知孔雀色嚴德
呵嘖愚癡無正解
我說有人行此行
自在法音同歌樂
汝等有情若棄背
爲利非利都不悟
如是瞋然無了別

他人婦女豈合貪
知此和合如幻夢
而得心安離迷妄
富貴嬌奢亦復然
命當不久即無常
智者思惟惣是虛
何時出離得菩提
彼後還招安樂身
服行可喻妙良藥
過失危亡盡可知
善事云何有益覆
先除邪亂正思惟
自然安隱苦不生
一心寂靜離浮囂
自然除捨絕愚癡
愚人縱意任情行
可喻狼狗烏鵲噪
讚揚精進戒施門
集福安身而最上
無心忻樂更何憑
爲是傍生爲是人
是實無實俱不知
雖具人形同畜生

不分賢善與愚癡
並無勝劣一般看
不言自聖不愚癡
難知理上有所知
一心細意修善行
我慢惡人興鬭諍
愚癡心內懷顛倒
以此豪強諸過失
出家勝道無心重
師教未曾申供養
天邊圓月終須缺
人世無常何異此
女人本性終無實
阿耨羅菓有其枝
尊重法師參聖跡
如是五種世間事
若人知法恒行善
喻如砂內揀真金
愚劣同行不自由
設復出家必暴惡
何以不信於朋友
何以不行於方便
慳人何處解布施

豈辯野干異師子
智者暫時勿共住
不作兩舌不我慢
說是婆羅門莊嚴
過失恒時不受行
如是色德我非有
慈忍念無凶猛多
孰爲自德勝他人
善友全然不敬親
唯親鬭諍大愚癡
山下花芳不久凋
須諍人我擬何爲
障礙人修善業因
此是世間三種過
心行知足懷悲智
若言難作亦易作
復能尋訪善朋友
一切有情皆知重
自然無德無知重
縱然活命無善名
何以不知於天人
何以自作於難學
涼砂何處而有水

不淨何處有馨香
憎愛之人何有德
快樂何人解知足
姪女罵罵浮無厚信
富貴暫榮誰得久
婆羅門得食歡喜
善人救護他歡喜
愚迷愛樂行鬪諍
賢人聞彼善言詞
有德之人德是親
賤使之人賤是苦
何憚巡門持鉢化
終不於身著我見
低心無愛無人我
住是富豪及尊貴
棄捨妄緣諸快樂
活命性同於鴉鵲
王城聚落人居止
悲著清淨機嫌耻
連山路澗巖巖窟
寂靜野林堪適悅
居山不見他門戶
住彼心中所得利
我今教化汝等已

惡人何處有恩義
冤家何處有善人
壽命何人得久長
癡人愚鈍無分別
業因決定難破壞
孔雀聞雷聲歡喜
愚迷破壞時歡喜
如貧得寶心歡喜
如蜂聞彼花香氣
有過之人過是冤
知足之人足是樂
豈辭力役在他方
恒調心行善柔和
似鹿無家住野林
應無少事向他求
都無繫累自由閑
長於清淨水中行
八德多無一二存
知法無我快樂力
食菓皮衣伏五根
何須聚落要求人
自在無拘快樂行
降伏根識命長生
合掌調柔心意聽

一切法藏具安樂
汝知善報一人身
得後愚癡不作福
水滴地上非久住
三種無尋誰能作
如是彼若隨其力
喻如野鴿觀自身
無常生死誰人愛
此身雖住終無久
如是焰魔人盡見
老死無侵安樂趣
無常情物應皆定
前路無憑光影速
父母妻子朋友等
正法親眷此堪依
多求生得煩惱實
破壞生得憂愁實
彼若不修真如行
智者恒觀此世間
戲言伎唱皆無實
損命不堅如幻夢
但是爲非所作罪
世間何彼心愚暗

彼須忻樂一心求
若要剎那不可得
依前自矜自沈淪
可喻人生命不堅
若是智者方能行
作意三種少分知
孔雀莊嚴非勝我
智慧何曾觀五根
說彼虛生在世間
衆生受苦幾人逃
云何汝等不能行
唯務貪生並不知
緣何兀兀不思惟
和合虛幻暫時間
能去無常生死苦
護身生得怖畏實
智者若求有何利
輪迴生死幾時休
都成幻化愚癡力
貪欲追求喻疥癩
何如佛法用身心
並皆平等壞其身
不解思惟罪惡生

所懷善惡心中事 護世天人並惣知
心若不能思惟此 何時意地消諸罪
隨緣生住受用具 稍可身依得暫時
此假助緣行善利 其餘資具人煩惱
雖觀莊嚴宮殿等 唯使塵囂惡牀卧具
知足自然心喜樂 如觀醜女勝天女
須知世上有爲財 水火盜賊俱可棄
如是欲求他世福 莫求此等不堅財
論義工商農種士 不依法則勿須行
應知此事合如然 離福自然不成就
若能作善作不善 應知非是別餘人
並是自身業所造 由是衆生一切得
如是一切所作業 若能後有不復生
生老病苦及無常 續續未委從何來

勝軍化世百喻伽他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言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汙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樹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螽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法集要頌經有爲品第一 尊者法救集

西奉印度志願藏經國寶林寺三藏明教大師集經

能覺悟煩惱 宜發歡喜心 今聽我所集

佛所宣法頌如是佛世尊一切智中師
慈悲爲有情廣說真實語

一切行非常皆是興衰法夫生輒還終
寂滅最安樂如燭熾焰時擲物在暗處
不使智燈尋恒爲煩惱覆人身有形器
棄散在諸方骸骨如鴿色觀斯有何樂
譬如人初夜識託住母胎日涉多遷變
逝而定不還晨朝覩好事夜至則不現
昨所瞻視者今夕則或無榮富焰熾盛
無常無時節不揀擇貴賤常被死王降
或有在胎殞或初誕亦亡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若老或少年及與中年者
恒被死來侵士何不懷怖命如葉自熟
常恐會零落生已必有終誰能免斯者
譬如陶家師埏埴作坯器諸有悉破壞
人命亦如是如人彈琴瑟具足衆妙音
絃斷無少聲人命亦如是如囚被繫縛
拘牽詣都市動則向死路壽命亦如是
如河急駛流往而悉不還人生亦如是
逝者皆不迴諸患集成身生多衆苦惱
人命亦如是爲老死所伺所造成功勞
永世獲安樂如杖擊急水暫開還却合
如人操杖行牧牛飲飼者人命亦如是

亦即養命去 夫人欲立德 晝夜勿空過
既獲得人身 一心思命盡 不寐覺夜長
疲倦道路長 愚迷生死長 希聞於妙法
有子兼有財 慳惜遇散壞 愚夫不自觀
何恃有財子 百千非算數 族姓富男女
積聚多財產 無不皆衰滅 富貴非聖財
恒爲無常伺 猶如盲眼人 不能自觀察
聚集還散壞 崇高必墜落 生者皆盡終
有情亦如是 行惡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能修善者 漏盡得涅槃
諸佛與菩薩 緣覺及聲聞 尚捨有爲身
何況諸有情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窟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若住現在世
過去及未來 一切有爲事 終歸於盡壞
智者能離繫 恒正念觀察 常思無漏道
是名眞智者 如囚被繫縛 所欲無能益
亦如朽故車 不久見破壞 色變爲老耄
總家如在獄 不覺死來侵 愚夫不能知
雖壽滿百歲 亦被死相隨 爲老病所逼
患終至後際 老至苦纏身 晝夜多痛惱
辛楚有千般 如魚入灰火 江河無停止
駛流去不迴 保惜膿漏軀 雖戀不能住
四大聚集身 無常詐久留 地種散壞時

神識空何用 此身多障惱 膿漏恒疾患
愚迷貪愛著 不歇求寂滅 今歲雖云在
冬夏不久停 凡夫貪世樂 中間不驚怖
父母與兄弟 妻子并眷屬 無常來牽引
無能救濟者 如是諸有情 舉動貪榮樂
无常老病侵 不覺生苦惱 剝髮爲苾芻
宜應修止觀 魔羅不能伺 度生到彼岸
法集要頌經愛慾品第二
慾我知汝根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惟汝
則汝慾不有 因慾生煩惱 因慾生怖畏
離慾得解脫 無怖無煩惱 從愛生煩惱
從愛生怖畏 離愛得解脫 無怖無煩惱
菓先甜後苦 愛慾亦如斯 後受地獄苦
燒煮無數劫 愚迷貪愛慾 戀著於妻子
爲愛深纏縛 堅固難出離 賢聖示愛慾
莊嚴諸眷屬 遠離於妻子 堅固能利益
貪欲難解脫 離欲具出家 不貪受快樂
智者無所欲 世間貪欲人 種種非思惟
若能調伏者 是名真離欲 若人恒貪欲
處縛難解脫 唯慧能分別 煩惱斷不生
正念常興起 寂靜欲易除 自制以法戒
不犯善增長 常行貪欲人 愚者共狎習
念定不放逸 次第獲無漏 剎那修止觀

能離諸罪垢 我慢自消除 解脫獲安樂
若人不斷欲 如皮入火燒 剎那見焦壞
受罪無央數 苾芻慎欲樂 放逸多憂愁
若離於愛欲 正念受快樂 無猒有何足
不足何有樂 無樂有何憂 有愛有何樂
寂靜智慧足 能長無漏道 貪愛若不足
非法受中天 見色心迷惑 不自觀無常
愚以爲美善 不知其非真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財爲愛欲 害人亦自縛
世容衆妙欲 此欲最味少 若比天上樂
迦哩灑跋拏 衆山盡爲金 猶如鐵圍山
此猶無猒足 正覺盡能知 世間苦果報
皆因於貪欲 智者善調伏 應依此中學
法集要頌經貪品第三

極貪善顯現 有情懷疑慮 若復增貪意
自作堅固縛 離貪善觀察 疑慮得消除
棄捨彼貪愛 堅固縛自壞 以欲網自繫
以愛蓋自覆 愚情自恣縛 如魚入釣手
死命恒來逼 如犢逐愛母 貪著放逸者
如猿逢菓樹 貪意甚堅牢 趣而還復趣
夫貪愛潤澤 思想爲滋蔓 貪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貪欲多虛誑 貪欲懷慘惜
若以慧分別 正觀獲安樂 由貪受生死

奔波樂向前 群生無慧眼 不能自觀察
愚迷貪所執 沉淪豈覺知 若修瑜伽行
魔王不能伺 貪垢難消釋 如犢戀愛母
離貪免沉淪 離貪得解脫 因貪增喧諍
因愛競毀謗 必期修止觀 證得寂靜果
貪意如良田 遇風雨增長 若遠離貪愛
煩惱不能侵 貪欲若薄劣 如水滴蓮上
彼煩惱易除 可說爲智者 伐樹不伐根
雖伐猶增長 拔貪不盡根 雖伐還復生
貪欲如種田 耕之去雜穢 愛苗若不耘
善果不堅貞 貪心與愛心 分別本不二
造惡俱苦受 云何不生悔 貪性初爲種
愛性受胞胎 有情戀不息 往來難出離
諸天及人民 依愛而止住 愛往衆結隨
剎那亦不停 時過復生憂 入獄方自覺
緣流愛不住 欲網覆瘡根 枝蔓增飢渴
數數增苦受 譬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體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有情 能覺知是者
愛苦共生有 無欲無有想 必期真度世
法集要頌經放逸品第四
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乃自喪 智者守道勝 終不爲迷醉
不貪致喜樂 從是得聖道 恒思修善法

自守常堅固 智者求寂靜 吉祥無有上
迷醉如自禁 能去之爲賢 已昇智慧堂
去危乃獲安 智者觀愚人 譬如山與地
當念捨憍慢 智者習明慧 發行不放逸
約已調伏心 能善作智燈 黑闇自破壞
正念常興起 意靜易滅除 自制以法命
不犯善名稱 專意莫放逸 習意牟尼戒
不親畀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增惡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歷於百千生 終不墮地獄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止觀不散亂 如財主守藏
莫貪樂閑諍 亦勿嗜欲樂 思念不放逸
可以獲大安 不爲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放逸魔得使 如師子搏鹿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初獄二抄福 毀三睡眠四
無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加重罪
身死入地獄 本情不自造 情知不自爲
不慮邪徑路 愚者念力求 閻者從得燭 示導世間人
智者喻明燈 閻者從得燭 示導世間人
如目將無目 若所作不善 如彼無目人
涉道甚艱難 路險懷恐怖 善法若增長
魔羅不得便 漏盡證寂滅 可獲真實果
惡法若增長 魔羅常伺便 失彼寂滅道

受苦無窮盡 所謂持法者 不必多誦習
若少有所聞 具足法身行 雖誦習多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難獲沙門果
若聞惡而忍 說行人譴嘆 消除貪瞋癡
彼獲沙門性 讚歎不放逸 吸彼放逸人
恒獲人天報 最上爲殊勝 若人不放逸
智者所讚歎 所作善增長 能生諸善法
若行放逸者 現法無能益 安情如不動
亦乃說爲智 必需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如象拔於泥 難救深海苦 放逸多憂愆
必需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抖擻諸罪塵
如風飄落葉 必需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結使深纏縛 如火焚枯薪 必需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各各順次第 得盡諸結使
必需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寂靜永安寧 必需懷謹慎 放逸多憂愆
煩惱若消除 能得涅槃樂 放逸不發起
善法應須修 今世至後世 得行法快樂
放逸不發起 煩惱自然伏 善法堅習學
決定得涅槃 長行於放逸 刹那無暫息
命終入地獄 刹那亦無歇 放逸不憶念
亦不習威儀 耽睡不相應 此是戒障礙
常離不相應 使不壞其念 猶念恒調伏

塵垢得消除

苾芻懷謹慎 持戒勿破壞 善守護自心

今世及後世 苾芻勿放逸 捨家順佛教

抖擻无常軍 如象出蓮池 依此毗尼法

不懷放逸行 消除生死輪 永得盡苦惱

法集要頌經 愛樂品第五

愛處生憂愁 愛處生怖畏 若無所愛樂

何愁何怖畏 由愛生憂愁 由愛生怖畏

若遠離念愛 迷捨狂亂終 夫人懷憂愁

世苦無數量 斯由念恩愛 無念則無愁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

無念無不念 念爲求方便 非義不設權

權慧致大義 自致第一尊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念愛不見苦 不愛念憂感

於中生愁感 消滅人善根

愛念就後世 朋友多親眷 長夜憂愁恨

念離爲甚苦 念色金色容 天身而別住

樂極而害至 爲死王所錄 若人處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源 不越死徑路

不善形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若謂樂著色

放逸之所使 夫自念欲者 不與惡共居

此則難獲得 樂爲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

宜自善守護 如防護邊城 乃牢固牆塹

夫欲自念者 藏已仍堅密 猶如防邊城
內外悉牢固 當自善防護 後刹那虛悔
時過則生憂 須臾墮地獄 徧於諸方求
令心中間察 頗有斯等類 不受乃受彼
以已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恕已可爲喻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刀杖 怨已可爲喻
勿殺勿行杖 譬如久行人 從遠吉却還
親厚亦安和 歸來懷慶悅 好福行善者
從此達於彼 自受多福祚 如親厚來喜
起從至聖教 禁制不善心 近者則見愛
離道莫親愛 近者與不近 所往皆有異
近道則生天 不近墮地獄 能誠自身者
樂法戒成就 成信樂而習 皆由已所造
爲人所愛敬 爲人所敬故 教習使稟受
現世得名譽 後生於天上 教習使稟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惡者當遠離
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 善者生天上
不善墮地獄

法集要頌經持戒品第六

智者能護戒 福致三種報 現名聞得利
終後生天上 當見持戒者 護之爲明智
得成真正見 彼獲世安靜 持戒得快樂
令身無煩惱 夜睡眠恬淡 寤則長喜悅

戒終老死安 戒善止亦寧 慧爲人之寶
福德賊難脫 何法終爲善 何法善安止
何法爲人寶 何盜不能取 戒法終爲安
戒法善安止 慧爲人之寶 唯福不能盜
修戒行布施 作福爲良田 從是至彼岸
常到安樂處 必留立戒德 守護諸根門
飲食知節量 寤寐意相應 意常生覺悟
晝夜精勤學 漏盡心明解 可致圓寂道
智者立禁戒 專心習智慧 必留無熱惱
盡果諸苦除 以戒常伏心 守護正定意
內學修止觀 無忘爲正智
蠲除諸罪垢 盡慢勿生疑 終身求法戒
勿遠離聖念 戒定慧解脫 應當善觀察
彼已離塵垢 盡煩惱不生 集白淨解脫
无智皆以盡 超越魔羅界 如日光明照
我慢及迷醉 必留應外避 戒定慧三行
求滿勿遠離 既不放自恣 諸有勿想念
是故捨陰蓋 不生如是障 必留防禁戒
恒見學此者 直趣涅槃路 速得淨如是
花香不逆風 芙蓉梅檀香 德香逆風薰
德人徧聞香 烏鉢嚩哩史 多譏羅梅檀
如是等花香 勿比於戒香 若人能持戒
清淨不放逸 正智得解脫 是名安樂處

此道無有上 消除禪定魔 賢聖德難量
得達八正路

法集要頌經善行品第七

守護身惡行 自正護身行 守護身惡者
常修身善行 守護口惡行 自正護口行
守護口惡者 常修口善行 守護意惡行
自正護意行 守護意惡者 恒修意善行
身當棄惡行 及棄口惡行 意亦棄惡行
及諸穢惡法 身當修善行 修口善亦然
及修意善者 無欲盡諸漏 身當修善行
修口意亦尔 今世及後世 永得生善處
慈仁行不殺 常能善攝身 彼得無盡位
所適皆無忌 不行殺為仁 常能慎過言
彼得無盡位 所適皆無患
過去身惡業 應當自悔恨 今身不放逸
智生罪除滅 過去口惡業 應當自悔恨
今若不妄語 智生罪除滅 過去意惡業
應當自悔恨 今意常清淨 智生罪除滅
慎身為勇捍 慎口捍亦然 慎意為勇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必幫護一切 能盡諸苦除
護口意清淨 身終不為惡 能淨此二業

是道大仙說

法集要頌經語言品第八

妄語入地獄 作之言不作 二罪後俱受
是行自辜去 恒懷暴惡人 斧在口中出
所以自傷身 由其出惡言 說法自悅人
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 不慙此儀式
譽惡惡還譽 是二俱為惡 好以口快聞
彼後皆無安 爭為微少利 如掩失財寶 從彼致聞諍
合意向惡道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嶽
誹謗賢聖者 口意發惡願 無道墜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遠思修惡意 念諦則無犯
若倚內寶藏 依賢聖活命 愚者墜惡道
猶願邪見作 以失今良會 更立誓願求
終不見聖諦 沉欲見究竟 竹蘆生實乾
還害其自軀 若吐言當善 不演惡法教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
是為脫惡趣 聖賢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必窮挹損意 不躁言得忠 義說如法說
所語言柔軟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二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是以言語者
必使心無患 亦不尅有情 是為能善言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衆悉可至誠甘露說說法無有上
諦說義如法是爲立道本如說佛言者
是言得減度爲能斷苦際是謂言中上
法集要頌經業品第九

應遠離一法所謂妄語人無惡不經歷
不免後世苦寧吞熱鐵丸渴飲洋銅汁
不以無戒身食人信施物犯戒放逸人
國中如肉團無慙不畏罪後受地獄殃
若人畏苦報亦不樂行苦勿造諸惡行
念尋生變悔至誠爲諸惡自作教他作
不免於苦報欲避有何益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莫能於此處避免宿惡殃
衆生有苦惱不免於老死唯有仁智者
能免纏縛罪
妄語求賄賂自所行不正然譖良善人
以枉治善士罪纏斯等人沒溺深險坑
夫士爲行者好之與暴惡各自爲己身
終以不敗亡動轉屈身形唯影恒親附
或起或往來不離其形影不但影隨形
形亦自隨影猶行善惡行終不離自身
遂貪食毒味不從吾往言爲毒之所害
後乃自覺悟愚心不開悟習惡不從吾
受地獄苦痛後方悟其教戲笑爲其惡

已作身自受 號泣受罪報 隨行而罪至
惡不即時受 如犂牛墮汁 罪在於陰伺
譬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受 如彼鋒利劍
不慮於後世 當受其苦報 惡爲惡所縛
爲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源
如鐵生翳垢 反食其自身 惡生於目心
還當壞其體

法集要頌經正信品第十

信慙戒布施 上士譽此法 斯道明智說
得生於天界 愚不修天行 亦不讚布施
正直隨喜施 彼得後世樂 近者應得上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安住 何行致歡樂
智壽中中賢 人業何者上 信者真人長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安住 實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信財乃得道 自致法滅度 善聞從慧得
得脫一切縛 信之與戒法 慧意則能行
健夫度恚怒 從是得脫淵 信使戒成就
亦獲壽及慧 在在則能行 處處見供養
施共與闍集 此業智不處 施時非闍時
速施何疑慮 此方出世利 慧信爲智母
是財出世寶 家產則非常 欲見諸賢者
樂聽聞法教 能捨慳垢心 此乃爲上信

信能渡有河 其福難侵奪 能禁止竊盜
閑靜沙門樂 沙門恒來至 智者所見樂
及餘篤信者 聞則生歡喜 若人懷懊惱
貪他人衣食 彼人晝夜寐 不獲三摩地
若人能斷貪 如截多羅樹 彼人則晝夜
及獲三摩地 無信不修行 好利正言說
如掘取清泉 掘泉揚其泥 智者習信行
樂仰清淨流 如善取泉水 思冷不擾濁
信智不染他 惟智與賢仁 非好則遠之
可好則近學 樂信與不樂 寂默自應思
遠離無信者 信仁應行之
無常及欲貪 放逸與愛樂 戒善行語言
業信爲第十

法集要頌經沙門品第十一

斷漏降伏他 離欲名梵行 不犯牟尼戒
無一願不滿 行力若緩慢 作善與不善
梵行不清淨 不獲於大果 所有緩慢業
劣意盡除之 修習清淨行 獲果盡無餘
譬如執利劍 執緩則傷手 沙門不禁制
地獄縛牽引 又如執利劍 執緊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涅槃路 難曉則難了
沙門少智慧 諸想多擾亂 愚者致苦惱
沙門爲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黏著

但隨思想走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是 袈裟在肩披
爲惡不捐棄 常念行惡者 斯則墮惡道
畏罪懷驚懼 假名爲沙門 身披僧伽胝
如剗娑羅皮 所謂長老者 不必以耆年
形熟鬚髮白 愚癡不知罪 能知罪福者
身淨修梵行 明遠純清淨 是名爲長老
所謂沙門者 不必剃鬚髮 妄語多貪愛
有欲如凡夫 世稱名沙門 汝亦言沙門
形服似沙門 譬如鶴伺魚 如離實不離
袈裟除不除 持鉢實不持 非俗非沙門
所言沙門者 消除宰兒羅 守護微細愆
是名真梵行 所言沙門者 息心滅意想
穢垢盡消除 故說爲出家

法集要頌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華要領經卷第二

法華要領經

法華要領經卷第二

法華要領經正道品第十二

正道四聖諦	智慧所觀察	從緣受輪迴
如風吹塵散	能見聖諦者	寂靜能觀察
滅除煩惱見	如兩灑微塵	八正最上道
四諦為法迹	是道名無為	智慧照愚暗
道為八具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
明眼善觀察	智為出世長	使樂證無為
知受正教者	永盡生老死	若能覺此苦
一切行無常	如無所觀察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端	一切諸行苦	如慧心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端	一切諸行空
如慧心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端
一切法無我	如慧心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端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端
宜以自勵勵	諦受如來言	吾已說道迹
拔受堅固則	宜以自勵勵	諦受如來言
此道無別法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能壞魔羅軍	此道無有餘	見諦能證果
趣向滅眾苦	能破魔羅軍	是道更無過
一趣向清流	如能仁入定	在眾演道

一入見生死 得道爲祐助 此道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究竟道清淨 已盡生死源
辯才無邊界 明見宣說道 可趣服甘露
前來聞法輪 轉爲哀衆生 禮拜奉事者
化之度三有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爲正斷 三觀爲轉念
還獲無上道 得三除三窟 無量修念待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已定攝外亂 世間生滅法 一一彼無邊
覺道獲解脫 快樂無窮盡 積善得善行
讚歎得名譽 逮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法集要頌經利益品第十三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空然 駝驢坐姪終
人爲貪利喪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藏生
愚爲此害賢 首落分于地 貪利不羞性
必爲刀喪之 任處多受應 希望他供養
在家及出家 族姓諸愚迷 貪利與嫉心
我爲降伏彼 愚爲愚計想 欲獲日夜增
異哉得利養 國教趣不同 能論知足者
必爲眞佛子 不貪著名譽 喜悅是聖人
不安著一切 不諂於他人 不依他活命
當自守法行 自利尚無貪 豈貴他名與
一味如膏車 支形得行道

必芻貪利養 不得三摩地 知足常寂靜
止觀可成就 必芻遠利譽 常足不貪求
但三衣飲食 眞活命快樂 必芻不捨利
如毒蛇同室 坐卧睡寐畏 皆由貪活命
必芻不捨利 下劣中劣喜 一法應觀察
少智難得脫 謹慎常依戒 無貪智者讚
淨行正根力 應當自思惟 具足得三明
解脫獲無漏 寡智勤識人 無所憶念知
其於諸飲食 依於他人得 而有惡法生
由利養憎嫉 自利多結怨 徒服三法衣
但望美飲食 不奉諸佛教 當知是過失
利養爲大怖 少智不審慮 必芻應釋心
必芻談出家 三業應調伏 不邪命自活
心喜常思惟 微細病難忍 利養最難離
供養心不動 天龍致禮拜
法集要頌經然怨家品第六
不然而興怨 不謗而造業 愚迷受輪迴
今世及後世 先自作漏業 然後害他人
彼此相興害 如鳥墮羅網
破他還自破 冤家遇冤家 毀他還自毀
嗔在還自嗔 斯何沙門行 不知正法本
壽既獲短促 捨冤復結冤 衆相共毀謗
各發恚怒聲 歡心平等忍 此忍最無比

斷骨而命終、牛馬死財失、國界則喪亂、喪失還復得、汝等不興惡、此法得離怨、他怨能忍受、說之名爲智、若知此說勝、愚迷求快樂、現在無怨意、未來亦無恨、不可怨以怨、終已得快樂、行忍怨自息、此名如來法、若人致毀罵、彼勝我不勝、快樂從意者、怨終得休息、若人親善友、共遊於世間、不積有冤餘、專念同其意、設不得善友、獨遊無伴侶、應觀諸國土、獨善不造惡、學無同伴侶、又不得親友、寧獨守善行、不與愚人偕、樂戒學法行、奚用伴侶爲、如龍好深淵、如象樂曠野、法集要頌經憶念品第十五

入息出息念、具滿諦思惟、常依次第行、按如佛所說、是則照世間、如雲開月現、起止覺思惟、坐卧不廢忘、始得終最勝、苾芻立是念、現利未來勝、六觸以爲最、逝不覩生死、若見身所住、以有是諸念、苾芻常一心、便自知圓寂、終不得意行、自身恒逮行、若其不如是、應時等法行、得度生死地、苾芻寤意念、一心定歡喜、若能寤意念、解脫一心樂、應時等法行、得度生死地、苾芻寤意念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無相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無願 善知自覺者 是能仁弟子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出世 善知自覺者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意樂 善知自覺者
應當於晝夜 一心念圓寂 善知自覺者

法集要頌經清淨品第十六

當念自覺悟 作時勿虛妄 行要修亦安
所造時真實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亦然 意願即果之 坐卧求方便
發起於精進 如上鍊真金 除其塵垢冥
不爲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不畏而現畏
不善而反善 反善而不善 不畏而現畏
畏現而不畏 生爲人邪見 死定入地獄
人先爲放逸 後止而不犯 是光照世間
如月現雲消 人先爲放逸 後止而不犯
以善而滅之 是光照世間 若人爲罪惡
修善而能除 世間由樂著 而空念其義
少年而出家 求佛深妙法 是光照世間
如月見雲散 現世不施害 死而無憂戚
彼見道無畏 離苦獲安隱 現世不施害
死而無憂戚 彼見道無畏 眷屬中最勝

除斷濁黑業 惟修白淨行 度愛得清淨
棄捨穢惡行 持戒常清淨 清淨瞋沙他
三業恒清淨 清淨名出家 愛欲意爲田
姪怒癡爲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愚癡滋蔓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慳吝滋蔓生 是故當離慳
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愛樂滋蔓生
是故當離愛 獲報無有量 六識王爲主
愛染爲眷屬 無染則離愛 染者是愚癡
骨幹以爲城 肉血而塗飾 門根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有緣則增苦 觀彼二因緣
滅之由賢衆 不從外愚除
法集要頌經水喻品第十七

淨心常憶念 無所有貪愛 已度愚癡淵
如鵝守枯池 彼心旣棄捨 翱翔昇虛空
修行出世間 能破魔羅衆 少不修梵行
至老不積財 愚癡樂睡眠 由已不修善
少不修梵行 至老不積財 鴛鴦守空池
守故有何益 莫輕小惡罪 以爲無殃報
水滴雖極微 漸盈於大器 惡業漸漸增

纖毫成廣大 莫輕小善業 以為無福報
水滴雖極微 漸盈於大器 善業漸漸增
纖毫成廣大 猶如人渡河 縛棹而牢固
彼謂度不度 聰叡乃謂度
佛世尊已度 梵志度當度 必爲入淵池
聲聞縛牢固 是泉而何用 水恒而停滿
拔愛根本除 復欲何所望
水工調舟舩 弓師能調角 巧匠樂調木
智者能調身 猶如深淨泉 表裏甚清徹
聞法得清淨 智者生歡喜 猶如深淨泉
表裏甚清徹 智者聞妙法 歡喜無窮盡
忍心如大地 不動如虛空 聞法喻金剛
獲味免輪迴

法集要頌經華喻品第十八

何人能擇地 捨地獄取天 惟說善法句
如採善妙華 學人能擇地 捨地獄取天
善說妙法句 能採衆妙華
截林勿截樹 因林生怖畏 截林而滅已
必得得圓寂 截林不斷根 因林生怖畏
未斷分毫間 令意生纏縛
截林勿斷根 因林生怖畏 心纏最難離
如犢戀愛母 當自斷愛戀 猶如枯蓮池
息跡受正教 佛說圓寂樂

猶如可意華 色好而無香 巧言華如是
無果不獲報 猶如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巧言善如是 必獲其好報
猶如蜂採華 不壞色與香 但取味飛去
苾芻入聚然 不違他好惡 勿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若正若不正 如田糞穢溝
而近于大道 其中生蓮華 香潔甚可悅
有生必有終 凡夫樂處邊 慧人愛出離
真是佛聲聞 多集眾妙華 結瓊為步搖
有情積善根 後世轉殊勝 如末哩妙華
末拘羅清淨 貪欲瞋若除 苾芻淨香潔
如人採妙華 專意不散亂 因眠遇水漂
俄被死王降 如人採妙華 專意不散亂
欲意無厭足 常為窮所困 如人採妙華
專意不散亂 未獲真財寶 長為窮所困
若不見死王 慧照如淨華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貪瞋癡若斷 如棄毒華根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貪根若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慧根若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癡根若除斷 如華水上浮
苾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如人結花鬘
意樂貪無足 不盡現世毒 三根常纏縛

觀身如坏器 幻法如野馬 斷魔華開敷
不覩死王路 我慢根除斷 如華水上浮

是身如聚沫 知此幻化法 斷魔華開敷

不覩死王路 我慢根除斷 如華水上浮

茲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慳慳根若斷

如華水上浮 茲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愛支根若斷 如華水上浮 茲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若無煩惱根 獲報善因果

茲芻到彼岸 如蛇脫故皮

法集要頌經馬喻品第十九

譬馬調能軟 隨意如所行 信戒及精進

定法要具足 獲法第一義 利用故無窮

一心行和忍 得免輪迴苦

忍和意得定 能斷諸苦惱 從是得住定

如馬善調御 斷患獲無漏 如馬能自調

棄惡惡至平坦 後受生天樂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悟 如羸馬比良

棄惡惡乃爲賢 若人有慙愧 智慧可成就

是故易誘進 如策於良馬

譬馬若調平 可堪王乘騎 能調爲人賢

乃受誠信語 雖爲常調伏 如彼新馳馬

亦如善龍象 不如自調者 彼人不能乘

人所亦不至 惟自調伏者 乃到調方所

彼人不能乘 人所亦不至 惟自調伏者
乃滅一切苦 彼人不能乘 人所亦不至
惟自調伏者 得至圓寂路 應當自調伏
亦如止奔馬 能自防制者 念度苦原際
如馬可王乘 彼地希有生 茲留善調伏
解脫一切苦 惟自調伏者 善意如良馬
亦如大象龍 自調最爲上 如王乘智馬
國中所希有 茲留善調伏 能斷於纏縛
惟自調伏者 此善最無比 亦如善象龍
意念到彼岸 自師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謹慎 如商賈智馬
法集要頌經 瞋恚品第二十一

除瞋去我慢 遠離諸煩惱 不染彼名色
冤家無有伴 除恚得善眠 恚盡不懷憂
恚爲毒根本 茲留爲甘甜 賢聖悉能除
斷彼善眠睡 人與恚怒心 作諸不善業
後恚若得除 智火漸熾盛 爲瞋所纏縛
無慙復無愧 復好生瞋怒 以恚爲力者
如闇失明燈 彼力非爲力 以恚爲力者
恚爲凡朽法 不知善響應 有力近猛軍
無力退怯弱 能忍爲上將 且當忍力羸
舉衆共輕之 有力名爲忍 能忍最爲上
宜當懷忍羸 自我與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已中瑕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 宜忍彼中瑕
俱行於二義 我忍彼亦然 愚謂我無力
觀法亦復介 若愚勝於智 麤言及惡語
欲常得勝者 於言宜寂默
常習智者教 不與愚人集 能忍穢陋言
故說忍中上 恚者不發言 處衆若屏處
人恚以熾然 終已不自覺 諦說不瞋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 自然處天宮
息意何有恚 自檢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恚 若爲惡意著 怒有怒果報
怒不報其怒 勝其彼聞負 忍辱勝於怨
善勝不善者 勝者能施善 具誠勝欺善
無恚亦不害 恒念具實行 愚者自生恚
結冤常存在 恚能自制斷 如止奔走車
是爲善調御 去眞入光明 沙門及正道
利養然憶念 清淨水兼華 馬恚爲第十
法集要頌經如來品第二十一

自獲正覺最無等 一染世間一切法
具一切智力無畏 自然無師亦無證
自獲正覺最無等 不染一切世間法
具一切智力無畏 自然無師無保證
善逝獨證無等倫 應現世間成正道

如來諸天世中尊一切神通智圓滿
我爲佛世尊斷漏無婬欲諸天及世人
一切從吾心我旣無師保亦獨無伴侶
積諸行得佛自然通聖道已勝不受惡
一切世間勝叡智廓無邊誘蒙吾爲勝
今往波羅奈欲擊甘露鼓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智人不處愚觀世而隨化
說於無垢地永息無有上法說及義說
勇猛師子吼正法名如來出家日夜滅
覺者永安寧勇健立靜慮諸天常衛護
爲佛所稱記於彼天人中歎說正等覺
速修而自覺最後離胎身說諸過去佛
及以當來者現在正等覺多除群生憂
盡皆尊重法已敬今敬者若當生恭敬
是謂佛法要若欲自求要正身最第一
信敬於正法憶念佛敎戒諸有不信佛
如此群盲類當墮於惡道如商遇羅刹
船師能度水精進爲橋梁人以種姓繫
度者爲勇健如來無等倫愛盡無所積
解脫心無漏思慧天世人思惟二觀行
善觀二閑靜除冥超神仙善獲得自在
譬人立山頂徧見村落人審觀法如是

如登樓觀園 若人恒觀察 煩惱永不生
降甘露法雨 連注無窮盡

法集要頌經多聞品第二十二

多聞善能行 修善無煩惱 所行業鄣消
沙門獲妙果 愚迷不覺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樹
猶如蓋屋密 闇冥無所見 雖有衆妙色
有目不見明 猶如有一人 智達廣博學
不聞則不知 善法及惡法 譬如執明燭
悉見諸色相 聞已盡能知 善惡之所趣
雖稱爲多聞 禁戒不具足 爲法律所彈
所聞便有闕 行人雖少聞 禁戒悉具足
於法律所稱 於聞便有闕 雖少多有聞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呵責 所願而皆失
多聞能持固 奉法爲垣牆 精進難毀譽
從是三學成 多聞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閻浮金 孰能說有瑕
智博爲多聞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稱譽
所聞而盡獲 多聞如寶鏡 照法盡無餘
自照兼照他 二俱生喜悅 多聞如瓔珞
自身先嚴飾 有情生喜悅 愛樂無窮盡
諸有稱已色 有歎說名德 斯皆諸貪欲
然自不覺知 聞爲知法律 解疑亦見正

從聞捨非法行到不死處
內無人自知外無人所見
內不見其果便隨聲而住
內既而知之外無人所見
二果俱已成便隨聲而住
內有而所知外有而所見
彼有其明智不隨聲而住
耳識多所聞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
智牢善說快聞知定意快
彼不用智定速行放逸者
賢聖樂於法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空聞意則牢固
法集要頌經已身品第二十三

常習善語言沙門思坐起一坐而所樂
欲求於息心一坐而一卧獨步而無伴
當自降伏心自樂居山林千千而為敵
一夫能勝之莫若自伏心便為戰中勝
自勝而為上如彼衆生心自降為大士
衆行則具足非天方達嚩非魔及梵天
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慈帛先自而正已
然後正他人若自而正者乃謂之上士
先自而正已然後正他人若自而正者
不侵名具智當自而修剋隨其教訓之
已不被教訓焉能教訓他
念自而修剋使彼而信解我已意專心
智者所習學為已或為彼多有不成就

其有學此者 自正兼訓彼 身全得存道
今時豈容彼 已以被降伏 智者演其義
自己心為師 不隨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獲真智人法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得譽獲利樂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獲智為天人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久受生天樂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親族中最勝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煩惱中無憂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斷除一切縛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能破諸惡趣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長作真智師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解脫一切苦 自己心為師 不依他為師
自己為師者 速證圓寂果

法集要頌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集要頌經卷第三 尊者法救集

要頌經卷第三 尊者法救集 三藏明夢師講 大明寺 大德 大德

法集要頌經廣說品第二十四

雖說百伽陀 句義不周正 不如解一句
聞乃得解脫 雖說百伽陀 不明有何益
不如解一義 聞乃得止息 雖解多伽陀
不行無所益 不如行一句 習行可得道
若人壽百歲 毀戒意不息 不如一日中
供養持戒人 若人壽百歲 懈怠劣精進
不如一日中 勇猛行精進 若人壽百歲
不觀生滅法 不如一日中 而解生滅法
若人壽百歲 不觀成敗事 不如一日中
觀微知所忌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漏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漏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動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動道
若人壽百歲 不觀難見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微妙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生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生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作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無作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最上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最上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寂滅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寂滅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甘露句 不如一日中 得服甘露味
若人壽百歲 不見無垢句 不如一日中
得見清淨道 若人壽百歲 不見離垢句
不如一日中 離垢得解脫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火神 不如須臾間 觀身而積行
雖復百歲中 山林祭火神 不如須臾間
正見得解脫 從月至於月 愚者用飲食
彼人不信佛 十六不獲一 若人禱神祀
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 亦不獲其一
從月至於月 愚者用飲食 不生慈愍心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愚者用飲食
彼不知法數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常行平等會 彼人不信佛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常行平等會 彼人不信法
十六不及一 從月至於月 常行平等會
彼人不信僧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十祀 恒施於平等 彼無慈愍心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十祀 恒施於平等
彼不恤孺動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十祀
恒施於平等 若無悲念心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十祀 恒施於平等 彼懷怨恨心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十祀 恒施於平等
不見擇滅法 十六不及一 月月常十祀

終身而不輟 不如須臾間 一心念真法
一念福無邊 勝彼終身祀 雖終百歲壽
奉事祀火神 不如須臾間 供養佛法僧
一念供養福 勝彼終身祀

法集要頌經善友品第二十五

無信懷憎嫉 鬪亂彼此人 智者所棄嫌
愚習以爲樂 有信無憎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待 賢聖以爲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近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行路念防慮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但自妙
此由身真正 善者終以善 斯由親近善
智慧爲最上 持戒永寂滅
如臭湊臭爛 人貪競取之 意者不覺臭
習惡亦如是 多識波羅葉 衆生往採取
葉薰香遠布 習善亦如是
親近惡知識 罪垢日夜增 如猪身不淨
自汙兼汙他 已自不習惡 親近習惡者
爲人所輕笑 惡名日夜熾 觀習而習之
知近而親近 毒箭在其束 淨者被其汙
勇夫能除汙 去惡不爲伴 是故知果報
智人悉分別 非親慎莫習 習當近於賢

必躬修行道 忍苦盡諸漏
愚人盡形壽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
如杓斟酌食 智者須臾間 承事賢聖人
一一知真法 如舌了眾味 智者尋一句
演出無量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真佛之所說 怨憎有智勝 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徑
愚者自稱愚 當知善黠慧 愚人自稱智
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 毀譽智者身
毀智猶有勝 歎愚不爲上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是故事多聞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如月在衆星

法集要頌經圓寂品第二十六

如龜藏其六 必躬攝意想 無倚無害彼
圓寂無言說 忍辱第一道 佛說圓寂最
不以懷煩熱 害彼爲沙門 言當莫廢續
所說應辯才 少聞共論難 反受彼屈伏
數自興煩惱 猶彼器敗壞 生死數流轉
長沒無出期 若不自煩惱 猶器完牢具

如是至圓寂 永無諸塵翳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親第一友
圓寂第一樂 飢爲第一患 行爲第一苦
如實知此者 圓寂第一樂
最妙聖言教 流布無窮際 世共傳習者
實無有狀時 如是無等倫 所說善言教
身苦所逼迫 何過飢患苦
趣善之徒少 趣惡之徒多 如實知此者
速求於圓寂 有緣生善趣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涅槃 如斯皆有緣
鹿歸於田野 鳥歸於虛空 義歸於分別
真人歸寂滅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於圓寂 焚燒諸縛著 必弱速杼舩
以杼便當輕 求斷貪欲情 然後至圓寂
我有本以無 本有我今無 非無亦非有
如今不可獲 難見諦不動 喜觀而不動
當察愛盡源 是謂名業際
斷愛除其欲 竭河無流兆 能明此愛本
是謂名苦際 無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衆行永止息 識想不復興 如實知此者
是謂名苦際 住動虛則靜 非近非有樂
無動得輕安 靜乃獲圓寂
亦不由往來 往來絕生滅 老死煩惱除

斷苦獲圓寂 吾已無往來 不去而不來
不沒不復生 此除名圓寂 智生之本末
有爲知無爲 生死所纏縛 縛者而難制
如是四大身 五蘊苦惱集 安住觀實苦
盡苦獲圓寂 諸法無往來 往來恒生滅
老病死遷流 無漏獲圓寂
必得有世生 有造無作行 有無生無有
無作無所行 必得吾已知 無復諸地入
無有虛空入 無諸入用入 無想非想入
無今世後世 亦無日月想 無往亦無來
從食因緣有 從食致憂樂 而此要滅者
諸苦法已盡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持食
夫立食爲先 然後乃至道 地種及水火
是時風無吹 光燄所不照 亦不見其實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照 審諦觀此者
乃應真圓寂 端正色縱容 得脫一切苦
非色非無色 得脫第一苦 究竟不恐懼
越縛無狐疑 未斷有欲刺 豈知身爲患
所謂究竟者 圓寂爲第一 盡斷諸想者
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 最勝捨有行
內自思惟行 如外壞其膜 衆施法施勝
衆樂法樂上 衆力忍力最 受盡圓寂樂
法集要頌經觀察品第二十七

善觀已瑕隙 使已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飛輕塵 若已捕無瑕 罪福俱并至
但見他人隙 恒懷無明想 知慙壽中上
焉以貪牽縛 力士無畏忌 斯等命短促
知慙不盡壽 恒求清淨行 威儀不致漏
當觀真淨壽 世間普盲冥 智眼眇眇耳
群鳥墮羅網 生天不足言 觀世衰耗法
但見衆色變 愚者自繫縛 爲闇所纏繞
亦不見於行 觀而無所有 爲彼而生患
衆生皆有我 爲彼而生患 一二不相見
不觀邪見刺 觀此刺因緣 衆生多染著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爲見所迷惑
衆生爲慢纏 染著於憍慢 爲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已得與當得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 及覺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瞻侍病瘦者 是謂至遠際
當觀水上沤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
亦不見死至 當觀水上沤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世 亦不見死王 如是不觀身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智者遠離之 如王雜色車
如是當觀身 衆病之所因 病與愚合會

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智者所默患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求自度 爪髮為八分 雙部眼耳瑠
愚者所染著 亦不求自度 著欲染於欲
不究結使緣 不以生結使 當度欲有流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今捨天王位 不造生死本 求離地獄苦
願說圓寂樂 青衣白蓋身 御者御一輪
觀彼未離垢 求便斷縛著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因觀及神祀 望免苦患難
此非自歸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及法苾芻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緣苦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為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觀已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 觀而不復觀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畫以為夜 寶身壞不久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 如見而不見

觀而亦不見 云何見不見 何說見不見
因何見不見 因為出何見
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 以解苦根原
是為明妙觀 誰令凡夫人 不觀衆行本
因彼而觀察 去冥見大明
法集要頌經罪鄣品第二十八

諸惡業莫作 諸善業奉行 自淨其意行
是名諸佛教 惠施獲福報 不藏悲怒懷
以善滅其惡 欲怒癡無餘 獨行勿逐愚
欲群當逐智 智者滅其惡 如鶴擇乳飲
觀世若干變 知法起滅跡 賢聖不樂世
愚者不趣賢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義
無熱無飢想 當服於法味
人不損其心 亦不毀其意 以善永滅惡
不憂隨惡道 人欲鍊其神 要當數修琢
智者易彫飾 乃名世之雄 能親近彼者
安隱無憂惱 永息無過者 柔和不卒暴
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無故畏彼人 謗毀清淨者 尋惡獲其力
煙雲風所吹 人之為善惡 各各自知之
修善得善果 為惡隨惡趣 達己淨不淨
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鍊 如鐵錯純鋼
若眼見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壽世

亦不爲衆惡 商人在路懼 伴少而貨多
經過險難處 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擔就 不爲毒所害 毒無奈擔何
無惡無所造 多有行衆惡 必爲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爲難 善哉修善者
傷哉爲甚惡 惡惡自爲易 惡人爲善難
愚者自謂正 猶惡不成熟 惡已成熟滿
諸苦亦復熟 賢者見於惡 不爲惡所熟
如惡以不熟 惡者觀其惡
賢者觀其惡 乃至賢不熟 設以賢熟者
賢賢自相觀 人雖爲惡行 亦不數數行
於彼意不樂 知惡之爲苦
人能作其福 亦當數數造 於彼意願樂
善愛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 攝持惡根本
由是興福業 心由樂於惡
爲惡雖復少 後世受苦深 當獲無邊福
如毒在心腹 爲福雖微少 後受大福德
當獲大果報 如種獲真實
無過而強輕 無患而強侵 當於十品處
便當趨於彼 痛癢語麤穢 此形必壞敗
衆病所逼切 心亂而不定 宗族別離散
財貨費耗盡 爲賊所劫掠 所願不從意
或復無數變 爲火所焚燒 身壞無智慧

亦趣於十品 作惡勿言無 人作言無罪
屏限言無罪 斯皆有證驗
作惡言有憂 久作亦言憂 一憂屏限亦言
憂彼報亦憂 此憂彼亦憂 惡行二俱憂
彼憂彼受報 見行乃審知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行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喜彼亦喜 罪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有驗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載流渡
法集要頌經相應品第二十九

夜光照于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黯黯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 無察無瞋闇
不堅起堅想 堅起不堅想 後不至於堅
由起邪見故 堅而知堅者 不堅知不堅
彼人求於堅 正治以爲本
愚者以爲堅 反被九結縛 如鳥墮羅網
斯由愛深固 諸有懷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能滅 無憊修梵行 無塵離於塵
能持此服者 無御無所至
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慧定
彼應思惟業 此應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 乃懷巧傷心

有能斷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 乃名爲善色 不以色縱容
暫觀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 遊蕩在世界
如彼虛偽鈴 其中純有銅
獨遊無愛忌 內穢外不淨 貪婪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 如圈被養猪 數數受胞胎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觀淨而自淨 諸根不具足
於食無厭足 斯等凡品行
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
不恣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空閑甚可樂
然人不樂彼 無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契
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 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冥室 賢者有千數 智者在無盡
義理極深遠 智者所分別
多有衆生類 非射而不值 今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取 觀有知恐怖 變易知有無
是故不樂有 當念遠離有
無信無反復 穿牆而盜竊 斷彼希望思
是名爲勇士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三種
徧滅其境界 無垢爲梵行
若人無所依 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爲行 鳥飛於虛空 而無足跡現
如彼行行人 言說無所趣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爲行 希有諸衆生 多不順其性
有度不度者 爲滅甚爲難
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
無復有熱惱 行路無復憂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 無復有衆惱
如鳥飛虛空 而無有所礙 彼人獲無漏
空無相願定 如鳥飛虛空 而無有所礙
行人到彼岸 空無相願定
無造無有造 造者受煩惱 非造非無造
前憂後亦憂 造者爲善妙 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 生天受歡樂
虛空無轢迹 沙門無外意 衆人盡樂惡
唯佛淨無穢 虛空無轢迹 沙門無外意
世間皆無常 佛無我所有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行相應 得脫一切苦
離受免輪迴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行相應
能達諸惡業 不墮於惡趣
亦復不知論 賢愚無差別 若復知論義
所說無垢跡 訖應法議論 當豎仙人幢
法幢爲仙人 仙人爲法幢

或有寂然罵 或有在衆罵 或有未聲罵
世無不罵者 一毀及一譽 但利養其名
非有亦非有 則亦不可知

智人所稱譽 若好兼及醜 智人無缺漏
慧定得解脫 如紫磨真金 內外徹清淨
猶如安明山 不爲風所動 智人亦如是
不爲毀譽動

如樹無有根 無枝況有葉 健者以解縛
誰能毀其德 無始無有住 身墮種苦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猶如網叢林
無愛況有餘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若欲滅其想 內外無諸因
亦無過色想 四應不受生 捨前及捨後
捨間越於有 一切盡皆捨 不復受生老

法集要頌經卷第三

釋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集要頌經卷第四

尊者法救集

西人部度意爛獻羅蘭經卷之三藏明教大師馬世長白奉天教誨

忍勝則怨賊 自負則自鄙 息意則快樂
無勝無負心 若人擾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 終不得解脫
善樂於愛欲 以杖加群生 於中自求安
後世不得樂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群生
於中自求樂 後世亦得樂
樂法樂學行 慎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後世樂 護法行法者 修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
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惡行入地獄 所生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魃鉗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 正法生於天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人遭百千變 等除憍慢然
時施清淨心 健夫最爲勝
忍少得勝多 戒勝懈怠多 有信慧施者
後身受善報 快樂施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爲際 若彼求方便
賢聖智慧施 盡其苦原本 當知獲大報

愛法善安隱 心意潔清淨 賢聖所說法
智者所娛樂 若人心樂禪 亦復樂不起
亦樂四意止 井及七覺意 及彼四神足
賢聖八品道 善樂於搏食 善樂攝法服
善樂於經行 樂處於山藪
已逮安樂處 現法而無爲 已越諸恐懼
越世諸深著 善樂於念持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 養育衆生類 世無欲愛樂
越諸深著意 能滅已憍慢 此名第一樂
耆年持戒樂 有信成就樂 分別義趣樂
不造衆惡業 世有父母樂 衆集和亦樂
世有沙門樂 靜志樂亦然
諸佛出興樂 說法堪受樂 衆僧和合樂
和則常有安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和樂
觀見真人樂 解脫行跡樂
德水清涼樂 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減慢無邪快 得觀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愚從事 卑固永已樂
不與愚從事 經塵無數日 與愚同居難
如與怨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人智甚難遇 終不虛託生 設當託生處
彼家必蒙慶 一切得安隱 梵志取減度
不爲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惱 永息得睡眠 心識得清徹
慎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如世欲歡樂 及彼天上樂
比名爲愛極 十六未獲一
欲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業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 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蘊本 更不受三有
義聚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
展轉普及人 苦以樂爲本 猶彼炎火爐
赫焰而熾然 漸漸而還滅 不知所湊處
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去亦無趣所
以獲無動樂 中間無有恚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無結世善壽 大法知結源
人當明結環 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已樂 勝負自然興
竟不有所獲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者忍於人 不忍處諸有
諸欲得樂壽 於惑而無惑 惑者惑於人
我斯無有感 諸欲得樂壽 終已無結者
當食於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爲食 意身無所燒 衆生見苦樂

聖法無損壞 雖值觸樂跡 無跡焉有觸
如法焉在定 不著一切垢 衆生遭苦樂
而不能覺知 如來與多聞 已身瞽善友
圓寂觀罪障 相應樂第十
法集要頌經護心品第三十一
心輕難調伏 為欲所居懷 降心則為喜
以降便輕安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懼 魔衆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釣上惡象 今我論此心 無堅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生死無自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以觀此居屋 更不造諸舍 梁椳者已壞
臺閣則摧折 心已離諸行 中間是已心
心多為輕躁 難持難調護
智者能自正 如正搦箭直 有志則知志
有志知有志 是意皆自造 非干父母為
除邪就正定 為福勿迴復
蓋屋若不密 天雨則常漏 人不思惟行
恒塵起怒癡 蓋屋若不密 天雨則常漏
人自思惟行 永無塵起癡

心爲諸法本 心尊是心使 心若念惡行
即言即惡行 罪苦自追隨 車轢終于轍
心爲諸法本 心尊是心使 心若念善行
即言即善行 福慶自追隨 如影隨其形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正等覺所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心不住止息
亦不知善法 迷於出世事 無有正知見
三十六使流 并及心意漏 數數有邪見
依於欲想結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爲少減名稱 如鳥捨空林 其吞熱鐵丸
在靜自修學 慎勿逐欲跡 恃力不精勤
嗥哭受其報 應修而不修 恃力不精勤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恃力不精勤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
愚心數數亂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爲行
咄嗟意無著 惟佛能滅此 念者專爲行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丘城 以慧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聚沫 如陽焰野馬
以慧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如陽焰野馬
心念亡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漏 於世取滅度
當自護其意 若犛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一龍出衆龍 龍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不以能害心 盡爲一切人 慈心爲衆生
彼無有怨恨 慈心爲一人 便護諸善本
盡當爲一切 賢聖福稱上
普慈於一切 愍念衆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修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自則致歡喜 身口意相應 以得等解脫
苾芻息意使 一切諸結盡 無復有塵勞
正使五音樂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於平等法 最勝得善眼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
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諸結永已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
於患不起患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知止足 及諸牀卧具 修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待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營已 遭憂不患苦
智者審諦住 人不守護心 爲邪見所害
兼懷掉戲意 斯等就死徑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必留降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復於樂 護心勿復調
有情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護心勿復調 心爲衆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圓寂道

法集要頌經必留品第三十二

必留若乞食 以得勿積聚 天人所歎譽
生淨無瑕穢 必留爲慈愍 愛敬於佛教
深入妙止觀 滅穢行乃安
必留諸愛盡 捨愛去貢高 無我去吾我
此義孰不親 當知是法行 身之出要徑
如象御強敵 必留恒習行

人不壽劫盡 內與自心諍 護身念道諦

必留惟淨安 念親同朋友 正命無雜糅
施知應所施 亦令威儀具 必留備衆行
乃能盡苦際 樂法意欲法 思惟安隱法

必留依法行 正而勿廢忘 當學入空定

必留常安靜 愛樂非人處 觀察平等法

當制於五蘊 服意如水流 清淨恒和悅

爲飲甘露味 如彼極峻山 不爲風所動

必留而盡愚癡 所在不傾動

一切諸名色 非有莫生惑 不近則不愛

乃名真苾芻 苾芻非剃髮 慢誕無戒律
捨貪思惟道 乃應真苾芻 息心非剃髮
放逸無志信 能滅衆苦惱 為勝大沙門
苾芻得慈定 承受諸佛教 極得滅盡跡
無親慎莫覩 心喜極歡悅 加以受念者
苾芻多熙怡 盡空無根源
息身而息意 攝口亦乃善 捨世為苾芻
度苦無有礙 無禪則無智 無智則無禪
道從禪智生 得近圓寂路
禪行無放逸 莫為欲亂心 無吞洋銅汁
自慙焦形軀 能自護身口 護意無有患
後獲禁戒法 故号为苾芻
諸有修善法 七覺意為本 此名為妙法
故名定苾芻 如今現所說 自知苦盡源
此名為善本 是無漏苾芻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聞義 正使得定意
不著於文飾 苾芻有所倚 盡於無漏行
當觀正覺樂 勿近於凡夫 觀此現世事
分別於五蘊 修行勿作惡 必強自制心
捨家而得解 意猶復深著
習行懈緩者 勞意勿除之 非淨則梵行
焉致大財寶 心得永休息 苾芻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便脫魔羅縛

心已得永寂 必留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斷於愛相 必留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無有結使心
不能斷有根 必留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能斷三毒根 必留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脫於魔界 以勝叢林刺 及除罵詈者
猶憑妙高山 必留不受苦
不念今後世 觀世如幻夢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能斷愛根本 盡竭欲深泉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能斷於五欲 斷於欲根本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能斷於五結 拔於愛欲刺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諸有無家業 又斷不善根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諸有不熱惱 又斷不善根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斷欲無遺餘 如拔不牢固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愛生如流溢 猶地含毒藥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諸有斷相觀
內不造其心 必留勝彼此 如地脫故皮
貪根若斷盡 是名真必留 降伏魔羅軍

新截如虛寧 煩惱如海深 必留應精進
憍慢彼若發 斷截如虛寧 煩惱深如海
必留應精進 慳慳彼若發 斷截如虛寧
有定乃行禪 行空究其源 無爲最爲樂
必留忍所愛 分別牀卧具 當習無放逸
斷有愛無餘

法集要頌經梵志品第三十三

所謂梵志者 不但在裸形 居險卧荆棘
而名爲梵志 棄身無依倚 不誦異法言
惡法而盡除 是名爲梵志
今世行淨因 後世無穢果 無習諸惡法
是名爲梵志 若倚於愛欲 心無所貪著
已捨己得正 是名滅終苦
諸有無所倚 恒習於正見 常念盡有漏
是名爲梵志 愚者受猥褻 并及牀卧具
由懷貪著意 文飾外何求 被服弊惡衣
躬棄善法行 閉居自思惟 是名爲梵志
見凡愚往來 隨漸受苦惱 欲獨度彼岸
不好他言說 惟滅惡不起 是名爲梵志
截流而已渡 無欲如梵天 智行以盡漏
是名爲梵志 不以水清淨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惡法 是名爲梵志

非剃爲沙門 稱吉爲梵行 若能滅衆惡
是則爲道人 彼以不二行 清淨無瑕穢
諸欲斷縛著 是名爲梵志 出家爲梵行
入正爲沙門 棄捨衆穢行 是則名捨家
人無幻惑意 無慢無疑惑 無貪無我想
是名爲梵志 我不說梵志 託父母生者
彼多衆瑕穢 滅則爲梵志
身口及與意 清淨無過失 能攝三種行
是名爲梵志 見罵見相擊 默受不生怒
有大忍辱力 是名爲梵志
若見相侵欺 但念守戒行 端身自調伏
是名爲梵志 世所稱善惡 脩短及巨細
無取若無與 是名爲梵志
身爲善行本 口意應無犯 能辦三妙趣
是名爲梵志 來不作歡悅 去亦無憂愁
於聚應遠聚 是名爲梵志
以斷於思愛 離家無愛欲 愛欲若已盡
是名爲梵志 適彼則無彼 彼彼適亦無
捨離於貪欲 是名爲梵志
適彼則無彼 彼彼適則虛 不染三惡趣
是名爲梵志 能捨於家業 拔於愛欲本
無貪能知足 是名爲梵志
如今盡所知 究其苦源際 無復欲愛心

是名爲梵志 於罪并與福 兩行應永除
無憂無有塵 是名爲梵志 於罪并與福
猶如衆華葉 以針貫芥子 不爲欲所染
是名爲梵志 心喜無塵垢 如月盛圓滿
誇毀以盡除 是名爲梵志
如月清明朗 懸處於虛空 不染於愛欲
是名爲梵志 避諍而不諍 犯而不愠怒
惡來以善待 是名爲梵志
深解微妙慧 辯道不正道 體解無上義
是名爲梵志 諸在世間人 乞索而自濟
無我若無著 不失梵志行 說智無涯際
是名爲梵志 若能棄欲愛 去家捨諸受
以斷於欲漏 是名爲梵志
慈愍於有情 使不生恐懼 不害有益善
是名爲梵志 避怨則無怨 無所於傷損
志其邪僻見 是名爲梵志
于前及于後 及中則無有 無操無捨行
是名爲梵志 去其婬怒癡 憍慢諸惡行
針貫於芥子 是名爲梵志 城以漸爲固
來往受其苦 欲適度彼岸 不宜受他語
惟能減不起 是名爲梵志
人能斷愛欲 今世及後世 有愛應已盡

是名爲梵志 有情無希望 今世及後世
以無所希望 是名爲梵志

自己識不知 天人彥達嘽 能知無量觀

是名爲梵志 歸命人中尊 歸命人中上

不審今世尊 爲因何等禪 惟願天中天

敷演其教戒 自識於宿命 得見天人道

知生盡苦原 智心永寂滅

自知心解脫 脫欲無所著 三明已成就

是名爲梵志 自識於宿命 知有情因緣

如來覺無著 是名爲梵志

盡斷一切結 亦不有熱惱 如來覺無著

是名爲梵志 仙人龍中上 大仙最爲尊

無數佛沐浴 是名爲梵志

所有煩惱盡 度流而無漏 從此越彼岸

是名爲梵志 必得塚間衣 觀於欲非真

坐樹空閑處 是名爲梵志

人若無識知 無語無言說 體冷無溫暖

是名爲梵志 棄緣捨居家 出家無所畏

能服甘露味 是名爲梵志

斷絕於世事 口無麤穢言 入正道審諦

是名爲梵志 遠逝獨遊行 隱藏無形影

難降能自調 是名爲梵志

無形不可見 此亦不可見 解知此句者

念則有所由 覺知結便盡 是名爲梵志
能斷生死河 能忍超度世 自覺出苦壑
是名爲梵志 當求截流度 梵志無有欲
內自觀諸情 是名爲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名爲梵志 學先去其母 率君及二目
盡勝諸境界 是名爲梵志
諸有知深法 不問老以少 審諦守戒信
猶祀火梵志 於已法在外 梵志爲最上
一切諸有漏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於法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合會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因緣 皆盡皆無餘 猶如內法本
梵志爲在表 若使共牀褥 如彼薄俱羅
猶如內法本 梵志爲在表 知生知老病
轉知於死徑 日照照於晝 月照照於夜
甲兵照於軍 禪照於道人
佛出照天下 能照一切具 梵志無有是
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 彼彼滅狐疑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徧照一切世 猶日在虛空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禦魔羅敵
如佛脫衆垢 護心及苾芻 梵志品在未
依次品而說 具足三十二

聖尊者法救集諸佛法頌偈竟

法集要頌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集要頌經卷第四

第廿五

書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書

西番印度卷爛默囉國密林寺三藏比丘尼賜紫沙門旦美奉譯

一心歸命禮 適悅最吉祥 補多羅迦山
其界以種種 珍寶所嚴飾 種種寶林樹
枝蔓密垂布 有種種成就 俱蘇摩妙花
其花光普照 有種種池沼 泉流種種聲
亦有種種色 香象及鹿王 蜂王妙歌音
緊那女美曲 捷闍婆奏樂 聖天及人民
牟尼離欲眾 恒集於其中 并餘菩薩眾
及十地自在 聖多羅菩薩 與千明妃等
忿怒大明王 馬首等圍繞
千時聖具德 觀自在菩薩 為利諸有情
修大行已具 慈悲喜捨者 處彼胎藏生
吉祥蓮花座 安詳而端坐 與八天大眾
而為說妙法
今時金剛手 大力忿怒王 為悲愍他故
而問觀自在 師子象虎蛇 水火賊枷鎖
如是等八難 懈怠劣有情 云何得免離
長處輪迴海 貪欲瞋癡等 輪迴縛所纏
若令得解脫 我說彼能仁 為世所尊重
彼時觀自在 出美妙言音 警覺金剛手
秘密主諦聽 我從無量壽 誓願之所生

爲諸世間母 手執優鉢花 放光照此界
人間及天上 驚動是世界 藥叉羅刹等
告言勿驚怖 我從佛變化 爲護於世間
種種嶮難怖 刀兵及飢饉 輪迴種種怖
我救有情故 世稱爲哆囉 說爲佛之子
善哉應尊敬 言已便合掌 即踊空中住
身光焰熾盛 乃宣此語言 此一百八名
是先佛所說 十地自在等 無量諸菩薩
聞之生歡喜 若有人受持 諸罪悉消除
福增名稱廣 資財多吉祥 諸病皆殄散
安祥住福田 長壽及安樂 興慈度有情
彼名大牟尼 具德如是說 觀自在微笑
乃觀於十方 變化蓮慈心 即申其右手
福相莊嚴臂 告彼大智言 善哉金剛手
今聽大福德 是妙寂靜名 正直爲人說
若聞得安樂 豐財兼自在 諸病得解脫
具足諸功德 息除於中天 後終生極樂
諸天等當知 諦聽我今說 汝等深隨喜
一百八名曰

奄引室哩

二合迦理也

二合捉

上麼賀引

帝惹二路

去引

迦駄

引上

怛哩

二合摩

賀引上野捨

引上

薩囉娑嚩

二合底

上

尾婆引上洛乞史

二合鉢囉

二合枳穰

二合

五

室哩^{二合}沒地^{七轉}無終反哩達^{二合}寧

上聲八地哩^{二合}底那^{九引上}補瑟致^{二合}那^{十引上}

婆縛^{二合}賀^{士引}唵^{上引}迦^{上引}囉^{十二引上}迦^{上引}

麼嚕彌^上拏^上薩^轉縛薩恒縛^{二合}

四姤^{上引}你喻^{二合}訖哆^{二合}僧^去婆囉

二合謨^{去引}多^引囉拏^十惹^引野^{六引十}

鉢囉^{二合}枳穰^{二合}播^引囉蜜哆^{引上}

祢尾曳^{二合}阿^{上引}哩野^{二合}哆^引囉^{六引}

麼努^上囉麼^{十九引}嫩努鼻^上商^去

企你^{二十}布^轉囉拏^{一合}尾你也^{二合}

囉倪^以二合跛哩^{二合}琰縛^引那^{十四引二}

贊捺囉^{二合}曩曩^{引上}麼賀^引矯

魚天哩^上阿介^{仁降}哆^上比^去多縛

引薩婆^{十八引二}麼賀^引麼^引野^{十九引二}麼

賀^引濕吠^{二合}哆^上麼賀^引末

擺跛囉^引訖囉^{二合}麼^{十一引三}麼賀^引

嚕^上捺囉^{十二合三}麼賀^引梵拏^{上三}

訥瑟吒^{二合}薩恒縛^{二合}你^{泥遠}素那

你^{三十}鉢囉^{二合}散^引哆^{十五引三}散^引哆

嚕^引播^引左^{三十}尾惹^引野^{十七引三}

入縛^{二合}擺曩鉢囉^{二合}婆^{十八引上}尾

你喻^{二合}囉麼^{二合}理^{三十}特縛^{二合}吟^上

囉達二合囉十四引漆引婆你四十合薩擔二合婆你六

迦上引理上十四迦引攤囉引恒哩二合四你反捨

引撈哩四十羅引乞灑二合象上五謨引賀你

一五十散引底二十建引哆引哩上五捺囉

合尾臆五十戈婆十五沒囉二合憾麼二合

捉上五吠那麼引哆引左五十嘆矣上四

攤引八嘆上賀囉引悉你上五鱗婆

理也切身引商去迦哩上六燥引頭也

二合引惹引哆吠那十三麼引麼上惹引

嘑十四迦上播上理你六十麼引賀引

祢尾上六散地野二合薩恒野二合六

跛囉引吟哆上婆上囉他二合縛引

賀訖哩二合播上尾瑟吒二合曩瑟

吒二合麼引囉二合誡二合鉢囉二合那哩捨二合你

上七縛囉那十二捨引薩你三捨引

悉恒哩三合上七十四悉恒哩三合嚕引播上

蜜哩二合哆尾訖囉二合麼十六奢囉

哩上七俞上藝你八悉駄引七九梵

拏上理上八阿弭哆上度嚕二合縛引

歎捉也二合奔上捉也二合八合麼引賀引

婆引誡引素婆誡十五畢哩二合野

捺哩捨二合曩十六訖哩二合恒上哆

引八恒囉二合薩你八拏上麼引

引七恒囉二合薩你八拏上麼引

鳩摩娑囉二合鳩摩娑囉二合麼賀三合哆

播上九惹引誡祢迦二九始引祢喻

合訖哆二合九薩囉捉也二合婆訖底二合

嚩怛娑二合擢引九嚩引藝濕嚩二合

哩上引九失嚩引九素上乞瑟麼三合九

你反底也二合薩轉上嚩怛囉二合惹

努惹引九薩上嚩引囉他二合娑引

達寧上九跋捺囉二合嘆上悉怛哩

三合上馱上怛哩二合上達難那娜上引

阿婆野引一矯反哆弼上奔平

捉也二合室哩二合捨去引一路去計

濕嚩二合囉引麼祖去底一百

以說此百八寂靜祕密名能利諸有情

希有祕福田天上及人間亦甚難逢遇

令一切有情瞻視得安樂智者應一心

澡浴淨其身三時專念誦時彼人不久

得王所愛敬離苦得安樂貧者獲財寶

愚得大智慧聰睿不復疑枷鎖得解脫

不勝還得勝宛返為善友鋒牙及利角

聞諍并嶮難種種怖畏等憶念此名者

能救是諸怖止息中天命名稱得廣布

恒生善貴族彼唯獨一身或因行坐臥

當獲人稱譽壽命得時長人間受快樂

天龍及藥叉 羅刹捷闍縛 臭神食穢神
惡心摩怛嚕 女魅拏枳努 塢婆怛羅等
癩癧及膊行 吠怛拏大鬼 拏枳你等神
及餘惡心者 不敢越其影 何況闍戰處
暴惡之有情 禁呪及幻術 悉不能侵害
自在有威德 子孫及財產 增長無有量
獲宿命智通 上族見皆喜 無礙大辯才
了達諸論義 得遇善知識 莊嚴菩提心
於生生世世 恒親近諸佛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卷六終

善

菩提行經卷第一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晉竺法護譯 四庫全書 藏明教部 別集部 天島史事 詔譯

讚菩提心品第一

如佛妙法體無邊 佛子正心歸命禮
佛甘露戒垂覆護 我今讚說悉依法
此說無有未曾有 亦非自我而獨專
我無自他如是時 乃自思惟觀察作
如是發心觀察時 能令我此善增長
時見如是娑婆界 此乃是彼佛世尊
此界剎那難得生 得生為人宜自慶
思惟若離菩提心 復次此來何以得
如雲覆蔽夜黑暗 閃電光明剎那現
佛威德利亦復然 剎那發意人獲福
是故善少力雖劣 能破大惡之業力
如是若發菩提心 此善勇進能超彼
思惟無量無邊劫 見佛咸說此真實
若不快樂得快樂 增長救度無邊衆
爲諸有情處衆苦 今離百千諸苦怖
受多快樂百千種 爲恒不離菩提心
彼善逝子處纏蓋 行在輪迴無所受
若剎那說菩提心 人天歡喜悉歸命

若有受持不淨像

喻佛寶像而無價

如藥變化徧堅牢

等修持妙菩提心

菩提心寶驗無邊

價直世間無可喻

調御行人伴侶等

悉使受持而堅牢

芭蕉不實而生實

生實芭蕉而身謝

菩提心樹而清淨

恒生勝果而不盡

已作暴惡眾罪業

依菩提心刹那脫

勇猛依託無大怖

彼癡有情何不依

譬如劫盡時大火

刹那焚燒罪業薪

若讚慈尊無量言

是日善哉之智者

彼種種覺心正智而平等

菩提誓願心

而行菩提行喻去者欲行

彼之分別說

智分別說已

所行如智用

菩提之願心

大果如輪迴

福故不間斷

亦如彼行意

若彼等無邊

有情界解脫

與彼心平等

菩提願不退

彼等好睡眠

亦復多迷醉

間斷於福流

喻空無所有

妙臂而問此

劣意之有情

於解脫得生

為自為如來

乃思惟療除

苦惱之有情

使苦惱盡已

獲得無邊福

有情無邊苦

云何而療治

使一一安樂

獲無邊功德

何以利父母

如是及眷屬

得天及仙人

淨行婆羅門

如是彼有情

乃過去睡夢

不願於自利

唯願生利他 有情最勝寶 希有何得生
種種意利他 不獨於自利 歡喜世間種
精進世間樂 心寶與有福 而彼云何說
云何諸有情 得一切快樂 為發菩提心
供養於如來 迷愛樂快樂 乃喻於冤嫌
遠離與隨行 悉從於自意 若彼求快樂
苦惱種無邊 積諸善快樂 諸苦惱消除
破壞迷惑因 善哉云何得 親彼善知識
彼福如是得 作利若迴向 彼必返讚歎
作善不求利 說彼是菩薩
若有布施於少食 修善供養於世間
所施大小如蚊蚋 亦獲快樂得半日
云何獲得於能仁 要度無邊有情盡
有情無盡若虛空 一切智求自圓滿
佛子靜念而思惟 若煩惱生自心作
數生煩惱復生疑 佛說此人墮地獄
佛子若發菩提心 滅大罪力得勝果
我今歸命摩尼心 救度有情得快樂
菩提行經菩提心施供養品第二
端彼摩尼恭敬心 用奉供養於如來
及彼清淨妙法寶 佛功德海量無邊
世間所有諸妙花 乃至妙藥及湯藥
所有珍寶澄清水 悉皆奉供而適意

山中之寶及衆寶 適悅樹林寂靜處
蔓花莊嚴樹光明 結菓低垂枝椹椹
人間天上香塗香 乃至劫樹及寶樹
池水清淨復莊嚴 鵝鴻好聲極適意
穀自然生非所種 別別莊嚴而供養
等虛空界量廣大 此一切有悉受用
我今所獻并子等 供養最上佛牟尼
為我不捨於大悲 受彼最上之供養
我以無福大貧窮 更無纖毫別供養
我今思惟為自他 願佛受斯隨力施
我自身施一切佛 以自身等徧一切
加被我作上有情 有情恒常佛教化
我得如來加被已 化利有情無怖畏
過去罪業悉遠離 未來衆罪不復作
寶光明處甚適悅 天蓋莊嚴奉眞如
水精清淨復光明 種種妙堂香浴作
大寶瓶滿盛香水 復著適意諸妙花
洗浴如來無垢身 我當讚詠獻歌樂
清淨香薰上妙衣 用蓋覆彼最上色
我今獻此上衣服 願佛慈悲哀納受
種種柔軟妙天衣 彼莊嚴中而最上
供養如來并普賢 及彼文殊觀自在
菩提行經護戒品第三

持戒爲護心 護之使堅牢 此心不能護
云何能護戒 喻醉象不降 不患於疼痛
放心如醉象 當招阿鼻等 念索常執持
繫縛於心象 得離放逸怖 獲一切安樂
若能繫一心 一切皆能繫 若自降一心
一切自降伏 師子熊虎狼 夜叉羅刹等
一切地獄卒 皆悉是其冤 若怖一切冤
無邊苦惱集 皆因心所得 佛世尊正說
地獄衆苦器 及熱鐵丸等 誰作復何生
貪嗔癡所有 由彼諸罪心 佛生諸世間
三界心滅故 是故無怖畏 若昔行檀施
今世而不貧 今貧勿煩惱 過去云何悔
若人心少分 行檀波羅蜜 是故說果報
同一切布施 若人心持戒 嫌誰而牽殺
嗔真之冤家 殺盡等虛空 大地量無邊
何皮而能蓋 履用皮少分 隨行處處履
外我性亦然 所有誰能勸 但勸於自心
外我而自伏 身貧而無福 彼果同所行
若心施一衣 感果而增福 諸行若修持
心念恒不捨 一切無利心 虛假宜遠離
一切心法財 宜秘密觀察 離苦獲安樂
彼得超世間 我云何修行 修行唯護心
是故我觀心 恒時而作護 喻猕猴身瘡

一心而將護 人中惡如是 恒常而護心
怖苦惱之瘡 我一心常護 破壞於衆合
心瘡乃無怖 常作如是行 不行人中惡
人中罪不犯 自然而不怖 我欲盡身命
利行而供養 別別身命盡 善心而不退
我欲守護心 合掌今專作 心念念之中
一切方便護 喻於重病人 諸事不寧忍
散亂心亦然 不堪諸事業 心散亂不定
聞思惟觀察 如器之滲漏 於水不能盛
由多聞之人 於信方便等 過失心不定
獲不寂靜罪 心不決定故 迷惑賊所得
所有之福善 偷墮於惡處 煩惱衆盜賊
魔著故得便 由魔羅發起 破壞善生命
守彼意根門 惡不能牽去 念彼罪苦惱
次復獲安住 善哉隨師教 獲得善念生
奉於教誨師 當一心供給 於諸佛菩薩
剎那心決定 當怖畏憶念 慈哀現面前
塵心而不定 去去不復還 若能守意門
護之住不散 我今護此心 恒常如是住
喻木之無根 不生惡枝葉 眼觀於色相
知虛假不實 物物恒諦觀 是故而不著
因見而觀察 觀之今不惑 所來觀見已
安畏以善來 欲行不知道 望四方生怖

決定知方已 觀心行亦然 智者之所行
思惟於前後 是善是惡等 如是事不失
不住於此身 離此復何作 云何住此身
當復觀中間 觀內心亦然 而用諸方便
以法爲大柱 縛之令不脫 當以如是意
觀我之所在 諸識皆如是 攝令刹那住
若怖因業力 能趣求快樂 修彼檀戒度
乃至大捨等 若修善提因 彼別不思惟
一向修自心 當起如是見 如是修諸善
不起於怖畏 而令諸煩惱 決定不增長
種種正言說 見在而甚多 觀覽悉決了
破疑網得果 如草被割截 念佛戒能忍
刹那行此行 獲得殊勝果 欲於諸正說
皆悉得通達 當觀照自心 常修於精進
喻木之無情 無言無所作 見自心亦然
決定令如是 心起於輕慢 如彼迷醉人
惟求自讚譽 非彼修行者 若他人於我
而生於毀謗 謂是嗔癡等 任心恒似木
如木不分別 利養尊卑稱 亦不爲眷屬
乃至承事等 利他不自利 但欲爲一切
是故說我心 堅住恒如木 一心住如木
於尊親朋友 乃至於三業 不生憎愛怖
觀察於煩惱 如空而不著 當勇猛堅牢

受持爲恒常 無善慙可怖 當一心求他
清淨住三昧 爲他所尊重 雖居童稚位
不使他瞋惱 自亦不瞋他 慈悲恒若此
我受持狸那 使意恒寂靜 爲一切有情
恒居無罪處 念念須臾間 多時爲最勝
如是受持心 不動如須弥 驚貪肉不厭
人貪善亦然 身心不修行 云何能出離
云何護身意 一切時自勤 汝等何所行
各各專一心 迷愚不自制 妄貪如木身
此身不淨作 云何返愛戀 骨鍊肉連持
外皮而莊飾 自覺令不貪 解脫於慧刃
割截諸身分 今見中精髓 審觀察思惟
云何見有人 一心如是觀 審諦不見人
云何不淨身 貪愛而守護 趣胎食不淨
出胎飲血乳 不如是食飲 云何作此身
待鷲鴒等貪食 不分善與惡 要同人愛身
受用成業累 但如是護身 至死無慈忍
與待鷲鴒無別 汝何恒此作 身死識不住
衣食寧可留 身謝識必往 受用云何貪
是故今作意 不貪如是事 如是不遠離
得被諸不善 如似人生身 肢體求成就
受身智不增 輪還徒自困 於世親非親
悅顏先慰喻 如是常自制 心念恒不捨

笑不得高聲 不戲擲坐具 輕手輕脚他門
諦信恒自執 如盜如猫鷄 求事行無聲
修心亦如此 當離於麤穢 他人之所嫌
無義利不說 恒得諸弟子 言上而尊愛
一切所言說 聞之使稱善 觀彼作福事
稱讚令歡喜 衷私說彼德 彼聞心必喜
欲讚說彼時 先觀彼德行 修諸歡喜事
難得彼誠心 勤修利他德 當受快樂報
憎愛苦且捨 來生大苦故 此苦我不住
來生大快樂 善言聲柔軟 悲報聞生喜
顯彼適意事 當信真實語 恒悲念有情
愛護如愛眼 為彼住真實 必當得成佛
彼真實得成 各此利朋友 刹那修功德
離苦大安樂 功德殷勤修 恒作而自得
不術不覆藏 誰云諸事等 檀波羅蜜等
殊妙而最上 別行非最上 利下無遠離
佛如是利他 恒常之所切 如來之教中
見彼慈悲事 三界師入滅 分別出家人
食有可不可 不離三衣等 將來妙法身
不苦惱衆生 於衆生如是 隨意獲圓滿
捨非須盡命 彼捨要平等 悲心當清淨
果報自圓滿 淨心而重法 不執器械等
不持傘蓋頭 無諸輕慢事 為男子女人

說法深廣大 不分人勝劣 今彼重平等
法之不廣大 乃及非法行 遠離不敬禮
樂說於大乘 齒木及涕唾 不棄於淨地
淨水及淨舍 勿得棄便廁 喫食勿滿口
食勿令有聲 食時不語言 亦勿大開口
坐不得垂足 行亦不挑臂 不與女同乘
亦不同坐卧 諸所不律事 人見心不喜
一切人既觀 遠離而不敬 人問於道路
不得一手指 雙手而指之 示其道所至
凡所諸行步 不弄臂作聲 亦勿妄彈指
威儀如是守 師雖已化滅 四儀應當學
奉戒行不輕 決定獲聖果 菩薩行無量
所說無有邊 當以清淨心 決定而奉行
於一晝一夜 分之各三時 行道普懺悔
住佛菩提心 菩提心自住 亦令他獲得
佛子住學戒 一心如是持 佛戒體清淨
不見有纖毫 恒作如是行 彼福無有量
無始為有情 行行而不別 如是為有情
化令一切覺 當知善知識 如命不可捨
菩薩戒最上 大乘法亦尔 解脫依師學
而能生吉祥 佛佛說智經 讀之見戒法
若人心護戒 所行悉已見 若身若心位
當微細觀察 口誦身不行 當得何所喻

譬如重病人 空談於藥力 虛空藏經中
說護羅波底 如見集成定 廣如經所說
聖龍樹菩薩 一心之所集 隨所住之處
勸恒伸供養

菩提行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善觀音經卷第一

第五卷

七

菩提行經卷第二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晉白象意翻大智度論卷第三藏明教大師賜書問答卷第三

菩提心忍辱波羅蜜多品第四

奉行諸善業 施戒而先導 供養於如來
百千劫無盡 修行於羣提 眞罪而不立
觀種種體空 是故一心忍 不得貪快樂
守意令平等 心有嘆惱病 無睡恒不足
彼此有施主 供給於利養 隨彼愛重心
無得生瞋惱 凡諸親近事 不起於憎嫌
於彼無所瞋 乃得其安樂 忍如是等事
若對於冤家 於瞋若能除 世世獲安樂
冤若生於心 於愛亦無喜 若殮瞋惱食
無忍善不壞 彼食我大冤 於我無善利
知彼冤不食 是故忍堅牢 凡見冤來去
歡喜而不瞋 於冤若起瞋 善利終滅盡
忍心常若此 令瞋不得起 任忍無時節
瞋冤自不生 若人自保愛 不作惡口業
口業若不離 後感冤家苦 畏苦不出離
不行衆苦因 是故堅忍心 獲得諸快樂
彼訥陵譏子 邪見求解脫 刀割火燒身
無利由能忍 愚癡無正見 虛受大苦惱

我以菩提心 云何苦不忍 蚊蟲蟻虱等
常飢渴苦惱 大痒煩苦人 任忍而不見
寒熱并雨風 病加鏢捶打 被諸苦惱事
忍不求快樂 殺他血流迸 堅牢心勇猛
割身自見血 怕怖而驚倒 智者心清淨
常懼瞋惱侵 與煩惱相持 忍心恒勇猛
蛇腹行在地 喻瞋伏於心 殺之謂無勇
殺彼得最勝 如來大悲者 愍苦說輪迴
使識罪根本 住忍而不作 父母何計心
懼子遭淪溺 持心離瞋怒 自遠大苦報
譬如無智人 令罪而得生 修行而無智
瞋生亦復尔 欲住不思議 當須持自心
於此生愛重 令瞋不生起 若貪彼塵境
而生種種罪 因彼諸業力 而不得自由
於境若不貪 彼集無因立 和合心無故
是故無有生 不貪而不生 無得而自說
我得如是故 是生不思議 彼無生不生
是得云何有 瞻察於彼此 滅盡得無餘
此心恒清淨 喻隨色摩尼 所變悉從因
無因相何有 過去行行時 彼行何所作
隨彼所行因 等因而感果 一切雖由因
因善惡由心 說求性寂靜 如是有何過
若取和合因 是樂於苦惱 此心不可任

智人應自勸 是故見冤家 想作善知識
因行如是行 當獲得快樂 如是諸有情
由業不自在 自在若成就 誰肯趣於苦
散亂心緣塵 心被刺不覺 食斷食增瞋
於苦而返愛 自若無福行 返受纏縛業
如飧毒藥食 墮於生死崖 自任是煩惱
誠由不自護 欲解脫他人 此事何由得
煩惱迷昏濁 而致於自殺 毒盛無有悲
云何瞋不護 自性既愚迷 於他行嫉亂
生彼瞋無疑 如火而能燒 有情性愚時
所行諸過失 愚迷故若此 如煙熏虛空
若人瞋不護 愚迷無智故 喻持杖勸人
而增彼瞋惱 我於過去生 苦惱諸有情
是故於今身 被苦惱能忍 我身喻於鐵
受彼燒鎚鍛 如彼鐵持身 何得有其苦
我今看此身 如無情形像 雖被諸苦惱
而瞋無所起 愚迷起愛業 不知其苦本
得苦緣自過 云何生瞋惱 喻受地獄苦
飛禽翎羽等 知自業所生 何處有瞋惱
我得如是業 此過知所起 設令入地獄
不由他所作 欲盡我之業 無量無有邊
我業既如是 長時受地獄 我此過如是
彼實我冤家 云何分別知 愚迷瞋造作

若人自護持 對冤刃不恚 是心功德生
地獄云何入 盡我之所行 得因如彼時
不忍瞋不護 破壞於修行 意無相無形
散亂即破壞 由身護持故 身苦當忍受
我於口惡業 衆過而不作 身不被衆苦
云何心有瞋 我於今生中 淨心行利行
於利益既無 何事於食飲 凡所作爲事
要在於利他 彼無利非愛 定獲罪無疑
不如今殞沒 無貪邪壽命 邪命住雖久
死當墮苦趣 譬如在夢中 百年受快樂
如真實得樂 覺已知暫非 喻彼時無常
壽命之延促 覺此二事已 彼何得快樂
久處於歡娛 自謂得多益 如行人被劫
軀形復空手 福利隨過減 罪根還復生
福盡罪不生 爲獲不瞋利 彼何爲活命
一向作不善 如是不思惟 無善不破壞
無得讚於瞋 破壞有情故 如是心利他
彼瞋無由生 爲彼修心人 於忍不住故
見彼煩惱生 是讚忍功德 塔像妙法等
有謗及破壞 佛等無苦惱 我於彼不瞋
於師并眷屬 不作於愛業 今因過去生
見之而自勉 覺心觀有情 恒在衆苦惱
見彼如是已 於苦惱能忍 瞋恚與愚癡

分別過一等 於此毒過答 何得說無過
云何於過去 而作害他業 如是諸業因
問斷此何作 如佛福亦然 我今一心作
與一切有情 慈心不相觀 喻火燒其舍
舍中而火入 舍中若有草 彼火自延蔓
如是還喻心 和合於瞋火 燒彼福功德
剎那無所有 若人殺在手 放之善可稱
地獄苦能免 此善誰不讚 若人在世間
少苦不能忍 地獄苦無量 瞋因何不斷
我以如是苦 歷百千地獄 一一為利他
所作不自為 我無如是等 諸大苦惱事
以離世間故 為利如是行 離苦獲快樂
彼皆讚功德 得彼如是讚 云何而不喜
彼既得如此 無尋之快樂 利他行最上
智者何不勉 如是最上行 得快樂不修
此見若不捨 破壞於正見 若敬愛於他
以德而稱讚 他德既稱讚 乃是自敬愛
當發菩提心 為一切有情 令得諸快樂
云何瞋有情 佛為三界供 欲有情成佛
世利得不實 彼煩惱何作 若人之骨肉
乃及諸眷屬 養育與命等 不喜瞋何生
如彼求菩提 當用菩提心 而不愛有情
福自捨何瞋 若人有所求 出財大捨施

所求既不獲 不如財在舍 清淨功德福
何障而不獲 得已自不受 如任瞋修行
作罪與作福 不同不隨喜 亦復不依作
常日一無得 若愛於冤家 欲求其歡喜
復求諸讚說 此事無因得 雖欲利圓滿
返苦而無樂 菩提心不忍 於利不成就
煩惱之惡鈎 牽人不自在 由如地獄卒
擲人入湯火 我本求利他 何要虛稱讚
無福無壽命 無力無安樂 自利行不圓
智者應須覺 後後而自行 當愛樂圓滿
修行要稱讚 若持刃自殺 如世不實事
無益無利樂 譬如破壞舍 日照內外見
亦由稱讚非 須用心明了 汝思惟於聲
起滅而平等 心如此利他 當行如是行
於他何所受 而行於利益 彼既獲快樂
我利益非虛 彼彼獲利樂 以一切讚我
云何而於我 無別威德樂 彼如是讚我
以愛彼自得 彼無緣若此 如愚如迷者
此讚我雖獲 速破而勿著 憎惡正德者
由此而瞋作 是讚成障礙 我今不發起
護不墮惡趣 為彼行無我 若解諸有情
利養尊卑縛 今有情解脫 彼意云何瞋
若人欲捨苦 求入解脫門 此是佛威德

云何我瞋彼 此瞋我不作 於福障身故
修行平等忍 彼無不獲得 自身諸過失
忍辱故不作 過失不作故 彼福而獲得
若人福無有 安忍而自生 常令安住忍
云何說障礙 世求利益人 不於施作障
障尋出家故 是不得出家 世間諸難得
求者而能與 我唯說善利 於過無所得
以彼善提行 遠離於所寬 如出舍中藏
是故云不難 懺悔於業因 彼初爲先導
是故於忍果 如是而得生 彼無我所心
此心乃佳忍 成就不思議 供養於妙法
此心爲利他 乃至以壽命 或以冤不供
云何別說忍 於彼彼惡心 各各與忍辱
於如是得忍 因供養妙法 佛土衆生土
大牟尼說此 於彼奉事多 能感於富貴
如來及於法 與有情平等 尊重於佛故
尊有情亦然 立意乃如是 於自無所作
以彼大平等 平等於有情 大意於有情
慈心而供養 發心如佛福 如佛福可得
是故佛法行 佛有情平等 佛無所平等
功德海無邊 佛功德精純 無功德能以
雖三界供養 見之而不能 佛法等之師
是最上有情 供養諸有情 當如此作意

於自之眷屬 不能起利行 於他之奉事
不作得何過

破壞身入無間獄 若彼作已我復作
廣大心爲彼一切 如是常行於善事
喻世人爲自在主 由於已事不稱情
云何而爲彼作子 我作非彼奴僕性
喻佛入苦而無苦 如得快樂復歡喜
要歡喜彼一切佛 佛喜爲彼能此作
如身煩惱而曾有 欲一切之悉充足
於有情苦亦復然 我無方便空悲慙
是故此苦我遠離 救一切苦興大悲
先燒惱於忍辱人 彼罪我今而懺悔
我今奉事於如來 同於世間諸僕從
衆人足蹈我頂上 受之歡喜而同佛
世間一切賤能作 以悲慙故無有礙
見此一切無比色 彼如是尊誰不敬
如是爲奉於如來 如是爲自利成就
如是爲除世苦惱 如是我今乃出家
譬如一王人 能調伏大衆 衆非一能調
以長親王故 彼一而非獨 蓋有王之力
制斷不怯劣 亦無有過失 悲慙心住忍
力若地獄卒 將護於有情 如事以惡王
瞋非王所令 如彼地獄苦 煩惱於有情

彼苦而自受 喜非王所與 如得於佛等
善心於有情 此心何不受 將護於有情
後當得成佛 見感尊重稱 此善何不見
無病復端嚴 快樂而長命 富貴作輪王
斯皆從忍得

菩提行經菩提心精進波羅蜜多品第五

智者行忍辱 菩提住精進 懈怠遠離福
如離於風行 精進力何解 彼要分別說
懈怠不精進 如毒宜自觀 貪味於睡眠
謂快樂無事 輪迴苦可嫌 而從懈怠生
煩惱之舍宅 懈怠力牽入 已到無常門
云何今不知 精進為自他 此行汝不見
懈怠復睡眠 此如屠肆牛 若此而不見
一切道皆斷 彼既無所得 云何樂睡眠
若得於威儀 無常而忽至 施為不可及
何以任懈怠 精進而不修 安然若精進
忽然趣熱帶 思惟而苦苦 見彼焰魔門
苦惱復情急 剎那而決下 眷屬不能救
聽聞地獄聲 自念業熱惱 身住不淨處
驚怖不能極 地獄苦極惡 惡業何復作
如魚鼎中活 彼得如是怖 地獄業作已
乃受湯火苦 身糜爛苦惱 如何得清淨
魔王多苦人 捉人送無常 無常苦可畏

此見懈怠果 愚迷者睡眠 此過而不劣
入於大苦河 復不得人身 除樂最上法
無邊樂種子 懈怠并戲笑 苦因汝何樂
見負墮力多 知彼自精進 自他各所行
如自他平等 我何得菩提 而無分別作
以如來真實 實言正解脫 彼蚊蚋蝱蠅
及蟲蝦蟇等 若獲精進力 亦當得菩提
彼我何生人 能知利不利 恒知諸精進
何不得菩提 或捨於手足 於此而生怖
愚迷違師教 此利彼不知 斷壞及燒煮
無邊皆拔出 無數俱脫却 而未得菩提
歷此無數苦 久久證菩提 喻若毒苦傷
毒盡苦皆出 作一切醫人 救療諸病苦
是故苦消除 一切病皆少 是故說救療
甜藥不利病 上醫療大病 甜藥皆不與
前後皆如是 智者咸所行 後後而進修
身肉而捨用 智者觀身肉 喻菜而生有
枯謝棄糞土 是捨不名難 若身所作苦
心謂其虛作 智者心非惡 彼無惡業苦
知法意快樂 具福身快樂 無此虛輪迴
得苦云何悲 求盡過去罪 深利他福海
此力菩提心 二乘等要急 如是利不樂
行行何得苦 菩提心贊與 智者乘得樂

爲成就有情 樂施方便力 身力苦怖作
觀之唯稱讚 斷如是分別 增長於精進
我身而能捨 超過身方便 我消除自他
無數之過失 一一之過失 若劫盡無餘
彼過一一盡 我無有纖毫 無邊苦已脫
我心云何損 我求多功德 爲利於自他
學一一功德 劫盡學無盡 纖毫之功德
我生不曾作 或當得生處 虛度無所有
我樂興大供 供養佛世尊 爲貧不能作
而願不圓滿 不施怖者安 不修毋快樂
如入母胎藏 母唯病苦惱 過去爲離法
我今得果報 所生旣如是 當行何法行
一切善心根 世間之牟尼 彼根恒不退
常得好果報 煩惱苦纏綿 而得種種怖
於他愛障難 生罪而自感 若人於處處
能起於善願 而感彼彼福 獲得供養果
若人於處處 作罪取快樂 而感彼彼報
獲得苦器侵 日藏中清涼 廣博妙香潔
佛音味第一 非修而不得 而彼善逝子
得解善逝法 如蓮出最上 亦如仁覺月
焰魔之獄卒 牽引於罪魂 火坑及洋銅
燒煮悉皆入 焰熾殺器械 斷肉百千斤
墮落熱鐵地 斯由多不善 是故心作善

極微細觀察 依彼金剛幡 修學而作觀
初學觀和合 不觀汝非學 而無最上名
汝要迴心作 生中之所作 增長於罪苦
上事業不修 彼下不求勝 三種事應知
由業煩惱力 將來之惡因 於此云何作
世間之煩惱 拘人不自由 我如人不能
是故我無作 下業之所修 云何令安住
當觀我無我 而此我所作 一滴之甘露
烏食變金翅 我意謂微劣 能脫少苦難
眞作無心難 以不善罪故 無心見發起
廣大勝難及 是故清淨心 頌作此文句
使知彼三界 我遠離戲論 我得勝一切
無人能勝我 我今而自知 是佛師子子
有情離我人 而彼得最上 不降懈怠寬
懈怠寬自降 以惡趣所牽 身善速破壞
由僕從愚惡 寄食而受瘦 彼受於一切
修行住我慢 而此得名聲 下劣云何說
如是若勇猛 自勝彼冤家 勇猛行此修
慢寬而不勝 彼慢心若起 此實我冤家
勝果雖欲生 是果悉皆捨 喻精進師子
煩惱獸中見 煩惱獸千萬 雖衆不能敵
世有大苦惱 人自悉具見 煩惱不降伏
乃得如是苦 我寧使頭落 及剗剔心腸

煩惱諸冤家一切我不降 因修此精進
得彼慢業盡 獲得勝果報 自成嬉戲樂
爲快樂修因 彼却不獲得 所修不決定
亦得不殊勝 輪迴欲不足 喻貪乃刀蜜
福甘露若貪 食之後轉美 是故業寂靜
感妙果隨行 如日溫月寒 晝夜而相逐
精進之有力 能破於懈怠 獲得遠離故
深心而愛樂 煩惱棒堅牢 聞彼念慧劍
喻棒劍相持 同彼女人學 執劍手無力
失之而怖急 念劍失亦然 地獄而在心
世間知善人 不肯飲毒血 心過亦復然
心過而不作 出家精進心 喻執持油鉢
鉢墜必當死 墜之故驚怖 著睡眠懈怠
喻毒地在懷 不去當被傷 去之宜須急
一一之深過 要迴心思惟 此過不可守
云何我復作 和合之業因 斷以正念劍
云何名自位 此念而獲得 正念心不發
纖毫不能滅 來業如往行 一切報皆得
如彼觀羅綿 隨風而來往 精進人亦然
增上如是得

菩提行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菩提行經卷第三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天南無意樂觀音菩薩摩訶薩

菩提心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品第六

佛喜精進增 安住禪定意 然彼散心人
煩惱芽間住 我今知身心 不生於散亂
是故遠世間 亦遠離疑惑 利益行可愛
愛不離世間 智者乃思惟 是故此皆捨
依於奢摩他 尾鉢奢曇等 如是而起行
破壞於煩惱 先求奢摩他 不藉世間行
無常而恒有 於愛何得要 若見於十生
不復起愛著 不樂尾鉢捨 亦不住等持
見已不止足 是患過去渴 如寶而不見
安得盡煩惱 意緣於愛集 被煩惱燒然
思惟彼下墮 短命須臾住 善友不長久
堅固法不成 行與愚迷同 決定墮惡趣
何得同愚迷 以毒分牽故 而於自眷屬
剎那獲怨恨 凡夫性異生 喜怒而無定
多瞋承事難 遠離於善利 下劣心自讚
縛著憎愛罪 彼不捨於瞋 當墮於惡趣
迷愚不攝心 為此無功德 自讚毀謗他
輪迴樂自得 愚迷之所持 住是等不善

不善不和合 彼事皆獲得 一身我所樂
而意無所貪 遠離於愚迷 當得受承事
不爲於讚歎 住於何善事 略如蜂造蜜
寂靜得成就 我行一切處 如未曾有昔
恒得於多人 讚歎而敬愛 若迷於趣處
得意樂快樂 以此於世間 得生死怖畏
是故彼智者 怖畏於生死 知千種苦惱
住之決定受 若於刹那頃 自修於精進
獲得好名稱 亦復多利養 以彼同利人
毀我非功德 若此加毀謗 我謂讚歡喜
雖毀謗不瞋 稱讚亦不喜 謂佛及有情
種種皆如是 稱讚得功德 毀謗招苦報
世間不思惟 是謂愚癡故 自性苦同任
彼生何所樂 愚迷非朋友 此乃如來說
若在於愚迷 自利無不變 若入利他門
如是爲自愛 不毀於有情 不一心承奉
損於利物行 如煩惱壞善 如彼天宮殿
及於樹根舍 隨彼愛樂心 從意得爲上
自性之廣大 斯爲無尋處 彼所未曾見
亦不能觀察 富貴喻坏器 雖成不堅牢
受用然自由 苦惱而速至 如盜他人衣
分之著身上 行住不自在 苦惱當求離
稱量於自身 彼實苦惱法 我此如是身

是身必當壞 觀察於此身 性與身相離
性然無所壞 身當為豺食 一生定一死
有情界如是 彼復見何事 諸大各分去
如人遠路行 欲及於住舍 憂苦彼別無
喻來無障阜 喻輪迴亦然 感受於生住
直至於四人 彼方獲遠離 如是之一身
冤家所不讚 直至如是成 不厭患世間
過去世間時 生死無悔恨 所行行不近
能離世間苦 念佛心口同 無有人嫌毀
是故身意調 寂靜無煩擾 如是我恒行
滅盡諸煩惱 解脫於自心 復解脫一切
得此心平等 於今世後世 斷彼苦惱縛
乃至地獄等 若有男女等 合掌多恭敬
善利非算數 無罪可稱說 有善用自金
遠離棄擲怖 此行若能行 得最上寂靜
彼人有此獲 我自得無異 明了如是行
何不趣寂靜 一心住貪愛 此為下趣牽
業感焰魔網 前見見可怖 彼門是汝冤
煩惱今不同 分明住貪愛 今見何能脫
過各自藏護 一一他眼見 彼今所食噉
妬忌何不護 飛鷲常所食 唯愛此肥肉
復以血莊嚴 此食偏所重 喻見鬼形容
枯瘦及行動 相與既如是 覩之堪可怖

口吻及牙涎 皆從不淨生 不淨非所堪
食飲彼何愛 觀羅綿藏觸 細滑樂嬉戲
臭穢豈不漏 慾者心自迷 此貪謂若蓋
迷者堅樂著 無著即無事 云何而不離
衰老相隨生 肉泥加飾染 不識彼空幻
而復樂歎吻 如袋不淨滿 迷人不思惟
不淨如是多 彼汝何喜行 身肉非淨成
愚智而皆見 自性元無心 云何妄愛肉
若彼無愛心 是得分明見 若能無彼此
自不見歎吻 別有非不淨 而自不希有
如是不自淨 彼汝非希有 愚迷不淨心
體喻於蓮花 慧日照開敷 非淨身何愛
不淨今無常 染愛今不正 欲出正淨身
云何由染愛 云何歎吻他 由貪彼不淨
於彼不淨地 種子生增長 汝受不淨身
此身唯蟲聚 是身既非淨 非淨不可愛
不淨而不一 而汝自不嫌 無別不淨器
此器孰多愛 龍腦香米等 食飲而適悅
入口味最上 是地合清淨 若此甚分明
彼不淨不離 穢惡棄尸林 是身同若此
皮剥肉潰爛 見之得大怖 既能知彼已
復何生愛樂 白檀香復潔 身無如是妙
云何殊勝香 用心而別愛 自性臭若貪

不樂於寂靜 亦於法諸香 一切皆染污
若復駭甲長 牙齒兼垢黑 垢膩之所持
惡性身裸露 狂亂自癡迷 欲用行大地
復持諸器仗 一心待自殺 寒林枯骨形
見乃發惡聲 聚落枯骨動 迷人返愛樂
不淨乃如是 此苦為彼愛 如彼那落中
無苦痛不受 少年貪受樂 不求勝善力
少年如不求 老至欲何作 如彼日將落
為作困不就 復如鹿獸群 至夜空還去
錫杖鉢隨行 在路而困苦 如犢隨母行
無所畏亦余 若自為欲迷 自賣為僕從
彼不得自在 亦復隨業牽 如女產林野
如戰命難保 迷者為欲誑 恃我感奴僕
斷欲者心淨 於苦能審察 見彼欲火燒
復若毒槍刺 迷人求欲境 喜獲妄守護
無利事無邊 清淨皆破壞 世間虛幻財
愚人忙忙貪 輪迴往來苦 解脫於何時
如是貪欲味 欲者受不少 喻牛牽重車
至彼口無草 欲味與無草 見者人難得
見已破知非 剎那覺希有 而身為作此
一切時疲倦 勝定業不修 必當墮地獄
彼百俱胝劫 分受困不覺 彼行大苦苦
不為求菩提 無器仗毒火 無山崖窰等

離欲者若止 說離地獄苦 遠離如是欲
生愛樂分別 愛樂非空處 而諍善林地
善財月光明 白檀涼香潔 廣寶樓閣間
行住甚適悅 善林聲不聞 清淨風長扇
彼處而寂靜 思惟心爽利 若處何可親
空舍巖樹下 捨愛離煩惱 自在護根識
是處主宰無 自在隨行住 歡喜受快樂
何推帝釋天 觀功德智慧 如是等諸法
復正菩提心 消除於疑惑 先當如是觀
重自他不二 我自一切行 苦樂亦平等
手作多種事 守護如一身 世壞不壞法
苦樂等亦尔 如已之別苦 一一皆消盡
如是我受持 爲於有情等 我若愛於他
今得平等樂 彼得快樂已 於自勝何棄
我若不受他 彼得諸苦怖 彼苦怖不脫
於自當何勝 苦害令若得 而由不愛護
未來苦害身 云何而可護 我若任邪見
復起於我慢 如是別得生 如是別得死
作罪不作罪 如彼手與足 手足苦不同
云何同說護 以此知不合 心住於我慢
是合當盡斷 彼自宜隨力 種子集次第
排行若軍伍 若此而無苦 彼不知何得
苦本非主宰 世一切不勝 若住於尸羅

是苦不能立 若住戒清淨 能障一切苦
一切苦無因 諸苦而無有 悲苦云何多
何力而能生 思惟於世間 是故悲苦多
一苦而非多 見有情獲得 悲苦如是生
於自也平等 自苦不消除 欲消除他苦
是故妙人月 說彼有情句 善者如是觀
他苦平等護 設在無間中 如鵝遊蓮池
爲解脫有情 彼若歡喜海 如是恒不足
如彼解脫味 作是利他已 無我無有疑
利他無所求 果報誰云愛 是故我如此
無德而自謂 悲心與護心 爲他如是起
智者細微知 輪羯羅血等 智者得了此
觀察物不實 是身非別作 何以自不知
以自知他身 如是故不難 自知已有過
不知他功德 自性不樂捨 徒觀察他施
此身之和合 因緣如拍手 此是世間緣
有情何不知 云何學無生 如學而自知
自身而非身 以自如他身 如是而利他
作已不疑慮 果熟而自受 當獲彼無生
是故世間學 悲心與護心 此愛心自蔽
深重如煩惱 知有情怖畏 爲師而不學
若能如是學 雖難而不退 沙門見怖畏
彼無得護者 若自及與他 急速而當救

瞋如冤怖多 無愛怖獲少 以最上祕密
自他轉行利 水陸與飛空 今今人住殺
由若於今時 救度於飢渴 若人爲財利
殺父毀三寶 見世惡莊嚴 死得阿鼻財
何有於智者 見愛而供養 見冤不欲覩
供養云何說 斯鬼而自利 捨之而何受
利他而不生 云何捨受用 以自利害他
地獄而別生 自害而利他 諸功德具足
作意善逝見 如是行別處 下劣不自愛
愚癡投惡趣 自利知微細 今當隨奴僕
利他微細知 當爲自在主 世有諸苦者
昔自迷貪愛 世諸快樂者 於他昔利樂
何要多種說 此中間已見 愚迷樂自爲
牟尼利他作 不求佛菩提 輪迴何得樂
自苦欲與他 迴轉無由得 觀察於後世
善利不成就 於奴僕起業 主者而返受
手相之利樂 迷者見而離 而返手相苦
當受惡苦報 若得世間樂 乃至驚怖苦
彼一切自作 云何而此作 不能捨自身
於苦不能離 如不離於火 不能遠燒害
自苦若能除 能消除他苦 以彼自他受
是故而取捨 汝今無別思 利益諸有情
汝決定作意 因業有分別 眼以見爲能

所觀不爲眼 手以執爲用 所持寧爲幸
但爲諸有情 亦不住身見 離見乃善逝
常行如是利 見彼下品人 而起自他見
雖觀彼憎愛 我心不疑惑 作此善無我
獲得無我我 大毀及讚歎 無苦亦無樂
我所作業因 獲彼善安住 謙下世最上
無德乃有德 以彼德不稱 一切德自有
謙下而若此 勝我由斯得 離戒見煩惱
由得無我力 如醫諸病人 隨藥力痊差
我如是救療 自見而云何 然自有功德
彼德我無住 地獄之惡門 於彼愁不生
以有功德故 斯乃爲智者 若自平等觀
利益自增長 自利分尊卑 聞諍而成就
此一切世間 誰得見功德 若此功德名
不聞此人得 罪蓋覆心寶 是不自供養
於自利益分 而惣不獲得 有見而暫喜
久久必不喜 如是一切人 哂笑而毀訾
下劣心我慢 自勝嫌人同 誇智慧顏容
種族財富等 以此爲自德 常欲聞稱讚
聞讚生勝心 歡喜而得樂 以此爲得利
自謂功德力 宿造纖毫因 得此不正業
盡此少報已 永在於輪迴 如是輪迴中
受彼百千苦 過於無邊劫 不知其出離

被苦常大困 罪心而不覺 如是不知覺
久久發善種 後見如來言 真實得功德
汝若見過去 不受彼惡業 菩提正快樂
此樂不得離 是故而取喻 彼輸揭羅等
汝云何更作 我慢及不善 諸行及已身
觀之而不見 獲得如是離 利他汝常行
自樂而苦他 此行乃下劣 汝目之一心
於他作憎愛 中間忽思惟 何時何此作
乃自捨快樂 他苦亦不行 寧自落其頭
更不造別過 乃至於小過 此大牟尼說
以別勝善等 於他暗稱讚 喻僕人事主
當事於有情 彼住於過失 無定無功德
自如不知人 作此功德意 汝若緊要作
自爲及爲他 彼緊要若此 必苦惱自還
此修乃第一 而未得其力 喻新任威儀
以財而驚怖 如此受持身 降心不散亂
汝當如是住 汝此何不作 以是常觀察
妄心令不起 如此調伏我 息一切過失
見我去何處 無明一切壞 同彼過去時
如汝之壞我 自利我今有 此遠離不遠
如人賣於他 苦多不自在 汝有情不與
雖名不散亂 是故如以人 付獄卒不殊
獄中種種事 被害亦長久 此得爲自利

念念彼不生 不作於自愛 而自愛得有
若見自護持 護持不實故 此身乃如如
而作於守護 得上品柔軟 到此亦復然
若此而得到 如地一切受 若不能圓滿
何人求用意 愛心之煩惱 而不能破得
如彼久富貴 不能求一切 若貪於他物
不受於賢名 是故求增勝 身心不放逸
彼愛終滅盡 此動此不覺 諸惡不淨身
此我云何執 我此身云何 雖活而必死
與土而無異 我見何不破 為此不實身
虛受於苦惱 何更於無情 復起於瞋怒
我今徒育養 終爲豺鷲食 至此無愛瞋
彼愛何能立 若彼住瞋怒 當歡喜供養
彼如是不知 何爲作辛苦 我今愛此身
乃爲我所親 一切愛自身 云何我不愛
是故我捨身 爲捨於世間 觀此多過咎
喻如持業器 彼業世間行 我去而隨身
靜念不散亂 當斷於無明 是故破煩惱
我處於禪定 邪道不牽心 自名最上住

菩提行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菩提行經卷第四

書

聖龍樹菩薩集頌

西晉竺法蘭等譯 南齊書 梁武帝敕太子舍人 僧人 慧嚴 等 奉 詔 譯

菩提心般若波羅蜜多品第七

如來智慧仁 爲一切世間 令求遠離苦
是故智慧生 眞如及世間 今說此二法
知佛眞如故 說法而智慧 彼世間凡夫
見二種相應 害及勝害等 乃世相應事
彼二事見已 見之乃爲智 智見世間性
是喻於眞如 此說無去來 智者無不見
色等甚分明 乃世相應事 不淨而爲淨
智者喻有利 爲知世間故 是說世間性
爲見於眞如 見以剎那住 世間行相應
此行無過失 知女人不淨 異世諸害事
謂佛福虛幻 使我云何信 有情若幻境
云何復生滅 彼因集和合 乃得於幻緣
有情種子生 云何有眞實 殺彼虛幻人
無心性等罪 平等心虛幻 罪福得生起
眞言力等持 幻境心無著 以彼種種幻
種種因業生 何有於一人 得於一切力
若住於眞如 或住於淨戒 如是即佛行
誰云菩提行 因緣當斷盡 幻化不可得

因緣若斷盡 無生而自得 若不住疑妄
幻境而不立 幻境若彼無 一切不可得
如是即真如 得現於心體 心如是若分
虛幻何由見 心不自見心 世尊之所說
如劍刃雖利 雖利不自斷 自性由若斯
復喻如燈光 破闇然得名 而不云自照
又若水精珠 體本唯清澈 因青而有青
影現隨衆色 非青而現青 如心而自作
又如彼燈光 智者知此說 智慧此開通
知者何所說 雖開而不開 如人無所觀
石女義不生 與此義不二 亦同無心識
緣念無所得 非念而別生 虛妄念如毒
謂若因若果 爲法而自說 有談眼藥方
見瓶而無藥 若見聞覺知 此有而非有
念斷於苦因 此實念當念 念念而無別
此心當平等 前塵常惑人 了之無所有
如幻而不實 妄心而自見 住塵趣輪迴
喻空無所依 住塵性亦然 亦無有所得
若與不善俱 不善汝所得 若心有取捨
施一切如來 如是用心意 而有何功德
幻境一切知 煩惱去何斷 於彼幻三毒
遠離而不作 知於煩惱心 彼作而未盡
於彼得見時 空有意無力 煩惱性非盡

與空而相雜 至彼無所學 彼後乃付止
彼性而無得 亦復不能見 彼性若無住
云何住此身 若性而無有 身住於無性
是性如去來 隨現而無著 劫樹與摩尼
能如意圓滿 佛變化亦然 當為斯行願
喻法呪林樹 呪成而枯壞 毒等雖久害
彼彼皆消除 菩薩之修行 所作諸事業
菩提行最勝 佛樹能成就 以彼平等行
而住於寂靜 及作不思議 供養得何果
隨彼所行因 而得於彼果 供養等真實
得果而稱實 云何得法空 實得解脫法
不離牟尼道 當得於菩提 汝不求大乘
何法求圓滿 二乘得成就 成就非圓滿
若彼所作因 怖畏於大乘 別怖怖非實
此怖實名怖 此法要當知 大乘之所論
離此為他法 知彼外道論 法乃僧根本
僧知法出離 心若有著處 涅槃不可得
解脫心無著 煩惱得消滅 煩惱業消除
斯由般若力 愛取不相緣 以此無執持
愛業而羸劣 是無有疑愛 受愛得相緣
此受而有得 安住有著心 是得名處處
若心之不空 復得名為著 心性若云空
如識而無得 如應正等覺 所說之妙法

是義乃大乘 大乘行平等 說法之一時
了一切過患 一味之平等 諸佛無不說
迦葉大尊者 如言之不知 彼汝云不覺
不受當何作 解脫力若怖 輪迴得成就
迷彼苦空事 而得於此果 迷空彼若此
不得謬於法 此空審觀察 是故得不疑
離聞知煩惱 因法知於空 欲速一切知
彼言審觀察 若物生於苦 是苦怖得生
彼苦因空作 彼何得生怖 若於彼物怖
斯即名我所 如是我無所 苦怖云何得
牙齒髮爪甲 骨肉并血髓 鼻涕唾膿涎
脂肪及腸胃 便痢汗熱風 九漏并六識
如是諸法等 一切皆無我 說彼智與聲
聲恒受一切 若說聲智離 彼離云何知
若智之不知 彼智難知故 彼智既決定
乃近於智智 此智非聲受 彼聲何以聞
彼聲近於心 彼知色如是 若受於色聲
而色復何受 如彼一父子 思惟無真實
有情塵所翳 無父亦無子 知聲色如是
亦無於自性 彼色如是知 喻樂暫和合
彼自性如是 彼一而言有 餘色成不實
此說色下品 彼一切智心 煩惱悉清淨
思惟一覺心 彼等彼若無 受苦虛不實

云何住於見 無我而無心 此心喻盡像
是心智相應 清淨愚癡破 如是之自心
彼作云何作 彼愚癡無行 此我而虛作
有行自出離 而無惡業果 破壞業若爲
善果云何得 此二之行果 手相破成就
彼說知不虛 彼自而無事 因果定相應
惡見要不生 此行而實住 作受今當說
過去未來心 彼我無有生 此心生我破
我無復生起 如芭蕉作柱 無所能勝任
我心生亦然 是得善觀察 有情若不有
此行云何爲 彼行今若爲 而爲有癡事
有情何實無 癡喻其受事 若滅於苦惱
當斷於癡事 我慢爲苦因 癡是得增長
彼事心不迴 觀空爲最上 無足無脛膝
無臂復無腿 無臂亦無肩 無臍無胃背
無肋兼無脇 無手亦無鼻 無項復無頭
骨鎖等皆尔 觀此一切身 不行於一處
彼行於處處 何處自安住 以彼身手等
一切處皆住 彼一身如是 乃至於手等
無內無外身 何獨身手等 手等無分別
云何彼復有 彼既無癡身 寧云意手等
任已近殊勝 觀者知人喻 若彼因和合
本人此可同 若了如是相 彼身同此見

如是捨足指 手指亦皆捨 彼初觀節合
後見節自離 此身破已竟 彼住分別見
分別見此身 得喻如虛空 如是之夢色
智者何所樂 設施若無身 何有男女等
若喜真得苦 此者何不解 觀察此云何
愛樂深煩惱 樂者之不實 如彼無執受
汝苦復云何 如彼自無得 彼有苦微細
既微而不說 以彼微細故 不說令他喜
因瞋而苦生 既生而有戚 若於定有見
於生自不受 如是而既知 如是觀因果
禪愛或相應 得生彼疑地 善根之所利
皆爲於何人 彼此何和合 和合而何得
人喻於虛空 雖合而無入 無入而非合
是無分別行 不求和合名 若見而無見
和合彼不求 云何名得生 有物非和合
如導而先知 而彼識無相 不住於和合
彼觸法如是 何受而得生 我今何所爲
而得於苦害 苦不得所受 苦害而不覺
此位彼得見 何愛不遠離 今見此夢觸
自心之幻化 既見彼觸性 彼受汝亦得
先世與後世 念念而無受 若此觀自身
受亦無所得 所受既不實 彼即知無有
若此無自身 云何如是害 色性之自住

無緣無中間 無內無外心 別處亦不得
身若無異起 無合無分別 有情之自性
寂靜彼無所 智者若先知 云何而有著
智者司智故 彼生何得著 是智是後得
是智云何得 如是一切法 雖生而無得
如是法若無 是法云何二 彼餘法若無
有情皆寂靜 彼他心有疑 於自即無有
彼定彼後有 此法無彼此 思惟於自心
是二手相住 如得於正住 一切智者說
若有諸智者 獲得於智智 智者得是智
彼即是無住 智者得是智 有得而無住
無住即無生 彼說於涅槃 若彼之二法
如是極難住 若法由於智 智者何因有
是智由於知 知者無所得 二法手相由
是有情無性 無父定無子 欲子生何得
有父而有子 彼二法亦不 芽從種子生
種子得何水 知從智所生 彼實何不行
芽從智種生 知從智芽有 若彼知不知
何得有智智 一切人因緣 彼前皆已說
因果所生起 等喻如蓮花 因果何由作
皆從於過去 此果云何得 由過去業力
世間因自在 自在彼何說 如是得後有
彼彼名阿維 是事唯不定 非心非賢聖

過惡無善報 彼何得自在 不見如虛空
不見自過去 自在不思議 此理不應說
彼主何最上 彼亦自無定 善惡合自性
智者知無邊 因業有苦樂 彼說何等作
先因若不有 果報誰云得 云何不作恒
彼無於別見 彼作既無別 何得見彼彼
若見和合因 無復云自在 此和合無主
彼法乃無三 彼愛不自愛 此愛而無作
所得而由他 何云自在作 彼不作過去
謂若恒不滅 愛此最上數 謂世間恒常
有情塵間救 任此惡功德 謂此說最上
此說世間惡 一二之自性 不合而無有
是德無所有 彼各各三種 功德雖無著
此聲有還遠 如衣等無心 由此生快樂
色性之亦然 觀之性無有 彼等快樂因
有無若衣等 此衣等快樂 此乃性快樂
彼等之快樂 不能得久遠 彼得是微細
云何彼微細 快樂如是實 思惟何不愛
離塵離得微細 微細不久遠 一切物亦然
久遠何不得 快樂得不離 快樂不常定
彼得無欲住 此說不真實 彼三善德生
彼得無欲住 爲食不淨食 而有於因果
愛無價之衣 買胡羅種子 不愛世間癡

彼位真如智 彼智世間有 云何而不見
同彼世間量 若此分明見 世量而非量
彼無妄言說 是故觀真如 彼空而不生
知性之不觸 是性而無執 彼性實非實
是故非實性 是故彼夢覺 此疑彼無有
彼性若見有 乃不實生著 是故知彼性
無因即無所 一切皆無主 因緣中安住
由彼無別異 不住復不去 於實彼若迷
返爲世間勝 爲從因所生 爲從幻化作
何來彼何去 了知而若此 若此而了知
乃見彼無性 云何知假實 同於影像等
性若去自有 是因何所立 彼若是不有
彼因故不用 有無之性相 因俱胎百千
彼位去何性 何得於別性 彼性無性時
是性何時得 無性即無生 當依彼性行
性無過去性 而由性不生 無有性無性
喻幻化和合 一切有無性 有如是不滅
此一切世間 是故不生滅 知行空不實
喻慧喻世蒸 分別滅不滅 一切不可得
性空乃如是 何得而何受 不實恒若斯
彼彼云何得 何苦何快樂 何愛何不愛
彼愛何所愛 要當知自性 世間亦可知
何名爲無上 何人何所親 何主而何得

一切喻虛空 彼此受皆失 歡喜瞋相對
因喜或闢諍 瞋惱諸邪行 一切令破壞
罪惡自愛樂 是得惡趣名 死即墮惡趣
得苦而無悔 或往來天中 生生而得樂
捨於多罪崖 謂真實如是 如是真無性
復不相憎愛 說彼將來惡 溺無邊苦海
色力并壽命 彼得而唯少 雖獲於快樂
而由飢困者 眠睡災昏迷 如虛幻和合
當盡彼虛幻 若此而難得 彼學何所作
何行何斷除 彼彼諸魔事 斯爲大罪崖
於彼多正道 難勝而不行 復於剎那中
難得生覺悟 過去未來苦 難竭煩惱海
而於此苦海 我恨苦求離 如是此安任
若自不樂住 如須臾須臾 入火而澡浴
見如是自利 而受於此苦 無老死自在
彼行因如是 從彼惡法來 感惡而前死
苦火熱如是 我何時得息 自作於快樂
福雲生繚繞 以我何見知 而說知慧空
稽首具足知 稽首福德重
菩提行經菩提心迴向品第八
菩提行若此 思惟於行福 菩提行莊嚴
一切人皆得 乃至一切處 身心苦惱者
彼得此妙福 歡喜快樂海 若有不自在

而處輪迴者 使得世間樂 及得菩提樂
若有世界中 乃至於地獄 而令彼等人
悉受極快樂 寒苦得溫暖 熱苦得清涼
菩薩大雲覆 復浴法水海 鐵樹鐵山峯
劍林光閃爍 一切成劫樹 罪人喜安樂
喻迦那摩迦羅拏 此爲鴛鴦鵝鴈聲適悅
池沼清淨無濁穢 微妙諸香生喜樂
地獄爐炭聚 而得摩尼聚 熱地水精嚴
復寶山和合 以如是供養 善逝宮皆滿
炭火熱劍雨 今後灑花雨 彼劍牙相殺
今後花牙散 爛搗諸身肉 喻若那花色
肉骨與火同 棄墮奈河水 以我善力故
令得天宮殿 彼光如千日 彼滿那枳你
焰魔之獄卒 見者不驚怖 烏鷄等飛類
悉離惡食苦 受彼普快樂 此得何善生
福喻於虛空 觀此上下等 如見金剛手
速滅除災患 降彼花香雨 破滅地獄火
云何名快樂 云何名歡喜 處彼地獄者
得見觀自在 同一切威德 俱胝毘童子
大悲菩提心 救度於一切 以彼天供養
天冠及天花 乃至悲心花 適悅寶樓閣
天女之言說 百千種歌詠 讚大聖文殊
及普賢菩薩 以此善功德 同於地獄者

大聖觀自在 觀察地獄苦 無量苦可怖
手出甘露乳 濟彼諸餓鬼 與食與洗浴
令飽滿清涼 離苦得快樂 如彼北洲人
色力并壽命 聾者得聞聲 盲者得見色
妊娠及產生 喻摩耶無苦 雖衣雖飲食
莊嚴而清淨 一切隨求意 得利復得益
怖者不受怖 不樂而得樂 煩惱得無惱
見者皆歡喜 病者獲安樂 解脫一切縛
無力而得力 愛心互相施 安樂於十方
行道一切至 惡事皆滅盡 當成就好事
乘船商賈人 得滿所求意 安樂到彼岸
親等同嬉戲 飢饉時路行 得伴無所畏
不怖賊與虎 復不怖迷醉 曠野無病難
毫幼無主宰 賢聖悉加護 諸煩惱解脫
悲愍信智慧 具足相修行 恒得宿命通
而得無盡藏 乃至虛空藏 無緣無方便
無少才不喜 有情之名聞 當得大名稱
出家若醜陋 當得具色相 若彼有三界
使彼得丈夫 亦離高下品 當破我慢意
今我一切福 利諸有情等 常離一切罪
恒作善利事 菩提心所行 菩提行不退
遠離我慢業 當得佛受記 一切有情等
得無量壽命 壽命得恒長 破壞無常聲

劫樹北適悅 一切方皆得 妙法而適意
同佛佛圓滿 彼諸高下石 如掌而平坦
柔軟瑠璃色 一切地皆得 諸大菩薩衆
普徧諸國土 以自住光明 莊嚴於大地
諸樹及飛禽 光明於虛空 說法聲不住
諸有情常聞 佛及佛子等 彼彼恒得見
無邊供養雲 供養於世尊 天雨依時節
穀麥咸豐實 世間得具足 王法得依行
藥力倍增盛 明力皆成就 羅刹拏吉你
斯等皆悲愍 無有苦有情 無罪復無病
不輕慢下劣 煩惱無所得 讀誦而自在
隨意而行住 衆集乃恒常 成就於僧事
苾芻住淨戒 復得一切解 觀察於心業
捨離諸煩惱 苾芻所得利 當遠離鬭諍
諸出家亦然 不得破禁戒 得戒而守護
恒樂盡諸罪 若彼不破戒 得益往天趣
若彼持鉢者 爲得於善利 得清淨種子
名聞滿諸方 永不受罪苦 恒行無苦處
無邊諸有情 供養一切佛 當受一天身
彼成佛世間 不思議有情 樂佛而得樂
願爲於世間 菩薩得成就 彼尊若思惟
彼有情令得 辟支佛安樂 及得聲聞樂
天人阿修羅 意重而恒護 若彼宿命通

出家此恒得 若彼歡喜地 文殊師利住
我若以彼位 隨力而能與 若知和合住
得生於一切 若有欲見者 及有欲聞者
如是彼得見 文殊師利尊 如日照十方
爲一切有情 彼文殊修行 我得如是行
彼或住虛空 或住於世間 今我住亦然
得壞世間苦 世間若有苦 彼一切我得
世間一切善 菩薩之樂得 一藥救世間
一切皆富樂 一切同利養 佛教而久住
以善意清淨 歸命於文殊 我說善知識
清淨此增長

菩提行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書

西天中印度意爛鞞羅國密林王嚴明教大師賜名門目意云華嚴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補怛落迦山聖觀自在菩薩宮其山峯峙衆寶所成無垢清淨間浮檀金摩尼寶王種種珍寶妙色光明常普照曜復有如意天劫波樹恒時流出阿僧祇數蘇羅鼻弁香旃檀沈水俱蘇摩花柔軟適意妙色芬芳處處嚴飾

復有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往詣佛所頭面作禮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一心合掌寂然聽法

今時世尊告梵王言如來說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圓滿清淨梵行之相隨且說法利益衆生是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若有聞者百千萬億無數劫中不墮惡趣彼人若有五無間業盡得消除世世生生得宿命智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祕密明日

舍合二曩沒哩合二訖合二義合二薩哩縛合二薩

怛縛合二沒哩合二諦迦囉合二必哩合二諦迦

囉合二薩哩縛合二薩怛冒合二波吟尾野

沙駄囉合二伊剌迦嚕合二摩俱波合二薩

怛縛合二娑囉合二訖哩合二哆奔扼野

室左合二野合二塢哆鉢合二尾哩野合二

僧娑囉合二諦訖蘭合二哆合二薩達哩

麼合二窈嚕囉合二惹野合二鼻瑟訖合二哆

哩合二俱致訖哩合二哆惹拏合二惹野

挽觀合二引曩野滿合二娑沒哩合二

諦滿合二摩賀合二尾迦囉合二摩滿

哆合二虞拏挽觀合二昧怛哩合二滿合二哆

瑟合二肩合二司合二哆滿合二羅滿合二娑

識野合二滿合二阿哩他合二滿合二哆合二

阿哩他合二喃合二尾孕合二囉合二商

娑野合二喃合二親合二去合二囉合二達哩

麼合二被合二鉢囉合二縛合二訖合二哆合二囉

路合二迦喃合二設合二娑合二囉合二

波哩布囉拏合二曼拏羅目佉合二薩

哩縛合二囉怛曩合二佉合二你檐摩

聖觀世音菩薩八名經

卷第

三

引鉢哆二十六你野二虞二曾二馱波哩

曼拏羅二十馱二恒陵二扇摩賀引布

嚕沙洛訖叉二拏馱羅二十阿世恒

野二努尾焰二惹曩引楞訖哩二

哆識引恒羅二十九蘇縛羅拏二蘇

訖叉摩三蹉尾三鉢蘭二輸羅縛

那引恒沒哩諦二曩縛曩引識

計引娑羅引嚕拏惹吃馱羅二

惹吃迦羅引布引波虞唎沒哩地

你三阿弥哆引婆三十惹敢二母曩

那引建引左曩縛娑引娑三十鉢羅

二目訖哆二羅濕頤二入縛二鉢哆

尾野二摩鉢羅二娑三十建左曩引

捺哩二鉢羅二體哆野舍娑三十尾

布羅諦引惹三十鳩那喻引祢詣二

羅拏二祢曩迦嚕引瑟拏二沙三十

鉢羅二入縛二鉢哆摩拏四十野詣

引波尾哆引哩馱二迦引野一部頤

鉢羅二尾左野四十捺舍波引羅頤

哆引左羅拏四十阿欠扼哆尸羅四十

阿砌捺羅二尸羅四十僧賀尾訖蘭

二合觀引羅瑟迦四十六俱引摩羅羅

鉢哆識引恒羅二沒哩二鼻孕二

捺囉二訖又二合捉二訖誡諦二訖早二訖訖二訖利二合

拏二訖挽哩二訖多二合曩二訖鼻二訖阿哩二訖馱二訖

贊拏囉二訖楞二訖訖哩二訖多二訖諦羅迦二訖

尾悉諦二訖囉拏二訖羅羅二訖吒二訖鉢二訖

囉二訖楞二訖縛二訖護二訖你囉二訖鑒二訖多囉二訖

部嚕二訖塢二訖覩二訖誡曩二訖舍二訖迦羅二訖娑

訖哩二訖諦二訖誡哩二訖縛二訖祢哩二訖伽二訖

虞隸波哩二訖縛二訖捉二訖麼哩二訖努二訖多二訖

摩囉二訖曩二訖佉二訖惹羅二訖縛二訖曩馱二訖賀二訖娑

多二訖作二訖訖囉二訖楞二訖訖哩二訖多二訖波二訖捉二訖

多二訖羅二訖娑囉二訖恒二訖迦二訖摩羅二訖你二訖娑二訖舍

羅二訖訖二訖又二訖咄二訖波二訖唧二訖多二訖誡二訖恒二訖囉二訖

沒囉二訖憾二訖摩二訖儼二訖鼻囉二訖濕二訖縛二訖囉二訖賀

哩二訖那二訖焰二訖誡二訖摩二訖必二訖哩二訖麼二訖捉二訖喻二訖捺

哩二訖舍二訖你二訖野二訖囉二訖麼二訖捉二訖野二訖迦二訖摩

羅二訖娑二訖迦二訖摩二訖路二訖訥二訖娑二訖縛二訖迦二訖

摩羅二訖三二訖娑二訖縛二訖迦二訖摩羅二訖薩二訖曩二訖

迦摩羅二訖賀二訖娑二訖多二訖迦二訖曼二訖拏二訖路二訖尾二訖野

誡二訖囉二訖賀二訖娑二訖多二訖訖二訖哩二訖瑟二訖拏二訖

引二訖曩二訖馱二訖囉二訖難二訖拏二訖馱二訖囉二訖阿二訖訖二訖又

二訖馱二訖囉二訖布二訖多二訖鉢二訖尾二訖恒二訖囉二訖布二訖哩二訖縛

二訖鼻二訖娑二訖史二訖阿二訖蜜二訖哩二訖多二訖縛二訖哩二訖沙

但你野合二他引四婆縛曩半言訖

哩合二哆訖哩合二怛野合二訖哩合二哆迦

囉合二捉野二賀哩合二哆婆引囉三阿努

鉢羅合二鉢多合二娑縛合二迦引囉他合四

波哩訖又合二拏娑縛三喻惹曩五

娑彌野合二誡引惹拏合二曩六蘇尾

目訖哆合二唧哆七蘇尾目訖哆合二鉢

囉合二惹拏八阿惹你引喻摩賀曩

引誡九薩哩縛合二唧引覩引縛勢波

囉摩波引囉彌哆鉢囉合二鉢多合二

波哩布囉拏合二惹拏合二曩三婆引

囉一鳩諦囉拏合二娑縛建引哆引

囉二波囉四哆野怛曩合二迦嚕拏

引滿馱賀哩合二那野合二鉢囉合二惹

波囉摩縛怛娑合二羅合二蘇佉鉢囉

合二那合二娑你合二賀鉢囉合二悉哩合二

哆合二阿難哆薩怛夢合二哆引囉

拏怛俱合二舍羅合二蘇誡哆引惹敢合二

摩合二怛哩合二部縛乃迦滿引馱縛合二

尾誡哆囉引誡二十尾誡哆祢吠合二

灑二十尾誡哆謨引賀合二怛哩合二摩

羅鉢囉合二四拏合二怛嚩合二尾你野合二

波引囉誡合二沙吒鼻惹拏合二鉢囉合二

鉢囉

二合

祢引舍

一百六

蘇縛羅拏

二合

囉

喻波弼縛娑他

二合

曳

一百七

蘇哩

野二合

娑賀娑囉

二合

諦哩迦嚕唧囉含哩

囉

一百八

沒囉

二合

憾摩

二合

捺囉

二合

麼娑訖哩

二合

哆八

今時佛告梵王及帝釋言若有受持
讀誦此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祕
密明者當知是人世世生生恒得親
見聖觀自在若恒受持得大富貴獲
得聰明獲得勇猛獲得端嚴獲得妙
聲獲得辯才獲得恒知一切法義入
曼拏羅凡有所祈一切具言悉地成
就早晨課念永無病苦疥癩氣疾臨
命終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今時世尊告梵王言若人受持六十
二億恒河沙數諸佛名号復能盡形
四事供養是人所獲果報多不梵王
自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若人受持聖觀自在菩薩一百
八名乃至須臾礼拜供養二人果報
正等無異梵王當知受持讀誦聖觀
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獲得如是無量
無邊福報之利何況盡形受持讀誦

所獲功德世世生生不可窮盡

今時世尊說是語已大梵天王及天帝釋天龍八部一切大衆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聖觀自在菩薩一百八名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壁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拍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軋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繫形類敦鑒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活汙物
表柔伏貪恨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法師唐天竺沙門懷素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鷲峯山

中與大比丘衆八千人俱菩薩一萬
六千及一生獲得無上正等正覺種
種佛刹皆來集會

爾時尊者大迦葉波在大衆中安詳
而坐

爾時世尊告迦葉言有四種法破壞
菩薩智慧迦葉白言四種法者其義
云何四種法者一者於佛教法而生
輕慢二者於法師起憎嫉法師三者
隱藏正法令不見聞四者他欲樂法
數數障礙瞋恚斷善覆蓋不說誑賺
他人唯自求利迦葉如是四種是名
壞滅菩薩智慧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若人慢佛法 憎嫉法師處 樂法作隱藏
求法而障礙 瞋恚斷善根 覆法不為說
愛樂誑賺他 恒行自求利 我說此四法
斷滅菩薩慧 四法如是故 汝等應當知
佛告迦葉波有四最上法觀增長善
薩大智迦葉白言是義云何此四法
者一者於佛教法深生尊重二者於
法師起勿生輕慢三者如聞得法為
他解說起正直心不求一切利養四
者稱讚多聞增長智慧一向正心如

聞受持行真實行而不妄語迦葉此
四種法增長菩薩大智慧故我今於
此重說頌曰

尊重於佛法 及彼法師處 如聞為他說
不求於利養 亦不要稱揚 一向而求聞
多聞生智慧 如聞受持法 持已依法行
稱法真實故 是彼法師行 口意無虛妄
四法可為師 得佛大智慧

佛告大迦葉有四法具足迷障菩薩
善提心迦葉白言云何四法迷障菩
提心此四法者一者所有阿闍梨師
及諸善友行德尊重反生毀謗二者
他善增盛於彼破滅三者若諸衆生
行大乘行而不稱讚妄言謗毀四者
棄背正心邪妄分別如是迦葉此四
種法迷障菩薩善提心我今於此重
說頌曰

開梨師善友 行德俱尊重 不行恭敬心
 反生於輕毀 他善增熾盛 破壞滅除他
 菩提大行人 謗毀行輕慢 棄背正真心
 邪妄而分別 如斯四惑行 迷障佛菩提
 是故此四法 遠離無上覺 無此四過者
 最上得菩提

佛告迦葉波有四法具足令諸菩薩
一切生處出生菩提心直至菩提而
坐道場而無障礙迦葉白言云何四
法一者不為身命而行邪見妄言綺
語二者去除一切衆生虛妄分別三
者為其佛使發起一切菩提種相如
實名稱流徧四方四者所有一切衆
生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各說今得迦葉如是四法具足菩薩
一切生處出生菩提心中間無迷直
至菩提坐道場座我今於此重說頌
曰

不為自身命 邪說及妄語 心恒愍衆生
除妄及懈怠 能作如來使 及為衆生師
顯發行菩提 名聞徧四方 教化諸衆生
令成無上覺 安住此法中 菩提心不退
佛告迦葉波有四法具足令諸菩薩
已生未生善法皆令滅盡永不增長
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世間所有
深著我見二者觀察種族住著利養
行呪力事三者瞋恨菩薩徧讚佛教
不普稱讚四者未聞難見經法聞之
疑謗如是迦葉具此四法令諸菩薩

已生未生善法皆悉滅盡永不增長
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由此著我見 皆令善法盡 觀察於種族
呪術求利養 毀於菩薩教 而不普稱讚
未聞甚深經 聞之生疑謗 具行此四法
不久善法盡 是故諸菩薩 行此四法者
遠離佛菩提 譬如天與地

佛告迦葉波有四法具足令諸菩薩
善法不減得法增勝迦葉白言云何
四法一者願聞其善不願聞惡求行
六波羅蜜及菩薩藏二者除去我見
心行平等令一切衆生得法利歡喜
三者遠離邪命得聖族歡喜不說他
人實不實罪亦不見他過犯四者若
此深法自智不見而不謗毀彼佛如
來如是而見如是而知我不能知佛
智無邊種種無礙如來為諸衆生演
說此法如是迦葉具此四法令諸菩
薩善法不盡得法增勝我今於此重
說頌曰

常願聞其善 非願聞諸惡 恒行六波羅
而求菩薩藏 斷除於我見 而行平等心
普令諸衆生 得彼法利喜 活住清淨命

復值聖種族 他罪實不實 終不而言說
設觀諸過犯 如同不見聞 此法甚深奧
少智不能知 唯佛自明了 而不生疑謗
佛智廣無邊 如來為衆說 行此四法者
勝智法無盡 安住此法中 菩提不難得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生不正心離
菩薩行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疑
惑佛法心不愛樂二者我見貢高瞋
恚有情三者他得利養貪愛憎嫉四
者於佛菩薩不生信敬亦不稱讚而
復毀謗迦葉如是四法生不正心離
菩薩行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疑惑諸佛法 作意不愛樂 貢高我見增
瞋恚衆生故 他所得利養 貪愛起憎嫉
於佛菩薩衆 心不生信受 此四不正心
遠離菩薩行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令諸菩薩得
柔軟相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
得阿鉢羅諦得已發露終不覆藏遠
離過失二者彼須真實所言誠諦寧
可盡於王位破壞富貴散滅財利捨
於身命終不妄語所言真實亦不令
他言說虛妄三者不發惡言毀謗毀

無一切衆生乃至善與不善聞諍相
打禁繫枷鎖如是之過亦不言說恐
自成罪得業果報四者依彼信行深
信一切諸佛法教心意清淨迦葉如
是四法令諸菩薩得柔軟相我今於
此重說頌曰

所獲阿鉢羅 恐成於過罪 不敢自覆藏
洗心而發露 用意要真實 所言須誠諦
寧盡國王位 捨命破資財 不發妄語言
棄背真實行 亦不教他人 令作虛妄事
又不行毀謗 莫無一切衆 善與不善者
乃至闍諍等 終不說視他 恐招自業果
心住清淨行 信樂佛菩提 此四佛宣揚
衆生宜親近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令諸菩薩心
意剛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
聞最上勝法心不樂行二者於法非
法雖知淨染淨法不行而行非法三
者不親近阿闍梨及師法等信受妄
語不知食喫四者見諸菩薩具其勝
德都無恭敬我見輕慢迦葉如是四
法令諸菩薩心意剛強我今於此重
說頌曰

聞彼最上法 心意不樂行 淨法而不修
非法生愛樂 棄背阿闍梨 不敬於師法
受食處不知 信行於妄語 菩薩有勝德
不生於尊重 下劣我見增 剛強心輕慢
此四佛自宣 我常亦遠離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令於菩薩知
見明了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聞
善樂行聞惡樂止知法真實棄背邪
偽受行正道二者遠離毀謗純善相
應美言流布衆所愛敬三者親近師
教知彼食處調伏諸根戒定不聞四
者自得菩提不捨衆生行實慈愍令
彼愛樂廣大真德迦葉如是四法令
於菩薩知見明了我今於此重說頌
曰

聞善樂欲行聞惡心欲止 棄背邪偽因
受行八正道毀謗恒遠離 善業得相應
流布善言音 令衆生愛重 親近於師教
知彼食來處 制伏取境根 安住於戒定
雖得佛菩提 不捨有情界 行彼真實慈
令求無上德 此四佛所宣 速得善逝果
佛告迦葉波菩薩有四種違犯迦葉
白言云何四種一者衆生信根未熟

而往化他菩薩違犯二者下劣邪見
衆生廣說佛法菩薩違犯三者為小
乘衆生說大乘法菩薩違犯四者輕
慢正行持戒衆生攝受犯戒邪行衆
生迦葉如是四種菩薩違犯我今於
此重說頌曰

衆生信未熟而往化於彼下劣邪有情
為彼廣說法於彼聲聞處分別大乘法
輕慢正行人攝受破戒者知此四違犯
菩薩須速離依此四法行菩提不成就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成菩薩道迦
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於一切衆生
心行平等二者於一切衆生用佛智
教化三者於一切衆生演說妙法四
者於一切衆生行正方便迦葉如是
四法成菩薩道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於彼群生類恒行平等心教導諸有憶
令入如來智常演微妙法救度一切人
安住真實中是名正方便此四平等法
佛自恒宣說依教彼恒行成就菩薩道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怨而
不可行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樂
修小乘自利之行二者行辟支佛乘

淺近理法三者隨順世間呪術伎藝
四者用世智聰辯集彼世間虛妄無
利之法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寬不
可同行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若行聲聞乘 出家自利行 及彼辟支迦
證悟淺理行 耽著世間藝 伎術禁呪等
復用世智辯 虛集無利法 誑賺於衆生
不到真實際 此四菩薩行 善根皆滅盡
冤家不同行 佛言宜遠離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善友
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有求菩
提道者為菩薩善友二者作大法師
為菩薩善友三者以聞思修慧出生
一切善根者為菩薩善友四者於佛
世尊求一切佛法者為菩薩善友迦
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善友我今於此
重說頌曰

求成菩提者 佛子親善友 作大說法師
顯發聞思慧 教化諸衆生 出生五善根
恒為善逝子 當獲正覺道 佛說此四法
不迷於正行 今得大菩提 是名真善友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影像
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為利養不

為法二者為要。得讚不為戒德。三者自利求安。不利苦惱。眾生四者。於實德能不生分別。樂欲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影像。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廣求於利養。不為聽受法。愛樂人讚揚。棄捨於德業。一向求自安。不愍眾生苦。於彼實德能。無樂無分別。如是四種法。佛說為影像。汝諸菩薩眾。各各宜遠離。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實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入空解脫。門信業報無性。二者入無我無願。門雖得涅槃。恒起大悲。樂度眾生。三者於大輪迴。巧施方便。四者於諸有情。雖行給施。不求果報。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實德。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入彼空解脫。信觀業無性。無我無願。門安住慈愍行。雖證涅槃空。樂度眾生。故於彼輪迴中。巧設諸方便。廣濟於群生。不希於福報。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為菩薩大藏。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於諸佛所。恭敬供養。二者恒行六度。大波羅蜜。多三者尊重法師。心不退動。四者樂

居林野心無雜亂迦葉如是四法為
菩薩大哉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於彼諸佛所供養一切佛 大乘六度中
所行波羅塞尊重說法師 承事心無退
常居林野中清淨無雜亂 此四善逝說
佛子大法藏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遠離菩薩魔
道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行諸
行不離菩提心二者於一切衆生心
無惱害三者於一切法明了通達四
者於一切衆生不生輕慢迦葉如是
四法遠離菩薩魔道我今於此重說
頌曰

所行衆善行不離菩提心 於彼諸群生
恒時無惱害 諸法善通達 於生絕輕慢
此四善逝說 遠離諸魔道 是人依此行
得彼真空際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集菩薩一切
善根迦葉白言四法云何一者樂住
林間寂靜宴默二者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攝諸衆生三者樂求妙法棄捨
身命四者聞義不足集諸善根勤行
精進迦葉如是四法能集菩薩一切

善根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樂住閑寂處 宴默離喧煩 四攝御衆生
令登於覺路 勤求於妙法 棄捨於身命
精進集善根 聞法心無足 佛說此四行
出生無邊善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生菩薩無量
福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恒行
法施心無憒惜二者起大悲心救護
破戒衆生三者化諸有情發菩提心
四者於下劣惡人忍辱救護迦葉如
是四法出生菩薩無量福德我今於
此重說頌曰

廣說諸妙法 清淨心無憒 毀禁諸有情
救護垂慈愍 令彼衆生類 發於淨覺心
種種劣惡人 救護行忍辱 菩薩及諸佛
同行此四行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能破菩薩意
地無明煩惱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
者所行戒行具足無犯二者受持妙
法身心無倦三者隨其意解傳施法
燈四者禮敬投誠稱揚佛德迦葉如
是四法能破菩薩意地無明煩惱我
今於此重說頌曰

堅持具足戒 意地無缺犯 妙法恒受持
晝夜心無倦 所解諸佛教 隨意施法燈
稱讚一切佛 投誠恭敬禮 智者行此四
能斷無明地 一切諸佛子 依此得菩提
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生菩薩無導
智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所有法
施二者受持妙法三者不害他人四
者亦不輕慢迦葉如是四法生菩薩
無礙智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所行妙法施 令彼得受持 不嫌衆生學
尊重於持戒 四法除宿罪 獲成最上覺
依此得菩提 出生無礙智
復別十二行 智者得菩提 成就甘露味
所有諸衆生 而具深法眼 解說讀誦持
佛說於彼人 獲福無有量 所有恒河沙
俱胝佛刹土 滿中盛七寶 供養一切佛
彼福亦無量 若人念此法 四句伽他經
福德勝於彼
復次迦葉波 若持此四句 未名菩薩者
得名為菩薩 說此四法中 具足十善行
依法平等心 是故名菩薩

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二 壁

夏詳註疏鈔卷第二

施教

年

詔譯

佛告迦葉波若諸菩薩具足三十二法名為菩薩迦葉白言云何三十二法所為利益一切衆生一切智智種子不量貴賤今得智慧為一切衆生低心離我真寶愍念其意不退善友惡友心行平等雖到涅槃思念愛語先意問評愍見重擔於諸衆生恒起悲心常求妙法心無疲厭聞法無足常省已過不說他犯具諸威儀恒發大心修諸勝業不求果報所生戒德戒諸輪迴令諸有情道心增進一切善根皆悉集行雖行忍辱精進如入無色禪定智慧方便善解愍持恒以四攝巧便受行持戒犯戒慈心不二常處山林樂聞深法世間所有種種厭離愛樂出世無為果德遠離小乘正行大行棄捨惡友親近善友於四無量及五神通皆悉通達已淨無知不著邪正如實依師發菩提心純一無雜迦葉如是具足三十二法是則

名為菩薩我今於此重說頌曰

利益諸衆生	欲行清淨行	今生一切智
不擇於貴賤	同入如來慧	真實愍衆生
心意不退轉	善友不惡友	平等觀於彼
雖到於涅槃	愛語先問評	憂愍於重擔
及彼諸衆生	不斷於大悲	求法心無苦
聞義常不足	恒省自身非	不譏他人犯
具修衆威儀	而起大乘行	不求於果報
所持諸戒德	斷滅於輪迴	令彼諸有情
遠害增道意	忍辱集善根	精進修諸行
如入無色定	智慧諸方便	惣持而善解
四攝恒受行	持犯二俱愍	常處於林間
恒樂聞深法	厭離於世間	愛敬無上果
遠離聲聞乘	而修大乘行	棄捨於惡朋
親近於善友	五通四無量	智慧悉通達
清淨絕無和	不著於邪正	依師究真實
純一無雜行	佛說觀行法	先發菩提心
若此三十二	善逝當演說	菩薩具足行

得佛甘露味

佛告迦葉波我為菩薩說譬喻法令
彼知見為菩薩德迦葉白言其義云
何迦葉譬如地大與一切衆生為其
所依令彼長養而彼地大於其衆生

無求無愛菩薩亦然從初發心直至
道場坐得成菩提於其中間運度一
切衆生無愛無求亦復如是我今於
此而說頌曰

譬如地大 與諸衆生 依止長養
於彼衆生 無求無愛 菩薩亦亦
從初發心 直至道場 成無上覺
運度有情 無求無愛 無冤無親
平等攝受 令得菩提

佛告迦葉波譬如水界潤益一切藥
草樹木而彼水界於其草木無愛無
求迦葉菩薩亦然以清淨慈心徧行
一切衆生潤益有情白法種子令得
增長無愛無求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水界 潤益一切 藥草樹木
令得生長 無愛無求 菩薩亦亦
以淨慈心 徧及有情 次第普潤
淨種增長 破大力魔 得佛菩提
佛告迦葉譬如火界成熟一切穀麥
苗稼火界於彼無愛無求迦葉菩薩
亦亦以大智慧成熟一切衆生善芽
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火界 成熟一切 五穀苗稼

而彼火界 於其苗稼 無求無愛
菩薩亦尔 以智慧火 成熟一切
衆生善芽 菩薩於彼 無求無愛
佛告迦葉譬如風界徧滿一切諸佛
剎土迦葉菩薩亦尔以善方便徧衆
生界令解佛法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風界 隨自勢力 普徧佛剎
諸菩薩衆 亦復如是 以善方便
爲其佛子 說最上法
佛告迦葉譬如魔冤領四軍兵欲界
諸天不能降彼迦葉菩薩亦尔得意
清淨一切衆魔不能惑亂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魔冤 領四軍兵 欲界諸天
不能降彼 菩薩亦尔 得意清淨
一切衆魔 不可惑亂

佛告迦葉譬如白月漸漸增長乃至
圓滿迦葉菩薩亦尔以無染心求一
切法乃至圓滿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白月 漸漸增長 直至圓滿
菩薩亦尔 以無染心 求修諸善
漸漸增進 白法圓滿
佛告迦葉譬如日出放大光明照彼

世間無不朗然迦葉菩薩亦令放智
慧光照諸衆生無不開悟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日出 照彼世間 一切物像
無不朗然 菩薩亦令 放智慧光
照諸有情 無不開解

佛告迦葉譬如師子獸王有大威德
於彼一切所行之處不驚不怖迦葉
菩薩亦令安住多聞戒德如是一切
所往之處不驚不怖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師子獸王 威德勇猛 所行之處
心無驚怖 菩薩亦令 安住多聞
持戒智慧 於彼世間 所行之處
離諸怖畏

佛告迦葉譬如龍象有大勢力擔負
一切重物而無疲苦迦葉菩薩亦令
擔負一切衆生五蘊諸苦不得其苦
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龍象 有大勢力 身負重物
而不疲苦 菩薩亦令 擔負衆生
五蘊諸苦 亦無疲苦

佛告迦葉譬如蓮華生長水中淤泥

濁水而不能染迦葉菩薩亦尔雖生世間世間雜染終不能著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蓮華 出生水中 濁水淤泥而不可染 菩薩亦尔 雖生世間種種雜染 而不能著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方便斷樹不斷樹根而於後時復生大地迦葉菩薩亦尔以方便力斷彼煩惱不斷彼種以大悲善根復生三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有人 以其方便 而斷樹身不斷樹根 如是後時 復生大地菩薩亦尔 以善方便 斷彼煩惱不斷彼種 以大悲故 復生三界佛告迦葉譬如諸方所流河水皆歸大海同一鹹味迦葉菩薩亦尔 所有一切善根種種利益迴向菩提與彼涅槃同歸一味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一切 江河諸水 皆入大海 同一鹹味 菩薩亦尔 所有一切善根利益 迴向菩提 及彼真際 同歸一味

佛告迦葉譬如四大天王及忉利天
衆要彼安住妙高之山迦葉菩薩亦
尔爲一切智所修善法要彼安住菩
提大心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四王及帝釋衆要彼安住
妙高之山菩薩亦尔爲一切智
所修善法安住菩提

佛告迦葉譬如國王欲行王事須假
宰臣迦葉菩薩亦尔欲爲佛事須假
智慧方便我今於彼而說頌曰

譬如國王欲行王事須仗宰臣
而得成就菩薩亦尔欲爲佛事
假方便慧決定成就

佛告迦葉譬如晴天無其雲霧於彼
世間終無降雨之相迦葉菩薩亦尔
寡聞少智於諸有情終無說法之相
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虛空晴無雲霧於彼世間
終不降雨菩薩亦尔寡聞少智
於其有情無說法相

佛告迦葉譬如虛空起大雲雷必降
甘雨成熟苗稼迦葉菩薩亦尔於其
世間起慈悲雲降妙法雨成熟衆生

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虛空雲雷忽起必降甘澤
成熟古稼菩薩亦尔普覆慈雲
降靈法雨成熟有情

佛告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有其七寶
恒隨王行迦葉菩薩亦尔有七覺支
恒隨菩薩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轉輪聖王所有七寶
恒隨王行菩薩亦尔有七覺支
所到之處隨逐菩薩

佛告迦葉譬如摩尼寶珠得多富貴
價直迦哩沙波拏百千富貴迦葉菩
薩亦尔得多富貴價直聲聞緣覺百
千富貴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摩尼寶貴廣得多迦哩沙波拏
百千不可比菩薩亦如是富貴倍加多
辟支及聲聞百千亦難比

佛告迦葉譬如忉利天衆若住雜林
者受用富貴平等無二迦葉菩薩亦
尔若住清淨心者爲一切衆生正直
方便平等無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忉利天住彼雜林者受用於富貴
平等無有二菩薩亦如是住心清淨者

正直爲群生 方便亦無二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妙解禁呪善知毒藥一切毒藥不能爲害迦葉菩薩亦具大智慧善行方便一切煩惱不能爲害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人善知藥禁呪一切毒藥等不能爲損害菩薩亦如是 若具方便慧一切煩惱毒不能爲損害

佛告迦葉譬如世間糞壤之地能生肥盛甘蔗迦葉菩薩亦尔若處煩惱糞地能生一切智種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糞壤地 出生於甘蔗 倍常而肥盛 菩薩處煩惱 出生一切智 其義亦如是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不學武藝若執器仗寧解施設迦葉菩薩亦尔先未聞法寡識機藥若執智見何辯邪正 佛告迦葉譬如蜜師欲燒瓦器須用大火迦葉菩薩亦尔欲爲愚迷衆生開發智慧須用佛法智火迦葉是故此大寶積正法令菩薩修學受持得解法行

迦葉白言菩薩云何受持見正法行

迦葉如自觀身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無名無相無觀行故迦葉如此說名正觀影像中法復次迦葉如實正觀影像中法迦葉云何影像中法如正觀色觀彼無常亦非無常如是受想行識常與無常無定無不定迦葉此說如實觀察影像中法

復次迦葉如實觀察影像中法所有地界常與無常無定無不定如是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亦復如是無定無不定迦葉此說如實觀察影像中法

復次迦葉所有眼處常無常性無定無不定如是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常無常性無定無不定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此定一法此不定二法若彼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亦無相故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我見一法無我二法若彼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亦無相故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

觀察

復次迦葉此真實心一法此不實心
二法迦葉二法所在無心無覺無意
無識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善不善世間出世間有罪
無罪有漏無漏有爲無爲有煩惱無
煩惱如是一切法迦葉此生法一此
滅法二若二法中無集無散不可求
得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此有法一此無法二若此
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無識
亦無相故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
觀察

復次迦葉此輪迴一法此涅槃二法
若彼二法於是色中不見不住無微
無識迦葉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我說汝等無明緣生行行
緣生識識緣生名色名色緣生六入
六入緣生觸觸緣生受受緣生愛愛
緣生取取緣生有有緣生老死老死
緣生憂悲苦惱迦葉如是集得此一
大苦蘊所有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
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

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憂悲苦惱得滅如是得此一大苦蘊滅迦葉若以智觀明無明等無此二相迦葉此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如是行行滅如是識識滅如是名色名色滅如是六入六入滅如是觸觸滅如是受受滅如是愛愛滅如是取取滅如是有有滅如是生滅如是老死老死滅如是智觀生性滅性無二相故迦葉離此二相此說影像中法如實觀察

復次迦葉應當正觀影像中法彼法非空亦非不空如是空法無法相非無法相法相即空相空相即無相無相即無願所以者何無所願作故無相即空相如是行者若法未生不生法未生故如彼法生彼亦不生生已謝故如是無生生離取故法無自性無性即空如是正觀此說影像中法復次迦葉補特伽羅非破壞空即體是空本非有故非前際空非後際空

現在即空迦葉自言彼補特伽羅我
今覺悟知彼是空破壞我故一切皆
空此法如是佛言迦葉汝言非也迦
葉寧可見彼補特伽羅如須弥山量
勿得離我而見彼空何以故破我斷
空執一切空我則說爲大病而不可
救

佛告迦葉譬如人病其病深重而下
良藥令彼服行藥雖入腹病終不差
迦葉此人得免疾不迦葉白言不也
世尊佛言於意云何世尊此人病重
故不可療也佛言迦葉彼著空者亦
復如是於一切處深著空見我即不
醫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重病者令彼服良藥雖服病不退
彼人不可療著空亦如是於彼一切處
深著於空見我說不可醫

佛告迦葉譬如愚人觀彼虛空而生
怕怖捉臂悲哭所以者何恐虛空落
地損害於身佛言迦葉彼虛空能落
地不迦葉云不也佛言迦葉若彼愚
迷沙門婆羅門亦復如是彼聞空法
心生驚怖所以者何若空我大心依

何行用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愚迷人 於空生怕怖 悲哭而遠行
恐虛空落地 虛空無所礙 不損於衆生

此人自愚迷 妄生於驚怖 沙門婆羅門

愚見亦如是 聞彼諸法空 心生於怖畏

若空破壞我 依何生受用

佛告迦葉譬如畫師自畫醜惡夜叉
盡已驚怖迷悶仆倒迦葉彼凡夫衆
生亦復如是自作色聲香味觸法作
已迷彼墮落輪迴我今於此而說頌

曰

譬如工畫師 畫彼惡夜叉 於彼自驚怖
迷悶仆倒地 凡夫亦復然 自著於聲色
迷彼不覺知 墮落輪迴道

佛告迦葉譬如幻士變作幻化是彼
幻化能變幻士迦葉相應行比丘亦
復如是而自發意如是說一切皆空
彼虛空無實亦能如是說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於幻士 能變於幻化 而彼幻化人
亦能變幻士相應行比丘 發意亦如是
說彼一切空 無實空亦說

佛告迦葉譬如二木相鑽風吹出火

火既生已燒彼二木如葉如實正觀
亦復如是於正見道生彼慧根慧根
既生燒彼正觀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言如鑽二木風吹生彼火火生剎那間
而復燒二木正觀亦如是能生於慧根
生彼一剎那還復燒正觀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三 壁

要譯經藏輯要卷之六 說佛眼少知佛法大師月

卷之三 四譯

今時世尊復以譬喻更明斯義

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黑暗從何而去非東方去非南方去非西方去非北方去去亦非去來亦非來

迦葉復次燈光亦非我能破得黑暗又若非黑暗何顯燈光迦葉燈光黑暗本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迦葉如是智慧亦復如有智慧若生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東方去非南方去非西方去非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

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我能破壞無智又若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於燈光能破於黑暗彼暗滅謝時諸方無所去若復此燈光非暗不能顯二俱無自性無性二俱空智慧亦如是

有智若生時無智而自捨此二若空花俱無有自性取捨不可得

佛告迦葉譬如空舍無其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物其室冥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燃其燈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荅云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一晝夜正觀相應生彼慧燈迦葉如是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如舍百千年無人無戶牖忽有天及人
於彼燒燈火如是久住暗刹那而滅謝
是彼舍黑暗不言我久住於此而不去
業識煩惱集其義亦如是雖住百千劫
本性不真實行人晝夜中正入如寶觀
慧燈晃耀生彼等煩惱集剎那不可住
佛告迦葉譬如虛空不住種子迦葉
如是若彼行者堅著斷見過去已滅
未來非有何住佛法種子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太虛空 無涯無有量 若人於空中
何處植種子 斷見亦如是 過去不可有
未來亦不生 現無佛法種

佛告迦葉譬如糞滿大地可種一切
種子迦葉如是業煩惱糞滿於世間
可種一切佛法種子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譬如大地糞隨處可種植 衆生煩惱糞
周徧於世間 佛子若親近 可下佛法種
佛告迦葉譬如鹹鹵陸地不可種於
蓮華迦葉如是無行性者本自非有
未來不生何得菩提之種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鹹陸地 不可出蓮華 於彼泥水中
出生甚氤醲 無性亦如是 過未本來無
終不生佛種

佛告迦葉譬如糞壤之地可生蓮華
迦葉如是煩惱邪行衆生亦可生其
佛法種智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泥糞地 而可生蓮華 邪行業衆生
亦生佛法種

佛告迦葉譬如四大海水洊滿無邊
迦葉如是見彼菩薩所作善根徧徧

法界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四大海 渺滿廣無邊 菩薩亦如是
善根徧法界

佛告迦葉譬如天人以一毛端百分
取一於彼毛頭滴微細水欲成俱胝
四大海迦葉如是見彼聲聞所作微
善而求無上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人毛端 百分而取一 於彼滴微水
欲成俱胝海 聲聞亦如是 以已微淺智
所作自善根 求成無上覺

佛告迦葉譬如芥子內蟲食彼芥子
見芥子內謂若虛空迦葉如是聲聞
所修小智見彼生空亦復如是是我今
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芥子內 而有食芥蟲 於裏無礙處
見彼謂虛空 聲聞所修智 證彼一分空
所見而不大 其義亦如是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見十方世界虛
空無邊迦葉如是菩薩無礙大智所
見法界亦無邊際我今於此而說頌
曰

譬如虛空界 十方無有涯 一切諸世間
依彼無障礙 菩薩亦如是 所起最上智

照見法界空 無邊無所得

佛告迦葉譬如剎帝利受灌頂王彼王皇后私於庶人後生其子迦葉於意云何彼所生之子得名灌頂王子不迦葉白言不也世尊告言迦葉彼得無生法界聲聞我是如來灌頂之子如是亦然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剎帝王皇后而私於庶人 彼後生其男
不名灌頂子聲聞亦如是 離欲證無生
唯行於自利非是於如來 灌頂法王子
佛子行二利

佛告迦葉譬如剎帝利受灌頂王有近侍婢王所愛幸彼後生子迦葉於意云何此婢生之子得名王子不迦葉答云此是王子迦葉如是初發心菩薩雖道力微劣化彼衆生未免輪迴亦得名爲如來之子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輪王婢爲王之愛幸而後生其男
亦是剎帝子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德行而羸劣 方便化衆生 雖未出三界
所作稱佛心 得名真佛子

佛告迦葉譬如輪王生其千子大力

勇猛辯才端正須得輪王相具足彼
所童子內若無一子具有輪王相者
彼轉輪王不作親子之想迦葉如是
如來會下有百千俱胝聲聞圍遶若
無一菩薩相者如來亦不作子想我
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轉輪王所生千太子 若無一童子
具彼輪王相此乃無王分 王無自子想
佛子亦如是 雖有千俱胝 聲聞衆圍遶
無一菩薩相 善逝觀彼人 不爲佛子想
佛告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所有皇后
懷娠七夜必生童子具輪王相彼在
胎藏迦羅羅大未有根形雖未成形
而有天人發心愛重非愛彼子勇猛
大力於意云何重彼輪王王種不斷
迦葉亦復如是初發心菩薩根雖未
熟未免輪迴樂行佛法彼過去佛見
生其愛重於彼正觀八解脫阿羅漢
而不愛重何以故爲彼初心菩薩佛
種不斷故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轉輪王皇后懷娠姪 七日未成形
天人生愛護 非重身猛力 而重輪王種
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欲度輪迴故

過去諸如來 於彼而恭敬 此人紹佛事
於諸聲聞衆 正觀八解者 不生於敬愛
無彼成佛分

佛告迦葉譬如假摩尼瑠璃珠聚如
妙高山不及一真摩尼瑠璃寶迦葉
如是假使一切聲聞辟支佛不能及
一初發菩提心菩薩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譬如假瑠璃 及彼摩尼珠 積聚如須弥
不及真摩尼 瑠璃之一寶 菩薩亦如是
假使於聲聞 及彼緣覺衆 其數如微塵
不及初發心 求彼菩提者 菩薩之一人
佛告迦葉譬如迦陵頻伽鳥住彼郊
中之時早能與彼一切飛禽而皆不
同迦葉於意云何當發一切美妙音
聲故迦葉如是彼初發心菩薩雖住
業煩惱無明藏中早與一切聲聞辟
支佛而不可同迦葉於意云何彼有
迴向善根說法方便故我今於此而
說頌曰

譬如頻伽鳥 住彼郊子中 雖未見身形
而與諸禽異 當發美妙音 令人常愛樂
佛子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未出煩惱藏

一切辟支佛及彼聲聞衆亦復不能比
迴向大安樂方便利有情無垢慈悲意
能宣微妙音

佛告迦葉譬如輪王皇后所生王子
具足輪王福相一切國王及諸人民
悉皆歸伏迦葉如是初發心菩薩天
上人間一切有情悉皆歸伏我今於
此而說頌曰

譬如轉輪王 皇后所生子 雖爲童子身
具足王福相 國王及臣民 一切皆歸向
菩薩亦如是 初發菩提心 佛子相具足
一切諸世間 天人衆生類 清淨心歸向
佛告迦葉譬如大雪山王出生上好
藥草能治一切諸病脩合服食無復
心疑決定得差迦葉如是若彼菩薩
所有智藥能療一切衆生煩惱諸病
菩薩以平等心普施一切有情服者
無復疑惑病即除愈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譬如大雪山 出生上妙藥 療治一切病
若有服之者 獲差勿復疑 佛子亦如是
出生妙智藥 能療一切人 煩惱生老病
平等而賜之 所有服食者 無疑決定差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歸依初月如是
圓月而不歸依迦葉如是我子有其
信力歸命菩薩不歸命如來所以者
何爲彼如來從菩薩生若聲聞辟支
佛從如來生非如菩薩故我今於此
而說頌曰

譬如如此有情歸命於初月如是圓滿
而彼不歸依我子亦如是歸依於菩薩
不歸向世尊爲具大智力出生如來身
非彼聲聞類智慧微劣故依彼如來生
佛告迦葉譬如文字之母具能包含
一切義論等事迦葉如是初發心菩
薩具能綽攝一切諸佛化行無上智
因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文字母人間與天上義論及辯才
皆因此建立菩薩亦如是初發菩提心
具足佛地智及諸方便行

佛告迦葉譬如世人未有捨離明月
歸命星像迦葉如是無有受我戒者
捨離菩薩歸命聲聞我今於此而說
頌曰

譬如世間人於月而捨離而欲歸依星
此事未曾有如是我弟子其義亦復然

若受我戒者 不歸於菩薩 而欲向聲聞
其事甚希有

佛告迦葉譬如假瑠璃珠於彼天人
世間終無利用若真瑠璃珠摩尼寶
於其世間有大利用迦葉如是若彼
聲聞具足戒學具一切頭陀行三摩
地門終不能得坐菩提道場成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於此而說頌
曰

譬如假瑠璃 見彼體清淨 於天人世間
為事無利用 若彼真瑠璃 及彼摩尼寶
體性有其殊 為事具大用 如是彼聲聞
雖具頭陀行 持戒及多聞 一切三摩地
不能降四魔 而坐菩提座 得成於善逝
非如菩薩故

佛告迦葉譬如真瑠璃摩尼寶作事
用時價直百千迦哩沙波拏迦葉如
是若彼菩薩所植衆德作事用時多
彼聲聞辟支佛百千迦哩沙波拏之
數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真瑠璃 及彼摩尼寶 作彼事用時
價直百千數 迦哩沙波拏 佛子亦如是
植衆德本行 事用利衆生 多彼聲聞人

及彼辟支佛迦哩沙波拏其數亦如是
今時世尊復次說言尊者大迦葉所
有國土孛星現時頭黑偃寐令彼國
土災難競起得於苦惱迦葉若彼國
土如有菩薩是諸災難速得消除無
復苦惱是故迦葉菩薩之行廣集一
切善根為利衆生故又彼菩薩所有
智藥流通四方醫彼一切衆生煩惱
等病真實不虛迦葉白言以何等藥
醫何等病迦葉衆生所有貪瞋癡病
皆自緣生以無緣慈觀彼一切惑業
相有理無本自無生今亦無相欲界
色界及無色界寂滅亦然又滅一切
顛倒何等顛倒即四顛倒一者為彼
有情於彼無常而計常故令想一切
皆是無常二者於其苦處而計為樂
令想一切皆是其苦三者無我計我
令想一切法皆無我故四者不淨計
淨令想一切皆非淨故唯此涅槃具
彼四德又復施設四念處令彼有情
觀身無其所有能破我見觀受無受
所得破彼我見觀心無心可得亦除
我見執故觀法無法可得破彼法我

執故以四正斷於修斷事修善勤修
斷惡勤斷以四神足成就通力以五
根五力治彼不信懈怠失念散亂癡
等以七覺支治一切愚癡以八聖道
治彼一切無知八邪等過迦葉此說
名爲真實醫法迦葉觀此菩薩於閻
浮提內醫病人中最爲第一迦葉所
有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爲護自命見
彼菩薩如見醫王迦葉白言如是住
邪見者以何藥療唯願解說令彼了
知迦葉彼菩薩救療衆生非用世間
之藥以出世間一切善根無漏智藥
傳流四方醫彼一切衆生妄想之病
真實不虛迦葉白言云何名爲出世
間智迦葉彼智從因緣種生離諸分
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命如是智
法於空無著迦葉汝等正求心莫驚
怖發精進心彼如是求如是住心云
何住心云何不住心有過去未來現
在於何而住迦葉過去已滅未來未
至現在無住迦葉又此心法非在內
非在外亦非中間迦葉又此心法離
衆色相無住無著而不可見迦葉過

去一切佛不見未來一切佛不見現在一切佛不見迦葉白言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佛不見者云何彼心有種種行相迦葉彼心無實從妄想生譬如幻化種種得生爲虛妄見迦葉白言虛妄不實其喻云何佛言迦葉心如浮泡生滅不住心如風行而不可收心如燈光因緣和合心如虛空得虛妄煩惱心如掣電剎那不住心如猿猴攀緣境界心如畫師作種種像心心念念不住生一切煩惱心行體一無二心用故心如其王自在緣一切法故心如惡友發生一切苦故心如大海漂溺一切善根故心如釣魚之人於苦生樂想故心如夢幻妄計我故心如青蠅於其不淨生淨想故心如鬼魅作種種不善事故心如藥又貪著境界飲人精氣故心如冤家恒求過失故心不靜住或高或下進退不定故心如狂賊壞一切功德善財故心如蛾眼恒貪燈焰色故心著於聲如貪戰鼓聲故心如猪犬於其不淨貪香美故心如賤婢貪食殘味

故心能貪觸如蠅著羶器故迦葉心不可求求不能得過去非有未來亦無現在不得若過去未來現在不可得者三世斷故若三世斷故彼即無有若彼無有彼即不生若彼不生是即無性若彼無性無生無滅若無生滅亦無往來若無往來而無主宰若無主宰無假無實是即聖性迦葉若彼聖性無得戒非無戒無淨行無穢行無因行無果行亦無心意之法若無心意之法彼無業亦無業報若無業報亦無苦樂若無苦樂彼聖者性若彼聖性無其上下中間身口意等不可住著何以故性徧虛空平等無分別故

無分別故下此處元少十華梵文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四 壁

西天譯經三藏教大師說諸經少卿傳法大師

佛說

經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善解習馬其馬性惡難以制伏此人調習自然良善迦葉如是相應比丘能守禁律心識寡馳難以制伏被此比丘調伏制御離瞋恚等如如不動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惡性馬遇彼調習人種種被制伏不久而調善相應行比丘善持於禁律調伏於識心令彼淨安住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於其喉咽而患癭病致壞命根得其苦惱迦葉如是若復有人深著我想於自身命後得大苦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癭病人苦惱於身命於其晝夜中無暫得安樂著我之衆生其義亦如是見倒壞其身於後生諸苦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身被纏縛巧設方便而得解免迦葉如是若彼有情作善相應制止心猿令得離縛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纏縛人能設巧方便解彼身邊縛
令身得自在相應善有情禁止於心識
令彼離纏縛其義亦如是

佛告迦葉譬如虛空本自廓然彼有
二物可以蓋覆何等二物是彼雲霧
迦葉如是出家之人本自寂靜而求
世間呪術之法又於衣鉢財利畜積
受用此爲覆障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於雲霧覆障於虛空比丘亦復然
行彼世間法習學於呪術積聚於衣鉢
此二障行人菩薩須遠離

佛告迦葉此出家人有二種纏縛云
何二種迦葉一爲利養纏縛二爲名
稱纏縛彼出家人宜各遠離我今於
此而說頌曰

若彼出家人貪著於利養及愛好名聞
此二重纏縛亦障聖解脫出家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滅出家德云何
二法一親近在家二憎嫌聖者我今
於此而說頌曰

親近在家人憎嫌於聖者此二非道法
滅彼出家德出家菩薩人彼宜遠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爲出家垢染云

何二法一心多煩惱二棄捨善友攝
受惡友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彼出家人心多於煩惱棄背善良朋
親近於惡友佛說於此人爲彼出家垢
一切菩薩衆各各宜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於出家人如臨
崖嶮云何二種一輕慢妙法二信樂
破戒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彼出家人輕慢於妙法信重破戒者
如登於崖嶮墜墮在須臾此二非律儀
一切諸佛子彼二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爲出家過惡云
何二種一見他過失二蓋覆自過我
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有出家者恒見他人過覆藏於自罪
此二大過失損惱毒如火智者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增出家熱惱云
何二種一受持袈裟心懷不淨二恃
已戒德呵責非行我今於此而說頌
曰

雖復披袈裟心行不淨行設身有戒德
而用於惡言摧伏非行者此二須遠離
佛告迦葉有二種法醫出家人病云

何二法一行大乘者見心決定二爲諸衆生不斷佛法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若有出家者行彼大乘行見心恒決定不斷於佛法此二出家人佛說名無病佛告迦葉有二種法爲出家人長病云何二種一得阿波諦重罪二不能發靈懺悔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出家比丘衆犯彼阿波諦不能懺滅罪愚迷不重戒剎那剎那實此惡長爲病佛告迦葉此有沙門爲沙門名迦葉白言云何沙門爲沙門名迦葉此有四種沙門云何四種一行色相沙門二密行虛誑沙門三求名聞誹讚沙門四實行沙門迦葉此是四種沙門迦葉白言云何名行色相沙門迦葉此一沙門雖復剎除鬚髮著佛袈裟受持鉢器色相具足而身不清淨口不清淨意不清淨不自調伏麤惡不善廣貪財利命不清淨得破戒罪法迦葉此名行色相沙門迦葉白言云何名密行虛誑沙門迦葉此一沙門雖知行業亦具威儀喫

麤惡飲食詐歡詐喜於行住坐卧恒
構虛誑又不親近在家出家四聖種
族詐默無言誑賺有情心無清淨亦
無調伏亦不息念虛妄推度住著我
人之相若遇空法而生怖畏如登崖
嶮若見比丘善談空者如遇冤家迦
葉此說名爲密行虛誑沙門

迦葉白言云何名爲求名聞稱讚沙
門迦葉此一沙門爲求名聞稱讚詐
行持戒惑亂他人恃術多聞要他稱
讚或居山野或處林間詐現少欲無
貪假行清淨之行於其心內無其離
欲無其寂靜無其息慮無證菩提亦
不爲沙門亦不爲婆羅門亦不爲涅
槃而求稱讚名聞迦葉此名求名聞
稱讚沙門

迦葉白言云何名實行沙門迦葉此
一沙門不爲身命而行外事亦不言
論名聞利養唯行空無相無願若聞
一切法已正意思惟涅槃實際恒修
梵行不求世報亦不論量三界喜樂
之事唯見性空不得事法亦不議論
我人衆生壽者及補特伽羅見正法

位離諸虛妄於解脫道斷諸煩惱達
一切法自性清淨內外不著無集無
散於彼法身如來明了通達無其見
取亦不言論色身離欲亦不見色相
亦不見三業造作亦不執凡聖之衆
法無所有斷諸分別自性凝然不得
輪迴不得涅槃無縛無解無來無去
知一切法寂靜湛然迦葉此說名為
實行沙門作相應行非求名聞故我
今於此而說頌曰

所有身口意三業不清淨貪愛不調伏
麤惡行不密圓頂服三衣執持於應器
佛說此沙門恒行於色相雖然依彼行
虛誑而不實詐現四威儀示同於聖者
遠離和合處恒飡麤惡食無彼清淨行
密行於虛誑或彼爲求名要他行稱讚
詐修於戒定示徇行頭陀內意不調伏
誑賺於信施不行離欲善亦不息攀緣
見說法相空怖同登山嶺或居山野間
而無真實意佛說此沙門爲求名聞故
若彼實行者不爲於身命要求名利養
亦無求快樂唯修正解脫救拔諸惡趣
雖知深法空不得於寂靜亦無非寂靜

不住於涅槃 不得於生死 不著於聖人
不捨於凡夫 本自無所來 今亦無所去
一切法寂然 佛說於此人 是名實行者
佛告迦葉譬如貧人家無財利自發
其言告衆人曰我家之內有大庫藏
財物盈滿迦葉於意云何此貧人言
是事實不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佛言
迦葉亦復如是彼沙門婆羅門自無
戒德而復發言我身具大德業此言
不實是事難信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貧窮人 言自有庫藏 盈滿七珍財
彼語不相應 沙門婆羅門 虛妄亦如是
三業無清淨 自言具戒德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入大水內而不
專心恣意戲水不覺溺死迦葉亦復
如是此沙門婆羅門多知樂法入大
法海不能制心好行貪瞋癡被煩惱
貪引生惡趣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戲水人 入於大水內 不自用其心
被水溺其命 沙門婆羅門 貪入大法海
恣行貪瞋癡 沉墜於惡趣
佛告迦葉譬如醫人修合湯藥將往
四方欲療衆病忽自得疾而不能救

迦葉如是若彼比丘修彼多聞欲化有情忽尔之間自起煩惱而不能伏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良醫人修合諸湯藥持往於四方治彼衆生病自忽有疾苦不能自醫療比丘亦如是修學於多聞欲行於化導自忽煩惱生不能善制止虛施於辛苦佛告迦葉譬如有人身有重病服彼上好名藥不免命終迦葉如是若彼有情具煩惱病而欲多聞修行亦不免墜墮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重病人久患而不差設服於良藥終不免無常衆生亦如是恒染煩惱病設樂修多聞不免於墜墮

佛告迦葉譬如摩尼寶珠墮落不淨之中其珠體觸不堪使用迦葉如是若彼比丘雖具多聞墮落不淨利養之中諸天人民不生敬愛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摩尼寶墮落不淨中染汚得其觸使用而不堪比丘亦如是雖復具多聞墜墮於不淨名聞利養中諸天及人民而不生愛敬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忽念命終以其金冠花鬘莊嚴頭面迦葉如是若彼比丘破盡戒律而以袈裟莊嚴其身有何所益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命終人以其好花鬘及用金寶冠嚴飾屍首上彼人無所用比丘亦如是而以破戒身被挂於袈裟嚴飾作威儀終無於利益

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洗浴清淨以其香油塗潤身上及頭髻指甲身著白衣戴瞻蔔花鬘爲上族子迦葉如是若彼比丘多聞智慧身披法服儀相具足爲佛弟子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譬如世間人洗浴身清淨塗潤好香油頭以花鬘飾身著於白衣而稱上族子比丘亦如是多聞具物持戒德恒清淨被挂於法服儀相而具足此名具佛子

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喻持戒影像迦葉白言云何四種破戒迦葉有一比丘具足受持別解脫戒善知禁律於微細罪深生怕怖恒依學處說戒清淨身口意業具足無犯食離邪命此有其過所以者何執自功能

成戒取故迦葉此是第一破戒喻持戒影像

復次迦葉有一比丘善知禁律常持戒行密用三業彼有身見執情不捨故迦葉此是第二破戒喻持戒影像復次迦葉有一比丘恒行慈心悲愍有情具足慈善聞一切法無生心生驚怕迦葉此是第三破戒喻持戒影像

復次迦葉有一比丘行彼十二頭陀大行具足無缺而有我心住著我人之相迦葉此是第四破戒喻持戒影像像迦葉此四種破戒喻持戒影像

復次迦葉若說此戒無人無我無衆生無壽命無行亦無不行無作亦無不作非犯非非犯無名無色非無名色無相非無相無息念非無息念無取無捨非無取捨非受非不受無識無心非無識心無世間亦無出世間無所住亦非無住無自持戒無他持戒於此戒中離諸毀謗無迷無執迦葉此說

聖者無漏正戒遠離三界一切住處

今時世尊而說頌曰

所持離垢戒 非住我人相 無犯亦無持
無縛亦無解 微妙甚深善 遠離於疑惑
迦葉此戒相 如來真實說

所持無垢戒 而於彼世間 非爲自身命
普濟諸群生 同入真如際 迦葉此戒相
如來真實說

所持離垢戒 於彼我人中 無染亦無淨
無暗亦無明 無得亦無失 不住於此岸
不到於彼岸 亦非於中流 縛脫而平等
無住如虛空 非相非非相 迦葉此戒相

如來真實說
所持無垢戒 不著於名色 不住於等引
恒以淨妙心 離我有無相 於彼別解脫
遠離持犯等 無戒無不戒 無定亦無散
依此而行道 智觀無二取 此戒淨微妙
安住三摩地 三摩地生觀 智慧自清淨
是名具足戒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五 壁

東晉姚秦鳩摩羅什譯

卷五

華

詔譯

余時世尊說此伽他法時八百苾芻漏盡意解心得解脫三十億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得三摩地聞此甚深微妙戒法難解難入不信不學從座而起速離佛會是時尊者大迦葉白世尊言此五百苾芻雖得三摩地云何聞此甚深之法難解難入不信不學即從座起速便而退佛言迦葉彼等五百苾芻我見未除於此無漏清淨戒法聞已難解難入心生驚怖所以不信不行迦葉此伽他戒法甚深微妙三佛菩提皆從此出彼等罪友於此解脫妙善而不能入復次告言迦葉彼五百苾芻於如來教中是外道聲聞如是迦葉彼於如來本意執求一事法故若聞一法決定信受依教修學如是伽他之法言教玄妙是故驚怖

又復告言迦葉彼比丘意於如來應供正徧知覺為求一法發心修行於

命終後求生忉利天宮爲如是事於
佛教中而求出家如葉此五百苾芻
身見未捨聞甚深法而生驚怖不信
不學此等命終必墮惡趣

是時世尊告尊者須菩提言汝往五
百苾芻所以善方便而爲教導須菩
提言世尊如是說法誨喻聞已不信
不行我自小智言論寡識云何化彼
是時五百苾芻已在中路

尔時世尊即以神力化二苾芻於中
路中逕往五百苾芻而即問言尊者
欲往何處苾芻答言我等今者欲詣
林間彼處寂靜自得定樂而當住處
化苾芻問言欲住林野於意云何彼
等苾芻而即答言世尊說法我昔未
聞今既聞已難解難入心生驚怖不
可信學是以樂歸林野安處禪定而
取安樂化苾芻言尊者世尊說法而
爲難解心生驚怖不信不學不行而
歸林野以定爲涅槃是彼所執汝等
不知尊者沙門之法非合論詰今問
尊者云何名涅槃法若於自身得涅
槃者則得補特伽羅我人衆生壽者

何得涅槃夫涅槃法非相非非相彼
必蘊言涅槃既尔云何證得化苾芻
言除斷貪瞋癡法彼苾芻言貪瞋癡
法云何除斷化苾芻言貪瞋癡法非
在內非在外非在中間本自無生今
亦非滅化苾芻言尊者不得執亦不
得疑若尊者不執不疑即非護非不
護非樂非不樂彼說為涅槃尊者此
清淨戒相不生不滅從三摩地生從
智慧生從解脫生從解脫知見生離
有離無非相非無相尊者如是戒相
即真涅槃如是涅槃無解脫可得無
煩惱可捨尊者汝以情想求圖寂者
此得妄想非涅槃也若想中生想非
是涅槃被想纏縛如是若滅受想得
真三摩鉢底尊者行者若行更無有
上是時化者說此正法之時彼五百
苾芻聞此法已漏盡意解心得解脫
如是五百苾芻復詣佛所到已頭面
禮足遶佛三匝於一面坐
尔時長老須菩提即從座起問彼苾
芻尊者汝於何去今從何來彼言本
非所去今亦不來長老須菩提即以

問佛世尊此所說法其義云何佛言
無生無滅須菩提言汝等尊者云何
聞法彼苾芻言無縛無脫須菩提言
誰化汝等彼苾芻言無身無心須菩
提言汝等云何修行彼苾芻言無無
明滅亦無無明生須菩提言云何汝
爲聲聞彼苾芻言不得聲聞亦不成
佛須菩提言云何汝之梵行彼苾芻
言不住三界須菩提言汝於何時而
入涅槃彼苾芻言如來入涅槃時我
即涅槃須菩提言汝等所作已辦彼
苾芻言了知我人須菩提言汝煩惱
已盡彼苾芻言一切法亦盡須菩提
言汝等善破魔王彼苾芻言蘊身尚
不得何有魔王破須菩提言汝知師
耶彼苾芻言非身非口非心須菩提
言汝得清淨勝地彼苾芻言無取無
捨須菩提言汝出輪迴今到彼岸彼
苾芻言不到彼岸亦不得輪迴須菩
提言汝信勝地彼苾芻言一切執解
脫須菩提言汝何所去彼苾芻言如
來去處去化苾芻言尊者須菩提汝
令彼去說是法時衆中有八百苾芻

發聲聞意心得解脫三十二億衆生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尔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普光
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
此大寶積正法令諸菩薩應云何學
應云何住佛告善男子所說正法真
實戒行汝等受持應如是住於此正
法得大善利善男子譬如有人乘彼
土船欲過深廣大河善男子於意云
何彼人乘此土船作何方便速得到
於彼岸普光言世尊須是用大氣力
勇猛精進方達彼岸佛言普光有何
所以要施勤力世尊彼河中流深而
復廣令人憂怕若不勤力必見沉沒
佛告普光菩薩如是若諸菩薩修學
正法欲度生死四流大河須發勇猛
精進之力通達佛法若不精進修學
決定退墮又復思惟此身無強無常
速朽之法四流浩渺云何得度彼諸
衆生恒處此岸汝等今者受持妙法
大船運度一切衆生過輪迴河至菩
提岸普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
云何受持妙法大船善男子所有布

施持戒忍辱慈心所集無邊福德起
平等心莊嚴一切衆生於十菩提分
善而不忘失精進受持心生決定以
巧方便深達實相以大悲心拔衆生
苦以四攝法護諸有情以四無量饒
益衆生以四念處恒自思惟以四正
斷勤斷勤修以四神足奮迅神通以
其五根令生衆善以其五力堅固不
退以八聖道遠離魔怨不住邪道於
奢摩他毗鉢舍那無相無著菩薩今
此廣大法行名聞十方使諸衆生來
入微妙正法大船過彼生死四流大
河得至涅槃安樂彼岸得無所畏永
離諸見善男子汝等當知如是菩薩
以妙法大船經無量百千俱胝那由
他劫運度一切衆生過彼四流大河
不得疲苦汝如是受持應如是住
佛告普光菩薩汝今速運真實方便
起大悲心令一切衆生心意清淨勇
猛精進種諸善根令生不退恒樂出
家聞法無倦植衆德本求最上道圓
滿智慧身心寂靜安處林野遠離惡
友於第一義明了通達行正方便於

真俗諦理智無二平等一空息諸妄
念善男子菩薩為諸有情應如是受
持應如是住

今時尊者大迦葉聞是法已而白佛
言世尊如是大寶積正法為求大乘
者說昔未曾有世尊若善男子善女
人於此大寶積正法受持解說一句
一偈所得福德其義云何

佛告迦葉應如是知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於此大寶積正法受持一句一
偈所得福德善男子譬如有人以恒
河沙數世界滿中七寶供養恒河沙
等如來每一一如來而各以一恒河
沙數世界七寶布施又每一一如來
各造一恒河沙佛寺精舍又一一如
來各有無量聲聞之眾以一切樂具
經一恒河沙劫而以供養又彼諸如
來及聲聞弟子入涅槃後復以七寶
各起塔廟善男子如是福德無量無
邊不如有人於此寶積正法受持解
說一句一偈功德勝彼若復有人為
其父母解說此經彼人命終不墮惡
趣其母後身轉成男子

佛言所在之處若復有人於此大寶
積經典書寫受持讀誦解說而於此
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恭敬供養
如佛塔廟若有法師聞此寶積正法
經典發尊重心受持讀誦書寫供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彼法師如佛
供養尊重恭敬頂禮讚嘆彼人現世
佛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臨命終時得見如來又彼法師復
得十種身業清淨何等為十

一者臨命終時不受衆苦二者眼識
明朗不覩惡相三者手臂安定不摸
虛空四者脚足安隱而不蹙踰五者
大小便利而不漏失六者身體諸根
而不臭穢七者腹脇宛然而不膨脹
八者舌相舒展而不彎縮九者眼目
儼然而不醜惡十者身雖入滅形色
如生如是得此十種身業清淨復有
十種口業清淨何等為十

一者言音美好二者所言慈善三者
言說殊妙四者言發愛語五者其言
柔軟六者所言誠諦七者先言問評
八者言堪聽受九者天人愛樂十者

如佛說言如是十種口業清淨

復有十種意業清淨何等爲十

一者意無瞋恚二者不生嫉妬三者不自恃怙四者無諸冤惱五者離其過失六者無顛倒想七者無下劣想八者無犯戒想九者正意繫心思惟佛土十者遠離我人得三摩地成就諸佛教法如是得十種意業清淨我今於此而說頌曰

臨終不受苦	非見諸惡相	手不摸虛空
脚足無蹇蹯	便利絕漏失	身根不臭穢
腹藏無降脹	舌紅不變縮	眼目相儼然
命終顏不改	如是身十種	福善清淨相
言音得美妙	出語而慈善	所說自殊常
發語人愛樂	復有柔軟聲	所言而誠諦
方便能問評	堪令人聽受	天龍衆亦欽
清響如佛語	如是口十種	口業得清淨
心意雖瞋恚	嫉妬而不生	於自無恃怙
冤惱亦自除	得離衆過失	顛倒想不生
不作於下劣	禁戒勿令虧	正意而繫念
遠離於我人	復得三摩地	通達諸佛法
如是意十種	心業清淨相	

佛告大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汝等

應以香花伎樂繒蓋幢幡飲食衣服
一切樂具供養此大寶積正法志心
歸命受持讀誦所以者何迦葉如是
一切諸佛如來應正等覺皆從此出
應以最上供養而供養之

佛說此經已尊者大迦葉一心頂戴
菩薩摩訶薩及諸比丘天龍藥叉
閼婆阿修羅等一切大衆皆大歡喜
信受奉行

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法集名數經

要譯經三藏新集大藏法苑珠林傳授大師

施護奉詔

歸命頂禮一切佛一切智智天人師
無邊無數佛說法略集所說正法名
先歸命三寶所謂佛法僧

云何三乘所謂大乘緣覺聲聞

云何七種最上供養所謂禮拜供養
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向

云何三根本所謂發菩提心清淨心
自性空斷我見

云何十波羅蜜所謂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方便願力智

云何十八空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
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
竟空無際空散空一切法空本性空
自相空無相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
自性空

云何四無量所謂慈無量悲無量喜
無量捨無量

云何四攝法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云何五通所謂天眼天耳他心宿命
神境

云何四聖諦所謂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云何五蘊所謂色蘊受蘊想蘊行蘊
識蘊

云何出世五蘊所謂戒蘊定蘊慧蘊
解脫蘊解脫知見蘊

云何十二緣生所謂無明行識名色
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云何三十七菩提分法所謂四念處
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聖道云何四念處所謂觀身身念
處觀受受念處觀心心念處觀法法
念處云何四正斷所謂未生不善法
不令生已生不善法令正斷未生善
法令發生已生善法令增長真實不
妄發精進心令得圓滿

云何四神足所謂集定斷行具神足
心定斷行具神足精進定斷行具神
足我定斷行具神足

云何五根所謂信根進根念根定根
慧根

云何五力所謂信力進力念力定力
慧力

云何七菩提分所謂念菩提分擇法

菩提分精進菩提分喜菩提分輕安
菩提分定菩提分捨菩提分

云何八聖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三
十七菩提分法

云何四法種所謂正利正文正智正識
云何六念所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
念施念天

云何四法印所謂一切行無常一切
行苦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

云何十善所謂不殺生不偷盜不姪
欲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
貪不瞋不癡

云何四根本煩惱所謂貪瞋癡我慢
云何五見所謂身見邊見邪見見取
戒禁取

云何四漏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見漏
云何三解脫所謂空解脫無相解脫
無願解脫

云何八有有色所謂地水火風香味觸
法

云何二無色所謂虛空識性

云何八定解脫所謂內有色觀外色

解脫內無色觀外色解脫觀淨解脫具足住觀空無邊處解脫觀識無邊處解脫觀無所有處解脫觀非想非非想處解脫觀想受滅解脫

云何九部法所謂契經祇夜受記伽他諷誦因緣本事本生方廣

云何十二頭陀行所謂常乞食次第乞食一座食先止後食持三衣毳衣糞掃衣於其草上長坐不卧顯路處居住樹下住塚間住空寂處住

云何十地所謂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云何菩薩十降伏所謂命降伏心降伏受用降伏法降伏生降伏神通降伏解脫降伏願降伏業降伏智降伏云何菩薩十力所謂解脫力拔苦力觀力忍力智力斷力聞力願力圓滿力愛力

云何如來十力所謂處非處智力自業智力知衆生性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界智力種種勝解智力徧趣行智力淨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宿住

隨念智力漏盡智力

云何四知所謂知一切法種知一切說法知涅槃正道知漏盡智斷

云何五貪妬所謂法貪妬利養貪妬住貪妬爲善貪妬名聞貪妬

云何十八不共法所謂身無失口無失意無失無不定心無異想心無不知捨心欲無減念無減精進無減智慧無減解脫無減解脫知見無減身業隨智慧行口業隨智慧行意業隨智慧行知過去無礙知未來無礙知現在無礙

云何三十二相所謂足下平滿相足下千輻輪文相手足柔軟相手足指間有金色網鞞相手足諸指纖長圓滿相足跟廣長與趺相稱相足趺脩廣柔軟充滿相雙腠纖圓如鹿王腠相兩臂臍圓平立過膝相陰相隱密如象王相身諸毛孔各生一毛右旋紺青相髮毛上靡紺青柔軟相身皮薄潤塵水不住相身真金色光潔莊嚴相手足掌中頸及兩肩七處充滿相雙肩頭頂圓滿殊妙相兩膊腋下

皆悉充實相容儀端嚴相身相廣長
相體相縱廣形量相稱相於身上半
如師子王相常有身光面各一尋相
齒白如雪四十齊密相四牙鋒利鮮
淨皎潔相於諸味中常得上味相舌
相廣薄可以覆面至髮際相梵音洪
雅隨衆等聞相眼睫齊整如牛王眼
睫相眼睛之上紅環間飾相面如滿
月眉如初月相眉間白毫右旋柔軟
相頂有烏瑟膩沙如天傘蓋相

云何八十種好所謂指爪狹長光潤
薄淨好手指足指纖圓腠直骨節不
現好手足各等指間充密好手足如
意柔軟好筋脉堅固深隱不現好兩
踝不現好行步直進如龍象王好行
步齊肅如師子王好行步安平如牛
王好進止儀雅如鵝王好凡所迴顧
舉身隨轉好肢節腠圓妙善具足好
骨節無隙如龍蟠好膝輪堅固妙好
莊嚴好隱處文約圓滿清淨好身皮
柔軟光淨離垢好身容敦肅無諸怖
畏好肢節稠密安布妙善好身肢安
定不掉動好身相光淨周匝端嚴好

周匝身光恒自照耀好腹形方正柔
軟不現好臍深圓妙清淨殊異好臍
厚妙好無窵凸好皮膚清淨無諸垢
染好手足充滿好手文不斷好脣如
頻婆菓好面門如量端嚴好舌相廣
薄好梵音深遠好梵音美妙具足好
鼻高脩直好諸齒方整好諸牙圓白
好眼睛青白分明好眼如青蓮華葉
好眼睫稠密不白好雙眉長軟好雙
眉紺瑠璃色好雙眉高顯光潤好耳
厚相稱輪埵圓滿好兩耳齊平好容
儀廣大皆生敬愛好額廣平正好身
分上半無比對好首髮脩長稠密紺
青好首髮香潔好首髮無交雜好首
髮無髡落好首髮光滑塵垢不住好
身分充實喻那羅延好身體廣大端
直好諸竅清淨好身肢無等好衆觀
無厭足好面如滿月好唯向不背好
面貌熙怡好身肢無垢好面門常香
好毛孔常香好首如末達那好身毛
光淨如孔雀項毛好梵音撫量應理
無差好頂骨無人得見好手足指約
如赤銅好行時去地四指能現印文

好自侍不待他衛好惡心見喜恐怖
見安好音聲和悅隨衆生意好隨有
情類言音意樂好一音說法隨類各
悟好次第說法必有應緣好觀諸衆
主無憎愛好先觀後作軌範具足好
不可觀盡相好好頂骨堅實好容顏
不老好手足胷臆有喜旋德好
云何輪王七寶所謂金輪寶象寶馬
寶摩尼寶玉女寶主兵寶主藏寶
云何世間八法所謂利衰譏毀譽稱
苦樂

云何三世所謂過去未來現在
云何四劫數所謂大劫母拏劫散地
劫賢劫

云何四世所謂聖世正世像世末世
云何二法所謂生法滅法

云何四生所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云何五濁所謂劫濁見濁煩惱濁衆
生濁命濁

云何四魔所謂煩惱魔天魔蘊魔死
魔

云何六趣所謂天趣人趣修羅趣畜
生趣餓鬼趣地獄趣

云何八寒地獄所謂皤地獄皤烈地獄虎虎凡地獄赤赤凡地獄阿吒吒地獄青蓮花地獄紅蓮花地獄大紅蓮花地獄

云何八熱地獄所謂等活地獄黑繩地獄衆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燒燃地獄極燒燃地獄阿鼻地獄

云何四大洲所謂南瞻部洲西俱耶尼洲北俱盧洲東勝身洲各有五百小州以爲眷屬復有二鐵輪圍小鐵輪圍大鐵輪圍

云何七金山所謂持雙山持軸山持木山善見山馬耳山象鼻山魚鱗山云何七海所謂鹽水海乳海酪海酥海蜜水海吉祥草海酒海

云何六欲天所謂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

云何色界十七天所謂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少靜天徧靜天無量靜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

法集名數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持世陀羅尼經

壁

大正藏經卷第八十 聖持世陀羅尼經

後漢 詔譯

今時持世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復有人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云何受持願佛演說

尔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於初二月白月一日於彼獨注入海之河乃入水中水至乳已面東向日合掌而立始從日出限至日沒誦持此呪從水出已絕食七日日夜誦持勿共人語然後乃盡持世本形將欲塗彩用珍重心以白栴檀香水塗絹乃經一宿表心供養命畫匠師令受齋戒澡浴新衣起珍重心依法莊彩像高十肘橫廣三肘色彩深綠座於蓮華莊嚴無量色彩鮮潔光明如日右手執果左手安慰容貌熙怡座前龍王手捧寶匣真珠寶瓶珊瑚碼碯金銀琉璃種種衆寶淨心供養上安諸天寶雲雨網大吉祥天手捧蓮華右邊安慰吉祥寶掌左邊侍立形色圓滿瓔珞嚴身手捧蓮華作安慰相持世

之像舍利處安闍伽香水種種細食
花鬘酥油燃燈供養復用妙花酥油
香燈飲食種種供養頻那及於夜伽
希無魔事伸供養已復用栴檀沉水
及諸妙香酥香油燈無量供養面對
觀想菩薩像前志心專注端坐持誦
始從寅時入於壇內或一七日或二
七日乃至一日至日出時期願必應
悉皆成就

余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復於
夜半入在水內誦持此呪滿八百徧
於當月內獲滿所願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復於夜半依法
誦持持世菩薩依法潔淨於六月內
必獲所願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藏於財物後時
廢忘依法誦持財物必得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欲求榮位晝入
水內誦持此呪至於夜半復用胡麻
而作護摩一粒一念一徧一燒至八
百徧必獲大喜富貴滿足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用白芥子與酥
相和一念一粒一徧一燒准前作法

亦作護摩王獲喜慶國土無災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用妙乳香與酥
相和而作護摩准前作法能息大臣
所有災難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於夜半內志心
誦持菩薩名号依法護淨一七日內
獲大財喜成就具足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白月一日起首
作法受持齋戒於舍利處安菩薩像
依法供養憶念誦持菩薩名号志心
期願必現化形於前慰安獲不退轉
起菩薩行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素食梵行斷食
酒肉日夜恒誦獲大富貴

余時世尊說此儀軌名根本呪即於
衆會而說呪曰

曩謨_引囉_引怛曩_二怛囉_二夜野

唵_引縛蘇駄哩_引薩縛_二賀_二唵

司洛乞叉弭_三步多擲_三你縛_引悉

窣曳_二薩縛_二賀_引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所有
印法以表心法亦名外表作此印時
用於兩手合掌虛中復用頭指拳在

中間無名指豎小指如針而手相交
中指形狀直量如針此印形相住彼
八方各各相離此持世軌儀之印依
法結印誦持明呪一切所願皆得成
就廣利有情

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室哩二合曳室哩二合迦哩二合馱曩迦

哩馱引祢也二合迦里二合薩縛二合賀引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此三
昧印應先合掌用大母指屈入掌內
此名持世三昧之印

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三麼曳掃弥曳二合三麼野迦哩

麼賀引三麼曳二合薩縛二合賀引

余時世尊告持世言此三昧印神呪
如是

復次持世應用頭指及於中指第二
節屈大母指豎此印名為持世菩薩
根本之印召請聖賢及送聖賢皆作
此印

佛告持世應用頭指向外橫舒此名
花印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縛蘇地薩縛二合賀引

佛告持世此花印呪如是受持

余時世尊復告持世若復有人應用中指而各橫舒此名香印

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縛蘇駄哩薩縛引一合賀引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若復有人用無名指向外而舒名塗香印

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縛蘇麼底室哩引二合曳薩縛引二合賀引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應用小指與大母指相捻而作餘三指舒如三股金剛此名燈印

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縛蘇駄引囉拏薩縛引二合賀引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應用二手如掬水勢用大母指交結過在頭指已外此名食印

余時世尊而說呪曰

唵引駄囉拏駄引囉拏薩縛引二合賀引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諸餘供養同根本印呪加持之若常用法以常呪印而加持之

若復有人彩畫持世菩薩之像應用
新絹細妙無瑕依佛肘量長可二尺
橫一尺像上安佛右邊觀音聖自在
像左邊建立金剛手像從佛中間安
持世像像形金色菩薩右手作施願
相莊嚴種種真珠琉璃乃至碼碯皆
用嚴飾於下右邊安誦持人右手頂
禮左手持冠於白月內圖畫菩薩於
此誦持一十萬徧隨力供養

余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將欲
種田誦持之人澡浴新衣受持齋戒
以菩薩像安在田中復用塗香花鬘
瓔珞細妙飲食珍重供養念菩薩名
至八百徧又於像前加持香水誦八
百徧滿注賢瓶安在像前令種田人
及牛耒耜行列而立以賢瓶水乃用
灑之并誦持人灑之亦余令誦持人
繞此田地及彼人牛行於七匝然可
下子

余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將欲
收田於地四隅安僧令齋飲食如法
此誦持人沐浴淨衣受持齋戒復用
尊像安置田中復用花香燈燭飲食

種種供養誦呪加持滿八百遍

復於像前香水滿瓶誦八百遍復加持之菩薩尊像面東安置塗香酥油花鬘飲食淨心供養穀實倍增離諸災難

尔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於此穀聚四隅之間安四童女著新淨衣素令令齋誦持此呪而加持之穀亦增多災難不侵

復次持世若量穀時彼人想念菩薩尊號若誦持人不得出聲嘿念專志量畢已來亦乃倍增

佛告持世若復有人田初熟時應先供養佛及聖衆增福無量不可稱讚尔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於收藏時先於倉內畫二矮人裸形大肚手執栲栳作瀉穀勢穀形金色於此倉內陳設種種然後倉內燒衆妙香及以衆花闍伽香水傘蓋幢幡并諸供養復將菩薩安於倉內復用牛乳灑在倉內誦持真言除去諸物方入財穀吉祥無患

復次持世於此庫藏陳設新食香花

供養受持讀誦此陀羅尼離諸災難
復次持世若復有人而用絲帛書寫
持世陀羅尼經復用香薰讀誦頂戴
增福無量息除災難

佛告持世若人誦持應先淨心誦八
百遍此陀羅尼日三時誦所願必應
菩薩加祐

復次持世若復有人求諸所願於自
所止向東北隅起聖持世菩薩形像
用妙絲帛依法圖寫乃至工畢潔淨
安置志心供養闕伽香水塗香燒香
栴檀沉水種種衆香復用五寶及用
五藥乃至五穀闕伽之瓶以帛覆上
勿開此瓶依法誦持此陀羅尼一切
所願悉皆滿足財物增長獲福無量
尔時世尊復告持世若有衆生欲作
倉庫隨量大小若欲取時應用酥食
供養尊像依法誦持此陀羅尼百二
十遍滿此數足然後方出息除衆難
尔時世尊告持世言若復有人持財
遠出骨肉憂惱用白沙草水濯取汁
出黃鬱金龍腦檀麝和闕伽水盡於
舶舩淨心誦持此陀羅尼財物速至

遠路平善增長滿足

尔時世尊而說呪曰

怛你野

二合

他

引

唧隸唧隸阿誡蹉阿

誡蹉婆誡縛諦

尔時世尊說此呪已復告持世此陀

羅尼若有受持能滿一切有情所願

譬如水大徧滿於地又如日光能破

諸闇猶如月光與物清涼尔時世尊

而說呪曰

怛你野

二合

他

引

駄曩努一縛嚕拏二

室窞

二合

縛

三

印捺囉

二合

室窞

二合

縛

五

蘇諦

引

惹娑娑摩努七努誡

誡

八

唧哆野覩

九

設哆擔

十

薩那

鉢囉

二合

野探

一十

野他迦

引

楞

一十

覩

三

滿怛囉

二合

跛那

十四

你賀

十五

怛你野

二合

他

一引

佉吒佉吒

二

契致契致

三

具啍具啍

四

蘇嚕蘇嚕

五

母嚕母

嚕

六

捫左捫左

七

曩摩哩

八

曩摩哩

泥

六

呬泥

十

捺

引

波野

一十

捺

野

二

鉢怛囉

三合

底瑟姪

二合

諦

十四

捫野

二合

蘇縛囉拏

十六

鉢囉

二合

捺

波野

七

娑縛

二合

賀

十六

縛蘇地

十九

賀

三

阿耨咤半

二合

曩

引

野

二十

娑縛

引二合賀引二縛護地引二娑縛引二賀引二

縛蘇馱引二地波哆曳引二娑縛引二賀引二

引二愚矯引二娑縛引二賀引二蘇羅鼻引二

引二娑縛引二賀引二印捺囉引二野引二

娑縛引二賀引二縛魯拏引二野引二娑縛引二

引二賀引二室囉引二摩拏引二野引二

娑縛引二賀引二結世毗喻引二尾引二

結世毗藥引二娑縛引二賀引二

鳩荅波引二捺演覩頊劍引二乞叉引二曩

訶阿尾囉訶曩拏謨捺演覩引二唵引二

但蘇引二四迷引二結引二四捺捺引二波野引二

娑縛引二賀引二

余時世尊說此呪已告持世言此呪

名為持世菩薩心陀羅尼若後有人

淨心受持此陀羅尼憶念不忘能滅

重罪獲福無量捨離三惡圓滿富貴

於諸所願無不具足乃至究竟成無

上果

余時持世菩薩及諸聖眾聞佛所說

歡喜無量頭面禮足信受奉行

聖持世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計七十二頌 壁

夏譯經三藏朝教奏試鴻臚少卿傳法大師臣 疏護奉詔譯

頂禮一切智	妙法及聖衆	略說沙彌行
令發出家心	於彼釋迦教	堅持於禁戒
持戒如護身	防守勿令犯	夜卧從早起
淨口及牙齒	念誦至天明	頂禮正等覺
參近於師房	以手輕擊門	入已問評師
身體安樂不	如是所作已	復作曼拏羅
供養而恭敬	早晨觀水內	中後時亦然
甕器盂鉢等	水蟲有大小	志心恒觀照
以羅淨濾水	審觀而可用	食飲懷慈愍
勿令殺害蟲	乃至草木上	塗壇牛糞中
如是受用時	救護於含識	或彼牀座內
田地糞土中	一一子細觀	是名出家行
一切承事師	洗鉢令清淨	依時三作禮
合掌向師前	問師何所食	作食治飢病
如是若爲食	用前清淨水	以水灌手淨
如法默然食	食已說二偈	迴向於信施
如說而依行	增長正念行	信解淨戒法
依法而修持	正觀自相應	出家心安樂
若人自犯戒	他見生輕毀	二人皆得罪
持者須一心	持戒或破戒	乃至病瘳人

說法不當機	他聞心不重	命終得太苦
若人行毒藥	及行呪法等	令他得命終
又復以種種	方便而行殺	如是破戒因
永沉三惡道	地獄鬼畜生	如次受罪報
及彼諸天輩	若或亦殺生	還墮惡趣中
受彼諸惡報	若有出家者	恣用身口意
誤殺螻蟻類	於其三業中	而得三種罪
若人以拳棒	土石及磚瓦	打擲於有情
馳驟禽獸等	亦得破戒罪	馳驟象馬類
而欲輒乘騎	往來逼迫他	亦得破戒罪
若有出家者	不得行偷盜	若自若教他
偷得於財物	迦哩沙波拏	四分中一分
如是破戒因	而成最重罪	飲食穀米等
花草草木類	地生或水生	而行於偷竊
或偷官稅利	私過於關津	及盜於有情
二足與多足	或彼出家人	受用雖具足
貪心復盜財	俱獲於重罪	若白衣鉢等
被賊所劫盜	勿得強取之	說法方便化
或復而迴買	不允隨他意	是名出家心
不動三業瘡	戒性自成就	若有出家者
不得行姪欲	女男及黃門	自來相慕欲
愚迷而愛著	得彼根本罪	若彼故行姪
如地如毒藥	損壞於自身	得大地獄苦

障礙於涅槃 不出於生死 正覺非如是
未曾身犯戒 持戒獲大利 若有出家者
不得出妄語 若言見天人 與我同言語
大人所住處 我自亦曾到 乃至輒闍婆
恭伴龍夜叉 摩睺羅伽輩 毗舍緊那羅
鉢哩哆鬼等 與我恒言語 此皆爲妄語
或言得五通 正道及四果 曉了甚深法
未得言爲得 如斯之妄語 永沉於惡趣
不得起兩舌 離別他善友 及彼麤惡言
綺說非與是 設被他毀罵 勿得酬對他
種種鬭諍言 一一須忍受 若彼不依行
而得犯戒罪 智者一心持 獲離口業過
若以穀米等 爲酒醉於人 不得而故飲
或以甘蔗花 葡萄菓實等 修醞可醉人
不得而故飲 自飲教他飲 迷亂而失念
增長放逸心 飲者得重罪 是故世尊言
若人以草葉 滴酒於口中 增長於過失
歌舞兼倡妓 故往而觀看 而得犯戒罪
香油塗飾身 旃檀鬘金等 及以好花鬘
金銀珠寶類 種種莊嚴身 而得犯戒罪
若於眼目上 點畫令端正 而得犯戒罪
座牀卧牀等 量高可一肘 亦不作莊嚴
復不令廣大 放逸不依行 而得犯戒罪

佛說出家人 過失宜遠離 若受齋食時
不得過中午 日出至午前 可許受齋飯
非時而喫食 佛說得重罪 如有比丘病
治病救於身 可許中後食 無病不依時
而得犯戒罪 金銀珍寶等 出家不得觸
受者生於貪 而得犯戒罪 若有檀信施
供養佛法僧 爲彼興福利 可許而受用
一切快樂具 勿得生愛著 若有貪著者
彼人須擯出 所有戲笑等 沙弥不得作
作者得犯罪 若有呵欠時 以手遮蓋口
不依而得罪 上座作嚏噴 不審而頂禮
新戒等嚏噴 上座須呪願 長壽無其病
沙弥向師前 不得於洩唾 不得刷牙齒
不得向師前 經行及對座 耆年宿德者
如法而尊重 若入觸咽時 如有後來者
低聲而警覺 所濾無蟲水 用添於淨瓶
淨手安詳行 不失出家行 師自座卧牀
恒用淨觀褥 所有牀椅等 不得沙弥座
師自若不在 依止清淨僧 明了律儀者
承事而侍奉 勿更依別僧 違者而得罪
比丘若出行 而爲求緣事 五日內復歸
得利同行衆 衆得利亦然 復與外來者
如過五日後 二俱各無分 沙弥大小便

須問佛僧地 不得亂往來 行依自界分
一切凡所作 合掌先問師 如是所作為
不失於正行 日沒禮佛塔 禮已復問師
與師濯雙足 事畢一心聽 顚望於所須
初夜及後夜 持誦勿須停 中夜睡眠時
如彼師子卧 所說一切法 志心而依行
薰識賢種子 煩惱自斷除 速成無上覺
佛說沙彌十戒儀則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上

壁

更說緣生祥瑞經卷上

蓮華 經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大衆中結跏趺坐時諸大衆恭敬圍繞瞻仰如來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頂禮佛德海 真實正徧知 過去及未來
數演緣生法 世間虛長見 顛倒苦沉淪
煩惱業無邊 願佛為宣說

余時衆會無量百千若人若天而白佛言今此大衆及於未來樂聞深法唯願演說

余時世尊告諸大衆善哉善哉應當諦聽今為汝說諸善男子若欲了達十二緣生吉祥瑞應謂從無明乃至老死輪轉次第於十二月各生祥瑞而乃有異始十月乃至九月又從一日乃至十五試於祥瑞快樂憂苦其事非一

諸善男子此十二支始從寶沙十魔洗月一日無明二日老死三日生支四日有支五日取支六日愛支七日受支八日觸支九日六入十日名色十一識支十二行支

又從麼佉一十麼洗月一日行支二日

無明三日老死四日生支五日有支
六日取支七日愛支八日受支九日
觸支十日六入十一名色十二識支

又從叵囉虞二那麼洗月一日識

支二日行支三日無明四日老死五
日生支六日有支七日取支八日愛
支九日受支十日觸支十一六入十
二名色

又從載怛囉正合麼洗月一日名色

二日識支三日行支四日無明五日
老死六日生支七日有支八日取支九
日愛支十日受支十一觸支十二六入

又從吠無事反舍佉二麼洗月一日六入

二日名色三日識支四日行支五日
無明六日老死七日生支八日有支
九日取支十日愛支十一受支十二
觸支

又從唎仁奈反瑟吒三合麼洗月一日觸支

二日六入三日名色四日識支五日
行支六日無明七日老死八日生支九
日有支十日取支十一愛支十二受支
又從阿引沙引娑四麼洗月一日受

支二日觸支三日六入四日名色五日識支六日行支七日無明八日老死九日生支十日有支十一取支十二愛支

又從室囉

二合

轉那

五

麼沱

月

一日愛

支二日受支三日觸支四日六入五日名色六日識支七日行支八日無明九日老死十日生支十一有支十二取支

又從婆

引

捺囉

二

婆捺

六

麼沱

月

一

日取支二日愛支三日受支四日觸支五日六入六日名色七日識支八日行支九日無明十日老死十一生支十二有支

又從阿濕縛

二合

喻若

七

麼沱

月

一

有支二日取支三日愛支四日受支五日觸支六日六入七日名色八日識支九日行支十日無明十一老死十二生支

又從迦哩底

二合

迦八

麼沱

月

一

日

生支

二日有支三日取支四日愛支五日受支六日觸支七日六入八日名色九日識支十日行支十一無明十二老死

又從麼月陵識

合二

尸哩沙

二合

麼洗月

一日老死二日生支三日有支四日
取支五日受支六日受支七日觸支
八日六八九日名色十日識支十一
行支十二無明
每月十三亦如三日每月十四四日
同之十五五日准理亦然

子土月一日行支
死十月一日無明支
死九月一日無明支
死八月一日無明支
死七月一日無明支
死六月一日無明支
死五月一日無明支
死四月一日無明支
死三月一日無明支
死二月一日無明支
死一月一日無明支

注云有支順轉積日逆流黑
白月餘如經廣說

今時世尊告諸大衆若復有人於十
二支審諦觀察憶念不忘了知愛喜

若無明支此日生時於第九日及第
九月九年有難若非命盡快樂有財
眷屬不和無病多言壽八十一卒於
行日

行日生子第八日月八年有難若非
命終獲大富貴兄弟唯二命長少病
德行知法朋友衆多工巧藝能壽八
十八卒於識日

識日生子第五日月五年有難若非
命終懷懼勇猛恒乏財寶見者歡喜
壽六十四卒於名色

名色日生第六日月九年十年逢於
難事若非命盡少病多冤有子短壽
貧乏恐怖得後富貴愛樂惠施壽年
八十卒於六入

六入日生於第五日三四月內八年
十年逢於災難若非壽盡憎嫉多病
貧乏苦饒愛味慳貪壽六十四觸日
而卒

觸日生子第二五日三九月內九年
有難若非命終疾患恒時巧言知法
賊姦我見有財妒色壽六十四卒於
受日

受日生子二日十日於二八月八年
有難若非命終恒大居尊富貴勝善
二妻多財工巧藝能壽命六十卒於

受日

愛日生子於第十日第三五月九年
有難若非命盡豪富第一子孫衆多
少病多寃壽六十四卒於取日

生於取日第九日內二八九月九年
有難若非命盡輕慢難降朋友暴惡
多積寃家爲非犯戒壽六十四有日
乃卒

生於有日至第九日二月八月九年
有難若非命盡貪他妻女寡睡豪族
處長主軍壽命六十生支日卒

子育生支於第五日九月九年十年
有難若非命盡富貴多病護國崇德
壽年七十老死日卒

老死日生於第二日第九月內九年
有難若非壽盡愚癡迷亂貪瞋盜賊
聰慧性利眷屬和順寃家衆多壽六
十四無明支卒已上比試祥瑞事訖
余時世尊告諸大衆若復有人無明
日病是夜又難應善護持第五夜差

行日得病於第三日七日有難第二
夜差識日得病第五日難第七夜差
名色日病於第三日五日有難即於
彼夜死活不定

六八日病於第三日四日有難第十
夜差觸日得病第三日難第八日起
恒患長命受日得病第五日難第九
日起十箇月患愛日得病於第八日
十日有難第十九日死活不定

取日得患當日有難第十日卒

有日得患至第三日九日有難恒患
不差生支日患五日有難第八日起
至十二日有難得老

老死支患至第三日七日有難彼起
得差

余時世尊告大眾言若復有人於出
行時觀十二支應知善惡無明日行
東去安樂平善速迴南行諍訟獲所
求事西方行時聞不可意北方得聞
順美愛聲

行支日出東去平善得迴無滯南去
憂惱安樂得迴西去路獲豐足飲食
北去平善安樂得迴

識日東行途路苦辛南方行時得迴
本處西行諍訟所獲虛耗北行獲利
本處得迴

名色東行吉祥富貴南方行時百事
圓滿西方行時皆遂所求北方出行
途路苦辛

六入東行獲於財利南行吉祥遂意
得迴西方行時所願具足一切或就
北方行時所求皆得

觸日東行財物散失南行安樂西方
行時諍訟驚怖北方速迴增長財利
受日東行憂惱驚怖過去得免南方
行時驚怖諍訟西方行時人卒聞信
北方行時獲利遂意聞信不悅

愛支日行東方得財南行利寡本處
速迴西方行時人卒獲信北方遂意
自在快樂

取日行時東行驚怖途路苦辛南行
安樂西方行時微少怖畏北方行時
所求皆獲速迴本處

有支東行辛苦怖畏南方出行速達
本處獲利遂意西方出行諸事增長
本處速達北方得利本處速迴

生支東行得財破壞南行稱意西方
行時得達本處北行獲財

老死東行速疾得迴南方行時得聞
愛言西行怕怖北方行時安樂本處
平善得迴出行已訖

時諸大衆復白佛言世有盜賊云何
了知余時世尊告大衆言若欲了知
劫盜等事應當審諦十二有支諸善
男子若無明日賊來北方財物散失
舍東來入賊心毒害彼賊疑少住處
不遠至九日內決定得財

行支日盜相貌赤黃著衣故舊彼盜
獲罪若來東方白雪其事

若識支盜人出自舍黃赤髮少外說
人聞財物却得

名色支日賊二兄弟面形髮黑內一
人醜白頭工巧至二十一財寶却得
六入日盜出於自舍形色黃赤妒惡
大目近水路來藏之舍近往處眷屬
至第二日得失疑惑財物不定

觸支日盜出於自舍形長髮黑數來
歡喜癡常似哭若有諍競財物却得
受支日盜聚落中來內有一人家大

色黑至二十日賊決定獲

愛支日盜彼人西來別聚落住形長見喜家犬足黑同人譁競談論彼人決定非虛取支日獲

取支日盜從南方來內一人譁其事談談財決定得

有支日盜從東而來辭辯僂僂竊詐多疑自眷屬說

生支日盜三人同行二人外來一人自親速疾求之財寶却得

老死支盜從北方來形首皆脩齒缺首白至二十五日財物却獲說賊盜竟余時衆會俱白佛言支分駒動其事云何

佛告大衆若復有人欲知此事應當審諦十二緣生了知未來所有憂喜決定非虛

復有男女老無明支左目駒時父母驚怖

行支左駒有喜遂心

識支左駒於所求事和合稱意若名色支左目駒動獲於財物六入支日左目駒時父母不悅

觸支日胸必有諍論

受支日胸於所求事和合遂意
於愛支日左目瞬時有骨肉來
若取支日左目瞬時所求皆獲
有支日胸諍論事起

若生支日左目瞬動得遠音信
於老死支左目瞬時一切所求和合
如意若復有人觀察十二皆悉了知
於無明支右目瞬動父母驚怖

於行支日右目瞬時於一切事皆獲
遂意於識支日右目瞬時有諍論事
於名色支右目瞬時而獲新衣
六入支日右目瞬時財物破散
於觸支日右目瞬時獲於財物
受支日胸有悲泣事

愛支日胸財物少散
於取支日右目瞬時多獲珍寶

若有支日右目瞬時諍論失財求之
却得

若生支日右目瞬時或望人來若求
財物希必來至

於老死支右目瞬時有喜慶事和合
成就目瞬已竟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上

第十二段

梵

十一緣生祥瑞經卷下

座

野天輝經職朝散大夫少卿傅汝舟臣

進發

敬告

[illegible]

于十一月一日行支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一日

注云有支順轉積日逆涼黑
白月餘如經廣說

白月餘如經廣說

尔時衆會無量人天白世尊言烏鳥
 鳴吟時來不定如何了知願佛演說
 尔時世尊告諸大衆若復有人於十
 二支審諦觀察了知憂喜若無明支
 日烏鳴於右妻女見喜烏鳴在左行
 人必來

人必來

於行支日右鳴安吉左鳴獲財
於識支日右鳴所望必得遂意左鳴

所望皆不成就

於名色支右鳴得財左鳴因園

於六入支右鳴驚怖左鳴諍訟

於觸支日右鳴驚怖左鳴家人至

於受支日右鳴稱意左鳴獲信散失財物

於愛支日右鳴安樂左獲善信

於取支日右鳴苦辛左獲安吉

於有支日右鳴人間左鳴安吉

於生支日右鳴所求和合遂意左鳴得信財物破散

於老死支右鳴無患左鳴破壞財物

少許今時世尊告衆會言若復有人

於無明支烏鳴北方必獲來信

於行支日烏鳴北方有喜事獲

於識支日鳴北安吉諧和遂意

於名色支北方鳴時聞悅意事

於六入支烏鳴北方獲路遠事財寶

去遙必非和合

於觸支日烏鳴北方有諍訟起

受支日鳴北方安吉

愛支北鳴遠離繫縛

取支北鳴卒事獲信

有支北鳴衣物必獲
生支北鳴人來問事

老死北鳴一切安吉

時諸大衆白世尊言心斷上明云何
了知

今時世尊告大衆曰若復有人於十
二支憶念不忘悉皆了達若無明支
斷上明動大聖者至
行支曰明家長安和
識支斷明聖者必來
名色支明多獲財物
六入支明心起煩惱
觸支斷明適意慶快
受支曰明有驚怖事
愛支曰明增長家財
取支曰明中一人天
有支曰明聖者來至
生支曰明盜賊必至
老死支明家內和合
若復有人觀十二支了知愛喜於無
明支心上明動諍訟煩惱
行支曰明獲於財物
識支心明有驚怖事

名色心胸父母歡喜

六入支胸於所求事和合現前
觸支心胸父母驚怖

受支心胸南行襪之乃可宜吉

受支心胸獲大憂惱

取支心胸有惡人至

有支心胸有憂悲事

生支心胸必大怖畏

老死支日心上胸動老者必卒

余時大衆復白佛言此十二支有此
祥瑞於日用事未能了知復云何行
唯願宣說

余時世尊告大衆言若復有人於無
明支及行支日聚會筵設修飾田宅
問事見貴洗頭等言澡浴作衣宜勿
用之

於行支日求事聽法習學弧矢收伏
寃賊澡浴親貴皆宜善用洗頭有患
作衣還敗慎勿用之

於識支日王受灌頂伏寃收軍修營
聚落州府舍宅成就皆吉洗髮咽項
造衣宜用澡浴驚怖切宜慎之
若名色支諸所作事及常住事剷除

髮爪財物收藏皆善宜用洗頭色變
澡浴驚怖若作衣時獲喜速破
六入支日王受灌頂修治聚落圓滿
成就他人勿拜運動新宅財物遠離
收護獲罪若澡浴時父母驚怖若洗
頭時名稱無怖

於觸支日作善不成惡事害人罪犯
速成於取支日一切所爲父母驚怖
澡浴作衣受人非久必有血光作衣
未浴宜勿著之

於受支日所求事喜交易布施修治精
舍吉慶宜用洗頭驚怖獲不遂意若
作衣時所希非難宜對友人著之前吉
於愛支日資具珍寶宜收護吉輕微
急速行用大憂洗頭髮敗作衣滿足
於取支日小兒剝髮所爲輕事皆宜
用之師度弟子剝除髮服藥和合
送客嫁娶吉慶富貴澡浴獲財作衣
逢喜

於有支日結識交友及一切事諱訟
遠離洗頭勿用作衣澡浴皆宜吉慶
於生支日修飾舍宅及鞍馬庫藏見
貴臣主皆吉宜用澡浴遠行亦宜用

之及洗頭喜作衣非久宜當日著
老死支日所起惡事富者財散作於
利益及論義事遠離諸非洗頭速獲
飲食多美澡浴心惱作衣長久
於是衆會白世尊言足賧地動鳥吟
犬吠油火鼠傷善惡未了願爲演說
余時世尊告大衆言若復有人於十
二支憶念審察當知善惡所以者何
於無明支日足賧有喜

於行支日足賧主事不吉勿用
識支名色此日諍論

六入支日足賧人卒

觸受愛支此三足賧諍論事起

於取支日足賧人卒

於有支日足賧獲衣

生支足賧賊難病怖

老死支日若足賧時獲悲惱事

復次觀察十二有支於無明支日足

賧動時有劫盜至家犬吠時人來問

遠衣燒無事若鼠齒衣危難來至若

有鳥鳴家人來問衣油污時人卒獲

信若地動時三恩普降

於行支日足賧動時宜出行吉若犬

吠時有少王事若有鳥鳴善信必至
及見血光衣燒獲喜鼠啣衣時獲大
富貴衣油污時財物多獲若地動時
飢饉劫殺外國來侵於識支日足胸
動時有非人至有犬吠時有賊盜至
及獲財物有鳥鳴吟諍訟事起若衣
燒時而有所得若鼠咬衣財失却得
油污衣時父母驚怖有地動時二王
吞併名色支日足胸獲財不来自至
犬吠人卒若鳥鳴吟有愛人至衣鼠
傷時財失却來衣燒有喜衣若油污
大人思念有地動時有冤賊起除剪
國靜

六入支日若足胸時友人遠至家長
安吉犬吠諍訟鳥鳴人來作和合事
鼠傷衣服有人水没而卒若衣燒損
諍訟獲財衣若油污有驚怖事有地
動時老者卒矣

於觸支日若足胸時喜事得聞家犬
吠時盜賊來至鳥鳴驚怖衣鼠損時
獲於財物衣火傷時表於人卒衣油
汚時獲眷屬喜地動諍論

於受支日足胸動時出行宜吉家犬

犬時有聖者至衣鼠傷時必得見主
衣火傷時有少事起油污衣時得不
可意有地動時遠信必至

於愛支日足眴獲財犬非時吠必有
瞋訟若鳥鳴吟聞於子信鼠傷衣時
必有人卒火傷衣時得於財物衣油
汚時有吉慶事有地動時冤賊必起
及有使命從東而來

於取支日足眴獲罪人卒有信犬非
時吠有諍訟事鳥鳴吟時有眷屬卒
衣鼠傷時有飢饉至衣火損時必有
所獲衣油污時散失財物有地動時即
外處來侵於有支日足眴動時賊來
聞信犬吠非時土地不寧若鳥鳴吟
必獲於財衣鼠傷時家賊必至衣火
損時獲美飲食衣油有喜地動豐熟
於生支日足眴動時遠乘速至犬非
時吠有喜悅事鳥鳴吟時無事安和
鼠傷衣服廣得財物火損衣時什物
增長衣油污時有喜必來若地動時
有軍兵至老死支日足眴動時諍論
事虛犬吠非時友人遠至鳥鳴吟時
有諍訟事衣鼠損時財物散失火傷

衣時有圖圍難衣油點漆誶論事至
有地動時難處東方

今時世尊復告大衆若復有人於此
緣生十二有支思念不忘必能了達
憂喜等事若無明支日宜護財物
於行支日收拾財物

於識支日宜學藝能
名色支日爲眷屬吉

六入支日結識事吉

若觸支日宜破冤事

於受支日宜嫁娶事

於愛支日奉王命事行禁非法

於取支日宜知上事

老死支日起非法業正行勿用

時諸大衆白世尊言此十二支於卜

問時云何行之

余時世尊告衆會言若復有人於無

明支日欲求卜問獲於財物鞍馬皆

吉眷屬聚會不永勿用

於行支日宜卜問事出行食飲思子

念友說法皆吉

於識支日若卜問時事勿動喜結識
知友不起煩惱事說成就災難息除

名色一支曰若卜問時有怖煩惱事散
徧普骨肉離別

六入支曰行卜問時獲財禮事及妻
室悅女男分貴

於觸支曰卜問有諍賊怖憂惱非理
患難眷屬不和

於受支曰求卜問事多獲財寶飲食
衣物妻室悅意莊嚴具足

於愛支曰求卜問事心思搆畫虛妄
所求皆非成就

於取支曰求卜問事見者歡喜稱讚
護持座兼所乘財獲多喜

於有支曰求卜問事獲怖王法破壞
憂惱骨肉離散

於生支曰求卜問事獲大財物一切
諧和圓滿成就朋友歡喜珍重稱讚

於老死支曰求卜問事虛妄善惡破壞
星散無有精華事虛大憂貪瞋數起

今時世尊說是法已告諸大眾若復
有人審諦觀察十二緣生了達善惡

憂喜得失應盡轉輪圖寫分明謂從
無明乃至老死月日分位次第羅列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豕十二

相狀本形輪轉次第爲人解說時諸
大衆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信受奉行
十二緣生祥瑞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經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弥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極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寂鑒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於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燭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蠹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東晉三藏鳩摩羅什大師所譯 唐李道深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大众中尔時外

道有疑欲決迷大乘行來至佛所稽
首恭重合十指掌問無我義大丈夫
是一切智常說此身無我若身無我
本性亦無云何說有哀啼戲笑憎受
兩舌等事當何所生是我所疑願賜
除斷

如來所言身與本性有無云何佛言
外道諦聽諦受當爲汝說

佛言身與本性體本空故說或有或
無斯成二法言是有者斯更虛妄佛
言當觀全身髮甲皮毛兩手雙足至於
脂筋脾腸骨髓等事周徧內外不見
本性外道言大丈夫若彼不見本性
以我肉眼云何能見或以天眼而能
見乎佛言天眼見彼無色無相無住
此見非見外道言若如是說大聖妄
語若彼非者云何現見有此啼笑嬉
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以如是故何
得說無又說或有或無斯成二義又
言大丈夫若彼有無不得說者云何
說言彼有所著彼無所著又言空者
當何所如佛言如是如是空非所如
體不可得故外道言若此者笑哭嬉

戲瞋怒憎愛兩苦等事當何所見佛
言如夢如幻如化如影像相外道言
云何夢相云何幻化相云何影像相
佛言幻化非相空非執持夢本體空
如陽焰故影像無色虛假不實如是
所見乃至一切事皆如幻如化如夢
如影當如是見

復次有二種見莊嚴真如彼莊嚴者
此即名我此即名他是名人補特伽
羅名人世間思惟至於資財男女兄
弟妻妾等名心所思惟莊嚴彼如是
法無自無他無人無命無補特伽羅
無有情無世間無見者無資財無男
女無朋友無妻妾等彼一切事不見
自性云何彼出世間莊嚴果報善惡
生滅彼真如莊嚴果報無善無惡不
生不滅無煩惱無快樂而彼諸法各
各如是又彼世間及出世間二種莊
嚴今諸有情因莊嚴故而生煩惱起
於輪迴久久長轉不知真如彼知法
者思惟莊嚴疑此苦受彼苦受惡遠
離解脫而不見道愚癡有情以迷執
故輪轉生死墮於惡趣行世間法不

見真如盡彼輪迴由如織網用線展轉復去復來又如日月二種行往晝夜隱顯出沒世間諸行無常不久破壞輪轉生死來往亦然而真如體離莊嚴句又彼天人乾闥婆等及彼女等住於天上以彼莊嚴果報墮一切有復有持明成就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彼以一切莊嚴果報復墮地獄惡精進天以彼神通而作功德以彼一切莊嚴果報或墮彼天又若帝釋及轉輪王具最上德及最上句以彼一切莊嚴果報復生傍生智者於一切時宜應遠離天上最上大樂恒觀菩提之心靈明廓澈無自性無罣碍亦無所住一切皆空亦復遠離一切戲論外道菩提心相不硬不軟不熱不冷無觸無執又菩提心相非長非短不圓不方不肥不瘦又菩提心相不白不黑不赤不黃非色非相彼菩提心不作相非顯耀無性無纏縛由如虛空而無色故菩提心相而離觀察外道而汝不知菩提心相與般若波羅蜜多而相應故又菩提心相自

性清淨無物無喻不可觀視是最上
句又菩提心相非諸物像無相似者
如水成漚雖觀非有如幻化如房焰
喻如尼園作諸坏器衆名雖具成成
戲論貪瞋癡等亦幻化有一味空故
如電之住刹那不見觀彼般若波羅
蜜多及作諸善亦復如是至於談笑
嬉戲歌舞歡樂飲食愛欲一切如夢
有情諸行畢竟體空心喻虛空疑豈
何立行般若行恒若此觀了一切性
自然解脫得最上句諸佛所說無上
菩提由斯生出當作是觀作此觀者
得最上涅槃乃至往昔造作諸過咸
悉除滅生無量德而於此生不染諸
過專精觀行決定成就若與眞如不
相應者應念非眞如呪及金剛鈴眞
如無生印而起眞如相應之行決定
圓滿如上功德

外道問聖大乘無我義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經

西晉經三藏新集卷之十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漢本經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與諸苾芻
衆俱是時如來廣爲時會人天及彼
未來而說師範

今時如來告苾芻衆言苾芻當具足
十種法得度人出家受戒爲苾芻得
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人爲依止何
等爲十一者得慚愧樂戒二者得多
聞法三者得毗奈耶多聞四者得力
正行犯生戒依法依毗奈耶正行五
者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見依法
依毗奈耶正行六者得力正行看病
安住七者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
奈耶法自說令他說八者得力正行
說身行戒九者得力正行說出家梵
行戒十者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
餘苾芻此十種法當具足住

云何苾芻得慚愧樂戒謂此苾芻如
是得云何我未得阿鉢底不速疾得
阿鉢底如法如毗奈耶作爲苾芻是
爲得慚愧樂戒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法謂此苾芻得

法藏所說得多聞說爲得知法力周
四聖諦廣略解說苾芻是爲得多聞
知法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毗奈耶此苾芻
所說二毗奈耶說者周二別解脫廣
念誦於行住坐卧口念心思微細觀
察苾芻是爲得多聞知毗奈耶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
毗奈耶正行謂苾芻知阿鉢底知非
阿鉢底知輕阿鉢底知重阿鉢底知
因業阿鉢底知非因業阿鉢底知中
阿鉢底知前阿鉢底知後阿鉢底知
已起阿鉢底知未起阿鉢底阿鉢底
起已一一能知苾芻是爲得力正行
依法依毗奈耶正行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
見依法依毗奈耶正行苾芻此得力
正行謂周緣生廣略解說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一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
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
是得此一大苦蘊集此無明滅則行
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

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此如是滅則得一大苦蘊滅苾芻是爲得力正行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奈耶正行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苾芻此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謂隨其病疾而與湯藥滿自住房而不嫌厭苾芻是爲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奈耶法自說今他說苾芻此得力正行謂愛樂相非相法自說今他說及滿樂欲說苾芻是爲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奈耶法自說今他說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身行戒苾芻此得力正行謂觀犯過犯已觀察觀見謂見威儀開僧伽梨及受持鉢受飲食乃至語言愛等苾芻是爲得力正行說身行戒

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苾芻此得力正行謂四念處四正減四神足四無量五根五力七覺支

八正道舍摩他微鉢舍那念戒無煩惱無我如是苾芻是為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

云何苾芻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餘苾芻如是年滿是名具足

苾芻此十種法具足是苾芻得度人出家受戒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為依止若苾芻此十種法減度人出家受戒不依止住復與他為依止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_二多彼所有法彼一一減得阿鉢底彼所有法彼一一減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_二多

苾芻此十年戒當信重持三法一心行何等為三謂度人依止不依止如是世尊應正等覺說此十種法戒過犯報應已是會大眾苾芻等歡喜奉持禮佛而退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經

歸命無上覺 及法聖賢衆 大明心真言
無能勝自說

如來應正等覺亦說此明利益一切
衆生成就一切吉祥事業消除重罪
而無中大壽命延長遠離衆病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童男童女於此經中
恭敬尊重所有人及非人懷惡心者
羅刹婆烏婆多 三合 羅迦餓鬼塞建陀
阿鉢婆麼 三合 囉玉失者 三合 迦麼恒羅
三合 部多鬼魅諸惡之衆所作邪法呪
詛有情生種種界受飢餓病及一切
惡病瘡癰癰腫疥癩疣贅如是等苦
而不能害若有宿殃罪業更相殺害
鬪訟喧譟及王法禁繫水火賊難如
是諸難逼惱之時憶念讀誦決定消
散離其災害吉祥安樂若復有人或
以桦皮緇帛紙上書寫此明或於餘
處書寫供養或戴頂上或戴項上或
臂上于上或帶衣裏或結為鬘戴頭
髻中心是受持永無災難恒得安樂
若常清旦潔淨身心志誠讀誦若捨

命已於七生中得宿命智身相端嚴
恒得快樂戒行具足口中常出憂鉢
羅華香所言誠諦衆人愛重復得生
於三十三天於此真言依法想念必
得成就即說陀羅尼曰

怛你野二合他引咎婆你引娑嚩二合婆

你引謨引賀引你引馱引馱引馱引馱引

細引野引野引野引野引諦引賀引賀引

賀引賀引諦引波羅迦囉拏引無蓋

二合哩曳二合尾哩野二合供婆濕縛二合哩

引虞拏諦引際引部哆迦哩勞捺囉

二合迦哩供婆縛諦引尾沙供婆縛諦引

薩哩縛二合未隸引部哆未隸引喀訖

二合喀訖二合捨切身室哩二合達哩麼二合

迦囉細引曩寫薩波哩縛引覽薩哩

縛二合尾史引毗藥二合薩哩縛二合尾野

二合地毗藥二合薩哩冒二合鉢捺囉二合尾

毗藥二合怛你野二合他引悉馱迦哩悉

馱引哩體二合悉馱摩努引囉體引悉

馱引哩曳二合護嚕袒嚕弭娑縛二合

悉諦二合鉢囉二合娑縛二合悉諦二合悉

弟引鉢囉二合悉弟引悉馱引哩體二合無

蓋二合哩野二合縛諦誡摩你引怛波你引

拾羅捉引婆捺哩二合婆捺囉引縛諦二合

扇引諦引難引諦引尸尾引護嚕迦

摩哩波哩怛囉二合被俱嚕波哩誅囉

二憾俱嚕波哩播引羅喃俱嚕扇引

諦孕二合俱嚕娑縛二合悉諦野二合野

喃俱嚕摩摩達哩麼二合迦囉細引曩

寫娑縛二合賀引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敕雕造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

第三卷

經

聖多羅菩薩二百八名陀羅尼經

經

要譯經藏朝散大夫感通觀音大師臣 梁奉詔譯

歸命種種摩尼瓔珞殊妙莊嚴繒蓋
最勝大世界多羅大菩薩

今時多羅大菩薩所有未曾見聞往

昔大陀羅尼法願施宣說

唵引恒賴二合路引吉野二合尾惹野三

阿吟旦四惹野五阿你寅二合吟哆六

惹野七阿惹野八尾惹野九摩賀引

惹野十尾惹野十一惹野十二惹野十三惹野十四

唎十三娑摩二合囉娑摩二合囉四左囉左

囉五縛囉引縛囉引縛囉引縛囉引縛囉引

迦嚕尼計引祢尾七尾羅娑尾羅

娑八尾羅引娑九縛囉二合謨引那

迦哩一尾惹野引尾二唎三唎四唎五

吉孕二合吉孕三合尾覽麼細引娑摩

合囉娑摩二合囉六摩賀引鉢囉二合

諦詣引阿你縛引哩哆八鉢囉二合

娑哩引摩賀引迦嚕尼計引吟哆覽

詣你一吽吽二薩頗二合吒薩頗二合吒

阿尾引瑟吒二合野三三尾瑟吒二合

野四度曩度曩五尾度曩尾度

曩六劍波劍波七劍波引波野八藕

囉鼻三十嚧三十地縛四十悉哆目契

十一賀羅四十狀囉四十末羅四十散四十誡哩惹

二曩鼻四十摩尼四十嚧四十尾捨那尾

捨那四十嚧四十婆誡縛諦四十散

怛羅四十娑野四十尾觀喃四十波哩波

羅野四十娑麼四十劍四十麼四十你

你麼四十你你四十那摩你四十那摩你四十

三冒四十獸你四十三冒四十獸野四十三謨四十

賀野四十三謨四十賀野四十賀囉四十賀囉四十

咽哩咽哩四十護嚧護嚧四十尾哆囉

際四十尾囉惹憾四十尾囉惹憾四十

怛嚧四十吒野四十怛嚧四十吒野四十散

怛嚧四十吒野四十散四十怛嚧四十吒野四十

六十滿哩那四十滿哩那四十那摩那摩

六十三末囉四十三末囉四十具四十囉具四十

囉四十尾誡尾誡四十尾誡縛諦四十曩

謨四十曩摩四十娑縛四十賀四十賀四十

說此呪已四十時天人夜叉四十乾闥婆阿

修羅緊那羅摩睺羅迦羅剎部多頻

曩野迦等聞大呪句掩面怕怖振大

神力求哀救護歸命讚嘆多羅菩薩

目淨脩廣心行真實瞻示三界一切

平等目放慈光如觀自在利益衆生

如蓮華開

今時自在天王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及一切天人阿修羅持明衆等集會
長跪亦皆如是於是自在天王即說

呪曰

曩謨 曩麼怛娑昧 哆 囉

曳 祢鉢哆 挽哩左 細 縛訖

叉野 末野 努波摩祢縛焰

曩 麼 瑟吒 設哆母孕 哆 捨

娑縛 悉諦 迦 尾惹野 蘇

室哩 訖史 鉢囉 鼻惹拏

鉢囉 際 濕縛 哩伊濕縛 哩

室佐 必哩 野 鼻瑟摩 贊

拏 摩賀 左囉 縛諦波納摩

你 怛囉 波納摩 目契波納摩

曩 鼻蘇早 訖叉 那 蘇路

左曩 尾舍 落 訖史 你羅

你路 怛鉢 囉鉢囉 怛囉

哆舍囉拏野 蘇佉那 末羅那

嚕波那 怛他 曩 他 嚕

迦哩撓 捺囉 囉怛曩 怛囉

野尾舍 隸你怛 沒撓 瑟耻

哆 末囉 曩契囉訖堵 怛鉢

羅路 左曩 難那難那末羅

鉢納摩二合鉢納摩二合娑引鉢納摩

二合哆囉迦引怛賴二合路引枳野二合那

摩你扇引哆引鼻摩尾引誡引摩

賀引末羅引那摩你那引摩你再縛

舍引隸你你哩二合縛羅引波羅引鉢囉

二合拏哆引縛日哩二合尾惹曳鉢囉二合娑

引濕縛二合哩尾囉惹摩羅引弄引縛冒

引地室贊二合捺哩二合蘇羅縛囉引哩唧

二合哆引阿護諦入鉢囉二合護諦室弄

二合縛縛引嚕尼左引嚕縛哩左二合娑

引縛引嚕尼喻地你隸拏補杲二合瑟

波二合曩引摩摩努引賀哩怛哩二合尸

佉引怛哩二合末隸室弄二合縛怛哩二合

你引怛囉二合怛哩二合摩羅引波賀引

怛哩二合瑟拏二合波曩野曩引娑引

地尾二合怛他引娑引囉濕縛二合諦

摩哆引布瑟致二合那引奔尼野二合

那引弄引縛播引波罕諦尾捨引囉

那馱曩那引建引諦那引燥引摩

野二合蘇嚕播引蘇俱祖那哩麼引

野引麼引野引縛諦難引哆引難引

哆嚕訖叉二合囉際引摩賀引麼引隸

你那摩你再縛那摩曩引耶摩曩

波賀引迦囉引隸建引諦摩怛鉢

囉^{三合}惹拏^{二合}馱縛路^引麼^引那捨摩你

怛他^引蘇佉^引鉢囉^{二合}惹波諦諦哩

他^{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縛諦沒囉^{二合}憾

摩^{二合}那^引波囉弭^引舍縛^{二合}哩贊捺

囉^{二合}鉢囉^{二合}婆^引贊捺囉^{二合}目契贊

捺囉^{二合}建^引怛野^{二合}波哩賀^引尼蘇

哩野^{二合}祢鉢諦^{二合}賀囉^引囉摩野

摩^{二合}囉摩尼蘇目契尸縛^引訖史^{二合}

摩^引訖史^{二合}摩縛諦諦哩他野^{三合}

夢誡羅野^{二合}尾近曩^{二合}曩^引舍你

馱你野^{二合}奔尼野^{二合}尾再^引哆^引

左哆鉢哆^{二合}惹敢^{二合}謨曩那鉢囉

婆^引婆野罕尾阿婆野那^引哆^引

囉^引哆^引囉^引地波曩曩^引薩哩縛

薩怛縛^{二合}努波囉哆^引布惹野

挽祢野^{二合}鉢囉^{二合}婆^引那你你羅

計舍^引蘇尾^引舍左囉怛曩^{二合}婆

囉拏部沙拏^引閉旦^引末囉馱囉^引

祢^引尾商^引哩虞^{二合}捺婆^{二合}悉堵

入縛^{二合}囉^引尾嚕^引左曩^引嚕^引左

曩^引諦羅矯孕^{二合}諦迦^引羅^引閉縛

日囉^{二合}馱^引哩尼曼拏羅^引誡囉^{二合}

馱哩鼻摩^引憾婆^引憾婆成呬悉弭

多^引計^引喻囉軍拏馱囉^引賀^引

囉入縛二合羅引迦羅閉你蘇祢佉羅

引左魯目契你寅二合曩曩引鼻馱

囉引蘇契摩尼鉢囉二合婆引摩尼

馱囉引摩尼部沙拏部史哆引摩

尼鉢囉二合普祢喻二合哆縛諦摩四

曼拏羅曼拏曩引祢鉢諦二合建引

諦馱哩縛曠二合曩囉曩引哩鉢囉

二合目引馱你能瑟致哩三合難拏馱哩

蘇摩野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尾引誡

三摩引四哆引誡誡曩三摩引誡誡

曩左引哩尼縛囉引波婆二合囉賀囉

鉢囉二合婆引迦引頭你那摩你薩哩

縛二合迦引摩俱嚕二合馱鉢囉二合麼哩

縛二合粗拏引馱哩惹引致撓引捺哩

二合沒囉二合憾頭二合沒囉二合憾摩二合舍

縛二合囉引野吟迦羅尾孕二合迦婆引

尼蘇部嚕二合惹路引計引舍縛二合

囉俱囉引誡囉二合惹難尼難拏縛

諦贊尼縛日哩二合囉怛曩二合鉢囉二合

婆尾部沙拏引軍拏羅引摩羅三

縛引馱引野引哆引野引摩野二合摩

努引努誡引尾你野二合馱哩嚕波馱

哩末羅迦哩末羅引末羅馱囉再引

縛鉢囉合惹拏合設薩怛囉合鉢

囉合賀引哩尼迦囉引迦囉引縛諦

再引縛鉢囉合惹波羅摩曩薩怛

他引賀引哩祢合賀引哩摩野合蘇賀

哩摩野引左贊波供那引摩婆引

蘇囉引賓誡囉引娑摩引舍哩合

野引唵瑟奴合迦囉引隸迦囉那引

波你蘇婆誡引鉢囉合覽彌你冉引

縛怛他左賀引哩數合怛迦合吒引俱

羅引努魯波引諦末囉引縛訖囉合

俱嚕合馱鉢囉合娑引那你尾孕

努縛日囉合目契地摩引地迦哩鉢

囉合惹拏合嚕哩馱合你牟引隸尾

嚕引左你祢引尾薩哩縛合祢引縛地

迦引縛囉引阿曩加引曩引囉引野

尼波引波賀哩落訖史彌合覽惹縛

諦必哩合野引蘇必哩合野引必哩

野散縛引娑引必哩合野唧引瑟吒

引必哩合野引縛諦必哩合野引必哩

一諦迦哩再縛薩哩縛合達哩摩合

三摩引室囉合野引沒馱你哩摩合

拏你哩摩合拏引麼引曩引波曩

野喃迦哩羯哩摩合訖隸合舍鉢囉

合二末體你迦引摩賽引你野合二鉢囉合二

未體你那捨惹拏合二曩駄哩冒引駄

引那捨波引囉引哆引室囉合二野引那

捨部頭縛尸鉢囉引二合鉢哆引二合摩

賀引那捨末路引惹縛合二羅引縛囉

合二囉尼縛囉合二駄哩縛日囉合二蘇曷

摩引二合蘇羅引摩賀引迦引羅引縛

日囉合二蘇摩曩那引縛日覽合二俱勢

蘇契婆致縛日囉合二播引合引蘇播

引合引左縛日囉合二賀婆哆引二合尾羅

引悉你摩勢引惹拏合二摩喃散縛

引駄引波羅尾近曩合二尾曩引捨你鉢

囉合二賀羅引合那你諦沒囉合二目契

訖哩合二拏引曩引吒迦捺哩舍合二你

賀引羅引賀羅鉢囉合二婆引達引

哩引二達哩摩合二難哆引縛路吉你曩

謨引婆堵合二諦引摩賀引祢引尾祢

鉢哆合二縛日囉引二合摩賀引未羅引野

引恒鍍合二弥引縛縛日囉引二合婆引哩尼

婆引史哆引空哩合二哆縛日哩合二尼

娑縛合二賀引

是時自在天王讚說此一百八名已

而復告言汝多羅菩薩善能宣說

尔時多羅菩薩舒持光焰普照十方而自憶念過去佛言自在天王及諸天人志心諦聽一切如來具大十力恒作覆護有如是廣大威德菩提道行度脫汝等輪迴苦海生死大怖得到涅槃究竟彼岸令心發行信受明法

尔時有佛号曰光焰種種莊嚴如來而復說言此大明力於彼水陸一切衆生作大救護於彼黑暗作大光明於諸罪障出生善根此大金剛陀羅尼聞過去佛作相應行知者心得清淨變成最上吉祥三昧一切過惡而自消除一切罪業而自不生若復有人聽聞受持專心讀誦如佛說言一切事業皆得成就一切煩惱皆得解脫一切衆生所願成滿如來智法世間無等又復讀誦此一百八名多羅菩薩救護引導得面正覺所未成就若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於前衆生悉皆歸伏能破世間一切迷妄煩惱尔時光焰佛言彼人入如來族是真師子光明力等能覺天人具精進力

獲彼如來最上端嚴名聞大士善解
法相利益最勝

又彼佛言離欲心喜煩惱不生善住
適悅發廣大心長夜安隱多羅菩薩
受樂守護復得一切天龍鬼神怪未
曾有歡喜受樂頂禮合掌住立讚歎
聖多羅菩薩一百八名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金剛針論

法華菩薩造

經

要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寺卿傳教大師臣 法華奉詔譯

如婆羅門言衆典之內四圍陀正又於此中念爲其正又此念中能所詮正又於此中能詮爲正唯此最上無法過此世若無此業云何作由此能詮若愛若恚從此而生如一切姓婆羅門上今此言詮亦復如是

此理不然所以者何彼婆羅門何姓何命復云何知行業云何如何得此婆羅門名又此國陀云何稱正帝釋元因云何傍生傍生云何生於月天日天元因復生傍生風天火天水天元因展轉往來云何如是

又彼妄執天中死已復生天中人中死已復生人中傍生亦然四圍陀內作此說者皆非正理此命是何何因名命婆羅門等亦復如是

又汝外道婆羅門言正典所說婆羅帝山產七禽獸那婆羅陀及別鹿迦陵菴哩山彼山所有鸚鵡路鳥鵲鹿之類生在人中俱嚕乞囉

二合此云福地從彼死

已生在婆羅門中解四圍論

此等禽獸鹿鵝鶩鶩出生人中彼獸之命是婆羅門非婆羅門所以者何彼命若是而非禽獸彼命若非彼生婆羅此言非理

婆羅門執四圍隨論是萬法本亦号真如非於餘姓而許受食

於首陀處數數受利正違自宗何名淨行由此亦非真婆羅門

又四圍隨婆羅門法長執正命及於正法婆羅門種亦復非理云何正法種姓間雜何名最上所以者何非單間雜其事云何

且如父名那洛乞义其子乃名兵誡羅仙又如父名阿誡悉帝其子亦名阿誡悉帝^合又如父名布沙野^合其子乃名嬌尸迦又如其父名俱舍子其子名爲僧薩多^合誡又如父名迦癡那其子亦名迦癡那又如父名婆左虞麻麼^合其子乃名嬌怛麼又如

父名迦羅舍^合其子乃名訥嚕^合拏

左哩野^合又如父名底逸底哩其子

乃名底帝哩咄^尼迦又如父名捺羅

舍^合給子名仙覺又如母名野鹿採魚

人生其子乃名縛野二合僧子覺乞曬

二合父首陀姓其子乃名尾濕二合彌怛

覽二合母是種陀羅子名縛瑟姪二合母

名烏哩縛二合尸天所生女非婆羅門

如上所說何因固執言婆羅門人間

最上又如所執成嚕二合底經正亦非

理是故所有婆羅門法道理亦非

又如所執婆羅門法新肉紫礦及鹽

等物成陀應受汝婆羅門勿宜受之

今何不介

又如彼計乳賣婆羅門行虛空墮落

非婆羅門食肉墮空非理亦余是故

應知買賣乳肉婆羅門非成陀之法

由此當知一切非食肉乳等人及非

買賣皆惣得名婆羅門邪是故應知

乳肉計賣非婆羅門妄執非法

又世間姓妄執最上亦非正法如刹

帝利毗舍成達各執最上應皆惣名

婆羅門姓

又執苦身名婆羅門諸有苦身一切

惣應名婆羅門

又彼妄執殺婆羅門而獲罪重害彼

眷屬獲罪亦余復執彼從淨天口生

刹帝利姓彼天身上毗舍首陀身足

而生若殺於彼故獲重罪

彼執非理所以者何應殺餘姓其罪
非有害餘眷屬非有亦然由是長執
不契正理

又彼所執破壞彼行破壞檀行及彼
受施若智若身皆獲重罪

此不應然所以者何身智之中何者
得名号婆羅門應首陀等皆有身智
悉應得名婆羅門邪

又彼妄執解四圍陀及弥舍婆并僧
佉論尾世史迦乃至諸論皆悉了達
名婆羅門

此理亦非如首陀等亦解彼論曉了
彼義應皆得名婆羅門邪

若修苦行名婆羅門彼首陀等亦能
行之應亦得名婆羅門邪

解諸術數名婆羅門彼採魚人及諸
樂人了解術數種種差別亦得名
婆羅門邪

是故應知行非婆羅門業非婆羅門
檀行受者非婆羅門

彼刹帝利毗舍首陀亦能行之應皆
得名婆羅門邪是故應知非族非業
非行非生乃至於德名婆羅門

彼因何立日如軍那花亦似日月離一切染善修勝行威儀無缺戒行具足善伏諸根除斷煩惱無我無人離諸執著及貪瞋癡惑皆遠離如是乃名真婆羅門

又離愛染乃至畜生不生貪著修清淨行名婆羅門

是故得知此連骨魯二大仙所說此婆羅門非姓非業非德非行亦非工巧如旃陀羅善四圍施工巧藝能德行具足應得名婆羅門邪是故應知非命非姓非智非身亦非業行名婆羅門

又如首陀苦行修學解四圍施獲五通仙汝婆羅門云何奉事此下種姓又彼仙道四姓皆得云何餘姓名非最上

又如帝釋往修善業得生彼天本下種姓彼經正文作如是說此婆伽晚及於帝釋彼下種姓如是徵詰一准於前又彼所說大自在天及於天后口中生彼帝釋諸天及器世間非從世間生大自在及生天后本能生末非末生本是故此言違彼正說本下

種姓云何長執從彼而生故知非理

又如首陀命終生彼大自在天汝婆羅門云何奉事彼下種姓

又如汝說婆羅門法服氣餌藥苦行絕食名婆羅門

彼首陀等亦能行之此應得名婆羅門邪

又彼所執於首陀處手中受食經於一月現身變爲首陀之身後報生中決定作狗

又婆羅門娶首陀女以爲其妻父母家神皆悉遠離死入地獄

此執非理婆羅門姓與彼首陀有何差別

如迦癡那大仙從於鹿胎而生苦行修學乃證仙道此仙豈可從婆羅門而乃生邪

如疇野合二婆大仙從採魚女之所生

故苦行修學而成仙道此仙豈是婆羅門姓是故長執不契正理

又如疇斯瑟吒合二大仙從於烏哩疇合二

尸天女所生苦行修學乃獲仙道此仙豈是婆羅門生

又如鹿角大仙生於鹿胎修習苦行而成仙道此仙豈是婆羅門邪

又如尾濕縛

合二弥怛嚕

合二大仙從於

旃陀羅家女之所生此仙豈是婆羅門邪是故應知調伏諸根不執我人勤修梵行遠離染欲永息諸惑由此方名真婆羅門而非從彼族姓而生如何妄執婆羅門姓世間最上戒行清潔族姓無雜以此妄執非最爲最是故當知彼婆羅門非姓非命非族非行非業非生名婆羅門

又如多人本下種姓持戒修福而得生天何因族姓乃生天邪

又如汝宗迦毘曇大仙尾野

合二婆大

仙縛尸瑟吒

合二

大仙善覺大仙尾濕縛

合二大仙弥怛嚕

合二

大仙曩囉那大仙

此等大仙皆從下姓種族而生苦行修因乃獲仙道何故妄執種姓非雜世間最上是故虛言應非信受

又如彼執婆羅門姓梵王口生刹帝利姓梵天臂生毘舍種姓梵天髀生從於梵足乃生首陀是故虛妄多作是執又執苦行堅守其志名婆羅門

應採魚人漆師皮作及首陀等堅志
苦行應皆惣名婆羅門邪

又執彼形編其髻髮帶索繫手執
木杖衣素儉食名婆羅門餘或陀等
亦能行之應此惣名婆羅門邪又執
四姓皆從梵生如何父一子姓乃別
應可首陀乃至餘族一父所生子姓
應殊此既不尔彼云何然

又婆羅門從一梵天口中而生姉妹
兄弟自相交契世所呵厭汝能行之
云何清淨是故長執非淨稱淨如一
父母而生四子非可別姓如何長執
此婆羅門此刹帝利此是毘舍此是
首陀云何一父子姓各別是故四姓
長執差別

非如象馬牛羊馳鹿師子虎狼形足
各異此是牛跡乃至象跡可分差別
又如一樹出生花果可無有異非餘
花卉生處不同非可令同汝今四姓
道理亦然若婆羅門若刹帝利乃至
首陀皆從一父之所生故云何長執
四姓差別

復有天王名喻地瑟致二羅皮恭

合掌來詣仙人呌娑波灑頭面礼足
而白大仙去何得名婆羅門德復去
何名婆羅門相差別之相復有幾種
願今演說令我了解

時彼仙人呌娑波灑乃告王言忍辱
精進靜慮般若此乃名為婆羅門德
遠離貪瞋及諸殺害一切有情是名
第一婆羅門相於他所有一切財物
而非貪受是名第二婆羅門相遠離
暴惡性行溫和不封我人捨離繫縛
及諸欲染是名第三婆羅門相於人
天女乃至傍生恒離染著是名第四
婆羅門相又復成熟一切有情恒起
悲愍調伏諸根清淨最勝是名第五
婆羅門相如是五種悉皆具足名婆
羅門若封彼我非具五相皆名首陀
仙人復告喻地瑟恥二囉言非族非
姓及修苦行成婆羅門彼旃陀等具
足五相亦得名為真婆羅門由如是
理彼婆羅門亦名首陀首陀亦名真
婆羅門

彼喻地瑟恥二囉白仙人言彼婆羅
門行不殺行獲果清淨此乃以分名

婆羅門

仙人復告喻地瑟恥二合羅言此四姓別皆由過去宿業因緣猶如世間胎生有情一切皆從穢處根生有何差別是故戒行復修德業名婆羅門乃至首陀修於德行成婆羅門

若婆羅門不修德業此亦得名下劣首陀

又此五根能起惡業恒應調伏猶如大海沉溺有情應求濟度今起彼岸今時喻地瑟恥二合羅王聞仙所說了解踴躍以此所聞迴施一切無邊有情悉令曉悟非爲自身及貪己命我知一切欲境更不耽著趣求解脫恒修淨行

仙人復告喻地瑟恥二合羅言不殺有情遠離貪瞋清淨無比如是名爲婆羅門行調伏諸根布施忍辱真實梵行悲念愍護一切有情修習智慧如是名爲婆羅門行離邪苦行應有情機所有衆苦如是名爲婆羅門行

又婆羅門識野怛哩二經中說苦
行離執調伏諸根四時行施愛念有
情捨離睡眠恒修淨行經於千劫方
得名為具婆羅門

仙人復告喻地瑟恥二羅言若人解了

四圍陀論名婆羅門稱姓最上餘首
陀姓亦能了解何非最上

譬言如四姓同遊聖境所有蹤跡不可
分別此人之蹤非彼人跡一姓四姓
亦復如是由假施設本無差別

又如世間牛馬等形相狀雖異男女
二根同類不殊彼婆羅門與刹帝利
毗舍首陀一姓四姓相望亦然

又如一人血肉屎尿手足諸根與衆
多人所有血肉同類亦然

又如蓮花剎怛哩花月螺光色可分
差別於餘四姓色相無異如何差別
又如牛馬乃至象鹿行於涂欲而非
交契可分差別今婆羅門與刹帝利
毗舍首陀等相交契而行涂欲皆同
胎生有何差別

又如婆羅門所生之女對餘婆羅門
同姓姊妹云何交契姊妹兄弟夫妻

乃余世間首施非行此法

譬如世間憂曇鉢樹花果枝葉雖復
衆多根身無異非能分別此彼之花
汝婆羅門亦復如是是非可交會同姓
姊妹世所呵厭非可行之

又如捨離身語不善恒修淨業名婆
羅門破毗舍等亦能行之得彼大仙
名縛私瑟姪_二合

又如世間之火能燒柴薪而無分別
今婆羅門對餘諸姓無異亦然

又如彼宗野_二婆大仙本是採魚
父之所生亦非是彼婆羅門生

又如半拏縛王兄弟五人同一母生
父乃各別此由宿業同母別父非由
於姓而長執別

又如世間鹽處於水形雖可隱鹽味
非無宿業隨身隱顯亦然如是長執
諸有智人應當審悉非可依信

金剛針論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目連所問經

經

吳譯經三藏新經大藏經目錄卷第八 吳泰詔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舍余時尊者大目犍連於夜後分從
自住處往詣佛所到已投地頂禮佛
足於一面坐

彼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白佛
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
無慚無愧輕慢律儀行非法行世尊
彼等云何而得其福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犍連若有苾芻
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
儀行非法行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
等四大王天五百年計人間歲數九
百萬歲尊者大目犍連復白佛言世
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
無愧輕慢律儀不依說法彼等云何
而得其福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犍連若有苾芻
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
儀若不依說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
壽等忉利天一千歲計人間算數三
俱胝六百萬歲

尊者大目犍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
犯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
律儀行波逸提法彼等云何而得其
福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犍連若有苾芻
犯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
儀行波逸提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
壽等夜摩天二千歲計人間算數一
十四俱胝四百萬歲

尊者大目犍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
芻犯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
律儀犯吐羅鉢底法彼等云何得多
福利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犍連若有苾芻
犯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
犯吐羅鉢底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
壽命等率陀天四千歲計人間算數
五十七俱胝六萬歲

尊者大目犍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
芻犯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
律儀犯僧伽婆尸沙法彼等云何得
多福利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犍連若有苾芻

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僧伽婆尸沙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化樂天八千歲計人間等數二百三十俱胝四百萬歲

尊者大目犍連白佛言世尊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波羅夷法彼等云何得多福利

世尊告言尊者大目犍連若有苾芻苾芻尼迷醉犯戒無慚無愧輕慢律儀犯波羅夷法彼人命終生地獄中壽等他化自在天一萬六千歲計人間算數九百一十五俱胝六百萬歲尊者大目犍連聞佛說已心大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目連所問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

經

夏譯經藏朝散奉議郎賜紫僧官 奏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梵率陀天衆寶莊嚴菩薩宮殿曼拏羅中無數菩薩相好莊嚴知法真際諸如來子皆從種種佛刹土來各禮佛足退坐一面

亦時世尊告大衆言諸善男子有陀羅尼名佛心印恒河沙等如來所說我今利益梵率天人爲令獲得相應快樂若善男子受持讀誦解說聽聞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得宿命智重業消除恒受快樂不墮惡趣衆人愛樂衆人護持世出世財豐盈滿足人及非人不侵燒害千劫輪迴不生魔界無上菩提速疾證得亦時世尊即說呪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沒第引沒第二引沒

第引摩諦三三滿多沒駄四引努誡

野二合諦五沒駄沒駄六沒駄沒駄七

沒駄沒駄八沒駄九阿難覩十引沒駄

尾沙野十一阿難哆十二引達哩摩三合祢引

舍曩十三娑縛二合賀引

佛言此佛心印大陀羅尼有大威力
利益衆生我今復說一切諸佛心印
陀羅尼曰

怛你野二合他一引賀囉賀囉二左羅左

羅三散左羅四散左羅五多羅多羅

六三多羅七三多羅八咽尼九引

哩尼一引娑摩哩尼一引囉拏鉢諦十二

囉拏鉢諦十三路引迦駄引哩古路引迦

駄引哩十五路引迦駄引尼十六路引迦

駄引哩尼十七縛囉縛囉十八普羅普

羅十九縛引羅縛引囉二十摩賀引尾

惹野二十一縛引咽諦二十二賀曩賀曩

二十三薩哩縛二合沒駄二十四必哩二合史諦

二十五薩哩縛二合鉢體引娑那二十六阿

波囉引吟唧以諦二十鉢囉二合諦娑

曩三半你二十八薩怛縛二合縛路引吉

諦二十九薩哩縛二合沒駄三十鉢囉二合諦

曼尼諦三十一娑誡縛諦三十二娑囉娑

囉三十三鉢囉二合娑囉三十四鉢囉二合娑

囉三十五尾娑囉三十六尾娑囉三十七薩哩

縛三十八努引沙三十八波誡諦三十九娑縛

二合賀四十

余時世尊說此呪時諸天宮殿一切

大地山川林野須弥山等六種震動
大海涌沸魔王愁怖合掌歸依三世
諸佛一切菩薩施我無畏我及眷屬
誓護佛法尔時世尊說是法已一切
菩薩及諸天人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諸佛心印施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苾芻五法經 K. no. 1135

經

受經經藏經卷之五 苾芻五法經 梵本 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爲彼未來
觀察而住是時無量諸天及人知佛
世尊是人天師恭信供養尊重讚歎
利樂名稱而得最上各各奉上名衣
妙饌卧具湯藥尔時世尊以利樂故
咸皆受用而無染著如蓮在水但令
人天諸有情衆獲勝福果得妙莊嚴
爲彼人天而降甘露使彼人天久久
依住復令無量俱胝那由他百千有
情獲得甘露乃至令度生老病死輪
迴苦難乃至令脫地獄大嶮難故使
得安樂寂靜平正無怖無畏獲得涅
槃又復不離摩伽陀國嚧囉曼隸國
迦尸國憍薩羅國俱嚧半左羅國等
縛蹉王麼蹉王戍囉細那王尸尾王
那舍囉拏縛王是諸王等見已以佛
智力彼皆降伏又復能於天經行處
行梵經行處行聖經行處行空經行
處行寂靜經行處行佛佛經行處行
師師經行處行能知者經行處行正
徧知經行處行得心開解得最上波
羅蜜多世尊復次一切所有經行處

彼所求經行悉能經行

余時世尊告苾芻衆言有五種法當住具足當來苾芻常行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阿鉢帝不知非阿鉢帝不知輕阿鉢帝不知重阿鉢帝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此苾芻不合住勸事苾芻五種法具足知者是苾芻合住勸事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阿鉢帝知非阿鉢帝知輕阿鉢帝知重阿鉢帝得滿五年得餘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得住勸事苾芻復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波羅提木叉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是新戒是減五年此苾芻具此五種法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波羅提木叉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知結界事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苾芻此五法具足者得離依止住苾芻別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寶沙他不知寶沙他事業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

業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三種法
具足者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
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
法此苾芻知苾芻寶沙他知寶沙他
事業知結界知結界事業是滿五年
是餘五年苾芻具足此五法者得離
依止住復次苾芻有五正念云何爲
五正念謂行報應命終不爲財利念
出世苾芻此爲五正念復次苾芻別
有五依止正念何等爲五謂飲食禮
事不過師界師同住五年分明此是
五依止正念苾芻此五依止正念報
應等當知阿鉢帝知何等阿鉢帝當
知五阿鉢帝何等爲五謂波羅夷僧
伽婆尸沙波逸提戒當知各四種說五
知阿鉢帝如是知阿鉢帝復次知非
阿鉢帝云何知非阿鉢帝相常行非
阿鉢帝如是知非阿鉢帝復次知輕
阿鉢帝云何知輕阿鉢帝謂行深怖
輕阿鉢帝云何行謂行四波羅夷法
輕阿鉢帝行十三僧伽婆尸沙法輕
阿鉢帝行三十捨墮波逸提法輕阿
鉢帝行九十二波逸提法輕阿鉢帝
行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說輕

阿鉢帝其餘五十戒法輕阿鉢帝如是所行得輕阿鉢帝如是知輕阿鉢帝次知重阿鉢帝云何知重阿鉢帝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其餘行五十戒法重阿鉢帝各四說九十二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清淨四波羅夷法重阿鉢帝如是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如是知重阿鉢帝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得信依止復次知波羅提木云何知波羅提木云此是波羅提木又思惟見前行住坐卧過去見在身口意等觀察妙行如是知波羅提木又次知說波羅提木云何知說波羅提木又有七波羅提木又何等爲七當云何說說四波羅夷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一說波羅提木又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二說波羅提木又次說四波羅

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
波逸提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三說波
羅提木又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
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
十二波逸提法清淨餘所聞當說此
第四說波羅提木又次說四波羅夷
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
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
法解說其餘所聞當說此第五說波
羅提木又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
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
十二波逸提法等清淨各四說五十
戒法餘所聞當說此第六說波羅提
木又次一二廣說此是第七說波羅
提木又如是說波羅提木又如是知
說波羅提木又知結界云何知結界
謂今衆十四日十五日結界如是知
結界次知結界事云何知結界事一
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衆結界如
是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
年餘如是知得念依止次知寶沙他
云何知寶沙他今衆十四日十五日
寶沙他如是知寶沙他次知寶沙他

事云何知寶沙他事一受持二請名
三請四請五衆寶沙他如是知寶沙
他次知結界云何知結界謂五種五
種集結界如是知結界事云何知結
界事捨墮不得結界當低小座飲食
當辦食飲已所作應作如是知結界
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餘五年如是
得念依止又行道云何行道謂阿闍
梨行道自行道如是是念依止次分
別行道云何今別知阿闍梨說戒知
自說戒如是得念依止又今別過時
云何過時謂阿闍梨過時自過時如
是得念依止如是過時不爲財利云
何不爲財利謂彼僧伽藍住阿闍梨
不爲財利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不爲
利養半月行云何半月行謂阿闍梨
半月半月同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
是半月行無阿鉢帝云何無阿鉢帝
謂阿闍梨令去某甲處受依止如是
得念依止又言行云何言行謂依阿
闍梨言不用汝依止行如是得念依
止如是依行不犯師界云何不犯師
界謂不犯師聚落界如是得念依止

如是不犯師聚落界同師懺悔云何
同師懺悔謂半月半月同師懺悔如
是得念依止如是同師懺悔五年分
明得念依止苾芻當具足此五種法
此苾芻法當依行彼法無阿鉢帝彼
所有戒法當日日得訥瑟訖哩_{合二多}
尔時世尊說是五種法已諸苾芻衆
及諸人天瞻奉旋遶作禮而退

佛說苾芻五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經

歸命禮正覺及法賢聖僧 菩薩說此明
所說破障礙

吹多拏羯吒布多曩一切根本呪法
樂叉及羅刹婆衆所作邪法此明能
破恒令正行若有情懇虔誠一心受
持此明呪者或以絹帛書寫或以桦
皮紙等書寫彼一切魘諸惡鬼魅生
決定慈消除灾障成最上事若戴項
上入於軍陣人手相殺彼能護持心
離恐怖不損一毛若戴手臂之上速
得勝利如佛說言若有男子女人受
持此明所欲之事一切成就若王法
禁繫若行曠野遇師子虎狼之難若
行路中遇賊盜相隨此大明力而能
救護令離諸怖獲得安樂若有女人
頂戴受持常得眷屬心生愛敬恒獲
財寶若復懷胎產難速得平安菩薩
所說大明之呪晝夜護持恒時亦然
若有智者一心受持若行若立若坐
若卧鬼魅諸難而不能害乃至酒醉
睡眠亦無惡夢彼無能勝明若執持

讀誦所有國王聚落衆人聞諍一切
障難悉皆消散

今時無能勝菩薩告諸魔言我今說
明汝部多衆聽吾所說菩薩見彼諸
惡魔軍具種種形色住立於前爲彼
魔軍說如是言我俱胝劫爲求菩提
捨自身命妻子財寶難作能作行大
精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行願圓滿住
菩提樹證真實法殷勤保重時有魔
王領惡軍兵而來障礙以明呪力彼
等降伏我所思惟往昔魔侶降彼隨
喜過去冤家而自破壞我今說明破
壞魔軍大明呪曰

怛𡵓他引護嚕護嚕贊拏引禮摩

引鄧詣娑縛引賀引

無能勝菩薩說此明時變身為天女
像住立魔前生悲慙心合掌頂上說
如是言

菩薩清淨心如我說勝義大智大光明
永斷愚癡暗往昔求菩提魔軍今已降
降彼魔衆已而獲大無畏永出於世間
決定成正覺爲彼天人師速疾度群品
汝等一切見心生大歡喜魔王諸眷屬
舞蹈尼連岸今以明呪力破彼煩惱蓋

是時無能勝菩薩以微妙梵音聲徧十方即說明曰

怛你野合二他引阿唎旦惹曳引惹演

諦阿鉢囉合二諦賀諦引麼隸引麼

羅麼羅嚩諦麼賀引麼羅嚩諦尾

惹演諦尾惹曳引薩哩嚩合二悉默

曩麼塞訖哩合二諦引你愈合二諦你尾

默哩引尾囉婆捺哩合二合阿麼哩引尾

𩑦𩑦引諦引哆尼諦引阿唎諦引阿曩

契引阿婆曳引嚩囉你摩引囉賽你

野合二鉢囉合二摩哩那合二你曳引娑嚩

二合賀引摩引囉賽你野合二尾曩引娑

你曳引娑嚩合二賀引尾你野合二野娑

嚩合二賀引室鉢迦哩曳引娑嚩合二賀引

扇引諦迦哩曳引娑嚩合二賀引室哩合二

夜引曳引娑嚩合二賀引野忒引摩諦室

哩合二摩諦薩哩嚩合二羯哩摩合二迦囉尼

薩哩嚩合二囉他合二娑引達你薩哩嚩

二合囉他合二鉢囉合二默你薩哩嚩

二合夢誡羅娑引默你摩努引囉引

摩賀引摩努引囉引薩哩嚩合二

嚩曩摩娑訖哩合二諦引薩哩嚩合二薩

恒嚩合二四哆迦囉拏薩哩嚩合二四哆你

挽哩哆合二你尾引倪尾引倪摩賀引尾

引倪仡哩合二那焰鉢囉合二尾合二彌諦

引伊致迷致摩賀引詣隸麼迷引鉢扇

觀薩哩嚩合二播引波迦娑嚩合二賀引

吒迦娑嚩合二賀引吒迦致引吒迦嚩

囉致引吒迦吒迦拏引誡拏嚩囉拏

引賀引哩諦室哩合二摩諦底瑟姪合二

底瑟姪合二句覽惹哩引拏摩摩達哩

麼合二迦囉細引曩寫設波哩嚩引囉

寫薩哩嚩合二摩呬且你嚩引囉野娑

嚩合二賀引阿詣曩詣引哆詣引哆囉

詣引哆致娑細引伊隸弭隸呬隸弭

隸尾隸引隸隸尾隸婁隸界隸尾

隸引弭隸引隸隸引契隸呬隸引隸

隸引𑖀切詣阿詣引曩詣引哆隸引

哆囉詣引哆致引娑細引嚩囉拏引

嚩諦引印捺嚩合二囉引惹夜謨引囉

司惹嚩嚩尼姐合二囉引惹蘇謨引囉

司惹尾惹野半左謨引囉引惹難拏

計囉引惹作羯囉合二尾惹曳囉引惹

尾惹演觀引囉引惹度哩合二哆囉引

瑟吒囉合二囉引惹尾嚩嚩俱引囉引

惹尾嚩博乞𑖀合二囉引惹俱尾嚩

引囉引惹摩曩歲囉引惹嚩蘇枳

囉引惹沒囉合二憾摩合二娑賀娑囉

二合引地鉢諦囉引惹沒度引婆誡鉸

引遠哩摩合婆縛合彌囉引惹曩摩

婆靚合半左引靚迦引野隸隸婆縛

二合引賀引設囉合憾彌引沒囉合憾

摩合婆縛合哩引布揮拈合布囉拈

二合摩引囉引替引阿致引縛致引站計

引吒噴計引迦囉迦引尾孕合努

摩賀引尾孕合努阿鼻婆引嚕摩

賀引鼻婆引嚕引祖護沒護護護蘇

補瑟界合蘇縛引悉悉哆引覽拈引

曩引囉泥引你彌引你彌引祖囉拈

二合迦引隸摩賀引祖囉拈合迦引隸祖

囉拈合迦引隸開哆難諦摩迦囉

難諦伊賀摩引曩細引尾賀摩引

曩細引伊賀賀努尾賀賀努縛護

波哩縛引哩引倪哩波哩縛引哩引阿難

哆波哩縛引哩引恒賴合路枳野合

波哩縛引哩引覽彌引鉢囉合覽彌

引迦覽彌引迦羅世引迦羅戎那哩

迦羅戎隸必諦合彌引隸引尾隸引即

隸薩哩縛合路引迦引挽哩合你曳

引婆縛合賀引薩哩縛合路引迦引尾挽

馱你曳引婆縛合賀引迦引羅作羯哩

二作羯囉合二挽哩諦二底瑟姹合二底

瑟姹合二句覽惹哩引拏摩摩達哩麼

引迦囉細引曩寫薩波哩縛引囉

寫薩哩縛引四旦你縛引囉野娑

縛引賀引阿曩曳引阿曩野摩諦引

部諦引部旦引諦引計愈哩引三

滿哆婆捺哩引那弼引左囉尼四隸

四隸娑縛引賀引摩賀引迦引嚕拏

迦入設婆哆引賀引娑哆引覓哩引二合

拏馱囉拏演合二娑必哩三合世引哆必哩

二合體尾焰引左誡哆入攝那薩哩縛合二

摩引囉波囉引惹藥吒建諦引吒迦

縛覽諦引仡哩合二恨赦二諦引仡哩合

恨拏合二縛覽諦引尸覽諦引尸囉縛

覽諦引底瑟姹合二底瑟姹二但覽惹

哩引拏摩摩達哩麼合二迦囉細引曩

寫薩波哩縛引囉寫薩哩縛合二四旦你

縛引囉野娑縛引賀引阿仡哩引阿仡

哩引陸怛曳引陸怛曳引四隸四隸

馱你引摩你引難勅罰合二那赦勅罰引

俱粗嚕母祖嚕娑縛引賀引作蜀拿

二合普入摩賀引作蜀拿合二普入蘇嚕二合

怛覽合二普入摩賀引蘇嚕合二怛覽二合

普入伽羅二合被普入摩賀引伽羅

被普入唵賀二合普入摩賀引唵賀

鍍二合普入迦引焰普入摩賀引迦焰普

入乞哩二合那焰普入摩賀引乞哩那

焰普入印捺哩二合囉引惹泥引縛

喃引普入蘇引謨引囉引惹曩乞二合

怛囉二合被引普入縛嚕尼句二合囉引

惹曩引識引喃引普入野謨引囉引惹

必哩二合哆俱瑟滿二合拏迦引喃引

普入

尔時無能勝菩薩降伏魔王及魔眷

屬已理事究竟意願圓滿成大悲師

尔時說此陀羅尼

怛你野二合他引度布度布度嚕度嚕

度母度母伊嚕唧引伊嚕唧引伊嚕

唧引尾嚕唧引尾嚕唧引尾嚕唧引

嚕嚕布嚕訛引迦引羅賓識隸引曩

吒曩吒哩引覩嚕覩哩引四四四

泥引縛縛哩引泥引縛縛哩引虞度

左哩虞度左哩引怛尼你阿賀弭賀

弭引佉識左哩引計哩計唧計哩計

唧部哆乞哩二合摩摩末瑟婆引

弭達哩弭二合達哩弭二合達哩弭二合

那細引那細引那細引那細引那細引那細

引達哩達哩度哩度哩賀曩弭

賀弭引嚩覽嚩哩引嚩囉野普左

囉普左哩引左囉普難那你曳引

俱嚕俱唧引迦捉引迦捉引誡曩

嚩囉捉引護護護護俱嚕君捉

俱嚕娑伴二泥引乞史二哩尼伽

囉細引摩囉細引虞引哩巘馱引

哩贊拏引隸摩鄒詣咎虞隸布

忙二羯細沒囉二憾摩二捉曩

吒你引怛哩二拏設野尼引怛哩

二布囉乞史二哩尼娑嚩二賀

引怛哩二拏尾那引囉尼悉馱引

曳引娑嚩二賀怛你野二他引

四隸引四隸引曩致寫曩吒尾布

曩惹惹二鼻諦引印捺哩二野

弭引嚩嚩捉引蘇摩阿引泥諦引

娑嚩二賀引野觀引毗愈二訥誡二

哆蘇哩野二夜怛囉一蘇哩喻二

毗愈二訥誡二哆入贊捺囉二蘇

哩要二曩摩細引諦引怛致引普

告二囉怛曩二波哩嚩二覩入沒

囉二憾摩二拏引謨四且作入

作蜀隣捺哩合二曳引拏謨引四旦阿

蘇哩引謨引四旦作蜀入作蜀部

帶引娑靚合二謨引四旦囉引乞又合

賽引謨引四旦作蜀入作蜀入悉秦

引室左合二謨引四旦怛囉合二滿怛

囉合二播那引你悉馱引波囉摩那引

嚕拏引入迦引具引哩那合二波那散喻

訖哆引二合具引囉末達野引二合怛娑

合二母達哩合二哆引娑滿阿引四娑滿

阿引四娑滿阿引四娑滿阿引四尾

引諦覽阿引四尾諦覽阿引四供俱

嚕散野地難挽祖隸引祖隸引旦

詣引旦詣引旦詣引哆弭引哆弭引

哆弭引咎婆你咎婆你謨引賀你

謨引賀你謨引賀夜引弭薩哩縛合

設怛嚕合二被作蜀娑縛合二賀部囉

合二摩野引弭三部囉合二摩野引弭

薩哩縛合二設怛嚕合二被引作蜀娑

縛合二賀引泥引扇引哆囉識靚引

縛引悉體合二靚引嚕沒囉合二惹靚引

縛捨野引努引縛引惹仡囉合二靚引

縛引蘇鉢靚合二縛引滿靚引縛引阿

鉢囉合二滿靚引縛引薩哩縛合二怛囉

合悉體二合觀引曩引捨野引弭尾曩

引捨野引弭婆囉二合摩野引弭哩縛二合設怛

婆囉二合摩野引弭哩縛二合設怛

嚕二合被引作芻入娑縛二合賀引曳引

曩薩諦野二合曩薩諦野二合縛左

你引曩婆誡縛引摩引嚕摩引

囉末覽摩引囉波哩沙二合難左你

哩唎怛野二合阿釋哆囉二合三摩野二合

三目引地囉諦誡哆引諦引曩

薩諦野二合曩薩怛野二合縛左你

引曩悉殿觀弭滿怛囉二合播那

引摩摩達哩麼二合迦囉細你

野二合薩波哩縛引囉寫娑縛二合

賀引阿濕尾二合阿濕尾二合諦引

嫩鼻引嫩鼻摩諦引計引喻哩

引三滿哆婆捺哩二合那弭引那摩

計引普囉拏二合布囉拏二合縛諦

左哩引左囉尼羅隸隸四娑縛

二合賀引

以此大明神力令梵天之衆及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衆永

不見於諸魔境界又此真言能作救

護饒益有情息除災患消衆毒藥令

得安樂若有人非人衆天子天衆及
天女衆阿修羅阿修羅衆及阿修羅
女衆軋闍婆軋闍婆衆及軋闍婆女
衆龍及龍衆及龍女衆藥叉藥叉衆
及藥叉女衆羅刹羅刹衆及羅刹女
衆毗舍遮毗舍遮衆及毗舍遮女衆
部多部多衆及部多女衆羯吒布單
那羯吒布單曩衆及羯吒布單曩女
衆車夜車夜衆及車夜女衆烏麼那
烏麼那衆及烏麼那女衆阿鉢婆麼
二合囉阿鉢婆麼二合囉衆及阿鉢
婆麼二合囉女衆烏娑多二合囉烏
娑多二合囉衆及烏娑多二合囉女
衆佉囉二合賀佉囉二合賀衆及佉囉
二合賀女衆迦軋哩那二合迦軋哩那二合
衆及迦軋哩那二合女衆復有起屍鬼
黑鬼祖囉拏二合瑜虞吠哆尼所二合
罽毒藥鬼丁瘡病鬼漏瘡病鬼癩
病鬼噎病鬼吐病鬼顛倒鬼迷癡鬼
惡心者瞋心者彼等諸鬼所著所魅
之時皆不能爲害終不得其便此大
明力火不能燒水不能漂毒不能害
刀杖弓箭而不能傷凶惡賊盜不能

怖畏橫病不侵命不中天壽年永遠
一切衆生見者和順一切有情見者
愛樂名譽遠聞假使冤家亦如兄弟
如前所說種種利益皆令獲得即說
明曰

曩莫薩哩嚩_{合二}沒駄達哩摩_{合二}僧

契_引毗藥_{合二}悉駄野_{合二}哆_引摩波

囉_引吟哆_引尾你野_{合二}摩摩達哩

麼_引迦囉細_引曩寫薩波哩嚩_引

囉寫阿曩囉他_{合二}鉢囉_{合二}底嚩_引

哩_{合二}檐_引阿哩體_{合二}數左散捺哩

{合二}設孕{合二}檐_引娑嚩_{合二}悉諦野_{合三}娑

觀_{合二}摩摩達哩麼_引迦囉細_引曩

寫薩波哩嚩_引囉寫悉駄尾你野

_{合二}娑嚩_引賀_引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

第十卷

三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經

西天譯經三藏聖教經目錄 卷之八 天奉 詔譯

歸命一切如來應供徧知覺我今說
此一切如來心真言若有天人持明
仙衆歸命供養一切諸佛受持讀誦
及讚說真言通達法相若稱唵字是
圓滿義若稱曩字是離怖畏義亦名
破魔義若稱野字是破繫縛義若稱
婆字是降伏冤家障礙義若稱你字
是破壞冤敵義若怖畏者以真言力
遠離怖畏即說陀羅尼曰

唵引教哩二合俱胝恒胝吠無每切恒胝吠

恒胝吠恒胝濕吠二合多惹胝你薩縛

二合賀引薩縛二合賀引迦引囉引莫

數引侃也二合能鉢訥麼二合揭薩觀

二合訥婆二合縛引囉引麼羅恒囉

二合野尾曩引舍引野尾婆引縛恒囉

二合尾母引左你引吽迦引哩引悉恒哩

三合婆縛吟縛二合路麼迦引嚩麼引

囉伽引多你引薩縛二合賀引迦引哩

引拏補瑟致也三合鍍惹迦引哩引皆

麼曩引舍南曩引麼引佉也二合閉

多恒吠二合曩教哩二合俱引吒也二合瑟

吒二合設多你吠無母切尾你喻二合多麼

尾你也二合獸哩引尾你焰二合麼

羅你縛引悉你引尾你也二合倪

祢縛也二合嚕引閉室哩二合尾你也

二合囉引惹引波囉引吟和聲切多引

阿吟多僧怛囉二合娑引怛囉二合娑

你引尾覲曩二合伽引多你鉢訥莽

二合擬引鉢訥麼二合經惹梨計二合鉢

訥母二合訥婆二合鷲尾舍引梨你引

識上哩濕吠二合多麼引邏并識嚕

閉左并識計引舍引擬你二合捫左

悲引入縛二合攤你引怛引波你勞

捺哩二合俱麼引哩引尾濕縛二合

嚕閉捉引識上麼引哩引蘇沒囉

二合多引設引多引索乞叉二合多引捺

多引吟多麼跢囉引地也一合曩

式羅麼底鉢囉二合倪也二合虔拏

倪也二合虔拏娑引識囉引多囉

捉引多引囉捉引怛怛縛二合倪也二合

怛怛縛二合三娑縛引鉢訥麼二合揭

薩覲二合訥婆二合縛引地囉引獸迦

尾引囉引縛嚕引多麼引縛囉那

縛囉三布囉拏二合那舍普引

弥鉢囉

合二

底瑟耻

合二

多誡哩吟

多

引

銘

引

伽僧迦

引

舍尾你喻

帝

引

惹

咸切

迦三婆嚩

引

毛吟惹

致

引

惹吒

引

駄哩

引

沒囉憾麼

合二

尾你

也

引

駄哩

引

嚩囉

引

駄囉拏

引

駄

引

囉拏

引

駄

帝

引

那

引

曩尾

你也

引

波囉

引

訖囉

合二

麼抄覲

哩普

合二

惹

引

抄覲哩能

合二

瑟吒囉

引

合三

普惹

引

娑賀薩囉

引

波囉

引

吟

多

引

抄覲

引

訖恒囉

合三

你

引

迦嚩訖恒囉

迦嚩訖

引

恒囉

引

左嚩訖

合三

恒囉

合三

洛乞叉

波囉

合二

吟多

引

恒哩

合二

你

引

恒囉

你

引

恒囉

引

尾嚩也

合二

你

引

恒囉

合二

左

引

毖鉢多

合二

洛乞叉

引

哩迦

合二

路左

引

半左路

引

左曩三布

囉拏

合二

沙吒鼻

合二

倪也

引

倪也

合二

曩路

引

左曩

引

阿鉢囉

合二

麼

引

拏

引

拏

引

鉢囉

合二

麼

引

拏

引

左濟

喻

合二

麼波

引

多

引

羅布

引

囉

捉

引

達乞叉麼

引

囉他

合二

尾藥

合二

訖多

引

嚴鼻

引

囉

引

尾你

也

引

那

你

引

濕嚩

合二

哩

引

波囉

引

阿擬

你

合二

計尸

引

鉢舍吟

引

梨

合二

娑

賀薩囉

二合

哩唧

二合

哩唵

二合

梨多

曩底

引

唵賀你

二合

入縛

二合

洛

引

散多

引

閉唵

二合

梨燈

引

擬

引

婆迦

曼拏路佉陵

合

誡

二合

燦訖底

二合

馱囉

引

播舍

引

訖哩

二合

瑟拏

二合

唵曩

引

你

縛

引

泉你

引

惡乞叉

二合

素怛

二合

囉

二合

馱囉

引

尾你也

二合

難拏

二合

鉢訖

二合

恭

引

俱尸

引

娑囉薩

二合

頗

二合

囉

二合

佉哩

引

多

引

娑怛

三合

瞠迦

二合

唵

二合

縛

攤

引

鉢囉

二合

柁

二合

波你

引

那賀

曩

引

麼

引

囉尾

二合

覲曩

二合

多

引

鉢

囉

二合

唵縛

二合

羅帝

引

怛哩

二合

翰梨

你

引

阿唵

二合

鐙惹

引

野

引

惹野底

引

縛濕

二合

多鉢

二合

訖

二合

誡麼

引

梨你

引

迦弥

引

你

引

迦

引

麼

引

閉

引

左悉

二合

地

二合

縛囉

鉢囉

二合

那尾

二合

怖史

二合

多

引

楞訖

二合

二合

鐙

引

擬

引

左你

二合

哩

二合

普

二合

普灑

引

拏

引

部多

二合

麼

引

多

引

洛乞

二合

史

二合

鉢訖

二合

麼

二合

計

二合

引

梨你

引

普弥

引

你

引

縛

二合

日囉

鼻

引

作訖

二合

囉

二合

唵

二合

縛

二合

二合

播

引

多你

引

薩達

二合

哩麼

引

馱

柁

引

每

二合

怛囉

二合

娑

二合

尾

二合

二合 沒駄麼 引多 引左獻 引駄 引哩 引

捺囉 二合 引 弥拏 引 贊拏 合 引 縛哩 引

舍 引 縛哩 引 母你 引 娑賀薩囉 二合 引

羯哩麼 二合 引 麼賀瑜藝羯哩麼 二合 引

悉駄 引 恒哩 二合 尾訖囉 二合 麼 引 鉢囉

二 珊曩 引 敏伽播 引 合 引 左迦嚕 引

拏 引 薩恒縛 二合 縛蹉擲惹誡底 引

駄 引 恒哩 二合 三半曩 引 你哩縛 二合

拏 引 蘇鉢囉 二合 底 丁 遠 瑟耻 二合 多

引 薩縛 二合 賀 引

此一百八名秘密真言若有一心受

持讀誦若自書寫若爲人解說增壽

吉祥端正福相衆人愛敬遠離魔境

出生死難而彼天人阿修羅恭敬供

養復得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迦

樓羅緊那羅誡嚕拏等持明仙衆尊

重讚嘆所有枷鎖禁繫自然解脫師

子虎狼諸惡餓鬼冤家盜賊不能逼

害暴風猛火雲雷雨雹河海泛漲毒

藥重病不能侵損若有念此毗俱胝

名者菩薩恒時救護所有諸惡魔冤

而來逼惱是時菩薩密放身光徧照

虛空如百千日其光熾盛燦然魔冤

乃至天地悉皆清淨復令彼人智慧
增長於七生中得宿命通生刹帝利
族受國王身從此命終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府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言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愍繁形類竅鑒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佞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溢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闕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爝火不足比之於
者哉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一

西漢經之藏經散本美誠海藏之印明經大略也蓋此經之

序品第一

大方廣菩薩藏經卷第一 第一話 序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淨光天上未曾有不思議清淨菩薩衆集會菩提道場是時世尊告淨光天子今此菩薩未曾有不思議行最上神通變化三摩地解脫道場菩薩以真言句利益一切衆生無病壽命願一切衆生富貴圓滿

尔時彼淨光天子合掌恭敬發如是言世尊所說菩薩所行最上三摩地坐金剛座降伏魔冤轉妙法輪離一切世間貧病苦惱行世間真言令使利益一切衆生我今思惟是事如是是時釋迦牟尼佛觀察淨光天上入三摩地名清淨境界破暗光明入彼定時世尊眉間出大光明名開花照菩薩復出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明遶佛三匝遶已往三千大千世界復過東北方百千恒河沙等世界彼有世界名曰開花彼佛世尊名開花王如來彼有童子名妙吉祥過去行大願力與菩薩摩訶薩同住彼見光明已面戴微笑告彼菩薩衆言佛子

光照我等可共同去

余時妙吉祥童子菩薩摩訶薩照
觀察所有光明面向而住余時彼光
復照彼開花世界及彼世尊開花王
如來復遶三匝然後入妙吉祥童子
頂上

余時妙吉祥童子即從坐起遶彼世
尊開花王如來三匝頭面作禮右膝
著地白開花王如來言世尊釋迦牟
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放光召我我
今欲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恭
敬頂禮隨喜一切真言行成就結壇
祕密儀軌盡慳加持及一切如來灌
頂祕密心印能令一切衆生所願圓
滿如是說已

余時開花王如來告妙吉祥童子言
汝今所有願樂之事宜速往彼若見
彼佛釋迦牟尼與我問訊起居少病
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

余時世尊開花王如來復告妙吉祥
童子言童子此百千恒河沙如來應
供正等正覺真言行結壇祕密儀軌
灌頂心印盡像加持行護摩行一切

所願悉皆圓滿一切衆生受敬明珠
品儀過去未來現在智王自在受記
眞言若有持誦國土安樂能伏他冤
此儀軌法品一切世間出世間佛菩
薩聲聞辟支佛菩薩地令得受行說
已復說我亦如是願樂隨喜妙吉祥
童子所有今事隨汝所去於釋迦佛
前聞此正法及爲汝說此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駄引喃摩進怛
野二合鉢囉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曼
囉引唵囉囉娑摩二合囉阿鉢囉
二合底賀哆舍引娑曼俱摩囉嚕
波駄引哩拏吽吽頗吒頗吒娑嚩
二合賀

此是妙吉祥童子根本眞言一切如
來心一切如來同所宣說我亦復說
汝今當說汝到娑婆世界廣爲解說
能作一切佛事復說釋迦如來所說
內心眞言

唵引縛引吉也二合那曩莫
復說外心眞言

嚩吉也二合吽

余時聞花王如來爲妙吉祥童子說

三摩地名莊嚴一切菩薩行令得菩
提是時妙吉祥童子入此定時四方
無邊上下廣博一切諸佛滿此世界
而復讚言善哉善哉佛子汝能入此
最上三摩地一切聲聞辟支佛而不
能入乃至得入十地菩薩行者亦不
能入此三摩地

余時開花王如來彼佛世尊同說此
妙吉祥童子內心祕密一切事成就
真言名一字內祕密令一切衆生作
最上事於別真言行亦得成就最上
事

余時世尊開花王如來須臾默然佛
眼觀察一切世間一切諸佛彼諸世
尊慈意召請同說真言

曩嘆三滿哆沒馱

引南不給

此妙吉祥內心能作一切事余時妙
吉祥童子從彼三摩地起如壯士屈
伸臂頃復得速疾智三摩地名最上
變化以神通力於剎那間往娑婆世
界於淨光天上虛空中坐大摩尼寶
地放大光明照彼淨光一切諸天入
三摩地名明珠莊嚴照妙吉祥童子

入此定時現無數寶莊嚴樓閣無數
寶蓋縱廣百千由旬天衣大衣諸寶
璎珞清淨莊嚴天花幢幡寶網鈴鐸
出微妙音復雨天香栴香及不退位
菩薩供養我世尊釋迦牟尼今時彼
淨光天子見彼菩薩神通變化怪未
曾有身毛皆豎振動天宮迷悶驚怖
我今云何神通俱盡思惟此相高聲
唱言我佛釋迦牟尼願垂救護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告淨光諸天子
言勿生驚怖彼聖者是妙吉祥童子
菩薩摩訶薩從開花王如來佛剎來
於我處恭敬禮拜隨喜大事真言方
廣未曾有甚深法句

尔時妙吉祥童子遶世尊釋迦牟尼
三匝頭面禮足熙怡瞻仰以微妙音
而說讚言

歸命調御大丈夫	歸命無上大丈夫
歸命最上大丈夫	能作一切事成就
歸命師子大丈夫	能破一切諸惡事
歸命無畏大丈夫	能破一切諸惡趣
歸命白蓮大丈夫	福智馨香無邊際
歸命蓮花大丈夫	清淨超過三界泥

歸命解脫大丈夫 能離一切諸苦惱
歸命寂靜大丈夫 能善調伏一切惡
歸命成就大丈夫 善知一切真言語
歸命吉祥大丈夫 一切不祥能吉祥
歸命佛陀大丈夫 善知一切諸法藏
歸命如來一切法 善入真實無戲論
歸命如來一切智 一切智智離幻法
所有三乘無漏道 令入涅槃而安住
尔時妙吉祥童子讚嘆歸命已而復
告言世尊我過東北方百千恒河沙
世界彼有佛剎名曰開花彼有世尊
名開花王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
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圓滿清白
梵行之相彼如是安住說法之相乃
至復說真言行義修菩薩藏方便救
度令行三乘之道獲得甚深安樂爲
彼一切衆生如是宣說我此來時開
花王如來令我致敬足下問評起居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釋迦
牟尼佛甚爲希有於末世時示生說
法於三乘道利樂人天而皆平等行

大精進斷三界苦令彼有情於涅槃
道得大安樂我佛世尊如是知此佛
心童子復言不何能得不思議未曾
有佛世尊自在變化心智意行深入
法相百千那由他俱胝劫說彼一切
正法善破一切色相究竟真實通達
無相如是行德世尊可知我不能知
尔時妙吉祥童子以已神力化作大
寶蓮花座瞻仰釋迦世尊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聞妙吉祥童子
菩薩摩訶薩種種言說開花王如來
過去之事所願演說菩薩行法深妙
儀軌以迦陵頻伽梵音聲相巧應群
機告妙吉祥童子言善來妙吉祥彼
上人行法一切佛說爲一切菩薩令
得一切真言句秘密灌頂印壇儀軌
長命少病隨意自在一切圓滿皆得
成就一切智智儀軌過去未來現在
略說今一切衆生所願圓滿若具戒
德傳眞言行令他愛敬若求智慧若
欲隱身若行虛空足不履地或復入
地或降伏一切所欲皆得若夜叉及
夜叉女夜叉眷屬等毗舍尼毗舍支

一切部多悉皆降伏若少年盛年青
年皆得長壽略說一切意願圓滿降
伏增益息災之事如有所作皆得成
就此菩薩藏大寶儀軌法品一切佛
說我今汝知此真言行儀軌法藏能
清淨人能利多人天上人間一切衆
生皆獲安樂

尔時妙吉祥童子入菩薩三摩地名
一切佛威德明珠莊嚴照入此定時
放大光明照恒河沙等世界佛刹及
無數清淨菩薩上至色究竟天下至
阿鼻地獄所有一切罪苦衆生息除
災患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已
復入妙吉祥菩薩頂中又照東方世
界所有佛刹諸佛如來為法集會其
名曰

善軌聞婆耨吉祥如來藥師光王如
來普照吉祥如來出生王如來婆羅
王如來仁王如來無量壽如來正等
智王如來無邊照王如來最上光明
王如來如是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各有菩薩圍繞皆來集會淨光天上
尔時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欲爲妙吉祥童子說菩薩行真言句
義儀軌品時復有南方西方北方四
維上下一切佛刹一切諸佛其光普
照亦來集會彼一一佛各有菩薩聲
聞侍從圍繞各欲隨佛聽受如來無
能勝教真言儀軌最上三摩地所謂
妙臂菩薩妙寶菩薩妙戒菩薩妙眼
菩薩妙樂菩薩妙法菩薩一切義成
就菩薩一切出生菩薩法出生菩薩
寶生菩薩寶寶吉祥菩薩妙吉祥菩薩
不思議吉祥菩薩光明吉祥菩薩光
吉祥菩薩智吉祥菩薩一切義吉祥
菩薩一切寶手菩薩寶髻菩薩寶手
菩薩妙幢手菩薩徧照藏菩薩寶藏
菩薩智藏菩薩妙思議藏菩薩出法
藏菩薩幢幡菩薩妙幢菩薩無邊幢
菩薩光明幢菩薩無垢幢菩薩無餘
幢菩薩虛空幢菩薩寶幢菩薩吼聲
菩薩鼓音王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
破一切黑暗王菩薩破一切光王菩
薩一切行深智王菩薩仁王菩薩深
意王菩薩消除王菩薩無畏王菩薩
日王菩薩無性出生王菩薩自性出生

王菩薩無性自性出生王菩薩不退
地王菩薩自在光菩薩福德光菩薩
世間光菩薩甘露光菩薩無邊光菩
薩天王光菩薩自性光菩薩無性光
菩薩隱身菩薩無觸菩薩無作菩薩
不究竟菩薩無垢菩薩無火菩薩須
提菩薩末底菩薩識諦菩薩安樂菩
薩目佉菩薩哩弥你弥菩薩計都菩
薩歡喜菩薩因光菩薩你嚩菩薩天
中天菩薩最自昇菩薩大車菩薩世間
菩薩息災菩薩深喜菩薩鼓音菩薩
成就菩薩白光菩薩最上菩薩淨天
菩薩能忍菩薩能降菩薩難得菩薩
遠行菩薩遠離菩薩遠住菩薩高菩
薩極高菩薩虛空明菩薩普照菩薩
自明菩薩仙人菩薩光淨菩薩不樂
菩薩妙意菩薩大天菩薩清淨菩薩
離垢菩薩調伏菩薩自息菩薩妙相
菩薩白幢菩薩伊弥菩薩計弥菩薩
童子菩薩無涼菩薩延壽菩薩妙生
菩薩暗幢菩薩幡幢菩薩白幢菩薩
妙幢天幢菩薩安住菩薩大相菩薩父
師菩薩善了菩薩寶瓶菩薩世現菩

薩普現菩薩大現菩薩增益菩薩深
光菩薩緊迦囉菩薩平等心菩薩世
間利菩薩日光菩薩燃燈菩薩多聞
菩薩一切義成菩薩得成就菩薩開
光菩薩照耀菩薩鼓音聲菩薩妙音
菩薩妙聲菩薩無邊音菩薩幢音菩
薩寶仙人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
而來集會

復有七佛如來金仙人如來羯拘村
如來飲光如來火頂如來作變化如
來勝觀如來能仁如來如是諸佛蒙
光普照來淨光天坐寶蓮花亦有薩
薩摩訶薩具真實色相俱來會坐所
謂

寶手菩薩金剛手菩薩妙手菩薩虛
空手菩薩無邊手菩薩地手菩薩世
間手菩薩深清淨菩薩妙積菩薩多
積菩薩摩尼寶積菩薩寶象菩薩普
象菩薩香象菩薩妙行菩薩清淨行
菩薩世間行菩薩速行菩薩無邊行
菩薩無邊稱菩薩妙稱菩薩無垢稱
菩薩行稱菩薩離垢稱菩薩稱菩薩
稱尊菩薩無尊爲尊菩薩世尊菩薩

普尊菩薩慈喜菩薩無邊慈喜菩薩平等
慈喜菩薩慈氏菩薩妙眼慈喜菩薩無量
慈喜菩薩三世慈喜菩薩真實菩薩三寶
化喜菩薩妙意殊喜菩薩妙法自在菩薩
無性自在菩薩普遍自在菩薩世間
自在菩薩觀自在菩薩妙觀自在菩
薩勝觀自在菩薩世間菩薩尊妙尊
菩薩鼓音吼菩薩清淨自在菩薩心
自在菩薩聖眾菩薩妙相菩薩勝尊
菩薩名稱菩薩日光菩薩光天菩薩
善自在菩薩善喜菩薩深善菩薩無邊
吉祥菩薩普徧吉祥菩薩世吉祥菩
薩虛空菩薩虛空自在藏菩薩地
自在菩薩大自在菩薩大地菩薩
地藏菩薩除一切蓋障菩薩普調伏
普賢菩薩賢護菩薩妙財菩薩妙息
菩薩妙花菩薩妙虛空菩薩虛空藏
菩薩一切義藏菩薩一切出菩薩不
住菩薩不住地滅罪菩薩不退菩薩
不退轉菩薩一切法不絕菩薩如是
等菩薩摩訶薩同來淨光天上釋迦
牟尼佛所

復有菩薩摩訶薩行無量義變身為
女人形以世間法引導一切衆生令
心堅固不退道意得不思議明句隨羅
尼或變種種飛禽形夜叉形羅刹形
摩尼寶形人非人等形如是所作殊
異色相隨意教化一切衆生令入菩
薩行於明王法隨順解了若如來蓮
華金剛法部得入三昧一切世間出
世間不可違犯所言真實安住三寶
威德不斷有大明王恒時守護所謂
佛頂明王出生明王極高明王白傘
蓋明王無邊蓋明王普蓋明王最勝
明王世間高明王尊勝明王蓮花光
明明王金光明明王白光明明王莊
嚴尊勝明王金積明王白積明王光
積明王寶積明王普積明王稱稱明
王寶積明王真稱明王無性自性積
明王不虛誑稱明王如是等尊勝明
王入無邊法界如我國滿衆生之願
令得具足一切佛心又此等尊勝明
王具足廣大不可思議無等法力如
虛空無涯經百千那由多俱胝劫說
不能盡今爲汝等略而說之又此復

有明王眉明王眼明王眼明王耳明
王咽明王無畏明王悲明王慈明王
愍明王智慧明王光明明王意明王
光明王無垢明王衣明王如是等明
王變化無量無邊如來色相所謂如
來鉢如來法輪如來臥具如來乘如
來照耀如來言如來脣如來腔如來
垢如來幢如來幡如來幘幟如是等
如來色相真言所說復有念愍明王
及諸緊迦囉緊迦哩唧吒唧致努多
努底藥叉藥叉尼人非人等明王得
入最上法雲莊嚴三摩地復有無量
無邊百千俱胝眷屬圍繞供養恭敬
一切明王如是等衆悉皆來會淨光
天中

復有蓮華族大明王衆所謂十二臂
明王六臂明王四臂明王賀羅賀羅
明王不空索明王馬首明王無邊頭
明王妙頭明王青頭明王妙頂明王
白項明王青項明王世項明王光明
明王觀照明王觀自在明王千光明
王意明王深意明王稱意明王蓮花
手明王意願明王救度明王歡喜明

王妙咲明王赤咲明王星明王星王
明王深善明王善神調伏明王如是
等蓮華族尊勝大明王得無量無邊
法雲三摩地亦來在會
復有無數女身明王得三摩地色相
端嚴如觀自在所謂

多羅明王蘇多羅明王曩致明王部
里俱胝明王阿難哆致明王路迦致
明王部弥鉢囉播致明王尾左羅致
明王悉多濕縛哆明王摩賀濕縛哆
明王白衣明王世衣明王無垢衣明
王覺友衣明王蓮花衣明王十力衣
明王稱意明王福德明王大福德明
王塢路迦明王盡垢明王得清淨明
王普為明王盡苦明王逼鬼明王吉
祥明王大吉祥明王塔吉祥明王無
邊吉祥明王世吉祥明王名稱吉祥
明王世母明王普母明王佛母明王
婆計你明王婆計囉體明王蘇囉體
明王囉他縛諦明王曩識難多明王
捺摩你明王部多縛諦明王阿迦里
沙尼明王按部多囉濕弥明王蘇囉
娑明王蘇囉縛諦明王鉢囉母捺明

王阿里唧嚩諦明王怛致明王三滿
多怛致明王光明明王深善明王大
善明王孔雀明明王大財明王施財
明王大天明王大世明王陽焰明明
王大火明王長壽明王高聲明王妙
吼明王大地明王除病明王離一切
病明王無我明王賢聖明王德稱明
王敬愛明王速作明王無畏吉祥明
王消除不吉明王月明王妙月明王
大月明王鉢囉拏設嚩里明王咎虞
隸明王末曩細明王努多明王努諦
明王唧吒明王唧致明王緊迦囉明
王緊迦里明王夜叉明王夜刹明王
羅叉婆明王羅叉細明王毗舍左明
王毗舍右明王如是等女身明王入
蓮花族三昧妙觀無邊正法自性湛
然猶若虛空行菩薩行受樂變化與
清淨菩薩往詣淨光天上釋迦牟尼
佛所住立佛前恭敬供養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教大師藏經總目

三藏經目

序品第一之二

爾時金剛手菩薩告白明王衆言汝等今者集會於淨光天釋迦牟尼佛所今此明王具念怒相與摩訶勞底等奉其教勅各將眷屬一念之間皆來集會

所謂最上明王有明明王能成就明王妙臂明王勝軍明王離欲明王愛樂明王圓滿明王金剛軍明王能金剛明王金剛作明王金剛臂明王金剛手明王金剛幢明王金剛幡明王金剛峯頂明王金剛頂明王金剛牙明王金剛清淨明王金剛毛明王金剛集明王金剛面明王金剛衣甲明王金剛頸明王金剛臆明王金剛膝明王金剛能明王金剛牆明王金剛城明王金剛器仗明王金剛弓明王金剛箭明王金剛曩囉左明王金剛鈎明王金剛鏤明王金剛地明王金剛忿怒眼明王金剛忿怒明王惹難

多濕縛囉明王部怛多濕縛囉明王
滿馱難多濕縛囉明王摩賀魯魯怛
多濕縛囉明王摩呬濕縛囉怛濕縛
囉明王難曩呌捺囉多濕縛囉明王
薩哩縛尾你野哆濕縛囉明王具囉
明王蘇具囉明王刹波明王搗刹波
明王播那你刹波明王尾那野建哆
刹波明王蘇尾怛野娑刹波明王搗
娑瑟摩刹波明王末囉明王摩賀末
囉明王婆囉摩囉明王部陵誡哩致
明王骨魯馱明王摩賀骨魯馱明王
薩哩縛骨魯馱明王阿惹囉明王阿
惹誡囉明王入縛囉忒沙明王曩
哆明王難拏明王你囉難拏明王阿
誡那明王囉俱誡明王縛羅難拏明
王弥伽明王摩賀弥伽明王迦羅明
王迦羅俱吒明王室制怛囉明王嚕
誡明王薩哩縛部多明王散刹鉢迦
明王忒羅明王摩賀忒羅明王阿哩
諦明王摩賀阿哩諦明王夜摩明王
吠縛濕縛哆明王喻獻哆迦囉明王
訖哩瑟拏波义明王具囉明王具囉
嚕閉明王半致娑明王部摩囉明王

哉那明王鉢囉摩他曩明王誡囉娑
曩明王僧賀囉明王阿哩迦明王喻
嚩哆里迦明王鉢囉拏賀囉明王設
怛嚕近曩明王祢吠沙明王阿摩哩
沙明王淨瓶明王甘露瓶明王無邊
瓶明王寶瓶明王臂明王大臂明王
摩賀嚕誡明王努瑟吒明王薩哩波
明王尾薩哩波明王俱瑟姪明王惹
野捺囉他明王尾捺囉嚩迦明王婆
叉迦明王阿怛哩鉢多明王鳩留摩
明王等如是明王現大忿怒内含慈
忍降伏有情令信佛法息除災害增
益吉祥亦有百千那由他俱胝眷屬
同詣佛所頂禮瞻仰釋迦牟尼及妙
吉祥童子已復禮金剛手菩薩在大
衆中安詳而坐

又此金剛手菩薩復有恒隨親近大
甘露努怛也_二等大明王善能觀察
法界自性如空無尋亦與百千那由
他眷屬來詣佛所所謂

寶帶明王妙帶明王金剛鑠明王金
剛毫明王金剛舌明王金剛眉明王
金剛眼明王金剛身明王金剛頰感

明王金剛耳明王金剛隸佉明王金
剛針明王金剛拳明王金剛鈎明王
金剛衣明王金剛電明王金剛索明
王舍羅明王嚩諦舍羅明王尾囉致
明王嚩囉致明王迦彌你明三迦摩
嚩日哩仁尼明王鉢世迦明王鉢世
你明王摩賀鉢世你明王世佉囉嚩
悉你明王秘密明王密意明王密住
明王門住明王欲金剛明王意速明
王極速明王急速明王妙眼明王大
天明王婆摩你明王婆囉摩你明王
遠行明王成就明王無風明王長款
明王畔拏你明王怛哩惹你明王努
帝明王娑努帝明王麼摩計明王嚩
摩你明王嚩閼尼明王嚩波嚩帝明
王勝明王最勝明王無能勝明王增
益明王歡喜明王喜金剛明王大勢
明王稱意明王大金剛明王妙壽明
王三世明王敬愛明王杖明王大杖
明王善言明王大愛敬明王大財明
王大義明王的底哩明王財力的底
哩明王白明王能化明王妙清淨明
王鐘明王剎利明王能針明王得聲

明王妙衣明王柔軟明王深軟明王
秘密主明王障身明王杵明王如是
降一切部多大勢怛也二明王等與
無數勢底眾眷屬俱來集會復有無
數隨羅尼正意妙觀三摩地相調伏
衆生斷除諸惡所謂

金剛火迷惑隨羅尼妙頂樓閣隨羅
尼大財隨羅尼寶山樓閣隨羅尼妙
積隨羅尼多積隨羅尼花積隨羅尼
難拏隨羅尼你誡囉賀隨羅尼阿迦
哩沙拏隨羅尼計喻囉隨羅尼計喻
囉縛底隨羅尼特縛惹誡囉隨羅尼
囉怛曩誡囉計喻囉隨羅尼路迦誡
囉計喻囉隨羅尼鈴多迦誡囉計喻
囉隨羅尼怛哩鉢哩縛哩哆隨羅尼
路迦縛哩哆隨羅尼娑賀娑囉縛哩
哆隨羅尼吠縛濕縛哆囉哩哆隨羅
尼薩哩縛部哆囉哩哆隨羅尼計部
縛帝隨羅尼囉怛曩縛帝隨羅尼摩
尼囉怛曩祖拏隨羅尼覺支大力隨
羅尼無邊幢隨羅尼普幢隨羅尼寶
幢隨羅尼名稱幢隨羅尼一切部多
幢隨羅尼阿訶囉縛底隨羅尼按摩

羅陀羅尼妙清淨陀羅尼六面陀羅
尼無垢陀羅尼如是世稱陀羅尼等
無數陀羅尼復有百千俱胝陀羅尼
以為眷屬得無邊佛威德大菩薩三
摩地俱來佛會

復有佛刹無諸大覺世尊唯有辟支
聖衆口有劍牙住世經劫為諸衆生
輪迴生死而起大悲解說法眼令意
默然復後迴心觀察菩提復觀過去
業苦蓋障得入一地二地三地四地
乃至八地不退之位永斷輪迴不受
衆苦與諸徒衆皆來佛所所謂香醉
辟支佛普觀辟支佛普光辟支佛專
辟支佛時辟支佛你弥辟支佛塢放
你彌辟支佛歡喜辟支佛深喜辟支
佛塢波哩辟支佛薩播哩濕嚩嚩辟支
佛蘇播哩濕嚩嚩辟支佛鼓辟支佛稱
世辟支佛世光辟支佛得勝辟支佛
際塵辟支佛塵辟支佛微塵辟支佛
分辟支佛極分辟支佛標幟辟支佛
妙幟辟支佛日光辟支佛妙作光明
辟支佛光照辟支佛明照辟支佛善
聞辟支佛妙聞辟支佛愛樂辟支佛

善能調辟支佛無邊處辟支佛斷輪
迴辟支佛白幢辟支佛標幟幢辟支
佛妙幢辟支佛底沙辟支佛最上蓮
華辟支佛蓮華生辟支佛未曾有辟
支佛妙智辟支佛意辟支佛大王辟
支佛大積辟支佛寶瓶辟支佛全眼
辟支佛善作辟支佛深善作辟支佛
自息辟支佛善善意辟支佛法辟支佛
妙法辟支佛徧照辟支佛花辟支佛
大青辟支佛增益辟支佛眷屬辟支
佛遠離辟支佛難忍辟支佛金辟支
佛無垢辟支佛幢辟支佛月辟支佛
妙月辟支佛軍辟支佛勝軍辟支佛
帝釋辟支佛天王辟支佛那羅延辟
支佛如是等有百千那由他俱胝辟
支佛住不可思議無等無願法界自
性無礙猶若虛空入中乘實行俱來
釋迦佛所集會聽法

及其眷屬所謂

大迦葉尊者伽耶迦葉尊者優樓頻
螺迦葉尊者頗羅墮尊者賓頭盧
尊者縛羅捺尊者尊者目軋連尊者

大目軋連尊者舍利子尊者大舍利
子尊者須菩提尊者大須菩提尊者
嬌梵波提尊者迦多演曩尊者大迦
多演曩尊者優波離尊者波捺哩迦
尊者羯賓那尊者難陀尊者阿難陀
尊者孫陀羅難陀尊者鳩波難陀尊
者路迦部多尊者麼哩虔迦尊者鳩
波麼哩虔迦尊者難伽迦尊者鳩波
難伽迦尊者阿菟樓駄尊者布囉拏
尊者三布囉拏尊者鳩波布囉拏尊
者提漉尊者布曩哩嚩蘇尊者嚩嚩
尊者勞捺囉迦尊者勞囉嚩尊者俱
嚩半唧迦尊者鳩波半唧迦尊者迦
羅尊者蘇迦羅尊者哩嚩那尊者羅
護羅尊者賀哩多尊者鳩波賀哩多
尊者達野曩尊者你達野以迦尊者
鳩波以迦尊者鳩波捺以迦尊者室
哩野婆尊者迦捺囉尊者尾愈補怛
囉尊者深財尊者烏闍多尊者健拏
尊者底沙尊者麼賀底沙尊者三滿
多底沙尊者阿他野曩尊者得稱尊
者名稱尊者有財尊者財海尊者多
財尊者畢那嚩蹉尊者并伽羅尊者

金頗羅尊者多果尊者無邊果尊者
正果尊者童子尊者童子迦葉尊者
麼護那尊者數拏舍縛陵擬迦尊者
難歡喜那曩尊者深喜尊者在麼際
曩尊者降魔尊者麼呬濕縛娑尊者
縛切迦尊者俱嚕俱羅尊者烏波俱
嚕俱羅尊者俱胝迦羅拏尊者室囉
嚕拏尊者素嚕波囉多迦尊者仰擬
野迦尊者擬哩迦哩尼尊者迦俱胝
迦哩尼迦尊者縛哩史迦尊者際多
尊者素吟多尊者吉祥密尊者世密
尊者師密尊者虞嚕迦尊者乳底囉
娑尊者誡麼迦尊者賀弥迦尊者都
沙賃弥迦尊者尾沙俱胝迦尊者阿
曩吠那尊者烏波縛哩多曩尊者尾
縛哩多曩尊者烏摩多迦尊者乳多
尊者三滿多尊者跋那羅尊者蘇婆
捺囉路尊者莎誡多尊者烏波誡多
尊者路伽誡多尊者苦盡尊者賢劫
尊者大賢尊者事行尊者尊父尊者
誡底迦尊者補瑟娑羅尊者補瑟波
迦尸迦尊者烏波迦尸迦尊者大藥
尊者大福德尊者麼護惹尊者阿努

囉駄尊者囉吠迦尊者囉尸迦尊者
正梵尊者適悅尊者正世尊者遍曜
尊者正曜尊者等如是尊者於無邊
法界悟解脫味修三乘行獲小乘果
行四無量觀三解脫威儀具足永斷
輪迴清淨身心住涅槃界皆悉平等
一切無礙超淨光天大牟尼所集會
聽法

復有無數尊者大比丘尼皆證涅槃
觀想正道放智慧光離欲清淨恒居
佛刹積德無窮人天供養爲大福田
於其世間殊勝第一所有二足四足
多足無足平等與慈俱獲利樂所謂
邪殊陀羅尊者邪殊尊者摩智鉢囉
惹鉢囉尊者阿難多尊者蘇惹多尊
者難那尊者奈吐羅那尊者蘇難那
尊者地也以你尊者孫那哩尊者尾
舍佉尊者摩拏囉他尊者惹野縛
底尊者尾囉尊者祢縛多尊者蘇
祢縛多尊者阿化羅迦尊者室哩
野尊者鉢囉縛囉尊者鉢囉鉢哩
焰縛那尊者嚕咄尼尊者護國尊
者護主尊者三摩那尊者縛布沙

尊者室羅駄尊者鉢哩摩尊者頭髻尊
者妙髻尊者普髻尊者斷輪迴尊者
妙觀尊者意速尊者計舍縛尊者尾
瑟女羅尊者尾瑟女末底尊者妙意
尊者多意尊者增益尊者離苦尊者
作業尊者業果尊者最勝尊者尊勝
尊者縛娑縛尊者天尊者法施尊者
法擔沒囉尊者莎擔沒囉尊者大耨
尊者大意尊者歡喜尊者超三界尊
者離三毒尊者除苦惱尊者你哩尾
拏尊者三色尊者蓮花色尊者大蓮
花尊者蓮花光尊者蓮花尊者鉢捺
麼縛底尊者三相尊者七色尊者憂
鉢羅色尊者如是等大尊者聲聞交
芻尼皆來佛所願面禮足隨喜菩薩
神通願聽其言法句在大衆中安詳
而坐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觀彼一切大衆
心意清淨性離諸染猶若虛空出過
三界告妙吉祥童子言汝今諦聽妙
吉祥汝修菩薩行佛說業果真言行
義隨意所樂皆令汝得法句業句息
災句解脫句但行平等勿生疑惑亦

得如來十力普力大力能降魔寃名
菩薩三摩地如如觀察余時妙吉祥
童子入三摩地以已神力振動百千
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大光普照於
是如來說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 引喃 引摩婆縛

娑縛 合二 娑 引縛 三滿誡哆 引喃 引

曩莫鉢囉 合二 怛野 合二 迦沒馱 引野

室囉 合二 縛迦 引誡曩謨 引冒地薩

怛縛 合二 喃 引捺舍部頌鉢囉 合二 底

瑟取 合二 諦 引娑縛 合二 囉拏 引冒地

薩怛縛 合二 喃 引摩賀薩怛縛 合二

喃 引怛你野 合二 他 引唵 引佉佉 引

四佉 引四努瑟吒 合二 薩怛縛 合二 捺摩

迦阿悉牟娑羅波囉戌波舍賀薩哆

合二 左觀哩部 合二 惹左觀哩目 合二 佉

沙入縛 合二 囉拏誡蹉誡蹉摩賀 引

尾近曩 合二 伽哆迦尾訖哩 合二 哆 引

曩曩薩薩哩縛 合二 部哆娑焰迦囉阿

吒吒賀娑曩 引祇你 引尾也 合二 伽羅

合二 左哩摩 合二 你縛 引薩曩俱嚕薩

哩縛 合二 迦哩捨 合二 砌那砌那薩哩縛

合二 滿怛囉 引頌那頻那波囉母捺囉

合二摩引迦哩沙二陸哩縛合二部旦引

你哩摩合二他你哩摩合二地陸哩縛合二

勢瑟懃引鉢鉢囉合二吠舍野鉢囉合二

吠舍野曼拏羅末地也合二吠縛濕縛

合二哆吟尾怛哆囉俱嚕俱嚕摩摩引

迦哩焰合二那賀那賀鉢左鉢左摩

引尾楞縛摩引尾楞縛三摩野末

靚娑摩合二囉吽吽頗吒頗吒薩普

引合二吒野薩普引合二吒野薩普引合二吒

野薩哩縛引合二舍引波哩布羅迦

四引四引娑誡錢引緊唧囉引野

悉摩摩薩哩縛引合二囉採合二娑

馱也娑縛引合二賀

今時世尊說此真言已妙吉祥童子

化爲大忿怒明王名焰曼德迦彼焰

魔王等深懷驚怖何況餘人於世尊

前而自住正是時大會衆生見此忿

怒明王驚怖戰悚心生憂惱而作是

念無別歸命無別哀愍無別主宰唯

佛世尊願垂救護作是念已今時所

有母護哩多無邊世界四維上下胎

生卵生濕生化生空居水陸一切有

緣於剎那間皆來集會是時大忿怒

明王而自告勅若此陀羅尼法句於
佛像前舍利塔廟中供養經法處及
離欲清淨人前可得讀誦若於耽欲
人前持此真言彼人不久身體乾枯
而速命終若欲求事於閑亂雜處不
得持誦於意云何彼持法者心不清
淨後得怖畏大難必趣命終佛世尊
菩薩摩訶薩起最上悲愍一向行法
令諸衆生皆入一切智智安住法眼
到涅槃岸通達三乘三寶不斷復以
大悲力說真言呪降伏魔王破壞障
導遠離惡事增益吉祥若復有人迷
悶踴踏尋得惺悟若身體羸病必得
調暢和悅長命無病富貴增勝所事
成就如來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威儀
具足說此真言行爲一切勝因勿得
疑惑

今時復有龍大龍夜叉大夜叉羅刹
毗舍左大毗舍左布單那迦吒布單
那大迦吒布單曩摩多嚕大摩多囉
供畔拏大供畔拏尾也二拏大尾也
合拏吠多拏大吠多拏迦冒惹婆詣
都喻二大婆詣都喻二拏拏你喻二

大拏枳你喻

合二

祖史迦大祖史迦塢

娑哆囉迦大塢娑哆囉迦紉譬迦大
紉譬迦緊波迦嚕誡大緊波迦嚕誡
阿波娑摩囉大阿波娑摩囉誡囉賀
大誡囉賀阿迦舍摩哆嚕大阿迦舍
摩哆嚕嚕閉拏大嚕閉拏尾嚕閉拏
大尾嚕閉拏訖蘭那曩大訖蘭那曩
蹉野大蹉野必哩沙迦大必哩沙迦
緊迦囉大緊迦囉藥刹拏大藥刹拏
入嚕囉大入嚕囉左覩哩他迦大左
覩哩他迦你怛也

二合

入嚕囉尾沙

摩入嚕囉舍哆你迦謨怛哩底迦縛
底迦旃底迦室尼滋閉迦扇底波唧
左大唧左悉駄大悉駄喻詣曩大喻
詣曩仙仁大仙仁緊曩囉大緊那囉
摩護囉誡大摩護囉誡軋達婆大軋
達婆天天人大人聚落大聚落海
大海河大河山大山庫藏大庫藏地
大地樹大樹翕大翕王大王帝釋大
天那羅延天及鬼主哩舍勞怛魔梵
大梵呌縛濕嚕哆財主持國廣目增
長滿賢珠賢般支迦金毗羅俱瑟摩
羅賀哩多賀哩枳舍賀哩諦賓誡羅

必哩焰迦囉阿羅他迦囉惹陵捺囉
路計捺囉塢閉捺囉祕密左羅左波
羅惹羅左囉娑哆曩詣哩金山大山
積眼三頭等如是復有無數大夜叉
狩主與其百千那由他俱眠夜叉眷
屬以菩薩神通威力皆來淨光天中
集會聽法

復有無數大羅刹王與其百千那由
他俱眠羅刹眷屬而來集會所謂十
頭羅刹金山羅刹能破羅刹螺耳羅
刹瓶耳羅刹普耳羅刹焰魔羅刹惡
相羅刹毘惡羅刹大惡羅刹深惡羅
刹阿叉羅刹焰魔鍾羅刹印捺囉呌
羅刹路迦呌羅刹勇猛羅刹大勇猛
羅刹叉羅刹三叉羅刹三頭羅刹無邊
頭羅刹等來大衆中而爲聽法

復有無數大毗舍左亦與百千那由
他俱眠眷屬俱所謂閉勞毗舍左塢
波閉勞毗舍左蘇閉勞毗舍左無邊
閉勞毗舍左意願毗舍左無願毗舍
左極拙毗舍左執持毗舍左蘇歌摩
毗舍左惡毗舍左惡形毗舍左皆來
集會而爲聽法

復有無數大龍王與百千那由他俱
眈眈眷屬俱以忿怒明王威神之力亦
來集會所謂

難陀龍王鳩波難陀龍王劍末羅龍
王鳩波迦末羅龍王縛蘇叔龍王無
邊龍王得叉迦龍王蓮花龍王大蓮
花龍王僧伽波羅龍王商伽龍王商
伽波羅龍王羯俱吒迦龍王俱隸迦
龍王阿隸迦龍王摩尼龍王迦羅忒
那囉龍王俱隸尸迦龍王贊闍野龍
王摩尼曩戠龍王摩那婆惹龍王拏
供囉龍王鳩波拏供囉龍王洛俱吒
龍王娑吠多龍王娑吠哆婆捺囉龍
王休羅龍王休羅沒那龍王阿波羅
羅龍王海龍王大海龍王等各坐一
面而為聽法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普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府

要經疏三藏聖教集卷第十明教節目 天竺三藏 諸譯

序品第二之三

復有無數大仙之衆俱來在會所謂
阿怛哩野大仙嚧悉瑟吒大仙嬌怛
摩大仙婆詣囉他大仙惹恨拏大仙
暗詣婆大仙阿摩悉諦大仙謨羅悉
諦大仙阿誡悉諦大仙尾野婆大仙
訖哩瑟拏大仙訖哩瑟拏嬌怛摩大
仙暗鼻囉婆大仙夜摩捺詣曩大仙
阿悉諦迦大仙牟尼大仙牟尼嚧囉
大仙阿嚧囉大仙吠舍半夜曩大仙
播囉舍囉大仙波囉忒大仙喻詣濕
嚧囉大仙閉伽羅那大仙嚧隸閉迦
大仙摩囉建拏大仙如是等大仙各
與百千仙衆眷屬俱來聽法頂禮佛
足還坐一面
復有羅睺羅王衆所謂鼻嚧拏羅睺
羅王婆嚧尼羅睺羅王摩嚧拏羅睺
羅王摩哩左羅睺羅王摩哩唧羅睺
羅王祢鉢嚧羅睺羅王等各與眷屬
俱來集會

復有無數迦樓羅之衆所謂蘇波羅
拏迦樓羅濕縛哆波囉拏大仙迦樓
羅半曩誡大仙迦樓羅波囉拏誡迦
樓羅蘇惹哆博又迦樓羅阿惹哆夜
叉迦樓羅摩努惹博迦樓羅牛曩誡
曩舍曩迦樓羅伊曩諦野迦樓羅哩
曩諦野迦樓羅吠曩諦野迦樓羅娑
囉馱惹迦樓羅舍俱曩迦樓羅摩賀
舍俱曩舍王等各與百千眷屬皆來
集會

復有大緊那羅王之衆所謂捺嚕摩
緊那羅王鳩波捺嚕摩緊那羅王蘇
捺嚕摩緊那羅王阿難陀捺嚕摩緊
那羅王路迦捺嚕摩緊那羅王路捺
嚕摩緊那羅王摩努囉薩迦緊那羅
王摩護囉薩迦緊那羅王摩護惹薩
迦緊那羅王摩護惹野緊那羅王賀
尾賀緊那羅王尾嚕哆緊那羅王蘇
濕縛囉緊那羅王摩努誡也_二唧覩
波捺迦囉緊那羅王鳩波捺緊那羅
王鳩波那緊那羅王鳩波多緊那羅
王鳩閉叉迦緊那羅王迦嚕拏緊那
羅王阿嚕拏緊那羅王如是等與無

數百千眷屬俱來會坐而爲聽法
復有娑婆世界欲色等諸天所謂梵
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
天極光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
天廣果天福生天無雲天無想天無
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
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
想非非想處下及欲界他化自在天
化樂天兜率陀天夜摩天忉利天四
大王天恒憍天持鬘天堅手天或有
山上住者巖嶺住者峯頂住者曠野
住者城隍住者虛空住者中間住者
地上住者林間住者屋舍住者及阿
修羅王鉢囉賀囉那阿修羅王尾摩
唧怛囉阿修羅王素唧怛囉阿修羅
王乞史_二麼唧阿修羅王鉢縛唧怛
囉阿修羅王囉護阿修羅王天王共
戰阿修羅王麼護等無數阿修羅王
與其百千那庾多俱胝眷屬以佛菩
薩神通威力俱來集會作禮恭敬亦
坐一面

復有世間空居大曜所謂日月大曜
金大曜木大曜水大曜火大曜土大

囉羅護大囉劍波大囉計都大囉阿
舍你大囉你哩具多大囉哆囉大囉
馱嘽惹大囉軀囉大囉度沒囉大囉
度摩大囉嘽羅乙里乙又大囉勿哩
瑟吒大囉烏波勿哩瑟致大囉曩瑟
吒囉他大囉你哩曩瑟吒大囉賀娑
多大囉摩瑟致大囉乙里瑟致大囉
訥瑟大囉路建多大囉乞义野大囉
尾你播多大囉阿播多大囉怛哩迦
大囉阿播多大囉怛哩迦大囉麼娑
多迦大囉俞嚩多大囉濕摩舍曩大
囉閉尸多大囉嘽捺囉大囉濕吠多
大囉阿鼻吟多大囉每怛囉大囉商
俱大囉路嘽大囉嘽捺囉迦大囉度
嘽曩舍大囉嘽羅嘽曩大囉驅囉大
囉阿嚕拏大囉尾賀悉多大囉麼你
瑟吒大囉塞健那大囉娑曩大囉烏
波娑曩大囉俱摩囉大囉訖哩拏曩
大囉賀娑曩大囉鉢囉賀娑曩大囉
曩哩多波迦大囉曩哩多迦大囉佉
惹大囉尾嚕波大囉等如是無數大
囉與其百千眷屬承佛威德俱來會
坐

復有無數空居星宿所謂阿濕尾你
星婆羅尼星訖哩底迦星嚕醯拏星
沒哩摩尸囉星阿囉捺囉星布曩裏哩
嚕蘇星布沙也星阿失哩沙星麼伽
星烏鼻哩頗攞虞你星賀娑多星唧
怛囉星薩嚕底星尾舍伽星阿努囉
默星余曳瑟吒星沒嚕羅星烏剖阿
星沙姤星失囉嚕拏星默你瑟吒星
設多鼻沙星烏剖欽捺囉播努星哩
嚕帝星祢嚕帝星阿鼻惹星布曩里
嚕星祢帝星嚕擬囉尸星曩乞义怛
哩迦星烏波頗攞虞星頗攞虞帝星
路迦鉢囉嚕星鉢囉嚕羅尼迦星
失哩野尸星路迦麼多星伊囉星惹
野嚕賀星阿囉他嚕帝星蘇左阿囉
他星等與其百千眷屬承佛威神皆
來集會趺坐聽法

復有三十六宮所謂羊宮牛宮女宮
蠍宮師子宮童女宮秤宮蝎宮弓馬
宮摩竭魚宮瓶宮魚宮猴宮大瓶宮
淨瓶宮螺宮象宮水牛宮天宮人宮
禽宮樂神宮世間宮衆生宮曜宮光
明宮月明宮搓吒宮地宮暗宮塵宮

微塵宮苦宮樂宮解脫宮苦提宮
復有辟支佛宮聲聞宮天人宮福德
宮大福德宮畜生宮餓鬼宮地獄宮
阿蘇囉宮神鬼宮藥叉宮囉叉婆宮
及一切部多宮等或有居上舍中居
下或有定居相應或上等等下等
知是大宮與其百千眷屬俱來佛所
一心禮足趺坐聽法

復有無數大藥叉女所謂妙眼藥叉
女善眉藥叉女長髮藥叉女妙音藥
叉女妙意藥叉女天意藥叉女化眼
藥叉女圓滿藥叉女秘密藥叉女深
密藥叉女寶帶藥叉女如蓮花藥叉
女無畏藥叉女施無畏藥叉女得勝
藥叉女最勝藥叉女哩嚩底迦藥叉
女妙髮藥叉女計扇觀藥叉女阿哩
囉藥叉女麼努賀囉藥叉女麼努嚩
帝藥叉女俱蘇摩嚩帝藥叉女俱蘇
摩布羅嚩嚩系你藥叉女冰戔羅藥叉
女賀哩帝藥叉女尾囉摩帝藥叉女
尾囉藥叉女蘇尾囉藥叉女蘇具拏
藥叉女具拏嚩帝藥叉女蘇囉孫那
哩藥叉女囉娑藥叉女玉呬喻多哩

藥叉女縛吒縛悉你藥叉女阿忒迦
藥叉女案駄囉蘇那哩藥叉女阿路
迦藥叉女孫那哩藥叉女鉢囉婆縛
帝藥叉女阿底舍野縛帝藥叉女嚕
波縛帝藥叉女嚕播藥叉女阿弥多
藥叉女掃弥也藥叉女迦拏藥叉女
弥曩藥叉女難祢祢藥叉女烏波難
祢祢藥叉女出世間藥叉女等如是
大藥叉女與其百千眷屬俱來詣佛
頂禮聽法

復有無數大毗舍支所謂曼拏哩迦
毗舍支謗素毗舍支舍支毗舍支勞
捺囉毗舍支烏羅迦毗舍支入縛羅
毗舍支娑娑母擬囉毗舍支閉尸多
舍你毗舍支努縛囉毗舍支普嚕麼
你毗舍支母賀你毗舍支誡哩惹你
毗舍支嚕賀尼迦毗舍支虞嚕賀尼
迦毗舍支路達你迦毗舍支哩婆扇
底迦毗舍支閉路縛帝毗舍支摩護
囉毗舍支努哩難多毗舍支嚕囉毗
舍支唧賀曩底迦毗舍支度麻毗舍
支底迦度摩毗舍支蘇度摩毗舍支
如是等大毗舍支與其百千眷屬俱

來集會

復有麼多嚕大麼多嚕遊行世間採
食花卉魅惑衆生所謂沒羅憾麼捉
麼多嚕麼四濕縛嚕麼多嚕次瑟尾
麼多嚕俱麼哩麼多嚕左謨拏麼多
嚕縛囉四麼多嚕印捺哩麼多嚕夜
摩野麼多嚕阿訖曩曳麼多嚕吠縛
娑縛帝麼多嚕路建哆迦哩麼多嚕
縛嚕尼麼多嚕愛捨你麼多嚕縛野
尾野麼多嚕鉢囉播鉢囉拏賀囉麼
多嚕目佉曼尼你迦麼多嚕設俱你
麼多嚕大設俱你麼多嚕布哆曩麼
多嚕迦吒布哆曩麼多嚕塞建那麼
多嚕如是等無數大麼多嚕與百千
眷屬皆來集會歸命世尊而作是言
曩謨沒馱野如是無數百千人及非
人衆生非衆生一切輪迴阿毗大地
獄等可虛空界悉皆清淨是諸衆生
無有憎愛佛威神力莊嚴菩薩如是
一切衆生頂上皆現化佛

尔時釋迦世尊觀彼一切世界嚴淨
若斯告妙吉祥童子汝宜略說真實
菩薩藏真言行義三摩地如所爲事

尔時妙吉祥童子於釋迦佛前欲說
菩薩藏具言行義入三摩地名喻虛
空自性金剛堅固莊嚴妙吉祥童子
入此定時淨光天上金剛寶地廣無
數百千由旬尔時金剛手菩薩身如
寶山具大威德安吉祥而坐觀彼一
切衆生界內有無數夜叉羅刹乾闥
婆摩嚧哆毗舍左手相憎嫉

尔時妙吉祥童子知此無數夜叉之
衆勇猛強力手有憎嫉告焰曼德迦
忿怒明王言汝大忿怒相唯佛菩薩
可以化爲汝今擁護此大衆會一切
衆生惡者調伏善者令悟不信令
信乃至我本具言教菩薩法藏方廣
惣持曼拏羅儀則亦復如是且專擁
護大忿怒明王如是聞已依勅奉行
於大衆前現大忿怒相降伏彼衆擁
護一切衆生復與無數百千忿怒眷
屬普使四方上下諸處大吼作聲彼
諸衆生攝心修善歸依三寶不得違
勅如是聞者若違聖勅頭破百分如
阿梨樹枝

尔時妙吉祥童子承佛菩薩威力略

說真言行義法句儀軌若菩薩摩訶
薩具足一法得成就真言行云何一
法若能觀見一法法無尋相而得真
言成就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二法復得成就
真言行云何二法不離菩提心於一
切衆生其心平等如是二法成就真
言若菩薩摩訶薩安住三法於真言
本行而得成就云何三法於一切衆
生心不捨離於菩薩戒行精進護持
於真言本行堅持不忘如是三法成
就真言

若菩薩摩訶薩令初發心菩薩安住
四法於真言行而得成就云何四法
所謂不捨本真言不斷他真言於一
切衆生慈心不斷於無量大悲廣行
饒益如是四法令初心菩薩成就真
言

菩薩摩訶薩安住五法得菩薩藏真
言行圓滿云何五法所謂寂靜之處
攝心居止山林曠野攝心居止觀察
世間有爲之法教化衆生持戒多聞
恒住正行如是具行五法於真言行

義成就圓滿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六法於真言行
義成就圓滿云何六法所謂於三寶
福田淨信不斷菩提大行淨信不斷
世間真言不生謗毀所說無尋法界
大乘經典甚深之義無復疑惑於真
言行精進不退恭敬善法令不斷滅
如是六法皆得真言行義成就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七法所求真言
行皆得趣入云何七法所謂觀想般
若波羅蜜多甚深之法書寫讀誦爲
他解說依菩薩行依時持誦默然護
摩速修正行安住智慧清淨之意求
大菩提趣入如來甚深之法於真言
本儀請召護持成就密行善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善觀衆生界法界實
際皆無二相不捨一切不樂小乘之
法上求一切智智如是七法皆得成
就真言行義

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八法於真言行
義皆得成就云何八法所謂行人見
未曾見微妙色果菩薩神通變化之
事不生疑惑心不顛倒受持真言崇

重本師又復受持佛菩薩本行儀法
或有處非處勝田之地觀已財物如
夢所見皆能給施永斷嫉妬煩惱之
根常勤精進供養諸佛菩薩具足善
根被大甲冑破諸魔軍令得大富菩
提道場成就自身福德智慧親善知
識

今時妙吉祥童子略說八種行法於
真言本行皆得成就若有信敬三寶
不捨菩提心設復犯戒誦持我真言
教品未曾有菩薩無邊行法發意皆
得成就無復疑惑

今時佛菩薩緣覺聲聞等一切大衆
說如是言善哉善哉佛子汝種種宣
說真言法教修行儀軌爲一切衆生
安心趣入了悟最上祕密之門若有
人受持讀誦憶念此品法句或種種
花香而用供養彼人若在軍陣及諸
險難我當今時乘象馬等現彼人前
而爲降伏克陣不久自然退散若有
比丘比丘尼近士男近士女於自舍
宅書寫供養獲大福報長命無病增
益吉祥一切大衆聞此法已默然意

解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第五卷

終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四

西晉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菩薩變化儀軌品第二之一

爾時妙吉祥童子觀察會中一切大衆於是妙吉祥童子入觀照三摩地入此定已從其臍輪出大光明復有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明以爲眷屬普徧照耀一切衆生界及淨光天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告妙吉祥童子言汝今宜說曼拏羅法品儀軌令諸菩薩及一切衆生得入三昧復令一切衆生平等悟解真言句所有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行皆得成就金剛手祕密主如是說已

爾時妙吉祥童子欲說最上祕密曼拏羅儀軌明照一切以神變力於其右手指端之上悉皆現起一切大衆復出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光明照彼淨光天上一切衆會

爾時妙吉祥童子略說焰曼德迦忿怒明王心真言具大無畏一切所作請召發遣息除災害增長吉祥降伏

諸魔隱沒身形行坐虛空或行地上
足不履地令他愛敬等皆得成就破
一切暗如廣大明燈此大無畏三字
眞言儀行法力最爲第一所求所作
一切眞言義悉得成就即說大忿怒
明王心眞言

唵

引

惡畔

引

此大忿怒明王心眞言大菩薩妙吉
祥善說是曼拏羅眞言行能作一切事
破一切障罣

余時妙吉祥童子舉其右手摩忿怒
明王頭稱如是言曩摩一切佛如是
說已所有十方世界諸佛世尊無量
菩薩具大福德三昧來住會中是時
忿怒明王復現大忿怒相即往一切
世界剎土之中所有惡心大力衆生
尋遣來集淨光天上大衆之中依位
安住

又此衆生頂上各出熾盛光焰
余時妙吉祥童子觀彼大衆心淨瞻
仰而復告言此諸大衆汝當諦聽我
此三昧若不依行如有違犯令此忿
怒明王現大威力而自調伏何爲不

得違犯緣此祕密三昧真言行義諸
佛世尊菩薩大德平等法門汝今諦
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菴引囉囉

三麼二合囉阿鉢囉二合底賀多三合娑

曩俱摩囉嚕波馱哩捉吽吽嚩吒

嚩吒薩嚩二合賀

聖者此是我根本真言聖妙吉祥印
名為五髻大印若用此印持誦根本
真言一切所求皆得成就

復說心真言作一切善事令心寂靜

唵嚩枳也二合捺曩莫入

說此印法名為三髻增長一切福德

復說外心真言

嚩枳也二合吽

說此印法亦名三髻能降伏一切衆

生

復說內心微妙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喃曼

說此印法名孔雀座敬愛一切衆生

復有一切佛心大無畏八字真言名

最上增益大吉祥斷三界生死消除

一切惡趣能滅一切災害作一切事

皆得安樂寂靜如現在見佛此妙吉祥菩薩宣布最上祕密真言相爲一切衆生若有憶念一切所願皆得圓滿若有持誦之者所有五逆重罪皆得清淨即說真言曰

唵阿尾囉吽佉左洛

聖者有此八字大無畏最上祕密心真言與佛住世而無有異能作一切吉祥之事此大功德我今爲汝略而宣說若欲廣陳經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劫校量功德說不能盡若說此印法名爲大精進能圓滿一切願

復說名請衆聖真言

唵引吽引俱摩囉尾濕縛二嚕合

闍尼薩哩縛二縛引羅婆史哆鉢囉

二冒歇你引阿野引吽婆戠挽曩引

野吽俱摩囉吉里二拏怛婆二羅歇

哩尼曼拏羅末地野二底瑟姪二合

底瑟姪二三摩野摩拏娑摩二囉

阿鉢囉二底賀哆舍娑曩曩吽摩引

尾羅縛嚕嚕頗吒娑縛二賀

此真言是妙吉祥菩薩名請一切諸

佛一切菩薩一切辟支佛聲聞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誡嚕拏緊那羅
摩睺羅伽毗舍左羅刹娑一切部多
等夫欲召請先以香水加持七遍灑
淨一切廣闊四維上下一切諸佛菩
薩妙吉祥并及眷屬一切世間出世
間真言一切部多衆一切衆生皆赴
道場

曩謨三滿哆沒駄

目喃目阿鉢囉

合

底賀哆舍

引娑曩喃

引唵度度

囉度囉度波嚩

引悉你度波

引哩

唧

合史吽底瑟姪

合三摩野摩拏

娑摩

合囉娑嚩

引賀

此是獻香真言若以白旃檀龍腦供
俱摩香和合等燒此香時誦此真言
一切如來及諸菩薩一切聖衆皆受
供養

前召請印名最上蓮華變能與一切
衆生作大吉祥之事

若於諸佛如來一切菩薩及聖衆等
獻闍伽水所用龍腦白檀供俱摩等
香復用惹帝花適意花摩梨迦花末
哩師迦花龍花末俱羅花賓尼哆誡
囉花如是等香花用淹水內此名獻

開伽水獻水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摩鉢囉合二

底賀哆舍引娑曩喃引怛你也合二

他引四四引摩賀迦引嚕尼迦

尾濕縛合二嚕波馱哩尼引阿哩凝伽

合二鉢囉合二底蹉鉢囉合二底蹉波野三摩

野摩努娑摩合二囉底瑟姹合二底瑟姹

合二曼堅羅末地也合二鉢囉合二吠舍野

薩哩縛合二部哆引努波迦伐哩合二

恨拏合二吽阿蘇囉尾左引哩尼娑縛

合二賀引

此印名圓滿印能為一切衆生作圓

滿事

復說焚香真言若彼獻香如前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曩謨二滿

哆馱馱引縛娑娑室哩合二夜引野

怛他引戠哆引野怛你也合二嚕第嚕

第引嚕第引嚕馱引嚕馱摩拏囉

弭引鉢囉合二底蹉鉢囉合二底砌引難

嚕淡三滿哆引努左哩尼引娑縛

合二賀引

此印名波羅縛圓滿一切願

復說獻花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駄引喃引摩鉢囉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喃引曩謨三俱

蘇頭哆囉引惹寫怛他引誡哆寫

怛你也合他引俱蘇頭引俱蘇摩引

你曳合俱蘇摩布囉縛引悉你俱蘇

摩引縛底娑縛合賀引

夫欲獻食先頂禮一切諸佛賢聖生

不思議未曾有想今此真言正覺正

言

曩謨三滿哆沒駄引喃引摩鉢囉合

底賀哆舍娑曩引怛他合

引四引四引娑誡縛摩賀薩哩縛合

沒駄引縛路引吉哆摩引尾楞縛

伊難縛隸誡哩合恨拏合播野誡

哩合恨拏合誡哩合呼薩哩縛合尾

濕縛合囉囉吒吒薩頗合吒娑縛

合賀引

今此真言即名為大力消除一切諸

惡

燃燈真言

曩謨三滿哆沒駄引喃引摩鉢囉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薩哩縛

合二恒夢引馱迦引囉尾特鏤合二悉喃

司曩謨三滿哆祖底嚩馱引嚩婆引

娑室哩二夜引野怛他引誡哆引野

怛你也合他引四引四引娑誡鏤祖底

囉舍弭合二設哆娑賀娑囉合二鉢囉合二

底曼尼哆舍哩囉尾俱哩嚩合二摩

賀引冒地薩怛嚩合二三滿哆入嚩合二

囉引你喻合二底哆沒哩底合二具哩那

合二具哩那合二阿嚩路引迦野阿嚩路迦

野曼拏囉薩哩嚩合二薩怛嚩合二難

左

此是燃燈真言印名曰廣開觀照一

切衆生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嚩引摩鉢囉合二

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嚩引怛你也合二

他引入嚩合二入嚩合二羅入嚩合二羅入嚩合二

羅野入嚩合二羅野合二尾冒馱迦賀哩

訖哩合二瑟拏合二賓誡羅

此是燃火真言印名合掌光照一切

衆生過去諸佛菩薩所說

今時妙吉祥童子告祕密主金剛手

菩薩言此微妙祕密真言汝等明王

族部外現念怒内含慈忍所有智者

求一切真言皆得成就若彼金剛蓮
花族等障導之時即說此明令彼降
伏

曩謨薩哩縛合二沒馱引喃引摩鉢囉

合底賀哆合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合二

他引唵迦囉迦囉俱魯俱魯摩摩

引迦引哩灼合二伴惹伴惹薩哩縛合二

尾近難引合那賀那賀薩哩縛合二

縛羅合二尾那野劔引布哩縛合二吒

迦亦尾旦哆迦囉摩賀引尾訖哩合二

哆嚕波馱哩尼鉢左鉢左薩哩縛合二

努瑟吒合二摩賀引誡拏鉢底吟尾

旦哆迦囉滿馱滿馱薩哩縛合二誡囉

合賀沙目佉沙部惹沙左囉拏嚕捺

囉合二摩引曩野尾瑟拏合二摩引曩

野沒囉合二憾摩合二你也合二祢縛引曩

曩野摩引尾楞縛尾楞縛羅護羅

護曼拏羅末他合二鉢囉合二吠舍野

三摩野摩努娑摩合二囉吽吽吽吽

吽吽頗吒頗吒

說此真言已告祕密主言此是大精

進最上祕密名六面大忿怒明王能

破障尋若持誦此明得自在十地菩

薩猶可降伏何況諸惡障尋若有持
誦供養大作擁護說此印法名為大
義破滅一切障尋

復說念怒明王心真言

唵司佉哩合二瑟致哩合二哆司曩曩呬

薩哩縛合二設怛嚕合二曩舍野薩旦合二

婆野頗吒頗吒

若有一切冤家逼害惱亂之時依法
念此真言令彼冤家受隔四日瘧病
得大苦惱若人恒常誦持無慈悲心
所求之事不得成就若人不信三寶
誦此呪法令彼生信定得成就印名
大義與呪同用其驗剋成

復說外心真言

唵佉哩合二迦羅嚕波呬欠

印名大義若此明同用能調伏一切

惡者

復說內心真言名為一字一切佛說
印名大義與明同用能消除一切惡
事降伏一切部多於曼拏羅中呪吐
成就之時定見念怒明王靈驗
復說發遣賢聖等真言

曩謨薩哩縛沒馱引喃引摩鉢羅合二

底賀多舍娑曩引喃引怛你也二合

他引惹焰惹野蘇惹野摩賀迦引

嚕尼迦尾室左二合嚕閉尼引誡蹉

誡蹉娑嚩二合娑嚩喃引薩哩嚩二合

沒淡引室左二合尾娑哩惹二合野薩波

哩嚩二合嚩引娑嚩二合娑嚩喃左怛囉

二合鉢囉二合吠引舍野滿怛囉二合娑摩

二合囉薩哩嚩二合室左二合頭悉殿觀滿

怛囉二合播那引摩努囉淡左弭波

哩布囉野

此發遣真言印名寶座亦名獻座若

欲發遣賢聖等專心志意念一七遍

依法加持所有一切世間出世間曼

拏羅真言行皆得三昧成就諸聖眾

等歡喜而還

余時妙吉祥童子復觀淨光天內一切

大眾說自已明王真言

曩謨薩哩嚩二合沒駄二合喃二合摩鉢囉

二合底賀哆誡底喃二合唵你哩致

妙吉祥說此真言已化爲明王名栴

世你能作一切之事印名大五髻若

用此印法一切難作之事皆得成就

曩謨三滿哆沒駄二合喃二合摩鉢囉

合底賀哆舍娑曩引喃引唵引你致
此真言名為波枳世你印名廣開一
切之事所求皆成若有一切凶惡宿
耀自然退散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合
底賀哆誡底喃引唵引你入

此真言名曩隸你印名寶座能成一
切之事所有夜叉之衆亦能遣來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部哆
嚕閉被引唵引稍畢嚕合二

此真言名波隸你印名大力能調伏
一切擎杵你鬼妙吉祥所說一切諸
佛同說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合二
底賀哆誡底鉢囉合二左引哩被引怛
你也合他引唵引縛囉祇引

此明名增長化相印名三昧持誦同
用速得富貴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合部哆嚕閉被引唵引部哩

印名又同用消除一切癩病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合部哆嚕閉被引唵引怛囉合二哩

此明名哆囉印名大乃能成一切事
復能滅除障事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部哆嚕閉被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噯
尾路抵你

此明名大世印名嚩訖怛囉降伏一
切世間皆得快樂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部哆嚕閉被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噯尾

濕吠引二合尾濕嚩合二三婆吠引尾濕

嚩合二嚕開尼迦賀迦賀阿尾舍引尾

舍三摩野摩努

此明名大精進印名能瑟吒囉亦名
變化能令一切衆生起大施願惠施

一切有情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二合部哆嚕閉被引怛你也二合他引噯

引濕吠二合誦引室哩二合嚩布入

此明名爲大化印名孔雀座具不思
議未曾有相作一切所欲之事無不
成就降伏世間童男童女生愛敬
心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引合部哆嚕閉赦引怛你也合二他唵引

契契哩娑虞哩薩哩縛合二設怛嚕

合薩旦合二婆野皆婆野謨引賀野

縛舍摩引曩藥

此明名相應大明印名縛訖怛囉能調伏造惡衆生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底

合賀哆識底鉢囉合二左引哩拏引

怛你也合二他引唵引室哩合二

此明名大福德印名合掌佛自宣說

能令有情得國王位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薩哩縛合二

薩怛嚕合二婆野鉢囉合二捺引曳喃

引怛你也合二他唵引阿唎諦俱摩引

哩嚕閉尼嚕呬阿引誡蹉摩摩迦

引哩焰合二俱嚕入

此名無能勝現童女身說甘露句印

名合掌與此真言同用遠離一切冤

家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進底也

引合部哆嚕閉赦引怛你也合二他引

唵引惹曳引唵引尾惹曳引唵引

阿唎諦引唵引阿波囉引唎諦引

此真言內有四姊妹親近菩薩經行
大地救度衆生令諸有情依行真言
行如度得舡所作圓滿即名祕密
翼讚三滿哆沒駄引嚩路迦引戠
囉合地鉢底喃引怛你也合他唵
引俱摩囉摩賀引俱摩引囉吉哩
合拏鉢摩佉冒地薩怛嚩合觀惹
拏合哆摩布囉引摩布囉引娑
曩設言曳引觀引你也合哆波引
尼囉訖旦引戠合戠囉訖哆合嚩駄引
觀隸引鉢曩必哩合野佉佉佉
佉四呿呿涅哩合怛也合涅哩合怛也
合囉訖哆合補瑟波合呿哆沒哩
底合娑摩野摩拏娑摩合囉部
囉合摩部囉合摩部囉合摩野部
囉合摩野羅護羅護摩引尾覽摩
薩哩嚩合迦引哩野合尼弭俱嚩
尾唧怛囉合嚩波駄引哩尼底瑟
吒合底瑟吒合呿呿薩哩嚩合沒
駄引努惹拏合諦引娑嚩合賀引
小時妙吉祥菩薩說此真言之時大
地六種振動大自在天現極惡相童
子天具火曜慄慄俱來教化調伏一

切惡業衆生妙吉祥所說大權菩薩
起慈愍心行菩薩行利樂一切愚癡
衆生印名大力與眞言同用令得梵
天等大福德果何況人身

今時妙吉祥菩薩復說眞言名爲三
字爲悲愍衆生印名大力與眞言同
用令一切衆生得大福德

唵引吽囉

此是三字眞言依法持誦所求皆成
復說外心眞言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三滿觀引

你喻引

合

底哆沒哩底喃引唵引尾

訖哩合哆誡囉合賀吽頗吒

妙吉祥菩薩爲親近者童子天說此

眞言能降伏一切部哆摩多羅等及

一切諸惡星曜如有部多等所著所

魅及惡曜照臨依法持誦彼等悉皆

恐怖而自退散即得解脫乃至求生

天界一切皆得印名大力與彼同用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

合底賀哆合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

合他引唵引沒囉合憾摩合蘇沒

囉合憾摩合沒囉合憾摩合縛哩左

合二細引扇引底俱嚕

此真言大梵天菩薩所說今息災害
若部多惱亂之時誦此真言刹那還
散速得安樂印名五髻若說大梵天
調伏儀軌如四圍陀論

曩謨三滿哆及馱引喃摩鉢囉合二

底賀哆合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合二

他唵引識嚕拏縛引賀曩作羯囉

合二波引尼左覩哩部合二惹吽吽三摩

努娑摩合二囉冒地薩怛縛合二阿惹

拏合二波野底

妙吉祥說此真言速能作於吉祥之
事印名三髻亦能破壞部哆及那羅
延此則皆是方便攝化衆生

曩謨三滿哆沒馱引喃引摩鉢囉合二

底賀哆合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

合二他唵引摩賀引摩呬引室左合二

囉部哆引地波底沒哩合二沙特縛合二

惹鉢囉合二覽縛惹吒摩俱吒馱引

哩尼悉哆娑婆娑摩合二度娑哩哆沒

哩底合二吽頗吒頗吒冒地薩怛冒合二

惹拏合二波野底入

此真言我自宣說爲慈愍衆生印名

大又與明司用亦破部多之衆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四 第十八張 府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

菩薩藏經卷第五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 奉 詔譯

菩薩變化儀軌品第三之二

所說真言儀軌為彼水陸有情及阿修羅等令具種種功德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駄引喃引摩鉢囉

二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你也二

他引唵舍俱曩摩賀引舍俱曩鉢

納摩二尾怛怛博訖义合薩哩嚩二合

半曩識曩引舍迦佉佉佉四佉四三

摩野摩努娑摩二囉吽底瑟吒二冒

地隆怛冒二波野底入

此真言行復用大印具足精進難化

者能化難調者能調病苦之者速得

平安消衆毒藥破諸惡事不生疑惑

復次菩薩真言行力能隨衆生普徧

教化如迦樓羅經說菩薩悲愍有情

隨諸衆生或現為迦樓羅鳥形容廣

大降伏毒龍令彼生善此真言儀軌

說如來真言族及蓮華族等多方變

化利益有情而無冤憎譬如慈母育

養多子恩愛平等菩薩慈悲度諸衆

生亦復如是。是我行真言行。過去佛說。今我亦說。妙吉祥復說。

爾時妙吉祥童子觀察淨光天上二切大衆不思議。未曾有事入三摩地名照見一切三昧。安住菩薩所行法。行令諸衆生悉得利樂。入此三摩地。已於淨光天化出不可思議。未曾有摩尼寶藏種種莊嚴。曼拏羅假使一切聲聞辟支佛。乃至十地得自在菩薩。而不能盡此曼拏羅。何況凡夫之人。此最上曼拏羅。平等法行妙吉祥童子而能通達。唯諸佛世尊一切菩薩聲聞辟支佛。可能依法奉行。得受灌頂妙吉祥童子不思議威德力。行佛菩薩最上三摩地。入曼拏羅心意現生之時。唯自了知。彼諸心智何可度量。豈將有相工巧而圖畫邪。爾時妙吉祥童子告諸衆言。聖者諦聽。入大曼拏羅三昧。如來菩薩不可違犯。何況別餘衆生。聖與非聖。爾時妙吉祥童子告金剛手祕密主言。佛子。三昧心法理出人情。今為如來入滅方便說之。令諸衆生得入世

間出世間一切真言行皆得成就

余時金剛手祕密主告妙吉祥童子
言佛子世尊若涅槃之後為諸衆生
說曼拏羅具言行令彼隨喜修學皆
得成就無上佛道若有愚癡衆生不
依法行違犯三昧真言不成雖有大
福梵行不依此儀不得三昧真言不
成若不依法假使帝釋巧設方便不
得三昧真言不成何況地居之人若
善知教法依法行事念誦之時世間
出世間真言三昧決定成就入妙吉
祥童子曼拏羅教法之者一切所求
無不圓滿

余時金剛手祕密主大菩薩請妙吉
祥菩薩為諸有情略說曼拏羅儀軌
如是請已是時妙吉祥童子而為宣
說

夫建曼拏羅須在三長月於此月內
須得白月勿使黑月於白月中或一
日或十五日復須揀擇好日有吉祥
星曜方得起壇若於三長月外欲建
曼拏羅時得好吉祥之日早辰而可
用之復須揀擇清淨之地或近城郭

或近入海河岸或向海中或阿闍梨自住處皆可起壇若近城郭向東北上不近不遠即可堪用所用之地無沙石瓦礫灰炭糞土觸體之類並須去除令其清淨阿闍梨於此安住或七日至半月依法嚴持壇地然用無蟲五淨之水白檀香龍腦香供俱摩香和合水內用五髻大印念焰曼德迦大忿怒明王真言八十徧加持淨水灑淨十方四維上下俱令清淨所居壇地四方各十六肘或十二肘或八肘此分上中下三等一切智智說此壇法若求國位安泰登其王位可用上壇若求增益福壽可用中壇若求一切吉祥之事可用下壇八肘者復次若別爲所未之事紛彼曼拏羅於其壇地掘深二肘若有炭灰磚石瓦礫骨髮地蟲之類不可起壇須別覓好地而乃修辦不計山中曠野河岸一無障尋直須正意細心觀察無蟲清淨之地所掘之地復須別取上好淨土而用填之填已實築平滿所填淨土仍須用前五淨之水同和填

之三等曼拏羅隨意可作又於壇四方各釘一佉祢囉木椶念念怒明王真言七徧加持於椶復以五色線亦誦忿怒明王真言七徧以此五色線於曼拏羅四方纏繞此壇相四方中位名內院令阿闍梨居其中位念根本真言八千徧結五髻大印同用誦真言足已彼阿闍梨却出壇外旋繞曼拏羅匝已面東踞草薦而坐志心頂禮一切諸佛及諸菩薩以前五色線繫四方椶上繞壇一匝用爲界繩精熟法事持誦一夜彼曼拏羅阿闍梨堅持清齋依根本儀軌舉動用心令修大乘行者依法持戒一夜同行法事復用五色粉念六字心真言加持彼粉且按置曼拏羅中復於壇外四面莊嚴按置幢幡栽芭蕉樹及種種菓樹以爲門道然令鼓樂螺鈸等齊韻發聲此爲吉祥音音樂等止已復爲四衆略說法要復於曼拏羅四方各讀大乘經典南方讀佛母般若波羅蜜經西方讀聖月光三摩地經北方讀聖華嚴經東方讀聖金光明

經如是法師讀此四本經法已阿闍
梨從曼拏羅起用白檀龍腦供俱摩
白色香用上好花同和一起念根本
真言加持以此香花散在曼拏羅一
切處阿闍梨出外七日食酥復用二
人至三人具大福德發菩提心持戒
者同入曼拏羅中念根本真言自作
擁護以五色粉粉此壇上所用粉糝
使金銀等五色寶微細如塵或銅等
五色亦得若是國王及大福德人建
造此壇上求無上菩提決定得成若
有隨喜之者亦得菩提何況別餘吉
祥之事無不成就若釋迦如來滅度
之後惡世薄福衆生何能見聞如是
大福德壇儀之法

尔時大光妙吉祥童子爲諸貧苦衆
生略說曼拏羅儀軌用粳米爲糝微
細如麴漆成五色青黃赤白黑曼拏
羅阿闍梨自結五髻大印念根本真
言加持彼粉然後阿闍梨於曼拏羅
東南方依法作一火壇其壇闊二肘
深一肘周迴如蓮華葉相用波羅舍
木及吉祥菓樹木爲濕柴可長一尺

俱得濕潤者可用復使酥酪蜜三種
搗濕菜兩頭結野瑟致印念根本真
言請召火天復念一字心根本真言
八百徧即作護摩即是燒前衆也次與巧妙畫
人同行法事曼拏羅阿闍梨自戴頭
冠內心志意想像諸佛菩薩如對目
前復念獻香真言合掌恭敬頂禮諸
佛菩薩頂禮妙吉祥童子已將前五
色粉與彼畫人同共粉畫壇面先於
曼拏羅中間畫釋迦牟尼佛坐寶師
子座諸相具足如在淨光天上作說
法相曼拏羅阿闍梨及同事畫人復
念根本真言自作擁護次與一切鬼
神出其生食於此壇外四方上下散
施飲食令彼飽滿阿闍梨復須洗浴
身體著潔淨衣近於火壇作擁護法
復用酥供俱摩香和爲團食作八十
箇阿闍梨坐吉祥淨草座上念根本
真言用前團食而作護摩又用白芥
子復誦焰曼德迦忿怒明王真言八
百徧加持芥子合在淨器中或有不
祥諸惡形相或有惡聲或暴惡風雨
或日有惡相及種種障難但用前白

芥子作護摩七徧諸惡自滅若有人
爲障難以芥子作護摩五徧彼人障
難不成而自降伏經一刹那復得鬼
魅所著假使天帝釋爲其障難亦乃
不久而得無常何況惡心者人及非
人等作其障難此焰曼德迦念怒明
王破壞怖畏其事如是又彼持誦者
坐吉祥草座誦焰曼德迦念怒明王
已於釋迦牟尼佛像右邊畫二辟支
佛於蓮華座上結跏趺坐又於彼佛
足前畫二大聲聞作聽法相彼聲聞
右邊畫觀自在菩薩一切莊嚴如秋
滿月座蓮華座左手執蓮華右手作
施願相彼觀自在右邊畫白衣尊勝
左手執蓮華右手頂禮世尊釋迦牟
尼亦坐蓮華首戴寶冠徧袒右肩如
是復畫多羅菩薩部哩俱胝菩薩各
各如法而坐於彼菩薩之上復畫佛
母般若波羅蜜多佛眼佛頂尊勝王
及畫十六大菩薩所謂

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虛空藏菩薩除
蓋障菩薩滅罪菩薩慈氏菩薩手執
白拂瞻仰世尊清淨行菩薩無垢幢

菩薩妙財菩薩月光菩薩無垢稱等
薩除一切病菩薩一切法自在王菩
薩世間行菩薩大慧菩薩持慧菩薩
如是十六大菩薩莊嚴色相普皆圓
滿又於向上復盡忿怒大明王及諸
明王蓮華部族依法結印隨處安住
於壇四面各空閑位唯盡蓮華請召
賢聖於此安排又於釋迦牟尼佛右
邊盡二辟支佛一名嚧駄摩捺曩二
名塢波哩瑟吒於佛左邊復盡二辟
支佛一名贊捺曩二名悉駄於佛足
下盡二大聲聞大迦葉波大迦多演
曩所有一切壇向東開門又於聲聞
左邊盡聖金剛手如優波羅色一切
莊嚴色相圓滿右手執拂左手摩念
怒明王頂金剛拳明王金剛鉤明王
金剛鏤明王妙臂明王金剛軍明王
隨相標幟逐位而坐一切念怒明王
及諸明王并其眷屬各各依法結印
於彼左邊復盡羯磨金剛杵印於壇
四面皆令阿闍梨請召明王眷屬於
此安居於彼壇上復盡八尊勝佛頂
體有金色徧身光明各結印法似大

輪明王相貌圓滿莊嚴瞻仰觀佛所謂

大輪尊勝佛頂白傘蓋佛頂尊勝佛頂最勝佛頂光聚佛頂高佛頂等於前辟支佛左邊盡門於門外右邊盡一大菩薩名出世間行作持髮髻頭冠右手持數珠左手持淨瓶面向門作喜怒頻感色門左邊盡一大菩薩名無能勝相儀清淨亦戴頭冠左手持瓶杖右手持數珠作施願相面向門亦作喜怒頻感相又於寶殿內有法輪法輪下有師子座彼有大菩薩即妙吉祥現童子相身如供俱摩香色相儀清淨面戴喜怒左手持優鉢羅花右手作施願持吉祥菓頭有五髻真珠瓔珞著嬌尸迦天衣偏袒右肩光明徧照一切莊嚴皆作童子之相坐蓮華座面向曼拏羅門觀瞻焰曼德迦念怒明王彼菩薩右邊蓮華座下復畫焰曼德迦念怒明王作大惡相徧身光明瞻仰菩薩如受勅相於右邊蓮華下畫五大菩薩作淨光天子相所謂

無垢菩薩深善菩薩清淨菩薩滅障
菩薩普照菩薩一切如彼淨光天上
普皆徧有無數珍寶光明散種種花
殊勝莊嚴復以五色粉於曼拏羅四
方盡四門樓於曼拏羅東北盡上界
開花王如來宜小盡佛身坐蓮華座
作觀瞻釋迦佛相普放光明結跏趺
坐作施願千彼佛右邊盡大輪佛頂
尊勝印左邊光明聚印佛眼印般若
波羅蜜多印聖觀自在上般若波羅
蜜多印世尊右邊盡無量壽觀瞻如
來作施願手坐蓮華座普徧光明彼
佛右邊安衣鉢印如是次第有閑空
之處復盡開華王如來及蓮華印右
邊盡佛頂光明聚印普徧光明彼右
邊安寶幢如來坐寶山上作說法相
於彼佛身出種種光焰作青綠紅色
普徧光明彼佛左邊粉盡尊勝佛頂
印轉法輪印皆有光明照耀左邊復
有錫杖淨瓶數珠及寶座印依次粉
之復於門頰粉三股金剛杵普徧光
明於妙吉祥足下安五髻大印優鉢
羅花印皆具光明如是壇相並須具

足所有入曼拏羅門或東或西安置
俱得於曼拏羅外用五色細粉粉彼
四隅及四方門樓於內曼拏羅外四方
各立二肘於此粉盡大梵天具四頭
面著白天衣偏袒右肩以白線絡腋
身綴金色鬘戴金冠左右兩手俱持
瓶杖復於右邊盡極光淨天子身有
金色著嬌闇邪衣天仙衣作禪定相
面含喜色髮鬘戴冠白線絡腋結跏
趺坐右手作施願相右邊色究竟天
子著嬌闇邪衣天仙衣一切莊嚴面
含喜相結跏趺坐如在禪定白線絡
腋右手作施願相

依次復粉忉利天子夜摩天子覩史
天子化樂天子他化自在天子所有
儀相皆依次第一一周備又於帝釋
足下盡四大王天子恒嬌天子持鬘
天子堅手天子依其次第儀相具足
南方盡少光天福生天無熱天善見
天善現天等天子隨其相儀普令具
足及西方界位俱盡如是諸天又於
第二重曼拏羅外第三重曼拏羅四
面依次盡四天王北方入曼拏羅門

右邊盡財主及諸寶藏一切莊嚴如
夜叉相儀右邊依次復盡寶賢滿賢
夜叉主及訶利帝母大夜叉女懷抱
愛童子作瞻仰曼拏羅相復有半支
迦賓誡羅鼻沙拏等夜叉各近夜叉
印位次有水天手執絹索又於四方
盡八大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
德叉迦龍王嚩蘇枳龍王等如是依
其次第排兩位盡之次盡夜叉羅叉
軋達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仙人聖人
餓鬼毗舍左迦樓羅人非人等復盡
最上大藥最上摩尼寶最大高山最
大江河最大州城並須最大第一南
方盡七箇摩哆羅并諸眷屬東南方
盡火天普徧光明手持瓶杖數珠髮
髻戴冠著白衣天仙衣偏袒右肩白
線絡腋身作金色種種莊嚴幟幟形
相亦作兩位盡之此曼拏羅外大白
在天乘牛手執三股叉及烏摩天女
身有金色種種嚴飾次有童子天形
如童子乘於孔雀手執槍六箇頭面
面色紅著黃衣天仙衣左手執鈴紅
階次排部陵伽哩致大衆主作揔度

相難祢枳濕噶囉大黑神七箇摩哆
羅隨其慄懺相儀一一莊嚴復畫八
天七仙人那羅延天四臂執寶棒螺
劒乘金翅鳥一切莊嚴復安八宿曜
二十七星宿臨行大地復有八小曜
依位粉畫復畫十五日黑白之相十
二宮分十二月年四妹乘船五兄弟
住其水中其餘部類等但畫其印所
有賢聖作兩位排列三重曼拏羅各
列賢聖之位三重曼拏羅俱作四方
相佛世尊衆聖中第一須畫右邊蓮
華族聖觀自在左邊金剛族金剛手
一二須畫普賢菩薩妙吉祥童子此
是菩薩中第一依次須畫其餘但畫
其印內曼拏羅外中曼拏羅起於東
位上畫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及極
光淨天南方畫色究竟天及無色界
四天畫無形色位北方帝釋天主夜
摩天主觀史天主樂變化天主他化
天主及少光天子一一須畫天主其
餘諸天但畫其印於第三重曼拏羅
北方畫伊沙曩部多主并護摩第二
重近門畫童子天及妙吉祥乘孔雀

手執槍身紅色著黃衣偏袒右肩右手執鈴紅幡作童子相儀瞻仰曼拏羅東方畫飛禽摩哩建拏仙人其餘畫印東南方畫四妹及五兄弟同乘船在大海中行及火天如是南方畫尾鼻沙拏羅剌主住楞伽山中次畫金毗羅神如夜叉形在大樹下此是菩薩次畫餓鬼王及毗舍左王作醜惡相其餘但畫印次南方畫難陀烏波難陀龍王及日天子宿曜中第一西方畫迦毗羅牟尼仙人及尼乾子外道仙人皆作外道相依其次第復畫彼印西北方畫財主夜叉王五髻軋達婆王大樹緊那羅王其餘畫印第四重曼拏羅外畫五色緣道及印相具足曼拏羅四方畫四門樓及四大天王如前所有印相具足入門右邊畫優鉢羅華左邊畫蓮華及金剛斧劍槍三股叉寶棒寶輪娑縛悉底迦寶瓶魚螺軍持淨瓶幢幡羅索鈴刀弓箭金鏈如是種種標幟相狀印法四方俱畫於四方壇外復畫四大印又於曼拏羅北方復安五股金剛

杵普徧光明東方作小曼拏羅作三角相安蓮華普徧光明南方曼拏羅作半月相安鉢普徧光明西方曼拏羅團圓相安青蓮華并莖葉普徧光明復於四隅有四印西北角曼拏羅作團圓相安繖索普徧光明西南角曼拏羅作半月相安杖普徧光明東南隅曼拏羅作三角相安鉞斧普徧普徧光明於曼拏羅門外用五色粉畫上中下三印所謂衣鉢華屣普徧光明為利益一切衆生依此曼拏羅儀軌教說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六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大師臣 天長等奉 詔譯

菩薩變化儀軌品第二之三

復次妙吉祥菩薩說言若曼拏羅阿闍梨攝受弟子須得六根圓滿人相具足若婆羅門刹帝利毗舍首陀發菩提心行大乘行不求小果持菩薩戒信善堅固樂求廣大國王福報等者而可度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受壇法棄捨上族清淨自性求大菩提讀誦經典欲入曼拏羅潔淨身心持戒一晝夜著淨衣服首髮塗香一日三時洗浴洗已默然食龍腦香丁香恭俱摩等細妙之香於曼拏羅外不近不遠坐吉祥草座冥心持誦自作擁護若是先受灌頂刹帝利大國王子及有大勢力者一人至八人或童男或童女未知世法者妙吉祥菩薩自作童子形相與彼王童同為嬉樂因此誘引令入曼拏羅或所求王位長壽無病富貴自在增長最上之事以此曼拏羅具言之力

此等童子決定成就吉祥之事

如前求大乘行者既安置已曼拏羅
阿闍梨燒龍腦香依法出外以無蟲
淨水隨意多少結五髻大印念根本
真言八百遍加持此水用此淨水以
自洗浴著清淨衣近於火壇面向東
北坐吉祥草座然用稻穀花龍腦香
恭俱摩香白檀香和作搏食七千箇
而作護摩依前儀則請召火天復用
發遣阿闍梨却入曼拏羅復用八賢
瓶並以繒絲莊嚴插花枝菓子五穀
更用金銀等五寶俱徧瓶上一瓶獻
世尊釋迦牟尼第二瓶獻一切諸佛
第三瓶獻辟支佛聲聞之衆第四瓶
獻諸大菩薩第五瓶獻妙吉祥菩薩
第六瓶獻一切諸天於第二重曼拏
羅門內安置二瓶一瓶獻一切部多
之衆一瓶獻一切衆生運心平等普
施一切然後結五髻大印持誦真言
召請一切諸佛諸大菩薩一切聲聞
辟支佛妙吉祥童子及一切部多召
請儀軌如前所說召請訖已復用花
菓子香塗香燃燈獻食一切依前次

第所獻飲食用酥酪蜜等製造若是
乳粥酥蜜糖等精妙之食甘味具足
供獻一切如來及一切諸大菩薩聲
聞緣覺天人之衆復用油蜜食等作
歡喜團誦根本真言依法加持獻彼
一切部多之衆復以殊妙香花惹底
花多誡嚕花龍花奔曩誡花等先獻
諸佛菩薩聲聞緣覺聖非聖衆若惹
底花獻如來族蓮華獻蓮華族摩俱
羅花獻金剛手及諸凡聖之衆龍腦
香於如來族前燒白檀香於蓮華族
前燒安悉香於祕密主金剛手菩薩
前燒復燃酥燈油燈等而用供養一
切賢聖然須一一依法誦本部真言
具足儀軌密行方成如觀自在及金
剛手所說真言行法並在此經儀軌
之內且可依行

所有曼拏羅阿闍梨於此請召供養
種種儀則須廣學深解即可爲師爲
部多等速用潔淨素食列排彼位之
前然以鼓樂螺鈸發吉祥音聲以香
花燈鬘四維上下普申供養阿闍梨
於曼拏羅外旋繞一匝用前飲食念

根本真言祭彼一切部多等阿闍梨
復自洗浴又以酪蜜酥粳米和爲團
食八十箇念六字根本真言而作護
摩與先在曼拏羅弟子作擁護法
若曼拏羅阿闍梨所受弟子如前所
說發菩提心持大乘戒捨自上位承
事諸佛菩薩成就智慧爲諸衆生心
行平等於無上菩提道場一切智智
志求不退此等有情入曼拏羅隨喜
剎那之間斷諸煩惱即得解脫若先
有五逆重罪亦得解脫又曼拏羅阿
闍梨以無垢新淨衣念根本真言七
遍加持已復用白檀香恭俱摩香和
合薰度衣上入曼拏羅者以此淨衣
覆其頭面若前所說受灌頂位剎帝
利王子或年三歲上至年十六歲者
頭結五髻須齊整端嚴或一髻裹頭
亦得乃至有大福力之人求最上位
或求長壽等事以前香沐淨衣蓋其
頭面引入第二曼拏羅中結優鉢羅
印誦妙吉祥童子根本真言復以白
檀香恭俱摩香和合香水塗淨於手
合掌捧花向曼拏羅擲之花落之處

受彼本尊真言生生持誦恒作菩提
善友彼人不久得大菩提圓滿一切
智智若人別求最上大富長壽之事
決定成就三昧滅罪之法亦得成就
受灌頂阿闍梨先於曼拏羅外不近
不遠面向東方觀想受法弟子眉間
復誦根本真言受法者志心專注如
受國王灌頂位時深信佛法僧三寶
發菩提心行大乘行諸根清淨離妄
攀緣於真言行恒生愛樂所求之事
速得圓滿若復有人心生疑惑試驗
儀軌不得攝受令行壇法如前深信
即得度脫五種灌頂之法皆須具大
智慧心離邪妄行最上乘即與受法
若非此等不得與受阿闍梨傳教之
時發歡喜心依法志誠如與刹帝利
授灌頂之位然可執持幢幡傘蓋白
拂清淨供養之具螺鈸鼓樂妓舞讚
嘆出種種吉祥音聲令受法者旋繞
曼拏羅而申供養復須志心頂禮諸
佛菩薩禮阿闍梨足發如是言我發
勝心所有一切諸佛菩薩真言法行
一切世間出世間秘密解脫令我得

入一切法王成佛曼拏羅願今得入
令我成佛發此願已坐吉祥草座面
向東瞻仰曼拏羅先與受本尊灌頂
令彼手結五髻大印彼人隨意樂誦
真言法於樺皮上用牛黃水書之然
用白檀恭俱摩香塗手及塗一腕器
中用所寫樺皮真言安此碗內將向
妙吉祥童子足下安置誦彼坐上明
王根本真言八百遍令彼端坐吉祥
草座與受五瓶灌頂先捻外曼拏羅
近門安置者獻一切衆生平等賢瓶
阿闍梨誦根本真言依法灌頂灌頂
水足已將前樺皮真言授與令念如
念得精熟真言行法速便成就若別
真言祕密行法一念之間亦得成就
或先有忘失文句法義速得現前明
記不忘阿闍梨五種灌頂之法決定
成就先授本尊灌頂其事如是
第二曼拏羅灌頂者用第二曼拏羅
所獻一切諸天賢瓶如前依法與受
灌頂儀則無異受灌頂已阿闍梨言
汝得一切佛勅一切煩惱而得解脫
一切世間出世間曼拏羅三昧一切

眞言印法皆得成就一切菩薩加持
護念其事如是

第三曼拏羅灌頂是阿闍梨自受灌
頂法用第三曼拏羅所獻一切聲聞
辟支佛賢瓶依前儀軌於頭上灌頂
灌頂訖已阿闍梨言汝得諸佛諸大
菩薩教勅所有一切世間出世間眞
言書寫念誦及祕密曼拏羅眞言儀
軌印法之行皆得成就今生自行隨
喜及過去所作乃至未來決定成佛
次最勝灌頂儀軌法事一切如前今
用獻佛者賢瓶及獻菩薩賢瓶與彼
灌頂灌水足已阿闍梨作如是言汝
得一切佛勅及一切諸大菩薩衆聖
之勅所有一切部多不見於汝不可
惱害於一切衆生得無能勝最上第
一於一切眞言行隨意所求皆得成
就時曼拏羅阿闍梨一一與受五種
灌頂若有隨喜來者依其次第引入
曼拏羅令彼頂禮供養一切佛及諸
菩薩復令旋繞曼拏羅三匝然令却
退從此阿闍梨却教授前灌頂弟子
眞言行經暫時時間復捻獻妙吉祥大

菩薩賢瓶令入曼拏羅者面向東飲
水三掌阿闍梨復言此是大菩薩妙
吉祥童子秘密三昧此得大福不得
違犯一切真言不得毀謗一切諸佛
菩薩皆須尊重隨順修學若不順者
得違犯失真言不成而無福利是故
汝等宜應信受復於曼拏羅以酪蜜
酥粳米合和爲其團食誦念八字心
真言而爲護摩作護摩已阿闍梨復
入曼拏羅依前儀軌志心思惟所作
法事獻花獻闍伽水燒香然於一切
佛菩薩辟支佛一切天龍夜叉乾闥
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羅剎毗舍左部多聖人仙人及一切
衆生處散花供養復用白檀恭俱摩
香水一一灑淨仍須內心觀想一切
賢聖如對目前後依前儀發遣賢聖
然後曼拏羅阿闍梨以所獻賢聖飲
食及鬼神生食兼塗壇五色粉並須
去除送入河中或施貧者亦得所有
壇地以淨沙填平淨土爲泥塗拭又
用淨水掃灑清淨復用牛糞塗拭然
使香水灑淨所有入曼拏羅受灌頂

者長以酥酪素食潔淨齋戒

曼拏羅儀則品第三

尔時妙吉祥童子觀彼淨光天上所
集衆會已頂禮一切諸佛及大菩薩
復說一字真言最上祕密能消一切
諸毒能作一切善事此明雖少能成
就得一切曼拏羅法能成就一切降
伏法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駄

引

喃

引

怛你也

三合

他

引 唵

入聲

妙吉祥童子說此真言已白言一切
聖衆及一切部多衆汝等諦聽此一
字真言為第二種曼拏羅儀軌今且
略說所建壇地或八肘或四肘先須
潔淨地位四方平正隨處無妨用五
色粉須阿闍梨自己粉畫不許別人
粉畫其曼拏羅須三重具足先畫五
髻大印妙吉祥印優鉢羅印牙印輪
印杖印於內曼拏羅東方上畫前印
相又於曼拏羅門外畫蓮華金剛杵
優鉢羅花幢幡繒蓋門樓車象馬牛
水牛娑嚩悉諦迦孔雀山羊白羊人
物童子依位排畫安置三重曼拏羅

然用濕阿波摩哩誡木爲柴八百條
用酥酪蜜相和搗柴兩頭於曼拏羅
東南方念一字真言加持彼柴每拈
一條誦一遍真言而作護摩作護摩
已隨其緣力獻闕伽花賢聖前餚鬼
神前生食燃燈燒香皆念一字真言
及請召發遣亦念此真言行此法教
其曼拏羅若是求大福德於聚落中
建置若求富貴於尼俱陀樹下建置
若求子息及求妻妾於菩提樹下建
置若求象馬於象馬廐中建置若求
伏龍於大龍池邊建置若除一日及
四日瘧病於空舍或聚落南面寂靜
之處可建置若除羅刹執魅於尸陀
林中或空舍建置若除魅舍左執魅
於尾鼻多迦樹下建置或昇麻樹下
亦得若除摩多羅及一切宿曜執魅
於四衢道建置或近有死尸舍亦得
若除沒囉憾摩羅刹所魅於多羅樹
下建置若除諸毒所中於曼拏羅內
念一字真言加持水七徧令彼飲之
毒自消散如是或男或女若別有所
求之事於四衢道或淨舍之內或菓

樹下或白乳樹下或稻田之中或林
野樹下無妨尋處皆可起壇粉畫或
有種種病苦或女人所作之病或諸
惡鬼神等所作大病皆作擁護或一
切拏枳你所作一切病及沒囉憾摩
迦波隸等所作病或空舍或無人住
處或深隱處皆可起壇若欲建壇須
得吉祥好日或於夜半或日中亦得
餘時不可於其壇中獻闕伽花及發
遣等事皆須念一字真言若前一切
所求之事但飲曼拏羅賢瓶之水一
切皆獲吉祥一切病苦皆得解脫若
求最上位速得國位若無子息令得
子息惡業清淨貧者得富或男或女
乃至於曼拏羅隨喜之間所求種種
之事無不成就

吉品懺像儀則品第四之一

復次妙吉祥童子觀察淨光天上所
集大眾已五體投地禮釋迦牟尼足
(此)合掌白佛言善哉世尊廣為利
益一切衆生成就真言儀則法行法
雲降雨所求皆得所有畫像法則最
上正等福田今得出生菩提種子一

此等智略為解說一切所願皆使圓
滿一切真言正行皆令得果難成就
者速得成就一切菩薩大行令得圓
滿一切魔王令彼降伏唯願世尊悲
愍有情普為宣演願樂欲聞

余時世尊釋迦牟尼告妙吉祥童子
言善哉善哉妙吉祥汝為慈愍一切
衆生樂聞如來儀則之法汝等諦聽
善思念之我為汝說

若欲求成一切真言行須依儀則具
懺像功德所作所求皆得成就過去
諸佛所說我今亦說先於無塵清淨
之地用潔淨梵羅綿受與入三昧人
於其清淨之地令曼拏羅阿闍梨念
此真言八百徧加持此綿真言曰

曩莫薩哩嚩_二沒駄冒地薩怛嚩_三

訶_二喃_三阿鉢囉_二底賀哆誡底摩_三

底鉢囉_二左_三哩赦曩莫僧忒駄_三

曩釋佉鉢囉_二舍摩你_三捺囉_二

囉惹野怛他_三誡哆_二野_三囉賀_三

帝_二三摩野_三沒駄野怛你也_三

他_三唵_二僧忒駄野薩哩嚩_三尾_三

曩_二伽_三哆迦摩賀_二迦_三嚩尼迦_三

俱摩^二囉嚕波駄^三哩尼^四尾俱

哩^一嚕^二尾俱哩嚕^三摩^四野摩^五努娑

摩^一囉底瑟姪^二底瑟姪^三叶叶

頗吒頗吒

以此真言加持已復令有未知世法

者童女婆羅門姓或刹帝利姓或毗

舍姓亦得餘下姓者不用又須諸根

具足身相端嚴容貌白色作餘色者

不用復得父母聽許不許者不用又

此童女須受十戒發菩提心慈愍衆

生方可依法復揀擇白月白星宿吉

祥之日又須天色晴朗無其陰暗風

雨方可作法令前童女洗浴清淨著

新淨衣服阿闍梨結真言大印作擁

護法用無蟲淨水入白檀香恭俱摩

香誦真言加持灑淨童女身上及兜

羅綿及將此水於四維上下普皆灑

淨復以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焚燒

供養阿闍梨及同法事者依法獻香

再三迎請諸佛世尊住十地大自在

菩薩既迎請賢聖到阿闍梨志心供

養香花相次或有孔雀鴛鴦鵝鴨鸚

鵡如此吉祥之禽或從空來或水中

來或地行來出微妙音發和雅聲持誦者知是吉祥感應必得諸佛菩薩降臨加備我所求事決定成就造幢之線亦得成就又復聞其鼓聲螺鈸聲鈴聲磬聲琴瑟方響種種樂聲或向空中或在地上亦是吉祥之瑞又或有男子女人童男童女時時說言此是聖人所作此最殊勝大有增益堪受此法當獲勝果如是之言皆是吉祥之聲阿闍梨唯自了知必得諸佛菩薩威德加備此所求法無不成就或如有人言捉喫不和合可破壞苦事無有是處如是之言皆是不祥之聲又或見猿猴水牛狐狼驢畜貓兒等醜惡之獸二足四足等及聞彼作聲持誦者自然了知壇法不就求事不成持誦者阿闍梨須重結淨壇再作法如是直至七徧誦持人設有五逆罪至第七徧決定須得成就壇既成就令前童女面向東或向北坐吉祥草座阿闍梨持誦真言與作擁護令童女素食結齋將前咒羅綿教受童女令彼撚為綿線或一兩三兩

五兩八兩至十六兩須得最上勻好
兩數決定若上等壇法十六兩中等
八兩下等五兩至一兩若作降伏法
隨其自力臨時不定此壇若成如有
過去宿業經刹那間而自消除前童
女所燃綿線安淨器中一心觀法更
不異緣復用龍腦香白檀香恭俱摩
香同入淨器之中和裏綿線以摩梨
迦花瞻蔔迦花而用供養令作擁護
若誦真言及一切事不得散亂所用
器物並須清淨無其蟲蟻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藏經卷第六 第壹張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

受經經藏朝散大夫議議郎少卿明教大師日 黃真奉 詔

上品懺像儀則品第四之二

復次線法既成而求造懺之者彼所作人須身貌端正不肥不瘦無病無苦不老不弱不惡不醜喘息不麤瘡疥不患諸根具足形色端嚴復須心意柔和樂修善行智慧通達工巧最上可令作懺若得此人造其懺像利益第一又此懺像有三品別上品懺像有上品福利中品懺像中品福利下品懺像下品福利若得前造懺之人所要功價不計多少不得怖懼吝惜依價令作若自乏財方便求告令彼作懺必得成就懺像功德如得成就而用最上殊勝香花及人天愛樂珍玩寶器飲食衣服卧具湯藥一一供養令一切有情獲大利益正覺正說又阿闍梨復先為彼作懺之人受其齋戒又須揀擇吉日須得三長善月白月白日吉星宿曜可令造懺如要別月須值二月或三月花青開芳

春和之景日初出時即令製造所有
造燈使用器物繩線等物並須用牛
糞淨土和水同洗洗已復用五種無
蟲淨水重洗於寂靜之地用白檀栴
俱摩香水作法灑淨用前造燈器物
於此安置復以香花志心供養阿闍
梨洗浴清淨著新淨衣戴冠服食白
檀栴俱摩龍腦等香離飢渴想心懷
歡喜持白芥子誦真言八百徧擲於
芥子向四方四維上下復結五髻大
印持其芥子於造燈人頂上加持得
大擁護若上品燈闊四肘長八肘中
品燈闊二肘長五肘下品燈闊佛尺
一尺長三肘半佛尺者即身長八尺
者一肘爲佛尺也此是三品燈之定
量又上品燈能成就最上入聖之事
等中品燈佛滅度後求最上位求最
上福德俱獲成就下品燈求人天快
樂財帛珍寶及降伏之事俱獲成就
若依此法決定成就若不依此法直
如天帝亦不成就依法奉行賤下之
人亦得成就諸佛世尊宣布法教具
言密行利益一切衆生爲菩提因

若人於此真言法教志意受持所有
一切世間出世間曼峯羅無不成就
彼人不久得大菩提此法若不利
益菩提行者佛則不爲宣說又妙吉祥
童子所說懺像法則此中亦有日限
次第若造其懺志心製造或五日成
八日成十六日成若人專意經一晝
夜成此名最上成就利益甚多若被
作人大小便利離其懺地百步之餘
其事訖已淨水洗浴別著淨衣復用
白檀塗其身體及於手足然須專心
志意細密堅牢如法爲懺又須尺量
合宜不得剩少所刺線頭如法繫結
用好懺竿平正懸挂就於白月吉辰
令造了畢與被價直勿使大小令彼
安心如法受用阿闍梨以此懺身於
清淨處如法安置用上妙香花加持
供養擁護自身及於線懺大力妙吉
祥真言所說過去諸佛亦說如是我
今亦爲宣說如是一切真言行真言
相具大精進有大勢力能作能成種
種佛事復能救度南閻浮提愚迷衆
生邪見顛倒棄背聖言輪迴黑暗令

得解脫若有信樂具言依法受持發
大勇猛行大精進上求菩提決定成
就如佛所說若有不信衆生不能種
彼菩提種子譬如鹹鹵之地不能生
於百穀之苗集其種子信爲萬善之
根本而能出生一切智種於此具言
信解受持所求之事皆得成就若彼
阿闍梨求彼畫者畫於幢像亦須自
解裝畫所用畫人須最上巧妙諸相
具足柔和慈善形色端嚴離諸過失
還令受戒加持一如造懺之儀則所用
彩色並須上好光淨離其塵垢然用
龍腦白檀栴俱摩等香薰裏彩色誦
真言八百遍加持彼色復以龍花奔
曩誡花縛俱羅花兩花馱觀瑟迦哩
花摩隸迦花俱蘇摩花等用散幢上
令彼畫人面向東坐吉祥草座一心
想念諸佛菩薩以求加持然可細意
精心描畫功德勿生疲倦先畫釋迦
牟尼佛一切諸相並須具足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坐寶蓮華圓光熾盛面
貌熙怡光明遍體作說法相所坐蓮
華琉璃爲蒂於蓮花下復有大池池

中有二龍王一名難陀二名跋難陀
左手執蓮花莖右手頂禮瞻仰如來
半如人相半如蛇形身白色具諸莊
嚴又彼蓮池多有蓮花荷葉水族飛
禽具相莊嚴殊妙端正又彼如來所
坐蓮莖上下周迴出無數蓮花次第
高低二得所世尊左邊復有八大
菩薩各坐蓮華座

第一妙吉祥菩薩如白蓮色或恭俱
摩色或金色作童子相頭有五髻具
足莊嚴端正殊妙左手執優鉢羅花
右手頂禮如來面戴喜怒身具圓光
結跏趺坐第二蓮華聖月光菩薩亦
作童子相第三蓮華妙財菩薩第四
蓮華上菩薩能除一切蓋障第五虛
空藏菩薩第六地藏菩薩第七無價
菩薩第八妙眼意菩薩此諸菩薩皆
作童子之相二圓滿莊嚴

彼佛右邊復有八大菩薩具種種莊
嚴

第一慈氏菩薩最近佛坐作梵行相
頭戴寶冠身具金色體著紅衣復挂
紅仙衣身相端嚴具三種標幟左手

持瓶杖於肩上挂黑鹿皮右手執數珠頂禮如來瞻仰世尊心如在定第二蓮華聖普賢菩薩身作紫綠色具一切莊嚴相左手執如意摩尼寶右手持吉祥菓作施願相第三聖觀自在菩薩身如中秋月色具一切莊嚴頂戴寶冠白衣絡腋頂中復戴化無量壽佛端嚴而坐左手執蓮華右手作施願相遍身光明如心作觀想第四聖金剛手菩薩身作金色一切莊嚴左手執金剛杵右手作施願相執菓身挂瓔珞頭戴寶冠冠有光明真珠絡腋體著白衣復挂白仙衣偏袒右肩如觀自在第五蓮華大聖意菩薩第六善意菩薩第七遍照藏菩薩第八滅罪菩薩

如是彼諸菩薩各各手執經菓身挂仙衣諸相具足一切莊嚴彼菩薩上復畫八辟支佛作僧形相身著紅衣於寶蓮華上結跏趺坐如大丈夫面有善相遍身光明手作散花相散摩隸花雨花馱觀瑟迦里花龍花奔拏迦花二畫之普散燈上

復於釋迦牟尼佛左邊聖妙吉祥上
畫妙高山宮殿樓閣以無數妙寶莊
嚴優鉢羅花遍滿其上於彼山中復
畫八佛世尊

第一寶頂如來頂有琉璃寶紅蓮華
寶帝青寶大青寶石藏寶等如是
大寶普放光明猶如日出彼佛身著
黃衣偏袒右肩結跏趺坐具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一切莊嚴作說法相第
二開花王如來身具金色放大寶光
散適意花龍花轉俱羅等花結跏趺
坐觀察聖妙吉祥菩薩第三安陵捺
囉王如來身如金蓮華色作說法相
第四妙眼如來第五舞鉢囉婆憾如
來第六遍照如來第七樂師琉璃王
如來第八斷一切苦王如來

如是八佛普皆金色目視釋迦如來
手作無畏之相又於如來上空中有
雲雨諸香花於幢二角畫二淨光天
子住虛空中頂禮聲聞緣覺菩薩諸
佛前說八辟支佛者所謂歡欣辟支
佛摩捺翼辟支佛瞿曇翼辟支佛烏
鉢哩瑟吒辟支佛濕土多辟支佛悉

多計親辟支佛你頭辟支佛蘇你頭
辟支佛於辟支佛後復盡八大聲聞
尊者所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
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須菩提尊者羅
睺羅尊者難陀尊者婆捺哩迦尊者
劫賓那如是等聲聞緣覺諸相具足
福德端嚴合掌虔恭瞻仰世尊
又於釋迦佛上面別盡二淨光天子
身著花鬘衣手執寶蓋用真珠瓔珞
寶鬘蓮華大青寶等殊妙莊嚴覆釋
迦如來頭頂又於佛足下有蓮華池
與妙吉祥及烏跋難陀龍王相近盡
一寶山從蓮池出上有寶臺嚴周迴寶
樹挂珊瑚蔓草木花果皆是珍寶莊
嚴有大仙人於山居止此山北邊盡
焰曼德迦忿怒明王作大惡相右手
執索左手執杖面戴鬘鬘眉腹形廣大
身如墨色可喻黑雲鬘髮俱長作黃
赤色兩眼俱紅十指甲長一切莊嚴
挂虎皮衣瞻仰妙吉祥如受勅相遍
體光焰能破壞一切障難於其山下
坐大石上又近難陀龍王盡持誦者
隨彼身貌衣服盡之右膝著地手執

香爐世尊釋迦牟尼足下右邊從蓮
華池出大寶山莊嚴殊妙亦如前山
之相於山北面亦盡忿怒明王
又於聖觀自在下復畫其山作紅蓮
華色亦以珍寶莊嚴以琉璃寶作山
峯頂聖觀自在菩薩化一聖多羅菩
薩居此山峯身真金色不肥不瘦不
老不少著種種衣最上著紅仙衣作
女人相種種莊嚴左手執優鉢羅花
右手作施願相面戴喜怒色結跏趺
坐遍身光明瞻仰聖觀自在於前琉
璃峯上復畫龍華樹其花殊妙滿樹
開敷枝葉四垂在菩薩頂上如彼傘
蓋於菩薩前種種珍寶光明嚴飾此
菩薩能破一切障難斷諸怖畏若持
誦之者與作擁護作天女像亦是佛
所變化能施一切衆生所求之願皆
得滿足復爲妙吉祥童子之母利
益一切有情於此山中亦盡忿怒明
王諸佛說言此大明王有大功能有
大勢力去大暴惡作大忿怒能破一
切障難若有毀謗聖教剛強衆生能
善調伏令彼信受若有持誦之者而

作擁護復有毀謗真言輕慢三寶及造一切罪業或在空居或住地上或居地下並令調伏隨順修學於此所畫懺像令四方四角上下周正於懺體白色端嚴殊妙以摩尼珍寶莊飾於身遍身光明於其頂髻戴七龍頭具大福德行大精進名阿難多亦名大龍面比合掌瞻仰如來奉佛教勅利益世間一切衆生破諸障難此懺儀則最爲殊勝過去如來隨機演說我今略說若有持誦之者彼人得無邊福復有俱胝劫所作重罪於一剎那中速得消散若有十惡五逆破戒造惡輪迴惡趣爲下賤類不曾於法受持隨喜若遇此懺隨喜瞻仰於剎那間令罪速滅何況持誦之者於此真言妙法常行成就若復有人經俱胝劫供養一切佛所得福德而無有量彼持誦者及有畫懺功德者亦復如是福德無量若復有人以香花飲食供養恒河沙數无量諸佛及諸菩薩聲聞辟支迦彼獲福果不可稱量

若人於此具言儀軌讀誦供養所獲
功德亦復如是不可稱量又復若有
弟子於此懺前成就一切具言
行求彼聲聞辟支佛及大菩薩彼人
決定速得成就

中品懺像儀則品第五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彼一切大
衆願樂欲聞告妙吉祥童子言我爲
汝等說彼中等懺像法則汝今諦聽
善思念之無復忘失妙吉祥若使工
巧之人令造綿線及制畫懺像加持
軌範種種法則並如前說上等之事
今此中等所有懺像尺量停分及彼
佛菩薩聲聞等執持儀則少有不同
今於懺上先畫淨光天以頗胝迦寶
爲地白真珠瓔珞普爲嚴飾寬廣平
正殊妙第一於此天中畫世尊釋迦
牟尼佛坐七寶師子之座一切諸相
具足莊嚴對彼人天作說法相於佛
右邊畫聖妙吉祥身如紅蓮花色或
恭俱摩色或如日色左肩連挂優鉢
羅花頭有五髻爲童子形面戴喜色
合掌恭敬坐立右膝瞻仰世尊復於

世尊左邊畫聖觀自在面如秋天滿
月諸相莊嚴具如前說復加手執白
拂拂世尊身相次畫慈氏菩薩普賢
菩薩金剛手菩薩大意菩薩善思菩
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皆如觀
自在菩薩一一莊嚴又彼菩薩上畫
八佛世尊所謂開花王如來寶頂如
來毗舍浮如來羯俱怛曇表如來金仙
人如來迦葉如來妙眼如來俱那含
牟尼如來彼等如來著淺紅衣右手
作施願相左手執袈裟角偏袒右肩
遍身光明諸相具足於世尊右邊近
聖妙吉祥菩薩畫大會衆復畫八辟
支佛八大聲聞名号如前其中大目
軋連與舍利弗各執白拂侍立佛邊
依次復畫欲界四天王帝釋天主夜
摩天主觀史天主樂變化天主他化
天主及色界大梵天王淨光天子乃
至色究竟天次第畫之又世尊師子
座下直至懺緣畫大海水出大寶山
近懺一角畫持誦者依彼相儀右膝
著地手執香爐志意低頭又寶山中
畫焰曼德迦忿怒明王亦如前儀復

於世尊左邊師子座下聖觀自在足
下於寶山上盡多羅菩薩坐亦如前
儀於幢上二角相近盡二淨光天子
其身白色於上空中來雲而住作雨
花相雨下瞻蔔迦花優鉢鉢羅花蓮花
摩梨迦花雨花馱覩迦里迦花龍花
奔只義戠花妙花如是種種香花具種
種色相佛說此中等幢像於其世間
成就中等增益利樂之事若有衆生
愚暗邪迷輪迴諸趣不能知彼妙吉
祥中等幢像但造五逆十惡一切重
罪若剎那中隨喜瞻禮是諸罪業速
得清淨復令病者得愈貧者得財無
子得子若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此
人得大功德於人天中受福快樂彼
人命終之後當得成於無上佛道若
有令他書寫隨喜受持供養彼人獲
福經俱胝劫說不能盡

下品像儀禮用品第六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告妙吉祥
童子言我今說彼第三下等幢像祕
密儀則若有一切衆生懶惰懈怠不
勤修習於此幢像隨喜瞻禮亦能成

就殊勝利益若造懺法則所有修緣
造懺畫像加持大體儀軌亦如前說
今此懺內先畫妙吉祥於師子座上
結跏趺坐爲童子形諸相端嚴光明
普照作說法相左邊畫聖普賢菩薩
坐優鉢羅花座右手執拂左手執如
意寶身作紫綠色右邊畫聖觀自在
菩薩右手執拂左手持蓮華徧身光
明於妙吉祥師子座下至懺緣畫金
山復於師子座右邊畫焰曼德迦念
怒明王彼明王下畫持誦者手執香
爐亦如前說於妙吉祥上畫開花王
如來彼佛身長十六指坐寶山巖猶
如樓閣彼懺四面俱有寶山懺上面
山峯令高於上虛空畫二淨光天子
一名清淨二名妙淨降雨種種香花
亦如前說儀則無別今此第三下品
懺像有大增益若諸有情經百千俱
胝劫所作諸惡重罪若能志心隨喜
隨禮一切業障皆得消散

若復有人供養諸佛經百千俱胝劫
所得功德不及依下品懺法持誦之
者十六分中一分功德所以者何此

幢像法勢力殊妙所作所求皆得成就復能降伏梵王仙人水天日天俱吠囉天羅刹財主阿修羅王摩睺羅伽月天風天焰魔天及那羅延等以此幢像真言皆來降伏若求息災增益吉祥無不成就若欲調伏破壞情物不得用之佛不許作

大摩訶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八

大菩薩藏經卷第八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八 八

第四懺像儀則品第七

今時妙吉祥童子即從坐起繞佛三匝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善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為利益世間一切衆生善能說此正法真言一切明義令諸有情依此道法方便修習成就一切菩薩真言行當得最上菩提涅槃今此真言甚深秘密技濟世間利益廣大若佛滅後惡世之中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聖賢皆隱沒是時衆生懈怠放逸不信經法親近惡友虛妄誑詐邪見顛倒若聞此法驚怖疑惑此人命終入阿鼻獄流浪生死永不解脫唯願世尊慈悲憐愍方便解說真言相應懺像儀則今諸衆生降伏其心到無畏地

今時釋迦如來告妙吉祥童子言善哉善哉妙吉祥汝能為於末世衆生問於如來最上秘密真言行義成就懺像要妙儀則汝等諦聽當為汝說

我有六字真言名微妙心是一切真言最上秘密大義藏汝等信受無復疑惑若彼衆生成就此法降伏其心決定成就佛果菩提過去七十六俱胝佛同所宣說我今爲汝及末世衆生略而說之

唵引縛引 𑖀身切 替引 惹藥

唵引縛引 𑖀身切 世引 訖引 娑縛二合入

唵引縛引 𑖀身切 欠惹藥

唵引縛引 𑖀身切 你瑟致二合 藥

唵引縛引 𑖀身切 捺摩諾

唵引縛引 𑖀身切 摩曩索

今時世尊說此真言已告妙吉祥言

此六道六字微妙心真言具足大力

大精進最上無等一切諸佛同所宣

說最勝殊妙若此真言流布世間利

樂衆生如佛住世而無有異又此法

教有上中下今微妙心最上第一開

菩提道入如來族成正覺乘得無上

果若如來法教將欲滅時今此真言

能爲擁護令得久住若復有人依此

軌儀志心持誦求於世間最上福德

無不成就設復有人心未諦信於此

壇儀試驗建置所求之事亦得成就
何況志誠依法持誦

今時世尊說此燈像儀則真言法教
爲未來世五濁衆生短命貧窮懈怠
癡愚不能精進修廣大行隨彼淺機
而略說之先令修合白線或一兩或
半兩以線織燈燈長一肘闊半肘下
留少許線脚或以綃帛爲燈亦得如
要燈大或長二肘四肘六肘八肘至
十肘亦得所有髮毛等並須去之潔
淨護持無令點汙用白檀龍腦恭俱
摩等香薰裒其燈然於淨潔之地安
置一清淨器物以燈盛彼器中然後
用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入無蟲淨
水之內相和灑裒線燈依法安置三
日作其擁護阿闍梨忘心清淨於白
月十五日向燈前面東坐吉祥草座
誦此真言八千遍

怛你也

二合他

引唵

引四

引四

引婆

引娑

引誐

引娑

引誐

跋

引阿

引嚩

引囉

引尾

引你

引也

引一

引作

引留

誐

引阿

引嚩

引囉

引尾

引你

引也

引一

引作

引留

唎

引三

引摩

引野

引摩

引努

引娑

引摩

引一

引俱

囉

引嚩

引囉

引尼

引摩

引賀

引冒

引地

引薩

引怛

噯

一合

緊進囉

引

野細

吽頗

吒頗

吒

阿闍梨持此真言足已只於懺邊眠
睡如夢中見好祥瑞懺法必成堪令
畫像如所夢不祥懺法未成復於器
中取出懺身而令陰乾其懺乾已別
用圓滿潔淨之器盛懺在中於清淨
之地秘密之處依法安置令持誦者
復念六字微妙心真言一洛又作其
擁護彼懺決定成就滿三日後取出
懺身就三長月令畫此懺若欲別月
修建之時須就白月吉日復得吉星
曜直日仍至夜半子時令彼畫人持
受戒品至於天明就清淨之地燒龍
腦香然令畫懺先畫聖妙吉祥童子
作小童子相頭有五髻金色嚴身體
著青衣復以青仙衣披挂身上於師
子座上半跏趺坐右足踏於寶座寶
座之下復有白蓮華作說法相上下
端嚴諸相圓滿面戴喜怒之相觀視
持誦之者右邊聖普賢坐白蓮華諸
相具足一切莊嚴身紫綠色著於青
衣真珠瓔珞以爲絡腋左手執如意
寶珠右手執白拂妙吉祥左邊畫聖

觀自在亦坐白蓮身如中秋月色諸相具足一切莊嚴亦著青衣還以真珠瓔珞以爲絡腋左手執白蓮華右手執金柄拂面戴善相瞻仰於妙吉祥又此所坐白蓮從池水生於一莖幹有三枝蓮華中枝白蓮華坐妙吉祥兩邊白蓮華右坐普賢左坐觀自在其蓮華莖作大綠寶色於大無熱惱池出二大龍王一名辯陀二名跋難陀身作白色一切莊嚴各於頭上戴七龍頭上半如人相下半如蛇形於此池中捧白蓮華莖舉頭瞻視妙吉祥菩薩其池之內無數蓮華或開未開而用莊嚴又於聖妙吉祥右邊近檐角盡持誦者如彼相儀盡之右膝著地手執香爐瞻仰道場會又於聖妙吉祥上近檐二角盡二天子乘雲空中往來飛行作雨花相雨下殊妙之花徧於檐上種種開敷如前儀則所有聖妙吉祥普賢觀自在及彼執持之物兼持誦阿闍梨並須依法周足盡之如不依法闕少一事壇法不成所求無就若人無力或可隨緣

建置其法不定如所得造幢足帛或一尺或一肘或半肘亦得為幢盡人或信法或不信法或持戒或不持戒或淨或不淨亦可得盡若彼持誦者或自或他須信重佛法持戒清淨發菩提心如是彼人於具言行必得成就若人於外道邪論及彼小乘而不樂著於此大乘信樂修習必得成於無上佛道若於白法而不信者於菩提種終無出生之用譬如焦穀永絕其芽若人信受依法持誦所有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及諸賢聖無不成就我今所說上中下品及彼小幢法則之事一切所求皆得成就

第一成就最上法品第八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妙吉祥童子言我為衆生說此廣大殊勝幢像法則能令少善衆生成就廣大功德今欲為汝分別較量福德業報汝今諦聽善思念之

爾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今為我等分別較量具言法行所得功德唯願世尊慈悲憐愍方便

解說

余時釋迦如來於其面門放大光明
其光四色青黃赤白普照大衆復照
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魔王失大威力
所有摩尼珠寶一切宿曜日月光明
皆所映蔽而無照燭於是佛光却
入面門

余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在大衆中
即從坐起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以
何因緣放大光明普照三千一切世
界必有因緣願佛爲說

世尊告言金剛手如是如是如來現
瑞必有所因今爲汝等說此妙吉祥
根本儀軌真言經王令彼有情所作
所求皆得成就一切平等令入法行
若有信敬受持讀誦書寫禮拜以龍
腦香塗香及燒香花鬘繖蓋幢幡伎
樂螺鼓妙音如是隨緣供養發迴向
心欲求大福或聞法教依法奉行或
隨喜恭敬我與被人皆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記如是放光而宣此事
若有先入三昧淨持戒品受灌頂者
於此儀軌王根本心真言外心真言

或別真言及一字真言却曠野處以
水果子及藥等根葉用充齋食潔淨
身心隨意誦前真言三十洛又復上
山峯上面西安置前第四燈像阿闍
梨面東坐吉祥草座用白檀恭俱摩
香水浸白蓮華一洛又向燈前獻釋
迦牟尼佛及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一
切賢聖又以龍腦香諸雜名花隨緣
供獻天龍神等於燈前作護摩爐如
蓮華相就三長月十五日夜半子時
用白檀爲柴燒火復用恭俱摩龍腦
和合作團數可八千用作護摩而爲
擁護時釋迦牟尼佛徧身出光猶如
火聚即時阿闍梨以恭俱摩白檀水
淹白蓮華獻闍加水速繞燈三匝即
頂禮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既頂
禮已即收燈受持不久之間速得神
通經一彈指頃過梵天界到開花佛
剎得見開花王如來及無數百千菩
薩供養恭敬於妙吉祥前親得聽法
住彼佛會壽命一切所持燈像亦在
彼處諸佛菩薩恒爲護念諸佛法藏
皆悉通達復得無量神通大力入千

佛剎徧現千身與妙吉祥而爲善知識此人決定成無上覺

第二成就最上法品第九

尔時一切大衆安詳而坐世尊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告彼天衆言汝等諦聽聖妙吉祥童子所行結壇具言成就法若有持誦之者能作擁護今最上祕密微妙心大明王具言一切佛說若誦此明如誦一切真言汝等天衆不得違犯此明王具言若依法持誦請召降伏假使聖妙吉祥尚不敢違何況別諸菩薩能破一切障難亦能破一切世間出世間具言今一字真言具大精進有大勢力唯一字真言於一切真言中最上無畏而得第一天衆問言今此真言云何名爲一字復有何力世尊說言今此一字能具一切義能作一切事能斷一切呪能破一切罪業亦能圓滿一切真言於一切世間出世間具言中而爲最上爲一切如來心圓滿一切願更無能勝此真言者

唵 嚩致陵

三合

此爲聖者最上秘密能作一切事名
爲一字明王不得違犯能藏護衆生
身令一切部多不能得見無能得便
爲一切佛之吉祥能成就一切真言
能作一切世間師能作一切自在心
能悲愍一切有情能破壞一切障難
如意所作皆得成就一切真言先所
未念亦得精熟而不忘失自著衣服
誦此真言衣上加持見者愛敬加持
齒木刷牙無患白迦囉尾囉木加持
七徧若用刷齒所欲之者不求自得
如有眼病用其鹽糝加持七徧然將
點眼遠得除差

若患耳病用象糞內所生菌子及吉
沒迦樹葉用慢火燒燒已去皮令溫
和更入鹽糝都共合和一起加持七
徧以藥點耳刹那中即差

若女人難產生者而受痛苦用阿叱
嚩沙迦藥根以無蟲淨水磨藥塗於
臍上自然生下母子俱安

若人傷刀箭惡瘡用陳酥加持八徧
喫此酥兼塗瘡上彼瘡立差
若患氣病及瀉痢青鹽或紅鹽或別

鹽加持七徧然喫此鹽彼病立差
若人患吐逆用麼觀龍識藥根以無
蟲淨水磨誦此真言加持或加持一
徧二徧俱得除差

又女人難產用阿濕縛獸藥根以
黃牛酥煎已復用黃牛乳同磨加持
二十五徧女人月水後三日喫不得
邪淫夫白亦然若行邪淫其藥無力
若所生子於母腹內或一年二年三
年五年或多年不生或被他人禁呪
不生或藥法制伏不生或自有病不
生或所患病進退不恒令不產生如
是種種障礙生座不得以加持力皆
得產生俱獲安樂若是冤家作法障
導難生用陳酥孔雀尾加持二十七
徧合和同研細研已丸如訶子大復
用白乳糖酥加持二徧然後同喫服
食七日而得平善若患頭疼用烏翅
加持七徧以翅拂患人頭速得安樂
若男女孩子所患諸病用阿覽謨根
你梨迦根使乳汁同磨加持八百徧
然後服食即得安樂
若有患瞽四日瘡病或三日二日恒

日如是惡病用乳粥與酥同和加持
八百遍與喫即得安樂若值捺吉你
鬼執者自口念八百遍觀視病人即
得安樂若一切人所值惡鬼執者所
謂摩多囉布單曩吠多拏童子鬼等
加持自手八百遍以自手摩患人頂
即得安樂若誦一徧自身得擁護若
誦兩徧同行者得擁護若誦三徧一
家得擁護誦四徧聚落得擁護若誦
五徧一州得擁護如是若誦千徧一
國得擁護如是皆能擁護及彼調伏
一切能作若忘失文句還得明記
今此真言雖具調伏逼害之力佛不
許作恐害情物

又復建壇之法於彼無人淨處或近
河岸海岸或恒河岸或別餘江河之
岸所有清淨之處持誦者一日三時
洗浴更衣默然乞食以菓菓爲食食
已志心念真言三十浴又如祥瑞
時即所求成就便於加持之處安置
第一幢像排列供養或用金器或銀
器或銅器或瓦器或瓷器等陳列香
花而用供養復令一洛义人燃燈一

洛义用都嚕瑟

二合

香油盞內滿盛以

白疊布等爲其燈心於彼像前普徧
燃之照耀一切相次之間燈出光焰
猶如火聚即時空中忽有鼓聲讚言
善哉持誦阿闍梨若聞此聲速向燈
前獻闍梨水旋繞三匝頂禮一切諸
佛賢聖即收捧燈像而作受持不久
之間及燃燈之人得大神通於虛空
中有一洛义一天宮來迎此人復有
諸天伎樂歌舞作唱天女讚嘆復得
持明輪王與彼持誦之者受於灌頂
諸燃燈者種種天衣而得嚴身徧體
光明喻如日出住一大劫若阿闍梨
爲天輪王壽命延長得諸同行及諸
天人以爲侍者身體細妙下位難見
於一切賢聖之中最上最尊天人愛
敬於剎那中過於梵天持一切物供
養諸佛及衆菩薩天帝之德亦不可
及何況別諸天人與聖妙吉祥爲善
知識於未來世當得成佛
復有成就之法先須於大曠野寂靜
之地離諸喧鬧人物之類復有蓮華
池池畔須有山於此山上所有妙告

祥儀軌經中一字真言及諸佛菩薩
所說真言彼人隨意受持作法者食
蓮華根爲齋志心誦持真言三十六
洛叉課誦畢已持執前儀軌所說第
一偈安置山上用蓮華白檀恭俱摩
香水浸佉祢囉木柴先安置蓮華三
萬六千莖於爐內以所浸佉祢囉木
同作護摩若護摩畢已世尊釋迦牟
尼佛像於燈中放光照持誦者照已
復入燈內令持誦者得五神通入菩
薩地光淨如日隨意自在壽三十六
劫復過三十六洛叉佛刹彼佛威力
令得見三十六俱胝佛持彼教法於
彼佛所而作供養與聖妙吉祥爲善
知識於未來世得無上菩提究竟涅
槃

大方廣普懺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九

要經經藏經教大義疏卷之四明教大師目 次卷九奉 詔譯

第三成就最上法品第十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說此儀軌
王最上成就法若彼誦者作法之時
乘船入大恒河住河中間以乳爲食
誦真言三十洛叉別諸真言誦之皆
得若誦數足見一切龍即作護摩爐
如蓮華相用前第一燈面西安置獻
大供養持誦者面東坐吉祥草座以
白檀恭俱摩香薰裏龍花復用佉祢
囉木爲柴入在爐中每一龍花加持
七徧而作護摩如是護摩數滿三萬
作護摩時如有龍現或持香藥或持
寶物而與持誦者不得受之若護摩
畢已得持明輪王速具神通一切龍
王皆悉降伏如同侍從隨意自在無
有能勝之者壽命三十中却親見聖
妙吉祥尋以摩頂具五神通不久當
來得成佛果復有成就最上法亦於
大恒河中作法先用吉祥菓木一段
爲其舟船牢固造作復用吉祥菓木

爲於篙棹所用船工心須巧妙多有
方便運彼舟船往來安穩恒在中流
持誦者所有受持根本真言或六字
真言三字真言一字真言及明王眷
屬真言爲成就法於船中面西安懺
持誦者面東持於齋戒以乳菓子藥
苗藥根等爲食一日三時洗浴三時
換衣默然志心於彼懺前誦前真言
六十洛又持誦畢已船自往於大海
所用之物隨行受持入大海時不得
怕怖唯持誦者一人可得迴船餘者
皆否須臾之間可行百千由旬然就
海中作成就法先作護摩爐如甕用
佉祢囉木爲柴用白檀龍腦龍花合
和爲團以瓦器內盛或大或小臨時
俱得團數須滿六十洛又加持作護
摩亦然於護摩時有楞伽國住者羅
叉變醜惡形復有龍宮名大富貴彼
有大龍王從龍宮出變種種身現善
惡相與彼羅刹發如是言汝起汝起
爲我作主如是復有阿修羅夜叉天
人摩護羅伽及一切聖者發善軟言
勸請令起不得便起亦不得驚怖持

誦者即誦真言左手結祈克印祈克
彼等即生怕怖尋便退散護摩作畢
龍鬼既無持誦者并所有船剎那中
間往色究竟天及諸刹土往來自在
發菩提心見聖妙吉祥獲得五通大
力所有一切龍一切羅叉一切夜叉
一切阿修羅一切天人一切衆生皆
悉降伏受誦者勅復得一切諸佛菩
薩聖賢慈心護念所有摩多鬼及一
切鬼神不見其身何況能爲惱亂
復有成就最上法用吉祥菓木一段
於恒河灘製作舟船復令一百二十
人執燈身著白衣作於擁護然將第
一燈如前儀則安置獻大供養復用
龍花白檀栴俱摩龍腦合和爲團數
作三萬以佉祢囉木爲柴用作護摩
作護摩畢已人及舟船剎那中間往
彼梵世隨意自在復見聖妙吉祥得
菩薩地具大五通住壽一劫作大持
明輪王彼執燈者得持明天同爲侍
從常供諸佛於未來世當成正覺
復有成就最上法或於河岸海岸及
大海中離於喧鬧寂靜之處起壇持

誦求最上法皆得成就或雪山香山
香醉山阿沒祢山三峯山及有花菓
樹林之處如佛所說應是山川林野
深淨之處離諸雜穢衆惡之類忻樂
誦持真言法行皆得成就若南印度
式末吉祥山吉祥舍利塔等亦得成
就法若北印度迦濕彌羅國你波羅
國迦尼尸國以次小支那國大支那
國所有山林河海清淨之處皆得成
就真言行法若於聚落城邑而作法
者須是國王重臣信敬佛法人民士
庶孝養父母恭敬賢聖無諸外道邪
見衆生如是國土於寂靜處或於舍
下或於露地皆可起壇求成就法若
於中天大印度內所有梵伽河岸焰
母翼河岸信度河岸捺哩摩_合那河
岸_合罽訖史_合河岸贊捺囉_合婆譏河
岸淨岸迦_合哩河岸娑囉莎底河岸
衆多大河岸如是勝地可得成就最
上法復有勝地金剛座大塔中轉法
輪處安瑞像塔中及迦毗羅城摩耶
夫人生太子處就爲峯山中花氏大城
俱尸_合城末度囉城曲女城烏齊你

城廣嚴城如是國土聚落皆是福德
吉祥勝地所作所求皆得成就若有
天人住處或屍陀林或有一堂一殿
安尊像處或有花菓大樹下或山頂
高顯處或優樓頻螺大池上或摩嚕
波國滿城中及你奔拏河恒河入處
海門邊鉢囉野識大尸陀林及佛寺
塔廟一切世間殊勝之地俱獲成就
最上秘密法所有邊陲之地野外無
諸花菓樹木之地不得作法所有惡
人集聚不律儀處暫住即得久住持
誦結壇作法終不成就若佛菩薩緣
覺聲聞一切聖賢經行之處最爲殊
勝其阿闍梨先須於真言儀軌法則
道業並須精熟復須持戒清淨離諸
貪欲智慧通達利益衆生然可依法
持明結壇誦呪作於護摩所求滅罪
其罪皆除所求吉祥一切成就如起
首作法先面西安置幢像侍誦者面
東座用蟻子所運之土恒河岸上土
復用白檀恭俱摩龍腦等香合和爲
泥於彼幢前作一孔雀於淨地坐者
長吉祥草於彼幢前作如車輪形令

持誦者右手執其輪左手執孔雀於
白月十五日夜燈前作大供養燒龍
腦香至天明日出時彼泥孔雀變成
大孔雀王輪亦出光持誦者現作天
身身有光明如日初出著最上衣莊
嚴於身即時頂禮諸佛菩薩旋繞燈
像已即自收燈經須臾之間乘彼孔
雀過於梵天有無數百千那由他俱
胝天人爲其眷屬自作天輪王壽命
六十中劫隨意自在富貴具足無能
勝者親見聖妙吉祥爲善知識此人
不久當得成佛

復有成就法如是所樂拄杖淨瓶齒
刷絡腋雄黃眼藥刀劔弓箭鉞斧種
種器仗等或二足四足馳騾象馬師
子龍虎等或飛禽之類孔雀白鸛鸞
鳳等禽用白蟻所運之土或河岸土
及諸妙香合和爲泥如前器仗生類
隨意所樂以泥作之或坐具卧具傘
蓋頭冠一切莊嚴之具亦隨意作之
或是僧家所用之物數珠革屣衣鉢
錫杖剪刀針匙等物若是錫杖刀斧
等並用上好鎖鐵作之其餘之物用

前香泥修製修製既成復用五淨之水洗過然用開伽水灑淨或一字真言或別真言誦八百徧以爲結淨自作擁護以次如前所說於清淨秘密之處面西安置第一燈像持誦者面東坐於彼像前獻大供養燒龍腦香等於十五日夜執持所造物像志心誦前根本真言至於天明日出之時燈出大光所有前香泥象馬及彼鸞鳳乘之即可騰空自在若刀劍器仗乃至數珠革屣等執之亦然身如日出放大光明作天輪王爲一切天主壽一大劫有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天人爲其眷屬居最上摩尼寶殿前所乘象馬等類恒自隨身具大勢力自己真言常得成就他所呪法亦能破之於自誦者作大擁護令彼阿闍梨有大勢力具大精進成廣大身得聖妙吉祥讚言善哉以手摩頂爲善知識乃至當得坐菩提道場成就佛身得一切衆生尊重供養今諸有情到其實際獲不退位是故我今略說最上成就法行於最上寂靜之地建

置最上第一燈像作大最上殊勝供
養行大最上真言事業所以持誦者
乘空自在得天輪王大菩薩位具五
神通往千佛刹於聖妙吉祥前成就
一切智智復能布大法雲降甘露法
雨普潤世間利樂有情以最上成就
法力而能現作諸佛菩薩緣覺聲聞
一切賢聖如是殊勝一切所欲吉祥
之事皆得成就

第四淨行觀想護摩成就法品第十一之三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察淨光天
中大會之衆根機成熟純善相應告
妙吉祥童子言我爲汝等欲說中品
檀像儀則之事有中品事業中品成
就法善哉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尔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來
爲一切世間天人師利樂有情救拔
群品唯願世尊悲愍我等及末世衆
生今所有法略爲宣說

世尊告妙吉祥汝今諦聽若有持誦
阿闍梨若能修諸梵行持戒清淨身
心柔軟悲愍有情若安居處於此一
切真言成就法作其觀想持誦護摩

決定不虛皆得成就如儀軌王所說
若曼拏羅阿闍梨攝受弟子令入曼
拏羅與彼灌頂所受弟子依法進修
恒入三昧身心平等智慧明達所言
誠諦離諸妄念勇猛不退恭敬孝順
不老不少於諸利養而無愛著於自
戒行亦無缺犯悲愍有情一切平等
如是之者於此真言密行先作精熟
而後求法又此阿闍梨於妙吉祥曼
拏羅具言密行深入無礙得大懃持
善能分別三密妙行於法界性無畏
無著人相具足生貴族家勇猛精進
善療衆病斷貪嗔癡有如是德是名
曼拏羅阿闍梨與彼爲師其行無等
若彼弟子夫欲求法於妙吉祥童子
儀軌三昧深懷愛樂發恭敬心五體
投地誠心告白我今願樂求受灌頂
唯願闍梨慈悲攝受阿闍梨觀彼弟
子威儀梵行戒品身心得如前說者
即時攝受依法軌儀試驗彼等與彼
灌頂教授具言令入三昧學秘密印
如斯堅固信樂不退即爲解說一切
真言成就儀軌若非此人於此儀軌

不得爲說若彼弟子得阿闍梨歡喜
隨自力緣如法供養時阿闍梨教授
養育如同父子所業既就復令隨處
建置道場所有儀軌如前所說揀好
壇地無諸雜穢瓦礫骸骨清淨之處
安置懺像召請賢聖以香花燈燭種
種供養獻闍伽水獻座及發遣一日
三時洗浴著新淨衣持誦等曰日如
是復次阿闍梨精進持戒審諦思惟
微妙法界深默世間遠離幻法於諸
真言通達無二成就甚深最上法行
自作擁護如佛所說此真言王若人
依行必獲聖道又持誦者善能分別
三世業報於微細罪生廣大怖所有
世間呪法諸佛真言金剛部族蓮華
部族如是法教不憚辛勤勇猛修習
學令成就如得成就於寂靜處如理
思惟志心持誦利益有情植衆德本
有如是行德而可爲師若有學者書
寫受持真言法行作曼拏羅求受灌
頂如得成就利益無盡復自隨其緣
力供養於師以飲食衣服卧具湯藥
香花燈菓恭敬供養如供諸佛而無

有異於四威儀無令缺犯保重於師
如保己命所學成就長壽無病一切
所願皆得滿足若彼弟子尊重事師
得師歡喜所有過去現在諸佛世尊
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一切天人皆生
歡喜若師有德無德有梵行無梵行
不得毀謗又師自道法如法解說無
復怯惜令彼修學長養法眼使一切
衆生歸依有處如是弟子依阿闍梨
得入諸佛秘密法藏如是阿闍梨依
彼弟子傳通聖法令下善種是故師
資相應成就佛法不斷三寶相續若
無弟子付受法教恒行慈悲曾苦衆
生與彼宣說入聖法財大乘儀軌眞
言法教上中下品修行要道最上希
有難得之法漸次誘引令得修習薰
生智種而得通達最上法行依教奉
行隨處還修曼拏羅法如前儀說捷
擇勝地於恒河岸信度河岸或大海
或大野或高山或近山或深山或樹
下或林中或中國聚落如是殊勝清
淨之處志誠持誦心離散亂隨緣乞
食食已默然冥心密誦降魔息災無

不成就若復爲人所爲之者亦須信
重愛樂忍辱柔和諸根無缺人相具
足一切法事次第教授令彼早起於
大河中取彼河水濾過無蟲用自洗
浴令身無垢復用栴檀香志意加持然
用塗身即令入壇彼阿闍梨亦自洗
浴於河岸坐復用淨土洗手二十一
徧然後刷牙整頓衣服於其佛前頭
面作禮以香花飲食種種供養種種
讚嘆重用香花獻闍梨水獻已禮敬
復自白言某甲弟子無始流浪罪業
無邊身口七支其過不一今對佛前
志誠發露願罪消滅如是懺悔復從
坐起於彼壇前坐吉祥草座手執數
珠一心持誦所誦真言須是依師傳
受文言決定即許持誦若非傳受若
句義差錯及別真言不得持誦恐不
成就又此壇法有上中下今唯說中
品法事誦課儀軌真言梵韻皆作中
品又所發音韻亦不得高亦不得低
聲調和雅文句分明此爲中等懺像
亦然過去諸佛同所宣說又每誦真
言勿令異人聽聞恐彼疑惑返成墜

墮須於寂靜之處結界安居志心持
誦若持誦時於夜第四分或半夜時
趺坐持誦至早辰日出以次中午獻
關伽水發遣賢聖其事訖已宣揚義
理解說法句以次讀誦經典讀十地
經般若波羅蜜經等如是讀誦恭敬
供養投地作禮復誦根本真言調伏
諸根專心佛道即得成就最上之法
復次阿闍梨若入聚落求化食時默
然淨行密誦法句願瞻道路無蟲之
地而得行之所乞之舍人有道心正
見重佛即得乞食若無道心邪見顛
倒非因計因不得往彼恐生疑謗墜
墮彼等又於聚落若見美妙色聲等
境不得貪著妄生適悅如入軍陣勇
猛無畏破彼強敵如遇冤家深懷嫌
厭若見女人想觀不淨臭惡膿血蛆
蟲爛壞如屍陀林種種枯骸深生厭
離若彼愚盲生顛倒見苦處執樂非
淨計淨於彼女色耽著不捨業繩纏
縛墮六趣中輪迴往來無有窮盡生
死相續苦惱不斷譬如有人執索鞅
鞭往復高低繩不離手業繩亦亦六

趣昇沉業不離身如輪給水如蟻循環而無窮盡佛說女人爲苦根本由是諸苦相續而生是故行人宜心遠離若阿闍梨如爲女人喻若得病無其增益所求不成上品中品乃至下品成就之法皆不成就爲破戒罪諸佛菩薩而無護念一切真言都無勝力人天福報少分快樂亦不可有何況真言最上之法又若親近女人於未來世欲求菩提涅槃永不成就何以故女色壞人障聖道故譬如有人截多羅樹頭於其截處芽永不生智種亦然女乃截故善芽不發是故女人過失既深切要遠離若彼智者心不邪亂離妄清淨觀彼女色如空中花如水中月不貪不著無得無捨於曼拏羅成最上法故名曼拏羅阿闍梨清淨乞食之行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府

梵經總藏新收金剛藏部諸經目次卷第十 不妄奉 詔譯

第四淨行觀想護摩成就法品第十一之二

如是阿闍梨於彼王城聚落乞食歸已於清淨處安置其鉢即出房外用無蟲淨水舉其左手以洗雙足足既淨已復取淨土以洗於手持誦真言七遍而爲加持然用清淨器物盛新退下黃牛糞以無蟲淨水相和調合於其佛前作七曼拏羅四方平正或一時或半時第一曼拏羅廣闊一肘獻釋迦牟尼佛第二曼拏羅獻菩薩第三曼拏羅獻本尊真言第四曼拏羅獻辟支佛第五曼拏羅獻三寶第六曼拏羅獻一切賢聖第七曼拏羅獻一切衆生令獲利益如是儀法日日修作不得缺犯作曼拏羅已復於寂靜之處密誦真言而重懺悔懺訖而起令彼淨人於河於泉等取無蟲淨水盛淨器內一心洗手復洗頭面耳鼻等皆令潔淨然漱口三二遍持誦五遍或七遍即捧空鉢往詣流泉

河澗等處如法洗鉢洗已歸院以鉢
盛前所求之飯少許而供養佛及奉
尊法教復誦真言所受用鉢或金作
銀作銅作或瓦作或樹葉皆可爲其
應器所持鉢飯作供養已復分一分
與後來者或客人或貧苦者不得多
與量力施之恐自不足減於氣力有
妨持誦及焚修事若是獻佛之食自
不得喫轉施貧人或飛禽等若自喫
食不得傷飽持誦成患餘剩之食施
諸貧苦如是佛說一切衆生以食爲
命皆依食住假使天人阿修羅乾闥
婆龍夜叉緊那羅羅叉餓鬼畎舍左
部多烏娑哆囉迦及諸星曜等未有
不依食住而不食者或自然飲食或
造作段食若欲界人天唯是段食若
色界諸天飲食細妙以禪定爲食若
無色四空香爲食故是故佛說令諸
衆生依食資身進修道法持誦法教
修諸梵行恭敬聖賢孝養父母乃至
無上佛道成就不難譬如有人食所
資故勇猛強力誓負重擔遠行前路
不以爲難行者亦然身力安健上求

菩提下度有情作大利樂亦不爲難
是故於過去世有佛世尊名曰迦葉
如來應正等覺爲彼一切貪苦衆生
於其飲食恒所乏少令心逼迫常受
飢苦利益彼等而爲宣說最上眞言
令得具足種種飲食消除飢病佛言
一切聲聞之輩有菩提行而欲進修
須假段食以支身命汝今諦聽當爲
汝說是時會中聲聞之衆皆大歡喜
而白佛言世尊法王甚爲希有慈愍
衆生三界第一唯願饒益我等說此
最上眞言是時釋迦牟尼即受其請
發迦陵頻伽聲響如雷鼓告部多衆
言汝今諦聽所有十方世界現在會
者二足四足多足無足及過去未來
一切衆生我今利樂於彼令得飲食
豐足即說往昔迦葉世尊所說眞言
曩莫三滿哆沒馱_引喃_引阿鉢囉_{二合}
底賀哆舍_引娑曩_引喃怛你野_{二合}他
唵_引誡誡你_引誡誡曩嚩吟_引阿_引
曩野薩哩縛_{二合}談盧護盧三摩野
摩努娑摩_{二合}囉阿_引迦里沙_{二合}尼摩
引尾楞噶摩_引尾楞噶野體_引悉彌

二旦彌_三三波_引捺野娑嚩_二賀_引

今時迦葉世尊正等正覺說此廣大
真言法時於虛空中起大飲食雲徧
覆三千大千世界於其雲中降彼種
種美食令彼衆生隨意取食皆獲飽
滿離諸飢苦復有渴者於其雲中降
八功德水於刹那間普皆充足時彼
會中一切大衆嘆未曾有何故雲中
有斯美膳是佛世尊所說微妙秘密
真言威力所置我得隨喜頂戴奉行
即從坐起五體投地禮足歡喜而退
一面

我釋迦世尊亦爲饒益愍念衆生說
此儀軌王最上真言令彼一切飢渴
衆生充足飲食若持誦者先須依法
求成真言勝妙之行於山頂上安置
聖妙吉祥中品幃像以種種香花飲
食獻大供養持誦者每日喫三白食
或只乳食亦得即誦迦葉如來正等
正覺所說真言七洛叉然用法祇囉
溼木優曇鉢溼木吉祥菓溼木皆長
一尺以酥酪蜜搗令滋潤誦前真言作
於護摩八千遍於夜半已來於其天

中起黑風雲彼持誦者不得怕怖亦
不得起但誦聖妙吉祥八字心真言
與彼同伴法事之者作其擁護彼黑
風雲即便自散又於空中現女人相
一切莊嚴光明照耀向誦者言我得
成就汝上人起誦者用惹帝花香獻
闍伽水作此法時女人不現如是自
身與其同伴二十五人所求飲食天
自雨下及隨意受用之物皆得充足
持誦者獻闍伽水發遣賢聖旋繞幢
像三匝畢已作禮諸佛一切菩薩
復次作虛空行等成就法如先所說
種種清淨之地或山或海等地持誦
者及同伴人俱前儀則持誦真言作
其擁護用中品幢面西安置持誦者
面東坐吉祥草座用佉祿囉木爲柴
以白蓮華酥酪蜜合和爲團作八千
護摩每日三時而作護摩如是至二
十一日到夜半時作護摩法畢持誦
者即見聖妙吉祥所求皆得或虛空
中行或隱沒身形或大福長壽或王
所愛敬乃至成就聲聞辟支佛菩薩
之地於五神通亦得成就今此壇法

有大勝力所欲皆得請召聖賢發遣
神鬼呪成仙藥及無智愚迷作種種
過失以真言威力亦得解脫

復次釋迦牟尼說中品成就法如前
所說清淨勝地面西安置懺像持誦
者面東坐吉祥草座以香花供養廣
作法事每日三時志念真言如是數
滿六洛叉念誦畢已以迦尼迦羅花
白檀恭俱摩香合和爲團作百千護
摩其數足已懺自振動復出光明普
徧照耀不久之間得三十三天帝釋
之位若以此懺頂戴受持得入三地
具五神通爲生說法復至七地乃至
未來得成正覺若持誦者依前儀軌
作法持誦皆得成就如迦葉世尊所
說真言依法持誦所求美食八功德
水決定成就隨意豐足若依妙吉祥
根本儀軌結界持誦所求金銀珍寶
摩尼珠寶上妙仙藥等無不成就如
上儀軌法行若彼阿闍梨勤誦修習
常得成就又持誦者若依法持誦所
乞得者種種飲食若欲食時先供聖
賢深生慙愧然可自食若有餘食送

在河中或無人淨處施諸畜類有情
施已洗鉢一心專注若是瓦鉢洗已
薰乾其餘木鉢金銀等鉢洗淨無垢
即得受用若稍不淨不得使用如佛
教勅若乞食之鉢不得雜用盛物亦
不得喫食乃至香藥菓子等皆不得
盛又諸比丘如無應器或用荷葉喫
食或用蓮華葉優鉢羅葉妙香花葉
最上花葉布羅叉葉優曇鉢葉若尼
俱陀樹葉及根莖枝條俱不得用娑
羅樹葉阿沒羅樹葉波吒羅樹葉室
里沙樹葉菩提樹葉並不得於葉中
盛食喫食復有釋迦如來行住坐卧
之處所有花菓樹木並不得受用若
有違犯破自三昧離前葉外其餘樹
葉許用喫食若瓦器銅器銀器金器
水精琉璃之器及鐵石等器皆得喫
食又若蓮華若諸樹葉或以供養諸
佛菩薩及聲聞緣覺者亦不得用若
持誦者如前所說樹葉及供獻佛衆
聖者花葉樹葉並不得受用喫食若
有求法持誦者受用供佛之葉喫食
之時下品成就之法決定不成何況

中品上品吉祥增益息災降伏一切
所願之事定不成就若有樂修淨行
精勤持戒得成就一切真言者許共
同食若非此輩不得同食亦不得手
相招喚往來同食如所乞之食雖少
須作豐足之想若諸持誦之者依此
儀軌如是而行於一切真言求成就
法如觀掌中必得成就汝等諦聽我
今復說潔淨真言威力廣大若持誦
者念此真言七遍所有一切飲食以
手按之成潔淨食可得自喫天人及
部多衆於彼身上以手摩觸按之皆
成潔淨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_引喃_引阿鉢囉_合

底賀哆舍_引娑曩_引喃_引怛你野_合

他_引唵_引薩里縛_合緊唧沙曩_引舍

你曩_引舍野曩_引舍野薩里縛_合

訥瑟吒_合鉢囉_合喻訖旦_合三摩野

努娑摩_合囉吽_合娑嚩_合賀

此真言若喫食已復誦七遍以手摩

觸自身及頭頂上然經頃刻之間於

彼燈前讀誦一切經典佛母般若經

聖月燈經三摩地經十地經金光明

經孔雀王經寶幢陀羅尼經如是等
經早晨讀誦至於午時隨讀多少即
時迴向收經按上以淨衣蓋覆作禮
經卷往於河岸手捻淨土誦此真言
七遍然後洗浴復說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恒你野合

他引唵引薩里縛合訥瑟站合鉢囉合

訥瑟站合娑旦合婆野吽印你達囉

達里尼俱摩囉吉里合拏嚕閉尼滿

馱滿馱三摩野摩努娑摩合囉頗吒

娑縛合賀

今此真言於曼拏羅能結界擁護降
伏一切障難若以線上加持七遍繫
在身上一切處行作一切事皆得擁
護若結五髻大印誦一洛叉所求之
事無不成就若以瞿摩夷淨土用無
蟲水持誦者洗浴身上及塗壇地兼
所用器物並成潔淨不得用不流死
水惡水亦不得戲論衆生又須觀想
自身爲苦爲空無常無我無主無宰
無救無歸輪迴無已深懷苦想如入
深水一心專注若離此觀如鷲鷲去

伴恒增痛苦又彼誦者恒須觀想諸
佛境界七寶蓮池青黃赤白蓮花荷
葉滿池開敷於池四邊種種嚴飾世
尊於彼坐師子座金色光明圓滿相
好悉皆具足於佛右邊有聖妙吉祥
諸相莊嚴坐蓮花座手執白拂或坐
或立或紅或白或金色如是觀想彼
佛左邊有聖觀自在如中秋月色手
執白拂復有八菩薩慈氏普賢地藏
虛空藏除蓋障滅罪金剛手妙財并
前爲十菩薩右邊八辟支佛贊那曩
辟支佛嚩摩那曩辟支佛計都辟支
佛妙計都辟支佛白計都辟支佛哩
瑟吒辟支佛烏波哩瑟吒辟支佛你
弥辟支佛及八大聲聞大目犍連舍
利弗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墮畢陵
伽婆娑羅睺羅大迦葉阿難陀如是
觀想又彼大聲聞相近有無邊比丘
衆於辟支佛相近有無邊辟支佛衆
八大菩薩相近有無邊菩薩衆乃至
大衆徧虛空界如是作其觀想又持
誦者復觀自身在池水之中水至於
臍以天上人間種種名花曼陀羅花

大曼陀羅花馱觀瑟迦里花雨花印
你縛囉花蓮花大蓮花如是之花積
如妙高山及種種幢幡寶蓋天衣妙
香燃百千那由他俱胝燈而用供養
一切諸佛及諸菩薩聲聞緣覺兼與
一切衆生施食供養復想世尊眉間
放白毫光照一切有情若持誦者如
是依法儀軌作此觀行不久成就菩
提大果又佛說此觀行法則利益一
切衆生於持誦者勝行第一又如佛
說三種曼拏羅三品成就法三等幢
像儀則彼持誦者依法次第審用淨
心作其觀想能斷一切根隨煩惱然
後獻闕伽水發遣賢聖復想自身却
出水中方得觀行周圓汝誦眞言者
恒令修習無復忘失若欲持誦如前
儀軌還於淨處安排幢像結界請召
供養加持作護摩求其擁護一如前
說今此儀中更令讚嘆諸佛菩薩賢
聖若欲大小便利遠離壇場無風密
處白日面東夜間面南亦不得思惟
佛法等事非潔淨處如是事訖用淨
土無蟲淨水洗手誦前眞言三十徧

小便誦七遍或轉鼻洩唾去壇不近
不遠亦須洗淨兩手然於每日洗足
先洗右足後洗左足不得兩足相觸
然以塗香結淨又持誦者復有五種
清淨第一身業清淨第二口業清淨
第三意業清淨第四行真實清淨第
五說真實清淨法復能通達微妙第
一甚深之法遠離殺生偷盜邪婬妄
語惡口兩舌貪瞋邪見破戒非法若
行非法殺生偷盜愚癡邪見謗毀正
法是人永劫墮彼焰魔羅界爲傍生
餓鬼或入黑繩等活乃至阿鼻大地
獄中受種種大苦設得人身諸根不
具愚迷闇鈍何能成就最上之法是
故持誦之者遠離諸惡親近善友依
法勤修於諸真言必得成就最上之
法

又此儀軌有上中下若持誦者一一
依其儀軌志心行法法事和合人法
具足所求之事一切成就又真言之
行所成之果全在儀軌儀軌圓滿是
事相應即真言有力功利殊常所欲
所求決定成就雖誦真言若虧儀軌

行不相應即真言法無其勝用若求大果必不成就又此三品儀軌一一依法不得雜用若上品中用中品儀若中品內用上品法若下品中行中品事若下品中行上品法如是才有雜用三品所求皆不成就若彼行者起首作法如法行儀如儀作法心無二緣是行正法成就真言復能利樂一切衆生若異此儀而行於法法成非法真言不成行有唐捐福無所獲過去諸佛說此三昧福利群生若彼佛子於此儀軌王善能通達依法持誦即真言相爲菩提道此人不久而坐道場圓成大覺復次誦法之者於真言法則深妙之事秘密之行雖得成就亦須恒持戒品長作禪觀不斷持誦如壇法未成闕少供物可得暫住壇法周足勇猛精進課誦相續三昧不間累劫之罪而得除滅一切衆生皆獲功德譬如大轉輪王一切財寶悉皆具足隨意受用而無有盡今此真言如來所說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隨諸有情利樂無盡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一羅

受譯經藏朝散大夫臨瀛府明教大師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數珠儀則品第十二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觀察諸淨光天
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汝今諦
聽明真言行修行人爲一切有情
持誦真言及諸經法平等成就法數
珠儀則一切真言汝當諦聽深心諦
受

尔時妙吉祥童子聞是說已白世尊
言善哉世尊願爲說彼一切真言行
當令諸修行人及一切有情聞如是
已皆悉能令獲得三昧

尔時世尊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
諦聽諦聽我今爲汝分別廣說所有
一切樂真言行諸有情等若能清淨
受持一心專精於一切義皆得成就
我今說最初真言曰

曩莫三滿哆沒駄_引喃_引阿進怛野

{二合}訥部{二合}哆嚕闍_引怛你也_{二合}

他_引嚩_引俱嚕俱嚕薩哩縛_{二合}羅

他_{二合}娑_引駄野娑駄野薩哩縛_{二合}

努瑟吒

合二

尾謨

引

賀你誠誠曩

引

末羅濕吠

引二合

尾戌

引

默野婆縛

合二

司賀

此真言若有行人凡欲造作數珠一切諸事所求清淨至於鑽磨貫穿種種受持凡所作事皆悉成就初觀珠樹將欲收取先當加持彼樹及擁護自身須專注誠心念此真言三十七遍然於樹下眠宿一夜以求前相善惡之應彼人若於夢中見彼非人現醜惡相彼持課人如實知已復更日於晨朝時往彼樹下瞻觀或更不見彼欲所採之珠此者乃是大不吉相彼持課人速當遠離彼樹往詣別處求吉祥樹珠樹數種第一金剛子第二印捺囉子第三菩提子第四揅子及別樹等子具足者若得此等諸子樹已當先使同行人上樹若無同行入當自上樹還最上枝有子具足者念前真言加持之彼上樹人每上樹時心不迷倒乃至身及杪枝直至收得其子此爲最上珠我說此珠爲最上用得最上法成就若至中枝獲

中等珠得中法成就若至下枝獲下珠者當成就最下果報其子若是瘦屑及有蟲蝕皆不堪用若得西枝子爲珠者得法成就當獲財富若得北枝子爲珠者當得聖賢愛重夜叉及一切部多皆悉降伏至於天人乃至軋閻婆緊那羅羅刹等皆悉降伏若依儀軌作諸事業一切正事皆得增益復得一切成就所求皆得若得東枝復見彼枝有果見在若得彼子爲珠者凡所修行持課行人得持明成就作種種事皆得圓滿專心受持亦獲長壽若得南枝長而無葉彼雖有子不可爲珠若爲珠者害衆生命故彼持課人當一心速離彼南枝若不長及有葉彼或有子堪爲珠者彼持課人亦須捨離何以故猶能殺冤家故若捨而不取乃獲福無量若得下枝長而下指乃至入地彼枝有子得爲珠者彼持課人當依儀軌專注受持念誦者凡是地中山間所有空窟有修羅住處是持課人皆悉能入與修羅男女同住於修羅宮中經於一

劫受最上快樂初於樹上得珠子已
下樹之時彼持課人誦前真言而作
擁護當求清淨之處次第成作或自
或他隨心所欲隨彼遠近樂住之處
或恒住處將欲辦造宜先一二清淨
身心專注然執取珠子鑽持磨瑩一
一逐件各念真言或三徧或五徧或
二十一徧誦具言已智者說言今爲
某事一言述呪願畢已乃得珠體
清淨復令童女合線而用五色絲合
色如花鬘或三合或五合隨珠所受
當須緊合智者選子切須勻好不得
朽損及与缺減並須圓滿仍細爲上
彼菩提子金剛子印捺羅子穗子等
及用別子一一揀選殊妙上等彼持
課人要當一心專注成辦此外或用
金銀真珠水精碑磔瑪瑙及以珊瑚
種種諸寶或用最上摩尼寶等必須
圓滿肥潤勿令缺減凡貫穿時攝心
專注不得散亂珠成之後所有求願
疾得靈應若無前來諸色樹子珍寶
等物祇用吉祥草結作亦得珠數不
定亦有二品上品一百八中品五十

四下品二十七別有最上品當用一千八十為數復有用金銀銅鐵鍮石鈇錫等鑄或一種二種三種鑄成唯求堅牢圓滿勿令缺減仍須光明瑩淨如寶瓔珞凡持課行人當須持戒清淨然更就長流河水及別淨水清淨澡浴竟然將數珠先以淨土揩摩後用水洗然後復用五香水洗復以上妙塗香及上色白栴檀香及恭俱摩等香水摩拭竟彼持課行人將此珠就詣佛像處其佛像或塑或畫當求最上嚴飾第一等像釋迦牟尼佛人天之師依於佛言結其地界安置佛像於彼佛前端身正坐一心專注誦真言一千八十徧或一百八徧以兩手捧奉上本師釋迦牟尼佛奉獻佛竟紙於佛前安置此珠放此珠時如同壇相或如地盤相纏相彼持課行人至夜紙於佛前地上布草眠宿以求前相若於夢中得見佛及辟支佛聲聞等相彼人所未決定成就若見童子及見幼小童子種種相自復得施獻數珠彼持課人於陀羅尼

得一切成就或別見善相而於所求一切易得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護摩品第十三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諸淨光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今當廣說妙真言句護摩等事最上儀則若有依行得持明成就所有安居火天微妙諸行最上儀則我今當說云何彼一切行人持明修行等事我今先說秘密火心真言曰

唵烏底瑟姤

二合

賀哩冰誡羅路四哆

引乞义

二合

祢四捺那

引

波野呌唎吒

吒薩哩嚩尾觀曩

二合

曩舍野薩嚩

二合

賀

引

妙吉祥此是火天最上心明若有所作欲得一切成就常當先須持念此大火天心明三加持酥作護摩事請於火天必能來降若有行人依法修行作三種事所謂息災增益降伏等事所使乾濕柴木長短厚薄用不用法凡息災法當用無憂樹柴其柴可長一尺二尺厚可三指仍須潤澤依

法使用必獲吉祥若是枯朽及与半
燒兼或蟲蝕皆不堪用或使茶者須
得綠色及白色者若是黑色及有半
燒蟲竅等亦不可使用作護摩爐亦
不得太高凡作爐處須選勝地清淨
之處或就山間或河岸邊或安居地
或寒林或空舍並可爲作或是深山
頂空伽藍大曠野處亦得此等處是
諸佛如來所說最上修行之處選得
處已其地先須掘深一肘或三四肘
已來除去其中一切不祥之物若是
一生清淨之地無諸雜穢祇掘一肘
已來更求好土用填其內其爐祇闊
二肘或圓或方或半月樣周迴泥飾
作蓮華緣於中間安三股金剛杵安
置杵已仍備一切護摩所用之物復
作草座薦去壇一肘安置持課行人
於薦上坐作護摩事彼人求取上事
速成就者先須自心決定不生疑慮
若作息災當面東坐作增益者當面
北坐若作降伏當面南坐彼持課人
若欲所作成就者常須持誦勿令間
斷作護摩時使用尾羅樹柴阿哩迦

柴布羅叉柴休乞嚕馱柴如上諸木
皆須潤濕爲息災增益等用若作降
伏用乾枯者若阿摩樹柴及一頭尖
者一切皆不得用若作增益息災等
事無濕柴者即用乾者用時即使軟
嫩青吉祥草周徧纏裹綠色柔潤如
孔雀頸如是法則以爲恒或其草若
赤及乾枯者亦不得用若使用者我
說此人獲無量罪作護摩時求恒常
清淨無蟲之水以爲灑淨當周徧灑
三匝已著火天處復以草一握已來
爲一束著近手處要點火其末著
得口吹及用觸衣觸葉及用手等扇
火須用扇子及清淨衣物扇火其火
著已持課行人爲護摩等引三徧時
得灑淨以右手作護摩取團食三擲
并酥乳食等擲獻已誦根本真言禮
本師釋迦牟尼佛及一切佛隨意作
禮次持誦火天心真言一七徧請彼
火天復以上妙香花獻請彼持誦人
與智者坐位坐更不別用七具言先以
稻穀花蜜酪等相和搗濕柴三片作
護摩火天若爲增益事及真言事當

搥兩頭將欲作法事誦真言或一洛
又或一千八或一百八自初起首持
誦一誦一擲柴物入火直至數滿不
得間斷所使柴及酪乳蜜等須預備
辦臨事不得闕用作護摩者先須知
火煙焰色相吉祥成就不成就法若
作息災護摩者火焰熾盛復一聚者
兼得無煙者是吉祥相增益亦然有
煙者降伏法非吉祥相佛所不護若
是息災得火焰白色是最上吉祥之
相所作成就得真言成就若赤色者
得增益成就若是煙作赤黑色者亦
得三種成就若作雲色及種種相彼
所作事及真言皆不能成就其火焰
熾盛時於中或見大地色及種種相
復如初起首依法復作持誦及護摩
等如吉相現當得真言成就先所說
曼拏羅儀則及作護摩請召發遣火
天等事所有真言皆是過去諸佛如
來親所宣說若有行人能於彼佛像
前以猛利心不生疑慮誦彼真言如
數滿足決定成就彼持課行人若是
身邊先有世間一切罪業不清淨事

佛未加護當須重重懺謝誠心持誦
後必能成就若於像前心不間斷恒
時持誦或作護摩一切前事皆悉能
知當來獲得菩薩位及五通天轉輪
聖王等亦得為地下主亦得為虛空
長壽抱馳身切天及得夜叉夜叉女
及阿修羅衆降伏及能調伏諸鬼神
等及得諸大天乃至菩薩摩訶薩十
地之位彼持課行人若恒持誦不間
斷及作護摩者而於世間所作成就
至於增益息災降伏三種之事決定
獲得軍上成就得見果報中下品事
不為難也彼行人作護摩時當結五
髻印誦此真言十徧或八徧此為恒
式真言曰

曩莫薩哩嚩

二合

沒駄冒地薩

怛嚩

二合

曩

引

摩鉢囉

二合

底賀

哆

誡

釋

切誡

哆

引

嚩

引

怛

他

引

他

引

唵

引

入

嚩

二合

羅

底

瑟

咤

二合

吽

二合

嚩

嚩

尾

濕

嚩

二合

三

婆

嚩

三

婆

吠

引

娑

嚩

二合

賀

賀

引

此真言用加持柴及花香塗香一切

護摩物等二遍或七遍擲入火爐一
誦一擲乃至灑淨水亦須加持凡所
作念誦護摩一切諸事依起首次
第不失當求成就先結五髻大印及
誦和世你具言而作擁護起首誦持
當獲一切成就智若或得見祥瑞及
妙善聲彼人得成就真言施願彼諸
行人先所求事作誦持真言者彼人
當得一切成就若護摩中得鼓音殊
勝妙聲彼持誦人得說護摩事一切
處成就若復有祥瑞殊勝妙音飛禽
種種聲相我說此聲是善吉祥復聞
諸天適悅種種言音及現天蓋幢幡
天女莊嚴之相及得閼伽滿瓶之瑞
乃至復見世間軍上無數色相此是
種種真言法成就之相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曼拏羅成就法大輪一字明王畫像儀
則品第十四

今時世尊復觀察淨光天衆告妙吉
祥童子言汝妙吉祥有秘密明成就
法是一切真言中大真言智如來法
藏法雲入一切真言自性虛空於世
間出世間爲最上師妙吉祥譬言如如

來正等正覺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
尊於一切有情中爲最尊第一之師
童子如是一切真言中此明王爲第
一乃是過去恒河沙等無數如來最
上之說佛世尊寶幢如來內心最上
秘密一切吉祥法諸佛讚歎能施一
切衆生無畏滅一切罪令一切衆生
所願圓滿云何世尊釋迦牟尼眉間
毫相放大光明請召十方一切如來
彼光所照十方上下一切佛刹彼中
依住一切衆生蒙光所照皆受快樂
其光復還入世尊釋迦牟尼佛頂世
尊頂上大光焰相普徧照耀一切衆
生出念怒大力種種色相圓光莊嚴
身大輪一字王明王出已光照一切
虛空上下一切明王復有百千俱胝
那由他眷屬圍繞以一切世間出世
間供養奉獻讚歎大輪明王爲一切
真言力安住一切佛安住一切十地
菩薩以最上寶滿一切虛空上下悉
皆莊嚴復以大摩尼寶莊嚴身化百
千俱胝那由他種種相光淨端嚴自
稱說一字聲放大光明焰大光明於

世尊釋迦牟尼佛上面前虛空中瞻
敬而住而彼光明照淨光天一切大
衆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言我此大輪
一字明是一切寶幢如來內心最上
秘密能於彼佛像前以猛利心不生
疑慮誦彼真言如數滿足決定成就
彼持課行人若是身邊先有世間一
切罪業不清淨事佛未加護當須重
重懺謝誠心持誦後必能得成就若
於像前心不間斷恒時持誦或作護
摩一切前事皆悉能知當來獲得菩
薩位及五通天轉輪聖王等亦得爲
地下主亦得爲虛空長壽抱麈身切天
及得夜叉夜叉女及阿修羅衆降伏
及能調伏諸鬼神等及得諸大天乃
至菩薩摩訶薩十地之位彼持課行
人若恒持誦不間斷及作護摩者而
於世間所作成就至於增益息災降
伏三種之事決定獲得最上成就得
見果報中下品事不爲難也彼行人
作護摩時當結五髻印誦觀世音真
言作一切事擁護自身誦此七具言七

徧或八徧此爲恒式真言曰

曩莫薩哩縛二合沒駄冒地薩怛縛

二合曩引摩鉢囉二合底賀哆誡禪身切

誡哆引喃引怛他身切囉引入縛

二合羅底瑟咤二合吽身切嚕嚕尾濕縛

二合三婆嚩三婆吠引娑縛二合賀引

此具言用加持柴及花香塗香一切

擁護我於一切寶幢如來處得彼娑

陵捺囉王佛無量壽佛努鉢囉娑賀

佛妙眼佛妙幢佛花王佛蘇閉那多

佛路迦牟尼佛金光佛等及一切過

去應正等覺悉皆隨喜宣說彼一字

大輪明彼明去何所謂 卷部林二合

妙吉祥此是一切如來第一微妙內

心名大吉祥大輪一字明若有求者

得一切真言成就汝妙吉祥此最上

儀軌王是一切真言最上秘密勅若

持誦者所有一切業障皆得清淨誦

者當先誦三洛叉徧數滿足時童子

汝此儀軌王於一切世出世一切法

一切真言儀軌皆得成就若作擁護

能隱身入一切部多中無所障礙於

世間出世間不能爲害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說是大輪一字明王持誦儀軌時三千大千一切世界六種震動光照一切佛刹彼諸佛刹一切如來悉皆集會彼淨光天衆會而坐彼一切佛刹所有衆生之類光所照者得大福德及得聲聞辟支佛乃至令得菩薩十地不退轉位乃至無上正等正覺復有無量無邊世界無數衆生在於地獄餓鬼傍生苦趣住者蒙彼大明王大光明所照觸者皆得苦惱解脫受大快樂歡喜無量當來決定獲得三乘之位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彼大衆告妙吉祥童子言童子諦聽此大輪明王有大力勢一切無畏凡持誦行人所願圓滿得入一切真言法廣大儀軌能得一切真言成就就能令衆生具足平等有大精進解諸方便成最上智趣於菩提坐於道場得大涅槃

復次說廣大畫像儀則曼拏羅成就法若有如前安住真言行人求成就大輪明王未曾有法於一切真言最

上自在有大力勢能滿一切所願能
破壞世間一切災難如佛現世若求
中下品事一切成就得大安樂極善
寂靜破諸罪業童子此大輪明王於
諸世間是天中天最上佛日名一切
法自性智具如際最上儀軌凡所行
人宜應諦受若欲畫者先當以正心
專注求最上白氎勻細新好鮮白無
垢凡蠶絲所織皆不得用其氎闊一
肘長二肘若無當用樹皮無蟲蝕者
所求畫人必須長者清淨之士不得
酬價所索便与起首畫日須就三長
月吉祥之日畫人當先沐浴清淨著
鮮潔衣内外相應淳善專注仍与受
三歸五戒然後起首先畫本尊佛相
身如金色圓光周徧坐於大寶山大
寶龕中廣博相稱而用身珠雜寶璣
珞寶鬘莊嚴周徧内外衆寶嚴飾於
佛頂上獨畫繖蓋以衆寶莊嚴蓋上
畫二飛仙持蓋於佛右邊畫於行人
其寶山根下周迴四面畫大海水山
從海出像前周徧畫曇曇鉢婆羅花
奔曇鉢花縛俱羅花喻體迦花摩羅

迦花俱蘇摩花必哩焰盧花俱嚕縛
花印捺縛藍花燥誡地花奔拏哩迦
等種種花卉復以如是等花及衆妙
香和合作闍伽奉獻供養所畫本尊
當如迦尼迦花瞻蔔迦花色相具足
或如金色殊妙無比或畫寶勝佛或
畫大福聚上寶幢牟尼佛得一切法
寶自在佛於大寶山大寶龕中結跏
趺坐用優鉢羅花莊嚴寶龕彼佛面
相慈悲端嚴作說法印施無畏相於
龕外畫持誦人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手執香鑪瞻仰供養山根四面畫大
海水山從海出此畫像彼持誦人當
依儀則如法念誦作彼增益所求皆
得

我今說彼曼拏羅天彼持誦人若持
誦時皆悉能解所持誦真言恒須精
熟及得灌頂真言儀軌妙吉祥此所
說曼拏羅具足受灌頂法此灌頂曼
拏羅一切真言皆能知解恒時持誦
擁護自身及擁護同行之人灌頂大
師阿闍梨必須戒行具足有大智慧
具福德相身心柔軟悲愍含識恒爲

一切有情說於大乘凡所攝受弟子
不過八人多即遠離如前所說曼拏
羅儀軌皆是一切如來之所宣說汝
須敬重常所修行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一 第十八張 羅

大方廣菩薩藏經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二羅

要譯經三藏經教本義疏卷之四

卷之四 奉 詔

大輪明王畫像儀則曼拏羅成就法品第十四之餘
妙吉祥我今更說粉壇曼拏羅可二
肘作或四肘或八肘不越此儀如前
法度求河岸山頂及別最上清淨之
處等畫壇位作四方相開四門四隅
四緣方停端正以五色粉作或間雜
五色種種色相微妙莊嚴彼同事人
當須懇懃專注心無煩惱無罪業行
如法知事恒誦持者默然依法起首
若作息災增益當於中心粉作大寶
山大寶龕龕中作大寶光幢如來結
跏趺坐轉法輪相於像前作三重供
養及作光焰印如法莊嚴用彼光焰
普徧蓋覆晃耀皆滿於中所粉本尊
三界大師如日初出喻恭俱摩花色
如輪王相頭戴寶冠身著天衣及種
種殊妙花鬘莊嚴作大笑面如大精
進大力那羅延天妙色端嚴非老非
少右手作顰縛俱羅花左手持光焰
熾盛輪坐大寶山座翹一足垂一足

有光周徧火焰如火熾盛復如風吹如是莊嚴已彼持誦人於此像前所有求願一切成就及得一切真言成就至於諸有情等若有煩惱及五逆罪犯諸禁戒諸無智人造一切罪若依法修行皆得解脫若得見曼拏羅及持輪天尊於一剎那間虔心隨喜者一切重罪皆得消滅於曼拏羅東門作芭蕉等莊嚴及作門額於門外誦真言作灑淨及獻菓食香燈及五香花鬘等皆最上精潔虔心鄭重於天尊前安最上殊勝賢瓶不得觸動彼護摩爐如前儀則安置然作護摩事所用柴當用佉囉木波羅舍木吉祥木優曇鉢羅木阿哩迦木阿波末哩誡木等為柴作八千片或一千八十復以胡麻及稻穀花兩酪相和訖作護摩事彼行人就吉祥星日先當澡浴著新淨衣食三白食如是清淨已然作護摩誦大輪一字明及作法事依法滿足所求大願悉皆獲得大力具足一切無畏若末劫時持誦行人恒持誦者於世間及出世間一

切事皆得成就是大明力得大精進
乃至十力者及梵天帝釋護世等那
羅延天日月天等至於夜叉羅刹摩
睺羅緊那羅誡嚕拏摩多囉人及仙
人一切有情所說真言皆得成就彼
如是等此中請召皆悉集會若誦此
大輪一字明王能降伏一切部多能
召一切賢聖能得一切善師及得一
切有情信樂若依法行如法盡像求
河岸山頂最清淨處安置若欲作息
災增益者凡是所用並先安置持誦
者於此像前面東於草座上坐專心
持誦不得散亂持誦聲不得太高亦
不得太低若降伏部多速得成就若
慈心悲愍世間有情所有憂苦逼迫
無主無依及在惡趣輪迴諸苦者爲
作救護皆得成就但於像前一心思
惟想作人間所有最上供養而奉獻
之復於像前依法作護摩事以清淨
團食與白檀龍腦恭俱摩等香合和
作一百八團以此食擲於火中而作
供養每一團一擲一誦真言以佉你
囉木鉢洛义木他

切誡魯默木波羅

舍木以此等木爲柴若無此等木可用別木凡是蟲蝕及乾枯爛木皆不得用一切有刺木亦不得用若用者自獲重罪此廣說一字具言儀軌於一切真言中最上於一切事使用得成無疑至於請召此皆召得若護摩事當用不洛叉優曇鉢羅尼俱隨等柴酥蜜酪等搗柴兩頭專心作護摩當爲王家作護國事若爲求生天作護摩者當用恭俱摩及白檀等若求爲持明天主作護摩者用蓮花三十六洛叉作護摩後復作閼伽獻佛若得彼佛像上徧有光焰者於彼必得爲主乃至得生梵天及色究竟天乃至阿修羅中此後一切聖人中恒得爲主能破壞一切部多等以精進力大堅固力得法成就於持明天中恒得爲王壽命一劫命終之後決定趣於無上菩提又復有法略說若用白蓮花白檀同作護摩一百洛叉數滿功成決定得見寶幢佛得見佛已得五神通獲得長壽住一大劫時得近佛復得見無

量世界諸佛於彼佛所恒作供養與
佛同居復有大寶世界彼有世尊号
最上牟尼最上第一寶幢如來於中
而住彼持誦者得住彼中決定無疑
又復有最上法是如來最上之說用
曇藏比丘婆羅花及龍腦白檀恭俱摩
等和合持誦者作護摩七十八洛叉
作護摩後所欲召請皆得來至得天
歡喜所求皆得彼持誦人得佛摩頂
於摩頂間證七地菩薩位名真佛子
得授記已決證菩提彼有知見皆從
佛智修一切真言行作大供養得五
神通於一念間作真言王具種種相
亦令他人具一切相樂法供養於一
剎那中發菩提心於諸佛剎百千世
界皆能得到得見彼佛及諸菩薩親
近供養得聞法要

又復有法若有行人以清淨心專注
誦誦以金銀器或銅瓦器盛酥燃燈
滿一洛叉數定百千不剎不少唯以
男子爲同執事不得使女人執事彼
燈一一執持於佛大輪王前供養奉
獻一一皆徧每一燈誦具言一徧不

得少剎如是供養竟於剎那間得所
求成就聞鼓音普徧吼聲有無數天
衆及佛菩薩住虛空中讚言善哉善
哉汝誠智者善能修行汝定不復沉
淪苦海獲大安樂寂靜無畏最上清
淨八正之道善者所行汝已能行必
趣涅槃成於佛道

復有法修真言行求大輪一字相正
覺所說是最上行大智法用你摩樹
木作三股金剛杵兩頭中間作其停
分常時安置像前若持誦時執持一
心專注滿十六洛叉或八洛叉誦數
滿已得法成就若得彼奉獻供養及
金剛杵上徧有光焰熾盛者彼持誦
人能往梵世及別天界於一切聖人
中得為主宰得為持明天及得天上
轉輪王等得轉自身作種種相妙色
端嚴得延壽命住十中劫受尊勝使
樂又復以菩提心修平等行遠離苦
趣一切罪業得為聖天命終之後復
來人間亦受大快樂若是依法修行
精進不退決定當證菩提之果
復有種種法若為人作持誦供養修

此大輪王廣大儀軌者或求帝釋轉輪聖王持明天等諸殊勝事當誠心專注一切成就若已得先行法成就者於一夜中結跏趺坐持誦不斷直至早晨者彼人得五神通若於屍陀林中守不壞屍專心持誦一字明一夜不間斷者早晨得所作成就又復若於屍陀林中持誦忿怒大力一字明王六箇月得法成就者所求願滿又復欲成就一切莊嚴具者所謂白傘蓋草蓑耳環瓔珞腕釧乃至衣鹿皮衣天衣淨瓶齒木及兜鍪鎧甲寶劍寶帶乃至數珠蓮花等世間一切莊嚴皆得成就但於像前安前件種種物等乃至寶莊嚴諸器仗等當灑淨持誦八洛义徧若得前件種種之物皆有光焰出觸持誦人者是法得最上成就隨觸之頃持誦之人獲得神通又復持誦人或將泥土所造莊嚴所成器仗之類或有情衆禽之類乃至有想無想及種種界種種有命物類及一切部多等或自作或教他作但於像前如前儀法灑淨持誦滿

六洛又乃至七洛又徧誦數滿已若
於彼種種物上有光焰現觸持誦人
彼人於所觸之頃獲得神通亦得最
上成就就能遊四方得長壽快樂轉身
復得生於天上如是所作所求之事
皆得成就亦得大力明王無量歡喜
又復持誦之人如是修行廣大儀軌
求大明力速成就者凡所作事必求
清淨當用淨人身心清淨遠離憒鬧
好樂淨處恒常安住當用此人助修
法事得法成就者得上品之果若用
中下品人助修法事復自無上品專
精之心所獲果報祇成中下品事若
不爲大事不作護摩至於少時專心
持誦者亦獲福德國王大人見者歡
喜若恒持誦罪障消除此真言王若
恒持誦每日誦二徧或七八徧擁護
自身於一切處常獲吉祥若所著衣
經三加持者若有著者能除病苦若
加持三衣有患鬼病者以衣觸之病
自除若若有嗔怒之人想彼面目而
加持之彼人若見見嗔怒自息若是部
多惡衆與人爲害作惱亂者但想被

惱之人面目誦真言王三十徧以自
手口加持之彼人自免無所傷害若
有人問一切嬰孩於睡眠食飲之間
或備摩多囉鬼等恒爲驚怖惱亂者
以真言王加持六十徧鬼自遠離驚
怖悉除若或有人住江河邊恒持誦
真言王者水中鬼神有毒無毒之類
一切不能爲害如是大地人間有種
種之事以大明加之無不獲驗

若復有人恒誦持此真言王者或於
見受苦惱速得安樂至於有大災難
亦速獲消除若以青蓮花稻花及諸
妙香和蜜作護摩者誦大輪明六百
徧或一千八十徧者亦得退冤家之
難逼惱息除若以摩利迦花白檀龍
腦恭俱摩等作護摩者當得鬼神敬
愛若恒誦持恒作護摩者於一切事
無不獲得至於三品靈驗在持誦之
人心所專注及不專注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一
切法行義品第十五之一

余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於大眾中
從坐而起繞佛三匝頂礼佛足白世

尊言善哉世尊善能演說一切明最
上真言相應大法雲一切如來心大
輪明王大儀軌法令彼行人於一切
義得圓滿果行無上道持誦護摩入
於三昧得因果相現證大十力未曾
有法決定得坐菩提道場善哉世尊
惟願說彼修真言行人求成就者於
彼夢中見吉祥相於一切明而得成
就又復為彼行人與諸衆生作大饒
益修諸法行而夢中見吉祥相知彼
所作決定成就世尊云何成就吉祥
之瑞願為演說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金剛手菩
薩言善哉善哉金剛手汝大悲愍作
夜叉王為於世間衆多有情利益安
樂復為諸修行人而問於我彼於夢
中見何祥瑞乃為吉祥於一切明定
獲成就金剛手諦聽諦聽汝善憶念
我今為汝一一宣說金剛手我先說
言欲作法者先求清淨無礙之處所
謂山中山頂山巖之處或河岸處清
淨無礙作安居已安置佛像獻大供
養然後取三長月白月吉祥日於夜

初分用白檀龍腦恭俱摩等香合和
用供你囉木柴著火於佛像前地上
離佛四肘坐以團食一千作護摩若
大火焰清淨無煙者復以蓮花八十
作護摩以白檀搗蓮花護摩後結實
座印獻座作護摩時用火天根本真
言或用此真言

曩莫三滿哆沒馱

引

南

引

摩鉢囉

合底賀哆舍娑曩

引

喃

引

怛他

引

他

引

唵俱摩

引

囉嚩闍尼

引

捺哩舍

二合

野捺哩舍

二合

野阿

引

怛摩

二合

努

引

訥

部

二合

底謨婆

引

縛野娑縛

二合

半喃

二合

彌

引

你吠

引

捺野野他

引

部旦吽

吽頗吒頗吒娑縛

二合

賀

引

此真言能爲擁護若作一切護摩事
竟求成就應吉祥前相者當於像前
不近不遠布吉祥草於夜初分不睡
作相應觀想一切佛及菩薩等分明
見已頂札懺悔仍捨自身奉一切佛
然後以頭向東隨意而卧若於夜初
分時所得之夢當知是陰所得於第
二分時所得之夢此陽所得第三分
時所得之夢是風所得俱非吉祥若

是第四分時所得之夢此爲真實從陰所得夢者如是見摩尼水精真珠璣珞之聚或見大海大河大地處處水滿仍復流注浮於自身或見水難水無邊際乘屋而渡或見雪山玉山水精山及見大雨又復見白鐵蓋衆白莊嚴及真珠網真珠蓋及白象白馬等此夢是從陰所現又復見白色人白衣白拂及觀羅綿絹布白銀及鹽筴又復見粃糖菜豆油麻之類如上之物或觸或受又復或夢食餅食粥及酥乳油蜜種種所食之物如上述之類或觸或食又復見鞍馬騎乘或坐或卧或觸或騎如上種種之夢相似之類皆是從陰所變非是真實吉祥之應於夜第二分時若夢見火及大火焰熾照於四方及見閃電光照一切此是陽之所變又或見鋒納摩羅誠寶及見種種寶皆如火色又夢近火及復身觸以致熱惱又夢與黃色種種之食又見天色昏暗不見日光又見虛空兼及大地乃至山石皆悉黃色又見車馬騎乘兼及大象一

切莊嚴皆作金色或坐或卧及以手觸皆是從陽所得又復見花鬘衣服及彼絡腋乃至自身悉皆金色有光有香如是乃至夢見種種異相並皆黃色此者皆是從陽所得於夜第三分時夢見光明照於虛空徧於四方又夢大地廣闊徧徧行履又夢上樹及上有刺之樹亦是從風所得又夢喫苦物及一切辛穢之物或復喫食菓子或生或熟亦皆辛穢又復夢見急性之人與之言語互相忤觸或見一切部多作舞或見自身作舞至於見種種惡相種種亂言此者皆是從風所變

又復有三種法合陰陽風三種所謂貪瞋癡三種貪爲陰瞋爲陽癡爲風及雜亂極雜亂相若樂於世法女人之相是陰所生樂於瞋恚多於鬪諍是陽所生癡者黑闇忘失樂多雜亂是風所主如是諸夢境三法所生凡求成就當隨夢境之相又隨順陰說衆生色相若人顏色鮮白端嚴光潤不愚不鈍有智有慧執志不迴復多

勇猛有道心恒愛語長壽命最得陰
人奉重生遇吉星復生魚宮必主軍
兵爲護國重臣得大富貴所有求事
非離真言非因真言隨自業果當求
成就得成就已求大福德求第一品
事皆得成就凡飲食自陰所發一切
恒不得食又隨順陽說其行相恒嗔
之相色多黑瘦好作惡事多爲邪行
然有勇猛精進復有智力多好朋友
多學問巧言說有道心學業不退意
多怨念愛說瞋事多知世法有我見
於苦無畏修真言行精進不退必得
成就所有求事隨業得成作降伏法
速得成就一切誦者皆來奉重所有
於他衆生或殺或害或侵或奪或爲
已或爲他然於法得成佛所不許真
相之人顏色多黑或紫色或雜色或
艷色或黃赤色遠離最上真金之色
此人若蠟宮生是大曜阿室隸史星
或木星處生宜食素愛酸立之味壽
命延長得宿命智又復隨順風說衆
生行相順風之人身股澁惡不太肥
瘦性不聰明志不決定多有忘失住

不恒所多有涕唾便溺觸穢處所又貪食多病心好嫉妬於諸有情多有嫌怨或得爲王多損佛法生陰星之處難知其實此人若恒持誦作降伏敬愛求法必成若有衆生心發風狂迷倒之者此人持誦制之便退若作別善事業難得成就前已說陰陽風三種所得夢境又合貪瞋癡等三法所受身色心性所好可修可作諸事業等若復於夜第四分時得其實夢境一切真實於諸事業咸得成就

又復有多種宮事所謂羊宮牛宮男女宮蟹宮師子宮秤宮童女宮蠍宮人馬宮庫竭魚宮寶瓶宮魚宮天人宮阿修羅宮乾闥婆夜叉等宮乃至聖人等宮種種宮處種種有情而應受生稟種種形相有種種義業如來所說彼求一切業果修行得吉祥宮吉祥星相應者當獲廣大果報若無因業果報不成若法義具足得真言成就彼持誦人須具功德知真如理分別因果此有功德此無功德若具足業行得法成就如前業行依法所

說乃是過去如來行業功德爲諸有情求種種夢境見種種形相獲得祥瑞適意愛見或復見彼障難形相大惡夢境彼持誦人必有上中下品三種修習應須以最上大精進力求彼成就於決定事業離成就不成就疑惑之見求離障難者當更依法作彼觀行想四字大明童子化作六面六臂大明王大忿怒之相此明王形色如大焰摩菩薩著豹皮衣地作莊嚴手執利劍現大威力破諸障難如日出世黑暗消除所有一切作大障難諸惡部多見此明王悉皆恐怖不敢更作諸障難事持誦行人障難悉除得法成就六臂大明王說此除障大明大陀羅尼彼諸部多及諸天衆悉皆諦聽陀羅尼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_司喃_司摩鉢囉_二
底賀哆舍_司婆曩_司南_司怛他_切
沙吒左_{二合}囉拏薩哩縛_{二合}尾覲曩_二
伽_引哆迦叶叶_{中鳴}緊呬囉_引野悉
尾曩_引夜迦呬尾多_引迦囉耨娑縛

一半南二引三曩引舍野羅護羅護

三摩野摩勞娑摩二囉頗吒頗吒

娑嚩訶賀

大忿怒明王說此陀羅尼已所有一切作障難者驚懼怖畏身心戰動是時妙吉祥童子頂礼世尊釋迦牟尼佛足作礼敬已即入三昧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察彼淨光天一切大衆作如是言汝等天衆此忿怒明王有大威力所有持誦行人求一切世及出世間真言成就者被部多等及惡衆生作諸障難行不饒益者彼忿怒王令其自族而調伏之不斷其命當令疾病受於苦惱擁護誦者令得安住兼獲福德增長彼障難者若不順其命頭破七分如阿梨樹枝

尔時世尊作是說時彼妙吉祥童子即出三昧佛告言童子汝所具言義深廣大諸儀軌中最上尊勝此忿怒王大陀羅尼於諸世間令持誦人心常憶念於晝夜中息彼冤心障難自過常自擁護所作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

第七

畢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羅

菩薩藏經卷第三羅

卷第三

奉

詔譯

一切法行義品第十五之餘

我今復說善人相自持誦修行於真
言行得成就義上中下品法若復有
人族望尊高種姓清淨身相殊異色
如真金頭如傘蓋髮色紺青面如滿
月額相廣平眉不雜亂眼長而紅睫
不交雜鼻如截筒脣色赤好舌如蓮
莖牙齒齊白頤相青密頰圓顴深頂
髮右旋耳相垂下有精神復勇猛愛
語無嗔少貪離欲常好清淨樂著妙
衣好食上味淨行自居所言誠諦歸
重三寶供養賢聖孝順父母悲愍有
情智慧高深復長壽命修行決志精
進不退樂求菩薩摩訶薩位乃至無
上正等覺位斯等之人決定成就上
品之法必能了解一切儀軌甚深之
義又復有人或刹帝利及婆羅門諸
清淨種族人相具足身紫色或白色
青臆圓滿乳相高起毛毫右旋大腹
深臍其腰廣闊兩肩平滿兩腋兩肋

如師子王手臂膊長筋脉不現上下
相稱不絕不長具勇猛心好秘密行
樂於持戒復好布施言行真實悲愍
一切學法無畏恒樂世間出世間智
發菩提心常供養三寶亦具大福德
勤行精進修持不退此之相人於中
品法決定成就又復有人種姓清淨
身肢具足無缺無減或紫色或白色
光澤肥好不大肥瘦偏順下分而有
殊特腰身廣闊腿相圓滿脛膝上下
不曲不戾如鹿王端二隱密相具足
圓滿足掌之內紅色滋潤有吉祥輪
相幢相門樓相魚相幡相優鉢羅花
相如是諸相悉皆嚴好又復好樂清
淨不雜惡人少貪嗔癡有大福德常
行慈愍好行布施供養三寶亦復供
養三十三天於世出世法精進修習
斯等相人於第三品法決定成就又
復有人發菩提心修菩提行惣具如
上三品妙相又具種種功德慈悲喜
捨勇猛精進修習大明大陀羅尼志
行不退無怖無畏決定超越諸修行
人獲得最上第一成就之法

我前已說持誦行人以宿福故具諸
妙相而於修行決定成就又復有吉
祥星宿吉祥時分於一剎那一瞬息
間輪轉天際臨顧世間所有衆生於
此時分生時遇者有大吉祥獲大福
德修諸大法決定成就若有衆生無
宿善根多惡業故即於生時遇惡星
宿決定無福諸根缺減人相不具所
修大法決定不能得成就故若復生
時在於晨朝遇於鬼宿奎宿張宿星
宿亢宿房宿角宿畢宿昴宿等及日
初出同時臨顧此人所作所修皆得
成就又於晨朝及日中時兼在白月
遇金星木星水星此等宿曜有大力
勢臨顧世間一切衆生於此之時人
若生者所修善業及修行持誦大明
大陀羅尼一切事業決定成就又復
此金星木星水星隨有一星與日與
月同居方所臨顧生者此人生後必
大富貴壽命長遠得大自在一切見
重又復有人於日中後日沒時生而
彼生者於此時分多遇惡星臨顧方
所惡星者所謂土星火星羅睺星計

都星多囉星及黑暗哩瑟吒等星如是等星亦非實惡若是上上品人宿善根力福慧具足生時遇者於大福德轉增威勢若是中品於善惡事各減其半若是下品善根微劣及有宿業如是之人生時遇者無有福德兼無智慧不修善業多貪嗔癡又於此時遇天晦暝風雨暴惡雷閃晃耀雷霆大震雨雹俱下於中雲色或變紅赤斯皆大惡若於生時遇著此者其人諸根缺減顏白醜陋受身屈曲瘡癩莊嚴無主無依貧窮微賤或受戒律違犯不守聖賢悲愍傷其墜墮如是之人於惡增上於善轉退一切吉祥全無少分於諸修習具言行業如盲聾耳人不見不聞設遇聞見不能生信如是之事說不可盡又復如是衆生以少福故或被一切部多及摩多囉等諸惡鬼神住於身中而作惱亂復有衆生歸向三寶奉重賢聖乃至於佛十地菩薩辟支聲聞等處曾種善本以貪嗔重故不得解脫雖復有得生於天上乃至得生無色界天盡

三界際未免輪迴還復墮落間浮生
聚亦復受身或愚或癡又被部多及
摩多羅等諸惡鬼神住於身中而作
惱亂諸有智者及彼聖人見此事已
廣說行相令彼持誦行人一一解了
彼持誦人以常誦大陀羅尼大明力
故諸鬼神等不能障礙彼持誦人心
不昏迷威德具足於陀羅尼得大自
在於此大地所有部多及哆羅等生
人身中作惱亂者皆能呼召使來集
現各各令其如實自說以陀羅尼力
離彼人身又復與彼說深妙法令其
調伏彼部多等去離人已恒病之人
而得解脫以陀羅尼力調伏惡者增
益善者於善於惡而得自在又前說
陰陽風三種界合貪嗔癡三種法由
貪嗔癡法不息滅故令陰陽風而有
增盛又合地為四大地與水合火與
風合又有虛空而為第五於上之數
人所恒知彼醫病人於四大界心生
疑惑身雖四大病從何生若不從生
病自誰有於生不生起二種疑為四
大外別有所作此人天人乃至非人

及諸有情所有增損唯除過去現在
未來三世諸佛正徧知覺皆同所說
無二無別如是善惡隨因得果種種
苦惱皆自業作此下品人無福無依
諸非人類乃得其便若是上品之人
善力殊勝生合吉星唯有奇特祥瑞
之應諸非人類及諸惡事悉皆遠離
恒善寂靜得大安樂彼有所求大明
大陀羅尼最上儀軌速得成就至於
過去現在未來諸正徧知於經法中
說於世間最上第一無我之法真如
解脫最寂靜句無上句真言大陀羅
尼一切儀軌成就之法使諸行人得
一切智智我釋迦牟尼佛所說如是
大儀軌法諸儀軌中王若有情等依
法修行當得無病無盡句恒寂靜句
無煩惱句菩提涅槃句乃至一切真
言句義三種菩提一切智智所得因
業諸儀軌中不能見聞乃是佛菩薩
等爲利益一切世間諸有情故所說
所傳佛說如是廣大真言王儀軌時
於三界中所有諸真言王無不降伏
若復牟尼月沒世間空時佛教滅盡

此儀軌王乃住不行妙吉祥童子此大力真言王儀軌佛所宣說若有衆生後時聞已虔心信重志願求者於世間出世間諸所有法皆得成就諸佛所說無虛妄說若有行人於真言王恒持誦者及樂護摩法者彼同三世一切智智之所傳授安住具言王儀軌法中無疑所有世間一切衆生無有智慧於善惡事非善惡事吉不吉事於如是事生疑惑者當爲此等說於如來應正等覺世出世間最上一切解脫之法令作種種世間所重真言王法爲於一切衆生之聚妙吉祥童子汝所求我說彼世間善惡之事及諸法要但爲利益一切衆生過去諸佛亦同所說可使未來佛種不斷若持誦者於此所說一切智力深生信重精進無疑所行之行同一切智智若持誦人於過去世曾作諸惡業障未盡而於今生所作事業不成就者當依諸佛所說悔法忘心懺悔必得業障除滅復更依法修行速得成就或是愚迷之人輪迴業重不能

依法懺悔修行所作所求不能成就
於諸有情無由利樂又復諸持誦人
須修定業若不修定不能趣入解脫
之門若能修定与法為緣決定解脫
速證菩提

大方廣華嚴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法義品第十六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告妙吉祥童子言汝妙吉祥諦聽
彼夜叉王金剛手菩薩於大眾中問
我畫像法廣大事業我已先說又復
問我一切真言行人所得之夢是善
是惡我為持誦之者說此一切夢應
之時彼夜叉王金剛手菩薩心喜合
掌以彼頭頂禮我足已白言世尊佛
今所說利益世間及為於我利益衆
生使得快樂彼持誦者所得之夢善
惡行相所得功德衆生求作若有恒
行最上行業所得因果并過去未來
現在一切善惡及一切智乃至所得
無相無著無礙清淨最上真言相應
善寂淨句及佛一切威力及說行人
持真言法行稟上品形相与夢符契
種種之事彼夜叉王復言最上師子

釋迦牟尼於賢劫中第四成佛坐樹
降魔現大威力具大精進顯大智慧
示大福德為世所尊彼夜叉王金剛
手菩薩以如是言伸讚歎已頂禮佛
足還復本座默然而住

尔時大智妙吉祥童子而發問言釋
迦牟尼佛及過去佛善哉世尊應正
等覺見彼廣大事智乃至衆多有情生
趣星宿善惡行相事智因果及修行
所求增益事業彼持誦人心有所疑
得成不成乃至求世間福最尊最高
自在快樂求一切聖位乃至一切智
智惟願世尊略而解說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聞此說已為
彼佛子發清淨梵音大精進法鼓之
音又如迦陵頻伽微妙之音告彼童
子妙吉祥言童子若有行人為於世
間利益一切求成就者當須誠諦專
注慈心悲愍發大誓願清淨之心如
是之人為利他故決定成就妙吉祥
童子若彼行人於最上大明大陀羅
尼恒樂受持彼人是轉法輪降伏魔
羅得最上適悅若復衆生耳聞目覩

心生愛樂決定獲得殊勝快樂妙吉祥童子白佛言如來威力及最上智無能知者而彼佛子亦復如是佛言妙吉祥彼佛子若行此行得相應成就至於一切世間最上之人不能知其威德智力乃至欲界天及色界無色界天及彼天主亦不能知其威德智力乃至初地至於十地亦皆不知妙吉祥唯佛如來能了知故汝妙吉祥最上儀軌過去未來及彼現在一切諸佛皆同名故若有聞者清淨修行無諸異緣攝心不亂彼之行人得寂靜住得最上善趣所作上法無諸障礙修真言行速得成就求成佛道得大圓滿於菩提樹若行若坐爲諸衆生轉於法輪而此功德諸佛所說妙吉祥汝之名號若有念者佛說功德不可思議恒現威力所有過去一切佛無數真言儀軌無能說者汝清淨妙吉祥童子能說一切諸佛真言之行童子汝以佛智教於一切此淨光天一切大衆皆隨汝教無敢違者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

經隨業因果品第十七

尔時釋迦牟尼佛入一切如來神通變化三摩地而於眉間放大光明作青黃紅白頗璃色等照於十方諸佛刹土一切世界於諸世界光明普照於須臾間普召一切天諸宿曜彼諸宿曜隨召而至到衆會已禮敬而住佛之光明威蓋衆會普徧照已還從世尊眉間而入彼諸宿曜及其眷屬見佛世尊眉光入時各各合掌戰懼皈命須臾之間迷悶倒地承佛慈力還自蘇息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一切宿曜并諸眷屬言汝等勿怖誠心諦聽諸星宿天汝聖天衆我念衆生愚癡無智不識我意我欲如是諸衆生等於諸世間起種種心修種種行利益自他趣求如來第一金剛堅固之身以迷倒故樂求人天阿修羅等復入輪迴曠野種種諸趣隨彼所作善惡之業受於世間種種之身所受之身無有主宰若復所作最上爲人天主除隨業緣餘無所有彼之業緣要假因

生彼因所生要從緣立如是因緣互
相和合是生四大四大生蘊趣無邊
行行趣他界是故分別無量出生後
復命終以無智火業風作故性皆燒
然蓋為不行平等三乘無礙之行大
乘長時作隨因緣中乘辟支佛行自
為智不利他故小乘聲聞樂住斷見
執心不迴無別求趣又復愚癡迷惑
之時作種種業住於世間求世間成
就若復於此寂靜無病句無煩惱句
八正清淨無礙之道於如是法當慙
修習離於不善諸惡之業彼自得住
無礙三乘之行又復告星宿天彼息
災者有三種法持誦行人修三種業
得三種果於此三種當須了知又彼
二種顛倒之業亦得見三種族彼復
得見八種族又復見一種族一切真
言住佛清淨心寂靜涅槃族如是所
說因業皆是真言之相彼陰陽亦然
說為世間成就彼如是所作之業所
得因果由如種穀見苗當知結實彼
成就法亦復如是若得祥瑞定知成
就譬如白色說為最上陰陽亦然若

吉祥合爲諸具足一切諸法皆是方便唯以一業而爲最上彼若無業身無所住何得祥瑞若具如是祥瑞行相及以生族方知彼得種種善業若於相於業無所有者而於中間無能知者又如病人氣力羸少顏容瘦悴方知是患又復見衆生業得如是身是善是惡果報祥瑞說爲生相星宿天我先已說一切衆生所生時節及彼吉日隨業所感合吉祥星又見飛禽種種之相復聞語言微妙之聲及於夢中得吉祥相如是祥瑞因緣行相彼持誦人於諸真言法中求成就者當須了知是成就相又須知一切障難諸不吉相及惡夢寐諸星宿天往昔過去娑陵捺囉王佛正徧知者於菩提道場說大真言王破一切障難及諸惡夢不祥等事皆得消滅令得菩提一切智智時彼魔王常與惡心作諸障難現彼種種大惡之相令彼見者生大怖畏於諸修行而令退屈彼魔福力久時而住彼持誦者以真言王具佛威德大進精力大神通

力於須臾間破諸障難消滅一切惡
夢惡相及惡衆生種種之事星宿天
汝當諦聽彼過去娑陵捺囉王如來
爲調伏諸惡星宿及惡天魔一切部
多等并諸眷屬乃至地居二足四足
無足多足諸惡之類種種衆生以大
真言王調伏教化令生善心於他有
情不生惱亂汝當聽說真言王曰
曩莫三滿哆沒馱引喃引阿鉢囉二合
底賀哆舍引娑曩引喃引怛他切他
唵日佉佉佉佉佉佉入縛二合囉
入縛二合囉鉢囉二合入縛二合囉鉢囉二合
入縛二合囉底瑟姪二合底瑟姪二合瑟致
哩二合頗吒頗吒

佛言此真言王名爲大佛頂熾盛光
若有常持誦者能消滅一切諸惡不
吉祥事能降伏一切部多能破一切
障難能成就八十千種種吉祥之事
若誦持者於持誦時心不散亂虔誠
專注我天中天正等正覺須臾之間
到彼諸星宿天及一切部多作惡之
者所住之處以大佛頂真言王無等
精進力大精進力而降伏之令彼作

惡之者見此無數大佛頂王怕怖無
量與諸眷屬悉皆求入三摩地而為
救護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三 其十五 跋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四羅

受持經藏經教者其功德無量不可說不可說

大德天奉

如法

陰陽善惡徵應品第十八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告一切世界
所有一切十方住者一切大力最上
諸宿曜天言聖者汝當諦聽我今演
說一切真言法義有諸求成就者兼
承汝等宿曜之力當獲成就諸宿曜
天今此妙吉祥大儀軌王教教及諸
儀軌汝等當住亦當依行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佛爲利益一切
衆生說彼宿曜運行合於善惡彼持
誦行人於真言義及一切智求成就
者或得成就及不成就之事星宿天
若彼羊宮奎宿婁宿胃宿此三宿直
又合火星直日彼持誦人於上中下
三品之事一切所求皆不成就何以
故緣彼惡星所障礙故若復昴宿畢
宿觜宿參宿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張
宿翼宿軫宿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
宿尾宿箕宿斗宿牛宿女宿如上衆
宿悉皆吉善於持誦人而有益若

危宿室宿壁宿此三宿直日若爲惡
事當得成就又復奎宿直日人若生
者具大福德有大勇猛及多所知又
若虛宿直日福德正行皆得成就餘
有最上星宿末法之時不爲災福所
謂帝灑野合二鳥波波捺星迦你瑟
吒合二星你瑟吒合二星阿路迦星部誡
捺星輸婆捺星阿你嚕默星夜輸星
帝惹囉吒星囉惹星及路迦星如是
衆多星等數有六萬四千此星等於
末法時彼無有力我今所說大儀軌
王當有大力利益衆生而彼世間劫
初成時一切衆生於虛空中自在行
住而於彼時無老無死又彼之時無
宿曜無日月亦無時節亦無陰陽亦
無天人阿修羅等又彼之時雖有衆
生未有族姓人皆清淨無善無惡亦
無所食亦無食者亦無持齋亦無呪
法彼多衆生但有世間之想以過去
業牽因墮於地不能飛空是時便有
所食便有貪恡身既重濁大力乃失
是時便有日月星宿遂分晝夜乃有
時節及與陰陽乃說天上人間勝劣

有異故有天人阿修羅等我於今時
身為菩薩見彼衆生有如是已心悲
愍故而現異身所謂現作仙人之身
或現梵王之身大自在天身那羅延
身迦樓羅身乃至夜叉羅剎毗舍左
等種種之身於生生中爲一切衆生
恒常解說菩提行義又復我於過去
爲菩薩時世間一切衆生愚癡黑闇
無智無慧我爲此等說於世間一切
工巧技藝陰陽筭數圖詠典籍正法
邪法戒律本行乃至聲明論等我雖
如是過去之世爲於世間說如此事
我亦無有所得所知但爲菩提及解
脫等如是雖在輪迴中行而彼輪迴
不能繫縛於是久久之間樂求寂靜
涅槃無著無滅真正之句常依於法
修其因行乃得自生之智成解脫業
得佛菩提又復過去爲於菩提由如
飢饉於外道處求脫輪迴而不能得
於菩提道倍復甚難我以樂行善業
得自生智復得涅槃依此修行而恒
說於諸論誘喻衆生得解脫成就彼
不知法人被此輪迴業緣長繩所縛

以此業力不能解脫善惡因果我故
說此一法陰陽星宿分於善惡及說
四護世等地水火風而此四大和合
所作發生衆生種種集因而爲彼時
修真言行令得成就彼持誦人專心
護持修善破惡於諸世間最尊最上
於末法時得真言成就又令帝釋及
自在天等之所出現於如是時佛亦
現汝大智妙吉祥童子相行於世間
悲愍一切衆生爲令衆生於時時中
得法成就妙吉祥有陰陽宿曜法二
十八宿十二宮分各各分別彼宿曜
等與宮相合隨諸有情各各生處宮
分之位彼宿曜等或行或住或逆或
順生善惡果若有衆生生於羊宮合
於婁宿胃宿此等諸宿有力最宜貨
易財寶豐溢若彼具足遇者得富貴
自在若生時或值日沒彼人得惡事
多歷險難受身瘦薄又好綺語若生
時見日作紅色及大地紅色剎那瞬
息之間彼有重德若復生背宿曜無
所見者是彼種種衆生叢雜生處雜
行所生亦得叢雜快樂富盛又如是

時生處說三十種善惡果報若火星直日是惡生處然彼人大腹姿容潤澤長眼愛語又足心力若木星直日卯時生者及得日月星宿於晝夜分合其本位乃是賢聖生處若復生時宿曜逆倒果感不實事多邪惡若復生時得其正順必感善果於彼生地而得安住若復身相白色是其上人若有衆生生於牛宮合於昴宿畢宿此爲上宮吉星所照須臾之間而彼衆生生者得富貴吉祥忍辱具足長壽多子豐饒財寶復得爲君主此之生人作成就法於須臾間而知善惡若遇參宿有法知解爲世間人之所愛見若遇昴宿者於三海中爲主若生時宿曜分明得爲一小國之主若生時宿曜具足重重臨照得爲大地主或五年或十年處彼大位若於陰陽宮生合於娑里誠嘯星直日又與紫宿參宿井宿合日生者此人癡愚善惡不分好樂女人復多邪染受身黑色或復紫色然不慳悋好大捨財若土星直日於此宮中生者

於彼日中或復夜中隨彼時分乃至
須臾得值遇者大富自在有大心力
其餘善惡稱量說之

若於蟹宮合鬼宿柳宿生者此所生
人而有尊重是第一生處若得夜半
時生是取上人此人受身金色或紫
色清淨吉祥殊妙有異兼有大智若
依法爲因得一切義成就至於大財
大位皆不難得

若於師子宮合於星宿張宿及得太
陽直日生者此人有大勇猛復貪肉
食亦復於深山險難之處得爲其王
亦獲自在若具如上之事及於彼處
爲王者此決定是日出時生

若於雙女宮生合於翼宿及軫宿者
此人有勇猛好爲盜心常散亂樂行
邪淫亦得爲王或得爲軍主若依此
宮生者或得木星合者及得木爲本
命者此爲最上常得護持遇惡皆吉
若於秤宮合於角宿亢宿或宿生者
此之生人注短仁義此宮非善若得
月照及得金土同此宿分生者又在
夜初分生者或得爲王或有富貴若

人生時不定或不貴者為性貪愛亦多瞋怒若於禁咒好於飲博亦得大人愛樂見重

若人生於蝎宮合房宿心宿尾宿生者又得火星為本命此人主慈心學業成就復多勇猛不怖危難能忍勞苦若得於日中時生者或得為王於大戰陣決定得勝若彼火星如童子形一剎那間臨照此宮彼地彼時所有人主而誕異子宜應護持必具大智聰明多記孝順有力復好朋友壽命延長若火星逆倒事即差異若人生於人馬宮合箕宿斗宿生者及得木為本命若人於午後及夜分生者或求王位必破自族然後得成當在中年而得富貴雖得富貴須在小處譬如人過中年如日過午而於大位大財稍更難得若是宿曜逆倒而見生之人事宜種種差異若生於摩竭宮合於牛宿女宿生者及得土為本命又或得在初夜及中夜早晨生者又更別有大吉星曜同照臨者當得王位又此人生處不擇

一切貴賤之族稟性柔和法主眼赤
受身紫色或黑色有勇猛不怖畏或
得王位合在多水之國而爲其主然
長壽能忍勞苦若或星曜逆倒所有
之事而必差忒

若人於寶瓶宮生合於虛宿危宿生
者又得土爲本命此人若得生於夜
分及早晨時又得月或金星臨照者
是人得惡業清淨有大智慧富貴自
在受用快樂如是星曜逆倒所臨照
人得貧病苦惱

若人生雙魚宮合於室宿畢宿奎宿
生者又得金爲本命又在夜半及日
中時或過中少分已來生者及得金
星及別吉曜同照臨者法合梵行清
淨有大智慧具最上善知法吉祥此
之生人身黃白色顏貌殊妙稟性仁
孝眷屬和睦凡所爲事精進堅固長
壽大福一切稱意合於東小國爲主
彼地少寒及地多卑溼多居水中以
宮分所主之故若得土木臨照此爲
最上或得爲大國主若如是者此乃
決定知其生時宮中多有最上吉祥

種種之星

又復更說年月日時壽命之量初一日至十五日爲白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爲黑月二半月成一月十二月爲一年於此一年分六時或分三時末法之時人正壽命百歲於此壽量之數亦或短或長中天不定又復人間多有非人侵害壽命行諸惡事而作驚怖又彼天人阿修羅等若行不善相關戰時此時人間現諸惡相所謂非時地動忽作風雹閃電異常天火黑煙處處皆起是彼計都星作日月蝕若有如是種種諸惡相現所現之國必定衆生感有重重疾病飢饉夭枉國王崩喪一切人民皆大憂惶諸出家人亦大怖畏

又復分別說諸地動若復婁宿井宿星宿此等宿日及宮分之地方所地動者彼之國內盜賊惡人處處皆起而爲侵害南方國王注有大災又復胃宿昂宿畢宿參宿此等宿日及彼宮分有地動者人民大怖及彼邊方一切惡人競爲賊盜國外四境諸小

王等手相侵害而爲冤家病疾流行死者非數又主西方國王崩喪又復觜宿鬼宿柳宿張宿及彼翼宿此等宿日及彼宮分若地動者國內大亂人民不安因彼飢饉手相侵奪還被繫縛受大苦惱又復軫宿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此等宿日及彼宮分有地動者雪山周迴徧有惡人及你波羅國境內邊地一切小王決定手相侵奪相殺又復尾宿箕宿此等宿日及彼宮分有地動者於彼東方滿城國烏吒國迦摩嚕國鎧誡羅國如是諸國王等崩喪不疑又矯拏國主侵犯他國自致其病或復崩喪又海岸及恒河岸住者一切人民注有漂汎及一切疾疫

若斗宿牛宿女宿危宿室宿壁宿奎宿此等宿日及宮分之地若日中時有地動者分野之地所有衆山一切崩壞彼北印土西印土南印土周迴四境住者手相侵奪有大災起處處飢饉以至國破若早晨動者國內災息人民安樂若上時有惡地動者彼

摩竭陀國中內外上人皆受苦惱國
王有難若過午後或晚際若有動者
國境之內一切出家之人有病疾起
或癰病或瘡癰等苦惱之事七晝夜
後災沴乃退若日過時地動者四姓
修行上人受苦惱事或王及重臣知
法者有災又或婆羅門刹帝利毗舍
首陀乃至最上工巧之人於第一義
善能分別了解及修行乃至多聞多
記之者皆得病苦若晚後日沒之時
地動者雜類畜生等疫死若初夜分
時地動者及彼初夜前後動者兼現
不祥有大風雨及降大雹者必有他
兵侵擾逼奪大位若初夜第二分時
地動者他兵入境自患腹病及陽毒
陰毒諸疾疫病乃至致死自境人民
逃亡異地若夜第二分中間時地動
及有大風者帝宮之內樓閣臺榭皆
悉傾壞及彼樹木亦皆摧折乃至城
壁及寺舍殿堂及以山間傍生住處
皆悉破壞若夜半時地動者東方國
主有子大災兼彼國內人民飢饉若
過半夜後地動者大地災息一切安

樂若半夜後分地動者中國王必病
至崩後有苦惱惡事互相侵害若夜
第三分時動者凡是微賤之人而得
快樂唯蚊蠅蚋蝶之類一切皆死唯
得時熟若早晨地動者國中有大火
災若一切州日出時地動者中國一
切處賊起或有侵奪乃至國中七日
後有三崩喪若是過七日不定若地
動時或兼霹靂電光白色者亦大
不祥若無地動恒常霹靂電光白者
吉善若地動時電光赤色有火及有
黑煙者王當崩喪若地動時霹靂電
光作黃色及黃赤雜間色者有大災
難彼持誦人若於國中行時聞美妙
音有所魔難若聞鼓聲美善者即善
若聲惡者即惡而彼地處有極惡事
將來必定有穀貴飢饉之事若持誦
之人行於人間遇斯徵祥及宿曜之
者宜以成就之法而為利益若作法
者須求吉善宿曜直日方可作法吉
善星者婁宿胃宿鬼宿室宿壁宿奎
宿房宿如上宿曜直日為最上吉善
若得此日修成就法有成就義或結

壇亦得此宿曜中黃白色星直日最
爲上吉若十五日及月盡日或出往
他處所爲不成亦不得作一切真言
曼拏羅儀軌必不得成就此日於真
言必有魔難若月一日三日五日及
十三日十七日結壇吉若作護摩求
法成就者若得吉日吉星當獲成就
若得木星金星月星水星者吉合此
等吉星宜爲一切事常四日臨照世
間所有大地作成就法處障難不成
諸惡解脫翻惡爲善今說時分之量
自一彈指至一百彈指爲一初分時
四初分時爲一中分時四中分時爲
一移分時四移分時爲一日倍此爲
一晝夜分我今復說時分之量入滅
出息最爲疾速以十入息爲一滅分
十滅爲一刹那分十刹那爲一須臾
分一百須臾爲一晝夜分彼知法者
當須了知此時分之量又復以一日
分爲三時若作念誦護摩求成就者
所有坐卧洗浴及彼食飲如是時分
當須了知又一晝一夜名爲一日十
五日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陰陽者

當了知如是六月爲羅睺障時十二月爲一年十二年爲大年如是一切星曜及阿修羅於此大年之中或順或逆作諸善惡又由月分十五日月滿之時羅睺阿修羅王現全蝕日月者大地中有大刀兵會當須了知如是之事若現如是大惡相時有無數障難至末法後世間之人不修福事是令日月全被障蝕若於尾宿之分或日沒之際或月沒之際或日月中時如是之時蝕者乃是羅睺阿修羅王影之所障東方之王決定崩喪必有東方邊地之主而來侵害若婁宿畢宿胃宿此等星宿之分日月蝕者彼烏菟國主及一切人生種種病所謂陰病陽病風病及發衆病若星宿張宿翼宿軫宿元宿氐宿此等宿分若日月蝕者亦決定羅睺爲障此東方羅拏國主鏖誡吒國及摩竭陀國等王患眼病王子有大災仍有惡心怨家來集極甚怖畏若參宿紫宿井宿鬼宿柳宿如是星宿之分若見日月蝕者彼摩竭陀國王而被侵害及

忠臣乃至人民等合有病苦怖畏之事若房宿心宿之分若見蝕者一切人民合有役病一切上人有種種苦惱及禁縛侵害之事若箕宿斗宿女宿如是之分有日蝕者及月有赤暈者彼地分定有飢饉若斗宿牛宿室宿危宿如是之分若有蝕者是羅睺之怖及國界之內處處飢饉人民憂苦若奎宿壁宿之分若有蝕者若先月蝕後有日蝕者於半月中摩竭國國王位損失今此所說大地動處兼羅睺所現楨樣星宿之分日月之蝕於彼彼處國界之內生起楨應作大災難顯其善惡若地動處有煙起及大陰雨若如是者五日中部縛國有大災難彼恒河北邊一切人民疫病亡沒乃至人王亦有崩喪乃至雪山四周深山之內彼有國土君主及大臣等有種種憂苦崩喪乃至王子妃后亦主亡歿若星宿之分有地動彼處有煙現無雨過五日不晴或多日人乎不相見及不見人所住處彼人

乎相各大驚怖者彼國及王俱說崩
喪若地動時或有霹靂驚怖一切或
有所說二三大惡夜中或現白虹若
於白月時現白色鳥或見怪異飛禽
及不吉時節現飛禽怪異彼之所在
有大怖畏復有二足四足無足多足
飛禽傍生之類而爲怪者令人大怖
必有大禍如是衆多無數怪異所現
之時起諸災難所有如是善惡禎祥
感應之事無不皆因衆生過去之時
所作所修之業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羅

菩薩經藏對教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五 天曼 奉 譯

略說大輪一字品第十九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告諸宿曜
天并諸眷屬言汝等諦聽此妙吉祥
童子真言儀軌灌頂曼拏羅法護摩
儀則汝等一切不得違犯彼持誦行
人於最上儀軌求明成就者汝陰陽
行步日辰星宿會遇之者汝等宿曜
勿令無智諸惡等輩而為障礙當令
佛法一切奉行汝諸天衆為作擁護
所有一切諸惡等輩當須降伏發遣
勿使得便令諸行人依法而住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入三摩地名
為出生一切佛頂消除一切衆生諸
惡障難是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入三
摩地已乃有十方世界一切如來集
詣淨光天上來集會已成共觀見世
尊釋迦牟尼佛在三摩地是時諸佛
各各前詣世尊釋迦牟尼佛所同聲
讚請世尊不可思議大威德者以大
無畏利益世間善說一切真言儀軌

與諸如來所說無異世尊彼佛頂大輪一字明王具大精進有大力勢最尊最上於末法時能於世間作大利益決定能破一切部多及惡星宿乃至摩多囉等起於惡心作障難者當宜宣說復爲悲愍一切衆生又復擁護持誦行人令得如願彼佛頂大輪一字明王具大精進一切自在唯願如來爲利樂故說彼明王及與儀軌彼諸如來作是請已默然而住

是時佛會及三千大千世界佛神力故現大光明如大火聚於諸世間光所照處無一有情不快樂者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周徧觀察告淨光天所住一切天衆并一切聲聞辟支佛等及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在會諸如來言一切大衆善聽此佛頂大輪一字明王儀軌乃是一切如來無邊威力無能勝最上大輪大明王我今當說

尔時佛言我三界大師於末法時能調難調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曩羅摩睺羅伽等乃至種種異

類諸惡衆生所有供養及種種事能令行人一切皆得我說佛頂大輪一字明王於末法時法欲滅時爲法擁護若有於此大輪一字明王得成就者乃至於諸如來法欲滅時能爲佛事復能擁護諸佛如來一切法藏汝諸天衆及一切衆生當以深心諦聽諦受即說佛頂大輪一字明曰

部林

二合

天等此大輪一字明王乃是諸佛世尊一切智智真言之相住大悲行一切衆生之師爲吉祥真言之主此佛頂一字法界如摩尼珠隨色變異佛說二種界謂有漏無漏界如來之身具足相界生於世間爲有相尊說有漏色身分法界無相說爲最上是無相界爲住大悲行於世間而彼法界說爲無漏分諸天等此真言之相摩尼無異一切智智亦復如是而此真言諸佛皆說若爲大地一切之事皆能成就我今略說若能依法作一切事所求皆得

復次此大輪佛頂一字明王於佛滅

後末法之時行於世間爲無能勝諸
眞言主諸佛菩薩悉所受持乃是過
去佛菩薩等之所傳說此最上儀軌
我今略說若復所在有彼行人專心
持誦此大明者於彼所在五由旬內
地界之中所有一切諸惡宿曜不能
侵近乃至一切諸惡不能爲害至於
天人聖人亦不敢近彼持誦者當自
隨意若復更有他人於世間出世間
求成就者彼人所有法則種種呪法
悉能解除或以吉祥草一把握已誦
眞言八百徧得數滿已以刀截斷或
令自斷若爲呪法彼皆得斷若以吉
祥草縛爲人用紅線繫彼人必縛若
將瓦器呪八百徧瓦器破壞彼亦破
壞若將芥子以人血塗散於地上復
以迦尾囉木枝打彼人授打先所說
一切調伏法可依法作若爲息災當
以乳汁作護摩用酥亦得或增益法
亦同此作若作拳可禁一切眞言若
欲解者心念自解或欲求眞言成就
者如彼禁成一切皆得成就或求別
儀軌成就者同此亦得若此眞言成

就當用請召或用發遣乃至擁護悉
皆可得至於隱身亦可能得若不依
呪勅事不成者以酥蜜酪并脂麻合
和作護摩八千徧一日三時至七日
必得成就必依呪勅

若求成天人用濕松木柴八百片作
護摩七夜得成若為降龍用酥蜜酪
作護摩來降若降夜叉用酪節作護
摩來降若降夜叉女所用亦然若降
一切乾闥婆用無憂樹木柴及必哩
演虞木柴兼花得降及降夜叉女龍
女等法同若為星曜用白芥子若為
王事亦同若為婆羅門用花若為吠
舍用酥乳酪為首陀用糠及塵土為
女人用鹽作護摩若為童女用米綠
豆同煮粥護摩若以稻穀花并脂麻
和酥作護摩得一切降伏若一日三
時作護摩滿七日七夜於一切事皆
得如願如是作已如佛頂如來教彼
天衆

余時釋迦牟尼佛為於世間說清淨
法告最上第一佛子言妙吉祥大菩
薩我此所說大輪一字明王一分儀

軌廣大尊勝如來天中天若經劫數
說不能盡我今為利益諸衆生故略
而宣說

今時妙吉祥大菩薩及十方一切諸
如來等於彼淨光天上請大無畏正
等正覺兩足之尊為利益末法一切
衆生故請說如是廣大無畏大明王
真言所有儀則速得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略說
一字大輪明王畫像成就品第二十之一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觀察淨光天
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諦聽所有
最上大輪一字明王儀軌先已廣說
我今復為末法之時懈怠衆生鈍根
無智不能修習廣大儀法而求成就
今為悲愍諸衆生故更略宣說同最
上法當得成就

妙吉祥童子若有持誦行人求最上
成就者先求新帛不截黃線者當去
塵垢令純清淨以上妙絲色畫一切
世間主最上法王調御丈夫二足世
尊寶幢如來轉法輪相圓光晃耀周
徧莊嚴於佛前左面畫聖金剛手菩

薩次畫梵王右面盡持變天人次畫
持誦行人於此像前每日三時燒沉
水香誦真言十洛又數圓滿已然後
成辦諸法若有行人求輪成就者先
用鎖鐵作輪具十二輻就三長月吉
日起首於像前一日三時燒沉水香
誦真言滿十洛又數滿畢已於十五
日獻種種供養燒沉香以手按輪誦
真言直至輪上光出其功得成就彼
持誦人執輪為持明輪王若他人於
光出時得見者彼人亦得神通若人
求鐵蓋成就者作清淨殊妙白鐵蓋
上安金輪如法作已於像前鐵蓋下
坐誦真言直至自起日日三時燒沉
香誦真言十洛又數滿畢已於十五
日獻種種供養手擎鐵蓋誦真言直
至光焰出手執得成持明大輪王但
是三長月就五日或十五日皆得成
就於此成就之間得了知一切法得
一切神通得諸佛菩薩護念得一切
衆生尊重於世間中得千輪王為眷
屬若有求佛頂成就者當作杖可長
一時用金銀或銅或摩尼等作已手

按誦真言直至光出長受持得隨意
爲一切衆生說法壽命一大劫或求
寶瓶成就者用金作瓶滿盛五寶五
穀五藥用白縑蓋口於三長月吉日
起首作法於次月得成就於彼瓶中
所求皆得無盡或求如意寶成就者
當以金作珠或以玻璃迦珠以白縑
蓋如儀誦持得成就於所思求皆得
如願如是得住天人中若有持佛無
能勝真言滿一俱胝獲得神通身如
淨光天人壽命一大劫世尊此佛頂
王白傘蓋等若誦十洛叉凡所作事
皆得成就如是無能勝佛頂依別經
中儀軌所作所求皆亦得成就次以
佛頂大輪誦十洛叉能成一切真言
明大輪王若有求金剛杵成就者當
用赤檀作獨股金剛杵或作鑲鐵金
剛杵作成已於三長月十五日先以
五淨水自洗浴訖於像前獻種種供
養燃酥燈一百盞然後復以香水浴
金剛杵訖然以自身奉上諸佛菩薩
及此佛頂王白縑蓋及光聚等眷屬
然更結界自作擁護亦擁護同修行

人作擁護已右手執金剛扞於像前
坐澄寂身心過夜初分於夜第二分
時專注虔誠誦真言直至扞上光出
彼一切持明天及龍藥叉乃至一切
天人皆來集會讚嘆迎請歸於天上
作天輪王得身如金剛手菩薩金剛
力等於一剎那或須臾間直上色究
竟天上住壽一大劫得見慈氏菩薩
瞻禮聽法彼命終後隨願得生或有
求劍成就者當求第一妙好之劍鋒
利無缺者得已收掌先持戒然後就
善月吉日於佛獻大供養手執如前
誦法直至光出是得成就得成就已
并及助伴皆得神通復變自身如十
五六歲得飛行自在住壽一劫或有
求雄黃成就者以無畏心於鬼宿直
日收買上好雄黃不得酬價隨索便
與得已於三晝夜淨持戒行復設食
齋僧已求哀呪願如是作已更獻種
種供養燃酥燈一千盞又三晝夜齋
戒於一切有情發慈悲心以自身奉
獻諸佛并大菩薩然誦真言加持雄
黃直至三種相現是法成就所謂熱

相煙相光焰相思惟如前某事成就
若熱相成就者以芥子大點於眉間
得一切天龍藥叉部多畢舍遮等住
南瞻部洲者常來擁護由如侍從壽
命千歲若煙出成就者以芥子子大
點眉間得隱身成就若欲入天龍之
中隱身即入得於一切隱身中爲王
壽命三千歲若光焰出用點眉間得
成持明天王變身如天童子相端正
第一超過一切天人并諸眷屬皆得
神通住壽一切命終之後生兜率天
若求三戟又成就者當用鎖鐵作三
戟又先誦真言受持一年後起一沙
塔獻大供養別出衆生食施一切可
受此食者然結跏趺坐右手執三戟
又誦真言直至所座振動百千光明
出現是法成就於須臾間轉身如第
二大自在天爲持明天王面有三目
具大神通威德自在得大自在天及
一切天人等來雨花供養又得一切
持明天及一切天人悉來雨花供養
彼天人等皆共圍遶住壽一大劫命
終之後得生極樂世界若有人見此

成就之時能瞻禮者亦獲得神通或是起惡心者彼瞻視之間即皆自退或有求屍成就者於屍林中收一屍未損壞者於徧身亦不得有癍痕仍須身肢具足者得已用佉拈囉木四楸釘之彼持誦人於屍上坐用寶珠作護摩擲鉢入口中彼屍從舌出如意寶見寶出已收之收得寶已成天輪王或所欲諸般器仗心所思惟皆悉能得寶光明出照百由旬皆悉晃耀得大隨意若壽命盡隨樂得生若生人聞得四輪王位命終之後復生無垢世界復有屍成就法當求如前不壞之屍用四棗木楸釘之擲鉢入口中作護摩得舌出已截取收得已與一百眷屬同得神通住壽一中劫居妙高山頂受大快樂命終之後復生人間得大自在若有求鉤成就者以吉祥草作鉤可長一肘作已取黑月一日夜用五淨水洗一夜得潔淨已於佛并金剛手菩薩獻大供養燃酥燈一百盞或求金剛鉤亦然以光聚白蠟蓋先自作擁護依曼拏羅儀

則結界先加持揶誦七徧然取四方
下位釘之結界訖於夜第二分時一
心專注結跏趺坐以鉤及香花并種
種供養禮拜奉獻諸佛菩薩已右手
執鉤誦真言直至地獄一切有情罪
苦消滅已自得神通再禮諸佛菩薩
禮已手執聖鉤行如天人一切天龍
藥叉等遙見作禮住壽一切命終之
後得見金剛手菩薩住金剛手宮若
求懺成就若得光明出得天輪王若
求真言成就誦彼大輪一字明滿一
洛又畢已一夜清淨身心無諸雜亂
獻大供養已用阿里迦木柴著火用
脂麻及酥蜜酪等和作八千圍作護
摩護摩畢具言王自來常如侍從或
有求大自在天成就者於大自在天
獻大供養以阿里迦木柴八千片著
火作護摩彼大自在天即來來時作
大惡聲不得驚怖有言問行人何求
誦者白言大自在天我求一切明成
就天言如汝所求一切皆得言訖不
現如是所求那羅延天及大梵天等
皆得如願先所說彼天等成就儀則

若作時先深自擁護或有求降夜又
女念彼夜叉女名七晝夜用無憂樹
花作護摩即來降伏作七晝夜竟決
定須來來時或求作母或求作姊妹
或求作妻或若不來得病頭裂或降
龍女亦同夜叉女儀則若降夜叉當
三月用酪餒作護摩畢已一夜身心
清淨不得雜亂作大供養獻佛復出
大衆生食奉夜叉但意中作念令彼
夜叉降我若以酥蜜酪和合八千團
追尼俱施樹作護摩彼毗沙門等夜
叉來現當奉獻阿里迦花闍伽水等
毗沙門問言欲何所求誦者言當日
日遣一夜叉來當要役使我於百由
旬內凡有所須當隨我願我所樂去
趣要當隨意及藥成就所要皆作彼
報言一切皆得或有求見金剛手菩
薩得願成就者當先持誦精熟已依
法修行或三或七重重求法成就於
三長月十五日作大供養奉獻如來
及獻金剛手菩薩齋設衆僧如是作
已過夜初分於夜第二分時澄心思
惟觀想金剛手菩薩如在目前以安

息香丸如蓮子大作護摩成夜一分
時若得菩薩衣動及地震動或聞雷
聲是諸天人先來下降雨花次金剛
手菩薩與一切明王及最上明王等
眷屬乃至一切天龍藥叉彥達縛緊
那羅等前後圍遶來至誦所菩薩來
已彼在地獄一切有情受大苦惱者
於一剎那頃皆得解脫誦者得見菩
薩祥瑞便禮拜獻闕伽水請菩薩住
彼菩薩乃謂誦者言汝求何事誦者
曰或求作天輪王或求入修羅窟或
求一切天人中輪王乃至求金剛身
及菩薩住處亦得至於求金剛手一
切器仗思惟之間悉得生出住壽一
大劫命終之後得生金剛世界乃至
諸天悉得如願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六羅

西天譯經藏經卷第十六

卷十六

詔譯

略說一字大輪明王畫像成就品第二十之餘
如是略說儀則所有金剛手儀則及
觀自在儀則乃至求梵天大自在天
等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成就者若
不得成就當以此真言同誦決定當
得成就若更不成就當於如上大自
在天等前持誦七晝夜內須現彼若
不現頭破七分若求藥成就者或以
酥及墨作點眼藥或求雄黃雌黃等
成就先得彼藥已然求人乳同磨作
五丸及与沉香白芥子等同丸於日
月直日作大供養及出生供養彼日
月天若得芥子作聲是最上第二成
就當得世間一切衆生愛重及世間
一切降伏所求皆得若得藥有煙出
當於一切隱身中爲王壽命一中劫
若得光焰出得變身如十五六童子
顏白如日初出得爲天中王壽命一
大劫或求點眼藥用素嚕二丹惹囊
藥青蓮花木香白檀香等和合爲藥

於一赤銅器中盛於太陰直日誦真
言加持直至煙出彼藥點眼得神通
及隱身轉身如欲色界天人之相於
一切隱身中爲王或求金剛杵用鎖
鐵作三股長十六指或求劍等乃至
三叉輪箭一切器仗及衣鉢革屣絡
腋等當於二月十三日或十九日於
舍利塔所安像作大供養燃酥燈百
盞復出生食供養已於像前坐吉祥
草然後手執器仗及諸物等誦真言
直至振動得一切天人中王若得光
出得天輪王如金剛手等力壽命一
大劫命終生金剛世界彼助伴等見
者亦得神通若求息災作爐如蓮花
相依法用濕柴著火作護摩以滿杓
酥同著火爲上復以酥蜜酪食等作
圓數滿八千作護摩若三晝夜者得
身及助伴息災若七晝夜得一聚落
息大災難若以舍伽羅木八十或優
曇木亦得以酥蜜酪和合作護摩息
一切災及救天旱若乞食先誦三洛
叉數就三長月十五日太陰直日起
首三晝夜專注身心清淨無染以黑

牛乳汁作護摩誦百遍已得安居若
以榛里縛草和酥蜜酪作護摩八十
滿十晝夜得息中天兼得延壽若加
持幢及螺等於軍陣前執持吹作聲
彼軍若見若聞當自退散若以五穀
及諸香作閤加水滿瓶當加持八百
遍應有魔所執持作障難者以水洗
浴決定解脫當得吉祥若作曼拏羅
以此水作灌頂者滅一切罪若被星
曜執持者當加持孔雀尾拂身當得
除解若眼病用加持水洗即差若瘡
病加持線繫即差若誦具言与印同
用當破壞阿修羅禁鑠若以佉你囉
木濕柴八千片兩頭搵酥蜜酪等作
護摩得大伏藏若入海及河以赤檀
香搵蓮花百千擲入海及河中得蓮
花爲積聚得大珍寶庫藏使用無盡
若以吉祥菓搵酥蜜酪八十作護摩
得大富貴或求成天人當用濕沉香
木柴搵酥蜜酪八十作護摩日三時
滿二十一晝夜滿已獲得若以酥蜜
酪和合杭米作護摩得夜叉調伏又
降伏夜叉用安悉香作九搵酥蜜酪

護摩得成就若降伏乾闥婆用乳香
作護摩降餓鬼用吉祥香作護摩若
緊曩羅用娑哩惹囉娑香作護摩若
爲一切各各作障難各逐所用物八
百作護摩滿七日當得除滅若求羅
惹奉重以上好白芥子和油八百作
護摩一日三時滿七晝夜成就若面
向日誦一洛叉得滅一切罪若求一
切明增益成就者當清齋以烏世囉
草作形相已用白花作供養以乳汁
八百徧作護摩亦以乳汁洗浴燒沉
香誦真言得增益若一作法得自擁
護第二作法得擁護他人第三作法
當擁護一聚落若有被他禁呪損壞
者以烏世囉草作形相以白花作供
養於佛頂王像前以白芥子酥蜜酪
等和八十作護摩彼為呪者解除若
不解除必當自損若有持誦行人於
所持誦微少及有忘失者取最上犍
皮用半黃書彼明誦八百徧於明王
獻大供養以一字明同誦八十徧於
像前布吉祥草卧於所求事夢中一
求說或有求蓮花成就以赤檀香

作蓮花於明王獻大供養於三晝夜
清淨專注已右手執蓮花誦真言直
至光焰出得天輪王成無能勝行命
終之後生極樂世界或求成金剛杵
者用白蟻土或沙土作獨股金剛杵
作已默然乞食心不疑慮執金剛杵
誦真言八十洛叉以杵安白芥子中
取大陰直日誦真言直至芥子作聲
是得成就然誦者執此金剛杵已能
作一切事無不隨意欲破大山頂者
擬之即破若擬龍龍即心破可使河
泉來潮一切龍毒指即消滅或有魑
魅惱亂有情者心想即除所有世間
一切禁錮悉能破壞此佛頂大輪成
就獨股金剛杵凡有所作無有能障
難者每持誦時以決定心依佛頂儀
則持誦恒先誦佛眼明如是誦持皆
得成就若於本尊獻蓮花誦一洛叉
或入河海所要珍寶皆得或獻蓮花
誦三洛叉得一切人尊重若獻蓮花
誦五洛叉得南閻浮提人尊重或欲
入山窟於窟前安像誦三洛叉一切
不能障礙入中無疑於窟求聖藥得

已却出或住其中一切不怖乃至那
羅延天輪亦能破壞若於白月一日
起首一日三時持誦以惹帝迦花著
足大指下踏誦真言直至足指光出
彼光迴旋却入誦者身彼誦人於一
剎那間轉身如童子爲天中王并諸
眷屬皆得神通住壽一大劫若於海
岸邊安像面西以龍木柴燒火以龍
泥一洛叉作護摩海水來潮現諸祥
瑞不得怖畏直至海中有二人出如
婆羅門相來問言欲我何作誦者報
言降我未來之時今作皆得遣盡地
作千葉蓮花誦者於中坐誦大明一
千遍地即破裂誦者得神通得一千
眷屬住壽一大劫得天中爲王身具
光明照於他人可五十由旬悉皆晃
耀或有於三長月白月一日起首以
惹帝花獻佛頂誦一洛叉直至佛頂
光出入持誦者身中於一剎那間得
五神通若誦十洛叉求證如如皆得
成就此佛頂若與彼明同誦若乃彼
明決定得來彼若不來當自破壞此
佛頂大輪一字真言乃是如來真實

最上秘密天上人間一切真言明王
亦是如來白傘蓋及光聚等眷屬一
切佛頂王成就儀軌諸佛頂王於一
切真言得用當成就一切儀軌是最
上成就法若於非處不得用若用不
得成就或有欲開伏藏者到彼處已
用白色賢瓶用白檀作水滿盛復以
諸香作塗香塗瓶誦八千遍已於伏
藏處安置若有伏藏彼地自裂掘深
一肘已來可見彼物若有多人來者
皆各見水或有求師子成就者以白
蟻土捏作師子用牛黃塗師子身於
座上安置作大供養誦真言直至振
動是得成就得成就已才乘師子得
轉身如童子與五眷屬俱得神通得
為梵天壽命千歲能往一切天中若
求象馬牛等亦尔若師子吼者震動
一切天人之座若或於蓮花池側以
蓮花一洛叉作供養得最上尊貴一
切所求得最上成就此大輪佛頂王
若至帝釋天帝釋離座迎接一切天
人遠見驚怖於一由旬內一切天人
隱除光明此大輪佛頂王同於如來

天上人間一切儀軌王悉皆降伏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一
字根本心真言儀則品第二十一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一切天衆及菩薩辟支聲聞等告
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一切如來咸
說此根本心真實法藏同如意寶爲滿
世間一切願故而彼佛刹諸佛如來
入涅槃時及末法時法欲滅時爲令
擁護如來一切真言之藏童子汝真
言儀軌王由如伏藏能令一切衆生
各各平等意願圓滿童子汝儀軌王
於諸如來儀軌王中得爲第一若有
念此大輪一字明王由如誦彼一切
如來大明王已童子汝一字儀軌王
是第一句是最上句乃往過去六十
二劫伽沙數劫彼時有佛号無量壽
智決定光明王如來應供正等覺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若有衆生暫得聞此
如來名者消除五逆之罪若有念此
如來名者決定當得無上菩提何況
更於真言以決定心求成就者若有

一切持誦行人欲得真言成就者先當於此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作如
是念言歸依世尊無量壽智決定王
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及無量光佛寶
幢佛等一切如來而於諸佛各各作
禮已隨意誦真言所求皆得若為增
長福德當念三如來名号及禮一切
如來決定獲得無量福德彼持誦行
人若得真言成就者於一切善法當
得圓滿得菩薩位當來決定獲得無
上菩提得見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
應供正等正覺此一字真言是一切
如來心於一切儀軌中最尊最上能
成就一切事業妙吉祥汝儀軌王最
尊最上秘密甚深為於世間作大利
益若是衆生非佛弟子及無正心不
信如來所說之教又於佛法而加毀
謗者此大乘儀軌不得傳授復有我
慢惡人不信如來所說經教唯於聲
聞辟支佛而興供養如此人輩亦不
得傳授此人於真言成就無有見分
若復有人發最上善心信於大乘於
佛菩薩心常供養如此人輩是真行

人乃可傳授此如來所說妙吉祥大
輪一字王真言儀軌而此真言能与
快樂此真言王是一切佛心一切真
言此中生出生復是過去六十七俱胝
佛之所宣說能為衆生作大利益常
為衆生滅諸罪業常与衆生斷諸迷
倒當令安住真言妙覺法界之相傳
此大力一字明王令久住世為令法
眼常觀世間此一字王能成就一切
事能除滅一切惡若有依法作廣大
善事常持誦一千八徧決定獲得種
種吉祥彼昔無量壽智決定王佛說
妙吉祥心輪字種子義兼烏字合為
一号与為種子流傳世間佛滅度後
末法之時依法念誦速得成就彼無
量壽智決定王如來住彼佛刹名無
量壽於彼刹中住無量劫轉妙法輪
而彼如來以此真言付最上第一佛
子大力大精進大勤勇菩薩彼菩薩
復付普賢彼普賢付佛子妙吉祥今
我如來復為汝說此真言第一儀軌
王最上法王之所宣說我為利益一
切有情復說佛名最謨無量壽決定

智王如來應正等覺曩謨娑婆羅花王
如來應正等覺曩謨無量壽無量光
如來應正等覺乃至寶幢如來應正
等覺如是歸命頂禮三遍然後持誦
一字真言云何彼聖衆彼無量壽智
決定王如來應正等覺說無量壽世
界中為利益一切衆生使得快樂復
悲愍未來衆多衆生法末之後法欲
滅時有諸惡人毀謗三寶為欲調伏
如是之人彼一切如來有第一佛子
得大勤勇菩薩摩訶薩復傳普賢菩
薩摩訶薩彼普賢菩薩摩訶薩傳付
妙吉祥童子童子我今復為一切衆
生深生悲愍復想未來法末之時法
欲滅時為令擁護如來法藏令修如
是最上真言儀軌童子諦聽我今復
說汝真言大力儀軌若欲成就諸事
業者先於山上清淨之處誦真言三
十洛叉為先行法為令身心法行俱
得純熟以乳為食默然持誦不得於
別真言法而起思想當須發菩提心
歸命三尊清淨持戒復更請受菩薩
戒如是修清淨已方得作諸最上成

就之法欲作法者先求畫人心本清
淨兼与受戒兼求上好第一彩色如
是得已方可作燈其燈闊佛一肘量
長四尺如是作已用檀香龍腦恭俱
摩等香水灑淨訖其畫人令潔淨食
三白食著新淨衣取白月吉星直日
或十五日於日初出時起首畫至午
時午後便住日日如是直至畢手其
燈上先畫無量壽世界其地徧畫諸
寶蓮花或大青寶或頗胝迦寶大綠
色寶以如是寶上下嚴飾中畫大寶
宮殿幢幡繖蓋諸供養具皆悉殊妙
復有光焰各各覆上嚴麗第一殿內
中心畫師子座座上畫無量壽智決
定王如來作說法相佛身紅色光明
四照左邊畫寶優鉢羅花座座上畫
大勤勇菩薩摩訶薩作瞻仰如來相
右手執白拂左手持天葉作淺綠色
光明普徧以種種莊嚴而嚴飾之右
邊畫普賢菩薩摩訶薩坐寶優鉢羅
花座身淺綠色頂戴寶冠著上妙青
衣真珠瓔珞寶璣絡腋光焰普徧一
切莊嚴右邊次畫聖妙吉祥菩薩坐

寶優鉢羅花座身黃金色如童子相
首有五髻面目端嚴諸相具足著妙
青衣以真珠寶而爲瓔珞及爲絡腋
莊嚴身相歡喜合掌瞻仰如來次下
畫持誦行人隨自儀容莊嚴鮮潔右
膝著地手持蓮花變低頭作奉獻相
次前於燈角上右邊畫二佛一名無
量光二名福光左邊畫二佛一名娑
羅花王二名寶幢此四如來身如金
色光明晃耀坐白蓮花座衆花莊嚴
種種嚴飾微妙第一結跏趺坐作說
法相於諸佛上畫種種雲雲中畫一
菩薩名爲妙眼身相具足光明普照
右手作施願左手執袈裟角如彼行
相而於雲中雨種種花供養如來之
相此世尊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應
正等覺畫燈儀則與彼一字真言及
最上佛頂王大輪佛頂王力等精進
等不可思議廣大功德最上之力我
已略說我先廣說一切佛頂王大輪
一字所有儀軌一切所作皆能成就
若有行人欲作成就之法至於不修
先行所作念誦一切能成何況於先

行法而有功績凡有修持隨意得果
或求富貴一切皆得若有於此世尊
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成就像前虔
心一隨喜者此人當來決定證得無
上菩提以此無量壽智決定王如來
及一切如來心威德故此為一切佛
頂大輪王此為妙吉祥童子心一字
大輪王略說如來力不思議威德不
思議神通變化不思議若有行人作
調伏法或不修先行或不持戒乃至
食酒肉等亦得法成就除不發菩提
心及不信重乃至毀謗三寶如是等
人若作破壞并調伏法必不能成何
況修中品上品之事凡持誦人一持
念擁護自身二持念擁護他人三持
念作大擁護已至於十地菩薩亦不
能動何況餘力而能得動若四持念
可救一切衆生諸苦惱事若五持念
已觀想佛世尊所求皆得若於月星
吉日依法於佛菩薩像前或經法及
舍利塔前光沐浴著新淨衣預持戒
一晝夜然後取無蟲清淨新水白香
花等於作法處地位作灑淨燒白檀

香恭俱摩香龍腦香燒如是等香作
護摩法若爲剎帝利用阿濕縛他濕
柴著火若爲婆羅門用鉢羅舍濕柴
著火若爲毗舍用法你囉濕柴著火
若爲首陀用阿波摩里誡濕柴著火
如是等皆隨力兼用稻穀花同作護
摩作降伏法最爲第一於後作法准
此應知若爲降伏怨家各隨彼彼所
用濕柴八十片作護摩後用酥八十
作護摩後復捻灰擲彼惡心怨家安
居方所又擲灰時結佛頂大輪一字
王印更用優鉢羅印得怨家退壞或
別有大災難及有心苦惱事以此得
迴如是更有別事隨意作法如有病
人与加持衣令著得身安樂若加持
眼藥點眼得一切人愛重若面南加
持七遍一切怨面觀察皆悉善心愛
重或以花菓及彼妙香加持七遍奉
与他人彼人輒之心自降重或更有
他人見者亦皆降重一切病者及身
疼痛加持溫水洗浴當得安樂此調
伏法於苦惱衆生皆不得作或無主
無依之人持誦者亦須悲愍於女

人愚人病人貧者苦惱者乃至賤人
及二根人皆不得作若於上人有勇
猛精進者大慳貪者大財大力者極
我慢者如是人處可得爲作復有惡
人毀謗賢善壞亂正法偷盜他財作
諸惡事者亦可爲作復有不信一切
真言及相應法等惡心邪見如是等
處當可爲作若有歸命三寶具正見
有道心處不得用作復有法若有遠
離佛僧常作冀怒當於彼處擲灰加
持自然迴向若是大力怨家亦可破
壞若有大災難不得作此法當作三
七日內得成就法可破逆一切怨家
初一七日彼得心煩二七日已彼自
受病若至三七日彼自破壞遠離及
去他處不相遇會若有能作此法如
是一向爲化衆生不爲他故可得爲
作若違佛意害於有情作一切事佛
所不許諸佛所說種種大業黑白二
果若作黑不善叢雜之業定得不善
叢雜之報持誦之人宜應遠離叢雜
黑業當修清淨善白之業得成善白
清淨果報若害衆生當感地獄彼持

誦人當勤憶念斷如是法持誦之人
遠離殺生感最上報當生天上得解
脫樂又持誦者若得真言成就得天
中天得一切智爲教化衆生起種種
行修種種因作千事業隨意成就若
作調伏法專心念誦依法護摩得下
品成就於中品法少訖成就但持誦
法說上中下若持誦最上得最上報
若持誦得中獲中品報若持誦下品
得下品報於護摩法亦說三種稱量
時節凡持誦護摩當勤修習最上無
等等事業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刪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羅

要略經二卷朝散大夫試鴻臚卿明教寺住持 大德 普照 謹譯

歎吉祥心麼字唵字成就法儀則品第三十二
念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汝別
有畫像儀則成就法能成就一切事
業妙吉祥汝一字心真言或汝六字
根本麼字真言或六字心或唵字真
言如是等真言儀軌王於佛滅後末
法之時佛剎空虛世間無主無人救
度此儀軌王為主救度令得安住妙
吉祥我今宣說儀軌次第如前用不
截青線新帛清淨無垢長七肘闊三
肘以白檀龍腦水調彩色畫我世尊
釋迦牟尼佛坐蓮花座作說法目觀
妙吉祥童子相於右邊次第畫妙財
菩薩真實菩薩聖無盡意菩薩妙吉
祥童子頂禮世尊相左邊次第畫普
賢菩薩聖觀自在菩薩賢護菩薩等
所有如來相好一一具足諸菩薩相
殊妙最上佛菩薩身量隨懺相稱其
聖觀自在及妙財二菩薩手執白拂

諸餘菩薩各各執花瞻仰如來種種莊嚴微妙第一於前下面畫一地天手捧寶匣從地涌出半身出地半身不現於上面空中盡二天人手持花鬘雨散天花如上佛菩薩等各有所身光互相晃耀內外輝映一一嚴潔彩畫畢已持此畫像就舍利塔所如法安置畫像訖彼持誦行人內外嚴潔心不散亂於此像前面西而坐誦妙吉祥心或根本等真言滿一洛叉自初起首直至成就一日三時洗浴三時換衣持戒清淨默然乞食或菜或菓無諸葷雜所乞得食分作四分一分奉獻三寶一分奉獻妙吉祥菩薩一分施一切有情一分充自食勿令身心有所苦惱發如來意爲諸眾生不起少心獨爲自己作是觀想求願圓滿念真言獻香花燈塗乃至食等及沐浴諸聖沐浴者以香水沐浴諸聖像影然後於佛像前以諸花香食等恒常供獻每獻食供養先普獻三寶後獻慈氏次觀自在次普賢乃至虛空藏無盡意月光童子除蓋障聖

金剛手聖多羅大孔雀明王聖無能
勝佛母般若波羅蜜多香花塗香食
等一切如是彼先獻已然後施從外
一重地位一切馳驢象馬形作障礙
者以白蟻封土作彼形像作形像已
與種種飲食及菜菓等如是施已發
遣遠離然後以吉祥草為座坐已發
最上善心念一切佛名号然後只於
側近清淨處布吉祥草於上卧及喫
食來往經行等遠離尋常諸卧具等
一日三時念佛名号及作觀想若是
得見殊勝好夢不得去他人處說可
於佛前言白如是依次第遠疾誦真
言一洛又餘時常讀誦佛母般若波
羅蜜多若念誦時瞻仰妙吉祥童子
若作念誦莫令文句闕少若徧數滿
足已然起作禮復以種種供養獻佛
如是儀則先行精熟已持彼畫像隨
於處所求諸成就

此先行成已復以白檀作妙吉祥菩
薩坐蓮花座左手執佛母般若波羅
蜜多經右手執菓如是作已於殊勝
清淨之地面西安置於彼像前作護

摩爐爲一切法作四方爐深二尺用
五穀作泥飾護摩爐如是儀則用阿
湮縛他木湮柴或用無憂樹木湮柴
以如是等柴著火復用杭米和酥乳
酪蜜等都盛一銅器中然後誦真言
八千徧滿杓作護摩如是作已然後
爲所求事取月一日起首作法用尼
俱隨樹湮柴著火得見無煙已用真
言請召火天真言曰

阿誡蹉賀里閑訥婆羅你鉢哆二合
唎賀縛二合路四哆又祢四捺捺引
賀

誦此真言三徧請召護摩已然後請
召妙吉祥菩薩真言曰

阿誡蹉誡蹉俱摩引囉部多薩里

縛二合薩怛縛引囉他二合母你野二合觀

憾娑賀焰迦囉波二合野獻次補瑟

半度半左鉢囉二合底乞里二合恨拏二合

娑縛二合賀

誦此真言伸請召已獻諸供養香花
闍伽水等然後作護摩七徧七擲團
食如是滿七日復用杭米油麻及酥
乳等作粥奉獻及常自食足此後決

定得見妙吉祥童子後用溼白檀長
二指作柴八千片作護摩日日燒一
百片至數滿足決定受人間最上施
主供養或用惹帝花一洛又作護摩
決定得最上施主愛重或以蓮花一
十搥酥蜜酪作護摩得大財寶若以
三弭木溼柴著火油麻作護摩得大
財主若早晨於河中以水作護摩得
一切人愛重或以阿里迦木溼柴搥
酥蜜酪一洛又作護摩得千人受用
豐足或用阿波末里識木溼柴作護
摩得一切病消除或用有乳木溼柴
著火用油麻作團食一洛又作護摩
所求皆得若有國王求國土用蓮花
一洛又作護摩得願滿足或用大麥
一洛又作護摩得五穀受用無盡或
用安息香必里焰虞香和酥作護摩
得子息若以惹帝花捻一一花水中
作護摩以餘花與人彼人嗅之得受
重或以供俱摩花麝香丁香口合之
念誦人所見皆愛重或以胡椒誦八
千遍已口合作膜怒言彼自愛重若
以結界得成隱身若見怨家意念之

怨心自息若恒持誦得一切人愛重
若於早晨以惹帝花并淨水地上作
護摩得真言成就無敢違犯若有怖
畏者意念即除若有怨怒者覩面自
息若爲他人以一切香花作護摩彼
獲愛重或以水誦七徧早晨飲惡業
苦惱決定除滅或將清水誦七徧洗
面世間一切見者悉皆愛重若加持
花與人得彼人愛重若以秬米作護
摩一洛叉得人間第一尊貴以油麻
及蓮花一千作護摩得錢一千若不
酬價買安息香并娑惹囉娑香及吉
祥香等與香水和合作護摩五日六
箇月內得一千功德若一七日三時
用曼陀羅花作護摩得牛用阿里迦
花得穀用世里沙花得馬用無憂花
得金用尾部里多吉花得衣又復若
以惹帝花護摩及諸上妙花於水中
作護摩但心中所求一切上衣皆得
若加持眼藥七徧點眼貧者亦得大
富若於夜分坐持誦於眠睡中得吉
祥夢境若求極貴人愛重者求足下
土與白芥子油麻和合作護摩七日

每日三時作必得若求貴重之人愛重者用婆羅怛迦和油麻作護摩七
日七夜獲得或求婆羅門愛重者用
乳粥并酥作護摩一切皆得若欲
舍愛重者用大麥粃糖作護摩若欲
首陀愛重者用團食作護摩即得若
爲救病誦八百徧摩病者頂一切得
差一切病加持線繫身皆差若癰病
加持白蟻土塗之即差

復有七種儀則第一畫像儀則案上
法如先所說求新帛清淨無雜畫聖
妙吉祥菩薩如童子相身肉紅色坐
蓮花座種種莊嚴右邊畫聖觀自在
菩薩左邊畫普賢菩薩身量小如妙
吉祥菩薩畫像成已求清淨之地及
佛舍利塔處如法念誦滿一俱胝已
得羅惹之福若用漚白檀柴搵供俱
摩香水護摩一洛又同前若用漚沉
香柴搵酥蜜酪護摩同前若以惹帝
花和酥蜜酪作護摩同前若用蓮華
聚作護摩得錢如花聚大小若用尾
部里哆吉葉一洛又作護摩得大財
主若用漚柴安息香同護摩八千得

穀若恒以脂麻護摩得穀無盡若以
杭米一洛又護摩得衣食應底千人
若以多子者菓子及合頭菓子作護
摩得妙童女供事若以合頭樹葉作
護摩一切如意以阿誡悉帝花搗乳
作護摩得淨行者奉重若用白迦囉
尾囉花及迦尼迦囉花作護摩得最
上人愛重用曼陀羅花作護摩得最
上人愛重用曼陀羅花作護摩得一
切首陀愛重用阿迦花搗酥蜜酪
作護摩救一切病若以如是儀則用
香花一洛又獻佛足下常受快樂若
以菩提樹溼柴著火用舍弭花一千
作護摩能除一切星曜所執若以牛
黃書真言頂戴入軍陣一切器仗不
傷若以真言成就妙吉祥菩薩乘象
在軍陣前他軍見之自退若以童子
相菩薩坐金孔雀安幢上擎於陣前
他軍見之自退若以惹帝花一洛又
獻佛足即於彼處布吉祥草卧於夢
中所求皆見若燃燈一千盞其中一
盞用藕絲纏甘草爲心燃燈供養彼
人決定得見妙吉祥菩薩如一切讚

歎殊妙之相

又有求成第二儀則用一生金銀未
曾別用者作妙吉祥童子右手作施
願左手持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如
是作已於舍利塔前安置對像誦真
言一洛叉滿已於晨朝獻大供養以
童男童女作諸歌舞自讀誦大乘經
法供養畢獻三朶妙花及闍伽水獻
已發遣先所說儀法有請召發遣等
印若念誦時結蓮花印若請召用幢
印若獻座用吉祥印若獻闍伽用滿
印若獻花用一尊印若獻燈用願印
獻香用合掌印獻塗香用孔雀坐印
獻食用杖印凡作念誦前諸儀軌皆
用此諸印法自初起首至法成就應
是請召及諸供養發遣皆用印法直
至畢日若以惹帝花獻佛及獻闍伽
已於佛前卧於夢中得見佛作說法
相有菩薩圍遶若爲作如是種種之
事當須持戒不得散亂於白月一日
起首以吉祥香和蜜作護摩得最上
尊貴若誦一俱胝得親見妙吉祥如
人語話若得說法及得光照得不退

菩薩位

復有第三儀則用赤檀作童子相一邊作愛子次摩邪夫人手攀無憂樹一邊安置鹽及白黑芥子和合以赤檀作彼形相作已截斷作護摩彼自愛重或以尼俱律陀樹子作護摩若爲他作他得愛重或以憂鉢羅子若爲他作護摩他得愛重或用棗子爲人作護摩彼人得愛重若以烏曇鉢羅子爲彼人作護摩彼人得愛重若以悉哩嚩吒迦木作護摩得婆羅門愛重若以藕作護摩得利帝利愛重若以龍花作護摩得毗舍愛重若以稻穀作護摩得首陀愛重若以鹽及乳糖和爲團八千作護摩一日三時七日滿畢若爲他作彼得愛重若以苦楝葉芥子和油護摩一日三時七日爲滿得彼愛重若以蓮花一洛叉作護摩得金若以迦羅惹里迦花八千作護摩得大聚落若以波吒羅花作護摩得穀無盡若以吉祥花作護摩得金若以菖蒲根搗酥蜜酪作護摩與一切論者論議得勝或沒囉憾

弭藥酥和盛銅器中誦真言直至一
萬然後自喫得於一切論者中得勝
若有嗔怒者誦八千已觀彼自息
復有第四儀則如前以新帛清淨無
垢已令盡人持戒用最上彩色畫聖
妙吉祥菩薩坐蓮座作說法相右邊
畫聖大彌佉羅左邊畫聖佛母般若
波羅蜜多菩薩端嚴相身著白衣一
切嚴飾下面畫蓮花池中蓮花種
種繁滿畫龍王出半身相手執蓮花
莖右邊畫消除障難聖無能勝大明
王相口出火焰作顰眉相左邊畫聖
鉢囉拏舍縛里明王手執寶索鉞斧
眼紅黑色擁護持誦行人次畫持誦
人隨自顏色形相手捧蓮花鬘作瞻
仰妙吉祥菩薩相於上面畫持花鬘
散花天人以此畫像於有佛舍利塔
處面西安置行人於此像前誦真言
一俱眠滿已獻大燈供養獻已復誦
聖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滿一萬徧注
意瞻仰妙吉祥菩薩相若得此畫像
動者得人間第一尊貴若得眼動得
作天人若笑得輪囉惹若得言語證

得初地菩薩位入諸佛會聽法若於
此像前擊有犢黃牛乳取酥得酥已
盛於銅器中誦真言直至三種相現
若得熱相誦者得大智慧大聞持等
若得煙出證隱身自在若是焰出當
獲神通復有以菖蒲根用惹帝花纏
用坏器盛已誦真言直至苗出誦人
取喫得聞持誦一俱耽得親見妙吉
祥聽聞說法若以金作百葉蓮花已
於像前右膝著地誦真言直至焰出
手執得天輪王他人不能得見若以
雄黃或雌黃合眼藥用吉祥藥盛誦
真言直至作聲用少許點眼中所有
地行一切夜叉羅刹及毗舍左等類
中當得爲主若以上等劍無損缺者
於像前手按誦真言直至如弛起頭
若執之得天輪王住壽一切若復以
雄黃用三種金裹雄黃丸子口中含
誦真言直至振動誦人得隱身復得
六天自在若作此儀者其持誦行人
當須一切善法具足不得貪欲復有
取舍弭樹子及菩提樹子三金裹已
口中含誦真言直至振動得隱身復

得神通壽命千歲復以銀作輪持於脩羅窟前誦直至輪擊脩羅窟門開入中無障彼脩羅女出迎誦者入中壽命一劫復有用鐵作三戟又持誦行人若持於阿脩羅窟前作念誦一切障難破壞彼自出迎若欲住彼得壽一切當得見於弥勒世尊

復有第五儀則若用白阿迦木作拇指大妙吉祥菩薩作已獻阿迦花一洛又得貴人之位若用白迦囉尾囉根拇指許大作妙吉祥菩薩以迦囉尾囉花獻一洛又得真言成就若以迦囉賀吒木作妙吉祥菩薩一尺許大以賀吒花獻一洛又得多人愛重得爲軍主若用白檀作五寸大妙吉祥菩薩以惹帝花獻一洛又得貴人位若以菩提樹木作一指長像獻淨水一甕得多人愛重若以一切香作像獻一切香花所求皆得若恒時以沉香木湑栴作護摩一切持誦人中得尊重恒時持誦除大五逆罪命終之後得親見妙吉祥聽法若急誦八百於一切衆生中得隱身得爲

持念主一切瞻仰愛重若爲他作一切皆得如是童子儀則種種之事皆悉得作唯除貪欲

復有第六調伏儀則如是所說於末法時當爲利益衆生使得成就我更與說第七儀則當爲濁惡之時利益薄福衆生與傳此法令得菩薩三乘之道令解方便上下品事復爲末法時一切衆生貪愛迷惑及瞋濁重者及爲所繫縛者當爲解脫道勝善果報如來所說真言儀軌有大力勢具大精進當爲廣大利益末法之時一切衆生使得不空成就我釋師子人中最上天中之天當於妙吉祥法中略說如是最上利益之法令得一切所作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刷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六羅

吳譯經藏經卷第六終明教大師曰 天曼 奉 詔譯

妙吉祥六字心真言品第二十三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復有第
七儀則不空成就法彼有得成得大
果報利益安樂所有一切惡業惡趣
苦惱皆得消除當來決定獲得無上
菩提妙吉祥我今說汝六字心真言
此真言微妙不可思議力無等等解
脫六道一切輪迴及免三苦大海久
久沉溺解脫一切纏縛不染世間一
切有情一切部多無能得見於輪迴
道而得清淨得佛法分諸佛隨喜於
一切真言最尊最上復於一切為大
富貴即說六字心真言曰

唵 縛 引 枳 曳 引 合 那 曩 摩

妙吉祥我今說此六字心成就法若
有求成就者當以菓菓爲食或乞食
一日三時澡浴三時換衣身心清淨
不得散亂誦真言一洛叉爲先行不
得中闕一徧若是闕少法不成就須

是專注心不異緣如是先行成已用
織成帛不截背頭大小應量不刺不
少如是得已然覓畫人仍令清淨持
戒如是潔淨已用上好彩色畫此聖
像於懷內先畫妙吉祥菩薩作童子
相坐蓮花座說法之相偏袒右肩以
種種微妙而爲嚴飾左邊畫聖觀自
在菩薩左手持蓮花右手執白拂右
邊畫聖普賢菩薩上面畫雲雲中畫
天人持鬘雨花而作供養於前下面
畫持誦行人隨自相狀手執香鑪作
瞻仰妙吉祥菩薩相周帀畫山下面
畫蓮池於內隨意種種嚴飾畫像畢
已於舍利塔所面西安置就白月吉
日獻大供養以酥燃燈復以惹帝花
八十一誦一擲散妙吉祥面直至散
盡若得成就或聞呬字聲或得像振
動若得聞呬字聲即得最上尊貴若
得像振動即於一切論者中得爲最
上又能了知世間一切議論若不得
如上成就者當於一切持誦法中得
力若以濕沉香木爲柴如中指長復
以佉祢羅木柴於黑月夜搥都嚕瑟

迦^二合油作護摩直至日出必定當得
見於聖妙吉祥菩薩若得見已持誦
行人所有勝願求者必得唯於貪欲
不得求乞或於黑月夜燒白檀不間
斷直至日出得菩薩來談甚深法而
令信解得信解已於一切病當得解
脫決定獲得菩薩之地復有法用赤
檀木刻作蓮花可六指量并莖皆赤
檀作塗以千葉加持千徧已於月十
五日就像前著荷葉上安置手按誦
真言至焰出執之須臾轉身如十五
六男子色如真金瑩淨光明過日天
子得一切天人奉重供養住壽一大
劫命終之後往生極樂世界復有法
取太陰直日以白菖蒲根五淨水洗
得清淨已於菩提葉上安置誦真言
直至三相現若得熱相得一切人愛
重於一切論者中得勝若得煙相獲
隱身成就住壽三萬歲若焰出得虛
空行住壽一大劫復有法用有犢黃
牛乳取酥以銅器盛於七菩提葉上
安置誦真言直至三相現若熱得開
持煙隱身焰虛空行如前無異復有

法以蓮子口含於太陰直日誦真言
直至振動復以三金裏口中含如前
誦至振動得隱身若出口中蓮子一
切人得見若以下香口含誦六洛叉
已凡與人言一切愛重若食酥誦十
二洛叉得爲天人若乞食默誦一洛
叉得隱身若誦百俱胝得說法如妙
吉祥菩薩復如十地菩薩若恒誦持
得一切義增長復有法以一切香藥
作人形像斷之作護摩七夜內得愛
重複有法以安息香作丸如小蓮子
大搗酥百千作護摩得錢一洛叉又
法持誦人或入河海以蓮花百千擲
水中作護摩得大伏藏不可窮盡若
以白芥子供俱摩香和合八十作護
摩得囉惹愛重若以麻油和酥蜜酪
作團百千作護摩得大長者一切施
與復有法若以不墮地嚮摩夷作曼
拏羅以阿提目訖多花獻大供養誦
八百徧然讀誦大乘經法一月之內
得大智慧復以牛黃誦八百已點於
眉間得一切人愛重若加持頭頂誦
七徧一切人不輕慢若用枳里花一

萬作護摩得一切病除若日日誦七
徧一切惡業決定滅盡若臨命終時
誦八百徧得妙吉祥菩薩面前出現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修行
地位時節儀則品第二十四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汝有大
輪明王等及諸佛頂等一切真言儀
則成就地位我今略說諸明王得成
就處彼支那國及大支那國妙吉祥
菩薩真言而得成就彼龜茲國山烏
尼也云曩國中迦濕彌羅國中及西
印度并雪山四面北方一境得佛頂
王軍上成就所有過去佛說今佛所
傳當來佛亦說若為息災前一切處
得成就彼雪山及中國人間善心之
地作息災者於蓮花族金剛族及寶
族等真言而得成就又半支迦藥叉
及訶利帝藥叉女嚩達哩縛等所有
真言亦得成就又迦微國及摩伽陀
國周徧內外迦摩嚕播國周徧內外
路呬你也云適悅河岸而彼諸處亦
得成就東印度一切處金毗羅神及

寶賢大將得成就海岸洲一切多水
際處師子國適悅之地得一切真言
成就彼賢聖多囉毗俱胝大吉祥白
傘蓋等一切真言四童女大海中得
成就又東印度周徧地位泥地也
大野山中及摩二捺囉合山周徧彼
童子天及妙吉祥得成就或有与持
誦人作諸障礙者變形如象一牙大
力或作馬等形狀及種種相白或作
伊舍那天子最上種種相白亦說真
言法得成就地如上作鄚者於一切
深山大野中能為鄚難仍說種種麼
多羅極惡宿曜及餓鬼趣餓鬼王樂
人食者成就之地又復說一切部多
成就之地復有南方鬼王住處閻魔
真言而得成就并諸外道求極惡法
之地彼金剛手亦說作惡法真言於
南方求得成就當感罪業得不善果
又彼南方唯曰天所說真言及伊舍
那天所說真言乃可於彼而求成就
西方得最上成就大力藥叉王是一
切財主得一切部多愚癡迷惑者施
財若有行人依法修所求法得成當

爲財主得大富貴又此大地中金剛
手藥又菩薩真言得最上成就十地
菩薩之位金剛手一切真言得生蓮
花族如是八族真言八方得成就佛
所說真言北方得成就及東方亦得
成就蓮花族所說真言南方得成就
金剛族西方得成就彼那吒不定方
所彼寶賢族西北方得成就西南方
一切藥叉族得成就東南方一切聲
聞大德族得成就東北方辟支佛族
得成就復有上方一切善行得成就
下方世間一切入地真言得成就彼
八族中被佛頂及出世間一切真言
得成就又佛頂大輪等於上方一切
處亦得成就又金剛手於一切處得
成就如是別真言王一切金剛族蓮
花族生者於一切時中亦決定得成
就我以說一切成就地位今復說得
生時節若於一切佛真言求成就者
及欲生蓮花族金剛族者當須三生
中專注誠諦持誦修行得最上成就
乃得生彼又或一心愛樂歸信三寶
發菩提心修行大智又於真言儀軌

一一了知又復持菩薩戒行菩薩行
專心無二稟信奉行於一生中亦能
生彼而此真言如佛所說一切愚癡
衆生永不能見聞何況於法而得成
就此真言王廣大儀軌我最上佛月
第七如來之所宣說妙吉祥汝當諦
聽汝爲第一佛子是大菩薩有大威
力汝之真言大力行義同佛世尊恒
在於世如佛所說大輪佛頂王光聚
佛頂王最勝白傘蓋如是等佛頂王
在於世間如轉輪王於南閼浮提出
生之時復如法王正等正覺二足之
尊在於世間所說真言於一切事皆
得成就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執
持者儀則品第二十五

今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告妙吉祥童子言諦聽童子我先
所說衆生之句今復說彼所行之事
善惡祥瑞是時童子即從坐起以彼
頭頂禮世尊足合掌恭信白世尊言
善哉世尊願爲說彼衆多衆生變於
已身生於他身而作惱亂所謂聖人

天人輒聞婆夜叉羅剎毗舍左摩睺
羅伽乃至部多等及諸人非人類種
種乘法所作之身住種種心行三昧
有無數慔懺種種之相世尊天中之
天今正是時願爲說之彼妙吉祥童
子如是請已還復本座默然而住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說於衆生種
種根本心行祥瑞慔懺時節及呼召
徧入他身一切衆生真言之法斯有
衆生以貪食故執魅於人者復有會
遇過去怨家恨心瞋怒執魅人者乃
至世間大地之中惱亂於人一切極
惡之者彼有離欲最上善人住悲愍
心降臨世間而爲救度彼最上善人
法相具足有大力勢爲救世間行於
教化臨照於世如彼日天若復有人
具最上善業知其法要具足清淨精
勤修習於白月時日沒之際或初夜
分見彼降臨彼大力離欲上人或在
世間清淨國土以白月或圓滿月十
五日或白星宿時吉日吉辰來降世
間而有慔懺若來之時形如多羅樹
住虛空中不至於地結跏趺坐而乃

發聲由如梵音言說最上無等等法而彼上人頂相具足住剎那間降於大地彼持誦者如是見已用惹帝花白檀供俱摩等和合作開伽水禮拜奉獻復以伎樂而爲供養誦者發虔志心唯爲利益求其所願彼離欲上人慈心清淨乃爲言說無數最上所樂正法得聞是已分明了知慈心悲愍不得生怖但念妙吉祥菩薩及結五髻印及別頂印而作結界亦結上下界彼如是時所有一切言說初中後善至於過去現在未來皆如實知彼天上人目視不眴觀照慈愍凡所言說真實不虛所求真言成就藥物成就及生善趣至於應供乃至決定等事彼大力上人一切皆說彼持誦人如實知己於一剎那中作相應觀於自所求一切皆得至於所求真言速疾成就及一切富貴隨意皆得誦者然後獻開伽水禮拜發遣此後如是作諸擁護依於儀則無不成就若或有人忽然倒地不自覺者用佛

所說真言及頂印或五髻印而作擁護被執之人須臾即起而得安樂一切衆生無大力勢無福威德被此諸惡衆生而作執魅彼大力上人与作擁護又大力上人言彼色界究竟天乃至欲界自在天等有諸天人欲來下趣生人國中所有色相及与慼懽一一皆見生在彼地宮殿之處所有言語一一辯察可知真實若彼迦尸國并摩迦陀國所有執魅乃至言語是夜叉執魅若摩睺羅伽若緊曩羅等者皆作東印度語彼大力迦樓羅生東印度亦作東印度語彼緊曩羅亦作東印度語若是聖人天人及辟支迦乃至諸五通仙等皆作滿城語所有舍里摩多河邊言語及賀里計羅城言語不分明及不正多以羅字爲言以捺字爲語末此是毗舍左語若有作曩尼計羅州縛嚕沙州裸形外道及海中舍婆國及諸洲國住者衆生言語不正多以羅字爲言語遮及不分明此爲真怒鬼語若有作南印度阿捺羅國迦囉拏吒國捺囉彌

拏國俱薩羅國等及師子國及別海
洲所生衆生多以拏字爲言此爲羅
刹語若有作西印度吠你世國及摩
羅縛國語言唯愛勇猛此是大力摩
多囉語若有作捺舍羅縹山吉祥山
矯惹里山如是諸山言者此是日天
及諸星曜語若有作西印度阿里部
捺國及香醉山及邊地生者人言乃
至作隨方之言彼是俱瑟摩拏語若
以設字爲語此是仙人語若以野囉
羅囉此四字爲語以伽字爲添句彼
是阿修羅語若迦濕彌羅國及迦尾
國是羣上真言族及金剛手族生彼
國中作彼中語若有作中印度族姓
儀則言行標幟者是蓮花族生彼國
中作彼國語若欲驗知者當用佛部
真言而試驗之又恒河北岸一切雪
地是夜叉及軋闍婆仙人等變彼人
身作彼地語又恒河南岸大野之地
及吉祥山中是羅刹鳥多迦餓鬼及
惡形作障難者摩多囉等乃至大惡
星宿害人命者變彼人身作彼中語
復次彼離欲上人於上所說一切皆

知一切悉同諸佛如來如先所說諸
國土中所有衆多作惡惱亂人者諸
惡之輩所有本形及彼言語善惡慄
懾及種種心行種種生地乃至時節
我已具說若於衆生有如是惱亂之
事者彼離欲大上人而來擁護與作
安樂當以妙吉祥童子六字心真言
而作種種儀法復用五髻大印同作
擁護使衆生等獲得無量最上快樂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八

卷八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九羅

三藏聖典卷之九

奉詔譯

如來藏大法寶法界相無數功德祥瑞品第三
余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童子彼如來
藏法界相大法寶最上秘密勅當令
衆生一一依行所有求成智證祥瑞
慄懣稱量種種之事及成就受用之
物識一切部多等語非想等衆生音
聲及知見在不在一切真言法則種
種之事乃至佛一切法中用最上聲
具真實義用非常聲具無常義於如
是義要離繁雜又諸真言所關重輕
及中三種之事若音聲殊妙乃是持
明天音得文句全足於經典語及世
俗語中揀別真實義具真言義及別
法行離諸繁雜於諸世間所有真言
或以一字二字成於文句言音殊妙
或以六七八字或九字十字乃至十
重字得成真言音義具足或二十字
至於百字此真言量隨彼文字多少
結真言句乃至了解一字之義即全

一切真言之義如來所說乃成上品
廣大真言若彼佛子所說是爲中品
若彼世間一切人天所說斯爲下品
或以佛之所說一字或二字斯有字
義此是佛菩薩等真言之量彼真言
法所用文字音聲皆具真實之義善
法嚴持彼真言行人或求成就用音
聲相作成就法依彼五音離諸訛略
不正言音若得言音具足方爲圓滿
乃得相應成就若不依法及聲義不
全於諸真言不得成就而彼行人長
時不間默然持誦久久之間必得不
空成就至於他世於法易得若持誦
行人於三品修行事業要當悉知乃
至下品一切世間所有人及非人一
切部多等嫉妬之者所說真言文字
一二三數或種種邊地之語及中國
語各如本行結自語聲各各所說有
百十種或一四句偈頌文義有定體
式及定伽陀句義亦然各隨本義不
相依用而得爲上或缺少文字是爲
聲義闕或訛略不正是爲不分明闕
或文字不全是爲點畫闕彼諸智者

當須遠離如是諸國土中隨方言音
於真言中少有關減於一切法不能
成就今此復說有漏無漏一切真言
相若真言多舍字以唵字為上義但
字為其相此決定於中品得成就若
真言先用唵字後用摩字以舍字為
添句此聲相具足決定於最上得成
就左字具四方相別無添句字多字
囉字二音具足彼二乘者多以多字
等真言為成就法吽字為德生左字
四方義者蓋有能成就真言之義若
婆字囉字相合摩字為後音合於摩
字或合曩字等此真言者亦說為最
上若一切真言中有多字多者此真
言說為最善若吽字是焰魔天若多
字多真言是帝釋天及風天若縛字
是水天能利益世間而作增益若具
言瞿字多者是摩呬捺囉天若真言
有先歸命三寶語此是息災作諸快
樂若歸命別一切天各用彼天本師
真言作一切事若真言多用捺字及
頗叱字吽字等者此為大忿怒有大
力勢當於一切極惡衆生而為使用

為能作破壞及斷命故彼諸持誦行人當一心遠離若輒有所作當感重罪作有二義若為息災及增益事可剎那之中為作彼持誦人於此真言先須念誦有大功力若為一切息災增益可於俱迦河岸調伏一切罪業之處作不得於金剛族中作調伏法佛所不許若夜叉王所說真言為調伏衆生而能變現大力為降伏相又一切法中所說有三種族復有八種族唯如來亦自成就三種而得配上中下品三種所謂息災法增益法調伏法此真言儀軌所修行力唯說不得為調伏用蓋此下品事以斷衆生命故我一切智之所不許今此所說儀軌王中真言體相大力功用甚深廣大若依作法無有闕事者得大聖力超越世間及出世間一切真言等彼恒當得無數功德真言成就妙吉祥我今顯說無數之數乃至唯佛如來智所知量我今具說數始之一自一至十乃至二十三四十五十次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直至滿

百妙吉祥百數滿已十十說之十百
為十十千為摩庾多十摩庾多為一
洛义十洛义為大洛义十大洛义為
俱胝十俱胝為大俱胝十大俱胝為
阿里沒捺十阿里沒捺為大阿里沒
捺十大阿里沒捺為渴誡十渴誡為
大渴誡十大渴誡為渴里縛十渴里
縛為大渴里縛十大渴里縛為鉢納
摩十鉢納摩為大鉢納摩十大鉢納
摩為尾縛賀十尾縛賀為大尾縛賀
十大尾縛賀為摩野十摩野為大摩
野十大摩野為三母捺囉如上為智
筭數十三母捺囉為大三母捺囉十
大三母捺囉為婆誡囉十婆誡囉為
大婆誡囉十大婆誡囉為鉢囉伽囉
十鉢囉伽囉為大鉢囉伽囉十大鉢
囉伽囉為阿世沙十阿世沙為大阿
世沙十大阿世沙為僧鉢身如上是
量筭數十僧鉢上同為大僧鉢十大僧
鉢為阿弭旦十阿弭旦為大阿弭旦
及十阿弭旦為路迦十路迦為大路
迦十大路迦為婆摩婆十婆摩婆為
大婆摩婆十大婆摩婆為祖底十祖

底爲大祖底十大祖底爲摩賀囉世
十摩賀囉世爲深十深爲體囉十體
囉爲大體囉十大體囉爲縛護摩怛
十縛護摩怛爲他曩十他曩爲大他
曩如上爲勇猛智筭數十大他曩爲
阿彌多乃至彌多爲摩賀囉貪摩賀
囉貪爲酥酥嚕多酥酥嚕多爲摩賀
囉拏縛摩賀囉拏縛爲鉢囉他摩鉢
囉他摩爲摩賀鉢囉他摩賀鉢囉
他摩爲悉里瑟姦悉里瑟姦爲濟瑟
姦濟瑟姦爲曼你囉娑曼你囉娑爲
阿進_{身切}阿進_{身切}爲大阿進_{身切}阿進_{身切}_{上同}
大阿進_{身切}爲具囉具囉爲捺囉_{身切}
{身切}捺囉{身切}爲你_{身切}鉢多你_{身切}鉢多
爲輸婆輸婆爲大地多大地多爲彌
多彌多爲唧多唧多爲尾剎波尾剎
波爲阿鼻路_{身切}阿鼻路_{身切}爲曩鼻
囉池曩鼻囉池爲_{身切}摩_{身切}摩爲大
摩大摩爲閻縛囉閻縛囉爲大
閻縛囉大閻縛囉爲佉里縛佉里縛
爲大佉里縛如上息災增益之處
功德筭數後大智者於沒里瑟訖及
烏捺迦心生迷處是爲最上極最上

乃至佛刹最上如是算數非世間人所能知故唯佛如來算知其數復以佛刹最上者以恒河沙等佛刹微塵之數爲譬喻法而爲算數此算數量是一切智智無礙之所知量妙吉祥我於如是數量過去諸正覺所已曾供養復於不思議劫而爲菩薩爲諸衆生今得成佛我今所說具言最上第一儀軌較量功德乃至過去未來見在一切正覺亦同此說童子我於末法之時爲於世間說此真言廣大儀軌王若能依此修行所有一切天人阿修羅乃至大力那羅延天及世間出世間一切大力賢聖與此相應者皆得成就妙吉祥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工巧技能虛空界相種種算數內明法儀軌等陰陽法吉凶祥瑞一切部多言語善惡心行慄懾界處乃至一切衆生因果及圍陀典籍歌戲等事香藥方術種種之事我於過去爲菩薩時爲利益一切衆生常說如是之事而爲教導又爲一切衆生處於輪迴及在飢饉久久住者隨

彼衆生之所好樂我皆爲作使得如
心妙吉祥如我爲善住作利益法彼
善住種種業成就受種種衆生身我
爲彼說相應義法令得破壞種種衆
生身業彼如法作獲得色相具足富
貴壽命妙吉祥我所利益皆悉如是
又復我於過去之時用大悲心大慈
心大願心愍諸衆生持誦種種法以
利益心轉諸色相或作梵王相或作
帝釋相或作大自在天或若那羅延
天及彼財主乃里多天又作星宿種
種形相知衆生心隨所好樂一一次
第令得安居寂靜快樂我於長時輪
轉遊行觀察世間一切衆生而爲宣
說了義秘密真言之相復依儀軌次
第修行觀智於久遠時轉生佛族又
住無我決定之行如是依行成佛菩
提得最上安樂無諸病惱無事無憂
寂靜涅槃一切解脫我今爲諸衆生
現生此界轉於法輪爲諸行人演說
如是真言之法廣大儀軌而彼誦者
於此廣大儀軌不得虛妄傳授乃至
世間真言儀軌皆須信重供養遠離

一切輕慢毀謗又諸行人於此廣大儀軌陰陽祥瑞吉祥法義不得妄說當住正心譬如諸藥物等得其成就是得果報是故於佛最上加施說吉祥義微細了解白月吉日合白星宿起首持誦求真言成就衆善法則當須遠離諸不善事是故我於過去爲持誦者乃至所有了解世間陰陽術法及解諸儀法因果正論調伏法等我說如是種種諸法當爲利益一切衆生令彼一切受持真言行人因此成就之法得趣佛道於諸法中皆得解脫如是受持真言行人所有成就之法不得妄作乃至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最上真言明不得以不正心而加毀謗當以誠諦心恭信供養又此真言三昧諸有教師行佛等引調諸佛子入佛曼拏羅及與三昧當使決定滅除過去見在未來三世諸不善業於他所得非聖真言亦不得輕慢沉於不空成就之者乃至世間大力真言若有煩惱所生邪道色相彼不空成就者不得妄與傳授至於

心常瞋怒多於言語亦不得傳於此
法若或傳授及與爲作決定不得所
求果報若或心住寂靜恒修等引依
法念誦一真言者定獲果報若復一
一如所儀則起決定最上殊勝之心
持誦爲作之者於一切法無不成就
又復有人久修善業心恒清淨於佛
法中發殊勝心信重三寶者若求成
就決定獲得最上成就功德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十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普賢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羅

夏譯經三藏朝奉大夫鴻臚寺卿監寺僧官 查天奉詔譯

生無量功德果報品第二十七

尔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所有一
切真言廣大儀軌一切秘密明若有
修行者生無量功德獲一切果報我
今爲修行者稱量成就速疾之義若
有多生於此儀軌曾修行者法易成
就而此成就爲最爲上童子若有衆
生能依次第修習秘密明法者是最
上修行是大智者若不依法無以得
成若依法修行相應和合得最上句
若依法修行誦真言者不得令口有
聲若口有聲誦爲非誦須默然持誦
當得成就彼持誦行人求法成就者
當須食三白食及諸菓藥若如是食
者決定得最上法成就又若一心觀
想決定當得安靜無惱若食不依法
及不專注所求真言不得成就至於
梵王及彼帝釋所有真言不能成就
何況諸佛菩薩所有真言及彼慳貪

我慢及性懈怠恒樂世法不能離慾
如此之人無成就分至於天人阿修
羅等眞言之法若不依儀則及不專
注亦不得作降伏等法若作者返得
迷惑及与愚癡或作法人有如是相
者將來當感惡趣之果若或見有如
是等者當以佛部眞言作降伏法而
与救護得解脫已彼人復以專注次
第再持誦者亦得成就以彼眞言威
德力故及得大善寂靜復得不空成
就与作降伏救護者我說此人是衆
生善友達能成就三乘平等寂靜之
道又有專注身心依法念誦難成就
者是人宿有輪迴之業更須重重懺
悔求罪消滅必得解脫過是已後於
眞言中當得成就得見果報所作不
虛若有因即有果若無因者定是無
果因果和合有生有滅因儀則法生
寂靜界以彼專心親近善友行於佛
法作大佛事生大善性彼持誦行人
若於末法之世人心顛倒之時於此
法中得成就者於當來世亦得成就
乃至究竟大善寂靜爲於世間宣說

無造無作寂靜之句諸佛如來清淨之義一切諸佛不可言說而於其中說於秘密成就之句彼秘密句是佛如來無性自性之所生出以大法門爲於世間當令衆生決定成就若復衆生於末法時修真言行求佛菩提於真如空相不能成就者當宜疾速於時時中不得間斷依於儀則作法修行承眞言功決定成就此教法中有諸行人於佛在時修真言行速得最上成就於佛滅後像法之時修真言行得中品成就於末法時得下品成就於諸時中善能修習眞言法行必定獲得三種大果若佛在時於如來族恒得成就於佛滅後唯蓮花族而得成就於末法時唯金剛族最得成就彼觀自在菩薩妙吉祥菩薩多羅菩薩部里俱胝菩薩金剛寺菩薩如是等菩薩以願力故令諸衆生於眞言中得決定成就若一切時有諸行人於眞言中深心愛樂決定修習若爲求諸聖賢及降伏一切夜叉羅刹用上品心決定成就若有行人於

末法時衆慄懾說世間所有諸仙人
阿修羅夜叉羅刹迦樓羅毗舍左乃
至部多衆及彼宿曜人非人類住欲
界者於人世間作不饒益者而作調
伏決定成就所有大福德者梵王帝
釋及摩睺羅乃至伊舍那六部羅延
天如是大福大力天等於諸行人一
切所作皆悉隨願至於一切極惡部
多於諸人中作惱亂者以真言力而
調伏之皆得隨願若於末法之時大
怖之中於諸真言無上品心不能於
法精勤修習不得果報者於他世中
亦不成就妙吉祥我今與汝受記汝
於末法大怖之世可於是時救度化
導善根衆生於佛法僧歸信供養之
者乃至於彼修真言行人而作擁護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說
印儀則品第二十八

余時世尊釋迦牟尼佛復觀察淨光
天衆告妙吉祥童子言妙吉祥諦聽
汝最上秘密真言及彼印法不得爲
無信衆生及於佛教無信重者宣說
乃至不入曼拏羅三昧者斷三寶族

者不親近善友者無福無德者親近惡人者親近罪友者遠離佛法者一切虛妄者於此儀軌不依阿闍梨教者不受灌頂者於汝童子最上秘密曼拏羅三昧不見者不依如來族者如是人等皆不得爲說何以故如是之人所持真言一切部多而不信受及不依行故爲以心不信佛法遠離菩提道故所有印法儀軌不得傳付如是等人復不得於是人等而顯現故或有太愚迷者深貪愛者亦不得傳付若妄傳付者彼人於法不得成就彼持誦人是心顛倒彼人若得或輒有爲作乃於自身速得破壞若是心信善者於三昧真如而獲得者歸重三寶常供養者於佛法中行儀軌者或有發菩提心知莊嚴菩提心恒行菩提道如是人等可与宣說印法儀則又有行於真言儀軌法求三昧次第者爲欲求成大菩提道又復發菩薩辟支佛聲聞等心求正法者得爲宣說秘密印法若以信心離大慳妬依於佛法行無礙行者當与宣說

秘密印法妙吉祥我說真言印法定
量正滿八百不增不減乃至過去諸
佛亦同此量汝妙吉祥大儀軌法平
等無別所有一切佛真言藏所說亦
尔妙吉祥凡有所作利益成就當須
真言及印一二和合如車二輪不得
闕一若闕一者無能運轉一切真言
無印所作亦復如是若真言及印相
應和合事速成就轉彼三界一切天
人阿修羅等不爲難事何況求作人
間之事若依法修行決定得果印有
真言二種相應求清淨儀則制伏部
多若依第一佛子真言及印修行者
於三種事如在掌中誦者得大地富
貴一切隨意所有真言定印及印定
真言真言不得闕印印亦不得闕於
真言印及真言須具和合凡所作事
必獲果證彼真言印互相依倚如因
成果如果酬因持誦行人若依法用
作無法不成若依儀則以一切定印
所印真言作請召事無有不成乃至
最上世界及輪迴中所有衆生用請
召者亦無不成若或於此請召之事

有不成者當依儀則請大力諸菩薩
乃至十地菩薩爲作擁護使一切部
多等作障難者不能得見不能得近
當令行人得法成就若具此一切佛
真言法印於行住中得爲擁護又一
切真言中有印一切印中亦有真言
印與真言互相生出若修行者依法
念誦及作護摩一切聖道此中生
出若彼行人精勤修習不懈不急復不
退屈得一切真言不空成就佛之所
言言不虛妄若依儀軌恒修行者有
大利益妙吉祥童子此儀軌王真言
印法我皆重重宣說所有廣大利益
果報亦重重宣說如是宣說此最上
秘密廣大真言印決定法時彼妙吉
祥以童子相現熙怡頻問於世尊最
上牟尼何因菩薩變化所生得大精
進十地之位又此廣大真言義法過
去諸佛之所宣說今釋師子爲何亦
說我今有疑唯願開示

尔時如來最上牟尼以迦陵頻伽微
妙梵音說於菩薩得十地位又說真
言利益等事妙吉祥我於過去多劫

之前爲菩薩時有佛號開花王如來
我於彼佛得此秘密大儀軌王即爲
衆生作其利益以悲愍心發其大願
願於最上如來佛法中生於末法時
以此教法轉彼法輪我以如是經無
量時爲於衆生得十地位於次後時
此儀軌王我傳於汝我入滅後世間
空虛南閼浮提遠離如是佛法之藏
汝於是時末法之中教彼衆生作此
儀軌汝以此廣大儀軌王爲於衆生
發起大行若於末法大怖之時或有
衆生無正道心及有人王不行正法
恒以惡心惱害衆生又有一切惡人
非人於此大教欲作破壞妄加毀謗
當爲此等不饒益者說此一切調伏
法藏秘密真言童子汝此過去爲利
益故發菩薩行求於儀軌乃至於彼
佛涅槃後以佛遺教而作佛事於世
世中作童子形隨我行處以真言相
教化衆生童子此是汝之過去所作
願力汝今復爲童子得我爲說童子
汝復又於別佛剎土無佛世時爲於
衆生以真言相爲於一切愚癡之者

教導開化使知佛法求解脫道當復
施与一切富貴童子我滅度後末法
之時爲於世間一切衆生現汝最上
童子之形當於大野雪地及適悅地
乃至跋提河岸我涅槃處如是諸處
隨大願心而作佛事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二十 第九張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將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竅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承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源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閑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摩瑩燭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蠶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寺卿明教大師臣 天壽人奉 詔譯

灌頂真言

觀音菩薩普門品

卷三

持

唵引曩莫舍吉野合二母曩曳引怛他

誡哆野引囉賀合二帝三狼三沒馱野

誦此真言七徧以手於頭上灌頂及

摩觸徧身然後息念忘心作佛母般

若波羅蜜多菩薩觀行想此菩薩三

面三眼身具金色坐吉祥藏師子座

座有千葉金蓮身有六臂右邊三臂

第一臂執數珠第二臂執箭第三臂

作施願相左邊三臂第一臂執經策

二臂執弓第三臂執如意寶如是六

臂種種莊嚴於其身上復放無數百

千那由他俱胝光明徧滿一切世界

復想一切如來及多羅菩薩等一切

菩薩具足相好莊嚴其身以諸香花

而親供養如是觀想已復念心真言

唵引曩莫舍吉野合二母曩曳怛他引

誡哆野引囉賀合二諦引三狼三沒馱

引野怛你野合二他引唵引母你引母你

摩賀引母你引曳引娑縛合二賀引

次誦根本真言

怛你野合二他引唵惹曳引惹曳引鉢

納摩引鼻阿縛弭引阿縛弭引娑

羅娑羅尼地里地囉引地里地羅

地里你囉哆引努波引羅你沒度引

哆引囉尼布囉野布囉野婆誡囉

底茫里嘑二合舍引摩摩波里布

囉野婆波里嘑囉寫陸里嘑二合陸

怛鍍二合左陸里嘑二合边里摩二合嘑囉

拏你尾輸馱野尾輸馱野沒馱引

地瑟她二合你曩娑嘑二合賀引

誦此真言已復作觀行想彼佛母般

若波羅蜜多菩薩右邊有釋迦世尊

燃燈世尊無量壽世尊智決定世尊

光明王世尊雷聲吼音世尊金花世

尊散花世尊於菩薩左邊毗婆尸世

尊羯俱什那世尊迦諾迦牟尼世尊

迦葉世尊寶手世尊於菩薩前面大

徧照世尊寶生世尊阿彌陀世尊不

空成就世尊阿闍世尊於菩薩後面

最上蓮華世尊最上寶世尊喜吉祥

世尊琉璃光世尊不思議吉祥世尊

於菩薩前復有聖觀自在菩薩慈氏

菩薩普賢菩薩妙吉祥菩薩歸命菩

薩不思議吉祥聲菩薩金剛手菩薩

無盡意菩薩辯積菩薩無邊辯菩薩

虛空藏菩薩無垢稱菩薩自在行菩

薩法生菩薩常啼菩薩月光菩薩法
雲菩薩地藏菩薩寶藏菩薩寶幢菩
薩尸棄菩薩香象菩薩金毗羅菩薩
如是等一切菩薩摩訶薩徧滿佛刹
復有顰眉明王等亦在菩薩前如是
聖衆一一觀想已復想人間天上殊
妙香花珍寶供具以用供養佛母般
若波羅蜜多菩薩并諸眷屬一切菩
薩作此觀已是不久當成正覺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

將

要經經義制假名號摩訶衍法卷四 施護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大海中娑伽羅
龍王宮莊嚴道場與大比丘衆七千
五百人俱并諸得大智慧菩薩摩訶
薩自十方世界皆來集會復有百千
俱胝那由他梵王帝釋及護世等天
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誡智緊那
羅摩睺羅伽等亦來集會

尔時世尊見彼一切大衆來集會已
告娑伽羅龍王言龍主觀此世間種
種行業皆從妄起種種心法當感種
種果報若彼不了當生種種之趣
龍主汝當觀此大海之衆見作種種
士夫色相龍主而彼一切色相由於
一切善惡身口意業各各之心種種
變化然此心法雖云色相由如幻化
無可取故

龍主此之色相一切諸法本無所生
亦無主宰復無有我亦無礙故如是
種種所作之業諸法自性皆幻化相
不可思議

龍主若有菩薩知一切法無生無滅
無色無相如實知已所作所修一切
善業而無修作所有色相及蘊處界
一切生法悉無所見彼若如實得是
見已當復觀察殊妙色相龍主殊妙
色相云何觀察當觀如來身相如來
身者皆從百千俱胝那由他福德之
所生故又如足之相云何嚴持云何
恭信當得如是之相復得人間天上
無老無死復得十百千他化自在天
身乃至大梵天身此由心不散亂專
注觀想瞻仰如來最妙之身實知此
身一切色相殊妙莊嚴皆從善業所
集而得

龍主如汝住宮一切莊嚴亦福所生
至於梵王帝釋及護世等乃至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攣羅
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所有一切莊嚴
皆福所生

龍主又此大海之中所有衆生種種
或有廣大或復微細多住醜陋彼一
切身皆由種種心之所化龍主是故
說言隨身口意業之所得龍主如是
之報以業爲因業爲主宰汝當令諸

衆生起智慧心所作所修隨學善業
於諸邪見不作不住知彼邪見非爲
究竟如是知已一切衆生當求爲師
咸來供養并得天上人間歸信供養
龍主而有一法能令衆生斷於一切
惡趣之業云何一法所謂觀察善法
而彼善法云何觀察當觀自身我於
日夜行住坐卧所興心意無不是過
如是覺察令四威儀中諸不善法不
得發生如是斷盡諸不善法當令善
法而得具足復使一切同善衆生悉
皆當得聲聞辟支及菩薩等乃至無
上正等正覺之位

龍主云何善法我今說之所謂十善
之業是爲一切根本安住是生天上
人間根本安住世間出世間殊勝善
法根本安住聲聞辟支佛菩薩根本
安住無上正等正覺根本安住云何爲
彼根本安住所謂十善業道若能遠
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語惡口兩
舌乃至貪瞋邪見等若能如是遠離
是爲十善業道乃是世間出世間根
本安住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殺生獲得

十種善法云何十法所謂得無畏施
他一切衆生得住慈心得正行得不
起一切衆生過失之念得少病樂得
壽命長得種種非人而作擁護於眠
睡覺寤皆悉安隱又得賢聖守護心
不厭捨於睡寢中不見惡業苦惱之
事自得不怖一切惡趣命終之後得
生天上龍主士夫補特伽羅獲得如
是十種善法行菩薩道得善心住善
根成熟當得無上正等菩提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偷盜獲得
十依止法云何爲十所謂得大富自
在得免王難得免水火賊盜冤家之
難得多眷屬善順和睦得多人愛樂
不相苦惱凡所言說一切諦信得無
量財寶皆悉集聚得此方他方一切
稱讚於一切行處無怖無畏得他稱
善名讚於智慧又得色力壽命辭辯
相應於親非親心無分別不生惱害
命終之後得生天界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偷盜獲得
如是十依止法以彼善根於諸佛法
自能證知當得無上正等正覺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邪婬獲得

四智善法云何爲四所謂降伏諸根
離於散亂得世間一切稱讚復得無
量營從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邪淫獲得
如是四智善法以此善根當得無上正
等正覺復證大士夫陰藏隱密之相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妄語獲得
天上人間八種善法云何爲八所謂
得口氣清淨常如青蓮華香又得世
間一切正見得天上人間一切愛樂
得身口意清淨化彼一切有情令住
三業清淨之行得清淨已咸皆歡喜
得真實語言必誠信得過人辯所出
言辭咸有方便於天上人間離諸過
失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妄語獲
得如是天上人間八種善法而彼善
根獲得口業清淨誠實正行當得無
上正等正覺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綺語當得
三種一向之法云何三種所謂得知
法者一向愛樂得一向真實復生智
慧得一向爲人天師天上人間一切
信樂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綺語
獲得如是三種一向之法以此善根

迴向菩提得一切如來授記當證無
上正等正覺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
離惡口獲得八種口過清淨而得八
種善法云何爲八所謂實語愛語依
義語軟語離取語多人愛樂語善語
有義利語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
惡口獲得如是八種清淨口業以此
善根迴向菩提當來證得無上正等
正覺復得最上清淨梵音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兩舌當得
五種堅固云何五種堅固所謂得身
堅固當得遠離一切怖畏之難故得
眷屬堅固不爲他人之所貪故得信
堅固獲得信業果報故得法堅固獲
得果證堅牢故得善友堅固常得愛
語攝受故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
兩舌獲得如是五種堅固以彼善根
迴向菩提當證無上正等正覺使彼
一切外道魔王等咸不能破壞故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貪瞋獲得
八種善法云何爲八所謂得貪心消
除得殺心不生得嫉妬心不生得樂
生聖族心爲聖人尊重得慈心以善

業利益一切衆生得身端正得多人
尊重得生於梵世龍主士夫補特伽
羅遠離貪毒獲得如是八種善法以
此善法迴向菩提心不退轉當證無
上正等正覺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瞋毒當得
五種勝願圓滿云何爲五所謂修身
口意不退諸根不亂當得一切廣大
富貴圓滿得冤家降伏得一切廣大
福德圓滿得受人天最上供養得一
切廣大功德圓滿於最上受用心所
欲音皆得圓滿如爲富貴發百千最
上勝願如願圓滿龍主士夫補特伽
羅遠離瞋毒獲得如是五種圓滿以
此善根迴向菩提證得無上正等正
覺而爲三界之所尊故

龍主士夫補特伽羅遠離邪見獲得
十種功德之法云何爲十所謂得自
心安善及同行善友深信因果得不
爲身命作於罪業不久獲得賢聖之
位得不迷善法修人天行不墮傍生
及焰魔界行於聖道得最上福得離
一切邪法得離身見得見一切罪性

皆空得天上人間正行不闕龍主士
夫補特伽羅遠離邪見獲得如是十
種功德以此善根迴向菩提速能證
了一切佛法當得無上正等正覺
龍主復次觀於十不善法微細之行
多墮地獄餓鬼畜生之趣龍主觀彼
衆生若復殺生當墮地獄畜生焰魔
等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
一者短命二者苦惱若復偷盜當墮
地獄畜生焰魔等界後生人間以餘
業故得二種報一者自居貧賤二者
不得他人財寶若復邪淫當墮地獄
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
得二種報一者愚癡二者妻不貞正
若復妄語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
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
言不誠實二者人不信奉若復綺語
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
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言不真正
二者所言無定若復惡口當墮地獄
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
得二種報一者言多鬭諍二者人間
不重若復兩舌當墮地獄畜生及焰

魔界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
一者得下劣眷屬二者感親屬分離
若復多貪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
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
不能利益他人二者常被他人侵害
若復多瞋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
後生人間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
心常不喜二者多不稱意若復邪見
當墮地獄畜生及焰魔界後生人間
以餘業故得二種報一者邪見二者
懈怠龍主若有行於如是十不善法
決定獲得如是果報復更別得無邊
諸大苦蘊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殺生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及無量福而於
離一切他侵之怖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偷盜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及無量福而於
一切心無悋惜證得深智諸佛所說
無上法義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邪淫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感善
眷屬父母妻男悉無惡見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妄語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當感
所有語言一切善軟凡起誠願堅固
不退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綺語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所言
真實聞者信受凡有所說斷一切疑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惡口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所言
可取聞無背捨於諸衆中無有其過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兩舌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於諸
眷屬心住平等愛之如一無有離散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貪毒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得端
正身諸損具足見者愛樂心無厭捨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瞋毒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得於
仇讎心無所起聞佛法要能生深信
龍主若復菩薩遠離邪見修菩薩道
行於布施得大富貴獲無量福於三
寶所而具正見常近於佛得聞妙法
供養衆僧常無懈怠教化衆生令發

菩提之心

龍主若能修此十善之業行菩薩道
初以布施而為莊嚴果報圓滿得大
富貴若以持戒而為莊嚴果報圓滿
得一切佛法願滿具足若以忍辱而
為莊嚴果報圓滿得佛菩提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復得梵音具足若以精
進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能降伏天
魔外道以諸佛法而救度之若以禪
定而為莊嚴果報圓滿當得正念清淨
法行具足若以智慧而為莊嚴果報
圓滿當得永斷一切邪見若以大慈
而為莊嚴果報圓滿能令一切衆生
降伏一切微細煩惱若以大悲而為
莊嚴果報圓滿當得一切衆生心不
散捨若以大喜而為莊嚴果報圓滿
當得一心而無散亂若以大捨而為
莊嚴果報圓滿當得微細煩惱皆悉
除滅
龍主乃至以四攝法而為莊嚴果報
圓滿當得一切衆生隨順化導若以
四念頭而為莊嚴於身受心法悉能
解了若以四正斷而為莊嚴能使一

切不善之法皆悉斷滅得一切善法
圓滿若以四神足而為莊嚴能得身
心皆獲輕利若以五根而為莊嚴當
得信進不退心無迷惑了諸業因永
滅煩惱若以五力而為莊嚴當得不
惑及得永斷貧窮過失若以七覺
支而為莊嚴當得覺悟一切如實之
法若以八正道而為莊嚴當能證得
正智若以奢摩他而為莊嚴當得斷
於一切煩惱若以尾鉢舍曩莊嚴當
得了悟一切法之智慧若以正道而
為莊嚴當於有為無為一切方便悉
能了知

龍王我今略說十善之法而有莊嚴
至於十力四智及十八不共之法乃
至如來一切法皆得圓滿

龍王乃至廣大解說此十善業道莊
嚴之事當令修學龍王譬如大地能
與人界一切國城聚落乃至林樹及
藥草等而為安住又復諸業皆有種
子種子既有四大而成由如種穀初
生芽莖乃至成熟皆依於地龍王此
十善業道能為天上人間一切有情

勝妙安住能令一切有爲無爲得智
果報一切聲聞及辟支佛乃至菩薩
無上正等正覺而爲安住亦復爲一
切佛法根本安住龍主我此所說汝
等一切當以正心而生信解

尔時娑伽羅龍王并在會諸菩薩摩
訶薩一切聲聞及天人阿修羅乾闥
婆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十號經

將

西晉經藏翻經大威德勝少部經大師曰 天竺人奉詔譯

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阿難白言云何如來佛告苾芻我昔
因地爲菩薩時歷修衆行爲求無上
正等正覺今得菩提涅槃一切真實
以八聖道正見所證名爲如來如過
去正等正覺調伏息心得至涅槃故
名如來

云何應供佛言昔在因位所行善法
威儀戒品十善根力修令增長如是
修習圓滿至究竟位證涅槃時斷盡
一切煩惱令身口意清淨無染永害
煩惱如斷多羅樹頭永不生芽復次
貪瞋癡等煩惱盡故一切諸趣永不
結生超過四難生老病死苦果之法
惑苦二種而永不生立應供號

復次令彼世間所有衣服卧具飲食
湯藥幢幡寶蓋香花燈菓及天上人
間最上之物供養於佛獲得最上富
貴吉祥之福是名應供之號

云何正等覺佛言如來具一切智於一切處無不了知以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十二緣生四諦法等如是之法平等開覺一切衆生令起智斷惑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具三明六通復於大乘作意思求歷修諸地斷盡結習成無上覺此名正等正覺

云何明行足佛言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行足者爲如來身口意業善修滿足正真清淨如有大衣鉢等自在觀照而無愛著於自願力一切之行修令滿足號明行足

云何善逝佛言即妙往之義如貪瞋癡等引諸有情往彼惡趣非名善逝如來正智能斷諸惑妙出世間能往佛果故名善逝

云何世間解無上士佛言世間者謂欲界色界無色界地獄餓鬼傍生等類各具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及彼六識所緣境等一切諸法名曰世間正

覺正知名世間解又彼世間所有二足四足多足無足欲色諸天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若凡若聖一切有情之中唯佛第一最上無等名無上士

云何調御丈夫佛言佛是大丈夫而能調御善惡二類惡者起不善三業而作諸惡墮地獄餓鬼傍生而得惡報善者於身口意而修衆善得人天福果此之善惡皆由心作佛以第一義善涅槃之法顯示調御今離垢染獲得最上寂滅涅槃是故得名調御丈夫

云何天人師佛言非與阿難一苾芻爲師所有苾芻苾芻尼烏波塞烏波夷及天上人間沙門婆羅門魔王外道釋梵龍天悉皆歸命依教奉行俱作佛子故名天人師

云何名佛智慧具足三覺圓明是故名佛

佛告阿難我昔經行之次有婆羅門而來問我何故汝之父母爲汝立名呼爲佛邪佛即答言世所知名者我能

了知世所觀者我亦能觀所得滅者
我亦得滅我具一切智一切了知我
從無數劫種種修行遠塵離垢今得
無上菩提故立佛號
云何世尊佛言我於因地自審觀察
所有善法戒法心法智慧法復觀貪
等不善之法能招諸有生滅等苦以
無漏智破彼煩惱得無上覺是故天
人凡聖世出世間咸皆尊重故曰世
尊

佛說十號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刷造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將

西天譯經三藏聖教目錄卷之四

施護奉詔譯

曩謨

引

囉怛曩

合二

囉濕弥

合二

贊捺囉

合二

鉢囉

合二

底曼尼哆尾你焰

合二

帝

引

惹具

世濕縛

合二

囉

引

惹野

引

他

引

談哆

引野

引囉

合二帝

引三

藐

引三

沒

引歎

引野

怛你也

合二

他囉怛你

合二

囉怛你

合二

囉

怛曩

合二

吉囉尼

合二

囉怛曩

合二

鉢囉

合二

底曼臚

合二

帝囉怛曩

合二

三婆尼

引

囉怛

曩

合二

鉢囉

合二

鼻

引

囉怛努

合二

訥

合二

談

合二帝

引

娑縛

合二

賀

引

若有衆生於此如來陀羅尼名號受

持供養彼人生生得轉輪位成就梵

行具大神通獲十種陀羅尼復值恒

河沙等諸佛如來而無虛妄經俱胝

劫不入輪迴路不斷菩提種不失菩

提心永滅一切罪得報身如來若人

持誦滿一七日是人當得天眼清淨

若人耳聞恒復憶念是人決定當得

菩提於過去世所作善根亦得現前

若傳一人所有無間罪業悉得除滅

永斷輪迴是人不被水火盜賊之所

侵害而復諸根不缺衆病不生鬼魅
不著衆所愛敬於當來世受持如來
微妙之法供養諸佛若人聞已心喜
禮拜讚歎是人功德無量無邊於生
生中口出妙香廣一由旬身毛孔中
恒有光明常自照曜常作如來勝利
之事如何難眩具如是不可思議功
德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

no. 1143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臣等奉詔譯

曩謨_引囉怛曩_{合二}怛囉_{合二}夜_引

野曩麼阿_引哩也_{合二}鉢納摩_{二合}

你_引怛囉_{二合}野怛他_引誡哆_引

野曩謨薩哩嚩_{合二}你嚩囉拏尾

瑟迦_合鼻尼冒地薩怛嚩_{合二}野

摩賀_引薩怛嚩_{合二}野怛你也_{二合}他_引

唵_引哆囉哆囉底哩底哩覩嚩

覩嚩迦羅迦羅吉隸吉隸俱嚩俱

嚕娑婆囉娑囉鼻哩鼻哩部嚕部

嚕曩野曩野俱嚕俱嚕謨乞义二合

播野娑嚕二合賀引入嚕二合羅曩嚕

呬你二合你鼻引娑嚕二合賀引薩

哩嚕二合怛他引誡哆引底瑟耻二合

帝引娑嚕二合賀麼麼薩哩嚕

二合薩怛嚕二合難左娑嚕二合賀引

此蓮華眼陀羅尼若復有人於其晨

朝恭敬供養及念此陀羅尼一百八

徧一日二日乃至三七日志心持誦

一切罪障悉皆除滅亦不患其眼

病耳病鼻舌身病心不邪亂復得五

種眼清淨五種鼻清淨五種舌清淨

五種意清淨身相端直心離垢染於

一切生中恒發菩提心與諸聖衆常

得見佛而聽妙法直至菩提道場圓

滿正覺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金剛香陀羅尼經

將

吳譯經三藏聖教經卷之四 施護奉詔譯

爾時世尊說此大明能降伏諸天宿曜此金剛香大力最勝如金剛寶有大利用能破諸山若有最上星曜而不降伏但念此金剛香真言天等星曜驚怖戰悚而自降伏如風吹樹枝隨風低仆即說陀羅尼曰

曩謨 引 囉怛曩 合 怛囉 合 夜 引 野曩

莫室戰 合 拏縛日囉 合 播 引 拏曳摩

賀 引 藥乞叉 合 細 引 曩 引 鉢多曳 引 唵

曩謨 引 婆誡縛帝曳 引 阿哩也 合

縛囉 合 巖 引 馱 引 哩曳阿你 引 迦囉

溼弥 合 設 引 娑賀娑囉 合 鉢囉 合 入縛

二 諫哆帝 引 惹娑 引 曳 引 烏誡囉 合

鼻摩婆夜 引 曩迦 引 曳 引 尾迦囉 引

羅 引 曳 引 贊拏曳 引 左波羅 引 曳 引

摩賀 引 喻 引 詣 引 溼縛 合 哩曳 引 鼻

瑟摩 合 婆夜 引 曩迦 引 曳 引 沙吒目 合

佉 引 曳 引 播縛 合 那舍部惹曳 引 捺縛

二 那舍你 引 怛囉 引 曳 引 尾枳囉拏 合

計舍 引 曳 引 阿你迦嚕波尾尾馱尾

唧怛囉合二吠沙馱引囉尾曳引暗四曳

合二四婆誡縛底摩賀引縛日囉合二馱馱合二馱馱

引哩怛囉合二夜引赦引囉怛曩合二薩

帝曳合二曩怛你也合二他唵引阿引迦茶

阿引迦茶末羅祢引縛摩四引溼縛合二

覽誡嚕瑟嚕合二俱摩引覽沒囉合二

憾摩合二赦印捺覽合二贊捺覽合二阿祢

底焰合二藥戢囉引义散沒囉合二憾摩

合二囉义散阿儼你合二夜曼縛嚕合二縛摩

俱吠引覽馱曩難馱哩合二底囉引瑟

吒覽合二尾嚕茶劍尾嚕播引戢吠室

囉合二摩赦商俱迦囉赦虞引迦囉赦

尾迦囉赦沒哩合二賀迦囉赦健吒迦

囉赦訥嚕合二拏迦囉赦娑度合二羅迦

囉赦摩賀引迦引覽喃祢引溼縛合二

引野劍半引唧劍那引摩劍路引賀劍

謨引賀劍沙瑟致合二哩祢合二縛俱引

致也合二儼哩劍引唵迦引哩努哩誡合二

迦引哩怛也合二曳你摩賀引迦引哩怛

也合二曳你贊拏迦引哩怛也合二曳你野舍

悉尾合二你迺引哩底焰合二伊舍引你也

合二迦引陵摩賀引迦引陵縛日囉合二迦

司陵商佉迦司陵阿迦司陵婆捺囉合

迦司陵爲捺囉合迦司陵祖羅迦司陵

阿司憐你合焰司夜司曼司縛司野尾

焰合設司隸迦縛哩底焰合囉司恒陵

合扇司底孕合設訖底孕合設多司义

孕合摩賀司設哆司义孕合婆賀婆

囉合义孕合印捺囉司尼孕合沒囉

合憾摩司尼孕合憍司摩司哩孕合摩

司咽涇縛合哩孕合吠司瑟拏合尾孕

合倪里劍司蘇婆嚧司左網拏司撓涅

陵合縛司囉司四孕合央左司餘央合

三摩曳司曼底瑟站合底旦司蓮哩縛

合阿司縛司賀曳司瑟也合弥始伽覽見

合談哩合恨拏合談哩合恨拏合談哩合

恨拏合播野談哩合恨拏合播野奄

司護嚕護嚕羅羅羅遇嚕遇嚕祖

嚕祖嚕母嚕母嚕杜母杜母馱摩馱

摩馱羅馱羅摩羅摩野羅野羅摩

囉摩羅覽見談覽見談覽見談波野覽見談

波野惹羅波合惹羅波合播司野惹

羅波合播野布囉野布囉野羅具羅

具阿司尾司舍野阿司尾司舍野唵司

囊謨司婆談縛底阿司哩也合摩賀

縛羅^二合^二獻^引默^引哩悉默室戰^二合^二拏

縛羅^二合^二播^引尼羅^引惹拏^二合^二波野底

啞^四曳^二合^二四^引哩^二合^二四^引賀^引賀^引賀^引

賀^引訶訶訶訶囉囉囉囉護^引吽

吽嘑吒娑縛^二合^二賀^引啞曩護^引娑誡

縛底阿^引哩也^二合^二摩賀^引縛囉^二合^二獻^引

默^引哩阿你^引迦羅湮弥^二合^二設哆娑賀

娑囉^二合^二鉢囉^二合^二底滿尼哆舍里哩^引惹

默室戰^二合^二拏縛囉^二合^二播尼囉惹拏^二合^二

波野底啞^四哩^二合^二四^引賀^引賀^引賀^引

賀^引護^引護^引護^引護^引憾賀吽吽吽

吽嘑吒嘑吒囉囉囉囉吽賀娑縛^二合^二

賀啞惹敢^二合^二娑你娑擔^二合^二娑你曳^引

娑縛^二合^二賀^引薩哩縛^二合^二嚕^引沙鉢囉

舍^二摩你曳^引娑縛^二合^二賀^引啞^四

哩^二合^二賀^引四^引護^引吽嘑吒娑縛^二合^二

賀^引啞^四哩^二合^二阿^引迦哩沙^二合^二尼曳^引

娑縛^二合^二賀^引啞阿隸娑縛^二合^二賀^引

啞惹誡羅蓋誡羅四哩^二合^二娑縛^二合^二賀^引啞

惹羅波^二合^二惹羅波^二合^二波野惹羅波^二合^二

波野娑縛^二合^二賀^引啞^引臻察迦哩拏

涅哩^二合^二但也^二合^二波野娑縛^二合^二賀^引啞^引

意敢^二合^二惹敢^二合^二惹敢^二合^二娑你曳^引娑

縛合二賀引唵引娑擔合二娑擔合二你曳引

娑縛合二賀引唵引阿吒吒賀引細捫

左摩賀引憾賀唵引度曩度曩部

嚕唵合二菩敢合二惹野護僧僧僧

賀羅護引摩哩那合二摩哩那合二嚕

唵合二部嚕唵合二部嚕唵合二四哩合二部

嚕唵合二錢吽怛吒怛吒賀羅賀羅唵尾

羅尾羅佉佉佉引四佉引四輸引沙

野扇引底扇引底布瑟致合二布瑟致合二馱

哩合二底馱哩合二底必哩合二拏野必哩合二拏野

必哩合二底必哩合二底悉體合二羅悉體合二

囉賀四引護引吽赦娑縛合二賀引

此陀羅尼令如來族降伏三界護持

佛法作大吉祥

大金剛香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藏香陀羅尼經

卷九

卅

大樂寶月童子問法經

將

西大譯經三藏聖典大本號稱體之經傳是大師日 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衆五萬五千俱胝一心行菩提行無能勝菩薩等八萬百千無數俱胝那更多諸天人等百千那更多

尔時世尊於其食時著衣持鉢與苾芻衆并諸菩薩天龍神等恭敬圍繞入王舍大城於彼乞食是時頻婆娑羅王子名寶月童子因爲事故乘大龍象出王舍大城遙見世尊即下龍象而詣佛所到已致敬頭面禮足住立一面寶月童子白佛言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唯願世尊說彼十方如來所有名號若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名已所有五逆等罪及一切業障悉皆消除於無上正等正覺速得不退

尔時世尊告寶月童子言善哉善哉汝能樂聞如來名號之義此意賢善一切罪業決定消除童子汝今諦聽

善思念之我爲汝說童子過於東方
百千俱胝那由多恒河沙等佛刹彼
有世界名曰無憂彼有如來名賢吉
祥應供等正覺少病少惱乃至爲諸
衆生恒說妙法彼佛壽命六萬百千
俱胝那由多無數劫彼世界中無其
日月晝夜唯有佛光普照一切及照
地獄傍生焰魔羅界一切衆生令得
解脫無量衆生得無生法忍

佛言童子南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
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寂靜
彼有如來名無邊光應供正等正覺
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西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
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歡喜
彼有如來名喜吉祥應供正等正覺
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北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
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不動
彼有如來名曰寶幢應供正等正覺
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東南方過百千俱胝那由
多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正
行彼有如來名曰無憂吉祥應供正

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西南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寶幢吉祥彼有如來名曰寶幢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西北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妙聲彼有如來名吉祥花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東北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安樂彼有如來名蓮華光嬉戲智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下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曰廣大彼有如來名光明吉祥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

佛言童子上方過百千俱胝那由多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世界名爲月光彼有如來名財吉祥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衆生恒說妙法童子如是一切世界佛刹皆有清淨旃檀樓閣所有如來名號若人間已恭敬受持書寫讀誦廣爲人說所有五逆等一切罪

業悉皆消除亦不墮地獄傍生焰魔
羅界於無上正等正覺速得不退於
意云何童子於過去大無數及廣大
無邊無數劫時有世界名曰寶生彼
有如來名精進吉祥應供正等正覺
彼十如來於精進吉祥佛所爲菩薩
位於其佛前供養發願我等各於佛
剎成無上正等正覺之時若有衆生
經剎那間至須臾之間聞我十佛名
號聞已恭敬受持書寫讀誦廣爲人
說所有五逆等一切罪業悉皆消除
亦不墮地獄傍生焰魔羅界於無上
正等正覺速得不退

爾時寶月童子如是聞已而復白言
世尊彼佛如來壽量云何世尊答言
彼佛壽十阿僧祇百千俱胝那由多
世界微塵等劫童子聞已白佛言彼
佛如來其爲希有如是悲心發願爲
諸衆生得此壽量佛言童子若有衆
生聞此十佛名號恭敬受持書寫讀
誦信樂修行所有無量無邊福德悉
得具足三業之罪亦不能生童子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河沙等佛剎
滿中七寶供養如來經百千歲獲福

無量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十佛名號恭敬信受書寫讀誦爲他解說所得福德勝前供養無量無邊

今時索河世界主大梵天王帝釋天子四天大王蘇來麼天子大自在天子以最上旃檀香料散世尊前而爲供養白世尊言若有衆生於此正法書寫讀誦信解受持得一切天人阿修羅尊重禮拜所有地獄畜生焰魔羅界阿修羅身及餓鬼趣皆得解脫佛言若此正法耳根得聞受持讀誦罪惡魔冤不能侵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得不退今時世尊而說頌曰

持此世尊十名號 如是壽命俱脫切
佛說功德不思議 未來成就二足尊
今時頻婆娑羅王寶月童子白於世尊而說伽他曰

大無畏喜說無邊無量佛衆生最上師
我今歸命禮 如是今修學一切佛知見
願斷於煩惱 速成於菩提

今時童子說此頌已白世尊言我今如是所有忍辱菩薩大智惣持法門方廣之教佛菩提行如是修學行善

擬行

尔時世尊復說頌曰

若人受持佛名號

水火盜賊不能侵

毒藥刀杖王難等

一切諸苦自消除

如是速得於菩提

廣令流布佛名號

若此正法於末世時有人受持讀誦
此人命終速成佛道若以香花供養
一切諸佛經多劫時不如有人於此
正法暫時書寫讀誦所得福德無量
無邊若人以最上所愛七寶滿於一
切剎土之中供養一切諸佛亦不如
讀誦此經得福甚多佛說此經時無
量百千俱胝那由多衆生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無邊衆生得
無生忍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佛說是語時寶月童子等皆大
歡喜作禮而退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將

西晉經三藏翻經大統海陽寺僧徒法惠等白

後漢本 詔譯

今時世尊入三摩地名一切如來金剛安像三昧從三昧起說彼塑畫彫造莊嚴一切佛及諸賢聖之衆安像虔讚儀軌之法欲造佛像先得了知十種法則阿闍梨復須善知佛身一切圓滿之相及停分大小之量於息災增益等真言印法儀軌之事皆悉明了然得於彼寺舍殿塔之內造諸尊像若所造佛像儀相關少不得安像虔讚若儀相不圓令彼衆生現世未來得大苦怖是故一心求造圓滿若圓滿已令前知法阿闍梨依真言儀軌請佛安像供養虔讚即得如來賢聖降臨隨喜成就功德若造像畢已經久時而不行安像虔讚於其後時反獲不吉設復有人供養禮拜終無福利如無智人人相不具令彼世間而生輕慢若阿闍梨請安佛像而不知法及闕少儀軌如酥入灰欲作護摩必無果報是故造像須具相圓

滿令安像慶讚儀軌具足令諸有情
得大福報

尔時有一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佛身
無相猶若虛空徧一切處云何今說
令安佛像佛言汝今諦聽我為久修
行者說彼法身無相無為徧一切處
猶在虛空本自寂然不生不滅云何
安像今為初發心衆生令彼得福作
如是說安像慶讚結淨之法欲建曼
拏羅先揀吉星吉日於結界勝地清
淨之處陳設傘蓋幢幡香花燈菓然
令阿闍梨依法儀軌一心召請先於
結界地上下五色紛綵線作曼拏羅
請五族如來及菩薩眷屬等須依此
根本儀軌不得依別儀請召又阿闍
梨入佛堂殿安像之時須手腕及指
帶釧鐲等莊嚴於身阿闍梨并弟子
一心觀想如來一切圓滿之相然後
合掌作禮瞻仰聖賢以清淨香花香
水燈菓依法儀軌獻闕伽香燈獻已
入定心離疑念誦此真言三徧
三摩野薩怛鏝 三摩野薩怛鏝
誦此真言已而啓請言如一切佛安

住觀史陀天亦如佛在摩邪夫人胎
藏願佛慈悲住此亦然願佛恒住弟
子某甲爲發菩提心受此香花供養
請佛像已復與施主弟子受戒所有
供養儀則等一切須依阿闍梨言教
不得怠慢令彼施主得大果報請召
如來安住坐位以香花燈菓飲食誦
真言獻闍伽供養所有佛像面東安
置用黃衣蓋覆阿闍梨作觀想想佛
如一聚火誦此真言七徧擲白芥子
唵薩哩嚩_合播_引波娑普_合吒那賀_合
曩嚩日囉_合野薩嚩_合賀_合

誦此真言已復想如來如真實身諸
相圓滿然以唵阿吽三字安在像身
三處用唵字安頂上用阿字安口上
用吽字安心上若誦得本尊根本真
言但安心上若請召印或金剛印或
鉤印依法而作若人無力隨力令作
所用器物或金銀寶玉銅石瓦器木
器螺盃及樹葉皆得爲闍伽供養若
法中使銅器作闍伽最上如金石等
佛像故暗塗香油在上用草刷子洗
刷令淨然用歌讚妓樂令童女歌舞

等復誦香油真言

唵薩哩嚩

二怛他誡哆迦野尾式默

你引娑嚩

二合賀引

若賢瓶用五或八以白檀香塗之種
種香水滿彼瓶中而即加持復令童
女合線染成五色上好新鮮纏瓶周
迴復用五寶五藥花菓等入於賢瓶
誦最勝佛頂真言或白傘蓋真言搬
白芥子以為加持或念息災真言亦得
若洗浴佛像先塗香油復用尼俱陀
樹葉優曇樹葉為抹五穀五種淨水
以銅器盛之洗浴佛像然令弟子一
切衆人誦於偈讚及諸歌樂以為吉
祥之音適悅尊像如灌頂儀則乃誦
佛眼菩薩真言能除一切垢

唵薩哩嚩

二囉祖

引波賀囉拏娑嚩

二合賀引

誦此真言已阿闍梨言如佛降生之
時沐浴佛身一切如來亦復如是
今以清淨最上之水洗浴佛像復誦
灌頂真言

唵薩哩嚩

二怛他

引誡哆

引鼻誦

迦三摩野室哩

二曳引

若是畫像功德以鏡照彼所畫功德

用前五種淨水寫於鏡上沐浴鏡中
影像若前金銀等像及所畫幀像沐
浴畢已即誦著衣真言

唵縛囉二縛引娑細引娑縛二合賀

次誦安耳真言

唵迦囉拏二合摩路引默囉拏吽

次誦安髮髻真言

唵薩哩縛二合枳引娑阿縛哆引囉

拏吽娑縛二合賀引

次誦安指甲真言

唵薩哩縛二合輪曩佉那曩囉惹

娑縛二合賀

次誦安髮鬚真言

唵薩哩縛二合娑摩二合酥嚕二合默囉

拏吽吽吽二合

次誦獻塗香真言

唵縛囉二合熾弟引娑縛二合賀引

次誦安莊嚴真言

唵縛囉二合娑囉拏尾部瑟尼娑

縛二合賀

誦此真言已依灌頂儀入曼拏羅與

佛像誦本尊三昧真言

唵吽怛落佉哩瑟

誦此真言已如是戴冠面東安置佛

像令彼施主得大福利次用香花等
供養先誦獻花真言

唵嚩日囉

二補瑟閉 引 合 吽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花最上或水中
生或陸地生我今志心供養願佛納
受次誦獻香真言

唵嚩日囉

二度閉 合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香最上或自然
香或和合香我今志心供養願佛納
受次誦塗香真言

唵嚩日囉

二嚩弟 引 娑嚩 合 賀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是塗香最上殊
勝願佛納受次誦燈真言

唵嚩日囉

二祇閉 引 娑嚩 合 賀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是燈供養或酥
燈或油燈光明破暗我今志心供養
願佛納受消除一切愚暗次誦食真
言

唵賓弊波

引 且鉢囉 合 底訖哩 二合

恨曩娑嚩

二賀 合

誦此真言已白言此是食供養最上
飲食色香美味一切具足我今志心
供養願佛納受如是供養儀則既已
周滿復為佛像開眼之光明如點眼

相似即誦開眼光真言二道

唵作芻作芻三滿哆作芻尾式默
你引娑縛賀

唵你引怛囉合二波吒路引波賀引囉

拏合二四凌合二

次誦佛入定真言

唵祢𩺰身切你引曩三摩引地𩺰身切曩

必哩合二拏你娑縛合二賀

誦此真言已復令施主弟子入曼拏

羅阿闍梨白言汝今請我安慶佛像

我今爲汝所作儀軌悉皆周畢三應

灌頂誦此真言

三摩野薩怛𩺰

次作護摩或一千或五百或二百五

十遍若護摩爐宜四方作用有白乳

汁者添柴入於爐內復用酥酪蜜及

五穀合和用作護摩能與自身及一

切弟子息災增益即誦作護摩真言

唵縛日囉合二喻世引娑縛合二賀

此是作護摩真言次誦增壽真言

阿誡蹉賀哩賓誡羅祢鉢哆合二吟

賀縛合二路引四哆引支文合二祢引四那

那引波野伊難左弥引迦哩焰合二俱

嚩娑縛_二賀_合

此是增壽真言次誦息災增益真言

唵縛日囉_二布瑟吒_合曳娑縛_二賀_合

此是息災增益真言次爲火天於護

摩爐安置座位作其觀想觀護摩爐

三令之中空其一分爲火天座位

唵鉢鉢囉_二底瑟吒_合哆縛日囉_二

娑縛_二賀_合

此是安置火天真言次以香花等獻

護世及伊舍那天即誦護世真言

印捺囉_二野娑縛_二賀_合

誦此真言已作其妓樂歌舞等發遣

白言上來廣作佛事供養多不如法

所來梵天天子并諸天衆等爲其施

主依此儀軌於一切處作大息災增益

往彼佛刹復有請召願賜降臨地水

火風神等往本界中發善心愛敬

所安佛像經百千劫護持施主及子

孫眷屬并阿闍梨一切弟子普獲吉

祥

若作壇法吉時者正月一月三月四

月五月十一月十二月若所用日於

白月二日三日七日十日十三日十

五日黑月亦得復須就吉星宿直日
即可作法若翼星畢星斗星觜星尾
星心星鬼星箕星室星此是最上吉
星求一切事皆得成就若井星得作
法成就所求必遂兼得外來眷屬若
尾星斗星觜星得人敬愛及得財物
若參星得息災若箕星得子孫長壽
若室星恒得美事成就若鬼星得一
切最勝若心星房星得快樂穠意若
木星水星金星吉善第一若此三星
和合直日作安像慶讚儀則得最上
福若前第三第七第六第十及第十
一星此五星若與月合同用大吉若
第二第六第十及第十一星與水星
合同用大吉若第二第七第九及第
十一星與木星合同用作召請結淨
最善大吉若第六第七第十星與金
星合同用大吉若第一第二第五星
能破財物阿閼梨應如是善知星辰
之力如作法日若得星耀和順所作
之事於剎那之頃必得成就若安像
慶讚獲福最上當得轉輪王位大國
王位無復疑惑又若星曜相順無一

切障難所安佛像塔廟世生俱
得成就人獲福利若造像工人及諸
雜使之者俱與財帛善言慰安勿令
失所方合儀法所有供養如來餘剩
之食若人食者皆得滅罪阿闍梨即
教化施主結緣增福施利所有金銀
財帛象馬車乘隨力布施志心奉上
令阿闍梨歡喜賢聖亦歡喜復於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以其財食
隨力供養令福圓滿於初夜分作大
妓樂歌舞幡花螺鈸及施主眷屬圍
繞恭敬曼拏羅內所有供養物色並
須捨與阿闍梨不得別處破用亦不
得別比丘處施與不合儀法壇法既
畢即收壇物若五色粉送入河中用
徧摩邪淨水洗拭壇地如法結淨功
德成就

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將

東晉慧遠大師集經大失散經卷之四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今時尊者大目乾連於其食
時著衣持鉢以精進力運大神通放
無數光其光金色徧照虛空復以神
力變化其身或大或小或一或多如
火光焰往崑崙山山峯如雪其山頂
內以金銀瑠璃真珠碼碯珊瑚摩尼
種種諸寶莊嚴其地有諸宮殿一切
珍寶殊妙莊嚴於其中間有大自然
宮廣二由旬高五由旬光明照曜有
六十大神恒常守護百千天女圍繞
四邊作七種妓樂於宮四方而有七
殿廣一俱盧舍各以七寶而用嚴飾
復於四邊各有浴池甘露之水清淨
彌滿於其池中生白蓮華俱母捺花
如天白月金銀摩尼莊嚴其上彼大
自在天子與烏摩天后於師子座上
同座而坐彼諸天衆恒來圍繞恭敬
供養其天忽聞琴樂之聲音韻微妙
聞已愛著令心迷亂今時尊者大目

乾連雖聞其樂以無畏善根調伏其
心無所愛著如妙高山出于大海安
住不動行精進妙行受一切世間衆
所供養身相端嚴威儀具足手持鉢
器烏摩天后忽然見已心生疑惑告
天子言此是何人身被法服端嚴寂
靜調伏諸根威儀具足圓光照曜如
日初出安然不動如妙高山天聞言
已觀察尊者而復告言天后汝知識
耶天后答言我昔未見今亦不知大
自在天白言此是大福德離欲弗第
子能破諸過教化衆生與作安樂因
爲乞食而來至此烏摩天后聞是語
已而白天曰彼師云何具何色相有
何道德威力及未曾有法我願樂聞
自在天曰彼人之師於三無數劫求
大菩提廣修福力於其世間難作能
作行檀波羅蜜施於飲食衣服卧具
醫藥金銀珍寶奴婢車乘城邑聚落
及大寶藏國王之位亦曾施諸婆羅
門妻子男女於彼心中無其毫塵之
許貪惜煩惱亦無貪愛之名又爲悲
愍衆生故捨頭目髓腦鼻舌身肉而
無毫塵之許痛苦之想亦無虛假之名

行真實施為求菩提大威力果具足檀
波羅蜜又於三無數劫為對種種境
界相故行戒波羅蜜堅守禁戒以持
戒威德常得天人供養復為冤親不
等違順情差行忍辱波羅蜜以八正道
調伏其心歡喜忍辱令心平等復為
上中下三品衆生愍念競益利樂彼故
行精進波羅蜜於晝夜中策勵修進復
恐心意散亂妄緣還故行禪波羅蜜令心
決定寂靜輕安復為出生智慧讀誦分
別微妙經典行般若波羅蜜如是三無
數劫行六波羅蜜求一切智智今得佛
位圓滿降伏一切魔王證寂滅理色心
微妙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色莊嚴圓
光如日三界無等出輪迴難安樂解脫
時大自在天說是語已為摩天后聞
復歡喜布施等行所得大果今聞可
解復問於汝天自前因修何行業願
賜歡喜為我略說時大自在天而復
白言汝今諦聽而為汝說天后我於過
去無數俱胝劫於大牟尼佛所布施供
養修福持戒薰習智慧過是已來獲
自在報於八生身中得八種自在我曾
生生布施持戒苦行求主宰自在欲

樂解脫乃至究竟寂滅安樂亦是
故布施智慧觀察一心守護修行不
斷說是語已大自在天於其宮內以
其金鉢滿盛百味殊妙香飯詣目連
前志心奉上目連尊者即受鉢飯騰
空欲迴大自在天具宿命智告目連
曰尊者大目乾連汝今暫住諦聽我
言極久遠時佛乃方出我念過去生
中於此大地爲其主宰能生滅世間
爲三界師無人等我汝聽此言一心
往彼香醉山中時大目乾連運神通
力騰空而往香醉山中彼山一面有
聖跡池名曰天水於此池中即便洗
浴既洗浴已坐香醉山上開其金鉢
其飯殊妙色香具足變成天食目連
食已忽有天女奉上淨水目連受已
於身五分而皆結淨坐彼山上繫意
專心入定作觀思惟自在天言極久
遠時佛乃方出經於千生不能得知
百千生中亦不能知經俱胝百千生
中亦不能知從禪定起往摩訶印捺
羅山入定思惟亦不能知復入摩訶
印捺羅山王宮入定思惟亦不能知
從此徧歷七十諸山禪觀思惟亦莫

能知又往三十二洲寂坐思惟亦不能知目連日彼大自在天智慧所生言意諸小聲聞辟支佛亦非能知而乃一心告長老舍利弗尊者諦聽我於崑崙山頂見大自在天而自我言極久遠時佛乃出世我於此意終不能知汝今尊者具大智慧深鑒精微其天降雨經三年三月知其點數四大海水知其滴數四大洲人知其心行如是大智佛子於此言意應可了知唯願慈悲略爲顯示時長老舍利弗聞是語已即入禪定經百千俱胝生思惟此事而不能知

今時長老迦葉白舍利弗曰大自在天所言之法其意甚深微妙難測若汝得其佛力方乃了知若以自力思惟如持寸草量須彌山時大迦葉而自思惟若電影之間刹那之頃觀過去久遠之事如在掌中唯佛大智乃能知之於是大迦葉發無垢清淨之聲告大目連曰若大自在天自行儀則人間天上無人了知唯三界無等一切智智即可證知何以故謂佛世尊於百千俱胝恒河沙數世界所

有過去現在一切衆生上中下品根
宜心行皆悉了知如觀掌內如是名
爲一切智智是時長老目乾連舍
利弗大迦葉同詣佛所旋繞世尊五
體投地一心敬禮還坐一面

尔時世尊知彼心念顧示微笑時大
目乾連讚佛功德佛面端嚴如金蓮
開慈顏適悅福相深厚牙齒齊密身
體殊妙放大光羽青黃赤白普照世
間山川幽谷無不朗然設使百千俱
胝日月圓聚光明亦不能及宣清涼
法味三界普霑一切衆生無不蒙益
如是讚已恭敬作禮白言世尊我於
一時持其鉢器往大自在宮於彼乞
食時大自在天見我持鉢如法施食
而告我言極久遠時佛乃方出我於
此言終不通達佛具一切智世間所
有那更多俱胝恒河沙世界衆生心
行差別皆悉了知如視掌內其舌廣
長上覆面輪唯願牟尼爲決疑意
尔時世尊以微妙梵音告大目乾連
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
解說彼於過去八萬四千劫前彼時

有佛正等正覺出現世間名功德海
有一大城亦名功德海彼有婆羅門
名曰寂靜有其二子一名商迦二名
魯支漸次成長聰明多智俱厭生死
作禮父母而白父言我欲入山於彼
修道父母不從汝不得去復白父言
須去修道如是三白即離父母入於
山谷於其山間草庵而住去庵十一
步外有老婆羅門修仙人之法復有
一人亦相隣近而自修行忽因節日
四人聚會而復相問各自愛樂所求
之事魯支問老婆羅門曰汝修何行
求何果報老婆羅門曰我所修者求
梵天身天上千歲問隣近修行者汝
修何行求何果報彼自荅云我求三
界之主天上千歲商迦大仙而自告
言我求天上千歲世間愛敬魯支仙
人具大智慧而白彼言汝等三人所
求成就得世間果報我今所求爲彼
世間有色無色二足四足多足無足
上中下等輪迴衆生皆令解脫如是
後時佛從天上與無數百千俱胝那
更多釋梵人天凡聖之衆隨從圍繞

其佛安處金蓮之座身著紅衣面如
滿月放吉祥光青黃赤白降臨大地
照諸有情令心清淨彼前四人修行
之者來詣佛所時老婆羅門以白吉
祥草花供養於佛作禮旋繞而發願
言以我此善爲梵世主五面端嚴與
無數衆生施願圓滿次一仙人以一
鐵片用供養佛復用香油塗佛足上
而發願言以我此善得那羅延天身
爲三界主宰次商迦仙人燃燈三盞
施三條針志心供養而發願言獻此
三燈三針願具三眼得三股叉於生
生中恒行施願爲世間主宰得八自
在成就欲樂心識聰利尔時魯支頭
髻殊妙髮長赤色遂解頭髻布於道
路告世尊言願佛慈悲踏我髮過佛
之兩足於三界中得未曾有十輻網
鞞有幢印幡印金剛杵印如是印相
紋同綺畫妙善莊嚴佛遂踏過而發
願言以我此善當得成佛救諸輪迴
一切衆生如是四人各發願後其老婆
羅門所修衆善獲梵王身具五頭面
爲三界主用吉祥花布施感手持天

拂若次修行者所修善根得無邊福
獲那羅延天身施鐵供養感手持輪
寶名曰妙現能破一切修羅第三商
迦仙人若施三燈感面生三目施於
三針感得三股叉若旋繞世尊得世
間愛敬八種自在爲其主宰能生滅
世間第四魯支者布髮供養以願力
故當得離欲出過三界成一切智智
號天中天尔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頌曰

最上吉祥花 施已復旋繞 當得梵王身
稱爲索訶主 五面相莊嚴 手持於天梯
施鐵獲功德 得那羅延天 手持妙現輪
能破於修羅 然彼三盞燈 三針同供養
面感三目生 手執三股叉 魯支大仙人
布髮而供養 以此妙善因 當得成佛果
自在天憶念 過去無數劫 彼等修行因
其後當作佛 出現於世間 聲聞不能知
唯佛無上覺 曉了能分別

尔時世尊告目連曰彼大自在天所生
此身甚爲希有彼從梵天下降人間
時寒林中有餓女鬼名曰幻化彼與
鬼交鬼即有娠彼即託生在鬼腹內

後乃生身面有三目身有光明其母
見已怕怖而走以彼福故光照寒林
一切鬼衆是時鬼衆見光如日心生
疑懼而即問曰汝是何人彼即答云
我是大自在天名曰自生鬼衆聞已
恭敬禮拜而乃讚言勝力精進色相
殊妙復有天人及彼梵天俱來瞻仰
天人之衆見彼梵天具其五頭內一
醜惡衆懷驚恐心生熱惱告大自在
天可能爲我截去彼頭大自在天告
天衆曰若截彼頭令我獲得殺梵天
罪天衆復言如有過罪我等分受時
大自在天許之言得尋即自變爲大
鷹身以其千爪摘去一頭是故大自
在天於其手中持梵天頭一切天人
婆羅門衆普徧皆知佛說是語時長
老大目乾連等一心聽受皆大歡喜
佛說大自在天因地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廣大蓮華莊嚴曼荼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將

唐高僧藏朝奉大夫持明寺住持沙門 覺範 撰

卷第一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瞻波無憂樹下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五十人俱并憇氏菩薩等諸菩薩摩訶薩及天龍夜叉羅刹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而爲說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梵行清淨一切圓滿

尔時波羅奈國有大國王名曰梵壽身心純善慈愍有情於彼大地一切衆生養育如子其王出城遊行憐寺至精舍門須臾顧視有守門者而白聖衆梵壽大王今在門外將欲入寺即時聖衆速令知事僧排列花鬘知事僧聞已開其殿門求覓花鬘而無所有於佛頂上見有花鬘即取持行與尚座等并諸聖衆迎接國王所持花鬘即以奉上王即受之而戴頭上經須臾間忽然頭痛王自思惟云何如是我今應是夏熱出行致斯患苦

王乃即時禮辭聖衆迴歸宮闕告近
臣曰我患頭痛今擬沐浴汝宜速疾
供辦香水王即解其一切莊嚴衣服
即便洗浴有一宮人善解供承洗王
身體沐浴久時頭痛不愈王乃出勅
宣詔醫人醫人即至王遂告言我因
夏熱出城遊行於道路中而患頭痛
即便沐浴其疾不愈卿意云何醫人
對曰王之所患傷於內熱即用牛頭
旃檀塗其身上王即依奏塗其旃檀
亦不得差於日夜分得大苦惱應諸
醫人俱至王所手相視之而發言曰
此疾所因不可測度深懷憂惱王既
如是我等作何方便得免王疾言論
之次王有一妹名酥鉢哩二野發菩提
心信重悲愍見王患苦心生怖懼以
手摩頂而白王曰云何怖懼如怯弱
之人王即告言酥鉢哩野伐今不知
云何而得不若不怖妹復白言王若
如是請詣佛所佛具大悲必爲救濟
王即告言汝所作意善哉善哉我爲
忘失今即須往尋勅重臣令速排列
車輦騎乘時御車者駕五百乘車王
與眷屬并諸臣寮出於城外往瞻波

無憂樹下而詣佛所於其中路有一
女人負薪爲活手把柴檐生產路傍
王妹見已不忍視之以手掩面迷悶
倒地王見如是即問其妹云何苦惱
汝爲我說其王皇后名酥囉遜捺吒
以意思惟而告王言彼酥鉢哩野迷
悶倒地爲見路傍檐柴女人生產其
子苦惱甚深彼妹心慈不忍見之遂
乃如是王旣聞已即告皇后罪業宿
報不可逃免王令宮人給賜財物濟
彼貧乏速令歸家其妹迷悶以拂扇
涼還得酥惺而復發言南無沒駄野
大王貧女大苦我不忍見之相次前
行遙見園林漸近精舍王乃下車執
酥鉢哩野手入於園林見佛世尊如
妙金山放大光明喻百千日其王見
已即放妹手偏袒右肩脫其頭冠往
詣佛前合掌恭敬旋繞世尊頂禮佛
足投地良久時彼世尊舒金色臂摩
於頭頂告彼王言汝起汝起王聞佛
勅應聲即起經刹那間頭痛即愈身
心適悅王甚歡喜時酥鉢哩野與諸
眷屬同坐一處王見於妹面色憂愁
而即問言云何愁惱令彼問佛妹旣

聞已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瞻仰尊顏白佛言世尊大
王昨夜甚患頭痛王諸眷屬及大臣
等皆懷憂惱因是事已俱來佛所於
中路傍見一擔柴女人身著故衣頭
髮蓬亂聲喚啼泣產生於子我爲見
此得大驚怖深歎女身世尊我等云
何得免女身又此大王所患頭痛名
醫救療而不能痊今蒙世尊手摩頭
頂經剎那間即得安樂有何因緣願
佛慈悲而爲解說

尔時世尊聞是語已於其面門放大
光明具種種色照於無邊無量世界
而此光明復入於口尔時尊者阿難
見佛光明普照世界以佛威德心腹
懷疑即從坐起合掌恭敬頂禮佛足
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有何因緣放大
光明普照佛剎唯願世尊略爲宣說
佛告阿難於過去世此城之中有大
國王名曰持光彼王皇后名曰無憂
王所愛重第二夫人名阿努播摩其
國界畔有一小國統領兵衆來侵大
國時持光王即統四兵象馬車乘并
諸大臣作於伎樂隨從出城奔往討

伐王在中路軍兵暫止時后阿努播
摩覺自懷妊將欲生產說與宮人令
彼內官具以所事奏持光王時彼內
官奏斯事已王即有勅令彼夫人却
歸宮內夫人歸已難爲生產即遣大
目搜哩迦具以斯事速奏王知王既
聞已即乘車騎反歸宮闕至夫人處
問評安慰王見夫人生產苦惱對三
寶前焚香瀝水禱祝發願其滙餘之
水賜夫人喫是時無憂皇后心懷嫉
妬執於王手而告王曰阿努播摩夫
人情性狂顛無其漸耻裸形垂髮神
鬼無異王聞如是慚而不顧經須臾
間阿努播摩生其太子身真金色相
好端嚴福德圓滿即以太子奉上大
王王既見之心大歡喜復經少時宮
人相聚有其一入說無憂皇后妬嫉
之言時阿努播摩夫人忽聞其言即
問宮人速令具說時彼宮人不敢隱
藏具述前事阿努播摩夫人聞是說
已心如割切而發言曰我何顏狂我何
無慚唱苦褻冒迷悶倒地時彼宮人
以水灑面執拂扇涼久時不醒因此
命謝時諸宮人高聲啼哭王忽聞聲

驚怪異常勅令內官往問所由內官奉命問守宮門人時守宮門者復問宮人緣何哭泣王速要知時彼宮人悲淚哽咽而即告言今爲阿努播摩夫人忽尔命終是以哭泣宜速奏王是時大目聞是事已心懷憂惱面戴愁容奔往王前王遇見之知有災惱即問使曰莫是太子病耶夫人病耶使曰今爲阿努播摩夫人忽然命盡其王聞已深懷痛惱如樹斷根迷悶倒地時諸大目等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群臣奏曰請王安心莫生憂惱宮嬪美女其數百千保益大王恒增歡樂王聞是安慰即得平復佛告阿難昔日無憂皇后生嫉妬心者今於路傍爲擔柴貧女生產者是昔日阿努播摩夫人性行慈愍今蘇鉢哩野是阿難於意云何若人多行貪心嫉妬而於後世得不可愛大惡果報佛告阿難若梵壽王患於頭痛者爲王入於園林尚座令知事僧取其花鬘迎接於王時知事僧名曰淨軍後生年少身心散亂性行麤猛入彼殿

中無別花鬘即於佛頂之上輒取花鬘用獻國王王既受已即戴頭上經刹那間而患頭痛致使群目眷屬悉皆愁惱王聞佛言因果無謬而即印言如是如是

尔時有一菩薩名曰大意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於常住錢物將爲自用得何果報佛言此人命終墮阿毗地獄大意菩薩復白佛言此人云何救濟云何安慰以何爲主尔時世尊舒其右手告觀自在菩薩汝說汝說汝有大悲心真言儀軌能救度一切衆生若此衆生入阿毗地獄者今此真言善能救濟安慰及爲主宰觀自在菩薩聞是語已即從座起合掌白言世尊諦聽我有大悲心陀羅尼能與一切衆生作廣大利益世尊讚言善哉善哉我今諦聽以大金剛之印而以印之

尔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世尊我此大明陀羅尼決定消除一切罪業一切惡趣一切苦惱復令衆生安

住菩提之道今此真言微妙最勝如
大寶樹能圓滿一切願世尊復言觀
自在菩薩汝但當說不思議廣大蓮
華莊嚴曼拏羅陀羅尼今此無能
勝大力具言圓滿有情一切之願介
時觀自在菩薩觀佛世尊第二第三
作如是請頭面禮足住立佛前說此
大悲心陀羅尼

曩謨 囉 怛 曩 囉 夜 野

曩麼阿哩也 縛路 吉帝 淫

縛 囉 野 冒 地 薩 怛 縛 野 摩

賀 薩 怛 縛 野 摩 賀 迦 嚩

尼 迦 野 怛 你 也 他 鉢 納 弥 鉢

納 弥 鉢 納 摩 鉢 囉 底 瑟 耻

帝 鉢 納 謨 那 囉 摩 賀 曼 拏

羅 弥 喻 呬 娑 囉 娑 囉 迦 囉 呬 哩

呬 哩 俱 嚩 俱 嚩 摩 賀 婆 野 三 摩 底

杜 曩 杜 曩 尾 杜 曩 尾 杜 曩 呬 哩 孕

摩 賀 尾 你 曳 輸 駄 野 輸 駄 野 薩

哩 縛 惹 敢 摩 波 覽 見 波 囉 尼 弥

引 沒 駄 也 沒 駄 也 摩 賀 惹

拏 曩 鉢 囉 祢 閉 娑 縛 賀

今時觀自在菩薩說此大悲大明陀

羅尼已一切大地六種震動一切天宮龍宮及一切樂義健速縛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所居宮殿皆大震動一切魔王得大驚怖心懷憂惱一切惡龍及諸鬼魅迷悶倒地隱沒不現一切地獄有情承真言光破罪苦暗即得解脫往生天上以天憂鈴羅花俱勿那花白蓮華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於其佛前持用供養尔時世尊發廣大微妙梵音如迦陵頻伽聲讚觀自在菩薩所說陀羅尼甚深不可思議汝爲一切衆生復說畫像念誦廣大利益曼拏羅儀軌時觀自在菩薩即奉教勅而說儀軌須得清淨童女合於背線復令持肘二肘或至一肘用香水浸上軸令展令結淨持戒之人盡於懺像於懺中間先畫觀自在菩薩坐蓮花座天衣絡腋頭上戴冠冠上有無量光佛以諸莊嚴而嚴飾之左手持蓮華右手作施願印於觀自在左邊畫吉祥菩薩手執白拂右邊畫蓮華吉祥菩

陸手執蓮華此二菩薩各坐蓮華座
於幃上面相對畫二天人手持花鬘
於幃下面畫其地天手執蓮華蓋畫
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手捧觀自在
蓮華座於彼座下右邊畫持誦者右
膝著地手持蓮花於幃四邊空處徧
畫蓮華具種種顏色復於幃下面畫
大海水及水族之類曼鈴羅花俱勿
那花白蓮華一一開敷復用疋帛畫
百葉蓮華作於四色安置幃前於彼
蓮華上獻五供養復用米粉或白麵
或香泥亦得作一輪如大拇指量又
逐日獻蓮華八百以白檀水搵過復
用白檀水作曼拏羅用蓮華印誦前
蓮華真言獻華至一洛叉時用白月
八日或十五日結淨齋戒作金蓮華
或銀蓮華八百作八種廣大莊嚴或
為蓮華蓋蓮華幡等而為供養復於
幃內小畫聖衆用五種飲食作大供
養以一合殊妙蓮華獻於聖衆然後
作安像慶讚儀則所有苾芻苾芻尼
優婆塞優婆夷具信心者以齋食供
養如是修崇所有自前破用他佛像

前塔廟內常住財物一切過罪悉皆
除滅業障清淨亦不墮惡趣後生佛
剎臨命終時坐見聖觀自在菩薩於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樓閣中作安
慰之言勿怖勿怖當生勝處不受女
身是時觀自在菩薩說是語已於大
衆中有一菩薩名師子意即從坐起
合掌向佛白世尊言若梵壽王不知
是佛頂上花鬘而忽戴之經剎那間
尚感頭痛得大苦惱等若復有人知
是佛像塔廟常住之物將自使用之
時得何果報佛言師子意菩薩善哉
善哉能問斯事若梵壽王心意清淨
信重三寶候戴花鬘而獲現報得其
頭痛者譬如潔淨白衣下一墨點衆
人見之其墨甚少若未來世衆生破
用常住三寶之物譬如青衣擲於墨
器之中所獲重罪於諸餘法無能救
濟

復次師子意菩薩若有信心施主捨
其財利造於寺舍塔廟或功德佛像
或供養三寶若是國王大臣於彼僧
處侵奪財物爲已使用令彼苾芻受

其貪苦減於威勢退精進力斷絕持
誦有如是失彼諸王目得大罪苦如
前無異若有苾芻雖有信解辯才智
慧而樂親近國王重臣廣求財利我
慢貢高破犯戒律我今於此復以譬
喻而明斯事師子意菩薩譬如有人
飢御飲食食有毒藥其藥或一兩一
分乃至如芥子許被人食已決定命
終出家之人亦復如是恃王威勢誑
求財利所得供養非正命食此人決
定當獲惡報今時師子意菩薩白世
尊言若有出家之人身披法衣妄求
財利我慢貢高若王目等敬重供養
應無福利佛言師子意菩薩莫作是
說譬如有人迷悶倒地依人扶策即
得身起亦如大象陷彼泥中而人不
能起彼象身須得別象扶翼二四出又
如有人受灌頂王或於後時失彼王位
凡常之人無能護衛唯有力大巨威
勢強勇能復王位師子意菩薩我教
法中亦復如是若有依法者不依法
者俱是佛子皆成利益若生輕毀何
處得福今時一切大眾聞是語已異

口同音高聲唱言世尊我等今者蒙
佛度脫大得忻慶令一切衆生得意
願圓滿

佛言若有人於此陀羅尼正法若自
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恭敬供養所
獲福德殊勝最上若復有人如是見
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傳第二法
輪大力陀羅尼正法之名是人以為
建法幢吹法螺深種善根尔時梵壽
王及一切大衆發淨信心即從座起
合掌向佛而發誓言願我等今後永
不侵受佛寺塔廟聖衆常住之物及
一花一菓復於四大城門造四大寺
皆以七寶莊嚴願佛證知佛言如是
如是宜作勝利遠離嫉妬得正寂滅
時梵壽王作是願已繞佛三匝與其
眷屬還歸本處復為百千衆生說此
正法廣行布施作大佛寺時王妹酥
鉢哩野優婆夷於王後宮為諸嫔女
五十萬人廣說妙法發誠實願作是
願已諸宮女皆轉女身而成男子
彼一切人見是事已皆大驚怪於陀
羅尼法信受依行高聲唱言唯佛唯

法唯僧最上福田是真歸仗若有供養受持此陀羅尼者是人種佛善根得福最上佛說此經已諸菩薩摩訶薩及天人阿修羅乾闥婆人非人等皆大歡喜信受而去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如意摩尼陀羅尼經

將

要經經藏卷之六 摩尼陀羅尼經 卷六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迦利哩城尔時世尊告尊者阿難今有陀羅尼能除一切暴惡雷電汝當受持此隨求如意寶經過去如來應正等覺親所宣說我今亦說於其世間行大悲愍利益安樂天上人間一切有情阿難自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我今受持佛告阿難汝等當知東方有雷電名曰阿伽南方有雷電名曰設帝嚧西方有雷電名曰哆鉢囉合二婆比方有雷電名曰掃那摩你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知此雷電名号及住處方位一切雷電不怖彼人若所在之處書寫此雷電名號受持供養一切雷電而不能傷尔時世尊說此擁護真言章句

怛你也合一他引你弥你弥你弥孕合

默哩引怛哩合二路引迦引路吉你輸羅

播引尼你囉乞义合二輪切陸哩嚩合

尾你用合二婆曳引毗藥合二婆縛

賀引

尔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

我於此正法亦說擁護真言章句

怛你也合二他引尾曩引舍鉢囉合二怛

也合二體迦鉢囉合二怛也合二彌怛哩

輸弟日訖帝合二尾摩隸引鉢囉合二

婆引娑迦合二哩按拏哩引半拏哩

引濕尾合二帝引半拏囉縛引悉你

麼引帝引迦囉引羅迦閉羅賓誡

羅引乞史合二那地目乞史合二囉乞

史合二囉乞史合二捨捨切身陸哩縛合二

迦引羅沒哩合二底喻合二波曳毗藥

合二麼彌引鉢舍滿合二觀陸哩縛合二

迦引羅沒哩合二怛也合二縛入阿哩也合二

縛路引吉帝引濕縛合二囉帝惹娑

引娑縛合二賀

尔時秘密主金剛手菩薩往詣佛前

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此正

法之中亦說陀羅尼真言章句

怛你也合二他引母你母你母你摩帝母

你摩帝蘇摩帝摩賀引摩帝賀引

賀引賀引賀引摩帶引哩曩合二悉

底二帝引

播

半囉囉

二播引尼囉

憾涅哩

二茶

娑縛

二賀引

引

世尊我此陀羅尼名無能勝擁護有

情若人書寫憶念所有一切恐怖及

其中天悉令解脫

余時大梵天王索訶世界主白佛言

世尊我為利益一切衆生於此正法

亦說陀羅尼真言章句

恒你也

二他引

四隸

彌隸

唧隸

娑縛

二合

賀

引沒囉

二憾摩

二布哩

引摩賀

引

沒囉

二憾摩

二尼

引沒囉

二憾摩

二合

誡哩鼻

二補瑟波

二設娑哆

二合

哩

二合

娑縛

二賀引

世尊我此陀羅尼名梵天杖擁護一

切有情遠離中天不生恐怖亦能除

滅一切罪業余時帝釋天主詣佛前

立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此

正法亦說陀羅尼真言章句

恒你也

二他引

沒駄

麼

二且

臍

二麼引

你你憍

引哩

嚩

引駄

引哩

贊

摩

鄧諾布

訖

二悉

娑

引羅

沒囉

二帝

引四

曩末

駄用

二合

哆

羅

尼滿

你計

引作

迦囉

二合

縛

引枳

舍

嚩哩娑嚩_{二合}賀_引

世尊我此陀羅尼名金剛座解脫一切怖畏遠離一切中天

余時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俱詣佛前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正法亦說陀羅尼真言章句

怛你也_{二合}他補瑟闍_{二合}蘇補瑟闍_{二合}

度波波哩賀_引哩_引阿_引哩也_{二合}鉢囉

合設悉帝_{二合}扇_引帝_引你哩目_{二合}訖

帝_{二合}夢識隸曳_{二合}囉拏也_{二合}識哩

鼻_{二合}娑覩_{二合}帝_引娑嚩_{二合}尾帝_引娑

嚩_{二合}賀_引

世尊我等四天王所說陀羅尼名爲無怖於其恐怖能施無畏遠離中天增延壽命

余時復有大海龍王所謂大意龍王電光龍王無熱惱龍王電舌龍王百光龍王俱詣佛所合掌頂禮白佛言世尊我有陀羅尼名如意寶擁護有情若人書寫讀誦能除一切雷電怖畏一切中天一切諸毒一切惡病及不吉祥鬼神亦不得便世尊若持此

眞言我等龍類悉皆悲愍不生嫉妬
於意云何龍趣之類行嫉妬心若聞
此法而無嫉妬隨羅尼曰

怛你也合二他引阿惹哩引摩摩哩引阿

蜜哩合二帝引阿訖义合二曳引阿尾也合二曳

引奔尼也合二鉢哩也合二曳引薩哩合二

播引波鉢囉合二含摩你娑縛引賀引

阿哩也合二奔拏燥引播引枳曳引娑縛

二合賀印捺囉引二合含你曳引娑縛二合

賀引弥引伽引舍你曳引娑縛二合賀引

尔時世尊聞彼大梵天王天帝釋護

世四天王及大龍王等說此隨羅尼

讚一口善哉善哉能令多人得大安樂

汝等護持流行正法佛說此經已一

切大衆天龍阿修羅乾達婆等皆大

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如意摩尼隨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三

御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極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惣繁形類寂鑒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正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弥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猥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聞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縻螢爝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蠶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寺少卿僧正沙門釋普光謹說奉 天聖十一年

曩謨引羅怛曩

二怛囉

二夜

引野

薩哩縛二合沒駄冒地薩怛呌二合毗藥二合

阿他引堵引縛羅二合骨嚕二合駄尾也合

契也二合寫弭曩謨引沒駄引野曩謨

引達麼野曩麼僧伽引野曩麼薩鉢

哆二合毗藥二合三藐三沒弼引毗藥合娑室

羅二合縛迦冒引地薩怛縛二合僧契引毗藥

二合曩麼室戰二合拏縛羅二合播引拏曳

引摩賀引藥乞义二合細引曩引地鉢哆曳

引曩謨引縛日覽二合俱舍尾你也二合囉

引惹引野曩謨引縛羅二合商迦羅引

野曩謨引縛羅二合娑曩引野曩謨引

縛羅二合呌引誡引野曩謨引縛羅二合

難拏引野曩謨引縛羅二合囉訖旦二合

誡野曩謨引摩賀引末羅野曩謨

引縛羅二合尾捺囉二合播拏引野曩

謨引捺囉二合尾拏野曩謨引縛羅二合

枳隸枳羅引野曩謨引縛羅二合麼羅

引野曩謨引縛羅二合迦引羅引野曩

謨引縛羅二合護哆引娑曩野曩謨

引縛羅二合室凌二合佉羅野曩謨引酥

悉弟迦囉引野尾你也一合囉引惹引

野曩謨引阿波囉引唎哆野曩麼

全戰二合拏沙瑟致二合毗喻二合縛羅合

捺羅合二底毗藥合二曩謨引縛囉合二骨嚕

弟引毗藥合二帝引衫引薩哩吠合二衫

曩麼娑訖哩合三恒縛引各布曩布曩

骨嚕合二馱阿縛引賀曳瑟也合二弥薩

恒曳合二恒三摩曳引曩左恒你也合二他

酥嚕酥嚕酥嚕酥嚕喻嚕喻嚕

喻嚕賀曩曩賀曩曩賀曩那賀那賀那

賀鉢左鉢左鉢左染婆染婆染婆意野

縛底縛囉合二播引尼摩賀引末羅度

左囉骨嚕合二馱曩曩戰拏尾捺囉合二

波迦恒囉合二娑迦囉乞义合二迦扇引底

迦保瑟致合二迦染婆曩薩擔合二婆曩

謨引賀曩素引沙拏佉引軀哩那合二

枳囉拏薩擔合二婆迦賀引賀引婆誡

鍍引縛囉合二播引尼度嚕度嚕祖嚕

祖嚕迦羅迦羅野他引迦朗婆誡鍍

縛囉合二骨嚕合二馱摩賀引末羅四引

四引摩嚕摩賀引部引部嚕嚕嚕

捺囉合二嚕捺囉合二唧隸唧隸呬呬

發吒發吒喻獻哆擬你合二惹誡恒鍍合二

恒摩合二謨引賀曩迦囉引野呬呬發

吒尾你也合二囉引惹摩賀引吒吒賀

引娑野呬呬發吒能瑟吒囉合三加

囉 拏野 呌呌 噯吒 摩賀 引 高 引 惹

野 呌呌 噯吒 訖哩 合 二 瑟拏 合 引 恒羅 合

賓 誡羅 引 野 呌呌 噯吒 入 縛 合 二 隸 哆

尾 娑普 合 二 凌 誡摩羅 引 吒賀 引 娑 引

野 呌呌 噯吒 摩賀 引 倍囉 縛 引 左 捫 左

吒吒賀 引 娑 引 野 呌呌 噯吒 恒哩 合 路

司 枳也 合 二 娑 焰 迦囉 引 野 呌呌 噯吒 薩

哩 縛 合 二 部 多 尾 馱摩 曩 迦囉 引 野 呌

呌 噯吒 呌 呌 引 呌 引 度 嚕 度 嚕 尾 引 尾 引

度 度 弭 弭 馱 引 縛 馱 引 縛 覩 嚕 覩 嚕 娑

摩 娑 摩 剎 波 剎 波 枳 隸 枳 隸 呌呌 噯吒

薩 普 合 二 致 哆 迦摩 羅 沙 吒 恒 凌 合 二 設 縛

捺 曩 引 野 呌呌 噯吒 摩賀 引 捺 賀 縛

二 哆 努 尾 淫 縛 合 二 囉 引 野 呌呌 噯吒 頻

那 頻 那 呌呌 噯吒 滿 馱 滿 馱 呌呌 噯

吒 縛 囉 合 二 俱 羅 三 摩 野 摩 努 娑 摩

二 囉 呌呌 噯吒 訖哩 難 引 合 二 哆 喃 引 捺

摩 迦 引 野 呌呌 噯吒 左 羅 左 羅 呌呌

噯吒 護 嚕 護 嚕 呌呌 噯吒 薩 哩 縛 合 二

尾 近 曩 合 二 尾 曩 引 野 迦 引 喃 引 尾 曩

引 娑 摩 呌呌 噯吒 仇哩 合 二 恨 拏 合 二 仇哩 合

恨 拏 合 二 呌呌 噯吒 吒 吒 呌呌 噯吒 尾 摩

那 摩 賀 引 薩 恒 縛 合 二 縛 囉 合 二 播 囉

憾涅哩合二茶野他引設訖堵合二悉婆誡

較引怛他引怛較合二鉢囉合二底必哩合二搓

護引曳引摩摩播也合二四哆迦引摩摩

哩縛合二薩怛縛合二怛體縛左伊難縛

囉合二酥縛日哩合二拏護引左曩合二旦引

娑頗合二羅曳瑟也引弭帝引曳引摩

摩薩哩縛合二薩怛吠合二毗藥合二阿四哆

迦謨引怛寫帝引咩咩咩吒伊難左縛

日覽合二酥縛日哩合二縛囉合二野娑縛合二

賀引摩賀引縛囉合二野娑縛合二賀引

縛囉合二骨嚕合二默野娑縛合二賀引

縛囉合二散馱引囉野娑縛合二賀引

囉合二彌佉羅引野娑縛合二賀引縛囉

合二商迦羅引野娑縛合二賀引唧怛囉合二

賓誡羅引野娑縛合二賀引訖哩合二瑟拏

合二健拏引野娑縛合二賀引唧怛囉合二

迦引囉引野娑縛合二賀引四四娑縛合二

賀引嚕嚕嚕娑縛合二賀引野他引

縛引祢怛他引迦引哩娑縛合二賀引訖哩

合二瑟拏合二唧怛囉合二賓誡羅引野娑縛

合二賀引阿佺你合二入縛合二羅引娑涅哩合二

合祢鉢哆合二帝引惹引野娑縛合二賀引

祢喻合二底摩賀引薩怛縛合二野娑縛

二合賀引鉢囉_{二合}底伐哩_{一合}恨怒_{二合}三摩

野引野婆縛_{二合}賀_{三合}布惹引縛羅_{一合}

俱羅引野婆縛_{二合}賀_{三合}薩哩縛_{二合}哆喻

鉢捺囉_{二合}吠_{三合}田藥_{二合}婆縛_{二合}賀_{三合}

阿囉他_{二合}迦_{三合}摩哆_{三合}薩哩吠_{二合}摩努

引囉他波哩布囉迦_{三合}婆縛_{三合}四唧

隸唧隸唧隸弥隸弥隸弥隸吽吽噯

吒婆縛_{二合}賀_{三合}阿謨迦娑_{三合}哆羅難

底你吽吽噯吒左覩哩摩_{二合}賀_{三合}囉_{三合}

惹_{三合}迦曳迦_{三合}喃_{三合}娑補怛囉_{二合}捺囉

迦_{三合}縛輸滿_{三合}駄末喃_{三合}祢_{三合}縛_{三合}喃_{三合}

娑縛喃劍波_{三合}波野吽吽噯吒尾捺囉

二合波野吽吽噯吒怛哩_{二合}野悉怛凌_{二合}

娑_{三合}喃_{三合}祢_{三合}縛_{三合}喃_{三合}婆縛喃劍

波_{三合}波野吽吽噯吒設骨嚕_{二合}祢_{三合}

縛_{三合}喃_{三合}婆縛喃劍波_{三合}波野吽吽

噯吒弥孕_{二合}捺囉_{二合}三娑縛喃娑補

怛囉_{二合}捺_{三合}囉_{三合}迦_{三合}縛輸沒哩_{二合}駄

縛_{三合}喃_{三合}祢_{三合}縛_{三合}喃_{三合}婆縛喃劍

波_{三合}波野吽吽噯吒沒囉_{二合}憾摩

二合拏_{三合}喃_{三合}祢_{三合}縛_{三合}喃_{三合}婆縛喃

劍波_{三合}波野吽吽噯吒夜_{三合}摩_{三合}喃

引祢_{三合}縛_{三合}喃_{三合}婆縛喃劍波_{三合}波野

呬呬登吃觀史步引喃引祢引縛引

喃引婆縛喃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

你哩摩二合等羅底喃引祢引縛引

引婆縛喃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波

哩你哩弥二合多縛婆挽底喃引祢引

縛引喃引婆補恒囉二合捺引囉迦引

縛輸滿馱縛引喃引婆縛喃劍波

引波野呬呬登吃沒囉二合憾摩二合迦引

曳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喃劍波

引波野呬呬登吃沒囉二合憾摩二合布

嚕引四多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

縛喃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阿鉢囉

二合摩引拏引婆引祢引縛引喃引婆

縛喃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阿婆引

室左二合囉引跋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

喃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鉢底多輸

婆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喃劍

波引波野呬呬登吃阿鉢囉二合摩引

拏酥婆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

喃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輸婆訖哩

二合捷多二合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喃

劍波引波野呬呬登吃阿曼婆婆囉二合

迦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喃劍

迦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婆縛喃劍

波引波野呬呬噯吒奔尼也合二鉢囉

二室囉合噯引喃引祢引噯引喃引婆

噯喃劍波引波野呬呬噯吒勿哩賀

頗羅引喃引祢引噯引喃引婆噯喃

劍波引波野呬呬噯吒阿勿哩合二賀

被引祢引噯引喃引婆噯喃劍波引

波野呬呬噯吒阿怛播引喃引祢引

縛引喃引婆噯喃劍波引波野呬呬

噯吒酥涅哩合二曩喃引祢引噯引

喃引婆噯喃劍波引波野呬呬噯吒

娑引哆羅酥涅哩合二曩祢引噯引

喃引婆噯喃劍波引波野呬呬噯吒

阿迦你瑟吒合二喃引祢引噯引喃引

婆噯喃劍波引波野呬呬噯吒阿迦

引舍喃怛也合二野哆曩引喃引祢引噯引

引喃引婆噯喃劍波引波野呬呬噯吒

吒尾惹拏合二曩引曩怛也合二野哆曩

引喃引祢引噯引喃引婆噯喃劍波引

波野呬呬噯吒阿緊左怛也合二野哆

曩引喃引祢引噯引喃引婆噯喃劍

波引波野呬呬噯吒乃引噯引僧惹拏

合二曩引僧惹拏合二野哆曩引喃引祢引

引縛引喃引婆噯喃劍波引波野呬

吽嘑吒麼引囉寫播引閉喃引娑

補怛囉合波哩引囉引哩引拏祢引囉引

引喃引婆縛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嘑

吒阿曩縛怛鉢哆合寫曩引誡囉引

惹引寫祢引縛引喃引娑縛喃劍波

引波野吽吽嘑吒摩賀引三母捺囉

合二你縛引細你喃引左覩哩娑合儼你

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娑縛喃劍波波

野吽吽嘑吒阿地目訖哆合二迦引舍摩

合二舍引曩縛引細曩寫摩賀引迦引

囉寫祢引縛引喃引娑縛喃劍波引

波野吽吽嘑吒俱胝縛哩沙合二你縛引

細你喃引麼引怛哩合二誡拏寫祢引縛

引喃引娑縛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嘑

吒娑引迦酥怛寫摩賀引賽你也合二

鉢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娑縛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嘑吒何瑟吒合二尾孕合二

設底喃引摩賀引藥乞叉合二細引曩

引鉢底喃引祢引縛引喃引娑縛喃劍

波引波野吽吽嘑吒阿細底曩引喃引

誡娑賀娑囉合二赫引祢引縛引囉引

娑縛喃劍波引波野吽吽嘑吒尾

瑟尼所切此切聲字與摩合二涇縛合二囉寫

野補怛囉合二波哩嚩引囉寫祢引嚩引

喃引婆嚩喃引劍波引波野引吽吽引唎引

玉咽也合二迦引喃引祢引嚩引嚩引婆嚩引

喃引劍波引波野引吽吽引唎引部引

玉咽也合二迦引緊底瑟吒合二細引捫引吒引

賀引三尸伽嚩合二捫左捺哩合二焰野引

他引末凌吽吽引唎引部引部引骨嚩合二

默薩哩嚩合二沒默引努惹拏合二哆阿引

進怛也合二末羅波囉引訖囉合二摩阿引

迦哩沙合二野阿迦哩沙合二野尸伽嚩合二

尸伽嚩合二薩哩嚩合二祢引嚩引嚩引祢引祢引

乞叉合二囉引乞叉合二沙婁默哩嚩合二酥引

囉誡嚩拏緊曩囉摩護引囉誡引

供畔引拏毗合左阿波娑摩合二嚩引

怛摩合二捺布怛曩羯吒布怛曩引

祢孕合二曩引設野曩引設野囉乞叉合二

囉乞叉合二摩摩引吽吽引唎引薩哩嚩合二

設覩嚩合二赦引訖囉合二摩尾訖囉合二

摩尾特鉞合二舍野引吽吽引唎引唎引阿謨引

劍曩引舍野引吽吽引唎引唎引尾旦曩引舍引

野吽吽引唎引阿謨引劍尾捺囉合二波野引

吽吽引唎引囉乞叉合二囉乞叉合二摩摩引寫引

薩哩吠合二毗喻合二鉢捺囉合二冒引波娑引

哩詣二合毗藥二合吽吽唎吽祢三縛佉囉

二合賀曩引誡佉囉二合賀藥二合乞二合佉囉二合賀必哩二合哆

二合賀囉二合賀毗二合左佉囉二合賀薩哩縛二合

佉囉二合吽二合毗藥二合吽吽唎吽入縛二合囉

引瞪迦二合吽二合祢尾二合底野迦二合怛哩

二合底野迦二合左觀哩他二合迦薩哩縛二合

入縛二合囉二合尾沙摩入縛二合囉二合吽吽

唎吽末駄滿駄曩哆二合拏曩哆哩惹

二合曩鉢囉二合賀囉拏薩哩吠二合毗喻二合

鉢捺囉二合吠毗藥二合薩哩縛二合嚕二合誡

摩二合囉努哩鼻二合乞二合建二合哆二合哩

二合毗藥二合吽吽唎吽謨二合賀野謨二合賀野

波囉作羯囉二合賽你焰二合吽吽唎吽

薩哩縛二合迦隸迦囉賀毗拏曩尾

佉囉二合賀尾縛二合祢二合毗藥二合惹焰

俱嚕俱嚕吽吽唎吽薩哩縛二合波二合

閉二合毗喻二合尾曩二合野二合吽吽唎吽

肩二合底溼縛二合悉怛野二合野你二合刺二合

給二合俱嚕俱嚕娑二合駄野娑二合駄野

縛囉二合骨嚕二合駄摩賀二合末羅

嚕隸嚕隸弥隸弥隸羅羅薩哩縛二合惹

藍摩二合嚕布嚕布隸二合哆二合嚕藍

摩引者藍佉僧祖嚕祖諫引憾引給

烏哩引開合布哩引開合俱哩引開合鉢囉引

布囉引尼合尼伽囉合羅尼喻合酥嚕

酥嚕母嚕母嚕酥母酥母嚕地迦致迦

致迦致迦致迦致降合迦致引惹曳引尾

惹曳引惹野帝引尾惹野帝引鼻引

細引摩引賀引哩引祁合伽引三部旦引諫引

捩引波羅引野尼勞瑟吃合曩引勞

婆引婆迦訥哩難合哆引南引捺摩

迦撓捺囉合波引尾捺囉合波迦尾

羅被引尾囉酥摩也合南引酥毗藥合

阿悉駄引嚕引悉弟迦囉阿悉駄引嚕

引左尾曩引舍迦囉薩哩嚕合担位引

諫哆引三摩囉他合麼引閉引哆薩

哩嚕合沒駄引波哩喻合波引悉哆薩

哩嚕合嚕日囉合俱囉引地瑟恥合哆

嚕合曳合三摩野摩勞波引羅野薩

哩嚕合迦哩摩合尼弥引娑引駄野曩

謨引倍羅嚕嚕日囉合駄囉引野嚕囉

合播引拏曳引悉駄室戰合拏嚕日囉

合播引尼囉引惹拏合波野底娑嚕合

賀引薩哩嚕合沒駄引地瑟耶合哆

野娑嚕合賀引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藏都監高麗國大藏都監

第十四張

七

佛說普賢菩薩隨羅尼經

相

西天譯經唐胡敦素等撰隨羅尼經傳教大師目云是奉 詔譯

歸依普徧虛空界

三世清淨平等因

性等法光正覺道

變化人天利樂身

示居十地自在位

行大施願度衆生

功德相嚴名普賢

今說真言祕密教

今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欲現廣大變

化而入三摩地名三界大自在入此

三摩地已從清淨虛空界現無數身

猶如塵沙普徧大千一切世界

今時一切佛刹所有一切如來舒其

右手摩普賢菩薩摩訶薩頂讚言善

哉善哉佛子汝今當說一切佛母最

上隨羅尼法今時普賢菩薩身放千

光普照十方一切佛刹悉皆震動即

說隨羅尼

怛你也

二合他

引唵

引

曩謨

引

曩摩娑

怛縛

二合

部縛你

引

溼縛

二合

囉摩賀

部

引

誡

引

野阿三摩三摩阿弥

引

娑

二合

囉

引

娑

二合

囉

摩阿難隨娑摩誡誡曩娑摩怛里

娑縛娑摩

引

尼

引

沙

二合

娑摩波

引

囉摩

引

囉

囉他

二合

娑摩

引

娑縛

二合

波

引

縛

二合

娑摩

引

怛

二合

他引誡哆娑摩阿羅惹娑摩輸弟娑

摩沒駄娑摩達里摩合二怛他引誡哆

引娑摩僧賀尾沙摩娑摩瞠迦曩野

娑引誡羅尼輸駄引路引迦四羅沒

駄合二羅沒駄合二尼惹野尼惹野暗引

鉢囉合二設訖哆合二曩野引曩野

憾唧囉引地瑟吒合二曩三部引誡暗

娑曩引羅野引羅野達里摩合二誡

囉合二駄囉駄囉惹野惹野吽吽駄

摩駄摩娑縛合二賀引

今時普賢菩薩摩訶薩說此陀羅尼

已佛即觀彼菩薩之身是過去先佛

爲悲愍一切衆生現變化身滿於三

界諸世間中今時諸大菩薩及天人

阿修羅等從一切金剛峯起離自金

寶莊嚴大富貴座來菩薩前而自唱

言南無大慈大悲無邊大功德海最

上成佛大陀羅尼法善能饒益過去

未來現在三界無數衆生今得安住

大法之位佛言若人聞此大陀羅尼

法經無邊劫所作之罪皆悉除滅亦

能枯竭煩惱大海摧壞我見高山譬

如有人見百千佛經無邊劫所作善

根亦不能及此真言功德此大陀羅尼是一切如來心圓滿大功德海而能出生菩提智種成就一切智地而諸佛法皆不能及此大陀羅尼名號假使百千那由他俱胝劫亦難得聞若有人於此經典受持讀誦恭敬供養彼等衆生善解摠持能活慧命住如來位成就一切功德若有人讀誦此經一徧二徧乃至三徧彼人得最上功德能滅一切罪能斷一切煩惱復得值遇諸佛如來不受一切憂愁苦惱若於寂靜之處獨樹之下一心持誦彼人獲得一切成就之法衆所愛敬若有人於大林野結跏趺坐誦此經典滿於七徧彼人不久得大禪定斷一切煩惱復得普賢菩薩結跏趺坐而現於前若人隨自力令以香花供養誦此陀羅尼乃至困卧睡眠於其夢中見普賢菩薩舒其右手放法光明灌照身心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佛子如來大曼拏羅轉身而得大菩薩位身心安樂具大福德智慧常得見於普賢菩薩摩訶薩若人以慈悲

心爲一切衆生讀誦此經彼人得十
波羅蜜圓滿滅除一切煩惱罪垢復
得天人衛護如來讚言佛子汝若依
行不久當入普賢之地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第四卷

相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一

相

得勝師助位速獲悉地分第一

爾時藥王主金剛手菩薩有大慈悲
愍於後世放千光明端心而住於是
妙臂菩薩以持誦者於一切真言明
得成就義不成就義一心敬禮彼藥
王主金剛手菩薩而發問言菩薩我
見世間有持誦人齋潔清淨精勤修
行於真言明而不成就菩薩如日舒
光無所不照唯願哀愍說彼因緣云
何彼持誦人雖復精勤最上第一於
諸真言上中下法由不能成云何修
因而不得果莫是罪障而未滅除惟
願菩薩說彼修持得成就義及不成
就義諸障難事菩薩如佛所言智慧
之明能滅疾暗癡暗不滅明慧可棄
云何能使諸持誦人於諸修行而無
疑惑菩薩云何誦持及護摩等所作
事業諸真言王及諸賢聖不與成就
惟願菩薩以大悲心一一顯說令無
疑惑菩薩爲是法力無能耶爲所作

非時耶爲種性非性耶爲真言字句
闕剎耶爲修持輕慢耶爲供養不具
耶惟願菩薩於種種事及彼障難一
一開說使諸行人皆得曉了

尔時金剛手菩薩聞妙臂菩薩發如
是正心利益言已乃須臾間瞋光明
焰蓮花眼思惟觀察已告妙臂菩薩
言妙臂汝大慈悲利益衆生此心清
淨如夜滿月光明皎潔復無雲翳使
諸行人不失正道入佛境界到於彼
岸菩薩所作非求已樂於他有情故
無嫌害見他苦惱如自苦惱見他快
樂自亦快樂妙臂我觀汝意爲於有
情由若赤子問於此義汝可諦聽爲
汝解說妙臂我今所說依於佛言若
有修行最上事業修真言行求成就
者當須離諸煩惱起於深信發菩提
心重佛法衆信重於我及復歸命大
金剛族又復遠離十不善業於身口
意凡所興起常離愚迷邪見等行若
求果報須有智慧譬如農夫務其稼
穡於肥壤地而下焦種雖功夫以時
雨澤霽霽以種子焦故無由得生愚
癡邪見亦復如是凡諸行人所修事

業先須自心離彼邪見愚癡等事不
動不搖行十善法乃至恒行一切善
法若有天魔阿修羅等乃至羅刹種
種鬼神之類食血肉者以惡毒心行
三界中惱害衆生於修行人使令散
亂若有行人樂於我法修持誦習真
言行者彼等若見自然恐怖不能侵
惱若欲令彼種種大力天魔及諸宿
曜乃至種種鬼神不能爲障而降伏
者當須入彼三昧耶大曼拏羅以其
入彼諸天大力聖衆所安住處是故
名爲大曼拏羅亦復須入大明王大
真言等最勝曼拏羅以其數入種種
曼拏羅故是爲入彼諸佛菩薩大金
剛族大明王等福聚之所是爲承事
諸佛菩薩及明王等便得如是佛菩
薩等影之覆護使彼作障天魔及阿
修羅藥叉并諸龍鬼等無能侵惱望
持誦人所居之地不敢侵近自然退
散不爲障難所修上中下品成就之
法世間出世間一切真言等而易成
就蓋以數數入彼諸曼拏羅及三昧
耶等承彼聖力而加護故一切惡心
自然破壞既能入彼三昧耶大曼拏

羅仍須發勇猛心發菩提心唯信於佛不信外道天魔等若背此心持誦我法者當得自壞又復持誦行人求成就者先須求依阿闍梨戒德清淨無諸缺犯福德最勝者若獲此等阿闍梨稟受持誦復自決志勇猛精進於所修持易得成就速獲靈驗譬如種田須依好地地既肥壤子實易得若得勝師亦復如是若或靈驗難得是有宿業應須隨取勝地或印沙爲塔或積土等爲塔於中安像及藏舍利當以種種香花燈塗妙幢幡蓋及以妓樂而爲供養復伸讚嘆專注虔誠而作懺悔懺悔畢已依前持誦專注不間定獲靈驗如是修行須具助伴若無助伴修持是闕譬如車行須全二輪若闕一者無由進趣修行助伴亦復如是若求助伴者當求種族尊勝形良端嚴諸根不缺心性調柔好修善法智慧明利精勤勇猛有大悲心恒樂布施信重三寶承事供養不歸信於諸餘外道及天魔等此爲住賢劫中具足功德修行助伴諸持誦人於諸修行速獲成就如此應知

妙臂菩薩所問經選求勝處分第二
復次持誦行人若欲修真言行求成
就者先求諸佛所說佛及菩薩辟支
聲聞昔所住處是爲勝地如是等處
常有天龍阿修羅等而爲守護供養
恭敬何以故以有天上人間最聖丈
夫曾所居止得此地已持誦行人亦
要清淨身心律儀具足常此居止若
無此程地祇得大河岸邊或小河邊
或泉池側乃至陂澤有清流湍湍無
諸水族毒惡之類其側亦得其處但
有蓮華烏鉢羅花及諸名花異果軟
草編布或是山中巖窟之所是處清
淨無諸師子猛獸可畏之類得是處
已仍須墾掘深一肘量除去荆棘瓦
礫灰炭鹺鹵糖骨毛髮蟲窟之類乃
至掘深不能盡者亦可棄之更求別
處如前墾掘一肘之量別填淨土於
上立舍用淨土作埒內外埒飾復以
衢摩夷塗地於中坐卧常在地上不
用牀榻之類其室開門唯得向東向
西或向於北不得向南如是造立舍
已隨彼相應所作事業於彼方所安
置尊像安尊像處先用種種妙香而

塗飾之其所尊像或以彫刻或是鑄成或是彩畫若是彩畫先求淨縷揀去毛髮織成其幅量其大小長短相稱存兩頭縷不得截棄既織成已用香水漬漚復展令端正然令畫人蔬食澡浴復受八戒內外清淨運心起手凡所用彩色須求最上第一好者無用皮膠用諸香膠調和彩色畫像成已隨應方面安置定已用種種飲食香花燈塗作大供養如無力廣辦隨有供養但要專注虔誠信重讚歎禮拜供養如是作已於此像前所作所求速得成就其持誦行人將欲起首持誦必先剃頭澡浴著新淨衣其衣非用蚕絲亦不得白色可用布及樹皮草木之類仍用赤土塗壞其色亦須受持乞食應器其器可用娑羅木及於瓦器乃至銅鐵及匏瓠等事持端正滑淨光潔不得踈漏及以缺壞執此應器巡行乞食凡乞食所可於聚落不近不遠多首陀處信重三寶多有飲食之處無外道婆羅門處緣彼婆羅門執性無慚我慢所覆

又復外道若見行人執持應器巡行乞食修於佛法誦念真言者便生瞋恚而欲障難謂行人言汝若本族婆羅門者可修婆羅門法奉行六法多聞淨行信重諸天爲臣事王亦須娶妻生男繼種若行此者是汝解脫云何誦持釋教真言信行佛法行人若是刹帝利種而作是言汝刹帝利種應可奉行王法紹繼王位云何誦持佛教真言背自本宗而求解脫乃至毗舍首陀之類皆說本宗本事而得解脫不合持誦佛教真言以求解脫以瞋火燒心種種綺語多作方便而爲障難惱亂行人使令退心修正道者依時乞食不同外道過午而食凡乞食麁勿往外道之家及多外道之處若論善惡因果之法能造善法當證涅槃若作惡業終墮苦趣善惡因果非由種族但爲世間妄分別故復次衆生無始以來垢穢之身不由食淨得身心淨諸惡速離常修善法以此方得身心清淨譬如有人身患瘡故求藥塗瘡唯望除毒不望餘故

行人喫食但爲除飢不爲適悅又如
有人陷於難處飢餓所逼殺子而食
爲除飢苦非貪滋味行人喫食亦復
如是喫食之法由如秤物物非輕重
秤自平正行人喫食亦復如是不得
過量亦勿減少但可支持勿傷飢飽
又如朽舍換柱所免崩摧以油膏轄
貴在前進行人喫食亦復如是但爲
支持非爲滋味是故佛言欲界有情
依食而住又復行人雖喫食飲支持
於身恒觀此身由如芭蕉無有堅實
常此制心不住貪愛凡乞食時持鉢
巡行次第而乞常須思念世尊所說
以智慧方便調伏六根勿令散亂所
觀妙色及諸塵境是魔境界欲惑人
心凡修行人而起方便寧以熱鐵燒
刺兩目不以亂心貪覩妙色乃至殊
常種種塵境隨緣乞食而不住著常
作此觀調伏其心默然乞食巡行他
舍無上中下遠離取捨然不往新產
之家及多人飲酒之處男女迷醉受
染之處衆多小兒戲樂之處諸男女
衆聚會之處戲伎男女作音樂處乃

至有惡犬齧如是等處皆不應往乞
得食已持還本處洗足敷座然後可
喫其食未喫先分三分一分奉於本
尊而爲供養一施無礙一乃自食依
時而食食畢與漱使令清淨又須日
三澡浴先自清淨然以香花燈塗種
種供養讚歎禮拜所獻尊像一切食
飲切須潔淨離諸葷穢每持誦時坐
吉祥草凡所供養如不辦廣大但隨
力分奉於香花所謂零陵香闍哩迦_合
吉祥果沒哩_合賀帝吉祥草仍及蓮
花和合供養使得適意行人持誦或
行或坐得通思念唯除卧時不許持
念念誦訖已恒於六時思念功德心
無間斷祈於圓滿

妙臂菩薩所問經分別數珠持心雜障分第三
復次欲等煩惱與心合故說爲輪迴
根本煩惱若除由如清淨玻瓈寶
若離輪迴乃名解脫又如本清淨
於一刹那間塵能渾濁亦如有情心
源本淨於刹那頃被諸煩惱而爲染
污

復次說於數珠乃有多種所謂菩提

子金剛子蓮花子木楔子及與琿琿
諸寶錫鐵銅等隨取一物爲珠數一
百八如是得已持誦行人常保重之
凡持誦時於本尊前依法安坐調伏
諸根端身自在不得隈倚繫念本尊
及真言印契收攝其心勿令散亂然
取數珠右手執持左手仰承每誦真
言一徧乃拍一珠所持徧數恒須尅
定勿令少剎持念之法令脣微動勿
使有聲亦不露齒一心專注勿令散
動有情之界居凡夫位心如猿猴貪
著諸境樂而不捨又如大海被風所
激生起波濤不能自息凡夫覩境亦
復如是常須收攝不令散動勿令心
源而有波浪持誦行人若是疲倦將
欲昏睡恐其失念即起經行或觀四
方以適神思或用冷水洗其面目旣
得醒爽復座持誦行人若是怖於勞
苦心有移動便作是念此身無主因
業所受無依無定隨業流轉輪迴八
苦何處得免至於寒暑飢渴蚤虱蚊
蟲如是苦惱處處皆有又復貪欲若
盛作白骨及爛壞不淨之觀瞋恚若

盛作慈悲觀無明若盛作緣起觀又復若遇冤家觀如親友知識或復親友知識忽作冤家行者若是遇此冤親境時莫起分別憎愛之心當住平等無著正念又出道場時不得與婆羅門吠舍首陀等語又復不應與不男之人女人等語何以故蓋非樂法之侶可與助伴同事等語或是入觸便利等事便湏入水澡浴使其潔淨或獻香花燈塗讚歎供養乃至持戒精進持誦修行一切善法皆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譬如衆流皆歸於海旣入海已成成一味集諸善因惣趣佛果無量福聚自然相隨譬如有人耕田種穀唯望子實不爲藁幹旣豐子實其於藁幹自然而有求趣佛果亦復如是一切福樂不求自至又持誦人不應爲小而妨於大或若有人來有來請便應答言待我自得其長壽及其一切樂具此心滿足然後能滿一切有情之願

又復行人當要遠離世之八法所謂善稱惡稱得利失利讚歎毀謗苦樂

等事如是之法不得在心還如大海
不宿死死乃至刹那亦不同處又如
室中然燈爲防風故飄鼓若免光明
即盛如持誦人持誦真言亦須勤勇
加行若立善法增長亦復如是又持
誦人要在攝心不得歌舞戲樂我人
憍慢邪見邪染嫉妬懈怠懶惰睡眠
及入喜會迷醉邪論及無義論以至
瞋怒惡口兩舌如是等事皆須遠離
又復不得喫供養殘食及鬼神殘食
行人唯得食三白及樹果菜根乳酪
漿等及大麥麵餅油麻滓及種種糜
粥等又持誦行人當須晝夜精勤如
法持誦常於諸佛法僧及遺身舍利
恭信珍重誠心懺悔願一切先罪悉
皆消滅每持誦時先依法請召持誦
了畢依法迴向發願訖然後發遣或
至夜分將欲眠睡於本尊側不近不
遠地上敷吉祥草於草上坐卧坐定
後然於一切有情起利樂心作慈悲
喜捨等觀然後眠睡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金剛杵頻那夜迦今第四

我今分別說諸跋折羅量其量或長

八指或長十指或十二指或十六指或最長者不過二十指如是五類無有過者造跋折羅物或金或木隨所求事種種不同若欲求佛法真明成就用菩提木作跋折羅若降伏地天及持明天當用金作跋折羅若求大富貴用鍮石作跋折羅若降龍用熟銅作若降修羅入修羅窟用寶石作若欲成就一切法者可用金銀銅相和作若欲成就長命吉祥及無病多財寶乃至降諸宿曜者可用佉祢囉木作若欲降伏夜叉女者可用末度木作若欲降伏冤家用剝木作若降害極惡冤敵者可用人骨作若欲成幻術者用玻璃寶作若欲令極相憎嫌者用苦楝木作若欲興兵鬪敵及降鬼神用吠鼻多迦木作若欲成就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者可用栢木及松木作若欲成就龍女愛重者當以龍木作若欲成就變形者可用土及銀作若欲求財用無憂木作若欲成就對敵得勝者可用吉祥木及阿耨曇木柳木等作若欲求成就意樂者

可用赤檀白檀作如上所說造跋折
羅皆須五股不得缺減小有破損即
法不成仍須事持光淨殊妙端嚴可
愛若念誦時先獻塗香及妙香花而
爲供養然後發廣大慈悲之心手執
跋折羅依法專注持誦本部真言如
數滿畢不得少剩依時持誦滿畢數
已然將彼跋折羅安奉尊足下復以
諸妙香花塗香等乃至作禮而供養
之若持誦時手不執跋折羅者其法
終不成就如再持誦依前次第而作
不得虧闕又若於供養具諸事法等
有所闕者當須一一作印以供養之
然可念誦

凡成就法有多種物所謂雄黃雌黃
牛黃黃丹及眼藥菖蒲等藥又有衣
甲槍劍寶索三股叉諸器仗等如是
等諸成就法有三等驗所說本尊真
言及儀軌中乃至諸真言中成就之
法亦不越此復次世間有持明行人
持誦真言求成就處便有作障頻那
夜迦隨持誦人伺求其便入其身中
使持誦人心如迷醉及發諸病如是

種種而作障難彼作障者有其四部
一日摧壞二日野干三日一牙四日
龍象於此四部各有無量頻那夜迦
而爲眷屬於大地中隨彼處處而作
障難第一摧壞部主名曰無憂其部
眷屬有七俱胝於其護世四王所說
真言有持誦者彼作障難第二野干
部主名曰象頭其部眷屬有十八俱
胝於其大自在天所說真言而作障
難第三一牙部主名曰垂髻其部眷
屬有六十俱胝於其大梵天及帝釋
天日天月天風天那羅延天如是天
等所說真言有持誦者而作障難第
四龍象部主名曰母哩達吒迦其部
眷屬有俱胝那由他千波頭摩於其
佛教所說真言有持誦者彼作障難
又有可利帝兒名曰愛子於其般支
迦所說真言而作障難又摩尼賢將
子名曰滿賢於其自部所說真言有
持誦者彼子滿賢而作障難如是等
諸頻那夜迦各於本部而作障難不
欲行人得其成就或時變化作本真
言主來就行人之處而受供養而彼

本真言主來至道場見是事已却還
自宮而作是念云何如來與彼所願
不却此等令於行人正修行者而得
惱亂使彼持誦功不成就正使梵王
帝釋諸天及龍不能破彼頻那夜迦
作障誓願唯除大明真言有大功力
能退如是諸作障者頻那夜迦諸修
行人當依法持誦得數滿已然更成
就妙曼拏羅及以護摩使作障難頻
那夜迦退散遠離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二

相

吳郡華嚴寺教大師法天奉詔譯

說金剛杵頻那夜迦分第四之餘

復次行人於持誦時及供養時乃至
護摩時若不依法及闕儀則彼作障
者而得其便又復行人心不決定而
有疑惑謂此真言而可誦邪謂彼真
言而可誦邪若作是念彼作障者即
得其便又復行人談說世俗閑事至
於農田貨易之類於自修行無有義
利彼作障者而得其便彼頻那夜迦
入行人身步步相隨伺求其短作諸
障難令法不成譬如人行浴彼河岸
身在岸上影落水中寸步相隨不相
棄捨彼作障者入行人身不相棄捨
亦復如是或有頻那夜迦於澡浴時
得便入身或有頻那夜迦於念誦時
得便入身或有於睡眠時得便入身
或有於獻香花時得便入身或有於
護摩時得便入身譬如日光照於火
珠以因緣故而得火生彼頻那夜迦
在行人身因得其短令行人心亂遂

起貪瞋無明之火若頻那夜迦於澡
浴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
起種種過患忽覺飢渴思念飲食或
起懈怠懶惰之念或耽眠睡或起瞋
恚等事若頻那夜迦於獻塗香時伺
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諸過
患或思鄉國生緣之處或起懈怠之
念或起欲想分別妙境若頻那夜迦
於燒香時伺得其短破地而出入行
人身遂令行人起諸過患或生嫉妬
或發瞋恚或起邪見或思邪婬等事
若頻那夜迦於獻燈時伺得其短入
行人身遂令行人而發心病心悶痛
苦以至損心若頻那夜迦於獻花時
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起諸
過患或身壯熱或肢節疼痛或與助
伴相諍以至離散若頻那夜迦於念
誦時伺得其短入行人身遂令行人
起諸過患或得病惱身體疼痛或患
腹肚下痢無恒又復諸頻那夜迦悉
入身中遂令行人起種種過患魔既
熾盛心遂迷惑不辯東西見諸異相
或似念誦語不分明或無事緣行往

不定或心不決便起邪見或說無有生天亦無得罪或言無有修行定無聖力虛念真言妄受辛苦無善無惡無因無果亂言綺語種種無恒或手折草木或弄土塊或睡時齧齒或妄起欲想於彼女人而生愛樂彼之女人不樂行人或復彼樂自心不傾竟其夜今不能睡眠或復睡著即得惡夢乃見舍哩努_合二攤及師子狼狗所趁或見馳驢豬豕猫兒野干之類又見鷲鳥鴞鳥鴞及獾狐等飛恠之禽又復夢見裸形外道以乾淫骨而爲莊嚴或夢短小惡相之人或夢身體白癩之人或夢赤黧醜白之人或夢髑髏骨聚枯井枯池或夢破壞屋舍人所捨棄或夢惡人手持槍劍及諸器仗欲來侵害若於夢中見如是事即定知彼等諸頻那夜迦而作障難持誦行人即作甘露軍拏利念怒明王法及念真言以爲護身使如上頻那夜迦諸魔障等悉皆解脫不能侵惱若有常持此真言者一切魔障無由得便

復次持誦行人欲作法解除魔障求
解脫者先請清淨有威德阿闍梨可
就山中或是池側或林樹下或是聚
落空閑之舍或是清淨四衢之道得
是處已然用五色粉作曼拏羅五色
者即黃青赤白黑等其高曼拏羅是方
四肘作四門中作坑方二肘於坑內
布吉祥草於坑外四面分布安置真
言主明王座位又於八方粉作本方
天神以四寶瓶或用四新瓦瓶代之
其瓦瓶不得用黑色及太焦太生者
瓶內盛五穀五寶及香水令滿兼以
赤蓮花及雜樹花枝等插於瓶內復
以五色線纏瓶項安於四方爲灌頂
用安置已然可請召諸明王等以上
妙香花飲食及供具等而供養之復
以酒肉蘆蔔蔬果之類供養八方天
神及諸作障頻那夜迦等然後彼著
障人於壇中坑內面東而坐其阿闍
梨取四方瓶誦甘露軍拏利忿怒明
王真言百遍加持彼瓶誦數滿已及
依法作諸法事然後以此瓶水灌著
障人頂彼著障人即得解脫此曼拏

羅非獨解脫魔障亦能滅一切罪增
無量福若能依法修持無不獲得果
驗者

妙臂菩薩所問經分別悉地相分第五

余時彼持誦行人被諸魔障種種惱
亂欲令退心者既知是魔即須作法
而爲除解得除解已身心安靜無惱
無垢譬如明月得雲退散離於障閉
朗然天際住於空中照耀無礙彼之
行人持誦修行獲離魔障亦復如是
又復持誦不獲成就者譬如種子因
地因時風雨不愆溉潤無失乃可生
芽以至成熟若或種子不以其時不
植於地使彼芽莖無由得生何況枝
葉及果實耶持誦行人若不依法又
不清淨於諸供養曾無虔潔於其所
誦真言文字或有闕剩至於呼吸訛
略不正是以種種悉地而不現前不
獲成就亦復如是又如興雲降其雨
澤隨衆生福而有多少隨持誦人所
施功勤獲得成就亦復如是若是行
人獲其勝地兼依法則至於所制亦
無悞犯黑業消滅白業漸增持誦所

求即趣成就若其如是一一無失於諸成就得獲無疑

復次行人於持誦之中有所闕犯或是間斷本誦別持真言或將所誦真言授非同志致其所誦雖滿無成便應復更虔心倍前專注每日三時如法供養潔淨內外不失儀則更誦一洛又徧得數滿已便可作護摩法而爲供養當以大麥或用稻花或以脂麻或白芥子或是蓮花隨用一物以酥相和數足四千或七千或八千乃至十千又以憂曇鉢羅木菩提樹木白赤阿哩迦木龍樹木無憂樹木吉祥木你虞嚕駄擔沒羅木佉你羅舍弥木鉢羅叉木阿波末里誡末度木闍浮木以如上木隨取一木爲柴當使溼潤者若乾枯蟲竅或燒殘者並不得用其柴麤細如指長十二指截已以酥蜜酪搗兩頭與稻花或脂麻芥子等隨取一物同燒作護摩滿上數已前所闕犯還得清淨然後方可更求真言悉地得無障難

復次行人所持真言明主或有餘部

而相禁縛或截斷或破壞使其所求
不得成就即作本尊形像置本部尊
足下面相對誦諸部忿怒大威真言
復以酥蜜酪灌沐本尊日日三時如
是十日彼諸禁縛自然解脫

復次行人於所持真言所修行法自
審無關所求悉地由不成者必於其
法有所虧闕然非自知定得境界但
加精進日夜不懈者本尊自然來於
夢中說其障因感應可期如海潮限
其實諸部真言明主定不相破必無
禁縛譬言如二人而作密友約其一言
自今已去勿往某舍亦復與彼不交
言話而彼友人以相重故終不往彼
及與言話持誦之法亦復如是是故
行人不得以真言明而相破壞亦復
不應互相禁縛乃至護摩作非善業
又復行人不應於真言曼拏羅加減
傳授亦復不得以此法彼法而相迴
換亦復不應無故打縛有情不應護
摩損彼肢體乃至致死害於有情亦
復不應摧滅鬼族及治罰龍類亦復
不應於一切鬼神星宿妄作禁縛等

事亦復不應呪法醫治嬰孩之病而妨大事

復次持明天及持明諸宗所說得成就義具法不同或說當具十法乃得悉地所謂行人助伴所成就物精勤處所勝地時節本尊真言財力具此十法悉地乃成又餘宗說具三種法悉地得成所謂真言行人助伴又一宗說四法得成所謂精勤好日好時并及處所又一宗說五法乃成所謂本尊真言處所財力所成就物又一宗說當具十法又一宗說當具八法乃至或說五法四法三法二法各於本宗而說定量唯佛教本宗我金剛族當具二法悉地乃成一者行人二者真言一行人者具足戒德正勤精進不於他人所有名利而生貪嫉於已財物乃至身命無所吝惜二真言者以所持誦本部真言之時當令文句滿足聲相分明所有欲求成就之法皆悉具足不得闕少又須得諸佛菩薩先所居處得是處已如法持誦決定獲得意願滿足成是二法定得

悉地復次行人持誦之法喻若師子
爲飢所逼捉象而食必先奮迅全施
力勢或捉羊鹿小獸之類所展力勢
與象皆同行持誦求彼成就上中
下事必須精勤勇猛如師子王無有
二相亦復如是

持誦行人於持誦時若住城隍閭閻
之處當有蟲鼠蚊蠅呌齧身體又或
見聞女人裝嚴衣服環釧瓔珞種種
之聲若住深山大林即有寒熱無恒
或發病苦逼惱身心又復或有猛惡
之獸欲來害人使起驚怖若住海岸
即見風鼓海水作大波濤惡聲恐人
今生怕怖若住江河陂池之側即有
地蟲毒蟲害人之類持誦行人若在
如是之處欲持誦者必先了知如是
之事皆爲魔難若遇是事當須可忍
勿使心緣而有散亂或可別求勝處
以進功行不得因逢此境而生退屈
便須更發堅固勇猛之意若或退心
想起邪念邪念若起當被惡魔而得
其便智者方便與有情樂勿令一切
有情之類因斯獲罪當受苦果

復次持誦之者不得太急亦勿遲緩使聲和暢勿高勿嘿又不得心緣異境及與人雜語令誦間斷又於真言文句勿使闕失文句闕失義理乖違悉地難成因斯所致喻如路人背行求進離此過失速得靈驗又如川流晝夜不息持誦行人亦復如是日夜不間功德增長如彼江河流奔大海又復行人或是心觸染境便起著想遂成懈怠怠覺是魔事速須迴心當瞑兩目作於觀想或緣真言文句或觀本尊繫束其心令不散亂後逢此境心若不動此之行人得觀行成就又持誦行人欲求悉地要在攝心定住一境心若調伏身自安住身既無撓心轉使樂身心一如名得三昧持誦行人得斯定念過現之罪悉皆消滅得罪滅已身心轉淨所作事業成就無疑佛佛所言一切諸法心爲根本心不清淨當感貧窮醜陋之果或墮地獄畜生若心清淨當得生天及生人中受於快樂乃至遠離地水火風生老病死無常無我敗壞之樂後

得解脫寂滅涅槃之樂又復諸法從心所生非自然有亦非時節非自在天生非無因緣但緣無明輪迴生死四大和合假名爲色色非有我我非有色色無我所我無色所如是四蘊畢竟皆空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及行識如焰幻等若能於法得如是見名爲正見若起異見名爲邪見復次持誦行人所持真言若得數足爭知所修近於悉地若於睡時必得好夢若是夢見自身得幢幡寶蓋引入上妙宮殿或登樓閣或上高山或昇大樹又或夢騎師子白象白馬白牛或犀牛黃牛舍里努羅等又或夢聞空中作大雷聲又或夢中得人歡喜授與馨香花鬘鮮潔衣服或得水坐果子或五色蓮花或得佛像或得佛設利羅或得大乘經典或見自身處大會中與佛菩薩同坐而食又或見自身入於塔寺或入僧房或見如來處於寶座爲天龍八部說法自入會中亦坐聽法或見辟支佛說十二因緣法或見聲聞僧說四果證法或

見菩薩說六波羅蜜法或見諸天說
天上快樂或見優婆塞說厭離家法
或見優婆夷說厭女人法或見國王
或見淨行婆羅門或見殊異丈夫或
見端嚴女人或見大富長者或見苦
行仙人或見持明諸仙或見妙持誦
人或見自身吞納日月或見身渡大
海及江河泉池或即飲如上水都盡
無餘或見頭上火出或見入大火聚
又復夢見大車滿中載物有牛及犢
而共牽駕或夢得白拂或得革屐或
得刀劍或得妙扇或得金寶璣璫真
珠瓔珞又復或見已之父母或見端
正童女衆寶嚴身乃至或得上妙飲
食若或得此如上吉祥好夢應須策
勤精進歡喜勇猛何以故應知或於
一月半月或一日或一剎那間必定
獲得廣大悉地

妙臂菩薩所問經知近悉地分第六

復次行人自審持誦有力倍生受樂
於其染境心不攀緣於諸違犯罪不
生起自無寒熱飢渴苦惱等事至於
蚊蟲飛蟲乃至毒地血食之類皆不

能害又復餓鬼毗舍左羯吒布單曩
等皆亦不敢侵近行人之影行人所
有言教一一信受又復倍覺聰明智
慧善解文字書疏言義唯樂一切善
法策勤精進又復得見地中寶藏如
無障隔身體無病塵垢不染身出香
氣一切愛樂見者聞者悉皆歡喜又
復無諸樂欲女人來相媚惑以其身
心清淨得聞空中諸天言語或得見
彼天身乃至得見阿修羅乾闥婆夜
叉之類持誦行人若得如是吉祥相
現便應喜慶自知已近真言悉地便
須備辦成就法事

復次行人欲起首悉地先須具持八
戒四日或三日或二晝夜仍須斷食
方求悉地

今時妙臂菩薩闍金剛手菩薩如是
言已須臾嘿然即白金剛手菩薩言
菩薩先言不由斷食而得清淨云何
今日言今斷食又如佛言人之喫食
由如膏車車或不膏難以前進其事
云何時金剛手菩薩以如雷音作如
是言我今不爲令心淨故而有是說

但為有情身本非淨稟於精血為骨
為髓為肉為皮頭髮身毛面目耳鼻
脂肪脾胃涎沫唾涕乃至大小便利
九漏交流如是身分種種垢穢皆依
地水火風流轉變化若求悉地先當
清淨不欲於成就時令彼大小便利
而有流出故說斷食而求清淨非為
妨道說如是事如是清淨身得安樂
於成就時免其薰汗

又復行人於此之時忽生煩惱而有
貪欲便須以慧作其觀想乃謂此身
不淨所成復假食味以為資持若作
如是想時前所起念當時消滅乃至
於身命財全無悵惜譬如夜分無量
黑暗日光出時一切都盡亦復如是
行者若是修持到此應當自知悉地
不遠復次如是知已於白月八日或
十四日或十五日取淨土及新淨衢
摩夷相和塗地次用香塗地潔淨作
賢聖位清淨訖以彼賢聖皆面東坐
以香花燈塗飲食等次第奉獻先獻
佛次獻大金剛族本部明主次獻所
持真言主如是次第佛及菩薩乃至

明主一一供養讚歎已復更發起大
菩提心大慈悲心爲度一切生老病
死苦惱衆生作是念已復更轉讀摩
賀三摩惹經及吉祥伽陀如來祕密
大智度經及轉最上法輪經如是經
等或徧轉讀或隨讀一經然後結八
方界地界及虛空界等彼界如世人
住處外墙用遮其惡結界防魔亦復
如是當令惡心作障天魔阿修羅乃
至一切鬼神等皆不得近兼復念被
甲真言用護自身我先已說種種曼
拏羅法當以五色粉隨作一曼拏羅
作已先隨意作一護八方神彼神能
摧諸作障難者又於曼拏羅四維盡
金剛杵三股叉等然後誦獻師子座
明呪茅座安曼拏羅中心以所成就
物先用三菩提葉盛後用四菩提葉
覆蓋安於座上然用呪呪香水灑之
以除魔障然自坐左邊誦相應真言
須臾間復用香水灑淨然後復以相
應法護摩一千徧專心誦持不得間
斷直至三種相現是爲得法成就三
種相者所謂熱相煙相焰相若得熱

相者當得世間一切愛重若得煙相者當得隱身若得焰相者當得變成微妙之身成持明仙飛行虛空壽命長遠得悉地相如人至死冷觸入身周徧其體又如中陰至於胎藏孕者自覺又如世間諸有香氣人忽聞者香雖可得無有形影又如火珠照以日光日光入故火遂流出諸有行人悉地入身亦復如是前所成就是外諸物像或是內心求成就者別有所表彼持誦行人專注不間必感靈驗得悉地者或見所供養像而得振動或得像面毫光照耀或得像身振動或得空中降花或時無雲降微細雨或降妙香或感地動或聞天鼓自然之音或見天人阿修羅等住虛空中或聞諸天人等言語之音或聞種種大莊嚴具瓔珞環釧之響或見燈焰增長明淨金色或其油盡燈焰轉熾或聞空中有聲今說所求之願或覺身毛一切皆豎或現如是相已定審所求悉地成就當以上妙淨器盛滿生花及磨諸香水并著五寶和合作

開伽水跏趺奉獻本尊及誦真言乃
至以妙伽陀而伸讚歎當發歡喜正
信之心精進不懈禮拜供養如是作
已將所求事一一言說聖心不間
有求必應得如願已一心專注而於本
尊信樂讚歎再以開伽奉獻供養更
念本尊真言又念諸部發遣真言當
依儀軌誦真言已禮拜請諸賢聖各
還本位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成就分第七

復次行人專注持誦精勤不懈雖得
如願所作成就但一切時恒須用意
何以故緣彼一切極惡鬼神以惡業
故於諸行人不欲成就若其成就彼
真言力威德及處或百由旬或千由
旬諸魔鬼神不敢侵近彼作是念此
之行人今世後世而於我所無饒益
故由是行人常須在意譬如有入被
甲乘象復持弓箭及諸器仗上大戰
陣彼諸怨敵見此威猛退散遠避無
敢當者持誦行人若常持誦於法無
闕乃至戒律無少違犯戒喻於甲真
言喻弓箭勇猛如乘象若具如是惡

魔鬼神不敢侵近亦復如是

復次行人求吠多拏成就者於屍陀林中求不壞者其屍仍須身分具足全文夫相又不得用背偃攣蹙蹇陋之者亦復不用極肥極瘦諸不圓滿乃至無上中品相人屍皆不堪用若是選得具上品相者最爲第一又復不得用因患氣患瘡及患痢病及患惡瘡乃至因被水中陸地蛇蟲所蠱行毒徧身吐沫死者如是之類皆不堪用若是選得屍已便湏令助伴人執棒守護盡日直至夜分或只就屍林或別求空舍或獨樹下或四衢道或泉池側或寶山中若得如是上勝之地彼吠多拏必能速疾可得成就如上勝地隨求一處可受樂地其地如儀得清淨已復以淨土及衢摩夷相和塗地地清淨已用青赤白黑及黃五色上妙之粉作三昧曼拏羅其曼拏羅種種名字我已先說於諸曼拏羅中隨作一種曼拏羅於曼拏羅中排四賢餅餅中添水各各令滿或用苦水然求隨時蔓花或種種異花

插於餅內於曼拏羅如是作已令彼助伴發勇猛心不得怖畏先與屍淨洗復用賢餅水沐浴令淨然後用油塗摩塗訖又用上好白衣裝裹如是畢已然於所作曼拏羅中鋪吉祥草散種種花令彼助伴同昇此屍安曼拏羅中或頭東或頭北如法安置後以塗香燒香名花花鬘乃至酒肉種種之食而爲供養如不能廣辦但隨力分亦得然取與此曼拏羅相應之族本部真言而爲呪誦又復於此本族真言明主當起信心精虔奉重依於儀軌專注持誦以求成就復有一切潛行作障部多及龍必里多等行人復以供養物等先散四方四維乃至上下施彼作障部多及龍必里多等及先誦真言而自擁護并護助伴令彼障等不能侵近然後持誦以求成就於持誦時若是屍立現諸惡相即知是魔種種作障之類行人審知是已取白芥子和灰誦佛頂王真言擲彼屍面以真言大威力故諸作障者馳散四方障魔去已屍卧如初若

是屍立無諸惡相即知是真言功力
所求成就決定無疑若得如是便須
自心決定凡是行人先所求願而於
此時一一皆說或求示於伏藏或求
入修羅窟取聖藥或欲乘劍或求眼
藥及降鬼神乃至求囉惹愛重如是
諸事並可成就行人常時當須行最
上行用大真言力爲自擁護方得成
就或多拏法何故如是譬如猛獸雖
猛少智而被惡人之所傷害行人若
是不起上行不自擁護當被諸惡魔
障而得其便亦復如是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三

相

召請鉢天說事分第八

復次若欲召請鉢天來下說事者彼鉢天下處而有數種所謂手拍銅鏡清水火聚平正地琉璃地燈焰童子虛空中及諸供養器等處皆是鉢天下處若有行人請得來已於前所說下處自說天上人間過去未來現在乃至具說超越三世善惡等事若是行人請召之時不依儀則於法有關或所誦真言文字訛略或是闕剩或不具正信不讀大乘經法或不陳供養設有供養隨於處所不求清淨之地或時童子頭面眼目或手或足及諸身分無端嚴相若如是者彼諸行人雖復勤勞而鉢天不下非唯召請不來而亦返得不吉祥事若持誦行人欲作請召鉢天者當須修先行法先行法者謂先持誦鉢天真言一洛叉徧或三洛叉徧然後取白月吉祥之日其日不食求淨土衢摩夷等

相和塗地作壇如牛皮量此是下鉢
天處若欲於童子下者即將童子澡
浴清淨著新白衣與授八戒內外清
淨訖坐壇中心面西而坐以香花等
而爲供養行人自亦於壇內布吉祥
草面東而坐誦奉天真言一心祈請
定獲成就若欲令於鏡中下者先取
好鏡圓滿無損缺者用淨灰揩拭七
徧或八徧或十徧令其瑩淨安壇中
心鉢天若下即於鏡中現世出世之
事若欲令於指上下者即先用紫礦
水洗染大指後用香油塗摩彼鉢天
乃下若欲令於水中下者即取新水
仍須濾過添於瓶內鉢天乃下於中
現事若欲令於空地及諸尊像前燈
焰火聚處下者即先持誦真言加持
淨水灑之鉢天即下若於如上之處
請得下已即奉種種香花而爲供養
令鉢天歡喜天歡喜已乃於夢中說
善惡等事若或具修諸法而天不下
者當更發大慈大悲利樂之心一日
不食復受八戒於殊妙尊像前或舍
利塔前布吉祥草端身正坐不動不

搖一心專注持誦本部母或本部主
真言一洛又徧或二洛又徧得數滿
已再作此法當誦忿怒王真言及呼
我嗟字者至於枯木亦可令入何況
人處若欲令於童子處下者當先求
取童兒十人或童女十人如數不足
或八或六或四或二並通湏年十歲
或十二歲又湏是身相圓滿徧身血
脉及諸骨節悉皆不現膚色鮮白頭
頂端正髮黑光潤面如滿月眼目修
長牙齒齊密手臂纖長臍圓可愛兩
乳隆起身毛右旋心腹之間有三約
文臍深平正脊細端直乃至股肱膝
臑踝指及跟諸相端嚴悉皆具足人
所見者愛樂不捨若得如是童子或
童女即取白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
五日或別吉祥日即先令澡浴清淨
著新白衣或著真珠之衣而爲莊嚴
嚴飾畢已仍與授八戒訖將於壇中
面東而坐行人其日自亦不食澡浴
清淨著新白衣具種種香花花鬘塗
香燒香燃燈及上妙種種飲食供養
本尊及護八方天神又別置供養奉

獻天人阿修羅及潛行鬼類如是作
已持誦行人復以妙花散彼童子然
後手執香鑪念鉢天真言其真言首
當先呼呬字中間復加屹里合二訶拏
合之句至此以花投於童子又呼阿
鼻合字偏二又呼乞滋合二鉢囉如是
誦者彼鉢天須臾即來入童子身亦
須審知其相若是來者其童子顏容
熙怡目視不瞬無出入息即知其
鉢天來已便可燒香及獻闕伽心中
當須憶念最勝明王真言禮拜供養
然可請問尊是何天勞屈至此我今
於自於他有所疑事願爲速說仍須
速問不得遲疑而彼鉢天一一皆說
多說三世善惡之事若苦若樂得利
失利種種之事一一皆說如是說已
宜應信受勿生疑惑所問事畢速須
依法供養勞謝發遣請還本位

復次鉢天自身來下當有證驗可知
彼天作童子相兩目圓瑩於黑暗外
微有赤色面首端正顏容熙怡視物
不瞬無出入息有意氣大人之相若
如是者是真鉢天來下若是障魔來

下者其狀亦如童子無出入息顏容
醜惡眼圓多赤作瞋怒相張口怖畏
若覩是相當知是魔羅刹及龍潛行
鬼類既審知已速須作法除遣持誦
行人即於壇所讀誦吉祥伽陀或大
力明王經及三摩惹經及穢跡念怒
明王真言乃至大乘諸陀羅尼而發
遣之如是不去當誦師子座真言用
阿里迦木及波羅舍木為柴搗酥蜜
酪并稻穀花或胡麻等護摩百徧然
後誦念怒軍拏利真言護摩三徧或
七徧彼障魔更不敢住自然退去諸
有智者當須解了如是之法一一修
行若為是事勿令辛勤無所靈應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諸遮難今第九

復次妙臂菩薩問金剛手言行人修
行持誦有何罪障不獲悉地願為宣
說當令未來諸修行人一一了知於
諸修行而無疑惑

尔時金剛手菩薩告妙臂菩薩言妙
臂若有行人於過去世乃至今生於
身口意不能善護造諸重罪是故修
行法難成就所謂殺阿羅漢及殺父

母破和合僧以瞋怒心出佛身血及毀壞佛塔或殺菩薩或強以不淨行汙阿羅漢母或使人或自作逼奪三寶財物如是之過佛說此爲五無間罪若有是過於法難成何以故以此重罪當墮地獄受苦一切乃卒先罪方得出離故說此人雖復勤苦以業障故於諸真言終不成就又復於諸如來所說經法以其瞋心或火燒或水溺或方便毀壞或謗法身或殺持戒僧尼或無故殺持戒男子女人或以瞋心縱火焚燒伽藍若有此罪雖復勤勞亦不成就若或於佛法僧所興損害心不限多少我今說彼受報少分如是之人當墮無間地獄畢是罪報復生人間以餘業故設得人身生貧賤種或遇善友勸發無上菩提之心後又不定返却歸依外道天等彼外道天雖見歸依亦復不喜返生瞋害若此之人持誦修行終不成就若復有人從初發起無上菩提之心從是之後諸天及人宜應供養何以故彼人即是荷擔一切有情能於有

情施無畏故乃至於三寶種能繼嗣
故是以不應返禮諸天又復不得作
猛害之過及殺仙人又復不應於真
言明互相破壞又或以瞋心故不供
養真言明主又或乃至以足踐蓮花
及諸印契又或無故手折草木之類
又復禮拜諸惡藥之類或喫供養
殘食及供養鬼神殘食或喫棄地之
食又或於畜生女行不淨事或與女
人於伽藍清淨之處行不淨事或以
禁呪或用藥力害諸蛇蟲或乘象馬
牛驢欲令急速強鞭支之又於病患
之人及苦難之人不發慈悲救濟之
心如是等人於真言明終不成就
復次行人譬如虛空不可量度若復
有人於三寶所而行損害後感其報
不可度量亦復如是又復行人曾以
羅網傷害有情畜養貓兒捉殺蟲鼠
乃至籠禁鸚鵡飛禽之類如是之人
不得成就又不得受用供養佛物又
不得禮拜大自在天及日天月天火
天那羅延天設使遭其苦難亦不應
禮拜彼諸天等所有教法不應持誦

亦不應供養行彼法人於彼等法不
瞋不喜亦不隨喜彼法儀則或有財
寶欲行惠施者即先發大慈悲心先
當禮拜一切諸佛次禮菩薩緣覺聲
聞之衆何以故彼菩薩等如月初生
已起衆曜後漸圓滿明照世間彼菩
薩等亦復如是雖在地位終當取證
無上菩提是故應須禮拜如是之衆
又菩薩等乃是荷負一切有情之者
所有發大慈悲欲救濟者宜應先禮
此菩薩等又復世間有可愍者愚癡
下劣有情於菩薩等不肯禮拜彼菩
薩等具大精進神通難測行人若不
禮拜非只所持誦法不獲成就亦乃
輕於諸佛何以故譬如世間一切果
實從花而得花喻菩薩果喻菩提是
故行人宜應信禮若有菩薩爲利益
故於貪欲者示現行欲乃至於善人
惡人實無愛憎之心以慈悲故方便
讚毀云何行人於菩薩等不生信禮
彼諸菩薩或復示以種種真言明主
之相爲欲隨願滿足有情之心是故
應須信禮一切真言明主之師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勝道分第十

復次持誦行人於所修行勿生疑念
當以八正道常爲資持行此道者於
真言行定獲悉地又復當來常生天
上人間勝妙之處過去諸佛修行此
道得成正覺現在未來諸佛世尊亦
復如是以身口意所修功德常依佛
言不生疲勞如是修行名爲正業以
其飲食湯藥衣服卧具諸所受用不
生愛著是名正命於自於他不讚不
毀遠離瞋恚如避火聚又如猛虎見
火驚怖懼諸過客常令如此是名正
行不學占相男女吉凶等事不學天
文地理陰陽之法乃至降龍及調象
馬書算弧矢之藝能遠斯過是名正
禽之類及諸男子相撲之戲能離斯
過是名正念乃至不應言說王法國
政及地方論兵戰相持之事姪坊姪
女耽著之論亦不談說謎語亦不談
說往昔所經之事乃至世間一切無
益文字言論等事持誦行人當須遠
離如是種種之過又若持誦求悉地

者至成就間不應時入城郭村落塔廟伽藍及外道所居神祠宮觀如是之處皆不應住若爲持誦事不獲免當於如上之處隨求一處清淨勝地或即別求山間或是池側或就空舍或故神祠或樹下或河岸乃至山泉之側離諸喧雜無人之處專心持誦又復一年之內唯除三月夏安居時不行餘外若春雨時并及餘時隨意遊處山林泉池乃至如上一切勝處專心持誦行人若是修先行法誦數雖滿夏安居時不得作成就之法譬如苾芻夏安居時一切不作安坐寂靜持誦行人亦復如是唯於持誦不得間斷夏滿之後如法護身方作成就

復次欲求悉地者持誦數滿須作護摩作護摩爐亦有數種所謂蓮花相團圓相三角相四方相如是四種所用不同並須虔心製造當令如法欲作爐者先求淨土及衢摩夷相和作泥泥爐爐須有脣極令牢固亦須四面作基陞相爲供養聖賢之位若作

善事及求財寶乃至息災及愛重法者須作圓爐若爲求一切事至於童女給侍之類須作蓮花爐若爲調伏諸龍及一切鬼類或令火燒或令苦痛者須作四方爐若爲作惡法欲令冤家心生怖畏馳走遠避不敢來近者須作三角爐所造爐並須如法依儀製作訖於爐四面徧敷吉祥草應是護摩之物並須安置爐外基下有衢摩夷塗處然後於彼爐邊散種種花塗香燒香諸飲食等供養三寶及本部大金剛族明主真言主等供養訖然後於爐内生火其火不得口吹用扇子扇火得火著已先用稻花或用胡麻與酥相和誦本部明主真言一誦一擲或七徧或八徧乃至或二十徧擲於火中此名護摩供養明主供養訖然後依法護摩以求悉地行人先自擁護用忿怒軍拏利真言呪吉祥草或七徧或八徧或二十徧結作絡腋護身訖然後敷吉祥草面東而坐將酥蜜酪和白芥子器內盛之以所用柴搵兩頭誦本尊真言擲

於火中一誦一擲火初盛著先觀火焰知其吉祥及不吉祥之相其火若是不扇自然而著又得大熾無煙復無耗聲焰峯衆起一向右旋如日照然無諸障蔽其色如金或如珊瑚或廣或長相狀多異或如虹霓或如電閃或如孔雀尾或如蓮花朵或如護摩杓或如金剛杵或如三叉或如橫刀或如幢幡或如瓶螺或如拂或如車又或如諸樂器鼓笛等聲至於香氣亦如燒酥若得如是種種吉祥之相當知速獲廣大悉地又復其火初便難著雖著多煙其焰不能廣大熾盛漸却微劣以至燼滅設得不滅與煙相兼無紅赤色又如日輪在於雲中不能明顯或得火焰上騰即作牛頭之狀或如驢馬之狀或即大炷迸燒行人或即火氣如燒死屍行人若非得此相狀了知不吉所求悉地定不成就行人便須再以稻花白芥子酥蜜相和即誦赤身大力明王真言及穢跡忿怒明王真言等作護摩前不吉祥相自然不現一切消滅又復

行人不應以刀刺三處毛亦不應
用藥塗落亦不應以手拔棄譬如
有人手持利刃若無智慧速當自
損若人持誦不依儀法非唯法不
成就亦當別招自損若是行人持
誦修行不依儀則或不持戒或不
清淨彼大明主終不瞋害所有明
主侍從眷屬見其過故便即損害

復次持誦行人若欲持誦速悉地者
所有儀法不得纖毫闕犯使諸魔障
而得其便當須隨力辦種種飲食香
花果子等當祭天阿修羅藥叉及龍
揭路荼揭吒布單曩乾闥婆部多一
切諸鬼魅等以祈擁護不爲障難備
祭食已即須虔心一一呼名啓請願
各降臨受於供養助成悉地即誦此
啓請真言真言曰

祢引縛引阿酥囉引夜叉部咎誡引

悉駄引哆引叉也二合酥波囉拏二合

羯吒布怛曩引室左二合懃達里縛二合

囉刹佉囉二合賀惹多野室左二合曳引

計引唧部冒引尼曩扇帝祢尼也二合

你也二合悉帶二合迦惹努必里二合體

尾多隸引憾訖里合二怛縛一合拏隸

尾惹拏二合波夜引弭旦引覩補怛

囉合二捺妳引娑賀部里合二怛也二合僧

契引酥嚕合二怛縛二合伊賀演引覩阿

努誡囉合二賀引囉探合二喻弭不里合二

瑟致二合你挽帝部哆引曳引難那你引

曳引左酥囉引羅曳引數曳引冒引

那夜引悉帝二合囉滿祢里引數曩

誡里引數薩里吠二合數唧曳引縛扇

帝娑里醋薩里縛二合酥左僧誡弥引

數囉怛曩二合羅曳引左引閉訖里

二合多地縛引娑引縛引閉多拏引

詣引數左波羅縛二合隸引數俱吠數

溼縛二合部里二合數左你里惹二合里引

數曳引誡囉二合摩具引世引布囉

迦引曩你引縛引輸你也二合羅閉引

祢引縛誡里二合四引數曳引左尾賀引

囉唧引怛也二合縛娑他引室囉二合弥引

數摩滯引數舍引羅引左供惹囉引

赦引曳引部部里二合哆引唧多誡里二合

四引數肩帝囉他也二合酥尾體數左左

怛縛二合里數曳引再迦沒里二合刹引

數摩賀引鉢體引數摩賀引舍摩二合

舍引你引數摩賀引縛你引數僧四引

怛里娑合二乞义引二合尼喻合二史哆引酥

曳左縛扇帝具引囉酥摩賀引吒

尾酥祢尼合二閉引數祢尼曳引一合數訖

里合二哆引羅夜引室左合二祢引魯引

舍摩合二舍引你引你縛扇帝曳引左

訶哩合二瑟吒引二合鉢囉合二娑怛曩引二合娑

囉合二惹歡馱摩引羅焰合二度波末隣

林波努帝左婆訖怛也引二合誡里合二恨

赦合二凍部皆覩閉挽覩再殺伊難左

迦里摩合二娑頗楞祖產覩瞋殺覩訖

里合二怛縛引二合誡囉合二賀布惹喃覩祢

誡里左合二曩怛吠引二合迦摩曩引覩俱

里也合二印捺囉引二合覩縛日哩合二娑賀

部多僧契引伊捨覩誡里合二恨赦合二

覩末隣你悉里合二瑟吒引二合阿詣你合二

里也合二冒引乃引里帝部鉢帝室左合二

阿鎧引波底里縛引二合喻縛曩引地

縛室左合二伊舍引曩部哆引地鉢帝

室左合二祢引冒引烏里嘆合二覩贊捺

囉引二合里迦合二閉哆引摩賀室左合二祢引

縛引三摩娑哆引二合部尾曳引左曩

誡引馱囉引玉咽也合二誡妳引娑弥引

哆引鉢囉合二底鉢囉合二底怛呌合二曩

你呌引那難覩娑縛合二迦娑縛合二迦引

歲引縛祢舍引酥部怛縛合二誡里合二

恨被合二覩覩瑟吒合二娑縛羅引娑

賽引你也合二娑補怛囉合二那引里引

娑縛合二惹乃引娑弥引哆引度波末

隣補瑟波合二尾隸引波難左部咎覩

惹也合二伽覽合二覩閉挽覩冉鍍昧引

怛囉焰合二弥劍引悉弟弥捨引祢

扇覩瞋鍍覩樂薩里縛合二你拏引左

囉引被引迦嚕引怛也合二惹娑覽合二

末隣迦里摩合二迦引里焰合二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四

相

受天經經藏朝教大藏經總之御傳教大藏目焚奉記譯

今別諸部今第十一

復次我今於持明藏今別佛菩薩等
乃至諸部所說真言印契等如來所
說三俱胝五浴又真言及說明主名
字故名持明藏又觀自在菩薩亦說
三俱胝五浴又真言而此部中真言
主名曰馬首亦說自部種種曼拏羅
名字復有七真言主此一一真言主
皆十二臂或六臂或四臂持不空絹
索隨意變現或四面頭戴寶冠以如
意寶而為莊嚴光明晃耀如日照世
此等真言主並是馬首曼拏羅所管
復有八明妃所謂目精妙白君白觀
一髻金顏名稱苾芻俱胝此等皆是
蓮花部明妃亦說七俱胝真言并種
種曼拏羅及諸手印為利益一切貧
窮衆生及摧伏一切作障潛行鬼類
復有十七真言主六十四眷屬又有
八大心明王又有諸大忿怒明王甘
露軍擎利明王最勝明王大福德明

王等我此部名曰廣大金剛族說八
洛又真言復有大神名半支迦說二
十千真言彼神有妃名伽羅說十
千真言亦名半支迦部復有大神名
摩尼跋陀羅說一洛又真言又有財
主說三洛又真言名摩尼部復有一
切天人阿修羅等信佛者即於佛前
說無量真言此等散入諸部或有入
我大金剛部者或有入大蓮花部者
或有入阿闍毗也二部者或入半支
迦部者或入摩尼部者如是或入非
部所攝如上所說種種真言之教於
此五部之內諸有行人並可修行
復次世尊所說有內勝最上妙寶又
復於此流出究竟法寶從此轉生八
大丈夫不退衆寶如是三寶於三界
中最尊最勝爲大福田是故行人欲
得滅罪生福及本尊現前速成悉地
者於念誦時先應歸命如是三寶若
有持誦我金剛部中真言者初應歸
命三寶次復先稱那謨室戰拏跋折
囉瞞拏曳摩訶藥叉細那鉢怛曳然
後即誦真言其蓮花部亦然半支迦

部摩尼部亦尔

復次持誦行人於持誦時必先歸命
三寶次復歸命本部明主然可持誦
本修真言若是行人不歸信佛又復
唯信辟支聲聞等法信既不足及更
內心常懷慳吝嫉妬者不得執持我
教所說大跋折羅

復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
以邪見謗此大乘妙真言教言非正
說是魔所說我說此人是太愚癡復
謂我大金剛手是藥叉類非實本宗
不肯信禮乃至復不信禮諸大菩薩
若或持誦我妙真言者非久之間必
招自損何以故然佛菩薩等豈有惡
心損惱有情但緣部內一切眷屬諸
鬼神等見此癡人執我大金剛族大
跋折羅兼持誦我教妙真言者彼諸
眷屬即當瞋目視之乃至破壞身命
若有四衆修行行人常時讀誦方廣
大乘之教又能爲諸有情分別解說
具大精進轉不退輪一心趣向無上
菩提者當知是人持誦我教必定速
得意樂成就

復次我已前說佛菩薩等種種真言之教汝應專心信受勿生疑念我今復更爲汝說彼世間出世間外道及天人魔梵等真言之教汝當諦聽大自在天說十俱胝真言那羅延天說三十千真言大梵天說六十千真言日天說二洛叉真言帝釋天衆說一十八千真言贊尼迦說八千真言火天說三千七百真言俱尼羅說三千真言諸龍王說五千真言鬼主說二千真言護世四大天王共說四洛叉真言阿修羅王說二洛叉真言忉利天主說二洛叉真言如是天等各各具說種種真言印契并曼拏羅儀軌等可依法受持若違本教不唯真言不得成就亦乃自招過咎

妙臂菩薩所問經說八法分第十二

復次成就之法總有八種所謂成真言法成長年法藥成就法出伏藏法入修羅宮法合成金法土成金法成無價寶法此之八法說爲三品成真言成長年入修羅宮此三爲上品成無價寶出伏藏土成金此三爲中品

合成金藥成就此二爲下品若復有情智慧過人及有戒德亦復樂修大乘之法如是之人可求上品若復有情雖具修行未息貪欲可求中品若復有情在愚癡者必求下品諸有行人雖備受貧苦恒所不足者應求中品不應求下品若欲獲得八法種種成就者當須修福以爲資持若有福者求人天使樂及一切愛樂延長壽命威力特尊端正聰明法皆成就若有行人不應世樂愛樂修行於三寶尊常在心念真言法則恒具修持復於念誦未嘗間斷如是之人必能成就及滅罪障解脫諸苦又復能於現在及彼未來成諸快樂唯佛所說真言威力更無異法譬如天火下降及降霜雹能傷草木無所免避真言威力能摧苦惱及諸罪障亦復如是又如劫樹能滿有情一切意願真言之力能與有情一切悉地及以富貴色力長壽亦復如是又復菩薩觀諸有情或遭王難或水火難乃至賊盜劫殺之難一切怖畏苦惱遍身菩薩於

是即自變身為真言王種種色相救濟有情令得解脫又復有情雖處居家受著妙境於真言法及彼儀軌雖則日有持誦且非猛利精進於久久時乃成先行之數先行滿已或驗現前乃於是時方離五欲具戒清淨入於靜室更誦真言滿一洛叉然後不久即得所樂悉地

復次行人於持誦時或悉地時入曼拏羅近諸賢聖既修是法要須清淨洗浴之法先以淨水調和淨土徧塗其身然後入大水中隨意洗浴淨手足已或面東或面西蹲踞而坐作護身法即以右手取水徧灑其身不得令水有聲復以右手取水一掌掌中之水勿令有沫乃誦真言呪掌中水三徧吸三吸亦勿令有聲然後用水以大指拭口兩徧及灑身上以為護身如後忽覺齒中有其穢穢又以手觸或即歔噓涕唾或即覺氣逆噦更須如前呪水吸水拭口漱口洗浴畢已即入靜室此後不得輒與人語除助伴外應是男女在家出家之者及

外道婆羅門淨行之者童子童女及復耆年乃至諸不男等如是人等悉不得共相言語及相觸著若相觸著又須同前洗浴及拭口漱口若有行人恒樂清淨澡浴其身及樂持誦又於有情普皆憐愍亦不於他利養心生貪愛乞食自居修真言行如是之人妙陀羅尼自然獲得

復次行人若求悉地於念誦時或有人來奉施上妙衣服金銀珍寶裝嚴騎乘塗香燒香乃至飲食及一切樂具或多或少悉不得受

復次行人求成就時凡是大小便利畢已一一並須依法用其水土重重揩洗以求清淨若其不食斯最爲上免使觸穢薰於賢聖

復次行人將求成就慮其罪障不獲現前即須預前重重念誦伸其懺悔譬如夏熱之時風搖衆樹木相揩故火遂生著功用不如自焚衆草如諸行人以精進風搖淨戒樹生念誦火焚燒罪草亦復如是又如冬時雪白凝積日所照故雪自消散行人清淨

戒日舒光罪雪盡消亦復如是又如
室中千年黑闇一燈倏照黑闇都盡
亦如行人千生之中所積黑業忽從
慧火燃念誦燈明力威光爍黑闇業
一切都盡

復次行人持誦修行乃至護摩由不
獲悉地者當以香泥和於淨砂或江
河邊或泉池側選其勝處印造成塔
滿一洛又想同如來舍利之塔以虔
心故行人自無始已來所作罪障一
切消滅所求真言悉地乃於今生定
獲現前

復次持誦行人求悉地者以持戒爲
根本然後運菩提心發精進勇施正
勤力持誦真言常不懈退於佛菩薩
倍生恭信譬如輪王具足七寶方理
國土而得安靜持誦行人奉戒清淨
乃至於佛菩薩倍生恭信若具此者
息滅罪障當獲悉地

復次行人修先行法以多爲勝持誦
數滿然作護摩以護摩故即得本尊
歡喜是故行人於所求事即得意樂
成就若復行人作攝喜人法者意有

所樂乃至極遠迨百由旬自彼來者
皆是藥又婦女若復有人欲成就藥
又女者設得悉地非是殊勝譬如世
人街賣女色與人爲欲本求財寶不
求餘故彼藥又女亦復如是變於身
形求行人所承事供給一切不違本
非情愛但以真言力之所攝故其藥
又女來事行人雖即共居事無違者
然惡心恒在常伺其短候得過失即
便損害有愚癡者而爲欲故求此悉
地不唯自犯邪行之過亦乃上違諸
佛菩薩辟支聲聞一切聖賢四大願
心孰有智人坦作斯過所有一切天
人阿修羅夜叉及龍乾闥婆乃至部
多并諸鬼類以信重佛故爲利益故
於世尊前自說本明乞佛證許佛以
悲願一切攝受又復世尊爲於未來
一切有情無主無依今別解說修真
言行使得上中及下三品之果上品
果者得神通入修羅窟隱身自在及
變身爲藥叉女夫主或成聖藥或即
變身爲密跡等或作鬼國之主或現
忿怒之相降諸鬼神及一切宿曜等

中品者爲求長年或求愛重或求貴位或求財富下品者以法威力及咒藥力治諸天龍夜叉一切部多潛行鬼類作執魅之病或以呪力治一切毒或禁或縛祛一切毒類或除一切藥毒之病

又復佛言於諸世間有毒無毒蛇及衆蟲其類無量略而言之惣有四類所謂一牙二牙三牙四牙於此四類分八十種內二十種舉頭而行六種住即盤身十二種雖蟲無毒十三種爲地之王餘外有半蛇半蟲之類又復有毒蟲之類所謂蝦蟇蠍蜘蛛及虞馱等如是之類其數尚多然此蟲等毒有六種一者糞毒糞著於人即便毒發二者尿毒尿著於人即便毒發三者觸毒隨觸人身即便毒發四者涎毒涎所沾人即便毒發五者眼毒眼視於人即便毒發六者牙毒隨咬之處即便毒發前所說言蛇四類者毒有深淺一牙所咬者有一牙痕此微有毒名之曰傷二牙所咬者有二牙痕有血流出名曰血汗三牙所咬

有三牙痕將極所傷名之曰損此三類者雖毒可救四牙所咬者有四牙痕毒疾徧身定趣於死名曰命終此第四類或承法力而有差者然諸毒所中若用藥救不及真言之力何以故譬如大火興盛若遇大雨其火便息大真言力攝其毒類亦復如是諸有智者善知如是種種諸毒常時持誦大威真言與毒共戲無所怖畏何以故譬如師子與牛共戲亦復如是復次有天魅阿修羅魅藥叉魅龍魅乾闥婆魅餓鬼魅乃至毗舍遮等種種之魅或求祭祀或復戲弄或欲殺害以如是故遊行世間常取血肉伺求人過又復或因瞋故擊捉有情或因飢餓惱亂有情或令心亂或歌或舞或喜或悲或即愁惱或即亂語作如是等種種異相令人怪笑即以金剛鉤或甘露忿怒金剛等真言治之即得除差又有預知彼等諸魅之性及療治法然可無畏行摧伏事但以諸佛菩薩所說真言而加臨之何以故無有諸天真言之力能破佛菩薩

等真言之力

復次我今更說滅罪之法若有行人
欲修此法者應就幽深清淨之處或
近江河用香泥和砂造於制底中安
法身妙偈彼梵天及一切天藥叉持
明大仙乃至迦樓羅乾闥婆部多等
類若有見者恭信禮拜一切合掌作
如是言希有希有大慈悲者愍念一
切諸有情等無依無住作如是事希
有希有微妙行人愍念有情作如是
事以法威力故彼諸天等或見行人
手執光明熾盛大金剛杵或見手執
堅固鐵杵或見手執猛利大輪或見
手執不空羂索或見手執三鈷大叉
或見手執鋒利之劍或見執棒或一
鈷叉或見具執種種器仗殊特可畏
或見面相端嚴殊特凡有見者歡喜
愛樂彼諸天等乃至部多等而作是
言我等歸命尊者不久必得持明大
仙乃至下及富貴等事若有修行如
是正法彼人速獲罪障消滅不受大
苦威耀世間如日出現我等護持如
是行人勿令心亂乃至當獲如意成

就諸梵天等作是語已皆大歡喜頭
面禮足各乘本坐退散而去

今時金剛手菩薩告妙臂菩薩言妙
臂我今所說汝已聽聞可於世間流
傳救度時妙臂菩薩稟受奉行頂禮
而退即於世間廣爲有情流傳宣說
妙臂菩薩所問經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上相

天譯經藏經散金藏總持部佛光大師具美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楞伽國於彼國中
有尾鼻瑟拏羅義王月軍羅義王
等於佛法中皆得不退復有住大福
德菩薩摩訶薩恭敬圍繞時彼世尊
運神通力上往虛空至吠覽婆界從
空而下於曩尼嚕闍祖摩里那樹下
安詳而坐尔時寶藏神夜叉王阿修
羅王母唧隸那龍王五通瓶五髻乾
達婆王子吉隸枳羅羅義王火頂緊
曩羅王五髻緊曩羅王三大樹緊曩羅
王財主夜叉王復有住不退地菩薩
摩訶薩心大歡喜異口同音而白佛
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所有過去如
來大功德正法得未曾聞而諸衆
生苦惱無量無主無宰無救無歸今
此正法能為主宰而能救拔唯願世
尊利益安樂天上人間一切衆生說
此祕密曼拏羅儀軌心真言衆生若
聞行布施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安樂圓滿

尔時復有夜叉等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世尊言曼
拏羅儀軌當爲宣說願樂欲聞

尔時世尊告彼夜叉王等大會之衆
汝今諦聽善男子此正法是大夜叉
王曼拏羅儀軌心真言真實秘密得
未曾有一切如來同所宣說

復有半尼所^二天子末羅賀天子酥
摩天子普酥摩天子惹野天子等於
其晨朝俱來佛所頭面禮足繞佛三
帀住立一面尔時彼菩薩摩訶薩以
其神力令曩尼羅闍祖摩里那樹下
起大光明普照一切

尔時世尊告彼菩薩摩訶薩言我今
欲說大富貴未曾有圓滿大法海汝
等當受持信順奉行

尔時寶藏神夜叉王從座而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
尊唯願慈悲說此真實八大富貴未
曾有圓滿大法海我等受持奉行

世尊告言如是大腹蓮華色一切莊
嚴大夜叉王秘密法於寶藏神大夜
叉王兩邊有夜叉一名言隸二名摩
隸恒傾寶藏北方名舍也^二摩夜叉
妙滿夜叉滿賢夜叉東方獲財夜叉

大財夜叉亦傾寶藏大腹一切莊嚴
大夜叉王如童子相守賢聖堂門誦
人應觀想此八大夜叉王即說八夜
叉眷屬真言

唵引 馱曩引 那野娑縛二合 賀摩賀引

馱曩引 那野娑縛二合 賀摩尼婆

捺囉二合 野娑縛二合 賀布囉拏二合 婆

捺囉二合 野娑縛二合 賀惹敢二合 婆

羅母契孕一合 捺囉二合 野娑縛二合 賀

惹敢二合 婆羅左隣捺囉二合 野娑縛二合

賀唵引 唧尾軍拏隸你引 娑縛二合 賀

唵引 隸摩引 隸你引 娑縛二合 賀

此八眷屬夜叉王東方滿賢南方多

聞西方獲財北方寶賢等真言王一

切天人阿修羅皆生恭敬信受奉行

此八大夜叉王居八地自在大菩薩

位於其利生善能取捨安住三界一

切財寶於寶藏神右邊安置清淨寶

瓶及吉隸夜叉摩隸夜叉此二是寶

藏神兄弟亦居最上菩薩位一住西

南角誓願度脫一切衆生一住東北

方具大精進所見真實發歡喜誓願

若念名者所求皆得佛言我於過去

塵墨劫前深信佛法有大夜叉鬼王

於迦尸國請我受灌頂王位我於彼時得入曼拏羅修秘密行爲諸衆生說十善法令彼有情俱行十善各各能捨一切財物我行布施波羅蜜多清淨圓滿入歡喜地成菩薩位然後斷除一切衆生貪病苦惱求一切智願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得佛智慧過去諸佛亦復如是依真言教求成就法已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寶藏神大夜叉王法爲一切如來父母一切如來涅槃盤相汝即如來能化夜叉形而爲利益一切衆生我今說彼大夜叉王真言義曼拏羅儀軌若彼誦人無財者令得財無吉祥者令得吉祥一切所欲之事令得成就我此曼拏羅法若見若聞所有過去多劫多生愚癡所作一切重罪皆悉消除

復能於寶藏神大明王菩薩同住親近不久速得不退之地遠離一切貧窮下賤諸苦煩惱身心適悅所有一切空居宿曜及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諸惡心者皆不能爲害而作擁

護此八種大富貴夜又王大法海廣大圓滿若善男子等發深信心受持此未曾有法修行梵行所得功德如前無異

今時寶藏神大夜又王白佛言世尊此八種富貴未曾有法我今受持願作擁護息災吉祥我有心真言而能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於其世間悲愍饒益願佛納受世尊我今知此正法於過去世羯句忖那如來羯諾迦牟尼如來及迦葉佛等所相傳說此心真言我今欲說

今時世尊告寶藏神大夜又王汝宜速說今正是時寶藏神大夜又王聞佛言已即說因緣此大夜又三種種變化譬如大火能燒一切煩惱薪亦如人中王爲第一衆流之中海爲第一星宿之中月爲第一此心真言亦復如是所有四維上下世間出世間中修行求福功德富貴最爲第一及彼天上人間正等正覺二足世尊之中亦爲第一

今時寶藏神大夜又王說此真言

曩謨

司

囉怛曩

合

怛囉

合

夜

別

野曩

謨引摩引尼婆捺囉二合野摩引賀引藥

乞二合義二合細引曩引鉢哆曳引唵引惹

敢二合婆羅惹隣引捺囉二合野娑

縛二合賀

尔時寶藏神大夜叉王說此真言已

三千大千一切世界六種震動所有

一切夜叉大將以其二手結印此印

相以頭指與大指相捻如鑠餘指並

寄此名衣印用此真言

唵引地里地里摩賀引三母捺覽二合

摩囉馱引囉迦引野娑縛二合賀引

次結莊嚴印以二手大指捻餘三指

甲兩頭各如環更相向上旋轉次復

相交此是莊嚴印用此真言

唵引弥引伽婆囉拏惹羅惹藍母伽

曩娑縛二合賀

次拂印右手作拳左手叉腰此是拂

印用此真言

唵引賀囉賀囉囉惹計二合誡囉二合賀引

囉二合羅拏也二合野娑縛二合賀引

次結曼拏羅印以二手合掌開其指

頭勿令相著垂手指向下此是曼拏

羅印及塗壇同用誦此真言

唵引俱胝羅瑜誡引縛里哆二必里二合

夜引娑縛二賀二合

次結五色粉印將粉曼拏羅時以五指拍平正下覆於地此是五色粉印用此真言

四引四引譬引曩末隸必里二野輸二引

婆引野娑縛二賀二合

次結香印以二手作合掌令無名指中指拍頭拍入於掌內小指相合如針此是香印用此真言

唵引羅羅迦引羅引酥歡馱歡馱引

野娑縛二賀二合

次結花印以二手大指並豎此印香花同用真言亦尔今此儀軌諸佛如來亦乃略而說之若有供養此馱羅尼者如供諸佛而無有異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恒自攝受恒自長養若諸衆生依法持誦速入十地修十波羅蜜成就十力

尔時世尊於其座上觀察大衆告寶藏神大夜叉王汝寶藏神曼拏羅儀軌秘密真言及彼印法一切如來同所宣說毗鉢尸如來尸棄如來毗舍

浮如來羯句付那如來羯諾迦牟尼
如來迦葉波如來今我釋迦如來亦
皆宣說善哉寶藏神汝今諦聽善思
念之我為利益天上人間一切有情
增長善根說於往昔求法之事我於
過去無數劫中常往山中採柴為活
忽於一日於其山野見一病比丘欲
採於柴無力可為我自生悲愍心而
施彼柴燃火造食供養看承經一日
間而彼比丘身獲安樂心甚歡喜即
為於我受三歸五戒令發菩提心然
後說此曼拏羅祕密三昧儀軌時我
得是真言三一心觀想依法受持而
能成就聖寶藏神一切勝利之事作
護摩三徧復作水護摩然後獻闍伽
一日三時專心讀誦楞伽經如前作
於觀想日日求法成就八種眷屬恒
自擁護復書真言戴於頸上得寶藏
神擁護若有人誦此真言一洛叉或
二洛叉或三洛叉於舍利塔前安置
幢幡受持齋戒為諸夜叉三夜出生
供獻所求成就得最上神通具大神
力若水護摩儀則令衆生獲大財寶

於江河寂靜之處先結齋戒然次入水內令水至臍以手施水而作護摩
賢安頭指上滿賢安中指上獲財安
無名指上毗沙門安手掌中計隸麼
尼曼弟目契捺羅合二室羅室左合二
哩司捺羅合二安大指上如是賢聖牙
相現見能為擁護佛說夜叉曼拏羅
儀軌有如是功德何況智者誦人信
佛重法持戒多聞一心清淨作最上
曼拏羅福不可量

若欲作此曼拏羅須依清淨地位有
花果樹林處掘地至膝廣闊十二肘
用五淨水灑結淨然後寶筭平正如
手掌誦夜叉王真言加持以種種香
花而為供養若作法時須於日月吉
日阿闍梨志心清淨以五種淨水作
自結淨一心誦真言王作於擁護次
於上下十方結界誦寶藏神真言加
持香水依次灑淨用五色線令童女
合造然後以供俱摩香水衰過用憂
曇鉢木為椀拼線作曼拏羅先於東
方起手作四方四角開四門於中方

安如來一切智王諸相圓滿向下安
寶藏神色如青雲具足諸相以種種
寶莊嚴於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其師
子座以衆寶莊嚴放大光明如是殊
妙右手作施願相掌有菴摩勒果左
手持寶囊滿種種寶復於寶藏神兩
邊安置二金色夜叉王一名左隣捺
囉二名目契捺囉身相相等於寶藏
神下面安夜叉女七子母九子母於
壇東方安夜叉母東南角安摩尼曩
迦南方安曩誡曩婆迦西方安暗婆
曩婆西南方安你羅曩婆北方安毗
沙門西北方安大力大富伊舍曩天
東北方安縛嚕拏大力天夜叉王次
有惹敢二婆羅夜叉護嚕護羅夜叉
酥細拏夜叉娑野夜叉惹敢二婆迦
夜叉目吒迦夜叉囉訖多二吟縛夜
叉摩護那囉夜叉安曼拏羅外第三
重次安置夜叉女並須一一色相端
嚴尾布羅夜叉女尾舍羅夜叉女贅
捺囉輸末帝夜叉女誡縛夜叉女酥
路左曩夜叉女鉢納摩薩曩夜叉女
酥縛尾夜叉女摩賀摩野夜叉女酥

吉尸夜叉女馱曩摩羅夜叉女布室
隸夜叉女拏嚕摩隸迦夜叉女手作
施一切施願相及摩拏惹縛迦摩嚕
閉酥嚕哆縛吉也_合二酥捺里舍你摩
護誡囉天帝釋等或二十或一百於
曼拏羅外依其方位一一安置次金
剛杵金剛劍金剛棒螺絹索幢輪三
股叉外第一重安結界網第二重復
安金剛杵第三重安金剛熾焰並令
周帀次略明粉壇請召供養儀軌
須用青黃赤白黑五色之粉先粉八
方位地作八熾焰等如前所說次捻
闍伽鉢滿盛香水及好花誦寶藏神
心真言作於召請持誦者須自虔誠
勿生疑惑若夜叉女等須各各念本
真言召請令於有德智者請召天中
天大明寶藏神既請召已然以摩羅
帝花鬘色妙蓮華曼鉢羅花迦難摩
花俱覽吒花緊輸迦花塗香燒香燃
燈設食一切所須之物依次供獻次
作護摩用紫礦安悉香龍腦香及白
檀香於寶賢面前作護摩一千專心
供養於曼拏羅四角安闍伽瓶入五

穀五藥滿盛香水復於瓶口內插樹
枝誦此寶藏神本尊真言

惹敢二合婆羅惹隣捺囉二合野娑縛引

二合賀引

此真言能成一切事復次大夜叉王
大智寶賢說夜叉心真言

唵引夜乞叉二合娑縛二合賀引

此真言亦能成就一切事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下相

受經僧藏朝散大夫鴻臚寺少卿兼太師臣 吳奎 謹奉 詔譯

次下諸部真言請召發遣供獻加持
並皆通用

阿難哆鉢納摩二合野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蓮花寶藏真言

阿難哆高佉引野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碑磔寶藏真言

羅惹曩引婆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

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羅惹哆曩婆夜叉王真言

摩尼曩引婆引野引駄曩引地鉢哆

曳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囉怛曩二合婆夜叉王真言

酥曩引婆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引

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酥曩引婆夜叉王真言

暗波曩引婆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引

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暗波曩引婆夜叉王真言

你羅曩引婆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引

此是羅囊引婆夜义王真言

吠室羅二摩拏也二野獸囊引地鉢

哆曳引娑縛二賀引

此是毗沙門夜义王真言

摩賀引囊引婆引野獸囊引地鉢哆

曳引娑縛二賀引

此是摩賀引囊引婆夜义王真言

賀囉惹敢二婆迦咩頗吒娑縛二賀引

此是賀囉惹敢二婆夜义王真言

惹敢二婆迦野犀拏捺囉二野娑縛二

二賀引

此是惹敢二婆迦夜义王真言

護努護努喃囊引酥細拏也二野二

娑縛二賀引

此是酥細拏夜义王真言

賀囉賀囉賀捺囉二細引囊引野

娑縛二賀引

此是贊捺囉二細引囊夜义王真言

惹婆囊引野娑縛二賀引

此是護摩真言

若作護摩用阿波摩陵誡湮拏以酥

酪蜜搗此拏頭持戒一晝夜作護摩

八十得大聰明能令誦人日記一千

頌永不忘失若以阿里迦木根作寶
藏神相可長六指已來頭戴天冠種
種莊嚴以香花供養然用阿波摩陵
誡溼柴於酥酪蜜中扭過作護摩一
洛叉日日得銀錢一百復說寶藏神
心真言

曩謨_引 囉怛曩_合 怛囉_二 夜_引 野

曩謨_引 摩_引 尼婆捺囉_二 野摩

賀_引 藥乞叉_合 細_引 曩_引 鉢哆曳_引

酥_引 縛_引 酥_引 尼訖里_二 尼野弥

里致娑縛_二 賀_引

此寶藏神心真言能得最上成就若
入水至膝作水護摩誦此真言能獲
財利又若以你淫_二 摩木可長四指
令平正用持戒盡人盡寶賢相莊嚴
具足以飲食等供獻已一日三時用
焰多煙少之火使紫礦作護摩八十
能降伏大財主

復說別夜叉王心真言文句用圓亦
能令得最上成就

囉怛曩_二 娑捺囉_二 多帝三摩野

摩努瑟摩_二 囉摩尼婆捺囉_二 野

婆誡縛覩_引 夜_引 唧哆娑覩_二 馱摩

馱摩摩引 呬囉摩賀引 藥乞叉二合 細引

曩引 必隣二合 哆覩嚕覩嚕摩引 尼婆

捺囉二合 覩嚕覩嚕摩引 尼婆捺囉二合

俱致俱致摩引 尼婆捺囉二合 覩致覩

致摩引 尼婆捺囉二合 帝致帝致摩尼

婆捺囉二合 賀二合

復有壇法不揀吉星曜日亦不假持

戒之者但用阿里边木或你淫二合 摩

木及別樹木作寶賢相以香花供養

就日中用白芥子菜油塗在寶賢像

身誦前真言百千徧日得八錢得已

須令使盡不得留一錢日日如是

寶藏神復說真言儀軌令持誦者先

自乞食持齋誦根本真言三洛义然

後於如來前設大供獻誦真言八千

能得多財

次明水護摩每日以手掬水而却傾

下水中如是至百掬或千掬對賢聖

前而伸供獻如是至六箇月能得大

財

次說入大曼拏羅諸部灌頂真言

惹敢二合 婆曩叱謨叱迦引 野婆縛二合

賀

此是謨吒迦夜叉女真言

囉訖哆^二即^二以^二合賀縛^二娑縛^二賀^二

此是囉訖哆^二縛夜叉女真言

摩護^引那羅^引野娑縛^二賀^二

此是摩護那羅夜叉女真言

尾摩羅尼摩羅捺里^二合你阿^引夜

四娑縛^二賀尼摩羅^引尼摩羅尼

舍^引羅曩野你^引冒馱^引野娑縛^二

賀

此是尼摩羅尼舍羅夜叉女真言

贊捺囉^二合輸摩帝贊捺里^二合贊

捺囉^二摩帝娑縛^二賀

此是贊捺囉輸摩帝夜叉女真言

阿縛賀你酥路左曩唵^引贊捺囉^二

鉢納弥^二合娑縛^二賀鉢納摩^二娑

羅^引酥訥魯^二合摩努^引囉弥^引娑

縛^二賀酥部嚕^二縛^引護鉢囉^二怛

也^二合野娑縛^二賀縛護縛^二你^二

末隸伽吒具^引致娑縛^二賀

此是摩賀弥伽夜叉女等真言

酥枳^引舍摩^引隸枳^引舍波里尼娑

縛^二賀

此是酥枳舍夜叉女真言

縛曩摩引隸摩引隸你娑縛二合賀

此是摩曩摩羅夜叉女真言

烏里底二合瑟吒二合布室左二合隸引娑

縛二合賀

此是布左隸夜叉女真言

訥嚕二合摩摩引隸迦引迦引隸賀隸

訥嚕二合弥引枳隸枳隸娑縛二合賀

迦摩摩引隸你尼羅引悉你娑縛二合

賀迦摩摩隸薩里縛二合枳引縛薩

里縛二合誡囉二合摩努引惹尼引娑

誡縛帝娑縛二合賀摩努引惹縛引迦

引摩嚕閉引娑引尼你娑縛二合賀

此是迦摩嚕閉等夜叉女真言

酥嚕二合多縛引吉也二合緊迦里娑縛

二合賀

此是酥嚕多縛引吉也二合夜叉女真

言

酥捺里含二合你引迦引弥你娑縛二合賀

此是酥那里含曩夜叉女真言

摩護引誡里二合娑焰迦里娑縛二合賀

此是摩護仇羅夜叉女真言

印捺羅二合野枳引縛引地鉢哆野

娑縛二合賀

此是帝釋心真言

阿誡曩引曳引賀引尼也合地鉢多曳

引娑縛合賀

此是火天真言

夜摩引野必里引哆引地鉢多曳

引娑縛合賀

此是夜摩天心真言

乃引里怛也合曳引洛乞义合娑引地

鉢多曳引娑縛合賀

此是乃乙里帝心真言

縛嚕拏也合野惹羅引地鉢多曳

引娑縛合賀

此是水天心真言

縛引野尼引按哆里乞义合地鉢多

曳引娑縛合賀

此是風天心真言

俱尼引囉引野駄曩鉢多曳引娑縛

合賀

此是俱尼羅心真言

伊舍曩引野駄曩引地鉢多曳引娑

縛合賀

此是伊舍曩天心真言

惹里駄合沒囉合憾摩合尼所合娑

縛二合賀

此是大梵天心真言

阿冒引尼瑟拏二合吠引娑縛二合賀

此是那羅延天心真言

阿你縛里多二合曩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金剛心真言

賀囉二合多引娑曩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樂心真言

摩賀引寫引摩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杖心真言

佉陵誡二合尼摩羅駄引里尼娑縛二合賀

賀

此是劍心真言

縛曾拏縛摩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羅索心真言

鉢囉一合普敢二合惹曩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幢心真言

摩賀引燥引摩也二合囉娑摩曳娑縛

二合賀

此是輪心真言

左引隸引閉孕二合誡隸引娑縛二合賀

此是三股叉心真言并結界同用

娑囉捺引野娑縛二合賀

此是弓箭真言

唵

引惹里馱

合

惹羅縛

合

半惹

囉

引

野娑縛

合

賀

此是金剛網真言如是各各本尊真言一一持誦加持賢瓶所有八曼拏羅弟子用此賢瓶而與灌頂令得富貴吉祥若入大曼拏羅志心依法虔誠灌頂復能得見寶藏神三時教勅通達大印復作護摩以二十種物作廣大供獻誦聖天及大夜叉王本尊真言一日三時隨力供養得三昧真言最上成就爲自擁護

佛言我今復說所作精熟最上印法及真言句今時大夜叉王等心生渴仰請佛宣說

今時世尊徧觀大會作師子吼告言汝等諦聽諦聽今此寶藏神真言印法具大慈悲難調伏者而能調伏與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勝利之事夜叉王等右膝著地合掌向佛默然而聽今時世尊如大師子自在無畏說真言印二手平掌相竝二中指相交二無名指如針屈第三節二頭指附無

名指大指順依頭指二小指如針此
是寶藏神根本印此印結中間得寶
藏神現身觀察誦人得施願成就誦
此真言

曩謨^引囉怛曩^{二合}怛囉^{二合}夜野^引曩

謨摩^引尼婆捺囉^{二合}野摩賀^引藥

乞叉^{二合}細^引曩^引鉢哆曳^引唵^引惹

敢^{二合}婆羅惹隣捺囉^{二合}野娑縛^{二合}

^引賀

此真言及印於自身上五處用之作

此法時彼持誦人如自爲寶藏神

次作左隣捺囉夜叉王印以二手合

拳小指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左隣^引捺囉^{二合}野娑縛^{二合}賀

此真言印能令夜叉王而作擁護

次作目契夜叉王印以手合拳小指

入掌無名指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目契^{二合}捺囉^{二合}野娑縛^{二合}賀

此真言印亦能擁護誦人

次作一切夜叉女印以小指入掌無

名指屈第三節誦此真言

唵^引惡你

此真言印亦能擁護召請亦得用

次作曼拏羅牆印以二手合拳頭指各各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左隣捺囉二合滿駄祢苦嚩吒

次作曼拏羅上面網印前印相却令頭指相合如針誦此真言

唵引目契孕二合捺囉二合野嚩吒

次作曼拏羅極印以一手作拳垂手向地誦此真言

唵引賀里二合

次召請七眷屬印如前根本印屈大指誦此真言

嚩唎嚩唎祖嚕祖嚕惹羅娑野曩必里二合夜引野娑縛二合賀

如是儀則能令七眷屬皆來集會

次作獻闕伽水印以二手作掬大指及頭指附著中指誦此真言

唵引藥曩曩那引曳捺囉二合駄曩必

里二合野鉢舍也二合鉢舍也二合娑縛二合

引賀

次作獻座印合掌舉手三雙指屈第三節中指磔開大指各各相離此是寶藏神師子座印此印結中間夜叉王并眷屬同坐師子座於一切願誦

此真言

唵引惹敢二合婆羅惹隣捺囉二合伊那

摩引娑曩摩里伽二合娑縛二合賀引

次結洗浴印請召寶藏神并眷屬洗

浴以二手作掬小指相交二無名指

安入掌中二中指如針頭指附中指

第三節大指亦附頭指誦此真言

唵引娑曩二合曩必里二合野伽吒伽吒

供婆惹羅娑縛二合賀引

次結獻衣印以二手相竝如掌衣物

誦此真言

乃引里哆引野囉引叉娑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引

次輪誦諸部真言發遣賢聖

縛囉拏引野俱縛囉引地鉢哆曳引

娑縛二合賀引縛引野尾孕二合哆里

乞叉二合地鉢哆野娑縛二合賀俱尾引

囉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娑縛二合

賀伊合引曩引野部哆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烏里駄二合沒囉二合憾摩

二合尼娑縛二合賀冒吠引瑟拏二合尼引

娑縛二合賀阿尼挽帝迦引野娑縛

二合賀縛羅二合護哆引娑曩引野娑

縛二合賀設訖帝二合摩寫引摩引野娑

縛二合賀難拏引佉陵談二合尼摩羅左

里尼娑縛二合賀縛嚕拏多摩里縛

二合賀引曳引娑縛二合賀播引世引

鉢囉二合普敢二合惹曩野娑縛二合賀

持縛二合惹摩賀引燥摩也二合羅娑

摩二合曳引娑縛合賀作羯囉二合麼引

羅閉孕二合談隸引娑縛二合賀怛里二合

輸羅摩引羅閉孕二合談隸娑縛二合賀

祢舍滿駄娑囉那引野娑縛二合賀

烏里駄二合惹羅縛囉二合半惹羅娑

縛二合賀引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上

相

西晉譯經三藏聖典記卷第六

卷六

經

歸命一切佛菩薩

頂禮依法寶藏神

藏神歡喜令求者

成就年及一切事

今說寶藏神廣大儀軌護摩法則若持誦之人須一向歸命三寶先受灌頂爲一切衆生慈心忍辱如所說法深信依行具此德者可行持誦儀軌之法欲作此法先自安坐諦淨身心思惟清淨之地可安賢聖堂殿之位所有河岸邊園林中山澗內聖賢經行處有聖跡處無盜賊處三惡不生清淨處但得一處殊妙及無蛇蟲蚊蟲潔淨地位去其瓦石取河岸上淨土填令平正以五種淨水誦心真言及外心真言八百徧加持於水灑彼地上起首先誦真言如得好祥瑞之時即於彼處或面東或面西或面北作廣大殊勝賢聖堂殿復用五種淨水結淨自身其水仍加持八千徧施一切衆生及餓鬼等然自志誠齋戒一日三時沐浴又於三時換著新淨

之衣意中思念三妙解脫如是而行
於晚間入此道場持誦至求辰日半
出時持誦終畢然後用淨水入淨土
少許洗身上分即默然面東或面西
或面北端坐洗身下分復別取淨土
和水漱口三徧持聖無能勝真言以
手摩頂徧加持亦三即得擁護自身
復頂禮賢聖誦心真言或外心真言
加持香水三徧以水灑賢聖堂即獻
二十種供養結三昧印成金剛牆結
金剛撥印成金剛網即以兩手平掌
相對以二中指相並無名指屈第三
節二頭指附彼無名指背二大指附
二頭指邊二小指如金剛針作寶藏
神根本印此印結中間當得寶藏神
得現復誦根本真言

曩謨^引囉怛曩^二怛囉^二夜^引野曩

謨^引麼^引尼婆捺囉^二野摩賀^引藥

叉細^引曩^引鉢哆曳^引唵^引惹^惹惹^惹

婆羅惹隸^二野娑縛^二賀^引

復誦心真言

囉怛曩^二娑捺囉^二曩帝惹^惹

羅惹隸^引捺囉^二野娑縛^二賀^引

復誦外心真言

囉怛曩

分

婆捺囉

合

曩帝惹

反惹

婆

羅謨契

反啓

捺囉

分

野娑縛賀

誦此真言已即以二頭指豎如金剛此成金剛牆印二頭指如環此成金剛網印如是頭指相合此成金剛極印此三印與寶藏神真言同用得大擁護

次請召賢聖於賢聖前作香臺以無蟲牛頭檀香及沉香等作香燭如是執彼香燭面向賢聖合掌恭敬安身不動即誦此真言

噯四曳

引合

娑誡鎖

誦此真言已即以大指屈入頭指中間作召請印復誦召請真言

囉怛曩

分

婆捺囉

合

曩帝噯四曳

引合

四祖嚕祖嚕馱囉馱囉惹羅曩舍野

曩必哩

合

野囉野娑縛

引合

賀

誦召請真言已得賢聖降臨即合掌各令三隻指屈第三節以中指相竝大指相離作寶藏神師子座印以獻座此印結中間寶藏神并及眷屬皆坐其中而作施願

次作結淨用烏尸囉木作拂畫本尊
賢聖色相即以右手作拳左手按胷
作用拂印而用拂拭誦結淨真言七
遍獻於賢聖真言曰

囉怛曩合婆捺囉合曩諦賀囉賀

囉囉祖誡囉合賀囉拏引野娑縛合

賀

復說曼拏羅結淨儀則以衢摩夷及
香作泥塗曼拏羅地四方廣闊十二
指若十二指已上亦合儀則乃作結
淨印即以兩手各舒五指指各相離
而下按地作結淨印已即誦曼拏羅
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合婆捺囉合曩帝俱毗羅俱

毗羅引機哩哆合必哩合夜引野娑

縛合賀

復說燃燈儀則於新器中盛黃牛酥

用靚羅綿爲燈炷即以兩手作拳相

合展兩大指兩小指相合如針作寶

藏神燈印復誦燈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合婆捺囉合曩帝護嚕護嚕

鉢囉合野娑縛合賀

復說洗浴賢聖儀則若是金銀玉石

等像即可以水洗浴像身若是土塼
綵畫懺像等以鏡照像浴其鏡像或
夜後對月浴於像影作如是言我今
獻浴即以兩手合掌令二小指相叉
過二無名指入於掌中二頭拍頭相
抵屈如環二大指屈上節此是洗浴
印復誦洗浴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

合二婆捺囉

合二曩帝薩曩

引二合

曩必哩

合二夜

引

佉吒佉吒婆惹羅供婆

惹羅娑縛

引二合賀

復說塗香儀則以無蟲白檀牛頭栴
檀等香爲塗香結香印作如是言我
今獻香即以二手大指相向磔開二
頭指屈於中節作塗香印復誦塗香
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

合二婆捺囉

合二曩帝羅羅羅羅

迦

引羅迦羅酥獻獻獻必哩

合二夜

野娑縛

合二賀

復說燒香儀則以無蟲白檀牛頭栴
檀沉香乳香等於爐內裝燒之時作
如是言我今獻香以二手大拍頭捻
中指等三拍甲頭令二頭拍屈第三
節作燒香印復誦燒香真言七遍真

言曰

囉怛曩合二娑捺囉合二曩帝覩嚕覩嚕

摩賀引度波必哩合二夜野娑縛合二

賀引

復說獻花儀則惹帝花摩隸迦花曼

隨羅花蓮花優鉢羅花摩俱羅花等

而供養時作如是言我今獻花即以

兩拳相向豎展二大指作獻花印復

誦獻花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合二娑捺囉合二曩帝補瑟波合二

鉢囉合二嚕哩哩合二補瑟波合二祢引

伽娑縛合二賀引

復說五色粉壇獻食儀則用青黃赤

白綠五色粉以惹帝花摩隸花等裛

過專心粉曼拏羅及獻食時作如是

言我今獻食即以兩手五指平正按

地作五色粉壇獻食印復誦五色粉

壇獻食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合二娑捺囉合二曩帝四嚕引

摩賀引壁引曩引麼隸必里合二野引輸引

野娑縛合二賀引

若所獻飲食用上好妙糖乳蜜造種

種飲食及種種酥食其酥酪乳糖蜜

名三味甜食食中最上及用五穀食
乳汁蔬菜等諸味具足白日供獻夜
分即已又以薑鹽胡椒三種具足作
藥又食每日夜分出此供養白日即
已若持誦者先須乞食或乳汁蔬菜
果子等結齋食已淨洗浴身然可課
習所持之法令其精熟以前三白等
食於賢聖堂外大樹下而爲供獻作
如是言我今獻食即以二手平舒十
指端直令二大指安掌中作獻食印
復誦獻食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_{合二}娑捺囉_{合二}曩帝舍迦舍迦
麼隸囉_引惹惹努劍波迦麼隸捺_引
野迦祢_引四祢_引四娑縛_{合二}賀

復說鈴儀則須用新鈴內有簧聲相
最妙者安挂曼拏羅門棹之上作如
是言我今獻鈴即以右手覆下作鈴
印復誦獻鈴真言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_{合二}娑捺囉_{合二}曩帝枳尼枳
尼健吒迦囉拏具_引鈴室里_{合二}拏_{尼所}
娑縛_{合一}賀

復說作蓋儀則以木作蓋身用新淨
白綾絹等爲垂帶於帶上畫賢聖等

及於帶中間以珠寶莊嚴成其寶蓋
作如是言我今獻寶蓋即合掌頂禮
屈兩手中間如蓋相作寶蓋印復誦
獻寶蓋真言七遍真言曰

羅怛曩

合一婆捺囉

合二曩帝仉里

合二恨

拏

合二仉里

合二恨拏

合二蹉怛囉

合二必里

野蹉怛囉

合二囉叉迦娑縛

合二賀

復說幢幡儀則所造幢幡宜用新鮮
顏色即以左手大指捻中指無名指
小指頭指豎立少斜作幡印以右手
大指捻無名指及小指豎立中指及
頭指少斜振動作幢印復誦獻幢幡
真言七遍真言曰

羅怛曩

合二婆捺囉

合二曩帝惹野惹

野覩嚕覩嚕吠

合二惹演帝必里

合二夜

野娑縛

合二賀

如是二十種供養其根本真言內心
印外心印加持供獻皆可同用復以
二手作拳小指如針作寶藏神印此
印中間見寶藏神得歡喜我今說彼
聖寶藏神曼拏羅能令無財者得一
切財無善者獲一切善能成就一切
事滅一切罪能得夜叉富貴及得夜

又同住

復說曼拏羅名夜叉門於清淨無人
陸地樹林中以衛摩夷塗地種種香
花恒用供養誦夜叉真言作灌頂法
誦夜叉心真言作請召法及依法粉
壇其曼拏羅令作四方每方各開一
門方位周正於曼拏羅中心安寶藏
神於寶藏上坐依次第裝嚴身色作
白黃赤復作螺藏蓮花藏左名寶藏
無量光右名寶藏金光東方安置夜
叉王東南隅名摩尼光南方名寶光
西南隅名水光西方名伽羅羯囉唎
西北隅名伊舍那天北方名寶賢此
八爲大寶藏神眷屬若於此根本真
言中求成就者細意思惟如法依行
若不依者如行大地虛施辛苦令彼
求者反成魔事是故一心於曼拏羅
八眷屬處依法思惟志求成就五逆
重罪皆悉除滅又持誦者先須受持
齋戒常行慈悲喜捨所作曼拏羅先
創一土臺四方平正以香水灑淨却
移大力寶藏神安置東北方却於曼
拏羅中方安本尊釋迦牟尼佛結跏

趺坐合眼如入定相爲三界師身真
金色頂相圓滿一切莊嚴富貴第一
彼佛左邊安大明菩薩名恒沙無畏
觀自在身具四臂色如鵝如軍那花
如月如真珠如乳色坐蓮華座手持
蓮華頭作髻髻頂戴天冠上有無量
光佛作善相圓滿誦者作如是言我
今獻拂即以右手大指捻小指甲其
餘三指如金剛杵相向上而轉作獻
拂印復誦獻拂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_{合二}娑捺囉_{合二}曩帝左摩囉左
摩囉必里_{合二}夜_引野度吒度吒娑縛_引
_{一合}賀

復說佛身莊嚴儀則所戴頭冠寶帶
瓔珞等皆用金寶莊嚴如闕金寶而
以木作莊嚴之具及用雌黃等色莊
畫衣服作如是言我今獻此莊嚴即
以二手大指各捻中指下三指甲以
兩手頭指屈而相鉤向上轉作莊嚴
印復誦莊嚴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_{合二}娑捺囉_{合二}曩帝弥伽_引娑

囉拏惹藍_引目伽曩娑縛_{合二}賀

復說供養儀則以殊妙花鬘香花寶

物及闍伽香藥清淨衣服眼藥金筋
及五穀和合闍伽鉢供獻賢聖作如
是言我今獻闍伽供養於師子座前
即磔開大拍作闍伽印復誦闍伽真
言七遍真言如前誦如是持誦者於
此闍伽真言法等先作精熟方可成
就闍伽供養以頗瑠璃寶等作十團食
如闍緣以綠豆等五穀作十團食如
闍五穀即以淨土爲十團食而用供
養次用果子如尾惹布囉迦果等應
是吉祥甘美果子有殊妙香味自落
者及果葉而爲供養次用香如無妙
香但以有香氣樹皮及花爲鉢作於
香燭而爲供養次用酥燈如無酥油
以尸哩沙木或松脂等皆可燃燈而
爲供養若粉壇用七寶鉢如闍緣即
以五色米麩爲粉如無米麩以上色
白土或石鉢淨沙染成五色可以粉
壇次爲賢聖出食如無飲食以果實
藥根等代用如是儀則誦人雖闍緣
須具二十種供獻若作曼拏羅須依
行十波羅蜜無其罪業者而得成就
不久速得法眼清淨證無爲果若前

十團食用五寶或五金或五穀等若
用五穀為團食須染成作五寶色如
以菰豆為食即染為青色假作大青
寶等而彼誦者作如是言我今獻闕
伽等供養

次說發遣儀則用不蟲白檀及牛頭
旃檀沉香龍花等即以中指無名指
與大指相捻誦發遣真言加持七徧
然後三說諸來賢聖隨自方位各歸
本處以其香料向空擲之用請召印
磔開指頭亦成發遣印其發遣真言
曰

囉怛曩_{合二}婆捺囉_{合二}曩帝_{合二}呬訖里

_{合二}多_引帝_引左婆捺囉_{合二}婆誡_{合二}鍍捺

引惹拏{合二}誡蹉誡蹉娑躡_{合二}賀_{合二}

持誦者乃自啓言我以信心為作利
益唯願納受此闕伽香花等將自眷
屬乘虛空道往本世界最上所居火
天等天如楞嚴經天藏經等所說如
是諸方各有賢聖東方過五十世界
有世界名曰開花彼有世尊名開花
王如來彼有菩薩名妙吉祥而住於
彼西方有國名為極樂彼有世尊名

無量光如來彼有菩薩名觀自在而
住於彼北方有國名阿拏縛底彼有
聖金剛手菩薩寶賢菩薩滿賢菩薩
及寶藏神等大菩薩而住於彼如是
等衆令還本位前曼拏內所有幢幡
寶蓋香花燈燭杖拂飲食種種殊妙
闍如花等當欲供獻之時持誦者於
賢聖右邊面前而住就左邊供獻持
誦及同事者即須預洗浴結淨一依
儀則召請賢聖供獻事畢然後發遣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下

相

受持經三歲朝散天賦功德少知傳教大師 美奉經

復次曼拏羅內所用供獻之物須具
二十件每日三時供獻辰時供物午
時酉時不得再用須別換新者若誦
者力所不及許納價直迴贖於第二
時第三時再將供獻每日三時皆然
直候得壇法所求成就日速納前件
一切價直若供獻時即結幢印誦幢
真言曰

囉怛曩

二婆捺囉

二曩帝覩瑟也

二迦羅娑特縛

二惹必里

二焰特縛

二惹布惹迦娑縛

二賀

復說衣物儀則以無蟲疋帛造白衣
二對於衣上畫金彩莊嚴塔相作如
是言我今獻衣物即以兩手大指各
捻頭指屈如環兩環相鉤餘指磔開
作衣物印復誦衣物真言七遍真言
曰

囉怛曩

二婆捺囉

二曩帝地里地里

摩賀

三母捺覽

二麼囉駄娑縛

引賀

復說扇儀則用無蟲疋帛作扇其扇
白色制度合儀扇柄端直以金寶莊
畫二柄作如是言我今獻扇即以左
手屈小指於掌內豎臂搖手作扇印
復誦扇真言七遍真言曰

囉怛曩_合婆捺囉_合曩帝吠_引覽婆

縛_引喻駄_引囉迦_引羅娑縛_合賀

復說拂儀則作白拂如法莊畫拂柄
用拂真言加持七遍然後於東北方

安置曩婆夜叉王北方安毗沙門西

北方安摩賀曩婆次安阿嚕尼所_合

大力夜叉王次安鉢捺摩護努護努

迦及酥細拏贊捺囉咎婆句謨吒迦

囉訖訖哆唎麼摩護捺囉次安尾布羅

左夜叉女此夜叉女最上端嚴次安

尾布覽左贊捺隣_合輸摩四摩四

誡挽_引左餘路_引左曩_引左鉢納摩

_合娑羅_引酥部嚕_合縛尾左夜叉尼

摩賀_引麼曳酥枳細左縛曩麼_引羅

左必里_合淫縛_合梨捺嚕_合摩麼

黎迦左薩里縛_合迦_引摩頗羅鉢羅

_合那_引及摩努_引惹縛_引迦摩嚕閉

酥嚕_合多縛_引吉也_合酥捺里舍_合

你摩護引誡羅引呬引帝尾契也合

哆引等二十或一百依次第安置於

外方位因陀羅等賢聖前作金剛網

輪捨杖螺索索幢三股叉及於東門

安戟金剛焰等如是可及百種已上

以摩羅帝花摩梨迦花裏五色粉獻

塗香燒沉香誦心真言請召寶藏神

及諸賢聖誦本真言請召夜叉女次

獻花鬘摩羅帝花殊妙蓮花優鉢羅

花迦難麼花俱舍縛花及緊輸迦花

一切賢聖依次第獻以紫礦安悉香

龍腦香白檀香同作護摩於寶藏賢

聖前置種種花種種供養之物或聞

大惡聲如得破壞此是祥瑞不得恐

怖所求之事決定成就當得寶藏神

與大富貴此則曼拏羅儀則及所誦

真言

唵引惹敢合婆羅惹隣引捺羅合

野娑縛合賀阿地鉢帝摩賀引夜

叉羅引惹地摩四引捨努引夜叉鉢

羅合冒引捺夜夜叉娑引尾怛里合

唵引夜乞叉合娑縛合賀引

次心真言

阿南哆鉢捺摩二合野娑縛二合賀夜

乞叉二合尾你也二合野娑縛二合賀

次蓮華藏真言

阿南哆尚佉引野娑縛二合賀

次螺藏真言

囉惹哆曩引娑野駄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酥曩引娑引野駄曩

引地鉢哆曳引娑縛二合賀

摩尼曩引娑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

囉怛曩二合曩引娑引野駄曩引地

鉢哆曳引娑縛二合賀酥曩娑野駄

曩地鉢哆曳引娑縛二合賀

暗沒曩引娑引野駄曩引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

你羅曩引娑引野駄曩地鉢哆曳引

娑縛二合賀

吠引室囉二合摩拏野駄曩地鉢哆曳

引娑縛二合賀

摩賀引曩引娑引野駄曩引地鉢哆

曳引娑縛二合賀賀賀囉加貝囉惹敢二合

娑迦吒唎吒娑縛二合賀

卷敢二合娑迦野犍捺囉二合曳引娑

縛二合賀

護嚕護嚕喃引曩引酥史拏引野娑

縛一合賀

賀囉賀囉贊捺囉二合細引曩野娑

縛二合賀

惹敢二合婆曩引野娑縛二合賀摩引

捺囉引野娑縛二合賀尾摩羅尾摩

羅捺里含二合你引娑縛二合賀尾摩羅

尾摩隸引尾含引羅曩野你引冒駄

野娑縛二合賀贊捺覽二合輸摩你

數布即以二合帝數布即以二合帝引贊

捺里二合贊捺囉二合摩帝娑縛二合賀贊

捺覽二合輸摩帝娑縛二合賀阿縛引

賀你酥路引左你也鉢捺弥二合娑縛

二合賀鉢捺摩二合娑囉引酥部嚕二合

摩努引羅弥引娑縛二合賀酥部嚕

一合酥部嚕二合縛引護鉢囉二合怛也

二合曳引娑縛二合賀縛四尾二合摩隸

波致謨引致娑縛二合賀摩賀引弥

引佉酥吉引舍摩引隸酥吉引舍摩

引隸吉引舍縛羅尼娑縛二合賀曩

縛摩引隸你娑縛二合賀引烏骨二合底

瑟姪二合布室左二合隸引娑縛二合賀引

捺嚕二合摩麼引隸迦引頗隸捺嚕二合

摩枳隸枳隸娑縛二合賀迦摩摩

隸尾羅細你娑縛二合賀陸里縛二合誡

囉二合賀引摩努引惹味引娑誡縛帝

娑縛二合賀引迦引摩嚕閉娑引尾

你娑縛二合賀酥嚕二合多縛引吉也二合

緊迦哩娑縛二合賀酥捺里舍二合你引

迦引彌你娑縛二合賀摩護引誡里二合

婆野迦里娑縛二合賀印捺囉二合野

祢引縛引地鉢哆曳引娑縛二合賀阿

誡曩二合曳引賀尾也二合地鉢哆曳引

娑縛二合賀夜摩引野必里二合哆地

鉢哆曳引娑縛二合賀

此等真言能令一切天龍夜叉乾闥

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必里哆毗舍左人非人等恭敬讚歎

皆大歡喜又此真言利益一切衆生

如如意寶如彼賢瓶如彼劫樹諸有

所求皆得成就我今說此真言之法

令彼持誦若彼不種善根衆生暫聞

此法彼人永不墮於惡趣之難若有

種善根者衆生之類樂聞書寫受持

讀誦所得功德如佛如來功德無異

若有人受持心真言者是人得入何
毗跋致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永離惡道是人不少貪不老無病
無苦種種之事俱得圓滿復得一切
有情愛樂尊重恭敬供養我今略說
持此真言所獲功德假使一切賢聖
及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
緊那羅等不能知此功德之量說不
能盡如是我等及彼諸佛如來應供
正等正覺說此真言功德亦不能盡
何況菩薩摩訶薩聲聞辟支佛及諸
天人知此功德之量而說盡耶如來
一切智智功德無邊此大力寶藏神
所有功德亦復如是此真言王一切
如來真實之心能爲一切世間主宰
救諸衆生惡心者調伏衆生苦惱者
而能出生一切智慧若求寶藏神當
於如來右邊畫神像白色手執拂子
儀相圓滿神像右邊畫金剛手菩薩
如青優鉢羅花色以真珠莊嚴儀相
圓滿菩薩前畫夜叉大悲寶賢子如
清水色身相圓滿面帶善顏手執毗
婆布羅果截著黃衣腹大頭冠破

損座垂左足如是誦人從頭至足一
一觀察儀軌具足如是正觀經一洛
又時起心別作供養觀行想於水中
所生諸花陸地諸花種種好香一切
珍寶殊妙衣服及飲食燈燭等而用
供獻得一切願圓滿如是專心觀想
已誦人復自白言我依三寶儀則信
受奉行然後依天龍儀則作護摩法
觀想普賢大將執持火來著護摩爐
內滿賢大將爐中燃火獲財大將作
清淨法多聞大將鋪吉祥草座如來
儀則觀想成就次想頭真言燃火口
真言請召足真言作擁護求於成就
即作護摩滿手擲三度誦真言曰

阿訖曩

二合

曳

三合

娑縛

二合

賀

即結吉祥等印以二手作合掌中間
安置賢聖觀想誦真言經須臾之間
如風吹火觀想前所說乳汁作護摩
一洛又先獻八大明王作護摩一洛
又次獻寶賢大明王別作護摩一洛
又得大富貴二洛又得子孫興盛三
洛又有大罪之者亦得成就之法如
是儀則專心恒作次以水作護摩用

花裏水以香水一千合作護摩獻寶
藏神恒令得財恒獲快樂復作一千
護摩得增長法依如是儀則如前觀
想作護摩滿獻三合水家得增長若
作護摩五洛又能令瘡像隱身及令
伏藏出現受用無盡獲最上快樂復
作足真言口真言等令一切所求之
事成就能禁怨家得過魔界永離深
苦行住坐卧所受福德與天帝釋等
其法如是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